我見要天主

加爾默羅聖衣會會士
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父 著

逄塵瑩 譯

生命之母會 出版

我要見天主

P. MARIE-EUGÈNE DE L'ENFANT-JÉSUS, O.C.D.

Je Veux Voir Dieu

Translated by: Thérèse Pang-Wang

Copyright © 1998 By Editions du Carmel, Venasque, France
Chinese copyright © 2013 Notre-Dame de Vie, Taipei, Taiwan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86-89465-1-4

我要見天主

加爾默羅聖衣會會士
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父 著

逄塵瑩　譯

2014 年 6 月　二版一刷

目　錄

圖表
法文第八版・敬告讀者 31
《我要見天主》初版序言 33
譯者序 36
單國璽樞機序 46
關永中教授序 49

第一部　緒論

第一章　靈心城堡 53

一、歷史背景 53
二、著作方法和內容劃分 59
三、本書的價值 63

第二章　我要見天主 68

一、天主臨在於靈魂之內 70
(一)、積極性的處處臨在 71
(二)、目標性的臨在 73
(三)、目標性的臨在定位於靈魂中心 76

二、靈修生活就是不斷地深入內在 78
三、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目標：轉化性結合 81

第三章　認識自己 87

一、自知之明 90
(一)、心理上的認識 90
(二)、靈修上的認識 94
1.在天主面前認識自己 95
2.超性的財富 97
3.惡劣的傾向 99
二、如何獲得自我認識？ 102

第四章　靜禱 107

一、靜禱在德蘭靈修中的功能 108
二、靜禱是什麼？ 113
三、靜禱的等級 120

第五章　「好耶穌」 124

一、耶穌基督在德蘭靜禱中的地位 125
二、神學的論證 137

第六章　德蘭論克修 144

一、徹底性的克修 145
二、適應性的克修 154
三、漸進性的克修 161

第七章　魔鬼 164

一、魔鬼的本性和能力 164
二、魔鬼對靈修生活的干擾 168
(一)、經常性的干擾 168
(二)、魔鬼行動的方式和目的 174
三、辨認魔鬼行動的方法 181
四、如何反擊魔鬼的行動 183
(一)、打敗魔鬼的武器 185
(二)、策略 188

第八章　德蘭精神 195

一、與天主結合 196
二、靜禱與犧牲 199
三、宗徒的使命 202
四、總結德蘭靈修之特點 205

第九章　靈修的成長 210

一、不同的形式和階段 211
二、成長的奧秘 217
三、黑暗中的路標 222

第二部　入門階段

第一章　第一住所 231

一、第一住所的描述 231
二、大罪 235
三、地獄 242

第二章　出發點 247

一、奔向天主 247
二、初修者必需有的心理準備 255
(一)、堅定的毅力 255
(二)、謹慎和心靈的自由 261
(三)、宏偉的志願 263

第三章　靜禱入門 267

一、口禱 268
二、禮儀祈禱 273
三、閱讀與默想同步 278
四、默想 281

第四章　收斂心神的靜禱 286

一、描述收心靜禱 287
二、如何達到收心的靜禱 293
三、收心靜禱的卓越性 300

第五章　靈修閱讀 306

一、閱讀的重要性 307
二、基督是「活書」 312

三、選擇讀物 317
(一)、基督本人：聖經 318
(二)、基督眞理：信理的書籍 320
(三)、基督是道路：靈修途徑 323
(四)、基督是教會的生命 325

第六章 分心和神枯 328

一、分心和神枯的性質 329
二、分心和神枯的起因 334
三、治療 341
(一)、謹慎 341
(二)、恒心 343
(三)、謙遜 344

第七章 靈性友誼 347

一、聖女大德蘭一生中的友誼 348
二、聖女大德蘭論友誼 357
(一)、友誼的重要性 357
(二)、選擇朋友 359

第八章 靈修指導 375

一、靈修指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375
二、如何選擇神師及神師的條件 383
(一)、聖德 385
(二)、謹慎 387

(三)、經驗 391
(四)、學問 392
三、被領導者的責任 397
(一)、信德的精神 397
(二)、由衷的信賴 398
(三)、坦誠和謹慎 398
(四)、服從 402

第九章　規律的生活和簡化性的靜禱 404

一、規律的生活 404
二、簡化性的靜禱 406
三、缺陷和困難 412

第十章　超性的智慧和基督徒的全德 419

一、瘋狂和全德 420
二、三種智慧 426
三、不同智慧與全德 432

第三部　靜觀和神秘生活

第一章　愛的智慧 438

一、愛的智慧是什麼？ 438
二、愛的智慧之作為 444
(一)、智慧安排、規劃一切以實現天主的計畫 444
(二)、智慧的一切作為都出於愛 447

第二章　聖神的恩賜 451

一、聖神的恩賜之性質和作用 452
(一)、定義 452
(二)、德行和七恩 454
(三)、聖神七恩間的區別 459
二、對聖神七恩的經驗 465
三、聖神七恩的用途和運用 471

第三章　自我奉獻 476

一、自我奉獻的必要性和卓越性 478
二、自我奉獻的條件 487
(一)、徹底的 487
(二)、無限定的 489
(三)、經常更新的 491

第四章　謙遜 495

一、謙遜的必要性 496
二、謙遜的等級和形式 508
(一)、謙遜的等級 508
(二)、謙遜的形式 513
三、獲得謙遜的方法 525

第五章　靜默 530

一、靜默的必要性 531

二、靜默的各種形式 539
(一)、言語的靜默 539
(二)、控制本性活動 544
(三)、內在的靜默 555

第六章　靜獨與靜觀 564

第七章　靜觀 580

一、靜觀概論 582
(一)、定義 582
(二)、靜觀的初級形式 584
二、超性的靜觀 587
(一)、基本概念 587
(二)、超性靜觀的效果 589
(三)、超性靜觀的標記 591

第八章　被召度神秘生活及靜觀生活 600

一、前置性問題 601
二、理論觀點 602
(一)、普遍性的召喚 602
(二)、實際性的召喚 606
三、事實觀點 608
(一)、城堡以外的人 609
(二)、前三個住所中的人 610
(三)、第二階段 613

第九章　神學和超性靜觀 618

1. 靜觀受助於神學 620
2. 靜觀超越神學語言 626
3. 靜觀的光照須接受神學檢驗 628
4. 靜觀有其生動的靈性語言 629
5. 神學須對前進中的靜觀提供協助 632
6. 靜觀與靈修 642

第十章　信德和超性靜觀 646

一、信德的必要性 647
二、信德是什麼？ 652
三、抒發信德的完善及不完善方式 661
四、信德認識的特徵 663
五、實用的結論 675

《我是教會的女兒》

初版序言 685

第四部　達成意志的結合

第一章　初期的靜觀性靜禱 693

一、超性的收斂心神 697
二、安寧性的靜禱或神味靜禱 701

三、靜觀性神枯或信德性靜禱 707

第二章　天主是光，天主是愛 711

一、神秘經驗中的光和愛 712
(一)、眞光和聰敏之恩 715
(二)、愛情和智慧之恩 718
(三)、靜觀的統一性和兩種靜觀神恩 720
二、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經驗 723

第三章　各種黑夜 727

一、黑夜的性質 728
二、黑夜的必要性 730
(一)、私慾偏情所造成的一般性損害 731
1. 消極的效果 731
2. 實際的損害 734
(二)、唯有故意順從私慾偏情才是有害的 740
(三)、七罪宗所造成的損害 742
三、黑夜的階段和方式 750
(一)、兩個階段 750
(二)、行動模式 752

第四章　被動性感官黑夜 754

一、被動性感官黑夜的性質與原因 756
二、被動性黑夜的時刻與長度 761
三、被動性黑夜的效果 764

(一)、痛苦的效果 764
神枯和焦慮、無能為力和厭倦乏味、內心的折磨
(二)、有益的效果 768
1.感官對天主在心靈上行動的適應性 768
2.特殊的神益 769
看清自己貧困的真光、看清天主的偉大和卓越、對天主的尊嚴應有的尊敬、謙遜、耐心與堅忍

第五章 靜禱中的主動性感官黑夜 775

一、如何善度主動性的黑夜 777
(一)、困難 778
1.人各有異 778
2.靜觀尚不完美 779
3.靈魂不瞭解 779
(二)、方法 780
1.原則 780
2.由錯得益 781
3.神聖真光 781
二、靜禱中的主動性黑夜 782
(一)、雙重任務 783
1.尊重天主的行動保持靜默 783
2.以官能的行動來彌補 786
(二)、幾項實用的結論 791
1.預備靜禱 791
2.在主動性靜禱中堅持下去 793

3.靜觀停止，則重返默想 796
4.官能或休憩，或是行動 797
(三)、應用於靜觀性靜禱中 799
1.被動性收斂心神 799
2.安寧性靜禱 802

第六章　主動的感官黑夜(續)：靜觀的神枯 809

一、靈魂憑藉信德趨向心神的平靜區域並存留於此 811
(一)、充滿愛情的渴慕 814
(二)、以信德舉心向主 815
二、不理會五官的喧鬧，用技巧使其略為安靜 820
(一)、謹慎 822
(二)、忍耐 824
(三)、幾種平靜騷動的方法 825

第七章　靜禱以外的主動性黑夜 834

一、徹底的刻苦 834
二、刻苦的實踐 840
(一)、內在的光 841
(二)、天主上智安排下的事件 844
(三)、審慎 849

第八章　服從 860

一、服從的性質 860
二、服從的卓越性 862

1.服從確保秩序 863
2.服從是最好的祭獻 863
3.服從使人與天主結合 864
三、服從的特性 870
(一)、服從的有序性 870
(二)、超性的服從 874
(三)、完全的服從 876

第九章 意志的結合 880

一、結合性神秘恩寵 886
二、神秘恩寵的效果：意志的結合 890
三、達到意志結合的普通道路 896
(一)、捨棄的刻苦 897
(二)、愛的操練 898
(三)、天主的介入 900

第十章 教會的奧蹟 903

一、救靈的熱忱 903
二、教會的奧蹟 907
三、教會的奧蹟和聖女大德蘭的靈修 916

第五部 為教會而成聖

第一章 天主充實人靈 927

一、天主上智聖化人靈 928

二、天主行動的特徵 935
(一)、上智傾注愛 935
(二)、以運作之深入程度衡量愛的品質 937
(三)、愛的淨化和結合功能 943
(四)、愛是光的泉源 943
(五)、愛使天主臨在於靈魂內 947
(六)、聖愛陶成完善的使徒 952
三、天主的行動方式 953
(一)、亞味拉的聖女大德蘭 954
(二)、聖十字若望 959
(三)、聖女耶穌聖嬰德蘭 965

第二章　奇恩異寵：言語和神視 974

一、奇恩異寵之定義及種類 975
(一)、定義 975
(二)、聖女大德蘭一生中的奇恩異寵 978
1.)言語的奇恩 978
連續性言語、明確性言語、神威性言語
2.)神視 984
形體性的理性神視、圖像性神視、神體性神視（對隱密之事的神視、以天主或人靈為對象的神視、天主聖三的神視）
(三)、奇恩異寵的性質 1000
1.)言語 1000
2.)神視 1001

二、奇恩異寵的效果 1004
(一)、聖化靈魂 1005
(二)、光照 1007
(三)、神恩的效能 1009
三、奇恩異寵的次數和時間 1011
四、天主如何賜下奇恩異寵？ 1015
(一)、直接的行動 1015
(二)、光照注入理智 1017
(三)、感覺感官的認知 1018
人物的臨在、內在神視不能感到真實形體、
外在神視極少感到具體臨在
(四)、天主利用記憶庫 1019
(五)、天主善於適應人靈 1021
(六)、天主以天使為工具 1022
五、識別來自天主的奇恩異寵 1024
1.消極的標記 1028
2.積極的標記 1028
天主的超越性、靈魂的謙遜、天主的光、充實靈魂
六、靈魂面對奇恩異寵時的態度 1034
(一)、不可因此自滿 1034
(二)、不可渴望奇恩 1037
(三)、坦誠告訴神師 1038
第三章　心神的黑夜：慘痛的考驗 1041
一、造成心神黑夜的原因 1042

二、慘痛的考驗 1050
(一)、內在的痛苦 1051
絕對貧乏、遠離天主、虛空焦慮、魔鬼的攻擊、遭天主摒棄
(二)、外在的痛苦 1063
1.天主行動下常有的動蕩不安 1064
1) 心理現象 1064
2) 身體現象 1067
3) 受影響的身體部位 1071
2.外來因素的考驗 1073
3.奇異的外顯現象 1080
1) 身體現象 1083
a) 德蘭．紐曼的個案 1084
b) 五傷印記是如何產生的？ 1089
c) 總結 1102
2) 心理現象和精神錯亂 1104
a) 黑夜的心理效果與病態的精神錯亂兩者的相似性 1104
b) 如何區分這些不同現象 1106
c)神秘黑夜與同時發生的持久性精神病 1109
(a) 各種不同的精神上的錯亂 1110
(b) 在各種錯亂中靈修生活的可能性 1112
三、黑夜的各種不同狀態 1119
(一)、間斷性 1120
(二)、個人淨化的不同方式 1121

(三)、貫穿日常生活的淨化 1122
(四)、奧秘又隱蔽的行動 1124
(五)、蒙受光照與愛的臨在 1125

第四章 靈魂的行動準則：
神貧、望德、神嬰小道 1126

一、望德和神貧 1129
(一)、望德 1130
(二)、神貧 1134
二、神嬰小道 1141
(一)、神嬰小道的基礎 1142
(二)、神嬰小道 1150
1. 基本特性 1152
2. 如何實踐神嬰小道 1156
(1) 與天主結合 1156
(2) 神嬰小道的克修 1162
a) 原則 1162
b) 神嬰小道克修的實踐 1168
摒除非凡、忠於本分、篤行愛德、英勇而喜樂的克修

第五章 黑夜中的援助與典範 1179

一、耶穌基督：司祭和祭品 1179
(一)、在第六住所必須向基督求援 1179
1. 基督中保之普世性 1181

2. 基督中保在第六住所更為重要 1184
3. 耶穌，黑夜裏的完美典範 1192
4. 諸聖的榜樣 1194
(二)、如何向耶穌求援? 1203
1. 疑難 1203
2. 內在經驗和注視基督 1207
3. 聖女耶穌嬰孩德蘭對耶穌聖容的虔敬 1209
二、童貞瑪利亞，十足的母親 1212
(一)、天主計畫中的耶穌和瑪利亞 1212
1. 尊威上的首位 1212
2. 功效上的首位 1216
3. 目的導向上的首位 1220
(二)、在黑夜中，天主給童貞瑪利亞的任務 1221
1. 瑪利亞是黑暗時刻的仁慈母親 1221
2. 瑪利亞在心神黑夜中的干預 1225
(1) 干預的方式 1225
(2) 靈魂在黑夜裏如何求助於瑪利亞 1228
(3) 親近瑪利亞的各種方式 1230
第六章　心神黑夜的效果 1235
一、心神的淨化 1238
(一)、淨化的必要性 1238
(二)、唯有心神的黑夜才能達成淨化 1240
(三)、淨化的對象 1241
(四)、心神淨化如何進行？ 1247

1. 光的淨化作用 1247
2. 愛情的淨化作用 1249
二、心理的逆轉 1253
(一)、何謂心理逆轉 1253
(二)、在三超德行動中的成效 1259
三、愛的智慧的勝利 1264
(一)、光與愛 1264
(二)、聖愛的勝利 1269
優質的愛情、結合和轉化、愛的擴散力、平安和甘飴
(三)、光的擴展 1275
隱秘的光、從經驗中湧現、洞悉天主與人的奧秘
(四)、聖愛勝利的各個階段 1282
靈魂的雙重活動、向結合的目標攀升

第七章 心神的婚約和神婚 1287

一、心神的婚約 1290
(一)、心神婚約的內涵是什麼？ 1291
(二)、心神婚約的珠寶首飾 1298
1. 在結合中發現天主 1299
2. 交換諾言與互表忠貞 1305
3. 強烈的渴望和焦慮 1314
(三)、心神婚約之時刻和期間 1321
二、神婚 1329
(一)、神婚的恩寵 1330
1. 開啓性的圖像性神視 1330

2. 訂婚的結合與神婚的結合 1333
3. 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 1336
4. 神婚的平安 1344
(二)、神婚恩寵的發展 1349

第八章　轉化性結合 1359

一、神婚和轉化性結合 1359
(一)、愛情果實的各種表現 1361
(二)、靜觀性光照 1366
(三)、面見天主 1369
二、轉化性結合 1371
(一)、聖寵的圓滿轉化作用 1374
(二)、聖神統御性的臨在 1383
1. 聖神積極性的臨在 1384
2. 聖神的客觀性臨在與愛的生活 1386
3. 聖神統御性的臨在與完美地君臨人靈 1391
(三)、與基督耶穌合一 1396

第九章　在基督奧體內成聖 1405

一、愛的雙重動向 1410
(一)、對天主父的孝愛動向 1410
(二)、對近人的友愛動向 1412
(三)、兩種動向在基督之愛中結合 1418
二、愛情傳教和傳教使命 1426
(一)、傳教的神聖使命有別於愛情傳教 1427

(二)、隨傳教使命而來的恩寵 1430
1. 預備性恩寵 1430
2. 天主賦予各種能力 1431
3. 完成使命的恩寵 1432
(三)、使命的完成和愛德的成全 1433
(四)、結 論 1439
1. 天主要求忠誠的愛 1439
2.事工有其價值及必要性 1442
三、傳教工作與愛的發展 1444
(一)、前三個住所內的傳教工作 1445
(二)、在天主初期占有下的傳教工作 1449
(三)、意志結合中的傳教工作 1452
(四)、第六、第七住所中的完善傳教工作 1456
1. 完善的傳教工作是完美愛情的果實 1457
2. 完美的傳教工作在於完成特定的使命 1460
3. 在傳教工作中，行動與靜觀相互結合 1467
4. 富有成果的傳教與細心周到的合作 1470
本書所用各書之版本 1476
聖經章節索引　根據聖經思高版 1479
聖女大德蘭引文索引 1489
聖十字若望引文索引 1494
耶穌聖嬰德蘭引文索引 1499

圖表

德蘭靈修：我要見天主

第一階段

天主以一般性的援助進行干預

	天主的行動	靈魂的行動	基　督
第一住所： 幾乎沒有靈修生活	毫無顯露。	躲避大罪。	在福音中研究耶穌基督，並且愛慕耶穌的人性。
第二住所： 以發奮圖強及艱苦奮鬥來提升自己。	感覺神慰和神枯。	專心靜禱，收斂心神，改毛病，以紀律和犧牲來建構靈修生活。以念聖書，接受神修指導和友誼鼓勵來維持發奮圖強的行動。	
第三住所： 正確的行動已獲得勝利。	容易收斂心神。	度有紀律的虔誠生活，用心避免犯罪，並從事簡化性的靜禱。	

第二階段

天主以特殊性的援助進行干預

引言：	天主以聖神的恩寵逐步對靈魂進行干預。	靈魂遵循天主的指引，以謙遜和忍耐之心把自己交付給祂。	聖愛上智不斷在行動。

一、緒 論
1. 靈心城堡
2. 我要見天主
3. 認識自己
4. 靜禱
5. 好耶穌
6. 德蘭論克修
7. 魔鬼
8. 德蘭精神
9. 靈修的成長

二、入門階段
1. 第一住所
2. 出發點
3. 靜禱入門
4. 收斂心神的靜禱
5. 靈修閱讀
6. 分心和神枯
7. 心靈性友誼
8. 靈修指導
9. 規律的生活和簡化性的靜禱
10. 超性的智慧和基督徒的全德

三、靜觀和神秘生活
1. 愛的智慧
2. 聖神的恩賜

	祂進占人靈，直至人靈在愛中轉化。	靈魂以強而有力的克修以利天主行動的進展。		3. 自我奉獻 4. 謙遜 5. 靜默 6. 靜獨與靜觀 7. 靜觀 8. 被召度神秘生活及靜觀生活 9. 神學和超性靜觀 10. 信德和超性靜觀
第四住所： 感官的黑夜。 寧寧。	天主居於人內心，展現致盲的光（黑夜），給予甘飴的感受（被動的收斂心神、寧靜）。	在靜禱中尊重天主的行動，以平安、靜默、行動有節來配合其行動。在靜禱之外，須奮勉克修，以摧毀心神上的七罪宗。	天主聖言的光芒耀眼炫目。 興味無窮的上智。	四、達成意志的結合 1. 初期的靜觀靜禱 2. 天主是光，天主是愛 3. 各種黑夜 4. 被動性感官黑夜 5. 靜禱中的主動性感官黑夜
第五住所： 意志的結合。	對意志造成習慣性的影響，有時是在神祕結合的聖寵之後。	以信德和服從保持忠心。	天主上智占領意志，以實現祂永恆的計畫：教會。	6. 靜觀的神枯 7. 靜禱以外的主動性黑夜 8. 服從 9. 意志的結合 10. 教會的奧蹟
第六住所： 心靈的黑夜： 培育聖人和宗徒。	天主觸摸人的心神和活動官能，將其淨化並加以充實。	把自己交付給天主，在靜默中堅忍不拔。實踐神貧，神嬰小道，加強望德。	與救主基督和慈母瑪利亞結合。	五、為教會而成聖 1. 天主充實人靈 2. 奇恩異寵：言語和神視 3. 心神的黑夜：慘痛的考驗 4. 靈魂的行動準則： 神貧、望德、神嬰小道
第七住所： 轉化性的結合。	天主完全占有人靈，使他為教會所用。	完美的貞潔和愛德。 為教會服務。	與基督奧體結合。	5. 黑夜中的援助與典範 6. 心神黑夜的效果 7. 心神的婚約和神婚 8. 轉化性結合 9. 在基督奧體內成聖

法文第八版・敬告讀者

二十世紀見証了天主教會相繼將重整後之加爾默羅會的三位靈修大師宣布為教會聖師：1926 年有十字若望，1970 年有耶穌・德蘭（大德蘭—譯者），1997 年有耶穌聖嬰及聖容德蘭（小德蘭—譯者）。我們這個時代有許多人在尋求度真正的神秘生活，這項宣布就是教會的最高權威所給的明確答覆。這三位聖人的言論都深植於加爾默羅會的聖寵神恩之中，因此，也同時強調了他們的教導之重要性。

身為加爾默羅會士，瑪利尤震神父在他的修道經驗中，發現了這無比豐富的靈修寶藏，因此，早在 1947 年，他就以《我要見天主》將此寶藏推薦給基督信徒們。這本著作現已廣為流傳，並已譯成六種文字。這部靈修神學「大全」已被視為教會的重要經典巨著之一。

瑪利尤震神父以其長期和深刻的靜觀經驗，精確地將這三位大師的教導作了綜合性的介紹。他的列聖品案正在進行中。（已取得第一階段的成果：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11 年 12 月 19 日簽署了宗座通諭，欽定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父為英勇聖德的可敬者。—譯者）

有多少基督徒渴望在日常生活中靜觀天主的奧秘！瑪利尤震神父務實的教導正給他們指出了靜禱和靜觀的道路。他的教理極具現代性，也同時回應了梵二大公會議要人人成聖的呼籲。所謂聖德，就是基督徒在教會中的聖召和使命。

基督徒是天主的子女，也是宗徒，這是自聖洗的恩寵所衍生而來的兩種身分與行為動向。在書中瑪利尤震神父採用了聖女大德蘭的靈修進程，將這兩個重點在進程的各個階段中充分地加以說明。

法文原版分為兩大部份：《我要見天主》和《我是教會的女兒》，分別於 1949 年和 1951 年初版，然後於 1957 年，由作者合併成一本，是為第三版。法文第八版，仍舊維持一本。凡作者的原文、註解和參考書一律未作變動。

本書在卷首附有「圖表」，用以表明大德蘭的靈進程與《我要見天主》和《我是教會的女兒》之內容大綱的緊密關係。這個比較性的「圖表」對了解本書有絕對的重要性：它不僅指出重點，並在各重要階段加以明確標示。

《我要見天主》和《我是教會的女兒》這兩大部份的〈初版序言〉，仍按照初版保留在原位。在瑪利尤震神父領導下所編纂的〈提要附表〉，是在其重要字彙下，將本書的靈修理論加以分組歸類。（編者按：中文版省略，請參閱法文第八版）。

本書的引文索引已加以修正：即有關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引文，改採其百年紀念所出版之《著作全集》（雄鹿，1992）中之引文體系。

關於以前版本中所建立之人名索引，在第八版中也作了少許更動。（編者按：中文版省略）

加爾默羅出版社

初版序言[1]

從這本《我要見天主》，以及隨後出版的《我是教會的女兒》，大家期望些什麼，又能找到些什麼，請容我對其創作過程說幾句話，就會瞭然於懷了。

大約十五年前，有一羣人，其中不乏大學及中學的教師，來到我們偏僻的隱修院，問及加爾默羅會有關祈禱的想法與作法。面對這麼簡單的要求，我們一時之間，竟感到猶豫不決，甚至拒絕回答他們的問題，而顯得窘態百出。然而這種請求雖然委婉，卻堅決而又迫切，最後我們只得讓步，順從他們的要求。

有人慷慨地把自己的住家借給我們使用，我們因而得以在鄰近的大城市籌辦一系列的靜禱課程，天主對這慷慨之舉的賞報，就是要求他們以後做更全面的奉獻。講座一年舉行七、八次，來參加的聽眾多為一時之選。講座之後，接著便是半小時的靜禱，然後也有個別交談以及大家彼此交換看法的時間。

與聽眾有過這些接觸以後，立刻發現他們不僅想滿足理智方面的需求，或某些資訊的取得——針對一些時事，這本是合情合理的；他們更需要領悟靈修經驗，深自覺醒，渴望更深入地進入天主之內。儘管他們治學嚴謹，思想卓越，初步接觸靈修經驗竟使他們感到驚異；但他們不太重視那些在雜誌中處處可見的教義或靈修神

1. 指法文版。

學方面的思辨性問題，卻明顯地熱衷於實用性、生活化的教導，尤其喜愛把教理生活化這種既真實又簡樸的見證。

他們的這些渴望引領我們走向重整後加爾默羅會大師們的教導。這些教導因大師們與天主的高度契合、以及對人心的深入透視而更見明確；雖以神學理論為基礎，卻捨棄艱難高深的神學架構，只深入淺出地用簡單的話語或比喻性的說明加以闡述，整個階段性進程於是一目瞭然，引領人邁向聖德的高峰。他們的教誨簡樸而完美，直接而饒有興味，足以適應現代人的需要。現代人對思想也許會抱持一些懷疑的態度，但對於以實踐證明過的立論，還是能接受並樂意順從的。

於是一個結論就出現在我們面前：應該把重整加爾默羅會大師們的見證與教誨，完整地介紹出來。不要將其局限在一個體系中，或用以說明另一個論點；而要儘量退居幕後，讓大師們親自說話，採用他們自己的論點，把相對應的章節放在一起，以求內容在比較之下更顯明確，並在不扭曲原意的原則下，將其做綜合性的介紹；唯有一點：就是只有在不得已時，才解釋他們的詞語，以適應時代的需要。

在幾位大師中，應該選出一位做為主導者。聽眾偏愛聖十字若望（St. Jean de la Croix），我們卻選擇了聖女大德蘭（Ste. Thérèse d'Avila）。理由有二，第一，她是重整加爾默羅會之會母；第二，只有在她最後的傑作《靈心城堡》（*Le Chateau Intérieur ou Les Sept châteaux*）中，才把靈魂超然入聖的全部進程描述得一清二楚。她描寫的方式和具體的語言使我們讀來有如身歷其境，不忍放下。她的靈修道路分成不同的階段或住所，不僅為我們提供了修德的進程，而且營造了環境氣氛，培養了觀點遠景，使人能給予每一事物

其正確的地位和價值。他們所喜愛的聖十字若望的特殊教誨，也很容易在可能產生誤解時穿插進去，使聖人投向永恆的各項靈修原則在字裡行間閃爍發光。同時，這些住所的各個層次也使我們更能明瞭聖女耶穌聖嬰德蘭（St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的靈修之所以能以驚人速度突飛猛進，以及她神嬰小道之高超的純樸性。

這些講座內容在編寫成目前的書籍以前，曾在不同的場合中講述過，足以證明渴望天主並不是有學問者的特權，天主在許多當代人的心靈中點燃起渴望祂的熱火，只要他們接受天主的召喚，就能掌握這些大師的語言，就能跟著大師所指出的陡峭道路，到達活水的泉源。

在這些篇章與更多讀者見面之前，請容我向所有要求我們撰寫並竭誠相助的恩人致謝。能為當代的聽眾分析加爾默羅會諸聖的教誨，對我們是莫大的恩寵；能與他們共同探討，更增添了內心無限的超性喜樂，因為能從天主所降福的沃土上，大量地吸取濃郁的芳香。

1948 年 10 月 15 日聖女大德蘭慶日

譯者序

《我要見天主》是一部靈修寶典，是二十世紀指引靈修道路最閃亮的一盞明燈。這書名取自聖女大德蘭（1515-1582）的兒時心願。在她的《自傳》中有這樣一段敘述：當時她七歲，說服哥哥一同前往專好砍殺人頭的毛利人（Maures）地區去。所幸兩個孩子在途中被叔叔遇到，帶回家裡。焦急的父母問帶頭的大德蘭為何離家，她回答說：「我離家因為我要見天主，要見天主就得先死。」（我 68 頁）這番兒語道出了她終生不變的追求與志業。

作者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父（1894-1967）是加爾默羅會士，生命之母會的創辦人。這位法國神父把自己的一生交付給天主的聖寵，身體力行加爾默羅會先祖厄里亞先知的精神：一方面在靜默獨處中瞻仰透視天主的奧秘，一方面為愛主救靈而忙碌奔走一生，足跡遍及歐美各國，更遠至中東、遠東。他在羅馬擔任加爾默羅會副總會長時，更竭盡心力在遠東地區創辦福傳加爾默羅會院。他不僅精研加爾默羅諸聖人的著作，身體力行，更承先啟後，給隱修精神開闢了一條入世的道路，創立了生命之母會，以適應現代人的雙重渴望：一方面願以自己所學服務人群，一方面願遺世在靜獨中與主親密交流。在這條新闢的道路上，生命之母會員在其工作環境以及人際交往中，為主作證，把自己與主深深相契的愛火，引發到社會的各個階層去，在人間各處點燃，以期燎原。

《我要見天主》是一部綜合加爾默羅會教導的精深巨著，以聖

女大德蘭所著「靈心城堡」中的七個住所為主軸，不時以聖十字若望及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教誨加以引申與發揮；在解說中，瑪利尤震神父不免也加進自己的靈修經驗，同時也顯示出他所堅持的信念。全書在各章節中，作者總是把要討論的主題從神學、心理學、靈修學及神秘學等各個層面先作周詳的介紹，然後循序漸進，層層開啟天主的生命在人靈內成長的奧秘。內容豐富而深入，從起步到終點，其間各步驟精準明確，徐徐揭開人所意想不到的新天地。讓人讀來，不禁嘆為觀止：人間竟有這般神奇美妙之事！我們驚嘆於天主聖子如何降生為人，如今見識到在這新天地裡，超越一切的天主竟然如此親近人靈，也同樣令人驚嘆不已，讓人對這三位加爾默羅會聖人稱羨之餘，不禁喊出：為信友者當若是！為天主子女者當若是！

要如何才能如這三位聖人一樣修德成聖呢？其實我們中國人向來講究人要修身，並定下了一項原則，就是要「法古今完人」。加爾默羅會的古今完人從舊約中的大先知厄里亞開始：他「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祢的盟約，毀壞了祢的祭壇，刀斬了祢的先知」（列上十九 10）。他這種愛主的熱火在聖女大德蘭、聖十字若望及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身上繼續燃燒：三位都是「天主的宮殿」，有「天主聖神住在他們內」（格前三 16），三位都實踐了愛的誡命（若十三 34），三位都實現了基督大司祭的願望：「願他們都在我們內合而為一」（若十七 21），三位都是耶穌這葡萄樹上的肥美枝條，結實纍纍；三位都懷著基督的心情，以教會，即基督的奧體之成長為憂心與耕耘的目標，也難怪三位都是教會所欽定的普世聖師。

我們「法古人」就是要成全自己，這是我們自幼即接受的陶

冶，小學教育即以「德、智、體、群、美」五育為啟蒙教育的五大目標，其中更把德育列為第一位。中國文化以儒家為主流，儒家經典「大學」中主張，人若要成就大事，必以修身正心為先決條件，因為只有心正才能齊家，家齊才能治國，國治才能平天下。在倫理思想中，孔子主張修身以仁為本，他的弟子顏淵問他：「何謂仁？」孔子答說：「克己復理是為仁」。宋代理學家朱熹更將此名言加以解釋：「克己」即戰勝私欲，「復理」即遵循天理。這與天主教的倫理觀如出一轍。我們堅信遵循天主在萬有中所立下的法理規律是理所當然的，而修身則是作為信友的基本條件；人若不能戰勝私欲，棄絕私欲偏情，如何能愛天主在萬有之上並愛人如己？然而天主教修身的目標不僅要成為完人，更要成為聖人：接受天主的聖愛，活出基督的生命。如何才能超凡入聖呢？所幸上述三位聖師都寫下了自己的心路歷程，留下了各人蒙聖神引導的經驗，我們才有幸得知，原來天下竟有如此一片寬廣的靈修天地。如何才能進入並深入這片福地呢？我們僅就《我要見天主》的骨幹，做一個極為粗淺的介紹。

從總體來看，人要修德成聖，應從消極和積極兩方面著手。所謂消極面，是指人必須在內心讓出可以供天主行動的空間，因而必須先去除充斥其間的一切污穢雜念，直至達到寧靜純潔的境地。人心純淨的程度，就是人能深入天主的程度，也是人能接受天主的程度。再說，寧靜的心靈是聆聽天主的必要條件，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就應如瑪爾大的妹妹瑪利亞一樣，靜靜地坐在耶穌的腳下聽祂講話（路十 39）。聖十字若望說：「天父只說了一句聖言，就是祂的聖子，祂在永恆的靜寂中說這話，只有在靈魂的寧靜中才能聽得見」（我 362 頁）。從人類本性的角度來看，寧靜也是心神專注的

必要條件。中國人常說：寧靜以致遠，這個「遠」也可以是遠遠超越一切的天主。儒家論人如何才能領悟，也提出了定、靜、安、慮、得這五種條件。人心必先要定下來，才能有內心的靜，在寧靜中才有平安，在平安中才能思考，然後才能有所得。因此，要認識並體驗天主，必先去除雜念，養成平安寧靜的心境，因為天主只有在這種心境中才會有所行動（我 783-784 頁）。再者，天主只存在於寧靜之中，就如厄里亞先知在曷勒布聖山上等待天主，天主不在風暴中，不在地震中，不在烈火中，而以「輕微細弱的風聲」來通報祂的到來（列上十九 11-13）。至於積極方面，就是要研讀聖經，多看聖書，尋求天主，追隨耶穌，配合聖神的引導等。這方面的奮進不懈，其結果我們可以借用聖女小德蘭的一番話來說明。她曾以自己的體驗告訴一位初學修女以下這則比喻：就如「剛會站立還不會走路的小孩……想登上樓梯去找媽媽……他抬起小腳想跨上第一級樓梯，但一直跌倒，總是跨不上去」；修德也一樣，我們努力抬腳攀登聖德的樓梯，別以為只靠自己就能踏上第一級！但切勿氣餒，因為天主要的只是你的誠心和努力。祂在樓梯頂端用愛的目光看著你，終有一天祂會被你的奮鬥不懈所感動，就會走下樓梯，親自把你抱在懷裡，帶你進入祂的王國，你將永遠不再與祂分離（我 848 頁）。這番話給聖女大德蘭的靈修學作了最簡單、最生動、最溫馨的詮釋：人必須先有自己的努力，才能蒙天主給予的大力援助。

更具體地說，靈修的道路要怎麼走呢？我們出門旅行，需要一張地圖，修德的路有沒有一張路線圖？如何起步？下一步如何走？如何到達目的地？那裡又是何等景象？瑪利尤震神父在《我要見天主》書中，採用了聖女大德蘭明確的修德進程，為我們展現了一幅

全面性的修德藍圖。

聖女大德蘭在《靈心城堡》書中敘述了自己在神視中得知，人的靈魂猶如一個水晶球，天主就居住於水晶球的中央。人的修德方向就是逐漸深入自己的內心，最終以全心的深愛與在自己內的天主合而為一。修德的進程分七個層次，也就是她筆下的七個住所，從水晶圓球最外圍的第一、二、三住所，向中央的第四、五、六、七住所進發。水晶球的中心是天主的住所，其周圍的許多同心圓代表眾人，人靈愈接近中心，圓圈就愈小，表示與眾人也愈親近。根據聖女大德蘭的觀察，她認為修德過程中會有進有退，雖已到了較內層，會不慎又退步到較外層。這七個層次或住所又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包括前三個住所，後四個住所則構成第二個階段。整個修德進程的動力就是愛。

處於第一階段的人，包括第一住所中最起碼的信友到第三住所中受人尊敬的模範信友。在這個階段，修德的主動性在信友本身，以自己的努力為主要動力，天主只以一般性的聖寵予以援助。淨化心靈的感官黑夜也由此揭開序幕，信友克制私欲偏情，用心研讀聖經、聖書，同時努力將祈禱默想等神工納入生活，養成習慣；生活中也不斷愛人助人。從他中規中矩的行動來看，這人似乎已接近完美，然而卻有一半以上的人不能晉級到第二階段，其原因何在？聖女大德蘭一語道破，她說他們所欠缺的是深深的謙德，並強調驕傲是摧毀聖德的可怕毒素（我 495 頁）。

中國人也講謙德，稱讚某人「謙謙有君子風」或「虛懷若谷」；又說：「謙受益，滿遭損」，認為人能謙虛，則在人際關係中會得人心，是做人處世的藝術與智慧。這在人性方面的美好修養，對於信友來說，則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從本體上來看，天主是

萬有之源，我們都是出自祂手的受造之人，我們的一切秉賦才能，都是祂的賜予；祂更用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寶血，救贖了我們，洗淨了我們的罪污；祂又遣來聖神，這愛之神給我們從善並與祂合一的力量。因此，今日我之為我，全是承蒙祂的恩賜。有了這種自知之明，還在天主面前自滿驕傲，就是竊取，就是欺騙！儒家思想推崇「誠」，「誠者毋自欺也」，不自欺就是思、言、行為都在真理之中。世上只有耶穌基督最清楚人與天主之間的距離有多麼遙遠，因為祂是人，也是神，而祂對天父是什麼態度呢？「祂貶抑自己，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斐二 8）。祂的謙德，我們如何能及呢？我們捫心自問，自己是否多少會自命不凡、目中無人呢？所幸天主是愛，愛的本質是給予，是成人之美。人唯有深懷謙遜，沒有驕傲作阻力，沒有自滿作梗塞，才能完全接受天主之愛的傾注，而進入第二個靈修階段。

第二階段之靈修生活的基調是謙遜，神貧、徹底的交付、為基督而活（格後五 15）；是聖女小德蘭的神嬰小道，是聖十字若望的五「無」（我836頁）。第二階段包括第四到第七住所，其中第六、七兩住所是相連不隔離的。

晉升到了第二階段，信友靈修生活的主動性不再是自己，而是天主，人靈在天主的主導下是被動的，與被動性靜禱相對應的是超性靜觀，即人靈在聖神的影響下，瞻仰天主的無窮美善（我 588頁）。天主傾注給人靈淨化性與結合性的愛，以期達成與主親密的結合，並逐漸以天主的愛來轉化自己，使自己相似基督（我 590頁），而活出基督。這就是從第四住所開始的神秘生活（我 600頁）。第四住所是天主淨化人靈的時期：人接受感官黑夜的考驗，忍受神枯的痛苦，接受信、望、愛三超德的淨化與深化等。總之，

使自己配得上與吾主結合為一。其過程雖然痛苦，然而有耶穌的苦難為典範，並心知「玉不琢，不成器」，有天主親手琢玉，而深感雖苦猶甘。

從第四住所又只有少數人能晉升到第五住所，是什麼原因呢？聖女大德蘭與聖十字若望都認定其原因是由於人不夠慷慨（我 431 頁）。因為若沒有徹底的交付，就無法接受全面的淨化。

人在聖神的推動下，雖身受考驗之苦，仍滿懷愛心，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虛空自己，毫無保留。於是在這考驗的黑夜裡，天主把神秘的結合性恩寵充沛地傾注在人靈內。天主這樣擁抱了人靈的實體，同時給予人無限的愛，人因而得到轉化，其中最明顯的效果，就是人的意志與天主的旨意相結合，即所謂「意志的結合」，而意志是人接受愛的官能。因此，第五住所的特徵，就是人的意志已完全順服於天主的意志（我 890 頁）。

第五住所以後就是聖德的高峰。第六住所是心神的考驗期，以求進一步充實並淨化人靈；第六住所也是與吾主訂立婚約之處，以預備在第七住所內蒙受神婚之恩，使人靈與吾主永結同心。基督的愛與人靈彼此相屬，彼此全部奉獻給對方，人靈還將自己自天主手中所領受到的一切，全部再獻給天主。人靈與吾主的結合愈親密，人靈就愈自由，也愈慷慨。如今，在愛情上雙方有一定程度的互屬性與平等性，然而卻萬不可有損於天主超越一切的至尊性。聖女大德蘭與聖十字若望都用訂婚與神婚這種象徵性的說法來表明這靈修頂峰的前後兩個時期（我1289 頁）。這種說法是否過於唐突？不然，因為聖保祿宗徒也用了世間的婚姻關係來表達基督與教會互相結合的關係（弗五 31-32）。之所以仍有訂婚與神婚之分，是因為在第六住所內人靈與吾主的結合尚不完美，仍有分離的時候；而神婚則

已促成雙方牢不可分的結合（我 1334 頁）。

在第七住所內，天主將轉化性結合的恩寵賜給人靈，將人靈納入自身之內，卻不破壞人的本性，而是將本性予以聖化。所謂聖化，就是天主將自己的特質給予人的官能，使人在主內轉化，而成為世上另一個基督。因此，神婚就是在同一天主的愛情內有兩個各自分明的性體。不過，人靈在充滿聖神下與基督的這種結合，只要人靈仍身處世間，則仍有進步的空間，就是：人靈只在晦暗中擁有天主，仍須繼續向天主行進。

然而對人靈來說，這已是天上人間了。在靜觀中人靈所獲得對天主的認識是無可限量的，超越人的一切邏輯推理和最豐富的想像力。人直接與天主交流，享有與天主的共同性體（connaturalité），在天主的無限中窺見祂奧祕的真相。這就是天主如何惠然將自己顯示給與祂親密結合的人。因此，聖女大德蘭沒有唸過一天神學，卻能以從靜觀中所得到的對天主的認識，與當年的神學謬論相抗衡！天主何其抬舉世人！

全能天主擁有並占有人靈，卻不會造成人靈的負擔，因為彼此的愛使雙方近似平等。基督耶穌也曾說過：「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我稱你們為朋友」（若十五 15）。人靈完全順從天主的旨意；天主也回報人靈，順從人靈的意志。聖女大德蘭因而體驗到自己可以和天主輪流發號施令（我 1472 頁）。天主何其抬舉世人！

更有甚者，正如耶穌來到世上，不是受人服事，而是服事人（瑪二十 28）；耶穌的愛之聖神在世間征服並擁有人靈後，即以自己的威力與大能，使人的才智能力發揚光大。在成就了大事以後，祂就滿懷愛心地讓人出人頭地，自己卻屈居於後，隱身不現，把光環讓給人（我 1472 頁）。天主何其抬舉世人！

然而切勿忘記，與主結合的甘飴是與使命不能分開的。葡萄樹的枝條必須結出果實，才不會被砍除。居於第六、第七住所中的人靈既然與基督已是生命共同體，就該如祂一樣，生活的目的只為濟世救人，思考的內容只為教會的發展。聖女大德蘭曾因人靈喪亡，教會分裂，滿懷憂急，哭倒在耶穌腳下；聖十字若望堅持在現世的晦暗裡，以不可動搖的信德與愛德為動力，捨棄一切，幫助別人去追求唯一能滿足人心的天主；而聖女小德蘭這位聖十字若望的傑出傳人，在初領聖體時就把自己這小水滴投入基督的汪洋之中，此後自己不再存在，只活在耶穌的脈動之中，直到自獻為愛的祭品，以自身熱烈之愛作為教會動力的心。有了愛，教友會更愛主愛人，修道人會更勤奮祈禱，傳教士會更努力開疆闢地，使教會，即基督的奧體，日益成長茁壯。即使在天上，只要基督的奧體尚未成全，聖女小德蘭的努力就永不止息。

這部靈修大全既以加爾默羅會聖人們針對修道人的教導為內容，我們普通信友是否就無法高攀？不然。因為加爾默羅會的靈修正是以聖洗聖事的恩寵為基礎，以福音聖訓為指南，以追隨身為「道路、真理、生命」（若十四6）的耶穌基督為主軸的靈修道路。從這條道路走下去，就是走向與主親密結合的境界，走向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時也與世人愈來愈親近，愛人如己，就是走向大同世界的境界。到那時，基督奧體也將接近成全。聖洗、福音、主耶穌，這不是每位信友應走的基本路線嗎？要如何去走呢？

瑪利尤震神父在著書時所心心念念的，不是要在靈修學界立言留名，而是懷著基督的心，教導人如何善用自己領洗時所獲得的聖化聖寵——這靈修生活的種子，如何使之發芽成長；如何與主耶穌日益親密交流，如何時時順從聖神的指引與推動。書中的許多討

論，其目的都是為了要提供給讀者實用的實踐途徑。瑪利尤震神父有強烈的務實精神，在剖析靈修生活時，每每指出應改正的錯誤，應克服的困難，應避免的缺失，並教導人如何取得捷徑，修鍊聖德，奔向天主。尤其不要忘記，當你尋找祂時，祂正以無限更大的愛在尋找你（我 931 頁）！

《我要見天主》大約在十五年前曾經請兩位人士（沙微及依琼）譯過，如今再參考原譯文將全書予以重譯，由於原文長達千頁以上，譯者在各方催促下匆忙繳稿，譯文多有不妥之處，幸蒙薛麗貞修女在百忙中不辭辛勞，惠予校訂排版，謹在此表達最深的感謝。

逄塵瑩　謹識於台北

中華民國一〇一年六月

單國璽樞機主教序

無限美善的天主猶如一位聰明絕倫的園藝家，祂所創立的教會又好似一座廣闊優美的大公園。園內有崇山峻嶺，江河湖泊，也有一望無際的原野。在峻嶺巖縫中生長著飲霜雪、迎清風的清松翠柏，雖貧寒，而聳立不拔，精神富足飽滿，象徵著教會內在深山曠野或隱修院中度清貧苦修生活的人士。在峽谷和山坡上的各種樹木花草，欣欣向榮，萬紫千紅，代表著教會中各級神長及教友們的各種美德善行。在溪畔、河邊、湖濱生長的各種甘美的菓樹，結實纍纍，代表教會中聖德非凡而又功勳卓著的聖人聖女。在原野中，百花盛開，爭鮮鬥豔：鮮紅的玫瑰代表拋頭顱灑熱血的殉道者；潔白如雪的百合花以及散發清香的白蘭，代表終身度貞潔奉獻生活的男女；桂花和丁香，花瓣雖小，但香氣四溢，代表教會中許多默默無聞、為善不願人知的人士。總之，天主的大花園教會內充滿了各種神恩的奇花異草，芬芳四射，吸引蜂蝶飛舞其間，讓人賞心悅目。

各種動植物都需要陽光、水分與空氣而活命。在教會這個大花園內，天主自己就是賦予諸聖徒生命的太陽、水分和空氣。天主聖父猶如太陽，光芒四射，是生命與活力的根源。聖子耶穌在十字架上被刺開的肋膀，好似湧流不息的恩寵泉源，灌概教會這個大花園中的花草樹木，使之開花結果。聖神有時猶如輕風拂面，使人心曠神怡，容易親近天主；有時則狂風大作好似颱風怒號，摧枯拉朽，使人改頭換面，悔過自新。天主自己是祂教會大花園的園丁，祂播

下了各樣奇恩異寵的種子，用祂聖子耶穌肋膀流出的血和水灌溉滋潤；又遣發聖神如春風吹拂，教會這個大花園內的奇花異草便萬紫千紅，爭鮮鬥豔，菓樹盈園，結實纍纍，給世人提供各式神修的途徑、聖德的楷模，使人效法，引人歸向天主。

因植物種類不同，吸收陽光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向日葵有向日光傾斜的特性，每天都轉向太陽。教會中各種神修學派所強調的與天主契合之途徑與方式雖然不同，但是引人歸向天主的終極目標卻一致：現世契合主旨，死後面對面享見天主，樣樣都是異途同歸。大家都強調祈禱生活的重要性，都努力瞻仰天主並契合主旨，但所強調瞻仰天主的方式與途徑卻有差別。大致上可分作兩派，其一是在榮主救人的行動中瞻仰天主，例如聖依納爵勞耀拉強調在「愈顯主榮」的事業上；聖加彌祿在「服事病患」的工作中；真福加爾各答的德蕾撒姆姆，在「照顧貧窮者中最貧窮的人」身上的愛德行動中作默觀者。另一派則強調在靜獨的神秘祈禱中瞻仰天主，例如聖女大德蘭、聖十字架若望、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等大聖人聖女。

《我要見天主》這本書的作者瑪利尤震神父是加爾默羅會士。他的神修生活途徑自然是在靜獨的神秘祈禱中瞻仰天主。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天賦、人格、優長、缺陷等。在神修生活方面，天主也是因材施教，按照各人的容量施與恩寵。即便生活在同一修會及遵循同一神修途徑的人們，在具體的神修生活中也不一樣，例如大、小德蘭，都是加爾默羅會修女，但她們神修生活的表現卻迥然不同。瑪利尤震神父是「生命之母」團體的創辦人，他是以加爾默羅會特殊神修「在靜獨的神秘祈禱中默觀天主並與天主契合」為經，以聖女大德蘭、小德蘭、聖十字架若望等靈修導師的著作，以及他自己的神修經驗為緯，寫成了《我要見天主》一書。這本書真

可稱為「加爾默羅神修學大全」。這本書早已譯成多國文字，現在中文譯本將要問世。台灣的「生命之母」團體要我寫一序文，我非常樂意為之。

單國璽

二〇〇五年聖誕節序于高雄

關永中教授序

在涉獵瑪利尤震神父作品之初，本想只為聖十字若望及聖女大德蘭著作尋找一些輔助資料而已。然而、在細讀其兩本名著（I want to see God, I am a Daughter of the Church）之下，愈發體會瑪利尤震神父的心得不純粹只是闡釋原典的二手資料而已，尚且是推陳出新之精采力作，在詮釋中充滿著個人特色。書中內容固然以聖女大德蘭為經、以聖十字若望為緯、以聖女小德蘭為補充，但在瑪利尤震神父的整合下，還增添了屬於作者個人的體會，經由身體力行的踐履，而演繹成活的精神，使作者的聖德光輝躍然紙上，閱讀起來，叫讀者無不動容。作為一個靈修團體——生命之母／Notre-Dame de Vie——的創始人，瑪利尤震神父以言以行給我們証道——加爾默羅會靈修不單適合隱修士，甚至適合在俗的顯修者；再者、作者向我們提示：神修首要地不在於分辨隱修與顯修，而在於凸顯愛——與吾主在愛的融合中、把喜訊傳遍普世，讓眾人在點燃起愛火的共融內邁向末世的圓滿。

我們很高興看見瑪利尤震神父著作的中文版問世，這為中國人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達天人合一的路途上是一大鼓舞，我們展望著它在國人靈修園地上成長發展，結出燦爛的果實，也特此向讀者大力推薦。

第一部
緒論

第一章

靈心城堡

在研究大德蘭的靈修內涵以前，先來看我們所選定的聖女大德蘭的傑作《靈心城堡》，用以作為嚮導，引領我們登堂入室。我們分三節來探討此書：

・寫作背景；

・寫作方法和內容劃分；

・其價值之所在。

這幾個前置性的探討，將使我們了解此書做為嚮導所具有的獨創性和可靠性。

一、歷史背景

聖女大德蘭寫《靈心城堡》是在1577年，那時她已六十二歲。由此可見她「老驥伏櫪，雄心不已[1]」。書中也可以證明，她的確是一位聖寵優渥、才氣橫溢的作家。

從她在1562年，於亞味拉（Avila）創立第一座改革的隱修院、即聖若瑟隱修院算起，已有十五年了。而從1567年，她會晤過加爾默羅會總會長魯伯奧神父（R. P. Rubéo），開始擴展她的改革以來，

[1] 1578年5月14日給古嵐清神父的信（《書信集》（*Lettres*），卷一，11頁）。

也有十年了。

在 1567 至 1577 這十年之間，她進行了多少工作，忍受了多少痛苦！相對地，也獲得了多少恩寵！

其中四年，聖女的工作推展順利，兩座隱修院相繼成立。然而在 1571 年，視察員神父強制她離開這充滿欣慰的工作，派遣她到亞味拉的降孕隱修院（Le Monastère de l'Incarnation d'Avila）任院長。該院是她以前生活過二十八年、並從那裡出來才開始從事改革工作的。修女們起初不願接受這位強加於她們的院長，聖女大德蘭也想躲避這一苦架。但是吾主卻要她聽命。於是，她去了，平息了強烈的反對和大聲的抗議，終於使大家心悅誠服，並重新整頓了紀律。天主為了報答她的犧牲，賞賜給她神婚的恩寵。

1574 年，在卸下院長的職務以後，聖女又開始建院的工作。接下來的兩年（1575-1576），新建的隱修院逐漸增多起來。在安大露西（Andalousie），她首次與古嵐清（P. Gratien）神父會晤。古神父是改革後加爾默羅會的第一任會長。聖女寫道：「在我眼中，他是一位難得的完人，超越了我們能向天主所要求的[2]。」然而就是在安大露西，她開始遇到極大的困苦艱難，是她作為加爾默羅會的女兒所能遇到的最大苦難。

魯伯奧神父始終信任她，並給予她熱情的支援和鼓勵。但一些報告卻不時呈遞給總會長神父，說她的改革超越了總會長規定的範圍，又說她給未經改革的隱修院製造許多困擾。實際上，一方虔誠，另一方冷淡；一方的熱心，必會使另一方感到心神不安。再加

---

[2] 1575 年 5 月 12 日給美地納（Medina）隱修院院長，耶穌．依尼斯修女（M. Inès de Jésus）的信（《書信集》，卷一，288 頁）。

上國王和教廷大使熱衷於改革，在國王的指使下，教廷大使派出了一些視察員。於是，修會的院長們與視察員之間又產生了權力的衝突。如此種種情況，使得局勢愈來愈複雜。終於，在義大利的波雷桑司（Plaisance）召開了全體代表大會。會中，未經改革的西班牙加爾默羅會士對大德蘭的改革提出強烈的不滿；因為改革的熱情擾亂了他們的安寧，他們的冷淡在受到傷害後惱羞成怒了。於是大會聲明改革者應被視為叛亂分子，而且改革者耶穌德蘭修女應該停止建院，並由她任選一座隱修院，入內隱退。最後，大會又任命了一些視察員去監督決議的執行。

聖女大德蘭在安大露西得知了這打擊她的判決。教廷大使委任的全權代表，即視察員，下令保護她。但她還是服從了大會的命令。她說：「終於可以安靜下來了，我感到非常高興。但這命令加在我身上，視我為逆命者，倒令人感慨萬千[3]。」她選擇了多來德隱修院（Le monastère de Tolède）作為隱退之所。冬天過後，她在1576年7月移居此院。

風暴不止，反對之聲仍甚囂塵上。大德蘭的改革會怎麼樣呢？教宗大使奧瑪乃托（Ormaneto）出面保護她，因此大會任命的視察員也不敢有所行動；但1577年6月18日奧瑪乃托逝世，繼任者素有成見，他準備摧毀大德蘭的改革。因此履襪會士（譯註：當時加爾默羅會中改革者稱赤足會士，不改革者稱履襪會士）可以大膽地行動。1577年12月，他們竟差人綁架了聖十字若望。1577和1578兩年，加爾默羅會的改革遭遇到最嚴重的打擊。沒有人能體會聖女

[3] 1576年2月給聖衣會總會長魯伯奧神父的信（同上381-382頁）。

大德蘭在心靈深處所受的痛苦。然而，驟風暴雨卻給這位改革者帶來空閒的時間，這是天主賜給她寫作的良機。

就在這風雨交加的時刻，聖女大德蘭接到了寫作的命令。古嵐清神父要求她補充她的靈修著作。聖女提出了相反的意見：關於她的《自傳》（*Vie*），她不是已經寫過幾次了嗎？最後一次完整的版本已於 1565 年完成，在書中闡述並解釋了她所蒙受的恩寵。又在《全德之路》（*le Chemin de la Perfection*, 1562 和 1569-1570）中，給她的女兒們提出了最有益的忠告。她還寫了《歡呼》（*Exclamations*, 1566-1569）。並且目前正在寫《會院視察》（*Visite des Couvents*）（1576）和《建院史》（*Fondations*）的最後幾章。她還能寫什麼呢？

這次是她在多來德的聽告解神父伏拉蓋博士（Dr. Velasquez）[4]給的命令。聖女以聽命為德，絕不推辭；但又天真純樸，毫不掩飾自己所遇到的困難。於是她在該書的〈前言〉裡寫道：

「在以服從來要求我做的事情中，很少有像目前要我寫靜禱這樣，使我感到困難至極。首先，我覺得吾主既沒有給我靈感也沒有給我寫作的欲望。第二，近三個月來，我的頭腦裡亂哄哄的，只感到極度疲乏，即使是非寫不可的東西，我也難以動筆……。

我在聽命下，已寫了不少東西，現在沒有什麼可以再加進去的了。我怕再寫只會重複。我很像那些由人教說話的鳥：只

[4] 聖女在多來德的聽告解司鐸，伏拉蓋博士是多來德的議事司鐸，後來升任奧斯瑪（Osma）的主教。

會說別人教過的話，或所聽到的話，於是便一再重複，無休無止[5]。」

這種靈修上的極度貧乏[6]，正蘊含著無限巨大的寶藏。聖女的服從精神將使這些寶藏迸發出來。

聖女開始祈禱，她求吾主指示她該寫什麼。1577 年 6 月 2 日聖三節日，天主賞賜她在神視中看見一個義人的靈魂[7]。這就是天主的答覆，用以提供給她寫作的題材。

於是，聖女大德蘭立刻開始動筆。她一直寫到七月底。這時，一件重要的事情[8]把她召至亞味拉。到了那裡，她重新又為降孕隱修院的加爾默羅會修女操心不已。而她們不顧德蘭的推辭，尤其不顧長上們的反對，忍受著劇烈的迫害，一心只想重選德蘭為院長[9]。要到十月中旬以後，聖女才能繼續寫該書第五住所（Demeure）的第四章[10]。該書是在 1577 年 11 月 29 日完成的[11]。

如此看來，《靈心城堡》的寫作時間雖為六個月（6 月 2 日至 11 月 29 日），但由於被迫中斷，實際工作時間只有三個月。同時也不要忘記，聖女只有在傍晚和夜間才能自由地寫作。白天，做完修會的神業功夫，所留下的時間已完全被會客、回信和她強制自己去做的勞動所占滿了。

---

5 《靈心城堡》，〈前言〉，811-812 頁。

6 這種靈修貧乏似乎是天主聖神掌控了她靈魂後的效果（參閱本書第三部第二章：〈對聖神七恩的經驗〉465-471頁）。

7 道明會士耶伯神父（Diego de Yepès）在進行聖女大德蘭的列品案時，曾提呈以下的證詞：

「聖善的修女曾經想看在聖寵境界中的靈魂是何等美麗……正當她迫切地感到這一願望時，她接到命令要她寫有關靜禱的書籍。天主聖三節的前一日，她正在考慮這本論著的基本理念時，以智慧安排一切的天主，滿足了她的願望，提供給她著作的大綱。天主讓她看見一個美妙的水晶球，球內有一座城堡，內有七間住所。在位於中央的第七住所，住著光榮的君王，君王燦爛奪目，光輝四射。所有的住所，直至圍牆，都被照得輝煌燦爛。離中央愈近，被照得愈明亮……。正當聖善的修女驚歎於我們的靈魂在聖寵境界中所顯現的美麗時，突然間光明消失了。於是，光榮的君王雖未離開祂的住所，但水晶球卻已經變暗，黑得像煤炭一樣，並且散發出難聞的臭味。頓時，在牆外的毒獸獲得闖入城堡內的自由。」（〈列品證詞〉被引用於《靈心城堡》之〈導論〉中。巴黎，加爾默羅會士譯本，5-6頁）。

8 聖若瑟隱修院自建院以來屬亞味拉主教管轄，她想把管轄權轉入修會名下。

9 關於這件事，聖女於十月底從亞味拉寫信給塞維亞（Séville）的院長聖若瑟．瑪利亞修女（M. Marie de Saint-Joseph）的信上說：

「奉托塔多（P. Tostado）神父之命，大約半月之前，緩和派的省會長來此主持選舉。他威脅修女們，凡投票選舉我的，將受絕罰（即開除教籍）的處分。儘管如此，她們中的五十五人，毫無顧慮，對此置若罔聞，都投了我的票。省會長神父看到一張投我的票，就把投票的修女絕罰一次，並大罵一頓。後來，他把選票都揉皺，用拳頭敲打，最後燒掉。因此，十五天以來，這些修女便都被絕罰了。他禁止她們望彌撒，不許進堂，連沒有人唸日課時都不許進……。至於我呢，對這些投我票的修女，只要她們不來煩我，我是由衷地寬恕她們的。」（《書信集》，卷二，353頁及355頁）。

二、著作方法和內容劃分

「今天我正在祈求吾主來代替我說話，因為我實在不知道該說什麼，也不知道如何開始這件由於聽命而接下的工作，在我腦海中居然就浮現出我現在所要寫的東西了，我將根據它來寫此書。

我們可以把靈魂看作是一座城堡，其整體是由一顆單一鑽石或極純淨的水晶構成。城堡內有許多套房，就像天堂有許多住所一樣[12]。」

以上是聖女在《靈心城堡》的開端所做極為謙遜含蓄的描述。從她對耶伯神父的知心話裡得知，聖女曾獲得一次神視，看見了一個義人的靈魂。

這位義人靈魂的形狀像一個非常純淨的水晶球或鑽石，在神聖的光源下燦爛發光，天主親自居住在其中央。聖女注意到，人愈靠近光源，球體就愈明亮。不同的亮度照射出不同的區域，可以很容易地在球體內部形成一系列的同心圓，把這些區域加以劃分。這些分離的地區，愈靠近內部愈明亮，而構成了不同的「住所」，每個

10「我開始這工作以來，大約已有五個月了。由於我頭疼不能重新閱稿，我怕所寫的會雜亂無章，並且會囉嗦重複。」（〈第五住所〉，第四章，920頁）。

11「本書在1577年聖安德慶日前夕，於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完成。」（〈第七住所〉，第四章，1063頁）。

12〈第一住所〉，第一章，814頁。

住所內又包含其他許多住所[13]。

以上就是聖女大德蘭神視的大概。我們可以用幾何圖形描繪出來。聖女從神視中所獲得的是活生生的啟示，從中所發現的是豐富的靈修寶藏；這些無意義的象徵與之相比，又算得了什麼呢？

她在片刻之前，還不知道要說什麼，也不知道如何開始這項寫作工作，現在，竟立刻提筆疾書了。她首先要描寫的是，這城堡「不是別的，而是一個樂園，據吾主親自說，祂在此感到非常快樂[14]」。

在這最初神視的光照下，聖女大德蘭逐步走遍每間住所，並加以描寫、敘述、建議，像女主人般地如數家珍。她寫得很快，很順暢，不加塗改，甚至也沒有停下來重讀一遍[15]。生動的比喻，傳神的畫面，貼切的語言，不斷地從她的筆端湧流出來，用以表達她所見到的事物，以能使人完全理解。她既劃分了七個住所，所以她的書也分成七個部分，每部分再分成數章。

然而，在聖女寫到更加耀眼、更接近中央的住所時，她就不得不停下筆來，祈求她所需要的特殊性援助了[16]。沒有天主的特殊聖寵，她怎能深入奧祕的核心，從中發現聖神細膩又甘飴的運作，尤

13〈第七住所〉，第四章，1062頁。

14〈第一住所〉，第一章，814-815頁。

15「我的天主，我岔到哪裡去了！我竟忘了剛才所討論的主題。由於事務多，身體差，竟使我在最有利的時刻中斷下來。我記性差，又沒有時間重讀一遍，寫的東西都要變得有頭無尾了。」（〈第四住所〉，第二章，873頁）。

16〈第四住所〉，第一章，863頁；〈第五住所〉，第一章，892頁；〈第七住所〉，第一章，1027頁。

其重要的是，如何把這一切正確仔細地敘述出來呢？天主回答了聖女的要求，把她所要寫的境界重新給她看了一遍；乘著聖寵幫助的那一剎那，她寫下了正想描述的聖寵功效。因此，她的女兒們，也許對她過份敬愛而有些冒失，說她們看到她寫作時，容光煥發甚至到了神魂超拔的境界[17]。

有些住所更富有天主在靈魂內運作的特殊標記，聖善的修女就更仔細地加以描述。第六住所竟然包括了十一章，而寫其他住所時，只需要兩、三章，最多也不過四章。如果我們為此而責問她，她倒要感到奇怪了。不是叫她把所知道、所經驗的都寫下來嗎？她的書的確包含了一種很高深的理論，但是，很少有人談及這些領域，正因為這個理由，她才更要將之講得清楚明白。她知道，也明確指出[18]，天主的這些恩寵對靈修的進步並不是必需的，這本是兩回事。這不過是一條快捷道路，別人也可以由其他道路達到頂峰。同樣，她的靈修理論與特異的聖寵也沒有關係，可以把兩者分開[19]。但是，天主若領導人靈走這常具有危險性的道路，讓靈魂心理有所

---

[17] 聖誕瑪利亞修女說：「在她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經常看到她渾身籠罩在光輝之中，通常是在領聖體以後。她振筆疾書，全神貫注，我們就是在她周圍發出聲音，她不但從不停下來，也不怪我們打擾了她」（《列品調查案，馬德里卷》）。曾被巴黎加爾默羅會士所譯《靈心城堡》之〈導論〉所引用，第7頁。

[18] 〈第五住所〉，第三章，912頁。

[19] 在本書的研究中，我們把聖女大德蘭的理論與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小德蘭的理論做比較，希望能由此證明：靈修進步並不需要任何特異的聖寵（即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聖寵形式）。另一方面，她的心理描寫恰好明確地說明了聖十字若望的教導。

警惕與準備，不也是很適宜的嗎？況且，這些起初讓我們膽怯的特恩，只要我們在研究時不將個人因素夾雜進去，就會成為走向與主結合道路上標示各階段的明燈，成為顯示天主在聖人靈魂內奇妙行動的標誌，成為解釋天主潛移默化之特質的象徵[20]。

聖女敘述的時候，經常會有各種離題的話。這是否需要請人原諒？她的確道了歉，口氣又是多麼委婉和藹。當她正在寫一個住所時，腦海裡出現了一個清晰的回憶或比喻，她感到需要將其做更深一層的分析，於是她就被吸引過去了。她既不是神學家，也不是哲學家，看不出這新的發揮與前面的敘述有什麼關聯，就把它當作一個插曲。她為此而請求原諒，卻似乎也沒有決心去改正。我們實在也不能責怪她，她的離題往往只在表面，我們只要深入研究，便可發現這些插曲正是理論的重點，是最清晰的心理面貌，也是對所涉及的問題最清楚的解釋。

著作完成後，聖女大德蘭這樣給她的女兒們寫道：

「在附上的作品中，我開始動筆時說我感到很勉強甚至厭煩。但寫完之後，卻帶給我最強烈的喜樂。我認為心思沒有白費，而且困難也不是很多，一切都很值得。我的姊妹們，我看妳們所居住的斗室是如此狹小，室中又空空如也，而且我們的幾座隱修院連必需的場所都明顯不足。於是我想，讓妳們在這

[20] 我們不是說奇異的聖寵僅僅是標誌和符號而已，其實這些聖寵本身帶有特殊的效能，只是有其外在的有形現象，做為其特徵，這外在現象標誌並說明其伴有內在聖寵。例如：神魂超拔表示天主佔領了人整個的一切，也包括人的感覺器官；而伴有記號和言語的神婚，表示天主與人持久性及永久性的結合等等……。

內心的城堡裡怡然自得，一定能帶給妳們寬慰，因為，不論何時，也不必徵求長上的許可，妳們隨時都可以進去散步漫遊[21]。」

聖女很高興，我們也不難看出她滿懷喜悅，親自漫步於自己靈魂的「城堡」中，這城堡正是天主的行宮和產業。在其中，她重覽天主仁慈的工程；在天主所賜下的每件珍寶之前，止步欣賞；並感謝天主所賞賜的一切。尤其使她快樂的是：她能把這神祕的領域介紹給我們，使我們欣賞其中的寶藏，而生出仰慕之情；並把進入各間密室的道路指示給我們，使我們隨她進入其中。

三、本書的價值

聖女的喜樂尚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她毫不掩飾地對該書的完美感到滿意。幾天後，她寫信給耶穌會薩拉紮（P.Gaspar de Salazar, S. J.）神父說：

「……如果卡利歐先生（M. Carillo，即加斯巴爾神父）能來，他會看到比另一樣珍寶（指《自傳》）更好的寶貝。這寶貝（《靈心城堡》）比第一件更富有精美的色彩，製造得更加完善。因為金銀匠在製造第一件時，還沒有現今的技藝。再說，製造這一件珍寶所用的金子，比製造上一件的更為純美，雖然寶石的光彩隱而不現，不似上一件那樣一目瞭然[22]。」

---

[21]《靈心城堡》，〈結語〉，1061頁。

[22]1577年12月7日，給耶穌會士加斯巴爾．德．薩拉紮的信（《書信集》，卷二，373-374頁）。

文學評論家和靈修作家都一致同意以上的看法。《靈心城堡》的確是出自聖女大德蘭最傑出的珍寶，是她的傑作。

的確，這本書「製造得更加完善」，因為一代作家大德蘭在分析和描述天主在人靈內的作用方面，其筆藝已日臻完善。她的靈修字彙比以前更為豐富，她靈活的妙筆也能更精準地表達她的文思。她可以信筆疾書，筆下的文字始終是那樣忠實、精確、生動，且具有強有力的帶動力。

過去，這位「金銀匠還沒有現今的技藝」，自從寫了《自傳》以後，聖女的靈修經驗和個中學問已明顯地更加豐富了[23]。

她曾接觸過不少靈魂，他們爭著向她訴心，並且由她領向靈修的道路。這些人中有她本會的女兒，有在俗的教友，也有各修會的會士。他們都視她為權威，對她全心信賴。她看著他們投入成全的道路，勇敢地前進，並且跟著她頂著狂風暴雨，繼續走下去；也看到他們在遇到某種困難時，中途停滯不前，就像她所描寫的第四住所那樣，好多人到達了那裡，卻跨越不過去，停留在其中陰暗的樹叢裡。這位聖善的母親，對路上的暗礁和靈魂的軟弱，都瞭如指掌。

她也經常和一些神學家接觸，他們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她認為與這些人交往，向他們請教，是她生命中的一大恩寵。這些在大學中執教的大師，他們的學問掃除了她的許多疑問，並在許多問題上

[23] 聖女在《靈心城堡》〈第一住所〉中寫道：「在我所寫的其他著作中，上主固然也對這一點（超性恩寵）有所光照。但是，我承認，從那以後，我對其中的某些細節，尤其是對那些最艱深的，認識得更為清楚了。」〈第一住所〉，第二章，第825頁

啟迪了她。此外，聖十字若望在她的要求下，到她所在的降孕隱修院去，將近三年之久，擔任她的聽告解神父。他們彼此分享經驗，互相參考，並共享靈修上的財富。聖女大德蘭表現出母性的慈愛，聖十字若望則運用父性的權威傳授他神祕學博士的學問。他們的談話有時在神魂超拔的狀態中結束。聖女大德蘭就是從聖十字若望手中領受了聖體以後，才獲得了被高舉到與主神婚的殊榮（1572 年 11 月 18 日）。

這殊寵標誌了其靈魂在天主內已完全轉化，就如聖女在第七住所中所說明的一樣[24]；從此她經常以理性神視，享見天主聖三臨在於她靈魂的中央。這種情況已不是瞬息即逝的了，而是可以不斷地沉浸在天主奧祕的光輝中，不時從中汲取新的寶藏。她已登上天主上智的筵席，從此泉源中獲取數不盡的奇恩異寵。其中就包括那真理之光，在這神光的照耀下，可看到每件事物在無限永恆中所占有的地位，並用洋溢的愛主之情去確定其價值。

聖女大德蘭的學問愈來愈廣、闊、高、深，卻愈來愈平易近人。在她所達到的頂峰上，她更明瞭天主的權利和受造之人的責任，天主的要求和人性的軟弱。她可以巡視走過的道路，衡量每一個階段，判斷路途中的困難，並且同情攀登者的痛苦。她能夠精確地加以描述，作出權威性的建議，並且給予慈母般的關懷。與主的神婚，賦予她那充滿聖寵的母性，其絕大滋養人靈超性生命的能力。

在創建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之前，正當她在降孕隱修院的時

---

[24]〈第七住所〉，第一章，第 1030-1031 頁。

[25]《自傳》，第二十九章，第 308-309 頁。

候，聖女大德蘭受到了熾愛天使色辣芬的一箭，刺透了她的心臟[25]。此傷是否真是形體上的創傷[26]，其實無關緊要，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聖女在那時接受了天主賞賜給家族之長的心靈初果，使這豐厚的珍寶能廣被於她的精神後裔[27]。這就是我們之所以稱她所領受的這一珍寶為靈修的母性恩典之理由。

在許多特恩異寵中，尤其是天主這次賞賜的這項恩典，給予她特殊的能力，使她針對心靈成長寫出必要的教導，並被後世加以發揚光大。事實證明，當她寫《靈心城堡》時，這一恩典的確發揮了特別積極的效用，使她那豐富的才能，明辨的經驗，以及靈魂的一切特長都展現出來，而促成了這既完整又明晰的綜合性大德蘭理論。

也許有人認為，在這一部人類的著作中，我們加入這麼多的超性因素，豈不是毫無根據，而且徒勞無功嗎？事實上，在這部著作中，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因素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想要把它們區分開來，確實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只要我們客觀地審查一下《靈心城堡》的內容，就可以看出聖女大德蘭若沒有天主超性的特別幫助，是不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不打草稿，不經塗改，就能一氣呵成如此傑出的作品。它的佈局是這樣完美，心理分析是這樣細膩，理論是這樣紮實，用詞又是這樣精確。所討論的主題不但非常崇高，而且從來沒有人這樣完整地討論過。書中的每一頁都富於靈感和教

---

[26]《加爾默羅會的研究》（*Etudes Carmélitaines*），1936 年，第二集，208-242 頁：〈神祕愛情的創傷〉（Les blessures d'amour mystique），嘉播．德．聖瑪麗德蓮神父（P. Gabriel de Sainte- Marie-Madeleine）著。

[27]《愛的活焰》（*La Vive Flamme d'amour*），第二節，951 頁。

誨，適合於各時代和各民族的人加以細讀深思。

毋庸置疑，是聖女的才能在豐富的神光照耀和支援下，才能寫出這本《靈心城堡》。她是在基督淨配和靈魂母親雙重聖寵的影響下，給基督宗教文庫又增添了一本傑作，可能是文庫中最高深、最有條理、最完備的靈修著作。

第二章

我要見天主

聖女大德蘭在很小的時候就慫恿她的小哥哥羅德利蓋（Rodrigue）跟她到摩爾人（les Maures）的地區去，一心只希望那裡的人砍掉他們的頭[1]。他們的叔叔在路上遇見這兩個逃家的孩子，立刻把他們帶回家。焦急的父母詢問他們出走的原因，德蘭雖是妹妹，卻是她帶頭走上這遠征之途的，於是她回答說：「我離家是因為我要見天主，要見天主，就必須先死。」這句帶有稚氣的話已揭示出她的心靈，並預告她已把自己一生的痛苦視為萬幸[2]。

聖女大德蘭一心要見天主，為了找到天主，她滿懷英勇氣慨地走向陌生的未來。

首先，她要在父親的後院，靠著房子建造一個獨修者的小屋，

---

1 《自傳》，第一章，19頁。

2 我們可以把聖女大德蘭七歲時所說的這句話，與聖道茂（St. Thomas d'Aquin）小時候向嘉桑山（Mont-Cassin）的隱修士的問話作一比較。
聖道茂不斷問：「天主是怎樣的？」
兩個小朋友都心向天主，但他們不同的願望已顯示出他們彼此相異卻殊途同歸的道路。
聖道茂一心想知道天主是怎樣的，就在信德和理智的光照下，窮畢生之力加以研究，終於成為信理神學的巨擘。
聖女大德蘭一心要見天主，她以其全部的精力擁抱天主，即使在靈性的黑暗中，也毫不鬆懈地與天主結合。因此她在與主結合以及人靈轉化的道路上，終於成為一代宗師。

於是就把小石塊堆疊起來，但石堆馬上坍掉[3]。她並不灰心，失敗令她走上更穩妥的道路。

在修會生活中，從初學開始，天主即以結合的聖寵把自己的臨在顯示給她。這些與天主的相遇更增強了她的渴望。她寫道：

「靈魂所領受的高超恩寵在她內所形成的渴望之強烈，使她只想完全享有賜她恩寵的天主，以至於她活在一種難以言喻的折磨之中，同時卻又感到無限神樂[4]。」

這回味無窮的折磨不斷在增加中，指示聖女應朝哪個方向去尋找自己的師傅，以及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祂。她寫道：

「仔細想一下聖奧思定（St. Augustin）的話。他到許多地方去找尋天主，結果卻在自己內找到了主。一個容易分心走意的靈魂，竟然明白了這項真理，知道不需要登上高天，就能與永生的聖父談話，就能在祂身邊找到這種幸福，想想，這豈非天大快事？……靈魂只須進入寂靜獨處之境，就能在自己心內瞻仰天主[5]。」

聖女大德蘭自此就轉向自己的靈魂深處去見天主。

整個大德蘭的靈修就在於向居於人靈內的天主行進，以能完美地與祂結合。

讓我們逐一探討其中之主要脈絡：

---

3 《自傳》，第一章，19-20頁。

4 《靈心城堡》第六住所，第六章，974頁。

5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1-722頁。

・天主臨在於靈魂之內——這是基本真理。
・靈魂逐漸向內心行進——這表示其動向。
・與天主完美結合——這是其最終目標。

一、天主臨在於靈魂之內

聖女大德蘭在《靈心城堡》的初次神視中，首先指明並強調的是：天主在第七住所中，位居中央。祂是城堡中的偉大實體，是整座城堡榮耀的總匯。祂是人靈的生命，是使人結實纍纍的泉源，「如果離了這泉源，人靈就要枯萎，不結果實[6]」。祂又是太陽，照耀著人靈，使人的作為充滿活力。人靈脫離祂的影響，會立即失去光彩、美麗和結果實的能力。因為

「我們所做的善功，其原動力並非出於我們，而是出於上述的泉源和神聖的太陽。因為我們靈魂的果樹就種在泉源旁，太陽的熱力使我們的行動富有生氣[7]。」

此外，人是為天主而造的；人的存在就是作為天主的「天堂」[8]。

天主居住於人靈的城堡中，這不是象徵性的說法或出自想像，而是真實的事實。天主的確住在人靈內，聖女對此深信不疑。但是，由神祕結合的聖寵所獲得的這種內心的肯定[9]，對她來說，是

6 〈第一住所〉，第二章，822頁。
7 同上，824頁。
8 〈第一住所〉，第一章，814-815頁。
9 〈第五住所〉，第一章，898-899頁。

絕對不夠的；尤其因為她要把天主居住於人靈之內作為她整個靈修理論的基礎。因此，她要加深自己的認識，要在信德上加以確認，並要尋求神學上的精確解說。

為此，她長時間諮詢別人。以下是她敘述自己在下結論前所做的調查，從中可見她對此是何等重視：

「有一點起初我不明白，我不知道天主真實地臨在於一切受造之人心內。我覺得這樣親密地臨在於我心靈之內，是不可能的。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不再相信天主在心內，也同樣不可能，因為根據我所相信並清楚了解的，天主是真正地在人心內的。一些知識程度較差的人對我說，天主只是藉聖寵而臨在於人靈內，對於這一點，我也不贊同。因為，我再說一遍，我感到天主確實是親自臨在於人心內的。正當我為此深感困惑焦慮之時，一位學問淵博的會士（道明會巴隆神父Le P. Baron, O. P.）消除了我的疑慮。他對我說，天主的確是臨在於我內的[10]。」

讓我們來探討這位博學的道明會士所教的道理，甚至藉道茂神學對此更為精深的研究，來加以補全。

天主以兩種方式臨在於義人的心靈之內。這兩種方式是相輔相成的，我們稱之為「積極性的處處臨在」和「目標性的臨在」。

㈠積極性的處處臨在

精神體沒有肉身，不像我們人類；人類被肉軀限制在特定的空間之內。精神體在哪裡行動，便可以說他們就在那裡。我們的護守

[10]《自傳》，第十八章，179-180頁。

天使雖然沒有軀體，卻在我們的身邊，因為他以精神的方式幫助我們，在我們的感官和理性能力上施加影響力。

精神體可以在他能力的範圍以內，同時在幾個截然不同的地方行動。

天主是無限的，祂創造了一切事物，並持續不斷地支援祂的受造物，使之繼續存在。天主只要有一剎那中斷這保守的行動（也可稱之為持續的創造），受造物便會立刻沉入虛無之中。

天主以其聖言的能力，創造並保守萬物。聖保祿宗徒說：「萬有都賴祂而存在[11]。」因此，天主以祂積極性的創造威能而處處臨在。

天主威能的臨在連帶造成其本身的臨在，我們統稱為天主的「無所不在」。

天主的無所不在，就是普遍而積極主動地臨在於萬物，在每一受造物上產生不同的效果，並使之以不同的程度分享天主的本性及其完美性。在無靈之物內，天主印下了簡單的痕跡，使之約略與祂相似，所以聖十字若望在《靈歌》（*Le Cantique Spirituel*）中說：「天主匆匆地過去[12]。」而在人的身上，天主的臨在所留下的是祂真正的肖像。這是天主以其氣息使祂親手所揉捏的軟泥獲得生命。由於聖寵是分享天主的本性，因此那是無所不在的天主所實現的最高工程。從天主的痕跡到分享祂的本性，其效果雖然各有不同，其威能的顯現也有強有弱，然而其無所不在的臨在卻絲毫沒有改變[13]。

---

[11] 哥一 17。

[12]《靈歌》，第五詩節。

[13] 天主在受造物內的存在方式之所以不同，並非由於天主施加恩惠不同所造成，而是由於祂與受造物的關係不同所產生。

因此，天主以其實體親自居住於義人的心靈之內，賜給他的是本性的存在和聖寵的超性生命。祂支援我們，不是像母親抱著孩子那樣支援，而是穿透了我們，包圍著我們。在我們身上連最微小的分子內都有祂，而我們四肢和官能的任何行動也全是由祂所推動的。祂在我們周圍，同時在我們之內，一直達到比心靈本身更內、更深之處。天主是我們靈魂的靈魂，是我們生命的生命，是讓我們沉浸其中的偉大實體。祂以積極的臨在和賜人生命的活力，透入我們之所有和我們之所是。「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祂內[14]。」

然而，這無所不在的積極性臨在（有效的普遍性臨在），還不足以解釋我們與內在天主的所有關係。我們還得求助於另一種臨在的方式，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目標性的臨在」。

㈡目標性的臨在

由天主的處處臨在所產生的聖寵，使我們分享天主的性體，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子女，進入天主聖三的生活圈之內。因此，聖寵在人靈和天主之間建立了新的關係，這種關係與天主無所不在所建立的關係不同。

無所不在的天主，是以祂天主性的行動來支援並充實人靈的；但人靈在祂的恩惠下，仍處於被動狀態。這種行動在天主與人靈之間所創造出的，仍僅是造物主與受造物之間的關係而已。

而聖寵所給予人靈的，卻是使人在天主的恩寵下，主動地有所回應，使人回歸天主，使人如天主認識自己一樣直接認識祂，如天主愛自己一樣去愛祂，如擁抱父親一樣去擁抱祂。因此聖寵在人靈

[14] 宗十七 28。

和天主之間所建立的是彼此的友誼與親情。

天主的無所不在，使天主充滿人靈，但祂居住於人靈內猶如一位陌生人。然而，一旦人靈充滿聖寵，天主就以朋友或父親顯現給他。在無所不在的方式下，天主間接地以祂的作為顯示自己的臨在和性體。但對於那因聖寵而成為天主子女的人，天主會顯示祂內在的生活，祂的聖三生活，並邀請人進入其內，把人當作自己真正的兒女，使人分享祂自己的生命。

聖寵建立了這些新關係，天主的臨在也隨之呈現出另一種方式，這種方式我們稱之為「目標性的臨在」，因為在這種臨在中，天主直接被人靈當作認識和愛的對象與目標[15]。

「目標性的臨在」和天主無所不在的「積極性的處處臨在」，兩者不但不相互排斥，而且在義人的心靈內彼此融合，互相補充。天主住在這靈魂內，將之視為現世最喜愛的宮殿，因為「祂樂與世人共處」。祂以聖寵之恩賦予這個靈魂超性的生命，把自己的生命通傳給他，猶如父親把生命通傳給子女一樣，並隨同這生命把祂自己的祕密及寶藏都賜給他。義人的靈魂由於分享天主的生命而成為祂的兒女，因此便可以把天主當作父親接到自己內，可以上升到天主那裡，並以孺子之情來孝愛天主。

天主的本體居於人靈內，在那裡展開愛的工作，因而在人靈和天主之間建立起親情關係；這一切奧祕，聖經都向我們確切又動人

15「人的本性智能了解的是自然事物的本質，天使的能力了解的是精神體的本質。因此，要直接了解天主的本質，就要用天主所賞給人的聖寵的能力。這種天主的本質，是天主讓人所能了解的天主本質。」（語出若望．聖道茂 Jean de Saint-Thomas，加岱神父 P. Gardeil 引用於《結構》*Structure*，第二部分，〈結論〉，卷一，39 頁）。

地講述過了，讓我們了解其中之親密性。聖保祿在致格林多人書信中寫道：「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宮殿，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16]。」聖若望提出耶穌在最後晚餐臨別勸言時的一句話說：「誰若愛我，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17]。」

---

[16] 格前三 16 及羅五 5。天主居住於人靈內以及祂聖化的工作，雖然是三位共同的作用，但我們將之特別歸於天主聖神的名下。因為天主聖神原是三位中的愛情，祂是天主出於愛所給與人靈的恩賜。因此，由愛情所產生的聖化工程，特別歸於聖神。

[17] 根據聖若望福音第十四章 23 節，我們可以看出天主聖三於人靈內之臨在和領聖體時聖體臨在的區別：

聖體的臨在：	天主聖三的臨在：
・臨在的是耶穌，祂的人性和天主性在聖言中結合成一位。	・臨在的是天主聖三。
・暫時隱藏於餅酒形內。	・臨在於整個靈魂的每個部分。
・餅酒消失，此臨在亦消失。	・一有聖寵，聖三就永留於靈魂內。
・賜與人的是耶穌基督，祂是人類唯一的中保，在祂的祭獻中把天主的生命通傳給人。	・賜與人生命、行動、存在和聖寵。
・藉分施聖寵，使人更能與天主聖三結合，因而發展出天主目標性的臨在。	・要獲得這種臨在，至少要有接受基督聖體的願望。唯有透過基督作中保，此臨在才會傾注聖寵。

我們與耶穌基督結合，才能在天主聖三內擁有天主子女的身分。我們屬於基督，而基督屬於天主。

㈢目標性的臨在定位於靈魂中心

在《靈心城堡》的最初神視中，天主的這種臨在位於人靈的最深處，「在城堡的中央，便是那居室，君王所居住的宮殿[18]」。當然，誰也不會懷疑，天主臨在於組成人的各個部分中。那麼，天主臨在的這種定位，是否只是想像的虛構，用來解釋和描繪人靈對天主的動向呢？我們之所以這樣懷疑，是因為聖女大德蘭經常對我們談起一種更為客觀的圖像象徵。

首先我們要注意的是，天主臨在的這一定位，表達的是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經驗，也是大多數神祕者的經驗。他們覺察到天主最崇高的行動，因此感到天主臨在於心靈的最深處，這似乎是比靈魂更內在的區域，靈魂本身也只有以其最敏感的觸角才能觸及。聖女大德蘭在討論安寧性靜禱（oraison de quiétude）時曾這樣說：

「這天上的水流到城堡的各個住所，達到靈魂的所有官能，最終也達到肉身。（這水是從泉源本身，也就是從天主那裡湧流出來的）……其來源不在心裡，而是來自更內在之處，彷彿是出於更深之處，我想這該是靈魂的中央。這就是我從那以後所理解的，而且在最後將要說明的[19]。」

在第五住所的神祕結合中，聖女如此作證說：

「尊威的天主願意引導我們，把我們放在靈魂的中心[20]。在

[18]〈第一住所〉，第二章，825頁。

[19]〈第四住所〉，第二章，874-875頁。

那裡至尊天主與靈魂的本質如此親密地結合，以致魔鬼再也不敢靠近，連認識這個祕密的份兒也沒有了……。這祕密是如此高深，天主甚至使我們也無法理解[21]。

當靈魂恢復神智時，沒有絲毫疑惑，他曾在天主內，天主也曾在他內[22]。

你們將在最後的住所內，看到至尊天主如何使靈魂在自己的中央，比目前更美好地享見祂[23]。」

如此清楚的神祕經驗需要我們加以探究。我們會發現，這種經驗絕非幻想，反而巧妙地闡明了一項真理，就是：既然天主在我們整個本體內行動，猶如自然界的創造者，祂的聖寵必然置於人靈最神聖的部位，唯有在這裡才能分享天主的性體[24]。唯有在靈魂的本體之內，天主才把聖寵的實質傾注其內；在植有信望愛三超德的官能深處，天主才把自己直接通傳給人靈，讓人與自己交往。因此，唯有在靈魂的深處，在城堡的中央，人靈才能真正感到聖化者天主積極性的臨在；而且唯有在這裡才能找到天主，並圓滿地與祂結合。

因此，我們可以下此結論：天主真正臨在於我們整個本體之

---

20 〈第五住所〉，第一章，900 頁。

21 同上，895-896 頁。

22 同上，第一章，898 頁。

23 同上，900 頁。

24 使我們認識並熱愛天主聖三生命的聖寵和灌注的德行，是由天主賦予靈魂和官能的，並且藉以展開行動。唯有靈魂和官能先具有認識和愛慕的本性能力，才能有效地接受天主的這種賜予。

內，祂支援我們的存在，猶如我們靈魂的靈魂，我們生命的生命。同時，祂還像我們的客人和朋友般，十分高興地臨在於我們的靈魂深處，因為祂要在靈魂最神聖的這一部位，直接通傳祂天主性的生命，並透過這一部位，實現祂潛移默化、聖化整個人的目標。

二、靈修生活就是不斷地深入內在

要尋找天主，必須在我們的內在深處才能找到，因此我們追求祂的全部熱情，就得不斷地深入內在。要看到祂，找到祂，我們就得向內，走向自己的深處。因此，靈修生活即為名符其實的內修生活；向天主邁進，就是不斷地深入內在，直到和天主相遇，擁抱祂，在世間的晦暗中與祂結合，以等待天上的直觀。在此逐漸接近天主的進程中，深入內在的每一階段將稱為一個「住所」，標示出人靈在與天主的結合中又前進了一步。這就是《靈心城堡》中的神視所揭示的靈修生活概念。讓我們來思考這個圖像，並從中分辨出其事實和種種教誨。

天主是愛，祂住在第七住所的宮殿中。而這愛永不止息地自我付出。祂若停止自我傾注，也便停止成為愛的本身：因為天主是自我擴展的至善（Bonum diffusivum sui）。愛是活躍的，有動力的，把一切屬於祂的，都吸引到祂的自我施與之中，還希望征服其他，以能施與的更多。

在第七住所中，天主如同太陽，不斷地放出光芒，又如一個火盆，永遠炙熱；還如一股清泉，湧流不息。祂在所居住的靈魂內，永不止息地施與愛情。靈魂是天主的莊田：「你們是天主的莊田[25]。」而天主卻成為農夫和葡萄園的園丁：「我父是園丁[26]。」天

主是聖化我們的工匠，祂根據我們的功勞，或只為了滿全祂的仁慈，賜給我們聖寵：「天主的愛，藉著所賜與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27]。」天主渴望在我們身上為王，聖寵就是祂和平征服並溫柔佔有所用的工具。

傾注在靈魂內的聖寵與天主具有同樣的性體：是生命，是愛情，如天主一樣，是自我施與的至善，也如同天主一樣，具有征服力。不過有兩點不同：在天主內的愛孕育並給與；而在靈魂內的超性愛德被孕育並回歸其本源。前者是父性的愛，後者是子性的愛[28]。此外，天主的愛是永恒不變的；而聖寵儘管已有最低程度的結合力，如同在聖洗聖事中所領受的，如果仔細觀察它所具有的能力和它的終極目標，它卻只像一粒胚芽。吾主對我們說，天主的國像一粒芥子，在一切種子裡是最小的，卻能成為最大的灌木[29]；關於我們靈魂的聖寵，祂又說了另一個比喻：天國好像酵母，女人取來藏在三斗麵裡，使整個麵團變化發酵[30]。

聖寵也一樣，具有侵入性和孺慕性，要完成其轉化（transformation）和征服的工程。

---

[25] 格前三 9。

[26] 若十五 1。

[27] 羅五 5。

[28]「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以致仍舊心生恐懼；而是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我們這已蒙受聖神初果的，在自己心中歎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羅八 15, 16, 23）。

[29] 瑪十三 31-32。

[30] 瑪十三 33。

聖寵以灌注德行與聖神恩惠所組成，是具有豐沛生命力的實體，接植在人的本性上，與人錯綜複雜的性向完美地結合，並掌握其所有的能力和活動。聖寵具有侵入性，逐步滲透並支配人的官能，把人的官能從自私和混亂的傾向中解救出來。同時，聖寵又具有子女的孺慕之心，征服人靈以後，就帶領人靈回歸自己內心的天主，這位光明和仁慈之父，並把已淨化了的忠誠人靈獻給天主，使之從此服從上主的光照和行動。

現在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聖寵征服人靈的行動中，起初，天主像是要把主動性和積極性先讓給人。以後，祂會強調自己的權威，有時藉顯示祂的臨在來維護自己的主動權，並要求人服從，自我交託，直到人藉愛德轉化成天主的真實子女，只服從於那生活在他內的天主聖神的推動：「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31]。」

天主的國就這樣建立在人靈之內，並以聖寵的侵入而產生轉化性的結合（l'union transformante）。人靈被聖寵逐步地征服、轉化，終於臣服於那在他內的天主。他一方面擺脫感官的外界要求和自私傾向，一方面服從於愈來愈心靈化和內在化的光照和推動，如此不斷地向內發展，直到完全隸屬於那居住在他內最深處的天主。這就是靈性的生活及其動向。

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是經過不同住所的心靈進程，最終走向與居住在第七住所內的天主的結合；這只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然而卻包含了多麼精確、多麼豐富的教誨！

---

[31] 羅八 14。

三、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目標：轉化性結合

與天主結合是靈修生活的終極，其性質根據每個人而有所不同。從一個領洗後立刻去世的嬰兒所達成的與天主合一，直到童貞聖母榮召升天時所擁有無可言喻的與主合一，其間所有的等級多得不可勝數。

聖女大德蘭所嚮往的是非常崇高的與主合一，她並為之確定了一些特點。我們以後會對此進行更完整的研究，現在不妨先費一點工夫，認識一下加爾默羅會神修活動的目標。

聖女曾藉理性官能享見過天主聖三，並在神視中看見耶穌賜給她一枚釘子表示神婚。這些神祕的恩寵凸顯出聖女大德蘭靈修生活的高峰。這高峰就是靈魂與天主完全結合，這結合有轉化人靈的功能，使人相似天主，從而產生一個名詞：「轉化性結合」，或稱之為藉愛之相似性而形成的結合。聖女寫道：

「我要說的這種結合，好比兩枝蠟燭結合得如此緊密，以至只是一道燭光。也好比燭芯、燭光和蠟，只合成一枝蠟燭。我們可以把這枝蠟燭與另一枝蠟燭分開，而看出有兩枝蠟燭。同樣我們也能把燭芯與蠟分開[32]。」

她在《交往集》（*Relations*）中又說道：

「我好像是一塊海綿，浸透在水中；我的靈魂浸透在天主

[32]〈第七住所〉，第二章，1036-1037頁。

的性體內。在某種意義下，我靈真正享受到天主聖三的臨在，並擁有聖三[33]。」

這種結合的位置是在靈魂的本體之內，但是其本身卻不能被窺見。唯有榮光（Lumen gloriae）能使我們得見天主，也唯有榮光才為我們將此同一性質的聖寵揭示出來[34]。人的官能藉著在結合影響下的心態與行動，使人得以覺察此一結合的事實。

意志為愛德所浸透，其結果不僅使人放棄自己的意願，且既完美又柔順地以愛來接受天主的旨意。聖女小德蘭經常說：「我只要天主所要的，只要是祂做的事我都喜歡[35]。」她又說：「完美的德行就是承行祂的旨意[36]。」聖女大德蘭也說：

「達到這一境界的人擁有這樣強烈的渴望，就是承行天主的聖意，凡天主所命令的，他都認為非常之好。如果天主要他受苦，他很高興；如果不要他受苦，他也不會像以前那樣難過了[37]。

你們可知道，一個人什麼時候才算是真正的神修人呢？就是在他自願作天主奴僕的時候。以這種身分，不但佩戴著十字架的印記，而且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給天主，好讓祂能把我們如同全世界的奴隸一樣賣掉，就像以前祂親身作奴隸一樣[38]。」

---

[33]《交往集》，十一，1571年6月，540-541頁。

[34]若壹三2。

[35]《最後言談錄》，黃冊（CJ）27.5.4。

[36]給瑟琳的信。1893年7月6日。

[37]〈第七住所〉，第三章，1043頁。

這種順從之心，還得以光榮天主的熱望來完成：

「這些人渴望侍奉天主，使祂受光榮。如果他們能幫助某個人，即使身處最可怕的折磨之中，他們不但沒有想死的願望，而且還願意多活幾年，只要能給天主增加一點點光榮也值得[39]。」

人的理智也被光源吸向靈魂的中央。這光源透過一層昏暗的帷幕在那裡閃耀：

「靈魂清楚地了解，在他內有一位神……是祂把生命加在他被提升的生命上的。在他內還有一個太陽，射出耀眼的光芒，從他內又傳送到他的官能上[40]。」

這種對內在的天主所擁有的經驗幾乎可以說是恒常的，但其方式卻因人而異。聖女大德蘭憑著對天主聖三的神視經驗，指出其清晰度隨著時間而有所不同[41]。聖十字若望則說，靈魂始終感覺其淨配天主聖言安息於其心內：

「每當一有這樣的覺醒，靈魂就會感到那位像是熟睡在其懷裡的摯愛者，現在已醒過來了[42]。」

至於聖女小德蘭所經常有的經驗，則是天主的仁慈總是滲透了

---

38 〈第七住所〉，第四章，1054頁。
39 同上，第三章，1044頁。
40 同上，第二章，1038頁。
41 同上，第一章，1031頁。
42 《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45頁。

她，包圍著她[43]。

從這內在的光源發出一道擴散性的光芒，使理智洞察天主和人靈深處，使他能判斷明辨，彷彿身處永恒的光照之下。

轉化性結合還將其影響力延伸到感性官能，直至人（身）的肉軀：

「靈魂似乎再也感覺不到昔日官能和想像的紛擾了，至少不再受到任何傷害，他所享有的平安也不再改變了[44]。」

精神官能雖仍舊搖擺不定，但靈魂卻堅定地固守於其中央點，官能本性的紛亂，不再會對靈魂造成深度的困擾。

再說，身體本身也因在聖寵光芒的影響下而被祝聖，聖人的身體因此而受人尊重，有時天主也在現世就親自光榮聖人的軀體。

這種轉化如此之全面圓滿，完全滿足聖女大德蘭的願望。「我要見天主」，這強烈的願望表達出聖女全力渴慕擁有天主，與天主完美地結合。

如果特殊的聖寵未能使她體驗到這種回歸天主的聖寵之活力，理性和信德也足以使她珍視如此崇高的結合境界。

這種結合其實完全符合天主本身的最大願望。天主是愛，祂需

---

[43]《自傳》，手抄本A, 84正面。這些經驗似乎是針對聖三中不同的一位，但其實是同樣的。聖十字若望所經驗到的尤其是淨配聖言的臨在，他同時也闡明他的經驗，指出聖三每一位的特殊行動。同樣，聖女小德蘭似乎只經驗到愛之聖神的淨化作用，同時也顯露了她豐富熱切的孝愛恩寵，並向她的「神聖之鷹」耶穌祈求，要求耶穌將她帶到聖三中，即聖愛的火爐內。

[44]〈第七住所〉，第二章，1039-1040頁。

要把自己通傳給人，從中獲得喜樂。祂賜給人的恩惠愈大，便愈高興。天主的無限幸福，其源泉就在於自己的完美付出，藉此生出聖言並發出聖神。在創造工程中，聖寵是天主所能給予的最完美的恩典，使人藉此分享祂的本性。對天主來說，沒有比分施祂的聖寵更能給祂帶來喜樂。

一個人能讓天主完全自由地、稱心如意地盡量傾注聖寵，該是天主多麼大的喜樂啊！從吾主對某些聖人所說的知心話中，我們可以猜想到天主的喜樂。「對於一個罪人的悔改，在天上所有的歡樂，勝過對那九十九個無須悔改的義人[45]」。因為罪人的悔改能給天主機會，讓祂傾注更多的聖寵。如果有一人受召接受高超的聖寵，卻使天主的等待落空，那麼，這種不幸要比喪失一大羣平庸的人更為嚴重[46]。

天主聖言降生成人，就是為了實現人與天主的這種結合。耶穌基督在受難前，明確指出祂自作犧牲是為了什麼，為的就是宗徒們以及那些因他們的宣講而信從的人都能偕同祂、透過祂與聖父合一。祂所作的大司祭的祈禱明確指出此合一的程度、性質和範圍：「使他們合而為一，正如我們一樣……」（若十七 11）。

天主降生和救贖的目的也因此顯示給我們了。祂將要流出的血

---

[45] 路十五 7。

[46] 聖十字若望曾論及這些阻礙聖神恩寵的芝麻小事，說：「……其造成的損失太大、太可悲了。許多尚未達到那崇高境界的普通資質的靈魂，若使他們受到擾亂或迷失，其損失倒還沒有這樣嚴重、這樣可悲呢！你設想一下，一幅精細的藝術傑作，被一隻粗笨的手胡亂塗抹了，這不是比毀壞許多普通的畫作所造成的損失更大、更嚴重，更令人惱火嗎？」（《愛的活焰》，第三節，1002 頁）。

是天主和其子民所締結的新約之血。而這些子民是特選的，他們要在合一中受到聖化並趨於完善。

天主把此合一定為人類超性的目標，在現世就已有其價值。人靈在超性界的實際能力，是根據人靈以愛德與天主結合的強弱而定的。聖女大德蘭已達到神婚的階段，通常她只要向天主發出一聲歎息，就比一般不完善的靈魂向天主所作的冗長祈禱收穫更多。

天上的幸福也以這種結合為標準。聖十字若望說，在天主的海洋裡人人都在汲水，用的是各自帶來的器皿。以愛德與天主結合的程度有多少，就決定這器皿容量的大小。同樣，享見天主的能力和所享永福的多少也由此來決定。

聖女大德蘭說「我要見天主」的時候，她所嚮往的就是享見天主，而享見天主在現世是以堅定的信德開始，將來在天上才能完美地實現。由於聖女希望從這無限的海洋中汲水，藉所能有的最快的獲得方式，以靈魂和肉身的全部能力，好與天主有完美的結合，這種渴望提升了她的心靈，並為她的靈修注入了力量、生氣、方向和目標。聖女大德蘭召喚她周圍的人，引導那些渴望天主、願意完全奉獻給天主的人，好使他們能被天主的愛所轉化，並執行天主的一切旨意。這種天主的最高權威，藉著人不斷地尋求與天主合一而展現出來，這就是德蘭靈修的主導思想，並為其主要特點之一。

第三章

認識自己

在祈禱的道路上，認識自己，乃是我們的主食。無論其他的菜肴是如何佳美，也得有這道主食……[1]。

對聖女大德蘭來說，義人的靈魂好像是一個水晶球，天主居住在其中，祂不僅是偉大的實體，也是一根磁棒：因為祂從第七住所，以不可抗拒的力量，吸引著靈魂的目光和心神。

然而，聖女大德蘭又認為，天主不會使作為祂的宮殿的靈魂徹底忘掉自己。靈魂能自我認識，是非常重要的，她肯定地說：

「我的女兒們，如果有一個人，別人問他是誰，他卻不認識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母親是誰，也不知道自己屬於哪個國家，這是何等的無知！真是愚蠢之至！然而，當我們不設法知道我之為我，而只關心自己的肉軀時，我們的愚蠢比以上所說的，更不知高出多少倍了[2]。」

聖女大德蘭的這番話，是出自她腳踏實地的務實態度，旨在使人能知而後行，要求人認清周圍的一切事物；在走向天主的行程

1 《自傳》，第十三章，131頁。
2 〈第一住所〉，第一章，815頁。

中，獲得一切能照耀他的真光：「我們絕對不能忽略，而應仔細認清我們的本性究竟是怎麼樣的[3]。」

人總是在自己內心的框架中展開活動，如果對此框架沒有認識，那麼怎能慎重地安排並善度自己的內修生活呢？若這樣，即使不遭遇完全的失敗，至少也會招致很大的痛苦。聖女呼喊說：

「主啊，求祢賜我們能意識得到，在靈修的道路上，因缺乏認識而會遭受到多少的痛苦。我們誤以為只要學到如何思念祢，其他的都可以不理；我們不知道向智者請教，甚至認為不必多此一舉。我們之所以受許多嚴重的磨難，就是因為我們不了解自己，並且把本身不壞、反而是好的事，看成是一個嚴重的錯誤。

由於以上的原因致使專務祈禱的人飽嚐憂苦，其中有許多人甚至跌倒。這些人抱怨內心所受的磨難，尤其是一些教育程度不高的人更是如此。他們陷於憂鬱之中，失去健康，甚至到最後只好放棄一切[4]。」

因此，人若不認識自己靈魂的本質，自己的能力、缺陷，以及支配自己行動的法則，他就無法走向天主。

同樣，為了使我們能在天主面前，採取必要的符合真理的態度，我們也得認識自己及自身的價值：

「有一天我自問，吾主為什麼如此喜歡謙遜之德。然後，

---

3 《自傳》，第十三章，131頁。

4 〈第四住所〉，第一章，868-869頁。

在我已把這問題拋在腦後時，有一個思想突然來到我的腦海裡，而有了答案：那是因為天主是最高的真理，而謙遜正是按照真理生活。因為在我們人這方面，我們實在是一無長處，僅是貧困、虛無而已。誰若不懂得這一點，便是活在謊言中。反之，人愈明白這一點，便愈使至高的真理喜歡，因為我們走在祂的道路上[5]。」

這種自我認識會使真理在一切態度和行為中佔得上風，無論是在靈修生活的開始，還是在其他各階段，都是不可或缺的。聖女寫道：

「自我認識既然如此重要，所以我絕不願見到妳們對這一點有些微疏忽，哪怕妳們對靜觀天上事物方面已達到了高超的境界[6]。」

因此，認識自己是我們每天應放在心上的事：

「不論妳們靜觀的境界有多麼高，妳們還是應該注意，每次靜禱都必須以認識自己開始，以認識自己結束[7]。」

聖女以明確和震憾人心的言詞，把她的教誨加以總結，如同一句格言：

「在靜禱的道路上，意識到自己的罪惡以及認識自己，乃

5 〈第六住所〉，第十章，1016頁。
6 〈第一住所〉，第二章，827頁。
7 《全德之路》，第四十一章，789頁。

是我們的主食。無論其他的菜肴是如何佳美，也得有這道主食；若沒有麵包相配，靈魂就會虛弱不支[8]。」

聖女的靈修生活之所以能保持穩健，使她既平易近人，又高深莫測；既講究實際，又仰之彌高，其中的原因就在於她在天主的神光下認清了自己。

一、自知之明

由上文所述，可見聖女大德蘭要認識自己，是為了能更確實地接近天主。只有在天主的光照下，她才向祂要求認識自己這必要的麵包主食。天主是認識自己的目標和原則。

認識自己在實際生活上有絕大的重要性，我們稍後還要加以強調。目前必須先指出的，就是有兩種對自己的認識，一種是心理上的認識，第二種是我們稱之為靈修上的認識，後者就是指靈魂在天主台前的價值。這兩種認識就是聖女大德蘭對她的門生所作的特殊要求。

㈠心理上的認識

法國大革命後，聖蘇比斯修會（Saint-Sulpice）的重整者艾默理（M. Emery），在為聖女大德蘭的著作所寫的一篇引言中說，加爾默羅會的重整者聖女大德蘭對心理學的貢獻，勝過當時任何一位哲學家。的確，聖女大德蘭的論著充滿正確又細膩的描寫，勾畫出靈

8 《自傳》，第十三章，131頁。

魂的內心世界和在其中活動的生命。書中顯露出聖女自己豐富多采的性格，對外界的種種有異乎常人的敏銳反應，而聖寵的溫柔慰藉或強烈衝擊，更令她激動不已。這些心靈的境界，通常對我們都是黑暗地帶，她卻能瞭如指掌。她寫道：

「我的姊妹們，我們要明白靈魂不是晦暗的東西，這一點非常重要。靈魂自有一種內在的光明，與刺激眼睛的光線不同；由於我們看不見靈魂，因而我們通常會以為這種光明不存在，以為是某種黑暗統治著我們的靈魂深處[9]。」

無可置疑，上述的光明來自天主本身，照徹靈魂深處，使各官能發揮效能，並產生各種效果。這就好像太陽的光線透射過樹枝，生發五彩斑斕的色調一樣。

聖女大德蘭以她細膩的心靈官能和卓越的分析能力，深入人的內心世界，收集心靈的每一顫動，分辨每一官能的活動和反應，甚至一直剖析到人靈的最深處。

我們可以從聖女大德蘭的著作中選取資料，編輯成一部生動有趣的心理學論著，作為上課的教材。然而，這裡所要闡述的，僅限於一些對靈修生活最重要的心理學知識。

1. 首先是官能間的區分。聖女寫道：「我們沒有想到在我們內竟有這樣一個內心世界[10]。」這世界並不像我們所認為的、如靈魂的單純性那麼簡單。這內心世界是複雜的，是動態的，有各種力量

---

9 〈第七住所〉，第一章，1028頁。

10 〈第四住所〉，第一章，869頁。

在其中相互衝擊。在天主的作用下，這些活動既強烈又紛雜，使得聖女大德蘭憂慮不安。後來她終於明瞭，各官能之間是有區分的，每一官能各有其自身的活動：

「我曾經為了心神不能集中，有時感到十分難過。差不多四年前，我才由自己的經驗中明白：思想（或者為了使人更容易理解我的意思，也可稱之為想像）和理智（entendement）並非同一件事。我曾請教過一位學者，他對我說，事實的確如此。他的回答使我獲得很大的安慰。由於理智是靈魂的官能之一，我看到它有時如此不能集中，心裡很是憂傷，通常在這時我的想像力又跟著飛馳起來，唯有天主才能控制得住它[11]。」

2. 天主使她分清靈魂有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是外在的，這部分通常比較動蕩，其中有想像力在活動，它創造並提供圖像；理智也在此推理和討論（這兩種官能都不能專注，即使是在天主的強力影響下，也不能使之長期受到控制）。另一部分則比較內在，比較安靜，其中有狹義的智力（intelligence）、意志及靈魂的本質，這一切都離聖寵的泉源更近，對聖寵的影響也更易接受。儘管外在有騷動，這內在的一切對聖寵卻更容易順從。

這種內外的區分及心神和感官的區分，在所有的神祕學著作中所用的術語並不一致[12]。聖女因而作出了精確的教導，指出當理智、

---

[11] 〈第四住所〉，第一章，868 頁。

[12] 聖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La Nuit Obscure*），第二篇，第二十四章，664 頁，曾描述一種很高深的經驗，指出崇高的心神部分和低下的感覺部分兩者之間所存在的不同性。

尤其是當想像在騷動，而天主佔據了人靈深處時，人在靜觀中應保持的內在態度：

「我似乎見到以下的情況：一方面我靈魂的一切力量都貫注於天主，聚精會神在天主身上；而另一方面，想像卻非常混亂。這真使我驚呆了……。

天上的活動來去神速，我們無法阻止；同樣，我們的想像也是如此。我們會立刻把靈魂的其他官能與想像全放在一起。於是，我們彷彿迷失了方向，不再好好利用對晤天主的光陰。但是，當想像在內心殿宇的走道上正苦於置身在許多兇猛的惡獸中間時，靈魂倒很可能在最深的內室與天主完全結合……。

我在寫這幾行時，就思索在我頭腦裡所發生的事……我彷彿聽到萬河奔騰，百鳥齊鳴，還有口哨聲；我並不是在耳中聽到這些響聲，而是在頭腦的上方聽到，據說那就是靈魂高層次之所在地……。

然而，不管多麼惱人，都不能阻止我專心靜禱，也不能妨礙我專注於現在所要說的話。反之，靈魂完全沉浸在他的寂靜、他的愛情、和他清晰的認識中[13]。」

根據這些經驗，聖女得到一個結論：「我們不要讓纏人的思想來擾亂自己，也不要因此而感到煩惱[14]。」

3. 心神飛越（vol de l'esprit）的經驗使聖女又遇到另一個心理學

[13]〈第四住所〉，第一章各處，868-870頁。
[14]同上，870頁。

上的問題。這問題對靈修生活來說，並不像上述的問題那麼重要，但比較艱深，顯示出聖女的眼光有多麼深入敏銳。這問題就是：在靈魂和心神之間，也就是在靈魂的本質和理性的能力之間，有沒有區別？

有些哲學理論回答她，認為兩者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在心神飛越的經驗中，她意識到「心神似乎真的離開了軀體」。但同時「人並沒有死」，因而靈魂並沒有脫離軀體[15]。如何解釋這種現象呢？由於她缺乏這方面的專業知識，於是只得用比喻來加以解釋：

「有幸獲得這種經驗的人可以談論此事，如果此人兼具這方面的學問，那就更有助益了。我經常這樣想：我們天空中的太陽在原處不動，就能射出光線，使光線於剎那間到達我們身上；靈魂之於心神，猶如太陽之於光線，那麼，靈魂能不能也在原處不動，其動力則藉天主『義德之日』的熱與力，透過靈魂自身的崇高部分，而高舉心神，使之超越自身[16]？」

㈡靈修上的認識

靈修人為了要避免痛苦和困難，有些心理學的觀念是不可或缺的，但更重要的是要有靈修上的認識。靈修上的認識能啟示我們，自己在天主面前是什麼，蒙受了天主多少恩寵，以及自身的種種不良傾向所造成的歸向天主的障礙。

如果心理上的認識對於追求全德有益，那麼靈修上的認識更是

---

[15]〈第六住所〉，第五章，970頁。

[16]同上，971-972頁；《自傳》，第十八章，172頁。

全德的一部分，因為靈修上的認識培養謙遜，並和謙遜相融合。因此，聖女認為謙遜是人的主食麵包，其他食品再可口，也得與之一起食用。

天主的作為以其在靈魂內所產生的不同效果，顯示了人內心世界的各個層面。我們只有在天主的光照下，才能探索自己靈修認識的三個領域。

1. 在天主面前認識自己

聖女說，天主喜愛秩序和真理。秩序和真理要求我們與天主的關係，是建立在天主是誰和我們是誰的基礎上。

天主是無限的存在，是我們的創造者；我們則是有限的存在和受造之人。我們的一切都依存於天主。

在天主和我們之間有一道深淵，分隔著無限和有限，分隔著永恒自有的實體和瞬間存在的受造體。

天主召喚我們親近祂，但這並不能填滿兩者間的深淵。不論現在和永遠，天主總是天主；而人，即使由於聖寵而神化，總歸還是有限的受造之人。

對這無限的深淵，理智僅有朦朧的一點認識，信德也只能給予幾道光線，而天主聖神卻能給人一些經驗。人俯視這一深淵，模糊地稍微知道在「無限」的觀點下，自己究竟是什麼。耶穌對聖女佳琳（Ste. Catherine de Sienne）說：「女兒，妳知道妳是誰、我是誰嗎？妳是虛無，我是自有者[17]。」

聖女大德蘭稱那些在天主的光照下，短暫地與天主接觸，而對

[17]《對話錄》（*Dialogue*），十。

天主的無限性有所認識的人，為皇家人選。她希望為人君者都能獲得這種認識，從中看透人間事物的價值，並在這無限的觀點下，審視自己的責任。

沒有人能像耶穌基督那樣透視此深淵，耶穌在現世就具有深入的眼光，奇妙地直觀；祂人性的眼光也已融入居於祂內無限的天主性之內了。祂看到這深淵，便沉浸在無人能及的深度崇敬之中，祂懷著滿腔柔情，說道：「你們向我學習吧，我是良善心謙的」（瑪十一 29）。

沒有一個人能在天主面前，像耶穌基督那樣謙遜，甚至也沒有人會像童貞聖母瑪利亞那樣謙遜。因為沒有人像他們那樣能衡量出人與造物主之間的深淵有多深。

更何況，耶穌和瑪利亞都是純潔無瑕的，我們卻都是罪人。我們妄用自由去抗拒天主，竟不知天主是我們存在的每一分鐘所必須絕對依存的主宰。實為「虛無」的受造之人，竟然在永存者天主之前，故意否認天主的權利，破壞天主預定的計畫。若不是天主特別容忍，這種以無抗有，豈不可笑！因此罪惡既是辜恩負義，褻瀆天主的尊威，更擾亂了天主的創造工程。

罪惡能因天主的寬恕而消失。犯了罪即可證明我們的本性是敗壞的。

明瞭天主的超越性，受造之人相對之下顯露了其虛無和罪惡的真面目，這一點是靜觀者應有的基本認識。如果一個人不認識天主，他究竟在瞻仰什麼？如果他不認識自己的虛無，就表示他還沒有找到天主。因為真正接觸到天主的人，必然會經驗到自身的極端微小和人類本性的極度貧困。

認識天主是萬有而自己是虛無，這雙重認識就是靈修生活的基

礎。按照聖女伏利諾（Ste. Angèle de Foligno）所說，這種認識與靈修同時高度發展，便可以達到全德[18]。這種認識還可以使謙德在人的心靈中扎根，不受任何其他事物的動搖，更能使人維持正確的態度，以獲得天主的恩寵。

讀聖女大德蘭的著作時，我們可以感到她始終俯視著這雙重的深淵。她與天主頻繁地交往，甚至到了神婚的地步；對天主親身體驗之深，使她幾乎經常享有理性的神視（vision intellectuelle）。

在這雙重的光照下，聖女才會對天主有如此深的敬意，產生臣屬於天主的謙卑和敬畏之情；既痛恨罪惡，同時又不失孝女和淨配的熱愛。她對無限的天主所具有的認識，時時以強而有力的詞句流露於筆端，表現在行動上；她的判斷和勸告也處處閃爍著這真理的光輝，她的心靈不斷散發出誠樸、謙遜、自由和甘飴的芳香，這是她各種魅力中最觸動人心的。

2. 超性的財富

在無限的天主台前認識自己是虛無的受造之人，這一點儘管是基本的真理，但並不是唯一的真理。認識自己，應該確保全部真理能在我們身上占得上風，即使會凸顯一些不協調的對比。這對比確實存在於我們身上。

受造之人雖然在天主面前如此微小，又經常反叛，卻是按照天

18「認識自己！認識天主！這就是人的全德之所在……。一方面是無限，是全真，是至善；而另一方面則是虛無。知道這一點，就是人生的目的……。我的祕密就是永遠注視著這兩個深淵！」（黑洛（Hello）譯本，第五十七章）。

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並且還獲享天主的生命。他是天主的子女，能夠有神聖的行為，如認識和愛，也應該是完美的，如他的天父一樣。

這些真理構成人靈的高貴性。聖女大德蘭要求人絕不可加以貶低。她說：

「談及靈魂的事，必須時時從整體、長度和廣度著眼，不要害怕說得過分。因為靈魂的能力遠遠超過我們所能想像的[19]。」

為了使我們對「君王所住的宮殿」，即人靈[20]有所認識，對其尊高和美麗所具有的「不可估量的價值[21]」稍有體會，聖女不惜用許多非常引人注目的比喻：「靈魂是用一整塊鑽石或極為純淨的水晶所造成的城堡[22]」。天主把靈魂造成一個光耀奪目的水晶體，「一座美輪美奐的城堡，一顆東方的明珠，一棵栽種在天主生命活水中的生命樹[23]」。她又接著說：「對我來說，我真不知道可以用什麼來比擬靈魂的卓越美麗及其廣泛的能力[24]。」

基督徒真該認識自己的尊貴，尤其應該明白他所領受特恩殊寵的價值。

聖女大德蘭從來不貶低超性的恩典及其所帶來的進步，即使當恩典還讓人靈的缺點大行其道時，如在〈第三住所〉中一樣。談到

---

19 〈第一住所〉，第二章，825-826頁。
20 同上，第一章，815頁。
21 同上，第二章，825頁。
22 同上，第一章，814頁。
23 同上，第二章，821頁。
24 同上，第一章，815頁。

那些享有安寧性靜禱的靈魂時，她說；「他們務必認識自己所處的崇高地位，並承認吾主所賜恩寵的卓越性[25]。」她提醒這人要認清在所領受的聖寵中所包含的巨大期望。她說：

「一個人接受如此的聖愛標記，就表示天主要召喚他完成大事。如果他不辜負聖寵，便會獲得驚人的進步[26]。」

一個人受了這樣大的恩惠，便應該自重。真正的謙遜是在真理中取勝的。聖女寫道：「那一知半解的人什麼都怕，真是可惜，他們的種種缺失使我萬分難受[27]。」

真理能使人免於危險，能幫助人「提防魔鬼的詭計，因為牠會把自己化作光明的天使[28]。」真理增長人的感恩之心，並且激勵人努力忠於已接受到的聖寵。

3. 惡劣的傾向

內心的城堡因天主的臨在而被照耀得輝煌燦爛，但是在超性的財富旁邊，聖女發現了許多「水蛇、蝮蛇和毒蛇」[29]，這些蛇「劇毒險惡，且又不停地騷動，使他們（第二住所中的人）不能不瀕臨失足跌倒的危險[30]。」

這些毒蛇象徵存在於人靈內的惡勢力、惡劣傾向、和原罪的後

---

[25]《自傳》，第十五章，146頁。
[26]《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4頁。
[27]〈第五住所〉，第一章，897頁。
[28]同上，第一章，892頁。
[29]〈第一住所〉，第二章，830頁。
[30]〈第二住所〉，第一章，836頁。

果。我們不能對這些傾向的可怕勢力置若罔聞。因此，在認識自己的最重要的幾個項目中，這是不可或缺的一項。

原祖受造之初，處於義德和聖善的境界，他們不但有超性的聖寵神恩，而且還有超越本性以上的特恩（如能控制情慾，免受病痛和死亡等）。這些特恩能夠確保人性各種官能的正確運用與相互和諧。由於背命的罪惡，人性雖然還算完整，但是因為超性神恩及特恩已被剝奪，人性也受到了負面影響。從此，肉身和心神兩股勢力間的分歧愈演愈烈。在死亡將兩者分離之前，每股力量都要求自身的滿足。人在自身內發現慾情或感官放蕩的牽引力，同時也有心神和意志的驕傲或各自尋求獨立不羈。於是，在人的本性中種下了混亂的根源。

逆命犯罪在亞當和厄娃身上所留下的人類本性，也遺傳給了他們的後代子孫，因此，原來使人性得以完善的聖寵和特恩都一概取消。這種剝奪及其所招致的混亂傾向，稱為原罪。

這些傾向又根據所受的教育、生長的環境、犯過的罪惡及沾染的習氣，在各人身上形成獨特的性格。我們所說的這些傾向，轉而又透過遺傳根植在人的身軀上，形成強大的力量，甚至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規律。

因此，每個人在自身那些與原罪俱來的傾向中，有一些主要傾向，這些傾向迫使心靈屈從，受其擺佈。它們非常霸道，即使不十分強烈，也仍然有足夠的力量使心靈無法抗拒，多次陷於罪惡[31]。

---

[31] 有些壞傾向似乎是由遺傳來到我們身上的，可能已存留幾個世紀。這些傾向似乎能抵抗一切攻擊，有時候表面上彷彿已被克制，但仍會興風作浪，席捲一切。

對於在第一住所內的人，這些傾向幾乎平安無事地發揮它們的權威。在第二住所內，人靈開始反抗，於是它們被激怒，造成人的痛苦。在第三住所內，人靈雖表面上已予以控制壓服，但這些惡劣傾向還保持着其內在的力量。於是，這些傾向只以外表不明顯的事物滋養自己，但是當天主的神光將其揭露時，還能見到它們在心靈中根深蒂固，活力無限。

聖十字若望對我們強調這些傾向的惡果，特別指出在其統治範圍內，它們如何阻止天主和天主的運作。他說：

「一隻鳥被粗繩或細線縛住有什麼區別？線再細，還是照樣縛住小鳥。鳥兒若不把線掙斷，細線還是和粗繩一樣，縛住小鳥，使鳥不能高飛[32]。」

惡劣傾向只要是故意的，不論事情是多麼微不足道，絕對足以阻止人與天主結合。

聖十字若望又對我們詳細描述惡劣傾向如何使心靈受到連累、折磨，失去光明，終於變得污穢孱弱[33]。

整個的克修生活（l'ascèse spirituelle）就是針對這些罪惡的傾向所下的良藥。為了要認識克修的必要性，並有效地加以導引，專務靈修者必須認清自己向惡的傾向，尤其是有支配性的惡劣傾向。

所謂認識自己，其中最複雜、最不易捉摸、最難於探索的，然而也是最有益的，就是認識自己的惡劣傾向。每人身上都帶有這

---

[32]《攀登加爾默羅山》（*La Montée du Carmel*），第一卷，第十一章，74頁。

[33] 同上，第一卷，第六章。

「既有劇毒，又危險，而且不停騷動的」惡劣傾向；它們使聖人們為之歎息，它們不斷提醒我們人性的慘境，激起我們不斷戰鬥的決心。

二、如何獲得自我認識？

上面的敘述已足以回答這一問題了：是天主在聖女大德蘭心靈內的行動，啟示給她內心世界的脈絡；是天主的神光使她認識自己的本質，超性財富的價值，以及惡劣傾向的毒害。因此，結論很明顯：人是在天主的光照下，才學會認識自己的。

在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理論中，這是值得注意的重點。

不是有人責怪靜觀者總是以自我為中心嗎？總是談論自己，得意地炫耀自己所領受的聖寵及自己的感覺，觀察世界也只是透過自己內心的光照和自己的印象嗎？

事實上，靜觀者不正是有這種危險嗎？他們不是在內心深處尋找天主，而經常找到的卻是他自己；或至少從圍繞在內心天主生命的寂靜幽暗中，只瞥見自己被靜默增強的感性激動和官能騷動嗎？

這些指責和危險，更可凸顯出聖女大德蘭教導的重要性。她說我們不要直接以自我剖析來認識自己，而要在天主的光照下認識自己。這是認清自己的最好方法。她說：

「依我看來，我們先得設法認識天主，否則便不能認清自己。見到天主的偉大，才能認識自己的卑微；見到天主的聖潔，才能認清自己的污穢；見到祂的謙遜，才能發現自己離謙遜是多麼遙遠。

這樣的觀察有兩種好處。第一，白的東西在黑的旁邊，愈顯得潔白；黑的東西在白的旁邊，愈顯得黝黑。同樣，以天主的完善與我們的卑陋相比較，這完善的光輝自然更加耀眼。第二，當我們的神目看了天主，再看自己，我們的理智和意志自然會更加提升，而且更容易擁抱各種美善，否則只注視自己的貧賤污穢，便會產生不良後果，給自己帶來傷害[34]。」

上述意見是針對第一住所中的人所說的，這些人正應該利用深思和反省來認識自己。以後，在更高的住所內，每當天主的神光顯示出天主的偉大時，便會同時揭露出受造之人的卑微。如此獲得的自我認識，才更有價值，也更深刻：

「當天主的神在我們身上工作時，就不再需要我們自己艱苦地尋找理由，以激起謙卑自慚的心情。上主在我們心中所賦予的謙遜和我們以脆弱的思想所激起的謙遜，兩者之間有天壤之別。與那由天主的光照而來的真謙遜相比，我們的謙遜實在不算什麼。吾主所教導、並在我們內心產生羞愧的真謙遜，足以使我們化為烏有……。天主的恩寵愈充沛，我們的自我認識也愈深刻[35]。」

這種自我認識是很寶貴的。「它是我們的主食。無論其他的菜肴是如何佳美，也得有這道主食」。然而，聖女又說：

「人吃的時候要適量，一旦體驗到自己為聖寵所征服，並

---

34 〈第一住所〉，第二章，827頁。

35 《自傳》，第十五章，154-155頁。

深知自己無能……，他還有什麼必要在那上面浪費時間？為什麼不立刻食用上主送給他的其他菜肴呢[36]？」

「有個人一連八年被神師強制從事自我認識，不讓他想別的事[37]。」

聖女對這人的遭遇甚為憐憫。

因此，不要延長過久無用的省察時間，不要一再回顧自己，以滋長本性的傾向，也可能是憂鬱的傾向，而讓魔鬼在謙遜的藉口下有漏洞可鑽，輸入各式各樣令人癱瘓的思想，因為這樣：

「自我認識便偏離了正道；如果我們因察看自己的貧弱而陷於不能自拔的地步，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還可能更糟。因此，我的女兒們，我懇求妳們，要把目光放在我們的一切、基督身上，只有在祂那裡妳們才會學到真正的謙遜……從祂那裡得來的自我認識才會使妳們不再躑躅不前或膽怯[38]。」

魔鬼在自我認識中的惡劣影響相當顯著，因此聖女多次強調：

「我的女兒們，對魔鬼所唆使的謙遜，我們要嚴加提防。魔鬼誇大我們罪惡的嚴重性，以激起我們最強烈的不安。這是牠擾亂心靈的多種方式之一……。

在這種不安中，她們會覺得做什麼事情都危險重重；她們的一切善行，不論何等卓越，在她們眼中都顯得無用。這種灰

---

36 《自傳》，第十三章，131-132頁。

37 同上，131頁。

38 〈第一住所〉，第二章，828頁。

心喪志，使她們裹足不前，感到無法做任何善事，因為她們以為所有這些對別人是可稱讚的事，在她們身上卻都是壞事[39]。」

如何區分天主的光照和魔鬼的光照，以及由此而來的多種多樣的自我認識呢？聖女大德蘭會告訴我們的，因為對這些重要而棘手、又常常是微妙的問題，明確地解說一番是有必要的。她寫道：

「再大的謙遜也不會擾亂人的心靈，而是伴有平安、喜樂和寧靜的。人可能看到自己滿身罪污，知道自己應下地獄，而陷入極度的憂苦之中。人認為，按道理大家都會唾棄自己，他也不敢要求天主開恩。然而，如果是真正的謙遜，這種困苦卻使靈魂感到甜蜜和愉快，甚至不願失去它。這困苦既不擾亂心靈，也不使人心地狹窄；反而能使人心胸開闊而更容易侍奉天主。至於另一種謙遜所引起的困苦，卻不是這樣。它擾亂了一切，使心靈七上八下，動蕩不安，滿心苦澀。據我看來，魔鬼是要我們自以為有謙遜的德行，最好使我們轉向牠，不再信賴天主[40]。」

可見我們所要的，遠不是以自我為中心，而恰好相反。自我中心主義是不會結果實的，它伴有無數空泛的幻想，繁瑣的分析，有時還有痛苦的內省，以及無用的標榜自己。這一切不僅可笑，而且都是驕傲在作祟。

聖女大德蘭所要求的自我認識，目的是更有效地侍奉和歸向天

---

[39]《全德之路》，第四十一章，787頁。

[40]同上，788頁。

主。天主喜愛的是秩序和真理，在天主的光照下所獲得的自我認識，是與對天主的認識同步進展的。自我認識與謙遜相融合，不論是在探索靈魂的脈絡，或是在天主的無限尊威前顯示自身的微小、罪惡的悲慘；自我認識總是希望光明能充滿心靈，真理能獲得勝利。當自我認識在靈魂內滋養痛悔之情時，同時也激發熱烈的愛情、深深的崇拜、崇高的嚮往、自認無能卻又慷慨立定改過的志向；這時我們可以肯定這是真正的自我認識，帶有來自天主的標記：就是平安、沉穩、自由和結實纍纍。

第四章

靜　禱

進入這城堡的門……，就是靜禱[1]。
靜禱就是愛的交流[2]……

認識天主，在天主的光照下認識自己，這雙重的認識構成靈修的基礎，調整靈修的活動，顯示靈修的進步，並確保靈修臻於至善。

我們將用什麼方法走向自己的心靈深處，並和居住在其中的天主結合呢？在《靈心城堡》開宗明義第一章裡，聖女大德蘭就說：

「請回到我們輝煌悅目的城堡中。看看怎樣才能登堂入室……，根據我的理解，進入這城堡的門，就是靜禱與默想[3]。」

這番話使我們窺見靜禱在德蘭靈修中的重要性。

現在，讓我們來闡明靜禱的功能，然後解釋聖女大德蘭對靜禱所下的定義，以及她為靜禱所作的分類。

---

1 〈第一住所〉，第一章，819頁。
2 《自傳》，第八章，82頁。
3 〈第一住所〉，第一章，817-819頁。

一、靜禱在德蘭靈修中的功能

「進入這城堡的門……，就是靜禱」。

聖女大德蘭最先是寫給她修會裡的修女看的。這些修女都遵照聖雅爾伯（Saint Albert）的加爾默羅會會規生活。這部會規是把聖衣山獨修隱士的清規加以編纂而成，其中作為中心思想的重點規條就是：「日日夜夜默想上主的法律」。

這話說得簡捷有力，斬釘截鐵。這就是加爾默羅山上隱修士的生活。他們來到聖山，是為了按照大先知厄里亞（Elie）的精神來生活。先知的全部精神可以用一句戰鬥性的口號來描述：「我站在永生上主的面前[4]！」（*Vivit Dominus in cujus conspectu sto!*）

這是加爾默羅會的座右銘，也成為加爾默羅會成員的基本心態。「在天主面前」是人靈的避風港，在完成所託付的任務後，人靈立刻就返回港灣。曠野中的先知這樣做，加爾默羅山上的隱修士也這樣做。

聖女大德蘭強調要承繼這些傳統，並切實活出原初的熱情。她寫道：

「我們大家都穿著加爾默羅的神聖會衣。我們的聖召便是靜禱與靜觀，這是我們的首要會規。我們是加爾默羅山聖善修士的後裔，他們投入如此深邃的靜獨之中，對世俗懷著如此絕對的輕蔑，只為了尋求這一珍寶，我是指我們所談論的這顆珍

4 《列上》十七1。

珠（靜觀）[5]。」

聖女大德蘭是這些隱修士的傳人，她也像他們一樣，追求天主如饑似渴，需要曠野的寂靜與獨處。由於不能親身往曠野去，便在城市中創造這樣的環境，而創建了亞味拉的重整加爾默羅會聖若瑟隱修院。會院裡面的生活是隱修式的：狹小的禁院，鐵格子窗戶，頭紗，為數不多的修女，以及在單人小室內的退隱。聖女富有組織的天才，在具體生活中運用許多細則，成功地實現了她偉大的構想。

在曠野般的靜默中，這些人能夠、而且應該再活出持續靜禱的原始理想。聖女也利用一切機會，提醒她們這一點。

是好耶穌召喚了她們，她們一進隱修院，便需練習經常和耶穌共同生活。這正是她們進修院的目的。由於每人所受的恩寵不同，為了養成這一習慣，需要的時間可能長短不一。但是不論遇到什麼困難，每個人都該發奮勉力達到這一境界。

如果沒有達到與好耶穌習慣性的親密交往，那麼這個曠野的環境就變得毫無意義，只能令人心生厭倦，甚至使人陷入遁世或懶散的境地之中。

當聖女大德蘭感受到自己的使徒聖召時，便決定以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為模式，創建其他隱修院，希望藉此召集慷慨的心靈為下列的意向祈禱：

「為教會的保衛者，為宣講聖道者，為維護聖教的智者……祂把妳們集合到這裡來，就是為了這一事業。這是妳們的聖召，妳們的責任，妳們的渴望，妳們流淚的原因，妳們祈禱的

[5] 〈第五住所〉，第一章，893頁。

目的[6]。」

聖女大德蘭重整修會，其任務就是為教會祈禱，同時在修會內維持一種高度的靜禱精神，並教導靜禱的實踐方法。

因此，對加爾默羅會的修女來說，靜禱不僅是修「全德」的方法，是靈修生活的操練，更是從早到晚的主要工作，貫穿整個靈修生活。根據聖女大德蘭在著作中的描述和她對修女的教誨，靜禱就是達到全德的道路。

這條全德之路也正是她自己所遵循的道路，她個人的靈修生活及靜禱如此緊密地相隨相連，兩者一起成長，結為一體。只要忠於靜禱，靈修便獲得進展。反之，靜禱神工略一放鬆，靈修熱誠便低落下來。她在《自傳》內明確地說明了這一點，並成為她教誨的最佳實證。

上述這些闡明聖女大德蘭的教導之歷史實情，豈不也形成她的一家之言？聖女強調靜禱的需要，只是在形成一種特殊的生活方式，一種以靜禱為軸心的加爾默羅會的全德觀點。這種做法不就像其他修會或以禮儀靜禱，或以慈善事業作他們生活的重心一樣嗎？

無可置疑，聖女大德蘭的訓誨是對全體教友說的，或應該說是對一切專務內修的人說的。聖教會宣佈她為「靈修之母」，似乎也承認了這一點。

聖女大德蘭主張靜禱與口禱一般重要，決不能把靜禱與口禱分離。她對她的修女們說：

「我希望妳們完全明瞭這一點：為了能好好念〈天主經〉，

6 《全德之路》，第一章，584-585頁。

妳們必須置身於教導妳們念此經文的導師吾主身旁。

妳們會對我說，如此祈禱便成了默想，而且說妳們除了口禱以外，不會、也不願做其他事情……。妳們稱我所說的方法為心禱，我同意。但我同時還得對妳們說，我真不懂，完美的口禱怎能與心禱分開？事實上，我們應該知道自己在和誰說話：專心祈禱，就是妳們的責任[7]。」

再說，靜禱與我們心靈內聖寵的一切活動是一致的。聖寵激發人的孝愛之情，其主要活動是領人歸向天主。此歸向天主的動作便是真正的靜禱，當人不再或根本不知道心向天主時，這表示聖寵已經死去，或瀕臨死亡。聖女寫道：

「有一位大神學家對我說，不作靜禱的人就好像一個癱瘓的軀體。他有手有腳，卻不能運作。有些人就是這樣……，他們只習慣於從事外在的事務。別人既不能把他們從俗務中拉回來，他們自己也彷彿失去了回歸內心的能力[8]。」

至此，我們可列出幾項靜禱對人靈所產生的功能。靜禱能堅固人的信仰，支持人對工作和受苦的慷慨決心[9]。靜禱是光明的泉源，是促使理智推動意志的愛情。靜禱走在意志之前，調整意志的方向，光照意志活動的每一步驟。

當靜禱成為靜觀時，按照聖保祿宗徒的話來說，能轉化心靈，

---

7 《全德之路》，第二十六章，706-707頁。

8 〈第一住所〉，第一章，818頁。

9 《建院史》，第五章，1099頁。

使其日漸明亮，直到成為天主的肖像[10]。

於是聖女大德蘭作了以下的結論：

「如果靜禱對那些不侍奉天主、一味得罪祂的人都如此有益，如此重要；如果人不會因靜禱而感到絲毫不利，而不靜禱就會產生很大的弊病，為什麼那些侍奉天主並願意光榮祂的人，竟然會放棄靜禱呢？我實在不能理解……[11]。」

基於以上的各項論述，我們可以強調以下兩點：

1. 在聖女大德蘭看來，靜禱是進入心靈城堡的門，是全德的通道。靜禱不但是單一功夫的操練，更是整個靈修生活的基礎。靜禱與靈修生活融合為一，藉以安排並納入任何其他的靈修要素（如刻苦、念聖書、愛德善功等）。苦行應以靜禱為前導，其目的在於淨化信德的眼光，摧毀一切內心的障礙，好能更深入地與天主親密交往。研讀聖書能滋養靜禱，並使人找到最好的靈修道路。誠於中，形於外，善行便是從靜觀中洋溢出來的果實。

2. 這種靜禱之路並不只是加爾默羅會的全德之路，這條道路既光明又實際，向所有的人開放；即使是獻身於傳教工作者也是一樣，只要嚮往與天主深交，便都適用。聖女大德蘭是精通靜禱神學的導師，不僅是重整加爾默羅會的會祖，而且是所有度內修生活者的母親，因此教會稱她為「靈修之母」。

有些特別的定義，把靜禱限制在過於狹隘的框架內；唯有打破

---

10 格後三 18。

11 《自傳》，第八章，85 頁。

這些框架，才能看出靜禱在靈修生活中的優越功能，才能將其介紹給希望與天主親密交往的人。因此，就讓聖女大德蘭費心告訴我們「靜禱」是什麼。

二、靜禱是什麼？

聖女大德蘭在她的《自傳》中這樣回答：

「依我看，靜禱就是親密的愛的交流；在這交流中，人經常單獨與天主對談，深知自己被天主所愛[12]。」

這定義簡要而明確，凸顯了構成靜禱的種種要素，無怪乎人人傳誦。現在，我們只要把其中的字句解釋一下就行了。

聖女說「靜禱就是與天主愛的交流」；因此是人與天主的接觸，是聖寵在天主和我們之間所建立超性結合的實現；同時也是雙方愛情的交流，就是天主對我們的愛和我們對天主的愛的相互交流。

天主是愛。祂以愛創造了我們，又救贖了我們，讓我們與祂有極親密的結合。愛的天主居住在我們的心靈內，這臨在是超性的，將靈魂視為獨一無二的愛的對象，這是客觀的事實。祂在我們的靈魂內不斷進行愛的活動，是不停散發熱量的火窯，是一直放射光明的太陽，是不斷湧流的源泉。

為了迎接愛的天主，我們獲得了聖化的恩寵；這恩寵與天主同一性質，因此也與祂一樣是愛。聖化恩寵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子女，

12 《自傳》，第八章，82頁。

使我們得以與祂結合，與祂親密交往，與祂彼此交融。

愛的天主不斷在行動，祂吸引我們，又等待我們。然而愛的天主是不變的，是我們應該以愛情去歸向祂。愛情奔向天主，滿懷愛情地追求天主，與愛的天主相會，接下來就是愛情的相互交融，這一切過程就是聖女大德蘭心目中的靜禱。

靜禱以超性的愛為前提，就是要先有聖化的恩寵。靜禱推動此超性之愛，使之有所行動，只要展開行動就足夠了，因為按照聖女大德蘭所強調的，靜禱就是與天主有愛的互動與交流。

儘管如此，這愛不是僅在純超性的領域內運作，也涵蓋各式各樣人的本性活動。

超性的愛寓於意志之內。藉著意志，這超性的愛會利用人的一切才華和官能，並運用每人的性情脾氣來發揮此愛。因此，靜禱成為我們自己與居住在我們內的天主之間的愛的交流。

如果我們觀察本性活動，便可發現這愛的交流方式因人而異，而天主在每個心靈內的作用隨著不同的性格、年齡、發展過程，甚至靜禱者當時的情緒，更有驚人的不同表現。

愛的交流根據人的性格而有不同的形式，如理性的、感性的、甚至是敏感的。兒童對耶穌的超性愛情可以表現為向聖龕親吻、微笑、撫摸聖嬰像，或在苦像前面容哀傷。青少年可以對基督唱出自己的愛情，用言語來抒發，或用圖像來激勵想像和感覺，以便日後理智發育成長時，可以藉深入肺腑的思想從事更理性、更滋養靈魂的靜禱。

靜禱也會與情緒活動相結合。悲傷、喜樂、焦慮、疾病或僅僅是疲勞，都能阻止或至少限制某些官能的運作，而使靜禱產生多種形式；然而靜禱的定義既然是愛的交流，就應始終保持交流的真誠

和活力。

在這些不同的形式和起伏變化中，愛的交流基本上是不變的。愛情靈活又積極地推動這一交流，時而利用某些方式，甚至是障礙；時而利用人的熱誠，也利用人的無能為力；時而利用理智或想像力；時而利用外在的感覺或利用純粹的信德。不斷利用這一切來培養愛情的交流，使之出現新的表達方式。根據各人的性格，甚至由於時間的不同，人或喜或悲，或感動或淡漠，或靜默或感情外露，或主動或無能為力，或口禱或靜心收斂，或默想或單純的注視，或動情靜禱或心有餘而力不足，或舉心向上或心緒不寧，或在光明中極度興奮，或在深深的謙卑中因自身被貶抑而感到喜悅；在這些不同的心境中，最能使人與天主結合，最能滋養人靈以發展靈修和展開行動的，就是最好的靜禱。因為，追根究底：

「愛不在於流淚，也不在於嘗到其中的甜蜜和溫柔，如一般人通常希望從中獲得安慰一般。愛的真諦是以正義、謙遜及勇氣侍奉天主[13]。」

德蘭的靜禱精神不受預先規定的外表形式所限制，其唯一的法則就是讓雙方的愛自由地表達，彼此相遇、相知，互相給予。這種自由豈非使德蘭的教誨與一些靈修大師的言論相左了嗎？有人可能會這樣認為。

聖依納爵門下的大師們明確地指出，要從想像和感官入門，靈魂才得與天主相遇；須先接受強烈的感動，才會有成果豐富的決心。而聖蘇比斯的大師們則要求人利用思考達到與基督的結合，這

[13]《自傳》，第十一章，112頁。

種結合才是真正的靜禱，而結合的果實就是人與基督能有效地合作。前者是針對全體虔誠信友說的，後者所針對的則是司鐸和修士，雙方都意在領導他們的弟子達到與天主交融，並指出適合弟子的性情和靈修的最佳方式。同樣，現代的靈修大師，配合現代的心理要求，對我們說，要尋求與耶穌基督有直接又真實的接觸相會，只消專注默想於耶穌的某一態度，或回味一句祂富有意義的話語即可。

將不同的靜禱方式化作各種方法，以適應不同類型人靈的需要，聖女大德蘭在她對靜禱的定義中並沒有涉及。她對此三緘其口，絕不是出於輕視，更不是由於無知，而是要凸顯靜禱的主要精神[14]。她說：「靜禱就是愛的交流。」她的定義既包括謙遜誦念經文，也包括使人深入天主奧祕的出神入化。其定義包括的範圍是全面的，既清楚又實際。聖女大德蘭真不愧是靈修之母，她說的話不只是針對某一類型的人，其對象是普世教會。

此一既廣泛又明確的靜禱定義，目的是要在天主和人靈的關係中，尊重天主的至高自由和人靈的自由，聖女大德蘭對此曾再三強調。依聖女看來，為使人靈得以充分發展，並完全服從天主的運作，人靈的這種自由是絕對必要的。因此她反對一切專制，不論這專制是來自太嚴格的方法[15]或太壓抑的領導。一旦在人靈內發現有天主行動的標記，即謙遜和德行的進步，就不必質疑人的靜禱方式了。靈魂有其自由，大家也應該尊重其權利。

「靜禱就是親密的愛的交流，在這交流中，人經常單獨與天主對談。」愛需要親密相處，愛的交流也必然是親密的。

人與天主的接觸是在靈魂的深處，天主在此居住並通傳給我們超性之愛。這愛愈是強烈活躍，交流也愈頻繁親密。

靜禱也是具有個人特色的祈禱。儘管有時是公共祈禱的形式，其表達方式與團體相融無間，但仍舊是個人單獨與生活在每一靈魂內的天主之間的愛的交流。因此靜禱始終保留個人的特質和色彩。

「在與天主的愛的交流中，人深知自己被天主所愛」。大德蘭的這結語很簡單，卻含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我們與天主結合的

[14] 從 1555 年耶穌會士定居亞味拉以後，聖女大德蘭就一直向耶穌會神父們請教。她曾請耶穌會士阿爾華萊茲神父（P. Balthazar Alvarez, S. J.）任其神師達六年之久。因此，她一定知道聖依納爵的神操和耶穌會所傳授的靜禱方法。

有關靜禱的一切，聖女都求之若渴，因此她很有可能也知道當時在西班牙非常流行的聖蘇比斯會的靜禱方法。

這些方法都很實用，尤其對開始度靈修生活的人更有效用。因為這些方法適合每人的性格，能恰如其分地支援並領導每個人勉力前進。一旦達到目的，也就是說已經與天主達到親密的程度，那麼這些規定的框架，就應懂得放棄。如此，這些方法才能有益人靈。

可惜，人有時誤解這些方法，把方法要求於官能的工作，看得比方法所要達成的愛的交流更為重要，這樣就把靜禱的方式和靜禱本身混淆了。他們認為，靜禱就是建立一個想像的框架，來感覺、靜聽、觀看或產生強烈的內心激盪；也可以進行思考，或者在眼前展現真相以供瞻仰。為了實現提供給他們或自選的靜禱方式，他們耗盡力氣，卻失去了自己度愛情生活所必需有的自由。把次要的變成了主要的，甚至忘記靜禱是一種交流，想不起該與之交談的是天主。人靈被關閉在一種獨特的靜禱方式中，或徒勞無益地強制自己留在其中。人靈經過這艱苦而枯燥的努力，並未達到目的，也沒有獲得聖寵，終於自認沒有過靜禱生活的緣分，就只好敗興而退。

[15] 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中親自介紹了收斂心神的靜禱方法。這種方法並不受任何形式的約束，也不明確規定官能的活動，唯一要做的，就是引導人藉著耶穌基督到達天主。

愛情，這種愛具備什麼性質，是否有章法可循？

定義開端的這幾個字：「與天主親密的愛的交流」，使我們想到或憶起我們對自己親人所懷的親密感情。我們夢想與天主也有相似的親密關係，這是否可能呢？

在靜禱中與天主的愛的交流和與朋友的友愛來往，都是由愛情所激發出來的行動，但這兩種愛情卻不屬於同一層次。前者是超性的，後者是本性的。我們看得見自己所愛的朋友，從經驗得知他的優點，感覺得到他對我們以及我們對他的感情。這種感情，即使非常純潔，還是在本性的層面上發展，影響我們人性的官能。然而我們見不到在靜禱中結合的天主，祂是純粹的神體，是無限的存在，對我們的人性官能來說是遙不可及的。「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裡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祂給我們詳述了[16]。」

使我們與天主結合的超性愛情和天主本身具有同一性質，所以超性愛情與天主本身一樣，遠非我們的本性能力所能知曉。

靜禱中愛的交流是在超性的事實中發展的，這超性的事實超出人類官能之外，唯有信德能使我們對之堅信不移，但並不能消除其奧祕的特色。因此，「深知自己被天主所愛」的人與天主之間愛的交流，是在信德的確定下與奧祕的晦暗中進行的。天主對我們的愛是確實的，我們透過信德與天主的接觸，也是確實的真相，但以超性的方式深入天主之內時，可能不會給我們留下一線光明、一絲感覺，或我們從中已汲取到寶藏的任何可驗證的經驗。

然而，透過信德與天主的愛的交流，絕對會豐富我們的心靈。因為天主是永遠擴展的愛，就好像我們把手浸入水中，手不能不

[16] 若一 18。

濕，伸入火盆中，不能不被灼傷；同樣，我們以信德與天主接觸，也不能不汲取到祂無窮的寶藏。在葛法翁的街上，一位生病的可憐婦女，嘗試擠過密集的人羣，來到耶穌身後。她想：「只要我能碰到祂衣服的縫頭，我的病就會好了。」她終於達到了耶穌身旁，透過一個使耶穌震憾的接觸，而獲得了久盼的痊癒[17]。藉著信德與天主進行的一切接觸，都會獲得同樣的效果。除了向天主要求而獲得的特殊聖寵外，我們還可以從天主那裡獲得超性生命的發展和愛德的大量增長。愛情必須在靜禱中獲得滋養和發展，並與主圓滿地結合，才能滿足其一切願望。

聖女小德蘭在談到靜禱時，寫道：

「對我來說，靜禱是舉心向上，是投向天主的目光，是處於憂患或喜樂時感恩和愛情的呼聲，總之，是舒張我靈魂、使我與耶穌結合的崇高超性行動。

……有時，我的心神乾枯得無法從中抽出一個思想來與好天主結合，於是我非常緩慢地念一遍〈天主經〉和〈聖母經〉。這樣的靜禱也使我非常高興，能滋養我的心靈，比我匆促地念一百遍更好……[18]。」

愛的交流可以藉著多種形式來獲得滋養並彰顯於外。聖女小德蘭表達得既簡單又深刻，既生動又超性，無人能比她說得更為精確了。

---

[17] 谷五 25-34。

[18]《自傳手稿》（*Manuscrit autobiographique*），C，第 25 張，正面及反面。

三、靜禱的等級

聖女大德蘭認為靜禱既是靈修生活的主要操練，那麼依常規來說，必須和靈修生活一起朝向完美的方向發展，因此，對靜禱的等級加以劃分，便成為可能的，也有此必要。但是如何估量靜禱的完美程度呢？這個劃分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聖女大德蘭忠於自己對靜禱所下的定義，強調與天主的愛的交流，將其作為靜禱的基本要素。所以她審斷靜禱的完美程度，就看這愛的交流的品質，也就是超性愛情活動的品質、其所產生的德行，以及與主結合的效果來加以斷定。

在《自傳》中，她提出了一個現今已廣為人知的評定方法，來闡明靜禱的等級。她優雅地用澆灌花園的四種方式作為比喻，來說明這一問題。

「我認為澆灌花園有四種方式。首先是用臂力從井中汲水，這樣會使我們感到勞累困乏。或是用水車，搖動它的手柄，我有時曾這樣做過，用的力量較少而能汲到更多的水。或者引來河水、溪流，這樣土地能灌溉得較好而且勻透，也不需要多次澆灌，園丁也省力不少。最後，便是下一場充沛的雨，這時便是吾主親自澆灌，用不到我們來操作了。這種澆灌遠遠勝過其他方式，上述的三種方式都無法與之相比。

現在我們將這四種灌溉的方法，配合到我們的主題上。花園沒有水是不會開花的，我感到這個比喻非常合適，正好說明靜禱的四個等級，吾主以祂的仁慈有時把我的靈魂高舉到這幾

種境界[19]。」

聖女對她的比喻作了以下的解釋：

「……開始專心靜禱的人……就像艱難地從井中汲水的人。他們要努力收斂起慣於放縱的官能，確實是很費力的事……他們有責任設法默想耶穌的生活，這工作對理智也不是輕而易舉的事……這就是我所稱開始由井中汲水的過程，而天主也願意井中有水[20]。

園丁發動了水車，抽出更多的水，他的辛苦也較少。他不需要不停地工作，可以休息一下。這種灌溉花園的方法相當於人所稱的安寧性靜禱。我現在想要談的正是這一種……就是把官能收斂到我們之內，以能享受心靈的滿足……但是官能並沒有喪失，也沒有入睡。唯獨意志被佔領了，卻又不知道是如何被俘的，只有同意天主來俘虜自己而已……[21]。

第三種水……是從小溪或水泉流出的。天主極願意幫助園丁，可以說竟然代替他做了幾乎所有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官能彷彿處於睡眠之中，雖然還沒有完全出神入化，但已不知如何活動了[22]。」

當第四種水從天上降下時，人靈感到沉浸在最深厚、最甜蜜的神樂中，自身幾乎已沒有力量。這第四種水有時產生與天主完全的

---

[19]《自傳》，第十一章，107頁。

[20] 同上，108頁。

[21]《自傳》，第十四章，137-138頁。

[22] 同上，第十六章，157頁。

結合，甚至提升心靈到一定程度，「天主攫取了人靈……把他完全從地上舉起，就像雲霧或太陽吸取水蒸氣一樣[23]。」

在聖女寫《自傳》的時候（1565年），她還沒有達到神婚的地步。到了寫《靈心城堡》時，她的恩寵和經驗已達到了完美的境界，書中對靜禱的分類於是更加精確，更加細膩，更加詳盡，也更加完備。

靜禱既然是與天主愛的交流，天主愛人而人以超性之愛還愛天主，因此靜禱是這兩種愛情互動而產生的果實。聖女大德蘭從這互動的發展中，分辨出兩個階段。

在第一個階段中，天主以賜給靈魂一般性的援助和一般性的聖寵來顯示祂的愛情。這時，靈魂在靜禱中保持主動，努力作好靜禱。在第二階段中，天主介入人的靜禱，賜予人愈來愈強的特殊性援助。祂逐步在人靈內作主，並使人靈漸漸趨於被動。

第一階段與澆灌花園的方式相比，相當於第一種方式，即艱苦地從井中汲水。對《靈心城堡》而言，則包括了起初的三個住所。

第二階段相當於其他三種澆灌花園的方式，包括《靈心城堡》的其他四個更裡面的住所。安寧性靜禱是第二種水，靈魂官能的入睡是第三種水[24]。以上兩種靜禱方式以及不完善的靜觀靜禱屬於第四住所。澆灌花園的第四種方式包含人靈和天主之間愈來愈完美結合的全部過程，聖女在第五、第六和第七住所對此研究得格外仔細，也描述得特別詳盡。

以《自傳》所列舉對靜禱等級的分類而論，我們會認為靜禱的進步在於可感覺到的效果愈來愈強，人的努力愈來愈小。研究《靈

[23]《自傳》，第二十章，194頁。

心城堡》時，則明顯發現聖女大德蘭所注重的，只是愛的品質和所產生效果的優良程度。她指出天主的愛在靜禱中愈推動激勵，靜禱的等級便愈高。然而這愛的品質是如何顯示出來的呢？這要看對人靈活動所產生的效果而定了。因為是愛在支配人靈的活動，並使之服從居於其內的天主[25]。一旦人靈為愛情所轉化，其強烈又柔順的一切精力會經常接受天主聖神的推動，這時靜禱才稱得上是完美的。

---

[24] 在《靈心城堡》中，聖女大德蘭已經不再把這第三種水或靈魂官能的入睡，列為靜禱的一個特殊等級，其理由可能是：她起先對這一種靜禱的效果有強烈的印象，就是靈魂在感官所感受到的強度，明顯地比單純的安寧性靜禱更大；後來，她在一次更確切且對所有的靜禱等級更全面的神視中，得知靈魂官能的入睡，不過是在安寧性靜禱中天上神味的充分流露而已。由於在這靜禱中與天主的結合尚不完美，所以仍歸併於安寧性的靜禱之列。

[25]「做得最好且最使天主喜歡的靜禱，絕對是留下最佳效果的靜禱。我指的絕不是一些偉大的願望，因為渴望固然是件好事，有時候卻是由我們的私愛所提供的。我所稱的『最佳效果』，是靈魂以行動來顯示的效果，也就是靈魂展露其強大渴望，只全心貫注於光榮天主，一切行動只為天主。」（1576 年 10 月 23 日，給古嵐清神父的信，見《書信集》，卷二，18 頁）。

第五章

「好耶穌」

大家都應以這種方法開始靜禱，繼續進行，直至結束[1]。

為了在靜禱中展開愛的交流，聖女大德蘭有她自己的方式：

「要好好靜禱，妳們都知道首先該做什麼：先省察自己的良心，唸〈解罪經〉，並作十字聖號。然後，我的女兒們，妳們既然都是獨自一人，便得立刻全心去找一位同伴。除了那位親自教導妳們該誦念〈天主經〉的耶穌之外，還有誰是比祂更好的伴侶呢？妳們要設想耶穌就在妳們身邊……相信我，切勿疏忽，總不要讓妳們身邊沒有這位如此忠實的朋友[2]。」

在謙遜中收斂心神並淨化自己以後，人為了要找到天主，必須先到耶穌基督的身邊。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聖女大德蘭的一項重要教誨。這是她靈修的重點之一。本章先加以陳述，接著再作神學方面的論證，以凸顯其價值。

---

1 《自傳》，第十三章，130頁。

2 《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1頁。

一、耶穌基督在德蘭靜禱中的地位[3]

與耶穌一起開始靜禱還不夠，還應該由祂陪同一直繼續下去。聖女寫道：

「請妳們相信我，必須注意始終保守住這位忠實的朋友。如果妳們習慣於想到祂就在妳們身邊，如果吾主看到妳們懷著愛情這樣做，並且專心討祂歡喜的話，那麼，正如別人所說的，妳們就再也離不開祂了[4]。」

與耶穌相偕，不需要尋求偉大的思想，或誦念許多美妙的經文，只需與祂交談就夠了：

「妳們心神愉快嗎？那就瞻仰復活的耶穌……妳們身負憂悶痛苦的重擔嗎？那就瞻仰祂身處橄欖山園……不必用擬定的經文和祂談話，只要對祂訴心就行[5]。」

聖女滿懷愛情，在我們面前就與好耶穌熱情地交談，因此能既委婉又實際地說明她的教導：

---

[3] 聖女在《自傳》（第十二章、二十二章）以及《全德之路》（第三十八章）中，多處講述這靜禱理論。在達到神婚之後，她更發現其重要性。因此，在《靈心城堡》（第六住所，第七章）中，她又用更明確、更堅定的語調，重新談論這個話題。

[4] 《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1頁。

[5] 同上，713頁。

「我的主，我的一切，祢自謙自卑到如此地步，竟然甘願接納我這個卑微的伴侶嗎？從祢的面容中，我看到祢因我在祢身邊而感到安慰。主啊！天使讓祢孤獨一人，而祢的父親也不來安慰祢，這怎麼可能呢？主啊，既然如此，祢既願意為了愛我而忍受這麼多痛苦，那麼，我為祢忍受了什麼呢？我還有什麼可以抱怨的呢[6]？」

這種方法不僅適用於某些人，或在靈修生活中某一階段的特定人靈，對所有的人都非常有益。聖女大德蘭寫道：

「這種留在耶穌身邊的靜禱方法，對任何處境的人都是有益的。要在第一級靜禱中求進步，要想很快地進入第二級，這是一種非常可靠的方法。對最後幾級的人，為了防止魔鬼誘惑，這個方法也是有用的[7]。」

聖女大德蘭又說：

「大家都應以這種方法開始靜禱，繼續進行，直至結束。在吾主提昇我們至其他超性事物以前，這是非常良好而又可靠的道路[8]。」

聖女大德蘭不但勸導別人用這種靜禱方式，還強調這是必須遵守的方式。在天主高舉人靈登上其他領域以前，每個人都必須與基督一起靜禱。聖女大德蘭筆下通常表現得非常寬容，善於體諒人靈

---

6 《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4頁。

7 《自傳》，第十二章，117-118頁。

8 同上，130頁。

的不同需要，時時尊重人的自由和天主對人的旨意；但對於這一點，她卻如此堅決果斷，不禁使我們感到訝異。

她也曾親自聽到別人的反對意見。她說：

「有人批評我的看法，說我對問題並不了解[9]。」

她不為所動，為了使人認清這個如此重要的問題，她極其小心地收集各種困難和反對意見，以便確實地加以駁斥。

首先，在有些人的思想中無法呈現出耶穌的形象，那麼他們怎能置身於吾主的身旁並和祂交談呢？

聖女以個人的經驗來答覆，她本人也不能利用想像力來靜禱，但這並不妨礙她實踐自己的教導。請聽她怎樣明確說明她的方法：

「別人藉想像來幫助自己收斂心神，我卻只能想降生為人的耶穌，然而卻從來無法把祂呈現在我的面前。我閱讀描寫祂是如何俊美的書籍，或瞻仰祂的聖像，都徒勞無功。請妳們設想一位盲者或身居黑暗中的人，他和某人談話，他之所以知道面前有人，是因為自己可以肯定某人在那裡，但是他卻始終看不見這個人。同樣，當我想吾主耶穌的時候，也是這樣[10]。」

還有些人，他們的思想無法固定，不會以冗長的推論，來和吾主交談。聖女針對他們說：

「我不要求妳們在靜禱時把思想不停地專注在耶穌身上，

---

9 〈第六住所〉，第七章，985頁。

10 《自傳》，第九章，90-91頁。

也不要求妳們作許多推論，或作許多高超博學的評論。我只要求妳們舉起心神的眼目，投向耶穌，哪怕是一剎那都行，誰能阻止妳們這樣做呢[11]？」

這種信德的注視永遠是可能的。聖女以自己的經驗來證明這一點：

「妳們應該用我的靜禱方法，並養成習慣，我知道妳們一定做得到。至於我自己，有好幾年的時間，我苦於不能在靜禱中把心神集中在一個主題上[12]。」

總之，人用什麼方式和耶穌接觸，都無關緊要。可以用想像力去描繪，用理智去推論，或用理性或信德的注視。所有的方式都是好的，不使用這一樣，就用那一樣。一旦與耶穌相隨相伴，就應當和祂交談了：

「妳們與受造之人交談時，都很會表達自己。那麼輪到與天主交談時，為什麼就找不到話說了呢？妳們不要想這是超過自己力量的事。我就不相信，妳們應該多加練習才對[13]。」

接著又來了一個更嚴重的責難，這是度靈修生活的人提出來的。他們「有知識，有德行，並有理由認為自己的想法是對的[14]。」

這是一些靜觀者對另一些靜觀者所說的話，他們都已邁過靈修

11 《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2頁。

12 同上，711-712頁。

13 同上，715-716頁。

14 《自傳》，第二十二章，220頁。

生活的初級階段。他們說，既然靜觀者為了要直接找到深入我們和圍繞我們的天主，已經學會超越有形的事物了，那麼為什麼還要強制他們回到耶穌的人性呢？對於開始起步的人，基督的人性的確是極好的中介，但是對那已尋得心靈道路的人，這反而減慢他們進步的速度了。他們說：

「對那些已邁過靈修初級階段的人來說，最好是專心於神性的事物，而躲避形體的事物[15]。」

他們把基督的人性也包括在形體的事物中，因此需要遠離祂。據他們說，這是根據耶穌親自對宗徒所說的話而得出的結論：「我離開你們，對你們有好處[16]」；並且也根據宗徒的經驗，因為在耶穌升天後，他們才更能發現那被耶穌人性所隱藏的天主性。

這些似是而非的主張給聖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曾經有過以被動的收斂心神（le recueillement passif）被提升到一切有感覺的形式之外的經驗。她很渴望能經常回到這一領域，並生活於其中，因此懷著虔誠而熱切之情閱讀像奧蘇納（François de Osuna）所著《第三本入門書》（*le troisième Abécédaire*）之類的書籍。書中所教導的，都是要人作好自我準備，以便接受這些超性力量入主自己之內，並善加運用。這些人都是如此博學而有德行，於是聖女便想採用他們的意見。她說：

「我再也不花費那麼多的時間以想念耶穌基督為樂了。我

---

15 〈第六住所〉，第七章，985-986頁。

16 若十六7。

要一直沈醉在寧靜中，等待重新享受我經驗過的神樂[17]。」

但她很快便意識到「這條路顯然不對[18]。」

這一短暫的錯誤引起她很深的懊悔：

「我感到這是我重大的背叛……我的天主，我怎麼可以把祢想成我尋求更大幸福的障礙呢？哪怕是僅僅這樣想一個小時也不行啊[19]！」

她並不想反對這些重要作家，但真理自有其權利，尤其是事關人靈的利益時，更應據理直言。因此，她要強烈地反駁這些大師有危險性的主張，並證明自己的理論是正確的，這就是說，靈修生活中各個階段的人都必須回到吾主的人性上。只要聖寵沒有把我們引向他處，我們總不要自動離開耶穌。因為：

「吾主耶穌也說過自己是道路[20]，並說自己是光[21]，又說，沒有人能到祂的聖父那裡去，除非經過祂本人[22]。祂還說：『誰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23]。』[24]」

---

17 〈第六住所〉，第八章，993頁。

18 同上

19 《自傳》，第二十二章，221頁。

20 若十四6。

21 若八12。

22 若十四6。

23 若十四9。

24 〈第六住所〉，第七章，987頁。

吾主的這些話，說得既明確又堅定。這些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改變其價值。

至於耶穌說的那句話：「我去，對你們有益[25]。」聖女這樣解釋：

「我無法忍受別人對我提出這樣的責難。吾主並沒有對祂的至聖母親說這樣的話，因為聖母的信德是堅定的。她知道耶穌是天主又是人。儘管她比宗徒更熱愛耶穌，仍力求愛祂愛得更加完美，而耶穌的神聖人性對她的愛絕對有激勵之功效。宗徒當時的信德當然不及以後堅強，而我們現在更應有堅強的信德[26]。」

換句話說，唯有在信德怯懦的人面前，耶穌的人性才會遮掩祂的天主性，就像宗徒們在耶穌升天前一樣。反之，像童貞聖母那樣堅決相信耶穌的天主性的人，祂的人性只會使其信德受到更大的激勵。

聖女既嚴謹又精確地加以反駁之後，為了證明她的教導是正確的，又提出一些論據，這些論據都出自她個人的經驗和合理的推斷。

首先，當天主還沒有佔領人的官能時，人就自行把一己的官能放在空虛的境界，豈非白費時間？因為「一個人停留在神枯之內，卻要像我們的聖祖厄里亞一樣，只等待天降烈火來焚燒這自我奉獻給天主的犧牲[27]」，這是在等待奇蹟，而奇蹟是在吾主高興賜予、

[25] 若十六 7。

[26]〈第六住所〉，第七章，992-993 頁。

[27] 同上，988 頁。

且靈魂作好準備的時候，才會出現的。這樣的等待是不會有結果的；聖女大德蘭曾有過這樣的經驗：

「由於我不能時常品嘗神樂，我的思想就時而向東，時而向西；我的靈魂像小鳥一樣飛來飛去，找不到安歇之處，而浪費了許多時間，既不能在德行上進步，也不能因靜禱而獲益[28]。」

聖女看到自己無論在德行或靜禱上都沒有進步，那麼這方法不生效果究竟是什麼原因呢？一定是因為「缺少謙遜，這種缺點如此隱蔽，又善於偽裝，以致使人完全感覺不到[29]」。「吾主尚未把人舉起時，人就妄想升高了[30]」。這種妄想使人低估吾主「允許人像聖若望那樣，站在十字架下[31]」的恩寵。這種微妙的驕傲「看來不算什麼，可是，對那些想要在靜觀路途上前進的人而言，為害卻是最大的[32]。」因為，天主通常把祂無償的恩惠只賜給謙遜的人。

在任何形式的驕傲中，多少都會有一點愚蠢。這裡的驕傲也逃不過這一普遍性定律。

天主聖言降生成人，是為了救贖我們，也是為了使我們得以認識並親近祂，同時使祂的教導適應我們本性：心靈和肉身。耶穌曾與人共處，並定居在我們中間；然而，有的人卻非要在精神界、且僅用純精神的方法去尋找天主。因此，聖女以務實的態度力加駁

---

28 〈第六住所〉，第七章，993頁。
29 《自傳》，第二十二章，222頁。
30 同上，226頁。
31 同上，222頁。
32 同上，226頁。

斥。她寫道：

「我們不是天使，我們有身體。因此，當我們身在世上時，卻要成為天使，這純粹是妄想……。在常態下，我們的思想需要有所支撐。也許有時人能超越自己，心裡常常如此充滿天主，以至於不需藉其他任何受造物來使自己收斂心神，但這並不是常態。因此當俗務、挫折和考驗來臨，或嘗不到完全寧靜的神樂，或陷入神枯時，基督就是我們最好的朋友[33]。」

只有到達了第七住所的靈魂，「才會很少或幾乎不必這樣努力」。然而所有的靈魂都應回到吾主耶穌的人性上來，這就是定律：

「我們都是生活在有死有壞的肉體中的人，需要與聖人來往並紀念他們。……我們更不該主動離開吾主耶穌的至聖人性。祂對我們來說，是萬善萬美，也是排除一切罪惡的良藥[34]。」

但是不斷回到吾主身邊，豈不是不超越心禱，而放棄靜觀嗎？事實並非如此，因為要準備自己作靜觀，最佳的方法就是：

「自視貧乏之至，不配至尊天主在這方面幫助我們，而要努力做好一切自己能力範圍之內的事。至於我本人，我認為無論我們的靜禱多麼完善，也得至死懷有這種謙卑的心態[35]。」

---

[33]《自傳》，第二十二章，226頁。

[34]〈第六住所〉，第七章，986-987頁。

[35]同上，988頁。

要在靜禱中獲得進步，只有靠基督作爲中保才行。而在獲得第四住所的「靜觀」恩寵以後，祂的中保大能尤其重要。

靈魂如果這時不回歸耶穌基督，便不能獲得心靈的自由，也不會進步。聖女寫道：

「有許多人在到達結合性靜禱（第五住所）後，就不再進步，也得不到更大的心靈自由，其原因就在於這種錯誤[36]。」

這種錯誤，可想而知，就是放棄了耶穌基督。

因這錯誤而受害的靈魂，也許會停留在這些住所內，但絕對進不了更高的第六和第七住所。聖女寫道：

「我可以保證，她們進不了最後兩個住所，因為她們一旦失去了好耶穌這位嚮導，就再也找不到路徑了。如果她們能安穩地住在以前的住所，便已經很不錯了[37]。」

以上的斷言如此嚴正，明確顯示出聖女對此爭論的重視與關心。

聖女的眼光敏銳，心腸慈善，因此她很快就作了以下的結論：

「我不相信這些人會照他們自己的話去做，據我看來，他們自己也不了解自己，因此，他們害了自己，也害了別人[38]。」

與聖女討論以上問題的靜觀者，為數不少[39]。那麼，聖女的這

---

[36] 《自傳》，第二十二章，222頁。

[37] 〈第六住所〉，第七章，987頁。

[38] 同上。

[39] 同上。

些思考，充滿最穩健與最合理的現實主義色彩，是否說服了所有的人呢？並不是人人都同意。他們中還有人提出一些反駁，這令聖女不容忽視。

他們是真正的靈修學家，他們聲稱人若被提昇到完美的靜觀境界以後，便「不能像以前那樣談論基督的苦難和生平奧蹟了[40]。」

聖女大德蘭也承認會出現這種無力的情況[41]。但這種無力感並不是完全的。這些人不能再作默想了，意思是說：「他們不能以理智去進行我們所作的各種推論[42]。」但是，

「他們說自己不能把心神專注在這些奧蹟上，也不能常常把它們呈現在腦海裡，尤其當教會慶祝這些奧蹟時。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這些人一定不了解自己，其實他們是用一種更完美的方式來思考這些奧蹟。這些奧蹟活生生地呈現在他們眼前，也深深地銘刻在他們的記憶中，只要看耶穌跪伏在山園祈禱……便足以供他們回想不止一個小時，而且可以多達幾天……，依我看，這就是他們不能更加專心去推論耶穌苦難的理由……如果他們不想這些事蹟，最好還是勉力去想。因為我知道，最高超的靜禱也不會阻止他們去想耶穌苦難的[43]。」

聖女接著又說：「至於一個人聲稱自己始終處於神樂之中，卻絕不能做到我所說的（回到吾主耶穌的人性），那麼，我會認為他

---

[40]〈第六住所〉，第七章，987頁。

[41]同上，987-988頁。

[42]同上，989-990頁。

[43]同上，990-991頁。

的處境是有問題的[44]。」我們認為這就是聖女在第四住所中所描寫的病態[45]。

聖女的話說得非常清楚：靜觀者偶爾會被聖寵提高到基督人性以上的境界，但是一有可能，他就能夠、而且應該再回到基督的生平奧蹟上，並不是為了加以默想（這或許有可能會對他不利），而是為了以單純的目光瞻仰這些奧蹟，以獲得靈魂的滋養。現在早已沒有人對這理論再提出異議了，但在實踐時還是會遇到不同的解釋，因此仍需要再說明一下這重要的理論。

有人認為聖十字若望與聖女大德蘭的教導，顯然有所不同，因為神祕學大師十字若望強調要超脫一切受造的形式。持這種論點的人忘了聖人當時是針對開始進行靜觀的人而言，因此強調必須超脫一切受造物。他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以一篇標題為〈我們答覆一個疑問，說明為何在新約時代，不再如同在舊約中，容許以超自然的方法來詢問天主〉的文章，來凸顯耶穌基督的地位[46]。此外，我們從他的傳記中也可以知道，他經常在聖龕前，並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像前駐留良久。因此，聖十字若望與聖女大德蘭一樣，都在那從基督奧蹟所湧出的神泉裡暢飲，並領導弟子們前來共飲[47]。

加爾默羅會這兩位重整者的理論，藉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神修而獲得了優雅的展現。里修的小聖女對高深的講解和徒勞的嘗試感

---

44 〈第六住所〉，第七章，992頁。

45 〈第四住所〉，第三章，888-889頁。

46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30頁。

47 參閱 1934 年 4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其中有聖誕．厄里則（Élisée de la Nativité）神父有關此論點之佳作。

到厭倦，想要尋找一條到達全德的小路，一種攀登愛情高山的快速方法。她夢想能有富貴人家中的電梯。終於，她獲得了答案：「耶穌啊！那電梯……就是祢的雙臂[48]！」於是她以全心信賴和自我交付登上此電梯。她起初一直瞻仰馬槽中的耶穌聖嬰；後來又熱愛耶穌的聖容，因為聖容向她啟示了祂自己的痛苦奧蹟。從那以後，她就走在從被苦難所遮掩的聖容所散發出的光芒之中。聖容是「照亮」她腳步的「星辰」，敬禮聖容是她的最愛。於是這神聖電梯很快地就帶她到達了愛情的巔峰，滿足了她的熱望。

耶穌聖嬰德蘭圓滿成功地為以上的靈修理論提供了寶貴的印證。然而只有這種靈修理論所憑藉的教理本身，才能顯示這靈修的重要性，並無懈可擊地加以證明。

二、神學的論證

原祖父母在地堂裡享有天主的超性特恩，可以與天主隨意談話；不用透過中間人，就能來到天主面前。他們的罪致使他們與天主分離，在天主和人之間造成了一個不可逾越的深淵。

於是天主制定了一個新計畫，來彌補因此罪惡而無法實現的原始計畫。在這新計畫中，降生的聖言被立為普世唯一的中保；天主原來藉著聖言創造了一切，現在決定一切須由降生的聖言來重新恢復。原來被分離的天主性和人性，在耶穌基督身上得以結合，由於有了這結合，天主委任耶穌基督為人類中保。根據經上的話：「祂

[48]《自傳手稿》C，第3張，正面。

按照默基瑟德的品位，被立為永遠的司祭[49]。」

耶穌在公開傳教的生涯中，逐步為人啟示祂中保的身分，並加以解釋。祂說：「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50]。」這句話對我們比較容易懂，但對當時的猶太人，著實令他們驚訝不已。

耶穌是天主聖子。祂身為天父的聖言，是聖父自永遠所生；同時又是降生的聖言，是在時空中顯現的。耶穌懷有非受造之光，即天主之光。祂也懷有一切天主願意顯示給世界的光[51]，即聖三內的生命，以及天主願意分施給靈魂的生命[52]。

耶穌擁有智慧和聖寵的一切寶藏，而我們是從祂的滿盈中才得以領受智慧與聖寵。

藉著受難的功勞，祂獲得了分施的權利，並使我們堪當領受這些寶藏。唯有藉著祂，天主的光和聖寵才能降臨人間，也唯有藉著祂，我們才能到達光明和仁慈之父的座前。祂是普世的唯一中保，是祂完成了我們得救及聖化的工程，因此祂可以說：「我是道路……我是天上羊棧的門，凡不經過此門的人都是賊[53]。」

為了使天主的生命更能傾注，耶穌基督以自己的人性作為分施此天主生命的媒介，要我們與祂的人性有最親密的接觸。祂藉著餅酒的外形，把祂那自作犧牲、充滿活力的人性賜給我們，作為食糧。藉著這神糧，進入我們之內的，是神性生命的洪濤，這洪濤根據我們的接受能力，傾注到我們的心中；祂說：「我是生命之糧

---

[49] 詠一一〇九；希七 17。

[50] 若十四 6。

[51] 若一 9。

[52] 若一 16。

[53] 參閱若十 7-13。

……。凡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在他內便有生命；凡不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的人，在他內便沒有生命[54]。」這些話說得很明確，唯有領受耶穌基督，才能有生命。其他聖事只有透過與聖體聖事的聯繫才會產生效果，比如聖洗聖事是藉著領洗者有領聖體的渴望，才會有效果的[55]。

聖體聖事有轉化的作用。但是，並非天上神糧在領受者內被轉化，而是耶穌基督交付自己，祂來贏得我們，並在祂的光和愛中轉化我們。於是我們與所有的人及整個聖教會，一起進入與基督結合的奧祕之中。

最後晚餐後，宗徒們都初次領了聖體，並被祝聖為司鐸，耶穌對他們隱約透露了這奧蹟的真意。祂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枝條若不留在葡萄樹上，就成了枯枝，將被投入火中。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56]。」我們的整個超性生命便繫於與耶穌基督的結合。一旦和祂分離，我們在超性界中，便什麼都不是，既沒有價值，也沒有生存的可能了。

因此，在受難前，耶穌基督在祂的大司祭祈禱中，為祂的宗徒和信從宗徒的人，只祈求一件事，就是使他們與祂合而為一，就如祂與聖父原是一體一樣[57]，使他們得以見到聖父的光榮[58]。這一點，

---

[54] 若六 48-55。

[55]「人若沒有領受這一聖事（聖體聖事）的渴望和決心，那麼連最初的聖寵也不可能獲得。因為聖體聖事是一切聖事的標的。」（《特利騰大公會議的教理》，論聖體聖事，50 條）。

[56] 參閱若十五 5-6。

[57] 參閱若十七 21。

[58] 參閱若十七 24。

耶穌是以祂犧牲的代價向聖父要求的。此合而為一是祂降生和救贖的目的，也是我們靈魂及教會的生命之所繫。

聖保祿宗徒針對以上的教誨加以解釋，並作了綜合性的總結。他自稱是宣報基督偉大奧蹟的使者，根據天主仁慈的永遠計畫，在人類墮落之後，一切都由祂降生的聖言來重新恢復；天主把一切事物中的首席地位賜給聖言基督，凡因罪惡而分離的，都要在祂內得以重聚；這樣，我們就能藉著祂並在祂內，得到淨化，獲得救援和聖德，與祂構成同一身體，這身體就是基督奧體，或教會。「在耶穌基督內」，這是聖保祿教導內容的中心思想，也是基督教義的精髓所在。

教會就是擴展的基督或通傳在其肢體內的基督。教會以不斷增加信友來延伸基督的身體，而基督則在其肢體內普施其恩寵的寶藏，以繼續祂在現世的司祭使命。天主的聖寵唯有透過基督，才能來到我們身上，把我們和基督連結在一起，使我們成為基督。這樣，我們就成為屬於基督的，而基督則屬於天主。

聖寵的性質又從另一方面顯示出我們屬於基督並與祂結合的事實。我們所領受的聖寵是屬於子女性質的，這是基本要點。我們領受了子女的心，「而使我們呼喚天主為父親[59]。」在天主聖三內，我們或是子女，或不是子女。而聖父只有一個獨生子，就是祂的聖言。聖三內的生命節奏是永遠不變的：天主聖父藉著對自己的認識，生了聖言來表達自己；聖父和聖子又以彼此間的愛情，共發聖神。這一活動不論多少世紀都不會改變，永遠也不會改變。我們的超性聖召要求我們進入並分享這一活動，怎樣才能實現呢？唯一的

[59] 羅八 15。

方式就是有幸被天主收養，並在祂的影響下，使我們和聖三中的一位達成結合。於是，聖言降生，取了人性，這人性就幸運地被聖言引領到祂的光榮之中，這光榮是在世界未有之前，就屬於祂的[60]。凡是自願讓聖寵征服的人，基督聖言就透過祂的神聖人性來獲取他，並帶領他。於是，整個的基督奧體便得以成長茁壯。這一奧體從此在光明和仁慈聖父的永遠眷顧之下，同聖父一起分享聖神的愛情。聖神既是聖父與聖子的神，因此也成為教會和我們的聖神。

這便是天主對我們所懷有的計畫，也是祂願意在我們身上並藉着我們去實現的。我們要歸屬於基督，否則就沒有超性的生命。我們要偕同降生的基督在天主聖三內成為義子，否則就要被摒棄於天國之外。

這些事實真理，不僅提供給我們靜觀的滋養品，而且指揮統御整個的救恩和教會組織的神聖工程，因此也要求我們與天主的工程合作。對靈修生活和福傳工作來說，這些真理不但極為崇高，也極為實際。

因此，哲學家應該放棄藉理智思辨以達到與天主親密往來的念頭，哪怕是最崇高的思辨，也無濟於事。即使他可能會達到純粹的理性境界，但他若不懷有對耶穌基督的信德，就不能認為自己已接觸到天主。天主是神，不會直接被純理性的探索所捕捉或領悟的。

靜觀者只靠沉浸在甜蜜之夜的朦朧之中，是不會達到完美的愛情靜觀境界的。要想在天主聖三內獲得一席之地，哲學家和靜觀者都必須到耶穌基督面前，謙遜地祈求祂強有力的中保能力。因為只有祂是道路、羊棧的門和善牧。不論牧童或賢士，都是因為跪在白

[60] 若十七 5。

冷馬槽前，朝拜那隱藏在軟弱嬰兒身上的天主，才能在現世遇見天主。

但願那些渴望在靈修上登峰造極的人，除了基督以外，切勿尋求其他的道路；而要瞻仰基督，無論是在行動上，思想上，情感上，或意志上，都要效法祂。從白冷一路跟着祂到加爾瓦略山，這是最穩妥的捷徑。重現基督，使祂在自己身上生活，這是最高、最完美的境界。一旦與耶穌結合，不再與祂分離，那麼我們就攀升到了頂峰，也到達了永生。

一切使人遠離基督或不引領人歸向祂的理論、道路，都是錯誤的理論或可疑的道路。

聖女大德蘭嚴謹有力地證實了這靈修領域內的真理，並提出實用的結論。這一功德使她無愧於她的光榮頭銜，建立起她靈修大師的權威[61]。

聖女深諳人靈，知道有的人會怕背離了積極的靜禱方式，也有人會因隱藏的驕傲，夢想超越感性事物以進入黑夜；因此她同時考慮到：天主聖寵的要求、我們的軟弱無力、天主的神聖靈性以及祂仁慈的計畫，於是她一方面教導我們緊緊依附身為「道路、真理及生命」的基督人性，另一方面也教導我們，當祂要引領我們進入祂上智幽暗的深處時，不要抗拒聖寵的吹拂引導。

在《靈心城堡》各住所的描寫中，我們可以讀到聖女詳盡而明

61 大德蘭的教導在法國所產生的深刻影響，顯然勝過其他各地。十七世紀初，她的著作便被譯成法語，並且藉著眾多的加爾默羅會隱修院而迅速廣傳。十八世紀法國神祕靈修學派中的領導人物，都是虔誠的加爾默羅會士，他們以基督為中心的靈修重點，應該歸功於聖

確的教導。靈魂經過起初的三個住所時，應該始終不懈地注視着好耶穌。在第四、第五住所中，聖言的智慧將要顯示出來，或是清幽暗淡，或是甜蜜芳香。在第六住所，靈魂藉完全的捨棄自我與絕對的貧窮精神，將融入基督的痛苦奧蹟中，並期待在第七住所藉轉化性結合，得以分享祂生命的凱旋。

女大德蘭。

第六章

德蘭論克修

要見天主，就必須先死。

「要見天主，就必須先死」，聖女大德蘭童年時遠赴摩爾人地區未遂，回來後對父母作了以上的解釋。的確，要打開我們的神目，去享見無限的天主，唯一的方法就是死亡。

同樣，要在現世就和天主有親密的來往，也必須死亡。但這種死亡卻比較緩慢，即持續不斷地苦修。聖女大德蘭對此很有體會。她寫道：

「當一個人開始真正侍奉天主的時候，對天主所能做的最低奉獻，就是祭獻自己的生命[1]。」

聖女在靈修中給予靜禱至高的地位，卻沒有忘記克修的重要性。她寫道：「放縱和靜禱是背道而馳的[2]。」

靈魂處於天主的光照下，應該更容易了解聖潔的天主向人靈的要求。要想與天主完全結合，人必須經過一番有效且徹底的克修功夫。為了使克修功夫既持續有效，又適合人的能力，就必須有所適應，並循序漸進。

---

1 《全德之路》，第十三章，638-639頁。

2 同上，第四章，600頁。

聖女大德蘭論克修的三個特質就是：徹底性、適應性和漸進性，我們將一一加以探討。

一、徹底性的克修

聖女大德蘭的筆下洋溢著軍人的豪邁氣概。她是騎士貴族的後裔，誕生於西班牙的亞味拉。據載，該城曾被圍困，捍衛此城的，正是英勇的婦女。

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是「一個小型要塞，信仰基督的勇士們在那裡築壘固守[3]。」防衛要塞的城牆就是神貧和謙遜[4]。人們以靈修上的奮戰來堅守城池，而這種戰鬥是「十分艱辛的，所要求的勇氣也比其他的工程更大[5]。」

「請看戰場上的旗手。他並不戰鬥，但他冒的危險卻不亞於別人。他內心所受的痛苦，必定勝過他人，因為他既高舉著大旗，就不能躲避攻擊，即使要粉身碎骨，也不願把手中的旗幟放下。

同樣，靜觀者也該舉起謙遜的大旗，忍受別人的一切攻擊，絕不還手。他們的職責就是像基督一樣受苦，始終高舉十字架的大旗，永不放棄[6]。」

聖女在著作中有多處，尤其是在《全德之路》的前二十章，詳

---

3 《全德之路》，第三章，593-594頁。
4 同上，第二章，590-591頁。
5 《自傳》，第十一章，110頁。
6 《全德之路》，第二十章，669頁。

盡解釋了需要實踐的德行和忍受的痛苦。這些德行就是神貧、仁愛、謙遜、超脫家庭及自我。而聖女大德蘭的克修特質，就是要修這些德行，必須抱持絕對的決心，無條件地實行。她說：

「妳們要努力使天主喜歡，假如這樣做以至餓死，我就會說：聖若瑟隱修院的姊妹們是有福的[7]！」

如果我們不痛下決心，不毅然決然地蔑視死亡及喪失健康，那麼就會一事無成。妳們要不畏懼死亡，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不管將來會怎麼樣[8]。」

她要求修女要有剛強的氣概，無怨無尤地忍受那些「時來時去」的「婦女小病痛」[9]。她說：「在病痛嚴重的時候，它自會顯現出來，那就和妳們的呻吟聲不同，別人立刻就會覺察到」[10]。

人一開始度靈修生活，就必須慷慨大量。聖女說：

「他們應該如何開始呢？最重要、最基本的一點，就是要立下堅定有力的志向，不達到生命之泉，絕不休止。因此，儘管有困難和阻礙，儘管需要努力工作並忍受人家的閒言閒語，他們還是勇往直前。希望他們要有達到目標的雄心壯志，寧可死在通向目標的路上，也不要在路上缺乏忍受考驗的勇氣。哪怕全世界都和他們一起毀滅，他們也不會改變初衷[11]！」

---

7 《全德之路》，第二章，587頁。

8 同上，第十二章，637頁。

9 同上，第十二章，635-636頁。

10 同上，第十二章，635頁。

11 《全德之路》，第二十三章，689頁。

事實上，有許多人由於沒有「從一開始就擁抱十字架」[12]，而始終沒有達到目的。

聖女在《靈心城堡》中，確切地指出，並總結說：

「開始專心靜禱的人，唯一的雄心，就是要努力堅定自己的決心，絕不輕忽任何能使自己的意志符合天主聖意的方法。靈修之道之所以能引導人達到最高全德，就在於此[13]。」

任何克修方法，都應以奉獻意志及自我奉獻為最終目標：

「本書中我給你們的所有勸告，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引導你們最後完全奉獻於造物主，交付你們的意志，超脫一切受造之物[14]。」

但是，聖女大德蘭並未判定那些在靈修道路上慷慨之情較少的人要下地獄。如果天主已經賜給他們一些超性的神恩，「只要他們保持良心純潔，就不會把以前賜給他們的完全收回」[15]。否則，他們就會一直停留在心禱的境界中。因為靜觀有它徹底性的要求。她說：

「如果你們不聽，也不照著實行，那麼你們就只有終生停留在心禱的階段[16]。」

---

[12]《自傳》，第十一章，113頁。
[13]〈第二住所〉，第一章，841頁。
[14]《全德之路》，第三十四章，750頁。
[15]同上，第三十三章，745頁。
[16]《全德之路》，第十八章，657頁。

對她來說，她只願對那些熱望攀登頂峰、渴望暢飲活水之泉的人說話。為了準備他們能接受此宏恩，聖女才要求他們徹底地奉獻自己的意志[17]。只有這些人才是聖女大德蘭的跟隨者，並能實現她對靈修人所下的定義：

「你們可知道一個人什麼時候才算是真正的靈修人呢？就是當他自願作天主奴僕的時候。這一頭銜，並非只是佩帶十字架的標記而已，而是把自己的自由完全交給祂，好讓祂得以把我們當作全世界的奴隸一般去賣掉[18]。」

聖十字若望所提出的理想，和聖女大德蘭的完全一致，所要求的也相同；只是用詞更加尖銳，並且有些方面更加明確。

在他的著作《攀登加爾默羅山》的開端，他提出一張路徑圖，指出應遵循的道路。有三條道路呈現在初修者面前：左、右兩條是曲折寬闊的大道，右邊的是心靈迷失者的道路，帶領人尋找世福，即自由、尊榮、學問、休閒；左邊的稱作不完美心靈的道路，帶領人走向天福，即光榮、聖德、喜樂、知識。靈魂尋找這些財富，由於所獲不多，就沒有登上全德的高山。在圖表的中間，有一條小路直登山頂，在這條小徑上，聖人寫下四個重複的字：「無、無、無、無」。這條小徑通向天主恩惠的圓滿，通向天主上智的歡筵。

這張路徑圖極具啟發性，聖十字若望以《攀登加爾默羅山》的教誨來為之詮釋：

---

[17]《自傳》，第十一章，103-104 頁；《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7 頁；第三十四章，750 頁。

[18]〈第七住所〉，第四章，1054 頁。

「但願靈魂堅持不懈地致力於：
不做比較容易的事，要做更困難的事……
不做愜意的事，要做逆意的事……
不做休閒的事，要做費力的事……
不想要什麼，要一無所求。
不在世物中追求更好的，要追求更差的，並為了愛基督，衷心渴望一無所有，對於世上的一切，致力於完全捨棄、完全超脫、絕對貧窮[19]。」

聖人指出，對待心靈上的財富正如對待世物一樣，要有同樣的超脫心態。他從心靈的層面來闡明他的意見：

「為達到能體會一切，必須什麼都不體會。
為達到能知道一切，必須什麼都不知道。
為達到能擁有一切，必須什麼都不擁有。
為達到能成為一切，必須什麼都不成為[20]。」

不必再繼續摘錄了。顯而易見，加爾默羅的山坡是陡峭的，沒有盤山小路可供攀登，更沒有高原可供定居。偶爾有幾段平路，可供暫停片刻。暫停不是為了回顧已走過的路程，而是為了瞻仰山頂。從山頂上有光芒射下，我們要直達山頂，唯一對我們有助益的支撐，就是十字架的木杖。

藉著亞味拉貧窮的聖若瑟隱修院，以及聖十字若望為激起虔敬

[19]《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三章，84頁。
[20]同上，86頁。

者的眼淚而以十字架和骷髏頭來點綴的在杜梵路（Durvelo）的破房子，以這兩處地方的貧苦生活，人們看到了徹底克修精神的逼真實現。

這種靈修方式並非要炫耀它的貧苦，但也並不加以隱藏。因為它要吸引的是強者。聖女大德蘭經常說：

「女兒們，我極力要求妳們，如果妳們中有人自認不能遵循本院所實踐的事項，那麼就請說出來。在別的隱修院，同樣也可以侍奉吾主[21]。」

「……女兒們，我希望妳們絲毫不是、也不要顯出柔弱婦女的樣子，卻要像雄壯勇士一樣[22]。」

這豈不是驍勇之士的誇口，把英勇行為當成律法，驕傲地有別於一般民眾嗎？讓我們來查閱福音，以作正確的判斷：

耶穌對我們說：「你們若不悔改，你們要全部喪亡[23]！」這已經是很嚴厲的法律了。耶穌又明確指出，祂要求的是怎麼樣的努力。祂說：「天國是以猛力奪取的，唯有以猛力奪取，人才能得到它[24]。」

因此，凡是基督的門徒都應該是強有力的，因為若不採取自我強制，就不能實行耶穌的明確告誡：「誰願意跟隨我，就該棄絕自

[21]《全德之路》，第九章，625頁。
[22]同上，第八章，622頁。
[23]路十三3。
[24]瑪十一12。
[25]瑪十六24。

己，背着自己的十字架來跟隨我[25]。」

要上升到天主面前，除了登上崎嶇流血的加爾瓦略山路，別無他途，要攀登加爾默羅山也是一樣。

厄瑪烏的兩位門徒尚在因加爾瓦略山的悲劇而憤慨憂悶時，耶穌對他們說：「默西亞不是必須先受這些苦難，然後才進入祂的光榮嗎[26]？」耶穌這樣說，是在宣佈一項律法，就是祂自己甘願接受、也是門徒必須接受的律法。祂又召告他們說：

「徒弟不能勝過師傅。世界惱恨了我，也將惱恨你們。他們將迫害你們，如同他們迫害過我一樣……。我打發你們，如同把羔羊送進狼羣當中[27]。」

這痛苦的律法，是導向生命的律法。耶穌基督以聖體聖事的方式留在我們中間，祭臺上餅酒的分開，表示基督處於祭獻的狀態。祂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在教會內分施使人合一的聖寵。

這聖寵是生命也是死亡，是自作犧牲的基督把這聖寵從祂裂開的聖傷中傾流出來的。聖寵把不死的基督所滿溢的生命賜給我們，同時也在我們身上宣告祂的苦難，告訴我們必須參與祂的祭獻，補足祂苦難的不足，才能把祂的功勞給予我們。我們唯有把自己的痛苦與基督的苦難結合，聖寵才得以在我們身上發展；而且我們只有經過死亡，與自作犧牲並從死者中復活的基督結合以後，此聖寵才會在我們的直觀神視和享有天主中達到完美。

在加爾瓦略山上，基督獨自一人自作犧牲；在祭臺上，祂每天

---

[26] 路二十四 26。

[27] 瑪十；若十五。

和整個聖教會一起奉獻自己。教會參與祂的祭獻，也要求每一個肢體同作祭獻。被釘的耶穌是得到重生的人類的完美典型，是人類的理想和模範，天主就是按照祂來塑造人靈的。每天都有彌撒在我們面前舉行。教會也到處豎立起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苦像。然而這嚴正的現實，這持久的影響，還是不能驅散我們的幻想。在我們的腦海裡所思念的仍是世福，所不斷夢想的還是現世的榮景和基督徒的全德能兼得並享。

我們總是想忘記耶穌基督所宣告的唯一勝利，是在加爾瓦略山上十字架的勝利；只有在末日當祂乘雲降來，手持十字架，審判生者死者時，祂才會回報祂的敵人。在那一天，和祂一起凱旋的，只有那些經過大災難，並在羔羊的血中洗淨自己的人[28]。

---

[28] 然而我們也不是肯定唯有痛苦才能在現世聖化人靈，使人立功勞。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強調：「只有溫柔愉快才能留得住人。」滿溢的神味和痛苦的創傷一樣，能淨化人靈。愛德的強弱程度，比一個偶爾會產生痛苦的行為，更能影響功勞的大小。

加爾瓦略山上被釘的基督是得到重生的人類的典範，由於所受的酷刑，祂是人間最痛苦的人。但同時，祂又不斷地享見天主，並獲得痛苦所保證的勝利，因此祂又是最幸福的人。

因此，活出基督的聖人在經歷到最痛苦的內在或外在的自我犧牲時，在此世就能享受到最純、最大的喜樂。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病床上臨終前這樣說：「你們可曾看見一個黑洞嗎？那就是我靈魂的情景……。瓶子已經滿到瓶口了。我沒有想到會受這麼多的苦。」她馬上又接著說，不是為了糾正上面所說的話，而是為了說得更清楚：「我雖受苦，但心中的平安卻達到了驚人的程度……。我絕不後悔把自己交給了天主的聖愛。」（《最後言談錄》，黃冊 28.8.3；30.9。）

這些真理既深刻又痛苦，卻是事實，加爾默羅會的大師們對此深有了解並欣然接受。對於那些聚集在他們周圍並渴望擁有真正基督精神的人，他們應當宣告艱苦十字架的律法，唯有十字架才能結出豐碩的果實，還得告訴他們要防止受假牧童的欺騙。聖十字若望說：

「如果有人到你們這裡來，向你們宣講一種寬鬆的理論，哪怕他是天使，哪怕他有奇蹟作為佐證，你們也不要相信他。你們只對嚴厲的補贖和超脫一切世物的作法充滿信心[29]。」

大師們參與了基督天主性的生命和祂的苦難，與被釘的基督結合，才能與基督的情感交流，並在痛苦和死亡面前，表現出與祂相似的態度。耶穌不是說過：「我有一種應受的血的洗禮，我是如何焦急，直到它得以完成[30]！」救主耶穌是以滿腔熱忱走向加爾瓦略山的偉大事業的。

加爾默羅會的聖人們，當他們滿懷愛情時，同時也嚮往痛苦和死亡。痛苦使他們接近天主，拯救靈魂；而死亡使他們能享見天主，並擁有充分的自由參與結實纍纍的傳教事業。

聖女大德蘭大聲喊道：「不受苦，就死亡！」

痛苦是最高幸福的必經之門。然而我們求福的欲望，始終在設法想減少天主的要求，想把人的想法與基督的教義和諧地彙整起來；因此，我們就不難懂得為什麼靈修大師們要強調十字架的必要性，並把犧牲和全德之間劃上等號。

[29] 聖十字若望，《格言》（*Maximes*）124，西普連神父（P. Cyprien）譯，呂西盎神父（P. Lucien）編，代克雷（Desclée）出版社。

[30] 路十二 50。

聖十字若望求天主賞他「受苦，受人輕視」。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則宣稱：「受苦是我現世的天堂。」

他們是和我們一樣的人：「厄里亞也像我們一樣會感覺到痛苦[31]。」他們在受苦時，也會難過，有時候也會憂愁，敗興，軟弱。

但是不管怎樣，當他們的熱情消失時，他們慷慨的程度仍會如他們所教導的那樣高昂。

此教導中的一點一滴都不可加以刪除，否則便無法達成它所保證的基督徒全德，同時也會減少它所屬的加爾默羅會靈修的光彩、能量和滿結果實的實力。

二、適應性的克修

聽到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發自灼熱心靈的崇高呼聲，有人會說：「這是巨人的靈修！這種靈修只適合像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那樣超凡的人物。」

又有人說：「由於這種靈修太崇高，所以超越了我們人性的能力。幸而還有更能體諒人的靈修大師，如聖方濟．沙雷（François de Sales)，及同屬於加爾默羅會的耶穌聖嬰德蘭，他們能考慮到人性的軟弱和我們這時代的需要。」

這些常聽到的反對意見似是而非，我們不妨研究一下，便可以看出加爾默羅會大師的徹底性克修，是非常富於靈活性和適應性的。

首先必須注意：假如我們肯定聖方濟．沙雷和聖女耶穌聖嬰德

[31] 雅五 17。

蘭的靈修沒有以徹底性克修作為武器，那是對他們靈修的嚴重侮辱，就等於肯定他們的靈修不是基督徒的靈修。他們也許隱藏了自己的奮力克修，但是既然只有強者才能奪取天國，那麼這種奮勇努力是絕對不會缺少的。事實上，我們都知道，溫良的聖方濟．沙雷為了克制他易怒的脾氣，對自己下了多麼大的克制力。他對聖女若安．尚達（Ste. Jeanne de Chantal）所要求的，簡直是英勇無比的行為，尤其是當她毅然離家，戰勝兒子的阻擋，去創建往見會（Visitation）的時候。

在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身上，我們看得更為清楚。在靈修生活中，她把「選取一切」作為自己的原則。她竭盡全力，勇往直前，從不抱怨，直達終點。自始至終陪伴她的姊姊瑟琳說，剛毅之德是她的特點[32]。

所以，聖方濟．沙雷的溫良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微笑，掩蓋了他們其他的德行。而這些其他的德行，他們都修到了英勇的程度。他們兩人都和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一樣，奮力挑戰了自己的極限。他們之間顯著的不同，僅在於德行的形式和他們的教導而已。因此，我們應該加以辨認並解釋，以從中汲取神益。

苦身克己有兩種目的：一是摧毀我們自己的罪惡；二是救贖人靈。既然我們現在是在討論克修，所以只強調第一種目的。

要使克修有效，應根據每人的個性，把主導的偏情找出來，加以摧毀。

我們知道，人的偏情各不相同。然而在同一時代和同一社會階層中，卻多多少少呈現出持續性的共同點。我們了解十六世紀的西

32「我都選取！」（《自傳手稿》，A，10張，正面）。

班牙和十七世紀的法國，各有各的優點和缺點，這些情況在他們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學和社會等各種作品中都一覽無遺。

天主聖神把靈修大師和聖人賞給每一個時代的聖教會。他們既明瞭天主的要求，又洞察人的內心。他們熟悉靈修生活的準則，從中總結出明確的建議，以適應那些需要他們領導的人。他們的教導一方面忠於傳統的準則，另一方面又適應時代的需要，以求立論正統穩妥，作法創新獨特，並能功效卓著。

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都是普世教會的聖師，他們的神祕學適合各個時代，然而他們卻又屬於某一個時代，某一個國家。他們是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在西班牙這一輝煌世紀最有代表性的經典作家中，他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們以其西班牙人的天賦對當時的民眾說話，在具體解釋他們的理論時，當然也考慮到民眾的需要。

我們知道十六世紀西班牙人的性格，他們有深刻虔誠的信仰。例如西班牙國王斐理二世，他過著如修會會士般的生活，不但對各修會的重整工作非常關心，並且不惜一切代價，防止他的臣民陷於新教徒的錯誤，而在當時的歐洲，這種錯誤言論是非常猖獗的。他維持宗教裁判所的熱誠，不徇私情，把一切可疑的外國人、著名教授，哪怕是講話不知檢點的總主教都關押起來。信仰終於受到了保護，理智順服了信仰，因此罪惡不會是出自理性方面。

於是罪惡轉到感性方面，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洋溢著生氣和熱情。這個國家才結束了半島上對摩爾人的戰鬥，又把戰爭帶往各地；西班牙對荷蘭、義大利、美洲都發動過戰爭。對戰爭如此，對宗教的虔誠也是如此，都出現過感性的狂熱。於是光照主義（illuminisme）的威脅產生了。

各家的靈修導師都針對以上的感性熱情進行鬥爭，要平息它們

就得強烈地克苦肉體。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在這方面都做得很出色，但相較之下，還是比較有節制的[33]。從他們的理論便可以體會到這一點。《攀登加爾默羅山》詳盡解答了當時人的需要，更指出光照主義的危險性。在書中聖十字若望清楚地分別討論了淨化記憶和淨化意志。至於理智方面的苦修，他僅在解釋信仰的性質、及針對光照主義的危險時才提及。

大約三十年後，聖方濟・沙雷著書立說。十七世紀初期的法國和十六世紀的西班牙沒有顯著的差異，不過法國人至少避免了新教徒的影響。在法國加爾默羅會這個時代的年鑒裡，得意地展現其過人的苦修成就，和西班牙的重整修會一樣。

但是，聖方濟・沙雷寫作的對象是一些特殊的讀者，就是往見會的修女和在俗的貴婦人。可想而知，前者沒有相當的體力去承受加爾默羅會的嚴厲苦工；後者則都是家庭主婦，她們居住在廣大的領地或城市豪華的府邸裡，生活中排滿了家庭聚會或社交應酬。

頻繁的嚴厲苦工對她們來說是不可能的，至少是不適當的。然而這些可愛的費樂天（Philothées）不能要聖化自己又不竭盡心力（譯註：聖方濟・沙雷為她們寫了《成聖捷徑》（Introduction à la vie dévote）這本書）。她們面臨危險，同時又有自己的偏情。總之，身為細膩心理學家的聖方濟・沙雷對她們觀察得一清二楚。

---

[33] 聖女見到杜梵路初期的重整加爾默羅會士所行的嚴厲苦工，感到驚恐。她怕這是魔鬼的詭計，以摧毀新生的重整修會（《建院史》，第十四章，1175 頁）。

聖十字若望被任命為巴斯脫拉納（Pastrana）的初學導師以後，一開始就取消了前任導師方濟・艾斯比內神父（François Espinel）所規定的額外苦工。

於是聖方濟・沙雷要求她們從事心性的克修；聖女大德蘭很可能認為這種克修太嚴厲了，但卻能使這些貴婦人免除她們處境中的許多危險。她們是家裡的女主人，對整潔要求嚴格，對小節一絲不苟，生來就是對人發號施令的。溫良的日內瓦主教方濟・沙雷在深思熟慮後，嚴格地提出，要用服從來克制意志，用超脫一切世物來克制私人的愛好，即使是最小的心愛之物也要捨棄。如此靈魂才能獲得解放，得以實踐完美的愛主愛人之德。

十七世紀以後，罪惡又採取了其他攻勢：新教改革，鼓吹自由反省的原則，使理智擺脫教會的權威，逐步脫離教義和一切約束。理性獲得解放以後，在法國大革命時代，又被捧上了神壇，宣佈成為絕對的權威。理性成為一切領域中的女王，逐漸又成為自然神論者（déiste)及無神論者（athée)，最後，在孤立無援的處境中，走上懷疑自己及一切感性認識的結局。理性否認超性事物，對形而上學的思辨又失去了興趣，於是轉向物質以求改善人類的現世生活。科學上的發明讓工作的新狂熱得到了賞報，因而增加了人對理性的信任。然而，由於生活愈來愈舒適，愈來愈省力，原來應該得益的身體反而變得軟弱無力了。於是出現了目空一切的個人主義，它敵視一切權力約束，激起個人的自私主義並逐漸侵入道德習俗之中。個人主義是無法滿足人心的，因為即使自身的享受方式層出不窮，總難滿足靈魂深處的需要，因為靈魂原是為了無限的天主而受造的。以上所說的就是現代病，它起源於我們難以覺察的思想上的驕傲，這驕傲甚至侵入我們的習俗之中。這種個人主義的現代病為感官效勞，使得我們的精神力量甚至有時連身體的力量也完全枯竭了。是否有可能讓超性界的事物進入如此嚴重深沉的病態之中呢？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於是把光明帶給了我們的時代，她首先指出

適合我們病症的克修。

她會告訴我們，十六世紀西班牙學派的嚴厲苦工，一般說來，不適合我們柔弱的體質。要自己行這樣的苦工，若不是出自靈修的驕傲，想一步達到高峰，並在努力中竊竊自喜；就是來自我們這個時代常有的病態憂鬱症，每每為了痛苦本身而去尋求痛苦。

當然，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不會譴責刻苦肉身，因為在任何時代，包括我們的時代，刻苦都是必需的。她忠於加爾默羅會規所提供的一切苦工，也接受天主安排的一切境遇。這些事實都清楚地反映了她的思想。她譴責的只是做過分的苦工。在聖人傳記中以及重整加爾默羅會的初期歷史中，這些過分的苦工被人渲染得未免過於誇張。

聖經要求我們奮力擊破的，是一切形式的驕傲。我們內心委實充滿了毒氣似的驕傲。因此，聖女說，完美的德行存在於謙遜的心中。

為了要擊破無孔不入的驕傲，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建立了以謙虛為基調的靈修，就是她的「神嬰小道」。保持童心，小心地培養弱小者對上主的信賴，安貧樂道；在天主前，以愉快的心情顯露自己的貧乏，這樣來呼求天主的仁慈；在超性方面的行為要如孩子在本性方面的行為一樣。按照她的見解，這就是最有效的態度，這種態度能把天主的目光和祂全部的愛情吸引到自己身上，進而改變自己，焚毀自己，作為全燔之祭。

要實現並保持這種態度，便需要有徹底的犧牲精神。因此，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對她的追隨者所要求的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徹底的克修神工，絕不在加爾默羅會的重整會祖之下。她和他們是同一家族，同一血統；她是他們的真正傳人，她的靈修生活，就是大師們

思想最忠實的詮釋。我們欣然看到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靈修理論，在我們的時代有了新的詮釋。實踐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證明他們所提出的靈修準則，在各個時代絕無二致。

姑且不談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個人的功勞和對世界的特殊使命，至少她使我們更讚賞加爾默羅會靈修的靈活性及適應性。這種靈修有如母親般地照顧每一世紀的靈魂，既盡到對各世代的責任，又保持其豐富滿結果實的實力，同時，還從自己的寶庫中取出或新或舊的珍寶，以醫治靈魂的創傷[34]。

[34] 一個修會要想跨越幾個世紀，保存自己的精神，善盡自己的使命，必須改變其外在形式，以適應各時代的變革。聖女大德蘭就是藉著創造隱修的生活方式，適應當時的風俗和需要，才能在十六世紀重振加爾默羅會的初期精神。

修會的精神須歷經時代的變遷和文化的動蕩，才能永存不變，因為它體現的是基督大司祭的主要職能。但是修會精神的外在形式，有的應該隨環境及不同文化而有所改變；有的則因與其精神不可分離，就不可改變。根據此一原則，聖女大德蘭把曠野中的寂靜引進隱修院，但穿的是棕色粗呢，住在高牆之內；然而先知卻是穿著獸皮，各處流浪。

若一味崇古，藉忠於傳統之名，把思想的初期形式不分青紅皂白全部保存下來，那麼就有思想僵化的危險，會阻礙自我適應和自我發展，最終難免會喪失一心想保存的原始精神。

至於區別哪些外在形式需要保存，哪些應該在特定的時代中消失，決定者既不是缺乏經驗只憑熱情的人，也不是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人；同時，這也不是會長的權利，因為他的責任是在保持而不是改變；於是，這就成了聖人的特權，唯有他們才能完全掌握精神，然後生動真實地把這精神在自己的生活中表現出來。

三、漸進性的克修

聖女大德蘭在《自傳》中敘述道，當她習慣於超性的靜禱後，感到需要一位神師來幫助她擺脫「某些情感，這些情感本身並沒有多大的罪，但其本質卻足以阻礙一切進步[35]」。於是，有人為她指定了亞味拉的一位聖善神父。

「這位神父立即作出聖善的裁決：把我當作強健的靈魂對待。若根據他所發現的我靜禱的情況來看，我本應該強健，但事實並非如此。他要我避免一切得罪天主的事。對我來說……，我感到自己沒有力量立即實行這麼崇高的全德，因此我難過極了。依我看，他認為我的靈魂應該立刻有所成就，好像能一蹴可幾一樣。然而，我認為，領導靈魂應該更加小心謹慎才是……。在領受主恩方面，我固然非常突出，但在德行和刻苦方面，我絕對只是剛剛起步而已。我想，如果沒有其他人的指導，我的靈魂一定連最小的進步也不會有[36]。」

亞味拉的這位聖善司鐸達沙（Daza）神父所注意到的，只是靈魂所接受到的超性恩寵對人靈的嚴厲要求，卻沒有考慮到靈魂的能力。聖女大德蘭對此提出指責，因而清楚地顯現聖女對這問題的想法。

克修引導人達到徹底的超脫，但必須逐步實踐，否則就會全盤

---

[35]《自傳》，第二十三章，236頁。

[36]同上，237頁。

失敗。謹慎和高明的領導者應根據每個人的實際能力和天主的逐步要求，來調整實踐的步驟。在耶穌三年公開傳教時期，宗徒們在道德和靈修方面都相當粗淺，思想也很遲鈍。耶穌每每加以容忍，然後循序漸進地把有關天國的光逐步地照徹在他們的靈魂內。

聖女大德蘭在闡述靈修理論時，從一開始，就表明天主的要求，強調靈魂必須定下慷慨的志向；然而在《靈心城堡》每一住所的過程中，她語氣始終慈祥，善於體諒別人。她鼓勵弱者，強調勤奮者所立功勞及所獲善果之價值，這樣來激起人再定下新的慷慨志向，實現更高的理想，如此繼續按部就班、井然有序地前進[37]。

聖十字若望「捨棄一切」的理論，乍看起來使人心驚，幾乎不近人情，但他本人卻是一位溫良忍耐、平易近人的神師，一位同情軟弱人靈的慈父。開始時，他有些嚇人。但是，人們一旦認識了他，便會「跟隨他直到土耳其」。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對待她的初學修女也非常嚴厲[38]，向她們提出慷慨和剛毅之德。她說，天主的仁慈不知疲倦地等待著某些靈魂的回應。而在她的初學修女中間，有的只消輕輕一提就行了，有的卻要不斷耳提面命才行。

加爾默羅會的大師們了解天主的聖潔，同時在天主的光照下，也看到人類的軟弱。他們以同一愛情去愛主愛人，他們的實用知識

---

[37] 在本書前面的〈圖表〉中，我們可見到聖女大德蘭在經歷各住所時，其靈修的逐步進展。

[38] 在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立真福品案中，珍尼微修女（Soeur Geneviève de la Sainte Face），亦即她的姊姊瑟琳，所提呈的文件中說，如果要指出耶穌聖嬰德蘭有什麼事使她不大喜歡，那就是耶穌聖嬰德蘭對初學修女的嚴厲。

並非只出自邏輯思想，同樣也出於同情和愛憐。在他們的論述中閃耀著強烈而略帶嚴厲的光芒，但在他們和人靈的接觸中，卻洋溢著愛德的深情。這是他們同時代的人所肯定的。他們的靈修學其實正是愛的學問。

第七章

魔　鬼

牠行動起來像無聲的挫刀……[1]

在靈修生活的戰鬥中，尚有另一角色參與其中，那就是魔鬼。雖然牠的行動在暗處施展，但聖女大德蘭銳利的目光辨識出牠所引發的重要作用。她經常談到牠，以指明牠的存在，以揭露牠在危險的關口及躲藏的陰暗角落裡所施展的技倆。對聖女來說，魔鬼已不僅是一種神祕的作惡力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對象。由於經常和牠過招，牠已成了她個人的仇敵。

我們且依據聖女大德蘭的經驗和教導，來研究魔鬼的本性和能力；牠在靈修生活中如何經常造成干擾；牠以何種方式行動；我們如何識破牠的存在，並用什麼方法反制牠的行動[2]。

一、魔鬼的本性和能力

魔鬼是墮落的天使。在天主創造物質世界時，同時也創造了天使。天使是純粹的精神體，是光的實體，具有理智和意志。他們多得不可勝數，各不相同，按等級聚在一起。他們是按不同的能力和光構成的，因此在完美方面有高低之分。他們既是純精神體，因此

[1] 〈第一住所〉，第二章，832頁。

彼此交往時，只要透過簡單的意志活動就行。他們組成了天主的天上朝廷，而天主則預定他們將來分享祂的生命。

為了使他們博得上述的名分，天主讓他們接受一項考驗，至於是什麼樣的考驗，我們無法確定。僅知道在他們中，最大的一個名叫路濟弗爾（Lucifer），見到自己的光耀美麗，沖昏了頭腦，而拒絕服從。當牠反叛時，又勾引了許多天使，也許是大部分的天使，和牠一起抗命。

而忠貞的天使則對天主唯命是從，於是獲得了面對面享見天主的宏恩，並享受永遠的福樂。至於背叛的天使，由於牠們是純精神的單一體，所以就永遠停留在背叛的心態中，也從此永遠停留在對天主的仇恨中，再也不能享受至高的善和無限的愛。

天主准許這些變成魔鬼的天使和仇恨的力量，去干預世界的事

---

2 在聖十字若望的論著中，也有不少地方影射魔鬼。比如呂西盎神父（P. Lucien）在《心靈的黑夜》的〈引言〉（見聖誕西普連神父 P. Cyprien de la Nativité 所譯《全集》，475 頁）中寫道：

「他經常影射魔鬼所扮演的角色。其目的很少是要使人害怕牠奇異的顯現，而總是要告訴人們魔鬼在暗中的行動，並且與天主的行動同時進行（就好像一個小偷時時處處跟在旅客後面，俟機下手一樣）。在這位神祕學聖師的著作中，到處可以見到他對魔鬼嘴臉的描述。如果把相關的資料收集起來……便可編輯成一部內容豐富的魔鬼學。說也奇怪，其中的總綱竟可能和心理學家筆下最詳盡的描述相同。」

加爾默羅會士尼爾神父（R. P. Nil）對此曾作過透徹的研究。請參閱他所著《聖十字若望研究》中的〈魔鬼和靈修〉。

本書對此所作的簡短研究，主要是根據聖女大德蘭的著作，但也不忽略聖十字若望的豐富教誨。

務。因此牠們仍可以在天主的允許下，對於受召填補魔鬼在天庭所遺留下的空缺的人類，給予其應受之試探。

魔鬼以什麼能力來干預這場戰鬥呢？以牠天使本性的能力，因為牠原來具有的能力，並沒有因墮落而減弱。

魔鬼作為純精神體，僅能掌握較低層次的物質和感覺領域。牠能認識這些領域中的規律和反應。牠可以聰明地加以運用，以達到自己的目的。因此，人類所具有的物質和感覺部分，如軀體和感覺能力（感官、想像、記憶等）都逃不過魔鬼的行動和影響。

然而這些墮落的天使儘管是純精神體，除非人的意志向牠們開放，否則牠們不能進入人的精神官能。牠們不能洞悉人理智中的思想，也不能直接左右其思想。人的意志是牠們絕對不能侵犯的對象，即使當人附魔的時候，牠們也不能對人的意志有所侵犯。若是意志親自向牠們投降，那就另當別論了。

關於超性世界，人類只能憑充滿愛的信德深入其中，然而對魔鬼卻是完全隔絕的。不過魔鬼也能對天主有某些認識，牠雖不情願，卻不得不相信天主的真理，這真理使牠一直受著折磨與煎熬。至於只憑經驗才能認識的超性世界規律，天主在人靈內的活動，以及人靈和天主之間的心靈關係，則是牠們絕對不能洞悉的奧祕。

然而，憑著人可感覺到的圖像和印象，魔鬼可以間接地影響人心靈的活動和靈修生活，因為這些圖像和印象可呈現在理智和意志之前，通常能影響理智和意志的活動。而可感覺到的圖像有時極為微妙，能轉為思想，一閃而過，人靈很容易上當，不會想到這竟然是惡神的干擾。

再說，人類理智的思想、意志的願望，甚至人靈的超性活動，可以書寫或口頭方式表達出來，還可能伴隨著可感覺到的現象。如

果魔鬼收集了這一切，並加以解讀與分析，自然也就能了解到這些思想、願望和人靈的超性活動了[3]。

為此，我們可以想像，憑著某些外表的跡象和魔鬼異常的洞察力，牠們可以猜到人靈在靈修方面的習慣性動向，人接受聖寵後所產生的深遠效果，人靈目前的、尤其是將來的能力等等；因而得出結論，趁着人靈目前還沒有獲得全部的超性力量，對魔鬼還未構成威脅的時候，必須對人靈加強戰鬥的火力。聖經上有同樣的情況，魔鬼當時可能還不知道耶穌的天主性，但已覺察到祂的特殊能力，所以在曠野中就走到祂的身邊，用自以為與祂相稱的招數來誘惑耶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說，她九歲時所患的神祕疾病正是出自魔鬼。她說：「為了我們一家將對牠們所產生的損害，魔鬼便在我身上洩恨[4]。」

每個魔鬼的能力與其本性的完美程度成正比，就如其所受的恩惠各不相同一樣。眾魔鬼並不以統一的敵對勢力出現，而是以其軍旅之數目眾多來震懾人靈；更可怕的是，組成此軍旅的每個敵對者都有智慧性的仇恨，都會利用多種資源及各種能力，使此仇恨藉着害人的行動而得逞。

---

[3] 「天主與心靈之間的交往通常是很機密的，深藏在人靈之內，魔鬼不能識透其性質和性能。但是，其中有些交往會在感官和覺性方面產生安寧和靜謐的效果，魔鬼憑此可猜測到交往已經發生，人靈已獲得了不尋常的恩惠。」（《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6頁）。

[4] 《自傳手稿》，A，第27張，正面。

二、魔鬼對靈修生活的干擾

在「天國的比喻」中，有一則比喻揭露出魔鬼在教會和人靈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耶穌說：

「天國好像一個人在自己的田裡撒了好種子。但在僕人睡覺的時候，他的仇人來，在麥子中間撒上莠子，就走了。苗長起來，抽出穗的時候，莠子也顯出來了。於是僕人來對家主說：『主人，您不是在田裡撒下了好種子嗎？那麼，哪裡來的莠子呢？』家主回答說：『這是仇人做的。』僕人對他說：『那麼，您願意我們去把它拔除嗎？』他回答說：『不，免得你們拔莠子時，連麥子也一起拔了出來。讓兩樣東西一起長到收穫的時候。到了那時，我要對收割者說：你們先收莠子，把它捆成捆，好拿去燃燒。然後，再收集麥子，放在我的倉裡[5]。』」

這則比喻簡捷明瞭，揭露出了魔鬼的習性。牠始終警覺地將自己的行為偽裝成天主的行動，以便加以破壞。牠老奸巨猾，躲在暗處。而天主的耐心無限，允許牠的活動與天主聖寵的工程同時進行。

我們且把魔鬼干擾的幾個重要特徵闡明一下：

㈠經常性的干擾

每天晚上，在夜禱之初，聖教會要我們聆聽聖伯鐸宗徒以下的

---

[5] 瑪十三 24-30。

勸告：

「弟兄們，你們要醒寤祈禱，因為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咆哮的獅子在巡遊，尋找可吞食的人[6]。」

此勸言說得誠懇又迫切，教會要我們天天聽，正是因為這威脅確實是無時不在的。

魔鬼的仇恨頑強固執，且警覺性高。牠們當然會用盡一切機會來阻礙天主在人靈內的行動。牠們的本領多樣，牠們的數量眾多，因此，稍有戒心的人都知道自己無法躲過牠們的攻擊。

聖女大德蘭有同樣的看法，她在著作中多次談到這一點。在她靈修進展的過程中，從來沒有一個階段沒有遇到過魔鬼，沒有和牠們戰鬥過。她從一開始就警告我們：

「魔鬼居心不良，陰險毒辣。牠在每一住所中，都佈置了許多軍團的惡神，以阻止靈魂進入另一住所。可憐的人對此又不甚明瞭，因此牠設下了各種各樣的陷阱，使他們上當。然而人靈愈向君王所在的住所靠近，魔鬼對他們的能力，也就愈趨薄弱[7]。」

在第五住所中，天主對人靈的初步影響，激起了魔鬼的嫉妒，又使牠對未來感到驚慌。聖女寫道：

「在這境界中的人還不夠堅強，還不能面對危險，要等到我們在下一個住所中將談及的婚約後，人才會有這種能力。人

---

6 伯前五 8-9。

7 〈第一住所〉，第二章，829 頁。

僅僅與淨配會晤過一次，因此魔鬼要不遺餘力地攻打他，阻止他達成這一婚約……。

女兒們，我敢肯定地告訴妳們，我認識一些非常崇高的心靈，他們已達到了第五住所的境界，而魔鬼仗著詭計和圈套，使他們跌倒了。整個地獄都聯合起來，一齊誘惑他們，因為，如我過去經常說的，魔鬼憑其經驗可以證明，只要牠失去其中的一個靈魂，牠就會同時失去其餘的一大羣[8]。」

人一旦進入第六住所，魔鬼的威脅就大為減少了：

「魔鬼後來見到人靈已完全順從淨配，牠對這人就沒有這麼大膽，反而對他害怕，因為經驗告訴牠，如果牠還膽敢攻擊他，只會落得狼狽地敗退，人靈反而因此而更加受益[9]。」

然而，也正是在這第六住所內，魔鬼會拼命地偽造一些特恩異寵。聖十字若望說，這是天主允許的，也極常發生。

「因為天主通常允許魔鬼知道有恩寵經善良天使賜給靈魂，好讓牠根據公平原則，竭力地加以對抗，使牠不能再像當初對約伯那樣振振有詞地藉口說，天主不許牠戰勝靈魂[10]，假如天主不讓善惡兩類天使都有戰勝靈魂的機會，那麼魔鬼或許就真會有把柄在握[11]。」

---

8 〈第五住所〉，第四章，922頁。

9 同上。

10 約二4-6。

11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8頁。

至於最崇高的神聖交往，即天主親自和人靈之間的交往，是不會讓魔鬼得知的。聖十字若望說：

「其原因是因為至尊天主的本體居於人靈中，無論是善天使還是魔鬼，都無法了解其中所發生的事情，也不知道天主和人靈之間既親密又隱祕的交往[12]。」

由上文得知，凡是嚮往全德的人必是魔鬼特殊的攻擊對象。對於沈緬於欲情的罪人，魔鬼很容易便掌握在手中了。因此，牠平安地統治著一大羣人，不會以任何方式去打擾他們。至於那些冷淡者，對牠來說，也是手到擒來的獵物。唯有虔誠的人才逃脫牠的影響，因此，牠對他們恨之入骨，而以持續不斷的猛烈攻擊來對付他們。

對於魔鬼的猛烈進攻，耶穌曾為我們描述過。祂說：

「邪魔由人身上出來以後，走遍乾旱之地，尋找一個安息之所，卻沒有找到。牠於是說：我要回到我出來的那間屋裡去。牠來到後，見裡面空著，打掃乾淨，裝飾整齊，就去另外帶了七個比牠更惡的魔鬼來，進去住在那裡[13]。」

魔鬼的反攻並不是經常有上述的勝利，但是耶穌這樣描述，是說明魔鬼對擊敗自己的人絕不死心，堅持戰鬥；見到這些人的進步，更是火冒三丈。

因此，魔鬼對那些追求全德者所進行的反對活動，絕不罕見，

---

12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61頁。

13 瑪十二 43-45。

更不是僅見於聖徒傳記中的事。這些行動經常發生，而且有時特別猛烈，聖女大德蘭強調：

「當魔鬼從一個人的品行和德行的實踐中，得知這人能上升到極高的境界時，便出動整個地獄，一起謀劃，設法把這人從城堡中拉出來[14]。」

然而，如果從上文得出結論，認為魔鬼的侵犯經常採取可見的外在形式，那就完全錯認了魔鬼的習性。從本質上說，魔鬼是一股黑暗勢力。牠在暗中行動，目的是要愚弄人，誘騙人。牠的罪惡勾當之所以能在虔誠的靈魂上獲得成功，就在於牠巧妙地把牠的真面目和害人行為偽裝起來。一旦牠藉外在的標記顯露自己時，那只是因為要偽裝神恩異寵，使人對真的恩寵失去信心；或者是由於牠屢遭失敗，而惱羞成怒，乾脆不顧策略，而拉下了假面具。牠這樣做，是表示自己的狂怒已起不了作用，可是還妄想如果可能的話，再以自己的現身來恐嚇人。這種表現實際上正是人靈勝利的標記，

14 〈第二住所〉，839頁。
天主造人是為了取代墮落的天使，這就是魔鬼嫉妒我們的理由。天主的計畫仍要完成，天主上智早已預料到一切，並佈置了每一細節。可以想見，在天主的思想裡，某某人是注定要在天朝中取代某某墮落的天使。魔鬼會不會透過一些跡象或靈性的關聯性，推測出天主的個別計畫呢？即使猜不出全部的人靈，至少也能猜出其中的某些人靈呢！如果我們對此能肯定的話，那麼就可以得出結論：這些人靈各自有一個嫉妒他們聖寵的魔鬼，在拼命設法使他們喪亡。
我們不能深入探討這無法調查的領域，但卻可以肯定，在某些魔鬼和某些人靈之間存在著某種關聯性，魔鬼藉此便易於誘惑這些人靈，並取得效果。

證明了此人的聖德[15]。在某些聖人傳記中，如聖女大德蘭和亞爾斯本堂神父（le Curé d'Ars）所遇到魔鬼的有形活動，就能說明這一點。

附魔是一種很少見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經天主允准，魔鬼佔據了人的身體和各種官能，為所欲為。這時候，靈魂的意志始終是自由的，而肉體卻至少有幾個小時不能自主。教會憑著明智的原則，要求除非有魔鬼臨在的確實標記，不可進行公開的驅魔儀式。驅魔的目的，就是要克服這種特殊的侵犯[16]。

在所謂附魔的事件中，絕大部分只是魔鬼對於過分激動的人的想像力動手腳，對衰弱的敏感官能下功夫，或對憂鬱氣質的人施加某種作用[17]。這些人理智的控制力愈薄弱，魔鬼就愈能施展能力。因此，病態人所產生的虛弱和魔鬼的誘惑往往相互混合，以致幾乎無法區分。

關於內在的話語，聖女大德蘭這樣評論道：

「有時候，甚至多次，有可能是幻覺，特別是想像力薄弱

---

[15]《自傳》，第三十一章，327-333頁。
聖女大德蘭在書中，描述魔鬼曾多次表露出無能和狂怒。

[16]這裡不必對附魔事件多加討論，因為與靈修生活無直接關係。在附魔事件中，由於天主特別允准，魔鬼才能佔領肉軀和感覺官能，但是不能進入意志和理智（除非此人允許牠進入）。附魔後，魔鬼可以用暗示手法和支配肉體來進行活動。

[17]在這些情況下，魔鬼用想像性的暗示來進行活動。開始時，牠利用人身體的衰弱或渴望特殊的恩寵，誘勸人從事疲乏不堪的苦工。一旦這人的健康進一步惡化，其感覺官能就更容易順從魔鬼的想像性暗示及牠所創造的各種感性印象。

或憂鬱的人更是如此，尤其是憂鬱的人。依我看來，對於這兩種人所說的話不必太過緊張。即使他們說自己看到了什麼，聽到了什麼或了解到什麼，我們都不必在意。我們也不必擾亂他們，對他們說這是魔鬼在向他們說話。只消把他們當作病人，聽他們說話就是了……。

然而，還是要設法使他們遠離靜禱，盡可能勸他們不要把這些當回事。因為魔鬼若不能傷害他們本身，通常就會利用這些病人去傷害別人[18]。」

魔鬼以外在的標記顯示其能力，在任何時代都比較少，在我們的時代似乎更少。這或許是因為神恩異寵明顯外露得較少，尤其因為無神論之普及，背教者之眾多，使魔鬼的統治從外表看來平靜無波[19]。這表面的平靜不該使我們忘記在人靈內的鬥爭還是非常激烈的，並且每天都在發生。這種鬥爭一般說來是無聲的，仇敵在我們四周不停地巡遊，按聖女大德蘭對我們所說的：「其行動方式像無聲的銼刀[20]。」

㈡魔鬼行動的方式和目的

我們的仇敵魔鬼拼命誘惑人作惡，在人歸向天主的道路上擾亂人，欺騙人，妨礙人前進。

---

18 〈第六住所〉，第三章，944-945頁。

19 可以想像即使在現今時代，還有人或社團為魔鬼獻身，許下誓願，伏拜魔鬼，或者至少在現世為牠的利益服務。這些人享有一定的魔力，而對社會造成傷害。

20 〈第一住所〉，第二章，832頁。

1. 誘惑

狹義的誘惑很少只是魔鬼單方面的勾當。牠通常掌握了某人的主要偏向以後，利用牠的能力在感官上產生誘人的想像，激起印象，增加樂趣，燃起慾望，使挑撥的力量愈演愈烈，終於侵入人的意識，取得意志的同意。

聖經為我們描寫了魔鬼在地堂裡誘惑原祖父母的一幕，受默感的聖經作者寫道，動物中最狡猾的蛇，混淆真理和謊言，刺激感官的慾望，煽動理性的驕傲，終於使人將信將疑，導致意志的同意，而犯下了罪。他們的眼睛頓時看清楚了，可是罪惡已經鑄成[21]。亞當和厄娃從此失去了超性的神恩和犯原罪以前的完備恩賜。

現今誘惑仍舊存在，形式多種多樣，而罪惡的效果也大同小異。

聖女大德蘭在《靈心城堡》中，除了在前三個住所以外，很少提及狹義的誘惑。但她仍堅持魔鬼擅長製造各種障礙，阻止人邁向與主結合的道路。

2. 擾亂

魔鬼攻擊嚮往全德的人，所用的首要武器就是擾亂。

擾亂至少會在短時期內產生破壞作用，使人在作決定時產生猶豫，在行動和抵抗時喪失能力。擾亂還帶來懼怕，而懼怕最終會徹底阻擾人的行動。除此以外，擾亂尤其會在人的周圍製造黑暗，魔鬼便藏身其間，施展全力。

---

[21] 創三 1-7。

魔鬼用來製造並持續其擾亂的方法，不外乎在人的感官製造印象，把幻影投射在人的想像中，或者使人感覺莫名其妙的恐懼。聖女大德蘭指出，魔鬼往往誘使初入門者產生各種各樣的恐懼，使他們怕犧牲、怕將來、怕有損健康等。她寫道：

「於是，魔鬼把現世的利益呈現在人靈面前，告訴他現世的快樂似乎享受不盡。牠又使他想起自己曾受人尊重，有朋友和親戚的快樂情景。牠告訴人靈，刻苦會損害身體的健康……耶穌啊！魔鬼在這時真是喧鬧極了，可憐的人靈陷於多重憂苦之中。他已不知道應該前進、還是後退到第一住所去[22]。」

聖女在別處又說：

「有時魔鬼把我們罪惡的嚴重性放在我們面前，使我們陷入極其強烈的不安中。牠擾亂人的方式形形色色，這只是其中之一[23]。」

她還說：

「有時在遇到分心走意和思想混亂超過普通的限度時，……那就是魔鬼的勾當[24]。」

聖女大德蘭這方面的經驗非常豐富。她告訴我們，在某些時候魔鬼如何攻擊我們：

---

22 〈第二住所〉，837-838頁。

23 《全德之路》，第四十一章，787頁。

24 《自傳》，第十一章，114頁。

「牠往往突如其來地攻擊人的智能，有時用的是一些無聊的事……牠任意擾亂人靈；人靈已不再能作主，完全被控制住了。他只能想魔鬼給他輸入的狂妄事物，也就是無益、虛妄的東西……。有時候，我覺得魔鬼戲弄我的靈魂，就像玩弄皮球一樣，我的靈魂卻逃脫不出牠的魔爪[25]。」

聖十字若望的經驗正好進一步肯定了聖女大德蘭的言論。在《心靈的黑夜》中，聖師描述了魔鬼為製造擾亂所採用的策略。他寫道：

「魔鬼看到自己不能阻擋人的心靈深處所發生的事，因而對牠力所能及的人的感覺部分，不遺餘力地刺激和擾亂。牠在人的身上和心內激起痛苦、恐怖的幻想以及恐懼感，以此來擾亂人靈的較高層次，即心神部分，而人當時正在此接受並享受神恩……

當神恩並未深深地灌注於心神之中時，感官也同時得以分享這神恩，那時魔鬼便比較容易騷擾心神，並藉著感官滋生疑懼[26]。」

在《愛的活焰》中，聖人總結並補充以上的描寫：

「有時，人靈進入深邃的超性收斂之中，魔鬼無法使他分心走意……。這時，牠至少可以激起他的驚駭恐懼，用肉體的痛苦壓迫他，在外面製造奇怪的聲音或恐怖的呼號，其目的就

25 《自傳》，第三十章，318頁。
26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6-657頁。

是要刺激他的感官，破壞他內心的收斂。直至看到這一切都毫無用處時，最後牠才停止這些勾當，讓人靈得到安寧[27]。」

由此可見，魔鬼所製造的噪音是可以轉為外在的[28]。牠製造的騷亂也可以擴展到一羣人、整個城市，並影響很多心存善意的人。

「當魔鬼製造紛擾與挑撥離間時，好像會帶動所有被牠的外表所偽裝出的熱心所蒙蔽的人來跟隨牠。但是天主會揀選一個人來讓這些跟隨者察覺魔鬼是如何在迷惑他們，使他們認不清道路[29]。」

聖女大德蘭以上所說的，顯而易見，是影射魔鬼在聖女建立第一座改革的隱修院，即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時，所製造的騷亂。當時整個城市都動蕩起來，城中的議會召開會議，召集各修會團體，大家一致要摧毀這座隱修院。聖女本人也遭到魔鬼的攻擊。魔鬼把一切困難都堆在她眼前，使她無力去想別的事，讓她度過一生中最可怕的時期之一[30]。

魔鬼已猜到這即將開始的事業是何等重要，而今天我們也可以

---

27 《愛的活焰》，第三節，14，1020頁。

28「另一次，我在詠經堂內，極度渴望收斂心神。我走了出來，以避免被人窺見，但是有人聽見在我所去的屋子隔壁發出劇烈的聲音。而我則聽到有人在我近處說話，好似在商討一件陰謀，只聽到有威脅的叫聲。當時我仍繼續全心沉浸在靜禱中，因此什麼也沒聽懂，但也沒有一點害怕。」（《自傳》，第三十一章，329-330頁）。

29《全德之路》，第二十三章，693頁。

30《自傳》，第二十六章，269頁；三十六章，398頁。

看清為何當時牠如此一心想要將這事業加以摧毀。

3. 撒謊者與謊言之父[31]

擾亂不過是準備工作，為給魔鬼的關鍵性行動製造有利氣氛，就如收斂心神給天主的行動先作準備一樣。魔鬼的關鍵性行動是以謊言來實現的。聖女大德蘭套用耶穌的話，稱魔鬼為「謊言的朋友，而且就是謊言本身[32]」。對於那些全心走全德之路的人，魔鬼想要得逞，唯有設法以表面的善行去掩蓋惡事。偽裝和謊言是魔鬼的不二法門，成為牠戰鬥的全部策略。

為了使牠的偽裝得以成功，魔鬼往往利用人的愛好與渴望，在壞事的表面，蒙上人所一心嚮往的神益。一旦人的愛好使人盲目，人的渴望得到滿足，理性就很難加以控制了。因此，為了滋長人在靈性上的貪慾，魔鬼也會使人感到某種心靈的快慰，慫恿人在熱心神功和刻苦上做得過分，或者至少讓人感到神枯難當，進而使人陷入敗興失望中。聖女大德蘭對我們說，魔鬼所教唆的假謙遜，能使人靈癱瘓，遠離全德之路。

偽裝天主的超性聖寵比較困難，但是魔鬼對此並不放棄。在天主的特恩異寵中，魔鬼很少不以魚目來混珠的；事實上，當牠覺察

---

[31] 若八 44。

[32]《自傳》，第二十五章，266 頁。

[33] 聖十字若望似乎肯定所有的奇恩異寵，魔鬼都獲准可以去偽造：「如果靈魂從聖天使那裡獲得真正神視的恩寵……，天主同樣也允許惡天使去呈現同樣的虛假神視。如果靈魂不夠謹慎，就會很容易被其外表現象所騙。這種情況是經常發生的。」（《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9 頁）。

到人蒙受了恩寵以後，便會竭力從中滋生感覺上的效果[33]。即使偽裝很快被人拆穿，但受到欺騙，多少也會給人留下不愉快的印象。此外，魔鬼還會配上喧嘩的聲音，使人認出受騙者來。如此，牠就針對這類奇妙的現象，傳播疑懼的感覺。

如果偽裝沒被發覺，牠便會帶領人靈陷入嚴重的行動錯誤，使他受害，也使周圍的人受害。最低限度，這偽裝會使人靈漸漸脫離天主的行動，直到人靈失去了那些閃耀在他身上的神恩，而陷入沮喪的地步。這時，魔鬼再加緊煽風點火，把沮喪轉為絕望。

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中更指出，魔鬼會在：

「從感官通到心靈的道路上陰險地守候……，牠用感覺來吸引靜觀的人，使人上當。牠把有形的事物呈現在人面前，使人轉移目標，逃不過牠的掌控[34]。」

人靈在信德的黑夜中與天主結合。魔鬼卻闖入這境界，利用人先前在靜觀中所領受到的光明和熱情，把人靈從黑夜中拉出，誘使人轉而從事先前在靜觀時賴超性力量而得以重振的官能活動。

此外，魔鬼在人靈的過渡階段，通常會特別活躍，當靈魂從痛苦黑暗中過渡到另一種新的現象時，就會給予魔鬼更多的機會，使牠更輕易地設下陷阱。

在其他的情況中，牠以自然因素來偽裝自己。然後再以自己的行動逐漸取代自然素因，使其行動終於成為害人的勾當。

在各個不同的住所裡，聖女大德蘭敘述了許多魔鬼的陷阱和偽裝，我們將留待以後一一說明。但目前所說的便足以讓我們推測

[34]《愛的活焰》，第三節，14，1020頁。

出，魔鬼在行使其欺騙手段時是如何地仔細觀察、跟蹤，如何洞察人心，如何工於心計，又如何敢於誘惑和攻擊。

「蛇是一切動物中最狡猾的[35]。」聖經作者論及誘惑厄娃的蛇時這樣說。牠的這種特徵保留至今，讓我們感到牠那麼陰險可怕，當年的原祖父母也有同感。

三、辨認魔鬼行動的方法

魔鬼的陰謀詭計往往使人不容易分辨出其行動。為了限定並確定何時可公開驅魔，聖教禮儀列出附魔的表徵。聖女大德蘭在敘述奇恩異寵時，也指出這些恩寵的特徵，以證明其超性的來源。我們在這裡當然不宜作詳細的研究，只在聖女的著作中，摘取一些建議，使我們在大體上能辨識魔鬼干預靈修生活的跡象。

1. 聖女說，在感到疑惑時，應該提防並等待：

「不論是病人或健康的人，在弄清楚這些事是來自善神還是惡神之前，應保持懷疑。因此我說，最好一開始就奮力加以驅逐[36]。」

這種懷疑並不冒犯天主，因為如果是天主的超性行動，祂本應給我們證明。同時，這樣做對人靈也無害，因為，如果人靈隨從天主的行動，反而在此奮力鬥爭中明示人的德行，並能使人進步。聖

---

[35] 創三 1。

[36]〈第六住所〉，第三章，945 頁。

女大德蘭接著說：

「如果這些事來自天主，人若抵制它們，會使人獲得更顯著的進步。恩寵愈經過考驗，便愈會增加，的確是這樣的[37]。」

我們必須給予時間，以能觀察這些恩寵的果實，尤其要從效果來識別其根源。耶穌說：「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38]。」

2. 顯示魔鬼行動的第一惡果，就是謊言。聖女大德蘭對我們說：

「魔鬼在行動的時候，很快就會因許許多多的謊言，露出自己的尾巴，讓我們可以當場拆穿[39]。」

假的光明天使的偽裝不會持續太久，就會顯示其自相矛盾；其原因若不是因為牠不懂超性事物，就是因為牠對真相表現得過於誇張，或者是因為自己行動古怪，也或者是因為謊言欲蓋彌彰。

依聖女大德蘭看來，虛假可說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證據。她說：

「只要有片言隻字不完全符合聖經，你們就不必理會，只當是魔鬼親口說出來的[40]。」

3. 魔鬼直接干預的事，其後果總是使人失去平安和謙遜，因為平安和謙遜都來自天主的行動。耶穌說：「你們跟我學，我是良善

---

37 〈第六住所〉，第三章，945頁。

38 瑪七16。

39 〈第六住所〉，第九章，1007頁。

40 同上，第三章，946頁。

心謙的[41]。」謙遜與平安的甘飴是由耶穌的臨在所散發出來的芬芳，是祂直接行動的記號。魔鬼是天主的敵人，被天主棄絕，所產生出來的效果自然是相反的。聖女大德蘭強調：

「當魔鬼同我們談話時，人的內心絕不會產生絲毫的安寧。牠留給我們的，只是恐怖與厭惡[42]。

魔鬼絕對沒有能力製造我所說的效果。牠既不能產生平安，更不能提供天主聖言所帶來的光明，只會給人不安和擾亂……。當這些言語是來自天主時，我們肯定會隨著恩寵的增多，而愈發輕視自己[43]。」

聖女大德蘭所用的光明、平安、擾亂和不安等辭彙，唯有具備經驗的人才能確切地領會其中的內涵。因此，與這種經驗相關的神恩，也就是真正能認出魔鬼行動的神恩，是非常重要的。不僅在特殊現象中，就是在普通情況下，也同樣需要；因為魔鬼往往隱藏在自然因素之下，以微妙的方式與這些因素結合，以產生自己要達到的效果。魔鬼之所以害怕聖人，是因為聖人從一開始，就能以銳利的超性感覺認出牠的臨在和行動。

四、如何反擊魔鬼的行動

要戰勝魔鬼，首先不要過分怕牠。當然牠對我們的感覺性領域

41 瑪十一 29。
42 《自傳》，第二十五章，259 頁。
43 〈第六住所〉，第三章，953 頁。

有很強的影響，又狡猾無比，不能不算是兇惡可怕的敵人。但是，我們也不該忘記牠的弱點：牠對超性界一無所知，也無法進入我們心靈的官能，而且牠既被天主所棄絕，就只能獲得暫時的一點勝利，從永遠來看，牠始終是一員敗將。

聽任自己由於對魔鬼的恐懼而退縮，是既不合理又有危險的。魔鬼會巧妙地利用這種不安，來掩蓋劣勢，設置陷阱。如果我們過分懼怕牠，就是滅自己的志氣，長魔鬼的威風，把成功的機會讓給牠。

這就是聖女大德蘭對我們的教導。她與魔鬼有過許許多多的爭鬥，因此具有十足的權威。她敘述完魔鬼經常對她的刁難，又列舉了幾件魔鬼侵犯的實例後，接著說：

「這種敘述對於天主的忠僕是有益的，可以幫助他們輕視魔鬼恫嚇人的奇形怪狀。我們要堅決相信，當我們輕蔑牠們時，便是剝奪牠們的力量，我們因而能獲得對牠們更強大的統御，我們自己也能從中取得很大的益處。

……其實，當我完全忠於天主，一點也不怕魔鬼時，我了解到牠們的能力極其薄弱。除非我們向牠們投降，否則牠們的努力將完全白費。唯有對那些卑怯之徒，牠們才能發揮其能耐[44]。」

輕蔑魔鬼固然能使牠難受，但還應伴以謹慎。小心謹慎地反擊魔鬼時，要用的是超性武器，才能保持優勢。這些武器就是聖事，其中最重要的是聖水，當然還有祈禱和守齋。

靈魂應盡量避免與魔鬼持續糾纏，要以信德和謙遜，逃脫牠的

44 《自傳》，第三十一章，332-333頁。

掌握，避往牠無法進入的地方。

現在就約略談談戰鬥的武器和逃脫的策略。

㈠打敗魔鬼的武器

1. 祈禱和警醒

在祈禱中保持警醒，這是擊敗魔鬼的不二法門。聖女大德蘭給我們提出一個要我們專心靜禱的理由，那就是魔鬼不容易誘惑並攻克我們。她說：

「如果魔鬼注意到我們不再保持警醒，牠們就會給我們帶來嚴重的災難。一旦牠們看見一個人搖擺不定，不能堅持行善，不能堅決地立下志願，牠們便不放過他，日夜恐嚇他，不停地讓他看到新的困難。這是我從經驗中學到的，所以才能清楚地說出來。我還要補充一句，沒有人能明白我剛才所提出的見解是何等嚴肅[45]。」

教會為了凸顯與地獄勢力戰鬥的重要性，批准了一些特殊的經文：其中有〈驅魔大經〉，教宗良十三世（Léon XIII）所撰寫的〈驅魔經〉，以及在非公開彌撒（messes privées）後所誦念的〈祈求聖彌格天使〉的經文。

有些聖人對驅魔有特殊的能力，教會也建議我們向他們祈求。祈求護守天使一定有效，因為他受命於天主來保護我們。他保護我們什麼呢？不就是保護我們不受墮落天使的侵犯嗎？護守天使有他

---

45 《全德之路》，第二十五章，702頁。

天使性的能力，又有超性界的奇恩，所以完全能迎戰魔鬼。

2. 守齋

宗徒們很驚訝他們自己沒有能力趕走魔鬼，耶穌對他們說：「這一類魔鬼，非用祈禱和禁食是趕不出去的[46]。」由此可見，守齋對克服地獄勢力的威力。

聖人傳記也往往記載，對魔鬼有特殊能力的，都是行大苦工的聖人，如：聖巴西略（Basile）、聖安當（Antoine）、聖十字若望、聖女大德蘭和亞爾斯本堂神父等。

魔鬼經常對感官採取行動，因此克制感官，才能免受牠們的影響。刻苦能制服自己的本性，使我們相似天使，因此會給我們一定的力量，去戰勝墮落的天使。

3. 聖水

教會建立了聖儀、特殊的祝聖經文、以及賦予特別能力的聖物，以對抗魔鬼。在這些聖儀中，聖女大德蘭最喜歡用的是聖水。她寫道：

「由於我親身的經驗，我多次看到，要趕走魔鬼並阻止牠們回來，最有效的就是聖水。劃十字聖號也能趕跑牠們，但是還會回來。聖水的德能應該是很大的。在我用聖水時，我感到非常特殊和非常明顯的寬慰。聖水確實使我感到無可言喻的舒適，和一種能增強我整個心靈的內在喜樂。這一切絕不是幻覺。

---

46 谷九 28。

我不僅一次，而是經常感受到、並仔細審察過聖水的效能[47]。」

聖女每次遇到魔鬼攻擊時，便向人要聖水，以把牠們趕走。請看以下的例子：

「另有一次，魔鬼一連折磨了我五個小時。牠以最厲害的痛苦和最深重的身心擾亂來為難我。我當時認為自己再也不能支撐下去了。在場的人都很驚慌，不知如何是好，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自衛……。天主垂顧我，立刻使我明白這是魔鬼在作祟。我果然看到在我旁邊有一個猙獰可怕的小黑鬼，似乎由於失去一個獵物，正在咬牙切齒。我一看見牠就笑了起來，也不害怕了，因為在我身邊有幾位修女……。

我向她們要來聖水。她們拿來，向我身上灑，但無效果。我親自拿來灑在我旁邊魔鬼所在的地方，魔鬼就立刻不見了，我的一切痛苦如同藥到病除，彷彿有人用手拿走了似的。但是我已經疲憊不堪，好像被棍子痛打了一頓[48]。」

的確，教會在各種祝聖聖水的經文中，懇切地祈求天主賦予這水特殊的能力，「使能趕走仇敵的一切勢力，把仇敵和一切背叛的天使全部鏟除，並且趕得遠遠的……，消滅不潔之神的影響並驅逐毒蛇……[49]。」

聖女大德蘭評論說：「從這件事可以看出，聖教會所建立的一

---

47 《自傳》，第三十一章，328頁。

48 同上，327-329頁。

49 舊日禮節書，祝聖聖水的經文。

切是何等偉大[50]。」

可敬耶穌・亞納修女（Vénérable Anne de Jésus）在聖女大德蘭立真福品時，曾作證說：

「她每次出門旅行，非帶聖水不可。如果別人忘了帶，她就很難過。因此我們每人都在腰間掛著滿滿一小瓶聖水，她自己也經常親自帶著[51]。」

㈡策略

用以上的各種武器去攻打魔鬼，就能穩操勝算。但是聖人們好像並不希望有這樣的戰鬥，更不會主動去挑起戰鬥。就如一片有強盜騷擾的曠野，旅客從那裡經過，儘管有把握取勝，他們也不會找機會去與強盜相遇。他們一心所想的是早日到達目的地。同樣，在通往天主的道路上，人也不會主動去找魔鬼，因為就算魔鬼不能阻止人前進，至少也會讓人遭到一些損失，耽誤人的行程。因此，人寧願躲避牠們。

躲避是一個極好的策略，能使我們免受魔鬼的傷害或襲擊，或誤中牠的詭計。只要靠信德和謙遜，我們就可以躲避魔鬼，努力向前，進入牠無法進入的超性境界。

1. 修鍊信德或舉心向主（actes anagogiques）

聖保祿宗徒在致厄弗所人的書信中，描述基督徒應該披掛上武

50《自傳》，第三十一章，329頁。

51《自傳》，國瑞神父（P. Grégoire）譯，靈修生活出版（Editions de la Vie Spirituelle），149頁，註解。

器，從事靈性的戰鬥。他特別指出，信德是對抗魔鬼的最佳防身武器。

「要穿上天主的全副武裝，為能抵抗魔鬼的陰謀，因為我們戰鬥不是對抗血和肉，而是對抗率領者，對抗掌權者，對抗這黑暗世界的霸主，對抗天界裡邪惡的鬼神。為此，你們應拿起天主的全副武裝，為使你們在邪惡的日子能夠抵得住，並在獲得全勝之後，仍屹立不動。所以要站穩！用真理作帶，束起你們的腰，穿上正義作甲，以和平的福音作準備走路的鞋，穿在腳上；此外，還要拿起信德作盾牌，使你們能以此撲滅惡者的一切火箭[52]。」

聖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裡，把保祿宗徒的這段教導講解得既妥切又優雅。他說，人經過信德的修鍊進入靜觀的境界，這時，他穿上了新的制服，把自己裝扮起來。這套以「三超德」製成的服裝一旦穿上，他的仇敵便分辨不出他來了。信德的白長衣遮蔽了魔鬼的視線。他寫道：

「信德是一件內在的白長衣，白得耀眼，使理智感到暈眩。人穿上信德的白衣前進，魔鬼看不見他，也無法加害於他。於是他就可以穩步前進。要防禦最惡毒、最狡猾的敵人，即魔鬼，信德是最有效的辦法。因此，聖伯鐸認為沒有比這更好的盾牌了。他對我們說：『應以堅定的信德抵抗牠[53]』[54]。」

---

[52] 弗六 11-16。

[53] 伯前五 9。

[5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47 頁。

魔鬼能施展其能力的範圍僅限於人的感官，信德卻能使人超越感官領域，進入超性的境界。這時魔鬼就只好望洋興嘆了。人既然到了魔鬼所不能及的境地，自然就躲避了牠的攻擊。

殉道者厄里叟神父（P. Elisée des Martyrs）是聖十字若望的知己，他在《回憶錄》中說，聖師曾推薦以「舉心向主」的方法來躲避一切誘惑。所謂舉心向主的行動，就是三超德的行動。厄里叟神父為我們解釋聖十字若望的教導，說：

「一旦感覺到罪惡的最初活動或最初攻擊……馬上要採取的行動不是像第一種方式那樣，用相反的德行去對抗；而是要以立刻抒發愛天主之情來反制牠。這樣一來，人靈用愛情與天主結合，自然就高舉心神，離開了塵世的事物，置身於天主跟前，與祂親密結合。這樣，罪惡也好，仇敵的誘惑也好，就此落空，一切企圖全告失敗，要做壞事也沒有對象了。以愛與天主結合的人靈比留在自己身軀內時更為堅強，能完美地使肉身脫離誘惑，仇敵因此不能再觸及他，或傷害他。他早已離開了魔鬼打算打擊他和毀滅他的地方。這真是何等的奇妙！這時人靈似乎與魔鬼的毒害兩不相干。他在心愛的天主台前，與祂親密結合，完全擺脫了魔鬼想乘虛而入的機會[55]。」

但是這舉心向主之功，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修鍊後，才能有讓人靈免受誘惑的功力，並把他高舉到超性的境界。因此，殉道者厄里叟神父接著引證聖十字若望的意見說：

---

[55] 殉道者厄里叟神父的《回憶錄》，見《聖十字若望全集》，賀爾耐（Hoornaert）譯，第二卷，〈前言〉，40頁。

「如果初入門的人行了舉心向主之功，仍感到誘惑的罪惡力量不能完全遏止，那麼就該小心；為了要抵禦它，必須藉助一切武器，並詳細評估這些武器的功力……。」

聖十字若望強調：

「這種方法匯集了一切策略，不但卓越而且有效，足以戰勝一切[56]。」

這種策略，在心理方面由於能轉移注意力而得益；在超性方面更能使人迅速向天主求援，因此，若能養成習慣，必將成為簡便而有效的方法。人靈把「躲避敵人」培養成他的正常反應，終能獲益匪淺。聖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裡，論及淨化的人靈：

「人一旦發覺到搗蛋仇敵的存在，那麼在認清事情或自己做出反應以前，便先潛藏到自己的內心深處。他清楚地知道這是躲進了遠離仇敵的安宅。如此，魔鬼蓄意要奪去的平安和喜樂反而增加了[57]。」

聖十字若望特別愛用這個方法，不但用來擊退魔鬼，還用來平

---

[56] 殉道者厄里叟神父的《回憶錄》，見《聖十字若望全集》，賀爾耐譯，第二卷，〈前言〉，40頁。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也指出，躲避是戰勝魔鬼的妙法：
「經常……當我戰鬥過於激烈的時候，我就像逃兵似地逃離現場……。親愛的院長姆姆，我已對您說過，我在戰鬥中保持不敗的最後一張王牌就是逃避。這個方法我在初學時就開始用了，使我總是大獲全勝。」（《自傳手稿》，C，第十四張，正面反反面）。

[57]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7頁。

息精神官能的騷動和感覺官能的雜亂感受。

2. 謙遜

為了躲避魔鬼的詭計，聖女大德蘭尤其推薦謙遜之德。謙遜似乎有免疫的性能：謙遜之人善於分辨魔鬼的行動，並在遭受侵襲時，幾乎絲毫不受傷害。聖女大德蘭在談到魔鬼自己所說的話時，說道：

「如果人是謙遜的，魔鬼很少加害於他，或者說絲毫不能傷害他[58]。」

她在另一處又說：

「如果一個人毫不信賴自己，天主就不容許魔鬼引誘他上當[59]。」

魔鬼由於反叛天主，因而固執於驕傲的姿態，不但不謙遜，也不懂謙遜是什麼。牠的一切偽裝，甚至包括牠謙遜的偽裝，都帶著驕傲的明顯標誌。謙遜的人習慣於領會基督的馨香，很快地就能分辨出這些標誌。然而，謙遜者的生活境界，魔鬼卻無法領略。魔鬼不懂得謙遜的反應，永遠對謙遜的行動感到困惑，終至敗下陣來。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發願前夕，曾受到魔鬼的攻擊。她寫道：

「……魔鬼使我深信加爾默羅會的生活對我不合適，天主

---

58 〈第六住所〉，第三章，953頁。

59 《自傳》，第二十五章，260頁。

沒有召叫我走這一條道路，我若繼續留在修會裡就是欺騙長上。我寧可遵行天主的聖意而還俗，也不願為執行自己的意願而留在加爾默羅會內。因此，我請初學導師出來，滿心羞愧地把我內心的情況都告訴她……。幸好她比我看得清楚，她叫我完全放心。此外，我剛才抒發的謙遜之情，就使魔鬼逃之夭夭[60]。」

凡是軟弱而又謙遜的人，都是魔鬼最怕的敵人。因為

「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懦弱的，為羞辱那些堅強的；甚而天主召選了世上卑賤的和受人輕視的，以及那些一無所有的，為消滅那些有的[61]。」

所以，儘管魔鬼能施展大能，聖女大德蘭卻一點也不怕牠們。她寫道：

「我真不明白，當我們能呼號『我天主！我天主！』而使魔鬼害怕戰慄時，我們自己卻因心懷恐懼而大喊『魔鬼！魔鬼！』難道我們不知道，如果天主不允許，牠連動都不能動一下嗎？那麼為什麼我們還要害怕呢？至於我，我可以肯定，我更怕的是在魔鬼前膽怯的人，而不是魔鬼本身。魔鬼絲毫不能加害於我，而我所提及的這些人，尤其如果他們是聽告解的司鐸的話，卻會把人靈投入最大的焦慮不安之中[62]。」

驅逐恐懼還不夠，更應認清在現世的考驗中，天主要魔鬼擔任

60《自傳手稿》，A，76張，正面及反面。

61 格前一 27-28。

62《自傳》，第二十五章，267頁。

的是什麼角色。當然，魔鬼能引誘我們作惡，但是聖十字若望指出：

「我們應該知道，善神讓魔鬼得逞……是為了要淨化靈魂。善神用這種心靈的鍛鍊來預備靈魂，去參加盛筵，接受天上的恩寵。這是天主要賞給人的。天主使人受折磨，只是為了賜給人生命；貶抑人，只是為了要高舉人[63]。」

所以，天主允許魔鬼來誘惑我們、考驗我們，是為了增加我們的功勞，淨化並提高我們的德行，使我們加快腳步向祂邁進[64]。

---

[6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60頁。

[64]托雷（Tauler）在一頁非常具體有力的文字中，描寫了誘惑能產生的益處和戰勝它的方法：

「在樹林裡和山上，當鹿被狗猛烈追逐時，由於過分緊張與過度運動而口渴。這時，牠比任何動物都急著想喝水。同樣在愛德的道路上，初度靈修生活者也受到誘惑的追逐，就像被狗追逐的鹿一樣。他只要一回顧世俗，立刻就有七條強健而靈活的大獵犬對他緊追不捨……追逐得愈激烈，愈迅猛，我們對天主的渴望也應該愈強烈。有時狗逮住了鹿，用牙齒咬住鹿的腹部。當鹿無法脫身時，就把狗拖到樹邊，用力向樹幹撞去。這時狗頭撞碎了，鹿終於解脫了……。以上所說，正是我們應該做的。當我們無法控制獵犬，也就是誘惑的時候，就應該趕快跑到十字架和耶穌苦難的大樹下，把狗，就是我們的誘惑，向大樹上撞，砸碎牠的頭顱。這樣，我們也就戰勝了誘惑，完全解脫了。」（托雷的《證道集》（*Sermons*），聖枝主日前星期一，于格尼神父（P. Hugueny）譯，第一卷，258頁。）

第八章

德蘭精神

我站在永生上主的面前……
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1]

作為靈修之母的聖女大德蘭，她的話語是針對那些專務內修的人靈而講的，至少是針對那些「終於踏進城堡」[2]的人。

有人會說，那是傑出人物的靈修。果真是這樣嗎？聖女大德蘭是否毫不關心那些生活在罪惡中的人，那些心靈上呈癱瘓狀態猶如肉體癱瘓而「躺在水池邊三十年的那個人」[3]，或是那些

「只留在這城堡的周邊，存心不想進去，不想知道在這富麗堂皇的宮殿裡會有什麼寶物，或誰住在其中，或宮殿有多少住所的人[4]？」

如果這樣指責聖女，那就證明此人不僅不了解聖女，也沒有掌握她著作的基本精神。

聖女大德蘭從來不放棄任何一個人。她之所以不能帶動所有的

---

1 厄里亞先知的這些戰鬥口號（參閱列上十七 1；十九 10）被引用為加爾默羅會的格言。

2 〈第一住所〉，第一章，819 頁。

3 同上。

4 同上，第一章，818 頁。

人跟着她走，那是因為罪惡把這些人拴得死死的。當聖女前進時，她充滿柔情的目光還不時回顧這些人。在到達頂峰之時，她的惻隱之心更是變得廣大無邊，她的愛大得足以把她耗盡。從她心中湧發出一股新的精神，這種虔敬熱火將改變聖女大德蘭的一生，並融入她的靈修之中。

人若不了解這種精神，就不能認清聖女大德蘭心靈的富饒，也感覺不到她活躍的氣息。這氣息促成她強而有力的靈修，推動她的行動，調整她的方向。

㈠與天主結合

當初聖女大德蘭在亞味拉創建重整後的聖若瑟隱修院，只想着一件事，就是要培養自己與天主完美結合的渴望，要把自己禁閉在狹小的隱修院內，只想與耶穌親密地交往。

隱修院的環境確實非常理想，能保持心靈的熱情，並引導這些熱情專心歸向天主修女們的心立刻熱情鼓舞起來，致使聖女推測天主一定有特殊的計畫。

果然，新聞從法國傳來，那裡正在展開激烈的宗教戰爭。又有人帶來了消息，談到新大陸印地安人精神和心靈的苦況。這些新聞與消息不但促使她們對主的愛情更加高昂，而且為她們打開了新的視野，使她們超越只想與耶穌基督親密結合的渴望。聖女寫道：

「我得知這時法國正遭受重大不幸，路德教派蹂躪了法國，並且發展驚人，我感到極端難過。我想有所作為，又感到力不從心，只好跪倒在吾主腳前，流淚痛哭，祈求祂挽救這不幸的情勢[5]。」

她接著又說：

「我不忍看見這麼多的人喪亡，我的心難過得要碎了……至少我祈願喪亡者的數目不要與日俱增[6]。」

聽到新教徒的大肆破壞，聖女大德蘭憂心如焚，這種心情與加爾默羅會會祖厄里亞先知所感相同。主的天使問厄里亞說：「厄里亞，你在這裡做什麼？」先知答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祢的盟約，毀壞了祢的祭壇，刀斬了祢的先知[7]。」於是，「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便成了大德蘭的加爾默羅會的格言。

由此可見，聖女完全掌握了厄里亞的精神。先知的心焚燒著正義的熱情，而在聖女大德蘭心中焚燒的則是愛的烈焰。這種區別出自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厄里亞處於敬畏的法律之下，大德蘭卻處於愛情的法律之下。然而兩人在天主之前靜觀的態度則完全相同。同一種態度在兩人心中積聚了對天主同樣的熱情。於是在相似世事的撞擊下，兩人的心裡都燃起了熊熊烈火。

愛情的烈焰照亮了聖女大德蘭的心靈，開拓了她靈修的視野。她來到隱修院，只是為了培養對耶穌基督的熱愛，現在她的愛擴展到了基督奧體，即祂的教會以及所有屬於教會的人身上，即使他們尚遠離教會，卻是早已被召叫的人。她體驗到基督耶穌的心情，感覺到祂愛情被拒絕的苦澀和寶血在白流的悲痛。多少人由於不願接

---

5 《全德之路》，第一章，583頁。

6 同上，585頁。

7 列上十九10。

受天主對他們的愛而墮入地獄；耶穌對此感到哀憐，她也感同身受。她領會了教會的信德道理；藉著深深進入基督的聖心，她進入了戰鬥教會受苦受難的奧蹟之中。

從此，對教會的強烈之愛將主導聖女大德蘭的整個一生。這種強烈的渴望吞噬了她所有的私人願望，甚至包括與天主的親密來往及結合的渴求；聚集了她的全部精力及外在的一切活動來為之效力，啟發了她的一切創意與事業，直到她用最後一口氣說出她最簡單又最卓越的告白：「我是教會的女兒。」

為教會工作是天主對聖女的召喚，也是她改革修會的目的。她說：

「妳們的祈禱、盼望、守規則和行齋戒，如果有一天偏離了我剛才所說的目標，那麼，妳們就沒有做到、更不可能完成天主把妳們聚集在這裡的目的[8]。」

這是《全德之路》第三章的結語。這些話說得如此清楚，道出了她的基本精神，她的靈修動力和她的工作目標。

在耶穌基督與聖女大德蘭以神婚的形式彼此結合的那一天，祂親自對以上的話語作了極佳的闡明。祂交給她一枚鐵釘，作為永久結合的標記，同時說：

「妳看這鐵釘，這是一個標記，表示從現在開始，妳是我的淨配……。今後，妳要以我真正淨配的身分來關心我的榮譽[9]。」

---

8 《全德之路》，第三章，599頁。

9 《交往集》，二十五，巴黎加爾默羅會修女譯本，伯伸（Beauchesne）出版社，536頁。

在加爾默羅山頂的人要和基督同釘在一起，要全力投入光榮祂的工作。大德蘭的靈修就是朝著這光明中隱約可見的山頂走去的。凡進入她修會中的人，一開始就得把眼光投向那高峰，並把一生的努力和願望都指向那一目標。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進加爾默羅會時，便說：「我來是為了救靈魂，尤其要為司鐸祈禱[10]。」這位小聖女真正明白她的聖召。

同樣，我們也必須明白這一點，才能以正確的觀點來了解聖女大德蘭的全部教誨。

㈡祈禱與犧牲

此後，問題不再是品嘗與基督交往的喜悅了，而是為了愛基督、救靈魂而堅持戰鬥。

在一間這樣狹隘的斗室裡，聖女如何能滿足這種熱望並有效地為教會服務呢？她不禁自揣道：

「我只是一個才疏德淺的女子，要實現光榮天主的大計，我實感力不從心[11]。」

這愛情既然是超性的，就不致因過分熱烈而迷失方向。作風實際的聖女於是想到一個已力能及的辦法：為了贖罪和服務，她決定先把自己身為修女的份內工作做得盡善盡美：

「我的願望過去是如此，現在還是如此。既然祂（天主）

[10]《自傳手稿》，A，第69張，反面。
[11]《全德之路》，第一章，583頁。

的敵人如此之多，朋友又如此之少，那麼，至少作祂朋友的人就更應該對祂忠貞不貳。因此我決定做一切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儘量完美地追隨福音的勸諭，並使本院的幾位修女度同樣的生活[12]。」

由大德蘭心中所湧出的熱情，似乎迫使她重新考量她修會生活的理想，以及由此理想所衍生出來的義務。

祈禱本是加爾默羅會在教會中的主要任務。在我們所引述《全德之路》的第三章內，聖女大德蘭詳盡地講解祈禱對那些為教會而戰鬥的人是多麼需要。祈禱應該為他們求得「戰鬥的必要力量」，並保護他們不受世俗的危害。

聖女大德蘭不離斗室，就可以介入激烈的戰爭中，而且可以保證基督的勝利：

「我們大家一齊祈禱，為教會的保衛者，為宣講聖道者，為維護教會的智者。我們要盡全力幫助我們靈魂的這位救主[13]。」

她所領悟到的傳教目的，更提高了她的祈禱境界。因為要使祈禱更有力量，自然要使它更加完美。

祈禱的效果尤其取決於祈禱者聖德的高下。對眾生的愛促使她努力與天主緊密地結合。聖女寫道：

「要努力使我們的聖德更高超，我們的祈禱才能夠幫助天主的這些僕人[14]。」

---

[12]《全德之路》，第一章，584頁。

[13] 同上，584頁。

對眾生的熱忱不但不會使加爾默羅會士在靜觀中分心走意，反而能使他們的熱情更加奔放，深入到天主之內。聖女憑藉從技巧和聖寵而得來的各種本性和超性的方法，使人更接近那作為萬事萬物第一原因的天主，並在祂的全能中汲取力量。

對眾生的熱忱還可以開啟犧牲的道路，那是當初只願與主親密交往的渴望所忽略的。當然，聖女大德蘭也曾宣稱：「要見天主，就必須先死。」但是，她坦承當初在創建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時，絲毫沒想到要在那裡遵行嚴厲的苦修：

「在最初商討建立這座隱修院（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時，我的目標並不是要在這裡遵行這麼多的外在苦行，也沒有打算要在這裡度沒有收入的生活。我當時反而更希望一切齊備，毫無所缺[15]。」

人渴望與主親密交往，這還是帶有一些尋求自我的成分，然而人對眾人懷有熱忱，卻把這自我首先獻給了天主。

在耶穌基督身旁，尤其見祂在作完大司祭的祈禱以後，才進入苦難之中，使那些對眾人懷有熱忱的人明白，為教會的祈禱只有在作犧牲的條件下，才能有效。

自從聖女大德蘭發現了教會，而且在自己內心升起對眾多人群極大的憐憫時，在加爾默羅會院中的補贖苦工就更加嚴厲，全燔之祭也成了一種需要，甚至一條法律。

---

[14]《全德之路》，第三章，594頁。

[15] 同上，第一章，583頁。

㈢宗徒使命

聖女大德蘭繼承了大先知厄里亞的全部精神，這位大先知有時離開隱居之地，出外展開行動。有人把先知分為行動派和寫作派兩類。在行動派先知中厄里亞是最偉大的，他經常進入以色列人民的生活中，發出響亮的呼籲。

那麼，聖女大德蘭該怎麼辦？她是否也要投入行動？她怎麼會沒有這樣的熱望呢？

「看到有這麼多人喪亡，我真是難過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躲進一間斗室，憂急痛哭。我大聲哀求吾主設法讓我為祂爭取幾個靈魂……。我好羨慕那些懷著基督之愛的人，可以選擇萬死不辭地獻身救靈的工作[16]。」

不久，耶穌就親自滿足了她的傳教願望：

「我一直陷在剛才所說的憂心痛苦之中。某個傍晚，我正在祈禱時，耶穌以普通的形像顯現給我。祂對我顯示了非比尋常的愛情；後來，似乎是為了安慰我，祂對我說：我的女兒，妳耐心等著，妳將看到一些大事[17]。」

這許諾有什麼意義呢？大事又是些什麼？加爾默羅會的總會長魯伯奧神父來視察時，就要對聖女揭示了。1566年，總會長神父住在亞味拉的時候，向聖女大德蘭表示，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滿全

16 《建院史》，第一章，1075頁。

17 同上。

了他身為總會長最大的心願，因此極為欣慰。他命令聖女，只要有人提出要求，她都要按同一模式去建隱修院。

天主藉總會長的口說話了。德蘭不再猶豫。再說，這命令正符合她最近的願望。世界在戰火中，人不愛基督。俗語說：眾志成城，因此祈禱的堡壘應該增加。英勇的基督徒都應聚集到這裡來，從這裡升起完美的祈禱聲，以拯救人靈，以確保教會的勝利。

於是她犧牲了獨處的愉快和亞味拉聖若瑟隱修院最初幾年的平安寧靜，轉而挑起創建其他隱修院的艱苦重擔。就在 1567 年，她在剛波的美地納（Medina del Campo）開始了這項工作。

她把自己的熱情灌輸給她的女兒們，教她們祈禱，也把祈禱的意向告訴她們。她們是靜觀者，但也不忘口禱。這些祈禱全部獻給教會：

「耶穌基督內的姊妹們，請幫助我向吾主哀求。祂把妳們集合到這裡來，就是為了推動並完成這一事業。這是妳們的聖召，妳們的責任，妳們的渴望，妳們流淚的原因，妳們祈禱的目的[18]。」

至於聖女大德蘭本人，她奔波於西班牙的每條道路上，英勇地完成艱巨的任務，直到她創建了最棘手的布果（Burgos）隱修院後，回程時在多梅的阿爾貝（Albe de Tormès）去世為止。這位最崇高的靜觀者竟成了行動派婦女的先驅。她在各方面的專業能力，她大膽的實踐和神奇的事業，在在都可以使她和最果敢的宗徒媲美。

在耶穌預許的偉大事業中，聖女大德蘭還看到在創建隱修院以

18 《全德之路》，第一章，585 頁。

外的事業。創建隱修院並不能滿足她的熱忱，她一心想把征戰行動延伸到男修會的改革。

總會長魯伯奧神父對於創建修女的隱修院曾寬容地給予允准，但用在男性會士們身上，他就猶豫起來。然而聖女不停地要求，總會長終於在離去以後，寄來了她所要求的特許證書。特許中雖然仍有些許保留，聖女卻已喜不自勝。

於是，她迫不及待地去執行她最重視的計畫。在執行的過程中，她將受到最大的痛苦，將掀起最大的風暴。但這事業在她心頭太重要了！她整個思想之得以實現，她征戰的熱情得以開展，她的理想最終得以完成，不都是靠著赤足加爾默羅會士嗎？

她自認只是「才疏學淺的婦女」，有心卻無力為天主的光榮實現這一宏願。在她的思想中，她的孩子們就是這些會士，他們將成為學者、靜觀者和宗徒。她自己做不到的事，將由他們去彌補；她自己開始的工作，將由他們去延續。她希望這些會士能支援她的女兒們，管理她的隱修院，同時也能為教會作戰，飄洋過海去征服人靈。她對他們既滿懷尊敬，又像慈母般地關心、照顧他們。她看到杜梵路的修士所做的嚴厲苦工，感到不寒而慄，她想也許是魔鬼利用這過份的苦工來摧毀她的理想。正在此時，她遇到了古嵐清神父。這位神父所具備的才能和加爾默羅會的聖寵，正符合她的熱烈願望。聖女大德蘭因此而欣喜不已。

不久，古嵐清神父出任獨立的赤足加爾默羅會的首任省會長。天主的允諾終於實現。在聖女大德蘭以其開創性的天才所完成的許多偉大事業中，她的心靈和熱情也得以充分發展到完美的境界。

㈣總結德蘭靈修之特點

我們之所以留意聖女大德蘭的渴望和工作，是為了更了解她的靈修理論。重整修會的事業和靈修理論，從她的心靈中同時湧現出來，兩者都是大德蘭精神的無限動力所結出的果實，彼此補充，互相說明。將兩者進行對照，可清楚地看出聖女大德蘭靈修理論的特點和方向。

1. 聖女重整修會所訂的組織規則以及她的著作內容，首先告訴我們，她引導人靈到達全德的高峰，所走的道路就是靜禱與靜觀。對於她和她的跟隨者來說，這是唯一的道路。所有的人都應成為靜觀者。

2. 這些靜觀者每人又應該成為宗徒。聖女大德蘭不容許那些追隨她的人，只是為了學習祈禱的方法及與主結合的祕訣而已。從耶穌基督再往前走，她要每個人看到教會，並且獻身為教會服務。至於轉化性的結合，或者說，與主的神婚，只有在靈修的母性中才得以發展。藉着與主結合所產生的拯救人靈效能，是聖女所強調的主要和最終目的。以上所引證的文字以及聖女的著作內容，都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是聖女大德蘭最著名的傳人。她聲稱，當她明白了在聖教會內她將是愛，將盡到心臟功能的那一天，她就找到了自己的聖召。

3. 與主結合所產生的效能，首先是祈禱的效能。祈禱之所以有效，是由於祈禱的完美和祈禱者的自我奉獻。當耶穌為教會作完大

司祭的祈禱後，便進入革責瑪尼山園裡，在那裡把自己交付出來。祂本是無限純潔的，卻嘗盡了罪的苦況，祂被壓伏在世間罪惡的重擔之下，在劇苦中哀求，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出來。祂以流出的血汗，確保祂為宗徒、也為我們所作的合一祈禱得到效果。

加爾默羅會的會祖厄里亞先知，也曾為了以色列子民的罪在曷勒布山的山洞裡悲歎。他回答天主說：

「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祢的盟約，毀壞了祢的祭壇，刀斬了祢的先知[19]。」

在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聖女大德蘭時而在詠經堂內，時而在斗室內，同樣為了世界的罪惡而痛哭歎息：

「看到有這麼多人喪亡，我真是難過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躲進一間斗室，憂急痛哭[20]。」

耶穌在革責瑪尼為教會的祈禱，聖女大德蘭和她的女兒們將繼續下去。她們的生活環境和那引導她們的靈修精神將陶冶她們，使她們盡好基督的司祭職責。她們對聖召的聖寵之忠實，能使她們達到崇高的心靈境界。在此境界中，淨化了的心靈有幸接受焚燒她們的愛情烈火，同時也接受重壓她們的「罪惡重擔」，她們緊靠在肩負世罪的羔羊身邊，學會喃喃發出熱烈又哀痛的祈禱。這祈禱既能淨化，又能拯救世界。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就是這樣。在去世前的一段時期，她沉浸在

---

[19] 列上十九 14。

[20]《建院史》，第一章，1075 頁。

天主仁慈的波濤裡。天主的仁慈滲透了她，包圍著她；然而就在此時，她忍受著違反信德的痛苦誘惑，背負著現代人不信天主的苦果。

這樣的祈禱具有高度的靜觀性質，又有卓越的效力，是德蘭傳教的首要方式，也是德蘭靈修的首要目的。

4. 但這是否是唯一目的呢？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理論是否專為培養偉大的靜觀者和完美的祈禱家，並以此為教會服務呢？有些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三個多世紀以來，加爾默羅會在法國的隱修事業有成，並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些情況給人一種印象，即整個的加爾默羅會是在隱修院的圍牆內，高大的圍牆與嚴肅的柵欄將人際的來往和塵囂阻隔於外，而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理論也只是為了造就專務靜觀的人們。她們給自己創造了一種收斂心神的特殊環境，但對行動中的傳教工作卻毫不適應。

這是一種錯覺，令人非常遺憾；因為一種最簡樸、最崇高、特別適合造就完美宗徒的靈修理論，竟在許多人的眼前因這種錯覺而隱匿不現。

聖女大德蘭是一位卓越的女行動家。她度過十五年的動態、外務繁忙的生活，顯示她的靈修使她完全適應這種忙碌生活。而她的理論也是在忙碌的工作中才達到完善的境地。

對於那些被她視為父兄和子弟的一切度傳教生活的人，那些她以完美的加爾默羅精神所培育的赤足加爾默羅會士，以及命令她寫作的神師們：如耶穌會阿爾華萊茲神父、薩拉紮神父，道明會巴聶茲（Bañez）神父、托雷篤（Garcia de Toledo）神父等，她所能教導

他們的，正是她親自體驗過的靈修學，正如她教給修女們的一樣。

但是，這種靈修理論在哪裡可以找到？她的靜觀理論又從何辨認呢？要回答這些問題，應該在她的著作中特別閱讀那些她為負責教會工作者所寫的隨處可見的勸告；同時注意到，在她擴大重整加爾默羅會之前所寫的《自傳》和《全德之路》中，其內容大多以靜觀者的身份講述她的靜禱理論，而在《靈心城堡》中，她則以成為基督淨配的靜觀使徒身份，來談論更崇高、更廣闊、更全面的靈修理論。

其實，在大德蘭的教導中，要把使徒事業的靈修理論和靜觀的理論區分開來是不可能的。在她的靈修中，靜觀和使徒事業互相關聯，兩者彼此融合，相輔相成，可說是和諧一體的兩面，是同一深刻靈修生活的兩種表現[21]。

表面上看，這兩種表現像靈修生活的兩個階段。首先，人必須只為天主而活，因為最重要的是與天主結合；然後，他才被賦予責任去為其他人靈工作。有人會說：這就是靜觀階段和行動階段。但我們不要急於用倉促形成的不正確的稱呼來加以區分。第一階段的收斂心神，只是為了傳教事業而積聚力量。至於第二階段的行動，首先有利於靜觀，因為能淨化靜觀的自私成分，同時也為轉化性的與主結合作好準備。

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發自她的心靈和她的生活，帶有雙重的特徵：既出自高度的靜觀，也出自積極的行動。她所培育的靈修者，個個都是神火炎炎、始終如一的宗徒。他們學到不斷侍立在永生的

---

[21] 對此我們只能加以肯定。在大德蘭的學說中，曾對此加以充分的發揮和證明；本書開端的〈圖表〉，也特別強調這一點。

天主面前，內心迴盪著厄里亞先知的兩句話，也是大德蘭的加爾默羅會的格言：「我站在永生上主的面前……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Vivit Dominus in cujus conspectu sto.....Zelo zelatus sum pro Domino Deo exercituum.）

第九章

靈修的成長

如果靈魂，像我們所說的，也在成長……，卻與軀體的成長方式不同[1]。

天主性的生命在我們身上成長發展，就像「一粒芥菜子，種在地裡的時候，比地上一切的種子都小，當下種之後，生長起來，比一切蔬菜都大，並長出大的枝條[2]」，或像「酵母，女人取來藏在三斗麵裡，直到全部發了酵[3]。」

這些福音的比喻肯定了聖寵在人靈內的成長，並強調了它發展的潛力。

這種成長有什麼過程？以什麼標記來辨識？這裡包藏了一項奧祕。聖女大德蘭的眼光既習慣於探索我們複雜的人性及深邃難明的天主事理，也探索了此一奧祕。我們以下所收集的她的教導，雖說還不能掃除奧祕的一切難懂之處，但是，她所樹立的明晰路標，幫助我們在走向天主的道路上，區分出不同的階段。因此她的教導極為寶貴。

---

1 《自傳》，第十五章，153頁。

2 谷四31-32。

3 瑪十三33。

一、不同的形式和階段

藉著「城堡」的神視，也就是義人靈魂的神視，可以看出聖女大德蘭有關靈修成長的教導之重點。

聖女大德蘭看到的是一個水晶球，球中呈現七個區域，愈向中央愈明亮，光亮的中央就是天主居住的地方。靈魂從周邊進入自己內心的中央，以便在那裡與天主結合，完全在祂的光照和推動下生活。

全德的境界就是完美地與天主結合，這種結合能轉化人靈，也就是所謂的神婚。靈修的進步即以結合的進程來衡量，在神視中則以亮度逐漸增強來表明，這當然是一種象徵性的方式。聖女大德蘭堅定而明確地教導我們：天主是我們的終向；達到祂就是達到至善；人愈靠近祂，便愈加完善。

1. 在這走向天主的進程中，在開始時聖寵的結合只包含了最小的生命力，是為起點；直到轉化性的結合，是為終點。聖女大德蘭把這整個的進程分成七個階段或住所，以逐漸增強的光度來加以區別；其實就是以人靈與天主結合的進程來劃分。聖女寫道：

「我僅談了七個住所。但每一住所還包含許多其他的宮室：上、下、左、右都有[4]。」

她在別處又說，第六和第七住所「可以連結起來，因為從一處

[4] 〈第七住所〉，第四章，1062 頁。

到另一處，並沒有關閉的門[5]。」聖女大德蘭對「住所」的數目本可以自由增減，但總得選定一個。「七」既然是一個完美的數字，分隔為七顯得合情合理。

在七處住所中，第一住所可視為基本出發點。除此之外，我們可分辨出三處住所，這三處明顯標示出結合的境界：即第三住所，在此住所中，靈魂的本有運作在聖寵的助佑下，獲得了勝利；第五住所，在此人靈實現了意志的結合；第七住所，在此人靈與天主達成了轉化性的結合，住所也被這種結合的光芒照得通明。其餘三處住所可以視為過渡階段，或預備階段。

這其餘的三處住所比前幾個住所通常更令人痛苦，也更幽暗。第二住所充滿了神枯，第四住所是感官的黑夜，第六住所則是心靈的黑夜。由於這三處住所更艱難、更危險，所以有時會把人靈留住很長一段時間，甚至人靈還會因觸礁而跌倒。因此，神師對此三處的人靈要更小心、更慈祥地加以照顧，要領導人靈與主達成愛情的結合；聖十字若望可以說是這黑夜中的明師，我們可以從他的描述和建議中獲得啟發。在靈修的道路上，這些引人攀升的階段更是最為重要。

2. 靈魂與主結合所獲得的進步，的確是靈修成長的主要特徵，但若把對靈修成長的研究只局限在這一方面，就未免過於簡化了。靈修的成長還呈現在其他許多方面上。首先，要看造成進步的兩股活躍的力量：就是天主對人靈的愛，和人靈對天主的愛。

隨著靈修的成長，這兩種愛愈來愈和諧，而且其行動也愈來愈

---

5 〈第六住所〉，第四章，958頁。

有力。從這方面來看，其進步的程度可以分成以下兩個截然不同的階段。

第一階段包括開始的三住所。在這個階段內，天主賦予人靈一般性的聖寵或援助，把靈修生活中的領導權和主動權留給人自己。第二階段自第四住所開始，直至第七住所為止。在這個階段中，天主逐步干預人的心靈生活，天主此時的幫助可稱為「特殊性」的援助；援助的力量愈來愈強，漸漸除去人靈的主動權，使人完全服從天主，並全心把自己交付給天主，直到最後天主在人靈內行使全面的統御，人於是成為天主真正的兒女，就是完全在天主聖神的推動下生活。

天主和人靈的雙重行動透過各個住所而互相改變，互相協調。

天主的行動愈來愈明顯地向人靈深處發展，逐步向人靈顯示出耶穌基督。

在這第一階段，也就是在開始的前三住所中，天主把一般性的聖寵賦予靈魂，並把完全的自主權留給各個官能。天主把耶穌基督的人性賜給人，使人得到滋養，並專心依戀這唯一中保，因為唯有祂才能領導人靈登上全德的頂峰。

在第二階段中，天主以特殊性的援助介入人靈，就是說，祂在人靈內直接行動。開始時（第四住所），祂引領靈魂進入聖言的光明之中。而聖言卻以遮掩住人的圖像及思想的方式彰顯祂自己。透過收斂心神、寧靜或靜觀中的神枯，天主把人的感官領向心靈，使之適應超性的活動，因為心靈本是超性活動之所在。祂還使感官習慣安靜地承受奧蹟，而奧蹟總是晦澀難明的，且常常是痛苦的。

在第五住所中，天主的愛情上智促成了意志的結合。從此，天主上智因為掌握了人官能之首的意志，就能淨化人靈，陶冶人靈，

以完成天主的永恒計畫。

天主永恒的計畫就是基督的奧體，亦即聖教會。這計畫激發天主的整個行動，且把每個人都囊括在內。

在第六住所中，天主上智使人進入教會的奧蹟中，將耶穌基督的寶藏和救贖苦難都通傳給人，使人在心靈深處感受到與主本體性契合的喜樂，同時也感受到被遺棄的痛苦；使人在感官的運作中接受各種神恩的撫慰，同時也忍受各種外來的考驗。

我們的慈母童貞瑪利亞，以她的臨在與行動減輕這既能充實又能淨化我們的雙重作用所帶來的劇苦；而這些作用也能準備我們直接登上靜觀的頂峰，並在天主的推動下產生豐碩的傳教果實。

在第七住所內，在轉化性的結合中，靜觀者以其淨化了的目光得以享見天主的臨在，同時也在教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圓滿地完成自己的使命。

人必須在靜禱和修德方面，以行動去追隨天主的聖化工作，以便與祂積極地配合。此外，在成長的過程中，人靈也可能採取不同的行動方式。

在第一階段中，人靈在靜禱中主動性的表現，在於以逐漸簡化的各種方式尋求天主。他一心專務靜禱，因此其克修就放在收斂心神和一切有利於收斂心神的功夫上。同時，他也致力於糾正外在的種種缺失。

在第二階段中，不但更著重於內心的克修功夫，而且也更有力地摧毀靈修中出現的各種重要缺失。同時靈魂在靜觀的靜禱時，常常是在痛苦的靜默中，藉完全的捨棄自己，以能全力配合天主的行動。

在這些境況中，天主的要求更為迫切，同時也更為微妙；而人

靈的德行也更為靈性化，更為深刻，更為柔順。天主的要求和人靈的德行可以說都是在變動之中，也就是說，每一住所的氣氛有所不同：在第四住所，特別著重的是信德；在第五住所，是服從和愛主之德；在第六住所是望德和神貧；在第七住所，則是貞潔之德和完美的愛德[6]。

3. 天主的行動和人靈的合作兩者緊密地相互配合，造成了人靈真正的轉化。聖女大德蘭特別喜歡指出它深刻的效果，並將之比作蠶。她寫道：

「妳們可能聽說過蠶吐絲的奇妙方式吧！只有天主才會有這種巧思。妳們可能知道這絲來自如胡椒種子那麼小的蠶子。我自己從來沒有見過蠶子，我是聽說的，現在講給妳們聽，假如不正確，我可不負責。當桑樹開始長出葉子時，蠶子就在熱力的作用下，得到生命。只要滋養牠的食物還沒有準備好，牠就像死的一樣，因為來自蠶子的蠶寶寶是靠桑葉養活的。只要

[6] 在聖女大德蘭的著作中，並沒有明確地區分煉路、明路及合路。如果想把這簡便的分類法配合德蘭的靈修進展綱要，那就得把煉路和明路各分成三個階段，以配合前文所述三處結合的境界。今列表如下：

煉路階段	第二住所中的神枯	第四住所中的感官黑夜	第六住所中的心靈黑夜
明路階段	第三住所中的簡化性靜禱	寧靜性靜禱與靜觀的光照	神性的婚約和本體性的契合
合路階段	第三住所中的結合	意志的結合	轉化性的結合

蠶寶寶稍微長大，人們就立刻在牠們前面放置一些小樹枝，牠們就把從自己身子裡抽出來的絲，用小嘴紡在樹枝上，漸漸做成了小小的繭，把自己關在裡面。這時蠶長大了，變醜了，也到了生命的盡頭。後來，破繭而出的是一隻非常可愛的白蝴蝶[7]。」

聖女大德蘭認為這比喻「非常恰當」，也曾多次重提。比喻顯示的是愛德轉化人靈的過程。愛德在發展中，可使人靈天主化，可創造新的德行，可使本性的能力更加完善，可產生嶄新、完美的人性，而使人靈在天主內轉化。

這轉化最顯著的效果之一，就是逐步把人培育成使徒。

第一階段相當於起初的三住所。在這階段內，靈魂在聖寵的協助下，以本性的活動執行使徒的使命。在第二階段中，天主佔有人靈，使人成為實現祂計畫的完美工具。在第四住所內，天主在人靈內建立統治權。這時靈魂若想把他所接受的心靈寶藏分施給人，可能對他是有害的，而且可能會冒着喪失寶藏的危險。在第五住所中，天主已經在人的意志上建立了統治權，便可把人靈當作工具，並賦予他使命了。但這工具還不盡完善，還得在第六住所中，以外界的考驗和內心的淨化來使之更加完善。最後，人靈與主結合，得以轉化，成為完美的使徒。他滿腔熱忱，馴服於天主的推動，完成驚人的偉業。

人會在心理上意識到上述的內在轉化。天主的奇恩異寵會在人的內心產生衝擊，留下有益的傷痕。此外，天主的聖寵還會靜靜地、慢慢地透過短暫的（有時是洋溢的）喜樂，透過常是很劇烈的

7 〈第五住所〉，第二章，901-902頁。

痛苦，在人靈深處締造一個平安的境界。這境界是喧囂和風暴很少達到的安全地帶，也是湧流著力量和喜樂泉源的沙漠綠洲。綠洲那充滿恩澤的光芒，逐漸擴展，確保其穩定性與平衡性，直到第七住所的圓滿境界。

由此可見，靈修的成長呈現出生氣蓬勃而又複雜多變的過程，對這過程的多面性我們可以加以辨識，但卻不可將之分離。我們希望能將其既統一又豐富的內容介紹出來，因此訂出一個綜合性的圖表，以指出本書的章節區分，以及為何選擇某些主題來加以探討[8]。

二、成長的奧祕

本書卷首的圖表以明確又多樣的指標，指出心靈成長的規律；仔細加以研究後，或許會獲得一個印象，以為很容易分辨人靈的進步情況，並對這情況加以定位。但事實並非如此，在考察過許多具體的事例後，可以體會到人靈的複雜多變，以及心靈成長不易被窺探的奧祕。

其實，任何的成長過程都是一種奧祕，從植物在泥土中吸收養分，加以改變和同化，直至耶穌聖嬰在成長中逐步顯示出祂內在的智慧和恩寵，都是令人參不透的奧祕。

---

[8] 這份〈圖表〉列在本書開端，其中之教導內容不僅有助於明瞭各階段之靈修生活，同時也指出各階段之必要因素與主導方向。因此，並不是說靈魂非得到達第五住所，才能修服從之德，而是說在這一住所中，意志的結合使靈魂能更完美地實踐服從之德。同樣，向聖母求助在任何時候都是不可少的，尤其是在第六住所中，當心靈的黑暗使靈魂深感卑微貧困時，更需要仁慈母親的照顧。

1. 心靈成長的奧祕，更是十足的奧祕。在其他生命的成長過程中，其奧祕部分只是生命對無生物的消化和利用，生命的效果和發展的形式都是明顯可見的。聖寵生命是分享天主的生命；在人的心靈成長過程中，聖寵生命的本身是不可見的，正如天主的生命在現世是無法觀察到的一樣。到了天堂，在榮光中，我們可以見到天主本身，也可以見到我們帶有天主性寶藏的情況。在這以前，這些心靈的真相都隱藏在奧祕的陰影下，因為我們完全沒有能力直接加以掌握。

然而，聖寵也會真實地顯現出來，天主聖神的神恩能給人聖寵的確實經驗。不過，這些超性界的顯現都沒有規範，並且有其他不明因素夾雜其中，因此要觀察它們，還真是不容易！即使是最受天主寵愛的靜觀者，他們蒙受恩寵的經驗還是那麼不完備，而且時斷時續！

超性神恩按領受者個人本性之面貌，降臨在人身上；由於人各有異，因此其面貌也變化多端[9]。超性神恩透過每個人的個性，而引起不同的外在反應；正如人的個性互異，這些外在反應也極為不同。天主的行動似乎很少會直接產生使人感受得到的有形的現象。猶如太陽的白色光芒照耀在景物上面，使各種各樣的顏色鮮艷奪目；同樣，天主的行動在人的心靈內也不是經常會有一定的、感受

---

9 顯露於外的德行，其形式與各人的個性有關：這人常面帶笑容，那人比較嚴肅；這人謹慎膽小，那人大膽敢闖。因此只從外表來看，絕無法推斷誰的愛德較大，誰的愛德較小。

10 對這種看法，我們僅在這裡提一下，以後將在討論初級的靜觀（天主是愛和天主是光），和敘述對天主的衝擊所產生的心理反應（第六住所）時，作比較詳盡的說明。

得到的形式，而是按人的個性來領受，並在其個性上展現出來[10]。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都認為，人的官能愈得到淨化，天主行動可感受到的顯現在頻率和強度上愈會減少。假如我們同意這種說法，就得承認，即使某些跡象肯定靈魂有聖寵，但也無法確定產生這些跡象的靈性原因的強度及性質[11]。

由此可見，超性界及其外表的跡象都籠罩在奧祕之中，這正足以解釋為何納匝肋的居民竟然認不出耶穌的天主性，也看不見聖母和大聖若瑟的崇高聖德。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同院修女，雖然個個都很注意聖德的標記，但絕大多數的人卻忽略了她。天主並不需要神奇地將在這些靈魂內所實現的神奇妙工加以掩蓋，祂只要讓聖寵保留其原有的奧秘，並在超性事物外露的跡象上加一層「純樸」的薄紗就行了。因為純樸正是最崇高、最純淨的聖德所具備的特徵。

2. 關於解讀心靈成長的標記，還有一個更困難的因素，那就是人靈的變化不定。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在天主或其他各種原因的行動下，人靈可以不時生活在非常不同的境界之中：他很容易從高處走向低處，也就是從裡面的住所走向外面的住所。聖女經常談到這一點，並且大聲疾呼，不容我們加以忽視：

---

[11] 在評價這些外表跡象的價值時，應該記得靈修的進步更是從品質上來看，而對於強度則不必太過重視。一種感受，甚至一種靈修的境況，可存在於不同的階段。在較低層次，這種感受的外表跡象很可能表現得比較強烈，但愈臨近頂峰，這種感受肯定會愈純淨，品質也愈提高。

對於品質的誤解可能會產生危險的幻想：比如一個人靈洋溢著感覺性的神慰，就自以為領受到第六住所中本體性的契合了。

「我曾經說過，並且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忘記。我們肯定，靈魂在成長，這是真的，但是不像肉軀那樣成長。小孩子發育成長，到了成人的身材，就不會再縮小，回到童年的身軀。至於靈魂，卻迥然不同。我所觀察到的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因為我無法由別處得知。……我曾見到有些人，他們的意志完全結合於天主的聖意，他們忍受各種痛苦，寧願萬死，也不願犯一個小過失；但有時在極強的誘惑和迫害的攻擊之下，為了避免冒犯天主、失足犯罪，他們必須求助於靜禱這項最初的防身武器。他們必須重新思考：現世的一切必要結束，有天堂，也有地獄，並存想諸如此類的道理[12]。

在靈修的道路上，任何一個人，即使他是靈修巨人，也得經常回到嬰孩的境界，如幼兒一樣吸奶。希望大家總不要忘記這一點。也許以後我還要多次提起，因為這一點太重要了[13]。」

由於人靈升降的不穩定性，不可能長久停留在同一靈修境界，或住在一個固定的「住所」，因此要識別人靈習慣於停留在哪一住所，是相當困難的[14]。

---

[12] 《自傳》，第十五章，153-154頁。

[13] 同上，第十三章，131頁。

[14] 聖女大德蘭指出，人靈可以從高處降到低處，即從較高的住所降到較低的住所，但也不排除他能由低處升到高處，尤其是開始過靈修生活的靈魂，他有可能領受到第五住所中與主結合的聖寵，或者第六住所中的神視。如果他認為這恩寵已把他正式提升到第五或第六住所，那就未免太天真了。因為一個人必須經常顯露出某一住所的標記，並生活在這境界內，我們才可以說她處於這一住所。

3. 當然，使這問題複雜化的主要原因，還是來自天主的行動。人靈的成聖過程本由仁慈的天主親自主持，在人選和施恩方面，祂都有絕對的自由。當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念到耶穌選宗徒的那段福音，並看到自己所領受的特恩時，特別注意到：「耶穌基督把祂所喜歡的人召到跟前[15]。」天主聖神也是按照祂自己所選定的尺度把聖寵分施給每一個人。

聖女大德蘭對天主仁慈所具有的自由大為讚嘆。她說：

「這是天主的恩典。祂願意什麼時候給，怎樣給，都由祂。祂不考慮時間，也不考慮人對祂的服務。但是我也不是說，上述的原因並不影響祂的施恩。然而，上主常常在某些人努力了二十年後，還沒有賜給他們靜觀的等級，卻對另一些人在一年之後，就賞給了他們。其中的理由，只有尊威的天主知道[16]。」

天主的理由可能是由於一個人有特殊的使命，或者有人為他作了強而有力的轉求，或只是天主的自由意志願意給自己施捨的快樂。最後的這層理由，我們無從知曉，只對此感到困惑：

「唉！我的天主，多少次我們用自己短小的眼光，用和真理相反的看法，把靈修的事看成如現世的事情一樣。我們好像想以投入靜禱的年數，來評定靈修的進步似的；好像我們竟然想給天主規定限度，而事實上只要天主高興，祂可以無限地施恩，可以在六個月內賜給一個人比祂在幾年內賜給另一個人更

15 《自傳手稿》，A，第二張，反面。
16 《自傳》，第三十四章，377-378頁。

多的恩寵。這是我經常看到的事，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我們不太相信這事實[17]。」

因此，人類不應以自己的理智給天主訂下規矩，而應以天主仁慈的行動作為思考的出發點。他只能瞻仰天主如何召叫一些顯然不配的人在短期內成為祂的親密朋友；又把一些根本不懂得靈修階段的人，一下子就超越幾個階段；就如在大馬士革的路上，把仇教者掃祿打倒在地，使他在短短幾天內變成了外邦人的大宗徒聖保祿。

天主的仁慈在人靈成聖過程中的直接參與，推翻了神學家用理智所建立起來的心靈成長規則和邏輯進程。聖十字若望認為，天主的干預把祂所統治的區域改變成沒有路徑可循的區域；有多少人，就有多少靈修道路。每個人所經過的道路，就像船隻在海面上航行、鳥兒在空中疾飛一樣，不會留下一絲痕跡。

既然心靈成長的痕跡不可確定，或至少很難觀察；既然人靈可以輕易地在各不同住所來往；既然天主上智樂於推翻我們在這方面的觀念，那麼大德蘭所描述人靈成長進程的七個住所，這種理論會有什麼用呢？還有必要去加以研究並遵守奉行嗎？

三、黑暗中的路標

在答覆以上的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指出聖女大德蘭的功勞，她不斷強調心靈成長的奧祕，要我們避免用任何切簡易的類比去解釋，以免造成錯誤：

---

[17] 《自傳》，第三十九章，449-450 頁。

「我曾經說過，也希望大家絕對不要忘記，如果心靈像我們所說的在成長，那麼，事實上它並不是按身體生長的方式在成長[18]。」

聖女大德蘭希望我們對心靈成長的奧祕有所認識。我們若能領會到其中有難明之處，就會在判斷時更謹慎，也更謙虛；才能學到尊重天主的權利，把祂在聖化我們的工作中的能力和自由絕對放在第一位。不知或忽視天主的干預，只用自己的理智來分類，用清楚的公式和圖表來說明，便會墮入大多數人的錯誤之中，這些人「認為不必成為內修的人，就可以去認識靈修的事情[19]」。若不接受天主的行動有奧祕圍繞，絕不可能成為靈修的人。

聖女大德蘭強調上述的昏暗難明之處，很妥善地為她對靈修成長的精確教導加以補充；這不但沒有減弱她的教導，反而因為指明了應該從天主行動的大方向去作解釋，而增加了其理論的價值。

指出奧祕的晦澀難明，絕無損於她教導的精確性。她的教導將繼續保持其精確性，在黑夜中猶如燦爛的明晰指標，為人指出道路，劃分出通向頂峰的每一階段。

在天主聖化人靈的行動中，其實並非都是毫無規則和不可捉摸的。天主上智固然超越人類，但並不是與人類的理智始終相悖的。祂的行動有其習慣性的方式，建立在我們可以分辨的規律上。

我們很容易發現天主利用萬物的規律、按照萬物的本性來領導管理一切。星辰在宇宙中運行，遵從萬有引力的定律，以此來歌頌

---

[18]《自傳》，第十五章，153頁。

[19]同上，第三十四章，378頁。

天主的光榮。天主使動物盲目地順從本能，來達到祂為其制定的自然目的。至於人類，天主尊重人的自由，以道德規律來指示他應走的道路。

在超性的範疇中，天主對人的行動更是微妙。天主的聖寵與人性結合，在人的心靈和官能之內定型，完全取了其形像。天主在利用人的行為之自然模式、尊重各官能職責的原則下，絕不突兀張揚，而是以其聖寵既溫和又有力地引領人靈邁向其超性目標。因此天主的行動經常不露痕跡地隱藏在本性的活動之下，如無必要，絕不超出人性的範圍；同時也只有隱藏在純樸的人性中，祂才能隨心所欲、完全自由地行動。

聖女大德蘭與天主有親密的交往，又是一位傑出的心理學家，因此對天主之聖神和我們本性的深切奧理，都有透徹的了解。她了解天主尊重我們天性的作風，也能分辨出祂的行動在我們官能上所產生的效果。這雙重的認識就是人邁向天主的合理進程的基礎。

聖女告訴我們天主如何首先把主動權讓給人，如何用一種看似遙遠卻甘飴的方式，把自己顯示給人；然後，祂掌握人的意志，將人深深地加以淨化，使之完成自己的旨意；最後，也使之和自己圓滿地結合。

聖女透過特殊的事例或奇異的聖寵，指出各階段的合理過程，這過程是根據人類本性的特質與天主的逐步影響為基礎所建立的。

仁慈的天主可以超越各個階段，隨時隨地推翻淨化人靈的次序，創造聖德的新形式，並打破德蘭靈修上升的規律佈局。然而靈修成長進程的邏輯性及常規性，以及其中的明晰標誌，都是不會變的；這些標誌將各個成長階段明確地標示出來，使我們時而看到天主聖寵那緩慢而深刻的工作，時而驚歎天主慈悲那卓絕的運作；而

這是任何時間、工作和障礙都不能阻擋的。

以上就是聖女大德蘭對於心靈成長的教導，既靈活又生動，既精確又尊重天主的奧祕。聖女大德蘭的優點和天才在這裡完全顯露無遺：對人心她有卓越的認識，對天主她又有無限的崇敬；她有敏銳的分析力，能分辨人靈最細微的心理活動及天主最微妙的觸動；她又有極強的綜合力，絕不因細枝末節而不顧大局；在天主的光照下，她始終能認清通向永生的正確道路。因此，她的教導能超越任何時代和靈修學派，她的影響普及全世各代。僅憑聖女大德蘭的教導就足以將她列入古今的大師行列中，而她也絕對當之無愧。

第二部
入門階段

前面第一部的〈緒論〉一方面確定了大德蘭的靈修大綱，一方面為我們開啟了大德蘭通往全德的路徑。現在我們可以亦步亦趨地追隨她的芳蹤，歸向天主。

在大德蘭的這條道路上，有七個層次或稱「住所」，分兩個階段攀越。第一階段包括前三個住所。在此階段，天主干預人的靈修生活，用的是一般性的援助，也就是一般的寵祐。到了第二階段，天主用的是特殊性的援助，也就是天主以聖神的恩寵直接干預。在第一階段，靈修活動出自人靈，當然也是靠聖寵的幫助，才能到達天主。若把靈魂比作池塘，在這一階段中，是用人工的導水管，從遙遠處把水引來。在第二階段中，運作是由天主開始，而在靈魂內開花結果。水是從內部的水泉湧流出來，寧靜無聲地灌滿池塘[1]。

入門階段就是專門討論第一階段。聖女大德蘭對這起初的三個住所並沒有著墨很多。我們這一版本的《靈心城堡》共二百五十頁，討論第一階段的篇幅只占五十二頁。為什麼篇幅這麼少呢？聖女解釋道，這一靈修層次已為人所熟知，描寫它的著作已經很多，而且談得都很清楚，大家都知道該如何度過這一階段。在聖女所創立的隱修院裡，其會規和組織章程也都為修女們列出了這一階段所需要的具體指示。再說，聖女的眼光和心胸早已到達了更高的境界，依她看來，全德道路的起點，就是入門階段的終點。她的領域（對此她已成為無可爭議的導師）就是從第四住所開展的境界。

那麼，我們可以忽視聖女大德蘭對這第一階段的教導嗎？絕不可以。我們應該遵循聖女大德蘭的指示[2]，並用更詳盡的克修理論

---

1 〈第四住所〉，第一章，865頁；第二章，874頁。

2 《自傳》，第十二章，116-117頁。

來加以補充。如果認為她這第一階段的教導無關緊要，那就大錯特錯了。

再說，德蘭的思想在任何著作中，就如在此第一階段的教導中，都是與眾不同的；有些地方，比如她對聖寵、對罪惡和地獄所作的象徵性描寫，都是獨創的。這一切都非常寶貴，因為這些描寫能使我們對靈修生活有真正的認識，並使我們一直走在正途上。天主是我們應該達到的最終目標，此目標在第一階段中始終在我們面前。她的教導強調入門時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又只是漫長戰鬥和漫長行程的開端。然而從一開始，便要決心奮鬥到底，即使是死在途中也在所不惜。起初的勝利僅僅是半個勝利，如果就此得意滿足，或徘徊於半途，沉溺於外界的瑣事，忘了最後的目的是暢飲活水之泉，即獲得天主，那就陷入危險的誘惑中了。

從《靈心城堡》一開始，聖女大德蘭始終保持著一貫的態度。她展現出自己的偉大胸懷和宏願，不愧為眾人的導師，領導大家登上靈修的高峰。雖說在實際行動的細枝末節上，她還保留了餘地，使我們有補充的必要，但是，關於我們該用何種精神，該如何努力去進行這初期的戰鬥，以及我們該奔向何等光明的遙遠目標，她都詳盡有力地作了說明。

第一章

第一住所

現在讓我們對那些終於進入城堡的人說話[1]。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一住所，來到了「那些終於進入城堡的人」身旁。

聖女感到這些人極需要她慈母般的照顧，因為他們太軟弱了。請聽聖女對他們的處境所作的描述。她用慈愛的口吻，道出自己為他們的安全擔心，邀請他們在不太危險的區域內前進。

一、第一住所的描述

這些最初的三個住所是廣闊的候見廳，其光輝照耀著城堡的周圍：

「不要以為其中只有少數幾間，其實是無以數計的房間。人靈以各種方式進入其中[2]。」

在這些廣大的房間裡，有一大羣人。其中有些人只不過從這裡經過，還有許多人卻停留在這裡，不再前進。在這些住所裡，我們

---

[1] 〈第一住所〉，第一章，819頁。

[2] 同上，第二章，829頁。

不是看到成羣的基督徒嗎？要想知道真相，不妨先聽聽聖女大德蘭對這些人的境況所作之描述。

1. 這些人都處於聖寵的境界。聖女對此非常清楚。她特別指出：

「在談論處於大罪境地中的人靈時，我們已經說過，他們多麼像漆黑的臭水。我可沒有說，在第一住所中的人靈也與他們相似。願天主保護我們不要說錯話！這只是一個比喻[3]。」

要進入城堡，必須處於有聖寵的狀態，因為有了聖寵之後，才能與天主有愛情的交往。這交往便是靜禱和靈修生活。

2. 這聖寵具有生命，但生命在這些人靈內卻顯得多麼蒼白無力。進入這城堡的人都心懷善意[4]，「儘管他們身在塵世，瑣事纏身，卻滿懷善心[5]。」

善心良意有時會藉著向天主求助而表達出來：

「他們有時也會向吾主求助，但卻相隔很久。儘管反省得還不夠深刻，他們仍在反省自己是誰。在一個月之中，他們有時也會祈禱。但祈禱時，思緒紛雜，心中幾乎無時不被世物所佔據[6]。」

---

[3] 〈第一住所〉，第二章，827-828頁。

[4] 同上，第二章，829頁。

[5] 同上，第一章，819頁。

[6] 同上，819-820頁。

由此可見，他們的靈修生活並不很強。生命已減弱到僅僅維持不死而已。聖雅風（Saint Alphonse de Liguori）不是說過：愛德生命的星星之火，要維持下來，至少每月要有一次行動，才不會因燃料不足而熄滅嗎？在第一住所內，超性生命至少要靠這最低限度的愛德生命來維持。

3. 是什麼阻礙了基督徒生命的酵母在這些靈魂中發展呢？

「這些靈魂還沉浸於世俗的思想中，耽於享樂，醉心於自己的名利[7]。

他們心繫世物，只想他們世間的寶藏[8]。」

我們可以想見他們要歸向天主該作多大的努力。但是這皈依的動作卻是真誠的：

「他們有時也會擺脫一切塵世的憂慮……[9]

這些靈魂終於進入住所的外層，但是他們身邊還有許多爬蟲，使他們既不能讚賞城堡的美景，也不能在此尋得安寧。然而他們能走進來，已經相當不錯了[10]。」

4. 這是聖女以慈母心腸所指出的最低程度的靈修生活。這勉強能發光的火星，還不足以照亮靈魂，也無法使靈魂感到已獲得生命，靈魂也看不到天主的真光在自己心內。聖女大德蘭已習慣於自

---

[7]〈第一住所〉，第二章，829頁。

[8] 同上，第一章，820頁。

[9] 同上。

[10] 同上。

已靈魂所洋溢的明亮純淨光芒，因而更加強調上述靈魂的不足之處：

「請注意，這第一住所幾乎還沒有接受到從君王宮殿所照射出來的真光。但是這裡並非完全處於黑暗之中，也不像靈魂在罪惡中那樣漆黑一片。不過這裡總是有些陰暗。我解說得不夠清楚，我的意思是，在房間裡的人看不見光，並不是住所本身沒有光照，而是因為裡面有這麼多的遊蛇、蝮蛇和毒蛇。牠們同靈魂一起進入，不讓他看見光。這好比有人進入一間充滿陽光的大廳，但是他的雙眼糊了一層爛泥，使他無法睜開。因此，儘管大廳非常明亮，他也無法享受其中的光明，原因是他眼睛上有障翳，或因有猛獸作梗，使他只見猛獸，不見其他[11]。」

這種半明半暗的狀況，不但使人不能享有真正的神祕經驗，而且還使人感覺不到歸向天主的需要。到了最後，人想停下來作較長時間的反省，或較深層地進入自己的內心，幾乎都不可能了。聖女又說：

「事實上，即使靈魂想欣賞一下自身的美麗，都無法辦到了。看來，他已無力排除這麼多的障礙[12]。」

5. 過度的慾望和放任的自由，導致這半明半暗和「第一住所中的混雜狀況」[13]，使得魔鬼在人靈內找到進行黑暗勾當的有利環境：

---

[11]〈第一住所〉，第二章，830頁。

[12]同上，830-831頁。

[13]同上，831頁。

「為了阻止人靈進入其他住所，牠在這些住所中安置了許多軍團的惡神。並且，由於可憐的人靈不了解魔鬼，牠更設置了各種各樣的陷阱來誘騙他們[14]。」

聖女並乘此機會，指出魔鬼所耍弄的一些花招，牠甚至利用人的上進之心[15]。

在高層次的住所中，「靈魂的能力已經堅強，足以與牠作戰[16]」。但是，在這第一住所中卻不同，這裡是有利於魔鬼活動的場地，「這些靈魂儘管不願冒犯天主，但還是很容易被魔鬼擊敗[17]。」因此，依聖女大德蘭的看法，靈魂在這裡，「必然冒著很大的危險……因為不可能處在毒獸中間，而不被牠咬上一、兩口的[18]。」她所指的毒獸咬人，推測起來，總不外乎是小罪或大罪。

二、大罪

聖女大德蘭非常擔心人靈陷於大罪，當她描述第一住所時，這憂慮之情始終縈繞在她心中。也難怪，當人遇到這樣的危險時，她的慈母心腸怎能不為之戰慄呢？她的筆還沒有描寫完第一住所中靈魂的狀態，就迫不及待地談論起大罪來。她多麼希望能引起人的恐懼之心，以避免犯大罪啊！

---

[14]〈第一住所〉，第二章，829頁。
[15]同上，832頁
[16]同上，831頁。
[17]同上，829頁。
[18]同上，831頁。

「我認識一個人，吾主曾指示給她看，身陷大罪的靈魂是怎樣的情況。據她說，如果能認清這種情況，便沒有人會再犯一個大罪，而且為了逃避犯罪的機會，也寧願接受人所能想像的一切苦刑。這就是她之所以心急如焚，要大家都認識這個真相的緣故[19]。」

上述的人我們也認得，就是聖女大德蘭，我們可以從她其他的著作中證明正是她本人[20]。這是她用自己的神祕經驗為我們描述大罪的狀況。她說得既明確又具體，無論是神學家或詩人都為之折服。而且每一位讀者在讀了之後，足以產生對犯罪的恐懼心。

首先來看靈魂的狀態：

「再也沒有比他所陷入的黑暗更深、更濃的了，其黑暗與無明是無可比擬的[21]。

在大罪中的靈魂……多麼像漆黑的臭水[22]。」

她是怎麼解釋這種黑暗和醜惡的呢？

「……你們只需知道：賦予靈魂如此光輝美麗的太陽，雖說還在他內心的中央，但就好像不在那裡一樣；它已完全被遮蔽了[23]。」

---

[19]〈第一住所〉，第二章，822頁。

[20]《自傳》，第四十章，464-476頁；《交往集》，十八，544頁。

[21]〈第一住所〉，第二章，821頁。

[22]同上，第二章，827頁。

[23]同上，821頁。

聖女強調說，天主還居留在人靈內。因為天主仍繼續支撐他，如果沒有天主主動的臨在，他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他（靈魂）居於黑暗中，並不是因為沒有正義的太陽；太陽在靈魂之內正是為了使人生存。要說太陽沒有把靈魂照亮，倒不如說靈魂不能接受真光[24]。

這光輝的太陽，居於靈魂之內，既沒有失去光芒，也沒有失去美麗。祂始終在靈魂內，任何事物都不能奪去祂的輝煌壯麗[25]。」

因此，罪惡並不能直接傷害到天主，它只能破壞靈魂和天主之間的關係。受到損失的，倒是人靈自己。

我們由天主所造，應該歸向天主。天主是我們人生的目的。當我們通過祂為我們所指定的道路，回到祂身邊時，我們便實現了祂的旨意，宣揚了祂的光榮，同時也獲得了我們的幸福。這條道路就是天主為我們所規定的公共義務和私人誡命。藉著服從之德，我們把握住趨向天主的方向，並繼續前行。面對天主，自會接受天主的真光、熱能和生命。反之，當我們明知故犯、反對天主，只滿足私欲或尋求私利時，自然不再面對天主了。這時，人所犯的罪就是以意志作出愛己利在天主之上的選擇，採取了遠離天主的態度[26]。過去，當靈魂歸向天主、與祂結合時所獲致的聖寵神恩，目前，當她尚未用痛悔和定改來改變犯罪態度、回歸天主之前，這些神恩是不

[24]〈第七住所〉，第一章，1028頁。

[25]〈第一住所〉，第二章，822頁。

[26]追隨聖道茂的神學家對罪惡所下的定義是：「趨向萬物，背離天主。」

可能復得的。

從上述這些簡單的概念中，我們可以看出聖女大德蘭的描寫是多麼精確和豐富。

當靈魂割斷了與天主的愛德聯繫，遠離了天主以後，其後果如何？請看聖女的講解：

「犯罪以後，靈魂與神聖的太陽之間的關係，就好像一塊水晶蒙上一層厚重漆黑的布，放在太陽底下。縱然太陽照耀如常，其光線在水晶上卻起不了任何作用[27]。」

她又在《自傳》中寫道：

「靈魂犯了大罪，就在（靈魂的）鏡面上蒙上了厚厚的雲霧，使他變得一片漆黑[28]。」

擁有聖寵的靈魂就像「栽種在活水中的生命樹，這水就是天主聖寵的活水[29]。」一旦犯了罪，靈魂就喪失這種生命：

「他失去了一切能力，像一個人完全被捆綁起來，眼睛也被布條蒙住了。他費盡力氣，還是不能看，不能走，不能聽。最後，他陷入了濃厚的黑暗之中[30]。」

---

[27]〈第一住所〉，第二章，822-823頁。

[28]《自傳》，第四十章，464頁

[29]〈第一住所〉，第二章，821頁。

[30]《交往集》，十八，544 頁。也請參閱：〈第七住所〉，第一章，1028頁。

這種無力的狀態當然是指在超性世界中。因為在本性境界中，靈魂還是可以繼續活動的，甚至還可以做出本性方面的善事。不過這些善舉卻沒有超性的功勞。

「一切都對他無益……，帶著大罪所做的一切善舉，都不能為他贏得天堂的光榮[31]。」

唯有愛德才能給善行、善舉生命力；沒有愛，一切事功都是死的。人犯了罪，愛德便不再傾住在靈魂內。天主聖愛的源泉原先在靈魂內湧流，成為人生命的一切；現在由於罪惡，靈魂內的泉源已經斷絕，人因而喪失了「他的生機和果實[32]」。

從此，罪惡之首的魔鬼，代替了真光和生命之源的天主。

「凡是犯大罪的，都不是取悅天主，而是取悅魔鬼。由於魔鬼只是黑暗，可憐的靈魂也就和牠一樣，變成了黑暗[33]。」

失去真光，不過是罪惡的破壞作用所產生的第一種後果。此外，靈魂還失去了天主臨在的種種神益，因為只有天主才能給人生命，給人結出善果的能力。現在靈魂的超性生命既已死亡，自然就不能產生任何善果了：

「他所做的一切善舉……都不再能為他贏得天堂的光榮。這些事功都不再來自天主。因為，凡配得上稱為德行的事功，都來自天主[34]。

---

[31]〈第一住所〉，第二章，821頁。

[32]同上，822頁。

[33]同上，821-822頁。

最後，一旦樹木被栽種在魔鬼的土地裡，它還能結出什麼果實呢？一位虔誠的神職人員一天對我說，帶著大罪的人做出的一切事情，都不會讓他吃驚。倒是大罪人所不能做的事情，才會使他驚訝[35]。」

靈魂脫離了天主的幫助，便只剩下黑暗和醜陋，不能結善果，只會做壞事，陷於行為的混亂和內心的窘困之中。聖女大德蘭對此深表同情：

「城堡中的住所落到了多麼悲慘的境地！住在裡面的本性感官該是多麼侷促不安啊！至於靈魂的所有功能，它們本是這些住所的總管和主人，現在是多麼盲目和拙於管理啊[36]！」

聖女曾在神視中看過一個帶著大罪的靈魂。她強調自己從此神視中得到的最大益處，便是「極度害怕冒犯天主[37]」。

其他許許多多的人沒有聖女那樣幸運，得享神視，但是信德卻把一幕生動而痛苦的景像：耶穌在革責瑪尼受到的劇苦，呈現在他們眼前，使他們因看到罪惡的巨大威力而心驚膽顫。耶穌來到世上，正是為了拯救我們脫離罪惡，把我們的罪惡擔在自己肩上。洗者若翰在約旦河邊，把耶穌基督介紹給民眾時，就是這樣說的：「請看天主的羔羊，請看除免世罪者[38]！」基督的人性被天主性所

---

[34]〈第一住所〉，第二章，821頁。

[35]同上，823頁。

[36]同上，823頁。

[37]同上，823-824頁。

[38]若一29。

祝聖，因此是不可能犯罪的，然而祂卻把世界的罪惡加在自己身上。

耶穌來到世上，就承擔起罪惡的重負。世界的罪像一件用恥辱織成的大衣，穿在祂的身上。而祂，從起初，就是最高的聖者，現在竟成了罪惡的犧牲品。耶穌基督一方面享有榮福直觀所帶來的無限光明和幸福，另一方面又被恥辱的重擔緊緊地束縛住；就在這雙重的境遇下，祂英勇地前進，走向苦難。

在用過最後晚餐、越過克德龍溪、進入山園以後，耶穌便顯露出其心靈的變化：「我的心靈憂悶得要死。現在是黑暗勢力當道的時候[39]。」聽到這悲慘的呼聲，使人不禁想起聖保祿的話：「罪惡的代價是死亡[40]。」

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這對我們仍是奧祕，耶穌似乎顛覆了祂心靈內的平衡：罪惡的波濤本來一直受制於榮福直觀的波濤，現在耶穌允許罪惡的波濤衝破制約，淹沒祂的靈魂，全力進行破壞的工作。祂的感官受到了侵犯；祂心靈的官能，即理智和意志，都受到了圍困。基督內的一切都不可能受到絲毫玷污，但祂還是會受苦和死亡的。

耶穌的至聖人性成了兩大勢力交戰的陣地，交鋒的雙方之一是聖化祂的天主性，另一方是集每個時代全世界的罪惡。這是地獄在向上天反攻，散佈它的黑暗、仇恨和死亡。若要衡量耶穌基督的痛苦、厭惡以及祂所肩負的仇恨之重擔，必先衡量出祂的聖德與入侵祂的破壞性罪惡這兩者之間的距離。雙方的距離愈遙遠，襲擊的力

---

[39] 瑪二十六 38 起。

[40] 羅六 23。

量愈巨大，對耶穌造成的痛苦也愈劇烈。這時耶穌的神聖性體處於被動狀態，似乎只有仇恨才有權進行攻擊和破壞：這真是黑暗當權的時候。

耶穌懷有天主性的力量，不氣餒、不退縮；身體跌倒在地，呻吟著，在罪惡的重壓下，流出了血汗。倘若天主不派遣天使來支援祂，給祂力量，幫助祂度過犧牲祭獻的每一個階段，祂的肉軀一定會支持不住。

革責瑪尼的悲劇揭露出罪惡無比的破壞力，比任何演說都更有雄辯性，也比任何神視都更有說服力。

三、地獄

基督戰勝了罪惡，我們也可以戰勝它，即使是在現世，我們也能獲勝。遮蓋靈魂的帷幕雖厚，但靈魂「還是能夠享見至尊天主，就像水晶能接受太陽的光線一樣[41]」。我們只要行一次謙遜的告解，或者抒發一次愛情（上等痛悔），就可以重獲愛德，立刻回到神聖的太陽下，接受生命、光和美。

但是，當靈魂還帶著大罪時，死亡就來把靈魂和肉身分開，那麼，粘在「靈魂水晶上的瀝青」[42]從此就無法清除了。遠離天主的狀態就永遠存留在靈魂內。永遠的地獄就是罪惡的後果，靈魂在永恆中不變的罪惡狀態，就是地獄。在現世，人的官能在特定的利益中獲得某些滿足，有了滿足以後，便覺得沒有天主並不很痛苦，甚

41〈第一住所〉，第二章，821頁。

42同上，823頁。

至覺得無所謂。到了永恆的境界，除了天主以外沒有別的利益可尋。靈魂處在空虛中；他的官能原是為了在天主內獲得休憩和滿足而受造的，這時只得在無法解除的深深饑渴中受苦。這苦稱為失苦，即失落天主之苦，也是地獄中主要的痛苦，它是由罪惡本身所造成的，是罪惡首先把敵對天主的態度強加在靈魂內的。聖女大德蘭想到靈魂失落了天主，便心急如焚，這樣大聲疾呼：

「耶穌基督寶血所救贖的靈魂啊！務必明白自己所陷入的境地，並可憐、可憐自己吧！如果你們明白的話，怎麼可能不努力把罪惡的瀝青從自己靈魂的水晶上除去呢？要知道，如果你們死在這種境況中，就永遠不能再享見這神聖太陽的光明了[43]。」

失苦之外，尚有燒灼之苦。這種火焚燒，卻燒不盡。這種火還有理性，身體上哪裡的罪犯得厲害，犯得多，就在哪裡燒得猛烈，而且根據罪的不同種類，火的燃燒點也不相同。

聖女大德蘭曾有一次神視，正好用來說明這件事。她對我們說，這是一次有關地獄的神視，這是「天主賜給我最重大的恩寵之一[44]」。在《自傳》裡，她這樣敘述：

「……一天，我正在靜禱，突然間，不知怎的，我發覺自己整個人被移至地獄……這神視為時很短，但是我肯定，即使我活到老，也絕不可能把它忘掉。

地獄的入口好像是一個很長、很窄的小胡同，或者像一個

[43]〈第一住所〉，第二章，823頁。
[44]《自傳》，第三十二章，347頁。

非常低矮、陰暗和狹小的烘爐，底部好像是一個污水坑，又髒又臭，爬滿了毒蛇。在胡同盡頭處的牆上有一個鑿出的像臥床似的洞穴，只見我緊緊地被囚禁在裡面。我實在無法把那種情況說清楚，這裡所說的一切與我當時所感覺到的相比，不知要好多少倍呢！

至於我在這狹小的地方所受的苦，我覺得絕對無法以語言文字來表達，也沒有人會了解。我感到在我靈魂中，有一種我無法描述其性質的火，同時我的肉身也在經歷無法忍受的折磨……。而這種折磨似乎沒有結束和減輕的時候。然而，這一切痛苦與靈魂的劇苦相比，又算不了什麼。靈魂受到一種壓迫，感到一種焦慮，一種非常強烈的苦刑，一種那麼深刻又令人絕望的痛苦，簡直無以言喻。如果我說，好像有人不停地在拔除你的靈魂，那還說得太輕了，因為那是一種別的力量在取走你的生命。而目前的這種狀況，卻是靈魂本身在粉碎自己。我承認，我無法描述如何在這些可怕的折磨和痛苦之外，更添加了內在的火焰和絕望的一切煎熬。我看不見是誰加給我這些苦刑，但是，我感覺到自己似乎受到焚燒，並受到肢解而碎身萬段。我再說一遍，最可怕的就是這內在的火焰和靈魂的絕望。

在這惡臭的地方，不可能有任何一點安慰，或最小的希望。由於地方狹小，既不能坐，也不能臥。我被關在一個開鑿在牆壁上的洞穴裡。牆壁本身也極為醜陋可怕，以其所有的重量壓在你身上。這裡的一切都使你窒息。連一丁點的光線也沒有，只有最深、最濃的漆黑一片。然而，還有難以明白的事，就是雖然沒有光，卻可以看到一切折磨人視覺的事。

吾主當時不願給我看到更多有關地獄的情況。後來祂又在

另一次神視中，使我看見對某些罪惡所施加的重罰。這些刑罰在我看來特別可怕，但由於我沒有親身接受這些刑罰，所以沒怎麼被嚇到。」

聖女在結束其描述時說道：

「……當時，我真是感到恐怖極了。雖然至今已過了六年，但在寫這幾行的時候，我還是心生恐懼。就在此時此地，我的血液似乎已在血管裡凍結了起來……。」

她在結論中說：

「我再重複一遍，從那以後，任何難事與我當時所受苦刑中即使最短的一剎那相比，都顯得容易得多。說來奇怪，雖然我以前經常讀到某些書籍中所描寫的地獄刑罰，但我當時一點也沒有產生應有的恐懼，也沒有形成正確的觀念[45]。」

以上描寫引自聖女的《自傳》，與城堡內第一住所的氣氛完全符合；足以讓那些住在裡面的人培養起害怕失去聖化聖寵的寶藏之敬畏心。在這住所內，這寶藏是很容易失去的。因此，我們不惜用如此長的篇幅轉述這段引文。

聖女從地獄的神視中產生了極大的憐憫之心：

「這神視使我對許多人的喪亡感到無限的痛苦……也引發了我幫助別人的熱烈願望。我的確感覺到，就算是救一個人脫離如此可怕的酷刑，我自己死上千萬次也在所不惜……我不會，

[45]《自傳》，第三十二章，344-347頁。

當我們見到有這麼多人被魔鬼拉去一同墮入地獄時，自己竟然還能無憂無慮地活著[46]。」

因此，她懇求在第一住所中的人靈，必須脫離並避免罪惡。罪惡招致的禍患太大、太多了：

「耶穌基督寶血所救贖的靈魂啊！務必明白自己所陷入的境地，並可憐、可憐自己吧！如果你們明白的話，怎麼可能不努力把罪惡的瀝青從自己靈魂的水晶上除去呢[47]？」

接著，她又寫道：

「但願天主的仁慈保護我們免於這樣的禍患！世上除了罪惡以外，再也沒有其他任何事配得上禍患這名稱了。因為罪惡所產生的禍患是無休無止的[48]。」

以上的話正適合講給第一住所的靈魂聽。希望有益的敬畏之情能激勵他們勉力從現在所居住的地方走出，堅決地進入更深的內修生活。否則，就有一種危險威脅著他們，就是可怕的大罪和隨之而來的無窮禍患。但願人能理解聖女的教訓，下定堅強的決心，這樣他就來到了第二住所。

---

[46]《自傳》，第三十二章，347-348頁。也請參閱：〈第七住所〉，第一章，1028頁，聖女在此講到黑暗的牢獄，裡面捆綁著在大罪中的靈魂。言畢，她又說，為他們祈禱，真是一個極大的施捨。

[47]〈第一住所〉，第二章，823頁。

[48]同上，823頁。

第二章

出發點

靈魂在初修時，不應該想要尋找神樂[1]。

第一住所給我們的印象是：處在半明半暗之中，靈修既蒼白無力，又雜亂無章，其中的靈魂很容易受到仇敵的侵害。如何逃出這混亂的環境和威脅我們的危險呢？唯一的辦法，就是逃向更內在的領域，那裡照耀著光明，洋溢著生命，到處滿佈平安和無限潛力。

靈魂現在應該逃向天主，而德蘭靈修的唯一目標，也就是教導人如何逃向天主。

逃向天主，這是聖女大德蘭要求人靈立下的首要志向。要想逃亡，從一開始就要有毅力、謹慎並心懷強烈的願望。聖女大德蘭要求她的弟子要有這些心理準備。

一、奔向天主

聖女大德蘭曾經這樣吶喊：「我要見天主！」這並不是一時的願望，也不是瞬間的熱情，而是聖女整個人的渴望，整個人生的追求，並左右其對靈修的各種態度。全德是什麼？全德就是圓滿地與我們的終向——天主——結合。聖女的推論方法特別注重實際。她的理論要求人從起跑點開始，就要盡全力奔向天主，此為基本態度

[1] 〈第二住所〉，第一章，840 頁。

和首要行動。

她的弟子應該以尋求天主來調整自己的行程，來推動自己的一切作為。在德蘭的教導中，這一點說得非常堅決，不但在實踐上非常重要，而且還具有獨創性，因此值得我們重視。

聖女大德蘭的心靈充滿著光輝的神視，她在《靈心城堡》的開始幾頁，把靈魂比作「光輝悅目的城堡」，尤其介紹了充滿在靈魂內的偉大實體——光輝的太陽、湧溢的生命之泉。她興奮地以富有感染力的語氣，描繪出其中的輝煌景象。她一遍又一遍地從各個角度，詳盡又明確切地道出其中的美妙。當她看到美麗的太陽消失在罪惡的帷幕後時，不禁悲從中來：

「太陽曾給靈魂多大的光輝和美麗，而它現在仍處在靈魂的中央[2]。」

從一開始，人靈就應該知道，他

「不是別的，而是一個樂園，據吾主親自所說，祂在此感到非常快樂[3]。」

若不能了解這一點，就是「愚笨至極」，因為那就連自己是什麼都不知道了。

聖女立刻請靈魂藉「靜禱和思考」[4]之門進入自己之內，以認清並讚賞蘊藏於其中的奇妙超性真相。倘若不願採取這項行動，而

---

2 〈第一住所〉，第二章，821頁。

3 同上，第一章，814-815頁。

4 同上，819頁。

只「關心鑽石鑲嵌的粗糙，或僅關心城堡的周邊，也就是自己的肉身」[5]，那麼這種人在靈修方面就像癱瘓一樣。他們習慣於生活在爬蟲走獸之間，已和牠們相似了[6]。也許他們還有真正的超性生命，但是要表現出這種生命，必須先有行動；倘若真有這種生命，卻連最起碼的動作都沒有，這樣的生命又算什麼呢？

認清天主在自己內和祂所灌注到自己內的恩寵，對聖女來說，絕對是首先要獲得的認識，也是靈修生活的第一項行動。除非透過這扇門，誰都無法進入靈修生活：

「我已經對妳們說過，進入這城堡的門，就是靜禱。如果我們不回到自己心內以認識自己，不意識到自己的貧乏，不了解自己對天主的義務，也不經常哀求祂對我們廣施仁慈，而以為這樣就能進入天堂，這無異是妄想[7]。」

但是，不要懂錯，我們穿過靜禱之門，進入自己之內，是為了要獲得天主。對自我的認識，取決於對天主的認識：

「但願他（靈魂）相信我，他該不時地高飛遨遊，以便仰瞻天主的偉大和尊榮。在高處，他比在自身內，更能清楚地認識自己的卑微……，當然，我再說一遍，靈魂致力於自我認識，是天主無限仁慈的恩寵，但是，正如俗語所說，最大的必包容最小的。

因此，相信我，瞻仰天主的美善，比一直注視自身的泥汙

---

5 〈第一住所〉，第一章，上，815-816頁。

6 同上，818頁。

7 〈第二住所〉，第一章，844頁。

對於修德更有益[8]。」

認識天主並在靜禱中與天主會晤，是靈修生活所需一切滋養的來源。我們可以從中找到必須達到的目的，發現天主的要求和必須修鍊的德行，並獲得實現這一切的力量：

「吾主親自對我們說：除非經過我，沒有人能到我父那裡。……祂又說：誰看見我，就看見我父。然而，如果一個人從來不瞻仰祂，從來不考慮自己對祂的義務，從來不紀念祂為我們遭受的死亡，他怎麼能認識祂呢？我懷疑，他怎麼能去完成善舉以侍奉祂呢[9]？」

因此聖女大德蘭勸勉初修者務必要靜禱。從一個人對尋求天主的忠誠度可以衡量出他靈修的進度。

第一住所中的人靈滿足於：

「在一個月之中，他們有時也會祈禱，但祈禱時，思緒紛雜，心中幾乎無時不被世物所佔據[10]。」

在第二住所中的人靈，其顯著的進步就是：

「他們已開始專心靜禱……並且聆聽上主對他們所發出的召喚。因為他們離尊威的天主所居住的宮殿更近了[11]。」

---

8 〈第一住所〉，第二章，826頁。
9 〈第二住所〉，第一章，844頁。
10 〈第一住所〉，第一章，820頁。
11 〈第二住所〉，第一章，835-836頁。

這種進步，只能靠超脫的修鍊才能獲得。

要想對此有所了解，只要回顧一下在第一住所中的人靈就行了。「水蛇、蝮蛇和毒蛇」代表未受克制的傾向，它們在人靈內非常活躍，使靈魂失明，以致「不見別的，只見這些毒物[12]」。這靈魂「沉浸在世物中，心繫世上的財物、光榮和世務」，因而滿懷焦慮。成群的魔鬼，藉此混亂和黑暗，毫不費力地就使這可憐的人犯罪跌倒。若宮殿裡充斥著「粗俗之人和雜物，上主怎能和祂的天朝神聖在其中找到位置呢[13]？」

那麼，怎麼辦呢？靈魂尚無力衝破這些障礙，迎擊這些敵人。聖女大德蘭規勸人靈不如從這些場合逃脫，好能找到天主：

「如果要想進入第二住所，那麼大家最好依照自己的情況，努力擺脫無關緊要的憂慮和瑣事。對於那些想進入主要住所的人，這一步驟更是非常重要。我認為，若不遵照我所說的方法，人絕不可能達到目的；即使一個人已經進入城堡，他想毫無危險地留在他已進入的住所，也是不可能的[14]。」

聖女堅決地對她的修女們說：

「我的女兒們，對那些與妳們無關的操心事，絕對不要理睬[15]！」

---

12 〈第一住所〉，第二章，830頁。
13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7頁。
14 〈第一住所〉，第二章，831頁。
15 同上，831頁。

聖女大德蘭要求在靈修入門時，靈魂應全心、全意、全力棄絕外界世物，因為這是尋求天主的唯一道路。

因此，聖女欣喜地把超脫外界世物的進步作為特徵，來識別第二住所中的靈魂所獲得的進步：

「可能這些靈魂仍然關心他們的消遣、私事、娛樂和世間的傳聞。他們跌倒了，又從罪過中站起來……。然而，這還是出於天主極大的仁慈，他們才不時得以逃避毒蛇猛獸，理解到避開牠們的益處[16]。」

這超脫一切的努力應持續不斷，以便與以後幾個住所中所追求的與主結合的進程齊頭並進，相輔相成。這種努力也需要外在生活的客觀環境來支援。聖女大德蘭的女兒，加爾默羅會的修女就在隱修院的環境和會規中找到這種幫助。環境和會規原本就是為了規範和規劃修女們的一切活動。至於在塵世的靈修者，一般來說，為得到超脫，必須在生活中尋求一種秩序，就是制定一個既穩定又有彈性的架構，它能明確地為人指出符合其身分所當盡的義務及如何回歸天主；也會使人免受外界庸俗世務與內在頑強的不良傾向之侵擾，而且還會防止人因一時心血來潮而採取行動，以及過分在世事上隨波逐流。

由此可見，在初修的階段，大德蘭的克修完全以尋求天主為唯一的目標。不但現在如此，在整個靈修的進展中，也都是如此。聖女大德蘭的唯一願望就是要見天主，並在教會中侍奉祂；對她而言，全德就是與天主結合。由她的渴望與觀點所衍生出來的既單純

16〈第二住所〉，第一章，836頁。

又嚴格的生活邏輯，也應該是如此。

然而，現在就應注意到，在由第四住所開始的靈修第二階段中，聖女似乎把克修放在尋求天主之前。在《全德之路》中，她以前二十章的篇幅來敘述靜觀者所必備的德行。她寫道：

「女兒們，妳們也許會問我，為什麼要對妳們講述德行……妳們只希望我對妳們講靜觀。我這樣回答妳們：如果妳們問我有關默想的事，我可以立刻對妳們談論，即使在大家尚未修成德行以前，我也勸大家去默想，因為默想實在是獲得所有德行的方法……。至於靜觀，那是另一回事……我們的君王只把自己賞給那些完全獻身於祂的人[17]。」

初修者應該在修成德行之前，先開始靜禱。而靜觀者卻應該以修鍊德行來獲得靜觀的進步。

我們也和聖女大德蘭的女兒們一樣，聽了她以上的話，感到有些訝異。因為我們經常聽人說，初修者應該在艱苦的克修功夫上努力，而靜觀者只應沉浸於靜觀的深處。現在想想，她這種推論邏輯實在高妙！按常理說，初修者身處危險中，豈不更該先去設法尋獲天主？在和自己的缺點作戰之前，豈不應先在靜禱中與天主親密交往？豈不應先尋求光照，以明瞭天主的要求和自己的缺陷？豈不應先向天主懇求力量，才去進行戰鬥嗎？

到了第二階段，人靈已經找到了天主，經驗到了「君王只把自己賞給那些完全獻身於祂的人」。這時候，他一心一意完全奉獻自

---

[17]《全德之路》，第十七章。西班牙埃斯古利亞（Escurial）圖書館手稿，巴黎加爾默羅會修女譯本，伯伸出版社，第三卷，97-98頁。

己，實行徹底的克修功夫，進而淨化自己，才能贏得天主的圓滿恩賜。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對第一階段的克修，幾乎都很少著墨。聖女大德蘭寫《全德之路》，聖十字若望寫《攀登加爾默羅山》，都明確地指出第二階段中的「解放性克修」。這種克修是藉超脫世物、徹底神貧、謙遜和完美的愛德，來博得天主的聖愛，並準備靈魂與天主結合[18]。

無論在第二階段、還是在第一階段中，大德蘭的克修都是以尋求天主為唯一目標，其唯一目的就是為了更容易、更有效地尋獲天主。如果說，在第二階段中，克修必須更徹底也更強烈，加爾默羅會的大師們對此講解得也更明確，那是因為這時靈魂對天主的召喚已作出愛情的答覆，而這答覆正是天主所迫切期望的，也是與天主結合的條件。如果說，對於初修者，克修似乎壓縮到了最低程度，而且被放在次要地位，那是因為靈魂還虛弱無力；而且依聖女看來，這時最重要的，是全心尋找天主，不遺餘力。

但也不要誤會，不要看到其他靈修學家指導人激烈地與自己的

---

[18]《全德之路》及《攀登加爾默羅山》書中有關克修的教導，可能使任何靈魂都受益。但是，按寫作的對象和書的絕對特質來說，這兩本書都是針對靜觀者寫的，他們已發現了天主的無上尊威和祂的徹底要求。事實上，聖女大德蘭對初修階段的人，曾介紹過名為《侍奉天主的藝術》一書（見《自傳》，第十二章，117 頁）。該書旨在指導靈魂如何使德行成長。所以，她認為她的弟子可以參考其他著作來彌補她在教導實踐德行方面的不足。她的理論本身，純粹以尋求天主為主，以克己苦修為輔；對修鍊德行的教誨只是遇有機會時才穿插在字裡行間。

缺陷作戰，便認為聖女大德蘭指導入門者的克修太溫和、太隨意了。聖女大德蘭宣稱：

「靈魂在初修時，不應該想要尋找神樂[19]。」

第二住所是痛苦的過程。因此，要進入其中並跨越過去，需要有英勇的氣概。這是聖女大德蘭向初修者所要求的首要心理準備。

二、初修者必需有的心理準備

在走上靈修道路之前，聖女大德蘭先要考察那些願意跟隨她邁向各階段路程的人。考察並不嚴厲，卻很嚴肅、深刻，其著重點不是已經得到的實踐結果，也不是自身的特長，而更是靈魂的基本心態。

（一）堅定的毅力

聖女大德蘭以其慈母的眼光在弟子的身上首先尋找的是毅力。這毅力從一開始就必須具備。聖女三番五次地不斷重申，可見毅力在她心目中有多麼重要：

「他應該表現出英勇的氣概，不要像有些士兵，出去打仗時，趴臥身子去飲水……。他應該以勇氣來武裝自己，因為他要面對並與之交鋒的，是聚集在一起的全部魔鬼，而他沒有比十字架更好的武器了。我以前已經多次說過，現在還要再次重

[19]〈第二住所〉，第一章，840頁。

申，我認為這太重要了：靈魂在初修時，不應該想要尋找神樂……。在目前這些住所內，天上是不會落下瑪納的……[20]。」

聖女大德蘭不但不掩蓋考驗，還詳細加以說明。她的作風是絕對坦率的。因為靈魂必須先有心理準備，然後才能預備出擊，臨陣不亂。

她首先提出的是比較籠統的警告：住在第二住所中的人「要比住在第一住所中的人受更多的苦[21]。」

如果靈魂有較強的天賦，那麼加給他的考驗就會更為劇烈。聖女接著說：

「在這裡，靈魂真會受很劇烈的痛苦，尤其是當魔鬼從他的特長和修鍊德行中，認出他可以升到非常高超的境地時，牠更要全力阻撓[22]。」

這是些什麼痛苦呢？首先是戰鬥之苦，他必須盡全力戰勝自己的情慾。當然，要皈依天主，克制不良習慣，有時還得與家庭和社會環境爭鬥，離羣索居，以獲得尋求天主的自由，並按照天主的要求去生活，這一切都需要用強力去爭取。

當然，天主的聖寵會支援靈魂的努力。但目前的聖寵並沒有悅人的芬芳，也沒有天主以後才會賞賜的甘甜神味。聖寵通常不會把靈魂用雙手托起，而是讓他自己艱困地奮鬥。聖女寫道：

---

[20]〈第二住所〉，第一章，840頁。

[21]同上，836頁。

[22]同上，839頁。

「我要說的是，在開始時，人們遇到的困難最多。因為，即使天主幫助我們，我們還是要自己去克服一切[23]。」

不但外在的行動倍感艱難，與天主的關係也是如此。我們本該在這裡談靜禱中的神枯，這是這個階段中最嚴重的考驗之一。然而神枯在靈修生活中是如此重要，因此我們必須另行討論。在此，我們只把聖女的評論特別介紹一下。就是在第二住所中，靈魂在與天主的關係上所要忍受的痛苦，要比在第一住所中更為劇烈。聖女所提出的理由似乎很微妙，但事實上卻非常正確。在第一住所中，由於靈魂在靈修中處於癱瘓狀態，所以感覺方面是麻木的。但在第二住所中，超性生命已脫離了麻木狀態，因此靈魂的感覺也比較靈敏：

「我說過，在第二住所中的靈魂要比在第一住所中的更痛苦，因為在第一住所中的靈魂就好像那些啞了、同時也失去了聽覺的人，他們在不能言語方面所受的苦，要比那些聽得見而不能言語的人少得多[24]。」

感覺既然更加靈敏了，自然更能聽到吾主的召喚。但是對靈魂的許多缺陷，也相對地更容易發覺了：

「住在第二住所中的靈魂，聽到了上主對他們的召喚，因為他們離無限尊威的天主所居住的宮殿更近了。祂真是一位絕佳的芳鄰，祂是多麼慈祥溫良！……只要我們愛祂，並且尋找

[23]《自傳》，第十一章，106頁。
[24]〈第二住所〉，第一章，836頁。

祂作我們的伴侶，我們靈魂的上主便會片刻不停地呼喚我們，邀請我們靠近祂。祂的聲音是那麼溫柔，可憐的靈魂若不立刻遵命奉行，便會感到遺憾萬分。因此，我再重複一次，靈魂的痛苦比她聽不到時更大。

我並不是說上主現在的召喚與我以後所要討論的召喚相似。我這裡指的是祂藉善人、宣講和我們所閱讀的聖書對我們講話[25]。」

除了戰鬥和痛悔所引起的痛苦外，還有來自魔鬼的痛苦。魔鬼見到靈魂脫離牠的控制，要歸向天主，便立刻竭力拉住他，或阻礙他的去路，尤其是當魔鬼「從他的特長和修鍊德行中，認出他可以升到非常高超的境地時」[26]時，牠更要全力阻撓了。

有許多魔鬼來到這一住所，雖然今後牠們對鬥爭已不能穩操勝券，然而對一個仍很脆弱的靈魂牠們還是佔上風的。靈魂如果仍受感官的束縛，而感官的領域正屬於魔鬼的勢力範圍；魔鬼只要有機可乘，就會加以利用。因此：

「魔鬼所興起的各種戰鬥是可怕的，比前一個住所的更折磨人[27]。

耶穌啊，魔鬼這時的叫囂是何等猛烈，可憐的靈魂陷入何等的痛苦之中[28]！」

這裡指的不是魔鬼外在的特異表現，而是戰鬥和內心的誘惑：

---

[25]〈第二住所〉，第一章，836-837頁。

[26]同上，839頁。

[27]同上，837頁。

[28]同上，838頁。

「於是魔鬼讓他看到……世間的財富；讓他看到世上的享樂似乎是無窮無盡的；讓他回憶起在世所享有的榮譽、朋友、親人；還告訴他刻苦將危害身體的健康……。總之，魔鬼讓他感到阻礙重重[29]。」

由於「她的明悟更為靈敏」[30]，她感到內心的擾亂比從前更為強烈。這時他必須堅持，因為，按聖女大德蘭在《自傳》中所指出的，人們從一開始就應以毅力忍受試探，吾主將視他們為英勇的人，「在尚未給他們豐富的寶藏之前，他們已經能飲祂的爵，也能幫助祂背十字架了[31]」。

除此以外，還有一些磨難來自靈魂本身的弱點。聖女大德蘭說：

「天主有時容許我們被蛇咬，是為了教導我們以後嚴加防範。祂也要察看我們是否因冒犯祂而深自悲痛。因此，當你們跌倒時，不要氣餒，應立刻重新站起，邁步向前。天主會從跌倒中使靈魂獲益……[32]。」

敗興氣餒會產生不幸的後果：

「初修的人，切忌敗興氣餒，不進則退。他們要知道，再次跌倒要比首次跌倒更糟。他們既然認識了自己失去的是什麼，

---

[29]〈第二住所〉，第一章，837-838頁。
[30]同上，837頁。
[31]《自傳》，第十一章，110頁。
[32]〈第二住所〉，第一章，842頁。

就該完全信賴天主的仁慈，絲毫不要再信賴自己了[33]。」

靈魂應該不顧一切，堅持到底，因為：

「尊威的天主會等待我們許多天，甚至許多年，尤其在祂發現我們心存善念、堅持到底的時候，更是如此。在這種情形下，『堅持到底』是最重要的，也總能助我們獲益良多[34]。」

在外界的磨難和神枯中需要「堅持」；面對那些「揮之不去、又不斷攻擊我們，使我們痛苦的壞思想」[35]，我們也必須「堅持」；一旦失去內心的收斂，也要「堅持」把它找回來，因為除此之外別無良策；要不顧一切障礙，「堅持」繼續奮鬥，「不停地向前邁進，以達到生命之源[36]。」

唯有以這種毅力，才能保證成功。聖女難過地指出：

「有許多人從來不曾達到目的。大部分原因是由於她們沒有從一開始就慷慨地擁抱十字架[37]。」

聖女大德蘭要求她的弟子在一開始就要具備強而有力的意志。這堅強不懈的意志，以其誠樸而清晰的目光，不斷注視著全德的頂峰，並慷慨堅決地向上挺進：

---

33 〈第二住所〉，第一章，843頁。

34 同上，837頁。

35 同上，842頁

36 《全德之路》，第二十三章，689頁。

37 《自傳》，第十一章，113頁。

「開始專務靜禱的人，其唯一的雄心應該是堅持所下定的決心，不忽視任何使自己的意志翕合主旨的方法。……在靈修的道路上，人所能達到最高的全德境界就在於此[38]。」

㈡謹慎和心靈的自由

聖女大德蘭把戰士的毅力注入她弟子的靈魂以後，又怕她們不能善加利用。她認為在靈修的道路上應該用謹慎之德來協助人合理地使用力量。在靜禱的過程中，恒心比猛力更重要，也更有效：

「妳們必須在開始時收斂心神，用的不是手臂的力量，而是用甘美的心情，以使妳們能更持久地享受平安[39]。」

過早或過度用力，會使開始的一切都功虧一簣，讓人陷入敗興氣餒之中[40]。開始度靈修生活的人都懷有真正的慷慨精神，但是熱情中往往隱藏著驕傲。魔鬼知道得非常清楚，因此牠經常誘騙人，使人同時生出善願和驕傲之心。聖女大德蘭特別指出這種誘惑，她說：

「牠（魔鬼）喚起一位修女做苦工的熱烈願望，使她以為

---

[38]〈第二住所〉，第一章，841頁。

[39]同上，843頁。

[40]每個初度靈修生活者都在內心備有足夠的力量和意志力。如果從一開始，就把這資源浪費在嚴厲的苦工或激烈的事功上，那麼他的靈魂就要冒著衰竭的危險而一蹶不振。從此，他將變得膽怯而不能做大事，或緊抓住這些外在的規定或苦修不放，不但給自己帶來痛苦，也阻礙了他去做更容易的、心靈方面的犧牲。（參閱：聖十字若望：《格言》）

必須折磨肉身才會得到平安[41]。」

於是，

「這位修女就偷偷地做了，以致失去了健康，不能再遵守會規了[42]。

魔鬼又暗示另一位修女，使她滿懷熱望，追求全德……，並使她把同伴極小的過失，當作嚴重的錯誤……[43]。」

魔鬼利用這些詭計，目的是要把人的精力消耗在無用和傲慢的事上，以束縛、扼殺其善意善念，剝奪人的力量和自由，使人不能以堅定穩健的步伐走向天主。

當然天主的要求也是嚴格的，但祂是自由、愉快和沉穩的天主。通向祂的道路是狹窄的，若要快步向前，就不該躲在恐懼或虔誠的羽翼下而放不開。聖女大德蘭認為有必要告訴初度靈修生活的人：

「從一開始，就應該懷著愉快和心靈的自由，向前邁進。有些人認為，如果稍一疏忽，熱心就會離他們而去。為了避免危險，戰戰兢兢地前進固然不錯……但是，在許多情況下……人可以休息散心，以能重新取得靜禱的力量[44]。」

在聖女的虔誠中絕無憂愁的成份；當她看到那些終日惶恐不

---

[41]〈第一住所〉，第二章，832頁。

[42]同上，832頁。

[43]同上。

[44]《自傳》，第十三章，122頁。

安、唯恐失去虔誠的人時，每每友愛地開些玩笑，而對那些在散心時還想念經的人，則嚴厲地加以責備。

她認為工作中的休息是必要的。在派遣聖十字若望去杜梵路之前，她請聖人來協助創建梵拉道里（Valladolid）修院，其實主要是讓他看看在她的隱修院中修女是怎樣散心的。

謹慎、自由和愉快是聖女的心靈和靈修生活的特質。要具備這些特質，必須先能通情達理，並具有判斷力，所以聖女要求修女們都要具備良好的判斷力。她認為判斷力比虔誠更為重要，因為虔誠是可以獲得的，而判斷力卻無法給予，也不可取代。她對申請入會者必先察看這一點。因為若沒有正確的判斷力和穩健的心智，就不能保證他性情的沉穩，也無法引領這樣的人走全德的道路而不遇到危險。

㈢宏偉的志願

耶穌瑪利亞．若望神父（P. Jean de Jésus-Marie）說，心懷大志是聖女大德蘭的特徵。巴聶茲神父更以生動的言辭來闡明這同一觀點，他說：「她從頭到腳都是偉大的，從頭部以上，她更是無比偉大。」這「偉大」的特徵呈現在大德蘭的著作中，尤其是引導人昇入聖域高峰的德蘭靈修更是如此。

聖女大德蘭要求初度靈修生活者，儘管什麼都還沒開始做，卻要心懷宏願壯志。他應該仰視靈修生活的頂峰，並該熱烈嚮往在頂峰與天主圓滿結合的宏恩。她寫道：

「對我來說，當我看到在靜禱的道路上，心懷宏願壯志對成就大業是何等重要時，每每使我驚訝不已。當然，人在開始

時還沒有很大的力量，就好像小鳥的羽毛尚未豐滿一樣。剛剛試飛，就感到疲勞，停了下來。但是只要牠奮力起飛，照樣能飛得很高[45]。」

宏偉的志願表示此人堪當大事。唯有這種宏願才能提供必要的力量，使人克服路途上的困難，而超越一切。宏願如一股作氣，把人靈舉向既高又遠之處。聖女大德蘭以她本人的經驗來證明：

「此外，我們應該具備十足的信心，因為，不讓志願稍有消減對我們才有利。我們應該等待天主的慈愛，使我們因自己的努力，達到許多聖人憑藉天主的聖寵所達到的高度。當然，我不是說可以一蹴而成，但至少是漸漸成功的！如果聖人從來沒有這樣的宏願，那麼他們就不會逐步付諸實行，也不會達到如此崇高的境界。尊威的天主尋找並且愛護慷慨的人，只要人謙遜，絲毫不依靠自己就行。我從未見過他們中有一個人是停留在靈修生活最底層的小徑上的。我也沒有見過一個懦弱的靈魂，藏在謙遜的外衣下，能夠在許多年之後，走完勇敢的勇士們在短期內走完的路程[46]。」

這些宏偉的志願是不是來自驕傲呢？在某些情況下，也許是的。如果真出自驕傲，那麼這些願望在日常生活中，一遇到失敗和考驗就消失了。儘管初度靈修生活者由於經驗不足，給它們加上了一些幻想的色彩，但它們卻不該立刻被斷定是出自驕傲。靈魂的偉

[45]《自傳》，第十三章，123頁。

[46]同上，122-123頁。

大和謙遜是並行的，兩者都出自同一意識，即感到自己的軟弱，並信賴天主的全能和仁慈。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是聖女大德蘭最著名的傳人，她以自己的榜樣給我們證明了這一點。在她的自傳中，她這樣寫道：

「我認為自己生來就是為了要受光榮，而我也尋求方法達到這目標；好天主啟發給我剛才所寫下的這些感受。祂也使我懂得我的光榮並不會呈現在世人眼前，我的光榮是成為一位大聖女！……如果人們看到我是這樣軟弱又滿是缺點，入會已八年仍不見有所改進，會認為這願望似乎非常狂妄。但是我感覺到，我始終懷著同樣大膽的信賴心，要成為大聖女；因為我沒有功勞，我也不依靠功勞，我只把希望寄託在吾主身上，祂是德行和聖德本身。唯有祂滿意我這微薄的努力，將我高舉直到祂前，並把祂無限的功勞加在我身上，使我成為聖女[47]。」

這位小聖女還寫道：

「我把自己看作是一隻渾身只有絨毛的小鳥，我不是一隻老鷹，但我有老鷹的眼睛和心臟。儘管我非常小，卻膽敢注視神聖的太陽，即愛情的太陽。我感到心裡懷有老鷹的一切嚮往……，小鳥竟然想飛往光輝的太陽……[48]。」

宏偉的志向和謙遜是相輔相成的，相互保證，相互支援。在靈修生活的內在及外在變化無常的考驗中，唯有謙遜能使宏願充滿信

[47]《自傳手稿》，A，第32張，正面。
[48]《自傳手稿》，B，第4張，反面，及第五張。

心地維持其投向頂峰的目光。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所謂的謙遜使人靈放棄宏願，甘於冷淡或平庸，那麼這種謙遜必定是假的。

要和諧地維持毅力、謹慎和宏願三者之間的平衡是一種藝術，而這種藝術一般初度靈修生活的人並不了解。他應該請教神師。初度靈修生活的人通常一開始就應該遵從中庸之道。聖女大德蘭也擔心人因過於謹慎，而摧毀或減弱了他的宏偉志向，因此，她要求初度靈修生活的人要選擇一位神師。

「不要選擇一位教導我們仿效癩蛤蟆的人，或者滿足於指導我們怎樣去捉壁虎的人[49]。」

正因為聖女大德蘭把宏偉的志向視為珍貴的寶藏，才會怕它遭到失落的危險，才用如此有力的言詞加以捍衛。

聖女大德蘭的理想女兒必須從靈修之始就強烈渴慕天主，並在英勇的毅力、正確的判斷力和宏偉志向的推動下勇往直前。眼光膚淺的人看來，那些在一開始就要求人專重修德的神師，似乎要比主張在初修階段全力尋求天主的大德蘭，顯得更有聖德，更有規律，更有條理。在聖女大德蘭開始領受神祕聖寵之時，亞味拉的神師們不也認為她的德行不足以領受這些恩寵嗎？聖女暫時會同意她女兒們的情況與她相似，只要她們把目光不懈地注視著天主，急迫地趕赴與天主結合的漫長道路；在途中也絕不因任何障礙或遇到的小壁虎而止步不前，反而要以心靈的全部力量和宏偉志向所產生的衝力，奮勇地向頂峰火速前進，因為在那裡閃爍著令她們傾心的天主之光。

[49]《自傳》，第十三章，123頁。

第三章

靜禱入門

為了能好好念〈天主經〉，妳們必須置身於教導妳們念此經文的導師吾主身旁……[1]。

追隨德蘭的人披掛起英勇的氣概和宏偉的志願，擺脫了第一住所的羈絆，現在可以起身走向他的天主了。他正在第二住所的門口，大門敞開著，這扇門就是靜禱。他應怎樣跨越過去呢？換句話說：他應怎樣靜禱呢？

「嚮往天主」就是靜禱。因為靜禱不是別的，正是與天主之間愛的交流，是在聖寵的引領下，向天主——我們的父親，抒發孝愛之情。順從聖寵所賦予的孝愛本能，就是靜禱，這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了。

但是這孝愛、孺慕之心應加以規範，接受光照和支援。它必須強而有力，好能帶動我們所有的能力；必須持續不懈，好能啟動我們所有的行動；必須深入心靈，好能統攝整個靈魂，引他歸向天主。這時靜禱已成為轉化性的了。

靜禱啟動人的本性官能和超性能力，是一種最細膩的藝術，要求一定的技巧，必須經過長期不懈的練習才能養成；要培養它，必須有超性的性向和恒久的耐心。

---

[1] 《全德之路》，第二十六章，706頁。

現在我們要研討一下人在靜禱之路上所走的最初幾步，也就是說，要探究使人接近天主的幾種初步祈禱形式。

一、口禱

聖女大德蘭所論及之初度靈修生活者，他們如耶穌公開傳教初期的宗徒一樣，有著熱烈和慷慨的心，也懷著宏偉的願望。他們跟隨了耶穌，看到師傅聚精會神地沉浸在寂靜的靜禱中達數小時之久，也想學習這種靜禱，也想跟著師傅進入這寧靜、深邃和神妙的境界中。

請閱讀福音中的這一幕：

「有一天，耶穌在某處祈禱。祈禱完畢，一個門徒對祂說：『主，請教我們祈禱，如同若翰教他的門徒那樣。』祂對他們說：『你們想祈禱時，要說：我們的天父，願祢的名受顯揚。願祢的國來臨。願祢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求祢今天賞賜我們日用的食糧。求祢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凶惡。』[2]」

宗徒所求的是靜禱的學問，而耶穌教的卻是一篇口禱的經文。這經文是多麼美妙！簡單又崇高，用簡明的字句確切地表達出基督徒對天主的孝愛之情，並列舉出應該呈現的心願和要求。

〈天主經〉是一篇完美的祈禱。教會在彌撒祭獻中最莊嚴的時刻，要求司祭和教友們一起高聲朗誦。〈天主經〉是孩童尚未學會

---

[2] 路十一 1-4；瑪六 9-14。

其他禱文時的祈禱；也是聖人們體會經文中無比豐富內涵後所作的祈禱。

一天，一位初學修女走進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斗室，她見到聖女的面容顯現出屬天的神情，便驚訝地站住了。聖女正在勤奮地做針線，似乎沉浸在很深的靜觀之中。年輕修女問道：「妳在想什麼？」聖女回答說：「我在默想〈天主經〉，稱好天主為父親，是多麼親切呀！……」說話時，眼中閃著淚珠[3]。

在〈天主經〉裡含有祈禱的全部藝術和學問。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中，只想「對〈天主經〉的經文，提出幾點心得……。因為，如果妳們虔誠地熱愛〈天主經〉，妳們就不需要其他禱文了[4]。」

所以，不論我們的靈修生活處於哪一等級，不論我們是在神慰或神枯之中，要想好好祈禱，我們就得經常謙卑地、莊重地誦念〈天主經〉，因為這是耶穌親自為我們撰作的。

耶穌在教導我們念〈天主經〉之時，也賦予口禱崇高的地位。

當耶穌年幼時，晚間坐在母親瑪利亞的懷裡，在養父若瑟的陪伴下，也曾念經口禱。在安息日，祂也經常在會堂，在信友集會中，和同齡的孩子們一起口禱。

在公開傳教的歲月裡，耶穌有時也高聲向天主表達祂的情感及感恩之心。在復活拉匝祿以後，或在宗徒們行了奇事之時，祂都向天父稱謝。在革責瑪尼山園中，祂更大聲喊出祂內心的劇苦。

事實上，在某些時候，我們也需要把自己的情感表現出來，需

---

[3] 《勸言和回憶》（*Conseils et Souvenirs*）（1954），81頁。

[4] 《全德之路》，第二十三章，690-691頁。

要全心、全靈祈禱，以加強祈求的力量。我們有靈魂也有肉身，如果不能以外在的行動改變內在動向的超性價值，至少能增加內在動向的強度。

我們需要把我們的感官與內在的祈禱結合，而這也符合天主的要求。天主要求人以心神和真理去朝拜祂，因此，那是從靈魂深處活躍升起的祈禱，也需要外在的表達，這表達把身體和內在的祈禱結合起來。既然靈魂和肉身同屬於天主，那麼祈禱就應該以整個身心完美地讚頌天主。

由於口禱是形諸於外，又最合乎人性的，所以是最好的團體祈禱。口禱既簡樸又深刻，能反映出大家內心的信念和情感，攫取靈魂，把他們帶進口禱強勁的動力之內，結合在熱烈和崇高的氣氛之中。口禱所發出的祈求是如此崇高，使人難以相信它是來自人間，而相信它是從那散布在基督的肢體內的基督本人所發出的。無玷童貞在露德顯現給聖女伯爾納德時，靜靜地舉起念珠，邀請世人善作祈禱。於是，朝聖的群眾所發出的讚頌聲，不但震撼人心，而且有力地從地上直達天庭。

靜觀者儘管靜靜地與天主結合而身處超然境界，也不會輕視口禱或忽視經文，因為經文對天主和對人都有極大的影響力。因此，不論他們在口禱中遇到什麼困難，他們還是應該堅持口禱。有些人往往藉口不會作口禱，而予以忽視。這種心態大多出於某種偽裝的驕傲，或習慣於捨棄不用，久之便成為懶惰的藉口。口禱對他們來說，正是練習謙遜和誠樸的有力方法，不但對靈魂非常有益，也令天主非常欣慰。

但是，要使口禱成為名符其實的祈禱，必須發自內心。聖女大德蘭提醒我們說：

「我現在要勸告妳們，也可以說，要教導妳們……，妳們應該用什麼方式來作口禱。妳們應該明白自己在說什麼……：當我念〈信經〉時，我認為我理應了解我相信的是什麼，我知道的是什麼。

我希望妳們要全心信服這個道理，就是：為了能好好念〈天主經〉，妳們必須置身於教導我們念此經文的導師吾主身旁……。

妳們會對我說，如此祈禱便成了默想，而且說妳們除了口禱以外，不會、也不願做其他事情……妳們稱我所說的方法為心禱，我同意。但我同時還得對妳們說，我真不懂，完美的口禱怎能與心禱分開？事實上，我們應該知道自己在和誰說話：專心祈禱，就是妳們的責任[5]。」

這樣，口禱就成為真正靜禱的最初形式。

初度靈修生活者要多用口禱。尤其對於不經常作純腦力活動的人，他們需要一篇經文來充實自己的思想，喚醒自己的情感，並吸取其中的真義。他們通常要用口語表達出來，才感到是在全力祈禱。因此，這些人就要更頻繁、更長久地作口禱了。

對某些人而言，經常作口禱會使他們馬虎、因循，懶於用心作真正的靜禱；而另一些人，他們習慣於忙東忙西，日夜瑣事不斷，或「心神浮燥，不能專注於一件事上」[6]，那麼口禱對他們來說，便成為邁向靜觀的一條道路，甚至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聖女大德蘭給我們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

---

[5] 《全德之路》，第二十六章，704-707頁。

[6] 同上，第十九章，663頁。

「我認識很多人，他們就像我所說的那樣作口禱，而天主在他們不知不覺之中，把他們提升到了很高的靜觀程度。我尤其認識其中一位修女，她除了口禱以外，從未作過其他祈禱。然而，由於她忠於口禱，其他什麼都有了。她若不念經，馬上就會胡思亂想，而感到苦不堪言。但願我們所有的默禱都能達到她口禱的完美地步才好！她一面想吾主傾流寶血的奧蹟，一面念幾遍〈天主經〉和幾遍其他的經文，竟用了幾個小時。有一天，她來找我，說自己不會作心禱，也不會作靜觀，只會作口禱，因而感到很難過。我問她念些什麼經，見她因忠誠地念〈天主經〉，已達到了靜觀的地步，吾主耶穌甚至已把她提拔到與主結合的靜禱境界了[7]。」

聽了聖女大德蘭的敘述，誰不會想起某位多年臥床不起的病人，或被粗重工作壓垮的人，他們就利用剩下的一點力氣，不停地念〈玫瑰經〉。這種口禱不但不會加重他們的負擔，反而使他們感到平安，給他們力量，使他們得到滋養。

聖女大德蘭又對她那些從事靜觀的女兒們說：

「不要以為作完美的口禱獲得的效果比較少，我對妳們說，在妳們念〈天主經〉或作其他的口禱時，主耶穌很可能會把妳們提拔到完美的靜觀境界[8]。」

即使口禱不是作為收斂心神之用的，但至少在有些情況下，口

---

7 《全德之路》，第三十二章，735頁。

8 同上，第二十七章，708頁。

禱對於在靜禱中的人會有所幫助。

沒有一個靜觀者在靜禱中不曾經歷過神枯和心靈焦慮。這時他若慢慢地誦念〈聖母經〉或聖詠第五十一篇〈認罪懺悔〉，他必獲得很大的力量，心境也會漸漸平靜下來。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寫道：

「有時，我的心靈陷入如此大的神枯中，以至於連一點想和好天主結合的思想都擠不出來。於是我念〈天主經〉，念得很慢，後來又念〈聖母經〉。於是，這些經文給了我活力，滋養了我的靈魂，比我匆匆忙忙念上一百遍更有益……[9]。」

二、禮儀祈禱

口禱一旦作為禮儀祈禱，便獲得了特殊的價值。彌撒聖祭是最卓越的宗教活動，而禮儀祈禱便是為聖祭作準備。為了在聖祭前後能獻上適當的讚頌，禮儀祈禱往往藉著採用聖經中的默啟性經文，而借用了聖神自己的語調來祈禱。禮儀祈禱的功能是隆重莊嚴的，其語調是卓絕的，這足以確保其獨特的尊位和效能。而且，禮儀祈禱更是教會的正式祈禱，也是基督大司祭在教會中的祈禱；因此，其尊位和效能更是無限量地增加。在領受聖洗聖事時，我們被賦予這司祭之職，分享基督大司祭之品位。因此，我們也應以此司祭身份來參加禮儀祈禱。

由於禮儀祈禱使神聖禮儀莊嚴美麗，還使之充滿蓬勃生命並湧出聖寵之大能，因此，最能激發信眾的祈禱熱情，使他們感覺並領

9 《自傳手稿》，C，第25張，反面。

會到所慶祝的奧蹟。禮儀祈禱為個人祈禱提供了最富有深意的經文，並引導人進入深度的靜觀中。禮儀祈禱是祈禱中的皇后，坐在美麗的寶座上，受到眾人的尊敬與愛戴。

然而，有人對禮儀祈禱的尊位卻有不同的看法，這是為什麼呢？有些人把它放在祈禱最高的地位，而另一些人卻擔心它會妨礙人靜靜地祈禱。

有時，爭論還相當激烈。某位著名的禮儀專家，曾責怪聖女大德蘭沒有禮儀祈禱的精神，因為她在彌撒中神魂超拔。另一方面，有些靜觀者由於表面上不注意外在形式，沒有好好遵守禮儀規則，有時也令他們的反對者大為憤慨。這些反對者都是在禮儀方面循規蹈矩的人。聖若瑟．古柏定（Saint Joseph de Cupertino）曾因多次神魂超拔，擾亂了詠唱，因此被逐出詠經堂。有一次聖十字若望在培薩（Baeza）主持彌撒時出了神，領完聖體，竟離開了祭台。據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幼時的老師說，她在本篤會修院的寄宿學校就讀時，儘管老師多次告誡，她總是跟不上彌撒禮儀的經文誦念，老是分心走意。更別提聖斐理．乃立（Saint Philippe de Néri）的情況了，他在羅馬會院的祭臺上，既虔誠禮敬，卻又自由得令人困惑不解[10]。

是禮儀還是靜觀？聖人各有選擇。但是，在選擇時，是否必使兩者對立呢？

我們必須承認，有些人由於被吸引，或由於聖召，幾乎只從禮儀祈禱中獲得滋養；而另一些人卻需要靜默地靜禱。在兩種領域之內，也各有各的極端主義者：禮儀祈禱者只會藉助於詠唱、以古老的經典作品，在修院聖堂莊嚴美麗的氣氛中祈禱；而神魂超拔者則隨著時來時去的聖神吹拂而行動，不顧禮儀的條文。

在這兩種極端人物之間，還有許許多多的靈修者，他們根據自

己的喜好和聖寵來選擇，遇到什麼情況就採取什麼方式。他們不懂怎麼會有禮儀和靜觀間的對立，而認為兩者都是同一祈禱的不同形式，應友善地彼此相輔相成才是。

聖女大德蘭是內心祈禱的宗師，她介紹給我們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

不管有人如何評論，其實聖女對禮儀一向懷着虔敬之心，小心地遵循禮儀週期。她的信函、生活中的重要事件以及旅行中瑣事的日期，都是用禮儀的慶節來記錄的：「聖女德蓮紀念日」、「聖馬定紀念日後一天」「十一月十七日，聖瑪定八日慶期內」；她結束《靈心城堡》是在1577年「聖安德慶日前夕」，她接受崇高的超性恩寵是在「聖枝主日」、「聖保祿宗徒歸化慶日」、「聖伯鐸及聖保祿宗徒節」。

她對日課中的經文百般品味。她說：「在達味聖王的聖詠裡包含着多少寶藏呀！」

她一定是在禮儀祈禱中，讀到《雅歌》的拉丁文經句的；這些

---

[10] 聖斐理．乃立的傳記作家們都這樣寫道：

「如果沒有人陪著他（聖人）念日課，他從來沒法把日課從頭念到尾。彌撒時，他什麼都忘：集禱經、福音、書信以及祝聖聖體後的舉揚聖體和聖血……。他做得很快，好像要趕在熱情勃發之前完成似的。在祝聖聖體和聖血時，他必須『迅速念完』經文，快快舉起、放下聖體和聖爵，好像怕雙臂伸了出去，便收不回來似地。有時候，他中止了儀式，沿著祭台散起步來，故意朝其他地方看，向人打招呼，指責輔祭對照明管理不善。」請參閱《斐理．乃立及其時代之羅馬社會》，路易．包耐爾及路易．包代（Louis Ponnelle et Louis Bordet）合著，第三章〈羅馬的宗徒〉，73-78頁。

經文深深地感動了她，並助她收斂心神。

「幾年來，每當我聽到或念到撒羅滿《雅歌》中的話語時，上主就給我很大的聖寵。雖然我不能清楚懂得那些拉丁文的西班牙文意義，但是它們卻比我所懂得的最熱心書籍更能感動我的靈魂，使我收斂心神。這種事經常發生[11]。」

加爾默羅會的禮儀可能比不上本篤會的華美。要配合加爾默羅會的宗旨，禮儀必須是「貧窮和孤獨者的禮儀」，它是如此「樸實無華，若想從中獲取藝術的感動，或激起單純的宗教情緒，都是不可能的[12]。」然而，樸實無華卻毫無輕視禮儀的意思。聖女對其中最小的禮節都仔細遵行。她寫道：

「我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有人說我錯過教會最小的一項禮儀，那麼我寧可冒千死萬死，也要恪遵禮儀，猶如我維護聖經中的任何一項真理一樣[13]。」

她對我們說，她所作的敬禮：

「在於虔誠參與彌撒和誦念教會所批准的經文。除此之外，我從不喜歡有些人、特別是婦女們所作的敬禮。他們隨自己的興趣，在其中加入一些儀式；我對此無法忍受[14]。」

---

[11]《沈思天主的聖愛》（*Pensées sur l'Amour de Dieu*），序言，1387頁。

[12]《加爾默羅會會士》（*Les Carmes*），范登伯士（Van den Bossche）著，165-167頁。

[13]《自傳》，第三十三章，巴黎加爾默羅會修女譯。Beauchesne出版，第一卷，372-373頁。

為了感謝聖若瑟，她命人「以盡可能隆重的方式舉行他的節慶」[15]，作為光榮他的最佳方法。

她尤其明白彌撒聖祭的價值，那是整個禮儀生活的中心。她希望她的女兒們在參與彌撒時，應該盡量參與聖祭的犧牲。請看可敬耶穌・亞納（Vénérable Anne de Jésus）修女的報導：

「她（聖女大德蘭）希望看到我們始終在彌撒中獲得幫助，並且總是設法使我們每天能參與彌撒，就像我們每天必念日課那樣重要。如果一旦由於原來的神父缺席，或者因為我們人數太少（我們最多不超過十三人），而不能舉行，那麼她便會說，因為我們缺了這種神恩，她感到非常難過。而且，逢到唱經彌撒時，即使她剛領過聖體，或在心神非常收斂的時候，還是阻止不了她來幫著一起唱經[16]。」

我們希望在看到聖女如此熱望參加彌撒禮儀後，即使最嚴格的禮儀專家，對她有時在領聖體後的神魂超拔，也會加以諒解，並且允許她在他們面前把話說清楚。

聖女要說的是，她認為禮儀祈禱如任何其他的口禱一樣，必須以內心祈禱來給予活力。如果祈禱要求外表的姿勢，要求美好的方式，要求持續性的注意力，以致妨礙、尤其破壞了祈禱所要營造的收斂心神，所要培養的情感，以及所要表達的內心靈感，那麼，它

---

[14]《自傳》，第六章，57頁。

[15]同上，58頁。

[16]里貝拉（Ribera）著：《聖女耶穌・德蘭傳》（*Vida de santa Teresa de Jesus*），巴塞羅納，1908年，633頁。

就只不過是一個珠寶盒，外觀也許華麗，裡面卻沒有鑽石。它只保留了美麗的軀殼，卻犧牲了靈魂和生命。這樣的外表敬禮是不會討天主喜歡的。按照聖經的話來說：「這民族用嘴唇恭敬我，而他們的心卻遠離了我[17]。」

毫無疑問，初度靈修生活者應該學習和教會一起祈禱，領略儀式的莊嚴和內涵的美麗，徹底了解其象徵意義，慢慢地品味禮儀的經文。他們尤其應該在禮儀祈禱中尋找基督的靈魂在教會內的活動，聆聽愛之聖神的歎息，並在我們的師傅基督的學校中，學到每天應怎樣親密並靜默地祈禱。

三、閱讀與默想同步

這是初度靈修生活者要學著去作的靜禱，也是我們應該教導的靜禱。

也許一股溫暖而強烈的聖寵現在已經佔有這人的心靈，我們也可以協助他達到這個境界。這時候，他感到自己與天主在愛的交流中，那麼，一切都很簡單，甚至也很容易。

但是，與天主交流說來簡單，實行起來卻很複雜。如果他感覺不到超性的支援，我們如何能推動他獨自和天主親密地交往呢？當然，他對天主的愛是充滿活力的，然而，他對許多崇高的主題，經常認識不足，若單靠他自己的官能尚難以應付。他的官能從未受到教義充分的滋養，因此不能長期在師傅耶穌身邊熱心地進行默想。於是思想空泛，官能陷於無力的狀態，開始時的善志就有陷於敗興

[17] 依二十九 13。

氣餒的危險。

因此，聖女大德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方法。這個方法，她曾親自充分地應用過，就是一邊閱讀，一邊默想。

聖女大德蘭談起某些人靈在祈禱中不能發揮自如，她寫道：

「閱讀聖書，哪怕只是很短的時間，也對收斂心神大有助益……，有些人不會心禱，那就必須以閱讀聖書來取代。如果那些領導他們的神師不用這個方法來給予援助，卻強迫他們進行長時間的靜禱，那麼他們絕對不可能長久堅持下去[18]。」

我們可以拿起一本默想書來，書中有對論述的發揮，有情感的抒發，又要立定志向，整個靜禱都安排得井然有序。當然，它無法完全針對你自己的需要，但是你可以從中取用適合自己的內容，滿足你的需要，滋養你的靜禱。

選擇作為默想題材的聖書，不應該只選知識性或有虔誠內容的書籍，也不是選吸引人的有趣讀物，而應該選擇具有啟發性的書籍，能激起人的感想，啟動人的情感，最好還能喚起並維持靈魂面對天主的意識。

只閱讀聖書，不能算作閱讀與默想同步。要一邊閱讀一邊默想，必須不時中斷，在天主前沉思，向祂抒發情感，與祂交談。這種默想式的閱讀根據需要，可長可短，只在默想乾枯時，再繼續閱讀。

如果閱讀所引起的思潮和情感使人忘記了天主，那麼閱讀就失去了目的。閱讀不過是一種方法，目的是助人靜禱。它唯一的目的

[18]《自傳》，第四章，40頁。

是提供與天主交談的題材，維持與天主結合的熱情。與天主進行愛情的交流，是靜禱的主要活動，閱讀聖書旨在推動並充實這項活動。它絕不該使人分心，作默想的人應該不斷地把閱讀拉回到正確的目標上來。

一邊閱讀一邊默想，通常說來，是初學修士、修女們在靈修道路上所作的靜禱。靜觀者有時身心困乏，為了支持官能或使它們稍作休息，或者為了使官能脫離強烈的焦慮，這種靜禱模式也大有裨益。當強烈的焦慮縈繞心頭妨礙收心時，一邊閱讀一邊默想不失為一個好方法。

聖女大德蘭對此有過痛苦的經驗，且聽她所作的結論：

「十四多年來，如果不藉著書本的幫助，我簡直無法默想[19]。」

在《自傳》中，她更肯定這種方法的效能。她說在十八年的神枯中，就是得益於一邊閱讀一邊默想：

「在整個這段時間，除非是領聖體後，否則沒有書本，我總不敢作靜禱……，聖書總能除去我的恐懼。聖書可以說作了我的伴侶。分心的箭紛紛向我射來，閱讀就是保護我的盾牌，同時也是我的安慰。神枯時續時斷。但是只要我沒有聖書，我總是重新陷入神枯之中，於是，我立刻感到不安，我的思想也不知去向。有了聖書，我才開始把思緒收回來。聖書真像一種起爆劑，把我的靈魂向上拋舉。很多次，只要我打開聖書就行了。有時我念得少些，有時我念得多些，端看上主賜下的聖寵

[19]《全德之路》，第十九章，663頁。

而定[20]。」

聖女大德蘭的這番知心話，告訴我們在她靜禱生活的發展過程中，一邊閱讀一邊默想的方法是多麼重要。在某些環境中，有些人並不相信這種方法。其實初學修士、修女在初期，難免會遇到神枯。他們因缺乏經驗，甚至由於無知，往往陷入空虛之中，而這些導師卻讓他們在幾乎完全黑暗的境遇中獨自忍受，不讓他們利用聖書來脫離思想的空虛。這種做法太不可思議了。我們不要認為閱讀聖書會產生惰性，就懷疑它的功能。對初度靈修生活者來說，閱讀聖書是非常堅實的靠山，也是非常珍貴的盾牌，因此不要為了害怕別人不會用，或者用錯了，就禁止用它。

四、默想

靈魂的官能既有了相當的鍛鍊和滋養，並且可以脫離支撐而獨立行事，於是，靈魂便能以最傳統的方式開始靜禱了。這種方式就是默想。

作默想，要預先選擇一個主題。作默想時，對主題進行思考或研究，以能在內心建立堅強的信念，或定下堅定的志向。默想可以有多種方式，其內容都包括一個前導，即存想天主的臨在並抒發謙遜之情；然後是默想的主要部分，這部分是藉著思考而形成信念。最後在結束階段，抒發情感，表達願望，立定善志。

對於這種井然有序的默想，許多聖書提供了各種典範，以滿足

[20]《自傳》，第四章，40-41 頁

每人的不同需要。討論默想的著作，在每個時代都相當豐富，或解釋「推理的靜禱」的方法，或在默想中加上該做的思考，該培養的愛情，該抒發的信望愛三超德等等。聖女大德蘭本人就已經知道有許多書籍「含有出色的理論，並提出如何開始、如何結束靜禱的恰當建議[21]」。因此，她寫道：

「有些人已具備正確的判斷力，對默想已受過訓練，並且能收斂心神，那麼他們就可以利用這許許多多出於聖德之人筆下的好書籍[22]。」

跟隨她這種看法的人很多。在重整加爾默羅會中，有些神師為初學修士、修女制定了一些方法，教導他們在靜禱中應抒發的愛主愛人之情。法國靈修學派的學者更為司鐸、修士和受過培育的在俗教友，提供了許多有關默想的書籍，其文字古典優美，其立意虔敬合理，曾造就了歷代無數崇高穩健的靈魂，這些人靈對於嘩眾取寵之輩及邪說謬論之流都深惡痛絕。

我們當代人的思想，往往重直觀而輕推理，更喜好生動和具體的事物，而排斥冗長的理論。因此，以上的默想書藉很快就顯得過時了。所幸聖女大德蘭談論默想時，用的讚詞很有分寸，用的語氣也很客觀，並無主觀的熱情。其原因是因為她本屬於那些無法在靜禱中長篇大論的人，對這些人來說，理智「與其說是一種幫助，還不如說是一種障礙[23]。」

---

[21]《全德之路》，第二十一章，673頁。

[22]同上，673頁。

[23]《自傳》，第十三章，129頁。

這種無法在靜禱中推論的情形我們也相當認同，對大德蘭以下的見解也就容易接受了。

先看她的讚揚之詞：

「對那些遵循這種靜禱方式，或者已經習慣於這種方式的人，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上主會領導她們經過穩妥的道路，到達光明的港口。他們開始得這麼好，當然也必會有一個極好的結果。誰若遵循這條道路，必會感到安全，獲得憩息。理智既已有定論，人就可以獲享真正的平安了[24]。」

她的讚揚是出於真誠的。然而，任何一位習慣於聖女大德蘭的熱情奔放的人，都會感到以上的讚揚缺乏熱情，太過於理性，就像她讚美的這種默想那樣既穩重又有節。

此外，對於那些理智活動過於活躍的人尚存在著一種危險。大德蘭說：

「現在我要回頭談談那些作推理默想的人。我勸他們不要把靜禱的全部時間都用來推理。由於這種靜禱很有功勞，也充滿樂趣，所以他們認為自己不該有星期天，也不該有片刻休息。一停止推理，他們立刻就會感到是在浪費時間。但對我來說，我反而把這樣的浪費時間看作是非常寶貴的收穫呢！如我以前所說，他們這時應存想在吾主之前，不要再推理，而應與吾主交談，以與祂作伴為樂；更不要考慮如何構思推論，而要把靈

[24]《全德之路》，第二十一章，673-674頁。
[25]《自傳》，第十三章，128頁。

魂上的需求直接向祂傾訴，並且陳述為何在祂面前無法忍受缺乏這些需求的理由[25]。」

聖女大德蘭經常和知識份子交往，對他們的習性認識得很清楚。他們所面臨的危險是喜歡思辨啟示的真理，他們從中所獲理智上的滿足和收益使他們忘記靜禱是與天主之間的愛的交流[26]。

因此聖女不厭其煩地把這一真理，再三地告訴

「那些用理智作許多推論、並能從一個主題演繹出許多思想和見解的人[27]。」

這些人尤其應該記住聖女在《靈心城堡》中的教誨：

「如果有人願意在這條道路上有真正的進步，並抵達我們所盼望的住所，重要的不是想得多，而是愛得多[28]。」

再說，我們在默想中，不管遇到多大的甘飴，也不要對它的價值抱有幻想，因為這甘飴，

「只像是流在地上的水。我們並沒有在水的源頭處品嘗，

26「我遇到過一些靈魂，他們認為靜禱似乎只是理智訓練而已。只要他們能長時間把思想集中在天主之上，即使是集全身之努力，他們便立刻幻想自己已在度靈修生活了。如果強迫他們改變方向，即使是去做善事，他們也會因而感到遺憾，認為是迷失了方向。」（《建院史》，第五章，1098頁）

27《自傳》，第十三章，128-129頁

28〈第四住所〉，第一章，867-868頁。聖女在《建院史》（第五章，1099頁）中也說：「她的進步不在於想得多，而在於愛得多。」

水在路上必然會沾到污泥。因此，這水就不再那樣純淨清澈了。對我來說，人們用理智推論所作的靜禱，不配用活水這個名詞來稱呼[29]。」

這種默想只是一個「好的開端」[30]，聖女大德蘭對此並不滿足。總之，聖女對這方面的不滿或者擔心，就是她怕默想把靈魂束縛在純粹的理智活動之中，而不能充分地引導人靈歸向天主，即活水的源泉[31]。

那麼，聖女有沒有給初度靈修生活者提供一種靜禱方式呢？

---

[29]《全德之路》，第二十一章，677-678頁。

[30] 同上，673-674頁。

[31] 根據季洛佳神父（P. Joseph de Jésus-Marie Quiroga）（歿於1629年）的證詞，在聖十字若望逝世不久，即十七世紀初葉時，教導加爾默羅會初學修士、修女的靜禱方法仍免不了有此危險。在有關「聖十字若望所具備的領導人靈的神恩」的著作中，季洛佳神父寫道：「當我們聖父十字若望的教導和影響一停止，其他的神師就來提倡推理靜禱和緊張的心靈活動。聖十字若望的靈修作法非常簡單，能使人領受天主的行動和其所產生的效果，而達到修德成全。然而上述的神師使弟子遵行的方法則大不相同；他們的弟子們在靜禱完畢時頭腦疲憊不堪，很少人顯示出其心神是受到光照的。在初學院中，他們學不到如何在靜禱的條件成熟時，邁入靜觀的境界。因此，他們在離開受培育的學府時，還不知道自己聖召的宗旨是什麼，甚至終生都不知道。他們只以本性的力量辛辛苦苦地靜禱，卻不知給天主的行動讓出空間，請祂把全德引進靈魂。」《神學大師聖十字若望》（*Obras del Mistico Doctor San Juan de la Cruz*），托利多註釋本（edicion critica de Toledo）第三卷，569頁。

第四章

收斂心神的靜禱

妳們中那些能把自己關閉在靈魂的小天堂中的人，要相信自己正走上了一條絕佳的道路[1]。

聖女大德蘭對靜禱所下的定義是：人與天主之間的愛的交流，在交流中，人深知自己被天主所愛。若只看此定義以及此定義所給予人的自由，那麼有人也許會想，大德蘭並沒有給初度靈修生活者留下實用的明確教導。但若仔細研究一下《全德之路》和〈第二住所〉，那麼上述疑慮便會煙消雲散了。聖女大德蘭在這些篇章中，敘述了她常用的靜禱方法，並且熱心地介紹給大家：

「但願上主把這種祈禱方式教給妳們當中尚未知曉的人。至於我本人，我承認在吾主教導我之前，我還不知道心滿意足地誦經是怎麼回事。就因為內心收斂的習慣使我獲益非淺，所以我才用如此多的篇幅加以解釋[2]。」

使聖女獲得如此成功的祈禱方式，就是收斂心神的靜禱。毫無疑問，這是她希望我們採用的方法。

---

1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3頁。

2 同上，第三十一章，730頁。

一、描述收心靜禱

我們已充分認識了聖女大德蘭，知道她不會作教訓式的論述，甚至連一個專門的定義也不肯下。然而，她善於描寫。在她既具體又明確的描寫中，我們可以找到收心靜禱的真正方法。她寫道：

「有人稱這種靜禱為收心的靜禱。因為在這種靜禱中，靈魂把他的一切官能都收斂起來，與他的天主一起回到他自己心中[3]。」

接下去，她的描寫就更加詳盡了：

「靈魂似乎終於明白世物不過如此，於是趁著最適當的時機，起身走了。他又好像一個人躲進要塞中，再也不怕敵人的進攻。五官從外界的事物中收了回來，並且對世物鄙視之甚，以致肉身的眼睛也自動閉上了，再也不看世物，而靈魂的視覺卻大為覺醒了。所以，遵循這條道路的人，在他們靜禱時，幾乎始終是閉著眼睛的。此外，從各方面來看，這也是一個很好的習慣[4]。」

我們必須注意，這並不是受天主的支配所產生的被動收斂心神，而是出於自由意志所勉力實現的收心：

---

[3]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2頁。

[4] 同上，第三十章，723-724頁。

「要知道，此處所說的並不是超性的事。所謂收心靜禱，端靠我們的意志，外加天主的助祐，我們才能夠做得到。當然，沒有天主的助祐，我們什麼也不能做，即使是一個好思想都不能產生。現在我所談的並不是官能處於靜寂的境界，而是官能退回到靈魂之內[5]。」

官能以積極行動使自己脫離了外界事物，走向靈魂的中央，這是收斂心神的靜禱的第一階段。這種官能的積極收斂並不足以成就收斂心神的靜禱，它只不過是一種人靈因受到天主臨在的影響，而採取的準備動作而已。天主以完全特殊的方式居住於靈魂的中央，因此人的各官能也必須都退回到靈魂的中央。靈魂是天主聖三的宮殿，這宮殿特別為聖女大德蘭所津津樂道：

「請想想聖思定的話。他在許多地方尋找天主以後，終於在自己內心找到了祂。了解這項真理，對於一個容易分心的靈魂是多麼重要啊，他知道可以在升天之前，就能與他的永生之父交談，就能在祂的身邊找到無限甜蜜。他不必提高聲音和天主談話，因為天主離他很近，不管他與天主交談的聲音是多麼低，祂都聽得見。用翅膀高飛去找祂還有什麼用呢？靈魂只要在僻靜的地方，在自己內心深處瞻仰祂就行了[6]。」

因此收斂心神的唯一目的，就是引導靈魂返回吾主最親密的宮殿之內。

---

5 《全德之路》，第三十一章，729頁。

6 同上，第三十章，721-722頁。

以靜默進入因尊威天主的臨在而生氣蓬勃的宮殿中還不夠，還應該在那裡真正與天主接觸，全心與祂交往。在這起初階段，靜禱通常只不過是靈魂與天主之間積極的交往而已。聖女寫道：

「我們應該收斂外在的感官，使它們返回我們之內，並且使它們有所事事[7]。」

聖女大德蘭生怕在收斂心神中無所事事。她在著作中，多次流露出這種顧慮。事實上，收斂心神以後，由於官能的活動都已停止，便會產生舒適的安寧感。這種來自本性的消極狀態所產生的舒適感，很容易使人將之與因天主的行動所產生的平安相混淆，因而使人以不作為的懶惰來享受安寧，而這種安寧與天主毫無關係。因此，我們的導師聖女大德蘭教導我們，通常在努力收心以後，必須緊接著努力去尋求天主。這是一個相當艱難的過程，尤其是在較高的境界中，操作起來更是相當微妙。至於聖十字若望和聖伯鐸．雅剛（Saint Pierre d 'Alcantara）的教導，與聖女的看法也都毫不矛盾。我們就不必作比對了。

目前來說，在這初級階段，靈魂應該毫不猶疑地尋求專注於與天主交往。

與耶穌作伴並和祂交談，是最佳途徑。耶穌是天主聖言，祂與聖父和聖神一同居住在靈魂內；耶穌又是降生的聖言，是我們的唯一中保，祂是天主的言語，我們應該潛心聽祂說話：

---

[7] 《全德之路》，第三十一章，國瑞神父譯，靈修生活出版，249頁，註解。

「他（靈魂）收斂後，回到自己之內，然後可以默想耶穌的苦難，想像天主聖子的面貌，把祂獻給在天之父，不用費神到加爾瓦略山山園裡，或石柱旁去找祂[8]。

利用短時間來作推理固然很好，（但是接下去）……，我們要使推理停下來，來到吾主身邊。如果我們做得到的話，設想祂在注視我們，我們同祂作伴，和祂談話，向祂求恩，發謙遜之情，與祂一同高興，不要忘記自己不配在祂的面前[9]。」

我們目前處於收斂心神的靜禱的主要部分，收斂靈魂的官能不為其他，正是為了便於與天主有熱切又親密的交往：

「把祂當作父親、兄弟、師長或淨配。妳們可以一會兒在一種關係中想祂，一會兒又在另一種關係中想祂。祂會親自教導妳們如何討祂的歡喜，不要再傻乎乎地什麼也不要求。祂一旦作了妳們的淨配，妳們就要反過來催迫祂遵守諾言，把妳們當作祂的淨配[10]。」

談起和耶穌保持親密關係，聖女總是滔滔不絕。而我們聽她談論，也同樣不會感到厭倦。她的描述總是多彩多姿，她的感情總是既奔放又細膩，她勃發的生命總是充滿活力，內蘊無限寶藏！

「有人說，要看看那位想與丈夫和諧生活的婦女都做些什麼。當丈夫發愁時，她便顯出愁容；丈夫高興時，儘管她身處

8 《全德之路》，國瑞神父譯，第三十章，723頁。
9 《自傳》，第十三章，135-136頁。
10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2頁。

愁城，也會顯得高興……。吾主耶穌對我們正是這樣，完全真實，毫無虛假。祂成了妳們的臣僕，要妳們成為至尊的皇后。祂服從妳們的意願。妳們在喜樂中嗎？請瞻仰復活的耶穌。妳們只要想想祂從墳墓中出來，是何等光榮，妳們也就會歡樂起來。說真的，祂是多麼光輝，多麼俊美，多麼威嚴！在祂的凱旋中，祂是何等的光榮，何等地興高采烈！

……妳們在愁苦、憂悶中嗎？就請看看祂如何進入橄欖園中。祂的靈魂充滿了多麼深的痛苦！祂原是忍耐的典範，現在竟顯出其苦楚，並且為此而呻吟！此外，妳們再看看祂被綁在石柱上，渾身疼痛，體無完膚，祂對妳們的愛有多大！多深！再不然，看看祂背着十字架，惡人連片刻喘息的時間都不給祂。祂回頭望著妳們，祂俊美的雙眼卻滿含著同情妳們的眼淚。祂為了安慰妳們的憂傷，忘記了自己的痛苦……，妳們可以對祂說：啊！世界的主宰，我靈魂的真正淨配[11]！」

和耶穌如此親密的關係正足以領我們進入天主聖三之內，因為耶穌是我們的中保。經由祂，我們得以成為聖父的子女，得以同祂一起稱聖父為：「我們的父親。」聖女大德蘭大聲說：

「我們在天上的父親！我的主！祢作為這樣一位聖子之父，是多麼美好！祢聖子的所作所為，顯示祂是祢這樣一位聖父之子，更是何其美好！願祢因此永受讚揚[12]！」

---

[11]《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2-713 頁。

[12]同上，第二十九章，717 頁。

我們和聖父、聖子結合在一起，必能找到那位發自聖父和聖子的聖神。聖女大德蘭作了以下的結論：

「妳們身處這樣的聖子和這樣的聖父之間，必然會找到聖神[13]。」

在靜禱時間內所獲得的與天主的親密之情，應該延續一整天：

「在我們的工作中，我們要常常回到自己內，思念那位與我們作伴的天主。哪怕僅是一剎那的時間也好。這一善工是非常有益的[14]。」

聖女大德蘭在她的教誨中，很少區分固定的靜禱時間和一天中其餘的時間。天主持續地臨在，並且始終在我們內行動，因此我們要盡可能常常與天主親密來往。收斂心神的靜禱應該逐步貫徹到我們的整個生活。當然，還應該小心避免緊張。緊張會使我們的官能筋疲力竭而一無結果。但是，如果我們謹慎、持久地努力，天主自會以其聖寵來報答我們。天主將親自顯示給那尋求祂的人。祂不是說：「誰若愛我……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15]」嗎？

聖女大德蘭以她的經驗來解釋這一點：

「我把以下的話作為結論：凡是想要達到這一境界的人，我再說一遍，不要灰心，因為這是我們做得到的事。只要他按

13《全德之路》，第二十九章，720頁。

14 同上，第三十一章，730頁。

15 若十四23。

我所說的養成習慣，漸漸地就能成為自己的主人，不會在歧路上迷失，反而為自己的好處而收斂感官，回到靈魂深處。如果他說話，要記得在他內有一位，而他可以對這位說話。如果他聽人說話，要記得靜心聆聽這位離自己更近的在對自己說話。最後，只要他願意，他可以永遠不離開這位絕佳伴侶。在任何時候，他若丟下自己的天父，而天父的援助又是他必不可少的，他一定會後悔莫及[16]。」

以上就是收斂心神的靜禱及其目的。這種功夫不是一兩天的努力就能獲得的，而應持續不斷地向着與主永遠結合的目標邁進。它雖然只是入門的方法，但卻是直接奔向頂峰與天主結合的第一步。

二、如何達到收心的靜禱

對初度靈修生活者來說，收心靜禱似乎明顯地超出了他的能力和習慣。如果嘗試去做，他會感到自己的官能不夠柔順，不習慣於守紀律，也不知如何在靈魂的昏暗中與天主接觸。

然而，任何一種天主臨在於我們靈魂內的經驗，都不失為收心靜禱的寶貴幫助。聖女寫道：

「重要的是，不僅要相信這是事實，而且還要設法對此有經驗性的認識，因為這是使理智專注及協助靈魂收斂的最適當方法之一[17]。」

---

[16]《全德之路》，第三十一章，730-731頁。

[17]同上，第三十章，721頁。

這種經驗不一定來自典型的神祕聖寵，或與主結合等聖寵；只要有一個天主在內心的簡單彰顯，比如經驗到一次神慰或聽到主的召喚，便足以幫助靈魂收斂心神，靈魂也立刻就能學會。天主在人的靈修生活中，這種彰顯是相當普遍的；一個熱心的靈魂在虔誠地領聖體或祈禱中，不是多少能感受到一種溫情，啟發他明白天主蒞臨於自己內心嗎？

要做到收心靜禱，這種經驗——即使是最起碼的——是否是必要的呢？不，肯定不是必要的。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這種經驗是以後才會有的。她強調：「天主不會立刻把自己彰顯給靈魂[18]」，不過祂至少會足夠地顯示給靈魂，以維持靈魂收心的習慣；她也強調，她所說的收斂心神的靜禱，必須依靠我們意志的努力：

「要明白，這並不是一件超性的事，這事依靠的是我們的意志和天主的助祐[19]。」

靈魂的努力應該強而有力。收斂心神是一種艱難的克修，即使有人會因此而感到害怕，我們也不必隱藏這事實。聖女大德蘭說：「開始時，身體是會很疲勞的；因為身體想舒適自在，而不會懂得自己愈不低頭，就愈會受罪[20]。」

在《靈心城堡》中，聖女談到「無法收斂心神的可怕困境[21]。」在《自傳》裡，她詳細地敘述了自己的經驗，正好提供給我們這方

---

[18]《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6頁。

[19]同上，第三十一章，729頁。

[20]同上，第三十章，724頁。

[21]〈第二住所〉，第一章，842頁。

面的教導：

「我自己也有好多年，由於不能在靜禱中把思想集中在一個主題上，而感到痛苦不堪。這真是一種極艱苦的考驗[22]。」

如果用力太猛，可能會產生害處，因為收心用的「不是雙臂的力量，而是溫和的方式」[23]。聖女在方濟會士奧聚蘇納所著的《第三本入門書》中找到了收心的方法，她把這事視為天主的恩寵。於是她把學習的成果和經驗傳授給我們。

首先，不宜把收心靜禱的不同部分切割開來。一旦靈魂一有獨處的時候，就該立刻找耶穌作伴，和祂交談：

「女兒們，（念完〈懺悔經〉）以後，妳們就是獨自一人了，應立刻設法找人作伴。妳們能找到的伴侶，還有比耶穌本人更好的嗎？是祂教導妳們應該誦念的經文。妳們要設想吾主就在妳們身邊……[24]。」

毫無疑問，要使自己收斂心神，其最佳方法就是專注於吾主，在祂身邊收斂心神。要達到目標的最穩妥方法，就是直接向目標走去；收斂心神也是一樣。聖女大德蘭說：

「對我來說，我已有許多次的經驗。避免分心走意的最佳良方，就是向吾主祈禱，把思想專注在祂身上[25]。」

---

[22]《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2頁。
[23]〈第二住所〉，第一章，843頁。
[24]《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1頁。
[25]同上，第二十六章，707頁。

為了與吾主繼續保持接觸，還應該利用各種官能的活動，甚至利用一些小竅門。每人可以採用對自己最有效的方法，使自己與吾主之間能有最親密、最活絡的交往。

我們現在會看到以前所敘述過的各種靜禱方式，不再是各自獨立、互不相關的，而成為實行收心靜禱的各種方法。

有人利用想像力，建構福音中的景象，呈現出吾主的容貌言行，以便和祂活絡地來往。

而理智的沉思或推理默想也有利於收心靜禱。唯一的條件是不要在推論上多費時間，而要立即把空間讓出，使自己與天主親密地交流相處，因為推理的目的就是為了與天主交流。聖女大德蘭寫道：

「用一點時間推理是好的，但是緊接著便要結束推理，使自己留在救主身邊[26]。」

有時在靜禱中，人可能既無法用想像力，也無法用理智力。在這種情況下，堅信祂的臨在，用單純的信德眼光注視吾主，一心專注在祂身上，這總是可能的。聖女大德蘭向我們保證說：

「目前，我不要求妳們把思想專注在祂身上，也不要求妳們作許多推理，或進行高妙深奧的思考。我只要求妳們，把妳們的目光舉向祂。

妳們要養成我指示給妳們的習慣。我知道妳們做得到。我自己也有好多年，由於不能在靜禱中把思想集中在一個主題上，

[26]《自傳》，第十三章，135-136頁。

而感到痛苦不堪[27]。」

舉目投向吾主，已足以和祂交往了。然而，常常靈魂也有做不到的時候，並為此而感到痛苦。

為了避免以上這種無能為力的情況，以及其他從各處而來的困難，聖女大德蘭透露了幾個小竅門。

首先是利用口禱。口禱的益處我們已經知道了，它還能培養人作收心靜禱：

「這種祈禱方式，雖然是口頭的，卻能幫助人收斂心神，其作用比其他方式更迅速，產生的效果也最寶貴[28]。」

一邊閱讀一邊默想，也是幫助收斂心神的最佳辦法之一：

「還有一種極好的方法，可以幫助妳們收斂心神並好好念經，那就是找一本簡易的聖書來閱讀[29]。」

為了吸引官能並引領官能瞻仰生活的耶穌，我們還可以選用一張聖像。聖女大德蘭寫道：

「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助妳們收心。妳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準備一張吾主的聖像或畫像。不要僅滿足於把聖像帶在身上而不去看它，而要利用它來經常與吾主談話。吾主會用它來啟發妳們應對祂說些什麼話[30]。」

---

[27]《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1-712頁。

[28]同上，第三十章，722頁。

[29]同上，第二十八章，716頁。

各人的經驗還可提供許多其他的「妙法」[31]，藉以維持官能的活動，或是保持、增加靈魂與生活天主之間的交往。

聖女大德蘭許下，只要堅持利用各種方法，人很快便會獲得成果。她說：

「如果有人能堅持數日，並且認真地下功夫，那麼他將清楚地看到從中會得到何等的好處。靈魂一開始祈禱，便會發覺她的感官收斂起來了，這就好像蜜蜂回到蜂窩，在那裡釀蜜一樣[32]。」

在聖女大德蘭的思想裡，收心靜禱還應該延續一整天，並滲透到人的整個生活。

要在一天的各種活動中都保持和天主的親密交往，那麼僅靠靜禱的方法就不夠了，還應該找一些更簡單、更合適的方法。

例如利用一些明確的東西，如聖像或任何熟悉之物，或利用變換工作的空檔，或其他辨識標記，使人想起天主的臨在，並抒發愛情。我們還可以在聖龕中，在自己的靈魂內，在某個特定的人身上，透過這些不同的帷幕去發現天主的臨在，這些帷幕一方面有遮掩的作用，另一方面又有彰顯的功能。

這些簡單的方法配上愛情，天主的臨在便處處可見且習以為常。這些明晰的辨識記號時時處處提醒我們天主的臨在，在我們生活的環境中，在我們所接觸的人身上，在我們所從事的活動中；於

---

[30]《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5頁。

[31]同上，第二十八章，716頁。

[32]同上，第三十章，724頁。

是天主的臨在充滿我們生活的氛圍中，我們毫不費力，又無聲無息，祂的臨在卻持續不斷，在平安中透著光明。

聖女大德蘭所要談的，就是這種天主恒久的臨在，這種與耶穌作伴的親密無間、不可分離的友情。總之，也就是把收心靜禱放入生活的各個層面。她說：

「我的姊妹們，不下功夫是學不到東西的。因此，我懇求妳們，為了對天主的愛，要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看作是非常值得的。我知道，如果妳們專心去做，那麼靠天主的幫助，妳們在一年後便會成功，甚至六個月後就會成功。妳們看，時間是多麼短，但所獲得的卻是這麼高超的聖寵，這聖寵為妳們建立起做大事的堅強基礎，而吾主將來也許會召喚妳們去做這些大事[33]。」

在此以前，她還曾說過：

「如果我們在一年之後，還不能獲得這恩寵的話，那麼就再努力幾年。用在這上面的時間非常值得，不要惋惜。再說，時間長短有什麼關係呢？所以，我再說一遍，妳們可以養成這個習慣，就是努力做到和這位真正的導師作伴[34]。」

在這些篇章中，聖女大德蘭似乎肯定，習慣性的收心需要從天主那裡得到特殊的恩寵。這種靜禱的方法是準備靈魂有能力接受這項恩寵，並堪當承受這項恩寵。的確，這種方法動員了靈魂的一切

[33]《全德之路》，第三十一章，731頁。
[34]同上，第二十八章，712頁。

活動，為獲得此項恩寵，博得天主的仁慈。這就是收心靜禱的卓越性及其成功的必然性。

三、收心靜禱的卓越性

聖女大德蘭的收心靜禱，其優點和價值在於：透過與耶穌基督的結合，達到與天主的親密相處。

在今天，這種教導似乎已不能說有其創新性。我們所知道的各種靜禱方法沒有其他目的，都是追求與天主結合；也沒有其他道路，唯有透過基督一途。然而，我們必須承認，之所以形成這一普遍性的共識，絕大部分還是由於聖女大德蘭對十七世紀法國靈修學派所產生的影響。

在法國的靈修學派中，以基督為中心的思考方向，往往披上了偉大、高貴的思想；然而在聖女大德蘭的著作中，卻保持著簡樸、生動和直接的特色。從這一觀點來看，聖女的教導仍舊具有其獨創性，而對現代人來說，還別具特殊的韻味。因為現代人的思想重直覺而不重推理；渴望活生生的接觸，而不是概念性的分析。

聖女大德蘭一開始靜禱，就立刻尋找基督。她迫切需要天主和耶穌，容不得有絲毫遲延。她要直接走向耶穌，不用任何媒介，勇往直前，絕不停頓。她不求深入了解思想，不求感受也不求甘美的神味，在前進的路上，一心只考慮如何才能盡速到達目的地。找到了耶穌，就和祂說話，或僅僅舉目望祂，就心滿意足了。這就是她的靜禱。愛情催人去找所愛的人，只要找到，就滿心歡喜了。

這種來往是活生生的。聖女大德蘭在靜禱時，不是只用靈魂的最高層次；她到基督那裡去，是帶著超性、本性、整個人的身心去

的。她發動全部官能與耶穌作深入而全面的交流，因為整個身心官能都嚮往天主和天主的一切。唯有在疲乏或在天主的影響下，她的部分官能才因無力而中止其熱情。耶穌基督是降生的聖言，祂取了人性是為了適應我們的需要，我們的軟弱，並滿足我們的一切渴求，結果促成了彼此活絡的交流，在這交流中，天主性和人性的能力都參與其中，同時每種能力都因自我獻出而更加充實。

這種愛情的交流，由於是真實的，因此是活生生的，並具有無限效能。聖女大德蘭的靜禱絕不只是學校中的操練，而是真正超性生命的動作，每個動向都符合信理的真實性，其結果就建立了天主和人靈的真實來往。

收心靜禱使我們在靈魂的中心尋求天主。要與天主建立超性的關係，除了我們的心靈深處之外，還有哪裡能更親密地找到祂呢？就在這裡，祂把祂天主性的生命通傳給我們，並使我們每個人成為祂的子女。這位臨在於我內、並在我內工作的天主，真正是我的父親，因為祂以祂通傳給我的生命不斷在生我、育我。在這心靈深處，我可以用孺子的擁抱摟住祂，而祂也在這裡，把祂自己交給我。我的上主就是真正居住在我內的天主；當我的靈魂從肉體的牢獄中解放出來時，如果那時靈魂已淨化得足以接受榮耀的神光——這神光就是能面對面看見天主的能力，靈魂將發現自己目前用信德在幽深之處所尋找的天主，正深入我內，正包圍著我。整個天堂竟活在我靈魂之內。收心靜禱使我與住在我內的聖三為伴，不但給我準備天上的生活，而且在信德的帷幕下，我已真正過著天上的生活了。

天主聖三在我們之內的行動是唯一的，也是共同的；聖女大德蘭要我們在三位中，特別尋找降生的聖言。我們因聖寵而分享了天

主的生命，這種分享不是使我們僅僅作一個旁觀者而已，而是使我們真正進入天主聖三生命的行動之中。我們主動、親密地分享天主性的生命，並非以添加位格的身分去分享，因為天主聖三在祂的無限美善內不能有任何改變。這種分享只能來自三位中的一位所賜下的收養之恩以及認同之恩。有了這一認同我們才能參與聖三的活動，才被允許進入聖三永恒的生活節奏之中。

而耶穌，降生的天主聖言，來到我們中間。祂救贖我們，淨化我們，收養我們，並且使我們與祂認同。其目的是要我們成為義子，與祂一起進入聖三的懷抱，使我們分享祂聖言的光輝及行動，並且把祂的聖父和聖神賞賜給我們，確保我們獲得祂光榮和真福的產業。我們只能藉著祂，在祂內，偕同祂，才能活出我們超性的生命。我們屬於基督，而基督屬於天主。

我們不得以特別敬禮天主聖父或天主聖神為藉口，而遠離耶穌；因為唯有藉著結合於基督——聖父的唯一聖子，我們才能成為聖父之子。聖神由聖父及聖言所共發，也唯有在我們與聖言認同後，聖神才會居住在我們內。將聖母瑪利亞賜給我們的，也是耶穌。瑪利亞是祂的母親，因此唯有祂才能賦予我們對慈母瑪利亞真正的孝愛之情。再說，教會是在基督之內，所以一切人靈也都在基督之內。

當我們緊緊依附於基督之時，收心靜禱讓我們處於自己的地位上，並發現自己的一切富裕，使我們專注於身為一切並賜給我們超性的一切的基督。

由於收心靜禱使我們活在真理中，並領我們進入超性事物的核心，所以其效果驚人。聖女大德蘭親自為我們指出幾種實際的效果，這是人靈與超性界的活躍接觸而獲得的。

首先，收心靜禱能平息官能的騷動。靜禱時，人的官能在空洞中本當騷動起來，現在卻相反，這些官能竟出乎意料地收斂起來。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醫治分心走意的最佳方法，就是把思想專注於基督身上，向祂祈禱[35]。她寫道：

「這種祈禱方式幫助人收斂心神，比其他任何方式，都快得多，產生的益處也最寶貴[36]。」

這種注視吾主的習慣，產生如此驚人的效果，以致靈魂樂此不疲。

「如果妳們養成習慣，知道吾主總是在妳們身邊；如果祂看到妳們滿懷愛情地瞻仰祂，並努力使祂喜歡，那麼，用句人家常說的話，妳們就再也不會把祂打發走了[37]。」

聖女又寫道，存想耶穌臨在的習慣，可以建立起

「做大事的堅強基礎，而吾主將來也許會召喚妳們去做這些大事[38]。」

再看另一段充滿希望的話：

「順著這條路走，他們（靈魂）可以在短時間內走很長的路程，就好像旅客登上船，順著風，幾天就到了目的地；若走

---

[35]《全德之路》，第二十六章，707頁。
[36]同上，第三十章，722頁。
[37]同上，第二十八章，711頁。
[38]同上，第三十一章，731頁。

陸路，所需要的時間就長得多了[39]。」

聖女大德蘭自己所奔赴、並願他人也嚮往的目標，就是活水之泉，也就是天主本身。藉著靈魂的靜觀，天主把自己賜給靈魂；而收心靜禱正是為靜觀作預備：

「在這條路上前進的靈魂，就好像快速地在海上航行一樣……，他們避免了許多可能的危險，很快就燃起對天主的聖愛之火。由於他們離爐火近，只要碰到很小的火星，再用理智的氣息輕輕一吹，一切就都點燃了。她們脫離了一切外界世物，單獨和天主相處，他們的愛火一引就着[40]。」

天主極願把自己賜給我們，並召喚眾人來到這活水之泉。如果一個人以如此直接和堅定不移的方式尋求祂，祂能不把自己賞賜給他嗎？這就是聖女大德蘭的想法。她保證，一個人若能按她所教導的去從事收心靜禱，就必定會達到安寧性靜禱的境界：

「在此（在收心的積極靜禱中），人靈的神聖師傅會比用其他方法更快地就教會人靈，並且賜給人安寧性靜禱……，妳們中那些能把自己關閉在靈魂的小天堂中的人（這裡正是那位造了人像造地球一樣的天主所居住的地方），並且養成習慣，不看外面的任何事物，也不停留在五官所能找到分心事物的地方，那麼，要相信自己正走上了一條絕佳的道路。她們肯定會到達暢飲活泉的地方[41]。」

---

[39]《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3頁。

[40]同上，第三十章，725頁。

這個堅決的保證，使我們茅塞頓開，也使我們的視線遠遠超過我們起初所探討的靜禱。這些保證似乎已經解決了如何召喚人進入靜觀的這一難題。

我們要記住這些保證：收心靜禱使人與天主有活絡的來往；是一條引人與天主有深邃、甘飴的親密交往的穩妥道路，且其本身就帶有必成的保證。

對初度靈修生活者來說，難道還有比以上更快慰人心的諾言、更珍貴的鼓勵嗎？

41《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2-723 頁。

第五章

靈修閱讀

我要給妳一本活書……[1]。

要使收心靜禱貫徹到整個生活，並在生活的各層面給予活力，單憑誠心善志和一些小技巧，是不夠的。聖女大德蘭根據自己的經驗，為我們指出另一項必要的幫助，就是靈修閱讀。

聖女大德蘭說，她學會收斂心神，是由於閱讀了方濟會士奧蘇納的《第三本入門書》。這書是她在奧蒂戈薩（Ortigosa）的時候，她的叔父伯鐸給她的[2]。在這以前，她在父親家中找到了一些騎士小說。閱讀之後，她少女的聖潔願望都冷卻了[3]。然而在讀了聖業樂（Saint Jérôme）的《書信集》以後，她獲得了勇氣，對父親吐露自己的聖召[4]。而聖國瑞（St. Grégoire）的《倫理學》使她了解「約伯」的故事，獲得了心靈的準備，以忍受修會生活中的病苦[5]。

她在另一處寫道：

「在開始時，我似乎感到，只要有書籍和獨處，天主賜給我的洪恩便沒有被奪去的危險[6]。」

---

1 《自傳》，第二十六章，272頁。
2 同上，第四章，38頁。
3 同上，第二章，22-23頁。
4 同上，第三章，32頁。
5 同上，第五章，50頁。

聖女所肯定的，已超越了她個人的經驗。她確切指出，閱讀和獨處為初度靜禱生活的人，是同樣必要的。獨處確保靜禱的氣氛，而閱讀則提供靜禱的養分。

一、閱讀的重要性

有這麼一句熱情洋溢的話語：「凡在真理中認識的人，必在烈火中熱愛。」聖女伏利諾由這話語演繹出一條法則來，那就是：愛情來自認識。

在天主聖三內，天主藉由自我認識而孕育聖子，而聖父與聖子因彼此相愛又共發聖神——這位有實體、有位格的愛。由此過程來看，是認識在先，愛情在後。天主按照祂的肖像造人，也把這法則銘刻在人的心裡。人必須先要有相當的認識，才能去愛。對人來說，愛情並非總是隨著認識而增長，但是，若沒有認識，愛情便不能成長。

這條法則是天主與人類所共有的，它能左右聖寵的生命。聖寵的生命是天主所創造的，是分享聖三的生命；它是由愛德所組成的，而愛德的發展和信德的發展是有關的，後者光照了前者。至於信德本身則需要靠教義的真理來滋養，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與成長。

信德是超性的德能，扎根於理智，我們不能把信德和理智分開。信德若要服膺天主，並進入其信仰之對象——即天主的奧蹟之

---

6 《自傳》，第四章，41頁。

中，人的理智就必先服膺教會信理，因為教會信理就是以人類語言所表達的天主真理。

信德無論怎樣順從地接受天主的啟示，通常必須先由理智認識了啟示的真理，然後才能抒發真正的信德。聖保祿宗徒在指出信德是來自聽道之後，接著說：「若沒有人對他們宣講，他們怎麼能相信呢[7]？」他還強調信德根植於人類的感官之中，感官接受了以語言所表達的真理，給信德提供了養分。

啟示的真理便是信德所需要的養分。在信德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有各種不同等級的需要；而在初期，這種需要顯得特別迫切[8]。信德在初期受到的光照較少，尚不足以堅定地服膺啟示的真理；它本身還太脆弱，不能進入天主奧祕的隱晦之中。人需要學習，為其服膺行為建立起合理的基礎，同時也避免懷疑及誘惑。一旦信德獲得了教義真理的豐富實質營養之後，便健壯起來，可以把自己健壯的主幹插入奧祕的深處，去享受教義放射出來的光明。此後，信德將感到連奧祕本身的隱晦也充滿甜蜜。

愛情對自己所愛的對象，自然會有求知的欲望。為了滿足求知的需要，會不懈地追問，並利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探究。因此，對天主的愛會使我們如饑似渴地搜集一切祂願意啟示給我們的真理。

---

[7] 羅十 14。

[8] 我們所說的是初學靜禱者，對他們來說，這些主張非常有價值。在以後超性的靜觀中，明晰的認識才會減退。（《心靈的黑夜》，第二篇，十二章，597 頁）

到那時，愛情取得了主導地位，在天主上智的啟迪下使靈魂得益。這種耐人尋味的智慧，雖未免除靈魂尋求啟示的真理，卻減少了靈魂對明晰認識的需要。

我們會研究啟示的真理，加以探索，搜集一切能表達此真理的類比說法，一切能解釋它的合理途徑，以及教會所核准的詮釋；其主要目的是要更深入真理，並從中汲取滋養信德和愛德的食糧。因此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靜禱中，在福音的文字和景象中尋找，一心想「認識好天主的性格」。認識是愛情的基礎，而愛情又會激勵人去加深認識。

以上這些話語說明了靜禱是多麼需要有啟示的真理，尤其對初學靜禱者更是如此。靜禱唯有藉著信德，才能建立起與天主之間的交往；而信德也只能憑自己對啟示真理的認同與服膺，才能達到天主那裡。因此，要確保在靜禱中與天主有經常性的往來，就更該用豐富多樣的食品來滋養信德了。想想看，當一個人還不能指望天主以聖神的恩賜在自己身上行動時，他若不依靠啟示的真理，那麼這愛情的交往會變成怎樣呢？結果只會使人處於空虛、冗長而痛苦的厭倦之中，或者懶惰地無所事事。兩者都使人一無所獲。

反之，若有好書，靈魂就能像聖女大德蘭一樣，對抗孤獨並專注於天主。聖女所推薦保持收心靜禱的竅門，大都旨在以各種不同、必要的方式獲得啟示的真理；而啟示的真理則能支援官能，達成與天主之間愛的交流。

有些靈魂很容易收斂心神，也很容易與天主有愛的交流，閱讀聖書後，從中汲取的思想反而會打擾他們與天主的親密來往；因此有些人可能會認為，理智的食糧不但沒有幫助，反而給靜禱帶來障礙。順著這種想法往前再走一步，便會走到取消一切有益的閱讀，或為其他任何事務而犧牲閱讀的地步。疏忽閱讀，會使這些人面臨一種危險，危險的嚴重性只有日後才會發覺。從目前來看，他們熱情的靜禱可能很出色，但在正常的情況下，由於缺乏營養，靜禱會

逐漸失去興味，變得貧乏，冒著迷失方向的危險，而沈溺於自私的溫情主義之中，因為它畢竟缺乏力量和光照。人們看見靈魂顯得很寧靜，就以為他已完美地與天主結合了，但之後卻發現他迷失在自己之中，迷失在自己的操心或感覺之中，迷失在自己所創造的幻想之中。他信德的天線，根本沒有藉教義的真理，適當地接通在基礎上，他根本不能維持自己與天主之間的交往；倘若能與天主交往，他就能從微妙的自私中被救出，否則今後他將被葬在自私自利之中了[9]。

當然，每個人靈所需的光照是不同的。然而，若不把認識啟示的真理作為養料，信德絕不可能成長。

有人往往會舉出一些大聖人作例子，說他們的智力不高，學識也不深，照樣能成為大聖人，藉此刻意削弱以知識輔助靈修的重要性。要知道，這些聖人蒙受天主獨特的光照，他們的情況是例外的。我們必須注意，天主確實曾以祂的援助來彌補聖人們智力的不足，但這並不表示他們可以不努力研讀，只坐等天主的救援。亞爾斯本堂神父曾非常努力地準備晉鐸。以後，他又用很長的時間準備他的主日講道。我們對他日後所領受的奇異神光，不但可視為他聖德所結出的果實，而且也可看作是他為了滋養和光照自己的信德所付出的艱鉅不懈的努力以後，才獲得的賞報。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獲得一個實踐上的結論。那就是，要想在我們的時代推廣靈修生活，首先要克服的障礙就是對宗教的無知。

---

9 我們此處所談的靜禱僅是情感性的靜禱，其中很少、甚至沒有真正的靜觀。由於這些靜禱既沒有天主行動的幫助，又無自身閱讀的支援，所以不會長久。

這無知是現代最嚴重的禍害之一。

由於對宗教的無知，無數教外人士沒有接受福音的真光，而身處黑暗之中。不僅如此，就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的城市中，在人們努力推動各種科學的地方，還有數百萬的教友處於同樣的境況中。

我們不怕承認在知識份子中也難免有人對宗教無知。大部分自稱無信仰的知識份子，對於啟示的真理幾乎都一無所知。至於那些還忠於信仰的人，大多數也只不過保存了一點過去所接受的倫理觀念，而對那些能滋養他們靈修生活的教義，卻知道得很少，甚至完全不知道。他們和一般知識份子一樣，求學、工作，以後成為律師、工程師、醫生、商人、教師或藝術家，他們的思想、行動和生活都合乎自己的身分。有時，或許他們也會表現出自己是基督徒，去盡宗教的外在義務。但是，他們從幼年領洗以來，就從未真正接觸過啟示的真理。他們從未用成熟的人類理智思考過這些問題，也從未把自己的靈魂和個人的生命放在基督的光照之下。於是，他們在宗教教育和基督徒生活方面的程度，遠遠落後於他們的普通知識和職業教育。結果，本性的一切侵佔了靈魂，把超性的一切都犧牲殆盡；信德成為傳統所遺留下來的基督徒習慣而已，至於深度的宗教生活早已蕩然無存。他們的基督徒信仰，由於沒有光照，也就沒有力量，對他們的思想和行動根本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影響。

信德若要在心靈內有活力，在生活中能行動，就必須受到相當的光照，具有相當的力量，才能抵禦一切誘惑及壓力。照耀在信仰上的知識之光，應該和人靈所接受的活力和世間知識成正比，這樣才能使信德在心靈內發生作用。如果信德沒有按照這種比例受到培養，就難逃滅亡的厄運，更談不上維持深度的靈修生活了[10]。

二、基督是「活書」

至於要選擇哪些書呢？我們還是向聖女大德蘭討教，請她給我們一個指導原則。

1559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認為，為了遏阻光照主義漫延的趨勢，必須禁止大部分西班牙文的靈修書籍。這種極端的措施使聖女十分憂傷。她深情地向吾主訴苦，並寫道：

「當我們被禁止閱讀以卡斯提亞語（Langue castillane）（譯註：即西班牙通用的語言）寫成的大量書籍時，我難過極了，因為其中有一些給我帶來樂趣。既然只准讀拉丁文版本，我便再也不能讀這些書了。吾主對我說：『不要難過，我要給妳一本活書！』當時我還不明白祂為什麼要對我說這話，因為我那時還沒有過神視[11]。」

從那以後，基督開始賜給她神視之恩，把自己的人性顯示給她。起初只是理性神視，聖女的眼睛什麼也看不見。她寫道：

---

[10] 這種對宗教的無知，最初會產生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正直的人在某些事件的壓力下，或由於內心的焦慮，會深切地渴望靈修生活。他們為了滿足這種渴望，便向東方的宗教求道，因為他們雖然與天主教共處了半輩子，又在天主教內受過洗，但他們對教會的深度靈修生活卻一無所知。當他們暢飲了其他宗教看似誘人、卻不潔淨的泉水以後，才會回頭驚覺基督富饒又滿溢的寶藏，但已浪費了許多時間。

[11]《自傳》，第二十六章，271-272頁。

「我覺得耶穌離我很近，是祂在對我說話……，我感到祂一直在我身邊行走，但我見不到祂以何種方式行走[12]。」

基督的這種臨在方式「持續了好幾天，甚至有時會持續一年以上」[13]；它不能被五官所感覺，但是對心靈來說，卻無比清楚，更加確實。其確實的程度「遠勝過五官所能獲得的[14]」。基督的親臨在靈魂內產生了

「許多羞愧和謙遜之情……，對天主有了特殊的認識，對尊威的上主懷著最柔順的愛情；使靈魂一直保持清醒，永遠專心，從不分心走意[15]。」

接踵而來的是圖像性神視，像閃電一般，一閃而過。但在人的腦海裡卻留下圖像。這是光榮的基督像，祂俊美絕倫，使聖女再也無法拭去。她寫道：

「理性神視肯定更加高超。但是這一種（指圖像性神視）更適合我們軟弱的本性，因為更能幫助記憶[16]。」

在聖女大德蘭靈魂內展開的這本活書，給了她莫大的啟示。她說：

---

[12]《自傳》，第二十七章，274頁。
[13]〈第六住所〉，第八章，995頁
[14]同上，第八章，996頁。
[15]同上，第八章，997頁及其他地方。
[16]《自傳》，第二十八章，293頁。

「自從天主賜我瞻仰了救主無法形容的俊美後，任何人與祂相比，都不能再吸引我，或佔有我的思想……。我見到了吾主，而且與祂談了這麼多次的話，我的愛情和依恃之心大為增加。我明白了，祂既是天主，又是人。祂對我們人性的軟弱從不驚訝[17]。」

這些神視對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生活具有絕對的重要性，從此以後，她在靜禱中只尋求基督。

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談的是同樣的道理。為了說明我們不必再用超性的方法詢問天主，他引用《致希伯來人書》說：「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18]。」

聖師針對這段經文，這樣加以註釋：

「天主聖子就是天主的話，自從天主把聖子給了我們以後，再沒有其他的話可以賜給我們了。祂在這唯一的聖言中，全部且一次地把所有的話都教給我們了……。你們只要把目光放在祂身上，就會在那裡找到最深的奧祕、智慧的寶藏和天主的妙諦。這一切原來都藏在祂內，正如聖保祿宗徒所說：『在祂內蘊藏著智慧的寶藏和天主的一切知識。[19]』」[20]

靈修的一切學問都包含在耶穌基督內，因為祂是永恒的聖言，

---

[17]《自傳》，第三十七章，417-418頁。

[18]希一 1-2。

[19]哥二 3。

[2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32, 234頁。

也是在時空中發聲的聖言；祂是來到世上照亮人類理智的真光，我們只要追隨祂，就不怕迷路。

因此，聖保祿宗徒只願認識基督，且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21]。他「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將一切都看作損失[22]」。對自己親愛的信友，保祿最關心的事，就是「知道基督的愛是遠超人所能知的，為叫你們充滿天主的一切富裕[23]」。

聖思定的心靈充滿熱忱，對天主自有的上智嚮往不已。他說：

「我尋求擁有足夠的力量來享有祢，但我沒有找到，直到我擁抱了神人之間的中保——這位神而人的基督耶穌，我才如願以償[24]。」

以上這些證詞只不過是對耶穌本人所作的註解及肯定而已：

「永生就是：認識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25]。

我就是門，誰若經過我進來，必得安全，可以進，可以出，可找到牧場[26]。」

基督是普世唯一中保這端教理的重要意義，我們在大德蘭的靈修中已看過；這端教理也清楚又堅定地要求初修者立即投入耶穌基

---

[21] 格前二 2。
[22] 斐三 8。
[23] 弗三 19。
[24] 弟前二 5。
[25] 若十七 3。
[26] 若十 9。

督的學校，在這本活書中尋找一切靈修的學問，這學問在他們靈修初期是必不可少的。

在聖女大德蘭的心靈目光前，這些神視開啟了這本活書，讓她發現復活基督的俊美及受難耶穌痛苦而莊嚴的儀態；這一切在聖女的記憶中留下了深不可滅的印象，點燃了聖女的愛火，光照了聖女的理智，使她洞悉耶穌的人性及聖言天主性深不可測的奧祕。這些神視持續數週、數月，在耶穌和德蘭之間建立起活絡、互敬的親密關係，這便解釋了她的收心靜禱，以及與基督簡單而持久的結合等教誨的來源，因為耶穌基督就是這一切的基礎。

神視應該以知識上的探究來加以補充。聖女唯有求助於耶穌基督這活教材，才能獲得成功。與基督親密交往，是收心靜禱的養分。要使這親密又持久的交往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建立並維持下去，就應該認識永生的基督，看祂過去是如何生活的，知道祂在何種心情及何種環境下，說了什麼話，做了什麼事。我們還該以所有的官能，從五官開始直到理智深處，都充滿對耶穌充分、鮮活又具體的認識。

因此，我們應該努力獲得一切有關基督的知識，就是啟示和神學所解說的基督：祂的天主性，祂的人性，耶穌人性在聖言內持續存在的二位一性的結合（union hypostatique）、祂的中保地位，以及祂的司祭職位等。

耶穌以「人而天主的身分」行使祂中保的職責，因此，我們在愛情的推動下，應特別探討祂的神聖人性：祂體魄的強健；祂的俊美；他對人對事的感覺；祂靈魂的寶藏；祂理智所擁有的直覺性、灌注性和經驗性這三種認知；祂豐富的想像力和敏銳的感覺，都充滿活力，同時又井然有序；祂強而有力並善加自制的意志；祂整個

生命的和諧、沉穩和無比的完美。此外，我們還應了解祂的周圍環境、祂的國家，以及祂在塵世生活的物質條件和道德環境，這一切都透過祂的痛苦和死亡，為祂最後的勝利作好了準備。

對有關基督本人以及祂的歷史和生活的最美妙之論著，進行純思辨性的研究，還不足以獲得對基督活生生又深入的認識。愛情對所愛者的每個細節都深感興趣。因此，我們應該以持久不懈的努力去細心探討。探討時，一些表面看似不重要的言語和行動，可能成為具有啟示性的標記，使人獲得更深入的認識，對所愛者的容貌舉止一天比一天認識得更清楚、更明確。不但如此，而且天天發現新的寶藏，進入更深入、更親密的愛情之中。

於是，信德和愛情互相結合，一同在這本活書中汲取寶藏。「在祂內蘊藏著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藏」[27]，這正是天主樂意啟示給我們的。

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那些尚處於第二住所中的人。他們初度靈修生活，愛情不夠深，信德也仍舊不夠強。他們如何進入耶穌基督的學校中呢？入門的方法就是閱讀聖書。這方法儘管微不足道又不盡完善，但在開始時還是絕不可少的。

三、選擇讀物

選擇讀物有一個基本原則，那就是，一切靈修學問都包含在基督內，並在祂內啟示給我們。靈修書籍旨在闡明耶穌基督，並將我們引向祂。一本書對我們是否有益，端看它給我們多少有關基督的

[27] 哥二3。

知識。這就是每個人在選擇讀物時應遵循的實用原則，這原則也可用來確定該書的價值。

㈠基督本人：聖經

要想找到耶穌基督，首先要到聖經中找，而且要把聖經作為我們閱讀和默想的首要讀物。

聖經無與倫比的價值，在於其主要作者竟是天主本身。天主聖神默感了一位作者，以這人的人性和自由活動作為工具，告訴我們祂的旨意，以及如何加以完成。真實的天主不能錯誤，也不會欺騙我們，祂向我們保證所提供的真理及這真理的表達方式。因此，啟示的內容就是：用人類語言以最確實、最完美的方式所表達出來的天主的真理。靜觀者尋求在光照中與主結合，那麼聖經對他的價值真是無可估量。因為聖經在文字的帷幕下，把天主的言語賜給了靜觀者，同時也使他與天主聖言交融，並在聖言的光照下轉化他。

聖經不但因其為天主的書，而有卓越的地位，即使在次要的範疇中，也有不少其他的優點，而使之更臻完備。

世上沒有任何一本書可以與聖經媲美，聖經不僅對全人類至關重要，使每個人受益無窮，且意境高超，題材廣泛，內含優美的文學和詩歌。

聖經為我們講述了人類的起源和悲慘的開端，又敘述了希伯來民族驚人的歷史；天主召選該民族，以保存其對真天主的敬禮，並準備默西亞的來臨。聖經中除了包羅萬象的歷史畫面外，尚有簡單動人的專題論述，強而有力的神視，還收集了一些格言，這些格言概括了有關人類的謹慎和天主的智慧之實用教導。除此之外，聖經中還包含人類對天主最熱情、最信任、最謙遜又最崇高的禱文。

但是，我們在聖經中尤其要尋找的是耶穌基督；從原祖墮落以後，祂被宣佈為救世中保開始，直至祂藉著宗徒們完成其聖言的使命，啟示了天主的真理為止。福音作者以樸實無華的言語為我們講述耶穌在世的一生，記下了祂的言行，並透過他們觀察到的種種細節描繪出祂的姿態。要不是有他們的記載，世上有哪位大人物能如耶穌一樣，距今二十個世紀之遙，讓我們還能輕易找回祂鮮活的音容面貌，我們與祂建立親密關係，因而不再遙不可及，也最讓人心嚮往之。

再說，基督是祂奧體的頭，祂把自己的生命通傳給祂的奧體。對此奧蹟，聖保祿宗徒以其精湛的教導光照了我們，使我們發覺此項真理之博大精深，其內容之豐富珍貴。

任何著作都不能像聖經那樣清晰地對我們談論天主和基督，給我們的默想提供如此充實的營養，並使我們與耶穌有活生生的接觸，建立起彼此之間親密的友誼。對初度靈修生活者來說，聖經所提供的食糧更是特別適宜；而修德已有精進者，也不需要其他任何書籍了，因為唯有聖經的話語能帶給靈魂永遠常新的光明，及永遠甘美的營養。

聖經對靜觀者來說，也是非常寶貴的。聖女大德蘭認為，沒有任何文字如聖經章句一樣能使人收斂心神。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始終帶著福音經書。她在聖經中尋找好天主的性格，在偉大的神視者依撒意亞先知書中，她找到心愛的基督受難的容貌。真福聖三依撒伯爾修女（Elisabeth de la Trinité）則和 聖保祿一起在靜默、晦暗的靜觀中生活。

但是，即使是有學識又虔誠的教友，對聖經的營養還是汲取得不夠多[28]。為了搪塞自己在這方面的缺陷，他們提出其中寫得粗糙

露骨的敘述部分，而我們的習俗雖未必更為純淨，但寫法比較文雅；同時，由於不同的版本或翻譯不善，尤其是由於寫經者的東方人背景和我們的民族性有所不同，因而聖經中的某些文字顯得晦澀難明。

一個人如果決心要在聖經中找靈修生活的光亮及食糧，只要利用適宜的聖經詮釋和導論，上述這些困難大部分都可以解決。當代這類書籍有許多寫得非常出色，我們若花些工夫去研讀，自會獲得入門的鑰匙。比如花幾個月的時間去研究聖保祿宗徒的書信，就可以直接在這取之不盡的光明源泉中汲取養分，對一個靜禱者來說，這是多麼大、多麼有益的收穫啊！

每一個靜禱者都應該在各種有關的耶穌生平的敘述中汲取營養，這些敘述極為多樣，並極為深入地闡明了福音的內容。讀後能使人更感到耶穌的親切近人，為靈魂創造更有利於靜禱生活的氣氛，也給靜禱作了有效的準備。

聖經詮釋和各種耶穌生平的敘述應該引導我們閱讀啟示的本文，只有啟示的文字才是天主親自賜下的言語，才是神聖、取之不盡的活水。能夠體會其中的奧祕，尤其只用聖經靜禱，就表示靈修生活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

㈡基督真理：信理的書籍

衣索匹亞女王甘達刻的太監正在車上，誦念依撒意亞先知有關默西亞的經文。斐理趕上去問道：「你明白所誦念的經文嗎？」他

---

28 這段話寫完距今，已有十五年了。大家現在看到了回歸聖經的潮流，這是當代最珍貴的神恩之一。

答說：「沒有人教我，我怎麼能懂呢[29]？」

聖經需要註釋，不僅要解釋文字的意義，而且要更廣泛、更深刻地把其中所包含的基督之光顯示出來。這就是神學的任務，神學要把啟示的真理加以分析、闡明、整理，並將其明確地陳述出來。

教會以其不能錯誤的訓導權，確定了最重要的真理，作為我們的信仰內容；而神學家則以不懈的努力，繼續探討啟示的真理，設法從其奧祕中發現新的光明，以照耀我們的理智，同時也設法以更確切的用語將其表達出來。確定的信理和神學的真理，是用人間言語的類比性手法，來顯示出聖言的光芒；而我們以信德加以接受，並因而回歸聖言，達到祂面前。上文已經說過，接受信理和研究真理是必要的，尤其在初度靈修生活時，尤為重要。我們現在僅從靜禱的觀點來指出如何研究教義的真理。

1. 第一個要求：正統性。教會是真理的保管者和分施者。唯有教會認可的真理，才能給靈魂實質的營養及趨向天主所需要的強而有力的支援。反之，錯誤的神學理論，即使只錯在細節，仍不免引人誤入歧途。聖女大德蘭說，那些半瓶醋學者的錯誤言論所帶給她的不幸，真是無法盡述。的確，許多靈修運動由於靈修經驗未經光照或光照不夠，而迷失了方向。

對這方面的顧慮還是愈仔細愈好。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曾閱讀一本聖書，當她得知作者對他的主教抗命後，就拒絕再讀下去了。

2. 初走靈修道路的人，不論他的一般教育和宗教教育是什麼程度，最好閱讀形式簡單的教義書籍，比如要理問答，其言辭樸實無

[29] 宗八 31。

華，保留了真理的全部力量。信德要深入真理才能進步，信德的目標就是真理本身，而不是語言的文采。因此，對充滿活力的信德來說，華麗的辭藻和囉嗦的話語反而會阻礙信德的熱忱，正如礙手的外殼掩蓋了真正的寶藏一樣。通常，最簡單的言辭反而是反映天主聖言光輝最純淨的鏡子[30]。

3. 尋求簡樸的言語，增加信德的深度，但不該因此而限制人向廣度發展。每項信理都是從天主聖言發出來的一線光芒，任何一道光芒我們都無權加以疏忽。因為，不但每條教義都帶給我們豐盛的光照和聖寵，而且只有把全部光線都綜合起來，我們愛情的眼光才能看見聖言本身最正確的肖像。

4. 一項信理往往可以成為某個靈魂特殊的聖寵泉源，成為一條光亮的航道，使他循著這條特殊的道路到達天主。對這種光照，人應該珍貴地加以接受。人靈的知識程度不論高或低，都應該對此道路深加研究，勤奮挖掘這項真理，以便從中汲取全部營養。

同樣，每個時代也有其潮流，推動著當代神學家和教友趨向某條特定的信理；比如我們這個時代，特別偏愛有關教會的信理，和天主之母的特恩。對此我們不要抗拒，因為是天主聖神在領導教會，在它的每個歷史階段，針對當代的需要，提供給它適當的光照。我們若對此抗拒，就是抗拒聖神。

5. 由此可見，專務靜禱的靈魂在培養自己的信理知識時，應該

[30] 所謂最簡單的言辭，並非指文字平淡乏味，而是指要避免因堆砌辭藻而使得所要表達的真理無法凸顯出來。

同時注意廣度和深度。至於達到何種廣度和深度，通常須按照靈魂的一般知識或其聖寵的特殊需要而定。這種需要也可因靈修生活的不同階段而異，這就靠明智的神師來決定了。好在天主自己也經常以祂所安排的環境來指導忠誠的靈魂[31]。

現在大眾化的神學著作很多，非常有利於我們學習教義。只要我們選擇一些適合自己程度和需要的書籍，不要迷失在眾多選擇中，便可以滿足每個人的要求。

如果可能，最好能研究神學巨擘聖道茂的著作，只要我們能超越文字，深入體會其內涵，他堅美又樸素的教誨，總能給我們提供深刻又豐美的信理滋養。

最後，我們還得閱讀教父的著作。這些偉大的導師既是神學家，又是靜觀者。閱讀他們的著作，就是把自己置於基督徒生活及超性知識最純粹的源頭。

㈢基督是道路：靈修途徑

---

[31] 天主利用祂安排的環境來造就一個人，這種情況在聖十字若望身上顯得特別清楚。聖人在薩拉曼卡（Salamanque）大學勤奮求學以後，來到杜梵路。艱苦地學習加爾默羅會的靜觀生活以後，他在巴斯脫拉納建立初學院。之後，他再回到學術界工作，擔任阿爾卡拉（Alcala）神學院院長。在神學院中，他為亞味拉幽靜而豐富的漫長生活（1572-1577）作了學術方面的準備；這段生活因在多來德入獄而結束。當他達到神婚境界，體力獲得恢復之後，被任命為培薩公學的院長。當時大學的教授經常到會院來會見他。這次重新接觸教義真理，正好為他豐富多產的寫作時期作好準備。聖人的一切偉大論著都是在這時期完成的。

耶穌是真理，同時祂也宣佈自己是道路，是通往聖父的唯一道路。這條道路必須加以闡明，我們才能行走；這任務就落在靈修大師的身上。他們解釋福音中的誡命和勸諭，確定德行的要求和實踐的方法，用神學之光和從經驗獲得的學問來照亮我們的路徑，引領我們到達基督徒的全德頂峰。

路徑有很多，不同的靈修描繪出不同的路徑。至於要如何選擇，通常是根據某種靈修對自己是否有明確的吸引力而定；或是天主安排的環境，為我們提供了某種靈修。但有時候，也需要個人去尋找。

通常來說，對不同的靈修途徑有粗略的認識，是非常有益的。每種靈修對特定的情況都提供了極有益的意見。依納爵靈修派別指出克修的重要性和實踐的方法；本篤靈修派別教導我們有關宗教德行和禮儀在靈修上的價值；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則教導我們靜禱的內心敬禮，並且擴展我們靈修生活的視野。廣泛研究各種靈修，可避免我們因太狹隘或太早投入某一專門領域，而有畸形的發展。

天主召選了某些靈魂，使他們成為某一派別的領袖。他們從各種靈修中汲取豐富的營養，並靠著天主所賜賴以完成其使命的聖寵，形成了自己的靈修道路。聖女大德蘭就是這樣，她曾受過耶穌會士、方濟會士和道明會士的靈修指導。她把所接受的一切，移植到加爾默羅會的恩寵上，建立了活潑生動的綜合體系，這就是德蘭精神。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同樣也接觸到當代的各種靈修派別，身為加爾默羅會祖厄里亞和聖十字若望的傳人，為了現代的靈魂，更在她那古典又堅實的修會聖寵上，加上了詩情和魅力。

靈魂接觸了各種不同的靈修以後，通常都能找到自己的道路。

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後，便應深入研究該派的靈修，並盡量熟悉該派身為領袖人物的各位聖者。一旦找到了理想，便該集中靈魂的一切力量，並使這些力量發揮最大效能，產生最好結果。

靈魂之修成全德，與教會的益處息息相關。天主為聖化靈魂所準備的聖寵，靈魂要透過教會來獲得。靈魂在教會內各有其指定的崗位，靈魂在此崗位上為教會服務，才能對整體的利益作出最有效的貢獻。猶如身體的健康，全靠各器官的正常運行；同樣，教會要達到完善的境地，也要求每位忠實的信友在各自的崗位上，善盡其特定的職責。反之，若隨著自己興趣的波動，什麼都做，什麼都嘗試，則有害無益。專心致力於自己的聖召才是最有效的服務方法。

每人專心於一項聖召或一種靈修之後，同樣可以有特殊的使命和聖寵。天主的聖寵在同一光照下是多樣性的，天主聖神對人進行的細膩滋潤也各不相同，以致在同一環境、同一影響下，從沒有兩個靈魂相同，連一半相似的都找不到。因此，研究不同的靈修，找出自己的道路，並努力去遵循，這當然是必要的，但最後的動力還是天主聖神，是祂領導我們走耶穌基督這條道路來奔向天主。

㈣基督是教會的生命

耶穌基督是超性生命的源泉，這天主性的生命首先傾注在祂的神聖人性內，在祂的人性中達到完美和滿盈的境界，使祂的人性成為永遠湧流的聖寵源泉；祂也是完美的典範，因為祂的行為是制定倫理和靈修的準則。

基督的生命穿過歷史在教會中延續，其脈動以各種不同的運動表現出來。基督徒因聖洗聖事成為永生教會之子，但由於他在世的生命和所領受的使命，僅屬於某一時代的教會，因此，他有責任研

究基督在歷代教會中的生命，然後深入地在他的時代活出基督的生命，認識這生命的外在運作和內在感情、喜樂和考驗、需要和意向，並把這一切都融入他個人的生命之內。聖保祿宗徒說：「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32]。」宗徒的這句話，應該是基督在教會內所說的話。

閱讀有關時事的雜誌和書籍，可使身為教會之子的基督徒以基督的眼光來判斷世事，對其內修生活也大有裨益。我們可以回憶一下：可能是到美地納市集來做買賣的商人，把法國宗教戰爭的報導帶到西班牙來，也可能是方濟會神父被派往西印度傳教回來後，談及會士所歸化的民眾所受的精神痛苦，這些敘述給聖女大德蘭帶來了巨大的震撼。聖女自此更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教會之女」的聖召，點燃了炎炎的神火，並開拓了寬闊的視野。

來自基督的生命，在聖人身上最能取得勝利並展現出聖寵的富饒和威能。這生命在他們身上以最接近我們的人性方式活生生地顯示出來，在我們所看到的困難中得勝，詳盡地表明我們努力的方向；當然，它也彰顯出它向我們所保證的喜樂和勝利。聖人們的一生說明、充實並確切地詮釋了福音的教導和靈修的理論。只有在聖人的作為中，才能見到他在生活中所堅持各原則的價值，將其應用在具體的個案中，而形成他整體沉著穩健的作風，比如，聖十字若望對他周圍的人散佈溫柔的愛情，這柔情將他嚴正剛直的推理隱藏起來。又如，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其溫柔的微笑下，也隱藏了她剛強的毅力，這毅力從她在考驗中所表現出的堅忍和她對初學修女的嚴格，即可見一斑。

---

[32] 斐二 5。

常言道：「言教不如身教。」就是說，榜樣對人的推動力不是其他任何事可以比擬的。除了平靜愉快地閱讀聖人傳記所給予人修德的力量以外，他們的聖德還能帶給人超性的聖寵。聖女大德蘭曾敘述，閱讀聖思定的《懺悔錄》後，在她身上所發生的巨大影響[33]。

有關基督的詮釋、解說，不僅變化多端而且數量眾多。當然，這些書籍遠不足以取盡蘊藏基督內光明和智慧的全部寶藏。但是，藉著這些詮釋，靈魂可以逐步把基督的寶藏化為己有，尤其能進一步閱讀基督這本活書，效法祂的榜樣。在靈修生活發展的過程中，靈修閱讀所發揮的影響確實巨大無比，因此，必須懷著信德的精神，仔細恒心地閱讀。

[33]《自傳》，第九章，92頁。

第六章

分心和神枯

這種考驗對我是那麼痛苦，我想對妳們或許也會是如此；所以我現在要就這一點對妳們稍作談論[1]。

聖女大德蘭對於收心靜禱特別提出以下這一點：

「這種不用理智推理的進行方式有以下的特點：即靈魂會全神貫注其中，或者會完全迷失。我所謂的迷失，是指靈魂的分心走意[2]。」

最靈活的方法，最有條理的祈禱，最勤奮的閱讀，都避免不了在靜禱中會分心走意並感到神枯。聖女指出，由於人對重大考驗的無知，會使痛苦和危險性都大為增加。她特別針對這一點寫道：

「不幸的是，我們認為除了想念祢以外，就不需要有其他的學問了。我們甚至不會向學者請教，認為沒有這種必要。我們遭受一些強烈的考驗，就是由於我們對自己無知……，由無知便產生了苦惱，有許多專務靜禱的人深陷其中。他們心懷憂傷，喪失健康，終於放棄了一切[3]。」

---

1 〈第四住所〉，第一章，871頁。

2 《自傳》，第九章，90頁。

3 〈第四住所〉，第一章，868-869頁。

為了讓我們看清這個重要的課題，現在要研究分心和神枯的性質及其起因，以能對症下藥。

一、分心和神枯的性質

有人正確地指出：「『收心的』和『分心的』是兩個反義形容詞[4]。」收心是祈禱的條件。在祈禱中，通常分心和收心的意義正好相反。在祈禱時，收心是我們將官能活動集中於超性事物上，而分心則是某一官能或全部官能逃向別的活動，而破壞了收心。

有時，任何一種逃離收心的行為，不論來自一種官能或數種官能，不一定就造成分心。聖女大德蘭要我們作這方面的心理分析，以確定分心的性質。

聖女收斂不住自己的官能，覺得十分驚恐，就請教了一些學者。他們對聖女從自己的經驗中所得到的有關分心的啟迪加以確認，同時也肯定靈魂官能的活動是獨立的：

「有時，由於心神不能集中，我感到非常苦惱。就在四年多前，我憑自己的經驗理解到，原來思想（更清楚地說，就是

---

[4] 巴黎醫學院的教授，雷涅．拉瓦定博士（Dr. Laignel-Lavastine）有一篇論文：〈祈禱時的分心：生理和心理層面的探討〉（載於《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4 年 4 月，120-142 頁）。
我們推薦讀者閱讀這篇傑出的論文。作者是醫學學會的會員，是一位卓越的教授。他熱衷於專門為靈修生活服務，為了幫助我們克服祈禱時的分心，把各種心理和生理的深刻分析所獲得的成果，作了一個總結。

想像力）與理智不是同一回事。我請教過一位學者，他說確是如此。這一回答使我大為寬慰[5]。」

使聖女大德蘭感到寬慰的真相，就是：靈魂的各官能有其獨立的活動，其中某些官能可以分別奔馳於收心之外，但卻不會破壞收心。

那麼，是哪些官能的奔馳僅有礙於收心，卻不能製造分心呢？

首先，人的內、外感官都可以接受或感覺到一些印象，卻不致破壞收心。比如說，我可以在鄉間一面散步，一面欣賞熟悉的景色，聆聽小鳥的歌聲，同時感到肉體的某些疼痛或靈魂的憂苦；但這時，我還能繼續默想一個與上述的感受和感覺毫不相關的福音題材。收心靜禱時不去理會感官的活動是常有的。聖女在寫《靈心城堡》時指出：

「在我寫這幾行時，就思索在我頭腦裡所發生的事，即我在開始時所提到的頭腦裡的響聲，這聲音使我幾乎不能從事交代下來的工作，我彷彿聽到萬河奔騰，百鳥齊鳴，還有口哨聲；我並不是在耳中聽到這些響聲，而是在頭腦的上方聽到的……。然而，不管多麼惱人，都不能阻止我專心靜禱，也不能妨礙我專注於現在要說的話[6]。」

想像力的活動雖與官能的活動緊密相關，但想像力也可能獨自天馬行空，而把靈魂留在超性的境界，任人靈沉浸其中。

---

[5] 〈第四住所〉，第一章，868頁。

[6] 同上，869-870頁。

我們再來聽聽聖女的話，她的經驗把這微妙的問題說得非常清楚。她寫道：

「一方面，我感到好像我靈魂的所有官能都專注於天主，收斂於天主之內；但另一方面，想像力卻處於完全的混亂中；面對這種情況，我真是驚呆了[7]。」

那麼，理智會處在什麼情況呢？理智就是「推論性的智力」，它與那能夠單純、直接地洞悉真相的「直覺性的智力」是有所區別的。

聖女大德蘭指出，在安寧性的靜禱中，意志被甜蜜地帶入其中，品嘗天主的神味；這時理智可能處於騷動之中：

「其他兩種官能（理智和記憶）來援助意志，使意志能享受這麼大的福份（安寧）。但有時，正當意志與天主結合時，卻受到這兩種官能的干擾……，這兩種官能來來去去，希望意志能分給它們一些喜慰[8]。」

我們到目前為止，所引用的這些聖女大德蘭的原文，都旨在證明靈魂的各個官能在行動時是獨立的，同時也描述了純靜觀的境況。在靜觀中，天主用祂的力量平息了一種或幾種官能的活動，卻讓其他官能繼續騷動。因此，在這個時候，各種官能的區別顯得格外清楚，而且也容易被人的經驗所察覺。

在靜觀中，更易察覺各種官能之間的區別；在靈修生活的每個

---

[7] 〈第四住所〉，第一章，868頁。

[8] 《自傳》，第十四章，138頁。

階段中，這種區別始終存在，其實這是一種持續性的心理現象。然而我們也應注意，由於天主直接干預各官能的活動，而產生了超性靜觀，而這種干預又明顯地改變了這個時期的收心定律。

在靜觀中，收心只需要意志被動地服膺天主甘美的掌握就行，即使所有其他官能都處在騷動中；然而，在靈魂掌握主動權的時期，要意志去專注於尚未經驗過的超性事實時，意志似乎必須運用智力去加以了解，不論是用推論性或直覺性的智力。

因此，當我們處於上述靈魂主動期時，注意力或收心會因智力的移轉而中斷。在這時期，較不易察覺的各種官能的獨自活動，也更不顯著。官能的感覺和想像力的放縱更容易打擾智力的活動，而妨礙收心。

所謂的故意分心，就是智力有意識地、並完全故意地把注意力偏離超性的對象，而去注意另一對象。所謂不故意的分心，就是動作的產生不是故意的，也不是完全意識到的，通常是由於智力受某種感受或圖像的影響而轉移對象。

在靜禱中，當分心已不是短暫的，而是由於智力無法專注於一個主題，且不停地變換對象，分心似乎已成了習慣，於是就形成了神枯。通常神枯還伴隨著憂愁苦悶、無能為力、缺乏熱情、官能妄動及神經緊張等。

分心是一種痛苦，神枯則使人陷於悲慘的境地；兩者對聖女大德蘭都是難以接受的考驗。她為了鼓勵我們，所以詳加描述。她在談論「灌溉花園的第一種方式」時說，多年來，自己用水桶汲水。這相當於靜禱的第一級。她經驗到「屢次把水桶放入井中，卻提出空桶」的勞累。她有時會對這工作

「舉不起手臂來，就是說，連一個好念頭也沒有……。所以，我認為能從這被祝福的井中終於汲上一滴水，都是天主的恩賜。我知道，這些痛苦是很折磨人的。我看比世上其他任何苦工都更需要勇氣[9]。」

此外，靜禱大師聖女大德蘭又吐露了另一種心聲，好使我們在無能為力的痛苦中感到安慰：

「這些就是在我力所能及時，所經常默想的真理。但是，好多年來，我心中更渴望的是，靜禱時間能快些結束，時鐘能快些敲響，而不是渴望其他真正有益的思想。我也經常感到即使忍受最嚴厲的苦工，也比收心作靜禱更為輕鬆……。當我進入祈禱室時，只有滿心憂傷，要超越它，我必須用盡我全部的勇氣，這勇氣可以說不小。其實，別人看到天主賜給我遠超過一般婦女的勇氣，儘管我沒有善加利用……[10]。」

人靈處於無能為力的境地，感到一種伴隨著官能空虛而來的厭煩，又感到自己徒勞無功，在靜禱的道路上，總是失敗，因此在靈修生活中也是一事無成。這一切造成了人靈的苦上加苦。專務靜禱的靈魂這時是多麼需要光照和力量啊！因此，告訴他神枯的原因和治療的方法，正是他最迫切需要的。

---

9 《自傳》，第十一章，109-110頁。

10 同上，第八章，84頁。

二、分心和神枯的起因

我們目前要探討的，不包括故意的分心和神枯的原因。故意的分心和神枯的原因，可能是在靜禱中疏於克服分心和神枯，或喜歡沉浸其中；也可能是在閱讀靈修書籍和準備靜禱時——這本當提供靜禱的食糧——的粗心大意；還可能是生活的放任以及經常不知克制五官等等。針對這些原因要對症下藥並不難，但若不努力改正，那就是咎由自取，自己要負起失敗的責任。

這裡所要探討的是另一些原因，它們並非直接來自人類的意志，要加以克服相當困難，甚至有時雖奮力抵抗，也只落得徒勞無功。

1. 超性真理本身的稟性

這是分心和神枯的首要原因。我們用來表達超性真理的信理用語，是人間最完美的表達方式。天主的真理超越人的概念，所以始終是奧祕。信理條文是藉著人類的概念以類比方式將天主的真理表達出來。

真理本身基本上是晦澀的。在現世，只能靠天主聖神的神恩，以「類似經驗」的方式顯示出來。在這第一階段，奧祕總是隱晦難解的。靜禱時，我們只憑愛和信去服膺這樣的真理。

人的智力服膺信理條文，深入其概念，並加以推論、讚賞和回味。對最美、最高的真理進行這種工作，本身就興味無窮。但是，智力的洞察力畢竟是有限的，很快地它便將它所能領會到的光照都汲盡了；而它再次找到的，仍是相同的教條和相同的認識，於是智

力便不再感到興致高昂了。

2. 靈魂官能的變化無常

這是分心和神枯的第二個原因。人的理智活動與感官是緊密相連的；理智活動與感覺官能都是不穩定且變化無常的。意志能夠使這些官能專注於某一對象，並維持一段時間，但是，只要意志的約束一停止或放鬆，這些官能立刻就獨立行動，順從外界感覺的吸引或記憶中印象的撩撥，隨著自己的傾向，開始從事一些似乎雜亂無章的活動。

要使這些官能順服於意志的行動，並習慣於收心時的靜默，就得有耐心並堅持地以收斂的克修功夫，來訓練它們。不過，要改變它們的本性卻是不可能的。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中，觀察到這一點，她說：

「當它（意志）表示自己願意收斂心神時，感官就立刻服從並回到靈魂深處，雖然它們還是會重新出來的，但感官能夠服從已經不錯了[11]。」

不論感官的淨化——使感官配合心靈，甚至聖女大德蘭以上所述的心靈深入的淨化，都不能使感官永久服從意志。

只有在耶穌基督的神聖人性以及童貞聖母身上，我們才能發現到，一方面他們的感覺官能已達到驚人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其生命的激流與熱情卻完全歸順於意志，其一切行動也完全受意志的管制。

---

[11]《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4頁。

我們的原始特恩，原來也可使人的本性處於和諧的情況之中：我們的低層次官能服從於高層次官能，而高層次官能則歸向天主。原罪剝奪了這一特恩，在我們身上產生了混亂。從此以後，我們身上的官能便桀驁不馴起來。在我們的本性中出現了雙重性，即軀體和精神的組合。這種雙重性使我們的內心感受到愈來愈強烈的痛苦，直到在死亡——原罪的最終後果——中，永久性地顯示出來。正如聖保祿所說的：「罪惡的報酬是死亡[12]。」

我們的本性因原罪而受傷，從此產生了官能間的混亂，使收斂心神倍感困難。聖女大德蘭對此歎息說：

「我不能忘記原祖父母的罪給我們造成的傷害。我覺得，是原罪使我們的官能無法完全享受這樣的洪福。我自己的罪對此也應負責任……。有時候，我身體不好也是一大原因[13]。」

3. 身心疾病

聖女在上文中指出，生病會減損靜禱的品質；除了生病，我們還可以加上病態的傾向或性情上的缺陷，這些都可能影響靜禱時的專注。

所有的心智活動都會受到身體舒適與否的影響，哪怕是輕微的不舒適，都能影響我們。勞心者都清楚地知道，即使身體沒有什麼明顯的病症，還是會感到在一天的某些時刻或時段無法完成某項特定的勞心工作，而必須按照此項工作所需要的心智品質，去安排其

---

[12] 羅六 23。

[13]《自傳》，第三十章，323 頁。

他合適的時間。

靜禱也是勞心的事，所要觀想的是非常崇高而又奧妙的真理。要想作得完美，必須在身心健康的情況下才能進行。

靜禱時，固然應該愛情多於思考，但是，人的感受力與身體的關係要比理智更密切，而它受到身體的變化的影響也更直接。因此，我們對聖女大德蘭的話也就不以為怪了。她寫道：

「（官能的）這種紊亂往往來自身體欠佳。我對這一點經驗豐富。這是我細心觀察到的，也是專務靈修的人對我肯定的事實。這就是我們身處現世的苦況。可憐的靈魂只是肉身的小小囚犯，分擔肉身的病弱。此外，氣候的變化，情緒的動蕩，雖不是靈魂的錯，卻經常阻止靈魂完成他所願做的事，也給他帶來各種痛苦[14]。」

聖女接著又指出，改變靜禱的時間或許能避免這些麻煩。在領導初度靈修生活者走靜禱之路的人中，再沒有像聖女那樣既務實、又慈母般地照顧別人了。

比這些暫時性的身體不適害處更大的，可能是病態的傾向，和性情上的缺陷。聖女大德蘭暗指憂鬱症和頭腦疲累能妨礙人收斂心神[15]。有些人精神脆弱，遇到一點點刺激就會昏厥，聖女就謹慎地免除這些人作靜禱。

聖女大德蘭也許會感到高興，因為現代精神病學已透徹研究了這些體質上的缺陷，說明它們在靈修生活的發展上所能造成的深遠

---

[14]《自傳》，第十一章，113-114 頁。

[15]《全德之路》，第二十六章，705-706 頁。

影響[16]。

臨床的病例似乎僅限於醫學範圍，但是和它們相關的病例卻很多。可以說，每個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某種病態傾向[17]。這些傾向在人的一般生活中並不太明顯，但在靜禱時，就會顯露其力量。那時，憂鬱者會不停地自我譴責；多疑者會被各種疑惑纏擾不休；想像力豐富者會制止不住自己胡思亂想；焦躁者的官能會不停地活動。總之，各有各的收心困難[18]。

4. 魔鬼

聖女說：「如果理智的分心走意和所受的擾亂過分激烈……，那就是魔鬼在作怪。」

聖女有很多次在這方面受到魔鬼的作弄。她說：

「尤其在聖週內，魔鬼試探我特別厲害……，有時突然用一些無聊的事情來攻擊我的理智。這些事情如果出現在其他場合中，我會啞然失笑。牠任意擾亂我的理智。我的靈魂已作不了主，而被束縛住了，只能想魔鬼所呈現的虛妄之事，也可以

[16] 參閱前文已提及的雷涅·拉瓦定博士的文章，載於《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4年4月。

[17] 在我們觀察的相關病案中，這些傾向並不會扭曲人的個性，也不致破壞人生的善行。重要的是，假如人靈不能除去這些毛病，至少要能控制它們。要阻止不良傾向產生後果，最佳的補救辦法是超性的服從精神。

[18] 用淨化的方法最終能消除這些不良傾向，或至少能使它們大為減輕；但開始時，會使它們高度緊張，這樣就出現了宗教心理學上的一個微妙問題。

說是無用之事……。有時，我感到魔鬼在玩弄我，把我的靈魂當皮球來玩弄，而我的靈魂竟逃不出牠的魔掌[19]。」

聖女特別指出的是焦慮不安，這是魔鬼臨在的標記，並且會擾亂靜禱：

「除了感受到嚴重的神枯以外，靈魂還覺得焦慮不安……，又找不出原因何在。靈魂彷彿在抗拒，心情紛亂又焦躁不安，卻不知道是為了什麼……。我懷疑，這種焦慮不安是由於自己的心靈感覺到另一種精神體所引起的[20]。」

唯有已得到淨化的心靈才能感覺到不潔的精神體——魔鬼——的臨在。看來魔鬼的這種暴力行動是很少的，只有在對付牠所懼怕的強壯靈魂時才會應用。但這種描述對我們還是有益的，因為給我們指出了魔鬼慣用的伎倆和行動的特徵。

當人在初行靜禱神工時，尚處於相對的弱勢。魔鬼利用牠的能力和人的弱勢，盡可能製造神枯和分心，來阻止人歸向天主，這完全是正常現象。魔鬼對初修者肯定會有所行動，儘管對付他們的手段，要比對付聖女大德蘭的輕微，但可能更有效。

5. 出於天主的許可

一切自然的和超自然的行動都由天主上智所安排，並加以運用，以使愛祂的人得以受益。超性的神光和聖寵是基督的苦難和聖

---

[19]《自傳》，第三十章，318頁。

[20]同上，第二十五章，258-259頁。

死所結出的果實，除非人先分擔耶穌救世的苦難和死亡，否則這些果實便不會深入人靈。

這些苦難帶來光明，使人認識自己，並建立起真正的謙遜：

「毫無疑問，尊威的天主是為了我們的益處，才引領我們走上這條道路。我們必須認清自己的卑微，因為以後要加給我們的聖寵既屬於這樣崇高的範疇，那麼天主自然要使我們經驗到自己處於貧乏的深淵，免得我們陷入路濟弗爾的罪惡[21]。」

痛苦是識別勇士的試金石，聖女說：

「我確實相信，上主經常給開始走靜禱道路者，有時也給那些快走到盡頭者，送來這些折磨和其他許多誘惑，以考驗那些愛祂的人。祂要在賞賜他們巨大的寶藏之前，知道他們能否飲祂的苦爵，並幫助祂背十字架[22]。」

聖女的這些話告訴我們，天主的計畫是聰穎睿智地管理和利用一切行動，甚至包括人的隨意和敵意行動，來聖化祂的特選者。

在神枯中，即使是在初度靈修生活者的神枯中，似乎經常會有斷斷續續的神光，就是這神光造成了靜觀者的神枯。

被提升到完美靜觀中的人，「不能再像從前那樣思考基督的苦難和祂一生的奧蹟了[23]。」因此我們似乎可以肯定，聖女理智的無力感，是來自她先前所領受的與主結合的聖寵。聖女長時間在靜禱

---

[21]《自傳》，第十一章，110-111頁。

[22]同上，110頁。

[23]〈第六住所〉，第七章，987頁。

中感到神枯，又有謙遜和憂苦之情壓抑著她，這種情況一定是受到天主強烈的神光所照耀，目的是要使她的感官適應於精神領域，並且準備她的心靈去接受奇異的恩寵。

對於開始度靜禱生活者所遇到的一切神枯，我們當然不能斷定都是屬於上述情況。但若說靜觀者的神枯可能時斷時續地發生在大部分虔誠者的身上，甚至出現於他們靜禱之路的初期，這種說法應該不是太過分的。

三、治療

聖女大德蘭特別對那些有意堅持收心、閱讀聖書和勤作靜禱的人，提出治療神枯的方法。聖女所要教導的，是如何克服不故意的分心和神枯。

㈠謹慎

我們檢視了各種分心的原因後，知道其中大部分都是我們自己無法駕馭的，即使用盡力氣也是徒然。這些原因包括：我們的官能在超性的真理前顯得無能為力、官能本身的不穩定性、身體的疾病或受魔鬼的干擾等等，要想努力克服這些原因，是徒勞無功的，同時也可能是一種驕傲的表現。認清了這一點，也就明白該如何克服分心以及如何謹慎從事。唯有謹慎才能克服這些障礙。我們且聽聽明智的大師聖女大德蘭的言論：

「他們剛感到分心時，就知道這並非由於自己的過失。但願他們不要因此而焦慮不安，這樣會使事情更糟。但願他們不

再勞神去用理智推論，這時是辦不到的。他們只能盡力祈禱，或者乾脆不祈禱。既然他們的靈魂生病了，就得設法讓靈魂休息，去從事其他善事[24]。」

她又詳加解釋說：

「這時，愈想強迫靈魂，便愈會加重靈魂處境的嚴重性，也更延長這困難的處境。所以人在因身體不適而苦惱的時候，應該明智地承認，不要因而窒息了靈魂。這些人應該察覺到自己有病。他們要改變靜禱的時間，而且往往在連續好幾天內不得不如此改變。他們只有盡力忍受這充軍之苦。一個靈魂熱愛天主，卻又見到自己寓居於如此可憐的肉身中，陷於這樣的病痛中，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這真是一個難以忍受的十字架[25]。」

聖女又總結她的勸告說：

「這時，靈魂要為了愛天主而服侍肉身，好使肉身在其他多種情況下服侍自己。我們可以按照聽告解神師的勸告，藉真正聖善的交談散散心，或到鄉間去呼吸新鮮空氣，使精神放鬆。在這一切事上，經驗給我們的幫助不小，使我們認識什麼對我們更合適。反正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能侍奉天主[26]。」

我們用了以上這麼多引文，目的不在於收集明確的行動方法，因為每人的具體情況都不相同；而是要強調在聖女大德蘭的教導

---

[24]《全德之路》，第二十六章，706頁。

[25]《自傳》，第十一章，114頁。

[26]同上，114頁。

中，主要著重於學習該以怎樣的精神去克服分心。我們可以看出，有時要治療某些不能作靜禱的毛病，不但要在努力中保持謹慎，更要放鬆心情，並接受經驗豐富者的照顧與指導。而在某些案例中，還需要有神師和醫生的合作，這樣才能有利於身體的健康和靈修的進步。

㈡恆心

謹慎不是為了助長懶惰，而是有助於堅持到底。聖女大德蘭說：「現在最重要的是恆心[27]。」聖女不厭其煩地這樣重複告誡我們。她的座右銘是：「萬物正在消逝，耐心可獲一切。」那麼，對靜禱來說，不是更需要耐心嗎？

聖女自己也是由於恆心堅持，才獲得超性神益的。她寫道：「除非我病得太厲害，或者太忙，我很少不在一天中花很多時間靜禱[28]。」

她一生中最大的誘惑就是曾經在一年多內，以為不靜禱就是更謙遜，因而一直沒有靜禱[29]。

不但在靜禱中需要有恆心，而且在那與靜禱相隨的收心上也需要有恆心。白天應該約束五官，避免那些使人分心的輕浮瑣事，還該儘量多誦念熱心短句，抒發信望愛三德，以能盡快回到吾主身邊。

在分心時，尤其在神枯時堅持靜禱，能使人心靈明澈，因為從

---

[27]〈第二住所〉，第一章，837頁。

[28]《自傳》，第八章，80頁。

[29]同上，第七章，70頁。

中能顯示出人靈固有的弱點以及分心的明確原因。我們可以看到自己習慣性地喜愛什麼，厭惡什麼，是什麼感受還在擾亂我們，什麼感覺還在糾纏我們，而又是什麼回憶阻止我們收心。我們可以從中發現明確的重點，然後對此重點痛下收心的克修工夫；這比任何仔仔細細的省察更有效。

即使靈魂是有罪的，聖女大德蘭向我們保證，只要堅持不懈，天主一定會垂憐的：

「我的造物主啊！惡人雖不相稱於祢的身分，但祢會把他們變好。儘管他們的心靈和我過去一樣，離祢很遠，為了許多掛慮和無聊的思想而煩躁不安，但只要他們肯讓祢每天接近他們兩個小時，也就夠了。只要我們努力堅持作祢的好夥伴，那麼為了酬報我們的努力，祢連我們起初的、甚至以後無力多做的努力，也都顧惜[30]。」

總之，唯有恆心堅持，才能確保在靜禱中獲得成功。

㈢謙遜

與恆心相伴的，還要有堅忍和信賴的謙遜精神：

「一個人在長久汲水以後，卻只對汲水感到枯燥、無味、厭倦和極端反感，那麼他該怎麼辦呢？如果他不認為自己是在取悅花園的主人，是在為祂服務；如果他不在乎失去他所獲得的功勞，也不在乎如此艱苦地工作——不斷降下水桶，但只提回

[30]《自傳》，第八章，83頁。

空桶，卻得不到所期待的報酬；那麼，他就會放棄一切了。……但是，我再重複一句，園丁該怎麼辦呢？他應該感到高興，感到安慰，他應認為在如此崇高主人的園內工作，本身就是極大的榮幸。他其實應該知道，他這樣做一定會討天主歡喜。他的目的不是要滿足自己，而是要滿足主人。天主信任他，讓他在園內工作，他應向天主表達最熱烈的謝意……。他還要幫助吾主背十字架，並默想祂如何在痛苦中度過了一生；他不在現世尋求自己的王國，也總不放棄靜禱；即使這神枯將持續一生，他還是決心不讓基督在十字架的重擔下跌倒。終有一天，他侍奉天主的一切事工都會得到賞報[31]。」

這種滿懷愛情又堅忍的謙遜，本身已經是神枯的效果了。因為天主上智的計畫原來就允許有神枯，並利用它們來聖化祂的被選者，因此神枯使人靈參與天主的計畫，並為人靈迅速爭取到天主的最大恩寵：

「這一切事工都有其價值……。而且，我早就親眼目睹，就在今生，天主就要大量地給予賞報。就算吾主讓我的靈魂享有祂一個小時，也就足以豐富地賞報我在堅持靜禱中所忍受的一切憂苦了[32]。」

耶穌以謙遜與愛的忍耐獲得勝利。那麼，靈魂在與天主結合的道路上，若要克服內、外障礙，也該用同樣的精神。

---

[31]《自傳》，第十一章，109-110頁。

[32]同上，110頁。

聖女大德蘭在《靈心城堡》中，對這一道理作一總結：

「這種考驗使我非常痛苦，我想對妳們來說，恐怕也是一樣。因此，我經常對妳們談起此事，希望也許有一天會使妳們明白考驗是避免不了的。妳們不要為此而慌亂，也不要難過。讓磨粉機的加料斗閥板運轉起來吧！要使我們的意志和理智勤奮不懈，才能學會磨出我們的麵粉來。

這些煩亂，隨著健康和環境的變化，時重時輕。可憐的靈魂儘管本身沒有任何過失，還是得屈服……。我們所閱讀的聖書，別人對我們提出的勸告，都教我們不必重視這些令人厭煩的念頭，但由於我們欠缺知識，因而都不足以收到應有的效果。因此，我覺得向妳們更詳細地解釋，並在這方面安慰妳們，不是在浪費時間。然而，如果吾主不賞給我們祂的神光，這些解釋的用處也很有限。但是，我們應該——這也是主的聖意——採取方法來達成這目標，並認識自己，而不要把那些因想像力的弱點、本性或魔鬼所造成的過錯，歸咎到我們靈魂身上[33]。」

[33]〈第四住所〉，第一章，871-872頁。

第七章

靈性友誼

靈魂獨自處在這麼多的危險中，是多麼不幸[1]。

從聖女大德蘭筆下所發出的這溫柔呼聲，真使我們感到驚喜。她的願望崇高又熱烈，她要求人徹底歸向天主，她驅策人始終不懈地努力，這一切有時會使我們覺得害怕。但是在這位要求嚴格的導師身上，我們竟發現她慈母般的心腸！她待人慈祥，善於諒解別人；她認識我們人性的軟弱，而且深切關懷、同情我們。

我們的靈魂非常軟弱，尤其在靈修生活初期更是無力。為了獲得天主，人離開了家庭和自己的社會圈子，起初幾天的稱心安慰及諸事順利，不久就被靜禱中的神枯和修德的困難所取代。那麼，人靈在孤獨中如何保持忠信呢？日後，當天主用聖女大德蘭所稱的特殊性援助來支援她時，人靈也許能忍受孤獨。但在這之前，同伴和近人的幫助，對她而言肯定是需要的。

再說，天主造人，不是要人獨處。《創世紀》說，天主造了第一個人，看到人獨自一個，認為不好，於是決定創造一個與他相似的助手[2]。因此，人的本性就包含這樣的定律和需要：人需要助手，需要與自己的同類組成一個社會。孤獨不但對心靈是痛苦的，還使

---

[1] 《自傳》，第七章，76頁。

[2] 創二18。

人的能力無從發揮，而趨於貧乏。與人合作是人格發展的必要條件，更是那使人得以延續及增值的創造性活動能產生效果的必要因素。

聖女大德蘭更強調婦女特有的弱點，她真切感到需要男性的協助，好使她的不足得到補充與支援。

天主把人性方面的定律和要求，擴展到超性方面，而祂自己也加以遵從。為了實現祂和人類建立關係的奧蹟，祂選擇了童貞瑪利亞為合作者，立她為母親，使之參與祂慈父的靈性工程。無論在本性生命或超性生命的發展中，都少不了合作的定律，因此天主要加給我們聖寵，也需要人的合作。我們的聖化工作，並非僅靠個人的努力，還要求與別人合作，才能取得成果。一般而言，初度靈修生活者由於遇到的困難較多，所以這種需求也更強烈；而他們的必要幫助，就是靈性的友誼和神師的指導。

聖女大德蘭以她的經驗和著作，為靈性友誼及神師這兩個重要問題指出了道路。這位性格熱烈、帶動許多人靈、並且大膽創會的女性，在其一生中，卻不斷尋求別人的支援和幫助。讓我們首先來看她有關靈性友誼的指導。

一、聖女大德蘭一生中的友誼

友誼是感情的交流。聖女大德蘭在這方面具有天賦才能。她外表美麗端莊，內心也極為聰慧熱情，令人難忘。她渾身洋溢著活力。她活潑、聰明、風趣、細膩、可愛又愛人。別人很容易贏得她的心，而她也不自覺地就征服了別人，與人建立起友情。友誼對她既可能成為一種巨大的助力，也可能成為一種危險。事實上兩者是

兼而有之。天主的聖寵尤其將之作為她靈修前進的一種動力。

聖女大德蘭在少女時，母親即逝世。從此，她就可以滿足她閱讀的欲望了。她看的是騎士小說：

「當時我背著父親，日裡夜裡，花了許多時間在這無用的事上，竟然不覺得有什麼不好[3]。」

小說中的英雄成了她的楷模和朋友。在這些人物所創造的氣氛中，聖女的感覺官能覺醒、振奮了起來，走向俗世生活：

「我開始戴首飾，希望以裝扮自己來討人喜歡；也非常注意雙手和頭髮的保養與修飾。我使用香水和一切可能取得的奢侈品。我用的東西很多，因為我當時對穿戴非常講究[4]。」

當然，她沒有絲毫惡意，而且也不願「成為別人得罪天主的機會[5]。」

有好幾個堂表兄弟經常到家裡來。他們都很喜歡她，「我們總是在一起玩……，我知道說什麼會討他們歡心[6]。」

她有一位姊姊瑪莉亞，年齡比她大很多，端莊、德行好。聖女大德蘭很欣賞她，但她們並不很親熱。

她倒是很喜歡另一位親戚。

「她經常到家裡來。她為人輕佻……，我喜歡和她聊天。

---

3 《自傳》，第二章，23頁。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凡是合我胃口的消遣活動，她都支持我，還鼓勵我參加，並把自己的交往和自誇的事都告訴我……。

此外，對於做那些我認為不對的事，家中的女僕們是我最好的幫手，如果她們中有人給我不錯的建議，我可能也會順從。然而，她們都被利益蒙住了眼睛，猶如我被偏情蒙住了心一樣[7]。」

這種情況會有什麼結果呢？當然，在這些交往關係中絕沒有不名譽的事，不過它們在大德蘭的周圍營造出一種氣氛，並且會帶領她走上「光明正大的婚姻」[8]之路。

大德蘭的父親見到女兒與這位親戚交往，很是擔心，他指責大德蘭，並設法「取消這位親戚出入我們家的一切機會[9]。」

由於無法辦到，大德蘭的父親於是採取了斷然措施。他把女兒送進思定隱修院所辦的學校。這所學校正是培養大德蘭這種身分女孩子的處所。大德蘭在世俗氣氛中的生活僅有三個月[10]。

在這間寄宿學校裡，她回憶說：

「我開始重新恢復我童年的聖善習慣。我理解到，天主把我們放在善人的圈子裡，這真是莫大的恩寵[11]。」

環境一變，少女德蘭的心態也改變了。

在一位充滿愛心的女教師的影響下，大德蘭的轉變徹底完成，

---

[7] 《自傳》，第二章，24-26頁。

[8] 同上，28頁。

[9] 同上，25頁。

[10] 同上，26-27頁。

[11] 同上，28頁。

並被領到修會生活的遠景前。女教師是一位「非常明智又聖善」的修女，她「睡在寄宿生的宿舍裡」，名叫布里塞鈕（Marie de Briceño）。

「她告訴我說，她自己決定進修會，就是因為讀了福音上的這句話：被召者多，而被選者少。她又談到人若為了愛主而輕視世間的一切財物，上主為他準備的將是何等大的賞報。身邊有這麼一位聖善的人，立刻就把我的那些從惡友處沾染的習氣掃除了。渴求永福的心願在我的靈魂內覺醒了，過去對隱修院生活的深深厭惡也逐漸減少了[12]。」

聖女大德蘭離開寄宿學校時，已經有了轉變，而且「對修會生活更多了一分嚮往」。但是，由於她發現該隱修院有些困難，就不想加入這個修會。另一位女友吸引她到別處去：

「在另一座隱修院中，我有一位好友。因此，我若修道的話，就會因為她的緣故進她所在的隱修院了[13]。」

這位密友名叫若納．蘇亞蘭（Jeanne Suarez），是加爾默羅會降孕隱修院的修女。

大德蘭有一位兄長名叫安道（Antoine），在和安道一起經仔細考慮後，大德蘭作出了最後的決定：

「我們於是決定，找一天大清早，到我最喜愛的好友所在

[12]《自傳》，第三章，29頁。
[13]同上，30頁。

的隱修院去。在作最後決定的時候，我心裡其實早已有了定見，只要我認為能更好地侍奉天主，去哪座隱修院都可以[14]。」

因此，這份友誼只是在確定選擇哪一座隱修院時提供了方向。

在《自傳》的下一章，聖女大德蘭敘述有關她友誼的另一種經驗。這事給她帶來了很大的痛苦，但也由此獲得了教訓。她發願後不久，由於生病，不得不到她姊姊家裡去，在伯塞達（Becedas）接受治療。她寫道：

「在我養病的地方，有一位神職人員，他出身顯貴，又聰明過人……。我開始向他辦告解……。他對我很關懷……，關懷本身不是壞事，但是太過分，這樣繼續下去，就不好了……。由於他對我極為友好，所以向我披露他靈魂的可悲處境。將近七年來，他處於非常危險的境地。他和當地一位婦女有了愛情和罪惡的來往，儘管如此，他仍在舉行聖祭。事情已經公開，他的尊榮和名譽已喪失殆盡，但沒有一個人敢指責他。我很同情他，因為我對他也有好感[15]。」

聖女為了拯救他，就對他更好。但她在敘述這事時，卻自責不夠明智謹慎：「如果我的動機是好的，但我的行為卻不正確[16]。」結果還算幸運，她高興地看到這不幸的人作了補贖，在聖女第一次和他見面正好一年後去世。

---

[14]《自傳》，第四章，34頁。安道要進道明會修道。但在此以前，他先要陪妹妹進降孕隱修院。

[15]同上，第五章，44-46頁。

[16]同上，48頁。

聖女在降孕隱修院生活了將近三十年。在此期間，雖說隱修院的禁區不算太嚴，她卻從未犯過嚴重的過錯。不過，她還是這樣寫道：

「我漸漸投入世俗的交談中。我這樣做，原是依照慣例，當時我並不認為這種談話會對我的靈魂有害，會引起我分心走意。直到以後，我才完全明白[17]。」

尤其是她特別喜愛的一位女友，這人妨礙了她專心致志地度內修生活。吾主耶穌親自顯現給她，滿面怒容責斥她，不該作如此冗長的談話。另一次，一隻碩大的癩蛤蟆從會客室裡爬過，這在她的心理激起了很大的震撼。天主不願大德蘭再保持這種世俗的友誼。

此外，聖女也培育了更純潔和更有益的友誼，她結識了

「一位聖善的紳士……，此人已婚，但他的生活可以為人師表，具有很深的德行……。他曾造福許多靈魂……。這位高貴又聖善的人……可能是我靈魂得救的第一個工具[18]。」

這位紳士名方濟．薩賽道（François de Salcédo）。聖女大德蘭經他介紹，才得以認識神師神父達沙。達沙神父是「本城（亞味拉）一位博學的神職人員。天主已把他的德行和聖善顯示給眾人[19]。」後來，聖女又經薩賽道的介紹，見到聖方濟．博日亞（François de Borgia）。耶穌會士巴達箚．阿爾華萊茲當時是聖女的神師，

---

[17]《自傳》，第七章，66-67頁。

[18]同上，第二十三章，236頁。

[19]同上，236頁。

他發現她還保留一些朋友，足以妨礙她靈修的前進。如何使聖女下定決心斷絕這種友誼呢？聖女心想友誼既不冒犯天主，而且「我似乎認為與他們斷絕來往，就是忘恩負義」。於是雙方展開了辯論。阿爾華萊茲神父在這方面顯然不是她的對手。且聽聖女的話：

「……我對聽告解神師說：既然我沒有冒犯天主，為什麼我必須無情無義呢？他勸我在這幾天內把這事託付給天主，並念〈伏求聖神降臨誦〉，求天主光照我如何把這事做得更好。一天，我作了長時間的靜禱，並懇求吾主幫助我在一切事情上都要使祂喜歡，然後我開始念這經文。在誦念的時候，我突然出神了，可以說是天主使我神魂超拔了。這件事如此明確，我根本無法加以懷疑。這是吾主第一次賜給我神魂超拔的恩寵。我聽到以下這幾句話：『今後我再也不願意妳與人交談，只願妳與天使交談。』……這些話完完全全應驗了。從此以後，除非我看見的是愛天主並努力侍奉天主的人，否則我不會對任何人產生感情、興趣或特殊的愛情。我已經作不到了[20]。」

聖女大德蘭的心已經淨化，從此只能培育純靈性的友誼了。這種變化即將使她擁有靈性的母性，而培育靈修子女。不過，在聖女大德蘭的生活中，友誼還是保持著重要的地位。

降孕隱修院有一羣朋友，就是從這些朋友中醞釀出在亞味拉建立聖若瑟隱修院的想法；其中有瑪麗．奧康珀（Marie de Ocampo）（後來成為瑪麗．巴弟思德姆姆 Mère Marie-Baptiste）以及姚瑪．鄔洛亞（Yomar de Ulloa）夫人等。鄔洛亞夫人在建院時處理許多難

[20]《自傳》，第二十四章，249-250 頁。

辦的事。在聖若瑟隱修院的小小團體中，聖女大德蘭對於私交，不論性質多麼聖善，都不允許。

在闡明了大德蘭關於友誼的論點後，我們可以明白這種行為準則並不毀滅人的情感。靈性的愛在大德蘭慈母般的心中洋溢，比已往任何時候都更熱烈、更強勁。這愛情向人靈傾注，一旦發現人靈具有天賦，可以為天主的國工作，便熱烈地愛他們，希望他們能完全歸屬天主。

關於托雷篤神父，聖女大德蘭就是以這樣的心態寫道：

「我始終認為他天資很高，但我後來更欣賞他的才華和天主所賜的卓越恩寵，如果他完全獻身於侍奉天主的話，便能有極大的進步。多少年來，我都持著這種想法。一遇到我非常喜歡的人，我就立即希望他的靈魂完全屬於天主……

記得我曾經痛哭流涕，首先哀求上主把這靈魂完全掌握住，使他侍奉天主。我固然知道這靈魂是有德行的，但我認為還不夠，我願他修成全德。接著我又這樣祈禱：主，祢不會拒絕給我這恩寵吧！祢看，他的確是一個好人，可以作我們的朋友[21]。」

基督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她以愛情來照顧他們。這些人除了托雷篤神父以外，尚有巴聶茲神父，瑪立雅諾神父（Mariano），古嵐清神父，以及其他許多人。

她對屬下的修女都懷著慈母心腸，但在其中，她發現有幾位修女更為天主所愛，也更能侍奉祂。其中有瑪麗．薩拉紮（Marie de Salazar），她是塞爾達（Cerda）公爵夫人的親戚，後來成了塞維亞

[21]《自傳》，第三十四章，375-376頁。

的院長，會名為聖若瑟・瑪利亞。聖女對她非常慈愛，給她寫了許多信件，流傳至今，信中處處表露出聖女的關懷之情。尤其是可敬耶穌・亞納修女，她可以說是聖女的喜樂和榮耀。亞納・聖祿茂修女是聖女出門旅行的同伴、祕書、密友，也經常作她的參謀。耶穌・亞納和亞納・聖祿茂是人們經常提及的兩位修女，聖女對她們的寵愛也始終如一。她們中的一位天賦優渥，富有超性恩寵，而另一位則靈魂誠樸，深受天主的眷顧。兩人都非常敬愛聖女。前者繼承了聖女重整加爾默羅會的精神，後者則聽到聖女最後的心跳聲。因此在我們的心目中，她們都是聖女大德蘭改革運動中的重要人物。

對天主特選的這些人物，聖女大德蘭付出純潔而豐厚的愛情；但是，她也願意得到回報。她寫信給聖若瑟・瑪利亞修女說：

「如果妳們很愛我，我向妳們保證，我也會回報妳們，而且我喜歡妳們把這希望說出來。啊，我們的天性喜歡接受人的還報，這一點也不假。既然吾主對我們有同樣的要求，那麼這樣做也不是壞事[22]。」

聖女大德蘭的靈修生活達到了轉化性結合的高峰，但即使在這崇高的境界，她仍舊保持著對某些人的特殊情感，還舉出耶穌的榜樣，來為自己辯護。

[22]《書信集》，第四卷，181頁，1581年11月8日，於亞味拉。

二、聖女大德蘭論友誼

㈠友誼的重要性

從聖女大德蘭的一生中，可以看到友誼每每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聖女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受到朋友的啟發，或至少受到他們的有效支持。這位加爾默羅會的重整者是非常堅強的，但是一個比較缺少活力，又因自身的柔弱，容易受外界影響的靈魂，相比之下，通常又會如何呢？

天主分施恩寵，其實總是按照我們本身的條件施恩，這是一項普遍的規律。天主為了把自己天主性的生命帶給我們，親自降生成人。祂建立了聖事，聖事就是有形的標記，就是聖寵生命的管道。天主也經常利用外界的事件，尤其是人的自由行動，來傳佈祂的光，作為祂聖寵的真正媒介。

聖保祿宗徒說：「信仰是出於報道[23]。」我們可以引申為：五官之於超性生命，猶如樹根之於枝葉。就是說，養分是經由五官到達靈魂的。我們可以因此領悟到這事實：要超性生命能夠成長，人所處的環境與氣氛，對於在其中活動的五官都有作用，尤其是友誼，能給五官深刻而持久的影響。

在普通情況下，初度靈修生活者對友誼所給人的影響自然會有更敏銳的感覺。聖女大德蘭特別指出，友誼對她是多麼有益：

---

[23] 羅十 17。

「我奉勸那些作靜禱的人，尤其是在開始學習靜禱的時候，要設法和那些像他們一樣專務靜禱的人交朋友，並且多多來往。這是很重要的一點，哪怕僅是獲得彼此代禱的利益也是好的。何況，還有許多其他的好處呢！在世俗中，尚且有人找別人談話，追求一些不太完善的愛情，結交朋友，想一起品嘗休閒的樂趣，增加談笑風生的喜悅。那麼，一個已經決心敬愛天主並侍奉祂的人，為什麼不能與別人談談自己的喜樂和困難呢？我看這是無妨的，因為他們雙方在靜禱中一定都經歷過許多苦與樂……。我的意見是：只要在談話中意向正直，那麼這件事對他和對聽他談話的人都有很大的益處。他本人因此而獲得更清楚的光照，而且在不知不覺中也教導了朋友。若從這些談話中會生出虛榮之心，那麼，當他虔誠地望彌撒或作其他神業——這些神業是他作為教友不得不做的，而且不可能因害怕虛榮而放棄不做，在被人看見時，也會引起虛榮心的。

對那些在德行上尚未堅定的靈魂來說，這一點極其重要；我再三強調也不為過。因為這些靈魂尚有許多敵人，甚至連友人也來引誘他們為惡……。今日，在侍奉天主方面，人們投注的幹勁太少了，因此那些對天主忠誠的人必須彼此支援……。人若投身於世俗的虛妄和快樂，別人會認為極其自然合理，幾乎不會引人注意。然而，如果一個人獻身於天主的話，他立刻就會聽到許多閒話，這就需要找一個好同伴來共同抵抗外界，直到他堅強得足以不怕受苦為止，否則他會感到自己陷入最大的困境之中……。再說，不信靠自己，而相信天主利用我們的知己來幫助我們，這也是一種謙遜。而且，在互相來往中，愛德也隨之增加。最後，還有許許多多其他的好處。我若不是有

長久的經驗，認清了這種作法的重要性的話，我是不敢這樣說的[24]。」

㈡選擇朋友

既然友誼能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我們在培養友誼的時候，先該謹慎地選擇朋友。

我們有必要區分各種友誼。

耶穌基督在世時有朋友，祂把天國的奧祕和祂內心生活的奧祕告訴宗徒們。宗徒之中有三位是耶穌最喜愛的，他們成為祂顯聖容和山園祈禱的見證人。耶穌在耶路撒冷與猶太人作艱苦奮鬥的最後幾個星期，在傍晚時分，祂總要到伯達尼去休息，在那裡拉匝祿、曼德和瑪麗對祂的敬愛之情，使祂感到溫暖。耶穌同我們一樣是人，祂培養人間的友誼，是為了聖化我們的友情。

對耶穌來說，慈悲的柔情從祂聖心中湧流出來，祂對人的友情完全出於祂仁慈的自由選擇。對聖人來說，友誼一方面出於天主的聖愛，這愛以對人友愛的方式表達出來，另一方面則來自那存在修德的勇氣下而對自身軟弱的深切感受。至於我們，產生友誼的原因往往是由於我們需要別人的支援，需要彼此傾訴衷情，同時也出於我們的親近心。

我們因此可以發現，友誼的品質是由友誼所產生的行動以及行動中有多少愛的動力而定。

聖女大德蘭深諳愛之藝術，也善於深刻地分析人的情感，所以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友誼。鼓舞友誼的既然是愛情，所以應該先分析

---

[24]《自傳》，第七章，76-78頁。

愛情的品質，然後再來分辨並評估友誼。在實踐的過程中，聖女在《全德之路》中所給予的教導具有無比的價值。

首先要知道，愛情是一切生命和一切存有的動力法則。天主把這法則置於一切受造物中，以調整它們的步伐，使之以趨向祂為它們所預定的目標。不過，祂也使這法則配合每一存有的本性。星辰在空中運轉，服從的是萬有引力的定律。各物體間的相互吸引力，服從的是物質間的相互吸引力。而本能則是同一愛情法則的另一種形式。

對人來說，我們可以找到愛情法則的三種形式；在受過洗禮的基督徒身上，這三種形式配合著三種生命。感性之愛屬於肉身生命，理性之愛屬於靈魂，而超性之愛則是聖寵生命必不可少的。每一種愛情都該把它所屬的生命引向完善的發展。這三種愛情都來自天主，因此，本身都是好的。我們不應把它們分開來單獨觀察，不可咒罵或摧毀其中任何一種。

以上的區分只是邏輯上的分別，在我們生命內所呈現的三種愛情並不分離，而是以不同的比率結合在一起的。在實際評斷時，應考慮到每一種愛情在每個人的本性中所占的比例，要著眼於它們結合後在生活中的綜合表現。這綜合體的內在動力、實際行動及努力方向，才是我們評估此人的超性目標及其個人聖召的要點。我們要根據它們結合後所發出的生命力和所趨向的人生目的，來判定它們的道德和靈修價值。

聖女大德蘭就是以上述這種生活性和綜合性的觀點來考量友誼。聖女不用經院哲學的辭彙，也儘量避免邏輯性的推論；她直接投入生活之中，因為只有實際生活才引她注意，讓她思考。她非常透徹地加以分析，並且把自己所見的如實介紹出來；因此，她的描

述都是現實生活的片斷。在討論友誼時，雖然對象是加爾默羅會的修女，但是她的判斷和意見對整個人類都具有普遍性的價值。

1. 感性之愛

首先是感性之愛。聖女大德蘭認為它是「低劣的感情」，不願多談。通常感性之愛會衍生性方面的要求，這在婚姻中是合法的。但聖女大德蘭談話的對象都是修女，她們已把貞潔奉獻給天主，並把貞潔當作神聖的珍寶而小心加以保守。對她們來說，感性之愛當然是不潔而有罪的，只消沾上一點兒邊，就會使自己的貞潔黯然失色，因此必須小心加以防衛。聖女說：

「願天主防護我們，使我們不受它的侵襲。那簡直是地獄，我們不必費力描述有多麼可怕。哪怕是毒害中最小的一點，我們都不能敘述。我的姊妹們，對我們來說，我們不該提及它，不該想在世上有它的存在，也不得同意別人在我們面前提到它[25]。」

針對修女，聖女極力排除感性之愛，這我們完全可以理解。聖女接著談她的想法，她願意

「談論兩種愛情：一種是完全靈性的，與感性和人性的柔情毫無關係，其純潔性也不會喪失；另一種愛情雖然也是靈性的，但還包含有我們的感性和弱點。這第二種愛情也還是好的，是合法的，譬如人對父母親屬的愛情[26]。」

---

[25]《全德之路》，第八章，617頁。

[26]同上，第五章，605頁。

這第一種愛情完全由靈性之愛所管轄。在第二種愛情內，靈性、理性和感性的因素以不同程度結合在一起，其所產生的愛情是正常的，甚至也是善良的。這第二種把兩個極端聯合在一起的愛情我們稱之為「靈性加感性之愛」。我們就和聖女一起先來談這第二種愛情。

2. 靈性加感性之愛

靈性之愛是心靈登峰造極的結果，因此極為罕見。最常見的，也就是大部分人的愛，都是靈性加感性之愛。通常這種愛滋養著度靈修生活者之間的友誼。他們之間的靈性聯繫往往始於本性的好感，從這好感中，靈性聯繫獲得力量，並得以長久維持。在兩個人的官能都尚未淨化，他們之間超性的愛還沒有完全控制住低層次的官能時，要他們以純靈性之愛來相愛，那怎麼可能呢？

聖女大德蘭把靈性加感性的友誼，比作我們對父母和親屬的愛情，並肯定其倫理價值。這種友誼不但合法，而且可能會有益。這種靈性加感性的愛情對我們柔弱的人性更為適合。在許多特定的活動中，經常發現友誼有傳教的功能。友誼在人的周圍營造一種親切的氣氛；在勸告時，能增加對人的說服力；在有困難時，能提供深情的支援，因此友誼能使人脫離孤獨，脫離惡劣的氣氛，脫離所處的平庸情況，而提升到更純潔、更超性的境界。

聖女大德蘭在進入加爾默羅會之前的友誼就是屬於這一類。使周圍的人對她懷有好感，而且還能吸引人跟隨她的，想必就是她那靈性加感性的友誼。當然我們也不能肯定說，這些人的感情都立即提升到靈性之愛的境地；也不能說多半是聖女大德蘭本性的吸引力才使他們都跟著她走。

那麼，羣眾跟著耶穌去到曠野，甚至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我們當然可以用以上的觀點來加以論述。天主的光輝閃爍在基督的人性上，再加上祂的善良、祂的口才和儀表之美，使羣眾不得不為之折服，為之傾倒了。天主聖言降生成人，取了我們的人性，並使祂的人性具有一切美善，其用意就是為了適應我們軟弱的本性，並為了爭取我們歸向天主。

在耶穌及大德蘭身上，愛情已經完全靈性化了。這愛情使他們免於遭受那些受他們吸引的人的不完美愛情的危害。

兩個朋友彼此感情結合時，若所懷的是不完美的愛情，那麼他們的情況就和以上的情況大不相同了。通常靈性和感性這兩種因素都結合在友誼中，我們怎能不擔心兩者無法保持平衡呢？我們的各種官能各有所好，一遇到所愛好的事物，自會趨之若鶩，都想從中嘗到滿足的滋味。而感性的慾望最為強烈，可能駕御尚未淨化的心靈，將他帶入自己的行動中[27]。由於我們的本性受到惡罪的損傷，因此愛情總是傾向於低下的物慾層次，並藉著感官而泛濫不已。兩者之間一旦失去了平衡，就會妨礙人以最真誠的心去追求靈性的利益，進而使人放縱於感性愛情的罪惡之中，甚至走上肉慾神秘主義的可悲邪路。

在尚未墮落到這種境地之前，靈性加感性的友誼也可能不知不覺地轉變為一種脫離規範的感情，就是轉變為有排他性的友誼，這樣就已經越規了。聖女寫道：

「這類友誼削弱意志，阻止人全心全意地愛天主……。就

[2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四章，611-612頁。

是在兄弟之間通常也能產生毒害……，且能帶給修會團體不少的傷害……，是魔鬼把它們煽動起來，要在修會家庭中樹立起黨派[28]。」

這種友誼是「修女們自己的禍患，更是修院長上的瘟疫。」

聖女論及這事說：「對天主粗心大意的人，對於這種放縱的行為感覺甚少，甚至還視之為有德行的行為。」所以，要消除它們，必須「多用機智和愛情，少用嚴厲的方法」。

有時與聽告解的神父之間可能沾上一點感情的成份。對修女來說，這是重要而又難以處理的問題，因此，聖女曾多次不厭其煩地加以討論。

首先，會院裡對這一點要避免過分的猜疑。聖女勸導說，如果聽告解的司鐸是聖善的、熱心的，並能領導人前進，那麼

「妳們不應仔細檢查自己內心是否喜歡他。如果妳們喜歡他，那就繼續下去吧……。一位不停地指導我們靈魂進步的神長，我們為什麼不能喜歡他呢？依我看來，要得到靈魂顯著進步的重要方法，就是喜歡聽告解的神父[29]。」

然而，

「如果有人發現聽告解神父有些虛浮的作風，那麼就該對他的一切產生懷疑……。因為作為聽告解神父，這種虛浮的作風是非常危險的。那簡直是地獄，會使眾姊妹走向喪亡……，

[28]《全德之路》，第五章，602-603頁。

[29]同上，埃斯古利亞圖書館手稿之註釋（靈修生活出版，48頁）。

魔鬼能藉此製造重大的損害[30]。」

聖女大德蘭是否想起了伯塞達的那段痛苦經歷？也許是的。在隱修院內，紊亂的情況不可能听任其發展到這樣的程度，但仍可能產生相當嚴重的困難，使「肉身和靈魂都受到極大的痛苦」。聖女作證說：「我看到在幾座隱修院裡有這類的重大災難，但在我的隱修院中卻沒有[31]。」

如果「院長修女對聽告解神父有太本性化的喜愛」，那麼修女們就不能自由地與這位或那位神師交談了。這樣，

「魔鬼既然無法用其他陷阱加害修女，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使靈魂陷入牠的羅網了[32]。」

要醫治這種弊病的唯一方法就是：修女可以自由地向幾位聽告解神父辦告解。即使常駐的告解神父學問和聖德兼備，她們有時至少還能找別的神父。

那麼，究竟有沒有一個辨別的標準，來鑒定在靈性加感性的愛情中，感性是否占了上風，甚至將人的行動導入歧途呢？

只根據外在的表現，不足以使人認識真相，因為各人的性情和所處環境的習慣，都能起很大的作用。

聖女大德蘭舉出幾種較為深刻的心理特徵。這種有偏差的友誼，往往是以無用的瑣事來維繫的。比如：

---

[30]《全德之路》，第五章，605-607頁。

[31]同上，（靈修生活出版，52頁）

[32]同上，第六章，608頁。

「同情朋友受到屈辱；希望送給她一點東西；找機會和她談話，而內容不外乎說自己喜歡她，或講一些平常話，而不是談論對天主的愛情……。這種友誼只會產生無數心胸狹窄的惡果[33]。」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曾憂心該怎樣認出良好的友誼。聖十字若望給了她這方面的解答。聖女的日課經裡夾著一張聖像，背面抄錄了《心靈的黑夜》中的一段文字：

「當一個人對受造之人所懷的愛情完全是靈性的，只建立在天主的基礎上時，那麼隨著愛情的增強，愛主之情在我們靈魂內也增強。我們的心愈想到別人，也同時愈想到天主，並且愈渴望天主。這兩種愛情互相需要，同步增加[34]。」

從果實來認識樹木，這是吾主耶穌給的準則。這準則原來是用以分辨真假先知的，在這裡同樣適用，並且相當可靠。其效果可以確定愛情的性質，也可以指出是哪種力量在主導並帶動其他的活動。如果靈性加感性的友情能增加愛天主之情，那麼它們就是好的，應該受到鼓勵。這就是明確的結論。

可是，聖女大德蘭似乎迴避上述的結論。她甚至不願為她的隱修院接受這個結論。她寫道：

「我希望這種友誼大量地存在於大型隱修院裡。但是，在

---

[33]《全德之路》，第五章，603頁

[34]《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五章，巴黎加爾默羅會修女譯本，杜尼奧出版社（Douniol et Cie）。

我們的會院內，人數僅有十三人，而且只限於十三人，所有的修女都應成為朋友。大家都應相親相愛，互相幫助。為了愛天主，希望她們嚴防私下的友情，不論這友情是多麼聖善，也不可保留[35]。」

聖女對她的女兒們抱著更高的期望，就是希望她們都有靈性之愛。

3. 靈性之愛

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第七和第八章中討論靈性之愛，這是極為高超的完美愛情：

「這是極少數人才能分享到的愛。那些受到吾主這種恩賜的靈魂必須多多感謝祂，因為這應該是達到極高度成全的標記[36]。」

這種愛情得到高度的光照，使人認清天主和受造之人，也認清

「愛造物之主能得到什麼利益，愛受造之人會有什麼損失，分清前者和後者……。靈魂的認識不僅憑著理智和信德，還透過經驗，這樣的認識就大不相同了。……於是，她便以比較完美的方式去愛了[37]。」

這種愛不會停留在外在的優勢上：

---

[35]《全德之路》，第五章，603頁。
[36]同上，第七章，612頁。
[37]同上，613頁。

「凡是被天主提高到這種境界的靈魂，都是既慷慨又高貴的。儘管我們的肉體被裝飾得優雅美麗，但他們卻視之為可憐之物，絕不會以愛我們的形體為幸福。他們可以從形體中發現賞心悅目之處，並興起讚美天主之情，但絕不會滿意地以此為足……[38]。

如果不能愛所見的事物，那麼，什麼是他們愛的對象呢？其實他們愛所看見的，也愛所聽到的，然而他們所看見的是永恆不變的。因此，他們若有所愛，不會是肉體，而是把目光投到靈魂上，並觀察是否有值得愛的。如果他們尚未找到可愛之處，所看到的只是初期的德行，或向善的意向，而這足以證明挖掘這個礦藏，將來可能會找到金子；那麼，他們會不怕辛苦地付出愛[39]。」

人只要有強大的愛天主及侍奉天主之情，就不怕對於某些靈魂有所偏愛。

這種愛情，其目的之所以如此純正，就是因為它純粹是心靈的，能控制靈魂內一切本性的傾向。

「這種愛沒有摻雜絲毫私人的利益[40]。

有這種愛的靈魂，如果有時在別人向他們表示愛情時，本能地感到愉快，以後捫心自問，便立刻認為這真是荒唐。對於那些能以學問和靜禱來幫助他們的人，他們當然不會有反感。

---

[38]《全德之路》，第七章，613頁。

[39]同上，615頁。

[40]同上，第八章，617頁。

但除此之外，其他所有的愛情都使他們厭煩，因為他們了解自己從中毫無收益，反而可能因此受到重大的傷害[41]。」

這種靈性之愛，對近人也是如此：

「對於所愛之人的困境，第一個反應難免出自本性，但理智會立刻思考這困境是否是一種考驗，能使他更完美，在德行上更成長……。如果看到被愛者能甘心忍受，那麼，愛他的人就一點也不感到難過了……。我再說一遍，耶穌對我們的愛是無限的，而靈性之愛彷彿就是耶穌的愛之寫照[42]。」

這種愛，就如耶穌對我們的愛，熾熱而強烈。

「能看到如此熱烈的愛，真是一件令人贊嘆的事：居然可以為朋友流那麼多淚，行那麼多補贖，作那麼多祈禱！為了把所愛的人託付給天主的仁慈，只要他認為能感動天主聖心的人，他怎麼會不全力求助呢？他堅定持久的心願就是這位朋友能進步，只要朋友還沒有進步，他便不會休息……。不論吃飯或睡覺，這事都掛在他的心上。他對這位自己如此熱愛的靈魂，總是怕他會喪亡，唯恐他和自己永遠分離[43]。」

這種愛不是盲目的，也不像其他愛情那樣過於縱容。心懷這種愛的人：

41《全德之路》，第七章，614頁。
42同上，第八章，618頁。
43同上，617頁。

「不會對他們（所愛之人）有絲毫隱瞞。他們若看見所愛之人稍微偏離了正道，或犯了任何過失，必會立刻告訴他們，沒有別的選擇……。在他們的朋友們身上他們會發現一切，連最輕微的過失都能看到[44]。」

聖女大德蘭就是這樣斥責過耶穌．亞納修女、古嵐清神父和瑪立雅諾神父。好在她口氣慈祥，否則她所用的言語便直爽得近乎粗魯了。

她寫信給天性熱忱的瑪立雅諾說：

「神父，儘管您有不少過失，還是希望天主保祐您……。啊，您的脾氣之壞，真叫人受不了[45]。」

由於反對改革的風暴大作，古嵐清神父因而精神沮喪，聖女對他說：

「我求求您，不要總往壞處想。天主會把一切轉好的。如果您身陷困難時一味發愁，那麼，若您身在十字若望神父的牢獄中，又會怎樣呢[46]？」

至於耶穌．亞納修女，有人告訴聖女，她在創建格拉納達（Grenade）隱修院的時候不夠謹慎，於是受到聖女的嚴厲批評：

「我的女兒們竟然如此注重這些無聊的瑣事（有關省會長

---

[44]《全德之路》，第八章，619頁。

[45]《書信集》，1576年5月9日，於塞維亞。

[46]同上，1578年，於亞味拉。

給院長修女頭銜的事），真讓我羞愧。今後，有人可以誇妳們能幹了。啊，希望上主俯允我的加爾默羅會修女都非常謙遜，非常服從[47]。」

這種愛情缺乏人情味嗎？如果這麼想，那就錯了。其實這種愛情如此純淨，其本身即含有溫柔的細膩之情，和直率表達的自由；它會「同情別人的痛苦，即使是最小的痛苦[48]」，也會與人同樂，隨時注意別人的需要，即使是物質的需要，也會全力相助。

聖女大德蘭非常掛念古嵐清神父的健康狀況。她給塞維亞隱修院的院長聖若瑟．瑪利亞寫信說：

「我的女兒，我們的神父對我談起妳對他的照顧。妳這樣做，真使我更加喜愛妳了[49]。」

對聖十字若望在獄中所受的折磨，大德蘭比任何人都難過。她為此曾寫信給國王。要想知道她在對近人的靈性之愛中所保有的體貼和人情味，我們必須把她所有的信函都翻閱完畢才行。

說起人情味，下面的例子一點都不算過分。有一天，一座加爾默羅會修士的隱修院接待她。她慈祥的母性目光看到一位目光純淨的年輕修士，便把他叫過來，在眾人面前擁抱了他。這是直覺的反應，母愛的流露；正因為這是非常純潔的靈性之愛，所以才這樣自由。

她非常賞識耶穌．亞納修女，也許是由於這位修女將要在大德

47《書信集》，1582 年 5 月 30 日。

48《全德之路》，第八章，620 頁。

49《書信集》，1576 年 12 月，於托雷篤。

蘭改革事業之推展上所佔的地位。她在薩拉曼卡隱修院的狹小地方，自己的斗室裡，為耶穌・亞納修女預備了一張床。晚上，大德蘭走到耶穌・亞納修女身邊祝福她，親吻她的額頭，又在她額頭上劃了許多十字聖號。後來，又靜靜地注視她良久。

靈性之愛具有天主豐富的恩寵和人性的溫情。因此我們才了解聖女為什麼這樣歡呼：

「被具有靈性之愛的人所愛的那些人是有福的！他們認識那些人的那個日子也是有福的！我的天主，祢不是賜我恩寵，使我看見自己被許多人這樣愛嗎？是的，主啊，我更願被他們所愛，勝過被世上所有的國王和王子所愛。這是對的，因為他們想盡辦法，使我們能駕馭世界……。姊妹們，當妳們遇到一位具備這種高度之愛的聖者，而院長又把妳們的靈魂託付給他照顧的時候，妳們就放心地愛他吧！這樣的聖人為數不多……，有人會立刻對妳們說，這並非是必要的，妳們只要有天主就夠了。我回答說，要享有與天主之間的親密之情，有個很好的方法，就是和天主的朋友談論……，這事是我從經驗得知的。因為，我現在之所以沒有下地獄，除了天主之外，得歸功於我所說的這些崇高靈魂[50]。」

我們可以理解，聖女大德蘭為什麼希望在她的隱修院和在她女兒們的心中，只懷有靈性之愛。這種愛的好處是沒有製造紛亂的感性之愛夾雜其中。這種愛是寬廣的、強有力的，並且毫無排他性。

50《全德之路》，第七章；埃斯古利亞圖書館手稿之註釋（靈修生活出版，72-73頁）。

唯有在聖女要領導她的女兒們所進入的超凡入聖的領域裡，才有這種愛；也唯有這種愛才能使修女們完成她們在教會內的聖召。

修女們都有愛的聖召，她們把自己全部愛的能力整個獻給耶穌基督和祂的奧體——聖教會。她們應該愛得完美；愛的品質在於是否愛得完美，勝過是否愛得強烈。無可置疑，靈性之愛是修女聖召的最終目標，她們應在自我淨化的過程中不斷向這個目標前進，不得停留在低層次的愛情中，因為這種愛可能把自己束縛住，並以其火焰燒毀自己的翅膀[51]。

靈性之愛本身是天主的恩寵。因此在天主賞賜這恩寵以前，修女們應該作好接受和贏得它的準備，就是要保護自己的心，不受一切私情的支配，尊重並敬愛所有的人。而她們所渴望的靈性之愛，正是以這種敬愛之情為其外在的標記。

熱情地詳述了靈性之愛豐富的內容和成果之後，聖女在多梅的阿爾貝臨終的一幕，更能激起我們渴望和熱愛靈性之愛。

真福亞納．聖祿茂是聖女形影不離的同伴。會祖臨終時，她在床側盡心竭力地侍奉。在熬過整整一夜以後，

「安道神父打發她去拿食物。大德蘭不知亞納．聖祿茂到哪裡去了，用眼睛找她，直到看見她回來，方才安心，於是用手勢招呼她過來，握著她的手，把頭靠在她親愛的護士肩上[52]。」

早晨七時，聖女已到了彌留階段。她容光煥發，平安寧靜，似

---

[51]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自傳手稿》，A，第38張，反面。

[52]《聖女大德蘭傳》（*Vie de sainte Thérèse*），一位加爾默羅會修女著，第二卷，414頁。

乎進入神魂超拔中。晚上九時，這位加爾默羅會的重整者始終保持著神魂超拔的安詳，在她親愛的亞納・聖祿茂懷中嚥了氣。這真是神妙的一幕！是愛把聖女大德蘭帶到天主台前，然而這同樣的愛在現世，直至最後一分鐘，仍舊保持著充滿人情味的姿態和表情。

聖女以同樣完美的愛，來愛天主和她的女兒們。在神魂超拔中，她安息在亞納・聖祿茂的懷裡，同時正準備永遠安息在天主的聖懷之中！

第八章

靈修指導

由於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因而荒廢了我許多光陰……[1]。

靈魂在邁向天主的路上，從靈性的友誼中獲得鼓勵，他將進而從靈修指導者獲得認識，俾能辨明自己的道路。朋友是平輩的，而靈修指導者則為長輩，應該服從。靈修指導者（簡稱神師）與聽告解神父的職務不同。聽告解神父是位醫師，他醫治並保護聖寵生命不受罪惡的侵害，而神師則確保靈魂的靈修進步。在聖女大德蘭的教導中，有關靈修指導也有一系列的理論。她論及在某些情況下靈修指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論及如何選擇神師和神師應有的條件，最後也論及受教者所應有的心理準備。

一、靈修指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1. 從聖女大德蘭尋求指導的迫切心情，足以看出她對此事之重視程度。無論她著手做什麼事情，都先向神學家和靈修家徵求意見。她一生中的許多人際交往或她所受的恩寵，處處都告訴我們，她是如何信任由諮詢中所得來的知識，而諮詢在她的靈修生活中又

[1] 《自傳》，第十四章，141頁。

佔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她寫道：

「對我個人來說，我全心讚美天主，希望其他婦女和無知識的人也和我一樣，永遠向天主表示無限的謝意，因為祂賞給我們學識豐富的人們，這些人曾花費很大的精力，獲得了我們所不了解的真理……。

我的天主，我讚美祢，因祢把我造得如此笨拙又無用！我尤其要讚美祢，因為祢造生了這麼多人，由他們來帶領我們向全德前進。這些學者給我們帶來了知識之光，我們應該不停地為他們祈禱。目前，驚濤駭浪震撼著教會，在暴風驟雨中，若沒有他們，我們該如何是好呢[2]？」

大德蘭的確有充分的理由心生感恩之情，不論她在亞味拉，或旅行到其他城市創建隱修院，她都請教過許多神父，有教區的，也有穿著各種會衣的會士。在這些神父中，有當時最偉大的神學家，例如道明會的依巴內茲（Ibanez）、美地納．祿茂（Barthélémy de Médina），及她的神學顧問巴聶茲；而最優秀的靈修家則為亞味拉的初期耶穌會士，如阿爾華萊茲，另外還有四位已列品的聖人：方濟會的聖伯鐸．雅剛、道明會的聖路易．培爾脫郎（Saint Louis Bertrand）、耶穌會的總特派員聖方濟．博日亞，以及第一位赤足加爾默羅會士聖十字若望。

聖女在她的著作中，經常重複提及靈修指導的重要性甚至必要性。她寫道：

2 《自傳》，第十三章，134-135頁。

「我的見解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一切信友如有可能，應設法與一位有學識的導師交往，當然他的知識愈豐富愈好。走靜禱道路的人比其他人更需要別人的幫助：靈修生活愈進步，就愈需要有人指導[3]。」

靈修生活從一開始，就需要有靈修指導：

「開始度靈修生活的人必須仔細考量什麼對他更有利。因此，他非常需要一位良師，但必須是一位有經驗的良師[4]。」

該如何排除在收斂心神方面的初期困難呢？她寫道：

「我只要妳們注意一點：依我看，就是向那些對此情況有經驗的人坦誠相告，這是非常重要的[5]。」

在黑暗時期，亦即在第二住所、第四住所和第六住所這些過渡時期，特別會感到有靈修指導的需要。

以下這段話適用於已達到安寧性靜禱的第四住所的靈魂：

「天主如果用敬畏的方式來領導人靈，如祂過去對我所用的方法一樣，這時人若沒有一位了解他的神師，他會感到非常痛苦。如果有良好的神師使他看到靈修的前景，因而清楚地認識自己所走的道路，那麼，恰好相反，他會充滿喜樂。尤其對他甚為有益的是，他知道在整個靜禱過程中前進，應該做些什

---

[3] 《自傳》，第十三章，133頁。

[4] 同上，130-131頁。

[5] 〈第二住所〉，第一章，843-844頁。

麼。至於我本人，我過去受了不少苦，由於不知道努力的方向，因而荒廢了我許多光陰。所以對那些已達到安寧性靜禱的境界而孤立無援的靈魂，我感到非常同情[6]。」

到了第六住所，超性方面的啟示可能甚為頻繁，那時靈修指導更是不可少了。

2. 聖女曾多次強調，在靈修的道路上，只靠自己摸索是困難重重的。

靈修的道路昏暗難行，唯有憑經驗才能完全投入。那麼，一個人尚未走到路的盡頭時，她怎能認清這條路呢？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的〈序言〉中聲稱，他著手撰寫這本書，就是為了「給許多靈魂提供亟需的幫助」。這些人開始在修德的道路上行進以後，往往不能有長足的進步，「因為他們不了解自己的處境，缺乏有經驗並有能力的嚮導，領導他們攀登全德的頂峰[7]。」

僅有靈修的知識還不夠。為了安全地尋獲自己的道路並穩步前進，應該先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能力和缺點。然而在自我審視時，很難不受自身的情慾、過去的感受及官能的活動所欺騙，這些因素都會隱匿靈魂的真相。

聖方濟．沙雷敏銳地指出，我們對自己總是認識不清，因為都懷有一些自滿之情，這種情感「隱蔽而不易為人覺察，沒有敏銳的目光是不易發現它的。而為它所感染的人，別人若不為他們指點出來，他們自己很難加以分辨[8]。」

---

6 《自傳》，十四章，140-141 頁。

7 《攀登加爾默羅山》，〈序言〉，20 頁。

這位聖師又在其他場合解釋道：

「唉！我們對自己的身體，都不能完全明白，完全掌控，那麼，在靈魂方面，為什麼倒要自作主張呢？我們豈不知道，若醫生有病，還要請其他醫生來檢查判斷一下自己的藥是否能用[9]？」

在聖納德（Saint Bernard）的筆下，也有同樣的堅持，而且他說得更為有力。他對議事司鐸何傑（Ogier）說：「誰若自立為自己的老師，就是自立為愚人的弟子。」他接著又說：

「別人對此事的想法我不知道，根據我的經驗，我認為，把自己託付給許多人來指引，比自己指導自己更容易，也更穩妥[10]。」

神師應該比嚮導更勝一籌。聖納德說，他應是一位撫養孩子的慈父，背負起教育、安慰和鼓勵的責任。靈魂受到特恩殊寵，應由他來分辨；遇到誘惑，應由他來解圍；尤其在身處黑暗時，應由他排除各種危險；最後，還得依靠他，督促靈魂利用其全部精力去爭取勝利。

對一個慷慨的靈魂來說，能在各種境遇中獲得指引和堅持不懈的協助，其所受的益處是無可比擬的。尤其在黑暗和受考驗的時刻，若有人能了解他，同情他，對他真是最有效的幫助。

---

8 《成聖捷徑》，卷三，第二十八章。

9 《宣講集》（*Sermons*），雪地聖母慶日。

10 《書信》（*Epist.*），八十七，7。

3. 天主上智把靈修指導納入祂領導靈魂的計畫中。

天主把教會建立成一個有等級、各司其職的團體。祂在教會內以下列方式領導並聖化靈魂：祂用教宗和主教治理教會的事務，用司鐸指引人靈。基督把祂的權柄賜給了神職人員：凡他們在地上所捆綁的，祂在天上也捆綁；凡他們在地上所釋放的，祂在天上也釋放。

這也就是教宗良十三世在他《為善良作證人》（*Testem benevolentiae*）的通諭（1899 年 1 月 22 日）中所寫的：

「從教會的開始，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項規則的著名例證。掃祿還在迫害並屠殺教友的時候，聽到了基督親自講話的聲音，便問道：『主，祢要我做什麼？』吾主打發他到大馬士革的阿納尼亞那裡去，說：『你到城裡去，自會有人告訴你當做什麼事情。』[11]」

基督並沒有收回祂賜下的權柄，祂把自己所獲取的靈魂交給那些領受了權柄的人。

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中曾對這理論加以發揮：

「天主非常喜歡見到一個人由另一個與他相似的人，根據本性理智來管理及領導。每當祂用超自然的方式傳授給我們一些事時，祂必要以人的口舌，作為傳達的管道，藉此使我們理解，使我們完全相信，並給我們力量和安全感。每當天主對一

[11] 宗九 6。

個人說話或啟示某件事情時，祂必使這人向一位合適的人彙報。時至今日，天主從來不會給私人的啟示完全的保證，祂要人從另一個與他相似的人那裡接受這項啟示[12]。」

聖人強調天主直接對梅瑟和基德紅說過話以後，再經過其他人作為工具與媒介，言語才具有力量。

天主把說明及補充其啟示的任務交給作為其工具的人。那受到天主啟示的光照、卻獨行其是的人是有禍的，因為聖保祿曾藉助其他宗徒來確認自己的信仰；聖伯鐸雖然受天主的光照，在一次有關外邦人的禮儀上，還是有不妥之處；梅瑟也需要接受他岳父耶特洛的良好建議。那許多因耶穌的聖名而行奇事者，雖然以祂的名做了許多奇事，但因獨行其是，在受審判的日子，還是得不到祂的承認[13]。

4. 聖人傳記和教會史都證實靈修指導的益處。

荒漠中的隱修士非常重視靈修指導，他們聚在一位長者身邊，聆聽他的訓誨。加西安烏斯（Cassien）說，有些隱修士專務特殊的苦工，卻不聽任何人的命令，或經常更換神師，這樣的人真是可悲可憎。

在各修會內，尤其是在接受培育的階段，都非常重視靈修指導，而且有時還是必盡的義務。

對於大多數的聖人，靈修指導已成為他們靈修生活的重要部分。有些聖人與神師合作無間，不但從神師的指導中，獲得了邁向

---

[1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37頁。

[13]同上，241-242頁。

聖德前進的光照，更充實了其內修生活，也使其工作結實纍纍。我們想起聖女佳蘭（Claire）和聖五傷方濟，聖女若安．尚達和聖方濟．沙雷之間的關係。如果沒有日內瓦的聖善主教聖方濟．沙雷，那麼往見會的會祖聖女若安可能要面臨不少難題了。

從以上的事例，我們能否得出一個結論：按現代的字義而言，神師是必須的嗎？為回答這個問題應該先作些區別。

首先，我們得承認，這問題僅涉及那些關心自己修成全德的基督徒。普通的教友不會提出這樣的問題，他們僅僅是在聽神父講道或領受聖事的時候才接受勸言。

至於嚴格的度靈修生活者，當然需要適合自己靈修情況的建議和指導。聖教會對此需要早就有所預見，也為此提供了幫助。所以任何一位會士通常都能獲得充分的指導：有經常性的聽告解神父、會長、會規，他也可以從天主為他安排的感動他的事件中獲得光照。接受這種領導的靈魂是否就是走普通的道路呢？我們可以看到，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除了團體中經常來和偶爾來的聽告解神父外，從來沒有接受過其他指導；天主似乎保守她，不讓她受到其他的影響。

在修道生活中，有相當多的時候，尤其是在靜觀生活中，靈魂會一時在他周圍找不到他所需要的適當指導，特別是在某些比較困難的階段。這時，他若不努力去尋求他所需要的特殊幫助，那麼他將因不夠謹慎，而影響到靈修的進步。

至於沒有會規引導的一般教友，要想在靈修道路上前進，沒有持續性的指導是不行的。

對於既有的幫助是否感到滿意，或需要請另一位神師，就必須與一位關心我們靈魂的人共同商量，才能作出決定。

那麼，如果經常性地不依靠神師的指導，是否可以呢？依我看，應該至少把天主在靈魂內的一切超性行動告訴一位指導者才好。

二、如何選擇神師及神師的條件

由於靈修指導能對人的一生產生深遠的影響，因此選擇神師也就至為重要。

聖十字若望說：

「神師的榜樣對弟子的神修所起的潛移默化作用，真是難以盡述[14]。」

選擇神師關係到靈修進步的快慢、靈魂的聖化，甚至影響到靈魂的得救。因此，難怪聖方濟．沙雷囑咐人選擇神師不僅要千裡挑一，還要萬裡挑一。

聖女大德蘭也用同樣慎重的口氣來提醒我們。她寫道：

「我敢說，一個靈魂不按我所描述的去選擇，而只顧服從一位指導者，那麼他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如果他屬於一個修會，那麼他該服從一位長上，這位長上也許並沒有我所說的那三種特長。倘若拒絕把自己的觀點心甘情願地呈報給一個沒有判斷力的人，這真是一個沉重的十字架。至於我，我總下不了決心這樣做，而且我覺得完全不應該這樣做。如果是一個普通教友，那麼他可以選擇一位神師，並服從他。他應讚頌天主，

[1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六章，194頁。

自己有選擇神師的寶貴自由。在他沒有找到適合自己的神師時，我甚至還可以說，他最好沒有神師。如果他有深度的謙遜，並且有尋找神師的渴望，上主一定會把神師賞賜給他的[15]。」

天主上智非常關心我們的需要，靈修指導的影響力既然如此重大，祂一定會特別幫助我們作選擇的。有時，祂會給具有特殊使命的靈魂親自指定一位神師。比如祂打發聖保祿去找阿納尼亞，而聖女麗達．安蘭閣（Marquerite - Marie）則應該去找聖高隆汴（Colombière）。對其他所有的人，雖然沒有明確的指示，天主仍然賜以光照，幫助他們去選擇神師。

在選擇時，只憑本性的好感來判斷，那是嚴重的不智之舉；選擇應受理智和信德的指引。聖女大德蘭訂下幾項標準。她寫道：

「神師必須是謹慎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說，他應該有沉穩的精神和豐富的經驗。如果在這兩點之上，再加上學識，那就再好不過了[16]。」

這裡沒有提及聖德，我們把它加進去。顯然，聖女要強調的是神師人品方面的優點。靈修指導雖然是司鐸的一項職務，但卻與司鐸的個人品德有關，成敗也往往取決於此。除非由於急迫的需要，倘若不看某司鐸對於這種特殊任務的能力，只因為他有司鐸的聖寵，便向他徵求重要意見，或長久接受他的指導，這樣做，會因不智而犯下錯誤。

---

[15]《自傳》，第十三章，134頁。

[16]同上，132頁。

㈠聖德

能找到一位有聖德的神師，這是天主賜下的寶貴恩寵。然而，如果要求或希望神師的聖德顯露於外，或希望他能有特異的光照，那也是怪僻的想法，會有誤入歧途的危險。我們所要求的聖德，只要看到他有謙遜之德和愛德就夠了。愛和謙遜彼此補充，相得益彰。有了這兩種德行，就能成為優良的神師。

超性的愛德不尋找私利，只在他人的靈魂內尋求天主，把一切歸向天主這位全權的主人。從神師身上所流露出的聖父般的明智和慈愛，使神師富有耐心，能理解別人，同情人的一切困苦，並對任何懷有善意的人都抱持信任的態度。

謙遜使人發揮愛德，同時能吸引天主的仁慈。謙遜使神師在天主和人靈間找到自己的位置，給他帶來明智和靈活的作法，使他能善盡天主工具的任務，成為天主聖寵工程的合作者。

神師認清自己不過是天主的工具，他應時常把自己交在天主手裡，向祂祈求光照、靈感和恩寵，好使自己完善地完成任務。一個毫不依恃自己、又無限信賴天主的謙遜神師，才能藉著聖神所賜之超見之恩，獲得自己所需要的天主的答覆，以完成自己的使命。

神師既然是天主的合作者，便該努力實行天主的旨意。人靈是屬於天主的，他該走向天主，並走天主所指示的道路。神師的任務是認清天主對人的聖意，並幫助人靈去完成此聖意。

人靈之不同，猶如百花爭豔。聖十字若望說：「要找出一個靈魂和另一個靈魂有一半相似之處都不可能[17]。」在天主的計畫中，

---

[17]《愛的活焰》，第三節，1015頁。

每人有他個人的使命，有他在天上特定的位置；而在現世，在天主給人的恩寵中，包含有人所需要的力量，人須達成的美善，以及人要完成天主對他的計畫所需要作出的努力。

天主以同一太陽照亮所有的靈魂。所有的人共飲同一水泉，同樣受到基督生命之糧的養育。然而，天主的神聖上智像慈母般照拂每一個個別的人，祂以神聖的名字呼喚每一個人，祂的神光奇妙地在每人心中產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神味的聖寵、不同熱度的火焰，以及不同表現方式的愛情。

人靈的奧祕以及天主的生命在人靈內的奧祕，真是何等的深奧又奇妙！聖洗聖事在孩子身上注入的天主聖寵，將帶領他走向何種命運，誰能說得出來呢？這小小的胚芽會不會長成一朵鮮花？而鮮花會不會把盛裝寓於簡樸之中，把嫵媚藏於幽香之內？這胚芽會不會長成一叢青翠的灌木來點綴教會的田野，並用果實來養育天主的兒女？會不會長成一棵參天的喬木？

神師應該懷著尊敬和愛護之情來關注這個奧祕。寓居在人靈內的聖寵向神師輕輕傾訴自己神聖的名字。這喃喃的聲音充滿光明，又充滿奧祕，難以用明確的詞句來加以表達。這傾訴聲不會透露未來的情況，卻能揭示天主對人靈的願望；它闡明人靈的愛好及所發生的事件，藉著這些光照，人靈能更認清自己。它猶如一根穿過錯綜複雜人生的引導線，無論在規律的日常生活或紛擾的事件中，都會向人指出當前的責任，確定人該採取的態度，並使人認出天主上智所計畫的路線。

神師唯有以愛德和謙遜才能伴隨身處神祕幽暗中的人靈，才能在這幽暗中發現足夠的光明，以能在其中自在地行動，並在這幽暗中支援天主塑造人靈的工藝，領導人靈實現天主的計畫。也唯有這

兩種德行，才能使神師免除許多危險：比如主宰人靈，為個人的目的來利用他們；由於器量狹小而產生嫉妒；專制獨裁，把自己的觀點和方法強加於人，並限制人靈在聖神行動下的自由[18]。

唯有具有聖德之人才能完全尊重天主對人靈的絕對權利，並會對人靈服務到底，情願自動引退[19]，讓更深思熟慮的人來引導此人靈。他不求個人的喜好與賞報，只要有時能瞻仰天主在人靈內的工程，在暗中不斷謹慎地與天主合作，使天主的全能、智慧和仁慈，得以閃耀、發光，受人讚美，他就心滿意足了。天主的一切作為都令人欽佩，但祂在聖人身上的作為，尤其令人讚揚。

㈡謹慎

領導人靈是最精深微妙的藝術。因為在這個領域中，既有天主幽暗難明的一面，又有人性錯綜複雜的一面。神師的責任是要使軟

---

[18] 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中，痛斥有這種過失的神師，他寫道：「這種神師只顧自己的利益和喜好……，他們好像是放在天堂門口的鐵欄杆和絆腳石，專為阻止來討教的人進入天堂……，這些人都逃不掉那等待著他們的懲罰」（《愛的活焰》，第三節，13, 1017-1018頁）。

[19]「在靈修的道路上還會遇到很多困難，但並非所有的神師都具備克服困難的知識……。第一位來者只知把大木材去邊，卻不能把它雕刻成像；第二位會雕刻，卻不會使它完善；第三位能使雕像完善，卻又不會著色；而能著色的，或許又無最後畫龍點睛的妙手……。因此，神師應該尊重靈魂的自由。如果他們想另找一位更好的導師，應該對他們和顏悅色，因為他不知道天主願意用什麼方法來領導某特定的靈魂順利前進……」（《愛的活焰》，第三節，12, 1014-1016頁）。

弱的人性與天主的要求取得協調。因此，謹慎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是神師絕對不可缺少的條件。

1. 尋求天主的意志，明辨來自天主的可靠標記，這一切都必須謹慎行事。謹慎之人會在投入某項行動之前，先等待天主聖意的明確顯示，否則會有危險。天主是我們的主人，在祂要我們完成祂的旨意前，必先將其旨意對我們清楚明示。祂把使命交給梅瑟，同時也使他看到祂賦予使命的證據。基德紅在接受新的任務前，一次又一次地求天主加以確認，天主對此並不生氣。如果說，聖十字若望認為向天主要求一些特殊的標記，似乎有些冒昧，那麼，要求天主以祂所選擇的方式來顯示祂的聖意，這種權利我們還是有的。在沒有確證時，謹慎的做法就是等待。

知道如何等待，對強烈的召喚不貿然下結論，對事件不立刻認定是天主的訊號，這一切都是一種藝術。在等待中能不敗興，不減靈魂的熱情，更是等待的藝術。等待能使虛假的熱情消逝，把掩蓋的帷幕揭開，使人面對應該克服的障礙。等待能避免毀滅性的失敗，能考驗並加強內心深處的渴望，能強迫天主給予光照，並為豐碩的成果作準備。偉大的實踐家，如聖文生（Saint Vincent de Paul）就是經常耐心等待時機的人。

天主的一切工程都有定時，從不願提前，謹慎就是使靈魂按照天主的步伐去走。天主的時辰有時突如其來。這時辰一到，謹慎就立刻像天主本身那樣，迅速而有力地實行這已經確定了的天主旨意，而為了完成這旨意所賜下的聖寵可能只有一天。

2. 謹慎之人會選擇實行的方式。這方式不是在三分鐘熱度下所提出的，也不是急於求成功者所制定的，而是必須符合靈魂的有限

能力，並考慮到能否長期堅持，直到成功。聖女大德蘭曾談到她的神師達沙神父急於想把她的德行迅速提昇到她所受恩寵的程度，結果幾乎造成致命的傷害[20]。

在謹慎中含有明智，卻沒有膽怯和懶惰。謹慎之人認清天主的要求後，即使在困難之前，也總不會減低眼前的理想，他只會以靈魂目前的能力去適應天主的要求，而不會把靈魂在漫長的路途中所必需儲備的力量提早用盡。他推動靈魂作持久不懈的努力，遇到一個較大的困難時，他會動員自己所有的能力，奮力去爭取成功。

聖女大德蘭強調，神師不該命令人做不可能的事，譬如命令一個病弱的人守很多次齋，作嚴厲的苦工。同樣，他也不該只會教導人「學習癩蛤蟆」、「只滿足於告訴人如何去捉蜥蜴[21]」。

3. 靈魂的祕密就是天主的祕密。神師應該把別人託付給他的祕密，小心地嚴加保密。「謹慎」命令他將此視為己任。

天主總是在靜默和隱晦中進行祂的行動。降生的聖言把祂在世的三十年生活都埋藏在納匝肋默默無聞的隱居中，在以後的日子裡，祂也只在使命需要時才顯示給人。在世界的紛擾中，天主聖神同樣靜靜地在靈魂和教會內工作。天主喜愛靜默和隱蔽。有時，遇到冒失的眼光盯著祂時，祂似乎就會停止行動。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告訴別人說，童貞聖母的顯現本來帶給她非常大的喜樂，後來由於這祕密的洩露，竟轉變成為傷心事[22]。

20「如果我沒有其他的導師，我想，我的靈魂肯定會毫無進步」（《自傳》，第二十三章，237頁）。

21《自傳》，第十三章，123-124頁。

22《自傳手稿》，A，第三十張，反面。

聖女大德蘭在著作中也多次提及，由於她的神師們言語不慎，給她招惹了許多痛苦和無盡煩惱：

「應該……叮囑他們千萬要嚴守祕密，將之只留在自己的心底。我之所以要這樣叮囑，因為我曾身受許多痛苦。原因是我曾向好幾個人談及我靜禱的情況，他們卻沒有保守祕密。當然，他們彼此間談論此事可能出於善意，但卻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傷害[23]。」

聖女在她《自傳》第二十八章中敘述了幾件這樣的憾事。她最後落得害怕找不到願意聽她告解的神師，並且看到大家都在逃避她。於是，她只有哭泣了[24]。

謹慎要求人明智，有時也加給神師另一項任務，就是讓他去向權威人士討教，俾能解決特殊的案例。

4. 謹慎還要求靈修指導者把行動保持在應有的範圍以內；即使被領導者由於信賴和順服，授權或要求神師超出範圍，都不可以。越權所產生的混亂，不僅會妨害真正的靈修指導權，更會使靈魂受到牽制，而不能逐步擺脫羈絆，趨向自由，這便與靈修指導的目的背道而馳了。

---

[23]《自傳》，第二十三章，241頁。

[24]同上，第二十八章，297頁。也請參考〈第六住所〉，第八章，1001頁：「於是，本該保密的被公開了；這靈魂因而受到了迫害和折磨……。結果，許許多多的磨難向她撲來。在我們生活的這不幸時代，修會本身也因此而受害。」

㈢經驗

要成為謹慎、明智又考慮周密的引路人，必須對靈修的道路具有經驗。所有靈修大師所談的，總是來自個人的經驗，或是按照他們所密切觀察到的有關人靈的經驗。

天主對人靈的工作是由祂的仁慈來安排的，常常與我們人的邏輯相去甚遠。任何技術和方法都配合不上它，反而會對人靈造成極大傷害；它們可能使天主的行動止步，或者嚴重地阻擋了天主恩寵的洪流。

任何最妥善的解釋也無法把天主對人靈的行動之奧祕完全闡明。因此，如果神師沒有親身體驗到天主的行動方式，或者退一步說，他不能憑經驗分辨出天主在哪裡行動及其所產生的效果，那麼，他怎能透過周圍的現象和被領導者的解釋，去掌握實際的真相，進而向此人指出該遵循的道路呢？沒有經驗的神師只能成為一位慈祥、被動的見證人；除非他有超性的神光，否則不可能以身為神師所具有的權威去鼓勵和領導人靈。

上述的論點尤其適用於某些特殊的情況和超性的恩寵。對於在修德行、行苦工和靈修初期所遇到的普通困難，這些論點也有其重要的實用價值。

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只有在聖方濟．博日亞和聖伯鐸．雅剛憑他們自己的經驗指導她以後，她才完全確信她自己的神視和內心的聲音。聖十字若望對靜觀的標記加以解說，並提出如何把這些標記應用到具體的事例上，這些都需要有自身的經驗。

聖女大德蘭還勸告初度靈修生活者要選擇一位神師，這位神師應對自己所遇到的困難和所受到的恩寵都有過親身的體驗：

「初入門者應該仔細思考什麼對自己最有益。在思考時，他非常需要有一位指導神師，而且必須是有經驗的神師。如果神師沒有經驗，那麼他就可能犯許多錯誤。這位神師領導人靈時，自己對人靈不了解，又不能讓這人靈了解自我；而這人靈認為服從神師有很大的功勞，因而不敢逾越神師所規定的途徑。在我遇到的人靈中，就有一些因神師缺乏經驗，而陷於混亂和痛苦之中，我真憐憫他們。其中有一位，他竟然不知如何是好。一位神師若不懂得靈修方面的事，被領導者身心兩方面都會受到折磨，並停止一切進步。有一個人曾告訴我說，她的神師束縛她有八年之久，只要求她認識自己，不許她想別的主題。然而上主卻早已把她提昇到安寧性靜禱的境界了；因此，她曾受到了極大的折磨[25]。」

神師若沒有經驗，便可能因對人靈不了解或由於膽怯，而使人靈的熱情一去不復返；還可能因為經驗不足，不知道苦工做得過分的嚴重後果，命令被領導者做過分的刻苦，而把人靈進取的熱情提早消磨殆盡。

㈣學問

聖女大德蘭對神師的要求，是否把學問看得比經驗更為重要呢？請看她這樣寫道：

「理論對靈修指導，雖然似乎不重要，但是按照我過去、

[25]《自傳》，第十三章，130-131頁。

現在、將來也不會改變的看法，就是凡是信友，都得設法和一位有學問的嚮導交換意見，而且這位神師的知識愈淵博愈好[26]。」

聖女大德蘭所要求於神師的學問，並非一般的學問。在她的著作中有多處[27]，提及一知半解的神師給她帶來的害處。他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釋天主居住在人靈內的方式，也說不清她過失的嚴重性。她把這些人與能開導她的真正學者作一對比。

真正的學者大部分都是教授，他們對信理神學有深刻的認識，能掌握最崇高的靈修經驗，遇到新的情況也能不驚恐地從容處理。靈修的神祕經驗往往都以信德的真理為依據，因此，唯有從事專業研究的人士才有能力從中找出其全部意義，並認清其靈修的價值：

「當我談論這些艱深的內容時，雖然我自己認為已經了解，也說得正確，但是我總要加上這麼一句口頭禪：『我認為似乎是……』；因為我完全作好了心理準備，如果我錯了，就去求教於真正的學者。雖然他們本人沒有體驗到這種恩寵，但是他們自有一種特殊的神光，因為是天主要他們來引導祂的教會的；每當遇到有關真理的問題時，天主便會幫助他們作辨識。作為天主的真正僕人，他們肯定會小心謹慎，對上主所行的奇事，絕不會大驚小怪……。假如遇到不很熟悉的事，他們就去翻閱書籍，找出相似的實例，然後斷定這些事是可以接受的。以上就是我以長期的經驗可以加以證實的。我也認識某些一知半解

[26]《自傳》，第十三章，133頁。

[27]參閱《自傳》，第五章，45頁；第十八章，180頁；〈第五住所〉，第一章，898-899頁。

的人，他們什麼都怕，讓我付出了可觀的代價……[28]。」

神師應該兼備倫理神學和神祕神學的學識，就是認識天主行事的各種方式及支配這些方式的原則。這種認識是必不可少的。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以補充經驗之不足，並總能使人掌握經驗所提供的事實。

神師也必須知道一些宗教心理學和精神病理學。這些知識能提供給神師有關指導人靈的各種方針，使他認識人潛意識的神祕領域，也使他在研究超性現象和鑒別各種不正常的事例時，能更為審慎明智。

聖女大德蘭對神師的學問非常重視，竟然毫不遲疑地說，有學問而沒有靜禱精神的神師，還是有益的：

「希望大家不要認為博學而不度靜禱生活的人，對專務靜禱者毫無用處。我曾認識好多這樣的人。多年來，由於我需要他們的指引，就更頻繁地請教他們；而且，我也是始終敬愛他們的。不錯，其中有幾位對靜禱途徑的實際經驗和認識並不精通，但也並不是一竅不通。他們孜孜不倦地研究聖經，從中總能獲得有關的真理。對我來說，我確實認為，如果一個度靜禱生活的人不願自欺的話，只要向明白人諮詢，就不會被魔鬼的幻象所欺騙。依我看來，魔鬼最怕的就是謙遜和有德行的學者。遇到這種情況，牠就知道自己的詭計必將敗露，只有敗北而逃了[29]。」

---

[28]〈第五住所〉，第一章，897頁。

[29]《自傳》，第十三章，133頁。

從上文可看出這話出自聖女內心的深切信念。我們是否可以說，她在神師身上重視學問勝過重視經驗呢？請聽她對自己的思想是怎樣逐步加以說明的。她接著說：

「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有些人認為，博學的人如果沒有靜禱的精神，不宜領導度靜禱生活的人。我以前已經說過，神師應該醉心於靈修生活，如果他是沒有學識的人，那就是一大缺陷。反之，一位學者有了德行，那麼他就可以提供寶貴的幫助，即使他不具備靜禱的精神，對我們還是有益的。天主會使他了解該教導我們什麼，祂甚至也會使他成為虔敬內修的人，賜給他能力來領導我們前進。我之所以這樣肯定，是由於我個人的經驗。我已經再三遇見過這樣的事了[30]。」

聖女大德蘭並不是要把經驗的價值和學問的價值加以比較。她只是說，在面對一位虔誠卻沒有學識的神師，而另一位是博學又有德行但或許沒有靜禱精神的神師，兩者之間應該如何選擇？雖然度靜禱生活的人與虔誠的神師彼此心意相投，然而他應去諮詢的是博學的神師。

聖女著作中的其他片段和她個人的實際作法，都更清楚地告訴我們應如何選擇神師。

人靈在靈修的開始階段所需要的神師，尤其應該具備明智和謹慎這兩個條件，他能使人避免初期階段的過激行動，也會勸告人穩重節制，但又要避免不消滅人的熱忱。在這階段的靈魂還需要被人

[30]《自傳》，第十三章，133-134 頁。

理解：

「初入門者應該仔細思考什麼對自己最有益。在思考時，他非常需要有一位指導神師，而且必須是有經驗的神師[31]。」

只有學問而無經驗的神師，對他的幫助自然比較少：

「依我看來，初入門者從有學問而不醉心於靜禱的人那裡，獲得的益處並不多[32]。」

而當一個靈魂進入靜觀的靜禱境界，或者開始接受更高的超性神恩時，還是需要一位有經驗的神師：

「他看到自己所處的境界多少被描繪出來，因而嘗到極大的喜樂[33]。」

聖女大德蘭在亞味拉請教過依巴內茲神父、巴聶茲神父和阿爾華萊茲神父等人以後，對自己所受的特恩異寵，尤其是神視，始終沒有完全確信；直到見了聖伯鐸．雅剛和聖方濟．博日亞後，才完全放心。因為這兩位聖人也都領受過同樣的殊寵。

當一個靈魂像聖女大德蘭寫《靈心城堡》時那樣，已到了靈修生活的崇高境界時，他才懂得去分辨天主在自己內的行動。到那時，他會特別要求助於神學，來解釋自己的經驗。

因此，聖女大德蘭在晚年對神學家特別偏愛。雖然她的神師如

31《自傳》，第十三章，130-131頁。

32同上，132頁。

33同上，第十四章，141頁。

聖十字若望和古嵐清神父都具備合格的條件，但她總不放棄機會，一遇到博學的神學家，便不時詢問，尤其是對她的神學顧問巴聶茲神父更是如此。

聖女大德蘭對如何選擇神師，總括了自己的意見如下：

「因此，神師必須是謹慎的，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是說，他應該有沉穩的精神和豐富的經驗。如果在這兩點之上，再加上學識，那就再好不過了。但是倘若找不到一位同時具備這三種優點的人，那麼應該知道，前兩者是最重要的，因為在必要時，我們還是可以找一些學者並徵詢他們的意見[34]。」

三、被領導者的責任

㈠信德的精神

靈修是天主在人靈內的工作，而神師則是天主在工作時所用的工具。這一真理，一方面指出神師的責任，另一方面也指出被領導者應有的態度。

在現世，天主隱身在帷幕之內：受造物的帷幕、聖體聖事的帷幕，和作為祂工具之人的帷幕。唯有信德，才能使人透過帷幕和天主接觸。聖保祿宗徒說：「誰要接近天主，必須相信[35]。」因此被領導者要藉著信德，透過神師，達到聖寵的神聖泉源，並使聖寵之

---

[34]《自傳》，第十三章，132頁。

[35]希十一6。

泉湧流到自己的靈魂內。

唯有信德才能啟示給人對神師應有何種態度。尤其當帷幕在人面前顯得更加幽深，或當人感到與神師的關係過於密切因而可能使人的服從更容易或更被動時，就更需要積極地激發信德。

㈡由衷的信賴

神師在執行任務時，不僅憑藉司鐸職位的聖寵，而且也靠他個人的特長。他既代表天主，那麼被領導者對他，自然該懷著信德。除此之外，被領導者還該對他本人和他的品德能力，懷著信賴之心；對他的忠誠服務，懷著感激之情。聖女大德蘭稱神師為她靈魂的大恩人。她懷著純樸的心情，多次帶著興奮之情，說她和神師們交談有多大的欣慰；與他們再見面時有多大的喜悅；以及對他們有多大的關懷。尤其當她發現他們能力高強，聖寵丰沛，能夠有效地服務吾主時，她就更喜愛並忠心於他們。有人聽到她如此熱情、純樸地表達情感時，感到有些吃驚。她便使他們放心，並為他們的驚訝而笑起來。她的純樸並非出於無知，而是出於內心的純潔和自制。這一點可以從她在《全德之路》中所寫，須謹慎地與告解神師交往，得到證明。但是她也曾寫道：「若要有顯著的進步，一個重要的方法就是敬愛神師[36]。」

㈢坦誠和謹慎

要表現信德的精神和信賴之心，人首先要以完全坦誠且毫無掩飾地開放自己，直接向神師訴心。神師若不能徹底認識一個人，當

[36]《全德之路》，第五章（靈修生活出版，48頁，註解）。

然就無法領導他。被領導者只有使神師完全了解自己，才能指望獲得靈修指導的神光和聖寵。因此，要把自己的願望、誘惑、弱點、德行、天主的行動和自己慷慨的回應，總而言之，就是要把現在、過去所有能反映自己內心深處的情況，以及天主對自己的計畫，都告訴神師。聖方濟．沙雷寫道：

「要向他真實並忠誠地敞開心胸。把你的善與惡，毫不遮掩地清楚告訴他……。對他要有絕對的信任和神聖的敬重之心。敬重卻不減信賴，信賴也無損敬重[37]。」

在聖女大德蘭的筆下，也有同樣的建言：

「姊妹們，最重要的是完全真誠地向告解神師敞開心胸。我並非指妳們的罪過，這當然是妳們應該告明的；我指的是妳們要向他正確說明自己如何靜禱。如果不是這樣，我無法保證妳們所遵循的是一條正確的道路，也不能保證是天主在教導妳們，因為天主非常喜歡我們對祂的代表真誠並坦白，猶如我們對祂自己一樣。我們應該希望他們了解我們最細微的思想，至於我們的行動，那就更不必說了[38]。」

對那些領受了天主的特殊恩寵者，聖女更強調坦誠訴心的重要性。她寫道：

「這是一條最穩妥的道路，我本人也遵行這條路。若非這

[37]《成聖捷徑》，卷三，第四章。
[38]〈第六住所〉，第九章，1007頁。

樣，我就不得安心。我們婦女，沒有學問，總不要離開這條路才好……，必須把自己的一切祕密和天主的恩寵，完全告訴一位極有學問的聽告解神師，並且要服從他。這是別人經常對我說的[39]。」

她對我們說，有一位聽告解神師囑咐她對天主的恩寵應該絕對保密。有一天，吾主告訴她不該聽從這個勸告。聖女寫道：

「祂對我說，這位聽告解神師給我的勸告很不好。我絕不該對聽告解神師隱瞞任何事情，因為告訴他，才能使人完全有安全感。否則，有時候我很可能會受騙上當[40]。」

對以上這一點，聖十字若望堅決認為是絕對必要的。我們必須把他的教導總結如下：

「……一個人由超性方面所接受到的任何通傳，不管是以什麼方式接受的，他都該立刻、清楚、完全、誠實地把全部真實情況告知神師……。即使有人認為這樣做沒有用處，但基於三項理由，他還是必須告知神師[41]。」

他強調的第一項理由是：

「天主通傳給靈魂許多事情，但靈魂並不能完全了解這些事的效果、力量、清楚的意義和可靠性。我再重複一遍，唯有

---

[39]《自傳》，第二十六章，270頁。

[40]同上，271頁。

[4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43頁。

和神師交談過，人才能明瞭。因為神師就是天主親自揀選、並確立的心靈判官[42]。」

這位聖師還指出：

「有些人對坦誠訴心有強烈的反感。他們認為這是無所謂的，更不知神師對自己所說的會有什麼想法……，這是缺乏謙遜的標記……。另一些人則感到把這些事說出來很窘困，生怕別人因他們吐露出了天主的恩寵，而把他們當作聖人……。然而，正是為了這個理由，他們才該努力革除私意，坦白陳述[43]。」

聖十字若望的這些勸告尤其是針對靜觀者而說的，但是對所有的人也有其價值。一個人若不向神師作徹底的說明，使神師能作出評估，他就無法得到適合自己需要的靈修指導。

然而，以上的寶貴指示並不是讓人藉此來發洩情感的。發洩情感指的是：在談話中，被指導者的情感成份多於信德，要求對方關心自己，或者過度地訴說自己的罪過；總之，傾訴自己之情遠多於尋求指導之心。當然，與神師初次交談，充分完全的訴心通常是必要的。但在這以後，過於頻繁的來往，尤其是書信的來往，很容易產生偏差。再說，萬事都請人作明確的指導，必會產生惰性，而癱瘓了獨立思考的能力及個人主動的創意；但相反地，也有人會有意或無意地要神師認可自己的看法，要他接受自己的感受，甚至想要領導神師。

---

[4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43頁。

[43]同上，244頁。

被領導者應該知道：自己習慣性的心態及本能的反應，能向神師揭露出自己靈魂深處的情況，以及自己如何與天主對自己的計畫相配合。被領導者若只靠自己去了解這一切，那麼，往往會受到個人的感受和判斷所影響，而導致錯誤。

因此，在開放自己的時候，既要坦誠，也要謹慎，謹慎會使坦誠恰到好處。如果談話中，只會喋喋不休又自命不凡，那麼就失去坦誠的意義了。

㈣服從

唯有服從，才能確保靈修指導的效果。因為有了服從，才能把神師的勸告和命令，落實在行動上。因此，服從是被領導者最重要的責任。

聖女大德蘭曾一再強調這種服從的重要性。她寫道：

「有時候，吾主在我靜禱時，命令我做一件事情，而聽告解神師卻命令我做另一件事情。吾主總是又對我說，應該服從的是聽告解的神師。然後祂會設法改變神師的想法，使他命令我去執行與吾主相同的命令[44]。」

聖女的這一教誨非常寶貴，因為它建立了有關權威的等級制度。耶穌基督把祂對靈魂的治理權交給了教會，因而非常重視祂親自建立的秩序，並且把祂在人靈中的內在活動，也置於聖統制內。在代表祂的神師沒有下命令之前，即使是天主親自命令的，人也不該去做。這是聖女大德蘭針對「內心言語」所作的嚴肅指示。聖女

[44]《自傳》，第二十六章，271頁。

寫道：

「如果我們所聽到的言語產生以前所論及的效果，我們便可以確信它們是來自天主的。如果別人對妳所說的事是很重要的，而且涉及妳或第三者該完成的工作，但在未聽取一位有洞察力、明智、真正為天主服務的聽告解神師的意見之前，任何事都不要做，也不要想去做，即使妳對這些事有過一些經驗，而且也清楚地認為這些話是來自尊威的天主。這就是天主的聖意。這樣做，絕不違背天主的命令。況且，天主曾命令我們把聽告解的神師看作是祂的代表，因此我們不可懷疑天主透過祂的中間人來對我們說話。要做的事情如果困難，神師對我們所說的話，正好是對我們的支援和鼓勵。當吾主認為適宜的時候，祂會把同樣的勇氣賞給神師，同時也會向他保證我們懷有祂的精神。倘若吾主沒有這樣做，那麼我們就不負任何行動的責任。如果依另一種行為準則行事，就是依我們自己的看法來行事，在我看來是非常危險的。姊妹們，為此我以吾主的聖名懇求妳們，希望這種事絕不會發生在妳們身上[45]！」

這種行為準則的依據是因為神師代表教會，他的權力來自天主。因此，被領導者應該尊重神師所表達出來的意旨，優先於一切來自自己內心的啟示，即使它們是明確又可靠的啟示。這條路一方面彰顯出對神師應有的服從，另一方面也說明在靈修進步的道路上，靈修指導佔有極重要的地位。

---

[45]〈第六住所〉，第三章，950-951頁。

第九章

規律的生活和簡化性的靜禱

我們再來看看這些人，他們為人行事都充滿智慧[1]。

「這些人藉著天主的仁慈在戰鬥中獲勝，由於堅持到底，而進入了第三住所，我們對他們要說些什麼呢？除了說：『敬畏上主的人是有福的』，我們還能說什麼呢？……的確，我們稱他為有福者，這個稱號非常恰當；因為根據我們的判斷，如果他不後退，那麼他正走在得救的正確道路上[2]。」

聖女大德蘭以歡樂的心情向到達第三住所的人致意，他們已得到了勝利，他們已越過了一個重要的階段。那麼這勝利是指哪些方面呢？聖女即將指出勝利既在德行方面，也在靜禱方面。不過，聖女在最後提醒我們說，他們似乎尚未走上全德的道路。

聖女大德蘭對有關第三住所的教誨是非常寶貴的。

一、規律的生活

聖女強調，能達到第三住所「是天主很大的恩寵」。她又說：

---

1 〈第三住所〉，第一章，850-851頁。

2 同上，845頁。

「由於天主的仁慈，世界上能享有這種恩寵的人不在少數[3]。」

請看她以幾種明確的特徵來描繪這樣的人靈：

「他們都懷有絕不冒犯至尊天主的熱望，甚至堅持避免犯小罪。他們專心作刻苦，定時收斂心神，善用時間，對近人全心實踐愛德；他們言談沉穩，舉止規矩。當他們持家時，總是以智慧來管理。可以肯定，他們的境界是值得人羨慕的[4]。」

他們的心靈住所似乎安排得井然有序。一切都整整齊齊，有條不紊。但是，只看整體還不夠，讓我們來檢視幾個細節。

井然的秩序似乎應歸功於此人對外在生活作了完善的安排。此人的生活很有規律，什麼時候祈禱，用多少時間，一天內什麼時候從事愛德工作，都有明確規定。按我們今日的說法，這些人是專務行動的虔誠者。我們不必擔憂他們的工作和祈禱會妨礙他們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他們既然有同樣的智慧來管理家庭，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當然也不會忽略自己的主要責任。所以，他們是非常好的虔誠教友，知道如何把自己對天主、對家庭和對社會的外在責任愉悅地整合在一起。

但是，在這美麗的外表之下，還有些什麼呢？井然的秩序是否深入住所的內部呢？看來是肯定的。因為他們「都懷有絕不冒犯至尊天主的熱望，甚至堅持避免犯小罪」。這便是他們內心的情況。

看到如此美妙的結果，尤其回憶到他們在第一住所時的情況，我們實在不能不同聖女大德蘭一起發出讚歎之聲。在第一住所時，

---

[3] 〈第三住所〉，第一章，848頁。

[4] 同上，848-849頁。

他們沉浸在世俗精神之中，放縱於情慾之間，在一個月中間，認真思念天主的時間，真是少之又少。

不難看到，這些靈魂曾作過持久的努力，經常戰勝自己，避免犯罪的機會。他們克制情慾，安排生活，定時作神業功夫，盡好本分責任，把過去用在消遣和休閒的時間，現在用於慈善事業上，躲避一切罪惡，修鍊德行；並規範自己外在的行為和言談，使之發出內心優美的光輝。

他們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生活階段。不但養成了良好的習慣，而且將之實現在每天的生活中。這些人由於良好的生活習慣，由於對自己所專心從事的事從不故弄玄虛，從事善舉而絕不顧慮別人的看法，他們所有的外在言行，已使自己躋身於善靈之列。他們的虔誠已達到可靠、寬容和推己及人的地步，贏得了人們的尊敬。

這種勝利來自在理智光照之下的意志，是意志力堅忍不拔的所有成果。然而在下結論之前，讓我們檢視一下他們在靜禱方面的進步情形。

二、簡化性的靜禱

聖女大德蘭在談到第三住所中的這些人時，曾簡短地說：「他們定時收斂心神」，並說他們有時候還會遇到神枯。在《全德之路》和《自傳》裡，她更詳盡地講述這些人的靜禱之發展情況。

他們在靜禱領域內的堅持努力，使他們易於收斂心神：

「當他一開始祈禱時，他就可以感到自己的五官全都收斂了起來，彷彿蜜蜂回到蜂箱，進去產蜜一樣，全不費力氣。天

主就是在靈魂奮勇努力過以後，才賞給他的意志統御五官之權。現在只要意志想要收斂，五官立刻服從，並回到內心的深處。雖然五官還會從收斂中出來，但能馴服已很不錯了。五官出來時，也會像臣僕和俘虜一樣，不再像以前那樣作亂了。倘若意志要喚回它們，它們會更迅速地回來[5]。」

這種易於收斂的能力，使得人的官能和天主之間的愛的交流也更趨於簡單化。

那麼，是否還要像過去那樣在吾主身邊作冗長的口禱呢？

「在慷慨努力地陪伴在吾主身邊以後，祂會用記號表示聽到了我們。以前我們要經常念〈天主經〉，使祂聽到我們的聲音，今後在第一次念時，祂就俯聽我們了。祂非常希望免去我們的勞累。如果在一個鐘頭內，我們只念一遍〈天主經〉，但我們體會到和祂在一起，意識到自己在向祂求恩，那就足夠了。祂是多麼願意答應我們，多麼高興和我們在一起啊！祂並不喜歡我們費腦筋，向祂長篇大論地說話[6]。」

如果我們用想像力，設想耶穌基督的臨在，這時祂的形象也簡化了。一切細節都模糊了，祂的輪廓已不那麼真切，只留下祂那更鮮活、更強烈的吾心所愛者的臨在。

至於智力方面，一般說來，已失去了對複雜推理的興趣，不再喜歡對不同的主題逐一默想，反而更喜歡停留在某些滋養靈魂的真

---

[5]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4 頁。

[6] 同上，第三十一章，730 頁。

理上，或對許多特別熟悉的概念進行廣泛的綜合。將其整合在一目了然之內，表面上看似模糊，實際上卻既深入又深情，從中獲得既深刻又鮮活的感受。

靈魂此時已將以往多話又紛擾的官能，以更簡化的方式取代：如符號性的語言、內心的脈動、靈魂的注視，以及在吾主身邊的寧靜休憩。

這種靜默和休憩正是愛的表達，非常有利於促進愛的交流：

「這些靈魂很快就被天主聖愛之火所點燃。由於離爐火很近，一旦有個小火星落到身上，只要以理智輕輕吹拂，就可以把他們全部燃燒[7]。」

這些簡化性的靜禱，要到什麼程度才是靜觀性的靜禱呢？目前先不要觸及這個複雜的問題。我們就直接稱之為「簡化性的靜禱」，其定義就是：「靜默中的凝視。」

這種對清晰的真理或基督生動儀態的凝視，其本身是積極的，它受到凝視對象的吸引，因而變得安詳又寧靜。

我們可以從簡化性的靜禱中區分出兩種要素：一是朝對象舉目仰望，二是因而產生的安詳和寧靜。兩者似乎相繼發生，實則不分先後。

一般說來，人靈根據不同的時間或不同的性格，對兩者的意識多少有所不同。人靈可能意識到自己在凝視，卻不太注意其所帶來的安詳；也可能專心體會安詳與甜蜜的感受，僅在維持或更新這種感受而需要向對象注視時，才會再向對象仰望。上述的第一種情

7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5頁。

況，我們稱為凝視性靜禱；而第二種情況，則稱之為收斂性的簡化靜禱。

在凝視性靜禱中，我們可以說，靈魂的眼睛張開了；而在收斂性靜禱中，對神光的感受反而使眼睛閉起來。有人說，熾愛天使在永恒天主之前，是要把自己的臉遮蓋起來的。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說，她不遮臉，反而要目不轉睛地注視好天主。聖三依撒伯爾修女又不同了，她彷彿在眩目的光芒前需要垂下眼目。由於各人的心態不同，因而需要不同的名稱。然而兩者的不同僅在於各自的方式，也可以說，不過是各人的不同意識狀態而已。這些都是靈魂在靜默中的凝視，也就是簡化性的靜禱。

當一個人達到了簡化性靜禱的境界，會有哪些表現呢？這個問題非常重要，且具有實用價值，我們就根據簡化性靜禱的定義來回答。簡化性的靜禱是在靜默中的積極凝視，所以同時要顧到行動和靜默。人靈的這種休憩來自於官能活動的簡化，它比任何推理更有益，也更能滋養靈魂；因此，必須加以尊重及維持。然而由於理智變幻不定，理性的目光無法長久集中在一個對象上而不分心走意。因此必須把官能領回凝視的對象或其他事物上，以恢復其安寧的感受，並重獲不受官能左右的生活。

我們曾說過，聖女大德蘭不斷地叮嚀，如果官能在靜禱中沒有在天主的掌握之中，那麼就得使它有所行動。然而，這種必要的活動不應擾亂靈魂的靜默，因為這種靜默統御靈魂的某些部分，並發揮其滋養靈魂的功能。這就是聖女在〈第四住所〉中所詳述的雙重建議：被動性的收斂心神讓人的官能享有行動的自由；安寧能帶動意志，因此理智的活動不該去擾亂它。她說：

「天主賜給我們官能，為了使我們能加以利用。每個官能都會受到賞報，因此不該投其所好，貪圖喜樂，而應讓它們各自善盡責任，但願天主願意把它們召喚至更高的境界[8]。」

此項規則是針對被動性的收斂心神而言，當然更可以應用於簡化性的靜禱。

簡化性的靜禱要比被動性的收斂更為平靜。靈魂享用簡化性靜禱所獲得的效果，是很正常的。這種靜禱的價值就在於寧靜地憩息，這憩息使靈魂向聖寵的滋潤開放，因此務必排除破壞這種憩息的亂源。

這種靜禱的方式是逐一停留在不同的情景前面，而不注重連續不斷地以邏輯思考來進行推論。靈魂要做的就是面對各個情景，停下來作整體的瞻望和讚賞。當寧靜的感受漸漸消失時，再繼續瞻望下一個情景。

簡化性靜禱與默想的區別如下：簡化性的靜禱，其進展是緩慢的，是跳躍式的進展過程，有明顯的停歇點；而默想卻是規律性與持續性的靜禱。在簡化性的靜禱中，重要的並非經過多少時間，或產生多少思想，其唯一的要點是：靈魂與所呈現的事實互相接觸融合，而從中獲得力量。內心的安寧一旦確立，就表示兩者間的確已有了接觸，靈魂已獲得了效果。所以我們可以說，其他一切更積極的靜禱形式，儘管更熱烈或更有悟性，都遠非簡化性靜禱的成效來得大。

這些簡化性的靜禱是理性官能優越而細膩活動的成果，它們已

---

[8] 〈第四住所〉，第三章，885頁。

與敏銳的直覺相似，因而勝過推理的靜禱[9]。這些靜禱標示出智力活動在靜禱中的勝利；如同規律地行神業、克制情慾、善盡本分責任，及有秩序的生活等這些我們曾讚賞過的情況，在在都標示出意志在刻苦和虔誠生活中的勝利。

靈魂已走上了全德之路，盡自己所有理性和心靈的力量來完成這種理想。而天主以一般性的援助，即普通的聖寵來幫助他，使他終於獲得勝利。第三住所所展現出的是，在尋求天主的過程中，人的努力所獲得的勝利。我們可以理解為何聖女大德蘭高興並興奮地對這樣的成果表示祝賀：

「上主幫助他們克服了初步的困難，祂所賞賜的恩寵實在不小；這恩寵是非常之大的……，他們的境界的確令人羨慕，看來沒有任何困難足以阻擋他們到達最後的住所了。只要他們願意，吾主是不會拒絕他們進入的，因為他們已作了最好的準備來接受吾主的各種恩寵了[10]。」

在這些讚美詞中，有鼓勵，也有許諾。在肯定中，也暗指第三住所距離頂峰還很遙遠。我們再看看聖女大德蘭的描述，就可以明白這事實了。

---

9 我們已提過，現代人的思想，重視直覺勝於推論；他們喜歡生動的綜合性論述、充實而簡潔的用語。這種情況是沒落還是活力的標誌呢？事實上，天才往往憑直覺；同時人的思想又往往受到軟弱官能的影響。不管怎麼說，直覺總是智力活動的優質形式，而且直覺的能力正是我們這時代的恩寵之一；它能迅速把靈魂領向簡化性的靜禱，形成良好的本性能力，有利於靜觀的發展。

10〈第三住所〉，第一章，848-849頁。

三、缺陷和困難

聖女大德蘭在開始描述時，引用了一節聖詠：「敬畏上主的人是有福的[11]。」這話很能反映出第三住所的氣氛。在這住所有愉快的事，也有很多危險，因此敬畏之情是絕對需要的。

要知道，這些靈魂的進步還不很穩定：

「住在第三住所中的人，已下定決心絕不得罪天主，且躲避使天主不悅的機會。由於他們離第一住所還近，所以很容易再回到那裡去。他們的毅力還沒有堅固的基礎。他們不像那些在痛苦中受過鍛鍊的人那樣認清這個世界，知道不必害怕世界的風暴，也不貪求世間的快樂。也許會有一個大磨難把住在第三住所中的人，又領回到愛世俗的路上去，因為魔鬼善於製造一些困難來加害我們的靈魂[12]。」

在第三住所中，魔鬼很可能找到一些同盟，因為人的私慾偏情僅在最外層受到了克制。人靈井然有序的外在生活可能會欺騙我們，就如欺騙這人自己一樣，使之錯估自己德行的品質，而這些德行正是有序生活的基礎。

聖女大德蘭發現了真相，不禁悲歎道：

「我認識好幾個人，甚至我可以說，他們當中有好多位已

---

[11] 詠一一一1。

[12]〈第三住所〉，第二章，861頁。

達到了這個境界。根據我們所能判斷的事實來看，他們無論在內心或外表上，已經正直、謹慎地侍奉上主多年了。然而，在他們似乎足以駕馭世物、或至少已能看破世界時，至尊天主用微不足道的事情來試探他們，他們竟然禁不住憂傷而不安起來；這真使我吃驚，甚至感到害怕。對他們提出勸告已經無用了，因為他們已經長時間習於修德，所以覺得自己已能教導別人，他們並且有太多理由對這些考驗特別敏感[13]。」

這種態度其實正透露了驕傲。聖女說：

「依我看，正是這項缺點；這些人之所以不能越過這一住所而向前邁進，其原因就在於此[14]。」

當然，

「天主賞給他們的滿足，遠勝於他們在世間所能找到的任何照顧和歡樂[15]。」

但是，他們清楚意識到自己的德行，因而信心滿滿，並奢望更高超的聖寵：

「這些靈魂堅信自己絕對不願犯一個大罪，其中有許多靈魂甚至連一個故意的小罪也不犯。他們善用自己的時間和財物；如果有人要把他們關在門外，不讓他們進入我們君王的居所，

[13]〈第三住所〉，第二章，853頁。
[14]同上，858頁。
[15]同上，858頁。

他們是絕不會耐心忍受的。他們認為自己事實上是天主的家臣。但是，她們卻不想一想，即使在現世，國王的眾多家臣也不是個個都能進入他的寢宮的……。

謙遜吧，謙遜！我不知目前我所有的是什麼誘惑，但我相信對神枯如此過度反應的人，多少缺乏一些謙遜之德……[16]。」

有德行又有驕傲，心懷善意又心懷幻想，好個並駕齊驅！當然，在我們的靈魂內，私慾偏情和最崇高的德行並存，這也是正常的。可憐的靈魂同時帶有肉慾和本性，聖寵和罪惡，隨著靈魂向聖德高攀，兩者間的對比愈來愈明顯。聖保祿宗徒在軟弱的人性和豐富的聖寵之雙重重壓之下，喊道：「我這個人真不幸呀！[17]。」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則說，她愈前進，就愈發覺自己的缺陷，然而她卻因此而感到高興，因為軟弱能引來天主的仁慈。

但是，對第三住所中的人來說，情況卻又不同。聖保祿經驗到自己的軟弱而歎息不已，但這些人卻看不見自己的軟弱，連別人告訴他們，他們都不能接受。聖女大德蘭說：

「對他們提出勸告已經無用……。我再說一遍，在他們的思想中，他們認為自己的考驗是神聖的，同時，也願意別人視之為神聖……。我從過去直到現在都無法找到安慰這些人的方法，只有對他們的痛苦表示深切的同情而已。事實上，我們也真該同情這樣的痛苦。然而，我們還不能反對他們的看法，因為他們有各種理直氣壯的理由，使自己相信他們是為天主而受

[16]〈第三住所〉，第一章，850頁。

[17]羅七24。

苦；而這正是為何他們不能了解這是一種缺點的原因。這也就是有些如此精進的靈魂所陷入的另一種錯誤[18]。」

這問題很令人煩惱。如何掃除這些靈魂的幻想，並光照他們的善意呢？這裡有一些例子，或許比責備或一般的說理，更能使人明瞭：

「有一個富翁膝下無子，又沒有一個他所中意的財產繼承人。他的財產受到了部分損失，令他很難過。其實損失並不可觀，他還是有生活上的必需財物，而且為他和他的家庭仍是綽綽有餘。倘若這時他自陷於憂悶不安，彷彿已到了沒有一塊麵包果腹的地步，那麼吾主怎能鼓動他為愛主而放棄一切呢？他也許會答覆說，他之所以惋惜自己的財產，是因為他想賙濟窮人。但是，依我看，天主並不要他沉迷於這種愛人的感情中，卻要他遵循至尊者的榜樣；在設法恢復自己的財產時，也要保持靈魂的平安[19]。」

在另一個案例中，聖女說，有一個人，

「他的生活已能維持，甚至綽綽有餘……，但他卻時時設法獲得更多的財物……，這人的意向無論如何高尚，我也絕不會苟同[20]。」

以上的指責和案例，是否已把第三住所的靈魂處境完全說清楚

[18]〈第三住所〉，第二章，853-854頁。
[19]同上，854-855頁。
[20]同上，855頁。

了呢？他們有嚴重的缺陷，但也有確實的進步；一方面對他們的指責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他們的外在品德和善行又值得尊重，這兩方面該如何協調呢？的確有一種奧祕籠罩在這些靈魂上，聖女對此非常清楚，因而寫道：

「女兒們，我在此為妳們所指出的真相，儘管說得含糊不明，但還是請妳們加以深思，因為我無法表達得更加清晰[21]。」

聖女請人加以深思，正表示問題的重要性。這個問題的確很嚴重，必須仔細地反複閱讀針對第三住所所寫的那兩章之內容，才能加以答覆。我們將發現聖女大德蘭在第三住所的人面前指出一種類似不安的尷尬。她對這些不安既有動人的讚揚，也有許多一般性的指責，並且還作了一些看似離題的解釋，以及對這種人的幾分譏諷。她說這些人：

「言談沉著，衣著整齊……，舉止行動都非常得體……以正直和智慧來侍奉上主[22]。」

我們是否應當收集這些不安的跡象，而加以重視呢？要知道，聖女大德蘭寫文章並不預先準備綱要，而是信筆所至，想到哪裡，就寫到哪裡，也不重讀一遍。有時，一個景象呈現在眼前，引發她有所感受，結果這感受主導了她整個的描述，然而她對此感受卻又沒有作清晰的說明。

猶如在〈第一住所〉時，我們感覺到，聖女因為看到那些人的

[21]〈第三住所〉，第一章，852頁。

[22]同上，849頁，850頁，853頁。

超性生命非常脆弱，常有陷於罪惡和墮入地獄的危險，因而戰慄不已。而現在我們看到聖女以莊重和謹慎的態度，面對這些按部就班作默想、思想有條理、已開始走上正途的人。聖女在第三住所的這些熱心人士面前駐足良久以後，告訴我們說，這些人並不完全與她的意見相投，並不和她生活在同一神光之下，而且對事物的判斷也和她不同。

這些人生活在世俗中，而聖女大德蘭生活在隱修院內，因此上述情況是由於性情各異，或生活習慣不同所造成的嗎？不，絕對不是。聖女的感受既不是膚淺的，也不是純粹出於本性的。我們應該信任她，並且對這個問題作更進一步的研究。

我們發現這些人的靈修基礎，與聖女大德蘭的靈修基礎之間，存在著一道鴻溝。這鴻溝是這些人還沒有跨越的。聖女的不安為我們揭示出一個非常重要的靈修問題，她用寥寥數語道出了真相：

「從我開始談這些住所的時候，我腦海裡就浮現出那位青年（即吾主要求他作完人的青年），因為我們所做的正和他一樣[23]。」

是否應該再回憶一下福音中的那一幕呢？

「有一個人來到耶穌跟前說：『師傅，我該行什麼善，為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為什麼問我關於善？善的只有一個。如果你願意進入生命，就該遵守誡命。』他對耶穌說：『什麼誡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

[23]〈第三住所〉，第一章，849頁。

作假見證；應孝敬父母，應愛你的近人，如愛你自己。』那少年人對耶穌說：『這一切我從小都遵守了，還缺少什麼？』耶穌對他說：『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你必有寶藏在天上；然後來跟隨我。』少年人一聽這話，就憂悶地走了，因為他擁有許多產業[24]。」

聖女大德蘭謙遜地把自己安置第三住所中，說：「我們所做的正和他一樣。」

因此，這些人尚未邁進成全的道路。

[24] 瑪十九 16-22。

第十章

超性的智慧和基督徒的全德

他們還是遵照理性生活，愛情也沒有
強烈到可以使理性瘋狂[1]……

我們回到第三住所，心裡不禁痛苦地迴響著這句話：「我們所做的正和他（福音中的那位青年）一樣[2]。」這些人像福音中的青年，他們長期明智、正直地遵守了法律的條文，也都希望成為完人，但是卻在吾主的要求前猶豫了，並且憂悶地離去。這憂愁不論對他們，還是對我們，都是很沉重的。聖女大德蘭帶著鼓勵的口吻說：「說實在的，對此懦弱，我們應該同情。」

吾主對這些人，猶如對那位青年，說：「你若願意是成全的……」；但他們面對基督徒全德的要求，卻停止不前或轉身走了。因此，有人若想進入全德的道路，這裡正是起點。

這正是聖女大德蘭的思想。如果你對此懷疑，那麼請打開她的《全德之路》。書中第二章的開始幾頁討論的是徹底的貧窮，就是詮釋耶穌向該青年所說的話。

至於聖十字若望，他只為某些特定的對象而寫，就是為那些已經徹底超脫世物、並要求認識登上頂峰的捷徑的那些人而寫。當這些人勇敢地放棄了一切時，可以說就開始走上了全德的道路。但一

---

1 〈第三住所〉，第二章，857頁。

2 同上，第一章，849頁。

直要等到他們在靜禱中獲得了顯著的成效，才可以稱他們是在全德道路上行進的人；他們在這個名稱下前進，直至與主達成轉化性的結合。

加爾默羅會的聖人聖女都將耶穌基督的話語朝最滿全、最明顯的意義去理解。「你若願意是成全的，去，變賣你所有的一切。」一個人跨出了這第一步，才開始向全德邁進。

一、瘋狂和全德

要進入福音的全德境界，是否必須起身行動，捨棄一切財物？根據吾主的話語，根據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的開端所說的話，以及她為了說明第三住所中人靈的缺陷所舉的例子，並在例子中又提及富貴青年留戀世物；根據這種種情況，答案已顯而易見了。

那麼，所有未能實行這徹底貧窮的人，就不可能達到福音的全德了嗎？在第三住所中的人若身為一家之長，難道也得放棄一切財物嗎？

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全德的問題並不在於此。耶穌只要求某些人放棄一切財物；至於眾人，他們應該有更內在和一般性的輕財之心。每人應按個人力之所及和適合個人的情況來作犧牲。

為了解這一點，我們將對某些相關的言論加以分析；從不同的觀點來看問題的複雜性，以便找出答案。

1. 我們首先探討聖女大德蘭的言論。她的話對我們最有意義，因此應詳加闡明。

我們都知道她對第三住所中的人所作的責備是：缺乏謙遜，不能超脫世物，面對微小的考驗有過分的不安和憂苦等。這些都是外表的缺失，還有一項更內在的缺點，它涉及靈魂的內在行為，影響整個靈修生活，其他的一切缺失也因之而來。聖女為我們把它揭露出來。她寫道：

「我所說的這些人，他們所做的苦工與他們所有的舉止一樣，都小心地加以安排。他們珍惜生命以能侍奉吾主；這一切都不算壞事。他們在行苦工時也很謹慎，生怕傷害了健康。所以不用擔心他們會自殺……[3]。」

我們知道這些靈魂的生活很有條理，他們的一切都井然有序。聖女大德蘭調皮的譏諷，並不會讓我們感到訝異，因為她生性活潑率真，在談起這種連小節都一板一眼的生活時，不免會發笑。在她的這些話語中，就像她有時對問題的解釋一樣，表面上似乎是含糊不明，然而就在這漫不經心的話語中，有幾個字給人打開了新的眼界，提供了問題的答案。請看下面的兩句話：

「他們還是遵照理性生活，愛情也沒有強烈到可以使理性瘋狂……[4]。」

這項真理對她來說似乎是靈感一閃。她抓住這一靈感，並熱情地加以發揮：

---

[3] 〈第三住所〉，第二章，856-857頁。

[4] 同上，857頁。

「我情願我們的理性能告訴我們：在侍奉天主這件事上，不要這樣以斤斤計較為滿足。這樣做，我們永遠到不了道路的終點。請相信我；我們以為自己永遠在前進，但由於以上的方式會削弱人的力量，所以我們那樣走一定會感到吃力的。能不迷失方向，已經是大幸了。……所以，能一勞永逸地結束行程，不是更好嗎？……

由於我們如此謹慎地前進，一切都成了我們的障礙，對任何事都會害怕，不敢逾越……。因此，我的女兒們，為了愛吾主，讓我們勇敢些吧！把我們的理性和恐懼都放在祂的手中；忘掉我們本性的軟弱，因為它會消耗我們許多的精力。要一心只求見到吾主，大家加速前進吧[5]！」

聖女說得多麼清楚！這些人的理性把生活安排得井然有序，現在這種過份理性竟然成為加速前進的絆腳石。原來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現在反倒成為無法跨越的障礙，原因就是這些人意識不到是他們自己的理性封閉了全德的道路。

在聖女筆下，以斷然的口吻如此責斥，難免使我們感到有些詫異。我們知道聖女生性活潑率真，因此對太瑣碎的規定會感到拘束。當她讀到有一位會士規定他的一所隱修院在領聖體的日子該遵守許多規定時，就不寒而慄了。聖女是指導靈修生活的明智而慈祥的母親，她的理論和生活都平衡發展，從她本性官能的發展直至她達到與主轉化性的結合，她始終合乎人情。這樣的一位聖女，是不可能對理性有所譴責的。所以，要成聖，是否需要有一點瘋狂呢？

---

[5] 〈第三住所〉，第二章，856-857頁。

2. 聖保祿宗徒在《格林多前書》中，對此也明確地加以肯定。

保祿宗徒在雅典的阿勒約帕哥（Aréopage）作了非常精采的演說，《宗徒大事錄》中還為我們留下了當時演說的大綱。但是結果卻幾乎一敗塗地，於是他來到了格林多[6]。

到了格林多以後，聖保祿面對另一種困難，就是猶太人的強烈反對，和城裡的敗壞風俗。於是宗徒更加迫切地感到，自己唯一的支援便是基督的大能。再說，他本是以編織羊毛為生的卑微人物，他的佈道只能說服一些身分卑微的人。在他寫給格林多人的第一封信中，就提到了自己的經驗：

「原來基督派遣我，不是為施洗，而是為宣講福音，且不用巧妙的言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失去效力。

原來十字架的道理，為喪亡的人是愚妄；為我們得救的人，卻是天主的德能。因為經上記載：『我要摧毀智者的智慧，廢除賢者的聰明。』智者在哪裡？經師在哪裡？這世代的詭辯者又在哪裡？天主豈不是使這世上的智慧變成了愚妄嗎？因為世人沒有憑自己的智慧認識天主，天主遂以自己的智慧，決意以愚妄的道理來拯救那些相信的人。的確，猶太人要求的是神蹟，希臘人尋求的是智慧，而我們所宣講的卻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這為猶太人固然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但為那些蒙召的，不拘是猶太人或希臘人，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因為天主的愚妄總比人明智，天主的懦弱也總比人堅強。

---

6 「他們一聽見死人復活，有的譏笑，有的卻說：『關於這事，我們以後再來聽你吧！』這樣，保祿便從他們當中出去了。可是也有幾個人跟從了保祿，接受了信德」（宗十七 32-34）。

弟兄們！你們看看你們是怎樣蒙召的：按肉眼來看，你們中有智慧的人並不多，有權勢的人也不多，顯貴的人也不多；天主偏召選了世上愚妄的，為羞辱那有智慧的；召選了世上懦弱的，為羞辱那堅強的。甚至天主召選了世上卑賤的和受人輕視的，以及那些一無所有的，為消滅那些有的，為使一切有血肉的人，在天主面前無所誇耀。你們得以結合於基督耶穌內，全是由於天主，也是由於天主，基督成了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正如經上所記載的：『凡要誇耀的，應因主而誇耀。』

弟兄們，就是我從前到你們那裡時，也沒有用高超的言論或智慧，給你們宣講天主的奧義，因為我曾決定，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這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而且當我到你們那裡的時候，又軟弱，又恐懼，又戰兢不安；並且我的言論和我的宣講，並不在於智慧動聽的言詞，而是在於聖神和祂德能的表現，為使你們的信德不是憑人的智慧，而是憑天主的德能[7]。」

在我們所引的長文中，立論精闢入裡，用語對比有力，清楚又強烈地凸顯出一種對立思想：一面是聖保祿生活於其中的世俗智慧，另一面是指引他行動、傳教，和主導教會發展的天主智慧。兩者之間存在著基本的矛盾。

聖女大德蘭指責第三住所中的人太理性化，進不了全德的道路，希望他們有狂熱的愛情；聖保祿則強調基督的智慧在世人眼裡

7 格前一 17-二 5。

是瘋狂的。這兩種主張互相補充，正好表達了我們對崇高的聖德所持的一般看法。

3. 我們閱讀聖人傳記，看到聖人不但在行動上表現出英豪氣概，如聖樂倫（Saint Laurent）在熾熱的烙刑架上還嘲諷他的劊子手；而且每位聖人的生活都表現出他們所順服的是更高的行為法則。

聖五傷方濟為了滿足父親的要求，在眾目睽睽下，於廣場中脫下衣服，還給父親。從此，開始了他投身神貧的英勇事蹟。

聖十字若望在杜梵路所開創的事業，看來也同樣使人感到愚妄。富高神父（P. de Foucauld）在撒哈拉沙漠的炎日下孜孜不倦地工作，直至在這塊土地上灑盡鮮血，為使該處能結出天主生命的豐碩果實。

再看亞爾斯本堂神父的一生，尤其在他的晚年，透過忍耐和苦工，也透過他領受的奇妙恩寵，處處顯示出十字架的大能。

信友們憑常識來判斷，立刻把他們視為聖者，熱情地敬禮他們。對於他們來說，聖德的標記就是「十字架的瘋狂」。這瘋狂支配了他們的一生，也神妙地結出了超性的果實。

聖女大德蘭和聖保祿的言論以及聖人們活生生的善表，都肯定了十字架的瘋狂和聖德原來是同一回事。這事實在我們心中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十字架的愚妄，其本質是什麼？聖德真是與人類的理性相對立的嗎？若要成聖，在人的眼中究竟要瘋狂到什麼程度呢？

我們將把智慧區分為三種，它們是倫理和靈修的依據；藉此區分，我們一方面澄清上述這個問題，另一方面進一步了解聖保祿和

聖女大德蘭的教導。

二、三種智慧

天主上智領導萬物歸向萬物的終向，並使萬物順從其本性的規律；因而奠定了宇宙的秩序。

天主把萬有引力置於物質之內，藉此引力宇宙星體在太空中神妙地運轉，並歌唱天主的光榮。而在每一種動物內有本性的規律，牠們各自順從這些規律成長、繁殖，完成天主上智在生物界中為牠們所安排的角色。

天主用道德的規律引導人達到人生的目的；人的道德規律與天主置於物質和動物中的規律不同。物質和動物的規律是必然的，受制者是被動的；萬物對此既沒有意識，也不得抗拒。然而道德律之於人，則不同，它不僅啟示給人的理智，同時也尊重人的自由。對人而言，道德彰顯出天主的旨意，它也要求人自由地與天主合作，以完成天主對世人的計畫。

天主上智要領導人到達超性的圓滿境界，祂以三種不同的方式來表達祂的聖意。因此，對教友來說，就有三個範疇的智慧，它們彼此互相重疊，互相補充。

1. 天主使每個人都擁有自然道德律，祂把其中的首要原則銘刻在人心中，每個人都感覺到這些原則是理所當然的。比如：人人都能分清善與惡；知道行善的責任；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等等。雖然這些概念是天生的，在人的內心有指示的作用，但人卻有自由，可以躲避它們，或違背它們。

人類的理性再從這些基本指示演繹出其他當盡的義務，這些義務或多或少可視作這些基本指示的直接後果。理性再在這新的義務中，繼續探索、解釋和確定，比如什麼是正義。由正義延伸到與人來往時，應尊重別人，尊重自己。當個人有所需要和願望時，理智會拿捏分寸，在避免破壞整體平衡的條件下，滿足自己的需求。於是理性就這樣制定自然律的規條，闡明人性德行的動機和作法，作為指導行為的準則。

理智以邏輯性的推演，從自然律的基本原則延伸出各種生活準則，制定自然律的法典。法典所規定的權利和義務，包括個人針對自己、社會和人類整體所應享的權利和當盡的義務。

無論從建立自然道德秩序的原則來看，還是從銘刻在人心中的智慧來看，或者由訂立該秩序的理智來看，無可否認其來源都是出自天主。人的理智本身，就是來自聖言的一線光芒，引領我們歸向祂。

自然道德秩序是天主上智所建立秩序中的第一種表現方式，當然這種方式是最低層級的，由於它是建立在事物的本性上，因此是一切道德的基礎。人若不先遵守自然律的準則，就不能聲稱已尊重了天主的命令，進而要追求更高的德行。任何一種秩序若不以自然法則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由此可見這自然的智慧是何等重要了。

2. 耶穌基督在山中聖訓中，對祂的聽眾說：

「你們不要以為我來是要廢除法律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

[8] 瑪五 17。

除，而是要成全[8]。」

這話表示出：啟示的智慧是天主命令的一種新的表現方式。

啟示告訴人，人的終極是超性的，人受召分享天主聖三的生命；它也指示人應採取的方法，以及為了達到這更高的目標所應修的德行。我們既然是天主的子女，當然應該像天父那樣完美。耶穌基督既然是被派遣來指引我們到天主那裡去的道路，並告訴我們如何在祂內修成全德，那麼我們就當跟隨祂的芳蹤，效法祂的行動。

天主把新的秩序啟示給我們，並賜給我們超性的聖召，其中不僅包含有新的義務，還有適當的實行方法。天主一方面給我們神光，啟示給我們上智的永恆計畫；另一方面也給我們聖寵，使我們能將其納入生活中，又傾注給我們超性的德能，使我們參與這個計畫，並為實現此計畫而努力。

啟示不會破壞理智，反會增強理智所發現的信念，並給理智帶來光照，使之開展意想不到的廣擴視野。同樣，天主灌注在人靈內的德能，會深植在人類所有的官能上，並利用人的各種官能產生超性德能的行動，同時強化人本性的德行，擴展這些德行的範圍，並為這些德行提供新的動機。聖道茂說：

「事實很明顯，我們對付情慾所採取的措施，或是出於理智的人性規則，或是出於天主的規則，兩者間就有基本的區別。比如說，我們進食，理智提供的措施是避免損害健康和合理進食。而按照天主法律的規則，猶如聖保祿所說的，人應該懲罰自己的肉體，用節制飲食或其他苦行來使肉體就範[9]。」

---

[9] 《神學大全》（*Sum. th.*），I a IIae, qu.63, a. 4。

由此可見，藉著啟示和分享天主聖三的生活，我們進入了道德的新層次；它引導我們修超性之德，或使本性之德行超性化，在新的神光下發揚光大，朝向超性的目標前進。

3. 純粹由啟示而來的超性之德，尤其是三超德，是天主灌注於人靈內的德行，用以建立我們和天主的超性關係。

這三超德植根於人類的官能中，利用官能產生超德本身的行動。這些德行既稱作超德，就是以天主為目標和動機，其目的是使人從本性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只在天主身上找自己的食糧和依靠。當這些德行完全脫離了較低的層級，而只以天主為唯一專注的目標和動機時，超性德行的運作才臻於圓滿。

在開始時，超德當然會要求理智去探索啟示的內容，提供天主的真理，作為超德的營養。這種求知行為是必要的，對超德的發展助益匪淺。

然而只憑理智不可能給超德帶來天主的奧理，而超德正是以天主的奧理為立身之本，因此理智只能研究教義信條，並將其轉化為概念及類比性的真理。理智本身無法透視超性事物；超德僅憑理智所作出的行動，也必不完美。要使超德的行動趨於完美，必需服膺天主的奧理；唯獨依靠天主，存留在天主之內，才會有神光及幫助。這來自天主本身的神光和幫助，啟迪了這些德行，並使這些德行專注於天主。至於如何使這神光和幫助有效地降臨到超德之上，就得靠天主聖神的神恩了。

藉著聖神七恩，居於義人內的上智發出神光和推動力，來支援三超德本身的行為，使之達到完美的地步。比如一個人向居於其內的聖三抒發信德，當他藉理智回到信理神學的真理上，想在其中找

到精神食糧而重新抒發信德時，會突然從他以信德而深入其內的幽暗奧祕中，湧流出神味和朦朧神光，一股莫名的力量拉住他，邀請他安祥地停留在依然幽暗的奧祕中，甚至也可能促使他更為深入。又如一位看護病人的護士，她的責任心激起超性的服務熱誠；有一天，她突然具體又鮮活地發現這病人竟然是受苦基督的肢體。於是，她在病人身上只看到可愛的基督了，一股從未經驗過的愛情溫柔地充滿了她，她繼續盡愛德的使命，但所懷的溫柔和細膩之情卻是前所未有的。

以上兩個事例，說明了聖神的神光和推動力結合起來，在前者身上產生了靜觀的信德行為，而在後者身上產生了完美的愛德行動。

聖神的神光既照亮理智，又使之困惑，或將之置於超越理智的光源之前。聖神以溫柔又微妙的推動，使人的意志作出超乎本性能力的行為，並以本身不可能的完美程度達成任務，這些都是天主上智直接干預靈魂的超性運作。

且聽聖道茂給我們解釋天主如何在靈修者身上施展其微妙又神奇的大能：

「蜜蜂和候鳥受到本能的驅使，其行動有非常高的準確性，由此可知是天主上智在領導牠們。同樣，當度靈修生活者有行動的傾向時，並非出於他本人的意志，而是受天主聖神的推動。正如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因為祂要來臨，好似被強烈的風催促的急流』（依五十九 19）。又如福音所載：『耶穌……被聖神引到荒野裡去了』（路四 1）。由此可見，靈修者的行動並非出於其自由意志，而是聖神引發他的自由意志去從事活動。聖

保祿也說：『天主在你們內工作，使你們願意，並使你們力行，為成就祂的善意』（斐二13）[10]。」

因此，天主以聖神的神恩介入靈修者的行動中，使他行動有效，圓滿成功，因此天主本身即成為這一切行動達到圓滿成果的主要動力。

當然，唯有天主自己才能圓滿地實現聖三生活的行動，因此，我們要分享天主聖三的生活，就必須將自身置於祂的神光下，讓祂將我們帶入祂的行動之中。聖保祿說：「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才是天主的子女[11]。」換句話說，唯有天主才能使天主子女的超性行為達到圓滿。

如果接受以上的理論，那麼，我們對聖十字若望有關聖寵轉化靈魂的話語，就不會感到驚奇了。他寫道：

「因此，這些靈魂的一切官能的最初反應都彷彿來自天主。我們不必驚訝，因為這些官能幾乎可以說已轉化為天主的官能……，那麼，這些官能的動向與運作無不在天主的大能之內……只有天主在推動這些靈魂的官能……。所以，這些靈魂官能的工作和祈禱總是都能產生效果。在榮福天主聖母身上就是如此[12]。」

---

[10] In Epistolam ad Romanos. 8: 14.

[11] 羅八14。

[1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一章，309-310頁。

三、不同智慧與全德

天主上智在本性、道德和全德各個層次間的不同表現，造就了各個範疇不同智慧的區分。這些區分與說明，可以使我們更明瞭聖保祿和聖女大德蘭的教誨，並更進一步釐清我們的靈修導師聖女大德蘭對全德的概念。

1. 聖保祿把十字架的智慧和世人的智慧相互對立，強調兩者間的矛盾。

毫無疑問，聖保祿宗徒所宣講並引導虔誠的初期教會向前發展的，正是被釘基督的智慧，是最高、最純的超性智慧。基督耶穌的智慧就是：「由於天主，基督成了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正如經上所記載的：『凡要誇耀的，應因主而誇耀。』[13]」

聖保祿宗徒所關心的是：為了使這智慧永保其全部的德能，必須保存其來自天主的全部純粹性。此外，他也害怕在使用學者的雄辯宏論這人為的因素時，反而會削弱十字架的力量。他確知，教友的信德只能建立在「不憑人的智慧，只憑天主的德能」的基礎上[14]。

聖保祿宗徒把世人的智慧與無比崇高的天主智慧互相對立。那麼，世人的智慧是什麼呢？是否就是天主彰顯在第一層次中的本性

[13] 格前一 30-31。

[14] 格前二 5。

智慧呢？當聖保祿宗徒談到言語能說服人的智慧時，我們或許會認為世人的智慧正是這種智慧。但事實卻並非如此。

他所謂世人的智慧是：「不知道從天主的智慧中受益，也不能用本身的智慧來認識天主的智慧」[15]。這種智慧已經敗壞，不再忠於自然律，只尋求如何滿足自己的情慾。這就是格林多人和異教人的智慧，他們敬拜偶像並放縱肉情，違背了每人與生俱來尋求回歸天主的基本天職。

在被釘基督的智慧和世人的智慧之間，存在著基本的對立及不可調和的仇恨。耶穌對使徒們說：「世界若恨你們，你們該知道，在你們以前，它已恨了我。若是你們屬於世界，世界必喜愛你們，有如屬於自己的人[16]。」耶穌在祂大司祭的禱詞中還說：「我不為世界祈求[17]。」

2. 在第三住所中的人，他們的智慧是怎樣的呢？當然，他們的行為比只遵守自然律的人要好得多了。他們避免小罪，定時收斂心神，並修鍊超性的德行。

然而，只是理智在支配他們修鍊德行，同樣也是理智在促使他們井然有序地生活，有條不紊地善盡外在的責任。

他們的德行不能擺脫理智的支配，這種情況恰好成了他們的弱點，阻止了他們的發展。這些靈魂有各種充分的理由，足以使自己相信是在為天主受苦；或避免從事過度的行為，然而卻是這過度行

[15] 參閱格前一 21。
[16] 若十五 18-19。
[17] 若十七 9。

為才能確保他們到達全德。我們不妨回憶一下聖女所說的兩個富翁，一個因損失了不是必要的財物，而過分悲痛；另一個是合理地追求發財致富，而這些財富對他並無用處。

這些靈魂的理智自主性強，愛情卻不夠強烈，不足以使他們達到瘋狂的地步。因此他們的行為就像福音中的富有青年一樣，他遵守了法律的規條，但是當他被要求完全擺脫世物，踏上全德之路時，他就認為是不合理的要求，望而卻步了。

我們很容易把這些人置於我們以上所描述的第二階段中，在這個階段他們修鍊超性的德行，但卻需要理智來加以光照和指示；因此，他們的德行仍停留在不完美的境地。

3. 人人都認為，崇高的聖德就是要具有十字架的瘋狂行為，只有十字架的瘋狂才能使人服從超性的法則而產生超人的行為；這種聖德觀包含著絕大部分的真理。聖人是受天主上智光照和推動的人，因而他的行為能達到完美的程度。

如果以為天主聖神的推動必然會使聖人做出一些奇異的行為，那就錯了。凡受天主聖神所推動的聖人，外表上可以和普通人一樣。因為聖德不在於有光芒四射的超人行動，而在於把所做的一切做得盡善盡美。

現在我們可以輕易地整理出聖女大德蘭的全德概念，以作為本章的結論：

在理智主導下井然有序的外在生活和超性德行，都不能稱之為全德。全德必須有愛，愛使理智變得瘋狂，並把理智置於聖神的神光和主導之下。唯有天主才能使人成聖。除非先把自己放在天主直

接的化工之下，任何人都不能進入全德的道路。這條道路要在第三住所之後才能開啟，而只有踏上這條道路的人，才配得上被稱為全德的起步者[18]。

[18] 進修會時所要求的完全超脫世物，通常已超出了第三住所的境界。初學期的人已實現了這種超脫之德，應該向更高的住所前進。加爾默羅會的靈修大師（如聖十字若望和可敬耶穌瑪利亞．若望神父）都強調會士們迅速地穿越起初的幾個階段，已進入第四住所，並接受第四住所的恩寵。然而，結束了培育的階段以後，最怕會士會喪失初期的熱誠，退回到以前的靈修住所中去，因為那裡更舒服，更「合乎理性」。

第三部

靜觀和神祕生活

第一章

愛的智慧

愛的智慧世世代代進入聖善的靈魂內，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1]。

我們來到了第四住所的門口，準備進入愛的智慧的王國。

直到現在，天主賜予人的還是一般性的援助，把主動權完全留給人。在靈修活動中，天主僅居於隱晦的次要地位。但從現在開始，天主將賜予特殊性的援助，彰顯祂的臨在，證明祂征服的威力；就是聖女大德蘭所強調的，在城堡深處，這種威力是照耀在水晶球中央的太陽，湧流到各房間的活泉，天主聖三居住其中，以靈魂為自己的宮殿。

在進入這幸福的境地之前，我們先向其女主人即王后致敬，她的尊號是「愛的智慧」，她統治此處，並以光和愛處理其一切事務。

一、愛的智慧是什麼？

舊約並不認識居住於我們中間的天主，即降生的聖言。因此，古聖先賢急切地在萬物中，在祂的工程裡，在祂安置於萬物中的美妙規律裡尋求祂。於是，他們找到了天主的智慧。他們盡力探索有關智慧的性質和其行動的奧祕，並對此奧秘頌揚備至。

---

[1] 智七 27。

其實是智慧本身把她自己啟示給人，她以聖經作者的口發言，道出她永恒的起源，唱出她的完善：

「上主自始即拿我作祂行動的起始，作祂作為的開端：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遠自太古，從無始我已被立；深淵還沒有存在，水泉還沒有湧出以前，我已受生；山嶽還沒有奠定，丘陵還沒有存在以前，我已受生。那時，上主還沒有創造大地、原野和世上土壤的原質[2]。」

她和天主一樣，是永恆的，因為她就是天主。她在造化天地中擔負重任；她在天主創世時佈置一切：

「當祂建立高天時，我已在場；當祂在深淵之上劃出穹蒼時，當祂上使穹蒼穩立，下使淵源固定時，當祂為滄海劃定界限，令水不要越境，給大地奠定基礎時，我已在祂身旁，充作技師。那時，我天天是祂的喜悅，不斷在祂前歡躍。歡躍於塵寰之間，樂與世人共處[3]。」

這智慧是「造化萬物的技師[4]」，「她施展威力，從地極直達地極，從容治理萬物[5]」。然而，在她工程中最高超的，能給她帶來極大喜悅的，卻是聖化人靈。「她世世代代進入聖善的靈魂內，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6]」。

---

2 箴八 22-26。

3 箴八 27-31。

4 智七 21。

5 智八 1。

6 智七 27。

但是，這智慧又是什麼呢？既然她就是天主本身，我們還能對她加以描述嗎？她的化工把她自己顯示給我們了。聖經作者用一連串的描寫，盡力為我們勾勒出她的許多特點，使我們對她約略有一點概念：

「在她內的神，原是聰明的、至聖的、唯一的、多樣的、微妙的、敏捷的、精明的、無玷的、率直的、不受損害的、好善的、銳敏的、無敵的、施惠的、愛人的、穩固的、堅決的、無慮的、無所不能的、無所不察的，又是洞察所有明達、潔淨和精微心靈的。實在，智慧比一切活動更為靈活。她是如此精純，能滲透深入一切。

她是天主威能的氣息，是全能者榮耀的真誠流露；因此，任何污穢都不能滲入她內。她是永遠光明的反映，是天主德能的明鏡，是天主美善的肖像。

她雖是獨一的，卻無所不能；她雖恆存不變，卻常使萬物更新。

……實在，智慧比太陽還美麗，壓倒一切星座；如與光明相比，她必佔優勢；因為光明還要讓位於黑夜，但是邪惡絕不能戰勝智慧[7]。」

聖經作者滿懷熱情地歌頌智慧，深刻地描述她，也對她深為著迷：

「我愛慕智慧，自幼就尋求她，設法娶她作我的配偶。我

7 智七 22-30。

實在醉心於她的美麗[8]。」

智慧是天主的恩惠，因此該向天主祈求。撒羅滿求天主賞給他智慧，說：

「求祢從祢的聖天上，遣發智慧；從祢榮耀的寶座旁，派遣她來，與我共處同勞，教我知道什麼是祢喜悅的事。

……祢若不賜予智慧，從高天派遣祢的聖神，誰能知道祢的旨意？這樣，世人的道路才得修直了，人們才可學習祢喜悅的事，賴智慧獲得救援[9]。」

天主賞給他這智慧，同時也給了他一切益處。現在他能體會到智慧就在他身邊，只要他真誠地渴望，智慧就會把自己交給他：

「智慧是光明的，從不暗淡；愛慕她的，很容易看見她；尋覓她的，就可找到她；一有追求她的志願，她必預先顯示給他們。早起尋求她的，不必費勞，因為必發現她就坐在門前[10]。」

這智慧尤其在以色列身邊。以色列是她特選的民族，是她許諾的保管者，是她實現永恆偉大計畫的工具。儘管以色列民族對她不忠，她還是不捨棄他們，不斷地救助他們。智慧在以色列身邊，在人類子女中間找到自己的喜悅。撒羅滿對智慧為她自己的選民所施行的奇蹟，作了很長的描述[11]。

---

8 智八 2。

9 智九 10-19。

10 智六 13-15。

11 智十至十九章。

「她酬報了聖徒的勞苦，領他們走上了奇妙的道路：日間作他們的蔭涼，夜裡作他們的星光[12]。」

然而，以色列子民長期對上主不忠。他們遠離了智慧的道路，終於受到被擄充軍之苦，以此來補贖自己的罪。這災難如何中止？以民如何能返回故土，重新興盛繁榮？

智慧始終在天空中照耀，她仍舊對她的百姓滿懷愛心。巴路克先知也發現智慧還是那樣明亮，那樣強而有力：

「以色列，請聽取生命的規律……，

……因為你離棄了智慧的泉源。倘若你走天主的道路，你必永遠處於平安之中。你應學習智慧的所在，力量的所在，聰明的所在[13]。」

不論是國家的首領，或是最英勇的航海家，或是「講說寓言並尋求明智的米德楊和特瑪的商人，……自古有名、身材魁梧和勇敢善戰的巨人」[14]，都沒有找到她。然而，是那位對光行使最高權能的以色列的天主，是祂

「命閃光發出，閃光即發出；祂一召回，即顫慄應命[15]。」

祂同樣對智慧發號施令，是祂將智慧交給祂的子民去運用。因此，以色列民族必須回到他們的天主和智慧身邊。智慧「就是天主

---

[12] 智十 17。
[13] 巴三 9-14
[14] 巴三 23, 26。
[15] 巴三 33。

的誡命書，是永存的法律[16]。」

「雅格！你該悔悟，該爭取她，該在她的光照下，向著光輝進發。你不該將你的光榮給予他人，不要將你的特權讓給異民。以色列人，我們真有福！天主將自己所喜悅的，啟示給我們了[17]。」

舊法律的這智慧被納入新法律的內涵裡。這智慧在教會和人靈中，繼續行使其施惠的行動。聖教會為了把智慧顯示給信友們，恰當又合理地引用舊約中有關智慧的發揮與論述，其中充滿著希伯來人豐富的詩意，引人深思的比喻，以及生動優雅的文采；這一切都負有傳達啟示的神韻與光彩的重任。智慧是超時空的，我們喜樂地發現，凡是基督徒靈修經驗所能領悟到的神妙智慧，在這些美妙傳神的描述中，全都貼切地以文字表達出來了。這神妙的智慧是唯一的，又是多樣的；她比任何運動更為活躍；由於她純淨無瑕，因而滲透到萬有之內。她是天主德能的氣息，比光更美；她靈活又充滿活力，是創造萬物的技師。她是天主的才華，有力又從容地領導一切。

新約還強調，這智慧是愛的智慧，不斷地賦予愛。是愛推動她擬定計畫，展開行動，從事一切化工。她在我們身上的聖化工作，是一項高度愛的工程。她擁抱我們，把我們擁入天主聖三的懷抱，這尤其是愛的擁抱。

對這位愛的技師所擁有的智慧，我們稱之為「愛的智慧」。愛的智慧把舊約和新約聯結在一起，她是天主的名號，表達出從創造

[16] 巴四 1。

[17] 巴四 2-4。

之初至世界終結，天主在人靈內、並為了人的幸福所作的一切事功。

確切地說，愛的智慧並不是聖三中的一位，她同時是聖三的三位，是居於我們靈魂內的天主聖三。她獨一無二的作用就是「進入靈魂內，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18]。」

愛的智慧的特殊王國，其入口處就是第四住所。在我們跨越門戶一窺她的工程之前，先來確定一下她行動的幾種特徵。

二、愛的智慧之作為

㈠智慧安排、規劃一切以實現天主的計畫

1. 為了對她有正確的態度與看法，我們首先強調智慧是既賢明又睿智的。她運用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去實現自己的計畫。她從不盲目行動，而是有力又從容地安排一切。世界僅是為了實現天主的計畫而造，我們每一個人在其中也各有其既定的地位。我們進入世界並不是為了執行自己的意願，也不是為了實現個人的志向。天主的智慧把我們安置在世上，是為了使我們成為天主計畫在世的執行人，完成祂為我們所指派的特定使命。

我們是天主的代理人，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們或以愛心服從，或存心反抗，完全取決於我們自己。不管我們採取什麼態度，不管我們參與或反對，天主的計畫終究要完成。當天主的計畫完成時，時間的進程就要終止。智慧既已完成了創世的目的，世界也就要終結。

什麼是天主永恒的計畫呢？我們所知道的這個隱藏在過去世代

[18] 智七 27。

中的仁慈計畫，現在以保祿宗徒作為傳令官和大使；這個天主聖意的計畫在創世之前即已確立，而在時期圓滿的時候，智慧將要把天上地下的一切總歸於基督[19]。愛的智慧所要完成的天主永恆計畫，就是天主的教會，教會是萬有的終向和萬有存在的理由[20]。

無論是帝國還是獨裁者，是民族還是個人，大家都在不停地行動。他們的各種行動都被納入天主偉大計畫的實現過程中，都在智慧的佈局之下完成；因為智慧深入一切，從世界的這一極端到另一極端，一切都在她的掌管之中。所有的人都將消逝，他們在永恆中所能存留下來的，不是別的，正是他們的意志在愛心的驅使下，為完成上主的計畫，踏著智慧的途徑，所作出的貢獻。

為了要在我們內並藉著我們，實現她永恒的計畫，愛的智慧給予第四住所中的靈魂特殊性的援助。這將在人靈內實現的計畫，其地位是如此崇高，以致要智慧要親臨主持，並用她的神光和推動，直接領導人靈。

2. 對於天主的永恆計畫，我們只能知其梗概，無法認清其實質。這計畫之所以能成形和實現，完全靠天主的無限智慧。天主的思想與人的思想，其間的距離何啻天壤？計畫本身與天主一樣，對我們來說都是奧祕。

智慧以其神光和行動來統治其領域；這些領域，對我們來說是昏暗的，這種昏暗是由超性的神光所造成的。對我們微弱的視覺來說，這並非暫時及偶然的情況，而是正常的事實。

對於天主的計畫，我們的理智不但不能領略其整體，就連落實

---

[19] 弗一 9-10。

[20] 聖厄彼法尼（Saint Épiphane）。

到我們身上的部分，或天主帶領我們所走的道路，我們都無法懂透。在晦暗中也有閃爍的亮光，但是如果我們以過於明確的方式對它們加以解讀，就難免造成錯誤。聖女大德蘭創建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時，天主曾引導她喜愛獨處，喜愛與好耶穌維持親密的關係。幾年後，愛的智慧又領她走出獨處，使她往返於西班牙各地創建隱修院。聖女為了滿足她女兒們的需要，寫了不少論著。她萬萬沒有想到，愛的智慧藉著這些論著，為世世代代度靈修生活者準備了上選的營養品。聖方濟．沙雷原本為了服務人群而創立了聖母往見會，結果往見會卻成了一座領受耶穌聖心的祕密之靜觀修會。

這些由智慧所主導的領域，往往是晦暗的。但是所有信賴愛的智慧並以之為嚮導和主宰的靈魂，都會在前進的每一步，獲得新的光明。

智慧衍生晦暗，又在晦暗中給予光照，表面看來似乎是矛盾的。但是，這卻是一切靈修經驗所肯定的事實。追隨智慧的靈魂往往以自己的平安和豐富的行動成果，證實了這些運作的來源確實是超性的。智慧既是光明，又是奧祕，因而在現世始終是似明又暗的。只有靠信德才能進入她的王國，只有靠愛德才能在這王國內長居久安。

㈡智慧的一切作為都出於愛

這智慧是愛的智慧，她侍奉天主，而天主是愛。愛的本質就是要把自己的美善散播給人，需要自我擴展，而且在自我奉獻中找到快樂：所給予的恩惠愈多，品質愈高，就愈快樂。正因為智慧全心為天主服務，因此她會想盡一切辦法來分施愛。

1. 因此，難怪愛的智慧尤其以與人類子女相聚為樂，因為她可

以在他們的靈魂內分施聖寵，而聖寵使人分享天主的本性和生命，是受造恩惠中的最佳極品。

這種廣施於人的愛是一股甘甜的激流，能給自己帶來幸福，為人靈創造平安、喜樂和光明。愛的智慧的王國是「正義、仁愛與和平」的王國[21]。

2. 然而這愛降臨在被罪惡所玷污的人類官能上，這些官能帶著罪惡的痕跡而無法接受愛。愛的王國建立在一個已沉湎於罪惡的世界中，其中有鬥爭和痛苦。愛的洪流必須經過激烈的戰鬥才能進入並佔有靈魂，因此會給靈魂帶來痛苦。愛的和平性的統治本身就會招致攻擊和仇恨：「徒弟不能勝過老師……世界恨了我，也將仇恨你們[22]。」愛的智慧在現世，猶如在狼羣中的羔羊，因為世界是邪惡的，只要有羔羊的臨在，就是對世界的一種宣判。愛的智慧在現世發展和勝利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一連串的鬥爭和內在、外在的痛苦。她在世間藉教會而存在並擴展勢力，教會的奮鬥和痛苦要在她得到全面性的勝利後才會休止。「基督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然後才進入祂的光榮嗎[23]？」這是耶穌在復活後所宣告的。凡跟隨耶穌的人必然要走同樣的道路。

3. 甘飴而又痛苦的愛的智慧，其本質是動態的。行動對於她並非短暫的過程，而是恆久的狀態。愛就是分施自己的美善，如果中止一秒鐘其分施的行動，就不再是愛了。靜止的愛已轉變為自私。天主聖父不停地生發聖子，而聖父和聖子也不停地共發聖神，所以

[21] 耶穌君王節〈頌謝詞〉。

[22] 若十五 18，20。

[23] 路二十四 26。

天主是永恆的愛。

我們所領受的愛，不可能在我們的靈魂內停留，必須回歸到源頭，並透過我們，繼續其分施的行動。愛的智慧在征服我們以後，便使我們進入天主的內在生活，又把我們帶向實現她愛的計畫的目標。她立刻把我們轉化成聖寵的管道及其事業的工具。愛的本質就是充滿活力並給予動力。

傳教工作絕不是一種額外的任務，而是愛的主要行動的正常後果。人若只想到和天主保持親密結合，這是不懂愛的本質，而中止了愛的擴展性之本質。於是，人把愛留在自私的堤壩內，而自以為是靈修；這種作法是毀滅愛，至少也是損害並削弱愛。

愛的智慧征服靈魂旨在完成她本身的事業，而不完全在於靈魂本身。教會是她唯一的目的，她選擇我們作為教會的肢體，是要我們在教會中占一位置，並完成自己的使命。我們必須經常提醒自己：自私和驕傲往往使我們在與天主親密交往的感受中，誤以為我們本身就是最終目的，就是天主的智慧在我們靈魂內聖化工程的終向。其實不然。

基督的神聖人性蒙受了各種奇妙的特恩，並與天主性不可分離地相互結合，祂受造的目的就是為了救贖，為了教會。祂一開始存在時，就如此表明：「全燔祭已非祢所要……，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看，我來為承行祢的旨意[24]。」而童貞聖母的存在及其一切特恩殊寵，其最終的目的，也正是為了作為天主之母和聖寵之母。

聖人與耶穌基督和聖母一樣，他們的目的都是為了教會。愛的智慧之所以聖化他們，是為了使他們在教會內，為愛的智慧的工程

[24] 希十 5-7。

獻身。當聖女大德蘭被提升到神婚的境界時，耶穌把被釘時的鐵釘交給她，並對她說：「今後妳是我的淨配……。妳要全心關心我的事，我也會全心關心妳的事[25]。」

這話說得很清楚。耶穌用標記和言語與她永遠結合以後，不是把她納入幽靜的親密中，而是使她為基督而行動。基督娶她為淨配，把她交給教會，使她成為靈魂的母親。

愛的智慧只有一個計畫，她要盡其一切能力和一切智慧來加以完成；因此她全部工程的唯一計畫，就是教會。

毫無疑義，耶穌基督的神聖人性正是愛的智慧的傑作。祂的人性與聖言結合成一體，美妙地蒙受一切神恩，在現世就能與天主面對面地相見。愛的智慧使祂受革責瑪尼山園的劇苦，使祂死在十字架上，使祂成為愛的智慧所要征服者的食糧。降生、加爾瓦略、聖體聖事，這一切都是愛的智慧最輝煌的勝利。不但如此，愛的智慧還渴望在人靈內重新獲得這些勝利。十字架上的基督是智慧在自己和我們面前所豎起的一個模範；耶穌是愛的智慧在現世工程中最完美的典型。愛的智慧也要征服我們，裝飾我們，使我們成為她純淨又輝煌的聖殿。她要在我們心中設立一座祭台，把我們祭殺獻給天主，為光榮天主，並從我們的傷口湧流出光明和生命的江河，以救贖眾靈。

智慧為自己建立了一座住所，用七根圓柱來加以裝飾；在裡面搭起祭台，奉獻犧牲，並且邀請所有的人來赴祭宴[26]。智慧的住所就是耶穌基督，就是童貞聖母……和我們每一個人。

---

[25]《交往集》，二十八，1572 年 11 月 18 日，於亞味拉。

[26] 箴九 1-4。

第二章

聖神的恩賜

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1]。

愛的智慧藉聖神的恩賜直接參與人靈的生活，並在人靈內建立其全面性的王國。因此聖神的恩賜在靈修生活中所擔任的角色是絕對重要的。

然而聖女大德蘭並沒有明白地提及聖神的恩賜。聖十字若望明顯提到的地方也不多。神學家們也只是謹慎小心地談及，正因為這個領域還很神祕，相關的理論也還不很明確。

即使簡略地對聖神七恩加以探究，也能得到非常豐富的、實用性的啟迪，因此值得我們一試。聖神七恩是什麼？這七恩所接受到的天主的行動是什麼性質？七恩之為工具，我們所獲得的是什麼經驗？最後，我們該如何加以運用？以上這些問題是我們要加以探討的，希望這探討對大家認識神恩有所幫助。

---

[1] 羅八 14。

一、聖神的恩賜之性質和作用

㈠定義

根據聖道茂的說法，聖神的恩賜是「超性、持久的習性或品德，能使人成全，並造就人立刻服從聖神引導的心態[2]。」

加岱神父（P. Gardeil）也以下列定義恰當地解釋了聖道茂的這種說法[3]。

他說：「聖神的恩賜是愛德在靈魂內形成的被動狀態，聖神將這種狀態轉化成祂在靈魂內直接行動的永久性據點。」事實上因為超性的愛德是友誼之愛，因此在天主和人靈之間建立起相互的愛的關係。愛德時而主動，時而被動；既有施予，又有接受。愛德生來就是為了交流，只有彼此交流才是愛德存在的理由。聖神七恩就奠基在愛德的接受能力上，這能力就是：當聖神在靈魂內運作時，靈魂對聖神敞開心胸的優良習慣；既稱作習慣，當然必須是經常性的，同時也必須是超性的。既然是被動的接受能力，所接受的七恩能給靈魂帶來光照、動力，和聖神的行動，因而天主能直接親自介入人的言行和靈修生活中，甚至連細節也不會遺漏；既然又是持久

---

[2] 《神學大全》，Ia, IIae, qu.68, a.3。

[3] 在本章中，我們大量採用了加岱神父有關聖神七恩的傑出研究成果（《神學辭典》，1728-1781頁）和他的著作《靈魂的結構和神祕的經驗》（*La structure de l'âme et l'expérience mystique*）的內容。有時，我們也引用他的原文。

性的，這七恩能使靈魂經常讓天主聖神自由地支配，並時時刻刻隨從聖神的啟迪和推動。

帆船的槳手得費很大的力氣才能使帆船前進；而聖神七恩之於靈魂，猶如風帆之於帆船。順風來了，鼓起風帆，這時即使槳手不再用力，船隻也會迅速向目的地駛去。

根據聖道茂的定義，聖神的恩賜是「超性、持久的習性或品德，能使人成全，並造就人立刻服從聖神引導的心態。」這情況就與上述的比喻是一樣的。

一般人通稱的「恩賜」，聖道茂更喜歡用聖經的說法，稱之為「神」。依撒意亞先知書指出：「上主的神、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孝愛的神，敬畏上主的神將住在祂（默西亞）內[4]。」

「恩賜」（don，亦可譯為「天賦」）一詞有些含糊，因為這詞容易使人認為是一種自給自足的能力。至於稱之為「神」，尤其是再加上從神恩而來的超性優點，如智慧、聰敏、剛毅……等等，也可能使我們對神恩的性質模糊不清，因而在「神恩是人的接受能力」與「神恩所接受和所傳達的天主行動」這兩者之間造成混淆。

由於天主藉七恩所展開的行動絕對是白白賞賜的，而且只出於天主的自由意志；因此這種混淆更讓人覺得遺憾。聖保祿宗徒說，天主是按照祂自由選擇的尺度來賦予聖寵的。七恩僅是人接受天主行動的能力，與聖寵和德行的超性機制同時發展，而成為更寬廣、更敏感的能力，去捕捉聖神輕微的推動和氣息；成為在天主行動下最馴服、最靈活、最有力的工具，以完成天主親自從事的工作。但

[4] 依十一 2-3。

是七恩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權利，不能要求天主有更多或更深的行動。聖保祿宗徒曾清楚地說，天主藉七恩所賜給人的，是白白的賞賜，他說，天主賞賜人神恩，並非「在於人的追求，而是出於天主願意對某人加恩[5]。」

然而，如果我們像平常一樣，認為這七恩不僅是被動的工具，而且是充滿天主聖神活力的工具，那麼，我們就可以和蓋主教（Mgr. Gay）一起說：七恩「既柔順又堅強，既馴服又剛毅；能使靈魂在天主手中更加被動，但同時也使靈魂在追隨天主和為天主工作時更加主動[6]。」

㈡德行和七恩

在超性機制中，七恩位於德行之旁。德行和七恩各不相同，但兩者之間的關係卻很密切。研究兩者之間的區別和關係，能使我們更明白七恩與天主行動的性質，因為天主就是藉七恩來行動的。

⑴區別

德行和七恩都在倫理和靈修生活的相同領域中發揮作用，從其參與的行動來看，彼此間在基本上並無差別。然而，由七恩所產生的行動，往往具有一種特徵，就是行動在遭遇困難之下而急需天主的干預，而且已完成行動所帶有的完美性，便說明了天主的確已經介入。因此，德行和七恩的區別，主要在於運作的方式有所不同。

德行，是各有其自身行動的各種能力。德行是「嫁接」在人的

---

5 羅九 16。

6 蓋主教所著《基督徒的生活和德行》（*Vie et vertus chrétiennes*）。

官能上的，超性的德行要進行其自身的行動，便要借用官能的活動力。超性的德行一方面依靠人的官能，另一方面受理智的控制。理智管理各種德行，而德行的活動是在理智的光照下，根據理智的衡量來進行的。另外，還有一項重要的特點與我們所討論的主題有關，就是：超性德行的自身行動不但不排除天主的干預，反而應先有天主的干預；天主的介入是「第一因」，由天主來促成德行的行動。德行有如一個自由的「第二因」般行動，因為它從天主接受到主動的力量和推動時，仍保持其獨立性。

天主藉聖神的七恩介入靈魂的活動之中，其作用不僅直接，也更為全面。天主用自己的光來代替理智的光，用自己的動力來取代意志的動力，卻並不取消人的自由。天主降臨在人的官能上，指引並支援官能的行動。天主在靈魂內工作，而精神官能已成為天主的工具。天主不僅像在上述的德行活動中那樣，只作為一般性的「第一因」，祂還藉七恩降到通常為「第二因」的領域之內，在那被祂的光及推動所統治的人的官能上行動。

⑵德行和七恩的關係

德行和七恩的不同運作方式並不使兩者對立，而是使兩者在走向全德的道路上相輔相成，和諧地結合在一起。

只要各種超性德行還嫁接在人的官能上，其行動還依附於官能的活動，那麼各超性的德行，尤其是信、望、愛三德，就只能借助於低於其超性境界及神聖目標的人性官能，來支配其行動。於是理智對信德所提供的有關啟示真理的光照與可信性的理由，所觸及的僅僅是「鍍銀的表面」（即信理概念的表達方式），尚未揭露「金子的本質」（即表達方式所包含的無限真理）；因此，這些光照與

可信性的理由就不足以使信德完完全全服膺這無限的真理，不能對此完全放心，不能在文字中找到使自己信服的唯一理由。簡要地說，就是尚不能使信德完美地展開其自身的行動，尚不能以信德所有的超性能力全力擁抱無限的天主——其信仰的對象。

罪惡對人靈所造成的各種後果：如各種不良傾向和缺陷，以及隨之而來的思想昏暗、意志薄弱、性格粗野和拙於行善等，使人本來就虛弱的官能更加軟弱無力了。人靈要達到的神聖目標是崇高的，而超性德行從人的官能所能獲得的幫助卻很微弱，因而目標與達成目標的方法兩者之間的差距就愈發增大了。

天主以聖神的七恩來補足以上的缺陷，並提供所需的援助。天主藉七恩的介入給靈魂帶來光照，這光照比理智的類比性概念更為高超，給予靈魂一股動力，能溫柔而強烈地統御人的意志和情感。這種介入又能使超性的德行脫離對官能的依賴，使德行自身的行動完美地由官能表現出來。因此，信德透過聰敏的神恩，接受有關天主的光照，可以完美地信服天主的奧祕，寧靜地停留在朦朧中，而這朦朧的狀態反而使人充滿神味。這樣的信德，其行動已被七恩提升到完美的地步，已成為「活潑的信德」，或稱為靜觀的信德。按加爾默羅會士聖神．若瑟（Joseph du Saint-Esprit）的解釋，這就是七恩光照下的信德[7]。

天主以聖神的七恩介入人靈，其行動可以如此頻繁和深刻，以至於人靈幾乎持續地受制於聖神。此後，人的官能幾乎不再領導人的靈修生活，通常只成為靈修生活的工具罷了。即使是超性德行的活動，似乎也處於次要地位，因為人的靈修生活在聖神親自的滋養和領導下已變得天主化了。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就是在這種經驗的啟迪下深有所悟，因而在生命的最後總是說：「我連一分鐘的耐心也

沒有，不是我有耐心，別人總是想錯了[8]！」這種對天主的完全依賴，一方面出自靈修上徹底地空虛自己，另一方面則由於天主不斷的幫助，因而產生了完善的孝愛之心，並標示出天主已完全統治了靈魂。聖經上說：「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真正的兒女[9]。」

達到如此崇高靈修境界的靈魂，在天主的動作下似乎經常保持清醒；他把自己甜蜜地交付給天主，與天主合作。但是，有時候，當天主干預靈魂的時候，他會一點都意識不到。也有些時候，天主的掌控會產生一種衝擊，使官能失去能力，這情況就像在神祕結合中一樣；但在官能失去知覺時，人靈會奧妙地得到充實[10]。同樣，

---

7 參見聖神．若瑟神父所著：《士林派神祕靈修學教材》，第二卷，657頁，1925年，貝安出版社（*Édit. P. Anastase, Beeyaert*）。這位學者對信德和聖神七恩在靜觀中的合作，作了長時期的研究。我們翻譯他的幾項論點，以說明這艱深的問題：「聖神的七恩並不產生超性的靜觀，而是對受光照的信德所產生的靜觀加以改善」（該書，q I, n.66, 684頁）。「靈魂與天主結合以後，七恩才會起作用；而與主結合是由信、望、愛三超德來完成的。這就證明三超德勝過七恩。這也是聖道茂所教導的：『我們應該把三超德看得比聖神七恩更重要，因為靈魂是藉三超德來與天主結合，並事事服從天主』（Ia, IIae, qu.68, a.8）。……舉例來說，聰敏之恩，其行動若僅僅止於認識，尚不能達到天主；一旦品嘗到了，才是達到天主……，要以聰敏之恩享見天主，必須透過受造的意志，在體會和品嘗中獲得。至於以其他屬於理性的神恩，尤其以智慧之恩來享見天主，其情況也是如此」（該書，q. III, n. 83, 694頁）。

8 《最後言談錄》，黃冊 18. 8. 4。

9 羅八 14。

10 參閱〈第五住所〉，第一及第二章中有關神祕結合的描述，以及〈第六住所〉，第一及第二章中有關心醉神迷（*ravissement*）和心靈飛越的描寫。

天主也會在不中止知覺，或不直接取消意識的情況下，充實靈魂，把聖寵的寶藏賜給靈魂，而靈魂要到以後才會發覺[11]。天主也可能佔有一項官能，卻毫不讓人感到祂在支配；天主使人做出一個行動，這行動表面上看來似乎非常自然，甚至好像是未經思考似的，但是這行動的超性後果，卻肯定了這行動是來自天主的有效推動[12]。

天主支配人的靈魂，而靈魂本身卻不知道。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覺得這就是她最渴望的聖德，因為這樣的聖德最簡單。但這不也是最崇高的聖德嗎？至少這種聖德最能顯示出天主聖神的行動「是最靈活的，由於它精純無比，因而能深入滲透一切[13]。」

因此，聖神的觸動可以是感覺得到的，也可以是純靈性的；可以是強烈的，也可以是微弱的。聖神在不取消人的自主權的情況下，可以約束人的各種官能；在約束時，可使人感到痛苦，也可使人感到甜蜜。天主聖神可以用微妙的方式去推動官能，而官能本身卻毫無感覺；當至高的力量帶動人的官能去從事一項工作時，其成果更為豐碩，因為其中屬人的力量小，屬神的力量大。

11「……當它（這神視）來臨之際，我說那時已沒有我們自己的任何活動和行為可言，似乎一切都是天主在運作。就好像食物在我們胃裡，但我們並沒有作吃喝的動作，不知道食物怎樣進來胃中，卻很清楚食物的確在胃裡」（《自傳》，第二十七章，278頁）。

12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曾對珍妮微修女（*Mère Geneviève*）透露自己的心跡。聖女在她的提問下，說：「啊！我覺得這種聖德是最真實、最聖善的。我所熱望的就是這種聖德，因為在裡面不摻雜絲毫幻想……」（《自傳手稿》A，第78張，正面）。

在這種情況下，人靈的自主權並沒有被取消。天主利用的是靈魂慣有的順從和自我交託給天主的心態。

13 智七24。

這就是智慧用來造就「天主的朋友和先知」[14] 所施展的微妙藝術和神奇本領。天主在靈魂和教會內的行動，往往讓人感覺籠罩著一層奧祕的帷幕。我們研究了天主聖神用七恩介入靈魂的事實以後，有時會感到這層帷幕似乎自動揭開了。但是，我們應該立刻承認，我們又接觸到另一層更深的奧祕。不過，我們信德的眼光至少在今後會更加明亮，足以如饑似渴、愉快地沉浸在新的朦朧深處，堅信在其中隱藏著天主的大能、智慧及仁慈所完成的最崇高及最可讚美的偉業。

㈢聖神七恩間的區別

依撒意亞先知列舉了停留在默西亞身上的七神，也可以說是天主之神的七種形式，就是：「智慧和聰敏的神，超見和剛毅的神，明達和孝愛的神，敬畏上主的神[15]。」神學理論遵循聖道茂的說法，認為這七神表示聖神滿盈地停留在基督身上，也表示聖神七種不同的神恩。

不同的神恩猶如不同的德行，因其各自特有的對象而有所區別。智慧的神恩深入天主的真理，其作用並非在於驅除真理本質的隱晦性，而是藉愛德與真理之相契相合，而慢慢地品味真理。

聰敏的神恩是對天主的事理有透徹的直覺。塵世的異議和障礙往往掩蓋了天主的事理的真意，而聰敏的神恩使人衝破這些異議和障礙，使人在奧祕的耀眼光芒下保持安寧，並使各種神光清晰地照耀著信德的從屬對象，就是如何使奧祕有所顯示，使奧祕具有可信

[14] 智七 27。
[15] 依十一 2-3。

性，並使奧祕彰顯其調整人類行為的德能。

明達的神恩能闡明受造物和神聖真理之間的關係，並在神聖真理的光照下去判別受造物。

超見的神恩在明智的深思熟慮中給予光照，指示人應採取的決定。

孝愛的神恩使人把天主視為慈父，對祂善盡應有的孝愛責任。

剛毅的神恩賜人勇力，使人克服行善時的阻力。

敬畏之恩，使人因天主超越的地位和慈父的本性，而在靈魂中形成尊敬和孝敬的態度。

在這七種神恩之中，四項是屬於理性的，即智慧、聰敏、超見和明達；三項是屬於意志的，即剛毅、孝愛和敬畏上主的神恩。

三項是屬於靜觀的：智慧、聰敏、明達；四項是屬於行動的：超見、剛毅、孝愛和敬畏上主之恩。

神學家要研究的是七恩和德行、真福以及聖神的效果之間的關係。於是，把智慧與愛德相配；把聰敏、明達與信德相配；敬畏與望德相配；孝愛與義德相配；剛毅與勇德相配；超見與智德相配。

平安和締造和平的真福屬於智慧之恩的範圍。心地純潔的真福和信德的效果則屬於聰敏之恩。哀慟的真福屬於明達之恩。而憐憫的真福由超見之恩而來。孝愛之恩領受溫良的真福（根據聖思定），或憐憫和饑渴之真福（根據聖道茂）。忍耐和堅忍來自剛毅之恩；端莊、節制和貞潔則來自敬畏之恩。

我們可以根據這些區分和明確的分類，對每一神恩及其特性進行分析並詳細加以論述。這些研究固然可以滿足喜愛明晰推理者的求知慾，然而，倘若把研究成果和可觀察到的具體事例相對照，那麼，分析得愈確切，愈清楚，反而愈使人感到遠離事實[16]。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靈修生活是廣為人知的，她自幼就受到聖神七恩的引導。那麼，我們就以她為例吧！是哪一項神恩在她身上佔主導地位呢？根據明確的七恩定義及其特性，對這問題應該是很容易解答的吧。然而，對這個重要而容易的問題卻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人看到她對天主的孺慕之情，說是「孝愛之恩」；另有人看到她的神嬰小道，是出於對天主仁慈的體會，因而肯定為「智慧之恩」。至於她的胞姊對她有深刻的認識，又就近觀察過她整個的靈修生活，卻說是「剛毅之恩」。

即使在理論上最清晰的區分，要用來解決一個資料齊全的實際個案，也會顯得無能為力。從邏輯觀點來看，如此明晰的研究分析，自以為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然而在面對事實時，卻束手無策。

那麼，是否應該拋棄這種推理及區分呢？我們認為不必。因為這些區分和分類的基礎不但來自理智，也建立在事實上。然而，根據聖十字若望的教導，七恩之間確有區分，但也不能分得太絕對、太完全，以為可以把神恩清楚地和其效果區分開來，而孤立地加以研究。

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第三節的註釋中，解釋天主在轉化人靈後與人的交往時說，天主的屬性好像熾熱的燈，燈在靈魂上會產生明暗不同的光影，就像天主的各種屬性流露出的形態和性質一

[16] 在人靈接受天主特殊形式的聖神七恩之外，尚需分辨出愛德本身在無明確目標下的接受性或被動性。由於愛德的這種接受能力根植於靈魂的本質上，已成了靈魂的本體性能。天主可以在靈魂內進行本體性的接觸，換句話說，就是天主的本體接觸靈魂的本體，其效果遠比天主用個別的神恩所產生的功效要豐富得多。

樣。根據這個原則，象徵天主美善的這盞燈，在靈魂內產生的光影，其美善應該符合天主本身美善所有的形態和特點。也就是說，剛毅產生的影子應該符合天主的剛毅，天主的所有其他屬性也都產生相應的光影。於是，聖十字若望提出了天主在超性界交往的一項總則：天主使靈魂真正分享祂的本性和生命。聖寵，由於是被造的，在天主之下，卻能使我們成為天主真正的子女。聖寵使我們分享天主的本性，儘管這種分享屬於被造的層次，但卻是全面的分享。

聖人還強調，天主的每一屬性就是天主的本體，因此其中也包括所有其他屬性的美善：

「這一切都發生在明亮和燃燒的光影中間，而光影完全是由明亮和燃燒的燈所產生。但是如果這一切用我們剛才所說的方式在靈魂中閃耀的話，其本身在單純卻合一的天主內，只是單一的一個[17]。」

換句話說，在靈魂被動地與天主交往中，這些交往來自天主，並具有天主屬性的各種形式和特點。既然天主的屬性就是天主的本質，其中任何一個屬性都包含其他屬性的內涵，因此靈魂與天主交往，也就分享了天主的全部本體和祂一切屬性的內涵。當然這種分享是發生在被造的層次上的。

在以上這個過於簡略的敘述中，我們只不過採用了那與我們的主題有關的部分而已。聖十字若望並沒有點明聖神的七種神恩。不過天主與靈魂的交往必然是藉七恩才達到靈魂內的。天主與人交往

[17]《愛的活焰》，第三節，984頁。

的不同方式，或天主以不同屬性來影響人靈，就形成了不同的神恩。因此，我們要下的結論已隱約可見了：天主以不同屬性的影響，藉著互有區別的神恩達到靈魂，在靈魂內產生不同的神味，以配合各不相同的實際目的，但其本質卻是同一的，因為天主的不同屬性都來自同一天主本體。天主以不同的形式，針對不同的目的，與靈魂有直接並個別的交往；或賜以光照，或賜以勇力，或賜以神味，或賜以美善。儘管所賜的有所不同，但天主卻是不可分割的。祂藉個別的神恩，分施的卻是祂全部的美善。

在這種既單一又多元的情況下，若只注意其多元性而認為每一神恩是天主絕對不同的行動，那麼就誤解了這行動所包含的天主性特徵，強加給此行動它所不能接受的區分，而將它降低至人性的範圍[18]。

另一方面，天主憑藉各種神恩與人交往，其所彰顯的不同效果及所達成的不同目的，充分地維護了七恩的區別性，然而本質上是同一天主在行動，這可以恰當地說明何以在靈修個案中難以找到起主導作用的神恩，尤其可以說明何以同一聖德卻以各種不同道路、在各種不同神恩下完成。這最後一點值得我們重視，下面的事例足以凸顯這一點。

請看聖若望．鮑思高和聖女大德蘭，這兩位聖人都服從聖神的引導，但各自的道路卻迥然不同。聖鮑思高是活潑好動的，他尤其善用了超見和剛毅的神恩。聖女大德蘭是一位靜觀的聖女，她生活在智慧和聰敏的神恩之中。如果這些神恩有其本質上的區別，那麼，它們所產生的聖德形式和神祕生活就會完全不同了。讓我們來觀察在靈修生活頂峰的這兩位聖人吧！聖若望．鮑思高對未來、對他修會的發展有先知性的預見，在程度上甚至超越靜觀的聖女大德

蘭。而聖女大德蘭卻對一切物質問題非常精明，她創建許多隱修院毫不費力，卻同時嚴守了神貧。在這些方面，聖鮑思高也許還望塵莫及。行動和靜觀會合於同一聖德之中，同時也會合於各種極為相似的神祕神恩之中。各條道路的外表各不相同，引導人的神恩又不一致，然而所到達的卻是同一個頂峰。如果在這些效果的深處，沒有同一的天主在運作，那麼，這些相似點又該如何解釋呢[19]？

---

[18] 有人可能會提出一項似是而非的反駁：猶如聽覺只能辨認聲音，同樣，各項德行只限於產生一項各自不同的行動，而不同的接受能力，也只能各自產生有排他性的單一效果。

我們應該承認德行和神恩、主動能力和接受能力，都各有其特定的對象。一種主動能力產生一種行為，並使這行為充分發揮作用；而接受能力只能從其所蒙受的特定效果，才能察覺造成此效果的對方。例如聽覺感受到管弦樂隊的音樂，但這管弦樂隊也可以使其他感官（比如視覺）接受到其他感受。同樣，天主聖神的一種神恩覺察到天主干預的特殊效果時，這神恩不包括天主干預的全部能量，天主的干預可藉其他神恩或藉愛德的被動接受能力，在靈魂內產生其他效果。

我們認為在研究聖神七恩時，大部分的錯誤和混淆都來自我們以自己的感受去衡量天主的行動，並以自己所感受到七恩的效果去衡量人對聖神七恩的接受能力。我們忘了，天主的行動在遷就我們和我們的需要時，不會貶低到人的層次。無論就其本身或就其效果而論，天主的行動都是超然的。

我們的理智要求清晰和明確，所以把一切都簡化並貶低到自己能掌握和理解的程度。聖女大德蘭說，不以自己的思想去衡量天主行動的人為數不多。

[19] 尚有其他有關聖神七恩的問題，譬如天主藉七恩干預的頻率等。這些問題將在其他章節中加以討論。

二、對聖神七恩的經驗

研究聖神的恩賜，使我們每走一步都遇到新的問題。目前要提出的這個問題，既屬於神學，又屬於心理學；既艱深，又缺少人去探索；然而對領導人靈卻最有用處，那就是神祕經驗的問題，或者說，如何透過心理意識去覺察天主透過七恩的行動。

這種覺察是如何發生的？有哪些不同的方式？在天主透過七恩進行活動時，是否每次都覺察得到？能覺察到天主的行動到什麼程度？這些問題的解答，也許能安定人的焦慮，並能使許多靈魂穩步前進。

但是，這些問題都很複雜。在我們這簡短的研究中，很難說得詳盡。在此僅提出幾項意見，對以上這些問題作部分的答覆：

1. 人往往把神祕生活和神祕經驗混為一談，也就是把天主藉七恩所進行的行動和人對此行動所獲得的經驗兩者間劃上等號，似乎認為這兩件事是不可分離的[20]。這種混淆產生了實踐上的重大錯誤。實際上，天主藉七恩而有的行動，和我們對此行動所獲得的經驗有明顯的差距。因此很可能有天主的行動，而我們卻毫無感覺。

聖十字若望說，靈魂在神祕生活的初期，對以前的神慰會感到滿心惋惜，而對目前所領受的靜觀的微妙神味卻又感覺不到。聖人還指出，有如陽光進入一個空氣絕對純淨的房間，再由另一對稱的

[20] 神祕生活這名稱，有時候只保留給生活在靜觀性神恩（智慧、聰敏、明達）之下的人。我們認為以下的看法更為合理，就是：神祕生活是指所有在聖神七恩行動下生活的人。

出口出去，所經之處由於沒有照射到任何物件，這光線是不會被人發覺的。同樣，天主與一個完全純潔的靈魂交往，也不會產生任何感覺得到的效果。

正如上文所說，天主在對人靈灌注最高超的神恩時，可以超越人的一切經驗。聖十字若望在《靈歌》中，要求天主與他交往，而他的感官對此交往卻絲毫感受不到。聖女大德蘭也對我們談起，她在自己的靈魂內發現很高超的光照，卻沒有意識到天主是在什麼時候賜下的。

所以，天主對人的直接交往，並不是每次都讓人經驗得到，因此我們也不能肯定有神祕生活就必有神祕經驗。

2. 關於神祕經驗，我們可以首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能否體驗到聖神七恩本身？換句話說，既然七恩的輕微活動都是來自天主與人的交往，那麼，在此交往以外，人能否體驗到神恩呢？

按常理來說，神恩在沒有活動時，是不會進入人的意識中的。如果沒有聲音來振動耳膜，人怎麼能體會到有聽覺呢？同樣，一切對神恩的體驗，都來自天主藉神恩與人交往的經驗。

然而，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的第三節中，談到感官深切的饑渴時，說：

「這時，一切官能都完全超脫世物，完全得到淨化；他們的心靈官能所感到的饑渴和渴望是無法忍受的。這種胃口深得像無底洞，而只有天主本身才是足以使之滿足的食糧；他們一旦喪失了這種食糧，其痛苦是深刻難當的[21]。」

這種發生在與天主交往之前的饑渴空虛之苦，可以看作是一種

有關聖神七恩的能力的體驗，人渴望天主之情，因為得不到與天主的交往，而痛苦萬分。

獲得這種體驗的人，似乎不只限於那些已接近與主有轉化性結合的人；有些人在聖神七恩的行動下，在有些情況中，深感自身的貧乏與卑微，也可能有這種體驗，只是強度上稍有減弱而已。這種空虛感或稱之為對聖神七恩的感覺，通常發生在與天主交往之前。這種感覺可以喚起人的謙遜和依恃之情，既能準備人靈，又能博得天主無限仁慈的眷顧。

3. 有另一個論點可以使人對神祕經驗的問題有更明確的認識，那就是：在與天主交往時，靈魂感覺不到天主，也感覺不到天主的行動；僅僅感到天主行動時在靈魂內所產生的振動。因此，神祕經驗不是一種直接的經驗，而是在天主的介入下，透過振動所產生的「類似經驗」。

4. 在此類似經驗中存在著一種主要感受，它通常占主導地位，比其他感受都更為強烈。甚至在某些時候，竟然是有排他性的唯一感受。這種感覺和經驗，和與天主交往時所產生的情況相反。我們可以稱之為「負面經驗」。

事實上，當天主直接和靈魂交往時，當然不可能把自己的一切都隱藏起來。祂賜人神恩，也不可能掩蓋神恩的特性。祂的超越性會顯示出來，祂的鑒臨使人不得不肅然起敬。人的理智無法接受祂

---

[21] 在《愛的活焰》，第三節，987 頁中，聖十字若望指出，在天主眷顧並與人靈訂立婚約之後，這種空虛的痛苦會特別強烈，以準備人靈進入神婚的境界。

耀眼的光芒，於是祂的光芒便在理智上產生了一定程度的昏暗；祂的力量粉碎了人的脆弱；祂的智慧之恩所帶來的興味，也使人樂意感到自己的卑微。如此，天主便使人靈發出謙遜之德，認清自己的真正面目。

所以，儘管這種負面經驗令人費解[22]，卻是最常見的經驗，也是天主行動最可靠的特徵。我們上文已說過，對神恩的「正面經驗」可能沒有[23]，但如果連負面經驗也沒有，那麼就可以合理地懷疑是否真正是天主的行動了。

負面經驗與天主與人交往是不可分割的，並成為此交往的特徵和效果，它同時也可以解釋為何天主的各項神恩，各有其獨自的矛

---

[22] 這種負面經驗之所以令人費解，尤其是因為與流行的概念背道而馳。通常人們談起天主的干預時，所肯定的往往是天主外在的勝利。聖樂倫在燒紅的刑架上，要告訴我們的是剛毅之恩的典範。然而，我們應該效法聖樂倫在刑架上嘲笑劊子手，還是效法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戰勝痛苦和死亡，同時卻誦念聖詠的句子：「上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天主的計畫很清楚，祂要以聖樂倫所表現的毅力，證明聖神和教會的力量勝過羅馬外表的力量；而十字架上的基督對剛毅的神恩經驗，即使從外觀上，也比任何人都更完善，更圓滿。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臥床彌留時，我們可以用同樣的看法來評論她對剛毅之恩的經驗，她經常說：「我過去不相信會有這麼多的痛苦，杯子已經滿到邊緣了……。」她英勇的忍耐並非要糾正以上的呻吟，反而使之滿全，因為她又說：「我將自己獻身給愛情，我毫不後悔」（《最後言談錄》，黃冊 30.9）。

[23] 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很高的靜觀生活通常可能只使人感到昏暗無光和無能為力。這一論點正好說明了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靜觀經驗。

盾[24]。這些矛盾時常被人認為是神恩的特有效果，而負面經驗也奠定了神恩和真福之間關係的基楚。例如神貧的人是有福的，溫良的人是有福的，心淨的人是有福的，締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慕義如饑似渴的人是有福的，……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神貧、潔淨、溫良、慕義如饑似渴等心態，正是天主的行動在他們心內所產生的效果，並準備他們進一步去擁抱天主新的恩寵。人必然是受到天主神光的觸動，才能如巴斯卡（Pascal）所勸導的，以謙遜之心投向天主的光照之下。這種能帶來智慧的卑微之情也是其所結出的果實。矛盾的心態看似相反，卻彼此補充，相輔相成。每當天主在行動中、並在真理中顯示自己時，在人的心中會同時看到受造物的卑微和天主的偉大，也看到人的罪惡和天主的仁慈。這兩方面原是相得益彰的。

5. 在深感貧乏的負面經驗以外，尚有天主藉神恩所賦予人的美好「正面經驗」。

說實在的，只有智慧之恩才能賦予人神恩的愉快經驗。智慧之恩是最高的神恩，能使其他恩賜趨於完美；同樣，由智慧所衍生出來的愛德也能改善其他一切德行。智慧之恩會把屬於自己的、多少

[24] 靈魂在神恩作用下所體驗到的矛盾，不只是一時的經驗，也造成靈魂的經常性狀態。因此智慧之恩會經常使人保持卑微和謙遜的感受；聰敏之恩似乎會使靈魂經常生活在昏暗的氣氛之中。我們還可以經常看到，超見之恩使人等待時機，所給人的印象卻是猶豫不決。聖教會追隨聖保祿的榜樣，喜歡在孩童和弱女子的身上看出剛毅之恩：「天主召選了世人眼中認為柔弱的，去羞辱那些堅強的人」（格前一27）。

有點微妙的神味，引入其他一切神恩之中，使一切服從聖神行動的靈魂感到這種神味，並在人靈內產生一種安寧的謙卑之情，這就是與天主接觸的標誌。

除了智慧之恩和她對其他神恩的微妙影響之外，其他神恩的正面經驗是彼此極不相同的。聰敏之恩使靈魂只陷入一片昏暗之中，或偶爾使靈魂對教義感到一些深奧的光照。剛毅之恩能使聖樂倫嘲笑刑役；又使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修成英豪的聖德，卻不失為柔弱的女子；也使耶穌在十字架上悲痛呻吟，卻又使祂發出超人的呼聲，震撼了刑役的心靈。超見之恩使人在下決心時看到某種光照，或讓靈魂停留在猶豫之中，直至發生某一事件使他不得不走上其特定的道路。明達之恩可以使人對受造物失去興味，或相反地讓靈魂看到萬物在天主計畫中的價值。

在這種經驗中，感受者本身的性格往往也會影響到不論是內心的細微振動或是對神恩的意識與感悟。在天主威能或神光的衝擊下，各人有不同的反應。在同樣的多重感受之下，樂觀者會強調自己的良好感受，而悲觀者只抱怨自己的痛苦感受。再加上天主本身的干預還可以給人各種不同的感受，或者在某個官能上產生各種明確的效果，因此，我們若對天主藉聖神的神恩所作出的行動有正面的經驗，便可感到這經驗是非常複雜和難以捉摸的。在此領域內，我們只能謹慎地前進，要對它提出判斷，也應該極為慎重。

6. 為了避免上述不確定和不明朗的情況，我們可以尋求天主藉著七恩行動時所產生的最確切和最顯明的標記。「從他們所結的果子認識他們」。這是耶穌所給的標準，用來分辨哪些人是假牧人，哪些人是聖神所啟迪的宣講師和先知。靈修上的收穫一定伴有天主

聖神的行動；靈修的成果不一定是奇蹟，而是愛德、善良、忍耐等等。然而要分辨天主之神所結的果子，卻不總是那麼容易。因為即使是義人，他們的善行也並非沒有缺點。善行的豐富內涵要經過長期的考察，才能顯示出來。如何進行，自有天主之神親自為之：到了必要的時候，便會顯示給那些謙遜祈禱和耐心等待的人。

三、聖神七恩的用途和運用

上文所闡述的一切有關聖神七恩的性質和作用，將七恩在靈修生活上的重要性完全顯示出來了。

聖神七恩是我們的靈魂向著「無限」而開放的門戶，遠洋的強勁氣流從這些門戶刮進來，這是聖愛之神的氣流，帶來光明和生命。聖愛之神的確是「隨意吹拂，來無影，去無踪[25]。」我們知道祂是愛的智慧的氣息，也是天主無限仁慈的氣息；祂需要自我給予、自我推廣。祂創造了我們，是為了把自己賜給我們，並把我們帶到祂強勁動能和無限寶藏的生命中去。

這氣息是無限睿智、無限強烈的。祂動員自己所有的智慧和能力去實現祂的計畫。就是這氣息完成了兩性一體的結合，在基督人性的同意和行動之前，便以天主性的傅油豐富了基督的人性。同樣也是這無限慈悲的氣息，使童貞聖母免受原罪的玷污，使她無比純潔，充滿聖寵。

天主的氣息要在我們內實現祂的計畫，而我們遲鈍又軟弱的善意既然無法加以配合，於是祂利用這些向祂敞開的門戶，將氣息像

[25] 若三 8。

一股激流般襲來；猶如聖經所說，像「一條流出活水的江河」奔流而來，就是為了充實靈魂。祂只顧自我給予、自我分施的需要，無視於靈魂的功勞和要求。

人接受聖神七恩的能力，隨著人所接受到的氣息的大小而定；天主藉七恩進入人靈，在人靈內實現自己的意志和行動，使德行達到成全，然後再根據祂自定的方式和節奏，逐漸或立即施展祂的影響力。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有一天覺察到天主曾接走了她，把她放在祂所在的地方。聖保祿也承認是天主的聖寵，造就了今日的他。

心靈門戶要向無限的天主開放，風帆該為了接納聖神的氣息而升起，然後全能仁慈的天主才會進入靈魂，把他造就成先知和天主的朋友。

這些門戶一定要用信賴之情向無限的天主敞開；風帆應該用愛來升起，才能被海風鼓動。如果人不知道有聖神七恩，也不知道天主能藉七恩成就大事，那麼門戶怎麼會打開，風帆怎麼會升起呢？

在教會初期，天主聖神在人靈和教會中的行動，採用的是驚天動地的外在形式。五旬節那天，天主聖神以火舌的形狀降臨到宗徒們身上，並且透過宗徒進入教會。聖神藉領受者的改變，使人肯定自己已經來臨；藉他們的一切作為，而知道聖神的威能。聖神經常以明顯或象徵性的光照，以祂的命令或行動，介入教會的生活。在教會之內，祂是活生生的「一位」，當時的人也都有同感。宗徒們就這樣寫道：「因為聖神和我們一起決定……」[26]。宗徒往往求助於聖神的光照和判斷，而所求的也就在眾人面前顯現出來。

從那以後，聖神似乎逐漸隱入教會和靈魂的深處，除非有必要

[26] 宗十五 28。

自我顯示，祂很少再從幽暗中出來。當然，祂的能力和行動卻從未減退，改變的僅是行動的方式。祂始終生活在我們中間，準備把自己通傳給我們；而我們也總是具有聖神七恩，用來接受祂的氣息。然而，是否由於聖神的隱藏，或者由於人類的冷漠和醉心於塵世，我們看到很少人再善用祂的恩寵了。聖神不但成了隱藏的天主，而且也成了陌生的天主。好久以來，教友們已不再了解靈修的知識，就是如何透過七恩去善用聖神的能力。

神祕靈修學，從名稱上講，已經失去其美譽，甚至被熱心教友輕視。有人說：「那不過是幻想的結果！病態的錯覺！」他們把聖神的行動視為有危險性，尤其當此行動藉著有形的效果顯露出來時，他們更感到疑懼。靈修生活的導師們只熱衷於發展德行，忽視了七恩，甚至佯作不知。聖神居住在我們的靈魂內，祂來是為了在靈魂內度祂熱情和不斷征服的生活，然而卻被人排斥在外，這些人竟然想度一種沒有聖神的基督徒生活。有時，聖神彷彿掙脫了祂的牢籠，祂若在某靈魂內顯露自己，這靈魂便有幸成為聖神的宮殿。然而，這靈魂在自己所處的那些思想正統、頭腦理性的教友中間，卻淪為他們排斥的對象。人們會對他起疑，甚至有時視他對周遭不利，而將他逐出圈外。談到這種遭遇，誰不會想起一些人，可能還是些偉大的人物，直至今日才得到昭雪、平反呢？

目前，神祕靈修學的榮譽地位已經恢復，嚴酷的楊森主義（jansénisme）已經消失。聖愛之神可以重新吹拂人的靈魂。耶穌聖心已顯揚於世。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為我們指出一條神嬰小道，引領我們到達愛的烈窯；她還召募了一批弱小靈魂獻給天主的慈悲。聖神生活在教會內，聖神的生命流傳於世。虔誠的基督徒，甚至那些無信仰者都在尋求這種生命，有的以明確和熾熱的愛，有的則以不安的

痛苦來尋求。如果沒有嚮導，沒有方法，沒有理論，如何能讓他們找到生命呢？

這些神祕靈修學的嚮導，這些愛的學問的大師們，由教會介紹給我們，他們就是靈修之母聖女大德蘭、神祕學大師聖十字若望和他們的後人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尤其是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可以說是現代靈修生活最偉大的導師，也是歷代最偉大的導師之一[27]。

既然全德就是天主透過聖神來完美地統御我們，那麼，神祕靈修學所要解決的問題就在於：如何把聖神的氣息引來？然後，如何投入其中，與祂佔領靈魂的行動一起合作？當然，聖神對祂的神恩有無上的自主權，沒有任何事能約束、削弱祂神聖的自由。然而，有些心態卻能吸引祂的仁慈，使祂幾乎無法抗拒；此外聖神還要求一些別的心態，以便積極地配合祂的行動。

加爾默羅會的靈修大師就以闡明這些心態為其教導的重點，並說明如何以克修來配合天主藉七恩在我們內的行動。在《攀登加爾

---

[27] 對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研究愈深，我們就愈了解聖神七恩的學問。聖女從三歲起，就毫不拒絕好天主的要求，七恩的作用已經在她身上占有主導的地位。天主藉七恩所作的行動，在她身上不僅沒有特異的現象，也沒有感覺上的強烈反應。人們往往認為天主的行動非得有上述反應不可。天主在聖女身上的行動，非常樸實，非常單純，這種特性正說明了天主行動的本質。

我們研究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時，不應忽略在她的靈修生活中聖神七恩所起的主導作用。她慷慨的心胸完全服從天主的光照。她剛毅的魄力在天主的推動下，常蘊藏著柔順。因此，若認為她只是為了修德而奮勇戰勝自己，那是錯誤的。事實上，她在聖神的推動下努力追求的，就是使天主的德能在她身上獲得勝利。因此，她說自己並沒有德行，只是天主在每一時刻給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默羅山》、《全德之路》、《靈心城堡》，或在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理論中，所談的都是這些。他們的整個靈修學就是一門如何利用聖神七恩的學問。在研究他們的著作時，若忽視了這一點，便會迷失方向，扭曲了他們的觀點。

有三種心態可作為這種靈修的基礎，這三種心態符合天主在靈魂內行動的三種規律或要求。這三種心態驅使靈魂配合天主，愈與天主合作，心態愈趨完美。這三種心態就是：自我奉獻、謙遜和靜默。我們將在這第三部中分別加以探討。

以上的引言對即將研討的主題深具啟發性。研討分兩方面：一方面是聖神漸進式行動的特殊方式，一方面是此行動在每一時期所要求的合作。

第三章

自我奉獻

奉獻的力量何其大……
它絕對能吸引全能者和我們的卑微結為一體[1]。

根據聖女大德蘭的看法，她在《全德之路》中所提出來的整個克修功夫，總括一句，就是實現完全的自我奉獻。她寫道：

「在本書中，我給妳們的所有建議，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引導妳們把自己完全奉獻給造物主，把妳們的意志交給祂，並且使自己超脫萬物……。

……如此，我們才能很快地到達行程的終點，暢飲前面所說的活水之泉。如果我們不把自己的意志完全交付給吾主，讓祂親自來照料我們的一切，那麼祂就絕不會讓我們在這水泉中暢飲[2]。」

聖女曾多次強調靜觀和自我奉獻之間的密切關係。在靜觀的聖寵初來時，人靈必須以完全的自我奉獻作為回應，否則這些聖寵每次便只會作短暫的停留：

---

1 《全德之路》，第三十四章，751頁。

2 同上，750-751頁。

「天主以祂偉大的愛把自己給了我們，如果我們不以同樣的愛把自己奉獻給祂，祂會讓我們留在心禱之中，有時也會來看看我們，像看葡萄園的工人一般，這已經是很大的恩寵了。至於那些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的人，天主將待他們如寵兒一般[3]。」

要獲得天主全部的神恩，自我奉獻應該是毫無保留的。然而，人們在實行時，卻是多所保留，又多麼遲疑！

「要把我們自己徹底地奉獻給天主，我們的行動是何等遲緩，以至我們總是還沒準備好來接受這恩寵（真正的愛）……。我們以為已把一切都獻給天主了。其實，我們僅僅把收益和成果奉獻給祂，卻把本金和田產私自留下[4]。」

這就是在實踐時的真相，也是我們應該加以注意和深思的：

「我們始終沒有把自己徹底地奉獻給天主。因此，天主也不會把這樣的寶藏一次就全部賞賜給我們[5]。」

這些論點既清楚又有力，只是過於籠統，不足以杜絕在這方面很容易溜進來的錯覺。因此我們應該對自我奉獻的必要性有堅定的信念，並對天主所要求的奉獻方式有明確的理解。

---

3 《全德之路》，第十八章，659頁。

4 《自傳》，第十一章，103-104頁。

5 同上，105頁。

一、自我奉獻的必要性和卓越性

㈠聖女大德蘭提出自我奉獻的首要和基本理由，以說明其必要性。她寫道：

「天主不會強迫我們的意志，我們獻給祂的，祂才接納。我們若不徹底把自己奉獻給祂，祂也不會把自己全部賜給我們。這是千真萬確的事。由於這真相有絕對的重要性，無論我如何再三提醒妳們注意，都不會太過分。唯有等到天主看到靈魂完全脫離萬物，完全屬於祂的時候，祂才能自由地在靈魂內行動。天主喜愛先後有序，沒有達到以上的要求，我不知道祂如何能行動自如[6]。」

天主是萬物的創造者，是萬物的絕對主宰。祂有權力強制萬物去實現祂的旨意。事實上，天主利用萬物本性的規律，領導萬物，而萬物也都尊重天主所賜的恩惠。至於人類，天主賦予他們理智和意志，於是，祂便用道德律來傳達祂的旨意，道德律把天主的旨意告訴理智，卻尊重意志的自由。聖女大德蘭強調說：「天主從來不會勉強我們的意志。」天主不但不願強迫我們的意志，反而寧願讓祂的計畫受到部分阻礙，甚至更改祂原先的安排。這就是在天使背叛和人類墮落後所發生的事。

有時人類殘暴地壓迫同胞。而我們的最高主宰天主卻提升那置於我們本性內各官能的價值，改善其能力。天主在祂最崇高的計畫

6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7頁。

內，竟然給我們官能的行動保留那麼重要的角色，我們一旦得知，真會大吃一驚。要實現天主永恆的仁慈旨意，人類的自由合作竟然成為必不可少的條件。

因此，在實現基督絕妙連環奧蹟中的第一環「道成肉身」之前，天主要先取得自己所揀選的合作者——這位貞女——的同意。祂派遣總領天使佳播到她那裡，向她提出預先為她計畫好的任務。有了貞女的同意，祂的旨意才能完成。上天在等待，在諦聽，對貞女的話一字不漏地聆聽。天主聽到瑪利亞的一聲「願意！」便欣喜萬分。她的這聲「願意！」是人性同意被天主性所占有，而促成了神人位格的結合，也使瑪利亞成為天主的合作者。今後只要天主與人的關係成為父子的關係，總有她在扮演作為母親既有效又積極的角色。

天主為了與靈魂完美地結合，同樣也要求人的同意和積極的合作。祂的聖寵固然總是先行惠顧，是祂先向我們伸出邀請的手，但是必須要有我們的全力配合，祂才會在我們內進行自己的化工，並使之開花結果。

第一次的同意，第一次的奉獻，儘管是完全的，天主尚感到不夠，因為我們的自由意志是一種不可轉讓的權利。我們奉獻以後，又會將其保留下來，為己所用。我們時而猶豫，時而拒絕，也有熱烈同意的時候。我們拒絕時，就阻止了天主的工作；同意時，就讓聖寵大量湧入。於是天主在我們身上的工程，也就隨著我們的變化而時進時輟。

「我們獻給祂的，祂才接納。我們若不徹底把自己奉獻給祂，祂也不會把自己全部賜給我們[7]。」

聖女大德蘭的這番話就是靈修生活的定律。我們把自己獻給天主多少，天主便占有我們多少。要與天主完美地結合，其首要條件便是完完全全地自我奉獻。

㈡愛情需要自我奉獻，而自我奉獻也是愛情最完美的行動。愛情本身有利他性，要自我投入在所愛者的身上，唯有在所愛者身上失去自我，才能獲得滿足，才能達到圓滿。聖父生聖言，聖言又把聖父完美地顯示出來，彼此之間的相愛之情便是聖神。天主的無限幸福，就在於這生發和徹底的交流之中。

當愛德完全征服我們，其孝愛之心把我們完全帶向天主我們的父親時，我們的愛德便達到了圓滿和完美的地步。這種全面的自我奉獻，就是愛德所能做到的最完美的行動。

因此，聖道茂以來的神學宣稱，修會的終身願能完全淨化人的靈魂；這完全的淨化不是特恩，不是一種對發願這重要行為所頒給的全大赦，而是完美的愛德所具備的正常效果。這完美的愛德足以掩蓋眾多罪過，並且促成終身願裡所包含的徹底而莊嚴的奉獻。所有完全的自我奉獻，只要發自熱切的愛情，都能同樣地淨化靈魂。

有時，我們想在最富有詩意的文字中，或在最細膩的情感中去表達完美的愛情。其實完全而真誠的自我奉獻，才是最簡單、最崇高的表達方式。

㈢自我奉獻是我們能夠獻給天主的最完美祭獻

祭獻是最崇高的宗教行為，唯有以祭獻，才能表達我們承認天

7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7頁。

主的最高主權，並給罪惡提供補償。它包含了奉獻犧牲品，也經常伴隨著宰殺犧牲品。

有些神學家認為，奉獻是祭獻的唯一重要部分，而所有的神學家都一致肯定這是祭獻的最重要部分。祭獻把犧牲品呈奉給天主，使祭品屬於天主所有，讓天主隨心所欲地處置祭品，將其宰殺，或作為其他用途。

自我奉獻所完成的就是這種祭獻，把我們的所有和所是，全部呈獻給天主，預先接受天主的一切旨意。

理智和意志是人類所獨有的，也是人類的最高官能。人若把現在和將來的這些官能的所有權完全獻給天主，那麼他所作的便是最崇高的祭獻，是他所能獻出的最大極限，也是最能使天主喜悅的奉獻。聖神教導說：「聽命勝於祭獻[8]。」這是把服從所要求的奉獻，和舊約中血腥宰殺犧牲品作比較，所得到的結論。

㈣天主藉瑪拉基亞先知，也這樣說：

「我不喜歡你們——萬軍的上主說——也不悅納經你們的手所獻的祭品，因為從日出到日落，我的名在異民中大受顯揚，到處有人為我的名焚香獻祭，並奉獻潔淨的祭品，因為我的名在異民中大受顯揚——萬軍的上主說[9]。」

天主藉此表示祂迫不及待地想看到預像終於成為現實。這現實就是基督的祭獻。舊約中的祭祀是預像性的，其全部價值都來自基

---

[8] 撒上十五 22。

[9] 拉一 10-11。

督的祭獻。同樣，在新約中也唯有在耶穌的祭獻內，基督徒的自我奉獻才具有真正的意義。

基督的神聖人性在存在之初，就憑其直覺性的神視，立刻意識到自己懷有一切天主性的美善。祂知道天主聖神在童貞聖母的淨胎中所形成的自己完美的人性，每一官能都洋溢著生命；祂複雜的人性具有無人可及的和諧與平衡。基督直接面對面地見到天主的本性。天主的本性以形體住在祂內，並且以溫柔而有力的油來為祂傅油。傅油既充實了祂，又舉揚了祂；既聖化了祂，又賜福給祂。基督也清楚地知道，神人位格的結合使自己存於天主聖三的第二位之內，並與聖三緊密結合，永不分離。在這直接神視的光照之中，耶穌基督認清天主在祂身上的計畫：就是祂受命藉加爾瓦略山上的祭獻，把因罪而失散的人集合起來，並且使自己成為再生人類的永流不竭之聖寵活泉。耶穌基督在祂人性存在之初，就已經知道祂的神聖人性領受到無比的美善和使命；這當然是完全無償的，是沒有任何功勞而白白賜給祂的，因為在一剎那之前，祂的人性毫不存在，並且從未存在過，要到被聖言攝取以後才存在。那麼，祂的靈魂在承擔起神光與神聖傅油這甜美、有福的重負之後，最初的反應是什麼呢？聖詠作者曾將這反應記下，而宗徒聖保祿又在《致希伯來人書》中將之加以強調，以彰顯其重要性：

「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犧牲與素祭，已非祢所要，卻給我預備了一個身體；全燔祭和贖罪祭，已非祢所喜，於是我說：看，我已來到！關於我，書卷上已有記載：天主！我來為承行祢的旨意。』[10]」

基督人性的第一個行動，就是把自己獻給聖父作為祭品。基督

這一徹底的自我奉獻，便是滿懷愛心地接受聖言的支配，接受天主的計畫；祂受造的目的就是為了自我犧牲。所謂自獻為祭品就是加爾瓦略山祭獻的開始。從這時起，耶穌就成為司祭和祭品，救贖工程就此展開。

這祭獻並不是一個孤立的行動，而是耶穌基督靈魂的基本狀態，與聖言的占有同樣恆定不變，無時不與天主的意志結合，以承行主旨為其一切行動的指南。耶穌在持續的自我奉獻中獲得自己的食糧，這是在和撒瑪黎雅婦女談話後，宗徒給祂食物時，祂親口所說的話：

「我已有食物吃，那是你們所不知道的。……我的食物就是承行派遣我者的旨意，完成祂的工程[11]。」

基督的人性存在於聖言的位格中，這人性如果因一項罪過而與聖言分離，那麼它就會化為虛無。然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神人位格的結合是牢不可破的，因此，基督的人性也是絕對不會犯罪的。另一方面，既然基督的人性存在於聖言中，那麼，此人性當然在聖言中獲得生命。事實上，基督人性意志的生命也緊繫於順服天主的意志。

耶穌的奉獻是真誠而完全的，祂完美地遵行了天主的意志，因為祂完全隨從天主聖意的指引。凡聖意所引導，不論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什麼方式，祂都一絲不苟地照辦；到曠野裡，上大博爾山，進晚餐廳，赴革責瑪尼山園，登加爾瓦略山。凡為祂所規定的

[10] 希十 5-7。

[11] 若四 32, 34。

一切，祂都一一奉行了。

耶穌完成了祂的全部工程以後，還親自審視是否完全符合主旨。當祂高懸在十字架上時，還把視線轉到記載天主旨意的經卷上；在經卷上天主曾藉先知的手預定了基督的行動細節。耶穌認為所記載的一切，祂都照辦了；在確認了一切都已完成後，就這樣表明：

「耶穌一嚐那醋，便說：『完成了。』就低下頭，交付了靈魂[12]。」

耶穌基督的一生都包含在聖經所記載有關祂的兩個預視中：先知以銳利的眼光預見耶穌最初的無聲奉獻，以及聖史所敘述的祂最後之功德圓滿。在這兩者之間所能容下的，就是持續不斷的奉獻，以及把自己完全獻身於完成天主的旨意。

耶穌基督的自我奉獻，使祂的服從達到圓滿無缺的地步，實現了我們的救贖工程，並成為祂光榮的原由。聖保祿宗徒強調：

「祂聽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天主極其舉揚祂，賜給了祂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屈膝叩拜[13]。」

我們應該在基督自我奉獻為祭品的光照下，來奉獻自己，只有這樣我們才能理解自我奉獻的必要性和其豐碩的成果。我們談到現在，僅談到一些零散的真理而已；唯有在耶穌自我奉獻的光照之

[12] 若十九 30。

[13] 斐二 8-10。

下，這些真理才彼此協調一致，並從這光照中獲得新的力量。

自我奉獻是基督的基本心態，也應該是基督徒的基本心態。只有懷著這種心態，我們才能深深地與基督相契合。沒有這種心態，我們只能膚淺地效法耶穌，甚至只流於空洞的外在形式。要成為屬於基督的人，就得把自己交付給基督，如同基督把自己交付給天主一樣。因為我們是屬於基督的，而基督是屬於天主的。

基督把自己奉獻給天主，就是對有主導作用的聖言所作出的回應。對基督來說，這奉獻是祂的命脈，是祂的食糧。我們的自我奉獻是把自己交付給那在我們之內的基督之聖寵，是要求基督對我們有更加全面的影響。對基督而言，祂的自我祭獻是在滿懷愛情下，對已經完成的降生奧蹟作全面的贊同與配合。對我們來說，我們的自我奉獻是呼籲仁慈的天主，對我們作進一步的占有。仁慈的天主對此只能應允，因為祂是愛，祂無法抗拒卑微者的呼求。

基督的奉獻，尤其是加爾瓦略山上的祭獻，是把自己交付給天主的旨意。靈魂被聖寵占有之後，便成為第二個基督。當人一再奉獻自己時，便真正地成為基督人性的延續，讓基督在他的靈魂內展開行動，實現祂的奧蹟。基督通常會把他當作祭臺上的祭品，或把他當作工具去救贖其他的靈魂。自我奉獻使人靈與基督結合，並使人進入基督的境界，親密地分享基督的奧蹟；還可以把人靈領入救贖奧蹟和教會奧蹟的深處。

基督的整個使命以祂的奉獻為基礎，同樣，祂聖寵的全部能量要在靈魂內發揮出來，也要靠靈魂完全的自我奉獻，這就是人靈與基督合作的最重要之處。

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中，強調自我奉獻所產生的效果，就是與主結合，並與基督相似：

「吾主愈看到我們的自我奉獻不僅在於口說，而且在於行動，祂便愈使我們靠近祂，並把我們的靈魂高舉在世物和我們本身之上，好準備我們接受祂更大的恩寵。祂非常重視我們的奉獻，在我們有生之年，就不停地酬報我們。祂使百般恩寵充滿靈魂，靈魂都不知道還能再向祂要求什麼了。祂不斷施恩給我們，絕不厭倦……

天主開始對靈魂顯示極深的愛，不但把靈魂已捨棄了的意志歸還給她，同時還把自己的意志也交給了她。從此，天主恩待她為知己，喜歡讓她與自己共同治理，可以說雙方輪流發號施令[14]。」

可是，聖女大德蘭又明確看到：

「要把我們自己徹底地奉獻給天主，我們的行動是何等遲緩，以至我們總是還沒準備好來接受這恩寵[15]。」

「我們始終沒有把自己徹底地奉獻給天主。因此，天主也不會把這樣的寶藏一次就全部賞賜給我們[16]。」

[14]《全德之路》，第三十四章，751-752頁。

[15]《自傳》，第十一章，103-104頁。

[16]同上，105頁。

二、自我奉獻的條件

㈠徹底的

我們若想藉自我奉獻獲得如此崇高的恩寵，聖女大德蘭認為這奉獻必須是徹底的，或全面的。

自我奉獻，就是要真正做到為了天主而放棄自己。由於靈魂對不同事物有所眷戀，因而放棄自我會在不同方面感到痛苦；當然，這種自我否定必須是完全的才行。耶穌向福音中的富有青年指出全德的道路，說：「去！變賣你所有的，施捨給窮人，然後來跟隨我[17]。」這青年很富有，他在面臨捨棄財富的考驗時卻步了。變賣財產不過是第一個行動，但也許是最痛苦、最有意義的行動。邁出的第一步會帶領他到達把自己完全交給基督的境界，「跟隨我」的意義就在於此。

發願的本質是對天主作徹底而莊嚴的奉獻，從這一點來看，和自我奉獻極為相近。修會的聖願和自我奉獻都包含同樣完全的自我捨棄，並把自己現在和將來的所是、所有，徹底交付在天主手中。發願的價值尤其在於完整的自我奉獻，自我奉獻可說是發願行為的靈魂。然而發願在完全自我奉獻之外，增加了莊嚴的儀式，使發願成為公開敬愛天主的外在行為，使會士加入修會。而自我奉獻本身卻與儀式無關，是獨立於外在形式的，因此可以沒有特殊的形式，也適用於任何形式。它只發自愛德；既靈活，又熱誠；既廣泛，又

[17] 瑪十九 21。

簡單，引導每個靈魂圓滿地實現個人的特殊聖召，又使靈魂投入滿盈的聖寵之中。

要了解徹底這兩個字，得從基督的自我奉獻來尋找我們的自我奉獻的真義。基督的人性以神人位格的結合，與天主性合而為一，其人性依賴聖言而存在。從其人性所發出的行動都屬於聖言，而聖言也將這些行動視同出於自己。既然人性的存在和行動已完全屬於聖言，那麼基督人性的自我捨棄當然是全面的了。因此，基督祭獻的第一種效果，就是服膺聖言的支配，徹底地自我捨棄。

我們不可能設想藉自我奉獻來捨棄自己的位格，那就是夢想自己也有神人位格的結合，或某種程度的泛神論。在排除了以上的情況以後，我們以自我奉獻為基礎而與天主的結合就毫無限制了。我們藉著聖寵分享天主的本性，這是我們與天主結合的基礎，而聖父和聖子結為同一性體的事實，正為這結合提供了崇高的楷模。因此，我們的自我奉獻所追求的目標是與基督合為一體，它也要全心接受為達到這個目標所要付出的一切條件。

這些條件，耶穌基督具體地以自己一生的作為向我們顯示了：從馬槽直至十字架，同時持續不斷地順服天主的神，最後以毀滅性的犧牲死亡結束一生。凡誓願自我奉獻的人，都必需追隨天主的帶領，走以上同樣的道路。

在這麼多的實踐和犧牲之中，天主為我們每個人作一選擇，因為我們都達不到基督的能力，因此天主在分施基督聖寵之同時，也把伴隨著聖寵而來的犧牲分開來。分給我們的是怎樣的一份，我們不知道。人的這種無知以及堅信自己只不過分擔基督的一部分祭獻而已，容易使人懷著幻想，認為對基督的祭獻，我們似乎只要分擔其中的一部分就行了，而且還有選擇的餘地。這樣，自我奉獻就不

全面、不完整了。這些幻想、選擇和保留，都有損於自我奉獻的徹底性。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唯一的方法就是習慣於在生活中不放過任何一個作犧牲奉獻的機會。

㈡無限定的

其實「無限定」並非自我奉獻的新特性；「無限定」唯一目的是用來防止在自覺或不自覺的狀況下所作的保留，以至奉獻的完整性遭到破壞。

即使是最慷慨的人，其自我奉獻也往往有一些特定的界限。

在起初的階段，天主似乎也支持人在奉獻上有所限定。祂以誘人的前景及符合我們本性傾向或聖寵的特定事物來吸引我們，使我們對祂作出自我奉獻。比如，某一個孩童對司鐸職位只注意到講道這部分，而另一個孩童則看重神父能舉行彌撒；另外有人進修會，只是為了救自己的靈魂等等。我們唯有在進入靈修的寶殿以後，才能領會到它輝煌的全貌，並知道它所有的要求。然而，在每人的心中都還存在著各自的限定，這些限定往往是在別的層次，由新的想法和愛好所引起的。

向聖德及理想邁進的道路來自各人的想法和愛好，因此，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道路。慷慨的人會在自創的道路上加入大量的苦功，通常選擇以誘人、甚至引人注目的方式表現出來；本性的愛好再將其裝扮成超性及勇於犧牲的外觀。對人靈有經驗的人對此會有各種各樣的描述，並以有趣的細節加以說明。也有人會計畫自己的靈修生活，規定每天應作的一切，自己的幻想把所作的種種犧牲誇大許多倍。靈魂位於自己以慷慨與幻想所建立的夢境中央，天主是目標，可是目前好似仁慈的父親，一心只想幫助靈魂去實現靈魂為自

己選擇的特定成聖方式，並從事自己所喜愛的傳教方式。

這些美麗的夢想具有不可挽回的嚴重缺失，因為它們是人工打造的，是在天主的計畫之外的。人若把精力用在這些夢想上，那就是自願脫離天主的旨意。

此外，天主的真正計畫一旦實現，必會摧毀我們自己所設定的計畫。我們曾以慷慨之情創建了一切，這時會感到驚訝，甚至感到慌亂。我們的衝勁受挫了；除非立刻再建構另一個夢想，否則至少在短時間內我們會敗興，並感到痛苦失望。天主也許會允許人靈實現人自己預定的計畫，使人獲得表面上還算輝煌的成就。但是這成就終究是平庸的，即使外在有超性的光彩，實際上卻是膚淺的、本性的。這種慷慨之情只是為了自己，為了自己的計畫。由於靈魂沒有作出無限定的奉獻，以至於與天主的計畫無緣。

我們須在幽暗中尋找天主的計畫，因為祂的思想與人的思想相比，何啻霄壤？我們的天主生活在冥冥之中，祂無上的智慧之光超越一切，使我們目眩而不能正視。在祂的計畫中，哪些是屬於我們的部分？哪裡是我們的位置？唯有祂自己知道。這些該由我們去執行的部分，該由我們去占有的位置，就是我們的全德之所在。我們應該透過自我奉獻，投入天主的工程，獻身於祂為我們所保留的工作，占據那在天主的大廈中為我們所保留的位置。上述的工作和位置原在天主的奧祕之中，奧祕掩蓋了它們，小心翼翼地守護著它們，直到全部工程竣工。我們應該以自我奉獻到這奧秘中去找它們，並把自己奉獻給這奧秘。因此，為了使我們不迷失在人為的計畫中，確保能與天主的真理及事實接軌，我們的自我奉獻應該是無限定的。

也許有人會想，我們要以平息自己的建設性活動以及取消自己

意志所要爭取的實質對象，來實現無限定的事物，必會有損於意志的行動和能力。事實並非如此。奉獻自己去實現未限定的事，並非與虛無結盟，而是把自己有效地獻給天主必然的旨意，天主的旨意是絕對存在的，只是人目前還不知道。天主上智每天向我們指示如何去實行祂的計畫；至於將來，對我們始終是深奧莫測的。我們的奉獻就是放棄個人的規畫，集中精力去實行天主為我們所指定的未來和每天的計畫。無限定的自我奉獻不但不會削弱能力，還能使人分散的精力集中起來，去實行天主當前的旨意。這種只求天主的旨意，而對其他一切漠不關心的境界，可以使人免去辛酸的失望。失望不但能使人一時癱瘓，有時還會徹底地摧毀人。

最後，無限定的奉獻還有一項無可比擬的積極效果，就是將其養成習慣以後，可使人完全順從聖神的行動，使人停留在信德的朦朧中，小心注視著天主聖意最細微的顯示，並使人的官能更加敏銳地去感受聖神的溫柔之情和最輕微的推動。它使人靈保持柔順，發展他的靈活性，使他時刻準備好去完成善舉。無限定的奉獻所產生的最佳效果，就是殷勤的服從和靈活的待命。有了這兩項心理準備，就能使人成為聖神的最佳工具了[18]。

---

[18] 全面的奉獻使天主對我們要求全面地交付自己。這要求是個奧祕，面對此奧祕有些靈魂不僅膽小，而且不免驚駭萬分。他們在這幽暗和藏匿在幽暗之中的可怕事物面前退縮了。這奧祕之中藏有什麼？好似大難臨頭，就像耶穌受難一樣？說實話，在這幽暗中會有痛苦，即以某種方式分擔耶穌的苦難，也會有死亡。可是不必擔心：當人以自我奉獻投身於此幽暗中時，同時也投入天主仁慈的懷抱。天主會接納我們的靈魂，並用祂的平安和力量充滿我們。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說：「杯子（苦爵）已經滿到邊緣了，但我卻是出奇地平安……，我把自己交給天主的愛情，絕不後悔。」

㈢經常更新的

要使自我奉獻產生經常更新的效果，這奉獻不應只是偶爾一次的行為，而是靈魂的經常狀態，要維持這種狀態，便得經常地更新自我奉獻。

我們應該不斷地舉心向上，向天主奉獻自我，這是愛情最完美的表達方式，也是對天主的仁慈持續不斷的回應。人靈因自我奉獻而吸取愛情的芬芳，得以自我淨化並與天主結合。然而我們時常會把對天主的奉獻，轉變為對自己私意私見的妥協，因此若非再次奉獻，使這奉獻更加完全，使自己的態度每次更加謙卑，也更加提防自己的私心，否則不知如何才能加以補救呢？

此外，外界的事件和內心的光照經常會使人拓展新的視野，使人看到自我奉獻還有新的實踐方式。因此，為了適應新的要求，我們也該經常、甚至不斷地自我奉獻。

由於經常地更新，我們會養成一種自我奉獻的心態，使我們的行動好像是本能的反射一樣。當人突然遇到事情時，不論是痛苦還是愉快的，都能立刻在這種反射作用下重新奉獻自己。這種反射作用從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無意識的，實際上卻是出於意志的。有時，人的官能由於感到痛苦，也許對此奉獻有所抗議，那時人會以為這些最喧鬧的官能不願奉獻。但這有什麼關係？奉獻已經完成，奉獻已藉意志而保持了，靈魂已表達了愛情，而奉獻也已到達了天主座前。由於天人之間有所聯繫，聖寵必會沛然降臨，靈魂的騷動便會

所有聖人都這樣作證，他們的證詞足以驅散魔鬼在人的靈修生活重大行動之前所製造的恐怖假象。

逐步平息。倘若不是用習慣來培養這種心態，也許要等到內心平靜後，才能重新奉獻，才能去接受並彰顯天主的聖意了。

上述的各項真理都是超性、微妙、而且深奧的，因此難以表達。我們只要瞻仰一下童貞瑪利亞領報時的一幕，就能領悟出這些真理，因為事實的說明，勝過最高明的分析。

童貞瑪利亞充滿聖神的聖寵，並沉浸在天主全然的光明中，因此她的全部精力都穩妥地準備隨時執行天主的旨意。當總領天使佳播顯現給她，向她問安時，她因天使的來臨和問候，感到短暫的驚惶不安。但她敏銳的心靈立刻認出使者的超性本質，於是仔細聆聽他的傳達：

「妳將懷孕生子，並要給祂起名叫耶穌。祂將是偉大的，並被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祂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祂。祂要為王統治雅格家，直到永遠，祂的王權沒有終結[19]。」

瑪利亞明白了：天使請她作默西亞的母親。她從來沒有想過，因為她一向不為自己著想。天主的聖寵使她非常純樸，使她見不到自己所受的聖寵是何等浩瀚；她只要知道天主及祂的旨意。在這突如其來的情況面前，她只提出一個問題，因為她關心她的童貞。她問道：「我不認識男子，這事怎能成呢？」天使回答說：「聖神要臨於妳，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妳[20]。」童貞瑪利亞於是放心了，她毫不猶豫，不要求給她幾天考慮或諮詢，也不要求幾分鐘作準備。為了她自己，也為了全人類，她同意這最崇高、也最嚴重的盟約：

---

[19] 路一 31-33。

[20] 路一 34-35。

她同意天主性和人性在她的童貞胎中結合，也同意加爾瓦略山的苦難和教會的奧祕。於是，天主聖言因貞女的一聲「願意」而降生成人。這聲應允就是長久以來徹底和無限定的奉獻心態在她柔順的靈魂內所產生的效果。

在我們的靈魂內，自我奉獻同樣會導致天主對我們的主導，並培養我們能道出這聲成果豐碩的「願意」。聖女大德蘭曾驚嘆說：

「我的姊妹們，自我奉獻包藏著多大的力量啊！如果與慷慨之情相配合，一起呈獻給天主，一定會吸引全能的天主與我們人的卑微相結合，把我們轉化成祂，把造物主和受造之人結合為一體[21]。」

[21]《全德之路》，第三十四章，751頁。

第四章

謙遜

大家可以相信我的話：在無限智慧面前，學習謙遜一點，只要謙遜一次，就勝過擁有普世的學問[1]。

聖女大德蘭在《靈心城堡》中，從第一住所開始，就和我們談起，若要在靈修生活中前進，就必須認識自己。在本書最初幾章，我們也曾用一章的篇幅收集了她有關此事的教導[2]。但是，僅僅認識自己在天主台前的卑微和我們的罪惡傾向，即使認識得很清楚，也是不夠的。這種認識應該深入我們的生活，深入我們的心靈，在我們心靈內形成一種狀態，並在整個靈修生活中養成一種習性，就是：要使自我認識轉化為謙遜，才能達到其全部的效果。

聖女大德蘭不遺餘力地談論謙德的必要性。只要在一個靈魂內發現謙遜，那麼，不論此人用什麼方式祈禱，大德蘭都會放心。反之，如果在一個人身上找不到謙遜，那麼，此人儘管有最傑出的超性和本性的特長，大德蘭都會感到不安。她說：「驕傲之殺害全德，比世上的任何毒物殺害肉身更迅猛[3]。」

在目前的靈修階段，謙遜尤其必要：因為在第三住所中的人如

---

1 《自傳》，第十五章，151頁。

2 參閱本書第一部〈緒論〉，第三章〈認識自己〉。

3 《全德之路》，第十三章，642頁。

果沒有謙遜，絕不能再前進。大德蘭在〈第三住所〉中寫道：

「妳們早已知道：一個人要在第三住所繼續前進，必須具備很深的謙遜。依我看，靈魂無法超越這個住所更深入城堡，缺少的就是謙遜[4]。」

到了第四住所的門檻，她還這樣寫：

「當妳們做到了我對前幾個住所中的人所提出來的要求之後，妳們便要實踐謙遜，謙遜再謙遜。因為只有謙遜，天主才會不忍，才會俯允我們所求的一切[5]。」

聖女之所以再三強調這一點，是要告訴我們：若不深研她對謙遜的教導，就不會前進。在本章中，我們首先要深信謙德的必要性，然後再研究謙德的等級和與之相反的驕傲，以及驕傲的形式，最後再簡述獲得謙遜的方法。

一、謙遜的必要性

在此領域中的人，應該作好心理準備，以便接受愛的智慧的種種影響。如果自我奉獻能引起智慧對我們的注意，那麼謙遜就可以使智慧無法抗拒而俯就我們。在福音中，吾主的行為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

人若跟著公開傳教生活中的耶穌，就不可能不注意到，祂在顯

4 〈第三住所〉，第二章，858頁。

5 〈第四住所〉，第二章，877頁。

示自己的使命和教義時，處處保持著明智的含蓄。祂每每用比喻講述，其中的含義，近東的人聽了要比我們更容易明白，但還是有晦澀難明之處，因此宗徒經常私下要求祂作更詳盡的解釋。

一天，耶穌與門徒們來到斐理伯的凱撒勒雅境內。祂問道：「人們說我是誰？」他們回答說：「有人說是洗者若翰；有人說是厄里亞；也有人說是耶肋米亞，或先知中的一位。」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伯鐸回答說：「祢是默西亞，永生天主之子。」耶穌回答他說：「約納的兒子西滿，你是有福的，因為不是肉和血啟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於是，祂嚴禁門徒，不要對任何人說祂是默西亞[6]。這一幕告訴我們，耶穌事前並沒有把祂的默西亞身分啟示給門徒。到了祂傳教的第二年，祂還不許別人公開揭露這一點。

群眾也都在設法探求關於耶穌的身世和使命的奧祕。聖若望記載，在救主公開生活第三年的帳篷節時，大家還在熱烈地討論這件事。其中有一段說：「羣眾中有些人說：『這人是默西亞。』又有人反駁說：『難道默西亞能來自加里肋亞嗎？經上不是說：默西亞要出自達味的後裔，來自達味出生的村莊白冷嗎？』因此，為了耶穌的緣故，在羣眾中起了紛爭[7]。」耶穌並不消除這些疑點。

最後晚餐之後，在與耶穌的密談中，門徒們終於高興地聽明白了：

「看，現在祢明明地講論，不用什麼比喻了。現在，我們

---

6 瑪十六 13-20；谷八 27-30。

7 若七 40-43。

曉得祢知道一切，不需要有人問祢；因此，我們相信祢是出自天主的[8]。」

對於有關祂本人最重要的真相，耶穌一直讓別人停留在晦暗之中，至少是在不清楚中，甚至連那些在祂身邊的人也是一樣。然而從公開傳教的第一年起，耶穌卻把這些祕密向幾個人透露了，這幾個人似乎有本領從祂那裡挖取到一些祕密；這些人中有尼苛德摩和撒瑪黎雅婦人。聖若望在福音的最初幾章記載了這兩件事。我們不妨來分析一下[9]。

尼苛德摩是一位法律博士，也是公議會的成員，屬於耶路撒冷的宗教和社會上層人士。在耶穌初次赴耶京時，他和其他許多同僚一樣，喜歡聽耶穌講話，並且高興地接待耶穌。他身為法律博士，耶穌卻沒有學問；要他去訪問並請教耶穌，除非他深受感動，否則難以下此決心。他在夜間去了，行動上未免有些膽怯。但是，以他的身分、地位來說，也不能說不可取。

對話開始了。「辣彼（老師），我們知道祢是從天主而來的師傅，因為天主若不同祢在一起，誰也不能行祢所行的這些神蹟。」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見到天主的國。」耶穌似乎早就知道尼苛德摩心中的問題了。尼苛德摩對耶穌的話並不理解。他說：「人已年老，怎樣能重生呢？難道他還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嗎？」耶穌回答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否則不能

8 若十六 29-30。

9 若三 1-21；四 1-30。

進天主的國：由肉生的屬於肉，由神生的屬於神。你不要驚奇，因我給你說了：你們應該由上而生。風隨意向哪裡吹，你聽到風的響聲，卻不知道風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由聖神而生的就是這樣[10]。」

這話很深奧，符合這個提問者的身分。但是尼苛德摩卻愈來愈糊塗了。

「這事怎樣能成就呢？」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的師傅，連這事你都不知道嗎？」

一個沒有學問的人對法律博士說話這樣直截了當，幾乎有些無禮。但尼苛德摩卻不加申辯地接受了。現在他仔細地聽，終於領悟了。謙遜敞開了他的理智，在這對他有利的自尊心的傷口上，耶穌傾注了大量的神光：

「……沒有人上過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正如梅瑟曾在曠野裡高舉了蛇，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使凡信的人，在祂內得永生。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使凡信祂的人不至喪亡……[11]。」

這事發生在耶穌外出傳教的最初幾個月，那時耶穌已經把降生和救贖的奧祕啟示給尼苛德摩了，而其他的人都還不知道呢！尼苛德摩明白了。當加爾瓦略山的悲劇在進行時，宗徒面對十字架的奧蹟都逃散了；尼苛德摩卻記得那番話，英勇地從暗中走了出來，帶

[10] 若三 5-8, 13-16。
[11] 同上。

著「一百斤左右沒藥和沉香調和的香料」，會同阿黎瑪特雅人若瑟，對神聖的被釘者表示他最崇高的敬意。

幾天以後，耶穌離開耶路撒冷，要回加里肋亞。祂走近路，取道撒瑪黎亞。走了好幾個小時後，將近中午，來到息哈爾附近的雅格井邊[12]。這時，門徒到鄰近城裡買食品去了。一位撒瑪黎雅婦女前來打水，耶穌向她討水喝。撒瑪黎雅婦女很驚訝，猜想面前的外方人是猶太人，怎麼一個猶太人敢向撒瑪黎雅婦女討水喝？再說，祂是男人，竟然會對女人說話呢？難道祂不知道猶太人與撒瑪黎雅人之間有不解之仇嗎？難道祂不知道在這裡，別人讓祂太平無事已經算萬幸了嗎？於是，她高傲地、幾乎是懷恨地回答說：「祢既是個猶太人，怎麼向我這個撒瑪黎雅婦人要水喝呢？」對此口吻和態度，耶穌並未在意。祂說：「若是妳知道天主的恩賜，並知道向妳說：給我水喝的人是誰，妳或許早求了祂，而祂也早賜給了妳活水。」婦人開始譏諷祂，也許還有點困惑不解：「祢從哪裡取得那活水呢？難道祢比雅格還大嗎？他留給了我們這口井。」耶穌堅持祂的話，並且進一步闡明：「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但誰若喝了我賜與他的水，他將永遠不渴。」祂的敘述引起了那婦人的嚮往，於是她恭敬地表達了她的願望：「先生，請給我這水吧！免得我再口渴！」

撒瑪黎雅婦女當然還沒有完全明白，她還沒有準備好接受主耶穌賜給她的神妙恩惠。談話於是繼續進行：「去，叫妳的丈夫來！」婦人回答說：「我沒有丈夫。」耶穌對她說：「妳說得正對；妳曾經有過五個丈夫，而妳現在所有的也不是妳的丈夫。」

---

[12] 若四 1-39。

耶穌的揭示使她感到既丟臉又震驚，現在她改變了態度。剛才還是那麼高傲，盛氣凌人，現在已懷著敬重、謙卑和順從的心情。從接受了羞辱的創傷之口，神光已進入了她的靈魂。她說：「主，我看祢是位先知。」

傷口洞開是為了讓神光得以進入，耶穌將把充沛的光傾注到她的心裡。祂說，救恩是出自猶太人，而不是來自撒瑪黎雅。但是，這位婦人已為以下的話感到欣慰：「時候要到，且現在就是。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將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耶穌竟在這裡宣告了祂的教會。撒瑪黎雅婦人愈聽愈起勁，接著說：「我知道默西亞要來，祂一來，必會告訴我們一切。」耶穌向他說：「同妳談話的我就是。」

婦人高興得把水罐都忘在井旁，她急急忙忙趕往同鄉那裡去，把這好消息告訴他們。「城裡有許多撒瑪黎雅人因為那婦人的作證而信從了耶穌。」活水從被羞辱而揭開的深深傷口，湧入了婦人的靈魂，又按照吾主所說的，立刻在那裡「成為湧到永生的水泉」。

這兩段福音故事與聖保祿宗徒的歸化也很近似。《宗徒大事錄》第九章記載：「掃祿還是向主的門徒口吐恐嚇和兇殺之氣，遂去見大司祭，求他發文書給大馬士革各會堂，凡他搜出的這道門的人，不拘男女，都綁起來，解送到耶路撒冷[13]。」年輕的法利塞人掃祿領到了文書，他因大司祭交給自己的任務而非常高興，也頗為自豪。於是領著一隊兵馬動身前往大馬士革去了。他心裡充滿的是什麼呢？毫無疑問，就是仇恨和野心。

但是，他摔倒在路上。「掃祿，掃祿，你為什麼迫害我？」他

[13] 宗九 1-19。

答說：「主！祢是誰？」「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穌。但是，你起來進城去，必有人告訴你當做什麼。」掃祿起來時，眼睛已經失明，衣服上也沾滿灰塵。他的同伴攙扶他進了城。三天之中他兩眼昏黑，不吃也不喝。掃祿初到大馬士革的時候，肩負著光榮的使命，趾高氣昂；他的權力和滿心的仇恨，使教友們恐懼不已，而他自己卻洋洋得意。但這時他卻變得無能、孤獨，且滿懷羞慚。

三天之後，阿納尼雅來到掃祿的住處——猶大的家裡，給他行了覆手禮。「立刻有像鱗甲一樣的東西，從他的眼中掉了下來，他便看見了，遂起來領了洗。進食以後，就有了力量」。

偉大的宗徒聖保祿就是由這羞慚的矮門，而進入了天主教會和神妙奧蹟的光明之中。今後他將成為這奧蹟的宣講者和使者。

以上的描述不僅有其歷史意義，還使我們看到天主的光明和仁慈以何種管道、按何種行動規律通傳給我們。有一天，耶穌在一次感恩的祈禱中表達了天主的行動規律。耶穌在傳教時期派遣了祂的七十二位門徒出外宣講。他們歡喜地回來復命，說：「主！因着祢的名號，連惡魔都屈服於我們。」耶穌因聖神而歡欣，說：「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稱謝祢，因為祢將這些事瞞住了智慧和明達的人，而啟示給了小孩子。是的，父啊！祢原來喜歡這樣做[14]。」天主把祂的寶藏賜給謙遜的人，而瞞住了驕傲和自滿的人。

耶穌的行動也同樣按照這項規律，祂可以接近任何罪人。和罪人接觸，對別人有危險，對祂卻毫無危險。在耶里哥，祂走進匝凱的家。罪婦瑪麗在祂頭上傾下香液，在祂腳上敷油，並用頭髮擦乾；當她受到批評時，耶穌為她辯護。但是另有一種人祂是不願和

[14] 路十 17, 21。

他們接觸的，祂會憤然反對他們，那就是驕傲的法利塞人，祂每每憤怒地斥責他們[15]。

耶穌基督在教會中行動，仍舊用同樣的規律。靈修大師們都如此肯定，而那些體驗過天主充沛恩寵的人尤其強調這一點。聖女大德蘭就說：

「我記得，除非在我看到自己極端的貧困，因而感到自己一無是處的時候，從來沒有接受過以下所述的重大恩寵的任何一種[16]。」

聖女伏利諾也寫道：

「靈魂愈是受苦，愈是深深感受到一無所有和被人凌辱，就愈能以純潔的心靈贏得登高的能力。人愈扎根深入塵埃，基礎愈深植於謙遜，就愈能升高[17]。」

呂斯布魯克（Ruysbroeck）用他熱烈的語言同樣指出：

「當人從自己心靈的深處，以熾熱的愛情眼目瞻仰天主的無限偉大……，當人再回顧自己侵犯無限尊威和忠信的上主時

15「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為你們給人封閉了天國：你們不進去，也不讓願意進去的人進去。……禍哉！你們經師和法利塞假善人！因為你們好像用石灰刷白的墳墓：外面看來倒華麗，裡面卻滿是死者的骨骸和各樣的污穢。同樣，你們外面叫人看來倒像義人，你們裡面卻滿是虛偽和不法。」（瑪二十三 13, 27, 28）。

16《自傳》，第二十二章，227 頁。

17《聖女安琪．德．伏利諾》，黑洛（Hello）譯，第十九章。

……，他將極度輕視自己，無地自容……，他陷於極大的驚訝中，驚訝自己蔑視自己的程度是如此不足……。於是，他順從天主的旨意……，在內心的自我否定中，而獲得了真正的、頑強的和圓滿的平安，這平安再也不會受到任何事物的干擾。因為他遁入如此深的深淵，任何人都不會去那裡找他……。我認為沉浸在謙遜中，就是沉浸在天主內，因為天主是深淵的底部。祂在一切之上，也在一切之下。論高度，祂是最高；論深度，祂是最深。所以謙德和愛德一樣，可以無止境地成長……。謙德的寶貴，在於其所獲得的是如此崇高，以至無法說清；而其所達到並擁有的，更非言語所能形容[18]。」

呂斯布魯克特別指出，謙遜不一定源自我們的罪惡：

「我們的罪惡……會成為我們謙遜和愛情的來源。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謙遜另有一個更高尚的源頭。始胎無玷的童貞瑪利亞，她的謙遜比聖女德蓮要高得多。聖女德蓮受到天主的寬宥，而聖母卻是純潔無瑕的。這種徹底的豁免，比任何寬恕更為崇高，它使聖母從地上向天上發出的感恩之情，也比德蓮悔改後所發出的感情高貴得多[19]。」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依恃自己的謙遜和貧窮，吸引天主的仁慈降臨在她的靈魂之內。為此，愛慕貧窮也成了她神嬰小道的一種基本心態。在寫給瑪利姊姊的信中，她說：

---

[18]《呂斯布魯克》（*Ruysbroeck*），黑洛譯，第三卷：謙遜。

[19]同上，第五卷：無罪和悔罪。

「請了解我，願妳懂得，為了愛耶穌並成為祂愛的祭品，我們愈是軟弱，軟弱得既沒有願望也沒有德行，便愈適合天主以聖愛來燒盡並轉化我們。只要有想成為祭品的意願就夠了，但是必須接受自己始終停留在貧窮和無能的境界中才行。這就是困難之所在，因為真正神貧的人到哪裡去找呢？《師主篇》的作者說，要到很遠的地方才能找到[20]。」

聖女對她的姊姊瑟琳說：

「妳愈貧窮，耶穌就愈愛你[21]。」

「吾主的性格就是如此：祂會以天主之尊，大量賞賜人恩典，但是人先要有內心的謙遜[22]。」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曾多次這樣表達她的經驗，她覺得正是由於她的卑微，才吸引天主賞賜她如此豐厚的恩寵。在她去世前不久，發生了一件小事，正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聖女發著高燒，躺在她的斗室裡。院裡有兩位修女，一位對她猶如天主公義的代表；另一位是依尼斯修女，為她猶如天主慈悲溫柔的代表。兩人一起來到她的房裡，要求她畫一張難畫的畫像。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一時控制不住，作了一個不耐煩的小手勢。兩位修女知道她無力作畫，道歉後便離開了。發燒所引起的這不自覺的反應，卻深深地使小聖女自慚形穢。傍晚，她給依尼斯修女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

[20] 致聖心瑪利修女的書信，1896 年 9 月 17 日。

[21] 致瑟琳修女的書信，1896 年 12 月 24 日。

[22] 同上，1894 年 4 月 26 日。

「妳的小女兒剛才流了熱淚，是懺悔的淚，更是感恩和愛情的淚。今天，我向妳暴露了我的德行和忍耐的功夫！而我平時還口齒伶俐地教訓別人呢!!!我很高興讓妳看到了我的缺點……。親愛的修女……，妳要知道，今晚天主的仁慈已經沛降於妳的孩子心中。從今以後，我可以確信，我的一切渴望一定會得到滿足……。吾主將為我多行奇事，無限地超過我本有的巨大願望[23]。」

從這謙遜的行為所迸射出來的光芒，扯破了遮住未來的黑暗帷幕，並把未來使命的廣闊遠景揭露給聖女耶穌聖嬰德蘭。

謙遜的吸引力是無法抗拒的，我們差不多可以在謙遜和天主的特恩，亦即全德之間，劃上等號。聖女伏利諾說：「認識天主的『萬有』和人類的『虛無』，這就是全德。」

聖十字若望在他全部的教導中也說，實踐貧窮，達到「無」的境界，就等於獲得「全」，即獲得天主。

有一位阿拉伯的加爾默羅會修女，名叫被釘耶穌．瑪麗（Marie de Jésus- Crucifié）。她置身於神奇的事件中，身受最特殊的恩寵，然而卻仍保持著誠樸和坦率的精神。她用樸實的話語說道：

「若沒有謙遜，我們都是黑暗中的瞎子。有了謙遜，靈魂在夜裡行走，也像在白天一樣。驕傲像扔在水裡的麥粒，會膨脹、發胖。若把麥粒放在太陽下，或丟在火裡，那麼它就會乾掉或燒焦。謙遜就如把麥粒種在土中，它會向下鑽，藏起來，

[23] 致耶穌．依尼斯的書信，1897 年 5 月 28 日。

消失，死亡；唯有如此，才能在天上復甦，重新發出綠苗。」

她又說：

「要向蜜蜂學習，到處去採謙遜的汁液，這樣釀得的蜜才夠甜。謙遜含有天主的味道，會讓天主前來品嘗[24]。」

謙遜有天主的味道！哪裡有謙遜，哪裡就有天主降臨。天主在世界上，好像披著一件大斗篷，面對驕傲的人，祂就把自己遮掩起來；面對誠樸和幼小的人，祂就顯露給他們。耶穌來到這世界時，就是一個被裹在襁褓裡的嬰孩。這就是給牧童們找到救世主的記號，天使對他們說：「這是給你們的記號，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兒，裹著襁褓，躺在馬槽裡[25]。」這個謙遜的記號將永遠在世上，作為天主的標記。

我們認為，由耶穌的行動方式所放射出來的無限光芒，以及上文聖人們對謙遜的必要性所作見證的無比力量，結論已一目了然；如果再加評述，便屬多餘。專務靈修者到了這種境界，要使他的德行作出完美的行為；要使居住在靈魂內的愛的智慧直接干預，使他進步；就唯有靠謙遜來促使天主完成了。巴斯卡勸人說，要以謙遜把自己獻給天主，才能獲得天主的啟迪。一個人有了謙遜，天主才會掌握他、改變他。通常，一個人的謙遜愈大，天主的作用也愈大。天主把智慧賞賜給卑微的人，因此謙遜成為靈修的必要德行。所有的人都要服從這項規律。靈魂服從了這規律之後，才能有所進

[24] 布濟（R. P. Buzy）著，《被釘耶穌．瑪麗傳》。

[25] 路二 12。

步。聖女伏利諾說：「聖德之高和謙遜之深是相輔相成的。」

聖女大德蘭則說：

「大家可以相信我的話：在無限智慧面前，學習謙遜一點，只要謙遜一次，就勝過擁有普世的學問[26]。」

天主絕對需要人的謙遜。祂喜愛謙遜之甚，在祂的眼中，祂甚至認為謙遜可以取代其餘的一切；因為只有謙遜才能有效地把天主的一切恩惠吸引過來。

二、謙遜的等級和形式

謙遜的進步和聖寵的發展如此息息相關，難怪聖本篤在他的《全德之梯》（*Echelle de la perfection*）中，把謙遜分成十二等級，相當於靈修生活的十二個等級。雖然這種區分既動聽又合理，但是本書將不予採納，因為我們認為，在具體的行為中，很難把十二級一一加以區分，也很難指明從一級到另一級是如何過渡的。

本節將根據所獲得的光照，對謙遜的等級大略加以劃分，並根據與謙遜相反的驕傲形式，相對地說明謙遜的各種不同形式。

㈠謙遜的等級

聖女大德蘭在解釋為何謙遜特別能吸引天主時，給謙遜下了發人深思的定義：

---

[26]《自傳》，第十五章，151頁。

「有一天，我想，吾主為什麼如此喜愛謙德。就在我似乎把這問題拋在腦後時，突然間以下的想法閃進我內：因為天主是至高的真理，而謙遜就是按照真理行事。我們自己的實質真理就是：我們本身一無是處，只有貧乏和虛無。誰若不認識這一點，就生活在謊言中，而對此愈能理解，就愈能使至高的真理喜悅，因為他正走在天主的道路上[27]。」

人若要在真理中面對天主，對謙遜的了解必然需要更為精進。可敬的若望．聖三松（Jean de Saint-Samson）[28]追隨聖納德的主張，在《加爾默羅的真精神》（*Vrai Esprit du Carmel*）中指出，謙遜有兩種：第一種他稱之為明白和合理的謙遜，第二種則為虔誠的謙遜。

明白和合理的謙遜受理智的指引，奠基於自我反省以及默想超性的德行和吾主的榜樣。人看到自己在行為上的力不從心，自身的缺點和罪過，又看到耶穌基督自謙自卑並飽受凌辱，終於領悟到若要實現理智所揭露的真相，並效法基督的榜樣，就必須自我謙卑。

至於虔誠的謙遜，根據若望．聖三松所說，要獲得這種謙遜，自己努力的成份少，天主灌注給人的成份多。天主以神光使人看到天主的至高無上，看到自身的貧乏卑微，或基督的奧蹟。這樣，人就把靈魂置於無限天主的背景下，或放在基督的光明中。若望．聖

27〈第六住所〉，第十章，1016頁。

28 若望．聖三松（1571-1636），是道樂（Dol）和雷恩（Rennes）的加爾默羅隱修院中的輔理修士。音樂家，雙目失明。佈雷蒙（Brémond）說，他是「法國都蘭地區（Touraine）文藝復興中最耀眼的火炬」，並且是「造詣最高的神秘學家」。

三松說：

「理智對此已完全無能為力了。人在永恆的靜謐中感到心醉神迷，他已超越了理智和自我，理解已不可能。他在這深淵中，見到人的能力是何等短缺有限，絕對無法理解天主的無限廣大。」

因為若望．聖三松受失明所限，不能像神祕學家那樣豐富地運用比喻，所以他說話時喜歡用誇張的詞句和最高級的形容詞，來彌補他的不足。他把合理的謙遜與虔誠的謙遜相比較時，稱合理的謙遜為「贋品和謊言」。

所有的靈修學家也都一致認為，虔誠的謙遜和合理的謙遜之間確實有天壤之別。使人產生虔誠謙遜的光照，是藉著聖神的神恩由天主而來；而使人產生合理謙遜的光照，則是出自人的理智。兩種光的強度當然是無從比較的。

聖女大德蘭說：

「當天主的神在我們內行動時，我們不需再以艱苦的思考來激發謙遜和自愧之情。吾主放在我們心中的謙遜，和我們自己用淺薄的思想所產生的謙遜大不相同。若把我們發自自己的謙遜與之相比，簡直不叫謙遜。吾主教給我們的謙遜才是真正的，受到聖神光照的，足以使我們羞愧難當，無地自容。……天主的恩賜愈高，對謙遜的認識也愈深[29]。」

這強烈的光不只使人外表的缺點凸顯出來，而且照耀到深處，

[29]《自傳》，第十五章，154-155頁。

使靈魂看到，在無限的天主面前，自己極其卑微和貧乏。聖女大德蘭又寫道：

「就像在一間佈滿陽光的屋裡，任何蜘蛛網都不能藏匿一樣，靈魂見到自己的卑微貧賤，發現了自己深度的貧乏。於是虛假的光榮被他遠遠丟棄，再也不可能打動他的心了。靈魂親眼看見自己能力有限，甚至感到完全無能……。他過去的一切以及天主的偉大仁慈，都如實地呈現在眼前。這一切不需要理智在思考後才能獲得，因為理智發現自己應該理解的，應該作為食糧的，都早已準備好了[30]。」

天主對梅瑟說：「我是自有者[31]。」而耶穌也對聖女佳琳說：「我的女兒，妳知道嗎？妳是誰？我是誰？妳是虛無，我是自有。」

在虔誠的謙遜中，是天主本體以及祂的尊威和大能，在人靈或多或少意識到的情況下，在幽暗中出現於人靈面前，並把人本身的真相也揭露出來。

因此，這神光就如天主聖言，言出必成。然而，在合理的謙遜中，思想中所確立了的信念，還需要意志的行動，才能在態度和生活中表現出來。虔誠的謙遜，其光照不僅光輝奪目，而且效果非凡：它產生一種浸潤到整個靈魂和肉身的深刻感受，更能使人親身體驗到自己的卑微和貧乏，這種體驗使人認清真相，保持謙卑。

虔誠的謙遜，其價值來自人靈的體驗和實踐，這體驗及實踐相

---

[30]《自傳》，第十九章，182頁。

[31]出三14。

當於、也許更甚於其光照的強度。這種體驗是痛苦的，同時也是平靜的。對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而言，這種體驗似乎很愉快：

「耶穌！祢的小鳥多麼高興自己既軟弱又微小。如果牠長大了，那該怎麼辦？……也許牠總不敢出現在祢面前，或不敢在祢面前睡覺了……。是的，這是小鳥的另一個弱點，就是當牠想目不轉睛地注視著神聖的太陽，而烏雲卻不讓牠見到一絲陽光時，牠不自覺地閉上小眼睛，把小頭藏在小翅膀底下睡著了，自己還一直以為正注視著至愛的太陽呢！醒來時，牠並不難過，牠那弱小的心仍處於平安之中……[32]。」

「……現在，我甘願看到自己始終不夠完美，並因此而高興[33]。」

「我經常發現自己的弱點，但是我總不驚訝……，感到自己既軟弱又微小，是何等甜蜜[34]。」

這種愛的口吻我們是百聽不厭的。虔誠的謙遜能有如此平安和愉快的勝利，我們在哪位聖人身上找得到呢？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還告訴我們，虔誠的謙遜是她此生所領受的一個莫大的聖寵：

「……我情願承認全能者在聖母的孩子之靈魂上成就了大事，其中最大的是指出他的微小和無能[35]。」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偉大，其基礎正是她那虔誠的謙遜：

---

[32]《自傳手稿》，B，第5張，正面。

[33]同上，A，第74張，正面。

[34]《最後言談錄》，黃冊5.7.1。

「我認為自己生來就是為了光榮，我設法去獲得它時，好天主就把我剛才所寫的情感啟示給我。祂使我懂得我的光榮不在人的眼前，而是在於成為一個偉大的聖女!!!如果只看我本身的軟弱和缺點，以及我在修會中度過了八年仍不見改善，我的願望看來太不知分寸了；然而，我始終感到有成為大聖女的大膽信心。因為我所依靠的不是我的功勞，我自己沒有功勞，我仰望的只是天主，祂就是聖德本身。唯有祂會對我微薄的努力感到滿意，把我高舉到祂身邊，用祂無限的功勞覆蓋我，使我成為聖女[36]。」

虔誠的謙遜也是聖女整個神嬰小道的理論基礎。因為

「人愈軟弱，既沒有願望也沒有德行，便愈適合天主以聖愛來燒盡並轉化我們[37]。」

虔誠的謙遜是天主聖神行動的效果，能吸引聖神新的恩惠。只有虔誠的謙遜才能使靈魂進入第四住所，在那裡取得進步，邁向靈修的頂峰。

㈡謙遜的形式

我們根據認知來源的不同，將謙遜分成了合理的謙遜和虔誠的謙遜。若再進一步探求兩者認知的深淺程度和兩者謙遜的完美程

---

[35]《自傳手稿》，C，第4張，正面。

[36]同上，A，第32張，正面。

[37]致聖心瑪利修女的書信，1896年9月17日。

度，那就不很容易了，因為這都是無法精確加以分析的。

我們認為將驕傲的不同內容加以區分，進而辨明與之抗衡的謙遜形式，倒是更加明瞭，也更加實用。驕傲有因外表優越而產生的，還有意志上的、理智上的，和靈修上的驕傲。我們就從這幾方面著手，察看一下與之對抗的謙遜。由於上述的驕傲形式愈來愈微妙，所憑藉的優點愈來愈寶貴，因此所產生的驕傲也愈來愈危險，那麼，與之相抗衡的謙遜自然也應該愈精細、愈深邃才行。因此，不論是合理的謙遜，還是虔誠的謙遜，都應該建立在這循序漸進的邏輯基礎上。

⑴來自外在優越條件的驕傲

這些優勢包括一切能獲得他人重視和稱讚的外在優越條件。比如：美貌、財產、名望、階級、榮譽；這些外表的優點僅僅組成了一個門面。表面上也許很輝煌，卻很難掩蓋我們內心的貧乏，這一點我們心裡都很清楚。然而我們往往喜歡根據這些優越條件，自以為高人一等，並期待別人的尊敬與讚美。至於別人呢，他們在這方面也不會上當，在表面盡到了禮貌上的恭維以後，內心仍有一把嚴厲的正義之尺。

這種驕傲最愚蠢，但因處於最浮淺的表面，所以危險性也最小。在謙遜的光照下，通常首先退讓的，就是這種驕傲。聖女大德蘭寫道：

「以前她對榮譽很敏感，凡世俗稱作榮譽的事物，她受到幻想的作用，就將其視為真正的榮譽。現在她對此情況已深惡痛絕，她發覺這只是天大的謊言，世人竟然沉浸於其中。在她

看來，唯有毫不虛偽，不離真理，才配稱為榮譽。凡是真正值得尊重的，她才尊重；而對於榮譽本身，卻視之如敝屣。凡是轉眼即逝而又不能光榮天主的，都是虛無，甚至比虛無還不如。她記起自己曾對金錢有所重視，甚至有所貪戀，現在不免覺得可笑……[38]。」

聖女強調榮譽這一項，因為她是卡斯蒂利亞（西班牙中部地區）人，十六世紀熙德（Cid）騎士族的後裔[39]。

聖女大德蘭在少女時，榮譽心使她避免了犯罪的危險，因為她絕不做有損榮譽的事。這榮譽心深深根植在她的心中，經久才能淨

[38]《自傳》，第二十章，208-209頁。

[39]關於榮譽，聖女大德蘭寫道：

「我見到有些人，由於聖德和偉大事業而引起世人的敬仰。我的天主，那麼為什麼他們還在世上爬行呢？為什麼他們還沒有到達全德的頂峰呢？這是什麼現象呢？這些人為天主做了如此偉大的事業，是什麼在拖住他們呢？唉，他們是被面子問題拖住的。更不幸的是，他們自己還不願承認，因為魔鬼有時使他們相信，他們是不得不保住面子的。然而，但願他們能相信我的話，希望他們為了愛天主而更相信吾主命我這個微小螞蟻所說的話。如果他們不除去這個毛蟲，也許不會整棵樹都受到損害，他們還剩下幾種德行，然而全部德行都受到了感染。這棵樹要失去美麗的外貌，不再長大，而且還會阻止周圍的樹繼續成長，因為它所結出的榜樣果子，既不會完好又不能持久。

我已經多次說過，面子問題雖小，卻像在歌唱中唱錯了一個音或一個節拍，從此失去了和諧。面子問題總是有害的，而對於走靜禱道路的人來說，卻嚴重到成為一種瘟疫」（《自傳》，第三十一章，341頁）。

化。阿爾華萊茲神父曾要求她放棄到修院會客室與來訪者談話，她沒有應允；要等到初次心醉神迷時，聽到天主的話語以後，才加以斷絕。她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她認為去會客室談話是向她所接見的人表示知恩之心。但是在她這樣與亞味拉頂尖的上流社會人士交往時，所談內容儘管是神修和超性的事，但她在談笑風生之際，她內心能不感到滿足嗎？

聖女大德蘭的事例告訴我們：當人對這些外在的優勢有不當的牽掛時，尤其當這些優勢是出於家庭或種族方面的，其所造成的影響將難以根除，甚至要到第六住所才能消盡。聖女對我們說，有些人被禁錮在第三住所，就是因為太眷戀世物，或熱衷於世間的榮譽；因而一再強調，這種錯亂會引起嚴重的後果。

因此，大德蘭以嚴厲的口吻繼續批判由驕傲所延伸出來的一切錯誤。她寫道：

「妳們或許會說，這些都是小事，只不過是天性的反應，不值得重視。我請妳們不要掉以輕心，這些事情會猶如泡沫般升起。大家都斤斤計較於個人榮譽，時時思索別人在加害自己，這都是嚴重的危險。如果一件事情，其危險性有如此之大，那就不算是小事了[40]。」

終有一天，靈魂會完全認清：「為了愛天主而輕視尊位，他一天的功勞會勝過重視這些虛榮者十年的功勞[41]。」這個靈魂受到如此的寵照，已經達到了靈修的崇高領域。此時，他又在自己的道路

40《全德之路》，第十三章，642頁。

41《自傳》，第二十一章，217頁。

上，發現了其他的驕傲形式。

⑵意志的驕傲

這種驕傲存在於意志之中，而助長其發展的因素，則是在意志本身：它的獨立性，它支配別人的權力，以及它意識到自己本身的力量。表現在外的是拒絕合理的權威，對自己過分自信，以及支配別人的野心。由於這種驕傲，路濟弗爾喊出：「我不侍奉天主！」從屬關係本來是秩序和合作的原則，一旦驕傲將之摧毀後，就打亂了整個家庭、團體和社會。

這種驕傲拒絕或阻礙對天主的服從。它相信自己的能力，認為憑自己的努力就能得到效果，甚至在超性方面也一樣，所以它不可能懂得耶穌的話：「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42]。」或聖保祿的話：「是天主在你們內工作，使你們願意，並使你們力行[43]。」當意志的驕傲這樣拒絕服從一切時，就與天主的神國和聖寵的影響背道而馳了。

耶穌基督降臨人世是為了服侍人，而不是為了受人服侍。祂謙卑聽命，服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唯有祂才能以自己的榜樣來教導我們服從的高貴性和其無限的價值。信友本該效法基督的自謙自卑，但是，當天主的神光尚未降臨到他們的內心時，在他們看來，這簡直是荒唐。

初步的靜觀靜禱使靈魂在寧靜的甜蜜暖流中，或在神枯的無能為力中，暗中感到天主的超越臨在，而制約了驕傲，並帶動意志。

---

[42] 若十五 5。

[43] 斐二 13。

在第五住所中，與主結合的聖寵，使人的官能沉浸於天主的奧祕之中；當官能回過神來時，確信已與天主有過接觸。與主結合的聖寵給了五官自由，人的意志從此變得對天主的一切旨意都立即順從。長期並艱巨的苦修功夫也能夠代替這神祕的聖寵，贏得天主對靈魂的占有，實現意志與天主的結合。

⑶理智的驕傲

意志的驕傲往往來自理智的驕傲。背叛的天使之所以「不侍奉天主」，就是出於對自己聰明才智的驕傲和自滿。這些神體被本身的優越性所迷惑，不再抬眼瞻仰天主的永恆光芒，終於因其單一的本性而永遠停留在這種狀態中，拒絕面對面地享見天主，永遠自絕於天主。天使的罪實際上是來自思想上的驕傲。

由於人性的缺陷以及受到私欲偏情和外界變化的影響，人類犯了這類罪尚情有可原，有獲赦和悔改的可能，但仍是最嚴重的罪惡之一，其後果也極為深重，因為它來自人類的最高官能。況且天主的無上神光遠勝過人的理智，需要人加以服從。這類驕傲既然是理智的叛逆，自然就使人喪失天主的神光。

新教徒的自由研究，豎起了理智的大旗，反對信理的內容，因而使理智的驕傲大為抬頭。法國大革命聲稱理性有絕對的權力，把理性的驕傲推廣成社會性的罪。科學昌明以後，人類自命不凡，認為理性對現世萬物都有至高的支配權，從此可以排除天主，因而造成了現代大多數人思想上幾乎不可原諒的罪惡。

這種社會性的罪惡，其最終的惡果是：哲學上的不可知論、政治上的自由主義，以及學校的世俗化。所造成的風氣泛濫於世，即使預防得最嚴密的團體也會受到侵擾。理智的驕傲所表現的，一是

習慣於由個人來審斷一切，二是難以接受上級的指導。從此，對信仰不僅愈來愈缺少信從，反而愈來愈要求對信仰能一清二楚；其結果是人的信德在幽暗中趨向天主的腳步愈來愈遲緩了。有許多渴望光明和生命的人，他們原可以走近真理的泉源，以解除其強烈的乾渴，可是這種驕傲使他們背棄了信仰，遠離了解渴的泉源。天主的幽暗，人只能憑著靜觀的目光才能透視，而這種驕傲使許多聰明且有信仰之士，卻在這神聖的幽暗之前卻步了。

理智的驕傲也有藥可治，可以藉由接觸真理和真理的奧祕，及與學者和大思想家交往，而得到根治。研究啟示的真理和抒發信德對於這種驕傲已經具有淨化的作用了。

要使這種驕傲得以徹底淨化，必須靠天主的神光直接介入。在神光產生半明半暗的晨曦以前，這種介入起初是痛苦的、朦朧的。然後，或是因為靈魂被無限天主之光、藉暫停各官能行動所暈炫，或是因為他在天主所賜的黑暗中長期受苦；總之，他終於明白，天主是人類理智所不能及的，天主的思想和計畫與我們的差距何止千萬里；也明白了我們對天主所能有的最深認識，便是了解到天主超越人類的一切智慧和學問。人在天主的實體前，感到既敬又愛，再不敢炫耀理智的優越，反而因自己的無知、無能、什麼都不懂而喜樂，因而憑更純淨、更堅定的信德，更深地進入那呈現在眼前的既閃亮又幽暗的奧祕之中。

在這知識無能為力的領域中，理智的驕傲終於得以淨化。神光大量湧入靈魂，使人在永恆的觀點下，給予每一事物其應有的價值。聖女大德蘭不禁為那些對大眾利益負有重任的人發出宏願，希望他們都獲得這種神光：

「被吾主提昇而能理解真理的人，真是有福！要是君王有這種福氣，那該多好！……在他們的國家中，公道該多麼盛行！百姓可以免去多少災難！他們早已可以逢凶化吉了[44]！」

基督文明的衰落，世界所遭受的紛亂和戰爭之苦，其根源就在於精神上的驕傲所引起的虛假意識形態。當此之際，我們不是更應該藉以上的反省和宏願來表達自己的心聲嗎？

(4)靈性的驕傲

福音以法利塞人和稅吏的比喻[45]為例，具體說明這種罪惡和由此而生的心態及所應受的懲罰：

「有兩個人上聖殿去祈禱。一個是法利塞人，另一個是稅吏。」理所當然地，法利塞人走到至聖所的前面。如果他停留在後面，倒要令人詫異了，因為他是宗教界的重要人物。他如此祈禱說：「天主，我感謝祢，因為我不像其他的人，勒索、不義、姦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每週兩次禁食，凡我所得的，都捐獻十分之一。」當然，這些都是真的，他沒有誇耀一件自己沒有做到的事。「那個稅吏卻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都不敢，只是捶著自己的胸膛說：『天主，可憐我這個罪人吧！』」稅吏是公認的勒索者，人人憎厭。他也理所當然地站在應站的位置上，承認自己犯下的罪過。他們兩人說的都是真話，但是法利塞人以德行來自誇，稅吏則以罪過來自謙。天主似乎忘記了德行和罪過。祂只在法利塞人

---

[44]《自傳》，第二十一章，211頁。

[45]路十八 10-14。

身上看到自滿，在稅吏身上看到謙遜。「我告訴你們：這人下去，到他家裡，成了正義的，而那個人卻不然。」天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反而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

這個法利塞人在天主台前誇耀自己的靈修成就，在耶穌面前誇耀自己遵守梅瑟法律，並且誇耀自己是亞巴郎的子孫，是天主在眾民族中特選的子民。這種忠於傳統的驕傲表現在墨守無數的成規上，阻止他認識聖祖和先知所渴望見到而沒有見到的默西亞。聖祖及先知所預告的默西亞，即降生的聖言，就親身站立在他的面前，他卻視而不見。

靈性上驕傲的人，他所自誇的，不僅是他的善工，把善工當作是他獨自做的，他還誇耀天主賞賜他的特恩異寵。例如我們屬於某一階層，某一修會，修會中曾培育出多少偉大的聖人，修會曾提出卓越的理論，產生過巨大的影響，如此種種都形成了自身的優越感，進而助長了靈性的驕傲。有了這種驕傲，人就會故步自封，對天主仁慈的再度顯現就會視而不見了。

個人所獲得的神恩也可能成為驕傲的滋養品。靜禱的恩寵可以使靜觀者得以充實，在人靈內造成深遠的影響，給予人寶貴的經驗，並堅強意志，提高理智，增加人行動的能力，使靈修者煥發強烈的光芒。人必須先靠天主的聖寵修練謙遜之德，激發感恩之情，然後才能獲得上述的恩寵。一旦伴隨恩寵而來的光照消失了，恩寵的效果還停留在人靈內。這時誘惑可能隨之而來，以微妙而不易為人察覺的姿態出現。誘惑的出現幾乎是必然的，因為驕傲很頑固，魔鬼又很狡猾。魔鬼利用這些靈魂所蒙受的恩典，使人振奮激動，讓別人看到，用來博取感情或滿足支配別人的願望，或只是要別人接受自己的想法[46]。從此，個人崇拜取代了恭敬天主，原來賞給人

作為工具和方法的，卻被人當作目的和偶像，強加給自己和別人。

「最佳者一旦墮落，便成為最劣者。」想起一些天主特寵的靈魂卻落得可悲的墮落下場，真使人膽顫心驚。如果路德（Luther）沒有感覺到天主的仁慈在他心中所洋溢着的平安，他也許不會創立「因信成義」的學說。如果他事先沒有發現，或至少約略見到，在淨化的信仰中，本性和超性交會點的脆弱性，那麼他便不會攻擊宗教，責怪宗教把信仰植基於理性中了。在路德以前或以後，還有其他人利用與吾主親密交往的特恩異寵，雖然還沒有到猶達斯以親吻來出賣耶穌的地步，至少用來助長自己的驕傲，凸顯個人的地位。

有些人不是因為自恃有天主特賜的神恩，而受到耶穌在預先宣告的最後審判中，那令人驚異的判決嗎？

「到那一天，有許多人要向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因祢的名字說過預言，因祢的名字驅過魔鬼，因祢的名字行過許多奇蹟嗎？那時，我必要向他們聲明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吧[47]！」

在天主的恩寵上建立靈性的驕傲是有禍的。驕傲所據為己有的利益愈大，愈是白白領受的，愈是純粹出於天主親手的作為，那麼天主嫉惡如讎得更加厲害。而仁慈比正義更是嫉惡如讎，因為人的

---

[46] 聖女大德蘭問巴聶茲神父說，佳播．艾比內（P. Gabriel Espinel）神父命初學修士公開作有點古怪的刻苦神工，若將他罷免，是否做得對。同時又問，如何改正這位艾神父的錯誤。巴聶茲神父在信中回答說，這一決定是正確的，但又巧妙地加上這句話：「至於要改正這位神父，倘若他毫無靈修的修養，妳也許會成功。」

[47] 瑪七 22-23。

驕傲侵犯了天主的仁慈，所以天主對盜用超性恩寵的人，要比竊用本性天賦和德行的人更加嚴厲。

那個法利塞人因自己的善工而自吹自擂，結果回去時兩手空空。這同一個法利塞人，因自己是亞巴郎的子孫而炫耀人前，結果在天主聖言的光芒前成了盲者。那自恃神恩並引以為傲的先知，必墮入永火之中。

只有聖人在天主的神光下，對這種驕傲的嚴重性一目了然，才能向我們解釋天主在這方面的要求和上述審判的嚴厲性。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去世前已達到與主結合，而靈魂也獲得轉化的境界。我們且聽聽她的話語：

「院長修女，如果我對天主不忠，如果我僅僅犯了最微小的不忠之過，我就會感到其代價是將自己陷於極度慌亂之中，我也不可能接受死亡了[48]。」

聖女一向宣講信賴之情和天主的仁慈，她曾寫道，最嚴重的罪過也不能阻止她對天主的信賴之情。那麼，上述的話竟出自她的口，不免使人感到詫異。於是，有人問她：

「妳要說的是什麼不忠啊？她回答說，就是故意保有一個驕傲的思想。比如說：我修了某某德行，我肯定自己能實踐這個德行，因為這時我是憑藉自己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就冒著墮入深淵的危險。如果我說：『天主，祢知道我是那麼愛

[48]《最後言談錄》，黃冊 7.8.4，對耶穌．依尼斯院長修女說的話。

祢，所以我絕不會接受任何一個相反信德的念頭』；那時，我的誘惑便會猛烈襲來，我一定會跌倒的[49]。」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高度的神光下明白，只要有一個靈性的驕傲罪，便足以動搖她全德的宏偉建築，阻止天主仁慈的洪流湧入她那已與主達到轉化性結合的靈魂。

基督曾經問聖十字若望希望得到什麼賞報，他的答覆顯出聖人內心的恐懼與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完全相同。他說：「主，別的什麼都不要，只要受苦和受人輕視。」這句話的意思表示出，聖人雖已達到與主轉化性結合的程度，且聖師的恩寵在他身上已得到了充分發展，但是他仍怕魔鬼興風作浪，使他因自己的地位和所領受的豐富聖寵而心生驕傲，妨礙他與天主的親密結合，並阻止他的步伐邁向天主的深處。

有人要說，這事真是難以捉摸！對我們靈修尚淺的人來說，也許是的。但在聖人淨化了的目光下，事實真相的可怕和嚴重性可以說原形畢露。聖女伏利諾在給她周圍的人所留下的靈修遺囑中說：

「孩子們，你們要謙遜。孩子們，你們要溫良。我說的不是外表的行動，而是在心靈的深處。你們不要掛念名譽和地位。孩子們，你們要成為幼小的，好讓基督把你們高舉到祂的完善和你們的完善地步……。地位能使靈魂自高自大，是該受詛咒的虛假光榮，而且是危險的，你們必須逃避它。但是，請聽我說，聽我說。比起靈修方面的虛榮心，這種世俗的虛榮心為害尚小。誇耀自己會談論天主，理解聖經，施行奇蹟，炫耀自己

[49]《最後言談錄》，黃冊 7.8.4。

的心沉浸在天主的事理中，這些都是虛榮中最嚴重的虛榮。其他塵世的虛榮比起這心靈的虛榮，不過是馬上就能改掉的小毛病而已[50]。」

靈性上的驕傲在靈魂界的破壞力實在巨大而可怕。如果只是那些身受奇恩異寵的人自甘墮落到如此驚人的地步，倒也罷了；然而還有無數的靈魂過於躊躇滿志，對獲得的恩寵和成效洋洋得意，終於徹底撲滅了熱烈的望德，阻斷了前進的必要動力，在靈修的道路上永遠停滯不前。

三、獲得謙遜的方法

驕傲的誘惑糾纏不休，是嚴重的禍患根源。它的形式一級比一級狡猾，一級比一級隱密，從事靈修的人不得不對它產生有益的恐懼。另一方面，謙遜能吸引天主的豐富聖寵，引起人對它懷有無限的嚮往。那麼，如何獲得這謙遜之德呢？在此我們只能對實踐的問題略加探討，因為在其他地方，已經多次討論過這個問題了。

聖女大德蘭從第一住所就強調，靈魂應該在認識自己的基礎上建立謙遜之德，自我省察應該提供自我認識的資料。

聖女從一開始就提醒我們，直接的內省並不能得到最深刻的自我認識，只有從瞻仰天主的完善才能獲得。聖女也提醒我們不要陷入魔鬼所設計的假謙遜，因為魔鬼也可能延長無用的反省，結果反而束縛了我們的行動，引發敗興與失望[51]。

---

[50]《聖女伏利諾》，黑洛譯，341-342頁。

況且，藉自我省察只能得到合理的謙遜，而對於靈修生活已達到我們目前領域的人來說，他所需要的是虔誠的謙遜。

1. 虔誠的謙遜，是天主的神光照射在靈魂上的成果。所以誰想用自己的努力去獲得，那是徒勞的。

驕傲是狡猾的敵人，它似乎躲在無人能及的地方，或總是遁入靈魂的最深處。人若攻擊它，它會在人的打擊下，重新抬頭，更加危險，因為當人以為已經藉著謙遜將它打敗時，它卻因戰勝謙遜而自豪不已。

儘管謙遜的行為就其本身而言，效果有限，但卻足以證明我們誠心在努力，因此天主會接受我們的誠意，而用有效的聖寵來賞報我們。聖女大德蘭寫道：

「妳們一旦受了（驕傲的）誘惑，立刻去懇求長上給妳們卑微的職務，或自己盡力去做卑微的工作。吾主會使妳們發現自己最厭惡的事，妳們就去做，來粉碎自己的意志。這樣，誘惑就不能持久了[52]。」

人若行為謙遜，真誠保持謙遜的心態，尤其渴望真理和光明，那麼，就經常可以見到大量的聖寵湧入他的靈魂之內。

2. 要獲得天主的恩寵，祈禱是吾主所推薦的方法：

「姊妹們，要抵禦這種誘惑，我們有什麼方法呢？最佳的

---

[51] 參閱：本書第一部〈緒論〉，第三章〈認識自己〉：如何獲得自我認識，102 頁。

[52]《全德之路》，第十三章，641 頁。

方法就是吾主所教導的方法，祂要我們祈禱並懇求永恒的聖父不要使我們陷於誘惑[53]。」

窮人意識到自己的貧困，便會伸出手來。驕傲的人看到自己的驕傲，就應該作乞丐，去乞討真理之光；這樣將使人謙遜。人的驕傲愈強，他的祈禱也應愈懇切；靈修所有的進步，都以謙遜為基礎和條件。聖教會要求會士多次虔誦聖詠五十一〈認罪懺悔〉（Miserere），要他們在罪惡中祈求寬恕和光明。驕傲的人想到自己的罪必會受到天主的詛咒，便該經常把自己列為最不堪的罪人，求天主仁慈地垂顧。有了謙卑的祈禱習慣，驕傲本身就能轉化成迸發光明和生命的泉源[54]。

3. 我們必須乞求謙遜之光。然而，善於接受光照也至關重要。天主的神光既能淨化靈魂，又能揭露靈魂的罪惡而使人羞愧。

「他明顯地看見自己的卑鄙，就好像在一間充滿陽光的房間裡，沒有一處蜘蛛網不是原形畢露的。他發現自己深度的貧乏，於是虛假光榮被他遠遠拋棄，再也不可能打動他的心了[55]。」

人若在這種神光下生活，真該全心感謝天主賞賜的光照，並小心勿忘自己的確一無是處。這都是天主對我們祈禱的回應。

4. 還有另外一種由天主而來的回應。這種答覆有時候沒有上述

---

[53]《全德之路》，第四十章，783 頁。

[54]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曾撰寫過一篇〈求謙遜誦〉（*Prière pour obtenir l'humilité*），《禱文》第 20 首，1897 年 7 月 16 日。

[55]《自傳》，第十九章，182 頁。

的好受，但是我們應該用同樣的感恩之心去接受：那就是受屈辱。

我們的缺陷、私欲偏情（也許已經受到抑制）、失敗，或我們的錯誤，甚至我們對別人的惡意，都會給我們帶來許多羞辱。不過，這些羞辱卻都是天主關心我們的寶貴證據，是天主利用祂的全能和全知藉著它們來培育我們的靈魂的。通常一切深厚的聖寵都是從羞辱中湧流出來的，我們對羞辱還能作其他的解釋嗎？我們必須接受它們，更應該為此而感謝天主，能夠知道感謝，便是懂得它們的價值了。最後，我們還要像聖十字若望那樣，向天主要求羞辱，那也就是向天主智慧的深處邁進。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說：

「……我們要謙卑地把自己列於有缺點的人當中。要把自己看成是弱小的靈魂，需要好天主隨時來支援……。只要自謙自卑，安心忍受自己的缺點，就夠了。真正的聖德就在於此[56]。」

耶穌宣稱：「你們要向我學習，因為我是良善心謙的。」謙遜和良善是耶穌的特徵，是祂靈魂特有的馨香。祂走到哪裡，就香到哪裡。這芳香告訴我們，這裡就是祂統治的地方。

耶穌基督的謙遜是最卓越的虔誠的謙遜，來自聖言之光。聖言以形體居於耶穌之內，並以其超越性統攝著耶穌。耶穌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以神人位格結合在一起，而神人之間的無限距離仍然存在……。這「無限」統攝著人性，使人性沉浸在無窮盡的崇拜和謙遜之中。這是無人能及的地方，因為無人能如此接近、如此深刻地瞻仰這「無限」。

---

[56] 致瑟琳修女的書信，1897 年 6 月 7 日。

然而這「無限」又是自我給予的愛，是自我流溢的傅油，由其產生的統攝是甜蜜的、平安的、幸福的。耶穌基督有多麼溫良，就有多麼謙遜。

謙遜又良善，堅強又溫和，這就是基督的馨香[57]，也是虔誠的謙遜的馨香；這馨香是與天主接觸的真正標記，同時也是一個溫和卻迫切地要求，呼求和天主的仁慈再次會面。

[57] 富高神父的神師于富林（*Huvelin*）神父敏銳地指出，基督宗教的整個教義是奠基於滿懷愛心的謙遜之上的。

第五章

靜默

> 聖父僅發過一言：就是祂的聖子。祂在永恆中、且是在永恆的寧靜中發此一言。只有那些在靜默中的靈魂才能聽到此言[1]。

自我奉獻能感動天主的仁慈；謙遜能增加靈魂的接受能力；靜默則確保天主的行動能產生其全部的效果。

聖女大德蘭從第一住所就告訴我們，若要發現天主在人靈內的臨在及祂在人靈內所安置的寶藏，收斂心神是必要的。在目前的第二階段裡，靜默更成為迫切的需要。以前，有時收斂一下心神就夠了。現在，收斂心神要與天主的行動一樣頻繁而持久，這是絕對必要的。

因此，我們必須討論靜默。這主題既重要，又艱深，使我們談不勝談。我們知道，冗長地討論靜默會顯得不合乎邏輯；雖然如此，要凸顯出它的重點和最重要的實踐方法，至少需要兩章的篇幅。第一章先談靜默的必要性及其各種形式，第二章再研究靜默和獨處間的關係。

---

[1] 聖十字若望，《格言》307，1226頁。

一、靜默的必要性

一切需要認真應用我們的官能才能完成的工作，就必須在收斂心神和靜默的情況下進行。學者要準備做實驗，仔細記錄各項條件和結果，必須在靜默中進行。哲學家要思考問題，對思想進行整理和深入了解，也必須先收斂心神。

思想家渴求靜默，為把全付精力都集中於思考問題上。專務靈修的人要全神追求天主，他們對靜默的需要當然更加迫切。

耶穌在山中聖訓中對我們說，要好好祈禱，必須要有靜獨（solitude）。祂說：

「當你祈禱時，要進入你的內室，關上門，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禱。你的父在暗中看見，必要報答你[2]。」

我們既已達到了靜觀祈禱的境界，尤其需要靜默和靜獨。在靜觀中，天主智慧不僅光照理智，而且其作用遍及整個靈魂。因此，祂要求整個靈魂調整方向，收斂心神，直至靈魂的最深處都風平浪靜，這樣才能接受祂神光的作用，達到使人靈轉化的效果。

聖十字若望以他凝煉的用語所表達的天主之要求，引發起靜觀靈魂內心深處的共鳴。他寫道：

「聖父僅發過一言：就是祂的聖子。祂在永恆中、且是在永恆的寧靜中發此一言。只有那些在靜默中的靈魂才能聽到此

[2] 瑪六6。

言[3]。」。

主耶穌說過：「天主在暗中看見。」聖十字若望補充說：天主在靜默中完成祂的行動。靜默是天主最高行動的規律：祂在永恆中生聖言，並在時間中施予聖寵，而施聖寵就是參與聖言。

天主的這項規律使我們驚訝，因為它與我們感覺到的自然規律截然不同。在現世，一切深刻的變化，一切外界的改變，都產生一定的騷動，並在喧鬧中完成。海洋是江河的目的地，江河入海時，波濤洶湧，濤聲震耳。

而聖三的情況卻不然。天主聖言是聖父的光輝，聖父完美地自我傾注於無限的光明和清澈之中，這就是聖子。聖父和聖子相愛，這相愛的無限激流就是聖神，即天主第三位。聖父生聖子，聖父聖子共發聖神，是在靜默之中，在天主不變的安寧之中，在沒有連續現象的永恆「現在」中，於聖三之內實現的。聖三生活的能力和效果是無限的，沒有任何活動、任何變化、任何輕微的聲息，足以向世界萬物及最敏銳的受造感覺器官顯示聖三生命的節奏。

在永恆的不變和靜默之中，隱藏著天主內在生活的祕密。聖詠作者對此驚嘆說：「我天主，祢永遠不變」[4]，而我們的世界卻不停地在改變容貌。

要完全進入天主不變的安寧之中，必須等到面對面享見天主的時候。然而，就在今世，我們已能藉著聖寵分享天主的生命。不過要達到這一點，我們必須遵守神聖的靜默規律。聖十字若望也說，

---

[3] 聖十字若望，《格言》307，1226頁。

[4] 詠一〇一 28。

要聽到並接受天主聖言——就是在我們內的聖寵，我們必須處於靜默之中。

聖洗聖事在嬰孩的靈魂內創造了奇蹟。天主賞賜給他一種新的生命。有了這生命，他才能有天主子女的行動。我們聽到的是神父的話：「我給你付洗……」，看到的是清水傾流在嬰孩的額頭上。然而，是全能的天主親自在行動，是祂創造了聖寵的奇蹟，這一切我們絲毫都沒有察覺。天主已經在靜默中、在靈魂內發出了祂的聖言。

這聖寵在日後的持續發展，通常還是在這同樣的靜默與晦暗之中進行的。

當天主來眷顧時，晦暗變成半明半暗，靈魂在體驗中發現天主豐富的恩寵，同時總會經驗到這種神聖的靜默。靈魂內必先有被動的收斂，使各項官能處於專注的狀態，天主才會駕臨。這一切必須在靜默中發生，留給人最後的印象就是寧靜和平安的感受。

現在我們且用聖十字若望的詩句來表達這崇高的經驗：

「我所愛的天主，對我有如崇山峻嶺，
如樹木繁茂的幽靜山谷，
又如陌生的島嶼，
淙淙的河流，
及和風吹拂時的溫柔細語。
祂對我有如寧靜的黑夜，
又像正在升起的黎明，
如無聲的曲調，
幽靜中的樂聲，

又如燃起愛情的悅人宵夜[5]。」

聖人用了豐富的詞藻和多種比喻，和諧地表達了心神的傅油和甘飴的寧靜。天主的擁抱使靈魂沉浸在這寧靜之中。

凡嘗到天主神味的靈修者，都會覺得天主似乎就是寧靜。因為天主在寧靜中說話，而似乎唯有寧靜才能表達天主。

因此要找到天主，唯有進入心靈最寧靜的深處，進入這最隱蔽、沒有任何騷擾的地方。

靈修者達到了寧靜的境界以後，必然會小心翼翼地將之繼續保持下去，因為寧靜能帶給他天主。他要防止一切騷動，即使是自己本身官能所引起的也嚴加禁止。他要與聖十字若望一起高聲說：

「猶太的眾位仙女，
當盛開的金色玫瑰
正吐露著芬芳時，
請不要越過市郊，
更別想碰觸我們的門檻[6]。」

這眾仙女就是紛擾不安的感覺官能。把它們隔離在外以後，靈魂便哀求天主不要把聖寵和神光降臨在這些官能之上，以免這種接觸玷污了天主和人靈的交往。靈魂也求天主務必使內在的官能嚴守靜默：

---

[5] 聖十字若望，《靈歌》，第十三及十四節，聖體瑪利修女（M. Marie du S.-S[t]）譯。

[6] 同上，第三十一節，同一譯本。

「親愛的朋友，
請好好躲藏。
你要面向高山，
一句話也別講[7]。」

神祕大師的這幾行詩勾畫出靈魂如何潛入寧靜的幽深之處，以能在此處小心地保存與天主接觸的純淨性。

所有的神祕靈修家對寧靜都有同樣的渴望。若一個人內心沒有寧靜，他能與天主接觸嗎？每位大師都肯定了寧靜的必要性，只是表達的方式各不相同。

聖女大德蘭把靈修的等級分成連續的七個住所，只有在最內在的第七住所裡，才實現與天主深切的結合。托雷指出，意志是最根本的，比行動的官能更深入。呂斯布魯克和聖女伏利諾論及高度和深度這兩個深淵，認為兩者互相孕育。聖十字若望認為靈魂沒有高度和深度，只有「靈魂最深的中央」，在此中央洋溢著聖神的喜樂；靈魂所能達到的極限，就是在他自己中央的天主[8]。

在有關厄里亞先知的聖徒傳記中，描述了曷勒布山上天主的顯現，從中顯示出寧靜的純淨經驗和對寧靜的深切要求。沒有任何其他聖徒傳記有更生動更貼切的描寫了。

先知逃避依則貝耳王后的狂怒，藉天使的餅獲得了力量，走了四十天的路程，進入曠野，到達了那特別屬於天主的聖山曷勒布。這山也就是雅威曾多次顯現給梅瑟的地方。

---

[7] 聖十字若望，《靈歌》，第三十二節，同一譯本。

[8] 《愛的活焰》，第一節，918-922頁。

「上主吩咐他說：『你出來，站在山上，立在上主面前。』那時，上主正從那裡經過，在上主前面，暴風大作，裂山碎石，但是，上主卻不在風暴中。暴風以後有地震，但是，上主也不在地震中。地震以後有烈火，但是，上主仍不在烈火中。烈火以後有輕微細弱的風聲。厄里亞一聽見這聲音，即用外衣蒙住臉出來，站在洞口[9]。」

梅瑟所目睹並作證的西乃山上的天主顯現，現在又在同一座山上重現在厄里亞面前：裂山碎石的巨風、地動山搖的地震，以及燃燒天際和先知靈魂的烈火。厄里亞不為所動。天主已告訴他自己將要經過。他淨化了的靈魂已超越了這喧鬧的外在造訪，他所渴求的神聖顯現要比這些觸及五官的外表形式更為純淨，更為深刻。他所渴求並等待的天主不在風裡，不在地震中，甚至也不在火中。儘管這火如此恰當地象徵萬軍的上主和先知所受的聖寵——先知如火焰般升起，其言語燃燒如火炬，但天主仍不在其中。

現在微風吹起。厄里亞先知——他外表粗獷激烈，心靈卻無比崇高細膩，信德的目光更是清澈銳利，把臉藏在外衣下，以便收斂心神。他的期待沒有落空。天主經過了，並且如他所期待的那樣，崇高又全然地顯現給了他。我們得聽聽神聖事理專家聖十字若望對以這種方式感觸到天主的評論，才能了解其中真意：

「天主用人的內在聽覺與人靈交往，這種認識是非常崇高又可靠的。聖保祿為了讓我們明白他所領受的高深啟示，並沒有說：『我看到不可言傳的話。』更不說：『我嘗到不可言傳的

[9] 列上十九 11-13。

話。』卻說：『我所聽到的奧祕，是不能言傳的[10]。』大家認為他當時見到天主，猶如我們的聖祖厄里亞在微風的喃喃聲中見到天主一樣。正如聖保祿教導我們的，信仰要經由我們身體的耳朵到達心裡，信德或真理的全部內涵同樣也要經由心靈的聽覺而賜給我們[11]。」

耶穌基督，祂的人性和天主性結合成一體，時時享有真福的神視。祂的經驗自然遠遠勝過先知們的經驗，因此祂怎能不感到時刻需要隱避到幽靜的處所去，專注地接受聖言的影響，讓神聖的傅油靜靜地湧流在祂身上呢？祂在納匝肋隱居了將近三十年，在公開傳教以前身居曠野四十天，這都好像是在積聚寧靜。祂每每在安靜的夜晚靜默獨處，也是為了重新進入寧靜。祂這樣做，一方面是需要在寧靜中獲得光明和力量以完成使命，更重要的是由於根本上的需要，出於天主的吸引，使祂在寧靜中生活並奉獻自己。

聖女大德蘭由於已經找到天主，對天主如饑似渴，因而對寧靜也有同樣的渴求。就是為了滿足寧靜的需求，才創建改革後的第一座隱修院——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在降孕隱修院中沒有禁區，修女眾多，會規鬆弛，因而破壞了寧靜，而這寧靜正是基督耶穌和聖女雙方用來培養彼此的親密關係和完美結合所需要的。

於是聖女大德蘭離開她生活了將近三十年的隱修院。她這樣做不也是為了重新尋獲加爾默羅會的原始理想，並完善地遵守其會規嗎？加爾默羅會來自曠野，聖女並非單純地懷舊，而是出於生活和

---

[10] 格後十二 4。

[11]《靈歌》，十三和十四節註釋，761 頁。

發展的需要。聖女大德蘭聲稱自己是那些深居聖山的隱修者的後代，而耶路撒冷的宗主教聖雅爾伯把隱修院的習慣訂成會規，無處不強調靜默。

聖女大德蘭為了重新活出這原始的理想，於是自創曠野。她把曠野建立在城市之中。她以寂靜曠野為主要思想，組織了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聖女是天生的實踐家，這創舉可說是她輝煌的勝利。

隱修院必須是貧窮的，因為世人不會到窮苦人的地方去；修院禁區將格外嚴格。修女們不集體工作，各人有各自的斗室。會院要相當大，以能在其中築起隱修小屋，使修女在某些時間可以找到靜獨的場所。這些會院都將成為與天主親密交往的樂園，耶穌基督可以在這靜默中、在祂所愛者的身旁休憩。聖女在旅行時同樣注重靜默，使神聖的氣氛籠罩在她和她的女兒們中間。

在我們這世紀，靜觀者想起聖女的時代，未免會有一些凄涼之感。在那時，聖女大德蘭乘坐著牛車，牛車內安排得有如會院中的小斗室，走在荒涼的鄉間，還不忘收斂心神的時刻，並要求車夫也尊重靜默的時間。我們現在生活在狂熱的行動之中，其為害不僅在於現代生活的匆忙，動作要快，交通工具日益迅速；更深的害處是人的脾氣變得不耐和煩躁。大家已不能等待也不能靜默了。但是，人們似乎還在尋求寧靜和靜獨。大家會離開熟悉的環境，去尋找一個新的境界和另一種氣氛。不過，多半只是為了換換環境，忙中偷閒而已。

不論時代怎樣變遷，天主始終如一。祂永遠在寧靜中發出祂的聖言，而靈魂也應該在靜默中接受。我們需要遵守靜默的規則，猶如聖女大德蘭一樣。現代生活中的不耐和煩躁，使靜默的規則更為

迫切需要，我們應該更加勉勵自己去尊重並服從這項規則。

二、靜默的各種形式

靜默有言語和本性活動的外在靜默，也有靈魂內在官能的靜默。這些形式各有其特殊規律，因此需要分別加以研究。

㈠言語的靜默

按照通常的意義，靜默就是指不說話。由此可見，管制口舌以實現靜默是非常重要的。

人用口舌可以說最好的事，也可以說最壞的事。莫大的善事可來自口舌，而最嚴重的惡事也可來自口舌。聖雅格宗徒在他的書信中有力地指出：

「我們眾人都犯許多過失；誰若在言語上不犯過失，他便是完人，也必能控制全身。試看，我們把嚼環放在馬嘴裡，就可叫牠們順服我們，調動牠們的全身。又看，船隻雖然很大，又為大風所吹動，只用小小的舵，便會隨掌舵者的意思往前轉動。同樣，舌頭雖是一個小小的肢體，卻能誇大。看，小小的火，能燃著廣大的樹林！舌頭也像是火。……各類的走獸、飛禽、爬蟲、水族，都可以馴服，且已被人馴服了；至於舌頭，卻沒有人能夠馴服，……我們用它讚頌上主和父，也用它詛咒那照天主的肖像而受造的人[12]。」

[12] 雅三 2-9。

宗徒的申斥很嚴厲，也很全面。靜禱的靈魂到了我們目前所達到的階段，已在這方面獲得改進，或至少也有了充分的認識，再強調口舌犯罪的嚴重性似乎已嫌多餘。然而，他所教導的慎言之重要性和管制口舌的困難度，我們應該倍加重視，這也與目前的論點有直接的關係。

語言是用來對別人表達出靈魂本身最個人、最深刻的情感和思想的。

言語的交流對說話者和聽話者都可能是善舉。對說話者來說，他所施予的愛得以充分發揮，並從中獲得力量和喜悅；對聽話者來說，他獲得了知識和愛情所傾訴的一切。言語交流是人與人交往的基礎，是一切教育事業以及各個領域進步的基礎，也包括信德的發展。聖保祿宗徒指出，信德來自耳聞。如果沒有人宣講，人怎麼能信從呢？

但是，說話過分便是有害的。我們應該以管制口舌來維持言語交流的恰當分寸。

多言可使靈魂深處暴露無遺。深度一旦消失，靈魂的朦朧和靜默氣氛就蕩然無存了。天主原來就隱藏在靈魂的深處，並在這朦朧和靜默的氣氛中進行祂超性生命的創造工作，現在祂似乎因這言語的暴露而受阻了。

再說，外界的信息本當豐富人的思想，但有時卻只會擾亂靈魂的靜默和天主的工作，因為帶來的是引人分心的廢話，是造成誘惑的原因，總之，是一切騷動的起因。結果使人內心的收斂增加困難，也可能使天主的工作瀕於癱瘓。

多話往往會使靈魂受到苦惱，遭受損失。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幼時瞻仰聖母，看到聖母美麗的微笑。由於她在無意間洩露了這個祕

密，因而長期憂傷不已。一個人在與主親密的靜禱中獲得一些安慰，在領聖體時和耶穌有了一些接觸，倘若他在閒談中輕易說出，保證他的神味會煙消雲散。這些特殊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損失經常會在不知不覺中發生。

在言談中吐露靈魂所受的恩寵，對靈修生活是極其有害的。靈修生活是不斷地內在化，好讓自己與天主更為接近，而多言則正是反其道而行。饒舌的人什麼都想說出來，結果是遠離天主而失去內心深處的一切活動。他整個的內心生活都從他唇邊溜走了。他的思想和靈魂所產生的成果原本就愈來愈少，現在又被他滔滔不絕的廢話全部席捲而去。因為饒舌者已沒有時間，很快也失去興趣去收斂心神、去思考、去度內心的生活了。他在自己周圍製造了騷動，進而妨礙別人的工作和進行富有成效的收斂心神。饒舌者就是這樣膚淺、虛浮，終於成為一個有害的人。

正當的談話，不論時間的長或短，只要是出於責任的需要和正當的愛德，都不能稱為饒舌。有許多真正的靜觀聖人，他們參與了世俗的事務或著作等身，比如聖文生·斐瑞（Saint Vincent Ferrier），聖納定（Saint Bernardin de Sienne），聖方濟·沙雷以及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等都是如此。在愛德或工作需要下表達自己時，靈修者會找到方法去順從天主的聖意；當他回到自己心靈深處時，會意外地發現天主聖神正等待他回來歡聚。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認為，靈修交談和與天主有親密的交往，就可以排除饒舌所產生的害處。當然，有時交代自己的心態和所領受的恩寵是一項責任；這通常是把自己的情況置於神師的監督之下，並接受他的指導和幫助的唯一方法。把自己的心態和恩寵記錄在一本小冊子上，這樣做可以使之更明確，有時還能發現其中之

豐富內涵，並在較少光照時加以重溫。但是，加爾默羅會儘管知道這些益處和需要，由於追隨依撒意亞先知精神的會規，有嚴格的規定：你們的力量將來自靜默和望德[13]。靜默能使靈魂的力量保持純淨和完整，並防止其分散精力；而望德則能使人歸向天主，以尋求光照和支援。冗長的靈性傾談會使獲得的神光和神力散失，而削弱了靈魂。多話會浪費時間精力，靈魂因此而空虛。靈魂對天主細細訴說，即使是談自己對天主的熱情，也會消耗了行動的力量；來自天主的一切精力，就會在這看似甜蜜的滔滔不絕中消耗殆盡了。

書面的敘述同樣應該保持謹慎。不論是寫給自己的，還是寫給神師的，次數和內容都不宜太多。這種書寫方式會造成過份分析及意識過於清晰的後果，其弊端大於利益。這些後果使人頻頻回顧自己，因而停止了邁向天主的腳步。初度靈修生活者容易因此而心生驕傲和貪多無饜，每個人都應思考，是否這些書面敘述旨在展示自己的美化面，因而沾沾自喜；是否應更明智地善用天主的恩寵，就是將其置於黑暗中不再回顧，或加以忘懷，以便直接奔向天主。

靜默既是聖德的成果，也是聖德的要求。因此聖女大德蘭曾多次告誡那些開始度靈修生活的人，如果他們一心想從事外在的使徒工作，對他們可能會產生危險[14]。要想施與而又不要耗盡自己的力量，那麼只有靠和天主經常結合，不停地從神聖的泉源中汲取力量才行。

麗莎．雷澤（Elisabeth Leseur）寫道：「我不願做靈修上的饒舌者。我願保持靈魂的絕對安寧……只把那些別人收到後能獲益的

[13] 依三十 15。

[14]《自傳》，第十三章，126 頁起；第十九章，191 頁。

東西貢獻出來，把剩餘的收藏在深深的角落裡，猶如靈魂深藏其寶貝一樣，不過在適當的時候還是願意把一切貢獻出來。」聖女大德蘭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都把她們靈魂內的一切寶藏貢獻了出來，並寫成不朽的著作。但是，她們都是在長上的命令之下寫的，而且寫時愛情洋溢，不能自已；只有為愛完全付出，才能使愛更加充實。

修練靜默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大，以至各修會都按照自身的需要制定了明確的規則。加爾默羅會源自曠野，一直遵守「大靜默」的傳統。這是指從日課經的夜禱開始到第二天的晨禱為止，在會院裡守絕對的靜默。這樣做，會院便成了一個曠野，使夜間的各時辰更有利於作深沉的祈禱。至於白天，大家也保持一種相對的靜默，禁止一切無用的廢話。

然而，為了不使靜默造成緊張的心情，有時也需要放鬆一下。聖女大德蘭認為，放鬆或散心也是修練靜默的一部分，同樣是最重要、最細膩的要素之一。聖女說，在創建杜梵路的赤足加爾默羅會的第一座隱修院之前，她帶領年輕的十字若望神父去創建梵拉道里的隱修院，其目的不是傳授給他靈修的知識，也不是試探他的德行（她已深知神父具有英豪的聖德），卻是為了告訴他修女們的生活方式，尤其讓他知道她們如何散心。我們還可以見到聖女有時候會領導她的女兒們用響板或鈴鼓組成樂隊。有一位修女在慶節時不願散心，寧願去靜禱，反而被聖女嚴厲地申斥。我們還看到她在散心時神魂超拔，因不能死去而心力交瘁。那是在 1571 年的一天，年輕的初學修女耶穌．麗莎（Isabelle de Jésus）唱出下面這段歌曲之時：

「啊，我要親眼看見祢，
我可愛的好耶穌！

我要親眼看見祢，
就可以馬上死去！」

在散心時，大家有時也稱羨聖女大德蘭的姪女德蘭齊達（Teresita）所獲得的恩寵，還談論到當時法國教會受到新教徒的破壞，和美洲印地安人亟需基督之光的心靈困境。

聖女在散心時精神煥發，修女們也各展所長。大家在天主的眼光下精神得以放鬆，然後輕鬆愉快地重新遵守嚴格的會規，在隱修院的靜默中與她們所至愛的耶穌相隨相伴。

㈡控制本性活動

靈魂在靜默中才能聽到天主。本性的活動也能像饒舌一樣擾亂靜默。這個實際問題與控制口舌相比，同樣微妙，也許尤有過之。現在我們將儘量加以說明。

本性的活動能擾亂靈魂的靜默，對此我們都有痛苦的經驗，沒有人會加以懷疑。本性活動牽制人的官能，使之疲勞、緊張和焦慮，因此會使人精神耗散，破壞心神的收斂，增加收心靜禱的種種困難，甚至侵入靜禱之中，使靜禱非常困難，甚至無法靜禱。

一旦這些活動充塞於日常生活之中，使人找不到足夠的時間去祈禱和靜靜地收心向主，那麼就會轉變為活動主義（activisme）。這種活動主義會有許多高尚的藉口，比如：生活需要；任務緊迫；客觀環境的帶動；行動中感到愉快和身心舒暢；祈禱中感到空虛乾枯並無用；尤其是憐憫周圍的人羣，他們精神和物質的迫切需要，不斷在呼喚基督徒發揮愛德等等。

活動主義往往是一種心理傾向，它在人的心靈內佔了上風。它

有時不但是行動上的錯誤，更是觀念上的錯誤。許多教友都會有這種錯誤觀念，即使是知識份子。於是，這種想法成為一種宗教上的實證論，這種實證論相信本性的工作價值，認為要產生超性的成果，要建設基督的奧體，只要靠人類的活動就夠了。因此，他們不懂得、也不接受在一天之內要騰出一段長時間來靜默祈禱，尤其反對有人奉獻出整個一生專務祈禱並作犧牲，為使深邃的生命之泉從教會中湧出。

這是工作成效的異端，所憑藉的是本性的傾向和看法。它輕視聖神的行動，實際上也等於否認天主在人靈和教會內的行動，造成靈修生活的貧乏。這些人的傳教工作外表上也許有輝煌的成就，但實質上卻收不到靈性生活的成效。其結果往往導致行為和靈修上的災難。

相反地，有些靜觀者，有時會對行動抱著低估甚至蔑視的態度，堅決認為唯有靜觀生活才能產生崇高的聖德。抱有這種錯誤觀念的人，往往對本性活動的危險懷著不正確的恐懼，並且太過於留戀與天主結合的神味而不願走出去[15]。

---

15 聖女大德蘭經常反對靜觀者在這方面的成見和傾向。她在《建院史》的第五章中說：「人若從事聽命和愛德的工作，而無法在一天中用大部分時間去度深沉的靜默生活，沉浸於天主之內，他經常會感到憂苦，這是什麼緣故呢？依我看，有兩種原因。第一種，也是主要的原因，是出於私愛。這種私愛隱藏得很巧妙，使人看不出是在滿足私人的欲望，而不是承行天主的旨意。很顯然，一旦靈魂開始嘗到天主是多麼甘飴，那麼，最大的樂事，就是自己的身體也停留在休息狀態，免除外界的一切工作，只品嘗天主的神味……。

1. 天主聖父的完善是我們的典範[16]。祂既是光和神，又是純行動。這不都是明顯的事實嗎？祂自我凝視，孕育萬物，發出無限的愛情。聖三生活的內在活動並沒有妨礙祂把生命湧流到世上，也沒有妨礙祂的智慧——「造就萬物的技師[17]——的行動。」智慧「施展威力，從地極這邊直達地極那邊，從容治理萬物[18]。」

2. 愛德既是分享天主的生命，因此也像天主一樣，既是靜觀的，又是行動的。愛德本身就有自我推廣性，以祈禱和犧牲顯示自己的生命力，當然也不能缺少外在的活動。

信德不僅是內在心神和情感的服膺而已，關於這一點雅格宗徒寫道：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德，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難道這信德能救他嗎？假設有弟兄或姊妹赤身露體，且缺少日用糧，即使你們中有人給他們說：『你們平安去吧！穿得暖暖的，吃得飽飽的！』卻不給他們身體所必需的，有什麼益處呢？信德也是這樣，若沒有行為，自身便是死的[19]。」

第二種原因，我認為，我們之所以難於離開靜獨，是因為靜獨時得罪天主的機會要少些……。當然，這種理由……比想獲得天主的恩惠與神味要好得多。女兒們，妳們正應該在這方面顯示妳們的愛主之情。妳們處身在得罪天主的機會中比躲在靜獨的角落裡，更能證明妳們對天主的愛」（《建院史》，第五章，1100頁及1106頁）。

16「所以你們應當是成全的，如同你們的天父是成全的一樣」（瑪五48）。

17 智七21。

18 智八1。

聖十字若望說：「在生命結束時，我們都將在愛德方面受到審判[20]。」主耶穌明確地指出，受審判的是藉行動所表達出來的愛德：「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我餓了，你們給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我喝的……。」

這種愛藉著與天主的轉化性結合而得到完美的成長，自然會不可抗拒地投向傳教事業。聖女大德蘭寫道：

「這些靈魂再也不想死了，而是……想在最可怕的折磨中多活幾年，好能增加天主的光榮，哪怕只增加一點點[21]。」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寫給聖心瑪利修女的信中，也曾表示她熱烈渴望活出所有聖召，受盡一切折磨，不斷工作直到世界末日。

愛情既然把行動當作自己的必要食糧，我們怎能定行動與工作的罪呢？再說，神學家們都和聖道茂一樣重視混合型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靜觀浸潤在含有豐碩成果的工作裡，形成最完美的生活方式，勝過純粹的靜觀生活。

3. 我們在最簡單的要理問答中學到，天主造我們是為了認識、愛慕和侍奉祂。侍奉天主是應該以全心全力的行動來表達的。

教會中有一項最美也最驚人的真理，就是天主在實施祂最偉大的計畫時，竟然把人的作為納入祂的行動過程中，作為其中的一個必要因素。天主聖神建設教會並聖化人靈，卻要以宗徒和他們的繼

[19] 雅二 14-17。

[20]《格言》，1186 頁。

[21]〈第七住所〉，第三章，1044 頁。

承者的合作作為祂的工具。耶穌曾對他們說：「你們要去使萬民成為門徒，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授洗[22]。」使信德成長的是天主，但是需要保祿先播種，阿頗羅再澆灌。「人若從未聽到祂，怎能信祂呢？沒有宣講者，又怎能聽到呢？[23]」

倘若司鐸不宣講，不祝聖，不工作，教友們的靈魂便會因得不到營養而餓死。倘若沒有司鐸，信德便要消失。亞爾斯本堂神父聖衛雅說，一個堂區若二十年沒有神父，教友就要在那裡崇拜牲畜了。反之，如果神父積極，有心火，有聖德，教友生活便得以發展，聖德自會出現。

在傳教工作中，聖寵的行動占首要地位，人的行動占次要地位，然而人的工作對人靈超性生命的成長卻有驚人的重要性。

4. 在教會的生活中，唯有靠活動才能維持良好的身心平衡。

大家都說：「要活就要動。」生命處於動態之中，以動能來自我表現，以運動來維持生命。愉快、健康、心理平衡都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的活動之中產生。若要消滅人的感覺或精神官能的本性能量，只要將之減縮至靜止不動（即使是為了追求完美靜觀的更高境界），一定會造成生理上的紊亂，破壞心理上的平衡。那時，積聚的能量很快就會突破意志的控制，把靈魂和肉身都置於激烈的本能作用之下，變得粗暴專橫，最後能量耗盡，整個生命因而萎縮。

5. 靜觀者生活於團體之中，他必須在團體生活的工作中盡其一份責任。即使他在團體中得以完全免除服侍別人的愛德任務，他還

[22] 瑪二十八 19。

[23] 羅十 14。

需要外界的工作，使他的精神得以調節，才能發展靜觀的生活。

聖女大德蘭說她曾感到自己被一種內在的熱火燃燒著，催迫她以行動來侍奉天主；愛火之熱烈，催迫之急切，只有愛德的工作才能稍加緩解[24]。在其他情況下，受到天主較強的影響，或人靈較深的收斂以後，官能似乎變得遲鈍和不安起來，儘管想進行內心的活動，似乎也不可能了。這時，若勉強這些官能，那就會很危險。反而用一些適宜的外在活動才能使官能放鬆，重新獲得力量和平衡。調整以後，再去承受靈魂內「心靈嘉賓」新的衝擊，方能安然無恙。

有人會說，這些不過是例外的情況。也許是如此，但是，還是需要提出來。因為這些靈魂既已受到天主高度的恩寵，在靜觀生活中取得了進步；那麼，他們受到的恩賜愈高，見到他們在這種情況下遭遇失敗，豈不更令人惋惜？

我們也不妨順便提一下聖女在她的《建院史》一書中所提及的人靈。這些人有幸獲得了靜觀的恩寵，但連天主最微小的行動都承受不了，以至原本會帶給他們喜樂和神味的持續靜禱，很快就使他們感到身心衰弱。這種衰弱使心理和靈修失去平衡，是再危險不過的了[25]。聖女大德蘭以權威性的口吻說，他們需要的是曼德的生活，絕不是瑪麗的生活。

---

[24]《自傳》，第三十章，325頁。

[25]「我認識一些人，他們真正有德行，能七、八小時全神貫注於靜禱，並且自以為那就是心醉神迷。只要做一點點虔誠的敬禮，就會在他們內心產生極強烈的震撼，他們立刻就不加控制，以為是來自天主，而不應抗拒。這種人若不加醫治，必然被這種行為漸漸引向墳墓或瘋狂」（《建院史》，第六章，1110頁）。

還有一些經常出現的情況，其出現次數之頻繁幾乎已成為普通情況，那就是，在痛苦的淨化過程中，在無法形容的消沉之中，天主的行動和人的罪惡（大多為病態的傾向）進行隱蔽又深刻的鬥爭。這時靜觀者往往會在自我封閉中不斷埋首反省：他分析自己的痛苦，尋求其原因和解決的辦法；因而更增加了痛苦，延長了痛苦的時間，且於事無補。相反地，如果他走出自閉，尤其是去進行愛德工作，那麼，他就給天主的行動讓出自由的空間。這樣，他既忘記了考驗的痛苦，又不減少考驗的淨化價值，同時也保存了自己所有的力量來侍奉天主，並為天主承受痛苦。

聖女嬰孩耶穌德蘭經常囑咐別人，當靈魂感到太黑暗時，應該去做愛德的工作。嘉都西（Chartreux）隱修士在自己的隱居處有一個工作坊及一個小花園。在底比斯地區（Les Thebaides）的獨修者眼裡，手工操作被視為重要的一環。加爾默羅會的會規把工作和靜觀等量齊觀。若望．聖三松在他的《加爾默羅的真精神》一書中，給長上加了一項責任，就是規定他們必須把執意長期住在斗室裡的修士趕出斗室。這位著名的目盲修士描寫都蘭地區的加爾默羅會改革，似乎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從太貪戀寧靜和緘默的靜觀者身上，趕走靈修上的貪戀之情。

對靜觀者來說，走出去從事外界的活動，通常是很痛苦的。出去工作實際上就是捨棄靜觀所帶來的喜樂、神味，和所體驗到的恩

這種崇高神祕聖寵的贗品，其錯誤與反常並不是出於其本人，而是出於其心理的脆弱。聖女大德蘭對此非常注意，不惜以《建院史》第六章整章的篇幅來描述並指出改正的方法。這一章由於聖女對心理學和精神病學的透徹分析，而廣受讚揚。

寵；至少是捨棄內心深處的寧靜與平安。靜觀者的官能已得到了淨化或至少是在淨化之中，現在要使這些官能重新回到操勞之中，要它們痛苦地去接觸本性的現實，去同一些有缺點的人來往，這一切都不是愉快的事。靜觀者的靈魂沐浴在天主的光明之中，一旦要從事外界的工作，就好像帶著所有痛苦的整個人類都出現在他面前，並威脅他要將其種種污穢都侵入他內似的。我們可以想想耶穌說話時的心情，祂說：「唉，無信敗壞的世代，我同你們在一起要到幾時呢[26]？」或者可以想想亞爾斯本堂神父聖衛雅的憂苦，和他多次受誘惑想逃避聖職退隱到苦修會去。然而，耶穌基督還是必須留在門徒中間，實施其救贖工程；而聖衛雅也還是必須捨棄自己內心的寧靜，而成為大聖人，了不起的勸化者。

6. 行動和靜禱。如何解決靜觀者既少不了靜默而又必須有所活動的問題呢？會士們通常在他們的會規中或在長上的意旨中，找到應該遵守的限度和一切有用的細則。

在修會生活以外如何解決問題，要看當事人的使命和他如何安排實際的生活。我們以後在談到靜獨的時候，還要針對個別的問題進行討論。現在先提出幾項實用的方針。

⑴以服從精神嚴格遵守所規定的祈禱時間，並且小心嚴防活動對祈禱時間的侵占。祈禱的時間既已許諾，那麼因操心世事、甚至救人靈魂而侵占它，都屬越規的不當行為。這樣做可能在行善和救靈的藉口下，掩蓋了自己對天主的缺乏信賴之心。要知道，天主也親自在「照料著以色列子民」，而且，如果我們忠於對天主的責

[26] 瑪十七 16。

任，天主絕對會嚴格地執行祂對我們的義務：「你們先該尋求天主的國和它的義德，這一切自會加給你們[27]。」

⑵應該給予行動（尤其是本分職務）所需要的一切時間和精力，俾能妥善地完成工作。即使要思念天主的臨在，或為天主保留部分精力，也不應竊取一部分為完成任務所需要的體力或腦力。

工作是天主的旨意，能使我們藉意志和愛德與天主共融；它與我們在靜禱中藉理智和信德來體會天主是一樣的。用信德或用愛德和天主交往，形式雖然不同，但兩者相輔相成，一起修成聖德。

我們的聖召問題，也就是我們本分的責任問題既然已經解決了；那麼，也就沒有必要再去討論到底是靜觀還是工作本身更有價值了。聖召把我們放在相稱的位置上，因此本分的要求就是最高的要求。本分要求我們的行動，就是最能聖化我們的行動。本分的責任所指示的，就是我們修鍊聖德的唯一道路。

唉，在這方面的錯誤觀念產生了多大的偏差，浪費了多少的光陰！人往往被自己的興趣所欺騙，去做不必要的愛德工作，或者增加許多靜禱，耗費了不必要的精力，以至完成不了本分的責任。而這些責任恰好是在天主智慧的計畫中我們所應該參與的部分。人很容易找到一些超性的理由來為自己的惡習辯護，然而總不能掩蓋人隱蔽的自私之情，也不能彌補對自己以及那些原來應受照料的人的靈魂所造成的損害。

⑶工作能使人和天主的旨意合作，對人靈大有益處。然而，如果工作到了狂熱的程度，那就成為有害的了。

---

[27] 瑪六 33。

誰不知道這種狂熱症？這種狂熱有時在官能行動之前，多半是正在行動的時候，就把官能牢牢地掌握住，使之脫離意志的控制、理智的管理，和超性動機的影響；使官能既緊張又盲目地只看到在規定時間內應達成的美好目標。結果，使工作本身脫序，失去了一切分寸。狂熱症對靈修生活是有害的，因為超性的德行本應指導官能的行動，而狂熱症卻把兩者間的關係破壞了，結果把秩序顛倒了過來，竟然是工作來領導人的官能去進行活動。

狂熱症擾亂了一切，顛倒了秩序。若要重建秩序，把個人的活動重新放在靈魂的高層次官能的管理之下，唯有把狂熱症治愈。要達到這個目的，通常須用衝擊法，就是強力轉移目標或立刻停止工作。靈魂要收斂一下，強制官能靜默並安靜下來，然後掌握著官能，重新回歸天主，再去完成自己的任務。這時人的心靈處在平安寧靜和秩序井然之中，所以任務自會完成得更好。但上述的衝擊法實行起來卻是相當劇烈的，若頻繁使用，會使人受到太大的刺激，而導致精力衰退；若適當使用，則可以節制本性活動的激流，使人得以掌控自己。這樣做，尤其可以在天主前證明靈魂的誠心改過，進而吸引天主對自己的影響力，使天主完全戰勝人靈最叛逆活躍的官能。

⑷在靈修生活的發展過程中有兩個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行動和靜觀相結合的問題常使人感到特別苦惱，而在這方面所產生的幻想更為常見，也更危險。

靜觀者在初期靈修經驗中，總是享有靜觀初期所有的一切神味神樂，於是他會對超性的感受產生一種貪求，由於這些經驗是在休息和靜默中產生的，所以他對休息和靜默感到有強烈的需要。這種

需要同時又伴隨著對外界和腦力一切活動的某些厭倦，或缺乏力量，於是這種需要進而成為心理上的絕對要求。這時，靈魂渴望一種完全的靜獨生活，並想逃避一切擾亂他的活動。然而，實際上無論從生理方面，還是從行為和靈修方面，靈魂都不能承受這種孤獨，並中止自己的一切活動。人的官能尚無法接受絕對的停滯。若要滿足以上的願望，就等於把前述的紊亂和不平衡的情況強加給官能了。聖寵被人接受以後，其對人所造成的吸引力通常是一種召喚，表示獲得一種能力，然而其本身並沒有明確的指示。必須有一位明智的、有經驗的靈修指導，他根據每人的性格和聖寵，指導此人應該如何去回應：應該給被動的靜默、給外界的活動和腦力的工作各安排多少時間。如果當時此人剛開始度修會生活，那麼，很顯然，不論他如何熱愛絕對的靜默，還是要提供他活動的時間，以作調節。這樣做才是明智的，才能使他承受正規和嚴格的修會生活，而不至危害身心。

有另一個相似的問題。當一個人已經被許多工作、或許還被豐富的超性經驗鍛鍊得堅強了，他在靜觀方面似乎已養成了習慣並能夠堅持下去了。從這時起，不論他的靜觀是苦是樂，他總是感到對靜默有極大的需要。他感到今後能夠忍受曠野中的艱苦隱修，並且對此非常渴望。那麼，誰能阻擋他呢？這時天主可以用祂安排的事件和長上的旨意來表示。這靈魂所受的豐富聖寵已隱約可見，他各方面的平衡也顯露在外；於是別人自然都來找他，因而各項重要的工作和各種操勞的事情都成了他的本分責任，一起來折磨他。那麼，他該怎樣想呢？一方面有出自他靈魂深處的內心召喚，另一方面又有同樣清晰的外界召喚。他該聽哪一方面？於是他處在互相矛盾和左右為難的情況之下。他是否上了內在吸引力的當，還是應該

去責怪那些事件和自然發生的事，而不去接受它們？

其實這兩種召喚都發自天主。兩者間的分岐僅是表面的。靈魂以後就會看到，實際上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兩者互相協調，就好像發動機和剎車的功能一樣，前者使汽車前進，後者保障行車的安全。這是天主激發人去嘗試祂的完善生活。聖神把人推向愛德，愛德有付出，更有自我奉獻；同時聖神又以愛情留住人靈，不使人靈受外界活動的牽引而分心。聖神從天主性生命的深處吸引人靈，同時又提供外界的活動使他散心，以確保其身心的平衡。人靈在這靈修階段中所犯的錯誤，要比在危險性較少的時機中所取得的勝利更為有益：因為錯誤能增加謙遜和愛德，謙遜能吸引天主，而寬容的愛德能吸引別人。聖女大德蘭曾為這些憂心忡忡的人靈寫道：

「我們應該小心，在服從和愛德加給我們的工作中，不應忘記時時回到靈魂的最深處，與天主會晤。女兒們，請相信我，人靈的進步不在於長時間的靜禱。當人善用時間去從事外在的工作時，他可以從中獲得寶貴的幫助，並能在短時間內就做好準備以接受聖愛的傾注，比用長時間的默想準備得更好。一切都應該從天主的手中賜給他。願天主永受讚美[28]！」

㈢內在的靜默

天主是在靈魂的中央，即在靈魂最神聖的深處生活、行動並和我們奧祕地結合。只要在這深處保持靜默，外在的喧嘩和行動又有何妨？所以內在的靜默是最重要的。外表的靜默，其價值就在於它

[28]《建院史》，第五章，1108頁。

有助於內在的靜默。

但是，要實現內在的靜默卻有許多困難，靜觀者會因此而受到不少苦楚。人剛獲得了一些進步，接下來就會有使人擔心的退步，那些原來對靜禱已經馴服了的官能，忽然間似乎失去了控制。於是，人開始忐忑不安，慌亂起來。此時經常會出現錯誤的對策，這些對策受許多錯誤觀念的影響，以為靈修的進步必然伴有內心的安寧。

聖女大德蘭曾多次向我們描述她在這方面的痛苦，並表示由於她不了解心理學和天主行動的某些規律，而使這些痛苦更為加深。以下的話我們曾多次引用過，正是針對這種情況而寫的：

「上主，請提醒我們，無知在靈修的道路上會帶給我們多少痛苦……無知所帶來的痛苦，使許多專務靜禱的人倒了下去……他們陷入憂苦之中，失去健康，終於放棄一切[29]。」

為了避免這些痛苦和不幸，我們將針對內在的靜默盡量加以說明。

我們曾經把靈修生活的發展分成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包括起初的三個住所，在這階段內天主僅給予一般性的援助，人靈在靜禱時保持自己的主動性，並領導自己官能的活動。第二階段從第四住所開始，在這階段內，天主給人特殊性的援助，天主的行動逐漸占主導地位，勝過人官能的活動。要做到內在的靜默，在這兩個階段都需要不同的訓練與克修。

---

[29]〈第四住所〉，第一章，868-869頁。

1. 在第一階段內，人靈可以利用管理官能活動的心理學原則，有效地收斂心神，維持內在的靜默。

意志能有效地控制想像力和理智的活動，可以阻止它們去想某某事物，而只專注在意志所選擇的對象上。

然而這種直接的控制不能持久，要繼續控制，必須由意志連續不斷地發布命令。在兩次命令的空檔中，官能又獲得了獨立於意志之外的自由。官能自行獨立是要回應內心川流不息的意念，和外界環境的各種刺激。然而，意志也可以間接地將官能的活動納入自己的管制，就是藉更換客觀環境，使官能減少分心的機會，引導官能歸向天主。

特別在《全德之路》一書中，聖女大德蘭詳盡地敘述了主動收斂心神的方法。我們以前曾聽她仔細說過[30]：「從我們靈魂的宮殿中清除一些小人物和小事物」[31]是多麼重要；「要有一張合我們口味的耶穌像或畫像」[32]，來幫助我們回到耶穌基督的身邊；「要用一本語言淺近的好書」[33]；「要非常小心謹慎」[34]；要堅持努力，才能使我們養成習慣，易於進入主動的收斂心神的狀態。

「靈魂一開始祈禱，感官就收斂起來，猶如蜜蜂回到蜂箱，準備釀蜜一樣[35]。」

---

[30] 參閱本書第二部〈入門階段〉，第二、三、四、六章。
[31]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7頁。
[32] 同上，第二十八章，715頁。
[33] 同上，716頁。
[34] 同上。
[35] 同上，第三十章，724頁。

2. 在第二階段中，實踐內在靜默的方法完全不同。

描述 天主的特殊性援助或超性行動在靈魂和官能上發生作用，但對各人所用的強度和方式卻有所不同。天主或以神味來控制，或以神枯來使官能失去行動能力，其影響靈魂的方式是各不相同的。影響從靈魂深處開始，一般首先達到意志，經常也光照智力，但是對於記憶和想像力卻很少約束。若說全面的控制或同時使各官能暫停活動的情況，那只有發生在第五住所中神祕結合的聖寵之內，或者在第六住所中心醉神迷之時，而且持續的時間也很短。然而，對意志的影響則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通常會在甘飴的安寧性靜禱中或在被動的收斂心神中發生；這時，被動的收斂心神也能影響到感覺官能。

因此，當天主控制住意志並將其甜蜜地導向自己時，其他的官能就沒有主人來管制了。它們沒有約束，自由自在，把歸向天主當作無關緊要的小事。若意志要去追逐官能，把它們帶回來，並控制它們，那麼意志就要失去與至高美善的交往了。這樣做又不行。

有時，靜觀的某一甘飴成果藉由一種迅速的影響或聖寵的光照，達到了這些好動的官能，它們也會利用所受到的動力趨向天主；但這時官能的熱情又很可能損害了靜觀和靜觀所需要的靜默。如果天主滿足了這些官能對天主的願望，重新掌握住這些官能，那麼這些官能就會有忽而安靜忽而熱情的情況。聖女大德蘭曾多次描寫過這種現象，使人認為官能的行動長時間受到抑制。天主對這些官能的影響也可能是痛苦的，因此會使官能疲勞。不管是苦是樂，這影響在靜禱中使官能產生狂熱的活動。靜禱以後，這影響通常會喚醒官能對獨立的需要，並經常對外界的活動產生某種狂熱。

靜觀的聖寵在低層次官能上產生不同的效果，甚至是相反的效

果，不但沒有把各官能聯合起來，反而把它們分散開來，而形成深沉的平安區和紊亂的騷動區。聖十字若望談起靈魂的寧靜深處，把這寧靜的區域與嘈雜的區域分開，並把推論性的理智和感覺的官能貶入嘈雜區內。

此外，不要以為靜觀的進步能使官能產生持久的平靜。官能始終是見異思遷、生性好動的。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當他們已達到神婚的平安境界時，仍在悲嘆官能之偏離正途。聖十字若望還提醒我們，這些官能內的擾亂可能來自魔鬼的行動，或來自魔鬼的現身。我們也許能憑經驗知道，當靈魂正熱切希望獲得圓滿結合的安寧和休息時，卻在官能上感到與此對立情況所產生的焦慮以及官能的騷擾，靈魂的痛苦是多麼尖銳和強烈。我們且來聽聽聖女大德蘭這充滿啟發性的描述：

「我有時候會對天主或其他善事，竟無法有既明確又合理的思想；我即使一人獨處，也無法進行靜禱……我知道，是理智和想像在強烈地阻撓我。至於意志，在我看來是好的，它準備去行各種善舉。而理智卻是如此反常，簡直成了狂怒的瘋子，無人能加以約束，因此我無法使它專注，即使連一遍〈信經〉的時間都難以做到[36]。」

在其他地方她又說：

「我剛剛遇到這樣的事。有八天的時間，我好像已不知道、也無法知道我對天主的責任，也想不起來祂的恩惠。我的靈魂

[36]《自傳》，第三十章，322頁。

已完全被占領了，我也不知道他忙於什麼，如何忙法。我沒有惡念，但我覺得也無力生出善念。我笑我自己，天主對靈魂稍有不支持之時，靈魂就這樣卑劣，真是可笑……然而，即使靈魂把木柴放在爐裡，盡了他微薄的力量，他也不能燃起愛主的火焰。若他能看到冒煙，知道火還沒有全滅，已經是天主的莫大仁慈了。這火必須由上主親自重新點燃；在此之前，自己去吹氣，去安放木柴，弄得頭昏腦脹，還是徒勞無功，反而更會使火熄滅呢[37]！」

聖女大德蘭的性格既熱烈，又沉穩，因此對官能的這種既無能又騷動的狀態特別敏感。在她的著作中，曾用多種方式對此做過描述，我們也不必多加引證了。但還有一段值得引述，那是她在達到神婚的境地後，在寫《靈心城堡》時所描述的內心世界：

「我在寫這幾行時，就思索在我頭腦裡所發生的事，即我在開始時所提到的頭腦裡的大響聲，這聲音使我幾乎不能從事交代下來的工作，我彷彿聽到萬河奔騰，百鳥齊鳴，還有口哨聲；我並不是在耳中聽到這些響聲，而是在頭腦的上方聽到的，據說那就是靈魂高層次之所在地[38]。」

嘈雜聲並不隨著人進入內在的住所而減弱。這也是聖十字若望的描述給人留下的印象。我們不能肯定這聲音會隨之增強，但首先可以確定的是，淨化了的靈魂對此感到的痛苦，要比其他人更為強

[37]《自傳》，第三十七章，420-421頁。

[38]〈第四住所〉，第一章，869-870頁。

烈，同時這噪音之所在處是在最外層的官能。

實用的指示　在靈修的第二階段中，該如何回應官能的騷動並培養內在的靜默？

我們曾聽到聖女大德蘭說，她取笑自己的無能和官能的嘈雜聲：「有時候，我對此一笑置之。當時既然深感自己的貧乏，我就盯著我的理智看，不去管它，看它會做什麼……[39]。」

聖女明白，與超越我們的能力鬥爭是徒勞的，不論是天主的能力或魔鬼的能力。天主在我們不適應祂行動的官能上，產生了上述的效果，而魔鬼為了不甘於在靈魂的高層次領域中遭受失敗，於是在感覺官能上進行報復。

1. 一旦進入靜觀的境界以後，作直接的對抗，不但無益，還會有害。聖女大德蘭在談論安寧性的靜禱時，就這樣肯定：

「當意志處於這種寧靜中時，就應該不再理會理智了。如果意志還想招引它，那麼必然會分心走意，惹來紛亂。意志既已達到了這種等級的靜禱，再這樣做，只會使自己疲勞，什麼也不會獲得；相反地連意志不勞而獲的主耶穌所賜下的恩惠，也都會喪失掉了……靈魂不必去管理智或思想是否在沉思冥想。他只該一笑置之，把它視為瘋子[40]。」

聖女的建議是很堅定的，而且也有充份的理由。靈魂的首要責任是尊重天主的行動，並以堅定的信德協助天主的行動。如果靈魂

---

[39]《自傳》，第三十章，322頁。

[40]《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1-743頁。

去追逐喧鬧的官能，那麼，他將失去與天主的接觸，就很容易失去靜觀。再說，心理學上有一項規律，就是意志接觸了圖像或感覺到了實物，將不會駕馭這些事物，而只會陷於其中。

2. 靈魂的責任是奔向天主。他要以積極的行動走向在天主運作下的寧靜和隱晦的領域，甚至越過這些領域到達生命的泉源。靈魂要靠抒發信德和愛德，靠對天主愈來愈強烈的嚮往，來實現上述的行動。這行動是積極的、不停的，卻又是平安、寧靜的，使靈魂超越官能的喧鬧和他本身之上，使他隱身在信德的黑夜中與天主相接觸。

3. 但是有時候，靈魂已受到喧鬧和困擾的羈絆，脫身逃走已不可能。官能已經既緊張又疲累，總是欲振乏力。這時該怎麼辦呢？只有謙遜地向天主呻吟，求祂來平息並援救靈魂。

即使在這時，經驗還告訴我們一些辦法，使我們能保有充滿著愛的忍耐，並且避免那使人緊張又耗力的疲勞。聖女大德蘭有時會看看自己的想像力離題有多遠，好去嘲笑它一番，以消除疲勞。但是普通的靈魂沒有聖女那樣的功力，這方法可能有些危險。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方法則是慢慢地誦念〈天主經〉和〈聖母經〉。我們每人都可以找到一種聰明的辦法，既能解圍，又不致打擾靈魂的深處，比如：念一遍經；調整一下姿態來收斂心神；看一段聖經；求聖母幫助；注視聖體龕；再回想靜禱前選擇好的題材或一段福音中的情景。這樣我們就能把官能重新集合到一個點，阻止它們胡思亂想。

4 以上的牽制辦法都是針對官能的間接行動。直接抵制官能騷

動的行動是無益甚至有害的，因此只能間接地平息其騷動，就是排除一切能引起它們分心或激動的環境。因此，謹守五官，避免感性事物助長官能的活動，便成為我們的基本責任。

不必經過仔細的省察，我們在靜禱中所感覺到的喧鬧和騷動就清楚地指出：在我們身上還有貪戀之情阻礙天主的行動，同時也應該克制並收斂官能。因此，在靜禱以外，我們可以確定應該從哪一方面著手克己，以達成靜默。

我們知道，這種苦修並不能免去噪雜，但至少可以肯定我們要減少噪雜的決心，並向天主證明我們對靜默的渴望，以及我們忠心不貳地只追求祂。

5. 靜禱中的騷動也能帶領人從奧祕含義的觀點尋求方法，應該能更全面地約束五官。既然三超德是根植於本性官能上的，就以這項原則為出發點：信德根植於理智，愛德根植於意志，望德根植於想像和記憶之上；因此聖十字若望教導我們，要藉鍛鍊三超德，作為制服相對應的本性官能的方法。我們若強化三超德，自然就能馴服並淨化官能，並免除官能中阻礙天主行動的貪戀之情。

以上就是有關靜默的問題，是既複雜又微妙的，任何分析都難以週到圓滿。以上的講解至少讓我們看到，要實現靜默真是一項困難的藝術，甚至令人可望而不可及。在我們的內心，有天主的直接行動，有魔鬼的影響，也有人性的軟弱無能和本性的反應。在這些力量交會的場所要使平安統御一切，即使人再慷慨、再努力，還是難免笨手笨腳，屢犯錯誤，經常遭到痛苦和表面上的失敗。巧妙的方法固然重要，但靈魂更要靠謙遜和忍耐來贏得天主的仁慈，由天主來淨化、治癒，並平息一切騷動。

第六章

靜獨與靜觀

我要領她到曠野和她談心[1]。

靜觀者在經驗到天主的聖寵湧入他內，或親自與天主本身接觸過以後，就會渴望靜默，並對曠野產生迫切的需要。對他來說，靜默和靜獨似乎已成為同一股強大的吸引力將他舉起，將他帶向他方。

舊約的先知受到天主所賦予的先知使命以後，總要離開家族，避往曠野。聖十字若望陶醉於修會生活的初期聖寵，感到修會內還不夠清靜，曾一度想去嘉都西會獨修。天主聖言影響耶穌基督的神聖人性，使祂三十年定居在納匝肋，度默默無聞的隱居生活。耶穌在公開傳教之始，又在曠野裡獨處四十天；而在傳教生活中，還經常返回曠野。

靜獨和天主的行動在人靈內互相呼應，似乎無法分離。上主藉歐瑟亞先知的口說：「我要領她到曠野和她談心[2]。」因此在各個時代裡，天主無時不在曠野裡培育偉大的靜觀者及投身祂救世偉業的工具。

梅瑟在法郎宮內接受了當時最優良的教育以後，就被天主所安排的一個事件催迫，遁入曠野。他在曠野裡生活了四十年，天主在

[1] 歐二 14。

[2] 同上。

燃燒的灌木叢裡顯現給他，賦予他領導希伯來百姓的崇高使命。洗者若翰在聖母訪親時領受了特殊的恩寵，長大後就受到這恩寵的催迫而進入曠野。他三十歲離開曠野，充滿天主的聖神，準備完成其前驅者的使命。聖保祿宗徒歸化以後，退隱到阿拉伯[3]，受到聖神的直接領導，準備接受使徒的崇高任務。在教會初期，那些建設我們基督教文明的偉大的主教們，都是來自曠野。後來，當聖依納爵．羅耀拉在茫萊撒（Manrèse）獨處時，受到了光照，寫了《神操》，組織了耶穌會。

至於為教會造就了多位偉大神祕聖師的加爾默羅會，就起源於曠野。修會在曠野中生活，或至少不停地回到曠野的氣氛裡去；唯有在這氣氛中，它才得以維持其魅力，發展其生命。

因此，只有靜默還不夠，必須有靜獨的環境，天主才能在靈魂內發出其聖言，而靈魂才能聽到聖言，接受天主轉化人靈的行動。

曠野能給靜觀者帶來無比的寶藏。曠野質樸無華，萬籟俱寂；在曠野的單純中反映出天主的面目，在曠野的樸實中隱藏著天主的和諧。

曠野對於投入其內者所要求的，是度嚴苛的苦修生活，而苦修有高度的效能，因為人靈先有了對世物的徹底拋棄。形形色色的世物既滿足又玷污五官和欲情，五彩繽紛的形象既迷惑又束縛人。曠野的一無所有把這一切全部掃盡。曠野樸實無華，使人貧乏，又使人超脫。曠野的靜默使靈魂與外界隔絕，留下的只是單一的自然周期和人自己所規劃的生活規律。曠野的靜默強制人進入內在的世界，這也正是人去曠野的目的。

---

[3] 迦一 17。

說曠野樸實無華和靜默，並不等於說它空虛，而是指它的純然和樸實。對於那些被曠野平靜下來的人，曠野能映照出天主超越一切的崇高性，能揭露出天主純真的非物質光芒，以及祂匆匆走過[4]並以行動表示祂仍臨在的光輝足跡。曠野裡充滿了天主，是它的廣闊無垠和單純樸實顯示出天主，是它的靜寂把天主給了我們。研究過各民族歷史的人正確地指出：曠野是一神性的，它防止了多神的偶像崇拜。這項主張有其重要性，證明曠野也能把它自己的靈魂，獻給那些接受它包圍並將他們自己的靈魂送給它的人；而曠野的靈魂就是那唯一、超越一切的天主，祂賦予曠野生命。

我們因此可以明白，在曠野那使人淨化的貧瘠和其本身單純的透明中，靜觀的基督徒之心靈明悟可以有更強的靈敏度，並能在與天主的交往中得到充實。信德使他堅信，而經驗更使他感到天主的臨在是那麼真實。他可以深入此境，在聖神愛火炙熱的氣氛中，感到聖言淨配的氣息和聖父溫柔的擁抱。靈魂憑藉這些豐富的聖寵前進，在獲得曠野貧瘠與純淨的祕密以後，便以更堅定純淨的信德，投向他所渴望的天主之生命和天主本身。厄里亞先知就是這樣在曠野裡走了四十天，之後，來到偏僻的曷勒布山，才感覺到輕風吹拂，天主臨在其中。

靜觀者在內在及外在曠野的寧靜黑夜中窺見天主，在這「天主聖神如此細膩而又崇高的熱忱中，這熱忱是如此精妙純潔又高度敏感，稍縱即逝」[5]，他不僅會嚮往有助於收心的隱修院，更憧憬那避世的獨處及曠野中寧靜的貧瘠。假如靜觀者沒有這種嚮往，我們倒

---

4 《靈歌》，第五節，713頁。

5 《愛的活焰》，第三節，賀爾耐譯，215頁。

可以懷疑他靈修經驗的品質了。

這些都是不可懷疑的真理，因為它依據的是個人的經驗，而這些經驗的價值又都是無法否認的。

以上的討論又引起一個十分重要的實際問題，不容我們忽視。要成為靜觀者，並使靜觀的聖寵得以發展，我們是否必須住在曠野裡？說得更確切一點：靜觀總是少不了靜默，那麼靜觀者是否必須身居曠野？

我們上文已經引用過聖女大德蘭的一段話，這話可以用來答覆目前的問題。這段話的內容是有關人因服從而從事外界的活動時，這活動所具有的靈修和靜觀價值：

「女兒們，請相信我，人靈的進步不在於長時間的靜禱。當人善用時間去從事外在的工作時，他可以從中獲得寶貴的幫助，並能在短時間內就做好準備以接受聖愛的傾注，比用長時間默想準備得更好。一切都應該從天主的手中賜給他[6]。」

另有其他理由使我們不得不把靜獨和靜默這兩個問題區分開來。

對許多靈修者來說，靜獨生活是無法實現的夢想。他們中有的已經結婚，必須養家活口，擔負起本分責任，在紛繁的世界中，每天必須從事繁忙的工作。有的人負有向外傳教的使命，他神火炎炎，忙於許多他所創辦的事業，這些事業目前也需要他去照料維持。過去他們還可以徘徊於靜獨和目前的生活之間，遲疑不決。現在，選擇的時機已經過去；他們在自己聖召的光照下，已經作了選

6 《建院史》，第五章，1108頁。

擇。事實上，他已不能逃避自己的義務，只有忠心地善盡天主所給的責任。

傳教活動對擴展天主的神國是必要的，家庭的神聖責任也必須履行，這兩件事與靜觀或崇高靈修生活的要求真是水火不能相容嗎？這些人對天主還是如饑似渴，他們獻身於本分工作，在每天繁忙的活動中，感到對天主的渴望愈來愈熱切。那麼，就因為天主安排他們遠離曠野的靜獨生活，因而也就判定他們永遠達不到他們所嚮往的與天主圓滿結合的境界嗎？我們絕不相信，因為是同一天主上智召喚眾人到活水的泉源，而且也正是祂把這些本分職務安排給他們的。智慧的召喚和要求是一致的，也是和諧的。祂是「天主的氣息和大能」，既強烈，又甘飴。祂克服困難，在各個時代，把自己的聖寵傾注於聖善的心靈之內，使他們成為天主的朋友和先知[7]。

再說，靜獨生活要求特殊的內心力量和人格特質，這些條件只有特選的人才能具備。

一個人逃避了世俗和人羣，卻不可能逃離他自己。當人面對的是大自然，而活動的範圍受到限制時，其「自我」便從此誇大了，往往動盪不安，並總是要在意識中佔上風。缺少活動使人煩燥不安，靜獨生活和靜默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一方面更擴大內心的嘈雜，一方面使人的官能更容易去接受嘈雜的影響。靈魂和官能的活動、思想、圖像、印象和感覺紛至沓來，這時若沒有外界的刺激來阻止並改變其方向，這一切紛擾便侵入人靈，縈繞在心頭，其強烈的程度往往使人痛苦不堪。靈魂本來要在自己及天主內瞻仰超性事理，現在卻被紛擾完全掩蓋。靈魂到曠野來的目的本是尋求天主，

[7] 智七 25，27。

最後卻只找到了自己。

魔鬼同樣也住在曠野，牠們失敗了以後，逃往那裡，以能休養生息[8]。牠們對居於曠野中的人，攻擊得特別厲害；從耶穌在曠野四十天中受誘惑的事實，就可獲得證明。在聖人傳記中，許多虔誠的隱修士所受的誘惑也都是實證。此外我們也不要忘記，惡神很會在我們因為缺少活動而煩燥不安、並因此造成混亂的情況中，設下陷阱。想到這些，我們自會明白，曠野所要求的人選，須個個英勇堅強，性格沉穩鎮定。所以曠野真可以說是強者之鄉。

因此，在對獨修生活的最真誠和最強烈的願望中，包含有多少幻想！靈修大師以其經驗和職責，站在曠野的入口處，接納所有誠心誠意的申請者。他們對事實真相認識得非常清楚，也肯定申請者的超性善意；但他們總要對申請者持審慎的保留態度，事後，事實也經常證明他們是對的。大家不是說嘉都西會對他們所接納和考查的望會生要淘汰十分之九嗎？這些望會生有真誠的善意，但認識還不夠清楚。在他們中，有些人出於憤世疾俗，成為自己和別人的負擔；有些人憑一時的興趣，追求強烈的感受；有些人激動不安；有些人懶惰，貪安逸；但也有些可憐的憂鬱症者來尋找幽暗和痛苦；有些人很討人喜歡，但心靈脆弱，一遇失敗，或見到需要發奮努力，就敗興了；也有不少的靈修者，他們已有相當的神祕經驗，喜歡安寧和超性的感受，但還是太脆弱，心靈也不夠淨化，無法承受更強烈的超性事物，而且若沒有外界事物來分散注意力，自己也會支持不住。

其實每一個案例都是一個新的個案，必須有一定的經驗才能明

---

[8] 路十一 24。

辨。如果沒有賢明的指導，靜獨生活真如一股凶猛的力量，會粉碎這些靈魂，使之成為行屍走肉，身心俱毀。說實在的，他們有時候也留了下來，但不像人們對他們所懷的希望般，在那裡找到了天主。看來這些人當初若選擇其他的生活方式，可能可以活得更好。

如果曠野的靜獨生活對發展靜觀是絕對必要的，那麼就會得到以下的結論：即凡是不能投入、不能承受或適應不良者，都不能達到靜觀的境界，靜觀只是很少的特選者才能享有。

這種意見使人敗興，卻又相當流行。這種說法豈不是在靜觀者和行動者之間劃下了鴻溝，使人們認為這兩種生活方式是兩條截然不同的道路，各有不同的規律。因此，人們認為靜觀者和行動者好像兄弟兩人，儘管兩人不是仇敵，卻毫無相似之處。靜觀者眼睛只望著永恆，行動者只忙於現世。前者毫不參與當代的現實生活，而後者則毫不渴望深沉的內在生活。

這種區分法與正確健康的靈修觀及聖人們的聖德實踐途徑完全背道而馳；它僅有利於邏輯學家的分析，這些人只要求概念上的清晰，而不顧及真理實情。

我們在談及聖神七恩時，已經看到聖女大德蘭和聖若望．鮑思高兩位聖人，他們外在的生活和靈修方式是多麼不同，各由不同的聖神恩賜來領導，但是當他們以所享有的神恩而到達聖德的頂峰時，兩人又何其相似！

現在再回到剛才所提起並應該解答的問題。靜觀，或通常說，天主在靈魂深處的行動，需要多大程度的靜獨生活？為避免迷失在純思辨的探討之中，我們應該緊緊地抓住現實，以具體的事例來解答這生活中的實際問題。

以色列先知的生活似乎對此有所啟發。尤其是在加爾默羅會用

了那些引導他們生活的準則以後，情況就更加明顯了。

聖經告訴我們，在希伯來民族的發展史中，以色列子民的先知傳統建立了起來。天主揀選以色列民族，把他們從埃及的奴役中救出，藉著梅瑟和若蘇厄領他們進入福地。在這特選的民族中，天主一直保持著絕對的權威。祂同時是以色列的天主和君王。當祂的百姓不忠於祂時，祂就讓他們受鄰近國家之奴役。當他們受到懲罰，認清了自己的錯誤後，天主又興起民長來拯救他們。

有一天，以色列百姓來到民長撒慕爾面前，要求有一位君王作他們的首領。天主不喜歡這個要求，祂對撒慕爾說：「他們捨棄的不是你，而是我，他們不要我治理他們……然而，你先向他們說明國王對他們所享有的權利，然後答應他們的要求[9]。」

天主對受託保管默西亞許諾的這個民族，沒有放棄祂的任何權利。為了保持祂對以色列的絕對統治權，祂選拔了先知，建立了先知制度。這制度一直延續到他們被俘、充軍到巴比倫的時代為止。

先知是天主特選的人物，其任務是維護天主對以色列的權利，反對君王之專制獨裁，懲罰君王對天主的背信及百姓對天主的不忠。

天主召選先知，賦予他長期的使命和特殊的能力。在有著述的先知中，有幾位敘述了他們被召的經過[10]。

依撒意亞先知還講述了自己如何被召為先知，如何被一位熾愛天使用熾熱的火炭淨化了他的嘴唇。對於那些沒有留下著作的先知，人們稱之為行動派先知，他們被召的情節，我們知道的較少。

---

[9] 撒上八 7-9。

[10] 耶一 5-10。

聖經告訴我們，提市貝人厄里亞突然間「如火一般」興起，於是展開了他先知的使命[11]。

先知的聖召確實是受到天主的掌控，天主把他從他的環境和家庭中分離出來，引他進入曠野。先知是不折不扣的「天主的人」，被召後就因所受的聖寵，只屬於天主，而生活在社會邊緣。他居無定所，聖神推動他去哪裡，他就往那裡去；叫他在哪裡住下，他就在那裡住下。他經常在巴勒斯坦流浪，通常過著靜獨的生活。

他做些什麼？他隨時聽天主的吩咐，聆聽祂的聖言，因此，他始終站在天主面前。最偉大的行動派先知厄里亞聲稱：「我站在永生上主的面前！」

人靈以信德和信賴來回應天主對自己的全面掌控，便造就了高超的靜觀心態。在靜獨中，天主和先知的心靈之間進行了神妙的交流。天主的特選子民對祂的不忠，更增加了天主的慷慨之情，而把自己完全交給先知，來滿足自我給予的需要。有時，先知在心靈上所接受的，是天主給全體以色列民族的聖寵。

先知對天主愈來愈信賴，以日益完美的信賴之情把自己奉獻給天主，他的目光和信德都得以淨化。在上一章中，我們曾分析過曷勒布山上天主的顯現。從中我們看到，當天主把外界的超自然現象顯現給厄里亞時，他的回應是如何崇高、細膩又純潔，他要的只是天主本身，而且只有在微風的吹拂中看到天主，他才滿足。

別人對此是無法猜透的，必須要有聖十字若望的眼光和妙筆，才能透視並描繪出天主和祂先知之間的親密關係，以及天主在先知身上的聖化和轉化作用。上主說：「厄里亞，你在洞裡做什麼？」

---

[11] 列上十七；德四十八1。

先知回答說：「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因為以色列子民背棄了祢的盟約，毀壞了祢的祭壇，刀斬了祢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他們還要奪取我的性命[12]！」天主的事就是先知的事，天主正義的火焰使他憂心如焚。這火也許太熾烈了，因為天主告訴先知，在以色列境內，還有七千人沒有向巴耳邪神下跪。厄里亞先知真是一位洞察永恆事物的偉人，是天主的親密朋友。

然而，天主造就祂的先知，不僅是為了找一個忠信的朋友，而是要在手中有一個得心應手的工具。天主一聲命令……先知立刻動身去執行危險的任務，給國王帶去懲罰的信息，把百姓聚集到加爾默羅山上，殺死巴耳的司祭，最後把先知的大衣加於厄里叟身上。

這些使命是艱巨的：先知感到疲倦，看到危險，有時也覺得自身的軟弱；但是天主多麼關心他，處處照顧祂這位使者的一切需要。在革黎特小河旁烏鴉給他送食物；當他住在漆冬匝爾法特的寡婦家裡時，寡婦家裡的麵粉和油，在災荒的歲月裡一直吃用不完；還有一位天使兩次給他送餅，他吃後有了力量，才走完四十天的路程，穿過曠野。

天主的大能不離先知的每一個手勢和每一句話語。他在加爾默羅山上準備好祭品，只一祈求，天上的火立即降在祭品之上，把它焚毀。《德訓篇》上說：「當時，又興起了一位激烈如火的先知厄里亞，他的言辭熾熱如火炬[13]」。國王阿哈齊雅派遣了五十人的武裝部隊去捉拿他，先知求天火降在他們身上，於是他們全部被焚毀。第二批部隊也遭到了同樣的命運，而第三批人由於他們的首領

[12] 列上十九 14。
[13] 德四十八 1。

謙卑地求情，才免遭於難。

為了要從這些事實中記取實用的教訓，我們先把穿插其間的驚人奇蹟擱置不顧，只留意先知如何把靜觀和行動和諧地在生活中結合起來。要知道這種和諧的結合並非由先知巧妙地事先加以安排，比如要做多少外界的活動和多少神業功夫，也不是先知謹慎地在靈魂與天主親密交往與滿足傳教工作兩者間建立了平衡；而是掌握並推動先知的天主在先知的生活中，實現了內心渴望與完成使命之間的和諧與平衡。先知始終不斷地追求天主，同時也不斷地投入天主在他內心和外在的行動。他把自己交付給天主，所有的一切行動都為祂。他讓天主來安排他自己，任由天主把他留在曠野裡或派他到這裡或去那裡。他不斷地把自己交付給天主，這種交付使他和自己的天主建立了最神祕的親密關係，推動他去執行最大膽的任務；但是，在一切行動完成了以後，又不斷地把他領回到那居於曠野中的天主那裡去。我站在永生上主的面前！靜觀和行動之間的和諧，是天主智慧親自的賜予：一方面是由於天主對先知的掌握與傾注，另一方面是先知對天主的忠貞不貳。

自從以色列百姓被擄往巴比倫以後，先知的傳統就中止了。然而厄里亞已創立了學派，他的弟子們聚集在他的身邊。後來，隱修士們相繼來到加爾默羅山和巴勒斯坦的曠野，大家按照厄里亞的精神及恩寵來生活。加爾默羅會聲稱自己是他們高貴靈魂的後代[14]。聖女大德蘭向人指出天主掌握靈魂及人與天主的行動合作的規律，把人領向與天主結合的頂峰。《靈心城堡》的各個住所，就是走向這結合的每個階段。在頂峰所實現的，是我們在先知身上所看到的

[14]〈第五住所〉，第一章，893頁。

那心靈與行動的和諧結合：人靈生活在與天主的完美結合之中，同時為祂的光榮而憂心如焚。如此，他才真正是「厄里亞的後裔」，活出先知的精神。

聖女大德蘭就是因為厄里亞的這種精神充滿了她的心靈，在她必須增建加爾默羅會院時，心裡總感覺缺少了什麼主要的東西。加爾默羅會的會士在他們的斗室裡可以成為偉大的靜觀者，心中焚燒著神聖的愛火，但是他們不能像先知一樣，為外面的工作而獻身於天主。於是，她多次向加爾默羅會的總會長請求，要求他批准建立既能靜觀又能獻身於救靈工作的加爾默羅會會院。直至她獲得同意後，她才又創建了第二座加爾默羅會會院。

在這裡我們沒有必要敘述當時聖女艱苦的改革和不懈的奮鬥。在最初所引起的爭論及以後加爾默羅會改革的爭議中，我們關心的只是與本主題有關的實踐方面的結論。

有人注意到，先知和義人一樣，並沒有其他的規則，他有的只是愛的智慧的支持與啟發。他的境界是全德的境界，也就是聖女大德蘭在最後「住所」中所描述的境界。是他特殊的聖召把他提昇到這種境界。任何聲稱自己懷有先知的精神，並願意以這種精神來生活的人，都不能肯定自己已獲得了同樣的特恩殊寵。他們將來也許能達到這種境界，但必須經過一個接一個的階段，要進行苦修，並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先知已有天主智慧的領導，自然不必多注意行動上的謹慎；但是那些處於前進道路中的人，當然要遵守謹慎的規則了。

我們已經按照先知的理想而生活了，就是說，已經把靜觀和行動結合在一起了。但是，在尚未完全掌握好的時候，如何直接登上

先知的理想頂峰呢？

這裡出現兩種似乎永遠衝突的不同傾向：靜觀型害怕失去他的靜觀；而行動型只在行動中才找到快樂和興味。這兩種極端的傾向都將遭受失敗：第一種傾向轉為靈修的自私主義，不會自我奉獻；第二種傾向轉為心神分散的弊端，失去了靜觀。這種衝突就在聖女大德蘭的改革運動中產生過。於是出現了一位名叫耶穌．道茂（Thomas de Jésus）的神父，這位神父真是一位天才，偉大的會士！有人認為，在改革運動中，除了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就數他最為傑出了。他解決了這個問題，由許多豐碩的成果可以證明他的解決方案無比優越。他的生平和著作實在可以列入教會的歷史中。

耶穌．道茂於1564年生於安大露西，當時，聖女大德蘭正在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過著她最初幾年的安寧生活。耶穌．道茂天資異常聰明，十九歲時已讀完了神職人員的各種課程。於是他到培薩去攻讀民法；這時，聖十字若望擔任加爾默羅會學校的校長。稍後，耶穌．道茂在薩拉曼卡求學。他認識了一位朋友，是聖女大德蘭的親戚，由於這位朋友他才能看到聖女著作的一份抄本。閱後，他為之折服。後來這位朋友進了赤足加爾默羅會，他也跟著一起入了會。1587年，他發了聖願，1589年晉鐸，接著就被派往塞維亞去擔任教授的工作。

於是這位靜觀者便獻身於外界的工作。他面對了一個現實的問題：在他的修會生活和教授生活中，如何把靜觀和行動結合起來？他思考、祈禱，把思想和經驗加以整理後，寫成了一篇學術論文。在論文中，他提倡在大德蘭所改革的赤足加爾默羅會內，創建嘉都西式的隱修院。在這些嘉都西式隱修院中有「神聖的曠野」，其嚴格的程度要更大，其靜默也要持久不斷。其中有隔離的隱修處，會

士們在將臨期、四旬期或其他時間退隱其中。這種曠野的生活能維持靜觀的精神，防止修會和會士們受外界活動的干擾；同時由於把靈魂進一步地交給天主支配，所以也能使人善作準備，能更好地去進行外界的活動。神聖的曠野可以使靜觀維持其應有之主導地位，使混合型的生活得到平衡。

論文呈送給道利亞（Doria）神父，神父見到這計畫感到很驚恐：他怕這曠野計畫會使他最優秀的會士都要離開修院。這種心胸狹窄的看法我們無意多加苛責，因為兩年後，神父還是批准他去執行了。

於是，他在達吉（Tage）河邊的鮑拉各（Bolarque）建立了一處曠野，並為它舉行了落成典禮。然而他自己卻無法受益，因為他是教授，不久，在他三十五歲時，又擔任舊卡斯提亞省的省會長。他在薩拉曼卡附近建立了另一處曠野，在省會長任期屆滿以後，就退隱到那裡，在那裡担任了七年院長職。

這七年真是豐收的歲月！耶穌．道茂神父在活水的泉源中暢飲，又準備好使活水從他的靈魂內湧流出來，以滿足那些對天主如饑似渴的人們。他一面思考，一面工作。這時從意大利傳來消息，教宗保祿五世聽到了這事，要召見他，要把傳教事業托付給他。他猶豫了。然而內心有一道神光肯定了教會首領的召喚。猶如厄里亞在山洞裡生活在天主面前一般，他感到為天主爭取光榮的神火通體燃燒著他。聖女大德蘭在亞味拉聖若瑟隱修院度過了幾年的安靜生活後，不是也同樣感到這種熱情嗎？同樣的聖寵在不同的靈魂上產生同樣的效果。耶穌．道茂神父於是動身往意大利去了。他把自己交給教宗，任憑他差遣。

為了響應教宗的願望，同時也為了實現聖女大德蘭所珍愛的構

想，他建議創建第三個加爾默羅會，名為「聖保祿會」，專門獻身於傳教活動。當時是十七世紀初期，而這位靜觀者已走在教會史的前端了。

支持耶穌・道茂神父的計畫並出任意大利聖保祿會首任總會長的天主之母・伯鐸（Pierre de la Mère de Dieu）神父逝世了。他的繼任者成功地獲得聖保祿會成立的宗座許可。然而由於西班牙嚴禁耶穌・道茂神父的思想及作為，因而神父也遭到意大利弟兄們的懷疑。於是，神父在他們眼中失寵了。他正好利用這時間整理他關於傳教工作的構想。當時，他所著的《謀求各民族之得救》是一部當年傳教工作思想的總論，也是日後傳信部推薦必讀的經典範本。耶穌・道茂神父在書中竭力主張在羅馬創建一個中央組織來支援、領導和協調全世界的傳教工作（這組織後來果真創建了，就是今日的傳信部）。書中也指出必須建立一些培養傳教士的修道院，以培養出各個民族文化所需要的專業傳教士。

教宗並沒有忘記耶穌・道茂神父。他出面干涉，並重新重用耶穌・道茂神父，把法國和比利時的創建規畫都委託給他。

1610 年，耶穌・道茂神父去到巴黎。他所籌建的伏吉拉（Vaugirard）隱修院於第二年落成。落成典禮後，他立刻又來到弗郎德勒（Flandres），在那裡受到可敬耶穌・亞納修女的熱烈歡迎。他作了十二年加爾默羅女修會的長上和省會長（1611-1623），在這期間，他在布魯塞爾（Bruxelles）、魯汶（Louvain）、安特衛普（Anvers）、科隆（Cologne）、都奈（Tournai）、馬林（Malines）、列日（Liège）、瓦郎西安（Valenciennes）等多處地方，都建立了隱修院和會院。他牢記修會生活少不了神聖的曠野，在 1619 年時他又在納穆（Namur）附近的馬拉尼（Marlagne）建立了一處。

在繁忙的創建修院和行政工作之中，他又抽空寫他的靈修著作，其重點為如何將生氣蓬勃的信德付諸行動，如何靜禱，以及如何從事靜觀。

1623 年，他回到羅馬，任總參議。1627 年，他在羅馬聖善地辭世。

耶穌．道茂留下的善表和教導，使後人受益匪淺。

這位先知告訴我們如何在天主的掌控下，獲得靜觀和行動之間的平衡。

耶穌．道茂以其所創建的神聖曠野，教導我們如何逐步把自己交付給天主，讓祂來支配，並在天主達成完全的支配之前，如何先在自己生活中培養靈修與行動間的平衡。

我們可以利用他最明確的教誨，來為我們目前的探討作實用性的總結；其教誨之重點歸納如下：

1. 靜獨能使人獲得高度的靜默，所以是發展超性靜觀所必須具備的。靜獨應該成為任何形式的靜觀生活的一部分。

2. 若只有間斷性的靜獨生活，那麼，正由於是間斷性的，第一需要格外深入，第二需要加強保護，才能不受世事世物的干擾。

3. 靜觀日復一日地受到靜禱的保護和滋養，才能在和諧的平衡中和傳教活動結合在一起，才能使兩者都得到淨化、充實並且互相促進。

4. 靜觀和行動的完全平衡是先知的特徵，也造就了完善的使徒。

以上就是耶穌．道茂的教訓，其影響和價值對我們的時代是極為深遠的。

第七章

靜觀

藉著自我奉獻、謙遜和靜默，人不僅把自己交付在天主的直接行動之下，同時似乎向天主的自由意志施加一種不可抗拒的壓力，促使天主以聖神的恩賜介入自己的靈修生活。

天主干預的性質是什麼？其效果又是什麼？怎樣順服於天主不同的行動方式之下，以能產生其行動的全部效果？這些問題都是聖女大德蘭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靈心城堡》的重點。聖女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總是先收心祈禱。

「在開始這第四住所之前，就如以前一樣，我必須先祈禱。我祈求天主聖神來援助，哀求祂今後代替我說話，由祂對以下的住所加以解釋，讓妳們得以了解[1]。」

我們也仿效她的作法，因為沒有天主的特別幫助，我們是無法深入這些新領域的。

「我要對妳們談論的事已開始屬於超性的了，如果尊威的天主不幫助我的話，要使妳們了解，是十分困難的。就像大約十四、五年以前，我曾寫過一本書，書中我憑天主的光照對這種境界盡量進行了解並加以解釋，只靠自己的力量是無法達成

1 〈第四住所〉，第五章，863頁。

的……[2]

對那些沒有這種經驗的人來說，儘管理智用盡了力量，這些事情還是很晦暗，理智對它無法獲得一個非常正確的概念。至於那些有過此經驗的人，尤其是很久以前就經驗過的人，他們會非常容易了解我的話[3]。」

其實，我們已經進入神祕神學的領域了。顧名思義，神祕神學應該是神祕並難以言傳的學問。

聖女大德蘭由於謙遜，自認沒有足夠的學問來說明這個主題，因而發出嘆息：

「在許多方面，我需要有學問。我需要學問來解釋天主一般性的援助及特殊性的援助的內涵是什麼，學問也有助於更加釐清許多解釋得不夠週全的問題[4]。」

於是，聖女不再對心靈情況作出解釋，只限於敘述「靈魂在和天主結合時所有的感覺[5]。」

聖十字若望的神祕學學問正好來幫助她，將她無比微妙並精確的描述再加以闡明，解釋得清清楚楚。加爾默羅會的這兩位改革家，他們互相補充的教誨是神祕學領域中最可靠的指導方針，也為神祕學提供了最堅強的原則和基礎。

我們可以觀察到，這些問題在今日顯然又引起人們的關注。是

---

2 《自傳》。

3 〈第四住所〉，第五章，863-864頁。

4 《自傳》，第十四章，140頁。

5 同上，第十八章，172頁。

在趕時髦嗎？看來不像，至少不會經常如此。其原因應該是人們感到理智上的慌亂，以及對將來的不安。這兩種原因造成並滋長了人們對絕對性和超越性的強烈渴望。加爾默羅會的大師們眼見許多好奇又不安的心靈走向自己，又有無數的人靈向他們祈求光照和生命。大師們一向把天主的無限美好傳送給人們；現在，他們在天上，更當如何滿懷愛心地重視這些靈魂的痛苦和饑渴，而要把自己的思想和靈修的財富全部交給他們！但願大師們幫助我們，使我們不會曲解他們的教誨！

一、靜觀概論

天主介入靈修生活，通常首先發生在靈魂和天主直接交往的時候，也就是在靜禱之時。由於天主的介入，人的靜禱轉變為靜觀。我們在這裡所要研究的主要是靜觀。

㈠定義

靜觀的定義有不少。先看理查．聖維克多（Richard de Saint-Victor）的定義：

「靜觀是靈魂對一些事實進行整體、透徹和深情的觀看；藉這觀看的行動，靈魂接觸他所注視的事實。」

聖道茂的定義是：

「對真理作單純的注視。」

加爾默羅會的神學家，即薩勒孟派（Salmanticenses）的學者

們，在為聖道茂作註解時，在這定義上加了一句，於是成為：

「在愛情的影響下，對真理作單純的注視。」

這三種定義可以互相說明，互相補充。

聖道茂的定義表面上很簡略，只掌握重點，在簡明之中凸顯出其本質。靜觀是一種取得認識的活動，是深入真理的單純活動，不加推論，用的是一種近似直覺的方式。

薩勒孟派學者們堅持，在這種認識中要強調愛情的份量。靜觀的基本點是對真理作單純的注視，但愛情儘管不是靜觀的主要行動本身，但對靜觀的起因和目的來講，卻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是愛情促使靈魂去注視，也是愛情將「注視」加以簡化，把目光只專注在真理上。在超性的靜觀中，要認識真理靠的是愛情，而不是靠光的亮度。最後，靜觀的果實是愛情得到發展。因此，愛情是靜觀的起因，又是目的；它專注並簡化了目光，而在超性靜觀中，認識又來自愛情。難怪加爾默羅的靜觀者要在聖道茂的定義上再加上「在愛情的影響下」這句短語了。

理查．聖維克多的定義也使我們明白一些道理。他強調靜觀是整體觀看，表示靈魂在歷次的觀看中經常獲得一些零星的概念，而靜觀則把這些概念整合為有生命的綜合體。這整體的目光似乎是模糊不清的，其實那只是表面現象而已；這目光不顧外在的細節，其目的是要藉愛情的力量深入所注視的對象本身。理查．聖維克多指出這整體觀看既深入又深情，使靈魂接觸到事實。

這個幾乎是描述性的定義，把靜觀的起因和性質給我們作了解釋。然而在超性的靜觀中，要找到這些不同的因素，還是有些困難的。

因此，我們還是認為薩勒孟派的定義最為理想，因為最全面並且符合靜觀的各種形式。

㈡靜觀的初級形式

靜觀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等級，因此這裡並不把靜觀一詞只保留給聖女大德蘭從第四住所開始所討論的超性或灌注式的靜觀。在愛情的影響下，所有的認識活動和對真理的單純注視，都稱得上是真正的靜觀。在此我們僅把從經驗得知的各種靜觀形式說明如下。

1. 我們置身於懸崖峭壁之上，眼前是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各種景色映入眼簾：海面上有漁船點點，天邊有一艘大船，波濤中映照著藍天，浩瀚的水面上下浮動，遠處是一望無際的廣闊地平線。這時心曠神怡，萬象消失，萬念俱寂，生命從眼前的景物湧現，從這浩瀚波濤及顯示無限的天際湧現出來。人靈和海洋之間產生了交流。美景平息感官的活動，使目光凝視不動，同時引起無數聯想；是生命的脈動，是受感動的靈魂將心靈的寶藏加於其上，使景色更豐富充實。整體觀看的結果是不顧細節的，為能更深入這征服自己的活生生的實體，因為心裡對這實體充滿愛戀。這樣，在片刻之間，我作了一次真正的靜觀，以難忘的感受充實了我的心靈，也可能對我認知和行為的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以上的靜觀對象是有形的事物，是由感官的視覺所引發的美的感動。這種情況發生在物質世界裡，是較低的層次，我們可以稱之為美學的靜觀。

2. 另有理性的靜觀。一位哲學家日以繼夜地工作，一個問題縈繞在他的腦海裡。最後，他獲得了答案。他想：「我找到了一個觀

點，一項原理，它可以解釋一切。我原先有些紊亂的思想現在可以藉著它而井然有序、一以貫通了。」再看一位科學家，在做了許多實驗以後，終於找到了他夢寐以求、長期思索的定律。他說：「就是這定律，簡要明確，可以說明一切。」

原理和定律在哲學家和科學家的理性目光前閃爍，既豐富，又簡括；既清晰、深奧，又有生動的綜合性，把他們吸引住了。他們對這原理或規律加以分析、探索、欣賞並熱愛。這項發現包含著他們多少的辛勞，從中他們獲得多少知識，而將來又可能發掘出多少潛力！哲學家和科學家陶醉於他們的發現之中。愛和喜悅之情使理智的活動平息下來，至少在此刻，他們的目光停留在這難以言喻、具有魅力與活力的新發現上。這種觀看是綜合性的，是熱情和單純的。這就是理性或哲學性的靜觀。

3. 神學性的靜觀。這種形式自然要比前者又高出一等。神學家以其全部的精力及滿腔的熱情，為天主和他所要教誨的人研究信理神學，並探索其用語。往往當信理的光芒閃耀在他的面前，奧蹟的美妙呈現在他眼前的時候，他便陶醉在讚賞之中。他平息的眼光充滿愛情，凝視並深入了解這充滿光明和生命的用語。

但神學性的靜觀並不只是神學家的專利。在偉大的真理面前出神，也不是非神學家不可，就好像不一定要藝術家才會被浩瀚的景緻所感動一樣。每位基督徒，只要有充滿愛情的信德，都可以靜觀一項信理或福音中的一幕。

設想我們在革責瑪尼山園，與耶穌在一起。這是一個清明之夜，橄欖樹的樹影奇形怪狀，遮暗了山谷。在昏暗的山洞入口，耶穌俯伏在地。我們走向前去……耶穌在呻吟，似乎在發抖，在斷斷

續續地說話，臉上沁出血珠。這一切都告訴我們祂內心的劇苦，罪惡猛烈地攻擊着基督的人性。我們目睹這血腥的一幕，細節已不重要了，目光深深地進入活生生的事實本身：天主的羔羊背負著人間的罪惡，罪惡的重量壓垮了祂，使祂受如此劇烈之苦。我們一動也不動，安靜而痛苦地看著。就在看的時候，深刻又強烈的光照進入了我們的理智。

一位神學家或普通的教友，在面對一項真理或耶穌基督的一個舉動所表現出的態度中，我們認出簡化性的靜禱，其特性為在靜默中的注視，這在第三住所中我們已經論及[6]。不容置疑，簡化性的靜禱也是真正的靜觀，是在愛情的影響下，以單純的目光注視真理。

把神學家和教友的靜觀與哲學家的靜觀作比較，可以發現驚人的相似之處。神學家和教友們的推理過程是一樣的：先是觀察，然後探索，終於在愛情的影響下，安息在真理的光明之中。

然而，對這種基督徒的靜觀，我們有一個特殊的名稱，即神學性的靜觀，因為它所專注的對象與前者有顯著的區別。哲學性的靜觀針對理智所發現的真理，是自然界或本性上的真理；而神學性的靜觀對象則是超性的真理，是信仰啟示給理智的真理。

神學性的靜觀，雖然在發生過程中仍靠人性的官能，但靜觀的對象已屬於超性領域[7]。現在我們繼續向超性的或灌注性的靜觀邁進。

---

[6] 參閱本書第二部〈入門階段〉，第九章。

[7] 在有些神學性的靜觀中，也有天主的行動。天主藉聖神七恩，配合人的活動方式，來光照理智的行動並使之完善。

二、超性的靜觀

㈠基本概念

超性的靜觀或稱之為灌注性的靜觀，是靜觀的最高形式。神祕學家，尤其如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把靜觀這一名稱專門用來稱呼這一種形式。

超性的靜觀尤其實現了薩勒孟派所下的定義：在愛情的影響下，對真理作單純的注視。超性靜觀所瞻仰的真理，不是神學性靜觀所探討的信理條文，而是天主的真理本身。

為了遷就我們的能力，超性事理是借用受造世界的概念和圖像來表達的。因此，天主的無限美善就是利用我們所認識受造物的各種特質，將其擴展到無限程度來表達的。這種對至高無上天主的表達方式，是人類能用語言表達真理的最高境界，但其中畢竟仍包含著思維上的概念性和類比性。

然而，我們應該注意，不要認為這種表達方式只是類比性的說法，只不過是一種冰冷的概念或空洞的圖像而已，沒有帶來應有的豐富內涵。聖十字若望說，啟示的信條在它鍍銀的外衣（或適應人類智能的信條）下，包含著天主真理的金子，而這正是信德的對象。

在天主的真理中有生命、光明和天主的本質，這都是信德的特定對象。人每次抒發信德，就能深入其中。然而，信德的對象是奧祕，在奧祕中信德無法久留，因為信德的活動通常是與理智的活動是連在一起的，而理智的天性要求清晰。那麼，理智又如何會滿足

於奧祕的隱晦呢？於是理智又回到信理的條文去加以推論。

然而，由於聖神的恩賜，從奧祕的晦暗中竟湧現出一道隱約的光芒。有一種說不清的原因，使人感到奧祕中自有其平安和吸引人之處，它吸引住了信德並使信德擺脫理智的推理活動，超脫於理智所要求的清晰，而獲得了安寧和天主的支持。這是天主以聖神的恩賜來介入其中，使信德的超性行為更加完善，成為活力充沛的信德，而產生超性的靜觀。聖神．若瑟神父說得好：「信德已被聖神的恩賜所照亮了[8]。」

這種灌性的靜觀由於其對象是天主真理本身，所以完完全全是超性的靜觀。它的動力是信德，信德是超性的灌注性德行；使它趨於完善的是天主聖神藉其恩賜所行的直接干預。

灌注性靜觀的超性機制之啟動在於愛情；就如薩勒孟派所說的：「在愛情的影響下。」因此在此靜觀中，愛情有其首要的功能。

愛情是信德趨向天主真理的動力。天主以愛的干預使信德能專注於神聖的對象上，以聖神的恩賜，即「天主聖愛在靈魂內形成的能力」，來施展祂的影響。於是堅定的信德和天主的掌握達成了人靈與天主的交往，並進而完成愛情的結合。

最後，在愛情的結合中，才能獲得靜觀的認知。聖十字若望寫道：

「這些崇高的認知只有與主結合的靈魂才能獲得，因為這

[8] 參閱加岱神父著《靈魂的結構和神祕的經驗》；書中對此定義有詳細的說明。

認知本身就是與主結合，獲有這些認知，在於靈魂和天主本體的某些接觸。因此，我們在認知中所感覺和品嘗到的就是天主[9]。」

愛情不但簡化了靈魂的目光，還產生了認知。超性的愛德促成人與天主有共同性體，愛情使我們與主接觸，就在這與主的交往中，愛情獲得了對天主本身的經驗。

所以，靜觀是愛情的學問。聖十字若望又說：「靜觀是隱藏的天主上智藉愛情與靈魂交流，並將其智慧注入靈魂之內[10]。」靜觀是深情和寧靜的注視，發自愛情，隨著愛情的腳步而進展，最終在愛情的圓滿結合中臻於完善。

㈡超性靜觀的效果

超性靜觀的效果極為深奧且極富多樣性。與主結合的每一等級、每一聖寵都具有不同的靜觀效果。聖十字若望蒙受靈感[11]，在《心靈的黑夜》、《靈歌》和《愛的活焰》[12]中描寫了一些天主的作為、靈魂的震憾，以及在靜觀中所接受的豐富聖寵。

有些哲學家強調由靜觀所獲得的知識具有很高的價值，而且靜

---

9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六章。西普連神父譯，呂西盎神父編，代克雷出版社，270頁。

1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5頁。

11參閱：《教會聖師聖十字若望》一書中之〈論聖十字若望的神祕靈感〉，瑪利尤震神父著，法國里昂蜜蜂出版社，1942年。

12在《愛的活焰》之第三節〈於爾光輝中〉，聖十字若望闡明靜觀中天主與人的交往，及其在靈魂內所產生的效果。

本文對靜觀只作一般性的敘述，因此在這裡僅能稍加提及；至於對靜觀效果的特殊研究，須保留到每個階段或住所再去討論。

觀能使人對人類和世界有深刻的透視，這就更為可貴了。不錯，靜觀的確能帶來寶貴的知識，但聖十字若望所追求的倒不是這些效果。他已經完全超脫於這一切之上，他一心追求的只是天主，生怕在行程上逗留片刻，就會耽誤他向天主行進的時間。

就是這種怕耽誤的心情，使他利用一切機會奉勸我們不要貪求那伴隨著灌注性靜觀而來的超性現象，因為這些現象並不是靜觀的構成部分。

聖人對超性靜觀只有一個願望，一個要求，那就是：願靜觀帶領他達到與天主完美的結合，達到那因愛情的相似性而有的轉化性結合。這是靜觀的直接效果，也是主要效果。本性的靜觀從受造物身上能獲得豐富的知識和生命，但哪有超性靜觀來得深入？神學性的靜觀對啟示的信條能有豐富的光照，但哪有超性靜觀來得深奧？超性靜觀直接深入天主的真理，與天主本身直接接觸。天主是非受造的光輝，偉大的熔爐，無邊的海洋，熾熱的太陽，祂使靈魂進入其內，接受「無限天主」的充實和聖化。

在靜觀中，靈魂好似一面放在陽光之下的鏡子，天主的神聖太陽普照在靈魂之上，深入整個靈魂之內。靈魂又像一塊海綿浸在海洋之內，吸足了活水之泉的純水。靈魂更像一段木柴，被扔進火爐，天主是焚燒的火焰，把靈魂也燒成一團烈火。

聖十字若望和其他神祕學家，往往用以上抒情的比喻，來表達在靜觀中，天主生命逐漸的滲透作用，以及靈魂與主親密結合的進展程度。靈魂在靜觀中的確被淨化、被照明了。他披上天主的光明、美麗和萬般富裕。他愈變愈亮，直到與天主的聖言相似。聖十字若望說：

「靜觀是愛情的學問，是愛的天主滲入靈魂的標記。天主同時藉靜觀以愛情裝飾並點燃靈魂，使他步步上升，直至他的造物主、天主[13]。」

一個真正的靜觀者，就是一個從「全無」走向「絕對」的人，他追求的唯一目標就是在天主內的轉化。

㈢超性靜觀的標記

在靜觀的多種心理效果中，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區分出常見及典型的幾種，用以作為鑒別超性靜觀的標記[14]。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和《心靈的黑夜》兩書中不同的兩處，仔細加以說明。聖女大德蘭在第四住所中，也刻意指出天主以特殊性的援助來進行超性干預時的特徵。

---

[1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八章，西普連神父譯，416頁。

[14]有人也許會感到奇怪，加爾默羅會的大師們，尤其是聖十字若望，偏愛在分析超性靜觀在官能活動下的心理效果及心理意識中，去探討靜觀的標記；而不太喜歡以分析靜觀活動本身，去探討我們在定義中所指出的靜觀構成要素。

我們對哲學性靜觀和神學性靜觀所作的內心機制的分析，不能應用到超性的靜觀上面。因為我們現在面對的是超性能力，即信德和藉聖神七恩行動的天主本身。這些活動是不能直接察覺到的。信德的對象和信德深入其內的奧秘，基本上是晦暗的。

靈修大師們對靜觀中的超性活動既然無法分析，於是才退而根據其效果和其在心理領域中的反應來加以研究。

(1)標記的用處

超性靜觀加給靈魂一些新的責任。在第一至第三住所中的靈魂是由自己來領導，自己來行動的。今後，他的首要責任是尊重並協助天主的干預，要有順服之情和靜默之心，讓天主來領導自己的行動。

天主要求人懷著安寧與委順的態度。如果人靈缺乏這種態度，就可能傷害天主垂顧於他的那份仁慈，阻止天主與他交往的那股激流，因而不能從靜觀的聖寵中得益。

如果人持續抗拒天主的恩寵，那麼當他再回到那些當時天主已不在他內行動的靈修活動時，他就只會感到心煩、不安，甚至敗興失望。

另一方面，人若自以為可以促進靜觀，而過早在靜禱中放棄推理的工作，也會浪費時間，並可能使自己藏身在懶惰的寂靜主義之中，既不能獲得天主所施予的光照，也得不到由官能的努力工作所獲得的知識。聖十字若望深知這種危險，所以請開始蒙受靜觀聖寵的人，有時還是要進行官能的推理活動。

還有更危險的一面，那就是把病態的畸形看作是真正的靜觀。這時，人的消極心態就會助長身體上的衰退，也有可能引起精神上的低落與痛苦。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都是明智、愛人的導師，他們在靈修生活的這些特定領域中為我們盡可能地提供一些說明，以幫助我們分辨什麼是超性的靜觀。

⑵標記的說明

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15]中，給了我們一些標記，「靈修者可憑此去識別自己是否可以放棄作推理的默想」。在《心靈的黑夜》[16]中，他也提出了一些標記，「藉此可識別靈修者是否走在黑夜和淨煉感官的路上」。從這些標記的特點來看，它們顯然是屬於同一個靈修階段，雖然聖人敘述時的用語略有不同。我們可以將兩者互相對照，加以說明。

聖人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中寫道：

「第一個標記就是看到自己已經不能用想像力去默想或推理，也已經沒有過去的興趣了。在自己過去習慣於投入官能並汲取其精髓之處，現在反而只感到索然無味[17]。」

在《心靈的黑夜》中，以上這第一標記列為第三標記。聖十字若望說，官能的這種無力情況是因為天主與人的純精神交流，在這裡已沒有推論的餘地了，用的是純粹的靜觀行為，感覺官能是無法參與其中的。

「第二個標記是看到自己一點也不喜歡把想像力或感官放在任何其他外在或內在的特殊事物上面[18]。」

---

[1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一章，153-156頁。
[16]《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2-517頁。
[17]《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三章，西普連神父譯，177頁。
[18]同上。

聖人又增加了一項重要的說明，指出厭煩並不包含官能的不活動或癱瘓：

「我並不說它（想像力）不再時來時往（因為即使在深深收斂心神時，它仍會是游移不定的），我是說靈魂不喜歡刻意指定它（想像力）從事別的工作[19]。」

他在《心靈的黑夜》中闡明，對任何事都厭煩並不是來自罪惡或最近犯下的錯誤。因為如果是這樣，那麼靈魂一定會對其他事比對天主更感興趣。

聖人在同一論述中，又指出了一個標記，似乎是上述官能無力感的後果，就是：

「人會以悲痛焦慮之情懷念天主，認為自己不侍奉祂了，看到自己對天主的事情不感興趣，而認為自己退步了。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這種厭煩和神枯並非來自怠惰或冷淡之心，因為冷淡的特點就是不關心天主的事情[20]。」

以上兩個標記，即官能的無力感和對任何事的厭煩，都是消極方面的徵兆，本身還不足以成為充分的證據。因為無力感可能由疏忽神業所引起的。如果是這樣，此人就不太想改變這種情況。無力感和厭煩加在一起，則可能：

「來自憂鬱或來自頭腦或心裡的其他不良情緒。這些情況

19《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三章，西普連神父譯，177頁。
20《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西普連神父譯，512頁。
2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三章，西普連神父譯，178頁。

都能對感官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並中止其功能。於是，此人便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要，沒有什麼能引起他去思考，只讓自己沉醉在甜美的氣氛之中[21]。」

因此，在兩個消極的標記之外，必需加上第三個標記。這標記是積極的，按聖人的說法，也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標記），也是最靠得住的標記，就是：靈魂喜歡一人獨處，滿懷愛心，專注於天主，不作任何特殊的思考，內心平安、寧靜，呈休息狀態，沒有官能的行動……只保持如我們所說的、對天主的專注和充滿愛情的一般性認識，不用腦力，也不尋求對特定對象的理解[22]。」

這第三個標記是積極的，最重要，也最具有特徵。聖女大德蘭是在第四住所，在談論超性靜觀的辨識問題時，舉出了這個標記[23]。

在聖女看來，神味比認識更能肯定天主正以特殊性的援助來進行超性的干預。聖女認為，要肯定地辨識超性的靜觀，就要根據神味的性質和它發生在靈魂上的方式。聖女所作的心理分析簡單、深入而完備，充分地補充了聖十字若望的第三個標記：

「我所說的兩個水盆，其裝滿水的方式各有不同。第一水盆接來的水，來自很遠的地方，水是由引水渠和人類的技術引來的……我看，這就像我所說來自默想的神樂。事實上，就是

[2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三章，西普連神父譯，177-178頁。

[23]聖女大德蘭沒有提到聖十字若望所提出的兩種負面標記。但在第四住所中，他又經常談到官能的騷亂和無力感。

我們自己用思考、用觀察各種受造物以及理智的辛苦工作所獲得的。

另一個水盆的水來自泉源，這水源就是天主。當至尊天主願意賜給我們一些超性的恩惠時，祂在我們的最深處傾入最深的平安、寧靜和甘飴……這天上的甘露沛降於城堡的各個住所和靈魂的各個官能中，最後到達人的軀體。這就是我之所以說這些神味從天主開始，而終止於我們之內……

在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同時想起了一句話：『祢使我心花怒放。』聖詠作者以此表示他心神舒暢。依我所見，我再重複一遍，這不是來自心中的喜樂，而是來自更隱祕的部分，是來自某個深處，我想這就是靈魂的中央了。

我真正認為，這天上甘露從我所說的泉源流出，也就是從靈魂最隱祕的深處流出時，我們整個的心胸都舒暢擴展了。這甘露在我們內產生的好處，是無法言喻的……這不是人所能想像的一種恩寵。我們再勤奮，也不能獲得它。這顯示出它不是用我們的材料造成的，而是由天主上智的純金製成的[24]。」

聖女大德蘭善於心理分析，她敏銳的目光無與倫比；在她的目光下，靈魂沒有隱蔽之處。她分辨出神味自心靈深處湧現，帶著它來自超性的印記。

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關於天主的超性活動所提出的標記，互相補充得天衣無縫。

前兩種標記是負面的，是欠缺性的，包括無能和厭煩，由聖十

[24]〈第四住所〉，第二章，874-876頁。

字若望提出，說明感官和理智面臨超越自己的超性事物和天主上智的行動，感到不能適應而引起慌亂。第三種標記是正面的，表示靈魂已獲得了愛情的經驗，因而有能力接受一切超性事物和天主上智的行動。

在前兩種標記中，一種是靈魂面臨新鮮的事物，措手不及，沒有意識到愛情的經驗；另一種是這經驗太純淨、太單一，靈魂感覺不到。但兩者都足以使人辨認出靜觀來。

聖女大德蘭分析第三種標記，為我們提供了人靈與主結合到什麼程度的評估標準。只要是有經驗的靈魂，就可藉聖女所提供的神祕標記認出與主交往到什麼程度；所謂神祕標記就是與主結合的深度及帶給靈魂神味的品質。

以上的說明是否能使超性靜觀的分辨問題迎刃而解？請不要抱這種幻想。儘管上述的標記很清楚，但是，要在每一個案中辨認出灌注性靜觀，還是相當困難的。

⑶個案的複雜性

聖十字若望講述了最重要、最可靠的第三種標記以後，曾多次告訴我們這標記有時還是相當不容易發現的。他寫道：

「在開始這種境界的時候，人們幾乎看不到這愛情的記號，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因為在開始時，這愛情的記號很微妙、很輕淡、幾乎感覺不到，二是因為靈魂已習慣於另一種默想神工，那些神工全部是可感覺到的，而現在所遇到的卻是純精神的，

[2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三章，西普連神父譯，179頁。

靈魂對這難以覺察的新現象就似乎感覺不到了[25]。」

在下一章，他同樣強調，只要這種認識維持其高度的純淨性，就難以被人覺察：

「……我們所說的這種全面性的認識，有時候是很微妙的，主要是由於它比靈魂所能探索到的更純淨、更單一、更完美、更靈性、也更內在，因此即使靈魂再努力，對這種認識仍無法領悟，也無法感覺到[26]。」

此外，由於從事靜觀者，尤其是初行者對靜觀神工時斷時續，所以更增加了其認定的困難度。時而是官能在活動，時而是靜觀，兩者交替進行。這樣就使靈魂難以分辨到底是靜觀還是分心走意，是靜觀還是官能暫停活動。

再說，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對於同一靈修階段所描寫的超性境界，可以非常不同。兩位聖人屬於同一時代，他們互相參照彼此的經驗，然而從他們的談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靈和他們所受的聖寵是多麼不同，在天主的行動下，人的反應和對其內在情況的表達包涵了多少屬於個人的特殊成分。聖人們所受的聖寵，天主給他們的道路以及他們的超性經驗，各人之間的差異是無法形容的。我們的神祕學大師們所指出天主干預的標記是恆久又可靠的，但是，每人所表達出的形式和所處的靈修氣氛卻有很大的差異；我們應該懂得去發現才對。

此外，尚有病態的傾向，使探索的工作更形困難。在這個階

[2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四章，西普連神父譯，185頁。

段，由於感官的淨化，使病態傾向更為加劇，似乎凌駕一切心理活動，掩蓋了一切。這正是聖十字若望所說的那些「治療中的患者」，需要靈修導師來檢查並指導。在一些看似完全病態、而實際上確實有一部分病態的外在表現下，人如何敢去肯定存在著天主的靜觀行動呢？然而，這事與靈魂的進步息息相關。如果天主真正在進行干預，那麼，就應審慎明智地服從祂的行動，因為唯有祂才能確保此人靈修的進步，淨化他的不良傾向。

大家可以相信，以上的觀察並不涉及特殊或不正常的個案；它們可以被應用到一些介乎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的事例。在這些事例中，各種完全不同的因素互相對峙；這些事例的出現非常頻繁，因此在心靈界可被稱為正常事例了。我們因而可以了解，這些人如何需要一位有經驗的神師，使他們意識到天主的行動，並且在靈修生活的重要關頭穩妥地為他們指引方向。

在這開啟的輝煌視野前，人要遭受多少痛苦和折磨！靈魂不是應該同基督一樣，在進入光榮之前，必須先受痛苦嗎？聖女大德蘭在談論靜觀時說：「當一個靈魂接受這種愛情的標記時，正表示天主要召喚他去成就大事[27]。」

[27]《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4頁。

第八章

被召度神祕生活及靜觀生活

是的，祂召叫我們每一個人。我堅信
凡奮力前進的人，都將暢飲這活水[1]。

我們思考過超性靜觀的性質和效果以後，知道它能把靈魂變得愈來愈明亮，直至與天主聖言相似的程度。那麼，我們怎能不希望天主來掌握我們，以祂預定要給我們的聖寵之全部能量來聖化我們？

但是，在這合理的希望之前，出現了一個問題。有一個奧祕擋在前面，似乎要阻止並冷卻我們的熱情。天主是否召喚我們進入靜觀？靜觀是否專保留給幾個蒙特寵者？

這個問題已爭論了不少年了。我們若再從頭道來，不免會延遲我們的進程。但是，由於它在實踐上的重要性，我們也不應該完全加以忽視。

下面我們簡短地提出有關理論和事實兩方面的答案。這樣做，似乎既維護了原則的真義，又說明了現實的情況。在這之前，我們先來區分靜觀和神祕生活。解決了這個問題，上述的問題也就容易解決了。

---

[1] 《全德之路》，第二十一章，683頁。

一、前置性問題

按普通人的想法，——專家的思想當然除外——，靜觀和神祕生活意義相同，指的是同一件事。這種思想上的混淆引起了許多爭論和錯誤，因此我們必須先予以釐清。

神祕生活是天主藉聖神七恩經常性地進行干預的靈修生活。

靜觀生活是天主藉靜觀性的恩賜，即：明達、聰敏和智慧，經常性地進行干預的靜禱生活。

因此，神祕生活的範圍超出靜觀生活。靜觀生活只是神祕生活的一種形式，更是最崇高的形式。一種以行動為主的生活也可以成為神祕生活，即天主藉行動性神恩，如超見和剛毅之恩，來進行干預。

請參照本書關於〈聖神的恩賜〉那一章的論述，我們可以說，聖神的各種恩賜雖有區別，但是這區別卻不影響各恩賜所通傳的本質；其本質仍舊是同一的，只是有不同的形式而已[2]。因此，天主不論用什麼恩賜來干預靈修生活，產生的是同一聖德，同是圓滿地分享祂生命的奧祕；只是天主以不同的道路，使所有的靈魂都達到

---

[2] 聖保祿宗徒說：「神恩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聖神所賜；職分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主所賜；功效雖有區別，卻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這人從聖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一聖神蒙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神內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卻蒙受了治病的奇恩。……可是，這一切都是這唯一而同一的聖神所行的，隨祂的心願，個別分配與人」（格前十二4-11）。

這同一目的。

聖德是獨一的，但是通往聖德的神恩和道路卻可以不同。就是說，可以有靜觀生活方式，也可以有神祕生活方式，而在神祕生活中也可能毫無靜觀的出現。

二、理論觀點

天主是否召喚所有的人都度神祕生活及靜觀生活？

有人曾很恰當地把召喚區分為普遍性的召喚和個別性的或實際性的召喚。

普遍性的召喚可以這樣說：從理論上來講，是否所有的人都能夠度神祕生活和靜觀生活？

個別性的或實際性的召喚也就是說：是否所有的人都擁有實用的方法以享有這種生活？

㈠普遍性的召喚

從理論上來說，每個靈魂是否都能夠度神祕生活和靜觀生活？

對於這第一個問題，我們可以毫不猶豫，也不需要分辨神祕生活和靜觀，就堅定地給予肯定的答覆。

神祕生活和靜觀實在不需要其他的能力，只靠聖洗聖事所賜給

宗徒所說有關初期教會中的各種神恩，同樣適用於聖德和其在各時代的不同形式。任何人的聖德都來自與聖神的結合。聖神住在聖人之內，在每個人身上反映出祂特殊的美善以及祂特殊形式的大能（參閱本書第三部第二章〈聖神的恩賜〉）。

的能力就夠了，那就是：灌注的德能和聖神的恩賜。凡是在領洗時領受過聖神七恩的人，都能受到天主的推動，並且由天主帶入圓滿的神祕生活境界，超性靜觀也包括在內。

有人要反駁說，既然這些聖神恩賜的行使與發展——其發展是與整個超性生命相連的，都取決於天主的自由干預，那麼，人靈被提昇至神祕生活或靜觀，也需看天主的意願。聖保祿宗徒告訴我們，天主給予每個人的聖寵是按照祂為每人所選的尺度而給的[3]。因此，把天主願意給所有人的尺度就定為圓滿的聖寵生活，豈不是太輕率了嗎？

這是一個很嚴肅的反駁，有時並未受到重視，它促使我們思考天主對每個人的奧祕計畫。我們很容易忘記天主的自由在分施聖寵時是起主導作用的。關於這項奧祕我們可以找到足夠的解釋，使我們繼續對天主普遍性的召喚問題維持肯定的答覆。

天主的願望發自祂本性的需要。對此我們是有所認識的。天主是愛，因此也是自我推廣的善。祂需要自我給予；自我給予是祂本性的基本行動。祂對人廣施聖寵，尤其是當人完全歸屬於祂的時候，祂會感到無比的愉快和光榮。祂的愛帶動了祂的自由意志。領受了聖神恩賜的人，渴望被天主聖神的愛所充滿；對於這種祈求，祂的自由意志能抗拒嗎？再說，是祂使聖寵成為一粒能生長與發展的種子。祂是播種者，把種子撒在我們的心靈內。憑這一舉動，就足以肯定，祂願意種子發芽、生長、成熟，並藉祂所賜下的全部能量結出果實來。我們是天主的園地，祂在這園地裡撒種、灌溉，又保護它不受外界仇人的破壞。天主要我們的聖寵圓滿地發展。天主

[3] 羅十二3。

愛情的外溢力量和祂聖化世人的旨意明確地告訴我們，祂要在我們身上，使聖寵得到圓滿的發展。為了有效地達到這個目的，祂用一切可能的辦法，包括以聖神的恩賜加以干預。祂將全然不同的聖寵賜給每個人，又以不同等級的愛圓滿地發展這些聖寵，祂仁慈的自由因而可充分地加以維護。

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第二十一章中以堅定又清楚的言辭，對這普遍性召喚的理論，加以闡明。她不僅談到天主邀請眾人度神祕生活，更清楚地指出天主邀請眾人投入靜觀。她說：

「請妳們仔細想想，主耶穌召喚的是一切的人。而祂是真理，因此我們不能懷疑祂的話。如果祂的筵席不是為我們眾人的，那麼，祂就不會邀請我們眾人。或者即使祂召叫了眾人，祂也不會說：我要使你們暢飲。祂也許會說：『你們大家來吧，你們不會損失什麼的。至於喝的飲料，我願意給誰，就給誰！』然而，我再重複一遍，祂並沒有作出限制；是的，祂召叫我們每一個人。我堅信凡奮力前進的人，都將暢飲這活水[4]。」

聖女以前曾談論過行動派和靜觀者的道路有所不同[5]。於是，在第二十二章的開端，她把天主的普遍性邀請和不同的道路刻意地加以整合。她接著說：

「我在上一章所說與我以前所說的，看來似乎有所矛盾。我以前說過，猶如天上有許多住所，同樣，到天主那裡去的道

[4] 《全德之路》，第二十一章，682-683頁。

[5] 同上，第十九章，第662頁起。

路也各不相同；這是為了安慰那些沒有達到靜觀境界的人。我現在再次肯定地說，尊威的天主看到我們很軟弱，因此以祂慈愛之心，準備各種適合的辦法來幫助我們。但是，祂並不強迫某人走這條路，另一人走那條路。祂的仁慈是如此之宏大，以致不會阻止任何人到生命之泉去飲水……祂絕不會使人遠離水泉。祂曾公開並大聲地邀請人靈到那裡去飲用。不過，祂的仁慈是如此之深，因而也不會強迫我們去喝……

既然如此，那就聽我的勸告吧！不要留在半路，而要奮力前進。死亡也不足惜，拼命去追求這美善吧！再說，妳們來這裡就是要戰鬥的。要始終堅強地走下去，下定決心，不達到終點，寧死也不停止[6]。」

聖女大德蘭如此大聲疾呼，至少應該表示天主對靜觀生活有普遍性的召喚。

再看聖十字若望對此有什麼想法：

「現在正是說明為什麼達到這種崇高境界的人是如此之少的時候了。要知道，並非天主要限制特寵者的人數；祂要的是每一個人都臻於完善[7]。」

兩位神祕學大師的肯定足以消除所有的疑慮了。天主的確召叫每一個人都度神祕生活及靜觀生活。

至於實際性的召喚，這問題需要有更進一步的研討。

---

6 《全德之路》，第二十二章，第684頁起。

7 《愛的活焰》，第二節，961頁。

㈡實際性的召喚

天主是否在召喚之時，把聖寵和方法賜與每一個人，使人能有效地度神祕生活及靜觀生活？

如果我們給以上問題一個完全肯定的答覆，就等於承認神祕生活所需要的超性生命的發展，是每個忠於聖寵及善用天主所賜的方法的人所能達成的最低限度。

那麼，對下列的案例又該怎麼說呢？有人因為臨終時一次赦罪而得救；或是領洗後便死去的嬰孩；還有許多人無論從本性還是從超性的觀點來看，顯然都乏善可陳，可是他們的得救似乎沒有問題，而他們與神祕生活和靜觀又都完全沾不上邊。對此我們該如何解釋呢？我們以上所提出的個案看來都是很清楚的，然而那籠罩人靈的奧祕必然還隱藏了不少不太顯眼的個案。

其實，只有天主才知道一切真相；看來我們似乎無權將「實際性的召喚」只限於給少數有特寵的人。聖經上寫著，智慧在公共場所高喊，邀請一切卑微的人去參加祂光和愛的盛宴[8]。家主打發僕人到熱鬧的十字路口和街道上，去請人坐滿神聖婚宴的廣大廳堂[9]。聖女大德蘭解釋這些經文時說，這正是天主召喚我們每一個人到活水之泉去飲水[10]。

若把這些經文理解為一種普遍性的邀請，而這邀請並不包括向

---

8 箴八 2-4。

9 路十四 15 起。

10《全德之路》，第二十一章，683 頁。我們要注意，聖女談的是，天主不僅召喚人度神祕生活，也召喚人投入靜觀。

絕大多數人所發出的實際及立即的召喚，豈不是曲解經文的意義了嗎？因此我們應該相信天主召喚的是基督徒群眾，天主要聖化他們，給予他們達到神祕生活的實用方法。

我們若把天主的行動限定在我們所熟知的形式內，豈不傾向於限制這些實際及有效的召喚嗎？要知道，天主的道路是多種多樣的。不但每個大聖人的道路不同，而且每個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他們的道路也各有區別。我們怎麼敢把道路只局限於我們所熟知的範圍，而認定超出此範圍以外，就不可能有其他道路呢？

不錯，聖德是獨一的，但是要達到聖德，天主所賜的聖寵神恩卻是多種多樣的。天主召喚每一個人達到圓滿結合和圓滿愛德的境界，但是通往這頂峰的道路卻彼此相距甚遠，其彎度與外貌又千變萬化。聖人們的德行和所受的神恩是何等多采多姿、各不相同啊！

我們要尊重天主在人靈內的奧祕。在奧祕的幽暗裡隱藏了祂智慧聖化人靈的無限資源。我們應承認自己目光短淺，無法發現領會，但我們相信祂智慧急迫的召喚，因為祂已經親自這樣宣佈了。我們也相信聖人們的話，他們的靈性感官要比我們的靈敏得多。他們告訴我們些什麼呢？

聖女大德蘭確認，天上的住所有多少，到天主那裡去的道路也有多少[11]。她又說，有些人在他們的道路上找不到充滿神味的靜觀作為前進的法門，但是只要他們忠信，主耶穌終於還是要讓他們在活水之泉中暢飲的。我們認為，所有的靈修指導者根據經驗也必會認同聖女大德蘭的說法。聖女還補充說，在忠實靈魂的靈修生活裡，如果靜觀性的恩賜遲遲不來，自會有實踐性的恩賜加以取代。

---

[11]《全德之路》，第十九章，663 頁起。

不論如何解答普遍性和實際性的召喚，召喚人去度靜觀或神祕生活的這個問題，對所有的人來講，凡是對天主感到饑渴的，都應把實際性的召喚看作是針對自己的。你察覺到的內心回應，就證明天主確實在呼喚你。聖女大德蘭對她修女們的勸告應看作是對我們每一個人說的：

「既然如此，那就聽我的勸告吧！不要留在半路，而要奮力前進。死亡也不足惜，拼命去追求這美善吧！再說，妳們來這裡就是要戰鬥的。要始終堅強地走下去，下定決心，不達到終點，寧死也不停止[12]。」

三、事實觀點

是否有許多人都達到了神祕生活和靜觀的境界？可能有很多人沒有達到，那麼又該如何解釋？

召喚的問題，即使是實際性的召喚，仍舊是一個思辨上的問題。現在我們要思考的是事實，並非出於調查者的好奇心，而是想仔細觀察，好能看清我們走向天主的道路。

聖女大德蘭在描寫不同的住所時，針對第一個問題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普遍性的答覆。聖女大德蘭的這些住所，即使是我們形容為過渡時期的住所，都不僅是上升的各個階段，而且每一階段都可能是一個樓梯平臺，可惜有相當多的人最終就只停留在平台上。

七個住所中，只有後四個住所與神祕生活有關。前三個住所的

---

[12]《全德之路》，第二十二章，685頁。

靈修生活，其特徵是以人為方式的德行活動為主軸。現在我們就以此作為分界，清楚地進行調查研究。

㈠城堡以外的人

在研究那些身處第一住所的人以前，先來看一看這些因為不具備聖寵而處在城堡以外的人。

對於他們，我們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外教人（非基督徒）或帶有大罪的教友，可不可能有真正的神祕生活呢？

對於這個問題原則上我們只能作否定的答覆，因為神祕生活必須有超性的愛德。

1. 神祕生活須有轉化靈魂的效果。但是，在這狹義的神祕生活之外或旁邊，尚有一些天主對人的干預，就是天主以一些外在或內在的行動達到外教人或大罪人的內心或外在的感官。天主可以向任何一個有理性的受造者說話，或顯示祂的大能，或表達祂的旨意。這一切都藉奇蹟或超性的方式表達出來。

我們甚至還可以認為，天主為了他人的利益，而揀選一個喪失恩寵的人作為祂傳令的工具，交給他一項使命，或給予他特殊的神恩與能力。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天主的顯示僅達到人的官能，而沒有聖化人靈的效果，因而也沒有狹義的神祕行動。

我們不能否認天主有這種能力，否則便等於限制祂的全能了。而且，聖經也曾為我們提供過這種事例，例如巴郎雖然是敬拜偶像的司祭，卻以天主的聖名說了預言。

這種事例是很少的。所以，當我們遇到這一類的神奇現象時，

在將之歸於天主的干預之前，應該先考查一下是否出於本性或本性以外的原因。

2. 在天主的思想中，這些奇異的事件可以在外教人或罪人身上產生一種心理上的衝擊，使他們改變內在的性向。聖保祿曾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被摔倒在地，並且見到了異像。他在驚慌中喊道：「主，祢是誰？」……「我是你迫害的耶穌……起來，進城去，自會有人告訴你該做些什麼[13]。」由於服從，他立刻獲得了聖寵，並置身在聖神的帶領下。

奇異現象粉碎了他的驕傲，也軟化了他的心。他的意志服從了，皈依得以實現，神祕生活也得以開始。

3. 在某些外教人士身上，在有些回教徒，尤其是天主教以外的基督徒身上，我們可以承認他們有真正的神祕生活，而且帶有聖化的效果。這些人只是外表上的外教人，由於他們相信天主聖三和一位唯一中保，並且修鍊德行，因此可能是屬於教會的人，也可能真正處於聖寵的境界[14]。這種情況非常可能，但難以掌握。

㈡前三個住所中的人

現在我們再看看前三個住所中的人，也就是靈修生活的第一階段的情況。

聖女大德蘭說，這個階段的特點是：在天主一般性的援助下，

---

[13] 宗九 5-6。

[14] 參閱《加爾默羅會的研究》，聖誕．厄里則神父對於伊本阿拉比（Ibn' Arabi）的神祕經驗所作的精闢研究，1931 年 10 月。

人的官能活動主導其靈修生活。如果我們肯定這些人也有神祕生活，那就分明在反駁她了。

因此，這些人通常是沒有神祕生活的。然而，我們既然承認天主可能直接介入外教人士的心靈，那麼，對於這些有聖寵的教友，天主不可能直接介入其心靈嗎？為此，我們必須把以上這肯定的說法再清楚地加以說明。

1. 首先，天主特賜的干預，既然能施與外教人，自然會、而且會更頻繁地施予奉教人。但不論這些特恩如何頻繁，這些人還是不能升到第三住所以上，而且他們還可能陷入大罪中。主耶穌在描寫最後審判時，曾提及有些人因祂的名說過預言，向祂苦苦哀求，然而主耶穌卻回答說，祂不認識他們。

2. 聖道茂在論及聖神在人靈內的聖化工作時，認為理智即使受到信德及灌注性明智的光照，也「不能得到一切必須知道的知識，並使自己免入岐途。唯有全知全能的天主才能給我們藥物，以治療我們的無知、遲鈍、精神上的愚蠢、心硬，及諸如此類的疾苦。天主賞賜我們神恩就是為了救我們脫離這些疾苦，使我們有能力順從天主的啟示[15]。」

人僅靠超德和善行，尚不能完善到足以達到自己超性的終向，他總是需要有天主聖神從上而來的靈感予以推動才能達成[16]。

從以上的論點，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的結論：任何超性的行為，都必須有聖神透過神恩的直接介入[17]。至少應該承認，要從事某些

---

[15]《神學大全》，Ia, IIae, q.68, art.2, ad 3um。

[16]同上。

比較困難的行動，要躲避某些誘惑，也就是說，要在靈修生活的各階段保持在聖寵的境界內，聖神的介入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見，在前三住所中的人靈內必有聖神的介入。

然而，聖神在這裡的介入並不產生狹義的神祕生活，因為神祕生活不但包括天主以神恩來介入，而且這些介入還必須對德行的活動起主導作用。然而這些初步的介入終究還是朝向更高超的介入前進。

3. 人的本性的提昇是漸進的，天主的智慧自始至終也是強力又溫和地領導一切。祂為未來作準備又預告未來的情況。祂不會在把靈魂安置在特定的境界之前，不預先在某種程度上作好準備。聖女大德蘭在經常性地享有對天主聖三神視的很久之前，已多次獲得這種福份。在享有第四住所中的安寧性靜禱之前，通常也都預先有短暫的安寧境界。

聖女大德蘭再三強調，靈魂在靈修上的進步與人身體的成長不同；人的身材不會再縮小，但靈魂卻會時上時下。靈魂在這種不時上下的情況下，雖然已進入某一住所，但還是會退步，或是進步而上升至更高住所，這都是很正常的事[18]。

許多人的經驗證實，熱心的人有時會短暫地升入更上層的住所。除了那些通常而言是崇高的神祕聖寵（例如皈依的聖寵），即那些往往被用來標示靈修生活的開始、並向人靈顯示他將來所要達到的境界的聖寵之外，尚有其他更常見、卻更不易察覺的聖寵。例

---

17 請參閱《神學辭典》中之〈聖神神恩〉條，加岱神父綜合敘述神學家們對這一點的論述。

18 參閱本書第一部〈緒論〉，第九章〈靈修的成長〉。

如有時人領過聖體，感到一陣安寧，有時人瞻仰聖龕而感到超性的心神收斂。這些情況是很多熱心教友都能感覺到的，也許是全體熱心人士在不同場合中都可以經驗得到的。這些超性的事實存在於靈修生活中，靈魂在每天的戰鬥和神枯中幾乎意識不到，認不出它們的可貴性，也不敢以此為望德的基礎而企圖進入更高的靈修生活。只有深思熟慮的神師才可能告訴他所領受到的神恩有何價值，並且謹慎地幫助他準備去領受那些將來要賜給他的更高、更多的恩惠。如果我們不提醒他去注意這一點，那麼或許他終其一生會認為神祕聖寵是專門給特選者的奇異現象，而與他自己是毫不相干的。

㈢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指第四到第七住所。在這個階段中，神祕生活得到充分地發展。對此我們首先應該探討：

1. 是否有許多人達到了這個階段？

我們來看看聖女大德蘭對此有什麼想法。

聖女告訴我們，有許多基督徒「處於城堡的圍牆外面[19]」。這就是說，他們不處於聖寵的境界。也有許多人（難道不是大多數的人嗎？）住在第一住所中，度著基督徒的生活，以外在的幾種形式來維持教友生活，很少關心內在的愛心動向，也很少想到天主。

在第二和第三住所中居住的人關心神業功夫，但據聖女大德蘭說[20]，很多人不能越過第三住所。

---

[19]〈第一住所〉，第一章，818頁。

[20]《自傳》，第十一章，113頁。

聖十字若望對這一點說得相當清楚：

「誠心投入靈修生活的人，並不都被天主提昇到靜觀的境界，甚至連一半的人都沒有[21]。」

這一大半的人都停留在第三住所中，他們都不認識屬於第四住所中的靜觀。

所以絕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沒有進入神祕生活。

能進入第四住所的人，便是精英了。這些精英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

但是，我們也不要把組成精英的教友數字壓縮得太小了。聖女大德蘭肯定地說：「有許多，對，有許多靈魂達到了這一等級[22]。」聖十字若望論及這同一階段，用的也是同樣激勵的語氣。

如果我們觀察一下在我們的時代中，人們對天主普遍地感到饑渴，他們忠於靜禱，熱愛靜默和避靜，渴求靈修知識和德行的真正果實；在我們看來，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對他們時代所下的結論，同樣可以應用到我們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對靈修的更新是充滿希望的。

2. 但是，加爾默羅會的大師們又補充說：

「有許多，對，有許多靈魂達到了這一等級。然而，很少有人能超越它而更向前進的。我不知道這是誰的過失[23]。

---

[21]《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7頁。

[22]《自傳》，第十五章，146頁。

[23]同上。

這就是感官淨化的黑夜。在此以後，有些人還得進入一個心靈上更陰暗的黑夜，以能進入與天主以愛情相結合的境界。（這境界並非大家都能進入，通常能進入的僅是少數。）對於這少數人來說，淨化的黑夜往往伴有極大的考驗[24]。」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把那些達到超性靜觀的人，清楚地劃分為不平等的兩組。第一組人數較多，包括那些留在第四住所中的人，他們有斷斷續續和不完善的靜觀，感官所受的淨化不太強烈，而時間卻延長了。第二組包括少數受天主特寵的人，他們的心靈已然經過淨化，而成為真正的靈修者。那麼，在這些已相當崇高的境界中，為什麼還有一些人停滯在原處並遭遇失敗呢？他們缺少的是慷慨之情！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都這樣回答：

「我靈魂的主！我的幸福！當靈魂決心要愛祢，要盡可能捨棄一切好能全心侍奉祢時，祢並沒有使他立即享受達到圓滿愛情的喜樂，這是為什麼？我說錯了。我應該悲嘆地說，為什麼我們自己不願意？因為我們若沒有立即達到這樣崇高的地位，其過失完全在我們……但是，是我們把自己估計到這樣高的身價！……我們如此遲疑於把自己徹底地奉獻給天主，因此我們終不能準備好自己去接受這恩寵[25]。」

聖十字若望也竭力強調說：

---

[24]《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四章，西普連神父譯，呂西盎神父編，537頁。

[25]《自傳》，第十一章，103頁起。

「現在我們應該指出，為什麼達到這崇高境界的人如此之少。我們要清楚知道，原因不是天主把這鴻恩僅保留給幾個靈魂。其實祂願意大家都能獲得；然而，祂要完成這樣尊貴崇高的工作，所找到能用的器皿實在太少了。祂想稍微考驗他們一下，卻感到器皿太脆弱了；這些靈魂沒有耐心、忍力，只想逃避痛苦，連一點神枯和刻苦都不願接受。由於這些原因，天主認為他們連淨化的初步聖寵都無力承受，於是只好停止，不再淨化他們[26]。」

聖人又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寫道：

「關於所說『很少人獲得』的這句話，應該注意原因，就是很少人知道並願意進入這極端的一無所有和心靈虛空的境界。由於攀登全德高山的途徑既高又窄，所以要求登山者不要帶妨礙進程的累贅行李，不論是屬於世物的，還是屬於精神心靈的，都應拋棄[27]。」

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的〈序言〉中，他申明著書的目的是：

「為了許多靈魂的重大需要。這些靈魂開始走德行的道路，吾主也要把他們置於這黑夜之中，以能從那裡走向與主結合的境地。他們沒有走得更遠，有時是因為不願進入或不讓人領進，有時是因為自己不清楚情況，又找不到有能力、有知識的嚮導

[26]《愛的活焰》，第二節，961，962頁。

[27]《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七章，西普連神父譯，呂西盎神父編，144頁。

帶領他們登上頂峰[28]。」

由於缺少知識，尤其缺少慷慨之情，所以崇高聖德的陡峭山路就很少有人問津。

大師們關於靈修道路的觀察，證實了「愛的天主不被人所愛」的嘆息。然而，祂仍然召喚我們每個人到祂內心深處的活水泉源暢飲，因為祂要我們人人都成聖！

[28]《攀登加爾默羅山》，〈序言〉，西普連神父譯，52頁。

第九章

神學和超性靜觀

靜觀的研究今日正風起雲湧，這股潮流雖為人所樂見，然而多少也帶有危險性。這種充滿愛的認識，本身有其單純性，又有其面貌之多樣性，使不同性情、背景的人對之都讚嘆有加，然而各人只看到自己心儀的一面，而予以強調，並以自己的思想喜好加以詮釋，結果都歪曲了超性靜觀的概念。這種危險至今還沒有完全消除。

這景象看來有點奇特，但也實在令人感動！現代的一些思想家，而且不在少數，想求助於靜觀來幫助他們走出因自己的不可知論所造成的困境。他們中有人竟認為，理性的得救，要靠那能超越既有認識及表面現象而接觸到事理真相的靜觀。

對這些哲學家來說，神祕靜觀是一種直覺的認識方式，既高超又深入。要達到這種境界須借助某種苦修及一些尚不明確的影響力，因此，在其路途上仍佈滿著一些飄流不定的因素。有些宗教有利於神祕靜觀的發展，而天主教在這方面則有令人鼓舞的成就。然而，這種認識方式並不是某一宗教的特權，它更不依附於任何信條。在這種意義下，神祕靜觀僅僅是一種崇高且令人讚賞的理智活動而已。

對另外一些思想家、富有經驗的心理學家，以及敏銳的藝術家來說，靜觀是一種比其他情緒更深的感動，是一種活的氣息，是一種至純的活力，其形式多采多樣，在各宗教中都可以找得到，與任

何信仰甚至宗教行為無關。他們又說，冰冷的理性及乾枯的信條，與神祕靈修者火熱的生活及果敢的自由不正是相對的兩極嗎？

所有這些思想家，正如聖女大德蘭所說，是「可以作我們朋友的好人」。為了尋求光明，或出於心靈深處的需要，他們嚮往靜觀和靜觀者，對聖十字若望、聖女大德蘭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都表示深切的仰慕。然而，他們在探究這些大師時，卻忽略了大師們的信仰內涵及其對教會的服從。他們想以經驗主義的方法去實現靜觀的願望，夢想人類能有一種沒有信條的神祕生活，沒有神學的靜觀。

另有一種錯誤，不像以上所說的那樣明顯，卻屬於同一類型。就是有些教友，他們一般都很熱心，卻沒有知識。他們在靜觀中僅抓住愛情或情感的作用，而把能達到靜觀的信理研究看作毫無用處。他們是感情用事的人，認為靜觀只是長時間地抒發感情，除非人受寵在與天主親密的交往中，否則很難品嚐到真理。

與感情用事相反的，則是典型的理性神學家。他是可敬的、成就斐然的學者，聰敏過人，甚至有深刻的思想；他對靜觀以神學家的思維來思考，又以行動來對人宣講和指導。他孜孜不倦，鑽研理論，他不重視聖道茂和聖十字若望已闡明重點之思辨性教理說明，卻精神可嘉地要對抗未經信理光照的情感性靈修。他宣講「研究」是何等重要，他努力普及神學，這本是一件嘉行。但是他依靠的是個人經驗，而其經驗又非常有限，他肯定所有高超和健全的靈修都少不了神學的素養，於是他通常以神學來判定靈修的價值，並以文化表現、甚至知識水準來評價靈魂、修會或靈修派別。因此，凡是不屬於他的派別的知識，若不遭他蔑視，至少也被他低估，或被他視為感情用事、帶有危險性。他也許懷著最大的善意，但沒有想到卻用神學把靜觀給束縛住了。

我們把這些錯誤也許說得太明確了。這些錯誤實際上通常沒有清楚地用語言表達出來，只是顯露出這些傾向而已。然而還是相當明顯也相當危險，因此我們不得掉以輕心。基於以上的原因，我們必須說明神學和靜觀的關係，並從中得出一些實用的結論。

神學和靜觀的對象同樣是天主的真理，然而兩者趨向天主真理的方法不同，因此不能用同一方式去加以掌握。神學用的是在信仰光照下的理智，思考的對象是信理的真理，就是用人類語言完美地表達天主的真理，因此表達方式還停留在類比性的說法上。靜觀則不同，它憑藉的是被神恩提高了效能的信德，因此它能超越信理條文的外表，直接進入到天主真理的實質之內[1]。

兩者的對象是相同的，但掌握真理的方式不同，這說明了神學和靜觀的緊密關係。我們以此為基礎，把這些關係更清楚地加以闡明，以能對兩者都有益處。

1. 靜觀受助於神學

首先應該指出，靜觀是受助於神學的。因為靜觀通常必需先接受神學所提供的有關啟示真理的信理條文，才能達到天主真理的本質。

這主張更重視我們前面所提出的論點：要發展一般的靜禱生活，必須先研究信理神學的真理[2]。事實上，我們現在所要談的是超性靜觀，而有些現代哲學家竟想把它和一切信理神學區分開來。

這些思想家衷心承認天主教神祕學派的成就和優越性，我們認

1 參閱本書第三部，第七章〈靜觀〉。

2 參閱本書第二部，第五章〈靈修閱讀〉。

為，他們本當重視自己推崇備至的靈修者所作的見證。這些偉大的靈修者個個都以心態和言語，表示他們絕對服從教會的信理教導。

聖女大德蘭經常並且有力地強調她自己對教會和神學家們的服從心態。這裡似乎已沒有必要再引證她確切的文字了。

至於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她維護正統觀念不遺餘力，不但拒看異端思想的作品，甚至只要作者反抗主教，她就拒絕過目他的著作。

對她們而言，要尋求真理的天主，其首要條件就是接受教會所教導的啟示真理。啟示的真理能給我們光照，並引導我們到達天主。這光芒應時刻照亮我們的道路，並讓我們在黑暗中瞥見目的地。人若在思想上不肯信從信理的內容，這種心態本身就摧毀了信德和愛德。這兩樣超德正是超性靜觀的有效工具，沒有它們，就不可能有靜觀。即使在例外的情況下，理智應該接受的真理可以縮減到最小限度，但是在任何情況下絕不可廢除信理中的明確真理，因為這是信德的根基所在[3]。

我們必須進一步指出，信理條文不僅是天主真理的類比性表

---

[3] 拒絕接受已認識的啟示真理，總是違背信德的罪。但我們應該指出，在信理的真理中，僅有幾條是核心的，是對信德和超性生命絕對不可或缺的，它們是：有關天主的內在生命（聖三）和基督是天主和人間的中保的真理。其他的真理是規誡性的，它們也不可加以忽視。

有時只對核心真理有默認式地接受，就已足夠。這樣就能解釋非基督徒也可能有超性生命和真正的神祕聖寵。參閱：聖誕．厄里則神父〈伊本阿拉比的神祕經驗是否是超性的？〉，載於 1931 年 10 月《加爾默羅會的研究》；尤其請讀 162-169 頁的神學結論部分。

達，即天主真理的象徵或自然符號，其本身也已含有天主的真理。信條不但像路標一樣引領我們到達真理，而且在我們接受它的時候，它就把自己內藏的真理給了我們。

聖十字若望在他的《靈歌》第十一節中寫道：

「晶瑩的水泉啊！
但願在你銀亮的水面上，
突然顯示出來
那雙令我全心渴望的眼睛；
其輪廓一直深藏我心！」

聖人註解說：

「靈魂把信德的條文和主張稱作鍍銀的表面。為清楚地懂得這首詩和其他的詩句，要注意到：信德教導我們的主張可以比作銀子，至於真理本身及其所包含的實體則比作金子。我們今天所相信的實質性真理，被信德的銀子所包裹和掩蓋着，要無遮無掩地享見它，必須等到死後的生命，那時我們將瞻仰到信德的純金。

因此，信德把天主本身給了我們，並使我們認識祂。當然，天主仍隱藏在信德的鍍銀表面之下，但這並不是祂沒有真正地把自己給予我們。就如一個人把一個鍍銀的金瓶送給我們，儘管瓶的表面是鍍銀的，他送的確實是一個金瓶……[4]。」

信理的條文和天主的真理之間的密切關係，說得不能比這再清

[4] 《靈歌》，第十一節，737-738頁。

楚了。條文不是空的，它滿含着天主的真理。

靜觀者在現世，儘管是以一種不完備的方式，畢竟還是透過語言的鍍銀表面，進入真理實質的金子裡。這就是聖十字若望在接下來的註解中所說的：

「『那雙令我全心渴望的眼睛』，這話猶如我們以前所說的，指的是天主的光芒和天主的真理。我們再說一遍，這些光芒和真理，是以模糊和晦暗的方式，在信德的條文中提供給我們的……那雙令我全心渴望的眼睛就是指真理，這些真理使他感到至愛的那一位如此鮮活地臨在，而自己是祂目光不斷注視的對象……[5]。」

可見在聖十字若望的思想中，真理的純金和教條的鍍銀這兩個要素，在現世是分不開的。要找到天主的真理，就得致力於研究教義的條文，因為條文既表達真理，又包含真理。任何與此相反的說法，不但與十字若望著作中的某些段落不合，更使他整個的理論和他一貫的個人行為也成為無法理解的了。

因此一切沒有信理的神祕學論著都違背了聖十字若望的理論，也與靜觀的本質不合。不論那些學者們的直覺能力有多大，要越過本性靜觀和超性靜觀之間的深淵，只憑經驗方法是不可能的。除非藉著信德接受信理，以及藉著天主透過聖神的恩賜所賞給靈魂的特殊性的援助[6]，沒有人能達到超性的天主，其心靈也不會被祂轉化。

儘管我們嚴厲地批判了本性神祕學的這些理性傾向，然而我們不能不對他們心懷友善之情，因為他們這種論點是出於內心的真誠

---

5 《靈歌》，第十一節，737-738頁。

和對神祕學的敬愛之心；同時也由於他們給現代哲學輸入了靈修的氣息，而使之閃耀出希望的光芒。

現在我們讓一位傑出的思想家以更妥切的言辭，來說明靜觀必須附屬於信理的理由：

「十字若望的靈魂忠於教會的教導。他內心最深的經驗都符合神學的論點。從理智方面來看，雖然在人內心的實際真理與表達在外、隱藏在信理條文下的真理，兩者之間的聯繫是神祕的，但是，真理都是一樣的圓滿。信德首先確信這真理，然後藉著進入黑暗，進入奧祕，進入超越人的分別與差異的輝煌神光之中，活出這真理。基督徒賴以生存的這千年傳統，豈能只是一個外在包裝，一旦靈魂得到聖化，難道就可以將之當作空殼子而丟棄嗎？我們應該認為這傳統既是靈修成長的起源，又是它不可缺少的營養，這種想法豈不更真實、更合理嗎？更進一步地說，從聖十字若望的理論，我們已隱約看見在條文和信德生活之間，所有人為和表面的分歧已經得到化解而互相結合了。就如在主動的黑夜中可預感到被動的淨化黑夜；同樣，靜禱已悄然在默想中出現；反過來說，在深邃的靜禱中，靈魂又回到思想上的推理活動，難道能說靜禱已被拋棄了嗎？返回

---

6 馬里旦（J. Maritain）以其慣有的熟練方法，對印度那些以非常高超、出於本性的方法對神的認識能達到什麼程度，加以研究。根據加爾默羅會大師們的講述，本性的神祕者，無論他們的天賦如何高、如何靈活，如果沒有神恩的特殊幫助，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達到真正的、灌注性的超性靜觀。參閱：《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年10月：〈本性的神祕經驗與虛空〉，馬里旦著。

默想時，內心持久的祈禱生活豈不時常支持著思想並增強其活力嗎？許多神學著作，甚至哲學著作，就是在靜禱心態下完成的。當十字若望註釋他的詩歌並創立靈修生活的學說時，神秘生活的靜默和推理的言語之間的人為差距，全然不能阻礙天主聖寵的經過。因此，當十字若望從聖經和教會的教導中汲取思想來表達自己時，從他清楚明晰的言辭中不但見不到陳腔濫調，反而在看似超性的言辭下，見到被天主占領的靈魂之真實面目。

還有，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與談論基督的歷史，無疑是兩件不同的事。活出天主聖三的生命與算術家甚至神學家的談論聖三，也完全是兩件事。但是其內容的確是耶穌基督和天主聖三，也就是說，以人類明確的文字來表達啟示的真理，尤其是以超人類的圓滿程度來表達的。《愛的活焰》第二節及其註釋說明了這一點：

美妙的灼傷，醉人的創傷！
散發著永生的幽香！

聖十字若望接著寫道：『這裡靈魂雖然以不同的稱謂稱呼天主聖三，因為聖三的特性與效能各不相同，然而所指的仍是同一本體。我們可以用以下的話來看這層意思：祢把死亡變成了生命。由於在可敬的聖三內只有一個獨一的作為，因此靈魂把一切歸功於唯一的本體，也共同歸功於三位』[7]。」

---

[7] 〈聖十字若望的靈魂〉，法國埃克斯省（Aix-en-Provence）大學的哲學教授巴立亞（M. Paliard）著，這是在聖人誕生四百週年紀念會上的演說辭，載於《聖十字若望和當代思想》，加爾默羅會出版社。

2. 靜觀超越神學語言

超性靜觀既依靠神學，又超越神學的語言，因此聖十字若望稱之為「暗梯」。靜觀深入到真理本身，由於靜觀超越一切類比性的表達，所以可以說它的專有領域是天主真理的晦暗奧祕。因此，當靜觀以其全力來展現自己時，據聖十字若望說，這種神祕的智慧

「具有把靈魂藏在自己內的特性。因為除了一般性的作用以外，這智慧有時把靈魂深深地吸引住，使他沉入自己奧祕的深淵，致使靈魂清楚地意識到，他所居住的地方遠離萬物，他似乎被放在既深又廣的曠野中。這裡渺無人煙，無邊無垠。靈魂愈是感到它深遠、廣闊和幽靜，便愈感到它悅人、有味並可愛。靈魂在這裡看到自己已被提昇而超越一切短暫的世物[8]。」

這短暫的經驗指出靈魂被靜觀高舉所達到的境界。

靈魂被高舉在現世的萬物之上，同時又獲得超性的知識。聖十字若望接著說：

「於是，這無限的智慧把靈魂如此高舉並使他成長，同時使他滿懷愛情的學問[9]。」

這暗梯或靜觀，其實基本上是

「隱密的智慧，如聖道茂所說的，是藉由愛情把自己通傳和灌注給靈魂的[10]。」

---

8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西普連神父譯，611-612頁。

9 同上，608頁。

10 同上。

聖人又說：靜觀

「在這裡被稱為階梯，因為它是愛情的學問，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是滿懷愛情的天主把它灌注給人的。它以愛情照明同時燃燒人靈，使人一級一級地升向天主，他的造物主[11]。」

這提高、照明和灼熱靈魂的愛情學問，並不經過人的理智；它是單純、普遍和靈性的光，出自那位居靈魂深處的天主。天主以祂所施予的愛情，熱忱地教導靈魂。

在這從黑夜裡湧流出的清澈水中，人靈

「發現一種令人讚賞的智慧，其中不僅充滿了深不可測的奧祕，還可稱之為神妙的總體。按照達味的話來說，『天主的山是富饒的山、肥沃的山、多產的山』（詠六十七16）[12]。」

在人靈看來，基督的奧祕尤其像

「一座豐富的礦山，充滿著無限的礦藏和無數的珍寶，真是採之不盡，絕不枯竭。更有甚者，在山的每一個起伏處，到處都是新的礦藏和珍寶。聖保祿宗徒因此說：『在基督內蘊藏著智慧和知識的一切寶藏』（哥二3）[13]。」

這就是靜觀帶給靈魂、並透過靈魂賜給教會的無限豐富的神光及知識。

---

[11]《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西普連神父譯，616頁。
[12]《靈歌》，第三十五節，876頁。
[13]同上，第三十六節，880-881頁。

天主透過基督和宗徒們把要給我們的啟示真理交給教會，使教會在聖神的幫助下，仔細地探索這真理的寶庫，闡明其蘊藏的真理，並用清晰明確的文字表達出來，使教友都能有所認識。

對於這闡明的工作，神學貢獻出在信德光照下的理智所能有的能力與邏輯；靜觀的貢獻則在於其愛情的巨大洞察能力。神學家推理、演繹，將真理概念化，並形諸明確的文字；而靜觀者則探索到真理鮮活的深奧之處。兩者都為同一目標努力。然而，我們認為神學家的推理善於把所獲得的見解組織起來，而靜觀者的愛情則更為敏銳，常有先見之明，而成為大膽的偵察先鋒。多少世紀以來，信理的闡明史證實了這一論點。聖保祿自稱為基督的宗徒和使者，正是他以靜觀者的目光為我們闡明了基督的奧祕。同樣，對於大部分的信理，尤其是有關聖母特恩的信理，其解釋也得歸功於靜觀者。靜觀者走在前面、探索並引導，而神學家跟隨在後，確立真理。

3. 靜觀的光照須接受神學的檢驗

靜觀所肯定的道理，尤其是有關信理的，神學必須加以檢驗。神學所呈現的是教會的訓導，是啟示寶庫的守護者。靜觀者的靜觀境界無論有多高超，都得把他的光照放在神學的檢驗之下。

所有偉大的靈修者都遵循了這項原則。聖十字若望在《靈歌》的〈前言〉中說：「這些詩句是在愛情的影響下和豐富神祕的光照下寫成的。」聖人立刻又接著說，連同他為詩句所寫的註解，全部都交給「慈母聖教會去審定」[14]。

聖女大德蘭確實感到天主臨在於她的靈魂之內，並在與主結合

[14]《靈歌》，序言，674-675頁。

的聖寵中，對這種臨在方式有所認識，但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感覺，要等到一位知識淵博的神學家以教會之名確認了她的感覺後，她才欣然釋懷。

所有的靜觀者，不論境界有多麼高超，都可能在某一點上出錯，而教會是不會錯的。

那麼，一個初度靈修生活的人或只是在進步中的靈修者，他的靜觀時斷時續，對自己和天主有怎樣的關係都有可能弄錯；他的知識，即使是完全超性的，也會因官能沒有淨化而受到污染和幻覺的影響；而他又沒有必要的本性能力加以表達，這樣的人又該如何呢？一個人若驕傲地自以為天主與他有交流，並得意地表示從中獲得陶醉，他只注意有神光照亮的某一點，而把其他各項都隱入黑暗之中；若人有了這種虛假的或至少不完善的靜觀，而又不接受神學的檢驗，那麼他就不能不陷於錯誤中了。許多異端邪說或錯誤的靈修運動，其起源也許是真正的靜觀經驗，但由於驕傲，不願服從教會的訓導，於是神光便變了質；而這神光原來是應該納入信理的綜合體系和教會的生命之內的。

4. 靜觀有其生動的靈性語言

神學對靜觀的光照進行檢驗；然而為了能將這些光照納入神學思想的體系之中，神學謹慎小心地不使那賦予這些光照活力的生命氣息稍有減損，就連其表達方式也句斟字酌。神學在以文字表達靜觀內容方面，的確煞費苦心。

神學既然是天主真理的保管者，因此必須時時留意使真理在人的思想中保持正確的表達方式。神學的文字和條文是精確的，所以不得經常變化。神學的工作是在思想上要清楚，在表達上要精確，

因而，面對熱情洋溢的神祕經驗，有時會感到不知所措。

靜觀者所表達的是對天主奧祕的個人深刻經驗。如果靜觀是真實的，那麼，他從經驗中所帶來的神光就是確實的。然而，靜觀者往往是在熱情中獲得這種神光，他又不能把這光和熱情分開。在這些對天主的經驗中包含著一些強有力同時又不確定的因素，這原是無限的印記。由於這些經驗來自人靈深處，取了人的形式，並引起所有官能的震撼，因此在表達時，也會使用個人最深、最強，和最獨特的方式。在官能的震撼下，其表達方式完全依賴神祕靜觀者個人性格上的優點和缺點而走。

這種表達方式不透過概念性的語言，因為這種語言過於精確，無法表達靜觀者隱約看見的豐富事實，也無法傳達整個人所承受的震撼；因此靜觀者只得求助於圖像、象徵和意義不甚明確的文字。這種文字意義更廣泛，限制性小，所以更適合於表達無限的內涵。神祕靜觀者的經驗往往以抒情性的詩文來呈現，把自己從靈憾中所獲取的熱情和甜美力量全部傾注於字裡行間。

如果這種神祕經驗非常崇高，而且它所碰觸到的是已淨化過的靈魂和官能，同時它也找到精鍊的智能將它自己正確地傳達給我們，那麼它所帶給我們的是身與心都豐富和諧的人靈，這人在無限天主的神光與觸動下雀躍歡唱。人間再也找不到比這更有力、更細膩的抒情詩文，或更崇高的詩歌；這詩歌以天主的氣息作為自己的生命，流露出特有的韻味，這詩歌也是人的創作，因靈魂的不同而多姿多彩。

且聽聖女伏利諾的心聲，她生性剛強、激烈，言辭中迸射出烈焰，她無法抑制她那洶湧的懺悔熱情和被天主灌注的滿腔愛情。又如聖女潔如（ Gertrude），她溫柔而晶瑩，她清澈多情的目光猶如

鴿子，她的舉止言談都按照本篤會的精神，平和而安詳。聖女大德蘭則熱情洋溢，光彩奪目。她的願望沒有止境，而她的勸導卻小心謹慎。她的靈魂高尚，心理平衡，為人正直、慈祥又神聖。她是人間最具體、又最具普世性的天才。我們也認識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她自稱不過是只有絨毛的雛鳥，但卻具有老鷹的眼睛和偉大靈魂的目光和心胸。因此，當她用童音歌唱聖言的光芒和聖神的愛情時，卻產生了無比強烈的效果。最後，再看我們的導師和神祕聖師十字若望，他能察覺愛情的每一顫動，分辨出神光的反射。他又能以自己的神學知識和諧地加以整理、詮釋，最後以熟練的藝術家和詩人的技巧表達出來，而其技巧卻又絲毫不損及啟示的靈感氣息。

即使從事超性靜觀者不能如這些聖德的巨人一樣，給我們帶來如此完美的表達方式，但也能在其以生命和光照所充實的靜觀中，對真理有所體驗，並將這種親身體驗以文字表達出來；文字內充滿力量與熱情，能打動人靈深處，結出良果纍纍。有時候，他也會牽就動力而捨棄技巧，或為了成全生命力，而放棄精確度。但聖十字若望寫道：

「如果一種音樂像另一種一樣，都不能激發人行善，那麼即使另一種較好，又有何用？人儘管在宣講奇妙的事，然而意志沒有受到感動，聽過也就忘記了[15]。」

有真正靈修經驗內容的言辭雖然樸實無華，缺乏說服人的技巧[16]，卻富有極強的效果，因為它是活水，是信德使那居於人靈內的

---

[1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四十五章，西普連神父譯，466頁。
[16]格前二4。

聖神活泉噴湧而出的活水。

我們還可以繼續區分靜觀和神學在表達上的不同，並強調神學的成果，即信理條文，是以人類的思想語言、用明確可靠的方式表達出來的天主真理；而神祕靜觀者的語言則是試圖把對天主真理的經驗，以具有生命的方式表達出來。

然而，為什麼繼續將兩者區分、對立？其實重要的是將兩者相互結合，因為只有當兩者在靈魂內結合時，才能造就出各時代深邃的思想家和偉大的導師，其中不但有無數聖保祿和聖奧斯定，也有許多教會的教父們。他們以生動感人又鞭辟入裏的言辭，建立了基督教會的思想體系。天主聖神把這些聖人安置在歷史的每一個轉折點上，讓他們領導基督徒邁向這最高的目標，就是建設教會。

5. 神學須對前進中的靜觀提供協助

靜觀的道路有時是危險的，而且經常是痛苦的，所以神學對靜觀尚有另一種幫助，就是在靜觀的路程中加以修正並給予支持。

我們現在要談的題材甚為棘手，但願不要因用詞不當而陷入錯誤之中。

神祕經驗對靈魂的各個官能都會造成影響，但由於此經驗出自愛情，並且不明確地反映出天主的無限性，因此似乎在逃避思想上的理性框架，因為這框架以其明確性和局限性來限制它，因而它轉向更能接受這種經驗的內外感官，並在感官中展現其豐富的內涵和生命。因此靜觀者在初期會發現其理性生活有一定程度的減退和乏力，同時感到天主的神味傾注於感性官能上，充實並增強了它們的活力。有時還能有一個明顯的傾向，就是喜歡用感性的靈修活動而捨棄理性。因此，這些初度靈修生活者只想成為神祕靜觀者，而幾

乎反對理性。

這種情況可能有嚴重的危險，因為可能陷入光照主義。光照主義者貪求靈修的感覺性表現。他們在精神和靈修生活的每個階段中都不斷尋求感覺性表現的光照和支持。然而，人若要達到心緒平衡，必須在各種情況中，由理智來領導，尤其在神祕生活的神味和神光領域中更應如此。聖十字若望每逢事情混有奇特的表現時，他總是表示要尊重理智，要求理智來仔細查明真相[17]。

上述的危險可能嚴重地損害靈修生活，而唯有對啟示的真理加以研究才可以避免這種危險。研究啟示的真理同時可以給理智提供所需要的營養，防止它衰弱貧血，也提供給理智方法，使它善盡檢驗精神生活的責任。

有時，天主大量地傾注聖寵在感官上，使感官感到陶醉，可是非常痛苦的反應卻接踵而來。當神味的感受已成過去，感覺官能和理智感到不知所措，而驚慌不安起來，因為在聖寵的傾注之下，感官和理智只感到被動，而不知原因何在。我們知道聖女大德蘭在奇異的聖寵之後所有的焦慮。靈魂這時感到異常空虛，在領受豐富的神味以後，這空虛顯得更為黑暗，也更寂靜。然而人愈感到空虛，就愈需要支援，並核對是非。

厄里亞先知為了逃避依則貝耳的狂怒，在曠野中走了一天路程後，說：

「上主，現在已經夠了！收去我的性命吧！因為我並不比我的祖先好[18]。」

---

[17]《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九章，221頁。

先知在加爾默羅山上彰顯了雅威的光榮，又在聖神的大能下，跑在阿哈布的馬車前面。經過這一切之後，他卻感受到上述的厭煩和不安，聖經指出，「厄里亞是一個和我們一樣會感受到痛苦的人」。

天主前來援助厄里亞，祂打發一位天使給他送來神奇的強身之餅。對於那認識自己極為卑賤的靜觀者來說，天主也會送來教義之餅。一旦靜觀者有了岩石般的堅定信仰，有了不能錯誤、不能虛言的天主所啟示的確鑿真理後，在這樣的基礎上，他自然可以在焦慮中找到平安，找到不變的神光，和忘我的態度，以配合所領受的恩寵。

我們現在才明白聖女大德蘭為什麼在耶穌成為她的一本活書以後，那麼渴望與神學家們接觸。她有幸結識了許多當時一流的神學家：如被稱為亞味拉之光的依巴內茲神父、為她指明天主臨在於她靈魂內的巴隆神父、美地納的道茂神父、曾是她的常任顧問並被她推薦到薩拉曼卡大學去任教的著名巴聶茲神父、才能出眾且神恩豐沛因而受到她特別敬愛的托雷篤神父、她的神師古嵐清神父，以及聖十字若望——她的靈魂之父，也是對她幫助最大的神師之一[19]。

對這些自己靈魂的真正恩人，她曾不斷地表示感謝。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她特別請求大神學家們引導她的靈魂[20]。

聖女大德蘭的女兒們也仍與神學家保持聯繫。薩拉曼卡大學中

---

[18] 列上十九 4。

[19] 1578 年 12 月底於亞味拉，給耶穌．亞納的信，《書信集》，卷三，120 頁。

[20] 參閱本書第二部，第八章〈靈修指導〉。

的大師們都對那些像耶穌・亞納那樣一流的靜觀者表示敬重。這些大師中有古利亞（Curial）、安道里內（Antolinez）、路易・來翁（Luis de Léon）和巴聶茲等人。路易・來翁說，耶穌・亞納所知道的比他執教多年所知道的還多。巴聶茲在答辯他自己的神學論文、結束他的論證時，說：「即使沒有其他有利於這種想法的佐證，但只要知道耶穌・亞納修女也贊成這種意見，在我看來，證據已經足夠了。」

神學和超性靜觀是互相尊重、相輔相成的。

神學應該尊重靜觀，因為靜觀以更圓滿的方式去掌握靜觀與神學的共同對象，並能產生更深的效果。神學能造就學者，而靜觀則能造就聖人。

我們在本章開始時曾談論過理性主義的神學家似乎對超性靜觀缺乏應有的尊重。當然，他們都很有學問，理論上不會不認識靜觀的價值，然而他們的信念並沒有在具體的判斷上落實。如果我們沒有誤解他們的話，我們認為這種反常的想法是由於他們實際上混淆了神學性的靜觀和超性的靜觀。

神學家的使命就是潛心研究信理條文。在工作中，他獲得高超的喜樂，在真理被發現或更加釐清時，感到自己的官能歡欣雀躍。有時候，他會綜觀一端宗教的奧祕，而讓理智欣慰地安息其中。既然在研究過程中，他往往感受到超性的幫助；而他的理智通常習慣於清晰明瞭，難以忍受超性靜觀的昏暗，這昏暗對他是一種痛苦；因此，他怎能不把在神學性的靜觀中所經驗到的快樂和超性靜觀相混淆呢？

這種神學家要從事超性靜觀會有以上的困難，因此在他的思想

中，超性靜觀便成為特異現象，是專為少數有特寵的人所保留的。他在聖十字若望和其他神祕學家的著作中，只著眼於他們給我們的清晰教導，而不去看他們與天主的親密生活通常都是在神枯和黑暗中度過的。這黑暗正是他們所觸及的信德的主要對象，即天主奧祕的黑暗。

這種神學家若以這種心態來指導靈魂，必會在應用上產生錯誤，我們猜想這些錯誤可能是很嚴重的。

從事神學性靜觀與從事超性靜觀，靈魂的合作方式有所不同。神學性的靜觀需要用理智的活動，而超性靜觀尤其要用寧靜的自我交付和謙遜的精神來維持。

若要以神學性靜觀所要求的理智活動去強求每一個靈魂，那就會在許多已經達到超性靜觀的靈魂內造成混亂，既違背他們的需要，也違背天主對他們的旨意，剝奪了他們的靜觀，也剝奪了他們在信德的晦暗中所獲得的安寧和利益，使他們的靈修生活退步。天主要在靜觀中轉化他們，但他們必須先放棄自己的一切掛慮，停息官能的一切活動。以上這些理性主義者不了解聖十字若望的教導，他們強調聖人教誨中最堅實的神學理論，足以使他列入最正確可靠的神學學派之內，然而卻忽略了其基本要點，就是聖人要求人超脫一切事物，甚至是最可靠的理性活動，以便把自己全心交給天主，使自己充滿天主的神光。我們何不重溫一下《愛的活焰》中的片段？在書中，這位神祕學聖師大聲疾呼，反對所有侵犯靜觀者的平安並阻止靜觀者品嘗聖神精美「香膏」的人，其中當然也包括一些魯莽的神師。

「……聖神的香膏是如此細膩，如此悅人，極其精美，極

其純淨……然而，會因一極小之事而蕩然無存……只要靈魂有所活動，不論是動用記憶、理智或意志，哪怕是動一下感官的欲念，接受一種認知，或對事物進行一次品味，都足以使香膏流失而妨礙了靈魂。這是一項重大損失，最令人惋惜和悲嘆。唉，悲慘而驚人的意外事件啊！它來得無聲無息，然而神聖的恩寵卻因而流失。這毀滅性的損失發生在一個蒙特寵的靈魂上，其後果要比一般的、無此特恩的、可憐的、污染的眾多靈魂遭到毀滅和墮落更為嚴重，更可悲嘆……

設想有一張畫像，是藝術傑作，非常精美。一隻粗魯的手竟敢以粗重笨拙的筆法加以塗改。這種行徑比起這門外漢去塗污其他幾張沒有藝術價值的畫像更為嚴重，更可惋惜。現在我們遇到的是天主聖神極為精美的作品，卻被一隻粗魯的手弄髒了，誰能不譴責呢？……

……他（這位神師）只知道一件事，就是：使官能行動起來，並像鐵匠般地錘打。他的學問僅限於此，他只知道一種方法：默想。所以他對靈魂說：振作起來！放棄你所實行的，這只是游手好閒，浪費時間。你要行動起來，再開始默想，讓腦力動起來，因為對你來說，你應該動員全部心力來作默想。其他的一切只不過是光照主義和受騙上當。

……以上是無知的神師所說的話，他們不知道靜禱的等級，也不知道心靈的道路……請不要說『啊！靈魂無所事事，我肯定他不會進步！』就算他無所事事，但我卻可以向你保證，這時的無所事事等於做許多事情。我可以肯定，如果理智完全排除了對個別事物的認識，不論是本性的，還是心靈的，靈魂反而在進步。他愈少用理智去關心個別的事情，愈少作理性的活動，

他的理性反而愈進步，並高舉到超性的事物上……

這種不知靈修為何物的神師，使自己淪為罪人。因為他們對天主大大地不敬，把自己粗笨的手插進天主正在進行的工作之中……

這種神師所犯的錯誤也許是由於熱忱有餘而知識不足。他們事前沒有先了解靈魂所走的道路，所遵循的靈修，就輕率地加以指導，這是難辭其咎的。如果他們對此一竅不通，那麼還有什麼權利笨拙地參與其中，而不拱手讓賢呢？使一個靈魂失去無價之寶；或由於一次錯誤的指導，而使人永遠偏離了方向，這絕不能只被看作是一個考慮不周的小錯誤……但願大家都明白，凡是輕率犯錯的人，他造成的惡果有多大，他將來要受的懲罰也有多大。涉及天主的事情，應該有分寸……尤其是關係到那些最優秀的靈魂的重大利益時，更該小心謹慎。因為此時的成與敗都可以說是與無限有關的，就看你領導得好或壞了……[21]」

偉大的神祕學聖師以如此憤慨的言詞告訴我們，在這方面即使犯下最小的錯誤，都可能造成重大的影響。我們就以此作為對本問題作更進一步發揮的理由。

許多人由於工作而無暇研讀，或由於知識低下而無法讀書，因而缺乏信理神學的培育，在靈修生活的門前卻步。在他們之中，不乏具有善意，心懷謙遜，和英勇善盡本份的人，難道他們就永遠只能有低層次和情感性的靈修生活？總不能成為靜觀者嗎？聖道茂在

[21]《愛的活焰》，第三節，賀爾耐譯，215頁起。

真福八端中舉出兩條是靜觀者的真福：心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看見天主；致力於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將被稱為天主的子女。這就是說，心靈目光的純淨，以及欲情平息後所獲得的平安，就能使人享有靜觀之恩。基督是神學之王，在祂所強調的要求上，別人有何權利加上神學知識這一條呢？

再進一步說，即使人有學問，又有時間去加深他們的神學知識，但在某些情況下，恐怕會出現過分的情形。人的信德固然要有對啟示真理的認識，並受到它的光照，但主要是建立在以理智順從啟示真理的基礎之上的。經過研讀以後，理智應該使自己接納天主的權威。若研讀神學只助長理智的好奇心，甚至理智的驕傲，以至於使理智對啟示真理難於順從，或猶豫不決，這樣的研究非但不能幫助信德，反而是信德的障礙。

當然不是所有對啟示真理深加研究都會產生這樣的後果。按照自己思想的能力和知識的需要，合理地加深信仰，或者為了善盡己職或聖召的需要而研究神學，一般是不會有危險的。如果純粹出於好奇心或趕時髦而作研究，而且用批判精神或尋求純理性的滿足，那麼又該怎麼說呢？當然，信仰通常不會喪失，但是若要把超性靜觀作為目的或目標來追求的話，那就很難達到了。如果靈魂偶爾有一、兩次被提昇到這種靜觀的境界，其晦暗帶給他如此大的痛苦和焦慮，因而轉身向後，到信理的條文中去尋求清晰的概念，自此他好奇也許又自滿的心可能就再也離不開這種營養了。他因此被理智的喜好所騙，又被在滿足理智的喜好時所得到的快樂所誤導。如果他仍從事靜禱，那麼他會把靜禱變成研究，而逐漸走向神學性的靜觀；然而這樣，他就永遠放棄了超性靜觀，因為他不了解超性靜

觀，或只把它看作是奇異的神祕現象。於是他喪失了天主對他的奇妙轉化工程，天主轉而將此寶貴恩寵給予一些也許學問較差，但心靈更謙遜的靈魂。天主也不會讓他用學問所給他的權威，去誤導那些向他求教的靈魂遠離天主。我們似乎已說明，為何在神學修養與超性靜觀之間有這麼一條深溝將彼此隔離。但願這些人在靈修上能遇到一位加爾默羅會革新學府中的大師，並願他有相當的影響力和學識，來告訴他們：從事靜禱就是要愛多於想，要把自己交給天主多於投身於行動。

然而，我們還得指出，有時候由於這些研究被誤導而走上了歧途，或者把研究推向超出自己能力的領域，於是，有些人在思想上產生了懷疑。這些懷疑揮之不去，帶來無限痛苦，而在這以前，他們的信德原是更為誠樸且更為穩固地根植於生活之中的。

有一些現代的運動致力於普及神學和靈修理論，我們在稱揚這些運動之餘，也應該考慮到，這些運動當以謹慎和明智來加以引導，並應該同時進行宣揚虔敬天主與刻苦精修的工作，以能使人靈獲得天主真正的光照，並讓天主全權支配自己。

言教不如身教。聖人們的榜樣比以上的論述更能在這方面指出應遵循的生活準則。聖十字若望這位超性智慧的大師，在求學時代，就表現得出類拔萃，但他的同學們卻對我們說，他很「謙遜」，因為他時時處處只尋求無限天主的神光。他為了靈魂的需要，一生中陸陸續續地重拾對神學的研究。在培薩，他吸引了大學教授們到他的隱修院來參加神學討論與答辯；但同時他卻責斥只鑽營微妙無解問題的好奇心，因為這是不無危險的。他給加爾默羅會的學子們留下了一句格言，以總括他們的責任：哪裡有謙遜，哪裡才有天主的智慧。

聖女大德蘭喜愛學者們的學識，也愛那些對她自己和修女們有益的理論，然而她溫柔地批評修女們在學問上自命不凡。下面是她給若瑟・瑪利亞修女一封信中的一段話，這位塞維亞修院的院長，是她非常喜愛的一位修女。

「我的女兒，我可以向妳保證，看妳的信不但不使我疲倦，反而使我獲得最愉快的休息。不過，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妳在每封信上都用正楷註明了日期。但願天主不會讓人看不到妳寫的拙劣數目字，而讓妳躲過這小小的受辱機會。對了，我差點忘了，妳給瑪立雅諾神父的信寫得很好，只是用了拉丁文，實在不妥。但願天主保護我的女兒不要想當拉丁文專家！妳今後不要這樣做了，也不要讓別人做這種事。我更願女兒們都誇耀自己的誠樸，這樣才像個聖女；而不要讓人把自己看作是修辭學家[22]。」

據說，有一天大德蘭表現得更為嚴厲。她在會客室裡接見一位要求入會者。這位姑娘看來有條件獲准入會。姑娘提出了一個問題：「姆姆，我可以帶我的聖經嗎？」聖善的會祖姆姆從這句平常的話中，看出她有點驕傲，也有正在發展中的理性自負。於是回答她說：「我的女兒，妳同妳的聖經都留在家裡吧！」結果她就沒有進成。聖女的預感果然不錯，姑娘進了其他的隱修院，卻也沒能留下來。

讓我們以下面這段話作為結語。雷其納修士（Frère Réginald）為我們留下了聖道茂生平的一段插曲。有一天——1273 年 12 月 6

[22]《書信集》，卷二，73 頁，1576 年 11 月 19 日，於多來德。

日，聖人去世前三個月，他在那不勒斯（Naples）的聖尼閣（Saint-Nicolas）堂中舉行彌撒時，突然整個人變了。從那時起，他就停止了著作和口授的工作。《神學大全》沒有完成，就此中止了嗎？由於雷其納的埋怨，老師回答說：「雷其納，我做不下去了。」雷其納又再三地要求……「我做不下去了，有些事情告訴我，我所寫的，都是無用的稻草。現在我收起我的工作，只等待我生命的結束。」

當神學泰斗聖道茂的教導被放在神聖的太陽、即聖言的無限光芒下時，聖言靜靜地將其無限光照充滿這自獻給祂的既平靜又純潔的靈魂；在這光照下，聖道茂的教導只不過是無用的「稻草」！這件事足以說明一切了。然而我們還是能再將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和真福聖三依撒伯爾修女兩者的靈修作一比較，以便對神學和靜觀的關係加深一些認識，並且明確地得出一些實用的結論。

6. 靜觀與靈修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和她的神嬰理論已經家喻戶曉。真福聖三依撒伯爾是法國第戎（Dijon）的加爾默羅會修女，教友對她尚不太認識，但她在靜觀的領域，卻有廣泛的影響，可以與里修的小聖女媲美。

真福依撒伯爾修女在入會以前，就已明確地感覺到聖三居住在她的靈魂之內。道明會士瓦雷神父（P. Vallée）是位靈性清晰的神學家和靜觀者，他為修女解釋了她靈魂的經驗，並教給她天主確實居於我們心內的教義。進入第戎的加爾默羅會以後，修女便以這信理來生活，同時也將聖保祿宗徒在他的靜觀書信中所啟迪她的來補充這信理，即天主透過基督使世人成為天主的子女，把「天主的繼承

權」通傳給全人類。修女為了要讚頌聖三，為了使「天主的生命能通傳給人靈」，而自獻為犧牲，她在修會中度過六年後去世。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則談論對天主的依恃和信賴之情，宣講對於小事的忠信，向我們指出基督在馬槽及受難時的鮮活身影。她用的都是孩童的口吻，而真福依撒伯爾修女卻使我們收斂心神並進入基督教義中最高奧祕的光輝之中，儼然是與聖保祿和聖道茂的子弟為伍的女神學家。從中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靈修是極佳的靈修小道，適合大眾和卑微的人；而真福依撒伯爾修女的靈修則對思想較高的人比較適合。」

真福依撒伯爾修女的靈修是信理性的靈修，我們對此不能否認，而且應該承認這是她的偉大功績之一。但是，我們還得確定她的靈修是在何種意義下或在多大程度上是信理性的。

信理對於真福依撒伯爾修女只是一個出發點，或是一個已經生活過的境界之確認，其作用總是讓修女以此作為憑藉，把自己交付給天主，讓天主的神光充滿她的心靈，而進入超性的靜觀，並平安地留在黑暗之中，因為黑暗原是靜觀的效果。修女超越了清晰的知識，深入黑暗之中。當她從靜觀的境界中出來時，只會說：「我什麼也不知道。」大家想把這位靜觀的修女當作神學家，卻不知她首先是聖十字若望的傳人。在她的靜觀中，抒情多於實證，凝重的黑暗多於清晰的光明。她大部分時間生活在一個沒有微風、沒有光明的氣氛中，沒有香味，也沒有圖像，她的營養只是靠信德和靜默。

因此，真福依撒伯爾修女並不感到需要神學修養。她說，當瓦雷神父教導她天主居於靈魂之內的信理時，她已經擁有了一切。她以後也很少再見到他。她向聖保祿所要求的是偉大奧祕的本質，也就是一個輪廓模糊、令人喜悅的無限實體；她高興地投入其中以

後，就再也不去操心後來的神學會有什麼說明。

真福依撒伯爾修女在加爾默羅會的六年之中，她的院長姆姆是她的知己。院長說，修女的神學和靈修學修養都相當有限。修女在堂區堅持不懈地學完了教理問答，初學時期手中拿的是給初學生的一般書籍；她的精神食糧是聖十字若望的《靈歌》和聖保祿書信，這是她入會時帶進來的書籍。她與團體一起參加過幾次神父講道的退省。總之，她從來沒有刻意鑽研過神學。

希望神學家們向依撒伯爾修女學習如何用信仰的真理來收斂心神，這樣就能幫助修女完成她引人收斂心神的使命，並為她贏得她所渴望的讚美天主的光榮。至於他們想以她為例，而要求所有的靈修者都加深並擴大神學修養，我們認為這就與她的榜樣和她的靈修要求背道而馳了。

在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靈修生活裡，神學所起的作用似乎不太明顯。在靜禱中，里修的小聖女看著耶穌，尋找「好天主的性格」，口誦經文以消除神枯中的疲勞；或安靜地忍受鄰近修女所造成的不悅噪音。但是，千萬不要誤解！她的純樸並不是無知，更不是她理智不足。難道不是更應該說，這是她有意在靜禱中把愛情的活動放在首位所結出的果實嗎？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學習和求知欲也相當強。她甚至為了想讀聖經原文，而要學習希伯來文。但是，天主小心翼翼地照料着她，克制了她的欲望，使她不致墮入學識的虛榮之中。然而她卻讀過不少一流的著作，阿明仲院長（Abbé Arminjon）和蘇霖神父（P. Surin）都是她喜愛的作家，此外聖十字若望更是她的導師。其餘的就都由天主聖神來掌管了。這就是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靈修理論中之所以充滿神學和神祕學的豐富知識的原因；凡是透過其誠樸的面

紗，進而目睹其學問的真面目者，莫不為之讚嘆不已。如果以這一點來把她和真福依撒伯爾修女作比較，我們會毫不遲疑地承認小德蘭的思想更有特色，也許更有深度。

兩位加爾默羅會的聖女聽到我們把她們倆放在一個她們很少涉足，並且不以此為榮的神學層次來進行比較，她們在天上也許會感到好笑。她們既不想當哲學家，也不想當神學家，只想認識和愛慕天主，成為聖女。她們每人都經由一條與自己聖寵配合的道路到達了目的地。

她們都成為聖者和靜觀者，我們也有同樣的想望，那麼，該選擇兩者中的哪一條道路呢？我們不作選擇也許更好：每人應走聖寵指引的道路……這道路不一定是高深的神學和靈修學之路，卻應該是一條給我們光明的道路，使我們更認識天主和自己，並使我們的謙遜有所進步，因為天主把祂的智慧只賞賜給純樸和卑微的人：「誰若自謙自卑如同這一個小孩，這人就是天國中最大的[23]。」

[23] 瑪十八 4。

第十章

信德和超性靜觀

信德是使靈魂與天主結合的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1]。

超性靜觀所引起的問題，愈是深入探討，也愈顯得艱深。人類和天主雙方錯綜複雜的關係，實在難以理出一個頭緒來。在這個領域之內沒有既成的路徑，只有個別的道路和各自的情況；那麼應如何領導一個靈魂呢？如果我們至少能有一個整體觀，作一個綜合性的論述，使我們看到問題的全部輪廓，協調一下問題的各種觀點，並確定每個細節的地位，那該有多好！除了聖十字若望以外，有誰能提供這個高明的綜合呢？身為神祕學的聖師，當然非他莫屬。他也的確做到了這一點，就是在講述信德的作用時，他曾經把整個的靜觀理論簡括在內。

十字若望的教導對我們一定非常寶貴，現在讓我們把它收集起來，並與他一起研究：信德為什麼重要？信德是什麼？信德的運作遵循哪些方式？信德所肯定的認識有什麼特徵？然後，從這些討論中我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得出幾項實用的結論。

---

[1]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八章，132頁。

一、信德的必要性

「信德是使靈魂與天主結合的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2]」。這句話不但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的第八章中作為主題，加以發揮；聖十字若望還在其他各處以各種方式重申這句話的意義。聖人以此作為基本要點，把整個的靜觀理論都建立在這基礎上，並且由它來指示克修的方向。因此，我們首先就對這一要點進行解釋並加以證明。

聖人說：「信德是使靈魂與天主結合的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這句話並不排除其他媒介，這些媒介也許還是必要的方法，然而，要說直接且相稱的媒介，那就僅此一條。其他的方法都該附屬於它，並以它為終向；因為信德是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使人靈與天主結合。

這裡所指的「與天主結合」是超性的結合，是聖化聖寵的結果，是分享天主的生命；這種結合把我們領進天主的內在生活，而使我們成為天父的兒女，基督的兄弟姊妹，聖神的宮殿。耶穌在論及這種結合，就是我們超性的聖召時，曾說：「願眾人都合而為一！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內

---

[2]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八章，132 頁。聖十字若望所談的信德是有活力和有行動的信德，就是被愛德所激活的信德。沒有愛德的信德是沒有內容的，雖然還是一種德行，卻不是完善的，也是死的。特利騰（Trente）大公會議說：「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認為，沒有行動的信德應稱為死的和懶惰的信德。」第六期會議，第七章。

……[3]。」

這種結合在一切領過洗且留在聖寵內的人心中實現了；當然由於每人所受恩寵的程度不同，而有結合的不同等級。

聖十字若望所主張的：「信德是使靈魂與天主結合的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也表示沒有領洗的人，要達到這種結合，也唯有靠信德，既然「信德是使人得救的開端，也是一切成義的基礎和根本[4]」。同樣，領過洗的人要實現和發展這種結合，也只能靠信德。

要達到天主那裡，信德是必需通過的一扇門。聖保祿宗徒對此說得很清楚，「凡接近天主的人應該相信祂的存在，並且相信祂把自己賞賜給尋求祂的人[5]。」

聖保祿宗徒以上的話以及特利騰大公會議的結論，足以證明聖十字若望的主張。然而，這一論點太重要了，其中包含太多的實用指導方針，因此我們必須作更進一步的探索。我們現在就應該駁斥一切異議，使眾人在這嚴正的結論前無可逃避；當我們這樣做時，也就是進一步闡明並證明這項原則。

為了強調並證明人要與天主結合，信德是絕對的必要條件，我們用的是淘汰法；就是逐一審視我們用來認識事物的官能，即五官和理智，事實上它們絕不可能使我們達到與主結合的境地。

五官是指觸覺、視覺、聽覺……等等，其活動範圍只限於感性世界，使我們與外界接觸。它們能覺察到有形的事物或物質的外表特徵（如體積、顏色等），但是也僅能達到這些，不可能超越。然

---

[3] 若十七 21。

[4] 特利騰大公會議，第八章，801 節。

[5] 希十一 6。

而，天主是純神體。祂本身沒有形體，不含物質，也沒有可供五官察覺的感覺性特徵。五官對祂本身是絕對無法掌握的。因此，五官不可能是直接且相稱的媒介，可使我們達到天主本身，並直接與祂結合。

當然，理智可以從五官的感覺中，抽取出普遍性的概念，然後循此概念，上升到天主。比如五官在世界中察覺到動力、生命和美麗，我們可以用推理而探索到更高的境界，最後掌握到對一位無限的、創造宇宙的、照顧世人的天主的認識。浩瀚的海洋，美麗的景色及和諧平安的自然界，如果不能提升心靈，至少還能產生心靈的收斂和內心深刻的印象，有利於使心靈歸向無限的天主。

更有甚者，有些感覺性的超自然現象，還能在人的五官上產生強烈的印象，使靈魂自發性地奔向天主，朝拜並感謝祂。耶穌行了第一次捕魚的奇蹟後，聖伯鐸宗徒看到兩船滿滿的魚，認出了耶穌的無限能力，於是，跪倒在耶穌腳前，激動地顫聲說：「主，祢遠離我吧，因為我是罪人[6]！」

在以上幾種情況中，五官所察覺的僅是感覺性的現象而已；還必需以理智和靈魂的精神官能，藉這些由感覺性所得到的訊息，找到天主和祂的聖寵。因此一個僅具有感覺性生活的動物，在這些現象中只會獲得感覺，不會提升到對天主的認識。

聖十字若望在《靈歌》的第五節中指出，感覺性知識只是一個階段，然而是非常有益、甚至是必要的階段：

「匆匆走過林蔭草坪，

[6] 路五 8。

一路散發恩澤萬千。
在單獨身影的俯視下，
留給它們美麗的裝扮[7]。」

天主在感覺性的自然界中，似乎匆匆地走過，但已經留下「祂自己的足跡」以及「無數的恩澤和德能」。「人只要觀察萬物，詢問萬物，萬物總會向人證明天主的莊嚴偉大和優異卓越[8]」。萬物的見證僅指明是天主經過時所留下的足跡，要想從中得益，就須沿著腳印走，並超越它們。如果停了下來，面對美景流連忘返，那就本末倒置了：把方法看成目的，錯用了天主給我們的記號，而達不到記號所要指示的目標。天主畢竟離五官的感覺還很遠，要獲得天主並與祂接觸，必須用靈魂的其他官能[9]。

這種與天主接觸的能力賜給理智了嗎？我們可以加以肯定：天主是神體，而理智在概念界中活動，如魚得水。理智證明有一位必須存在的天主，作為萬物存在的首要原因。理智也有能力發現天主的美善反映在受造物的本質上，於是可以斷定天主就是萬物受造的

7 《靈歌》，第五詩節，713頁。

8 同上，註釋，713頁。

9 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一樣，都重視感覺性的大自然，不逃避大自然，不把自己關在對外界一無所知的黑夜裡面。在引領我們走向與主結合的各種精神價值裡，聖十字若望給予大自然其應有的地位。我們知道兩位加爾默羅會的改革者堅持要把他們的會院建立在適宜的地方，使會士們能利用大自然之美來收斂心神，舉心向主。聖十字若望的全部藝術理論也來自同一原則，即藝術應該簡單、純淨，引人聯想且樸實無華（簡單純淨的意思就是要能引人歸向天主，但不應使人沉浸在美的享受裡）。

首要原因。

這本性的認知絕不可加以忽視，因為從認知能產生愛情，而愛情使我們與天主有某種程度的結合。然而，這認知若與天主為我們所安排的超性目標相比較，那兩者就有天壤之別了。

天主召叫我們，要我們像天主認識自己那樣去認識祂，要我們像祂愛自己那樣去愛祂，要我們按照受造的聖寵方式進入聖三之內，分享聖三的活動。然而，理智由本性途徑所獲得的對天主的認識，可以讓人知道天主是自然界的造物主，從其化工中辨認出祂的美善與豐富，但卻不能使人觸及祂的神性——也就是天主之所以為天主，在祂內實現一切無限美善的綜合，過著三位一體的生活。如果我們把天主比作一顆多面的鑽石，或比作太陽的白光中所包含的彩虹中的七彩光帶，把鑽石刻面和彩虹顏色代表天主的美善；那麼，我們只能說，理智只能逐一發現和欣賞鑽石的刻面和太陽的光譜。這些刻面和光譜僅是天主在祂的化工中反射出的部分美善。然而，理智若想對整個鑽石本身看一眼，即使是隱約地看，也不可能看到；同樣也不可能發現白光中的太陽。理智只能領悟萬物所呈現出來的天主。理智在研究天主經由萬物所反映出來的不同美善時，由於受限於能力，而把天主的美善支離破碎了。

理智的能力是有限的，無法以自身的能力直接認識天主的無限性，天主的神性，以及聖三的生活。理智以抽象化的方式，掌握事物的精神實質，並且建立思想性語言，將事物加以界定，然後加以研究。然而，天主是無限的，在各方面都超越理智的範圍；理智如何能掌握天主的精神實質，並將之加以抽象化？又如何能建立起表達和界定這實質的語言呢？

理智無法自我提升至觸及天主的本體和聖三生活的地步，更無

法認識其實質內涵。因此，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如果天主沒有親自啟示我們，也沒有給我們超性能力去接受祂的神光，我們是無法認識天主本身的。事實上，天主的確把自己啟示給了我們，而且賜給我們信德。信德就是認識天主的能力。

二、信德是什麼[10]？

神學和要理問答給了我們信德的定義：信德是一種以天主為對象的「超德」，憑藉信德我們全心信服天主以及祂以天主的權威所啟示給我們的真理[11]。

這裡所稱的「德行」，並非我們靠重複鍛鍊而修成的習性，而是一種足以使人做出行動的能力，對信德來講，就是「使我們能信服天主」的能力。

這種德行是「超性的」，表示是天主所賜，因此是外加在我們本性的官能上的，是包含在領洗時所接受的超性生命之內的。

信德是「神德」，表示它是以天主本身為對象[12]，並使我們信服天主；既然我們信服「以天主的權威所啟示給我們的真理」，因

---

[10] 我們在這裡無意對天主教關於信德的理論作一個全面和專業的介紹。我們要討論的只限於聖十字若望的靈修理論，因此只探討那些能說明聖人靈修理論的信仰真理。

[11] 特利騰大公會議所下的定義是：「信德是超性的德行，藉著它，並在天主聖寵的吸引和幫助下，我們堅信天主所啟示的一切為真。」

[12] 聖道茂說：「信德的對象是無形的，超越人的理智（奧秘）。所以聖保祿說信德的對象是不可見的（希十一1）。」（《神學大全》，II a, II ae, q.1）

此，天主也成為我們信服的理由，或信德的明確對象。

要討論信德和靜觀的關係，並解釋信德如何是與天主結合所必須具有的「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我們得先分析一下抒發信德的過程[13]。

如果有一項真理置於我的面前，比如說有關天主聖三的信理：唯一天主有三位。這種說法是從一本書中看到的，或者，通常是從別人的口頭教誨中得知的。因此，真理到達我理智的途徑不外是視覺或聽覺。聖保祿指出：「信德由聽覺而來」，他還說明感官的介入是必須的，他說：「從未聽到人談論祂，如何信祂呢？沒有宣講者，又怎能聽到呢[14]？」

一項真理經過五官作為媒介，達到了理智，便成為理智研究的對象。真理本身並不一定是一目了然的，不能強迫理智去信服，因為它並不是一個基本原則，或是一個前提已被接受的三段論法的結論。因此，理智應該先進行考查，以尋求真理的標記。這考查的對象首先是表達真理的文字：「唯一天主……三位」，這些文字和所表達的概念都是已知的，然而文字和概念之所指，卻仍然神祕莫測。因為在已知的領域內，理智從未發現過任何具有「唯一性體」卻包含「三位」的事物。理智也無法明瞭，如何三位能在生活和行動上結合得如此緊密，成為唯一的性體。然而，我承認，當我陳述這奧妙的真理時，本身並沒有任何矛盾之處。所肯定的「一」和「三」雖然似乎是對立的，但是卻不針對同一對象：唯一是指性

[13] 關於抒發信德的過程，若仔細地分析，神學家們的意見分歧很大，本文只講解一些主要的、通常為大家所認可的幾個階段。

[14] 羅十 17, 14。

體，而三則是指位格。因此只要有一個外在的證據，以其足夠的權威把這真理介紹給我，那麼這真理是可信的。其實有許多事情和真理，我都不能掌控，但若有一個可信的人為我作證，我就會接受。

在目前的事例中，是誰向我提供這項真理？他的證明有什麼價值？是一位司鐸以教會的名義對我說的。那麼，我可以並且至少應該要進行一次調查，以研究教會的證明有什麼價值。我調查的結果如下：教會由耶穌基督建立，是神聖的；教會接受了傳播啟示的真理的使命，且擁有不能錯誤的特恩，以確保受託保管的真理的完整性。因此教會在論及信仰和道德時，是以天主的名義發言，也是天主藉教會發言。天主有權強制我相信某些真理，因為祂是不能錯誤、也不會欺騙的天主。再者，我的理智不能理解所有的天主真理，尤其是有關祂內在生活的真理，這是完全正常的。因此，我接受這見證也是合情合理的。天主的權威和一切由祂而來的事物，我都必須尊重並服從，因此，我對以上的見證也應該接受。

在調查過程中，意志的堅持也大力地支持了理智。調查工作是艱苦的，尤其因為其結果會嚴重地影響一個人的時候，更促使人全力以赴。如果見證是真實的，那麼就要接受所提供的真理，遵守附帶的誡命，這樣也許會改變一個人的全部生活。

在調查的工作中，以及進行調查時個人的良好態度上，信德已經在影響人了。在這第一階段，信德照明了理智，又堅定了意志。聖道茂說：

「信德給靈魂一種力量，使他在行動的前、後和同時，都心懷渴望，全力以赴[15]。」

調查結束以後，真理本身並沒有比以前更為明確，所以它本身

不能強迫人去信服。但是人以內心的確信，增加了見證的力量。此外，人有了謙遜的精神，就容易接受見證；對證人有了信賴之情，就容易信服他的證詞。於是調查的第一階段在這裡結束。為抒發信德，一切均準備就緒。

根據聖道茂的說法，信德的行動是：

「天主以聖寵推動意志，理智在意志的命令下，作出信服神聖真理的行動[16]。」

這一定義告訴我們，信德的行動是理智在意志的命令下，順服地接受，並藉超德之一，即信德的能力所完成的；因此是意志、理智和信德三者共同促成的。信德是天主灌注的德行，介入行動以後，成為行動的主要原因。灌注的信德將其特有的完善給予此行動，使其超性化。這正是我們的關鍵性重點。讓我們把有關我們主題的主要內容在以下略作討論。

信德由聖洗聖事獲得，是超性生命的一部分。聖寵使人正式分享天主的本性，這種分享是被造的，卻也是真實的；而信德則使人以認識的方式去分享天主的生命。聖道茂說，信德是「灌注於人類思想內的神光」，「是原始真理的一種印記」[17]，是一種持久的能力，使人認識天主，像天主認識自己一樣。信德雖然是人根據受造的有限聖寵所有的接受能力，然而所接受的卻是真正來自天主本身的無限光源，因此信德可以說是我們超性生命的視覺。

---

[15]《有關語錄四》（In Ⅳ Sent.），Liv. Ⅲ, dist.XXIV, q. Ⅰ, a.2, sol.2.

[16]《神學大全》，Ⅱa, Ⅱae, q.Ⅱ, art.9。

[17]《有關波伊丟斯的聖三論》（*In Boet. de Trin.* q.3, art.I, sub. 4.）

信德寓於理智之內，猶如聖寵寓於靈魂的本質之內一樣。信德在認識官能內有其運作的功能；同樣，聖寵在靈魂本質內也有其實質的功能。我們可以用「接枝」、即嫁接枝條在樹身上的比喻，來說明超性生命如何結合在人的本性生命之內。所接樹枝有賴於該樹的樹根和樹汁而生活，它也生長枝條，但是所結的果子卻是來自其本身，而非出自原來的樹身。同樣，信德深植在理智之內以後，利用的是理智從感覺的事物中經抽象過程而得來的訊息，它提昇並延伸其行動至超性領域；若非信德，理智不可能進入此領域，也不可能結出果實或作出超性行為，因為結出果實與超性行為完全是出自信德的特有能力。猶如原樹的樹幹被砍而生長受阻，為的是要接枝並讓所接之枝單獨生長、結果；同樣理智在神聖的奧祕前順服並停止行動，為的是讓附於己身的信德產生行為，結出超性的果實。

這個譬喻也許過於粗淺，但可以表明信德的行動如何依附理智的行動，信德如何嫁接於理智之上，而產生信德的超性行為[18]。

原則既已確定，對信德行為的緣起也作了分析，現在我們再回到信德行為的本身。從此，靈魂可以抒發信德說：「我相信一個天

[18] 我們認為探討足以解決關於信德的超性行為屬於何種性質的爭論。神學家葛神父（Garrigou-Lagrange）寫道：「有些人把信德行為看作是本質上屬於本性的行為，只不過披上超性的色彩而已。說它是『本質上屬於本性的行為』，因為這種行為是以對耶穌的宣講以及祂為證明祂的宣講而行的奇蹟的認識為基礎，而這些認識是有歷史性的，也就是本性的；『披上超性的色彩』意思是：有利於人的得救。這種披上的色彩使人聯想到是鍍在銅上的金子。這樣一來，就成了『超性的包裝』，而非一種本質上為超性的新生命。」《全德與靜觀》（*Perfect. et Contemplat.*）65-66頁。

主有三位，因為這是天主的啟示。」

對聖三奧祕的信服行為，或許出現或顯露在心理的意識領域之內，就好像理智在意志的推動下，對天主的權威所作出的單純的服從行為一樣。信德的干預通常在心理層面是感覺不到的，因為信德是超性的德行，其本身無法經由實驗加以掌握。我們可以察覺信德使人容易信服天主，反之，有人可能想要抒發信德卻感到有強烈的困難。

但是，不論心理上有什麼覺察，或者沒有任何覺察，我們在說「憑著天主的權威……我相信」的時候，總是在作一個超性的行動，信德已經化為行動。

我們應該注意，接受見證、認為有可信的理由，現在已被天主的權威所取代。理智已經歸順，因為福音是真實的，主耶穌所行的奇蹟也是真實的，於是信德在它堅信的基礎內埋葬了推理的動機，而只憑藉天主的權威來行動。

信德是所接之枝，理智是樹幹。信德深植在理智內，猶如樹枝嫁接在樹幹上。信德的行為是超性的行為，已超越理智活動的有限性和一般性，而達到原始真理，即天主本身。信德不但自己歸順天

聖道茂和他的註解者，即薩拉曼卡的加爾默羅會士們，一致認為，信德行為本質上是超性的。我們認為，還可以增加兩個理由，即其動機（真理的天主）是超性的；其原動力，即信德，也是超性的。這種說法完全符合聖十字若望的理論。如果說，信德的行為只是理智的本性行為，披著超性的色彩，那麼，如何解釋信德在黑夜中得以淨化，以及所獲得的果實，即灌注性的靜觀呢？按照我們的說法，信德行為本質上是超性的，是由嫁接在理智之上的信德，利用理智的行動和順從而產生，這樣，一切就迎刃而解了。

主，也使理智和整個人以謙遜的認同之心歸順天主。藉著抒發信德，靈魂被帶入：

「一種直接的交往，與天主內在的聖言親密結合……由於這內在的言語不但在發表外在言語時存在，而且，祂作為天主的永恒之言，也存在於『永恒的現在』。祂提升我們的靈魂去分享祂的真理和超性生命，並且使靈魂安息於祂的真理和生命之中[19]。」

按照聖保祿的說法，與原始真理——也就是天主本身——的接觸，能帶給人「希望之事的擔保，未見之事的確證」[20]。因此我們可以稱之為真正的「在晦暗的境界裡擁有天主」。

以上的話意義豐富而發人深思，本應使我們滿足了；但是，這真理既深刻又快慰人心，使人想再進一步向大師們請教，也許他們會有新的說法，使我們認識它其他的面貌。

蓋主教說：

「當我們相信的時候，在我們心內發生的是一種內在和超人性的光芒所造成的現象[21]。」

蓋主教在他的《基督徒的德行》一書中，闡明人如何藉信德建立起與天主的接觸，他說：

「世上最敏銳的五官，或最訓練有素的理智，都無法掌握

[19] 施本神父（P. Sheeben），《論信理》（Dogmatik）, I, §40, n°681。

[20] 希十一 1。

[21] 蓋主教，演講第十七。

那應受讚美、既真實又完善的啟示真理。唯有信德才能把它賜給我們，我們不但需要藉信德去信服啟示的內涵，即用人類語言所表達的天主的實體，而且若沒有灌注在我們心內的聖寵，我們也不能信服啟示所憑藉的證據[22]。」

蓋主教強調，信德幫助我們「信服啟示所憑藉的證據」，這僅說明信德在第一階段中的作用。但是，我們尤其注意到另一句話說得非常中肯，明確地指出了信德行為的性質：信德使我們「信服啟示的內涵，即用人類語言所表達的天主的實體。」

聖十字若望所肯定的信德，也就是蓋主教所說的：人藉信德與「天主的實體」相遇。這也是聖人教誨的基礎。他在《靈歌》中說：

「因此，信德把天主本身給了我們，並使我們認識祂。當然，天主仍隱藏在信德的鍍銀表面之下，但這並不是祂沒有真正地把自己給予我們。就如一個人把一個鍍銀的金瓶送給我們，儘管瓶的表面是鍍銀的，他送的確實是一個金瓶[23]。」

由於信德使人直接達到天主，因此是與主結合的直接且相稱的媒介，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解釋道：

「由於信德和天主非常相似，所以說『看見天主』與『相信天主』之間幾乎沒有區別。因為就如天主是無限的，信德也告訴我們：祂是無限的；就如天主是三位一體的，信德也告訴

[22] 蓋主教，《基督徒的德行》，卷一，159-160頁。
[23]《靈歌》，第十一詩節，738頁。

我們：祂是三位一體的……天主就用這唯一的方法，在神光中把自己顯示給人，這神光超越一切智力。因此，人的信德愈大，他與天主的結合也愈密切[24]。」

聖十字若望引用基德紅的兵士把火放在罐子裡，拿在手中，來說明以上的思想，又補充說：

「靈魂想要在現世與天主結合並直接與祂交往，必須進入黑暗，……手中拿著愛的結合之火，於信德的黑暗之中與祂結合；現世生命的罐子遮掩著信德之光，罐子一旦破裂，人便立刻可以在光榮之中面對面地享見天主了[25]。」

圖勒（Tulle）的主教貝爾斗（Berteaud）作了非常恰當的表達，他說，信德和享見天主針對的是同一對象，也談到信德確保人在黑暗的境界中擁有天主。他在論及信德過渡到天堂的享見時，這樣說：

「陰影將遠離，卻沒有改變對象，我們也不需要再尋找，天主的本體就在我們眼前。透過信德，我們認識的終點是天主，至此將豁然開朗。信德，這微小的種子內包含著無限。有人抱怨信仰的條文不夠華麗，也缺少文彩，讓人感到平庸而無驚人之處。然而無限的光輝正蘊藏其中，沒有受到壓縮，也絲毫沒有減少。無限的事實完整無損地置於卑微的語言之中。終有一天，它將在我們眼前大放光芒[26]。」

---

[2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九章，西普連神父譯，157頁。

[25]同上，159頁。

在以上的文字中已經提到許多重要的實用結論。接下來，在討論過行使信德的不同方式，以及信德認識所具有之各種特徵以後，我們再將這些結論加以補充。

三、抒發信德的完善及不完善方式

我們已經指出抒發信德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理性的和不完善的方式：信德借助理智的知識，並由理智掌管。第二種是純超性的和完善的方式：因為是天主親自藉聖神的恩賜，並以本身的行動使之完善的[27]。我們將在信德行為的逐步發展中認識這兩種方式，而其中之第一階段上文已詳加描述。

信德的行為是由官能的工作先作準備的，它是信德所結的果實，而它所達到的是啟示內容中的天主真理。然而，由於信德活動和理智活動是緊密相連的，所以信德的單一行為不可能專注於晦暗的神聖對象。而理智生來是追求知識與光明的，因此也不能安靜地停留在昏暗之中。於是，當理智與信德一同進入晦暗之後，理智又回到作為信德基礎的信理條文上。

人回到信理的真理，倒也不是出於懷疑，也並非為了重新調查，而是為了用自己的本性官能，對那以人類語言所表達的天主真理進行探討。信德要求理智深入地對真理進行探索，用推理和類比的方法加以說明，指出其「合理性」以及與其他真理的關係，最後

---

[26] 貝爾斗主教：《牧函》，卷一，161-162 頁。見《神學辭典》，「信德」條，364 行。

[27] 見本書第二部，第十章，〈超性的智慧和基督徒的全德〉。

從中得出新的結論。

這種神學工作是非常有益的，能確保信德的理性基礎，把引向信德之路築造得更加寬闊，且更加容易進入，也更加明朗。神學表達啟示的豐富內容，解釋啟示所包含的真理，於是一種最高的科學——神學——因而誕生。

對理智來講，沒有比為信德服務更高尚、更有益的任務了；而對信德來講，它能從理智得到的，與它的性質和要求相比，只不過是低層次的幫助。信德是超性的德行，它的對象是天主，即無限的真理。理智是一種本性的官能，有自己的能力範圍，它只能有限地作概念性的探討。當理智被應用到啟示的內容上時，它不可能針對信德專有的對象作研究，也就是說，它不可能對超越自己的無限天主的真理進行探討，而只能針對表達此真理的類比性概念進行研究。

由此可見，理智只是信德的一個不完善的工具，無論從獲得的知識和行動方式兩者來看，都不足以滿足作為超性能力的信德。這種從屬於理智活動的信德，通常只停留在類比概念的範圍之內，我們稱之為：「概念性的信德」或「運作能力不完善的信德」。

唯有天主可以透過聖神的恩賜，把信德維持在與其神聖對象相同的高度，並確保它完善的運作能力。

聖神的恩賜是聖神以愛德在靈魂內所形成的被動性能力，聖神並將之轉化為自己永久性的據點，對靈魂進行直接的工作。聖神的恩賜將靈魂獻給天主，使天主得以介入靈魂，向人施恩。這種介入的首要效果便是使德行的運作臻於完善。因此，當信德達到其神聖對象時，天主便以其恩賜使富有神味的、光明的，或只使人平靜的氣息降到靈魂內。這氣息帶動人的官能或使官能癱瘓，或使官能接

受並喜愛昏暗，以阻止信德再回到理智所習慣的運作中去。這些氣息使信德保持清醒，並渴望神聖的對象，因為它們向信德顯示其對象是晦暗難明的實體，有時信德幾乎掌握到這實體，而通常僅是猜測到而已；但這實體對人卻始終有無比的吸引力。天主成為靈魂的真光。信德的神聖對象就這樣用晦暗難明的、有時會使人痛苦的顯示方式，把信德維持住。在這種情況下，信德才找到它完善的運作方式，成為以天主為對象和動機的超德，這才是信德應有的標準[28]。

根據聖十字若望，信德是使靈魂與天主結合的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那麼，這樣的信德尤其應該是活潑的、靜觀的信德。聖神的恩賜使信德安靜地專注於其對象，而信德也以這對象為自己的依恃。這種信德要求人「對所有天上和地下的事物都閉上理智的眼睛[29]」。也就是這種信德造成人靈的轉化，並使人與主結合，猶如上主藉歐瑟亞先知所說的：「我將在信德中與妳結合[30]。」

四、信德認識的特徵

聖十字若望對信德所下的定義為：「信德是靈魂的一種既真實又晦暗的習慣[31]。」這句話說明信德有兩個特徵。靜觀既然是信德的果實，因此也具備這兩個特徵。晦暗和真實這兩個特徵在實踐上極為重要，因此我們應該對聖人們的啟迪和教誨加以探討。

---

[28] 見本書第三部，第二章：〈聖神的恩賜〉，德行和七恩的關係。
[29]《靈歌》，第十一詩節，737頁。
[30] 歐二2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章，552頁。
[3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章，98頁。

㈠信德的晦暗性

聖十字若望特別強調信德的晦暗性，把它作為他靜觀理論的最大重點之一。他寫道：信德是晦暗的，

「因為信德使我們相信天主親自啟示的真理。這些真理超越所有本性的領悟，且超出人的智力不知有多少倍。所以，這信德之光對靈魂來說，似乎是一種很深的晦暗；因為，大吞小，必勝過小，就如太陽的光會使群光黯然失色一樣。當太陽的光照耀並逼近我們的視覺官能時，其他的光就都隱去了。因此太陽如此接近的光輝非但不能有助於生活，反而使人目眩；因為這光太強烈了，遠遠超過我們視覺能力的負荷。信德也是這樣，由於它的光芒太強烈，致使我們的理智不勝負荷而感到暈眩。儘管在天主願意時，祂可以把理智提高，以適應超性的行動，但理智本身只能對純自然科學施展其能力……」

聖人接下去又說：

「信德告訴我們一些事，這些事本身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也不能理解，又沒有相似的東西可作比較，我們也不能從模擬的事物中去看，或去理解。我們在自然科學中無法找到任何線索，因為信德所告訴我們的與我們的五官沒有任何關聯。我們只能從聽覺來認識它們，我們相信別人所教給我們的，我們使自己本性的知識盲目地順服於信德的知識之下[32]。」

---

[3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章，98頁。

由於理智和信德所提供給理智的對象，兩者之間不成比例，所以產生了晦暗。信德所提供給理智的對象是無形的事物，是超越人類理智的奧祕，因此聖保祿宗徒說，信德的對象是「不可見的事」[33]。聖師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中對這一點說得更為明確。他說：

「我們最好回憶一下哲學家的理論。根據哲學家的學說，天主的事理本身愈清楚、愈顯著，那麼對靈魂自然就更晦暗、更隱祕。自然界的光也是如此：光愈強烈，便愈能使貓頭鷹的瞳孔暈眩和失明，人愈是想對著太陽注視，便愈使視覺暈眩，也愈看不到光，原因是這種光超出了脆弱的眼睛……所以達味說：『雲彩和黑暗將天主團團圍住[34]。』事實上，天主當然沒有被包圍，這僅是就我們軟弱的理智而言。無限的光使理智看不見了，暈眩了，無法把自己提高到這種高度。達味又以另一句話解釋他的思想說：『由於祂臨在的懾人光輝，而有雲彩置於其間（即置於我們的理智和天主之間）[35]。』」

---

[33] 希十一 1。

[34] 詠九十六 2。

[35] 詠十七 1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59 頁。
聖十字若望的這些解釋告訴我們，晦暗並不是來自天主和信德間的距離，或對象和人類眼睛之間的距離；相反地，而是由於光芒耀眼的對象——天主——與人的目光相接觸所造成的。
因此應該從這層意思去理解若望．聖道茂的話。這位偉大的神學家論及聖神恩賜時說：「信德接觸到天主，但仍保留一段距離，因為是在晦暗中接觸祂（Ia, IIae, q. 68, disp.18, a.4, n.14）。」這種接觸是真實的，但仍存留著晦暗，這晦暗似乎將兩者隔離。一旦死亡使這

靈魂愈是親近天主，這晦暗也愈濃，這是完全正常的。童貞聖母所蒙受的聖寵是無可比擬的，因此任何人都沒有像她那樣探測過無限天主的深淵，體驗過其晦暗。聖十字若望寫道：

「超性的和天主的光愈明亮，愈純淨，在靈魂上產生的黑暗也愈濃；反之，這光愈不明亮，產生的黑暗也愈少。這種情況真是不可思議。根據哲學家的格言，超性的事物本身愈清楚，愈明顯，對我們的理智來說，便愈晦暗難懂。如果我們還記得哲學家的這句話，那麼上述的事實就很容易理解了[36]。」

信德並非只給理智帶來晦暗，也給理智帶來光照，此光照的性

帷幕消除，人立刻就能面對面地看見天主。目前由信德所掌握因而看不到的，到那時就會看見了。

若望．聖道茂在論及愛德時說：「愛德直接接觸到天主本身，並與隱藏在信德中的天主相結合。」換句話說，信德在晦暗中所掌握的，愛德在結合時就擁有了它。因此，我們可以說信德是意向導向的：信德掌握了神聖對象，將自己深入天主並日益完美地與祂結合。

[3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八章，577頁。

聖女伏利諾將自己由光明所產生的黑夜經驗介紹如下：「一天……我在黑暗中見到天主，而且必須在黑暗中才能見到，因為祂處於離心靈很高很遠的地方。心靈所能想到的一切事物都與祂不成比例……在這包含一切的美善之中，我感到難以言喻的甘飴與喜樂，任何人類的語言或概念都無法加以表達。我什麼都看不見，卻又見到了一切：這種真實性是從黑暗中汲取來的。黑暗愈濃，美善愈是超越一切；這是祕而不宣的奧祕……。請注意，我在其他地方神奇地見到的天主的大能、智慧和旨意，似乎都比不上現在所見的。現在所見的是全部，其他的似乎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黑洛譯，第二十六章，105-106頁）。

質遠超過所有其他的學問。一頁「要理問答」中所包含的光照超過任何古代哲學家的知識。因此在《靈歌》中，我們的神秘學大師稱信德為「晶瑩的水泉」。他說：

「有兩個理由，第一個理由是因為信德來自淨配基督。第二個理由是因為信德有水晶的特性：在自己所啟示的真理中信德是純淨的；同時又是堅強的，明亮的，不會有錯誤，也不會有本性的形式[37]。」

聖道茂將真理區分為二類：

「有些真理是因其本身的權威性而成為信德的直接對象，這就是那些超越本性理智的真理，如天主聖三和聖子降孕。另有一些真理是因附屬於以上的真理、且與以上的真理有關，而成為信德的對象，如聖經中所包含的一切真理[38]。」

信德的第一類對象，由於其超越性，所以對理智基本上是晦暗的。至於第二類對象則理智可以掌握，所以對理智來說，是完全清楚的。因此奧祕本身是晦暗的，但在它的周圍有明亮的邊緣。組成這邊緣的真理，儘管仍是在信德的範圍以內，但理智可以容易而自由地加以探討。

奧祕本身不能徹底被人掌握，但也不是完全晦暗難明的。教會把奧祕介紹給我們，是透過能適應我們思想和文字的信理條文。條文不能把它所包含的全部祕密顯示給理智，但是可以用類比的敘述

[37]《靈歌》，第十一詩節，737頁。

[38]《神學大全》，IIa, IIae, q.8, a.2。

方式讓理智明白，並進行探討。聖十字若望在《靈歌》的同一詩節中，把信條比作鍍銀的表面，把藏在表面下的真理本身比作金子做成的實質[39]。因此奧祕不僅是明亮的邊緣部分，也有其表面或信理條文，可以把奇妙的光提供給理智。聖人接下去說：

「因此，信德把天主本身給了我們，並使我們認識祂。當然，天主仍隱藏在信德的鍍銀表面之下，但這並不是祂沒有真正地把自己給予我們。就如一個人把一個鍍銀的金瓶送給我們，儘管瓶的表面是鍍銀的，他送的確實是一個金瓶[40]。」

這樣擁有天主就使人達成在愛內的轉化並相似愛的天主，進而獲得與天主同性體的新光。這湧現的新光神妙地照耀了黑夜。因此，聖十字若望寫道：

「讓我們來看一個信德的史蹟：當以色列子民進入紅海時，有一道雲柱把他們和埃及人分開，聖經對我們說：『這是一道黑暗的雲柱，但卻照耀著黑夜[41]。』這真是奇異的現象！雲柱既是黑暗的，卻又照耀著黑夜！……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信德本身既是黑夜，卻又照耀處在黑暗中的靈魂。這就證實了達味對此所說的話：『黑夜將是我歡愉中的光明[42]。』這就等於說：在我純全的靜觀和與天主結合的歡愉之中，信德的黑夜將是我的嚮導[43]。」

---

[39]《靈歌》，第十一詩節，737頁起。

[40]同上，738頁。

[41]出十四20。

[42]詠一三八11。

信德的陰暗和光明似乎隨著不同的階段，相繼起主導作用。這種光明和晦暗的相互變化相當重要並且顯著，以致聖十字若望把它作為在信德發展的不同階段中所具備的特有標誌。因此靈魂在邁向完美靜觀的過程中會遇到五官的黑夜。這黑夜可以

「比作黃昏時刻，就是說，這時所有的有形事物都從視覺中隱去了[44]。」

尚有心神的黑夜，

「它達到人的優越部分，亦即理智部分；既然人喪失了理智之光，因此這黑夜就更內在、更昏暗。說得更清楚一點，就是這黑夜能使理智失明[45]。」

最後是黎明，

「它離白晝的光芒已近，已不像午夜時那麼黑暗，因為信德直接處於白晝的光芒之前[46]。」

這種黃昏和黑夜是由天主的光進入靈魂而產生的。概念之光適應我們的官能，猶如白日適應我們的眼睛。然而，當信德深入其首要對象，且因聖神恩賜的影響而專注於此對象時，這概念之光便在天主和奧祕的卓越光芒前消失了。真理的金色光芒一旦顯露，教條

43《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章，100-101頁。
44同上，96-97頁。
45同上。
46同上。

的鍍銀表面就黯然失色。黃昏和黑夜便逐漸代替了白日。

在這因光芒所引起的目眩中，被光包圍的官能，由於不適應及帶有罪污而產生了黑暗；但靈魂卻得到了光照，看到了自己的軟弱和萬物的價值。晦暗掩蓋了那產生晦暗的卓越光明之源，但在這晦暗之中，我們卻從「無限」的觀點，看到世物的不同價值。

黑夜也有淨化作用，並能使靈魂適應天主。黑夜本身也在轉化：隨着工作的進展，黑夜也會逐步轉化成充滿神光與寧靜平安的黎明。這課題說來話長，我們不如就此打住。

我們只消說明，在信德內原本只有光明；但當理智深入天主及其奧祕時，天主那超性的光明占據了人的理智，因此造成了晦暗。聖十字若望身為真正的靜觀者，渴望無限的天主，他自己和弟子們把目光專注於天主那超越一切的神光。他再三地提醒我們信德是晦暗的，而這晦暗正是信德已達到其真正對象時所特有及可靠的標誌。

㈡信德的真實性

信德是既晦暗又真實的。真實性，是聖十字若望所指出信德的第二特徵。

信德的真實性可以從兩方面來看，即從它所提供的客觀真理以及從抒發信德的主體這兩方面來看。因此，就可分成客觀的真實性和主體的真實性。

信德的客觀對象是真實的，這真實性是絕對的，超越其他所有的真實性；因為信德所憑藉的依據是出自天主，而天主是真理。其他的真實性，即使是透過五官和理智所獲得的，是由明顯事實所得出的結論，也仍然與人類官能的運作有關，而容易發生錯誤。信德

的真理與官能無關，它奠基於天主，而天主是不會錯誤、也不會欺騙我們的天主。

再從信者來看，信德的真實性就是堅決地信服提供給他的真理。堅決信服就是要完全、沒有限制、沒有條件地信服；不能容納任何故意的懷疑，這也包括理智的絕對服從。

按照信德所憑藉的依據，這主體的真實性也可以有等級之分。沒有以天主的權威作依據，信德便不是超性的[47]。信德在開始的時候，雖也憑藉天主的權威，不過更憑藉宣道人所提供的證據和理由。在實踐中信德逐漸擺脫本性和理性的信仰動機，進一步從天主的依據中汲取力量。對天主的真理之覺悟，自然而然會幫助人，使人的信仰動機得到淨化。聖女伏利諾說：「我什麼都看不見，卻看見了一切。信德的真實性是從黑暗中汲取來的[48]。」

這種真實性使信德擺脫了先前作為信仰基礎的理性動機，並使它進入晦暗。在晦暗中，信德獲得了可信和有神味的依靠。聖女大德蘭說：「我愈不懂，就愈相信，也愈愛慕。」聖十字若望也經常教導靈魂說：

「我處於黑暗之中，也處於確信之中。」

有關信德突然獲得其可靠的真實性，而此真實性本身又不可動搖，雅格．李維埃（Jacques Rivière）如此寫道：

「不信的人覺察到在我們的靈魂上似乎有這麼有力的一擊，

---

[47] 信德的真實性來自天主聖神灌注於靈魂之內的光（聖道茂，in Joan. CIV, L. V, n. 2）。

[48] 黑洛譯，第二十六章。

但是他們分辨不清這一擊是要植入一樣已經穿過靈魂、且轉眼即逝的東西。他們沒有看到這一隻鳥停留了一會兒，我們作了一個手勢，想要抓住鳥的翅膀，但鳥兒當然早一步飛走了；我們的手勢似乎落了空，這手勢在他們看來顯得多麼荒唐……但是，誰若真正感覺到鳥兒從他手中輕輕掠過，那麼，一切邏輯上的疑慮對他就毫無意義了[49]。」

倘若我們不加小心，以上說得這麼清楚的話會使我們得出一個錯誤的結論，認為信服真理時，信德愈是完善，內心便愈感平安。拙樸之人的信仰是平安且盲目的。知識份子即使真誠地信服啟示的真理，心中總是帶著某些理智上的不安和許多需要解決的問題。那麼，拙樸之人的信德，其品質總是高於知識份子的信德嗎？如果這樣認為，那就忘了理智生來是為尋求光明的，而信德給它提供的是奧祕，理智在晦暗難明的奧祕前，感到某種不適應，甚至不安，這完全是正常的。而且，理智愈發達、愈好奇，或者出於性格上有不安的傾向，這種不滿足便愈明顯，於是會推動官能的某些行動，去進行探索，有時候還會產生一些略帶狂熱的騷動，因而形成異議和非理性的焦慮。這些都是經常發生的違背信德的誘惑的心理過程。而在有些情況下，魔鬼的行動可以更加強其破壞性。

這種騷動不過是誘惑而已，只能在主體的真實性以外獲得發展。主體的真實性是對啟示真理的堅決信服。這堅決的信服發自信德，並由意志來支援；在誘惑的噪聲中，它可以完全巍然不動，甚至因誘惑反而變得更堅強、更堅定。信德愈是活潑、愈是堅定，愈

[49] 雅格．李維埃：《天主的足跡》（*A la trace de Dieu*），336頁。

可能發生戰鬥、內心的不安、痛苦和風暴。但是信德卻在戰鬥中得到鍛鍊，而從戰鬥中出來時，反而獲得增強和淨化。

神祕經驗能使人寧靜，平息活動，卻不能消滅違反信德的誘惑，其原因有二：若是這種經驗是部分性或間歇性的，會給某些官能或整個心理活動留下一些自由活動的空間；若是這種經驗所產生的是完全的黑夜，那麼就更有利於誘惑的成長了。

因此，違反信德的誘惑是可以與堅定的信德並存的，甚至還可以與很高超的神祕經驗同時存在。我們應該強調，誘惑是一種考驗，其目的是在信德剛開始的時候，能強化信德；在信德已經堅定的時候，能給予鍛鍊，甚至還能給那些信德非常活潑、非常高超的人，帶來一種具有贖世功能的痛苦，使受苦的人為其他人的得救贏得光明。我們想到的是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所受的考驗。她曾描述說：

「在復活期的歡樂日子裡，耶穌使我明白，世上確實有許多人沒有信德。他們辜負了聖寵，失去了這寶貴的寶藏，這唯一真正完美喜樂的泉源。同時祂允許我的靈魂被最濃厚的黑暗所占領。想望天堂一直是我最甜蜜的思想，現在卻成為戰鬥和折磨我的焦點……這考驗並非僅僅持續幾天，或幾個星期，而是要到好天主規定的時辰為止……這時辰還沒有來到……[50]。

當我的心因黑暗的包圍而困倦不堪時，我想藉著回憶我所嚮往的光明之鄉，好使我的心稍作休息，但我的苦惱卻更加深。我似乎聽到黑暗藉罪人的聲音，譏笑我說：『妳夢想光明，夢想

[50]《自傳手稿》，C，第5張，反面。

充滿最馥郁香氣之鄉，妳夢想占有一切美善的造物主，妳以為有一天會從那包圍妳的濃霧中走出來！妳向前走吧，向前走，享受為妳預備的死亡吧！那不是妳所希望的死亡，卻是一個更深的黑夜，虛無的漫長黑夜……』

啊！如果我使耶穌難過，願祂寬恕我。但是，祂知道，在我無法享受信德時，我還是勉力堅持信德。我相信這一年來我所抒發的信德，比我整個一生還多。每次遇到新的戰鬥機會，當敵人前來攻擊我的時候，我都表現得很勇敢。我知道，雙方對打是可恥的行為，於是我把背轉向敵人，不屑於看牠一眼。然後我奔向我的耶穌，對祂說，為了公開證明有天堂，我不惜流盡最後一滴血。我對祂說，只要祂願意給無信之人打開天堂之門，即使在現世不能享受美麗的天堂，我也感到甘飴幸福[51]。」

在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這些描寫中顯示出，晦暗和困擾所引來的誘惑雖然如此劇烈，但反而能使她對真理的信服更為堅定，更為強固，同時也揭露了這種考驗所具有的救贖功能。因此，信德的完美並不等於內心享有多大的平安。堅強、純潔的信德仍可能遇到大風大浪，這話也適用於靈修生活發展的各個階段。信德的真實性完全是由堅定地信服真理而來的。真理是真實的，卻又是晦暗的。我們必須對此加以強調。

[51]《自傳手稿》，C，第6張，反面；第7張，正面。

五、實用的結論

從上述各項真理中，加爾默羅會的大師們發揮出他們全部的實用教誨。現在只強調其中最重要的幾點。

1. 既然信德達到天主，而天主像燃燒的火焰，永遠在行動，永遠在把自己賞賜給人，那麼，每一個活潑信德的行動，即伴有愛德的行動，都使人直接與這火焰的中心相接觸，都把人直接置於其神光和火焰的影響之下，換句話說，就是使靈魂增加聖寵，分享天主的生命。人在抒發信德時，無論身處何種情況——是神枯或神慰，是痛苦或喜樂，他接觸到的都是天主本身；即使我的官能感覺不到這種接觸，但是，我知道這種接觸是真實又有效的。根據我信德大小的尺度，決定我從天主那裡受益多少，而天主可以超越這尺度，仁慈地眷顧我，彌補我的不足；但祂看的不是我的功勞，卻是我的卑微貧乏。

2. 既然信德是接觸天主的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因此任何尋求與天主結合的努力，必須求助於信德的媒介和信德的行動。唯有信德才能帶領我們到達天主聖寵的泉源。聖事的聖寵是由聖事本身的德能所產生的，但通常也必須憑藉信德才能進入靈魂。在聖體聖事中，我們藉信德與主耶穌結合，藉信德達到耶穌的天主性，甚至人性。同樣，在靜禱中我們與天主的愛情交往，也只有憑藉信德才能達成。若從靈魂在靜禱中的行動來看，靜禱不外是以充滿愛情的信德在尋找天主，同時也可看作是一連串的信德行為。因此，如果在神枯和乏力的時候，靈魂忠信地抒發信德和愛德，那麼他可以放

心，儘管他沒有感到效果，但已作了很好的靜禱。

3. 靜禱必須靠信德才能達到天主，要靜禱完善就要靠信德的完善。在靜禱生活發展過程的兩個階段中，同樣也包含信德發展的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主動的靜禱，對信德來說，相當於以理智的光來光照信德的階段；第二階段為被動的靜禱，其營養來自第二階段的信德，即以聖神的恩賜使之完善的活潑信德。從上文中我們已經知道，概念性的信德接觸到天主的實體，但是又回來使用官能，從中獲取光照和營養；和這信德相對應的是主動的靜禱，主動靜禱固然是與天主真正地交往，但又必須靠想像力、理智或意志的行動來支持。在這種靜禱中，官能的行動起主導作用，主動靜禱的名稱也由此而來。在聖女大德蘭的前三個住所內，我們對它的幾種不同的形式已經分析過了。

活潑的、或完善的信德則與概念性的信德不同，這第二階段的信德透過聖神的恩賜，從天主那裡獲得光照和能力。在這信德的推動之下，靜禱中的靈魂被引向天主。靈魂因聖神的恩賜而被自己所隱約覺察到的天主實體所吸引，被提昇至官能運作的層次之上，或至少是不停地趨向那顯露出來的天主。靈魂這時的靜禱被稱為是靜觀的或被動的，因為起主導作用的是天主的行動。

4. 聖十字若望提出了一些標記，來區分靜禱生活中的兩個階段[52]。由於每一階段對靈魂所要求的各不相同，所以這些標記有非常重要的實用價值。

在主動的靜禱中，人靈從官能的活動中獲得養分和支持，所以

[52] 見本書第三部，第七章〈靜觀〉。

人應該研究啟示的真理，該為靜禱作準備，並為了維持與天主的交流，而使官能參與靜禱行動。

靜禱的第二階段是靜觀的靜禱。這時信德從天主本身獲得食糧，靈魂的責任是平息本性官能的活動，並以極簡單的動作來維持天主對他的吸引。天主的行動已占主導地位，聖神的恩賜在靈魂內行動，聖神要求靈魂這時平安寧靜，尊重天主的行動，並持續地歸向天主。

5. 既然靜禱從那給它活力的高品質信德，獲得超性效能，於是便維持與天主之間的親密又經常的往來，因此靜觀靜禱的效果遠遠超過主動的靜禱。在主動的靜禱中，信德的實踐方式不完善，靈魂與天主只有間歇性的接觸，並且經常滯留在本性的活動之中。而在被動的靜禱中，信德的行使能力已受到聖神恩賜的加強，因此它能使靈魂經常處於天主的作用之下。在主動的靜禱中，靈魂只能間歇地到天主的泉源中汲水；而在被動的靜禱中，靈魂沉浸在活水及聖神淨化的火焰之中，被轉化得愈來愈明亮，直至肖似天主。

6. 那些渴望更快速、更深入地得到超性轉化的靈魂，不是應努力提昇自己到達如此有效的被動性靜觀靜禱嗎？其實方法很簡單，只要在抒發信德之後，使官能停止活動，消除其回到本性的行動，以能維持靈魂停留在他剛才所到達的昏暗現實之中就夠了。聖女大德蘭對這種努力討論得很多，並且說，如果這努力是從驕傲的奢望而來，那是無濟於事的[53]。

超性靜觀是仁慈天主白白賞賜的恩典。唯有天主能使聖神的恩

[53]〈第四住所〉，第三章，883-884 頁。

賜展開行動，使信德在其運作中達到完美。聖女說：

「天主願意在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賞賜人，都按照祂自己的意願。祂不管時間長短或對祂服務多少，我不是說這些不重要，只是有些靈魂努力了二十年所獲得的靜觀程度，遠不如主耶穌賜給只努力了一年的靈魂……[54]。」

聖女在另一處又說：

「我不相信人的任何力量足以打破天主所定下的界限，只有祂自己才有解除這界限的權利[55]。」

要想獲得天主仁慈的恩惠，唯一的辦法就是謙遜。因為天主拒絕驕傲的人，卻把恩寵賜給謙遜的人。要達到靜觀的境界，謙遜要比最大的努力更為有效。謙遜的心態，事實上就在於「把我們自己看作是偉大富有君王前的一群可憐窮人[56]」。同時也要從事謙卑的主動靜禱，繼續用耐心和安靜的耕耘來等待天主把我們高舉到被動的靜禱中。

主耶穌說：

「幾時你被人請去赴婚筵，不要坐在首席上，……應去坐末席，等那請你的人走來對你說：『朋友，請上坐吧！』那時，在你同席的眾人面前，你才有光彩。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57]。」

---

[54]《自傳》，第三十四章，378頁。

[55]〈第四住所〉，第三章，884頁。

[56]同上，883頁。

福音的比喻一字不差地可用於靜禱生活：為了要被高舉到靜觀的境界，應該謙遜地去坐靈修者的末席。在這末席中，最好要渴求如何達到與主完滿結合的更高、更快的方法；但千萬要避免傲慢的心態，以為憑自己的努力就可獲得。

7. 靜觀是活潑信德的果實；它與活潑的信德一樣，以天主本身為對象，而且由於天主的超越性，只能覺察祂為晦暗的實體。靜觀也與信德一樣，其認識既真實又晦暗。這兩種特性，尤其是晦暗性，顯示人靈內的確有靜觀，還可以作靜觀純全與否的標準。在眾多心靈感受的幽深之處，在那經常伴隨著超性靜觀的內心紛擾中，這晦暗性為靜觀者指出活潑信德展開行動的區域，他應該保護這些區域，並以此作為自己的棲身之處，以躲避紛擾。

這種晦暗既然是一個顯示天主實體的標記，那麼，在靜觀中的人應毫不猶豫地捨棄一切清明的光照，不論這些光照來自信理條文或天主本身，而只擁抱晦暗，以能不離開天主。他也應小心，不讓自己受低層次感官的紛擾而分心，即使是想去平息，也不應理會。同時也應注意，勿使自己被天主的甘飴所包圍，或者在五官中追求快感。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把信德的天線高高矗立在一切感覺和騷動之上，並且要安靜地退回到寧靜的晦暗之中。在那裡，無限的天主會把自己顯示給我們，並把自己交付給我們。

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魔鬼在這種情況下是如何善於給人知識和興味，他還嘆息靈魂遇到這麼大的禍患卻沒有覺察，只為了一點點明晰的知識和感性的興味，而阻止天主把他自己完全吸引入祂內

[57] 路十四 8-11。

[58]。他又在《靈歌》第三十一節和第三十二節中，使低層次感性官能留在各自的領域，即所謂的「郊區」，以避免它們把騷動帶進靈魂的內部；然後他求天主開恩，使他連談論這騷動的官能也喪失，並使他的感性部分不能參與這騷動[59]。

在走向與天主結合的行程中，既然信德是達到天主的直接且相稱的唯一媒介，我們就該把信德放在優先地位，高於任何本性的知識，或任何超性的恩惠，即使是非常崇高的恩惠。這樣捨棄一切本性及超性的利益，正是靜觀的全部克修功夫。只有如此，才能淨化信德和望德，才能按我們聖寵的最大限度，與天主完美地結合。

8. 以上的發揮，使我們：

⑴對明晰的知識和在靜禱中獲得的神味作出正確的評價。知識和神味能照明道路，平息官能，並且根據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說法，也有「帶動」的作用。因此它們是走向天主的重要方法，靈魂應該以感恩和謙遜之情對之加以利用。不過，對這些知識太過留戀，那就可能使它們轉變為危險的障礙。

⑵可以肯定的是，要達到全德，甚至完善的靜觀，知識並不是絕對必要的。我們可以設想這樣的靜觀情況，而的確也有這種事實，就是：在官能的騷動中，唯獨彰顯出來的是隱約覺察到的天主，而祂正是靜觀的主要內涵。

⑶我們知道，最偉大的靜觀者並不一定對天主有最多的清晰認識，但是，在天主奧祕的晦暗中，他們要比其他人更能感覺到天主

[58]《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19頁。

[59]《靈歌》，第三十一至三十二詩節，858-861頁。

的超越性。

⑷我們且不談天主對某某靈魂的特殊計畫，也不談祂使某人分享祂聖子的苦難；通常而言，全德的境界包括晦暗侵襲到整個的靈魂和官能。靈魂和官能從此得到淨化，並與天主的事理相契合，於是靈魂在晦暗中獲得富有神味的養料。靈魂對天主的超越性認識得更多，所感到的晦暗也比以前更濃，然而在這更深厚的晦暗中，靈魂卻看到了曙光。這時，光亮、微妙的甘飴，以及柔和的熱情接踵而來，五官對此完全無知，靈魂自己似乎也不了解；他以全部力量，全心投入，在寧靜的熱忱之中，他奔向天主的實體。天主滲透了靈魂，而靈魂渴望把自己獻給天主，永遠要交付得更多、更徹底。

這就是童貞聖瑪利亞的完美靜禱，完全被神聖的火焰所照明並燃燒。然而，聖母的信德卻始終那樣平靜又熱烈，似乎不知道自己所擁有的豐富寶藏，只是在聖神發光的晦暗中，永遠不斷前進，而這晦暗也不斷地籠罩、滲透着她。

我是教會的女兒

初版序言[1]

《我是教會的女兒》是繼《我要見天主》的續集，這本續集繼續論述聖女大德蘭的靈修路程。

有人也許會奇怪，為何半途改書名？是否因為聖女大德蘭出發為了要見天主，途中的種種困難使她恍然大悟，發現自己所追求的目標是不可能達成的，因而放棄了最初的雄心壯志，而甘願在我們身邊安於平凡，只做一個好教友，來達成她在世間作為「教會的女兒」之天命？

事實絕非如此。這位卡斯提亞的女兒，以出身亞味拉而自豪；她在天主的召喚中成長，絕不會放棄當初心中所幢憬的理想，絕不會降低自己的理想來遷就人性的軟弱。她愈勝券在握，她的心火也隨之更加熱烈，渴望也隨之更為宏偉博大。事實上她將以在人世間最完美的方式見到天主，她把這方式稱為「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然而我們必須強調，只有在她發現了教會，並為教會獻出了畢生的心血以後，她才達到了聖德的頂峰。

這位在筆下把自己的心路歷程全盤托出的靜觀者，她的教導和她的生活是如此密不可分，唯有將兩者並陳，在相互對照下，才可能使人有全面性的了解。當年，聖女大德蘭身居亞味拉重整後的聖若瑟隱修院，她細心規劃了生活中的一切細節，為的是要在此見到天主，並與祂共度親密生活。然而從她心中湧出前所未有的熱忱，

1. 指法文版。

使她發現自己原來是屬於教會的。她一心尋找耶穌，結果啟示給她的是基督的奧體。

她的目標並未改變，而她的視野卻驚人地變得無比開闊！以前，她只看到天主和她自己，現在，她一心只要知道基督耶穌和祂奧體的成員；以前，為了尋求天主，她苦心積累的心靈財富，現在，為了教會，她可以棄絕一切。這時，她比任何時候都更渴望天主的光照並與祂共度親密生活，她卻毅然捨棄個人的安寧和靜獨，全心去創建專為教會哀禱祈求的隱修院。她更把改革擴展到男會士，讓他們去完成她身為婦女所無法從事的救靈工作。這位靜觀者於是成為創建修院者，承擔一切操心勞累，奔波於西班牙的險路上。十年前，她因降孕隱修院無法滿足自己靈修的需要而離去；如今，她竟受命擔任此修院的院長，而被迫停下她的工作，中斷她的事業。院內的修女拒絕她，她在她們的一片反對聲中接下院長職，為期三年。說來不可思議，聖愛上智竟這樣顯示祂無上的威能與自由：以前，大德蘭為了尋求天主而離開這降孕隱修院；現在，耶穌卻來此修院會見她，將她提升至與自己完美結合、即神婚的境界。

神婚是完全合乎規定的婚約。天主永久性地把自己給了她時常時常在理性神視中顯現給她。為了永訂終生，耶穌所用的不戒，戒，而是一枚釘在十字架上的鐵釘；也沒有共度婚姻親密生活喚，喚，而是邀請她如真正妻子一樣，為自己的光榮貢獻全部心力神婚神婚中擁有天主並非就此結束，人靈也並非就此休息，而是要的工的工作有更大的效率。基督耶穌在世間迎娶人靈，就是要他們同心同心協力，參與祂的犧牲奉獻，為祂的教會工作不懈。這正是大德大德蘭在她《靈心城堡》的最後幾章中所發揮的立論。的確，她將她將不斷工作，不斷受苦，直到她在布果（Burgos）完成了她

過程中最艱難的一座隱修院以後，在阿爾貝（Alba de Tormès）與世長辭。

死亡的臨近使她要見天主的熱烈渴望終於將掙脫羈絆了。自她內發出一道來自天上的光，使她發現了自己新的名字，那就是在《默示錄》中那塊奇異白石上的新名號（默二 17），那是專為賜給所有在戰鬥中得勝之人的名號。她的新名號就是：教會的女兒。她欣喜萬分，再三重覆誦念這名號，終至神魂超拔。教會為了我們的益處，將亞味拉的大德蘭的這永恆之名，轉譯為「靈修之母」（*Mater spiritualium*），銘刻於羅馬聖伯鐸大堂裡她塑像的底座上。

倘若不把這件事提出來並給予其應有的地位，那就有違大德蘭所傳授的教導了。其實《我要見天主》所指的是大德蘭心靈的主要渴望，而《我是教會的女兒》所強調的則是她愛的本質，她生命和事業的目標，以及她留給她子弟們之聖召的特色。我們必須把大德蘭的加爾默羅聖召內之單純及獨特動向中所包含的雙重面向揭露出來。聖女宣稱自己是加爾默羅會鼻祖厄里亞的傳人；她出發時和她到達頂峰時所說的「我要見天主」及「我是教會的女兒」這兩句話，正與這位大先知的兩句戰鬥名言遙相呼應：「我侍立在永生上主的面前……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

《我是教會的女兒》，這書名會讓人期待在書中找到福傳的理論，不要忘記聖女大德蘭是從事靜觀的，她教導的對象也是都靜觀者。然而她所培育出來的靜觀者顯然都是使徒，而且是高素質的出色使徒，因為她把他們培育成聖神完美的工具。聖女大德蘭雖未提供福傳的方法，然而她所提供給我們的，是培育使徒的絕佳方法。

我們很想把聖女大德蘭這方面的教導多加發揮，即使這樣會超出本書的原先計畫，並且把這本已經夠厚的書更為加厚，因此我們

將只限於說明幾個重點。我們認為這些重點足以顯示聖女大德蘭筆下的這些聖神的工具是完美的使徒，具有耶穌要立為教會棟樑的品格資質，是聖神要置於歷史的轉捩點上，作出天主的壯舉的使徒；是回應我們這時代所急迫需要的中流砥柱。

一九五〇年主顯節後八日

第四部

達成意志的結合

我們現在需要仔細思考一下愛的智慧之行動。

愛的智慧將愛之洪流傾注在我們內心，不是盲目而毫無方向的。她是天主的智慧，她有既定的目標，她將愛之洪流導向我們也能發現的目標。她以愛的轉化與建造教會，來達成這最終目標，就是：天主完美地統御人靈。

在這個過程中有一個中程目標，它標示出一個決定性的階段已經達成，就是：意志，人的主要官能，已被征服。

第四住所是為天主的勝利作準備，而第五住所則以意志的結合來確定這項勝利。

天主將以漸進性的行動，來達成意志的結合；這項行動的效果、人靈的合作、意志的結合本身，及其後續的準備行動，這些都是這第四部分所要討論的主題。

第一章

初期的靜觀性靜禱

天主在人靈內開始點燃一個出自祂自己愛情的小火星[1]。

聖女大德蘭在〈第四住所〉開始時寫道：

「在開始寫這〈第四住所〉之前，我非常需要像往常一樣，先進行祈禱。我把自己交付給聖神，求祂今後代替我進一步說明有關住所的事，並求祂使妳們領悟[2]。」

對於祈求聖神，聖女在〈第五住所〉的開頭，說得更為懇切。那麼，我們就和她一起祈禱吧！

天主介入靈修生活，尤其是介入靜禱之中，這個問題的確是非常微妙又複雜的。聖女大德蘭對此未下定論；而索德祿主教（Mgr. Saudreau）為了「確定神祕學的術語，並獲得一些共識[3]」，曾與眾學者對靜觀課題展開熱烈的討論，並進行調查研究，結果仍無定論。這就足以使我們相信問題的複雜性了。

天主以特殊性的援助來干預靈修生活，會引起許多靈修和心理

---

1 《自傳》，第十五章，147頁。

2 〈第四住所〉，第一章，863頁。

3 參閱《靈修生活》（*Vie spirituelle*）（增刊），1929-1931年。

上的問題。聖女大德蘭為了解決這些問題，總是希望自己能很有學識：

「我需要學識來應付許多事情。現在要解釋什麼是特殊性的援助，什麼是一般性的援助，就需要有學問。許多人對此一無所知。我們應該告訴別人，吾主是何等樂意靈魂能親眼看見這特殊性的援助[4]。」

天主以特殊性的援助造就超性靜禱，以一般性的援助協助人努力從事普通性靜禱。如何區別這兩種援助呢？我們已在前文中說過了[5]。然而，我們還想在這裡順便提一下聖女所堅持的標準；聖女並用這個標準來給超性靜禱下定義：

「我之所以稱之為超性，是因為我們個人不論費多大心機，作多大努力，都無法達到那種境界；雖然我們能夠、也應該憑己力盡量把心靈準備妥當[6]。」

「即使人以懺悔、祈禱，及各種刻苦、犧牲，把自己撕成碎片，如果上主不來把我們高舉到這恩寵的地步，這一切都收效甚微[7]。」

釐清超性與本性的區別以後，現在來研究天主以特殊性的援助介入靜禱時，在最初所採取的各種形式。

---

4 《自傳》，第十四章，140頁。

5 參閱本書第三部，第七章，591-599頁。

6 《交往集》，〈致阿爾華萊茲神父〉，七，518頁。

7 《自傳》，第十四章，139頁。

天主在人靈中的第一種超性行動，是哪種形式呢？

這個問題可以有一個雙面性的回答。一方面是按照邏輯順序，就是聖寵在靈魂內正常成長所應有的順序；另一方面是按照時間順序，也就是天主所採取的順序。

我們將遵循邏輯順序來進行以下的論述。至於時間順序，也值得稍作闡述。

按時間的順序所要談的，正是天主仁慈的領域。天主在分施恩寵時，絕對自由，只根據祂本身的意願。耶穌對尼苛德摩說：「聖神願意向哪裡吹，就向哪裡吹[8]」。這同一聖神將其「隨祂心願分與各人[9]」。「蒙召並不在於人的意願，也不在於人的努力，而是由於天主的仁慈[10]」。

聖女大德蘭也說：

「天主常常會接觸一個有很多缺點的靈魂。至少在我看來，這靈魂只是沒有大罪而已。祂會允許這處於不完美狀態中的靈魂獲得神視，甚至很高的神視，就因為祂要把他領到自己身邊[11]。」

聖女所說的各種恩寵，如神視和內在的言語、無限甘飴湧入內心、迅速的心醉神迷等等，嚴格說來，還不是真正的靜觀聖寵，並沒有把靈魂提高到持久的靜觀境界。但是，儘管是暫時性的，仍不

---

[8] 若三 8。

[9] 格前十二 11。

[10] 羅九 16。

[11]《全德之路》，第十八章（西班牙埃斯古利亞圖書館手稿，134 頁，註解，靈修生活出版。）

失為非常寶貴和重要的聖寵。

這些恩寵即使當時還不能把人從罪惡中拉出來，但通常能使人得以真正地回頭改過，並且使人明白超性世界是一個活生生的事實，為人打開從未想像過的視野；同時，也能使人心胸開闊，迫切追求天上的神恩。因為在瞥見天主那豐盈的生命以後，世上再也沒有任何事物能滿足人的心了。

除了召喚靈魂攀向頂峰以外，這些恩寵本身通常還包含對未來的光照。當事人不宜輕率地對這些恩寵加以解說，然而若由有靈修經驗的人來檢視，他會輕易地就看清這位被天主據為己有的人，應修那種聖德，應走那條特殊的道路。

從以上的雙重理由來看，這些恩寵的效益是無法估量的，因為靈魂可以在其光照下使自己的靈修生活突飛猛進。因此我們應該牢記這些恩寵，念念不忘，絕不是為了驕傲自大及沾沾自喜，而是為了感謝天主，經常想起其中的深奧意義，回應天主聖愛的各種要求。這初期的恩寵是痛苦又甜美的創傷。如此受傷的靈魂是幸福的，如果他愛情的慷慨程度足以使傷痕不斷更新，那他就更有福了！

儘管聖女大德蘭曾多次見證以上這種情況，就是：天主在第一次占有靈魂時，就以如此深厚的神祕聖寵造就人，然而這畢竟是特殊情況。通常，仁慈的天主會按照一般性的規律，依照邏輯順序，循序漸進地進入人靈。

聖女在寫給阿爾華萊茲神父的信中，曾指出天主就是這樣對待她的：

「我認為，我所感覺到的最初的超性靜禱，就是內心的收

斂[12]。」

這種被動的收斂心神是天主進入人靈的第一步。聖女在各種論著以及上述的書信中，都認為在安寧性的靜禱之前應先收斂心神。她在《靈心城堡》中寫道；

「這種靜禱的效果很多，我將講述其中的幾種。但是首先我要談另一種靜禱，它幾乎總是出現在這種靜禱之前。由於我在其他地方已經談過了，所以現在只約略談幾句[13]。」

因此，根據聖女大德蘭的看法，初期的靜觀性靜禱就是被動的收斂心神和安寧性的靜禱，後者也稱為神味靜禱[14]。

在聖女大德蘭所說的這兩種靜禱之後，在同一靈修生活的階段裡，還應加入「信德的神枯」或「靜觀的神枯」的靜禱，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曾對此詳加討論。

一、超性的收斂心神

雖然聖女大德蘭以前也討論過超性的收斂心神，但是，只有在《靈心城堡》，以及在幾乎同一時期寫給阿爾華萊茲神父的信中，

---

[12]《交往集》，七，518頁。

[13]〈第四住所〉，第三章，880頁。也請參考《自傳》，第十四章；《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交往集》，七，已引證。

[14]在聖女的《自傳》中，根據她對靜禱所分的等級，這兩種超性靜禱同屬於第二級，即稱為第二種灌溉花園的方式，就是水車方式（《自傳》，第十四及十五章，137-156頁）。

才把超性的收心與安寧性的靜禱清楚地區分開來。唯有在這個時期，她的目光才夠敏銳，她的筆觸才夠靈活，足以對心神的收斂作特別的描述。請聽她說：

「這種心神的收斂不在於身處昏暗，閉目不視；雖然人可以因不願見外界事物而閉起眼睛，並渴望獨處，但這種收斂本身卻不取決於外界……五官和外界事物似乎已失去其支配權，靈魂因而漸漸奪回了他失去的陣地。有人說，靈魂這時回到他自身之內，或者說，有時候竟高舉在自己之上。我無法用這樣的言語來解釋，而我錯就錯在以為妳們會懂得我的說法，這也許只有我自己才懂。我們且把所談及的五官和官能都看作是靈魂內部城堡裡的居民（這是我為了便於解釋所作的比喻）。已經有好長的日子，甚至幾年了，這些居民離開住所，去和那些危害自己利益的敵人廝混。他們出走以後，一旦明白了自己的災難，便又向城堡靠近，但是再也無法進去了。常期呆在外面所養成的習慣真是多麼有害！但是他們至少不再是叛徒，他們就留在城堡的附近。居住在裡面的大王見到了他們的善意，就大動慈愛之心，把他們都領回自己的身邊。這位善牧吹了一聲甜美的牧笛，他們隱約聽到，便從中辨出了祂的聲音，於是他們不再流浪，而回到自己的住所。牧人的這一陣笛聲對他們有無比的吸引力，使他們拋棄以前沉湎於其中的種種外界事物，而回到自己的城堡。我認為以前我對這恩寵從未解釋得像這次這麼好[15]。」

[15]〈第四住所〉，第三章，880-881頁。

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中曾盛讚「主動性收心」[16]，但在這裡，她強調超性的收心與主動性收心完全不同。

主動性收心是訓練官能的一種極佳方法，對靜禱特別有幫助，並且準備自己達到完美靜觀的境界。這是「我們力所能及」的，凡想做到主動性收心的人都「不必喪氣」[17]。而被動性收心純粹是天主的特恩，我們無法靠自己的努力得到。

對於這樣一個微妙的問題，聖女有卓越的經驗，唯有她能說得清楚。我們還是來聽她談：

「天主把這恩寵（收斂心神）賞給靈魂時，靈魂獲得的是一種可貴的幫助。但是，妳們不要認為，只靠著理智的幫助設想天主在妳們之內，或者靠想像力的幫助，把天主呈現在妳們面前，就可以獲得這恩寵。這些方法是好的，是一種非常好的默想方式。既然天主的確是在我們之內，所以這些方法也有事實根據。這是我們每人都能做得到的，當然還需要有天主的幫助。不過，這並非我所要說的收心，我要說的完全不一樣。有時候，靈魂甚至尚未開始想天主，而我們所說的居民（指五官和官能）卻已經在城堡之中了，無人知道他們是怎樣進來的，也不知道他們如何聽到了牧人的笛聲，因為他們的耳朵並未聽見任何聲音。但是，他們在靈魂深處清楚地感到一種充滿溫馨的心神收斂。凡是對此有經驗的人都會信服我的說法。而我，

[16]《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711-716頁；尤其是第三十章，721-727頁。

[17]《全德之路》，第三十一章，730頁。

[18]〈第四住所〉，第三章，881-882頁。

卻無法解釋得更加清楚了[18]。」

因此，這超性的收心確實是天主行動的效果和天主蒞臨的標記。吾主雖未親自現身，但是祂的神能正遙控式地在行動。祂從遠處送來一陣神祕的笛聲，靈魂完全沒有聽到，也不能直接觸摸到，但是他自覺已平息了下來，被一種他所不認識的力量用收斂心神的斗篷給籠罩住了。吾主不需要對他更多地顯示自己，他感覺自己已處於聖地之中，他的官能突然間都馴服了。一股溫馨的力量控制了他的官能，一股敬愛之情的暖流傳遍了所有官能。這時每個官能都按照天主的指示返回靈魂中各自的位置，在那裡安靜甜蜜地等待着。每個官能都感到天主近在咫尺，都留神靜聽，卻無法直接看到祂，也無法直接覺察到祂。

在這超性的收斂心神中，就像天主所有的直接行動一樣，祂所投入的力量有時多有時少。有時，天主似乎用極隱祕的召喚來幫助人收斂心神，人幾乎感覺不到；而在其他場合下，祂又會彰顯自己，有力地占有靈魂，而使其官能失去能力。

為那些尚未經驗到超性恩寵的「新手」，他們獲得的感官效果一般來說是相當顯著的。而對那習慣於身處天主恩寵中的人，他的感官已然順服了，對天主臨在所產生的衝擊極為微小，雖然甜美，卻幾乎意識不到。

在被動性的心神收斂以後，可能不會有其他的超性顯示。天主只是用收斂來中止人內心的紛亂，或使原來以單純的注視所作的主動性靜禱，變得更為平靜。

然而被動性收心常常是更高恩寵的前奏。吾主以無比的仁慈，親自使人擁有安靜聆聽和安詳服從的心境，好迎接祂的到來。所以

超性的收心一方面是預告，另一方面也為天主的眷顧作好準備。聖女大德蘭說：

「這種收心是為了準備聆聽天主的聖言[19]。」

她還寫道：

「（這種被動性收心）雖然不靠我們自己的力量，但依我看來，靈魂已建成一個處所，好準備自己來進行我所談過的（安寧性的）靜禱[20]。」

天主在降臨人靈以前，先給人遣送收心和超性的平安作為前導。每次來臨以後，這種平安就存留在人靈內，作為祂行動最真實、最具特色的標記。我們的天主真是平安的天主。

二、安寧性的靜禱或神味靜禱

天主以被動性收心作預告，接著便在安寧性的靜禱中「開始把祂的王國賞給我們」[21]。聖女大德蘭在她的著作中，對安寧性的靜禱或神味靜禱曾作過多次描述。現在有必要重溫那些主要章節，不是為了比較其中之不同處，而是要找出其中的要點。

請看聖女在《全德之路》中，最早的描述之一：

19〈第四住所〉，第三章，882頁。

20同上，880頁。

21《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39頁。

「我的女兒們，現在我要為妳們講解什麼是安寧性的靜禱……在我看來，誠如我已說過的那樣，就是在安寧性的靜禱中，吾主向我們表示祂在俯聽我們的祈求。在現世，祂就開始把祂的王國賞給我們，好使我們能由衷地讚頌祂……這恩寵已是超性的，超越我們所做的一切努力。那時靈魂已進入了平安之中，或應該說，吾主以其臨在已使靈魂得到平安，一如當初對西默盎老人家那樣。靈魂的一切官能都處在停息之中。他比以前更懂得，這並非靠外面感官的幫助所能做到的。他感到自己就在天主前，若再接近一點，他就會與天主結合而成為一體了。然而這不是用肉眼或靈性之眼所能看見的……他只看見自己在王國裡，或者至少他已接近了那位能賞給他王國的君王。他充滿了崇敬之情，不敢向祂有所要求……肉體感到深切的喜樂，靈魂感到崇高的幸福。他只要看見自己臨近泉源，就快樂無比，在尚未暢飲之前，他已不再口渴。他想自己已經一無所求了；他的官能停留在恬靜的安寧之中，連動也不想動了；一切事物似乎都在阻止他去愛。然而並非所有的官能都受束縛，以至無法去想就在跟前的那一位，其中兩種官能（理智和記憶）還是自由的，只有意志成了俘虜……[22]。」

聖女在《自傳》中所寫的，是同一個主題：

「這些官能並沒有迷失，也沒有入睡，只是意志被占有，卻不知自己是怎樣成了俘虜。意志只好同意讓天主把自己囚禁

[22]《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37-738頁。

[23]《自傳》，第十四章，137-138頁。

起來[23]。」

從上面引自聖女的《自傳》和《全德之路》的描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安寧性的靜禱中，天主的行動目標是人的意志。然而，被動性收心與安寧性的靜禱之間仍有可能產生混淆，難以區分[24]。但是到了《靈心城堡》中，聖女大德蘭以其更豐富的經驗，給了我們更簡單、更清晰、更高明的描述；對安寧性的靜禱之性質、根源及其各種特點，用她特有的筆觸予以闡明。

聖女在發揮我們已熟悉的兩個池塘的比喻時，告訴我們其中一個池塘的水是經由導水管灌注的，另一個則

「直接來自水源，水源默默無聲地把它灌滿……水源就是天主……依我之見，這快樂並非來自心中，而是來自更隱祕、更深邃之處；我想應該是靈魂的中央，這是我當時所了解的，最後我還會加以說明……我似乎的確認為，當這天上神泉自我們心靈深處流出時，我們整個的內心就更為開闊而舒暢。這神泉在我們身上還產生無以言喻的幸福；靈魂本身也不能了解當時所獲得的恩惠。我們現在可以說，靈魂聞到了馨香，彷彿在他內心深處有一爐炭火，有人投進了最芬芳的香料。我們看不見炭火，也看不見火爐在何處，然而炎炎熱火與裊裊香煙瀰漫整個靈魂，甚至連肉身也經常分享到這種香氣。

我的女兒們，請注意，要好好了解我的話：靈魂並不感覺

[24]因此，聖女在《自傳》中寫道：「我已說過，在這初步的收心中，在這安寧性的靜禱中，靈魂官能的工作並沒有被剝奪」（第十五章，145頁）。她似乎把收心納入安寧性的靜禱之中。

到熱火，也聞不到芳香，這是極其微妙的事；我用這個比喻，只是為了使妳們易於明白[25]。」

當意志歡愉地被所嘗到的神味所迷醉時，其他官能的遭遇如何？

聖女大德蘭讓我們看到，其遭遇可能隨著各種情況而有所不同。

舉例來說，有一種情況就是其他官能對意志所享用的宴席有所知悉，而想前來分享。它們有意幫助意志，以它們自身的行動來增加安寧[26]。結果不僅徒勞，更產生心亂，等於把柴捆丟在火星上，差點把火熄滅：

「其他兩種官能（理智和記憶）來幫助意志，使它能更充分地享受如此浩大的幸福。然而，意志雖然與天主結合，有時卻因這兩種官能的干擾而感到困窘……這兩種官能好比鴿子不喜歡主人所餵的、未經自己挑選的食物，便去別處尋找，結果找不到更好的食物又回來了。它們這樣進進出出，只希望意志能分給它們一些快慰[27]。」

這些官能因騷動而不能嘗到神味。

---

[25]〈第四住所〉，第二章，874-876頁。

[26]聖女這樣描寫理智的作為：「它尋求用許多語言和理由來感謝這神恩，又堆砌自己的罪過、缺失，以深感自己之不配。於是這一切事湧上心頭，理智認清，記憶追尋，……理智也會奮起找尋優美的言詞來表示感謝」。《自傳》，第十五章，148-151頁。

[27]《自傳》，第十四章，138頁。

有時理智不管怎樣，總是分享不到靈魂的宴席，因此感到不安：

「靈魂處在深深的安寧之中，理智有時反而感到混亂不堪：它彷彿覺得這些事不是在自己家裡發生的；也可以說，好像家主所在之處不是自己的家，因而感到很不舒服，它便到別處去尋找，因為它不知道如何使自己安定下來[28]。」

所以這第四住所，雖以安寧為其特徵，但仍是頗為動蕩不安的住所。

另一種情況，就是所有的官能都處在活水的波瀾之下，好像陶醉了似的。聖女寫道：

「飽飫聖寵之泉的靈魂已不知道如何前進、如何後退，他只顧享受這無邊無涯的光榮。他好比一個渴望死亡的臨終者手執聖燭，在彌留中嘗到無可言喻的極深快慰……

這時，靈魂全神貫注，仰望天主，似乎沒有一種官能敢輕舉妄動。就是我們自己也不能使它們動起來，即使我們想設法分心走意，看來也無法完全奏效。那時我們要說許多感謝天主的話，若不經天主安排，會語無倫次，至少理智已做不到這一點了。靈魂要高聲頌揚天主的光榮。他已出神，內心充滿最甘飴的癡狂。花朵已經開始綻放，散發清香[29]。」

如此描述的靜禱是第三級的靜禱，或是引水灌溉式的靜禱。聖

---

[28]《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1頁。

[29]《自傳》，第十六章，157-159頁。

女在《自傳》中清楚地把它與安寧性的靜禱區分開來，因為她說這種靜禱中的水流更為充沛，德行也更為堅強[30]。

但在與阿爾華萊茲神父的交往中，聖女改變了以上的看法[31]；在《靈心城堡》中她把這陶醉的靜禱與單純的安寧性的靜禱聯繫在一起，因為官能雖已陶醉，但尚未與天主結合。這時可感覺到的效果更為強烈，收效也許更大，但天主的行動方式與在安寧性的靜禱中的情況一樣，就是：只有意志才真正地受到帶動。

聖女大德蘭也在《靈心城堡》中證實，她現在的說明與她以前所說的有所不同。她寫道：

「我認為，這時我們的官能，並未與天主結合；它們雖陶醉其中，卻驚問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現在的用詞可能與我在別處論內心情況時所說的稍有不同，這也不足為奇，因為上次我差不多是十五年前寫的，此刻也許天主賞給我比以前更多的光照，使我對此事了解得更為清楚[32]。」

安寧性的靜禱就是這樣甜美地控制了意志。這種靜禱是「天主在人靈內開始點燃一個出自祂自己愛情的小火星」[33]，「如果靈魂作好接受的準備，就保證天主將選定他承辦大事」[34]。

---

[30]《自傳》，第十七章，165頁。

[31] 她在《交往集》518頁中寫道：「在安寧中通常會發生所謂官能的入睡；這些官能並未完全專注集中，也未完全停止功能，因此不可稱之為心醉神迷。但這也不是與天主完全的結合，靈魂有時、甚至經常知道，結合的只有意志」。

[32]〈第四住所〉，第二章，876-877頁。

[33]《自傳》，第十五章，147頁。

三、靜觀性神枯或信德性靜禱

這種名稱似乎表示與安寧性的靜禱的境界迥然不同。然而聖十字若望以此為題所描述的這種初期靜觀性靜禱的形式，是與聖女大德蘭所謂的收心靜禱與安寧性的靜禱是相符的。

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35]和〈感官的黑夜〉[36]的幾章中作了種種描述，提出各樣標記，指出一個人必須由默想進入靜觀。這些標記我們已在前面研究過[37]，因此在此只需重溫一些最主要的標記，以說明聖十字若望所指出的有關靜觀性神枯的各種特點。

在聖十字若望看來，靜觀是對天主充滿愛情的認識；它主要在於接受太陽的光芒，而這「太陽」，就是那一直翱翔於靈魂之上的天主。

由於這神聖光芒的超越性，因此，當人靈的官能因為不適應而無法領受它時，便很自然地產生了黑暗。黑夜因此就成為靜觀的特徵。

這黑夜是在官能的無能為力、枯燥乏味、憎惡厭煩中感受到的，因為這時那些官能已不能如以前一樣，習慣於在運作中感到滿足，得到助益。

---

[34]《自傳》，第十五章，148頁。

[3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三和十四章，169-182頁。

[36]《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和第九章，508-517頁。

[37]參閱本書第三部，第七章，591-599頁。

然而，在這缺乏神慰的情況中，出現了某種平安，這時靈魂不特別想什麼，只喜歡獨自處在寧靜與安息之中，在充滿愛情的認識中沒有動作，也沒有官能的運作。

這充滿愛情的認識極為微妙，極為柔細，靈魂起初是無法意識到的；起初人靈只因缺乏感官的滿足而煩惱不已，因為官能已無能為力了。所以，初期的靜觀性靜禱完全是枯燥乏味、無能為力又缺少安慰的。

但稍後就有另外一種境界：

「這時靈魂在靜禱時，可以開懷暢飲，不必再從過去的思考、固定模式和象徵性語言的導水管中汲水了。靈魂只要在天主面前，就立即獲得一種朦朧、深情、平和與安寧的認識，靈魂就可從中汲取天主的智慧、聖愛與甘飴了[38]。」

聖十字若望在後面又描述了一種情況：

「有時靈魂猶如處在極大的遺忘中，說不出自己曾在何處，曾做過何事，似乎不覺得時間在他內流逝……

這種遺忘的原因，就在於這種認識的純粹性與單純性，一旦這種認識占領了靈魂，靈魂就會變得純全而單純，脫離一切領會，脫離一切感覺與記憶的形態；而以前靈魂就是利用這些形態來運作的。現在既然沒有了這些形態，這種認識就會使靈魂忘我，而感覺不到時間了。因此，這樣的靜禱即使時間很長，

[38]《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四章，西普連譯，呂西盎編，181頁。

靈魂仍覺得很短，因為他已與超時間的純粹智力結合在一起了……[39]。」

我們之所以描寫上述這較高的靜禱境界，是因為它可以強調聖十字若望的靜觀特點及其發展路線，就如同官能的入睡可以說明大德蘭心目中安寧性靜禱的特色一樣。

即使其中有所差異，我們從初期的靜觀可以看到，施加於靈魂官能上的，確實是天主超性的行動。這是湧自源頭深處的甜蜜愛情水流，或發自光源深處的光明，降臨到意志或理智上；而在某些情況下，會同時降臨到意志和理智兩者之上。

那源頭便是天主，祂還在遠處。所有官能都暢飲從祂那裡湧出的活水，但天主並不藉由立即的接觸而把自己交給靈魂。這時，這些官能可能因此而陶醉，甚至神祕地入睡；但聖女大德蘭說，那時並沒有與天主完全結合。

再說，這些官能只斷斷續續地領受這活水。這樣的靜觀並不是完美的，但初期的超性靜禱確實能為完美的靜觀作好準備。這初期的超性靜禱豈不是在滋養官能，使其變得柔順，好能適應靈修境界，並已經在接受淨化嗎？它們力求與天主結合，這種做法的本身就是一種保證，因為只要靈魂是忠信的，凡天主所開始的，必由天主來完成。

即使靈魂超越了這初期的摸索階段，但只要他尚未與天主完全結合，這種初步的超性靜禱、安寧性的靜禱與靜觀性神枯，仍舊是

---

[39]《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四章，西普連譯，呂西盎編，187頁。

他慣有的心境；在這基礎上天主有時會將他提升至更高境界，但他也會立刻再回到這種基本心境，因為除了與天主完全結合以外，任何天主對人靈的更高層次的提升、占有都只是暫時性的。

第二章

天主是光，天主是愛

凡所接受的，均按接受者的方式接受之[1]。

在敘述初期的超性靜禱時，我們已注意到，聖女大德蘭的靜禱與聖十字若望的靜禱之間有些差異。

聖女大德蘭談的是超性收心和安寧，而聖十字若望談的則是靜觀。聖十字若望認為必須有三種標記同時出現，才可以確認為靜觀，而聖女大德蘭只要求一種標記。

最主要的差異在於不同的氣氛。聖女大德蘭把我們引進洋溢著喜悅溫馨的境界，而聖十字若望則使我們處在似乎全由枯燥乏味、無能為力、時常有不安情緒所籠罩的冷漠場所。

聖十字若望堅稱，一個人能有靜觀而不自知，聖女大德蘭則與他相反，經常以自身及她的讀者的經驗，來描述超性的境況，以使人更易了解。我們不禁要問，這些不同的說法怎能用來描述靈修生活中的同一個階段呢？

然而，毫無疑問的是：他們兩位所說的，都是天主的超性行動在靜禱中的初期表現。

其實，兩者在差異中也存有相似點：在聖十字若望所描繪的情境中，似乎借用了聖女大德蘭的描述，反之亦然。聖十字若望說，

---

[1] 士林哲學言論。

人「在靜禱時……可以開懷暢飲，不必再從過去的思考水道中汲水了」[2]，而聖女大德蘭則強調在安寧中某些官能的混亂與不安。

他們之間的相似之處的確是可期待的，因為這兩位同一宗派的靈修大師多年來（1572-1574）在亞味拉的降孕隱修院，每天交換經驗，攜手為修會會士的利益奮鬥，在他們留給我們的教導中會有絕對不可妥協的相異點嗎？我們很難相信。

在以下的篇幅中，我們企圖減少這些差異，至少嘗試加以解釋。在這樣做時，文中難免有重覆的地方。如果我們能在新的光照下思考這些問題，因而得出實用的結論，那麼我們的努力就不是徒勞無益的了。

一、神祕經驗中的光和愛

超性的靜觀，就是人靈藉著聖神的恩賜，以歷經鍛鍊而臻於完美的信德單純目光來注視天主。它來自雙重的超性行動：人靈以充滿愛情的信德深入天主的真理；而天主則藉著聖神的恩賜，使信德簡化、平靜，而進入靜觀之中。

這雙重的行動，產生雙重的果實。由於天主是愛，喜歡把自己賜給一切尋找祂的人，因此人靈以充滿愛情的信德深入天主，從中汲取恩寵的豐富資源。而在天主那方面，則藉著聖神的恩賜，使人靈經驗到天主的臨在與恩寵。

第一個果實（天主那一方面）是獨立於第二個果實的；因為天主豐富的恩寵也能到達沒有任何神恩經驗的人靈內。當第二個果實

2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四章，西普連神父譯，181頁。

與第一個果實結合在一起時，便顯示出超性靜觀的特徵。

我們以下要特別討論的，就是人靈藉聖神的恩賜所能得到的對天主的經驗。

天主藉聖神的恩賜所施加於人的行動，完全出自其仁慈，因此完全是白白的賞賜。我們知道，天主的仁慈隨心所欲施加於人。祂要的是誰，祂什麼時候要，都由祂自己決定。

以上這一點雖然極為真實，卻也不能視為唯一途徑。其實天主的仁慈也有其習慣性的做法，並遵循其前進的步驟；這是大多數人憑親身經驗可以確認的。

這種經驗首先強調，天主的影響是發自靈魂深處的。

且讓我們來回憶一下《靈心城堡》中象徵性的神視：天主臨在於第七住所，從此處發出光芒和感召，把人靈吸引住，直至達到神婚中緊密結合的地步。

聖女大德蘭指出，在安寧性的靜禱中有以下這種明確的感受：感到活水是從天主這個泉源湧流出來的；這活水的源頭不在心裡，而是「來自更隱祕、更深之處；我想應當是靈魂的中心」[3]。

在這來自深處的天主生命之湧現中，有一呼喚。靈魂和他的官能感到甜美又有力地被帶到天主恩寵的泉源處：原來天主就隱藏在自己的靈魂深處。靈魂便被聖神的芳香引進自己的深處，並不斷地深入，直至在完美的結合中與天主共融。

首先感受到天主內在行動的是最表面的感覺和官能。聖女大德蘭把天主的這種影響比作善牧的笛聲，不專注的官能幾乎很難聽見這輕柔甜美的笛聲，但是它們還是能辨認出那是祂發出的聲音，因

---

[3] 〈第四住所〉，第二章，875頁。

而產生了被動的收心，也就是最初的超性靜禱。

在那繼收心而來的靜觀性靜禱中，亦即在安寧與靜觀性的神枯中，天主的行動已定位於較內在的官能，就是在意志和理智之中。在結合性的靜禱中，受天主感動的就是靈魂的中心。現在我們不必談得過多，只要先確定來自靈魂最深處的天主的行動，其循序漸進的動作，首先施展在靈魂周圍，隨著靈魂的日益配合，才漸漸深入其內。

前文提過，我們要解釋聖女大德蘭的安寧與聖十字若望的靜觀性神枯，並減少這兩者之間的差異。那麼，現在就言歸正傳。

天主是光和愛。在天主無限豐富的單一之中，這兩個屬性是與人的理智、意志這兩種官能相對應的。對人的理智以及深植於理性的信德而言，天主是光；對意志和超性的愛德而言，天主是愛。在天主方面，祂使人聰敏，讓人看到天主是光；給人智慧，使人感到天主是愛。

靜觀既然在本質上是因聖神恩賜而達到完美境界的信德行為，它尋找的是天主的光。然而，愛德在靜觀中也有其行動，因為是愛德藉聖神恩賜使信德有靜觀的功能，使靜觀只有藉著愛並且在愛中，才能憩息在天主的光裡。

因此，在靜觀中天主以光和愛把自己賜給人。我們能否在天主的顯示中分辨這光和愛的雙重面貌呢？聖十字若望確定，在人的靈魂本質內所接受的與天主最高超的共融中起主導作用的，不是光便是愛。在我們目前所關注的初期靜觀中，兩者的區別更加明顯而重要。那時不是理智便是意志，接受了天主所施加的影響。

研究天主是光和愛的雙重顯示，使我們對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在靜禱上的不同性，獲得一些光照。

㈠真光和聰敏之恩

天主是光，其種種顯示是我們的理性所無法經驗到的。這是聖十字若望所述說和闡明的普遍定律。他寫道：

「我們知道，理智困在肉體的牢籠裡，它是既無準備、也無能力對天主有清楚的認識的；因為這種清楚的認識，不是在現世的條件下所能擁有的；只有先死去，否則就不會有這種認識。因此，當梅瑟要求認識天主時，天主答覆他說：『沒有人能看見我，還能活著』[4]。因此，聖若望說『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5]。」

聖人還寫道：

「人的理智藉靜觀領受天主的光，靜觀便稱作神祕神學，亦即天主隱藏性的智慧，因為這對接受天主智慧的理智來說是隱祕的。聖德尼（*Saint Denys*）稱之為黑暗中的光線……亞里斯多德（*Aristote*）說，蝙蝠的眼睛在太陽光下完全看不見；我們的理智也一樣，在極強的天主之光前也完全看不見。亞里斯多德甚至還說，有關天主的種種事理愈崇高、愈明亮，對我們就愈陌生、愈黑暗[6]。」

人的理智沒有能力看清天主的光，但能在其各種效果中接受並

---

[4] 出三十三 20。

[5] 若一 18。

[6]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七章，128-130 頁。

經驗到光。聖十字若望將在《心靈的黑夜》中對這些效果作詳細的分析，但我們現在就有必要把它們一一指出。

當天主之光降臨在理智上時，理智就無法作出有條理的思考。聖十字若望這樣寫道：

「靈魂發現自己從此再也不可能默想或利用想像力了，他以前從中得到的神味，現在一點也沒有了……

靈魂也不願意把想像力和感官應用在任何內在或外在的特定事物上，這並不是說他的想像力不會胡思亂想，因為即使靈魂享有最深沉的收心，想像力仍不會安定下來[7]。」

這種無法作默想，連過去習以為常的推理思考現在也無法做到的情況，可能會使各種官能完全陷於癱瘓之中。

這種無力感伴隨著不安；聖十字若望用天主的光芒和靈魂的不潔這相互對立的兩者的相遇，來解釋這種靈魂的不安：

「灌注性的靜觀起初對靈魂也是痛苦的。靈魂本來可以從中獲益匪淺，因為在此神聖的灌注性靜觀中含有無窮美善，然而由於接受這些美善的靈魂尚未潔淨，仍充滿著種種嚴重的缺陷和弱點，因此相互對立的天主的光與不潔的靈魂，無法共存於同一靈魂內，兩者在靈魂內互相戰鬥，作為戰場的靈魂當然一定會感到痛苦不安[8]。」

天主的光更深入靈魂以後，通常會造成一種黑暗的感受，同時

7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一章，154頁。

8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60頁。

也使人獲得一種對天主的模糊而充滿愛的總體性認識：

「當這種認識更純全時，就會使理智成為瞎子，因為新的認識剝奪了理智以前習慣性的認識模式、表現形式或圖像，於是理智深刻體會到自己處在黑暗之中[9]。」

這種愛的總體性認識，作為超性靜觀的特徵，我們已經多次描述過了；現在再提，只是想與聖十字若望一起指出，這種認識不僅起初難以覺察，就是達到十分純全和完全單純時，也同樣如此。聖十字若望說：

「當天主的光不是強烈地進入靈魂時，人並不感到身處黑暗中，但也看不到光；人對世間和天上事物的認識都覺察不到[10]。」

這種對天主之光毫無覺察，甚至是欠缺光的經驗，層次愈高愈明顯。聖十字若望說：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我們所說的總體性認識（靜觀的認識）有時是非常柔和又微妙的，尤其在它更純全、更單一、更完美、更超俗、更內在時，靈魂雖然正在其中，但看不見它，也感覺不到它。這種情況在以下的條件下更為明顯，就是在這認識本身更明亮、更純全、更單一、更完美的時候；而接受這認識的靈魂也更純潔、更能擺脫理智與感覺所能獲得的其他概念和特殊知識之時。因此，靈魂在缺少由理智與感覺按往常習

9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二章，163頁。
10 同上。

慣所提供的知識時，便不再感覺到這些知識了……有一個比喻可以使我們更了解這層意思：我們看到太陽光從房間的窗子照進來，這道光愈充滿微粒和塵埃，對視覺來說，就更能覺察到，感受到，觀察到。……如果這道光完全純淨，絕無微粒和極小的塵埃，那麼對肉眼來說，就完全成為黑暗而不能覺察的了。這時肉眼找不到可見之物，肉眼因缺少了物件，便不再有停下目光的地方，因為光本身並非視覺的對象，只是使人見到可視物的必要條件而已。因此光或光線在沒有反射出物件時，人也就見不到光或光線。如果光從這個窗子進來，由那個窗子出去，中途遇不到任何物體時，人就什麼也看不到了[11]。」

根據聖十字若望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總結出他對天主之光的體驗所作的分析：天主之光不會被人靈看到，因為人不具備適應該光的官能。人唯一能獲得的經驗，便是感到自己官能的無能、痛苦或昏暗的消極後果；然而這些痛苦的結果通常會被來自愛情的某種甘飴所滋潤。

㈡愛情和智慧之恩

天主身為光，進入人靈會給人類的官能帶來能力的喪失與失望；而天主身為愛，進入人靈反而會使人感到無比甜美與幸福。

天主是無限的；世人與祂之間的懸殊，使得人的理智無法看清天主是光，但這並不能阻止人以意志感受到天主是愛。理智要藉著包含、覆蓋其對象才能認識這對象，因而只能認識比自身低微的事

[1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二章，162-163頁。

物。至於意志，為了要愛，為了深入被愛者而感受到愛，只要有接觸就夠了。不論兩個由愛情結合在一起的人，雙方有平等的關係就如兩條河匯合在一起，或雙方不成比例如一滴水融入大海之中；愛情會使雙方彼此滲透而結合，產生相等的關係。因此，人的意志和感覺即使有缺陷，也能接受天主，與祂結合，並且按照自己的感覺和認識方式，體驗到天主是愛。

根據教會的教導，我們在今世所領受的愛德與將來在天上的愛德是一樣的。信德和望德，身為不完美的工具，將來是要消失的，唯獨愛德將存留下來。那時，愛德將改變模式，它將不再需要依靠信德來尋找天主，而是可以面對面地享見祂。然而愛的本質並未改變，因為在世間我們就可以藉著愛與天主真實、親密地結合，只是要透過信德的晦暗。

信德使愛德處於晦暗之中，然而在這人世間愛德卻自有其補救之道。由於超性事務與人的愛德性質相似，因而彼此接觸並結合，這種性質上的相同性雖不能使愛德看見超性事物，卻能使它對超性事物有某種察覺及體驗。在人間，愛情的力量足以使愛情所聯結的一切存有，彼此產生好感，在接觸中彼此感到舒暢，使相愛者彼此有一定的認識；在超性生活中，愛情也有同樣的功能，這就是智慧之恩。

在我們所論述的初期靜觀中，智慧之恩使靈魂經驗到的不是天主自己，而是天主所賜下的聖愛。聖愛在靈魂內運作，靈魂意識到聖愛占有意志，充滿其他官能，甚至達到感覺，因而感到無比舒暢、愉快。因此，在初期的靜觀性靜禱中即能體會到聖保祿宗徒所說的：「天主的愛藉著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12]。過一段時期以後，在與天主的接觸更深入時，又能體會到宗徒以上這句話的

另一部分：「藉著所賜予我們的聖神」，而發現聖神就在自己靈魂的中心。

安寧性靜禱和官能的入睡，都是慈愛的天主在靈魂官能上典型的顯示。只要重溫上一章所引述的聖女大德蘭的話，就不難明白這一點了[13]。

㈢靜觀的統一性和兩種靜觀神恩

我們已注意到，要較好地闡明「天主是愛」，只有引述聖女大德蘭在第四住所中的描述，才最為恰當；而「天主是光」的闡釋則讓我們置身於聖十字若望的氣氛之中。聖師在描述「天主是光」時，向我們提供了靜觀的種種標記。

的確，聖女大德蘭談論的是意志上的甜蜜愛情；而聖十字若望所談論的則是理智所接受的認識，然而此時理智卻已成盲目。

那麼，是否有兩種迥然不同的靜觀：一種是聖十字若望所描述的充滿「光」的靜觀；另一種是聖女大德蘭筆下充滿「愛」的靜觀？

將兩種形式的靜觀加以區分，視為互相排斥的，那就違背了靜觀的本質，因為靜觀同時發自信德和愛德，並產生認識和愛情。這樣做也是與我們所依循的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的陳述相抵觸的。

除了兩個因「光」運作於官能、而使官能目眩的消極性標記外，聖十字若望又增加了第三個與智慧之恩有關的標記，他說這是

---

[12] 羅五 5。

[13] 參閱本書第四部，第一章，二、安寧性的靜禱或神味靜禱，701 頁。

一個最可靠的、積極性的標記。他寫道：

「第三個是最靠得住的標記，就是靈魂與天主獨處，以愛的目光注視天主，心中無雜念；只享受內心的平安、寧靜和休息[14]。」

上面的描述與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安寧性靜禱極為相似。在大德蘭的描述中，也指出理智的負面效果：

「靈魂處在深深的安寧之中，理智有時反而感到混亂不堪：它彷彿覺得這些事不是在自己家裡發生的；也可以說，好像家主所在之處不是自己的家，因而感到很不舒服，它便到別處去尋找，因為它不知道如何使自己安定下來[15]。」

對於天主的光進入理智中，而使理智混亂不堪的情況，聖十字若望並沒有給我們任何比以上更確切、更生動的描述。聖女大德蘭一再提到，在安寧性的靜禱中理智惶惑不安，有如瘋子一般[16]。

---

[1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一章，154頁。

[15]《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1頁。

[16]為了進一步減少聖女大德蘭的靜觀與聖十字若望的靜觀之間的差異性，我們似乎可以用以下的理由來推斷：聖女大德蘭長年累月處在神枯之中，不能運用她的想像和理智，（《自傳》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第四住所〉第七章，990-991頁），她覺得自己處在只有痛苦的靜觀之中。在這之前，聖女又曾蒙受與主結合的靜禱之恩；對這些恩寵的回憶，使她的官能失去能力，同時使她渴望天主的積極性顯示。
由於對上述負面效果的本質與價值缺乏認識，聖女只感到煩惱，並等待在智慧之恩充滿心靈時再來談論靜觀。

在靜觀中，即使在初期，天主作為「光」和「愛」是同時相伴進入人靈的，只有極少數例外。聖十字若望斷定，是由於「愛」的傳達，靈魂才意識到「光」的進入。第三個積極性標記可以確定其他兩個標記的價值，因此有其必要性。聖十字若望寫道：

「當那充滿愛情的總體性認識也同時傳達給意志時，這種情況是很普遍的，靈魂只要加以注意，就多少能領會到自己已被這種認識所占領，而擁有這種認識了。他由那從中流露出的充滿愛情的甜美而認出這一切，可是不能非常清楚地知道並理解自己所愛的是什麼。這正是他稱之為總體性認識的理由。因為靈魂在理智與意志兩方面的情況是相同的。這種總體性認識以晦暗不明的方式把自己傳達給理智，也以模糊不清的方式把愛情和芳香傳達給意志，靈魂因而也不清楚自己所愛的是什麼[17]。」

我們已說過，由於聖神各種恩賜的功能互異，彼此具有不同的特質與目標，因而產生了各種不同的顯示，但這些顯示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下結論說：「天主是光」和「天主是愛」的種種顯示，在本質上並無差異，因為這些顯示都是天主不同的屬性在靈魂上的反射，其產生的效果雖然不同，但兩者都屬於天主獨一無二的本質。

「天主是光」與「天主是愛」的顯示，絕不是互相對立的。聖十字若望與聖女大德蘭曾多次在談話中對照過他們的經驗。他們相互交換自己的神祕經驗，這並不會在他們內心造成混亂與分歧；反而把他們提升到一個共同神魂超拔的境界之中。

17《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二章，166頁。

沒有兩種基督徒的靜觀，只有一種引領人靈到三位一體的天主的靜觀，這靜觀對於不同的個人當然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效果上的差異是存在的，《攀登加爾默羅山》中聖十字若望的靜觀，與《自傳》和《靈心城堡》中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靜觀，是不盡相同的。我們切不可為了要把兩者加以統一，就把兩者劃一不分。「天主是光」和「天主是愛」的顯示，雖然並不互相排斥，且在整個靜觀中是緊密相隨的，然而是在不同的色調和氣氛中以不同的形式表現出來的。

若說聖女大德蘭與聖十字若望的不同處，是在教導的方法上，聖女採用的是描繪的方法，而聖人採用的是科學的方法，仍不足以說明他們學說的不同性；只有從他們的靈修經驗切入，才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然而新的問題又產生了：為什麼他們的經驗是不同的？這問題的答案具有重大的實用後果。我們將盡力來解答這個問題。

二、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經驗

要解釋兩位聖者在靈修經驗上的差異性，最簡便的方法便是將之歸於天主親自的行動。的確，我們現在要談的是天主仁慈的領域，天主以祂的大能與智慧安排一切，並喜愛以各種不同的神恩顯示祂至高無上的自由。祂要把光賜給聖十字若望，把愛賜給聖女大德蘭，全憑祂的意志（*Sit pro ratione voluntas*）。祂的善意足以解釋一切，我們就不必再費神追究了。

我們就這樣簡單地把靜觀的不同效果歸於天主直接、立即的行動，豈不忽略了天主上智有其習慣性的行動方式嗎？

的確，天主的行動是密切配合個人本性的。祂的全能與智慧總是利用各人本性的特點，即各種次要原因，而創造出非凡的成績；只有在例外的情況下，天主才在人靈與社會有形機制的細節上顯示其威能[18]。這是一條普遍適用的規律，因此只有在排除本性次要原因的影響之情況下，才可說天主是直接而即時的首要原因。

就目前的問題來說，聖女大德蘭與聖十字若望兩人的不同性情，就可以充分地解釋其靈修經驗的不同特色。

士林哲學說；「凡所接受的，均按接受者的方式接受之」（*Quidquid recipitur, ad modum recipientis recipitur.*）。太陽照亮了自然景色，由於接受陽光的景物顏色不一，就映現出絢麗多彩的景觀。透明的陽光透過彩繪玻璃窗，就把牆面染得五彩繽紛。液體的形狀隨盛器而異。孩子的啼哭聲對母親與外人所引發出的感情截然不同。天主就是高懸在靈魂上方的太陽；天主就是汪洋大海，每人都按自己所帶來盛器的容量和形狀去汲取活水。

聖十字若望是一位藝術家，更是一位思想家、神學家、哲學家，習慣於智力工作；而聖女大德蘭則有熱烈的心靈，細膩的情感，堅強的意志，是一位非常沉著穩重的女子。神聖的太陽運行在他們的靈魂上，用祂熾熱的光，照耀著他們的靈魂。他們的官能向天主仁慈的浩大陽光真誠地敞開著。同一行動會產生不同的效果，

---

18 聖十字若望在研究內心語言時，曾利用這項原理作了入微的批判。他把內心語言分成連續性的和明確性的兩種。前者是靈魂在超性之光的影響下說出來的；後者則是靈魂被動地接受的。在連續性的語言中，靈魂的官能以清楚的語言形式來表達天主的一般性光照；在明確性的語言中，是天主自己，以其直接的行動，給予祂的光照這種語言形式。

豈不是天經地義的嗎？因為「凡所接受的，均按接受者的方式接受之」。天主的行動對於人的官能的作用，是有帶動性的，是有征服性的，不是架空的。在結合中，這些官能雖不再有所行動，但能根據自身及個人的方式作出反應。在神聖的洪流中，聖十字若望所汲取的主要是光，他指出光在理智和充滿愛的認識上所產生的負面效果；而聖女大德蘭所汲取的主要是愛的甘美滋味，宣講的是帶動意志的芳香，而此芳香是從內心深處的泉源，即天主本身所散發出來的。

我們已解答了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在敘述初期的靜觀性靜禱時所出現的差異嗎？我們是否就可以下結論說，「天主是光」和「天主是愛」的種種顯示，就像神聖的太陽以同樣透明的光，從每個靈魂內取得不同的色調，又像同樣的活水流入大小不同、能量不同、形狀不同的容器內一樣；由於每個靈魂的秉性不同，所產生的經驗也就不同？天主在靈魂上親自而直接的行動是不可洩露的天機，我們如何敢對這奧祕的領域遽下斷語呢？在試圖指出天主行動的一種合理規律時，我們提供了一種解釋，這種解釋在許多情況下是適用的。然而，但願仁慈的天主，別讓我們在這領域內主觀、武斷，執意把祂的行動刻板地限制在我們認為合理的規律之中！[19]

[19] 在生活中、在各種事件上尋找天主的行動，應避免兩個互相對立的錯誤，即：實用性的自然主義和某種實用性的信仰主義。前者只看到來自本性的原因，而以此來說明一切；後者則在一切事物中只看到天主直接的干預。有信德的人在蒙受天主的光照後，在某種情況下，會認為是天主直接的干預，也會在宏觀中發現各種事件的次要性原因，因為天主的首要性行動掌握一切，利用一切，包括自由隨意的因素在內，以實現祂的計畫。

雖然我們所提出的建議並不明確，也不一定可靠，但是我們認為，可以此為基礎，針對現代人的靜禱生活，找出實用的評斷和指導。

的確，我們今天比以往更讚賞聖女大德蘭豐富、滿盈的一生，及其純樸又崇高的靈魂。她膽大而心細，又不失內心的寧靜；我們都喜愛她直接而生動的靜禱。但是當人靈在靜禱上有所進步時，通常他們發現自己更容易進入聖十字若望充滿神枯的靜觀之中，而無法進入聖女大德蘭洋溢著甘美芳香的寧靜之中。這不是他們自己所作的選擇；因為他們很可能會選擇走向大德蘭的豐富寶藏，而不願走向神祕大師的貧乏枯燥。但是現在的情況卻是：現代人靈都追隨聖女耶穌德蘭，而且像她一樣，經驗到的主要是靜觀中的枯燥乏味。他們在天主前感到自身的貧乏，便到聖女耶穌德蘭那裡，而且藉著她，與她一起，走向聖十字若望。

如何解釋我們在天主前，並在祂的行動下，感到自身的貧乏卑微，同時在存在主義哲學的思潮中，湧現出對生命，對具體對象，對絕對價值的需要，而讓這解說整個人生的種種學說風靡全球？豈不是因為文明使我們成為理性主義者，但未必是真正有知識的人？驕傲和被神化的理性，得意洋洋地正在擴展其王國，在理智的法庭上批判一切，甚至批判自己，結果成為不可知論者。

因驕傲而乾涸的心靈，渴望生命之泉。雖然在與天主的關係中，他仍一樣驕傲，仍是理性主義者，但顯然他只能接納那使自己眼花又深感貧乏的光；而在這光中他得到淨化與充實。

毫無疑問，教會為了順應現代人在這理性化運動中的需要，特立聖十字若望這位加爾默羅會的神祕大師，為普世教會的聖師。

根據教會的宣告，看到現代人的需要，我們認為應該更重視這位聖師在初期靜觀靜禱中的教導。

第三章

各種黑夜

啊，導引過我的黑夜！
啊，比晨曦更可愛的黑夜！
啊，黑夜，是你結合了
情郎與他的愛人，
使她在情郎內轉化再造[1]！

我們以上讀到的是〈夜歌〉中的一個詩節。聖十字若望兩部教導性的著作《攀登加爾默羅山》和《心靈的黑夜》就是為這首〈夜歌〉作詮釋的。聖十字若望在詮釋中，陳述了使靈魂登上頂峰與天主結合的原理，我們可以從中窺見黑夜的象徵性意義在聖十字若望理論中的重要性。靈魂在黑夜裡邁向天主，而使步伐平安又富有成果的也是黑夜；黑夜就是靈魂走向天主的全部靈修行程。黑夜就是這行程。聖十字若望寫道：「靈魂與天主結合的過程，可稱為黑夜」[2]。

因此，我們已進入聖十字若望理論的核心，同時也必須將其中之象徵性意義與特殊用語加以解釋。我們只要請教這位神祕大師，就可以獲知何謂黑夜的性質、黑夜的必要性、黑夜的各個階段，以及其不同的方式。

---

1 《攀登加爾默羅山》和《夜歌》，第五詩節。
2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二章，30頁。

一、黑夜的性質

在聖十字若望的心目中，黑夜就是失去一切，一無所有。黑夜就是靈魂為達到與天主結合的境界，所必須經歷的失去一切和得到淨化的過程。他之所以稱其為黑夜，因為靈魂「好似在黑夜和幽暗中前進」[3]。

請看他的解釋：

「當天主使靈魂與肉身結合時，靈魂就像一塊從未在上面著色的光潔板子。他除了藉由感官所漸漸得到的認識外，自然不會從別處獲得其他認識。只要在肉體內，他就像處在幽暗牢房裡一樣，除了由牢房的窗戶所看見的東西以外，其他什麼也不知道。如果他連窗戶也沒有，那就什麼都看不見。靈魂也是一樣，他的感官就像牢房的窗戶，如果不能由感官獲得認識，自然再無其他方法可以獲得任何知識了。因此當他拋棄由感官所能接受的認識而一無所有時，我們就可以說好像是處在昏暗與虛空之中[4]。」

聖十字若望要人注意以下這一點：

「我們談論的不是失去財富，因為即使在失去財富以後，若靈魂並沒有超脫財富，仍然會再去渴望財富。我們談論的是

3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一章，27頁。

4 同上，第三章，34頁。

使靈魂擺脫對財富的追求與喜愛。就是這種擺脫才能使靈魂自由自在，空無所有，不再被他所能擁有的財富所占據。由於世上的財富沒有深入他內，就不會占有他，也就損害不了他；能損害他的，是他對財富的眷戀和貪求[5]。」

所以黑夜對人的慾望施加的壓力比較大，而對懷有慾望的官能本身卻在其次。因此，聖十字若望這樣寫道：

「所謂黑夜就是克除對任何受造物的眷戀。黑夜就是失去光明，但因失去光明，也就失去因光而可見的一切事物，我們的視覺官能就完全處在黑暗之中，而一無所見。同樣的情況，我們可以說，克制我們的私慾偏情，對靈魂來說，也就是黑夜。視覺官能借助光才能見到有形的事物，光一旦消失，就什麼也看不到了；同樣私慾偏情使靈魂對事物產生興趣，藉着私慾偏情，從事物中獲得滿足。一旦興趣消失了，就是被克制了，靈魂便不再從受造物中得到養分，於是他的私慾偏情就處在黑暗之中，而一無所有了[6]。」

因此黑夜並非使官能歸於虛無，只是把慾望加以克制。這是必須加以分清並牢記的。

這種黑夜與自然的黑夜一樣，具有三個部分：夜幕初降、深夜和黎明：

「靈魂與天主結合所經歷的情況，我們有三個理由稱之為

---

[5]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三章，35頁。

[6] 同上，33頁。

黑夜。第一，因為靈魂一開始必須漸漸節制他對世上一切事物的愛好，最後加以拒絕。這種拒絕就是放棄一切享受，這樣，對人所有的私慾偏情和感官來說，就是黑夜。第二，因為靈魂要達到與天主結合的境界所必須採用的方法，或必須經過的途徑，就是信德。信德也是晦暗的，對理智來說，就是黑夜。第三，因為靈魂的最後歸向就是天主。天主是無法理解的，是無限美善的，對現世的靈魂來說，可以稱作是完全的黑夜。這三種黑夜在靈魂內經過，也就是說，靈魂在達到與天主結合的境界之前，必須經過這三種黑夜。

……這三種黑夜其實只是一個黑夜，像自然的黑夜一樣具有三部分。第一種黑夜是感官的黑夜，可以說是自然黑夜的第一部分，我們最後對四周的事物會視而不見；第二種黑夜是信德的黑夜，相當於深更半夜，一片漆黑；第三種黑夜就是天主自己，這相當於黎明，表明白晝的光明即將來臨[7]。」

由於上述的各種理由，特別由於天主的本質和追求天主所需的信德之本質，黑夜便籠罩了整個靈修歷程，並且在每個靈修階段都有其不同的面貌。現在我們先來探討黑夜在各時期中都會出現的一般性特徵。

二、黑夜的必要性

聖十字若望為了證實黑夜的必要性，在《攀登加爾默羅山》

[7]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二章，30-32頁。

中，用了九章以上的篇幅[8]，並在《心靈的黑夜》中用了六章的篇幅[9]來敘述，其中的邏輯推理嚴謹、緊密而完美，簡直無懈可擊。

㈠私慾偏情所造成的一般性損害

1. 消極的損害

我們的導師首先讓我們面對要達到的目標：即「神聖的真光，與天主的愛完美結合」[10]。因此必須採用與這一目標相稱的方法。

且看他的一般性論證：

「根據哲學的教導，兩相矛盾的事物不能並存於同一主體之內。就如黑暗(即人對受造物的眷戀)與真光(就是天主)，兩者是對立的，兩者既無相似之處也無任何關係。因此，聖保祿教導格林多人說：『光明之於黑暗，哪能有什麼聯繫？[11]』由此可見，靈魂若不先排除對世物的愛戀，就不能獲得與天主結合的真光[12]。」

按照聖師的推理，愛情使愛者與被愛的對象之間，建立起某種相等與相似的關係。靈魂在愛受造物時，

「便把自己放在與受造物同等的水平上，甚至在某種情況

---

8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四至十二章，36-81頁。

9 《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二至第七章，486-508頁。

10 《攀登加爾默羅山》，〈序言〉，19頁。

11 格後六14。

12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四章，36頁。

下比這受造物還低下，因為愛情不僅使他與所愛對象相似，而且還使他屈從於所愛對象。因此當靈魂在天主之外，愛上什麼事物時，他就不能與天主有純淨的結合，也不能使自己在祂內轉化。其實受造物之卑下與天主之崇高，兩者相距之遙，遠超過黑暗之與光明……就像人處在黑暗中無法理解光明，眷戀世物的靈魂也無法了解天主；只要靈魂尚未擺脫世物，就不能藉由愛的純淨轉化，在今世擁有天主，也不能在天上清晰地面見天主[13]。

一切受造物的存有與天主無限的存有相比，不過是虛無而已。因此熱愛受造物的人的靈魂在天主前也不過是虛無而已，甚至比虛無更低下；因為我們曾說過，愛情使愛者與被愛的對象相等並相似，甚至比被愛的對象更為低下，因此這樣的靈魂絕對不能與天主無限的存有相結合，因為不存有的不能與存有的有任何關係[14]。」

聖人為了應用上述的原理，列舉了世上各種美好的事物：

「受造物的全部美麗與天主無限的美麗相比，不過是極端的醜陋而已。誠如撒羅滿在箴言中所說的：『姿色是虛幻，美麗是泡影』[15]，靈魂愛戀某受造之人的美麗，在天主前他就與該受造之人一樣醜陋。因此，他就不能在天主的美麗中轉化自己，因為醜陋與美麗是水火不能相容的[16]。」

---

[13]《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四章，37頁。

[14]同上，38頁。

[15]箴三十一 30。

[1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四章，38頁。

人間的智慧、世人的技能、意志的欲望和興趣、世上的一切財富、人間所有的榮耀，無不如此。愛上這一切，就不能在天主內轉化：

「在靈魂這方面，若以為不先摒棄其對一切可能擁有的本性及超性事物的眷戀，就能達到與天主結合的崇高境界，實在是緣木求魚，愚昧之至。因為以上的一切事物與在天主內純淨轉化的恩賜之間，存在著無限大的距離。所以我們的主基督在路加福音中說：『你們中不論是誰，如不捨棄他的一切所有，不能作我的門徒』[17]，祂再清楚不過地教導我們要走捨棄的道路，顯然，天主聖子來到世上所宣講的道理，就是要我們輕視一切受造物，準備自己接受天主的神。只要靈魂尚未摒棄受造物，就不能領受天主的神，也不能達到在天主內純淨的轉化[18]。」

聖十字若望常愛藉聖經上的事例來加強並闡明自己的理論：

「在出谷紀中，我們就有一個象徵性的事例可以說明這真理，文中記載道：至尊天主只有在以色列子民把從埃及帶出來的麵粉用完時，才賜給他們天上的食糧：瑪納[19]。

……那只求滿足自己，尋求異味的靈魂不僅不能領受天主的神，而且使至尊天主非常傷心，因為靈魂不以唯一的天主為滿足，還在尋找別的精神食糧，就是還想保持對其他事物的眷戀，仍偏愛它們。

---

[17] 路十四 33。

[18]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五章，43-44 頁。

[19] 出十六 3 節起。

關於這一點，聖經又告訴我們：希伯來人對這簡單的食物瑪納[20]不滿意，而想吃肉，並提出這種要求，上主於是大怒，因為他們竟把如此卑賤、如此粗陋的食物，與如此高貴、如此純潔、具備一切美味的食物相提並論。於是當他們口啖肉食時，達味說，天主的憤怒便降到他們身上；大火從天而降，燒死了幾千人[21]。因為在天主眼裡，想望其他食物的人，就不配獲得天上的食糧[22]。」

聖十字若望還提出不少證據和事例。他要傳授給我們他根據自身經驗所獲得的信念。他唯恐我們不相信他的話，於是發出了幾乎是絕望的呼喊：

「啊！專務靈修的人要知道，不願完全放棄這世上毫無價值的東西，將蒙受多大的損失，將失去多少豐美的聖寵神恩！只要他放棄一切感覺上的享受，就會在這純樸的神糧中找到一切美味！可惜他找不到[23]。」

2. 實際的損害

聖十字若望籠統地作了上述強有力的論證後，又以更明確、更詳細的陳述告訴我們，私慾偏情如何使靈魂遭受兩種主要的損害。第一種是消極的，其損害在於：使靈魂失去天主的聖神。第二種是

---

[20] 戶十一 4 節起。

[21] 詠七十七 31。

[2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五章，44-45 頁

[23] 同上，45 頁。

實際的，也是多樣的，其損害在於：私慾偏情使靈魂疲勞、焦慮、昏暗、骯髒又軟弱。

有關消極的損害，聖十字若望已在上面談論過。但他還是用有力的字句將其加以總結：

「從事物本性的道理來看，一個形體只有先把與它相反的形體從一個主體驅走以後，才能進入該主體之內；因為只要原來那相反的形體繼續存在，對它就是一種阻礙，因為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同樣，一個靈魂只要屈從於動物性、感官性的支配，就不能接受純正的靈修精神。因此，主耶穌在瑪竇福音中說：『拿兒女的餅扔給小狗，是不對的』[24]，在另一處又說：『你們不要把聖物給狗[25]。』[26]」

有關實際的損害，聖十字若望不厭其詳地加以陳述。我們很想援引他的全部原文。他用很大的篇幅說明罪惡的可怕，同時痛苦地看到許多靈魂在靈修方面甘居平凡，因為他們不能徹底克除他們的私慾偏情。以下幾段文字足以激起我們想閱讀並分析他原文的興趣。

⑴ 首先，請看私慾偏情所造成的疲勞：

聖十字若望寫道：

「私慾偏情顯然使靈魂困乏又疲勞。它們就像不安分又不

[24] 瑪十五 26。

[25] 瑪七 6。

[2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六章，50 頁。

知足的孩子一樣，向母親一會兒要這個，一會兒要那個，總不滿足……於是這個靈魂就因他的私慾偏情而疲乏不堪。他好像發燒的病人，口渴愈來愈甚，只有燒退了，才會好起來……靈魂被他的私慾偏情傷害、騷擾，如同被大風掀起的波浪一樣。他像波浪般翻騰，得不到片刻安寧。依撒意亞針對這樣的靈魂說：『惡人將如翻騰的大海，不能平息』[27]。

……只想滿足自己的愛好之靈魂，會感到困乏又疲勞：他就像餓得發慌的人，張口吃風想得到飽飫，結果不但得不到飽飫，反而更感口乾難忍，因為風不是他的食糧[28]。」

⑵ 這種煩人的疲勞不是平靜的，是一種狂熱又騷動的疲勞。

「私慾偏情對靈魂所造成的第二種實際性禍害，就是：私慾偏情折磨靈魂，使靈魂痛苦……達味就這樣說：『他們如黃蜂一樣圍困我，用針螫我，將我燃燒如同烈火焚燒荊棘一樣[29]。』因為我們的私慾偏情，就像真正的荊棘一樣，引火焚燒我們，使我們的焦灼不安、心煩意亂之火更加猛烈。就像農夫刺痛並折磨那被縛在犁上的耕牛，希望得到更多的收穫；同樣，慾念就用其私慾偏情折磨靈魂，以滿足自己……

對此，我們在民長紀中有一個生動的事例。我們看到孔武有力的三松，在以色列享有自由，是一位民長。但當他落入敵人手中後，他們便除去他的力氣，挖掉他的眼睛，強迫他去拉

---

[27] 依五十七 20。

[28]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六章，51-52 頁。

[29] 詠一一七 12。

磨，任意難為他、折磨他[30]。當私慾偏情在靈魂內猖獗而占優勢時，靈魂的遭遇也是如此。私慾偏情一開始就使靈魂軟弱無力，並使他成為瞎子，然後難為他、折磨他，把他捆綁在情慾的磨石上；而捆綁的繩索就是他自己的私慾偏情。

然而天主可憐這些靈魂……我們的主在瑪竇福音中對我們說：『你們這些受折磨、被憂慮和情慾的重擔壓倒的人，走出來，到我這裡來吧！我要解救你們，使你們的靈魂得到安息[31]。』[32]」

⑶由私慾偏情所引起的第三種禍害更嚴重、更有害，對靜觀的危害也特別大。私慾偏情就像癡情一樣使人盲目。就如遮掩陽光的雲霧，私慾偏情阻止天主的光照和理性的指引，造成昏暗，並在昏暗中稱霸，使人盲目。

「私慾偏情使靈魂盲目，使理性昏暗。就像水氣使天空迷濛，阻擋了太陽的光芒；或像被玷污的鏡子，不能清晰地照出鏡前的物體；或像被攪混的水，映現不出人水中的容貌。同樣，靈魂屈從於自己的私慾偏情，他的理智也就昏暗不明，因為他不讓理性的本性陽光和天主上智的超性陽光充實他，光照他。因此達味聖王這樣說：『我的罪過包圍著我，我不能見到光明[33]』。因此，理智昏暗，意志薄弱，記憶遲鈍；總之靈魂的運作混亂不堪，因為這些官能都與理性的運作密切相關……

---

[30] 民十六 21。

[31] 瑪十一 28。

[3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七章，54-56 頁。

[33] 詠三十九 13。

……私慾偏情使靈魂昏暗盲目，因為私慾偏情本身就是盲目的；它們依靠自己什麼也不會懂，必靠理性才能提供可靠的指導。因此，靈魂若被私慾偏情牽著走，就成了瞎子；這就像明眼人反而讓瞎子帶路一樣……小飛蛾雖有眼睛，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牠被火焰的美麗所迷惑，而投火自焚。我們還有一個比喻，一個順從自己私慾偏情還自以為是的人，就像一條被光誘惑了的魚，看不清漁夫所佈下的網。達味在談到這樣的靈魂時，就要他們好好懂得這個道理，他說：『亮光照射他們的眼睛，他們再也見不到太陽[34]』……

但願人人都知道，他們因私慾偏情和誘惑成為瞎子後，所失去的天主之光，具有多麼大的價值啊！但願他們知道如果不天天克制私慾偏情和誘惑，每天會陷入多大的禍患和危險之中！人不該依仗自己的聰明，也不該自炫有天主的恩寵，而認為自己的誘惑和私慾偏情不會使他們盲目或昏昧，以致漸漸陷入罪惡的深淵之中。因為誰也不能相信，一個像撒羅滿那樣，十分完美、絕頂聰明、富有天主恩寵的人，到了晚年也會心裡糊塗、意志軟弱到那種地步，竟然為偶像築起祭壇，頂禮膜拜[35]！他怎麼會墮落到這種地步？只因為他溺愛異教女人，沒有好好克制自己的私慾偏情和享樂的心[36]！」

(4) 靈魂一旦順從私慾偏情而成了瞎子，就會受到玷污。這污點是因私慾過度眷戀世物，而由世物深印在靈魂上的。這是私慾偏情

[34] 詠五十七9。

[35] 列上十一4。

[3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八章，57-61頁。

在人心內造成的第四種損害。

「德訓篇上有這樣的話：『凡觸摸瀝青的，必被瀝青玷污[37]。』在世物中得到滿足的人就是觸摸瀝青的人……把金子或鑽石放進滾燙的瀝青中，立即被瀝青玷污，隨著瀝青的溫度高低不同，污染的程度也不同。因此，靈魂一旦投向某受造物，便受到污染而留下污跡……就像一枝飽蘸煙墨的筆能把最美好的面容塗得醜陋不堪一樣，那些未受節制的偏愛，就能把原本肖似天主極其美好的靈魂糟蹋得不成樣子……[38]

……如果我們要說明私慾偏情如何使美好純淨的變得醜陋污穢，即使用蛛網、蛇蠍、死屍，用世上一切不潔可厭的東西來比，也是徒然的。因為那種醜惡實在無法用言語來形容。當然因私慾偏情而敗壞了的靈魂，按其自然的本性而言，還是天主所創造的美好之人，但其內心已變得可憎、污穢、漆黑一團，不但充滿我們剛才所說的種種罪污，還有更多其他的邪惡[39]。」

⑸意志本身也受到私慾偏情的損害。私慾偏情將精力投注在種種世物上，致使意志變得軟弱又冷淡。這便是第五種損害。這樣，靈魂便無力在德行的道路上前進，更不能堅持到底。

「慾望的力量如果分散到多種事物上，就比集中在一件事物上要弱小得多……就像沸水不予密封很快就失去熱度，又像

---

[37] 德十三 1。

[38]《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九章，63 頁。

[39] 同上，64 頁。

香水放在空氣中就漸漸失去香味；同樣，靈魂不把愛好集中在愛天主上，便會失去熱情和修德的力量……

私慾偏情還能削弱靈魂的力量，因為私慾偏情對靈魂來說，就像樹上雜生的嫩枝和根苗，會吸取汁液精華，不讓果樹多結果子……

私慾還像吸血蟲，不斷吸取血管裡的血……又像那些小蝰蛇在母腹中成長，吸食母蛇而置母蛇於死地，而牠們自己卻充滿活力[40]。」

以上都是邪惡的私慾偏情對靈魂所造成的種種傷害。由於立論嚴謹，比喻生動，陳述簡明有力，不但令人信服，且幾乎令人感到恐怖。

㈡唯有故意順從私慾偏情才是有害的

各種私慾偏情果真都使我們陷入罪惡之中嗎？聖十字若望明確指出：唯有故意順從私慾偏情而構成大罪，才會造成最嚴重的首要傷害，即失去天主的恩寵。然而他又說，各種私慾偏情有嚴重的，有輕微的，或只是一些小缺失，只要是故意順從的，所造成的實際損害，輕重大小也各不相同[41]，聖師將重點放在故意順從上。因為：

「本性的情慾……初發的意念……未被接受的各種誘惑，這些都不會造成先前所提到的各種惡果。靈魂遇到以上的情況時，無疑會覺得心情紊亂，慾情衝動，以為自己已變得污穢昏

[4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章，68-69頁。

[41]同上，第十二章，78-79頁。

昧；其實不然，這一切反而會給靈魂帶來正面的效益[42]。」

聖師在別處還說：

「本性的情慾很少會妨礙人與天主結合，只要是在初發時且未經順從接受，根本不會有任何妨礙[43]。

聖經上寫道：『義人每天雖七次跌倒，仍然要起來[44]。』這些過失絕不是明知故犯的。但是我要說，若我們故意順從私慾偏情，即使貪求的是微不足道的東西，也足以妨礙我們與天主的結合[45]。」

聖十字若望明確地指出，故意順從的私慾偏情，不同於「出自本性」，或「初發階段的私慾偏情」，因為後者「無論在發生前後，都不是明知故犯的」，而且「在今生是不會消失並完全克除的」[46]。接著他就舉出故意順從私慾偏情的例子，並強調其悲慘後果。

「這些常見的缺點，如習慣多話，不肯割捨某物、某人、某件衣服、某本書、某間住房、某種食品，或喜愛某種閒談，或貪求享受，想知道，想打聽，以及諸如此類的事[47]。

---

[4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二章，81頁

[43]同上，第十一章，71頁。

[44]箴二十四16。

[4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3頁。

[46]同上，71頁。

[47]同上，73頁。

……一隻鳥被粗繩或細線縛住有什麼區別？線再細，還是照樣縛住小鳥。鳥兒若不把線掙斷，細線還是和粗繩一樣，縛住小鳥，使鳥不能高飛。

聖人以他自身的經驗進一步證實這重大的教導：

……我們曾見到許多蒙受天主恩寵的人，他們完成了重大的割捨，達到了心靈十分自由的境地，然而因貪戀小小的事物，以行善為藉口，以交談和友誼為幌子，其結果是：熱心漸漸減退了，對天主的事不再感興趣，也不愛靜修獨處了[48]。」

《攀登加爾默羅山》的第十一章，是聖十字若望最引人注意的教導之一。他堅強有力、明確嚴厲地告訴我們，愛情想在靈魂內獲勝，必須達到各種要求。只要愛情在靈魂內仍保有一點故意的貪求，即使是極端微小的，若不加以克制，不僅靈魂得不到愛情的完全擁抱，恐怕靈修還不進則退呢！

㈢七罪宗所造成的損害

聖十字若望不僅是一位嚴格的苦修理論家，堅決遵從純全之愛的要求，而且還是一位懷著慈父心腸的導師。他洞察我們的情況，了解我們的心理，幫助我們發現自身那些需要經過黑夜來淨化的私慾偏情。

這位導師在《心靈的黑夜》的開始幾章中，就以大師之筆整體地描繪了開始修道者的各種缺失，因為這些人「在靈修生活上表現

48《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4-75 頁。

得像孩童一樣」。他寫道：

「我們應該更清楚地說明這種真相，初修者以為修德是輕而易舉，且做來興趣盎然的，結果造成許多缺失。因此，我們將討論七罪宗，並陸續從初修者的眾多缺失中選擇幾種加以說明[49]。」

聖十字若望用了二十頁的篇幅來分析這些過錯和私慾偏情，我們不可能將之概括敘述。這些分析是這位神祕大師寫得最透徹、最有益於人靈的一部分。追求全德的靈魂必須將之一讀再讀，並進行長期的深思默想。其中有幾段文字具有極高的價值。

1. 驕傲：

「初修者覺得自己對靈修方面的事和神業功夫充滿熱忱和活力。這些神聖的事本身是可以引他們走向謙遜之德的，然而由於這種幸福的心態不盡完美，接著往往會產生一種隱密的驕傲，使初修者不免對自己和自己的靈修沾沾自喜。由此便產生了虛榮心，這種虛榮心有時還很嚴重，例如他們喜歡在眾人面前談論靈修，有時甚至去教訓別人，而不是向別人學習；並且由於別人不願意聽從他們，不採用他們的虔誠方式，他們便在心中譴責這些人……甚至達到這種地步，就是：除他們自己以外，不願別人有聖善的表現……

……有時神師也不贊成他們的想法和做法……他們便聲稱神師不了解他們，認為這位神師因為自己的靈修功夫不夠，所

[49]《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一章，486頁。

以不贊成他們的行為，看不慣他們的做法……[50]。」

聖人不失風趣的諷刺，明察秋毫的觀察，拆穿了驕傲的巧妙掩飾，同時也暴露出其荒謬的幼稚：

「由於自視過高，他們通常會制定許多計畫，但付諸實行的卻很少。有時他們希望別人認同他們的靈修和虔誠方式，就針對此目的作出許多動作，例如他們發出長歎，作古怪的動作……不願清楚地告明自己的罪過，唯恐聽告解司鐸會對他們減少一些評價……

有些初修者認為他們的過錯算不了什麼，但有時他們又為自己的跌倒感到十分憂傷，因為他們想自己早該是聖人了；於是他們對自己很不滿意，或者缺乏耐心，這又是另一個缺點[51]。」

聖十字若望為了更清楚地為人顯示驕傲的形象，便對真謙遜的人進行了描摹：

「真謙遜的人肯將一腔熱血奉獻給侍奉天主的人，並竭盡全力協助他們侍奉天主……但我認為一開始就走上謙遜完美大道的人是很少的，而不陷於驕傲過失中的人更是少之又少[52]。」

2. 吝嗇：

有關吝嗇的描述雖然較短，但明確生動：

---

[50]《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二章，486-487頁。

[51]同上，488-489頁。

[52]同上，491頁。

「不少初修者有時也陷於靈修上很大的吝嗇之中……他們常使自己深陷於極大的憂愁之中，並發出哀歎，因為他們在熱心事功中，找不到所期待的安慰。於是他們不斷尋求指導和靈修生活的規則，或大量閱讀有關靈修的著作……除此以外，他們擁有不少聖像、念珠和十分美麗而貴重的十字架；他們拿到這個，丟掉那個，而且一再更換；他們愛上這個，便不愛那個，因為這個比那個更美麗、更昂貴。別人看到他們炫耀自己擁有天主羔羊聖蠟，聖髑或為自己轉求的聖人的各種名單，就像孩童炫耀自己的玩具一樣。

對於這一切，我所譴責的是他們對東西的占有慾，因為他們愛戀外形美觀、各式各樣華麗的東西，這是完全違背神貧精神的[53]。」

3. 迷色：

聖十字若望對靈修上的迷色所發出的警告尤為珍貴。他說：

「我現在不是要談修道者所犯的罪過，而是要找出那些需要以黑夜來加以淨化的缺失。初修者在這方面的缺點是很多的，稱之為靈修的迷色是很貼切的……因為在神修的進行中，雖非出於有意，往往會出現肉情的激動和混亂的舉動，有時甚至發生在心靈正沉浸於靜禱中或在領受告解和聖體聖事之時。

這些激情產生的原因，常常是因為人的本性在靈性的事物上得到了樂趣。……人的感性和靈性，這兩部分實為一個整體。

[53]《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三章，492頁。

任何一部分通常以其特有方式分享到另一部分的觸動。因為誠如哲學家所說的：凡所接受的，均按接受者的方式接受之。所以，開始修行的人，甚至在靈修上已有相當功力的靈魂，由於肉情的修鍊仍不夠完美，因而就在這不完美的程度上領受天主的神[54]。」

聖十字若望所提出明確的原理與結論，雖然不完全適用於所有的情況和所有的人，但足以平息那些心思細膩、心靈純潔，且靈修生活的造詣也相當深厚的人的憂懼。

「……第二種原因則來自魔鬼，在這種情況下，有時會產生這些紛亂。魔鬼在人作靜禱或準備作靜禱時，設法擾亂靈魂，也會引起上述肉情的紛亂的激情；只要牠稍稍得逞，便會使靈魂受到很大的傷害……。

面對這些肉情感覺所有的恐懼，就是造成內心紛亂的第三種原因。因為事實上，這種恐懼是因他們所見、所說、所想而突然產生的，他們只是受到影響，本身並無過錯[55]。」

這些紛亂的影響對某些天性「溫柔而細膩」的人就特別強烈。

聖十字若望也把誇口、炫耀以及在談到祈禱或自己完成的虔敬行為時的虛妄得意之情，也列入靈修的迷色之中。在不少以靈修為藉口所結下的友情中，也可以發現有迷色之情。他寫道：

「……這些友情往往出自慾情而非來自信德；如果在想起

[54]《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四章，494-496頁。

[55]同上，496-497頁。

這種友情時，不但不使人想起天主，增加愛天主之心，反而只產生良心的不安，那麼這種友情一定是出於慾情。因為真正屬於靈修的友情，在增長時，也會使愛主之情增長；人愈思念這種友情，也愈使人想起天主的愛情，而嚮往天主。這樣友情增加，愛主之情也同時增加[56]。」

這真是一則金科玉律，聖女小德蘭注意到其重要性，便將之寫在一張聖十字若望的聖像背面。

4. 忿怒：

忿怒也會出現在初修者身上：

「他們容易生氣，並會因小事發怒；有時簡直讓人無法忍受……而當他們在收斂心神靜禱並感到充滿甘飴時，更是經常如此[57]。」

他們「就像嬰兒被人從母親懷中拉開那樣」，不習慣忍受缺少興味和甘飴之苦。

有時這些初修者還會：

「莫名其妙地狂熱起來，忿怒地指責別人的過錯……儼然以修德大師自居[58]。」

---

[56]《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四章，498頁。

[57]同上，第五章，499頁。

[58]同上，500頁。

或者，

「他們缺乏耐心，受不了自己不夠謙虛，就對自己發怒。他們耐心少得竟然想在一日之內成為聖人[59]。」

5. 貪饕：

聖十字若望特別詳盡地指出靈修上的貪饕，他說：

「即使有德行，初修者中也很少人能夠避免犯下與貪饕有關的過錯，因為他們在修德之初即嘗到個中的甜美……

他們在修行中被嘗到的甜頭所吸引，就不斷作刻苦……不顧長上的命令和別人的意見……他們把天主眼裡最能中悅天主、最有功勞的犧牲：服從與聽命，置於一旁……而去尋找肉體上的刻苦，而那只不過是動物性的刻苦，由於熱衷於此，他們自己也如動物一樣……魔鬼就引誘了一大批人，引起他們的興趣，激起他們的貪慾，使他們陷入貪饕之中。因此初修者沒有能力抵抗牠。

……當他們去領聖體時，只渴望獲得感覺上的神味，而不想謙遜地朝拜和讚美所領到的至尊天主。就因為他們心中充滿這種意念，因而在聖事中若缺乏感覺上的神味或安慰，便認為自己一事無成……

……這些人在靜禱上也有同樣的想法，他們以為靜禱就在於從中獲得感覺上的神味和熱忱。他們一心想求得這樣的神味，

[59]《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五章，500頁。

用足了一切力氣，結果卻弄得筋疲力盡，頭昏腦脹，而一無所獲……這些刻意尋求個人滿足的人，還會陷入另一個重大缺失之中：走在十字架的苦路上，但心裡只有極端的冷淡和怯懦感[60]。」

6. 嫉妒和懶惰

聖十字若望最後談論的是靈修上的嫉妒和懶惰，即驕傲和貪饕的後果。嫉妒使初修者

「妒忌他人在靈修上的成就；他們見到別人在靈修的道路上比自己進步，就感到非常痛苦；他們不願意別人受到誇獎……有時反而忍不住要說別人的壞話……誇大別人的缺點。他們若沒有像別人一樣受到讚美，就痛苦到極點，因為他們要處處比別人更受到重視。

通常初修者對十分高超的神業會感到厭倦而想逃避，因為他們將其視為與神慰正好相反……他們在靜禱中一旦得不到自己口味的滿足，……馬上就不願意再作靜禱了；有時甚至放棄靜禱，或不甘願地去作……

初修者還會對長上命令他們去做他們所不喜歡的事，而心生反感[61]。」

「初修者身上所發現的眾多缺失中的以上這幾項」，都應該經過黑夜的淨化。這就是聖十字若望的觀察所得，也可以作為以上所描繪各種特殊私慾偏情的結論。

---

[60]《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六章，501-504頁。

[61]同上，第七章，506-507頁。

三、黑夜的階段和方式

㈠兩個階段

聖十字若望從《攀登加爾默羅山》的第一章開始，就告訴我們黑夜有兩個階段：感官的淨化和心神的淨化。他說：

「第一個黑夜或淨化是屬於感官部分的……第二個黑夜或淨化是屬於心神部分的[62]。」

在《心靈的黑夜》中，我們可以看到他作了同樣的區分：

「第一個黑夜或淨化是屬於感官部分的，之所以淨化或剝奪人的感性部分，是為了使靈魂全心貫注於心靈部分。第二個黑夜或淨化則是針對心神的，之所以淨化或剝奪人的心神部分，是為了準備並促成靈魂與天主之間愛的結合。

第一個黑夜是普遍性的，發生在許多初修者的身上……心神的黑夜則是少數人的事，也就是只屬於那些實踐靈修或在德行上有一定造詣的人[63]。」

黑夜的兩個階段，無論從靈魂修練的範圍和要達到的目標而言，都是迥然不同的，我們將作較詳細的說明。

感性的黑夜淨化感覺的官能，使之適合心神的要求。什麼是感

6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一章，27頁。

63《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509頁。

性的官能呢？感性的官能除內在的和外在的感覺外，顯然還得加上想像力。感性的黑夜僅僅對這些感覺官能產生作用嗎？並不盡然。

事實上，人的靈魂是深深地浸沒於肉體之中的，雖然抽象理論可以把理性生活及其官能，與感性生活及其官能清晰地區分開來，其實這種區分在動態的實際生活中並不明顯。

理性的官能，或者說理性官能的某一部分，是與感性官能經常保持關係的。人有感性的記憶，可以記住各種圖像；人也有智力，可以深入各種圖像，從中獲取普遍性的概念。人還有意志，它被自己的喜好所牽引，趨向可感覺的事物；它先受到這些事物的影響，然後才能把自己對這些事物的感受加以控制。這些處於感性官能邊緣的理性官能，只要其活動與感性官能有關，就密切地受制於後者，而依屬於感官。人的感官位於人靈的某一領域，而不是位於某一官能上。它位於靈魂的週邊，在週邊活動；在這些活動中，感性官能是有主導性的。心靈則是人靈的中心，包含了進行純理性活動的全部區域。

只有這種定位才足以說明神祕生活者所慣用的區分法。神祕生活者談到靈魂的週邊，在這週邊有表層的官能，即感官和想像，但也包括理智和一部分意志。他們也懷著敬意提到心靈的深奧領域、智力，及基本意志。前者建構起人的感官，後者建構起人的心靈。這種術語可能擾亂了傳統的心理學，但卻符合人靈在與天主的結合過程中所經驗到的嘈雜區和平安區。事實上天主經常把平安置於人的心靈的深奧領域、智力及意志內；而人的想像力、理智，這些推理的官能，它們是相當喧鬧不安的。

感性的淨化，其目的就在於使這些表層的、浮躁不安的官能可以配合人的心神；同時當人的心神在接受天主的行動時，感性官能

不至於對之造成任何障礙。

㈡行動模式

這種淨化，無論是感性的還是心神的，都需要雙重行動，即天主的行動與人的行動。因此，主動的黑夜，就「包含個人能做的事，並且確實有所行動，才進入主動的黑夜」。而被動的黑夜，則「包含個人不能做且再努力也做不到的事，而是天主在人內工作」[64]。

在陳述初修者的缺失時，聖十字若望使人注意到，每當人們以人性的力量採取行動除掉這些過錯時，都沒有效果。他寫道：

「顯然，人靈無法把我們所說的缺失及其他缺失完全淨化；只有在我們即將談到的黑夜的被動淨化中才能做到。然而人靈自身還是應該竭盡所能淨化並成全自己，以便掙得天主的垂顧，對人靈加以醫治，醫好他自己無法醫好的種種弊病[65]。

初修者雖然用苦身克己來對付一切弊病的行動和情慾，但不能完全成功，也不能在重要部分成功。要等到靈魂被動地接受由天主所進行的轉化，並經過黑夜的洗煉以後，才能成功[66]。」

因此，主動的黑夜應該使人作好準備，去掙得那能達到目標之唯一途徑，即被動的黑夜；而被動的黑夜也要求人作出比以前的全部克修功夫更堅強、更痛苦的合作。

因此，由黑夜所建立的靈修路線有主動與被動兩個方面，這兩

6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三章，82頁。

65《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三章，493-494頁。

66同上，第七章，508頁。

者是密切相連、不可分開的。有人十分巧妙地寫道：「若要把這靈修路線形象化，可以劃一條由下而上的直線，象徵個人的行動。接著再從這直線的某一點劃一條圓弧線，這圓弧線生於個人線，但脫離個人線，而又在頂點與個人線會合；這圓弧線就象徵天主的主動性[67]。」

因此，《攀登加爾默羅山》寫的是靈魂的主動作用，而《心靈的黑夜》詳述的則是天主的行動；這兩者是互相連接、不可分開的。

的確，像《攀登加爾默羅山》裡所描述的克修，似乎應該是靜觀性的，因其不僅給靜觀作好準備；另一方面，既然靈魂已了解克修且加以實踐，就表示他曾經驗到——即使是短暫的——天主的占有，而一心渴望天主，因而需要黑夜的淨化。

這正是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的〈序言〉中所肯定的。他寫道：

「這本書的對象不是一般人，而是某些特定的人，就是改革的聖母加爾默羅會的男女會士們，因為他們曾要求我寫這本書。天主已賜給他們恩寵，使他們登上加爾默羅山的道路；由於他們已拋棄世上的一切，所以會更懂得心神上的一無所有[68]。」

因此，在某種情況下，如果這項道理果真能使人進入第四住所的話，那麼唯有在這些住所內，人才能在經驗中懂得並解釋這項道理，並找到服膺這項道理及確保獲得豐滿成果的氣氛。

---

[67] 呂西盎神父為《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所寫的〈導論〉，7頁。
[68]《攀登加爾默羅山》，〈序言〉，24頁。

第四章

被動性感官黑夜

一個深深的黑夜，
我充滿著焦慮，燃燒著愛情；
啊，幸福的命運呀！
我悄悄走出，沒被人看到，
而我的住所已在平安之中[1]。

聖十字若望對感官的黑夜作了主動與被動兩方面的研究。兩個黑夜雖然迥然不同，但都針對同樣的各種官能：主動性黑夜是靈魂克制貪慾；而被動性黑夜則是天主的工作，是祂在靈魂內直接的行動。

主動性黑夜本身包括兩個階段。第一是預備階段，與聖女大德蘭的起初三個住所相符。對於這一點聖十字若望只略微提及，並未細談；因為聖人「談的是那些開始被天主提昇至靜觀境界的初修者」[2]。於是，主動性黑夜的第二個階段就此展開，在這階段中，主動性黑夜與淨化靈魂的被動性黑夜相互結合在一起。

在預備階段裡，天主不直接干預靈魂的靈修生活，靈魂保持自己行為的主動性，根據自己的意願主導這個主動性黑夜。在第二階段裡則相反，主動性黑夜與被動性黑夜同時出現，天主的干預逐漸

1 〈夜歌〉，第一詩節，17頁。
2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一章，28頁。

領導靈修生活，取走靈魂的主動性，要人服從天主的行動。

因此，在感官黑夜的第二階段，聖十字若望認為最重要的，便是主動性黑夜與被動性黑夜之間的緊密結合及相輔相成；這也是他獨到的見解。他所寫的〈感官的黑夜〉與《攀登加爾默羅山》，不但不可分開，而且應放在一起研究。這兩個黑夜只有在同步的情況下，才能達到完全淨化的效果。既然天主已取得主動性和領導權，靈魂只有服從；由天主所造成的被動性黑夜就應優先於主動性黑夜。主動性黑夜本是由靈魂主導的，如今該根據被動性黑夜而有所調整，應與被動性黑夜同步，並符合其要求。

因此，陳述了初期的靜觀靜禱後，我們認為在詳談此階段靈魂的責任之前，有必要先談被動性感官黑夜。這時，天主的淨化行動將為人靈指出如何與祂合作，或如何以主動性黑夜和祂配合。

聖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中曾這樣概述被動性感官黑夜：

「按照順序來談，首先談感官的淨化，這是第一步。我們將用三言兩語把它帶過，因為這是許多書中經常談到的普通常識。我們要好好談論的是心神的黑夜，因為這個問題在書本中，或在談話中，是很少談到的，而且有這種經驗的人也很少[3]。」

上文告訴我們，感官的黑夜在聖十字若望的理論和專述心神黑夜的《心靈的黑夜》中是簡略的、次要的。儘管「三言兩語」，說得簡捷了當，但是十字若望對被動性感官黑夜的論述還是有其獨創性，沒有其他地方有如此精闢嚴謹的言論。我們在此只要摘錄他的話，就可認識被動性感官黑夜的性質、原因、出現的時刻，以及它

[3] 《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509頁。

所造成的痛苦與聖寵。

一、被動性感官黑夜的性質與原因

「……由於初修者在全德道路上的行為是粗俗的，他們仍尋求自愛和感覺到的神味，對此我們已談得不少；但是天主要逐漸提昇他們，使他們擺脫這種愛天主的粗淺態度，使他們從這種感覺與推理的粗糙操作中解放出來。我們以前說過，他們就是用這種既偏狹又拙劣的方式去尋找天主，但是天主要提昇他們去作心神的操練，使他們能以更有實效的方式與天主交往，也更能擺脫他們的缺失。現在他們在德行的道路上已修鍊了一段時間，他們堅持默想與靜禱，並嘗到了個中的興味和甘飴，不再依戀世物；他們也從天主那裡獲得了一些靈性力量，足以約束自己貪求世物的慾情；他們也能為天主承受一些重擔，一些神枯，而不至於在遇到困難時再向後退卻。

正當他們在靈修的操練中嘗到了甘飴和快樂，自覺天主恩惠的陽光更強烈地照耀著他們時，吾主會收回這一切光輝，關閉他們的歡樂之門，乾涸那先前他們在祂內所嘗到的甘甜心靈源泉；而在過去，只要他們想要，是可以隨時都品嘗到的……；現在吾主卻把他們拋在如此深沉的黑夜裡，以至他們不知道如何運用想像和推理來使自己前進了。他們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默想了；他們內在的感官全部沉沒在黑夜裡，完全被神枯所占有；他們不僅在靈修上和虔敬事務中再也嘗不到往日的甘飴和安慰，反而只感到厭煩和苦澀……[4]。」

被動的黑夜起初就是這樣的：

「靈魂在天主的事物上和受造的事物上，都得不到快樂和安慰。因為這時天主已引導人靈進入黑暗之夜，使人在感覺上的貪慾進入神枯和淨化之中，天主再也不允許人靈去重尋並找到那些安慰了[5]。」

但是聖人也強調，造成這種情況的根源，除了天主的行動以外，尚有其他原因。因為私慾偏情、冷淡或憂鬱傷感也會造成這種軟弱和憂愁的情況。

聖十字若望關心的是，如何教人識別真正的被動性黑夜。於是他就提出了並非出於冷淡或憂鬱的第二種標記。倘若出現這第二種標記，就說明這黑夜不是冷淡等原因造成的，至少大體上不是：

「第二種標記或第二個條件，對識別感官的淨化是必要的，這個標記就是靈魂仍時常思念天主，擔心自己不再侍奉天主，唯恐自己在天主的事上不再像以前那樣熱心，害怕自己在天主眼裡已經退步了[6]。」

第三個標記則使我們想起《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中對靜觀所提出的第一個標記：

「第三個標記就是憑想像與感覺，無論再怎樣努力，也不能像以前那樣默想和推理了[7]。」

---

4 《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509-510頁。

5 同上，第九章，512頁。

6 同上，512頁。

十字若望強調，這種無力感，隨著靈修的進步，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更增加[8]。

他不厭其煩地一再說明，這種使靈魂淨化的神枯就來自天主自己。天主所灌注的靜觀是造成這種神枯的近因：

「這種神枯的原因來自天主，因為天主把感官的利益和力量轉移給了心神；由於感覺和本性只靠自身無法接受屬靈的益處，因而便因缺乏食糧，而陷於神枯和空乏之中。感官部分確實不適合純心神的事物；因此當心神在喜樂中時，肉體便不高興，而懶於行動了。至於心神，由於漸漸得到養分，便堅強起來，顯得比以前更加警惕，更加留神，不再得罪天主[9]。」

聖十字若望以各種不同方式再三談及這同一道理，而我們也值得一聽再聽，因為每一次都加有新的解說：

---

7 《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6頁。

8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三至十四章中所提出的標記，旨在辨認靈魂何時應該過渡到靜觀的境界；而《心靈的黑夜》第一篇〈感官的黑夜〉第九章所提出的標記，旨在確認靈魂是否處在感官的黑夜之中。對照這兩處的標記，可以看出所涉及的大約是靈修生活的同一個時期。

《攀登加爾默羅山》所提出的標記比較是概括性與普遍性的；而在〈感官的黑夜〉中，聖人則把重點放在消極的痛苦上，說明這種痛苦充滿於靜禱之中，並影響靈魂的外在生活。因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黑夜的描述在〈感官的黑夜〉中比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又進了一步。

我們可以利用所提出的各種標記去判斷靈魂的進程。

9 《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3頁。

「神枯的原因在於人靈已進入靜觀的境界中；因為他已走出了以推理進入更高境界的途徑；從此是天主在他內工作，天主似乎已把他內在的官能都束縛住了，撤走他理智上的全部依靠、意志上的全部興味，以及記憶中的全部推論[10]。」

他在下文中又寫道：

「因為天主這時開始親自與靈魂交往，祂不再像以前那樣使用感官的方法，也不再以組合、編排資料的推理方式，而以純心神的方式與靈魂交往，其中不可能有連續性的推論。祂與靈魂交往，只用純靜觀的行動，不可能有低層次的內在或外在感官的參與，而想像與幻想也不可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角色，更不可能在當時或以後立足其中[11]。」

以上這些篇章是互為補充、相得益彰的；它們對於這些被動性感官黑夜所有的現象，例如：對外在的及感覺的事物的厭惡、對於自己本身的無力感，都給我們提供了心理方面的解釋。

在灌注性的靜觀中，天主在這個階段把自己通傳給靈魂的高層次部分，並為靈魂及寓於其中的信望愛三德，提供以前由感官所供給的養分和依靠。用聖十字若望的話來說，天主「束縛了內在的官能」，解除了它們對外在官能的依賴，而使它們只受祂自己的影響。

靈魂的高層次部分的解放，使感官似乎孤立了起來，使它們失

[10]《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5頁。
[11]同上，516頁。

去對理性官能的指揮能力，失去感官在與其交往中所獲得的快樂。此後感官的活動就成了在憂傷與疲勞中一無用處的混亂而已。

至於官能是否也能分享到天主在高層次部分所散播的真光與神味，答案是：暫時不能，因為它們尚未淨化到能有這樣的交往。聖十字若望說，「感官還是空扁、虛弱、乾枯的，因為感官部分與純心靈的事物是格格不入的」。這種感官的無能為力就是造成被動性感官黑夜的原由，也是伴隨而來的痛苦的原因。因此這些感官將體會到毫無效果的混亂、難忍的厭煩，只有等到它們被這痛苦淨化並調整以後，才能享用神聖的筵席。一旦調整成功，感官的黑夜也就宣告結束。

聖十字若望的講解告訴我們，感官的淨化就是要消除對外在可感覺事物的一切貪慾；所淨化的不僅是感官本身，即對外在有感覺的世界開放的窗口，也包括感官在活動中所牽動的其他一切官能，如針對外在畫面的想像與推理，而被興味引導的意志也與有感覺的世界關係密切。所以這些感性官能和在感官周圍活動的理性官能，都必須接受感官的淨化。誠如他所說的，上述各種官能共同組成有別於心神的感性領域。

可見感官的黑夜表面來說是一種考驗，是由天主崇高的行動所造成的。這黑夜對感官來說之所以是一種痛苦，是因為天主與靈魂的交往對不潔又粗糙的感官來說，是過於純潔、過於超脫了。這黑夜是無價的恩寵，因為它預報天主的召喚，使人為接受更高超的事物作好完善的準備。

二、被動性黑夜的時刻與長度

「所謂初修，即尚以默想為靈修方法。當天主將初修者提昇至更高超階段，漸漸把他安置在靈修者的境界內，即成為靜觀者時，靈魂就開始進入深邃的黑夜之中。[12]。」

因此，感官的被動性黑夜是與靜觀同時開始的，有靜觀才產生黑夜。

黑夜出現的時刻，是在天主引導人靈從默想進入習慣性的靜觀的這個過渡時期，並在這整個時段中發揮其影響力。黑夜是靜觀的效果，而且靜觀要在黑夜中才得以發展；所以黑夜與初期的靜觀靜禱是完全同時存在的，此時的靜觀仍是斷斷續續的。在《心靈城堡》的靈修進程中，被動性的感官黑夜位於第四住所。

被動性的感官黑夜是與超性靜觀連接在一起的；在靈修生活中，人靈將根據天主或早或晚的召喚，經過一段艱難曲折的路程，才能進入純正的靜觀之中。

聖十字若望也許並不像我們那樣重視時間上的精確性，他只是籠統地這樣說：

「人們在德行的道路上修鍊了一段時間，並堅持作默想與靜禱時……吾主會收回這一切光輝，關閉他們的歡樂之門，乾涸先前他們在祂內所嘗到的甘甜心靈源泉；而在過去，只要他們想要，是可以隨時都品嘗到的。[13]」

---

[12]《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一章，484頁。

根據聖人的見證，在被動性的感官黑夜之前，通常還有一個主動性的感官黑夜。所以在接受天主這無償的恩賜之前，必須先作好準備。因此離棄世俗的人堅強地度過了主動性感官黑夜之後，會相當快速地進入被動性的感官黑夜。

「這種變化通常發生在離棄世俗的人身上要比一般人多，並在他們進入靈修生活不久以後便發生；因為前者後退的機會要少得多，並且比一般人能更迅速地消除世間利益對他們的吸引力，而這正是開始進入這可貴的感官黑夜所要求的。平常在他們起步以後不久，他們中大部分人就可進入這感官黑夜，因為我們通常見到他們陷入神枯之中……[14]」。

受考驗的時間及其強度是千變萬化的，因此聖十字若望對此無法作出精確的描述，他只作了籠統的說明：

「每人所受的誘惑或折磨是不一樣的。天主根據自己的意願，並按照所要拔除缺點的或大或小作出決定；此外，天主按照自己的意願要把靈魂提拔到哪種愛情等級，便使他們忍受大小不等的屈辱及長短不一的折磨……[15]。」

聖人根據自己的經驗，歸納出幾種因天主的召喚和靈魂的虔誠所形成的類型：

首先是軟弱型：

---

[13]《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510頁。

[14]同上，511頁。

[15]同上，第十四章，543頁。

「這些人受到的考驗和誘惑要少得多，因此他們留在感官黑夜裡的時間也較長。若他們得到一些感官上的安慰，通常目的在於使他們不至於退步；他們要達到純全的地步需要很長的時間，甚至有人永遠達不到……[16]。」

從以上這些描述，可以看到聖十字若望兼有認識天主及認識人的學識。聖十字若望親近天主，知道天主對軟弱人靈的遲疑膽怯，並不感到驚訝：祂不損壞人，不強迫人接受祂最美好的恩賜，尤其是當恩賜伴隨著痛苦的時候；但是祂卻充滿愛情地遷就人的軟弱，耐心地配合人的腳步，等待人的同意與接受。

天主的愛就是以極大的耐心與那些更軟弱的靈魂周旋：

「還有更軟弱的靈魂，天主好像捨棄他們、不要他們似的，但目的在激勵他們更愛天主，因為不用這種冷淡的作法，他們是永遠學不會親近天主的[17]。」

仁慈的天主對人的些微善意都感到滿意，但是看到這些靈魂如此遲鈍，竟不明白祂的恩賜，並如此勉強地回應祂的恩賜，怎不感到傷心！

然後是那些堅強勇敢的靈魂：

他們就非常中悅天主，他們將通過心靈的黑夜，達到愛情的結合。天主迅速有力地在這些靈魂內運作，使他們忍受各種特別的考驗：

---

[16]《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四章，543頁。

[17]同上。

「至於那些將蒙天主快速提拔，進入愛情的結合這幸福崇高境界中的靈魂；根據經驗，他們通常也會長期處於神枯和考驗之中[18]。」

三、被動性黑夜的效果

被動性黑夜有兩種效果，彼此雖不能分開，但可加以辨別，即痛苦的效果和有益的效果。

㈠痛苦的效果

「第一種黑夜或淨化，對感官來說是苦澀、難以忍受的」，但是遠不能與第二種黑夜相比，因為第二種黑夜「對心神來說是可怕、甚至恐怖的[19]」。

感官黑夜只是通往心神黑夜這狹路的準備階段和窄門[20]。然而感官黑夜所產生的痛苦仍是很可觀的。

1. 有些痛苦在描述黑夜時已經指出，即神枯和官能的無能為力。因為官能不再像以前那樣，在靜禱中能得到甘飴和喜樂；而且由於這種失落，在有關天主的諸事上不再感到安慰與神味，連對受造的事物也同樣心灰意冷。

這種痛苦也觸及心靈，心靈雖因靜觀的光照確實堅強起來，但

---

[18]《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四章，544頁。

[19]同上，第一篇，第八章，509頁。

[20]同上，第十一章，526頁。

從一開始就經驗不到這種幫助：

「至於心靈……從一開始就嘗不到神聖的甘飴和美味，只感到神枯和厭煩，這是因為有了新的變化。因為心靈習慣於品嘗感覺到的滋味，而且仍在注意這種滋味；還不習慣去品嘗天主的恩惠，而且要品嘗這麼精美的神肴，心靈尚須得到淨化。只要心靈尚未利用這充滿神枯的黑夜，把自己逐步準備妥當，就不可能嘗到神味與神恩，而神枯和厭煩也會被過去十分容易嘗到的美味所取代[21]。」

聖十字若望藉此機會，使人回想起天主引導希伯來人進入曠野、用瑪納養活他們的事蹟：

「如聖經所載，瑪納本身可按各人所要求的口味，而具備各種滋味。雖然如此，以色列人還是想吃肉和埃及的蔥，因為他們在埃及已經吃慣了。他們輕視這種甜美、清淡的天使美食；他們雖有豐富的天上食糧，卻因失去肉食而痛哭哀傷[22，23]。」

2. 無能為力和厭倦乏味代替了過去的輕而易舉和饒有興味；這種情況通常會產生焦慮：

「通常，人靈仍十分思念天主，擔心自己沒有侍奉天主，害怕自己在天主眼裡已經退步，於是對天主的事，就不如以前

---

[21]《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3-514頁。

[22]參閱戶十一 4-5。

[23]《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4頁。

那麼興致勃勃了[24]。」

這時靈魂好像已經迷失了，他把這種改變歸咎於自己不知不覺中所犯的罪，又覺得天主對他那麼嚴厲。對一個虔誠的靈魂來說，再沒有比這種心境更痛苦的了。

「此時靈修者遭受極大的痛苦，這並非由於他們需要忍受神枯，更是由於他們害怕走入歧途，失去心靈的神益；或是由於他們認為天主已經拋棄了他們，因為他們在熱心的神業上再也得不到一點幫助和安慰了[25]。」

3. 這些焦慮，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使他們想盡辦法要加以改善，但卻只有增加他們的不安：

「他們極度地疲倦，因為他們想要像以前一樣用推理來使他們的官能感到舒暢，否則便感覺自己沒有在行動，什麼事也沒做。此時靈魂只感到極深的厭煩和內心極大的憎惡。靈魂平常喜歡處在平安、寧靜和官能的安息狀態中，現在卻不然。目前他是一方面疲累不堪，一方面又毫無所得[26]。」

4. 聖十字若望指出，有些痛苦可能是來自某些病態的傾向，例如憂鬱。這些病態的傾向介入被動性的感官黑夜中，但它們並非神枯的主要原因； 因為「若神枯來自個人的壞脾氣時，人的本性只會

[24]《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2頁。

[25]同上，第十章，518頁。

[26]同上。

感到厭煩和沮喪[27]」。它們是以次要原因的身分介入，且能增加黑夜的痛苦。

聖人在談論迷色時[28]，曾暗示憂鬱所造成的某些後果。我們還可以指出憂鬱或其他不同的性情和傾向所造成的別種不同後果。此時靈魂所感到的苦惱和空虛，只會刺激這些傾向，將原本是靈魂沉重負荷的這些內心傾向，推向躁動的極限。然而聖師讓人感到，心神的黑夜終究能克服這些傾向。天主的光照和堅強的望德能使人看清靈性與感性的分野，而在驚心動魄的黑夜裡靜候聖寵的勝利。

5. 那些要在心神的黑夜裡淨化的勇者，早已在感官的黑夜裡接受了強大的考驗：

「他們通常在感官上經歷著可怕的苦難和誘惑；這種折磨可能為期很久，然而在每個人身上延續的時間長短並不一樣。有人被魔鬼襲擊，是邪淫的魔鬼，牠用強烈、可怕的誘惑擾亂感官，用下賤的念頭或生動的想像圖像來折磨心靈，這種痛苦之強烈比死亡還難受。

處在這黑夜裡的人有時被褻瀆的惡神所誘惑：他們的思想被可怕的褻瀆所攪亂；有時他們的想像受到強烈的襲擊，幾乎說出褻瀆的話來；他們因而受到殘酷的折磨。

有時他們又受到另一種惡神的攻擊，這種惡神被人稱作眩暈之神，惡神的目的並不是使他們陷於罪惡，而是為了折磨他們，使他們承受考驗；他們的感官竟變得如此昏暗，以致充滿

---

[27]《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3頁。

[28]同上，第四章，496頁。

著千百種疑惑和無窮盡的不安。他們對任何事情都感到不滿，按照他們自己的判斷，認為自己沒有能力遵從他人的建議或勸告。這種折磨是最可怕的刺，也是感官黑夜中最可怕的事，已近似心神黑夜裡的折磨了。

……這些內心的折磨……對於淨化感官，即捨棄一切滿足和安慰，是最有效的……，等到靈魂真的安於屈辱時，就可以接受天主為他所準備的舉揚了[29]。」

㈡有益的效果

1. 愛的智慧使人感受痛苦只是為了要醫治靈魂。靈魂體會到了這一點，便會吟詠聖十字若望以下的詩句：

「啊，幸福的命運呀！
我悄悄出走，沒被人看到。」

這兩句詩道出了靈魂在被動性感官黑夜中所發出的歡呼：

「這種出走，是指靈魂曾經受到感官部分的約束，當時自己只能用很脆弱、很有限又很危險的方法去尋求天主，如同靈魂低層次部分的方法一樣……靈魂以前認為非常嚴厲、非常苦澀、非常違背自己靈修興味的事，現在卻成了獲得如此豐富神益的源泉。……當靈魂藉助黑夜獲得這些神益時，就以自己的愛情和事工遠離一切受造物，把自己提昇到追求永恆美善的境地；那就是極大的幸福，美好的命運[30]。」

---

[29]《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四章，541-543頁。

這個「來自天主祕密的、安靜的、又充滿愛的灌注[31]」就是靜觀，把心靈從感官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連感官自己也在黑夜中漸漸平靜下來了。這樣靈魂就能自由而寧靜地與天主交流，而天主便藉著神恩使自己與靈魂相通。聖人寫道：

「肉情的住所已處在平安之中；情慾已被克制，貪婪也已平服，私慾偏情也安靜不動：這些都是煉淨感官的幸福黑夜的成果。靈魂就這樣出走，開始走上心神之路，那就是靈修已有造詣、或造詣已深的人所走的路，也稱作明路，或是灌注性靜觀之路；天主在靜觀中把自己給了靈魂，當作靈魂的食糧，而不用靈魂以推理、主動的合作或以任何努力來協助……[32]」

感官對天主在心靈內的行動感到適應，寂靜的平安和整個靈魂都滿溢神味，這些都是靈魂的報賞，也是被動性感官黑夜所產生的主要效果。

2. 除了這些主要的效果外，聖十字若望還指出一些特殊而寶貴的神益，即天主把真光與聖愛灌注在人靈內。

⑴ 在痛苦中，愛的智慧之光照亮了靈魂，使靈魂看清自己：

「……從靜觀的黑夜中所獲得的第一種神益，便是認識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脆弱卑微……官能處於神枯和虛空之中……使靈魂發現自己的卑下和貧困，而這是靈魂在順利時所見不到的。

30《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一章，526頁。

31同上，第十章，521頁。

32同上，第十四章，541頁。

我們在出谷紀中有一個生動的事例。天主要羞辱以色列子民，並讓他們學習認識自己，便命令他們脫去平日在曠野裡穿慣了的節日盛裝，對他們說[33]：『從此你們不再穿這些節日盛裝，而要穿日常的工作服，好使你們明白自己應得的那種待遇』，……我們可以這樣說，當靈魂處在節日中，從天主那裡得到許多快樂、安慰和支援時，他就不免沾沾自喜，似乎以為自己是在為光榮天主而工作……但是現在靈魂穿上工作服，也就是說處在神枯與被棄之中，當初的光已經熄滅。此時靈魂確實更具備並擁有自我認識這必要的崇高德行，他便不再自高自大，沾沾自喜，因為他已明白只靠自己是毫無作為、一無所能的。而天主非常重視靈魂的這種對自己的不滿，以及因不能侍奉天主而苦悶，祂認為這不滿和苦悶遠超過靈魂以前所有的事工和快樂，不論它們有多麼高超……[34]」

⑵這使靈魂看清自己貧困的真光，也使靈魂看清天主的偉大和卓越性。

聖十字若望喜歡引述聖經經文，以證實他從經驗中所獲取的心得：

「祢的光在黑暗中閃耀……苦難引領我們認識天主……天主把自己的知識教給誰呢？祂使誰懂得祂的言語呢？是那些斷了奶、離開母懷的孩子……[35]在沒有路、沒有水的曠野裡，我來

[33]參閱出三十三5。

[34]《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二章，528-529頁。

[35]參閱依五十八10及二十八9, 19。

到祢面前，以瞻仰祢的威能與榮耀[36]，[37]。」

應用經文並不困難，而聖人應用經文是為了證明在感官黑夜中已見光明，並說明由黑夜所產生的自我認識

「是認識天主的基礎，因此聖思定常對天主說：讓我認識自己，好能認識祢。因為哲學家也說：從一個極端，能認識另一個極端[38]。」

(3) 這雙重的光照肯定了人對天主的尊威所應有的敬仰：

「以前所嘗到的神味與恩寵，會使靈魂過於大膽地對待天主；這不免缺乏禮貌與敬重[39]。」

在感官黑夜中，人在黑暗中覺察出天主的超越性。靈魂於是採取應有的心態，效法面對燃燒的荊棘而脫去鞋子的梅瑟。聖經告訴我們[40]，「他畢恭畢敬，不但怕接近天主，而且也不敢仰視天主」；靈魂「脫去鞋子，就是克制了私慾偏情和興味……承認自己卑微至極」[41]，這樣，靈魂才配聆聽天主的話。

(4) 在天主前的尊敬態度，是靈魂在黑夜裡已獲得謙遜的標記。前面描述過的心靈缺失、驕傲，及隨之而來的過錯、慳吝、貪心、

---

[36] 參閱詠六十二 3。

[37]《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二章，531 頁。

[38] 同上，532 頁。

[39] 同上，529-530 頁。

[40] 參閱出三 6。

[41]《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二章，530 頁。

嫉妒，以及其他人格上的瑕疵，的確在黑夜裡得到了淨化：

「因為靈魂覺察到自己身處如此枯燥、冷漠之中，自己如此卑微不堪，便不像以前那樣，第一個念頭就想自己比別人完善、或勝過別人，反而看別人都比自己強……[42]。

神枯、各種困苦，以及天主在黑夜中所賜下的種種誘惑及考驗，使靈魂深感羞愧，而變得溫和，他對別人、對自己和對天主都變得溫馴多了。他不再對自己和別人生氣，對自己和別人的過錯也不再苛責；他對天主不再厭煩，也不會錯怪天主沒有使他立刻變好[43]。

神枯使靈魂在天主純愛的道路上前進，他不再由於在自己行為中找到甘飴和興趣才有所行動；現在他的一舉一動都只為了中悅天主[44]。」

(5) 聖十字若望還列舉了靈魂從神枯中所獲得的其他神益：

「靈魂會同時修鍊各種德行，例如耐心與堅忍、愛德與剛毅[45]；他常常感到天主的臨在，而不敢在靈修道路上有所後退[46]。

除了以上這些神益外……靈魂從神枯的靜觀中所得到的其他好處真是不勝枚舉。例如，當他處在神枯與焦慮之中時，天主往往會忽然通傳給他一種天上的甘飴、純潔的愛，甚至給他

---

[42]《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二章，533頁。

[43]同上，第十三章，537頁。

[44]同上，539頁。

[45]同上，536頁。

[46]同上。

極高超的光照，每一項都比天主以前所給予的快樂更有益，更寶貴[47]。」

聖十字若望以上所指出的這些神益，不再是神光的淨化成果，而是聖愛的創造性與積極性的成果。

被動性黑夜是由愛的智慧所造成，這黑夜淨化並痛苦地解放靈魂，為的是用聖愛來燃燒並征服靈魂。

黑夜的最終目的，在於使純全的愛得以被動地注入靈魂，並獲得勝利。這種效果至少已隱約呈現，因此靈魂說：

「我充滿著焦慮，燃燒著愛情」。

「聖愛在燃燒時，通常起初並不為人所覺察；這是因為本性尚不純全，所以尚未燃燒起來，或是因為靈魂尚無法明白……尚不能給聖愛一個安靜的庇護所。有時不論有無這種障礙，靈魂會立刻感到焦急地渴望天主；這種渴望愈大，就愈趨向天主，並被聖愛燃燒，卻不知道愛來自何處，也不知道愛是如何來到靈魂內的；有時靈魂感到愛火與熱度如此增強，而焦急地滿懷著愛情，渴慕天主。因此，曾在黑夜裡度過的達味，便用以下的字句描述自己的心境[48]：『因為我的心在靜觀中被愛火焚燒，我的興趣和愛情同樣也都得到了轉化，這種轉化就是藉由神枯和棄絕一切的興味，而從感性生活進入靈性生活……』；他又說：『我被貶低，引歸虛無，而自己卻一無所知[49]』。由於聖愛

[47]《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三章，538頁。

[48]參閱詠七十三21。

[49]同上，22。

之火有時異常旺盛，渴望天主之心也與之俱增，這種熾熱的渴望似乎使人骸骨乾枯，本性削弱，奪去人的熱能與力量，取而代之的是對聖愛的強烈饑渴，因為靈魂感到這種對聖愛的饑渴充滿了活力。這也正是達味感到的心境：『：我的靈魂渴慕生活的天主50』（*Sitivit anima mea ad Deum vivum*）。這句話的意思是：我的靈魂有著十分強烈的渴望；幾乎可以說這渴望強烈得足以使人致命[51]。」

聖愛就在黑夜、藉著黑夜、局部地占領了靈魂。而焦慮與聖愛相伴，因為聖愛被不純潔所包圍，所以使人焦慮不安；在愛情的渴望中，顯示聖愛在靈魂內需要擴展，需要征服整個靈魂。

啊，幸福的命運呀！

再過一會兒，這焦慮的愛就能經常地、安逸地暢飲那活水的源泉。當愛情得到滋養而壯大時，就會取得第一個明顯的勝利：把意志征服。

聖愛若要在所投入的這些痛苦又平靜的戰鬥中取得勝利，靈魂在主動性黑夜中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這正是我們下面所要談論的主題。

---

[50] 詠四十二3。

[51]《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一章，522-523頁。

第五章

靜禱中的主動性感官黑夜

> 有許多靈魂，的確，許多靈魂都達到了這個等級，但能超越這個等級的人卻很少，我不知道應歸咎於誰。當然絕不能歸咎於天主[1]。

聖女大德蘭在談論收斂心神和安寧性的初期靜觀靜禱時，作了以上的表示。

而聖十字若望在論及感官的黑夜，也就是靈修生活的同一階段時，這樣表示：

「第一種黑夜是很普遍的，發生在大多數初修者身上[2]。」

至於心神的黑夜，它最終領人達到愛的結合，聖人則這樣斷定：

「心神的黑夜為少數人所獨有[3]。」

為何極大多數已在初期靜觀靜禱中得到天主神恩的人，卻仍遭到這局部性的失敗；對於失敗的原因，兩位聖人都明智而寬仁地持

---

1 《自傳》，第十五章，146頁。

2 《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509頁。

3 同上。

保留態度。聖十字若望說：「只有天知道」；聖女大德蘭則強調：「絕不能歸咎於天主。」兩位聖師熟知人之蒙召與前進，的確是難測的奧祕，絕不會聲稱自己能把朦朧的奧祕說得一清二楚。他們十分了解人的軟弱、遲鈍，在前進中舉步維艱；同時也了解人的突然覺醒，這覺醒有時還很有幫助，因此，他們唯恐以過於明確的論斷徹底破壞這奧祕的朦朧性。

然而，他們一定會特別把人的缺乏慷慨以及愚昧無知，作為其失敗的主要原因。天主的行動，尤其是祂的直接行動，必需有相稱的回應，如果沒有，天主的行動就不會繼續下去[4]。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事關崇高聖德的成敗。天主的光榮、教會的利益都與此息息相關。在天主的王國裡，一切均以品質為重。一個蒙天主召喚走上崇高靈修道路的人若遭受失敗，要比成千上萬甘居平庸、始終在低谷徘徊的人更為不幸。這種失敗在天主的王國裡是件極為痛心的事，聖十字若望對此深感沉痛。

對於初修者，有大量的靈修指導書籍備用；然而，初入靜觀者所特別渴望並迫切需要的指導書籍，反而付諸闕如。因此，聖十字若望決定寫《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他在該書的〈序言〉中這樣說：

「我之所以決定談論這個主題，並非出於我自信有此能力，

4 「當靈魂接受這些愛的標記以後……只要他忠於聖寵，必定會獲得可觀的進步。反之，當天主在人的住所內建立了祂的王國後，見人重返世俗，便不讓他再認識天國的奧祕，而且除了偶爾有幾次破例施下短暫的聖寵外，再也不給他以前那樣的恩寵了。」《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4頁。

足以勝任這一崇高而艱鉅的任務，而是由於我相信吾主將幫助我給眾多靈魂提供其急切所需。他們已開始走上修德的道路，吾主願意把他們置於黑夜裡，藉由黑夜與天主結合。他們裹足不前，若不是因為他們不願意進入這黑夜，或不願意被引進這黑夜，就是因為他們不了解自己的處境，也可能缺乏有經驗、有能力的神師，來引導他們登上全德的頂峰。

有許多靈魂，天主給了他們特殊的能力與恩寵，讓他們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只要他們不畏艱難，就可以達到我們所說的崇高境界……可是他們缺乏毅力或智慧，或因無人指導而走不出初修者的途徑，這實在可惜[5]。」

聖女大德蘭寫《全德之路》和《靈心城堡》的目的，也正是為了指導這些正走上靜觀道路的人。

這幾本書中有關主動性感官黑夜與心神黑夜的詳細說明，為人指出靈魂要準備自己並回應天主的行動所應有的作為。兩位聖人在其他方面也許顯得崇高卓絕，但是做為神師與聖師，再沒有比這些談話更接近我們了。他們針對同一靈修領域所整合出來的不同教導，足以闡明靈修生活的各個方面，因而建立起一套和諧一致的理論。

一、如何善度主動性黑夜

縱然我們能把那套理論說得很完美，但願我們不要以為裡面就

[5] 《攀登加爾默羅山》，〈序言〉，20頁。

有明確的條文公式，可以很方便地應用在我們所遇的到各種不同情況之中。

㈠困難

1. 人各有異

人靈在這些領域內被強光照耀，無不顯示出他們各自的獨特之處，這使人想起他們就像諸品天神那樣各自獨樹一幟。聖十字若望觀察到：幾乎沒有兩個人有一半是相似的。

靈魂的狀態更是千變萬化，不僅因為導引靈魂的恩寵各異，而且超性的衝擊在每個靈魂內所產生的震動與回應也各不相同。

在這千變萬化的情況下，人如何能提出一套劃一的方法以滿足所有的需求呢？

此外，勿忘我們現在所談的是天主上智的領域，是祂在逐步加深對靈魂的領導。聖經上寫道，天主上主的意念不是我們的意念，祂的行徑也不是我們的行徑[6]。天主的上智絕對自由，只服從自己。因此，人的理智絕無能力把上智有力而美妙的行動節奏列為公式，加以規範。按我們的想法，上智的行動是完全順服於愛的，既忠於愛又是自由的，絕不受限於任何規定；任何明確的公式對它都會是束縛和限制。

聖十字若望聲稱，我們是處在沒有現成路徑的領域之內。我們想要步武芳踪，追尋前賢走過的路，那是枉費心機的事。這好比船隻在海上駛過不留痕跡，又像振翅的飛鳥快速劃破長空，也是無跡

---

[6] 依五十五 8。

可尋的。因此聖人挺身而出，強烈反對有些人只憑自己的推理和經驗就開出處方，胡亂指點在聖神光照下的靈魂該如何前進。

2. 靜觀尚不完美

還有一些情況也增加了困難，使人無法作出合適的教導。因為我們還處在過渡時期，這時期的靜觀還是不完美的。首先因為它是時斷時續的。由於天主的介入只偶爾有之，所以靈魂有時重新覺得自己有能力、並應該像過去一樣作主動性靜禱。靜觀之所以不夠完美，也是因為靈魂剛獲得的靜觀，通常只影響一、兩個官能，其他的官能依然還是軟弱無能或處在混亂不堪之中。因此靈魂內就有兩個領域，有兩種不同的氣氛，因而也必須有雙重的關注和雙重的處理方式。面對如此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情況，教人如何提出明確的意見來呢？

3. 靈魂不了解

即使能尋獲合適的指導，並用明確的方式表達出來，靈魂似乎也沒有能力去接受和理解它們。在這時期中的靈魂就處在這種狀況下，給自己帶來最苦惱的困難。

在靈魂剛進入的這些新領域裡，一切都使他感到困擾和痛苦。首先，因為他的目光無法看透這黑暗，以至不明瞭種種事物和自己的狀況；其次，因為人們向他談論的那種美妙滋味，雖然有時他也猜測得到，但是由於他只憂傷地回憶失去的快樂，因而也就嘗不到了；最後，因為他對自己的貧乏和卑微有更深的體驗，但有時卻又發現自己擁有超性的財富，因而看到了兩者在自己身上所形成的矛盾。

靈魂被這黑暗所包圍，並一直沉浸在憂鬱之中，就像在治療中的病人，他能接受任何指導並能從中得益嗎？

㈡方法

那麼，當靈魂處在最憂傷的時刻，能拒絕給他一線之光嗎？不，當然不，我們應該給他適合其領域和境界的光照。

1. 原則

各種方法都得擯棄。明確的建議無論如何對整體是不合適的。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在這些領域裡引導我們時，只給我們整體性的指示。

這些指示在他們的著作內隨處可見，這裡寫一點，那裡寫一點，用斷斷續續的手法，寫得很細緻，有時也很明確，但還是些大原則。這些指示之目的在於使靈魂留意天主的氣息，順服於天主的行動。它們只指出方向，而不指點走哪條路；只指示靈魂該抱持什麼態度，而不指點該修鍊哪種德行。指示的箭頭始終指向無限的天主，始終要求靈魂歸向天主，並且不斷地告誡靈魂：若要達到神聖的目的，並躲避一切危險，那麼在穿越那引人邁向天主的曠野時，靈魂之必要且充分的條件，就是保持純樸、貧窮、自由，目光始終堅定地注視著天主。

我們在開始時，總覺得兩位聖人的教導差異很大，有時甚至覺得是對立的。但是再三玩味、深入研究以後，很快就會注意到兩人只是在觀點和觀察面上有所不同，其實都是為了回應同一需求，都是要人以溫順和自由的態度，忠於同一個天主的行動。而且不難看出，若把兩位聖人的教導匯合在一起，就可以綜合成一套極為深入

且豐富的理論，給人提供極其寶貴的幫助；對於處在這個時期的靈修者而言，這是最合適、最易行的辦法。

2. 由錯得益

這些指示並非要為人提供細節上的指點，而更是要培育和指導靈魂；然而它們也不足以使那些心懷善意的靈魂免除錯誤和失敗。愛情的學問是實踐的學問，而卑微的經驗是人的最高導師。錯誤與失敗往往比勝利更能教導人。唯有錯誤與失敗才能使人看出神師的指示的價值，及其影響之重大。靈魂碰壁以後，或者因無知而一再跌進他應該走的特定道路兩旁的陰溝裡以後，就可以從經驗中知道該在什麼範圍內走向天主。所以愛情的學問就是謙遜的學問。

3. 神聖真光

此外，我們也不要為靈魂擔憂。他在這黑暗中行走是安全的，不久也會充滿自信。那位神聖的導師就在他內醒著！他不是孤單的。這黑暗與淒涼是愛的智慧有意造成的。這智慧就在他內，這充滿活力、不斷行動的智慧掌控著一切。對此，靈魂隱約有所覺察，有時也會清晰地感覺到。因此，我們不要強調靈魂在這時期的痛苦與危險。在這時期，靈魂是幸福的，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幸福。他在愛火的光照下安全地行進，愛火可能還有些微弱，但在他的心內持續燃燒，穩妥地引領他走向天主為他所預定的神祕終點：

「帶領我前進的
沒有別的，唯有這在
我心中燃燒著的光。

這光明一直引導著我，
比正午的光明更可靠，
在終點等着我的，
是我的至愛，
那兒唯有祂一人存在[7]。」

聖十字若望既頌揚了這充滿光亮的愛火，卻又拿起筆來指導那些剛開始燃起愛火的靈魂，以解決他們迫切的需要，這豈不是自相矛盾？當然不！在超性的事工上，人與天主是奇妙地結合在一起的。再說，這兩位導師給我們的教導，就是為了指點人如何在這黑暗中、迷霧裡，發現那燃燒著的愛火，並使其活躍旺盛，大放光明，穿透黑暗。

我們就來收集兩位導師的寶貴指示吧！這些指示首先將在靜禱之中，然後在靜禱以外，告訴我們該如何自我奉獻、真正謙遜、嚴守靜默，以回應愛的智慧在這時期的要求。我們並不要求這兩位導師驅散天主所造成的這黑夜，只要求他們在黑暗中安放幾個指點行程的明亮標誌。

二、靜禱中的主動性黑夜

在這時期，靈魂必須調整自己在靜禱中的行動，以適應靜觀的時斷時續及其不完美的形式。

---

7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夜歌〉，第三、四詩節，17-18頁。

㈠雙重任務

這時靈魂有雙重任務，首先是在天主恩賜靜觀時，要尊重天主的行動，並以平安和靜默的徹底交付來幫助靜觀；其次是在缺少靜觀或靜觀的形式不完美時，靈魂自己就要重新有所行動，以此來補充其不足。

1. 聖十字若望善於凸顯第一項任務，他寫道：

「無論在什麼時期，只要靈魂開始進入這單純和黑暗的靜觀境界之中，其特徵是默想已作不下去了，他就不應該勉強去作，也不應該留戀那些神味或神樂。他應該讓心靈擺脫一切，處在不依靠任何世物的境界中，尤其要像哈巴谷先知那樣準備好聆聽天主的話[8]。他說：『我要站立著，聚精會神，嚴陣以待，靜聽祂要對我說的話。』這好比在說，我將提昇我的意念，超越一切能觸及我感覺的活動和認識，也超越那保留於其中的一切。從此我把一切放下，堅定地走在那保護我官能的堡壘之上，不用官能去做任何事情，好使我能經由靜觀之途，接受來自天主的一切，因為我們已經說過：純全的靜觀就在於接受[9]。」

天主在靜觀中賜給我們的寶藏是難以言喻的，是祂大能的手在轉化我們。聖十字若望在《靈歌》和《愛的活焰》中，就為我們描述了這種轉化的奧妙；而只有當我們處在平安與靜默中時，天主才

---

[8] 參閱哈二1。

[9] 《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9頁。

會有所行動。

「我再說一遍，這些由默然無聲的交流和靜觀賜給靈魂的寶藏，是無價之寶；雖然當時靈魂並未覺察。這些寶藏就是天主聖神極其奧妙的傅油，也是稍縱即逝的恩典。聖神的傅油神祕地使靈魂擁有財富，並充滿各種靈修上的神恩和聖寵；既然這樣的效果是由天主所產生的，就得按照天主的方式進行……然而聖神所傅的油，靈魂多麼容易失去啊！靈魂只要自作主張，借助自己的記憶、理智，或意志作出一些小動作，或者想要稍微動用自己的感官、傾向，或想獲得些知識，或者想嘗到些微的甘飴和安慰，就足以造成混亂不安，而失去一切。這種不智，是非常嚴重的，實在令人痛心又憐惜。多麼可怕的不幸啊！起初人們對此並不覺察，認為只不過有一點點外物摻在神聖的傅油中；但由此所造成的損失極大，使人陷於不安之中，這比失去許多不配聖神以華美的彩釉去描繪的普通靈魂的損失更大，更令人痛惜。設想一幅精美的名畫，被一隻笨拙又外行的手亂塗亂改，其損害不是比毀壞或失去一大批俗不可耐的畫更大、更慘重，更令人惱怒嗎？而這裡所涉及的正是聖神所彩繪的一件精緻作品，而它卻被不懂藝術的粗手糟蹋了[10]。」

在這一段文字中，聖十字若望談論較高級的靜觀。但在較低層次的靜觀中，同樣應當尊重天主的行動，保持靜默的態度。聖師由於十分同情開始修行者的無知，就急於勸告他們要保持平安與靜默。他寫道：

[10]《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1-1002頁。

「有許多人想要在內心安寧的休息與平靜中，品嘗到平安，並得到天主的滋養；但他們卻擾亂自己的靈魂，把靈魂重新帶到較外在的事物上去，毫無理由地迫使靈魂重返老路，放棄已達到的目的地，放棄已安寧了的心境，而重蹈過去那以推理帶領他們走向目的地的舊路，這實在令人哀憐！……真可惜，這些人不了解新情況的奧祕；他們以為自己無所事事，只懶散好閒[11]。」

這些可憐的人並沒有從初期靜觀的神恩中獲益。聖十字若望為了凸顯靈魂因躁動所造成的損失，作了不少比喻。他說：

「這樣的靈魂就像一個在母懷裡已吮吸到奶的孩子，卻被人強迫離開母懷，而用手來擠奶，以獲取奶汁[12]。」

又說：

「這樣的靈魂就像一個小孩，母親要把他抱在懷裡，他偏要哭叫，掙扎著想自己走路；這樣，他自己走不成，連母親也無法前進。他也像一塊畫布，畫家要在上面畫像，卻被人不斷搖動，結果什麼也畫不成，或全弄髒了[13]。」

這樣重返默想途徑，便重新陷入困難與不安之中，就像我們談到淨化感官時的痛苦一樣。聖人這樣說：

---

[1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一章，151-152頁。
[12]同上，第十二章，159頁。
[13]《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22頁。

「這種方法給靈魂帶來很多痛苦，得到的甘飴卻很少，甚至一點也沒有。靈魂的神枯、困乏和不安反而增加了，他們卻更加努力去尋找當初的美味，但再也不可能找到了[14]。

他們愈固守這種行徑，他們的情況也就愈壞，因為他們使靈魂脫離了心靈的平安[15]。

因此，靈魂一方面感到疲乏，另一方面又一無所獲。他想利用自己的心力，反而使心靈失去已得到的平安和寧靜[16]。」

尊重天主的行動和獲得神益，這兩者是聯合在一起的；這要求靈魂在靜觀中必須保持靜默和平安。

聖女大德蘭關於這一點也有許多見證。有關她所提出的精確又委婉的教導，容我們以後將此原則應用在這時期中之不同的靜禱時，再加詳述。

2. 聖女的論點與十字若望不同，她以堅決的口氣，強調靈魂的第二項任務，即在缺乏靜觀或在靜觀不完美時，一定要以官能的行動來加以彌補。

聖女確實認為必須強調這一任務，尤其對那些已體驗過天主的掌控，而現在一心要將其找回的人，更是如此。聖女大德蘭寫道：

「我的女兒們，妳們會一心祈求立刻獲得這安寧性的靜禱，這很對；我再重複一遍，因為靈魂無法深入了解天主在當時給他的這些恩惠，也無法明白天主是以何等的慈愛使他日益更接

---

[1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一章，151頁。

[15]同上，152頁。

[16]《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章，518頁。

近自己[17]。」

這種願望當然是合理的。然而，是否應該按照這種超性境界的要求，使自己處於被動的狀態，好促使天主前來掌控呢？難道我們不能在聖十字若望的指導中，找到在這過渡時期中，靈魂所應有的習慣性被動心態嗎？

聖女大德蘭回答說：荒唐[18]！她說：

「如果至尊天主尚未開始以祂的神樂來陶醉我們，我不明白人們怎能阻止理智去推理；阻止的結果是害多利少。不少靈修學者曾對這一點爭論不休。至於我，我承認我的謙德不足，但我總覺得他們的理由尚不足以使我信服。他們中有人對我引證了那位有聖德的會士伯鐸．雅剛的著作，……讀了那本書後，我們發現他所談的，跟我所談的是同一回事[19]。」

請注意，聖女在這段文字中所談的，是那些已處在超性的收斂心神境界中的人。當人靈以任何方式都無法感覺到天主的掌控時，豈不是更有理由迫使自己處於被動狀態嗎？於是聖女在其他地方寫道：

「如果不是至尊天主把我們提昇到更高級的境界，千萬不要自己去提昇自己的心靈，這是很重要的。當天主提昇我們時，我們會立即知道的。這一點對那些致力於自我提昇的婦女們來

[17]〈第四住所〉，第二章，877頁。
[18]《自傳》，第十二章，119頁。
[19]〈第四住所〉，第三章，883頁。

說更為危險，因為魔鬼很可能使她們陷入幻想之中[20]。

那麼，妳們會對我說，如果我們不自己設法獲得那超性的恩惠，又怎麼能獲得呢？我的回答是：最好還是採用我所指示的方法，就是不去尋求這樣的恩惠……[21]。」

這一點既已討論，聖女便在她的各種著述中，陳述她之所以提出那樣急迫性意見的理由。

首要的理由是，那種態度夾雜著驕傲。靜觀是仁慈的天主平白賜給人的神恩。她寫道：

「天主並沒有義務賞給我們這些恩惠，這與我們遵守祂的誡命即可獲得祂所賞賜的天上的光榮，是不同的……

如果我們認為，憑自己這些微不足道的效勞，就能獲得那麼崇高的恩惠，這就顯示我們實在不夠謙遜……

要是我們真有謙遜之德，就該堅信『我們無論如何也不配獲得天主的恩惠和神味……』[22]。」

唯有謙遜才能吸引天主的仁慈，使之灌注在我們心中。因此謙遜就成為獲得靜觀的最大法則、最重要的心態：

「妳們一定想知道靈魂如何獲得這種恩寵，我就把自己所知道的告訴你們……在妳們具備我為前些住所中的靈魂所指出的德行後，就要修習謙遜。除了謙遜，還是謙遜，因為只有謙

[20]《自傳》，第十二章，120-121頁。

[21]〈第四住所〉，第二章，877頁。

[22]同上，877-878頁。

遜才能打動天主，賞給我們所要求的一切[23]。」

謙遜不僅是一種感覺，更應該轉化為一種態度。謙遜的靈魂自認貧窮，一無所有，也無權擁有；但卻不必隱瞞自己的合理願望，就是在天主的懷抱裡日益緊密地與祂結合。他只有讓自己的官能謙遜地勞動，直到天主垂憐他，提昇他到甘美的被動境界為止。吾主曾對我們說：

「幾時你們被人請去赴婚宴，不要坐在首席上……應去坐末席，等那請你的人走來對你說：『朋友，請上座吧！』那時，在你同席的眾人面前，你才有光彩。因為凡高舉自己的，必被貶抑；凡貶抑自己的，必被高舉[24]。」

福音中的這個比喻，應用在靈修上比應用在純本性事務上更是精確有力。仁慈的天主就是貶抑高傲的人，接納謙遜的人。童貞瑪利亞在＜謝主曲＞（Magnificat）中，就是這樣唱的：……「祂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25]。」

在這時期中，謙德所找到的末座，就是平靜的主動性靜禱。只有這種靜禱才能獲得蒙天主提昇的恩寵。不抱謙遜的態度，遲早要受懲罰而喪失已獲得的恩惠。

聖女大德蘭還說，竭力使官能停止活動，必將產生窘困、痛苦和愚昧的後果。她在《自傳》中寫道：

---

[23]〈第四住所〉，第二章，877頁。

[24]路十四 8-11。

[25]路一 51-52。

「我所要說的就是：我們自己不能有停止理智工作的企圖與意念。我們不應該停止運用推理的功夫，不然我們就會陷於愚昧和神枯之中，而得不到一點好結果……我們想自己去占據靈魂的所有官能，完全不讓它們工作，這實在荒唐之至……那樣做是徒勞無功的，靈魂也會略感厭煩，這好比自己想往前跳，卻被人從後面拉住了一樣[26]。」

她在《靈心城堡》中又提出這樣的意見：

「努力不去想什麼，也許更激起想像力去想許多事情[27]。」

因此，為了要獲得靜觀的神恩，而強迫自己進入被動的狀態，這樣的努力是妄自尊大，徒勞無功，危險又艱難的。

那麼在這個時期裡，我們該做什麼呢？要怎樣行動，才不會妨礙天主即將對我們做的或已經開始了的行動呢？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探討，現在先讓我們來聽聽聖女大德蘭對靈魂應抱持的態度，所作概括性的描述：

「我們所要做的，就是把自己視為極其貧困的人，在偉大而富有的君王面前，不敢舉目仰視，只有十分謙卑地等待祂開恩。如果天主暗暗地使我們領會到祂在聆聽我們，那時我們還是緘默的好，因為祂已允許我們接近祂了；當然，如有可能，我們設法不讓自己去推想什麼，這也沒有什麼不好；但是，如

[26]《自傳》，第十二章，119頁。

[27]〈第四住所〉，第三章，884頁。

果我們還不知道這位偉大的君王在聆聽我們，注視我們，我們就不應該還像呆子一樣無所事事。這時候靈魂如果仍不去推理、思考什麼，就不對了，他會陷於更大的神枯之中，而且他的想像力因努力於不去思想，結果會更加混亂。這時，天主倒是要我們向祂祈求，並要我們覺得自己就在祂的面前。再說，祂知道我們需要什麼。至於我，我不能相信人能用本性的方法成功地超越天主所設下的界限，這個界限只有天主自己才能幫助靈魂超越。天主仍留給我們許多我們自己可以完成的事，比如作補贖、行善工、勤靜禱，這些都是在天主的助祐下，我們卑微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事[28]。」

這些概括性的建議，既全面又細膩，我們如果處在靈修生活的緊要關頭，一直沒有什麼高明的指導，那麼這些意見足以幫助靈魂跨過難關。下面便是我們從已提及的原理中所得出的一些實用的結論；我們將把這些結論應用在這過渡時期中特有的各種靜禱上。

㈡幾項實用的結論

1. 預備靜禱

閱讀或選定一個明確的題目作為靜禱的預先準備，這是我們在這個時期中的首要功課。

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我們沒有權利被動地等待天主賜給我們靜觀的特殊恩寵。我們應該主動地利用我們的官能作好準備。從謙

[28]〈第四住所〉，第三章，883-884頁。

德和情理上講，我們也應該這樣做。

但是神師們都知道有些人對於這一點，不是起反感，便是要抵制。因為他心裡充滿著回憶，也許還充滿著晨禱或晚禱中的神味。他強烈地渴望重獲這滋養靈魂的心神交往！要他預備靜禱，豈不是要他後退嗎？他認為晚上預備靜禱對他是無用的，反而造成障礙。那些要求人作好靜禱前預備的神師，不就是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中所嚴厲批評的那種人嗎？他們一點也不了解靈修的各種途徑，只拘泥於各種祕訣和方法。

「……他們擾亂靈魂，阻止靈魂享受天主特地賜給他們的那種從祥和及寧靜的靜觀中所得來的平安，而強迫人靈重新走上默想或推理的道路[29]。」

對於以上的質問，我們已作了回答，即若要獲得靜觀恩寵，其最佳方法就是保持謙遜，甘居末座，亦即平靜地運用各種官能，以等候天主親自提昇我們到更高的境界之中。然而這個質問也迫使我們說明預備靜禱的必要性，以及該如何去作好這項預備工作。

這種預備必須注意靈魂在靈修方面已有的造詣及所達到的層次。的確，在這個階段裡，當靈魂享受不到超性的靜觀時，通常他就不可能投入真正的默想之中。這種無能為力，無論是神祕恩寵所造成的結果，還是經由努力把理智活動簡化所造成的結果，使他只能做簡化性的靜禱。靈魂只要做好靜禱前的準備，就能立即投入這樣的靜禱之中。

預備時要避免冗長的閱讀，因為這樣只能使人感到疲勞；也要

[29]《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11頁。

避免繁多的思想，因為這樣會使人心情紛亂。一定要簡單扼要，可以尋找聖經中的某一節或某一句能觸動人心的話，注視耶穌基督的某一姿態，留意祂的明晰話語，這些都能集中人的各種官能，安撫人的整個靈魂，使人有所事事，直至吾主樂意把人提昇到更高的境界；而且這些預先準備好的資料，還能使靈魂萬一在靜禱中分心走意、或被外在官能騷擾得苦不堪言時，重新找到平安。

在開始靜禱時，找到一個能使人集中注意力或收斂心神的意念、圖像或語句，在靜禱進行中以此來作為抵制騷擾的盾牌或基準點，這就是在此過渡時期預備靜禱的目的與效果。

在結束本段之前，我們再提出兩點注意事項：

第一，經常會有這樣的情況：靈魂剛開始準備，就立刻感到被天主接納，而進入超性的靜禱中。細心又警覺的吾主用這種方式來表示祂如何渴望獎勵謙德，回報祂所特別寵愛的靈魂主動向祂邁出步伐。

第二點注意事項有很重要的實用價值，那就是：即使靜禱前的準備工作達不到滋養與收斂官能的目的，但它必能保證靈魂避免懶散的誘惑，並能見證靈魂的確是處在靜觀的神枯之中。這預備功夫表面看來似乎是無用的，其實卻彌足珍貴，因為它已達成其目的，就是將靈魂置於天主那既真實又使人痛苦的行動之下。

2. 在主動性靜禱中堅持下去

第二項實用的結論便是：靈魂要堅持下去，直到被提昇到靜觀的境界為止。這項結論，在談論了靜禱的預備工作以後，不必再詳加論述了。但是引述聖十字若望關於這一方面所作的見證還是有益

的，因為他卻總是特別勸告我們要持被動的態度。他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寫道：

「為了使所談的理論井然有序，我們應當讓人了解，從事靈修的人該在什麼時候、什麼時期放棄推論性的靜禱，不再以前述的設想、圖像、外形等作為輔助方法；因為應根據靈魂的具體情況將這些方法放棄，不宜過早或過遲。如果說，為了不阻擋靈魂趨向天主，應適時將其放棄，那麼為了不讓靈魂退步，不提前放棄使用圖像性默想也是必要的。當然，對那些在靈修上有造詣的人來說，這些官能的運作，並不是與天主結合的近程方法；但是對開始修行的人來說，這些方法不失為能使他們的心靈作好準備、從感覺事物進入心靈事物的遠程方法；它們還能幫助靈魂在修行中拋棄其他本性的、世俗的、物質的粗俗形式或圖像[30]。」

聖人強調要確定靈魂該在什麼時刻離棄主動性靜禱。之後，他就談到了我們所關心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可能有人會有疑問，就是：那些在靈修方面有造詣的人，我的意思是指那些由天主的安排而進入了我們所關注的靜觀中的人，由於他們已開始對靜觀有了超性的認識，他們是否從此不該再運用推理和本性事物之形象，或作一般性的默想呢？以下是我們的回答：我們不認為當他們開始有這種單純、充滿愛的認識時，就不需要默想，或不必再求助於

[3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一章，153頁。

默想了。因為剛開始進入靜觀的人還沒有完全掌握這方面的認識，還不能隨心所欲地運用它，同時他們還沒有遠離默想的途徑，還能像過去那樣利用圖像和推理、而仍能有新的所得。因此，不但不應中斷默想，而且根據我們所提出的標記來看，靈魂最初在這超性的認識中，尚未完全安靜下來，還得利用推論性的默想，直到養成習慣以較完美的形式從事靜觀為止……只要還沒有達到這種高深造詣的靈修境界（蒙受特恩立即平安地停留在那超性的認識中），他們就應視情況的需要而選用靜觀或默想[31]。」

這樣寶貴的指導，使人避免想從上次早上或晚上的靜禱的結束處再繼續靜禱下去的誘惑，或一心只想尋求超性喜樂及天主更強有力的行動。聖女大德蘭的確經常這樣提醒我們：

「我曾經說過，並且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忘記：我們肯定靈魂在成長，這是真的，但是不像肉軀那樣成長。小孩子發育成長，到了成人的身材，就不再縮小，回到童年的身軀。至於靈魂，天主卻願意靈魂的成長會後退[32]。」

因此聖女下結論說，當靈魂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完美地與天主結合時，有必要重回簡單的默想。

---

[3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三章，169-170頁。

[32]《自傳》，第十五章，153-154頁。

3. 靜觀停止，則重返默想

在靜禱的進行中，當靈魂不再有靜觀的恩寵時，就該重返默想。靜觀會在靜禱進行中停止，其原因可能是天主暫時收回這恩寵，但通常都是因為靈魂沒有忠誠地配合。有時靈魂心不在焉，或被聽到的聲音所吸引，甚至也被超性神味的浪濤吸引住了，反而失去與天主之間的交流，而天主正是賜予神味的泉源。因此靈魂感到空虛、閒散，這時應以積極尋求天主來加以彌補。聖十字若望寫道：

「因為那時靈魂若沒有這種對天主的認識，也沒有感到天主的臨在，接著就會什麼也不做，因而什麼也得不到。事實上，因為他已經捨棄了用官能來推理的默想，如果他也缺少靜觀或我們所說的總體認識——在總體認識中，人使自己的靈性官能，即記憶、理智及意志合為一體，並在這已得到的總體認識中一致行動，那麼他必然會失去一切與天主有關的來往[33]。」

於是聖人總結說，人應該重拾默想。就是在分心所造成的不安中，或在因騷動而失去了靜觀時，或在神枯的痛苦、謙卑中，才真正能顯示出預備靜禱的功能。人若立刻拾回一個意念，或一個使人收斂心神的圖像，往往足以重回超性世界；不然的話，至少也能使官能在暴風雨中有一個明亮的標誌、一個依靠，因而可以安心等候官能完全平靜下來。

聖十字若望在說明靜觀停止時必須重拾默想以後，又說：

---

[33]《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二章，160-161頁。

「必須知道，我們所說的總體認識有時是十分細微奧妙的，尤其在它更單純、更完美、更靈性、更內在的時候；因此靈魂雖然全神貫注於其中，但看不見它，也感覺不到它[34]。」

這裡必須重申：並非所有看似散漫無所事事的情況，都應當以重拾默想來克服，尤其當人已蒙受靜觀之恩的時候。有一種靜觀是單純而乾枯的，其所表現的形式難以捉摸，那時微妙的辨別問題便會常被提出。進行鑒別是神師的事，他應當根據靈魂的需要作出大方向的指示。

根據上述原理所得出的最後一項結論，在應用時更加困難：

4. 官能或是休憩，或是行動

在不完美的靜觀靜禱中，靈魂應確保那些在天主掌控下的官能，仍能保持平安與靜默；但在不干擾靈魂深處平安的原則下，人靈仍應繼續運用其他自由的官能。

聖女大德蘭在〈第四住所〉的第三章中所提到的：「許多研究靈修的學者所爭論的」，正是這一點。討論的重點在於要清楚知道，在被動的收斂心神中，若缺乏愛的關注，是否應強制停止理智的活動。我們已經知道聖女的想法，而這想法與「那位有聖德的會士伯鐸．雅剛」書中的意見是一致的。當初人們曾利用那本書中的意見來反對聖女。聖女忠於自己多次所肯定的原則，認為人在等待天主施恩影響時，採用被動是驕傲又徒勞的態度。在不完美的靜觀中，她堅決認為，那些不受天主行動影響的官能應當繼續活動，只

[3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二章，162頁。

要它們不干擾受天主所掌控的各個靈魂領域就行。

我們認為聖女所提出的問題，並不是由於雙方在理論上的對立所引起的，而是由於反對者缺乏深入的心理研究，而且他們自己的靈修經驗也嫌不足。

的確，在初期的靜觀經驗中，靈魂嘗到了新的甘飴神味，或者正好相反，他因無能為力的神枯而感到憂苦，並因失去神慰而感到惋惜。任何超性行動，即使是最微弱的，都伴隨著一種滿全感，這滿全感溢流到心理的意識之中，形成一種感覺，使人覺得自己被神恩完全包圍，甚至感到已抵達完美的結合。靜觀性的神枯同樣也會使人有滿溢的感受，然而卻是痛苦地感到所有的官能都是虛空的。當靈魂面對這內在的新景象，覺得驚奇而慌亂時，就難以發現自己正在領受恩寵。他無法精確地區分自己的官能；只能確認自己沒有能力超越這痛苦的滿溢感，也無法在有限制地運用一些官能時，讓別的官能休息。

聖女大德蘭則不然，她以靜觀的高超經驗，掌握並超越了初期的種種情況，並以內心非凡的洞察力加以分析，將其作了明確的辨別。就如在描述被動的收斂心神和安寧性的靜禱時那樣，她把天主的影響與官能的自由，心靈的平安的區域和紛亂的地帶，都區分得一清二楚。

她的教導對那些處於這開始階段的盲目靈魂是大有裨益的。他們在她的教導下會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並在靜觀中很快就能體認出聖女大德蘭所給的啟示。他們以前以為那些區分是繁瑣的，可能是無用的，現在卻發現都是明智的指示；而且覺得根據那些區分所提出的種種意見，都產生奇效而彌足珍貴。她說：

「我已說過，在這初期的收斂心神中，在這安寧性的靜禱中，靈魂的官能並沒有失去活動能力。只要這種靜禱仍在繼續，靈魂就嘗到與天主同在的幸福，意志也與祂合而為一，即使理智與記憶旁騖遠馳，靈魂仍保持寧靜與平安[35]。」

運用那些依然保持自由的官能；尊重那些處在天主行動下之官能的超性安息，避免任何可能干擾安息的擾亂活動；在這時期，讓靈魂在靜禱中只進行安寧的活動：以上便是從我們兩位導師的教導中總結出來的幾項指示。

然而這些整體性的指示在實際應用上，必須注意到極為不同的外在情況和極為多變的靈魂心境，因此務必掌握其全部資料，同時遵照兩位聖人在這時期中引導靜禱所使用的法則，才能達到應有的效果。

對於被動性收斂心神的靜禱和安寧性的靜禱，聖女大德蘭將要給我們的教導是細膩而明確的；而聖十字若望則在靜觀性的神枯中將為我們指引道路。

㈢應用於靜觀性靜禱中

1. 被動性收斂心神

我們已談論過超性的收斂心神，按邏輯順序，尤其按時間順序，它是各種靜觀靜禱的初期形式。聖女大德蘭仔細地把它與簡單的主動性收斂心神區分開來；其實它就是一種「聆聽天主聖言的心

[35]《自傳》，第十五章，145頁。

態」。聖女大德蘭寫道：

「我記得在書裡讀到，超性的收斂心神就好比刺蝟和烏龜收縮起來。寫這比喻的人，諒必對此情況有所了解。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兩種動物完全是隨自己的意思而縮成一團的，但超性的收斂心神，並不出於我們自己的意願，而是天主樂意賜給我們的神恩[36]。」

當官能因善牧的甜美笛聲而收斂時，靈魂該怎麼辦？

有兩種情況，第一種就是：這被動性收斂心神，是迎接天主更強行動的前奏和準備，靈魂只須把自己完全交給天主的這行動就好了；第二種則是：這被動性收斂心神只是天主掌握了心靈，之後便不再有後續的行動。若是第二種情況，就沒有什麼可猶豫的了。聖女這樣寫道：

「在收斂心神的靜禱中，不應當放棄默想與理智的工作[37]……如果至尊天主尚未開始以祂的神樂來陶醉我們，我不明白人們怎能阻止理智去推理；阻止的結果是害多利少[38]。」

因為在這樣的收斂中，既然有些官能是不受束縛的，它們就必須在被動性收斂心神所提供的有利境況下，利用其自由，主動地尋找天主。聖女解釋道：

「天主所賜給我們的官能，是要我們使用的，它們也將各

---

[36]〈第四住所〉，第三章，882頁。

[37]同上，886頁。

[38]同上，883頁。

有其酬報。因此，我們不應使它們處於虛幻的境地，而要讓它們各盡其職，直至天主召喚它們到另一個更高的境界為止[39]。」

再說，這種活動應當在「不勉強，無聲息」中進行，因為

「天主在人靈內的工作完全是溫馨與平和的，若勉強去做一件事，必然害大於利[40]。」

因此，聖女大德蘭要我們了解，官能的這種活動將極為簡化，只限於維持人靈全神貫注於天主和祂的臨在。她寫道：

「根據我的理解，既然天主惠然將靈魂提昇到城堡的這一住所，靈魂最好按我所說的去做：他應當不勉強、無聲息地阻止理智去推論，但並不是要把理智擱置起來；對於想像我認為也是一樣。然而，靈魂要記得自己就在天主面前，而且要沉思祂是誰。如果理智體會到天主的美善而神往，則極好；理智也不必去推究這是怎麼回事，因為這樣的恩惠是賜給意志的。這時理智就讓意志去享受，除了給意志提示幾句愛情的話，理智便應無所作為；那時，雖然我們並不設法去停止思想，我們的思想往往自己也會休息，但為時很短[41]。」

以上這些建議，已隱約顯示出安寧性的靜禱，也總結了聖女大德蘭所再三發揮的這項教導；因為她認為這教導可以嘉惠許多靈魂：

---

[39]〈第四住所〉，第三章，885頁。
[40]同上，884頁。
[41]同上，885頁。

「但願天主惠然幫助我能清楚地解說這一點。因為有許多靈魂，的確，許多都達到了這個等級，但能超越這個等級的人卻很少，我不知道應歸咎於誰。當然絕不能歸咎於天主[42]。」

2. 安寧性靜禱

在與上段引文相同的那一章裡，大德蘭對安寧性靜禱作了冗長詳盡的描述，

「安寧性靜禱是天主在人靈內開始點燃一個出自祂自己愛情的小火星[43]。」

至於靈魂，

「在安寧性靜禱中感到極為滿足，也獲得官能的休息和極甜美的喜樂……他不敢更換地方，也不敢稍有移動，因為他唯恐失去這珍寶；有時甚至想停止呼吸[44]。」

聖女為了要描寫這種溫馨的氣氛，心中便湧現出各種比喻：

「當天上神泉流入我們的心靈深處時，我們整個內心都開闊並暢快起來……靈魂本身也不能解釋那時所獲得的恩惠……他聞到了馨香，彷彿在他內心深處有一爐炭火，有人投進了最芬芳的香料。我們看不見炭火，也看不見火爐在何處，然而炎

---

[42]《自傳》，第十五章，146頁。

[43]同上，147頁。

[44]同上，145頁。

炎熱火與裊裊香煙瀰漫整個靈魂，我再說一遍，甚至經常連肉身也分享到這種香氣[45]。」

但是聖女指出，在這靜禱中只有意志被束縛：

「他想自己一無所求了；他的官能停留在恬靜的安寧之中，連動也不想動了；一切事物似乎都在阻止他去愛。然而並非所有的官能都受束縛以致無法去想就在跟前的那一位。其中兩種官能（理智和記憶）還是自由的，只有意志成了俘虜……[46]。」

在《靈心城堡》[47]與《自傳》中，都有同樣的看法：

「這些官能既沒有迷失，也沒有沉睡，只是意志被占有，卻不知自己是怎樣成了俘虜。意志只好同意讓天主把自己囚禁起來，成為自己所愛者的俘虜。耶穌啊！我的天主啊！祢的愛何其可貴！這愛把我們的愛緊緊束縛住，使我們除了愛祢以外，竟不能自由地去愛其他事物！[48]。」

意志被所愛者俘虜後，靈魂顯然應該保護好這被虜後的意志之安寧。外來的誘惑並不能怎麼危害到這種安寧，能危害這安寧的倒是內在的官能，即：理智與記憶的擾亂。

聖女大德蘭似乎曾飽受這些官能的喧鬧之苦，在她的論述中一再提到這內在的鬥爭，以及獲勝的方法。理智、想像、記憶有時也

---

[45]〈第四住所〉，第二章，876頁。
[46]《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38頁。
[47]〈第四住所〉，第二章，877頁。
[48]《自傳》，第十四章，137-138頁。

分享意志的歡樂，但常不自知。在兩種情況下，官能的活動可能構成危險。

第一種，就是官能在與意志分享喜樂時，

「官能便來幫助意志，好讓意志充分享受到如此洪大的福樂[49]。」

然而它們的幫助卻是有害的，因為帶來了騷動：

「這兩種官能好比鴿子，不喜歡自己沒有費力的、主人白白賜給牠們的食物，便到別處去尋找，結果找不到更好的食物，就又回來了……它們當然以為這樣做對意志是有益的，但其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因為記憶與想像提供給意志享受幸福的畫面，卻使意志受害[50]。」

第二種，則是與理智有關，她寫道：

「理智尋找許多語言與理由來感謝天主的這種恩惠，又喚起以前的種種罪過與缺失，以能深感自己實在不配。於是這一切便翻騰起來了，理智把它們一一顯現出來，記憶也就騷動起來；我承認這兩種官能有時使我不勝心煩[51]。」

在其他場合中，理智和別的官能彷彿慌亂無比：

「理智停止工作，或應該說，理智被迫停止工作，因為它

---

[49]《自傳》，第十四章，138頁。

[50]同上。

[51]同上，第十五章，148-149頁。

不了解自己想要什麼，於是棲棲遑遑，好比一個精神病人，找不到可以安息的地方[52]。」

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中還說：

「靈魂處在深深的安寧之中，理智有時反而感到混亂不堪：它彷彿覺得這些事不是在自己家裡發生的；也可以說，好像家主所在之處不是自己的家，因而感到很不舒服，它便到別處去尋找，因為它不知道如何使自己安定下來[53]。」

這當然是奇怪的感覺，但也是正常的。面對意志這個靜默不動的主人，其他的官能慌亂絕望，就如感到自己的家被一種只顯示出其神祕力量的權威所占用一樣，因而不知所措。

我們知道，安寧性靜禱是處在迥然不同的氣氛中的。為了保護這安寧性靜禱，使之免受一些官能善意卻不合適的幫忙或擾亂，該怎麼辦？

「意志應當處在安息中並保持謹慎，要知道與天主往來不能靠強力或自己的努力；這好比在火星上胡亂投以巨木，只會把火星壓滅。意志應對此有所認識，而只謙遜地對天主說：天主，我現在能做什麼？在天與地、主人與婢女之間能有什麼關係？或說些當時想到的其他愛慕的話。意志的這些話應出於真誠，應深刻地加以體會，而不去理睬糾纏不清的理智。意志也許會把自己的幸福分給理智，設法使理智也收斂起來。因為意

52〈第四住所〉，第三章，886頁。
53《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1頁。

志往往發現，當自己與天主在甜蜜的休息中結合時，理智卻旁騖遠馳。這時最好隨它去，不去找它。意志只管繼續在所蒙受的恩惠中休息，就像謹慎的蜜蜂一樣收斂。因為蜜蜂若從不回巢，只顧彼此在外追逐，就釀不成蜜了。因此靈魂若不注意到這一點，將受害不淺，尤其對那些理智靈敏的靈魂，受害將更甚。因為當理智開始進行推理，尋到種種良好的理由，以動人的形式表達出來時，就以為自己做了大事[54]。」

下面是聖女針對理智這一主題所作的更為有力的斷言：

「當意志處在寧靜中時，他只有不理會理智，將之視為瘋子。如果他想把理智拉過來，勢必會分心，造成不安。就意志現在所達到的靜禱階段而言，這一切只會讓他感到疲勞，什麼好處也得不到，反而會失去那未經自己努力、只由天主所賜下的恩惠[55]。」

當意志擺脫了理智和其他官能的擾亂，「投入愛情的懷抱[56]」後，仍應當有所作為。聖女囑咐說：

「不應該完全放棄心禱，甚至在願意作口禱或能作口禱時，連口禱也不可放棄，因為寧靜的程度如果已經很深，就不容易說話，即使要開口也得費極大的力氣[57]。」

---

[54]《自傳》，第十五章，149頁。
[55]《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1-742頁。
[56]〈第四住所〉，第三章，886頁。
[57]《自傳》，第十五章，151頁。

因此活動力的大小，端視寧靜程度的深淺。至於怎樣的活動才是合適的，我們還是來聽聽聖女大德蘭精準的說明：

「我們既然已如此接近至尊天主，就應當向祂祈求恩寵，為教會，為所有求我們代禱的人，為煉獄靈魂。但不用出聲說話，只要懷著期待獲允的熱烈願望就夠了。這樣的靜禱包括很多內容，要比理智所作的一切推論獲益更多。意志應對自己多加反省，想辦法如何使自己進步，以便燃起愛火；意志應作出一些愛的行為，以回報所領受的無數恩惠。然而，我以前也說過，要小心別讓那推究大道理的理智來吵鬧，因為現在最適宜的是謙遜地在愛火上添加一些草，其實我們能添加的，稱不上是草，只是些草屑，但這些草屑要比大量的木材更能使火焰旺盛。所謂木柴，就是那些過於高深的見解，在我看來，不超過念一遍〈信經〉的時間，就足以把天主的火星悶熄[58]。」

聖女用另一個比喻再次告訴我們，在這樣的寧靜中，進行必要的活動時，應先有多大的溫柔與平安：

「那時我們最好尋找一個很清靜的地方獨處，好讓吾主有更大的活動自由，讓至尊天主把我們的靈魂當作自己的東西來塑造。有時最多只能說一句輕柔的話，輕柔得好像那能使幾乎熄滅的蠟燭重新點燃的吹氣一樣，我想，如果蠟燭還在燃燒的話，這吹氣就會把它吹滅的。我的意思是吹氣要輕，唯恐人以理智安排了許多話，反而把意志喚醒了[59]。」

---

[58]《自傳》，第十五章，149-150頁。

此外，靈魂也不該過於考慮要做些什麼行動：

「靈魂投入愛情的懷抱，由至尊天主指導他在這情況下該做什麼。他應當做的，就是承認自己不配獲得如此崇高的神恩，因而感恩不已[60]。」

[59]《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41頁。

[60]〈第四住所〉，第三章，886頁。

第六章　主動性感官黑夜（續）

靜觀性神枯

> 只要你打開窗子，太陽一清早就準備進入你的寓所。天主就是以同樣的關愛，守著以色列人[1]。

我們用靜觀性神枯這個名稱來表示聖十字若望筆下所描述的初期靜觀形式。

我們已經指出，聖十字若望所說的靜觀性神枯與聖女大德蘭所說的充滿神味的安寧，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並認為它們屬於靈修的同一個階段。但兩者之間的差異還是相當顯著的。

這兩種不同形式的靜觀經驗，把我們引進迥然不同的氣氛之中。聖女大德蘭指出，安寧所產生的效果，尤其是在意志上的效果，都是積極又富有神味的；反觀聖十字若望的神枯，似乎特別是針對理智所引發的後果，這些後果都是負面性的，這是因為靜觀的強光使理智目眩。

當代的靜觀者常常被聖十字若望的氣氛所吸引，因為與他們自身的經驗相似。因此，聖十字若望的理論重新展現其現代性。

的確，偉大而堅強的靜觀者，如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所接近的就是聖十字若望。她和聖十字若望一樣，在描述自己的靜禱時，總是

---

[1] 《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6頁。

談到她的神枯是「絕對枯燥無味」的。因此聖十字若望就成了她的神師和神祕大師。她把他著作的好幾頁都記在腦海裡，並在散心時背誦給初學修女們聽。她寫道：

「我從我們的會父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獲得了多少光照啊！……在我十七、八歲時，我需要的靈修食糧，盡在其中[2]。」

我們不要忽視聖十字若望的指點，因為這些指點使我們得知靈修方面的種種需要，並提醒我們仔細去研究在感性的黑夜裡，靈魂處在聖十字若望所說的靜觀性神枯時，應該如何自處。

為了避免混淆起見，我們首先得鄭重指出，這裡所談論的神枯，是真正的靜觀性神枯，也就是說，它帶有聖十字若望所要求的三種標記。如果神枯不同時具備這三種標記，那還得聽這位聖師的話，再重拾默想，讓官能行動起來，以滋養人與天主之間的親密往來。

靈魂一旦認出神枯是天主的行動所造成的結果，他就得接受已指出的雙重任務，即：尊重天主的行動並加以配合，使之完成。

聖十字若望特別強調第一種任務，似乎忽略了第二種任務。

這種強調出現在他對靜觀的思考中，由這靜觀的負面性質及其後果來看是完全合理的，但乍看之下未免令人吃驚，也似乎與聖女大德蘭形成對立。的確，神味通常在靜觀中是覺察不到的，尤其在開始的階段，因為靈魂仍全心沉浸在過去所蒙受的恩寵之中，同時與偏離正道的的官能奮戰，更難感受到如此微妙的神味。其實靜觀愈隱蔽，愈有必要確定它的存在；同時在靜觀性神枯中，對喜好推

[2] 《自傳手稿》A，第 83 張，正面。

理的靈魂來說，特別感到缺乏光照，因而產生內心無能為力、混亂不安與胡思亂想的痛苦，這時靜觀者愈嚴守靜默，對自己愈有利。

聖十字若望強調用靜默來表示對天主行動的尊重，正適合這些靈魂的特別需要。他這樣強調，並不表示他忽視靈魂積極配合天主行動的任務。

在神枯中靈魂應抱持什麼心態，對這一點不可能有明確而詳細的說明，一個大方向就是保持對天主的靈活柔順與忠貞不貳。有兩項指示有助於人形成這種心態：

- 靈魂憑藉信德趨向心神的平靜區域並存留於此。
- 不去理會五官的喧鬧，也可以用一些技巧使其略為安靜。

一、靈魂憑藉信德趨向心神的平靜區域並存留於此

我們處在被動性的感官黑夜之中，這是由感官到心神，並使感官適應心神的過程。能使靈魂適應這變化、完成這過程的，就是靜觀的神光。

這第一點指示告訴我們應如何積極地合作：靈魂應當順從地協助這從感官過渡到心神的過程，並以堅定的信德與完成這過程的恩寵積極地合作。

然而靈魂是否明白這項指示呢？若要協助一項行動，必先對這行動有所認知。為了使自己走向心神的區域，除了了解感官與心神的具體範圍及其活動處所之外，還必須了解「感官」與「心神」兩個名詞的意義。

那些對我們談論「內在斗室」和「靈魂深處」的神祕靈修大師

們，他們很清楚知道是指什麼地方。所謂「內在斗室」和「靈魂深處」就是靈魂最內在、最平靜的區域，是天主臨在與活動的部位。對聖十字若望來說，感官包括五官及與其關係密切的推理官能，因此是指靈魂的週邊區域；心神則是指更內在的區域[3]。

對於這些概念，人靈以後會更熟悉的；它們闡明人的靈修經驗，使之更為清楚，更為明確。目前，這些概念還是純理論性的，與實際經驗還沒有什麼關係。在聖女大德蘭所說的安寧中，可以感覺到神味是從很深的源頭湧現的。因此，人們不難把心神區域與產生安寧的幽深區域劃上等號。靈魂於是明白所謂由感官過渡到心神的行動，就是把靈魂從外在的影響中解放出來，而將他置於湧現神味的源頭處。

在靜觀性神枯中，至少在開始階段，靈魂及其官能好像被灰濛濛的迷霧包圍似地，分不清自己的各個官能，因而將其視為一個整體，這整體無能為力，呆滯不動。

在此情況下，人如何能找到心神所在的方位，又如何能對那絲毫沒有覺察到的行動加以協助呢？

無論如何，我們還是能掌握到一個實用的準則，那就是平安與靜默。對聖十字若望來說，「感官」是充滿騷動與喧鬧的市郊，因為那裡就是感覺性官能的所在處。「心神」其實就是天主的住所。天主就在心神內，在平安中生活並活動；也就是在心神內，祂讓人藉信德接近祂，並且有時可以憑體驗，揣測到祂就是那唯一而超越一切的真實者。心神是靈魂與天主相會的地點，天主如慈父般把自己交給靈魂，靈魂則憑藉兒女的恩寵尋找祂。這神聖的住所是寂靜

[3] 請參閱本書第四部，第三章《各種黑夜》，第727頁。

無聲的，因為天主就是在靜默中給予生命，而人靈也是在靜默中領受神性的生命。

世世代代的靈修者，皆有這種靜默與平安的經驗，這是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經驗。即使在靜觀性的神枯中，藉由抒發信德或舉心向主，就有可能獲得這樣的經驗。

的確，信德是三超德之一，是「到達天主的相稱且直接的唯一途徑[4]」。信德提昇了順服的理智，也帶動整個靈魂與天主接觸。因此是信德把靈魂引進超性境界，進入心神區域的，天主就在此心神內活動，並把自己恩賜給人。

在真正的靜觀性神枯中，信德深入天主之內，天主藉聖神七恩的行動，將信德反覆鍛鍊而臻完美。這種使信德活潑堅定的天主行動，若沒有使靈魂體驗到神味，至少會給予安撫，使其能在靜默中安息於主內。

因此，由活潑堅定的信德所發出的行動，至少可以產生靜默與平安的微妙體驗，這是最起碼的經驗。就是這種靜默會為人靈指示出應奔赴的心神區域，並明確指導人靈要達到目的地所應採取的行動。

所以要到達心神區域，靠的就是抒發信德，也可以說靠的是舉心向主，亦即以單純的超德行為，超越推理的前提或基礎，擺脫研究和推論，直接趨向信德的神聖對象，使靈魂安憩在獨一無二的天主之內。

那麼，這些行為應採取什麼形式呢？為了能適應所有的人，所提出的指示只能簡單地指明所要到達的目的地而已，每個人必須在

---

4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八章，132頁。

那些原本無路的地區，自己找尋穿越的途徑。但是為了讓人知道如何越過那些無路的地區，還是可以提供一些指示，設定一些路標。我們將特別注意那些使某些人獲得成功的方法，以及偉大的靈修大師們所提出的建議。

㈠充滿愛情的渴慕

若望．聖三松是一位有聖德的盲人。他在黑暗中成為十七世紀法國都蘭地區革新加爾默羅會隱修院的光耀火炬。為了引導靈魂進入平安的心神區域，他主張靈魂進行「渴慕」的操練。他說：

「渴慕，是心與神以熾熱的愛火，超越自我和一切受造之物，而奔向天主，在熱情的愛慕中與天主緊密結合。」

他還指出：

「天生易於發出渴慕之情的人，必需努力使此熱情更加迫切，使人更感到其甜美與歡暢。」

要達到這種境界必須一步步地前進。起初渴慕之情有賴於有形可見事物的推動，以後漸漸地變得更簡捷、更精煉，只容納「真理的精華」。這樣，人們就達到「愛情本身」。

他繼續說：

「由渴慕而生的愛情，在有些靈魂內是如此強烈，以至只有意志單獨進入天主那充滿愛情的懷抱裡，品嘗到不能領會、無可言喻的甘美；這時理智只站在門口，感到驚訝而停止活動。這是充滿愛情的急流，奔騰泛濫，在這愛情的洶湧波濤中，靈

魂就是天主自己，就是祂的心靈，祂的神性，這是受造之人在世間能承受的最大極限[5]。」

若望・聖三松強調，渴慕之情的操練使靈魂歸向天主，所憑藉的是愈來愈不需要語言、愈來愈微妙而深入的抒發愛情。這種操練方法是絕對有效的。其實他所用的愛情抒發就是舉心向主的最佳方法，因為天主是愛，只有愛才能把人靈「鎖定」於天主之內。

若望・聖三松指出，不應過早地去作渴慕之情的操練，因為初修者的愛情還不夠強烈，不足以有效地提昇他們至那種境界。

這位偉大的盲人神祕神修者也提醒我們，這種操練並非對所有的靈魂都合適，即使是靜觀者也一樣。因為它

「只對那些顯然能從神祕道路獲益的人有用，尤其是天生多情的人。但是對有些人始終是不適合的，因為他們是藉由神聖的、愛的推理來接近天主，當然這也不失為一條傑出的神祕道路[6]。」

㈡以信德舉心向主

我們在若望・聖三松筆下看到感性氣質與理性氣質之間的區別。前者的靜觀主要是多情的，他們能藉由愛情攀升到愛情的源

---

[5] 塞爾南神父（Le P. Sernin）所著的《若望・聖三松傳》（*Vie de Jean de Saint-Samson*），141-143頁，以及他所著的《靈修箴言》（*Maximes spirituelles*），155-158頁。參閱1925年的《靈修生活》（*Vie Spirituelle*），其中對若望・聖三松的言論作了有益人靈的摘要，可特別參閱論渴慕的第六章，134頁及以後幾頁。

[6] 《若望・聖三松傳》。

頭，品嘗到愛情的甘美；後者的靜觀主要是一種認識，因此是枯燥的。我們會再談到理性氣質者的情況，在他們身上，愛情不易喚醒，可能因為缺少鍛鍊，因此他們的靜觀不是熱情洋溢的，而是枯燥無味的；不是動態的，而是靜止的。平安是靜觀的基礎，在後者的平安中可能伴隨著各種感受：固定不動，寂然無聲；透過濃厚的雲層才能覺察到天主；好像眼前有一堵牆，阻止人前進；甚至會感受到被拒絕。我們只能說，這些人的情況繁多，各具特徵，因為每個靈魂是不同的，而每人感受靜觀的時刻也不同。

這樣的人就適合作信德的操練。但是實際上該怎樣抒發信德呢？通常不能使用既定的模式，而要將心靈的眼目固着於天主，保持一種往向天主的內在心態，平安而實際地關注天主，並將自己的心胸敞開，迎接祂的行動。

與天主的交往，的確要靠信德來建立並維持。信德通常是在行動時，聖神七恩才使之趨於完美。我們無權自己不努力，而只想靠天主的介入使官能停止運作，並使天主在我們內行動。

感到神枯又無能為力時，我們就必須平靜而敏銳地積極操練信德，務必使信德保持清醒，以深邃的目光注視那位覺察到的真實者，也可能只是猜測到的天主，並不停地用簡短有力的誦句作靜禱，因為每作一次這樣的靜禱，都能使天主活生生地臨在；或者在天主的行動下只保持平安的心態，耐心地等待那位隱藏着的天主，因為祂使我們無能為力，為的是讓我們更深入地找到祂。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時而安靜地停留在黑暗的隧道內，那裡只閃耀著從「耶穌聖容低垂的雙目」所投下的光芒，時而定睛注視著那遮掩神聖太陽的雲彩，她甘願等待太陽耀眼的光芒，直到「信德熄滅，太陽不落的日子[7]」。聖女若安尚達建議人靈在天主面前，要

像畫布一樣靜止不動，讓神聖的藝術家，以其生花妙筆，在上面繪出栩栩如生的畫像。

除了以上這些特殊方式外，聖十字若望也談到在這些領域內從事信德操練時，應如何進行：

「已達到這種境地的靈魂，應該遵循與第一種完全相反的方法。在這之前，他需要有一個默想題目，以此來作默想；但現在應該完全捨棄任何默想題目，我再說一遍，不要讓他再作默想了；再說，即使他想作默想，也辦不到了，因為他不但不能收斂心神，反而會分心走意……如果他想使用感官，只會失去天主逐漸注入他心中的那份平安與寧靜的幸福……所以當靈魂處在這種境地時，就不應該勉強他作默想，或勉強他去做推理工作，或去尋求溫馨和熱忱。如果這樣做，就是給主要的主事者，即我們的天主，設置障礙。因為祂正以祕密與平靜的方式，逐漸在靈魂內注入充滿愛情的智慧和認識，即使祂有時得費一些時間，也不需要靈魂有什麼特殊行動。靈魂只需懷著愛情注視天主就好，不該有其他特殊作為。我再說一遍，他應該採取被動的態度，自己完全停止一切作為，只要滿懷愛情，單純而真誠地全心關注天主，就像一個滿懷愛情的人睜大眼睛凝視天主就行了。既然天主以祂的行動方式，用單純而充滿愛意的認識對待靈魂，靈魂也該以同樣的方式接納祂，就是用單純而充滿愛意的認識來款待祂[8]。

---

[7] 致耶穌．依尼斯修女書信．1890年8月30-31日以及《詩集》．〈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8] 《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6-997頁。

……靈魂為了接受超性的認識，應該絕對擺脫本性的行動方式；要效法天主，要自由、寧靜、平安、充滿詳和；就像空氣若吸收太陽的光與熱愈多，就愈清純，愈少潮氣，也更潔淨，更平靜。

因此靈魂應該絕對自由，不該依戀推理默想，也不該尋求任何感性或理性的神味，或依靠任何其他行為模式[9]。

……人的心神應該擺脫一切，處在不依靠任何世物的境界中，尤其要像哈巴谷先知那樣準備好隨時聆聽天主的話。他說：「我要站立在我的守望臺上，置身於堡壘上窺探，看祂對我說什麼[10]。」這好比說，我將提高我的意念，使之超越一切能觸及我感官的活動和認識，也超越所有保存或牢記在感官中的一切。然後，我就把一切拋在腦後，我要堅定地走在那保護我官能的堡壘之上，且禁止我的官能從事任何活動，以便能經由靜觀之路，接受來自天主的一切。因為我們已經說過：純全的靜觀就在於接受[11]。」

以上這段文字，非常妥切地描述了靈魂安靜地獨自留在心神區域的情況。

聖十字若望不遺餘力地強調，擺脫一切並維持平安，對信德的純全是必要的。當靈魂處在有時像死亡那樣的神枯中時，他應該堅強起來，一方面抵抗那想要滋養清晰思維的理性活動，另一方面要防止因處在完全被動中而產生的沮喪心情。靈魂應當使信德保持清

9 《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7-998頁。

10 哈二1。

11 《愛的活焰》，第三節，999頁。

醒、正直、純全、擺脫一切，就像在喧鬧世間高高豎起的天線一般，以能接收由那位無限者所發出的電波。

「當靈魂放棄一切，空無所有時，我再說一遍，他已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在天主方面，祂就不能不至少在靜默的深處，把自己恩賜給他，就像太陽遇到了毫無遮攔的地方，不能不把那地方照亮一樣。同樣，只要你打開窗子，太陽一清早就準備進入你的寓所。天主就是以同樣的關愛，『守著以色列人[12]』。祂不睡覺，但祂進入那放棄一切世物、一無所有的靈魂中，並以祂自己的寶藏充滿他。所以天主準備深入人靈，就像太陽準備射進寓所一樣[13]。」

這位聖師以多麼憂傷的語調，談到靈魂因在靜觀中故意順從騷動所造成的損害：

「……聖神的種種傅油是微妙又崇高的……然而聖神所傅的油，靈魂多麼容易失去啊！靈魂只要自作主張，借助自己的記憶、理智，或意志作出一些小動作，或者想要稍微動用自己的感官、傾向，或想獲得些知識，或者想嘗到些微的甘飴和安慰，就足以造成混亂不安，而失去一切。這種不智，是非常嚴重的，實在令人痛心又憐惜。多麼可怕的不幸啊！起初人們對此並不覺察，認為只不過有一點點外物摻在神聖的傅油中；但由此所造成的損失極大，使人陷於不安之中，這比失去許多不

[12] 參閱詠一二〇（121）4。

[13]《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5-1006頁。

配聖神以華美的彩釉去描繪的普通靈魂的損失更大，更令人痛惜。設想一幅精美的名畫，被一隻笨拙又外行的手亂塗亂改，其損害不是比毀壞或失去一大批俗不可耐的畫，更大、更慘重，更令人惱怒嗎？而這裡所涉及的正是聖神所彩繪的一件精緻作品，而它卻被不懂藝術的粗手糟蹋了[14]。」

大家也許已注意到，以上引文都採自《愛的活焰》一書。這些引文似乎只適用於那些已達到頂峰的靈魂所擁有的完美靜觀。事實上，超性的靜觀只有一種，因此靜觀者應抱持的態度也只有一種，這兩者都是逐步完善起來的。超性的靜觀與靜觀的態度，這兩者的發展常是互相依存、密切相關的，而且一開始就用同樣的規則來加以規範。

既然我們所談的神枯是純屬靜觀性的，那些在神枯中的靈魂應該已經明白如何完美地回應天主的行動了，因此在靜觀出現間歇性，或官能不適應的情況下，仍會努力抱持靜觀者應有的態度。

使人無法完善地接受聖神的主要原因，就是那些在人前進的道路上吵鬧不休、令人感到步履維艱的感覺官能。要減少感覺官能的危害，擺脫其騷擾，是可能的嗎？這就是第二項指示要告訴我們的。

二、不理會五官的喧鬧，用技巧使其略為安靜

雖然透過信德的操練，甚至透過充滿愛情的渴慕，總能使靈魂向天主的神光開放，但卻不能把平安帶進低層次的感官。這些官能

[14]《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2頁。

不安分，吵鬧不休，妨礙人靈自我解放，走向心神。如何使這種喧鬧平息呢[15]？

靈魂應當不理會這種喧鬧，並努力走避，加緊步伐奔向心神區域。托雷說：麋鹿被狗追逐，便加速奔向活水之泉。聖十字若望指出，那些已完美的靈魂善於躲避魔鬼在感覺官能上所造成的恐懼，會趕緊把自己關在心神深處，即信德的幽室裡。這官能的喧鬧聲其實有高效能的淨化作用，能促使靈魂品嘗心神的靜默。然而從喧鬧要過渡到安靜，人的能力非常有限，而人本身條件也會有重大影響。初修者可能由於缺乏經驗而白費力氣，或是由於性情方面的特殊情況，忍受不了那種被動的狀態；甚至有些擺脫不開的心事已侵

[15] 在純本性的神祕修德中，例如在印度教的修行中，我們可以發現非常進步又精明的方法，能使官能平靜下來，並簡化官能的活動。伯格沃德．吉塔（Baghavad Gîtâ）曾向我們介紹過各種瑜伽或刻苦功夫，這些方法能使人消失於「唯一」之內，就是認識、虔敬、修行，以及直接靜觀。（參閱歐羅賓道（Shrî Aurobindo）所譯的《伯格沃德．吉塔》，以及布拉馬南達（Swâmi Brahmananda）所著的《僧侶戒規》（Discipline monastique）。請注意，這些方法無非是要使官能活動達到崇高的境界，消失在人們所稱的神，即「唯一」或「大宇宙」中。而天主教的修德成聖所追求的，卻是與那一位和我們不同、有位格而生活的天主相結合。天主教的修行者所渴慕的，是與天主完美無缺地結合，而不是泛神論的融合。在邁向「唯一」時，需依靠人自己的努力，但更需靠天主的行動。天主教修德成聖採用的方法相當奧妙，因此那些在隱修會中度嚴謹修行生活的靜觀者，為了達到目的，不使用強力，而是採用柔順的方法，使自己順從聖寵的活動，尊重天主的意志，讓祂在我們身上實現祂的意願和工程。本性的修行方法能造就超人，使人進入高超的境界；但天主教的修行方法則造就天主的兒女，使他們在天主聖神的推動下生活。

入官能領域；因而要人在片刻之間超越感覺上的騷動，或者最低限度將其加以控制，阻止其干擾心靈的平安，往往也非易事，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於是人會感到心煩，就連肉身也對這靜止不動厭煩不已。這時應該謹慎，避免造成更大的混亂，或該節省精力，以增強抵抗力。

㈠謹慎

在內心混亂時要持「謹慎」的態度，但這謹慎是否應使人放棄靜禱，而去散心和休息嗎？在某些情況下，這種散心是必要的。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為了忍受某些伴隨著結合的恩寵所來的厭倦或狂熱，放棄靜禱並投入其他的活動是有益的。聖女對這件事是這樣說的：

「為能好好忍受這些厭倦或狂熱，最好的藥，我不是說它能藥到病除，因為這樣的藥，我還沒有找到；最好的藥便是從事外界的愛德工作，並期待天主的仁慈[16]。」

聖女對一些生性脆弱、無法忍受靜觀所產生的感覺性後果的人，也給予同樣的指示。但這種指示只是例外的，只適用於兩種情況：第一種，是指那些在第六住所中受到某種特別痛苦考驗的人；第二種，則指那些生性脆弱、需要仔細關懷的人。如果把上面的建議用於一般人，就不能沒有危險。在靜觀性的神枯中，由於神枯的痛苦而想活動一下，便放棄靜禱，通常就是順從危險的誘惑，而這種誘惑往往是甚具吸引力的。

---

[16]〈第六住所〉，第一章，936頁。

說這誘惑是危險的，因為其結果是悲慘的，我們在講解聖十字若望的教導時，已經加以詳述了：當活動可以使人散心、有時還能帶來神味而富有魅力時，這誘惑就更加危險。的確，有時靈魂在從事外界的事務時，比在靜禱中更感覺到天主的臨在。當靈魂尋找天主時，祂似乎離得遠遠的，就像躲在厚厚的帷幕後面，只給人一種遠在天邊的微妙感覺。當靈魂不再在內心痛苦地尋找祂，而向外在世界開放，從事平常習慣性的活動時，不僅覺得祂回來了，而且內心的甘美直透感覺。這種有滋有味的感受，相較於靜觀性神枯所造成的空洞乏味，使人深信這種靜禱只是浪費時間。這真是迷人的誘惑，但還是不折不扣的誘惑。我們一定要詳加解釋，因為它的危險是很嚴重的。

在靜觀中，神光和聖愛降臨到靈魂內；由於神光的強烈和官能的不適應，便在人靈內造成神枯和無法察覺。超性的效果似乎沒有超越心神的區域，因此低層次的感覺官能就處於癱瘓或焦躁不安之中。

靜觀一旦停止，官能就像以前一樣在所習慣的環境中重新活動起來。靈魂就在這活動中意識到靜觀在他身上已完成的工作，以及他已得到的寶藏。現在那些官能會變得更敏銳，更能在別人身上看到天主，自身似乎也充滿神光和聖愛。就在前一刻靈魂還竭力尋求那不願露面、遙不可及的天主，此刻這充滿神枯、渴望天主的靈魂卻忽然改變，看到處處都顯現出剛才還是在隱祕中的天主，並發現隱藏於人或事深處的神聖奧祕。聖經經文也閃耀著新的意義，聖人們的名言金句顯示出更精深的內涵，大自然也以其絕美風光展現創造者的神妙化工。靈魂沉浸在歡樂之中，平靜下來的官能閃耀著神光，滿溢著超性神樂。

靈魂在繼靜觀的神枯而來的歡樂中，會相信自己已被提升到更高的靈修境界。其實不然。事實上，靈魂由於意識到了靜觀的神恩，才會有這種喜樂，而這種意識是在靜觀停止以後才有的。這好比人經過沉睡，得到休息，甦醒時感到暢快；或是用外科手術除去疼痛後而感到快慰。快樂是清醒時的感覺，而睡眠或手術才是促成快樂的原因[17]。

那麼對於那些只想獲得甦醒時的喜樂，卻拒絕寂然沉睡的人，會是怎麼樣的呢？抱持這種態度的人至少是奇怪的，並勢必失去一切；失去神恩，也失去意識到的喜樂。那些遇到靜觀性的神枯，而順從誘惑想在活動中品嘗各種神味的人，以為只要投身於活動中，就可以拋棄神枯，不斷享受神樂；但事實上，他們將如上述的情況一樣，失去一切。

㈡忍耐

靜觀性的神枯是一種福分；儘管它會使人心煩，並使人受到強烈的誘惑，但是人應當挺得住。這是金科玉律。為了要確保平安無虞，並維持堅韌不拔的毅力，就必須謹慎並謙遜地忍耐[18]。這一點在談論初期靈修生活須克服分心與神枯時已陳述過了。我們在這裡要再重複一遍，因為沒有任何時候比此刻更需要謹慎、忍耐，並且

---

[17] 在研究第五住所有關完全結合的恩寵或第六住所的心醉神迷時，我們將面對同樣的現象。我們會發現，官能是在領受了使意識活動暫時停止的恩寵後才甦醒的；而官能的甦醒促使靈魂探索自己所領受到的豐富寶藏，並盡情享受。

[18] 〈入門階段〉，第六章，第 341-346 頁。

更應將之加以靈活運用。

要克服自身無法控制的力量是徒勞無益的。想要克服官能在靜觀性神枯中所產生的騷動，正是超乎人之所能。靈魂想要用強力來對付那種騷動，只會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反而擾亂了靜觀的安寧進程。官能只有在意志的直接約束下，才能服服貼貼，俯首順從。官能之所以在神枯中騷動，因為那時意志已在天主的掌管之下；意志只有在放棄與天主交往時，才會回到官能這裡來。使用強力猛攻，想把那騷動立刻平靜下來，勢必疲憊不堪，而且還會失去人靈一心想善加保護的靜觀。此時忍耐是唯一有效的應對辦法。

然而，當官能極為騷動，以至於連舉心向主也不能超越這騷動，而進入心神之平安中，或在靜觀的進行中，這騷動波及整個靈魂時；那時人們不妨試圖對官能施加一些方法，使之平靜下來，並避免產生有害的效果。其作法就是尋找一種能使官能安靜下來的散心方法，其所用時間以足夠使官能進入心神領域為準；不然就得細心將官能安撫整頓，使之不打擾靜觀的實質。

㈢幾種平靜騷動的方法

能夠找到確保這種散心成功的方法，是一種藝術。這些方法因人而異，其功效往往也是短暫的。每人應尋找適合自己的方法，而且在一種方法因用多而失效時，可以更換另一種。因此以下的指示，與其說是明確的建議，不如說只是一些意見。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神枯肯定是靜觀性的神枯。她告訴我們，在神枯中感到厭倦的時候，她就求助於口禱：

「有時，我的心靈處在異常的神枯之中，不可能找到一點

思想，以能與好天主結合，我就十分緩慢地念一遍〈天主經〉，再念一遍〈聖母經〉；這些祈禱文使我欣喜極了，對我的靈魂來說，緩誦比快誦一百遍還有益[19]……」

緩慢地誦念自己喜愛的禱文，或誦念一些平常感到有啟發性的誦句，能停止風雨欲來時颳起的大風，有時甚至也能平息已撲打過來的暴風驟雨。對那些生性好動、難以忍受靜觀所需的靜止不動者來說，口禱是靜觀必不可少的祕訣。因此，有些似乎只會口禱的人，可能是偉大的靜觀者。這種情況在教育程度不高的人身上是屢見不鮮的，因為從他們的生活與交談中，可以看出他們內心深處是與天主緊密結合的。再說，口禱對每一個靜觀者都能有平靜騷動的作用，因此應該時時求助於口禱。在此情況下作口禱時，應該少用理性去探究經文的意義，而只著重於吸取其中所蘊藏的能使人凝神沉思的神味。

選用祈禱文十分重要；那些能使官能進入靜觀氣氛的禱文是最合適的。比如聖詠，有的能完美地表達出孤獨與無能的心情，有的則能抒發人靈在極其寂寞痛苦時對天主的信賴之情。因此靈魂應利用祈禱文來整合內心，最低限度也要使自己得到片刻的安寧。在這種情形下，祈求聖母的禱文特別有安定靈魂的功能。許多人誦念祈求聖母的禱文，總能得到有效的幫助。有些人喜愛誦念表達信賴天主的仁慈和表達謙遜的禱文，並從中得到神味，因為天主總是垂憐那些謙遜又信賴祂的人的。

聖寵的吸引是選擇祈禱文最好的指引。經驗可以讓人知道什麼

[19]《自傳手稿》C，第二十五張，反面。

禱文對自己最有幫助，而他就應該時常誦念這些禱文。

禱文，往往是靈魂的呼喊、歎息、求助。有些禱文的字句能引發自己所喜愛的主題，或引發那銘刻於心靈深處的超性光照；有些禱文能表達出內心深處的需求，或對天主全心全靈的渴慕，因而在內心引起強有力的回響，並且內含無限滋養靈魂的美味。因此只要念了這些禱文，就可以使靈魂即刻收心，而官能也順服地渴望安靜和收斂。「我主，我天主」，「我是自有者，你是虛無」，「主，求祢垂憐」。這些內容豐富而有力的禱文似乎能使官能沉睡，而靈魂就能靜靜地、深深地領會這些以人類語言所能表達出來的有關天主的奧妙又堅實的真理。

官能的騷動可能還會回來，但能爭取到時間，就是最大的勝利。因為關鍵不是要徹底消除騷動，而是要讓靈魂能在諸多障礙中，仍能保持或恢復與天主交往，讓祂把人置於祂無可言喻的神光之下。

靜禱時身體的姿勢並非無關緊要，而是有助於使靈魂平靜。有時人也會感到需要以一定的身體姿勢來表達內在的感受，使外在的姿勢與內在的心態協調一致，以維持人的整體合一性。但是應該注意的是，不能為了要維持這合一，而使身體過於疲勞，或造成神經緊張。這時謹慎仍屬上策。當身體處在休息的姿態時，不該讓官能昏昏欲睡；而當身體在尋求擺脫一切難受的約束時，應使身體成為人靈的支援，協助人靈在痛苦中堅強地等待天主。

不要忘記聖體聖事或「聖事內的耶穌」具有安定靈魂的作用。領聖體能產生身體方面的效果；經驗告訴我們，內心不斷靜禱的靈魂，只要親近耶穌聖體，進入祂居住的聖堂內，就能感受到內心的平靜。他們只要在這位神聖者面前抒發信德，凝視聖體龕，或時而

仰望耶穌聖體，就能保持心靈平靜的效果。暫且不論這些效果是否只應歸功於超性的原因，我們現在將它們指出來，是為了讓追求心神收斂的靈魂，能善用這種親近耶穌聖體的方法，因為聖體中的耶穌完全能帶動人內在的官能。

但是，也有一些人的情況恰恰相反，親近聖體會使他們感到拘謹，反而造成不安。當這些人覺得自己被耶穌聖體吸引時，同時又迫切地需要收斂心神，因此動蕩不安，一直猶豫不決，不知所措，而且在作出決定後，還是安定不下來。對這些人來說，就像其他不少人一樣，完全獨處似乎更適宜，也更能獲得平靜。獨處能使這些人擺脫內外的一切約束，擺脫莫名其妙的靦腆，消除與眾不同的恐懼，而他們也不願被人見到內心恩寵的光芒。唯有獨處，才能使他們把自己完全交給天主。只有在幽然獨處時，他們才能找到天主，找到生活的聖神和滿溢的聖愛，並感受到天主臨在的輕微氣息，和祂在心靈深處的輕巧傅油。這些人雖然並不忽視瞻仰聖體所帶給人的安定效果，但他們還是毅然作出犧牲，到曠野裡去獨處，去尋求那滋養靈魂的靜默。有誰敢指責這樣的人呢？歷史告訴我們，有多少人被吸引到曠野裡去，而曠野又把多少堅強充滿天主的人靈遣返世界。

人就是這樣千姿百態，每一個人所蒙受的恩寵和所有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每個人都有自己寶貴的經驗，經由明智的指點，他們會更明瞭自己經驗的內涵，並找到適合自己的方法。若方法不對，就會造成危害或感到窘困。因此每個人應當各自尋找途徑，以避開喧鬧，進入平安與靜默的內心深處。

有時連想逃避騷動也辦不到，原因很多，或是因為事先沒有想到，等到要走避時已來不及，已被牢牢地抓住；或是因為某種圖像

或怪異思想立刻變成了獨占念頭，揮之不去；或是因為外來的喧鬧聲，使人不安又無法避開。

這時靈魂只有哀歎自己的無能為力，只好祈求天主來援助、諸聖來轉禱，把人從中救出而恢復平靜。謙遜的忍耐功夫不一定能解救人，但一定能使人靈在騷亂中獲得有功勞的淨化；也許比由靜默的神味中所帶來的淨化更為有效。請聽處在這樣的情景中的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是如何應對的：

「長久以來，我作晚禱的座位就在一位舉止怪異的修女前面，我想……她得到的神光不少，因為她很少使用經本；我對她的感覺是這樣的：這位修女一進來，就發出一種奇怪的響聲，就像有兩片蚌殼在磨擦一樣。這聲音很輕，只有我聽見，因為我的耳朵特別靈（有時有點太靈）。姆姆，這輕微的響聲真使我厭煩極了，我簡直無法向您描述。她當然沒有覺察到自己的小動作，我真想轉過頭去看看這位肇禍者，因為這是唯一讓她知道的辦法。然而在我心底，為了愛天主，為了不讓這位修女感到難堪，我覺得最好還是忍下來。於是我安然不動，努力使自己與好天主結合，忘掉那細小的響聲……但是毫無用處，我覺得自己已渾身是汗，不得已我只有把痛苦作為靜禱；就在忍受痛苦中，我設法不再懷著厭煩的心情，而以平安與喜樂的心情作靜禱，至少在我的靈魂深處是這樣的。於是我竭力使自己愛聽如此難聽的聲音；我不再設法聽不見它（這是不可能的事），我就專心致志去聽，像聽悅耳的音樂一樣。我的靜禱（自然不是安寧性靜禱）轉而成為向耶穌奉獻這音樂了[20]。」

就是這種謙遜忍耐的刻苦功夫，才適用於比官能騷動更令人困

惑的死寂平靜，因為聲響能給人留下熱鬧的印象，有時還能使人猜想到那位神聖真實者的臨在；而絕對的死寂平靜，卻使人感到靈魂所渴求的這位真實者確實已經不在了。

在這由無能為力和空洞貧乏所造成的寂靜中，聖女大德蘭把自己的靈魂比作花園，把天主比作園丁：

「我把我的靈魂比作花園，而吾主就在其中散步，這畫面帶給我無比的甘飴。我求祂給這些含苞待放的德行小花增加一點兒芳香。我求祂培植好這些花朵，不是為我，而是為增加祂的光榮，因為我自己什麼也不要！我還求祂隨意修剪，我確信那些花草將更加美麗芬芳。我用『修剪』一詞，因為有時候靈魂認不出這座花園來了。花園裡一片荒蕪，沒有水澆灌；靈魂好像從未有過最小的德行似的。那真是痛苦極了。天主要這位可憐的園丁看看自己在耕耘、灌溉方面所辛苦付出的一切，似乎都白費了。這真是到了剷除雜草的時候了，要把那些惡草連根徹底拔除，連最小的也不留一根。我們還該承認自己的努力是不足的：如果天主的寵泉一斷，我們便一無所能，因為我們實在可憐，不過是虛無而已。有時我們連虛無都不如。於是靈魂在謙遜中獲得長足的進步，花園裡的花草又開始欣欣向榮了[21]。」

在同樣情況下，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謙遜忍耐，使她在神貧的恩寵中對純樸有了特殊的領悟。只要靈魂保持平靜，天主就能隨意行動；至於靈魂採取什麼方式，又有什麼關係？

---

[20]《自傳手稿》C，第三十張，正面和反面。

[21]《自傳》，第十四章，142-143 頁。

「……親愛的姆姆，我早該對您談談我發願前的避靜了：我一點兒神慰都沒有，心靈極端枯燥乏味，甚至有被拋棄之感；耶穌還是一直在我的小船上熟睡；唉，我發現肯讓祂在自己內安安靜靜睡覺的靈魂實在太少了。祂一直在替別人費心盡力，實在太過疲乏了，我獻給祂休息的場所，祂就急忙加以利用。或許在我永生的大避靜之前，祂是不會醒的。這不但不會使我不快，反而使我極為歡喜……[22]。」

由於內心的神枯十分乏味，她有時竟然會打瞌睡。於是她找到不使自己醒來時感到苦惱不安的方法：

「我並不為此懊惱……我想到嬰孩或睡或醒，父母都一樣喜歡；我想到醫生要動手術，就使病人麻醉入眠。最後我想到：『天主知道我們生來軟弱，不忘我們原來只是塵土[23]。』」

然而，別以為這就是懶惰和散漫。聖女小德蘭在她感謝聖體時所經歷的枯燥與空虛中，也會積極行動起來。下面便是她經常用來填滿空虛的方法：

「我設想自己的靈魂好比一片荒地，堆著瓦礫碎片，我求聖母把它們清理乾淨，接著我又求她親自為我搭起一座相稱天上佳賓的大帳棚，裡面用她的珠寶加以裝飾，隨後我又請天上諸聖和天使來演奏妙樂。我覺得當耶穌降到我心裡時，似乎會

[22]《自傳手稿》A，第七十五張，反面。
[23]詠一〇二14；《自傳手稿》A，第七十五張反面至第七十六張正面。

因獲得這樣隆重的接待而高興，而我也跟著高興……分享祂的快樂。但這一切仍不能阻止我不分心，或不打瞌睡，當感謝聖體結束時，我才意識到做得那麼不好，就下決心要用一整天的時間來感謝聖體……[24]。」

在1896年9月14日寫給聖心瑪利修女的美妙書信中，她詳述了小鳥的故事，以此來說明自己靜觀的態度，就是：目不轉睛地透過神枯的雲霧注視着天主，即使靜觀因自己的軟弱、甚至昏昏欲睡而受阻或中斷。

「我把自己看作一隻弱小雛鳥，身上只有一層薄薄的茸毛；我不是一隻鷹，我所有的，只是一對鷹眼和一顆鷹的心而已。我雖然弱小至極，仍膽敢注視著神聖的太陽……小鳥以大膽的信賴之心，不斷定睛注視著神聖太陽；牠什麼也不怕，不怕風，也不怕雨。如果烏雲把愛的太陽遮住，小鳥也不挪動一下，換個地方……當牠要注視那神聖太陽時，卻被雲層擋住了，連一絲陽光也見不到；可憐的小鳥不知不覺閉上了小眼，把頭藏在翅膀底下睡著了，仍然以為自己一直還在注視著牠心愛的太陽。醒來時，牠並不懊惱，牠的心還是平安的，牠又重新開始作牠愛的日課，向天使與諸聖呼求，他們像鷹一樣飛向小鳥所渴望的目標，即那團熾熱的火[25]。」

從這些看似幼稚天真的言詞中，流露出多少光輝的真理，多麼

[24]《自傳手稿》A，第七十九張反面至第八十張正面。

[25]同上，B，第四張反面至第五張正面。

深邃的智慧啊！

她多麼動人地陳述了自己的經驗，她所介紹的各種方法，並不是叫人也去採用，而是告訴我們靈魂應當隨機應變，根據自己的興趣與情況，靈活地使用各種方法，並懂得如何去發現一些方法，使自己在信德中保持堅強、平靜與清醒，並向整個的神聖光照敞開心胸。

在此，唯一重要的問題，就是在信德中平安地保持警醒，好面對愛的智慧，而這智慧臨在的標記就是那夾雜著靜默與喧鬧的黑暗，而從這黑夜中湧出的就是給人生命、使人轉化的聖寵活泉[26]。

[26] 這裡的教導與本書第三部第五章論靜默，尤其是第十章論信德的內容是一致的。這教導具有十分重要的實用價值，值得一再強調，更應以不同的方式講解，好使其意義更加明確。聖十字若望就是這樣不厭其煩地在他的各種論著中，用不同的方式加以講述。

第七章

靜禱以外的主動性黑夜

如果你們不願聽從我的建議，也不願將之付諸實踐，就一輩子只作心禱吧[1]。

一、徹底的刻苦

聖女大德蘭在《全德之路》中，陳述了靜觀所必須具備的德行以後，便以堅決而嚴厲的口吻發出了以上這樣的警告。人若沒有擺脫一切，沒有真正的謙遜之德，沒有徹底實踐自我奉獻，天主就不會賞賜人靜觀之恩。聖女又明確地加以說明：靈魂修鍊這些德行若不夠徹底，就不能達到全德之境，天主只會像葡萄園主人那樣，有時來看看工人而已，不會把他們當作自己人，賜給他們一切恩寵。換句話說，靜觀只有在徹底的刻苦中才能有所進展。

以上的話不免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靈修生活的發展，根據傳統的劃分，可分成刻苦階段和神祕階段，所以在我們印象中，就有一個鍥而不捨地修鍊德行的時期，和一個愛天主同時被天主所愛的時期，這時被愛的靈魂便處在信賴和平安的住所之中。

聖女大德蘭似乎反對上述的傳統意見，認為那是錯誤的。現在且讓我們重述一段已引用過的話，因為這段話非常重要：

---

[1] 《全德之路》，第十八章，657頁。

「女兒們，妳們也許會問我，為什麼要對妳們講述德行，因為已有許多討論德行的書了，妳們只希望我對妳們講靜觀。我這樣回答妳們：如果妳們問我有關默想的事，我可以立刻對妳們談論，即使在大家尚未修成德行以前，我也勸大家去默想，因為默想實在是獲得所有德行的方法。這也是基督徒生活的必備條件……

至於靜觀，那是另一回事……我們的君王只把自己賞給那些完全獻身給祂的人[2]。」

聖女大德蘭的思想是十分明確的：在靈修生活的初期，人靈作默想，那時忠於靜禱是首要任務；而當人靈轉變為靜觀者時，其首要任務便是克修。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的修女們，已習慣了靜觀靜禱，她們曾請教聖女如何在這方面進展；聖女就為她們寫了這本《全德之路》，以回答她們的問題。該書的前二十章講述靜觀者必須徹底奉行的刻苦：

「請看戰場上的旗手。他並不戰鬥，但他冒的危險卻不亞於別人。他內心所受的痛苦必定比誰都多，因為他既高舉著大旗，就不能躲避攻擊，寧可自己粉身碎骨，也不能把手中的旗幟放鬆。

同樣，靜觀者也該舉起謙遜的大旗，忍受別人的一切攻擊，而不報復。他的職責就像基督一樣，始終高舉著十字架的大旗，永不放棄，即使冒著危險，即使忍受痛苦，也毫不示弱。天主

[2] 《全德之路》，第十七章，656頁。

正是為了這個目的，才把如此榮耀的任務交給靜觀者[3]。」

我們切不可根據上面的比喻，就把刻苦解釋成被動地忍受痛苦。其實這裡要講的是主動性刻苦。根據前面數頁中聖女對德行的解釋即可證明。

誰只要翻開聖十字若望的著作，幾乎不需要指點，就能明顯地看到在這位加爾默羅會神祕大師的筆下，也有與聖女同樣的論點。《攀登加爾默羅山》一開始就向我們揭示天主聖愛的嚴格要求，向我們指出通往加爾默羅山頂的唯一途徑，在這途徑上就銘刻了五次「無」。聖十字若望用以下的詩句加以說明：

「為達到能體會一切，必須什麼都不體會。
為達到能知道一切，必須什麼都不知道。
為達到能擁有一切，必須什麼都不擁有。
為達到能成為一切，必須什麼都不成為。
為達到什麼都不體會，你必須經過什麼都不體會之路。
為達到什麼都不知道，你必須經過什麼都不知道之路。
為達到什麼都不擁有，你必須經過什麼都不擁有之路。
為達到什麼都不是，你必須經過什麼都不是之路。」

他又指出得到「全有」的方法：

「當你眷戀某事物時，便不能投身於『全有』；
因為要從一切中得到『全有』，就應該從一切中放棄一切；

3 《全德之路》，第二十章，669頁。

當你想擁有『全有』時，就應該一切都不想擁有；

總之，你必須在一切中無所擁有，你的寶藏才純粹在天主之內[4]。」

以上就是通往加爾默羅山頂的道路規則。這是靈魂參與那以愛情來轉化自己的偉大工程所應遵守的憲章，也是加爾默羅會靈修大師們所提出的理想。

當然，這些規則對許多人來說似乎太苛刻了；他們認為這顯然是對世人行為能力的挑戰。有些人則恰好相反，覺得這些規則是高明的，嚴厲苦修的本身似乎就充滿著甘飴。當他們讀到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這些話時，他們感到這兩位導師用明確的字句所表達出來的嚴格要求，正是吾主這位內在導師在他們靈魂內的喁喁細語，吾主正在教導他們如何忠於這些要求。這種刻苦的英勇氣概，以及刻苦將人靈所帶入的氛圍，就成為人靈平安的源泉，並確保人的靈修生活沉穩平衡。

以上的第二種人比第一種人有幸，他們對天主有所經驗，有所認識，他們至少在朦朧的光照下，窺見些許天主的純全，並隱約知道要親近天主該有什麼嚴格的要求。

換句話說，要了解《攀登加爾默羅山》及《全德之路》的教導，至少應該是開始靜觀的人。這些指導正是針對開始靜觀的人及在靜觀中前進的人所寫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書中的這些徹底刻苦的告誡，是透過嚴格的邏輯，在根本上是對立的，罪惡與天主、偏情與聖寵、血肉與心靈之間所得出的結

4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三章，86頁。

論。聖十字若望寫道：

「從事物本性的道理來看，一個形體只有先把與它相反的形體從一個主體驅走以後，才能進入該主體之內；因為只要原來那相反的形體繼續存在，對它就是一種阻礙，因為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同樣，一個靈魂只要屈從於動物性、感官性的支配，就不能接受純正的靈修精神[5]。」

我們必須竭盡全力消除這種對立：這正是天主的要求，祂要我們和祂合作，以便祂親自用聖寵來充滿我們。《攀登加爾默羅山》和《全德之路》這兩本著作，對處在這種靈修時期的人來說，並不代表高不可攀的理想，而是實用的生活手冊，它們隨時向人提供適應當時需要並可以付諸實行的法則。

因此，靈魂要徹底實現理想，就應當在刻苦上努力，有時還得下狠功夫，靜觀能否進步端繫於此，這是我們要再三強調的。可是有人往往把靜觀與苦修分開，把安寧與德行分開，有時甚至把兩者對立起來。這種在實踐上所造成的錯誤，為害極大。因為它引導靈魂休息，至少允許人休息，這樣就不需要努力修德了，而修德正需要人全力以赴。

聖女大德蘭曾不厭其煩地用各種方式，將這項重要真理加以說明。她寫道：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事就是在我們（靈魂的宮殿）內，首先排除一切受造物的障礙，然後作徹底的自我奉獻，好讓天

5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六章，50頁。

主把靈魂當作自己的財產一樣隨意處置，……天主不會強迫我們的意志，我們獻給祂的，祂才接納。我們若不徹底把自己奉獻給祂，祂也不會把自己全部賜給我們。這是千真萬確的事。由於這真相有絕對的重要性，無論我如何再三提醒妳們注意，都不會太過分。唯有等到天主看到靈魂完全脫離萬物，完全屬於祂的時候，祂才能自由地在靈魂內行動。天主喜愛先後有序，沒有達到以上的要求，我不知道祂如何能行動自如[6]。」

然而，聖女略帶憂愁地補充道：

「我們如此慢條斯理地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其結果是我們總是沒有準備好領受這種恩寵[7]。」

聖十字若望則以強勁之筆及更明確的字句，作了同樣的確認。在他的心目中，徹底的神貧就是與天主完美地結合。因此，若沒有能力擺脫牽掛，就是靈修失敗最明顯的原因，也是靈魂在神祕生活中不進反退的主因。他在《愛的活焰》中寫道：

「我們應該說明，為什麼只有極少數人達到與天主完美結合的崇高境界。要知道，並非天主要限制特選者的人數；祂多麼希望人人都是完美的，不過願意從事如此崇高大業的人太少了。祂只要給他們一些小小的考驗，就發現他們是脆弱的；這些靈魂逃避痛苦，不願忍受最輕微的悲傷，也不願意接受最微小的刻苦；他們對受苦缺乏耐力[8]。」

---

6 《全德之路》，第三十章，727頁。
7 《自傳》，第十一章，103-104頁。

因此我們的結論是：在靜禱之外，感官的主動性黑夜對人之重要及嚴謹性，絕不下於在靜禱之內。因此，人若要在靜觀中忠實地順服於天主，並在天主仁慈的助祐下得到靜觀的成效，絕對需要以靜觀之外的慷慨和徹底的的刻苦功夫來配合。

靜禱之內對天主聖神絕對忠誠，靜禱之外慷慨奉行徹底的刻苦，這兩者是牢不可分的。

這種徹底的刻苦絕非一蹴可幾的。必須有一位神聖的導師來安排徹底克修的進程。這位導師就是愛的智慧，祂已在人靈內覺醒，而祂所帶來的光照與行動，每天都要求人靈和祂作進一步的配合。

二、刻苦的實踐

在靈魂慷慨地跟隨天主的步伐前進時，將發現刻苦在感官性黑夜中是絕對必要的。

的確，人靈應當相信，當他至少有時在靜禱中體驗到愛的智慧的覺醒，伴隨著甜蜜或痛苦的感受時，就表示天主要完全擁有他的意願已開始實現了。正如天主關愛以色列人一樣，祂對這位早就以特殊方式據為己有的靈魂的關愛，是恆久不變的。祂以全部智慧的泉源和聖愛的柔情來培育、準備他，使他能接受祂浩瀚無邊的恩寵，而這些初期的體驗只是其先兆性的保證而已。

然而靈魂如何能辨認出天主上智的行動，並確實發現天主這啟迪性的光照呢？因為祂的行動與光照似乎籠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比

---

8 《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61-962 頁。

最昏暗的神祕靜觀尤有過之。這一問題比其他問題更難以作答，我們說不出什麼好方法，也無法指出任何明確的標記。然而，我們仍可以提供一些指示，好使靈魂的刻苦活動能配合天主的行動節奏。

㈠內在的光

在這個階段中，靈魂不論嘗到什麼樣的靜觀性神枯，天主的光從未離他而去。這光很少如閃電般地衝破黑夜，但這光照耀著靈魂，有時使他看清天主，但經常使他看清自己。

天主就像照亮人前進道路的耀眼車燈，更像照亮人前進路途的天上明星。當祂擁有靈魂時，祂發出明亮的光芒，這光凸顯出人前進路程中所出現的險惡障礙，同時找出前行的捷徑。

因此，在這光照下，不僅人外在的缺點顯露出來，連深深隱藏在內的性向也暴露無遺。其中也許有驕傲或自私，它們從表面上是認不出來的，也可能被人以堂皇的、甚至超性的理由加以掩飾。同時，一種對靜默或順服的需要，以及完全自我奉獻的願望，從下意識的幽深之處浮現，迫使靈魂不得不加以重視。

有時，光照變得很精確：它凸顯出表面看似不重要的細節，並要求人作出似乎不太合理的微小動作或犧牲。

通常，這光照深刻地揭露靈魂的惡劣本質，這就是保祿思想中的「罪惡」。這罪惡無孔不入，深入人的各個官能，影響人的所有行為。

這些光照以其明確性，以其所暴露出之大量罪惡，尤其以其觸及並擊中人所從未覺察到的內心深處要害，而使靈魂驚惶失措，並大為不安。有時靈魂很想逃避這些光照所提出的要求；而當人決心按要求而行時，就會自問能做到什麼程度，以及該做到什麼程度。

這些光照充分證明居住在人內心的吾主如何關愛人靈，祂根據人靈的需要，使這些光射出逐步照亮人前進的道路。

在光照下所凸顯出的細節，標示出深藏的私慾偏情，就像海洋中危險的暗礁，僅露出一點幾乎看不見的尖角。要靈魂針對偏情作出微小的犧牲，正是吾主所珍視的愛情憑證，這愛的憑證將來自會顯示出其重要性。那暴露出來的種種罪惡，就是靈魂卑微的本質，污染人性的罪惡淵藪。對此，靈魂必需加以認清，以能消除對自己的錯覺，並在天主前保持謙遜的心態。

人靈應當珍惜並牢記這些在內在燈塔下所凸顯出來的缺失，如果人不努力改進，燈塔的光可能會熄滅。這樣，內心的折磨可能會停止，而靈魂可能從此永遠自甘平庸。於是人將意識不到有障礙物阻止他奔向天主，也感覺不到需要滋養自己的謙遜之心及淨化對天主的信賴之心：

「……一隻鳥被粗繩或細線縛住有什麼區別？線再細，還是照樣縛住小鳥。鳥兒若不把線掙斷，細線還是和粗繩一樣，縛住小鳥，使鳥不能高飛[9]。」

如果靈魂不利用那光照來掙斷束縛，或至少不去壓制那些私慾偏情，從此就有可能永遠被束縛住，更不幸的是，從此再也看不見是什麼把他捆綁得不能動彈。

然而在這過渡時期中，超性的事物與本性的事物是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對此靈魂尚無足夠的辨別能力來分清神光的真偽，因此，若光照有其明確性及重要性，似乎要求人靈作出非常之舉時，務必

[9]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3-74頁。

先聽從有經驗者的指點，才能遵從這些光照。靈魂在陳述那些光照時，應注意說明其具體情況，因為只有把具體情況說清楚，才能加以解讀，才能顯示出天主的要求。引導靈魂的神師將根據超性智慧的法則加以解讀。在這時期中，超性的智慧可能要求人靈作十字架的犧牲，而神師將支援靈魂，努力作出慷慨之舉。

這些以概括又模糊的方式凸顯靈魂惡質的光照，其本身就有極高的實用價值，因為此光照本身已具有淨化作用。然而這些光照只有在得到明確的解讀和說明以後，才能指導刻苦的方向。

要得到明確的解說，首先要閱讀針對此一靈修階段所寫有關刻苦的書籍。聖十字若望對初修者在靈修上的缺點作了深入的分析；而聖女大德蘭在她的著作中則提出了許多意見或論點，揭露出那些微妙的偏情，它們有如戴上十分動人靈修面具的毒蛇、蠍子或蜥蜴。在這個階段，靈魂的經驗是混亂的，需要請教那些洞悉天主、看清靈魂的高明神師，請他們加以解說，他們的經驗才能對人有實際的助益。

如此寶貴而必要的解惑，將由神師、長上甚至周圍的人來提供。我們常說「旁觀者清」，那些我們自以為最隱祕的偏情都會在行為中暴露出來，我們周圍的人不是會把它們看得一清二楚嗎？假如我們以前真的沒有把它們當一回事，那是因為我們早已習以為常，把它們視為自己的一部分了。當天主的光照揭露了這些偏情，割斷了我們與它們之間的緊密關係，至少不再與它們和平共處時，我們就會感到驚惶失措，因而也看不清它們的細節。這時我們應當請教既高明又有愛心的人來判斷，他們不難揭穿這種偏情的各種有形可見的表達形式，並指出我們應該在那幾點上努力改進。

㈡天主上智安排下的事件

在此階段中，天主所安排的事件比內心的光照能更精準、更可靠地確定靈魂此時的任務，並步步加以安排，協助他完成任務。

天主上智的行動遍及萬事萬物，對於世人，上智所追求的唯一目標，便是建立基督的奧體，藉此來聖化作為其肢體的選民。在天主上智的手中，必然原因或自由原因都是祂的工具，祂以高超而巧妙的手法，利用人間權力及人的善意或憎恨，來完成其偉大工程。

我們怎能懷疑天主上智不以特殊的眷顧來關心祂所召叫和救贖的靈魂？不使他們經常體驗到祂的臨在與行動以證明並實現祂聖化人靈並與人靈結合的神聖計畫呢？耶穌曾對宗徒們說：

「你們要為了我的名字，受眾人憎恨；但是連你們的一根頭髮也不會失落[10]。」

對所有被天主特選的人，吾主的這句話，在任何事上不都適用嗎？天主真的會使那些波及這些靈魂並有礙祂對這些靈魂的聖化工程的事件，不必定發生嗎？聖保祿宗徒對這問題十分明確地作了肯定的答覆。他寫道：

「我們知道，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就是那些按祂旨意蒙召的人，獲得益處[11]。」

以後，當靈魂達到締結心靈婚約的境界時，天主將以神聖的嫉

[10] 路二十一 17-18。

[11] 羅八 28。

妒酷愛這個靈魂，以至聖女這樣寫道：

「我覺得，吾主要眾人了解，今後這個靈魂是屬於祂的，沒有人能碰他。如果有人攻擊這個人的身體、名譽、財產，任它去；祂之所以允許有這種事，因為祂從中可以獲得光榮；至於這個人的靈魂，祂不能容忍任何人碰；只要這個靈魂自己不犯重大過錯，與他的淨配分離，祂將保護他，為他抵抗世界、甚至地獄的一切攻擊[12]。」

從現在開始，天主滿懷愛情地關心他，用各種方法聖化他，因為成聖對他是最重要的，勝過世上其他一切事情。

靈魂應該相信天主上智那充滿慈愛與效能的關懷。他應該在發生在自身的一切事上找到這關懷的證據，並從一切經驗到的事件中汲取天主為他預備的聖寵與神光。當靈魂在靜禱中感到內心昏暗乾枯，在前進中遇到外在的困難而遲疑不決時，能獲得明確而切實的聖寵與神光的支援，那真是彌足珍貴。

謙遜和充滿愛情的順服，通常足以獲得這樣的寶藏。

但當一些對靈魂有影響的事情發生時，那時若有人的自由因素介入，這種順服就會比較困難了。在此情況下，我們會以為只有人的自由在主導一切；人的自由，人在我們所知道的動機下所作的選擇，在在都遮掩了人之為天主工具的身分，也削減了天主之為首要原因的有效影響。我們似乎會認為，藉著自然的運作，天主上智的行動能更充分地表達出來。因此，我們的信德在自然的意外事件中要比在人為意外中，更容易發現天主是主導的首要原因。我們之所

[12]〈第六住所〉，第四章，965頁。

以有這種想法，是因為我們忘記了永恆上智有效又關愛地統御整個宇宙，能把各種障礙輕易地化為自己的工具。為了實現祂的計畫，不論人類意志的自由或自然現象的定律，都任祂輕而易舉地加以掌控和運用。天主上智輕鬆地在宇宙間運作，尤其藉著祂對人靈的行動，而造就了祂最輝煌的勝利。……（上智）歡躍於塵寰之間……樂與世人共處[13]。因此，在天主以人的因素為次要原因所作的行動中，我們充滿愛情的信德才能得到最有益並最頻繁的勝利。

從同樣的實用觀點來看，我們必須強調，在我們目前所處的靈修生活階段中，我們的信德對上智的安排應該比對本身事件更加留神。因為一個事件是會過去的，其影響力通常也是有限的；而天主所安排的處境卻是持久的，我們無法逃避。為實現天主的計畫，這處境更是一個充滿光照及恩寵的泉源。一個人成長的家庭環境，所受的教育，某種天賦，某種身體或性情上的毛病，或者某方面的欠缺，在在都可以決定一個人的聖召，給他帶來成聖的有效恩寵。

天主上智根據祂所愛者的需要，為他們創造或改變這些處境，以提供他們必要的恩寵，或以明確及強求的方式，要他們接受考驗。我們在閱讀聖人傳記時，不難相信聖人們之所以成聖，正是他們生活的處境與遭遇所結出的果實。事實上，是天主在造就聖人，是祂為了報酬他們的忠貞，滿懷愛情地逐漸迫使他們走上英勇慷慨的道路，使他們從心內發出渴望，並採取行動，登上聖德的高峰。多俾亞因忠貞而受到考驗。約伯也因其忠貞而受到考驗，他從心靈深處發出信賴的呼聲：「上主賜的，上主收回，願上主的名受讚美」。薩拉曼卡的加爾默羅會神學家們認為，天主會奇妙地折磨祂

[13] 箴八 31。

的聖人們。就是藉著天主的光照在人靈所產生的奇妙折磨，以及人靈所忍受的處境，才使這些人超凡入聖。對聖人們讚嘆之餘，我們應該少去推理，而應如聖人一樣超越次要原因，直接找到首要原因；因為就是這首要原因才能有效地使他們成為聖人，並賜給他們忠於天主的各種方法。

優秀的靈修著作指出，信賴天主上智會使人獲得神益和豐富的恩寵，因為天主上智為了愛祂者的好處，會引導一切。然而有一個在書本上沒有解答的實際問題，尖銳地出現在第四住所中。第四住所是本性與超性緊密結合的過渡時期。在這時期中，天主間歇性與不完全的行動，給官能與個人的主動性留下了活動的空間。這個實際問題就是：信賴天主上智應到什麼程度？也就是說，是安心接受眼前的各種事件呢？還是有必要加以抗拒，甚至加以改變呢？

對於那些體驗過天主上智在自己靈魂內的眷顧，同時也經驗到自身行動之效能的人，必然會提出以上的問題，有時還懷著一點不安的心情。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不正如此嗎？她雖然身處很高的境界，並且如此堅信她的神嬰小道和對天主的信賴，但在生命末刻充滿神慰的夢境中，她還要向天上來客詢問：

「修女……請再告訴我，除了我微不足道的行為和意願外，好天主對我是否還有其他要求[14]。」

在實踐中，我們發現，靜禱中的痛苦是由黑暗所造成的。難道黑夜不該籠罩意志，就如它籠罩理智一樣嗎？這時理智與意志都應離開感官世界；它們所處的黑暗既然是淨化的標記，是天主上智在

[14]《自傳手稿》，B，第二張正面和反面。

自己的安排下，要把它們帶向更崇高、更單純的光明中。

在這個時期，想藉由思考來解決信賴與行動的問題，是徒勞無益的。靈魂應該接受黑暗，毋須預先儲存未來路途中之光照，以備將來進入無路可循的區域內使用。因為天主的光必會以前面所提到的方式，在靈魂需要時及時來到，照亮他前進的每一步，忠告他對每件事應有的態度。吾主曾問祂的宗徒們說：

「『我以前派遣你們的時候，沒有帶錢囊、口袋和鞋，你們缺少了什麼沒有？』他們說：『什麼也沒有缺』[15]。」

以上就是靈魂的處境，可以說也是他靈修生活的答案。因此，為什麼要為在路上儲存或準備什麼而操心呢？或是，為什麼要為信賴與行動這雙重責任的協調原則而操心呢？

還有一個更特別的問題，有時會在人靈想善盡服從責任時，給人帶來不便或苦惱。當外界的事情或長上的命令顯然與自己的喜好相反，或妨礙自己去實現內心已確定的光照時；這時他一方面感到深切需要靜默與收心，以利其靜禱生活的發展，另一方面又在情勢所逼或長上命令下，要從事既忙碌又煩心的任務。他該怎麼辦？天主旨意的兩種表達，究竟應該服從哪一種呢？

我們毫不猶豫地回答：天主旨意的這兩種表達都同樣是真實的，人都得服從。通常，這兩者並不相互矛盾，天主聖神以不同的方式顯示其旨意，無非是要迫使人將之完美地加以協調，並予以完成。我們不是見到所有的機動車，其剎車或強或弱，都要小心地以其馬達的大小為度嗎？所以當天主在內心吸引靈魂的時候，同時也

[15] 路二十二 35。

明智地按照靈魂的情況，安排外面的事件和長上的命令，以實現祂的旨意。

內心的吸引指出靈魂前進的方向，並保證人擁有所需要的力量；而外在的指示則確定靈魂該走的道路，及應掌握的分寸。忙碌和操心似乎會妨礙靈魂所喜愛的靜默，其實正好將之加以淨化，克除了靈魂在靈修上的貪饕，或摻雜於其中的懶惰，並限制了人靈全神靜默的時間，確保官能有一定的活動機會，如此在動靜之間才有所調節。

靈魂當初所抗拒的這些光照，其實正說明天主上智是多麼熱愛並關心人靈。祂為人靈指點方向，願意人完全屬於自己。然而，如果真的出現長上的命令或客觀的事件與自己內心得到的吸引或光照完全相反的情形，靈魂在認真向長上及神師說明，並使他們掌握自己的情況以後，就應該毫不猶豫地服從外來的指示，至少在當時這些指示帶給人的是天主最真實的旨意。任何其他作為一定會使人走入歧途，若隨自己的認知行事，靈魂將會失去天主，最後只能找到自己而已。

㈢審慎

以上所提到的兩點指示，旨在將靈魂置於上智的領導之下，因為祂要為這個階段中的靈魂指定刻苦的方式與進程。

然而聖女大德蘭提醒我們，在信德光照下的理性，此時必需審慎行事。

有許多理由要求人靈保持審慎。首先，因為靈魂進入了新的境域，不得不接受那裡的行動方式；還有，那些在外在層面已受到克制的私慾偏情，此時又在心神層面活躍了起來；而在先前的恩寵下

靈魂所獲得的力量，可能會孕育出傲慢的自信來；最後，魔鬼發現這樣的氣氛與條件對牠特別有利，牠知道應當在這由感官過渡到心神的黑暗時期中，努力去捕捉靈魂，否則就會看到他們從此逃過牠的行動，使牠失去許多靈魂。請看聖女大德蘭對此所提出的警告，她寫道：

「我之所以強調不要置身於危險之中，因為魔鬼寧願致力於誘惑一個這樣的靈魂，而不去誘惑一大批沒有蒙受天主特殊恩寵的靈魂。因為蒙受特殊恩寵的靈魂能帶領其他靈魂跟隨他們，使魔鬼遭受嚴重的打擊，而且他們還能為天主的教會作傑出的貢獻。然而就憑天主寵愛他們這一個理由，就足以使魔鬼想盡辦法使他們喪亡。這就是他們受誘惑特別厲害的原因，如果他們迷失方向而跌倒了，其後果就比其他靈魂的跌倒要嚴重得多[16]。」

因此，聖女在結束第四住所的講述後，便提出這最後的意見：

「我之所以對這一住所談論得很多，因為依我看來，進入這一住所的靈魂占最多數；此外，在這住所裡本性事物與超性事物交織在一起，魔鬼在此為害的程度更甚於我要談論的其他住所，而吾主也不許牠在其他住所發威[17]。」

在這時期，審慎極為重要，聖女大德蘭指出靈魂在這方面必須善盡的幾個特別重要任務。

---

[16]〈第四住所〉，第三章，888頁。

[17]同上，890-891頁。

首先靈魂應該避免各種危險場合。靈魂由於感到自己有了力量，知道自己已蒙受了恩寵，就有可能放鬆下來，不再提防自己的軟弱了。聖女寫道：

「我想給達到這種境界的靈魂一個很重要的忠告，就是他必需小心翼翼地避免置身於得罪天主的場合中，因為他尚未長成；他就如開始吃奶的嬰兒一般，一旦離開母奶，豈不只有死路一條[18]？」

聖女把那些享受安寧性靜禱的靜觀者置於起步階段，這講得真好。

這些必需避免的場合，不僅指會引人犯罪的場合，尤其指能使靈魂遠離靜禱的場合：

「如果一個受天主如此寵愛的人，沒有充分的理由就怠忽靜禱，我很怕他會陷入災難（犯罪）；如果他不立刻重拾靜禱，結果只會每況愈下。我知道，這種情況是很危險的。我只說我親眼目睹的事。有幾個我認識的人，他們就犯了以上的錯，其結果令我非常傷心；因為他們離開了那位為他們而奉獻自己、愛他們如密友一般、並以種種事蹟向他們證明其親密友情的耶穌[19]。」

聖女大德蘭曾多次囑咐人要有堅忍不拔的精神，特別是在《全德之路》[20]和《自傳》[21]中，因為她把堅忍不拔作為保證靜禱獲得

---

[18]〈第四住所〉，第三章，887頁。

[19]同上，887-888頁。

成功的條件。針對這個階段的靈魂她再次特別將其提出，不僅因為這個階段的靜禱本身困難重重，更因為靈魂受到了外在事務的吸引，而這些外在事務常常符合人內心覺醒的救靈渴望，因而會給靜觀者帶來真正的危險。

初期的靜觀聖寵通常形之於外，會引起別人的讚美。另一方面，靈魂深感需要將自己滿溢的寶藏與人分享，這不是很正常的愛德表現嗎？但請聽這位審慎的女神師是怎樣說的。她說：

「初修者還有另一個十分常見的誘惑。當他們開始嘗到靜禱生活的甘飴與神益時，便願人人都進入十分崇高的全德之境。這願望並不壞，但是在作法上必需多加斟酌，如果不是很審慎、很委婉地勸說，就會讓對方感到是在教訓人。願意近人也得到這種神益，他自己就應該在德行上深入扎根，不然反而會使別人受到誘惑。誠如我已說過的，我自己就有過這種經驗，有一個時期我就曾設法要把別人帶進靜禱中……

除此以外，還有另一個重大的害處，就是靈魂會迷失方向。其實開始靜觀的人，只應全神貫注於自己的聖德，並一心生活在只有天主與他的兩人世界裡[22]。」

以上這番話不僅以前幾個住所內的靈魂為對象，而且也是針對那些已嘗到靜觀神味的靈魂說的。這一點在聖女達到合一的靜禱後，談到她自己親身的經驗時可得到證實。我們再引述一些她針對

---

[20]《全德之路》，第二十三章至二十五章。

[21]《自傳》，第八章。

[22]同上，第十三章，126-127頁。

此點寫得十分明確的話：

「僅僅一次來訪（第三種水），為時雖然很短，但這一位園丁立刻就能將靈魂充分灌溉，因為祂就是這水源之主……祂使果子成長、成熟，使靈魂可以靠園中的果子養活自己。這就是吾主的旨意。但是在他用這食物把自己養得強壯起來之前，吾主不准他把食物分給別人。如果他只以嘗嘗味道為滿足，便不會得到神益，如果他把食物給了別人，也不會從別人手中得到什麼。他去支援及滋養別人，反而害了自己，有可能因此而餓死[23]。」

在以上這段文字中，聖女所提到的第三種水，就是官能的入睡，高於單純的安寧性靜禱；在這靜禱階段人不許投身於救靈的工作。要知道聖女的話是對那些沒有司鐸職位和沒有傳教職責的人說的，這些人只能藉由自己滿溢的神恩去影響近人。

當靈魂進入靜禱的第四級，即達到合一性的靜禱時，那時他就可以分施自己的寶藏，而不會對自己有害了：

「因為他已清楚知道，自己園中的果子並不來自他自己；從此，他可以開始把果子分給別人，也不會使自己貧困了，他已向人表明他擁有天上的寶藏，他熱切希望將之分施給人；他求天主不要讓他獨自占有這豐厚的恩寵，幾乎在不知不覺中他就使近人得到神益[24]。」

---

[23]《自傳》，第十七章，165頁。

[24]同上，第十九章，183頁。

當靈魂到達了以心醉神迷為標記的第六住所時，就再也不會陷入任何危險了。世間的這些危險對他反而有益，都成為他獲勝的機會。

「靈魂如同身處安全地帶，從高處俯視下面的人。他不但不怕危險，反而喜歡那些危險，好像已獲得了勝利的保證似的[25]。」

聖女大德蘭所提出的這些意見，對那些沒有傳教使命的靜觀者有絕對價值；而對那些在職位上有責任使近人獲得神益的人來說，也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指示。這些指示告訴他們，在初蒙主恩的時期，應當多麼小心地保持與天主結合，甚至在獲得豐富的靜觀恩寵時，也不可過度從事救靈活動，並要提防隨之而來的危險。

在傳教救靈的渴望裡，隱藏著某種自負。這種心態來自於獲得神恩的感受，更仔細地說，來自於神恩傳達到感覺官能的感受。在感覺官能感受到心神事物的這一點上，還會衍生出更嚴重的危險，我們將在心神黑夜的初期，與聖十字若望一起，對此作更完整的研究。

現在我們要指出一個特殊情況，這情況表面上看來是屬於第六住所，其實是屬於初期靜觀靜禱的第四住所。聖女大德蘭正是針對第四住所，對此情況作了詳細的描述：

「我現在要提醒妳們我已在別處[26]談過的危機。我見到有許多專務靜禱的人身陷其中，尤其是婦女……情況是這樣的，有些婦女由於不斷地作嚴厲的補贖、靜禱或守夜，身體就感到

[25]《自傳》，第二十章，206頁。

[26]《建院史》，第六章。

虛弱，甚至即使沒做那些事工，體質本來就十分嬌弱；她們若感受到一些神慰，身體就支持不下去。這時，她們感到某種內在的喜悅和外在的虛弱，或者感到人們所謂心靈官能沉睡時的虛弱，而這後一種虛弱就比我所說的前一種更為崇高。可是她們以為這兩種是同一回事，於是她們便讓自己陷入沉醉的狀態之中。她們愈不加節制，沉醉也愈深；由於身體愈來愈衰弱，她們便自以為真的進入心醉神迷之中了。其實這就叫糊塗，因為那樣做只是在浪費時間和傷害健康而已。

我認識一個人，整整八小時處在這種狀態中，沒有失去知覺，但也沒有感到任何有關天主的事。有人看出這是怎麼回事，便強迫她睡覺、吃飯，並節制她作補贖，這才把這人解救過來。她的神師和其他人都弄錯了；但她無意欺騙他人，只是陷入錯覺之中。我深信這是魔鬼玩的花招，牠想從中撈到好處，這下牠可得逞了[27]。」

聖女大德蘭發現這種現象相當嚴重，也相當普遍，於是在《建院史》一書中，整整寫了一章，對此作了精闢的心理描述。下面這段文字寫出了它的特徵：

「有關這種情況，我要把我所理解的說出來。我們的本性自然趨向快樂，只要天主開始賞給我們恩惠，我們就會全心品嘗這賜下的快樂，以至連動也不想動，更不想做什麼，唯恐一動就會失去那快樂；說實話，這甘飴的確勝過世上的一切歡樂。假定這事發生在生性脆弱的人身上，他的心神，更確切地說，

[27]〈第四住所〉，第三章，888-889頁。

他活潑的想像力，只要專注於一個對象上，就會停留在那裡，再也擺脫不掉了。他就像許多人那樣，當他們想一個事物時，就全神貫注，即使這事物與天主毫無關係；他們固着在一個對象上，也不去留意自己注視的是什麼。這些都是天性遲鈍的人；好像一分心，他們就會忘記自己要說什麼。就這一點來看，就有性格、體質，或不同程度身體衰弱的問題，若再加上憂鬱，那又會怎樣呢？就會給他們製造無數美好的錯覺[28]。」

如此嚴重的病態偶爾是會出現的，幸好並不多見。比較常見的是較不明顯的症狀；在這些情況中，同樣的缺陷，其外在的表現形式卻很不相同。

這些性情是由精神虛弱所造成的；這樣的性情導致種種混亂。處在精神虛弱狀態下的人，若感受到任何天主的超性行動，甚至任何心靈的激動，其感官都會強烈地受到影響，因此，人最初會錯估自己所感受到的天主超性行動的品質，因為真正的超性經驗也會振動感官。這時若有一個被動性的收斂，靈魂就會感到虛弱，好像官能都已停止活動，如同被帶入心醉神迷的狀態一般；或者只要有一點神慰，官能也會無限期地呈現睡眠狀態。

因為這些人容易深深地投入靜禱之中，只有靜禱才會給他們帶來快樂，外在的活動反而使他們感到厭倦與無力。他們一心只想靜觀，只想在黑夜中深深地與天主密切結合。因為他們極為深刻地、有時還極為精細地記住心神上的全部感受，而那些偉大靈修者的經驗與言語對他們來說也不陌生，因此許多人便認為他們明顯地具有

28《建院史》，第六章，1110頁。

度靜觀生活的天賦。從他們身上所顯露出來的心神富裕，會使人在指導他們時犯下大錯。指導者如果相信了他們動人的外表，並鼓勵他們在這方面發展，那麼無論在身體方面，還是在靈修與心理方面，都會有極悲慘的後果。

靈魂自以為獲得了殊恩，就開始尋找感覺上的效果，尤其尋找全心投入，找到後就抓住不放，並完全沉醉在其中。

聖女大德蘭談到其中最早、也許也是最小的一個弊病，就是浪費時間和失去功勞，

「這功勞是人的官能在仔細尋找天主聖意時，按例為靈魂贏得的[29]。」

通常，自愛之心就是在這些現象中滋長起來的，而且它可以擴張到驚人的地步。的確，靈魂好像真的蒙受了神祕的恩寵，美妙地覺得被神聖的接觸所征服，因而對虛榮毫不提防。

然而，這些過度的激動和全部身心的投入特別消耗體力，聖女大德蘭說：「它們會使精神官能和感覺官能衰退，以至不能服從靈魂的支配[30]」。如果靈魂已誤入歧途，再加上刻苦守齋所造成的困乏，於是在更加衰弱的情況下，會使情況更加嚴重。聖女下結論說：

「在此情況下所造成的心醉神迷，若不加以醫治，漸漸會使人精神錯亂，甚至會把人帶進墳墓[31]。」

---

[29]《建院史》，第六章，1112頁。

[30]同上。

[31]同上，1110頁。

若要醫治，就該相當快速地診斷出其症狀，聖女說，這通常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因為在這症狀中常有天主真實的行動在內；而且這些靈魂都是一心向善的，因此沒有人會認為他們心生幻覺又誤入歧途。另一方面，因為精神方面的衰弱以及伴隨而來的熱情，的確經常給他們天生的能力及道德品性增添了動人的外表，因此對他們初期的外在表現，一般的審慎之士是很難辨別其真偽的，必需藉著具有特殊聰明才智又經驗豐富的人之指引，才能洞察實情。

然而聖女大德蘭還是提供了一些有助於作診斷的標記。真正的心醉神迷，其力量是人所不能抗拒的，至於那種全神貫注的投入，其效果只要人稍加努力就能加以制止。在真正的心醉神迷中，神力的作用是相當短暫的，雖然其強烈的效果會持續一段時間；而全神貫注的投入則恰恰相反，因為靈魂完全沉溺在其中，而這通常要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其中最真實可靠的標記就是：真正的心醉神迷能產生顯著的修德效果，尤其是謙德；全神貫注的投入則相反，它能使靈魂癱瘓，完全沒有效果，好像沒發生任何事一樣，其唯一的後果，就是「身體的疲乏[32]」。

我們在談論靜禱以外的刻苦時，之所以要提出這種情況，因為預防或制止這種病情發展的有效療法，就是屬於刻苦的範圍。

我們應當讓那些具有這種氣質的人遠離純靜觀的生活，雖然從個人喜好、甚至從性向心態來看，他們適合當瑪利亞的角色，其實適合他們的還是曼德的角色。如果這樣的人已經投身靜觀生活，那麼就有必要減少他們的靜禱時間，甚至在一定時期內，要使他們完

32《建院史》，第六章，1117頁。

全遠離靜禱生活，並讓他們能經常得到工作以外的消遣；還要取消那些使他們身體衰弱的苦工，並用適當的休息和較豐富的食物使他們的身體強壯起來。聖女大德蘭寫道：

「我認識一個人，整整八小時處在這種狀態中，沒有失去知覺，也沒有感到任何有關天主的事。有人看出這是怎麼回事，便強迫她睡覺、吃飯，並節制她作補贖，這才把這人解救過來[33]。」

以上這些有關節制的建言，似乎使人遠離成聖的方法，使人與修德所必要的靜禱與刻苦背道而馳；而在此階段唯有徹底奮力犧牲才能使天主的行動得以施展。然而，這些建言就是要人完全捨棄人所醉心的靜禱神慰，並要人違背自己的喜好，放棄那些自認為是天主對他的甜蜜召喚與旨意。

這種自我棄絕使人約略看出三個重點，就是：在天主擁有靈魂的初期，天主對人靈的要求是變化多端的；神師應當審慎地確認這些要求；而靈魂則必需以順服的心將這些要求付諸實現。

---

[33]〈第四住所〉，第三章，889頁。

第八章

服從

服從是登上全德頂峰的捷徑[1]。

第四住所使我們聯想到那些綠油油的茂密樹叢，它們顯得那麼青翠茂盛，充滿希望；密密麻麻的枝條、青藤、荊棘糾纏在一起，鬱鬱蔥蔥，使照射進去的陽光顯得光影分明有緻，透露出盎然生氣。這些樹叢可以象徵本性與超性事物的相互交織，其中有天主的間歇性、但未臻完善的行動，也有各種官能所作出的驚人反應。

我們能把這些錯綜複雜的情況整理得井然有序嗎？……不必為此大費周章，因為與天主的光榮大有關係的是：人靈必須讓自己在樹叢中遇到困難時仍挺身前進，絕不退縮。

總之，前文告訴我們，在目前的情況下靈魂應當學會順從愛的智慧，並配合祂的行動。因此服從是一個時時必需面對的實際問題；可以說，服從是這一階段的首要德行。

因此在探討服從這項德行時，論述必須簡明扼要，力求精確，要能從另一個角度給我們指出靈魂在這一階段所必須做到的事。

一、服從的性質

服從是一項藉順從天主旨意而與天主結合的德行，而天主的旨

[1] 《建院史》，第五章，1103頁。

意是由天主自己或祂的代表表達出來的。因此可以說，服從的德行也是一種以天主為對象的超德[2]。事實上服從是與義德有關的，要我們將天主所應得的一切歸還天主。我們是天主所創造的，天主對我們有至高無上的權利。順從祂的良善意願，不折不扣地執行祂委託給我們的使命，就是接受祂絕對的主權所要我們完成的任務。

再說，祂要求我們執行的計畫是無限明智的。這計畫理應給天主帶來光榮，同時也給我們帶來幸福。天主所要求於我們的，只會是最合理、最明智、最有益的：這位至高無上的主，在尊重我們自由的原則下，行使祂的權利，完全是為了我們的益處。天主計畫的智慧，與祂至高無上的權力，便是我們服從的基礎。

天主的旨意藉由各種管道傳達給我們：首先是天主銘刻在受造物本身的規律，這規律引導萬物趨向上智所安排的終極目標。這規律，對無理性的受造物而言，就是必然的生物律；對人而言，就是道德律。道德律在尊重人自由的原則下，訴諸人的理性，而理性從中探索出最根本的原則，總結出我們對天主、對自己、對近人的天賦責任。

在這自然的規律上，再加上基督所提出的福音規律，於是人便被引導歸向他超性的終極目標。

天主也把自己的權利和宣示祂旨意的責任交付給祂的代表。所有祂的代表都直接或間接地掌握祂一部分的權能。保祿宗徒宣告說：

「沒有權柄不是從天主來的，所有的權柄都是由天主規定

[2] 耶穌瑪利亞．若望神父。

的。所以誰反抗權柄，就是反抗天主的規定[3]。」

在天主的代表中，教會占有特殊的地位。它在人世間擔負起靈性方面的使命，又因為它直接接受基督的權柄，因而確保了其權威的首要性，這是世人應該承認的。

除了教會之外，世俗的領域也被授予同樣的權利，能制定一般法律，頒布特殊命令，以及轉授部分權能與他人。因此所有的不論在個人生活或社會生活的任何領域內，經常會置身於一個整體性的網絡中，而天主的各種具體旨意便藉此網絡為他彰顯出來。

天主會在某些情況下親自行使自己的權利，祂以置於人內心的光照把自己的旨意顯示給人，甚至藉由聖神的推動使人將其付諸實現。這種天主在人的生命中的直接干預，使得第四住所一方面充滿恩寵，另一方面又充滿困難。就是這種干預使我們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來探討服從的問題。

二、服從的卓越性

聖業樂寫信給隱修士魯斯蒂科（Rusticus）說：「我特別要教導你的，就是不要只依你自己的意見行事。」

這種勸告不正是因為服從是倫理道德中的首要德行嗎？聖國瑞對服從之為首要德性是這樣解釋的：

「服從是唯一能使諸德在我們靈魂內發芽生長的德行，它把諸德栽種後，繼續培養它們[4]。」

---

[3] 羅十三 1-2。

1. 服從確保秩序

服從既能確保一個城市的外在秩序，同樣，也能穩定人靈的內在秩序。沒有服從，團體就缺乏內聚力和上下關係；因此服從被視為軍隊中主要力量的來源。

服從使天上諸品天使成為美麗而融洽的，因此聖國瑞還說：

「如果只有美好的秩序才能解釋何以有服從的地方就沒有罪，那麼在我們中間更需要有服從的上下關係和從屬關係。若沒有服從，罪惡只會帶來更多混亂[5]。」

加西安烏斯確認在底比斯最可惡的隱修士是薩拉巴伊特隱修士（Les sarabaïtes），他們只照顧自己，只供應自己的需要；離開前輩隱修士，自己獨立生活，按照自己的喜好做事，日夜都消耗在工作中。

加西安烏斯的判斷正與依撒意亞先知書中天主的話相吻合。以色列人呼喊說：「為什麼我們守齋祢不屑一顧？為什麼我們行苦工，祢佯作不知？」上主回答說：「你們這些日子守齋，是在逞你們自己的私意[6]」。

2. 服從是最好的祭獻

任何祭獻都不能中悅天主，除非在祭獻中伴以人類最寶貴的官

---

[4] 聖國瑞，《倫理學》（*Morales*），第三十五卷，第二十四章，28號。
[5] 同上，《書信集》（*Epist.*），第五卷，第五十四封書信。
[6] 參閱依五十八3。

能，就是我們的理智與自由意志：服從就是宰殺我們的理智與意志，獻給天主。所以聖經上寫道：「服從勝過祭獻[7]。」

因為服從是最完美的祭獻[8]，所以服從就是一個標記，證明人渴望付出自己的愛。愛的宗徒聖若望指出耶穌的話：「誰愛我，就遵守我的命令[9]」，他認為這是十分明顯的道理，因此強調說：

「誰若誇口說認識天主，而不遵守祂的命令，就是撒謊；誰若遵守祂的話，就擁有天主純全的愛[10]。」

3. 服從使人與天主結合

服從不僅是愛的證明，還是愛的結合。服從在諸德中的優越性，還有它所帶來的寶藏，以及它所獲致的成全的效能，都是因為服從能使人靈與天主結合。

聖道茂給成全所下的定義是：對至善的皈依。在修會所規定以三聖願臻於成全的會規中，服從使人與至善的天主結合；這結合是以神貧與貞潔作準備，也就是以棄絕世間財富與幸福來加以穩固。因此，神貧與貞潔的作用主要是消極的；而服從的作用則是積極的，使靈魂與天主及其聖意相結合。

德訓篇上的這段話向我們揭示了服從的奧祕及其富裕的泉源：

「智慧的泉源是天上的天主聖言，這智慧藉由永恆的律法

---

7 撒上十五 22。

8 聖十字若望，《格言》，286，1222 頁。

9 參閱若十四 21。

10 參閱若壹二 4-5。

進入世界[11]。」

受默感的聖經作者，應該說就是天主上智本身，用簡短的話告訴我們：上智的工程、根源以及其本身降臨到我們人間。這上智就是天主，就是天主聖三中的聖言。當天主創造這世界時，神聖的上智已為世界作好安排。祂為世界規定了永久律並進入其中，以確保世界的秩序，使世界有規律地前進。我們應重溫德訓篇上的話：上智確實已經藉律法進入（*ingressus illius*）世界了。律法不僅是聖言的顯示，還是聖言在世上的居所。律法有其不可比擬的尊嚴，是神聖上智隱身的物質殿堂。律法顯示了神聖的上智，而且把這智慧賜給人。正是由於律法的尊嚴及其神聖內涵，服從才具有無限的價值及寶藏。

其實，服從就是人的意志對那藉由律法或命令所顯示出來的天主意志俯首從命。真正的服從絕不只局限於外表上的屈從，或只是表示同意，或執行所接到的命令；而是心靈上的服從，是透過律法，即物質的殿堂，看到天主的臨在，這臨在使律法有了生命，有了存在的理由。透過律法或所接受到的命令的外層或帷幕，服從所尋找的是天主，是真實地與天主共融。

服從使人與天主共融，是否言過其實？這豈不就是說，天主在某種程度上化身在律法及長上身上，讓長上好像以聖體聖事的方式使人領受天主？

切勿牽強附會！耶穌基督所犧牲的聖體寶血臨在於祭品之中，這個祭臺上的奧蹟自有其卓絕的超越性，我們必須掌握住不同情況

[11] 參閱德一5。

之間的差別性；而且同一個詞語在不同的場合，其涵意也深淺不一。注意到這兩點後，我們就可以沒有顧慮地說，超性的服從使我們透過律法和長上，而與神聖的上智共融，即與天主共融。

因此，我們可以透過以下三種與天主共融的方法，穩定地歸附於純全的天主：

首先是聖體聖事的共融。耶穌藉神聖祭台上的自我犧牲，使其聖身、聖血、靈魂及天主性臨在，並活躍地行動；我們領受聖體就得到祂的活力，祂的生命。這是聖事中的聖事，標記中的標記，讓我們恩寵上再加恩寵，因為賜給我們的正是萬般恩寵之源。聖體聖事造就聖人，建造教會。

第二是靜觀。靈魂以堅定活潑的信德與天主交往，將自己交付給聖言那活力充沛的神光，而神光使靈魂日益深入其中，得到轉化，直至肖似天主。這種共融是以教會信理為精神，經由深植於理性中的信德所達成的。這是在愛情之甘美光照中的共融。

第三是超性的服從所達成的共融。這服從透過律法和長上的帷幕，使人真實地達到天主，使人經由深植於意志上的愛情與天主結合。

這三種共融都有與天主結合的功能，但各不相同。聖體聖事的共融，就其本身而言，絕對是最重要的；靜觀的共融，因天主透過聖神恩賜介入其中，位居第二；然後才是因服從而獲得的共融，雖位居第三，仍有其本身的有效性。

如果我們不論這三種共融本身的價值，只視其出現的次數，那麼聖體聖事的共融一天只能有一次；超性的靜觀只有少數蒙受特恩的靈魂在一定的時間內才能享有；而服從的共融是時刻可以從中獲取神益的。由於其出現的次數頻繁，可以被視為靈修生活中最重

要、最有效的成聖方法之一。因此聖女大德蘭寫道：「服從是登上全德頂峰的捷徑[12]」。關於因服從而與天主上智共融，所給靈魂帶來的好處，我們還會作進一步的分析、解釋。

與天主上智共融，使我們能分享上智所有的特性。首先，上智是光，因其源於聖言，而聖言就是天主的光，這光照亮世界上的人。服從使我們分享天主上智之光。

我們的思想與天主的思想之距離，就像地離天一樣遙遠。天主的計畫是無限的，就像構思這些計畫的天主的智慧是無限的一樣。天主的計畫遠遠超越人類的智慧，使我們感到有如瞎子摸象，深不可測。天主對世界的計畫，我們只能認識大致的輪廓，而祂在這計畫中指定我們扮演的角色，從現在直至我們生命的末刻，仍保留在祂的奧祕之中。我們應當與天主的計畫合作，但是我們世人怎麼能對我們的角色充分了解，而交出自由，全力配合呢？在人的感情與意志如此多變的狀態下，在外界事物錯綜複雜的情況中，我們如何能發現天主此刻對我們的旨意呢？

天主的上智藉律法和長上的命令給我們帶來光照，為我們指出天主的具體旨意。因此，聖詠作者詠唱道：「祢的律法帶給我們真理[13]。」；「祢的話語是引導我步履的明燈[14]。」；「祢話語的解釋能啟迪並開導心智簡單的人[15]。」

---

[12]《建院史》，第五章，1103頁。

[13]詠一一八 86。

[14]詠一一八 105。

[15]詠一一八 130。

人以服從來獲取天主的光，並將之帶入自己的生命之中。服從就是在光中前進。服從要求理智屈服，目的是要使理智超越自身有限的光，進入天主巨大的光內。服從神奇而可靠地指出天主上智為人所規劃的道路，把人引入天主上智為他所安置的永恒居所。

至於聖子，祂是聖父榮耀的光芒。聖保祿強調，天主藉聖子創造一切，藉聖言的大能支撐萬有[16]。權能、力量和神光，都是上智聖言的特性。上智聖言把這力量通傳給祂的工具。作為祂工具的人，藉著服從與上智聖言的共融，得到了許多效果，這力量便是效果之一。

聖經說：「剛強有力地行事」，就是說，勇敢地服從，你的心就得以強化。與上智共融所產生最奇妙的效果之一，便是由服從而獲得力量。經驗可以證明：開始時人猶豫不決，最後終於服從，縱然不是心甘情願；但一旦皈依天主的旨意，就獲得了力量，得以繼續前進，走向該達到的目標。

因着服從，人獲得豐碩的果實及勝利，這便是天主上智以其介入來支援人的行動的最佳證明。因此，箴言上的話可以這樣解釋：「服從者將歌唱他的勝利[17]」。

天主上智的確是潛力無窮。「上智施展威力，從地極這端到那端，從容治理萬物[18]」。天主的聖言絕不空空地回來[19]。祂實現祂所表達的一切，也就是說，天主上智按祂所規定的程序，實現祂的

---

[16] 參閱希一 2-3。

[17] 參閱箴二十一 28。

[18] 智八 1。

[19] 參閱依五十五 11。

一切計畫。

服從的人與天主上智共融，將其無窮潛力據為己有。靈魂以服從來襄助天主的行動，以合作來分享天主行動的無窮潛力；天主的成功就保證靈魂的成功。歷代聖人聖女們由於服從而進入天主上智所指定的路線，成為執行天主旨意的佼佼者。時間把多少豐功偉業化為烏有，然而聖人的言行卻經得起時間的考驗，也經得起歷代那些顛覆文化的革命。

聖人聖女所創建的偉大修會，就像教會一樣，雖處在強風暴雨之中，卻能保持堅強和鎮定；即使在最恐怖的腥風血雨中，不但生存下來，而且更有活力。那些被天主揀選，並把自我奉獻給祂，成為祂工具的人，可能是脆弱的，有時天分也不高，然而他所享有的光照比天才的直覺更高超。天主的大能支援他，使他勝過英雄；他的工作所得到的豐碩成果，就是上智本身的成果。

聖保祿在致格林多人書信中曾強調，上智喜歡揀選世人眼中的愚者和弱者，使智者和強者汗顏[20]。他在致斐理伯人書信中，同時頌揚了十字架的愚妄和得到豐碩成果的服從；強調服從是基督受光榮的主要原因：

「基督耶穌使自己空虛，取了奴僕的形體，與人相似，形狀也一見如人；祂貶抑自己，服從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為此，天主極其舉揚祂，賜給了祂一個名字，超越其他所有的名字，致使上天、地上和地下的一切，一聽到耶穌的名字，無不

[20] 參閱格前一 27。

[21] 斐二 7-11。

屈膝叩拜；一切唇舌無不明認耶穌基督是主，以光榮天主聖父[21]。」

在致希伯來人書信中，聖保祿將這思想加以補充；在頌揚服從的豐碩成果時，他這樣說：

「而且（基督）在達成任務之後，就成為一切服從祂的人永恆救恩的根源[22]。」

上智藉著律法降到世上；在世上接待祂，就是服從。「上智是天主大能的氣息」[23]，而服從是世人謙遜的合作；這兩者使天主的王國在世間得以發展。這兩者的結合，不僅造就了人世間的勝利，而且上升至天，在天主內，在共同的光榮中，永奏凱歌。

三、服從的特性

人若要藉服從，成為上智的完美合作者，必須符合幾個條件。服從要成為有序的，即必須尋找天主上智的有權柄的代表；服從要成為超性的，即必須在那代表身上看到隱藏的天主；最後，服從必須完全接受天主的一切要求。

㈠服從的有序性

服從的有序性，就是服從每一個天主的代表所擁有的權柄。

天主上智是世上最高的主宰和安排者。上智透過多重管道傳達

[22] 希五 9。

[23] 智七 25。

祂的意願，這些管道就是律法和長上。自然律、教會及國家，透過它們的法律條文以及合法的代表，建立了複雜的法律系統，從各方面約束世人。修會會士在其會院內，除了遵守與教友共同的規律外，還有來自會規、會憲、禮儀以及長上恆常的審慎所制訂的許多其他規定，用以規範會士的生活，及其一切舉止行為。面對這看來十分複雜的律法系統，人如何有序地服從，又如何合理地服從每一權威呢？這就得加以辨別、區分。

天主上智自宇宙元始至終結，剛強又柔和地處理萬事萬物；祂所指派的代表階級分明，各司其份內之事。自然律是倫理的基礎；所有闡明自然律的人為法律，都應尊重自然律。教會因其靈性方面的使命的需要，有其最高的統治權柄；而國家則支配世俗權力，通常以極為複雜的行政法則治理全國。教會的權柄優先於修會的權柄，修會則從教會領受適合本身特殊使命的律法。

有序性的服從，就是要在天主上智所安排的秩序中，在每個特殊的情況下，找出合法的長上（因為是上智所指派的）。通常問題很簡單；若有疑點，則可求助於法典或深思熟慮的專家。

因此，特別對那些已發過服從聖願的人而言，即使長上的決斷不顧他們的口味和愛好，他們也會唯命是從。在那些需要我們遵守的律法中，通常我們會更加重視那些經常遇到的、與自己切身相關、並有明文規定其責任的規條。教會律法離實際生活較遠，因此會被人漠視，甚至淡忘；而會規，或是修會生活中的慣例，與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一旦有所違背，尤其是被改變，就會造成不安，使人在良心上認為似乎犯了重大過錯。同樣，在封閉的環境中，因習慣對直屬長上聽命，這長上的權柄會逐漸擴張，很快地他似乎是所有領域裡唯一的合法權柄。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在長上中，屬下只

承認那具有以下條件的長上才擁有真正的權柄：他看來有聖德，或他有被那位屬下重視的某種優點。在任何情況下那位屬下都去求教於這位長上，而且認為唯有這位長上的決定才是絕對正確的。事實上，權柄的基礎不是本性的特長，也不是超性的恩寵，甚至也不是聖德，而是天主的授權。經師和法利塞人曾受到耶穌的斥責，但是吾主還是要人服從他們，因為他們坐在梅瑟的位置上，繼承了梅瑟的權柄。

在決策本身是錯誤的情況下，要求屬下作有序性的服從，不僅必須在理性上努力加以說明，而且也必須從倫理上加以矯正，才能使人心服，才能使屬下完全明白，並作出完美的服從。

也可能會有兩條法律或兩位長上，在互相交界、看似共同的領域內，作出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規定。這對要服從的人來說，在良心上是個左右為難的局面。有時這種局面是由服從者自己造成的，因為他向長上們作了一些不必要的打聽；目前的這困境會使他在將來更加謹慎。對每位長上的權責作深入的了解，通常會使人在有爭議的情況下，發現合法的權柄。對真正的天主代表衷心服從，對另一位長上則恭敬地保持緘默，這樣就能以超性的方式解決衝突。

有時會發生更嚴重的衝突，就是：天主以超性途徑明確顯示給人的旨意，與教會領導或代表的意願相違背。我們說「天主明確顯示的旨意」，指的是真正發生衝突的情況，而非指那些把種種錯誤或欺騙當作天主的顯示。如果天主顯示給此人的意願與長上的意願，兩者真是互相對立，而所涉及的是在教會權柄下需完成的外在工作，那麼此人就應服從教會的權柄。

天主是一切權利的根源，這樣做豈不是侵犯了天主的權利？豈

不是剝奪了人靈接受天主至高行動的機會，阻止他達成只有天主才能賦予的全德，就是完全被天主所占有？保祿宗徒曾強調：「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24]」。而當聖思定肯定愛在全德中優先於外在法律的約束時，也曾明確地說：「為義人，沒有律法」。然而，耶穌基督對宗徒們所說的話既明確又帶有命令性：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束縛的，在天上也要被束縛；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被釋放[25]。」

耶穌在離世時只留下一種權柄，即教會的權柄。祂自己也服從這種權柄，若是沒有教會的許可，祂不願做任何事情或從事任何活動。天主如此屈尊就卑，真是無可名言的奧祕！聖女大德蘭在談論來自天主的超性語言時，所依據的就是天主的這個措置：

「如果他人對你所說的事是重要的，是有關你或另一個人所要完成的某件事，那麼在向一位明智的神師，即一位既審慎又真實的天主僕人討教之前，無論你對此事多麼有經驗，或無論你多麼確定這些語言來自至尊天主，你什麼也不要做，什麼也不要想，這才是天主的旨意。這樣，人總不會違背天主的命令。因為祂曾指示我們，應視神師為祂的代表[26]。」

天主的旨意會因此而受阻嗎？聖女認為不會。天主將親自對阻止祂行動的權柄有所作為。

---

[24] 羅八 14。

[25] 瑪十八 18。

[26]〈第六住所〉，第三章，950-951 頁。

「吾主會在適當的時候鼓勵神師，並要他明白我們是處在祂聖神的推動之下的；若祂不這樣做，我們一點責任也沒有。追隨其他道路，或根據自己的認識引導自己，在我看來都是十分危險的[27]。」

當人在自己特有的路上前進時，天主要親自光照那位指導這人的神師，而這人該服從他的神師。在有序性的服從出現困難時，那位安排一切的上智會顯示出新的光照，因此有雙重的證明，表示是上智直接將其旨意授與靈魂。

當然，有序性的服從並不是常常會有這些困難的。然而還是有必要把這些困難提出來，因為經驗證明，在服從方面最嚴重的失誤，有時甚至造成醜聞，其原因還是由於人不知道或不願意承認合法的權柄，因此就沒能進入天主上智的計畫之中。

㈡超性的服從

超性的服從就是以信德的眼光在律法和長上身上發現天主，以服從直達天主。

唯有信德才能與天主建立超性的交往。吾主曾要求向祂求恩者要有信德。客納罕婦女的信德使祂感動；百夫長的信德使祂驚異；而葛法翁患血漏病的婦女以大膽的信德而得到治癒。靈魂因信德皈依天主，因信德與天主來往，在交往中可以獲得天主滿溢的仁慈。因此，與天主的超性共融，完全要靠信德。沒有信德的教外人士如果領受聖體，只會與神聖的祭品發生物體的接觸，並不能與基督耶

[27]〈第六住所〉，第三章，951頁。

穌產生真正的共融。唯有活潑堅定的信德，才是靜觀特有的工具。至於服從，即使不是超性的，其所獲得的外在效果已相當可觀，但是還不能與上智共融，服從只有在裝置了通往天主本身的信德天線以後，才能收取到豐富的超性之光與力量，而獲得豐碩的成果。再說，每一個服從的行為本身就包含一定程度的超性能力；通常信德愈強，就愈能吸取更多的能量來豐富自己。因此在服從時發信德有其絕對的重要性，因為要從這種隨時可得的成聖方法中獲益，只此一途。

發信德是需要努力的。尤其對那些覺得服從是輕而易舉的人而言，他們根本沒有想到要勉力發信德。這些人天性溫順，甚至被動，沒有主見，意志薄弱，不會肯定自己或冒什麼險；他們認為服從，即使不是經常、也常常是最容易的作法。這種在任何事上聽由別人指揮的人，在群眾中或修院裡可能是很好的成員；然而他們的危險是：易於順著這種服從的心態走，而很少能加以超越，並很少以一種渴望聖寵的信德去尋求天主，因為他們沒有感到需要聖寵。服從對他們來說是容易的，但是很少有超性的成分在內，甚至一點也沒有。

過於喜愛自己的長上，也會有類似的危險。只要能保持審慎的態度，這種合理的情感可說是件好事。然而這種喜愛會使人與長上只保持本性的關係，因而斷送了信德的激發力。事實上只有信德才能透過帷幕，即透過那一直把天主臨在的純金遮掩住的「鍍銀的表面[28]」，而直達天主本身。有時這些鍍銀的表面閃閃發光，顯得十分亮麗；這些迷人的外表會把人吸引住，使人忘記裡面無與倫比的

[28]《靈歌》，第十一詩節，737頁。

寶藏。因此，一位長上優秀的品性以及人們對他的愛慕，會讓人心悅誠服地服從，然而這種輕易服從的後面卻隱藏著一種障礙，阻止人的信德趨向這位長上所代表的天主。大家認為他的服從是無可指責的，然而這可能完全是錯覺。但是一旦更換長上，服從就與這些鍍銀的表面一起消失了；原來從前的服從全靠這些鍍銀的表面作支撐。過去覺得服從容易，因而便捨棄了在這方面的努力，現在也就無力克服困難了；而信德因長期不用，其銳氣也隨之大減。

有的人恰恰相反，他在長上身上沒有發現自己喜愛的優點，覺得必須在服從上下功夫，才能克服困難，趨向天主，以能忠於職守。這些困難可能都是上智為他所作的安排。如果他真的有天賦，而且以後肯定要領導別人的話，現在最重要的，就是首先學會藉服從與天主共融。如果他不懂得透過超性的服從，把自己的靈魂向天主的光敞開；如果他不馴服、溫順地接受天主的感召，他日後就不能對屬下客觀忠信地傳達天主真正的旨意。

㈢完全的服從

服從的這一新特質，旨在促成服從本身的完美。

僅有表面的服從顯然是不夠的。服從首先是對意志的約束，使人的意志與天主的意志結合，使人的意志服從天主的意志。服從就是完全交出自己的意志，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

然而意志能與那光照它作決定的理智分開嗎？天主是我們至高無上的主，不完整的獻禮對祂是不相稱的。再說，服從是與祂的上智共融，必須把我們完整的身、心、靈全獻給祂。服從要達到其完美，必須是完全的，把屬於人的全部官能，尤其是最高的理智與意志全歸順於天主。

然而理智的順從會產生一些困難，這是不必諱言的。理智生來是為追求真理，就像意志生來是為追求美善一樣；理智只能順從真理。要是不能保證擁有真理，沒有人能強迫理智作持久的、無條件的順從。天主自己以及擁有無誤性的教會，有權要求理智完全順從。至於長上，雖經天主合法任命傳達其旨意，有權要求意志完全服從，但卻不具有無誤性。因此在長上執行職務會有錯誤的情況下，能要求屬下在理智上完全服從嗎？

舉一個實際的事例來說明，可以使問題具體化。有一個修會會士負責一項工作，而他以前曾是該工作的負責人；他從長上那裡接到命令，要他用另一種方式去執行。當然，他就恭恭敬敬地提出自己的經驗，並說明所下的命令是不合適的。但長上堅持自己所下的命令，這位會士就完全聽命執行。其結果完全不出所料，顯然是長上錯了。那麼基於完全的服從，這位會士在長上錯誤的情況下，是否應該放棄自己的判斷呢[29]？

為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分清思考的判斷與實際的判斷。思考的判斷針對事情本身，外在的具體情況並未考慮在內，在自己認為明確的情況下，可以保留這樣的判斷。因此屬下可以在不失職的情況下，作以下的判斷：「根據我自己的經驗，我可以肯定做這項工作的最好方法，就是我經常使用的方法。」

而實際的判斷則以具體的個案為對象，長上的命令和外在的具體情況均在考量的範圍之內。服從要達到完美，這樣的判斷就得經

[29] 這裡所舉的例子雖有可能發生，但不失為一個極端的、異乎尋常的例子。通常，在類似的情況下，長上發出這樣的命令，自有他從經驗中驗證過的理由。

過長上的定奪。遇到這種情況，可以這樣表示：「在目前的情況下，既已得到了長上的命令，因此完成工作的最好方式，就是按長上的指示去做。」

順從於實際的判斷，足以使服從臻於完美。長上的命令本身與一般真理的確實性無關；最多只根據特殊的真理，而其範圍也只局限於所下命令的內容而已。

然而有人會說，就連順從於實際的判斷，也會有造成錯誤的危險，因為執行所接收到的命令的結果，可能與命令所依據的資料恰好相反！這種態度是對服從的價值作了膚淺的判斷。的確，我們從以上的例子看到，服從行為的具體、外在結果與長上和執行者的意向不符，因而有了錯誤。但這錯誤只是局部性的；即使那位長上是錯誤的[30]，但人因為順從了天主透過長上所正式表達出來的神聖旨意，這樣的服從自有其最高價值。在服從的行為中，天主所最重視的就是判斷上與意志上的順服。這種順服是使天主悅樂的芳香，是祂期待於我們、而且樂意接納的奉獻。千真萬確的是，即使最後服從的行為在外表上是失敗的，服從還是比不服從更好，因為順服了天主的意願。屬下採取了實際的判斷，承認服從的優越性而甘願接受，所以並沒有錯。

這裡我們還觸及應當強調的一個重要論點。這種順服不僅是意志上的順服，也是判斷方面的順服；因為判斷力信從晦澀難明或不可捉摸的真理，這種服從在天主面前價值之大，足以成為世人與天

[30] 長上的權柄與他的判斷無關。因此他所作的決定，只要不是不講理的，就能從他的權柄中得到力量，而不是從為何作此決定的理由中得到力量。

主偉大事業合作的主要力量。天主曾正式地許諾亞巴郎，要使他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祖先，但他接到的卻是要祭殺自己獨生子依撒格的命令。他執行命令，沒有遲疑；因此得到了回報，見到天主的許諾實現了，而他也成為信德之父。

1571 年，聖女大德蘭全心投入建立兩座隱修院的工作，這兩座隱修院的興建已延續了三年之久。她以前為了使降孕隱修院恢復平靜，便離開這裡去進行改革工作。宗座視察員埃爾南代（Hernandez）神父卻又任命她為該院院長。聖女只得放棄自己的事業，回到這座人家不歡迎她的隱修院。大家都很清楚，視察員神父不是分明要把自己沉重的擔子推卸給聖女大德蘭嗎？聖女還是接受了命令。降孕隱修院終於恢復了平靜，次年，聖女就在該修院蒙受了神婚的恩寵。

聖母領報的奧蹟為我們呈現出更簡樸的畫面，給了我們更動人的教導。總領天使說出了要完成的奧蹟後，童貞女便回答說：「這事怎能成就，因為我不認識男人。」這事對她真是晦澀難明的。「聖神要臨於妳，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妳」，天使只宣告天主將直接干預此事。「我是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吧！」[31] 童貞女服從了，聖子降孕的奧蹟立即實現了。

在成為天主最崇高事業之合作者以前，服從應該是人的愛情最恆心持久、最忠貞不貳的標誌[32]。服從是每日謙遜之德的操練，能馴服並加強人類官能的超性意識，逐漸使官能完全配合天主的行動，以求最終能獲得天主與人靈深入又永久結合的第一步，即意志的結合。

---

[31] 參閱路一 34-38。

[32] 參閱若十四 21。

第九章

意志的結合

這就是我一生所想望並不斷向吾主祈求的結合[1]。

第四住所的艱苦奮鬥到此結束；在這艱苦的奮鬥中雖得到天主甘美的支援，但卻是在聖十字若望所謂感官的黑夜及痛苦中完成的。

天主賜給這奮鬥的賞報，就是真正的轉化：即意志的結合。我們還是讓聖女大德蘭來闡述吧！她以桑蠶之美妙比喻，扼要地說明了人所經歷的階段，指出哪裡有新的恩寵，並強調其重要性：

「妳們且聽聽桑蠶吐絲的奇妙過程吧，只有天主才有這種巧思。妳們還會驚嘆，這絲原來是從胡椒種子那麼小的蠶子來的……桑樹開始生長樹葉的時候，蠶子也在熱力的作用下，開始取得生命。只要滋養牠的食物還沒有成熟，牠就像死的一樣。因為來自蠶子的蠶寶寶是靠桑葉養活的。牠們剛一長大，養蠶人就在牠們面前放些小樹枝，於是牠們就用小嘴，把從自己身內抽出來的絲，紡在樹枝上面。這樣，漸漸用絲做成狹小的繭把自己藏在裡面。蠶長大了，變醜了，也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後來從這繭裡出來的，是一隻非常優雅的白蝴蝶……

[1] 〈第五住所〉，第三章，914頁。

靈魂就像這隻蠶，在天主聖神熱力的幫助下，開始利用天主賜給我們眾人的一般性援助，並利用天主賜給教會的良藥，如經常辦告解，多看聖書，多聽聖道等……漸漸充滿活力；靈魂利用剛才提到的那些方法並作好默想，便得到了滋養，終於成長起來了。現在我要談的就是靈魂目前這種境界，以前的情況都不重要了。至於我最初所提到的小蟲，已經長大並開始吐絲建造住所了，它必須在此住所內死去。

我的女兒們，從這個比喻，妳們可以看出在天主的援助下，我們能做到的事；就像在結合性靜禱中一樣，至尊天主成為我們的住所，而這住所是由我們自己吐的絲所織成的[2]。」

聖女解釋說，要建造這神聖的住所，我們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像蠶一樣，從自己身上割捨自己，死於自我。

「一旦我們做完能力範圍內的事，天主就會把這本來毫無價值的工作與祂的偉大崇高結合在一起，並賦予它無限的價值，就是以祂自己作為報酬。

因此我們要鼓起勇氣，趕快完成這項工作，趕快吐絲來編織我們神祕的小繭……讓這神祕的蟲兒死去吧，對，就像蠶一樣，在結束天賦的工作後死去。到那時，妳們將親身經驗到如何看見天主，見到自己被包在天主的偉大裡，就像蠶兒包在繭裡一樣。我說妳們將見到天主，指的是以我所講過的那種方式見到天主，就是在結合性的靜禱中所感受到的那種方式。

現在來仔細看看這神奇蟲兒的變化；前面所說的一切，都

---

[2] 〈第五住所〉，第二章，901-903頁。

是為了要講這個重點。當牠被提昇到這結合性的靜禱中時，牠實在已經死於世俗，而轉化成白色的小蝴蝶了[3]。」

由結合性的靜禱所造成的轉化，確實算得上是真正的蛻變。這正是聖女大德蘭在比喻中所強調的。

「我確實告訴妳們，這靈魂已經不再認識自己了，他以前的情況與現在的情況相比，就像難看的蠶與白色的小蝴蝶那麼不同[4]。」

在探討天主於靈魂內施展這種深刻的行動之前，我們必須指出一個問題，這問題是由聖女大德蘭的敘述和用詞所引發出的。

聖十字若望在描寫這同一個靈修生活階段，也就是完成感官的淨化階段時，只談靜觀，不談意志的結合。

「靈魂在完成初修階段以後，通常要經過一段很長的時間，甚至幾年之久，用來操練更高層次的靈修生活。這時候靈魂好比從狹小的牢裡出來，從此更能得心應手、更能心滿意足地在侍奉天主的道路上邁進，比開始進入黑夜之前有更大量、更親密的喜樂……他毫不費力地就可以立刻享有甘美與充滿愛情的靜觀，也可以毫不費心推理，就享有心靈的神味[5]。」

---

3 〈第五住所〉，第二章，903-904 頁。

4 同上，904 頁。

5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一章，547 頁。我們不敢肯定這些描述與聖女大德蘭的第五住所完全相符，然而可以肯定它們確實包含在第五住所內，因為這些描述是針對感官的黑夜（第四住所初期）與心神的黑夜（第六住所）兩者之間的「漫長時間」。

我們在前面所指出的存在於兩位加爾默羅會神師之間的差異[6]，如今在第五住所的描述裡，是否已達到不可協調的地步了呢？

哪一個是第五住所的主要標記？是富有神味的靜觀已成習慣，且變得容易，還是意志的結合？

首先我們得注意，聖十字若望對此階段的描述是多麼簡短。我們這位聖人是指導靈魂的神師；就像醫生看顧有病的人，而不看顧強壯的人一樣，指導靈魂的神師也走向那些有疑難、有痛苦的靈魂。在靈修的道路上，聖十字若望用較多篇幅談論過渡階段，因為這是最艱苦、最黑暗的階段。這位深思熟慮又充滿愛心的指導神師，正是談黑夜的大師。至於那些安樂時期，比如第五住所，雖然靈魂在此度過的時期相當漫長，甚至要好幾年，但因為靈魂在那裡已獲得平安與神味，他就不多著墨，其描述僅有我們所引述的聊聊數行而已。

聖十字若望只寫下聊聊數行的這個時期，對他來說，是兩個黑夜之間的過渡階段；他在此所凸顯的是靜觀的效果，這並不使我們感到驚訝，因為是他講述內容的邏輯性和其個人的特殊經驗使然。我們在前面已提過，聖十字若望所要捕捉的主要是光[7]，而聖女大德蘭所追尋的主要是愛。因此前者強調甘飴而富有神味的靜觀，而後者談論的則是愛情的果實，即意志的結合。其實這是同一靈修境界的兩種不同面貌，藉此也啟示給我們其中所隱含的無數豐富寶藏。

---

[6] 參閱本書第四部，第二章〈天主是光，天主是愛〉，724-725頁。

[7] 同上。

然而，聖十字若望的原文太短，我們難以看到對這時期的完整描述，此外，當然也無法取得聖人未曾提供的具體細節；而聖女大德蘭對這時期的描述則著墨較多，也更貼近生活。在探討第四住所和第六住所時，我們大量採用聖十字若望的教導；而針對這第五住所，聖女大德蘭的理論將是我們唯一的嚮導。

第五住所共四章，全部以描述為主，首先描述結合的神祕恩寵（第一、第二章），隨後描述結合的境界，或意志的結合（第三、第四章）。通常人們把這兩部分的描述分別看待。第一部分談論的是特殊的恩寵，是給有造詣的特殊靈魂或靈修專家研究的。人們通常探討的是第二部分，因為它不是短暫的恩寵，而是一種穩定的狀態，尤其因為聖女大德蘭宣稱，這種恩寵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而獲得的。

我們認為將這兩部分如此區分開來，是武斷地破壞了聖女大德蘭第五住所的統一性，因而可能錯估了意志結合本身的價值，也可能歪曲了由意志結合所引導的思考方向。

意志的結合是第五住所的主要特徵，這是無可置疑的。聖女所要探討並加以凸顯的，就是這意志的結合，這也是她熱烈追求的目標。

「這就是我一生所想望並不斷向吾主祈求的結合[8]。」

那麼神祕的恩寵對於意志的結合起什麼作用呢？它是導向意志結合的「捷徑」[9]。因此，要達到這幸福的境界，靈魂有兩條路可

[8] 〈第五住所〉，第三章，914頁。

[9] 同上。

走：一條是神祕恩寵的捷徑，另一條就是需要不斷努力的普通道路。

然而，我們切不可藉口特殊恩寵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就只滿足於探討普通道路，而不考慮那條快捷道路。這樣就忽視了聖女最重要的教導之一。在聖女大德蘭的著述裡，神祕恩寵是各靈修階段路程上的明亮路標，是說明階段性恩寵及其特性的記號。而現在所說的神祕恩寵，則指出在靈魂內達成意志結合的那深奧領域。聖女在這方面的教導應視為是最貼切的。

的確，有關意志的結合，存在著多少錯覺啊！很多人容易把意志的結合與堅忍不拔的意志，或與超性的神味，甚至與強烈的願望混淆在一起。聖女大德蘭曾追查過這些錯覺，且聽她是怎麼說的：

「我有時覺得有些靈魂真是好笑；他們在靜禱時自以為可以隨時為愛天主而謙卑自下，或受人輕視；稍後，他們犯了小過錯，如有可能，便會將之隱瞞起來。如果有人誣告他們，他們就會暴跳如雷[10]。」

現在，請再看：

「有些人十分專心地省察他們的靜禱，他們埋首於靜禱時似乎一動也不敢動，唯恐因思想轉移而使他們在靜禱中所獲得的那一點神味與神慰不見了。我見他們自以為這就是完美的全德，便認為他們對通往結合的道路，知道得實在太少了。我的姊妹們，這條道路不對。吾主要我們做的是具體的行動[11]。」

---

[10]〈第五住所〉，第三章，917頁。

於是，聖女列舉了一些應做的事，比如犧牲自己的虔誠神工去關懷病人。對此，她下結論說：

「……立刻去做，這樣做並非完全為了愛那個人，而是為了愛天主；這是天主所要的，妳們心裡很清楚。這樣才是真正與天主的意志結合[12]。」

聖女大德蘭對她的女兒們說話，所舉實例都取自於她們的生活，所以很容易應用在別的場合。

聖女還指出一個更微妙的錯覺：

「你們不要以為順從天主的意志（意志的結合），就必須在父親或兄弟死亡時不感到一點痛苦，或在遭遇痛苦和疾病時感到喜樂。這種心態固然是好的，然而有時這種心態實在出自謹慎的個性，由於感到對疾病災難無能為力，就只好將之當作修德行[13]。」

這些都是使我們認清真正的意志結合的較深入的標記，我們可以在分析結合性神祕恩寵時發現這些標記。

一、結合性神祕恩寵

首先，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所謂結合性神祕恩寵，比以前所

[11]〈第五住所〉，第三章，917頁。

[12]同上，918頁。

[13]同上，915頁。

賜諸恩更加深邃。她將之和最高超形式的安寧，即官能的沉睡作比較，以便顯出其中的差異性。

「妳們不可以認為這種官能的入睡與上一住所中的相同。我之所以說這是入睡，因為在上一住所內，靈魂確實好像睡著了一樣，雖沒有完全睡熟，但也不感覺到清醒。然而在這裡，我們的官能卻是真正睡熟了。對世上的一切和對我們自己而言，我們的官能已深沉入睡。說真的，靈魂在這短時間的結合性靜禱中，似乎已失去知覺；即使他想要，也無法想起這世上的任何事物來了……總之，他簡直就像完全死於世俗一樣，以便更進一步地生活在天主之內，因此這是甘飴的死亡。這的確是死亡，因為靈魂即使仍與肉身相結合，也已超越了自身所能有的一切運作與活動[14]。」

因此，官能在此失去了知覺，在心醉神迷之下，暫停了一切活動。聖女繼續說：

「我不知道肉身是否還有足夠的力量呼吸。我回想當時的情況，似乎覺得已沒有那種力量了。即使在呼吸，至少也意識不到了[15]。」

這種失去意識的情況是很短暫的：

「在這種靜禱時間內，靈魂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聽不見，

[14]〈第五住所〉，第一章，894頁。也請參閱《全德之路》，第三十三章，738頁。

[15]〈第五住所〉，第一章，894頁。

什麼也體會不到。這時間可能很短暫，然而對人靈而言似乎比實際的時間還要短得多[16]。」

隨著清醒而來的，則是焦慮：

「靈魂若沒有長期的經驗，不禁會憂急地自問，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是否在幻覺之中？還是在睡夢之中？這是天主的恩惠，還是魔鬼變成了光明的天使？千萬疑慮湧上心頭。能有這些疑慮是好事，因為，我再說一遍，就是我們自己的本性有時也會在這方面欺騙我們[17]。」

第五住所中的結合性神祕恩寵的特徵，就是這種完全的黑暗；而第六住所的神祕恩寵則是在光明中領受的。然而即使在這黑暗中，靈魂仍有一種堅定的信念，這信念對於這恩寵是必要的，聖女甚至斷言，這種信念是表明其真實性的最可靠標記：

「我要給妳們一個清楚的標記，讓妳們不致弄錯，也不會懷疑這恩寵是來自天主……如果天主真正親自居留在這靈魂的深處，那麼當這靈魂恢復清醒時，絕不會懷疑他曾在天主內，天主曾在他內。這真實的情況深深地銘刻在心內，縱然過了許多年沒有再領受同樣的恩寵，他自己既不會忘記，也不會起疑[18]。」

這種信念與任何神視無關，聖女認為只有天主才能賜給[19]。這

[16]〈第五住所〉，第一章，898頁。
[17]同上，895頁。
[18]同上，897-898頁。
[19]同上，898頁。

種信念之強，可以使靈魂意識到天主就在他內。

「我認識一個人，他本來還不知道天主以其臨在、以其大能、以其本質，寓於萬有之內，但是蒙受了這種恩寵以後，就對此堅信不疑了[20]。」

這種信念為靈魂彰顯出在天主占有靈魂的黑暗中所發生的一切。天主確實與靈魂的本質相結合。聖女的論斷雖然藉比喻來表達，但還是不失其明確性。

「祂（吾主）進入我們靈魂的中央，並不經過任何門，就像當年祂進入宗徒們的住所，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又像祂不必打開那關閉祂的石板，就從墳墓裡出來一樣[21]。」

她也曾說過：

「因為至尊天主如此親密地與靈魂的本質結合，以至於魔鬼絕不敢靠近，也不能認識個中的祕密[22]。」

聖女大德蘭在確定了這種恩寵與以後住所的恩寵之關係後，就說道，這種恩寵是靈魂與淨配的第一次相見，而祂在相會的瞬間表明要與蒙受這恩寵的靈魂永遠結合。所以，吾主要

「與他相見，並合而為一。我們可以說事實的確是這樣，而且相見的時間僅在一瞬間[23]。」

---

[20]〈第五住所〉，第一章，898頁。
[21]同上，900頁。
[22]同上，895-896頁。

二、神祕恩寵的效果：意志的結合

這神祕的相會是在與天主的結合中發生的，不僅是靈魂的某一官能，而是整個的靈魂與天主結合[24]，吾主就在這相會的瞬間施展大能，深入地改變了她。

「天主完全取走靈魂對一切受造物的領會，以便更能為他深深印上真正的智慧[25]。」

聖女在另一處採用雅歌中的話說：

「天主把她安置在酒窖裡，並在她內注滿了愛德[26]。」

不用說，只有這神聖的接觸才會在靈魂內灌注滿溢的愛德。

這愛德是如此豐沛，如此崇高，以至在靈魂內留下了不滅的印記。這些實質的接觸對靈魂所產生的效果，既深刻又永久，就像靈魂本質一樣。這結合的神祕恩寵使天主既真實又有效地占有靈魂，靈魂從此帶有天主的印記：

「祂要靈魂從結合性的靜禱中出來時，身上留下祂的印記；靈魂自己並不知道這是如何發生的，因為他在這狀態下，恰似可以印上印記的蠟；並不是蠟自己可以打印，蠟只是預備好接

[23]〈第五住所〉，第四章，921頁。
[24]同上，第一章，899頁。
[25]同上，898頁。
[26]同上，第二章，908頁。

受印記；蠟是軟的，它並不是自己變軟，只是處在靜止狀態，毫不抗拒地接受印記[27]。」

聖女提醒我們，在結合性的恩寵之後，天主對靈魂的占有還不是永久性的，是可能會消失的，而且魔鬼不惜使用任何最惡毒的奸計來加以破壞：

「他（靈魂）只與淨配相見一次而已，因此魔鬼不惜以任何方法來打擊他，並使他背棄這婚約……

我的女兒們，我向妳們保證，我認識很多靈魂到達了這種境界，魔鬼就利用奸計和圈套使他們跌倒；整個地獄勢力聯合起來誘惑他們，而且一如我多次說過的，如果魔鬼只失掉這些靈魂中的一個，就會同時失去一大批靈魂，這是牠早已經驗過的[28]。」

一直要等到人靈與天主締結了心靈的婚約，被天主完全擁有後，那時任何敵人都再也不能使人與天主分離了[29]。

儘管由結合性的恩寵所締結的關係，能被魔鬼的陰謀詭計所破

---

[27]〈第五住所〉，第二章，908頁。

[28] 同上，第四章，922頁。在後面幾頁裡，聖女大德蘭詳細描述了魔鬼如何運用巧妙的行動，使那些已被天主擁有的靈魂與天主分離：「魔鬼用盡一切巧妙伎倆，藉口行善，使他在小事上違背天主的旨意，又引他做一些在他看來並不壞的事，逐漸使他的理智昏暗、意志冷卻。魔鬼使他的私心擴張，直至最後因常常不隨從天主旨意，只隨從私意，而遠離天主。」（〈第五住所〉，第四章，924頁。）

[29]〈第六住所〉，第四章，965頁。

壞，然而靈魂因與天主有了這種接觸，因而得到了完全的轉化，以至他

「已經不再認識自己了，他以前的情況與現在的情況相比，就像難看的蠶與白色的小蝴蝶那麼不同[30]。」

以上這段話我們已經引述過了。聖女利用蠶蛻變成蝴蝶的比喻，告訴我們結合的恩寵所產生的效果是無比深遠又豐富的。天主在這種接觸中，將大量的愛注入靈魂內，其最強的效果當然藉由意志顯示出來，因為意志是接受愛的官能。意志被天主擁有後，就完全委順於祂的意願：

「他把自己完全交付在天主手中，而他獻給天主的愛情使他萬般順服，除了接受天主的一切安排以外，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要[31]。」

意志對天主的交付與柔順是有等級的，而且會逐漸趨於完善；它們能確保

「今生與來世的平安！因為除了自己處在失去天主的危險中，或見到人得罪天主之外，世上再也沒有任何事能擾亂他內心的平安；不論是疾病、貧窮，甚至連死亡本身都不能擾亂他，除了為捍衛天主的教會而捐軀的死亡之外。因為靈魂深知天主高瞻遠矚，而自己連渴望什麼都不知道[32]。」

---

[30]〈第五住所〉，第二章，904頁。

[31]同上，908頁。

[32]同上，第三章，913頁。

在被天主占有的靈魂深處，激起了對人世的割捨，等於將自己從以前所習慣的生活環境中連根拔起，這是最明顯的效果之一。靈魂好像在以前的生活環境中迷失了。聖女寫道：

「妳們豈能看不到我們這神祕蝴蝶心神的不定，縱然牠還從未享受過這樣深的平安與寧靜呢！這種情景確實使我們讚頌天主，因為牠不知何處安身，何處居留。牠在天主內享受過如此深的平安後，在世上再也找不到什麼事足以滿足自己了，尤其因為主曾多次給牠飲用祂恩寵的美酒，每飲一次都能增添神益。從此，牠在做蟲兒時慢慢吐絲作繭的工作對牠就微不足道了……以前無論做過多少努力，下過多少決心，只憑自己的意志，絕無法克勝對親友和世上財物的眷戀；他（靈魂）總感到愈發不能割捨；現在他已完全超脫了，甚至對重拾以前的種種關係感到痛苦，勉強去做只為了不得罪天主。一切都使他厭倦，因為他知道，自己真正的平安不能來自世物[33]。」

這種超脫使蝴蝶「處在人世間，卻格格不入[34]」，牠「既不停留在神味上，也不停留在世上的快樂之中[35]」。隨捨棄而來的，是熱烈的愛情；而熱烈的愛主之情又產生了光榮天主的強烈願望：

「他光榮天主的願望如此強烈，總覺得自己能為天主做的事是那麼微不足道[36]。」

---

[33]〈第五住所〉，第二章，905-906頁。

[34]同上，906頁。

[35]同上，第四章，920頁。

[36]同上，第二章，905頁。

這些強烈的願望給他力量，使他為使徒工作犧牲並接受任何痛苦：

「他以前軟弱得不能承受苦工，現在卻已經強壯得可以完全勝任了[37]。」

這愛還在人靈上造成一種為天主王國的異常憂苦，之所以異常因為是前所未有的，並且是強烈又痛苦的：

「全能的天主啊！這個靈魂在幾年前，甚至幾天前，還只想著他自己。現在是誰使他如此憂苦？[38]」

聖女強調這種痛苦，因為它是從天主灌注在人靈內的愛情而來的：

「我知道有一個人，在見到別人得罪吾主時，就飽受痛苦折磨，現在他還在忍受。這痛苦之難忍，使得他寧願死去，也不願受這種折磨[39]。

然而最折磨他的，還是教友們的喪亡，遠離天主[40]。

他光榮吾主的願望極其強烈，強烈到願意為愛祂而犧牲自己，萬死不辭。他全心渴望接受最粗重的勞工，只有這樣才能滿足他的心願。他最大的願望便是作補贖和隱居獨處。他切願

[37]〈第五住所〉，第二章，905-906頁。
[38]同上，907頁。
[39]同上，909頁。
[40]同上，907頁。

世上無人不認識天主[41]。」

事實上，這結合性的恩寵，對其他人總是富有成果的，即使獲得恩寵的人不忠信：

「我確信天主不會徒然賜下像結合性的恩寵這樣崇高的特恩；如果接受這恩寵的靈魂不能將之善加利用，至少其他靈魂還可以從中得益。當這靈魂努力行善而保持我在前面所提到過的渴望和德行時，他對其他靈魂總是有益的，可以把焚燒他的神火傳達給別人。即使他失去這些寶藏，他可能仍保有幫助近人的渴望；他還是會很高興地使人知道天主對那些愛祂的人、為祂服務的人如何廣施恩寵。我就認識這樣的一個人……他做了很多好事，真的，很多[42]。」

這些都是結合性的神祕恩寵帶給靈魂的奇妙寶藏。靈魂與天主的接觸雖是短暫的，但接觸的效果卻是持久的。聖女大德蘭十分恰當地把神祕性恩寵與其效果區分開來。神祕性恩寵是不尋常的，只賜給少數的特定靈魂；至於其效果，由於它們構成了第五住所的特色——意志的結合，所以是絕對應該強烈渴望得到的。

這些渴望縱然合理，但也能是有效的嗎？在沒有神祕性恩寵的情況下，也能使靈魂獲得這些效果嗎？換句話說：在不中止官能運作的情況下，如何達到意志的結合？聖女大德蘭解決了這個問題：神祕性恩寵是一條快捷道路，此外，還有一條所有靈魂都可以遵循

41〈第五住所〉，第二章，905頁。

42同上，第三章，911-912頁。參閱《自傳》，第十九章，183頁。

的普通道路：

「為達到意志的結合必須具有前文所提到的中止官能之運作嗎？不然。天主是全能的，祂有許多使靈魂富足的方法，並把他們引進這些住所中，而不使他們走我們所說的快捷道路[43]。」

三、達到意志結合的普通道路

在跨上這條新道路時，聖女大德蘭鄭重地提醒我們，路雖普通，路上的困難卻不普通：

「然而，我的女兒們，妳們要知道，這神奇的蠶兒必須自然地死去，而我們自己也要死去，但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在另一種結合（譯註：指神祕恩寵）中，靈魂感受到他所要度的新生命的許多快樂，他也得到有力的幫助，使舊生命的蟲兒死去。然而在這種結合（譯註：指普通道路）中，靈魂在普通的生活中應該使自己死去，我坦白告訴你們，這工作更為艱巨[44]。」

快捷道路是穿過彎曲大路的小道；在想像中我們會認為，大路一定平緩好走。其實不然，我們應加以糾正：走快捷道路不僅快速，而且有某種方便；走大路不僅進程緩慢，而且應有嚴厲的刻苦功夫。

我們不必對此大驚小怪。神祕恩寵及普通道路這兩條殊途，都

---

[43]〈第五住所〉，第三章，914頁。

[44]同上。

歸向同一目標。回想一下神祕恩寵的效果，可總結為兩點：完美的愛情與徹底的捨棄。現在要以不同的方式（指普通道路）來獲得以上這兩種效果，我們很可能會不自覺地削弱這兩種效果及其所代表的意義，這樣就會危及意志結合本身。若缺少這項因天主深入占有靈魂所造就的完美愛情，也缺少這份為了讓這完美愛情統御人靈所不可或缺的徹底捨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意志結合。

㈠捨棄的刻苦

我們不難明白，為了捨棄對家人、朋友和世上財物的眷戀，以能獲得完全的自由，並使人感到「處在人世間，卻格格不入[45]」，人「應該多多努力，是的，多多努力，連任何小節都不放鬆[46]」。

這不懈的奮鬥旨在修德，尤此是修服從之德，把自己的意志和判斷交付給天主，並努力使自我奉獻更為完美。

「我的女兒們，妳們應考慮一下妳們現在要做的事。天主不願妳們有所保留，不論保留多或少。祂要妳們奉獻全部所有；妳們將領受的神恩有多麼高超，全看妳們的奉獻有多麼徹底。要辨認妳們的靜禱是否已達到結合的境界，這是最好的試金石[47]。」

只靠主動性刻苦這把寶劍，並不能使人獲得這種完全的自由；因為人只會根據自己有限的目光與不自覺的自私來使用這把寶劍。人在不自覺中會給自己留下餘地，並尋求補償。再說，當人放棄必

---

[45]〈第五住所〉，第二章，906頁。

[46]同上，第一章，893頁。

[47]同上，894頁。

要的財物並割斷對親友的正當感情時，他如何能在做法上顯得不殘酷無情，不心懷驕傲自滿，或不傷害愛德？唯有天主的寶劍才有權割斷某些關係，才能深入心底，使人完全割捨並得到自由。祂是藉著各種事件和各種次要的自由因素做到這一點的。聖人聖女們的生活，以及許多人的經驗，使我們看到天主上智多麼善於以極大的慈悲，使那些被召與祂完全結合的人靈，接受痛苦的考驗，因為這些人的英勇氣慨吸引了祂的注意，使他們贏得了這份光榮。

㈡愛的操練

人靈的工作並不只限於捨棄的刻苦功夫，更重要的還是要培養愛的增長。有愛才能達成結合。因此，應該與聖十字若望同聲強調：靈魂努力於愛的提昇是絕對重要的[48]。有些人對愛的鍛鍊全力以赴，因而捨棄世物自然就被降為次要的，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就是典範。我們對結合性神祕恩寵所作的解釋，似乎說明了這些人的心態。捨棄，其實就是天主傾注愛情後的成果；愛情是結局也是方法。在普通的道路上，情況也是一樣。當然，還是應該仔細評估捨棄的真假，因為必須要有真正的捨棄顯示出來，才是完美愛情的真實證據。捨棄本身縱然有其首要性，然而的確只有愛才能使捨棄的努力達到圓滿，只有愛才能給予靈魂真正的意志結合所特有的條件：對天主的信賴與順從。

愛情的操練有什麼內容？聖女大德蘭在對她的修女們講話時，要她們謹防由於強烈的情感所引發的錯覺，尤其要謹防煩躁不安和只想在凝神和神味中貪婪地得到天主。我們曾聽到她風趣地說那種

[48]《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41頁。

一動也不敢動的「修道人」，唯恐一動就失去那一點甘飴和神慰。因為

「他們對通往結合的道路，知道得實在太少了。我的姊妹們，這條道路不對。吾主要我們做的是具體的行動。比如，妳見到一個妳能減輕他痛苦的病人，妳就應毫不惋惜地放下妳的虔敬神工去服侍他，安慰他；如果他受苦，就分擔他的痛苦；如果為了給他必需的食物，妳就得守齋，立刻去做，這樣做並非完全為了愛那個人，而是為了愛天主；這是天主所要的，妳們心裡很清楚。這樣才是真正與天主的意志結合[49]。」

這裡清楚地說明了，若要實現這種結合，實踐是非常重要的；而這種結合全在於意志，而不在於感覺。不僅需要實際行動，而且應該是真正發揮愛德的行動。也許在此應再度喚起注意，只有這些有愛德行動的人，才能在修德上有所進步。他們把已擁有的愛德力量全部使用出來，因而其行動被稱為積極進取的；而消極退縮的行動，其本身並不壞，可是並沒有把自己所獲得的全部愛德發揮出來，其力量可能不進則退。這端神學真理有其可觀的實用價值。積極進取就是行動本身的完美性與意向的純正性，這倒無需費多大力氣或作多大犧牲。

由此看來，愛德的成長與其果實，即意志的結合，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是難以估計的。一個人照例完成其本分，不怎麼熱心，卻也不會誤事，他的行為不壞，可是並不積極。反觀另一個人，就在這人身邊，看不太出和這人有什麼不同，可是他靈敏的熱忱使他對

[49]〈第五住所〉，第三章，917-918 頁。

天主既細心又忠誠，這足以淨化其意向，並給他的行為增添了一點心意，這一點心意就足以使其行為達到完美的境界：這就是他積極進取的行為。只有後者才發揮了愛德。他們兩人經年累月共同在修院生活，外表看去並無不同，然而，後者達到了意志的結合；而前者，可能比他能幹，卻停滯在不費心思、例行公事的行為中，再也不能進步。

㈢天主的介入

靈魂雖然積極地努力，但總是無法獲得神祕恩寵所達到的對世物的捨棄和對天主的順從，也無法獲得實現意志結合的愛情。的確，愛德是神聖的，只有聖神才能將之注入我們心中，這是千古不變的真理；也可以說，愛德是靈魂全力以赴、努力得到的賞報。然而這裡要肯定的是：即使走的是普通道路，達成意志結合的完美愛情，也不只是來自靈魂本身的努力成果，而是無限仁慈上智的賜予。我們必須強調以上這項真理，不要把意志結合當成人靈本身功德的果實，也不要把苦修視為唯一的普通道路。

聖女大德蘭認為，靈魂所做的工作，只是做好

「必要的準備，以便與天主的意志完全結合……[50]」

她寫道：

「我們只要做好屬於我們自己能力範圍內的事，天主就會收納這微不足道的奉獻，使之與自己的偉大結合在一起，並賜

[50]〈第五住所〉，第三章，915頁。

予人如此高的代價，竟然將祂自己作為人靈的報酬[51]。」

只有祂才

「具有許多使靈魂富足的方法，並把他們引進這些住所中[52]。」

再說，通常兩個具有自由意志者的結合，需要彼此的愛情相互融合，自由地各盡其分。意志的結合，是天主對人靈的擁有，因此天主的行動在結合中是主要的部分。

天主慈悲地傾注愛情，這種介入已發生在安寧性的靜禱或靜觀性神枯的靜禱之中，也就是天主藉由各種經驗把愛情注入意志之中[53]。聖十字若望在描述這一階段的寥寥數行中，把容易獲得甘飴和愛的靜觀及心靈的神味作為這一階段的特徵[54]。因此，天主似乎就這樣藉著彼此間甘飴或痛苦的連帶關係漸漸帶領靈魂，直至實現意志的結合。

所以，要區分快捷的道路（即神祕恩寵）與普通的道路，就不必太強調天主直接的介入，因為，這種直接的介入是兩者都有的，而且都是不可或缺的；我們要強調的是天主介入的方式。聖女大德蘭在我們前面引述過的那段話裡，已為我們解答了這個問題：

「為達到此（意志的結合），必需具有前文所提到的中止官

---

[51]〈第五住所〉，第二章，903頁。

[52]同上，第三章，914頁。

[53]聖女大德蘭樂意強調，特別是在安寧性的靜禱中，唯有意志始終是被牽制的。因此安寧是為意志的結合直接作好準備。

[5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一章，547頁。

能之運作嗎？不然。天主是全能的，祂有許多使靈魂富足的方法，並把他們引進這些住所中，而不使他們走我們所說的快捷道路[55]。」

天主透過官能的中止運作，即透過這種異乎尋常而強有力的方式，把恩寵賜給靈魂，這正是快捷道路的特徵；快捷道路的特徵並非指這種恩寵的某種特性。然而，不論經由哪一種道路，意志的結合不外是天主充滿愛情地擁有靈魂並牽制其意志；意志是在天主的感動之下，才能對祂如此信賴，對其旨意如此順從。

多麼寶貴的恩寵！「可惜只有很少人能達到這種境界[56]！」這是靈魂極其渴望的恩寵，它標示出全德之路上極為重要的一個階段，它尤其是開始攀登聖德的最後階段的基石，也是實現自己在天主計畫中的崇高命運之出發點。

---

[55]〈第五住所〉，第三章，914頁。

[56]同上。

第十章

教會的奧蹟

為使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1]。

意志的結合促成靈魂真正的轉化。神祕恩寵的效果已使我們看到了這種轉化。一個重要的階段已經越過，另一個階段宣告開始，靈魂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天地之中。這新天地似乎仍在半明半暗之中，其形體尚不清楚，但已顯示出其奧妙偉大。這是黎明的曙光，充滿希望，它將在以後的住所內轉變為萬丈光芒，並顯示出這新天地的榮耀輝煌。

我們要仔細地端詳這些曙光，因為它們屬於意志結合的豐富寶藏；這些寶貴的指示，提供了重要問題的解答，並引導靈魂去尋獲新的成果。

一、救靈的熱忱

聖女大德蘭說：「靈魂已不再認得自己了[2]」。當神祕恩寵使靈魂發生這突然的變化時，靈魂隨即會感到驚訝，甚至心神不定。

這小蝴蝶離開了繭殼，長出了翅膀，卻不知到哪裡去安身，因

---

[1] 若十七 22。

[2] 〈第五住所〉，第二章，904 頁。

為牠「處在人世間，卻格格不入。那麼，這可憐的小蝴蝶要到哪裡去呢[3]？」

這種慌亂的心情不是起自對恩寵光芒一時的目眩，而是來自靈魂已完成了對世物的捨棄；況且許多前所未有的深切心願也在鼓動著他，其中有想回到幽暗境域裡去的願望，因為他確實曾在那裡感到「他在天主內，而天主在他內[4]」，其中更熱切的心願則是愛天主和救人靈，其熱切之甚，竟然導致痛苦，連他也從來不知道自己的心願會強烈到這種程度。

「這個靈魂在幾年前，甚至幾天前，還只想著他自己。現在是誰使他如此憂苦[5]？

我知道有一個人，在見到別人得罪吾主時，就飽受痛苦折磨，現在他還在忍受。那痛苦之難忍，使得他寧願死去，也不願受這種折磨[6]。」

下面是聖女大德蘭喜歡強調的另一件事。她仔細追念吾主的殉道，想祂當時「不斷地看到人們嚴重地冒犯天父[7]」，而祂為了拯救罪人，熱切渴望忍受痛苦和死亡。相較之下，靈魂所受的痛苦近

---

3 〈第五住所〉，第二章，906 頁。我們以聖女大德蘭為例，主張這兩種道路是殊途而同歸於意志結合的，並根據神祕恩寵的效果來描述意志的結合。神祕恩寵突然而深刻的行動，使靈魂更清楚、更鮮活地意識到所發生的變化。

4 〈第五住所〉，第一章，898 頁。

5 同上，第二章，907 頁。

6 同上，909 頁。

7 同上。

似基督所受的苦難。

聖女指出這種痛苦是目前靈修階段的主要標記：

「若有人說，自己達到這種境界以後，就常在憩息和快慰之中；我會說，恰恰相反，此人根本尚未到達這種境界[8]。」

聖女在談論意志結合的篇幅中，用的是她自己特有的邏輯；這不是一般思想的邏輯，而是一種包含了她所發現到的一切之描述性邏輯。聖女提到偉大聖人所完成的大量皈依人靈的工作，表示他們在領受這種神恩後，都作出了相稱的回應[9]。

意志的結合使靈魂從根本上有了重大的轉變，就是一心要拯救靈魂，這是無可置疑的，也是我們應當牢記在心的。

那麼這救靈的熱忱從何而來？聖女回答說：

「讓我來告訴妳們。難道妳們沒有聽說過雅歌中的新娘？我在討論另一個主題時，曾經提到過這一點。天主把她安置在酒窖裡，並在她內注滿了愛德，這就是靈魂痛苦的緣由[10]。」

愛德是天主親自傾注在人靈內的，它具有雙重目標：天主和近人。聖女在解釋這雙重誡命時，這樣寫道：

「依我看，我們是否具有這雙重的愛德，最可靠的標記就在於我們是否真正愛近人……要知道，妳們發現自己愛近人愈

---

8 〈第五住所〉，第二章，906頁。
9 同上，第四章，923頁。
10 同上，第二章，908頁。

多，愛天主也愈深[11]。」

真正愛近人，並且具有聖女對奉行愛德所要求的犧牲精神[12]，這就是這嶄新靈魂的特徵。不久以前，聖女還認為願意把自己園中果子分給他人是極大的危險。當時接受這勸告的靈魂所飲用的還是第三種水，就是官能在入睡中那完美安寧的水[13]。當靈魂領受了結合的恩寵後，「從此，他可以開始把果子分給別人，也不會使自己貧困了[14]」。

還有，當靈魂強壯了以後，不僅能夠，而且應當分施自己的寶藏。雖然還是要謹慎行事，可是他想要與人分享的心願是無比強烈的。

只以天主傾注了愛德來解釋這種深切的改變是不夠的。為什麼愛德的誡命現在要促使靈魂轉向近人？聖女大德蘭對此未作明確說明，因為她不願以神學家自居，也不願給自己觀察到的種種，找出解釋的理由。然而她為我們指出的正是問題的關鍵。

在闡明蠶兒的比喻時，她所提出的見解乍聽之下有點獨特：

「至於我最初所提到的蟲兒，已經長大並開始吐絲建造住所了，它必須在此住所內死去。現在我要為妳們指出，對靈魂來說，這住所就是基督。我彷彿在某處讀到過或聽說過，我們

[11]〈第五住所〉，第三章，916頁。

[12]同上，918頁。

[13]《自傳》，第十七章，165頁。

[14]同上，第十九章，183頁，並參閱本書第四部，第七章〈靜禱以外的主動性黑夜〉。

的生命是隱藏在基督內或天主內的，這本是同一回事，或者說基督就是我們的生命[15]。至於所引之文是否正確，對我所要談的宗旨，關係並不大[16]。」

這令人震驚的論點，與聖女以前的論述絲毫沒有關聯；因此她不得不告訴我們，該從什麼方向去思考，才能明瞭「就像在結合性靜禱中一樣，至尊天主成為我們的住所[17]」；這番話似乎又帶來了一個新的見解，使得她的描述顯得更加複雜。然而稍加思索，就發現一點也不複雜。因為聖女的這個論點是要把她最重要、最有價值的靈修經驗告訴我們。聖女大德蘭在意志的結合中，知道自己被引進基督之內，從此之後基督就成了她生命隱居的住所，這豈不正說明她發現自己在教會內已與基督結為一體，進入整個的基督奧體之內嗎？聖女這時所得到與基督合為一體的經驗，是活生生的事實，這種體驗隱約中難以掌握，但的確是一件大事，也造成了她一生重要的轉捩點。因此我們就不難明白聖女為什麼改變了她以前的態度。她的生命從此出現了新的方向，當然合情合理。合一的奧祕是晦澀難明的奧祕，然而卻是多麼奧妙光照的源泉！我們現在就來探索這奧蹟。

二、教會的奧蹟

意志的結合是愛的智慧擁有了意志，靈魂從此蓋上了天主的印

---

[15] 哥三 3-4。

[16]〈第五住所〉，第二章，903 頁。

[17] 同上。

記[18]。雖然這印記並非永不磨滅，但卻是持久的，並使靈魂變得對天主順服，滿懷信賴。我們所說的印記，是象徵性地說明天主上智已經常安住在人的意志中，並在意志內統御、主導一切。

天主上智的統御，目的在實現天主的旨意。天主上智就是天主的思想。天主上智之所以要獲得人心，採取行動，並使人行動起來，就是為了使天主的旨意在事件中及在人的靈魂內，具體而鮮活地彰顯出來。至於天主對世界的計畫，正如聖保祿宗徒告訴我們的：

「這奧祕從創世以來，即隱藏在創造萬有的天主內……這奧祕在以前的世代中，沒有告訴過任何人，但現在藉著聖神，已啟示給祂的聖宗徒和先知們；這奧祕就是：外邦人藉著福音，在基督耶穌內，與猶太人同為承繼人，同為一身，同為恩許的分享人[19]。」

天主的計畫就是不加區分地拯救所有的人，藉著他們與基督奧體的合一，與基督耶穌成為一體。

天主在超越時間的永恆中，早已看到基督圓滿的奧體——教會，並滿意地欣賞自己仁慈愛心的傑作。自創世以來，天主就以祂愛的化工，藉著世事的興衰變遷，逐漸完成祂圓滿的基督。用聖厄彼法尼（St.Epiphane）的話來說，「世上萬有皆歸向教會」（*Finis omnium Ecclesia*）。在此過程中，曾發生天使的墮落及人類的犯罪，這些都是天主許可的，為的是更能施展祂的威能，更能向世人

[18]〈第五住所〉，第二章，908頁。

[19]弗三 5-9。

展現祂所要給予的愛是多麼廣、寬、高、深。聖思定不是說過，天主允許魔鬼墮落，是為了要創造人類嗎？人類的罪是「幸運的罪過」[20]，竟為我們贏得了贖世主基督！

天主就是要藉著基督耶穌，實現祂仁慈的奧祕；基督是自永世即有的，因為祂就是天主聖言：

「祂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可見的與不可見的，或是上座者，或是宰制者，或是率領者，或是掌權者，都是在祂內受造的。一切都是藉著祂，並且是為了祂而受造的。祂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祂而存在[21]。」

人類墮落後，祂就取得人身；在新的救贖計畫中，天主使有血肉之軀的聖言耶穌基督，在萬有之中占有首位，並達到圓滿的境界：

「祂是教會的頭，教會是祂的身體。祂是元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為使祂在萬有之上獨占首位，因為天主樂意叫整個的圓滿居在祂內，並藉著祂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著祂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22]。」

致厄弗所人書也肯定，按天主的永遠計畫，萬有總歸於基督：

「為使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祕，是全照祂在愛子內所定

---

[20] 聖週六禮儀，〈復活宣報〉。

[21] 哥一 15-17。

[22] 同上 18-20。

的計畫：就是依照祂的措施，當時期一滿，就使天上和地上的萬有，總歸於基督元首[23]。」

天主在祂永恆的思想中，只見到祂的基督；祂是在基督之內才發現我們每一個人，因為祂早已把我們都置於基督之內：

「早在創世以前，祂就在基督內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以愛德成為聖潔無瑕的；又出於愛，預定我們藉著耶穌獲得義子的名分，而歸於祂，使祂榮耀的恩典得到頌揚，這恩典是祂在自己的愛子內賜予我們的……

我們也是在基督內得作天主的產業，因為我們是由那位按照自己旨意的計畫施行萬事者，早預定了的，為使我們這些首先在默西亞內懷著希望的人，頌揚祂的光榮[24]。」

所以，聖父的這個決意告訴我們，祂如何自永恆即愛祂的聖子基督和在基督內的我們。我們的心中怎麼能不湧出感恩的讚頌呢？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祂在天上，在基督內，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我們[25]。」

耶穌基督來到世上，就是為了實現天主這神聖的旨意[26]。祂只是循序漸進地把天主的這計畫，用隱約的語言告訴了人，為的是顧

---

[23] 弗一 9-10。

[24] 同上，4-6，11-12。

[25] 同上，3。

[26] 基督一進入世界便說：「看，我已來到！天主！我來是為承行祢的旨意」。（希十 5，7）。

及本性軟弱的聽眾，也為了避免正面攻擊他們自私自利的默西亞觀。祂宣講祂所要建立的天主的王國以及這王國發展的規律及其要求。祂稱自己是人們應追隨的道路，是召集全體羊羣進來的羊棧之門，是羊羣的善牧；祂是照世的光，是光照眾人的真理，是給予眾靈的生命。最後，祂還是靈魂的食糧：人只有吃祂的肉，喝祂的血，才能有生命：

「我是生命之糧……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就如永生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同樣，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27]。」

對猶太人來說，這番話顯得生硬難解。這番話豈能不生硬難解，因為它們要表達的正是這隱藏的奧祕。然而一旦這奧祕在強光下大白於世，那時耶穌所有的宣講都可以從中找到解釋。

這個奧祕就在最後晚餐以後，啟示給了已成為基督的司祭和朋友的宗徒們。當時耶穌聖體的臨在，已在他們的靈魂內注入照亮其心靈並使之充滿熱情的聖油。耶穌對他們說：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你們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你們內……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我父受光榮，即在於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28]。」

---

[27] 若六 48，54-58。

[28] 若十五 4，5，8。

祂告訴宗徒們祂是誰：

「到那一天，你們便知道我在我父內，你們在我內，我也在你們內。接受我命令而遵守的，便是愛我的人；誰愛我，我父也必愛他，我也要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29]。」

宗徒們聽到以上這番期待已久的話後，深受震憾，茅塞頓開，立刻領會了以往所領受的全部教誨。

就在此時，耶穌在宗徒們的面前高聲祈禱，在祈禱中，祂明白地說出自己是誰，說出自己的使命；祂確立自己一生的目標，以及自作犧牲的因由。不論是為自己、為宗徒們，或為以後所有的信徒們，祂的意向只有一個，就是合一：

「……父啊！願他們在我們內合而為一，就如祢在我內，我在祢內，為叫世界相信是祢派遣了我。我將祢賜給我的光榮賜給了他們，為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我在他們內，祢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為叫世界知道是祢派遣了我，並且祢愛了他們，如愛了我一樣[30]。」

基督的聖死是為了祂奧體的合一。祂所流出的寶血是天主與人類所締結的新約之血，是把分散的眾人團結在一起的繫鏈。然後天主使祂復活，

「富於慈悲的天主，因著祂愛我們的大愛……使我們同基督

[29] 若十四 20-21。

[30] 若十七 21-23。

一起生活……且使我們同祂一起復活，在基督耶穌內使我們和祂一同坐在天上[31]。」

我們藉著領受基督的聖體、聖血而進入基督內，置身於祂救贖與合一的行動之下；如此便造就了「唯一的新人」，使我們「因著十字架，在同一奧體內，與天主和好」，並使我們「藉著祂，不分彼此，在同一聖神中，得以來到天主面前[32]。」

這項工程要世世代代進行下去，天主的計畫就在我們身上和世間得以實現：

「所以你們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已被建築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礎上，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靠著祂，整個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在主內成為一座聖殿；並且靠著祂，你們也一同被建築，因著聖神，成為天主的住所[33]。」

這建築物或基督奧體必須具備基督所要求的最重要、最有活力的合一性：

「只有一個身體和一個聖神，正如你們蒙召，同有一個希望一樣。只有一個主，一個信德，一個洗禮；只有一個天主和眾人之父，祂超越眾人，貫通眾人，且在眾人之內[34]。」

---

[31] 弗二 4-6。
[32] 參閱弗二 15-18。
[33] 弗二 19-22。
[34] 弗四 4-6。

在具有這樣完美合一性的奧體內，有各種不同肢體。這種多樣性來自基督賜給各人的不同恩寵[35]，以及各人所領受的不同職責：

「就是祂（基督）賜與這些人作宗徒，那些人作先知，有的作傳福音者，有的作司牧或教師[36]。

這人蒙聖神賜他智慧的言語，那人也蒙同一聖神賜他知識的言語；又有人蒙同一聖神賜給他信德，還有人蒙同一聖神賜他治病的奇恩；有人能行奇蹟，有人能說先知話。有的人能辨別神恩，有的人能說各種語言，有的人能解釋語言。這一切恩賜都是這唯一、同一聖神隨自己的心意，個別分賜給每個人的[37]。」

基督的圓滿傾注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我們蒙受了祂的恩寵，分享了祂聖子的名分和祂的一切特恩。我們和祂一樣，成為天父的兒女和繼承人，我們與祂一起，同為司祭，同為君王。

當祂的圓滿在降臨到我們身上時，就會展現出祂無限的富藏，反映出祂神聖的美儀，以及祂司祭品位中各種不同的職務。就像棱鏡吸收白色的光芒後，能把所有的奇光異彩都反射出來，同樣，基督奧體也藉著其不同肢體，展現其無比的豐富寶藏，這是我們的短小目光在耶穌基督單純而光耀的圓滿內所無法一眼看盡的。天主的計畫使眾人合而為一，卻也使之各具特色。當天主預定我們在基督內成為祂的義子時[38]，將我們安置於基督奧體的某一部分，目的是

[35] 參閱弗四 7。

[36] 弗四 11。

[37] 參閱格前十二 8-11。

[38] 參閱弗一 5。

要使人在此位置上展現基督的某一特殊德能[39]，並完成基督司祭的某項使命。

我們與基督分享一切，不僅在於領受，還在於積極行動。升到父那裡去的基督，派遣教會去宣道、授洗、拯救人靈，就像父當初遣發祂一樣。祂所傳播的生命就是愛。這愛本身就有擴散性、推廣性，永不止息地尋求新的對象。凡被這愛所占領的人，也被帶進愛的行動之中，成為愛的工具及傳播生命的管道。

這就是以基督為元首的教會：

「本著祂，全身都結構緊湊，藉著各關節的互相輔助，按照各肢體的功用，各盡其職，使身體不斷增長，在愛德中將它建立起來[40]。」

這就是天主循序漸進的計畫，雖經千年萬代，縱有重重阻礙，最終必然會成功地實現。這是主宰各國人民及世界歷史的偉大事實，是萬事萬物的終結與原由。因此當基督奧體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41]」時，這世界的面貌將會消逝，而基督的真相將會顯現：「天主已將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祂從死者中復活，叫祂坐在自己右邊，超乎一切率領者、掌權者、異能者、宰制者」，在祂身上實現了自己的計畫，使祂「在教會內作至上的元首，這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就是在一切內充滿一切者的圓滿[42]。」

---

[39] 參閱伯前二 9。

[40] 弗四 16

[41] 同上，13。

三、教會的奧蹟和聖女大德蘭的靈修

教會的奧蹟向我們揭示了天主愛的計畫及其運作方式；向我們透露了天主如何統御世界、祂在人靈內行動的目的，以及祂藉一切事件要達成的外在行動之目的。這端信理不能僅是我們靜觀的對象；我們還該以行動加以配合，並使之深入我們的靈修生活之中。這端信理還告訴我們在基督奧體中每人所占的獨特位置，和所負責的獨特使命。堅守自己的崗位，完成自己的使命，這是修成全德所缺一不可的；也可以說，我們的全德是由這兩者組成並確立的。聖德就在於完成天主的計畫。引導我們修德成聖的靈修應該使我們明白，天主唯一的計畫就是教會，而修德就是引領我們進入教會為我們預定的位置，使我們完成託付給我們的使命。

發現教會是一件重要的大事，與意志的結合密切相關。然而這個發現還是朦朧的，就像第五住所的其他發現一樣，只有等到以後在光明中、在完全的意識中，這一切才會明朗。我們在前面已列出了一些標記，足以證明這個發現是深刻而可靠的。

天主在人心內傾注了愛德。這熱切的愛不僅愛基督耶穌本身而已，也愛在基督奧體中臨在的基督。這熱切的愛是焦慮不安的，因為它尚未清晰地掌握住愛的對象。它不知如何自處，但這種徬徨已為基督及其肢體忍受了許多痛苦。因此這愛在不知不覺中已是富有成果的[43]。天主在人靈內傾注了愛德，這就是說，天主已經為愛德

[42] 參閱弗一 20-23。

[43] 參閱之前的有關描述。

確立了雙重對象，即天主與人靈，這兩者共同結合邁向唯一的目標：教會，因為天主與人靈就在教會這獨一無二的實體內結合在一起。

天主為什麼要等待這麼久，才使人體會到這個奧祕，並使靈魂作出相稱的心靈活動呢？因為天主上智的行動是既有力又溫和的，是既有分量又有分寸的；靈魂必須在與天主的結合中堅強起來。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在入門階段，關心個人修成全德是首要任務；初修者首先應當歸向天主，以有效地尋找天主為克修方向；傳教救靈的願望若使人轉移目標，不再專注於天主，將是有害的。不久之前，她還告訴我們，在初期的超性靜禱中，超性的熱情滿溢會給靈魂帶來危險，因為人靈為了別人會不知節制地全力以赴，以致筋疲力盡而無法恢復力量。這些錯覺，不論是來自行動本身，來自驕傲，或來自從安寧性的靜禱中所獲得的力量，聖女都曾一一指出。如今她邀請靈魂進入天主愛的行動之中，亦即進入教會之中，這個邀請是確實、可靠而應當遵從的。

聖女一生的經歷給她的教導提供了可貴的確切性與闡釋。聖女告訴我們，在她修道生活的最初幾年，有時被提升到結合性靜禱的境界[44]。這些神恩使她在極大的病痛中變得無比堅強，並使她的使徒工作頗具成效，尤其是對自己的父親和幾位世俗之人。經過了漫長的等待時期，即聖女所謂的冷淡時期之後，她又重新感受到天主占有自己的靈魂了。當時，在她所領受的高超神恩中，就有屬於第六住所的神視和啟示，其中確實還有心被刺透的恩寵[45]，就是這恩

[44]《自傳》，第四章，39頁。

[45]同上，第二十九章，308-309頁。

寵使她成為靈修之母。不久之後，這恩寵使她在開始進行改革、建立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時，收到成效。

聖女在建立這座隱修院時，顯然只想為自己創造隱居獨處的環境，以便與耶穌基督生活在深交密契之中[46]。她又說：

「然而，隨著時光的流逝，在我內燃起極其熱烈的願望，一心想為救靈事業有所貢獻。我時常覺得自己好像一個擁有豐富財寶的人，願意與世人分享，但是我的雙手似乎被捆住了，無法把財產分施給人，我的靈魂似乎也這樣被束縛住了。吾主當時賜給這靈魂的恩寵是十分崇高的，但是恩寵只保留在我內，好像未能善加利用。我不斷用我卑微的祈禱光榮天主，也讓修女們與我同禱。我燃起她們的救靈神火，並使教會壯大。凡與她們交談過的人，離去時無不受到感化。我就是這樣來滿足我心頭熊熊烈火般的熱切願望[47]。」

當法國境內發生激烈宗教戰爭的新聞[48]傳到聖女耳中，以及從西印度群島回來的方濟會神父告訴她說，「千百萬靈魂由於缺少宗教教育而喪亡[49]」時，她傳教救靈的熱忱激增，而且有了明確的對象。她決定建立新的隱修院，以傳教救靈為宗旨[50]，並把改革推廣到男會士身上，因為他們能為拯救靈魂親自奉獻心力。

46《自傳》，第三十二章，；《全德之路》，第一章。
47《建院史》，第一章，1074頁。
48《全德之路》，第一章，583頁。
49《建院史》，第一章，1075頁。
50《全德之路》，第一章，584頁。

看來聖女就是在承受基督在法國所受的創傷，並為眾多靈魂因缺少教導而在遙遠的美洲不幸喪亡而潛然淚下的心境下，逐漸發現教會就是基督的奧體，並體驗到教會的合一性，這合一性就是使靈魂與基督以及靈魂彼此之間深邃結合在一起的生命聯繫。就這樣，她深入當時的教會，找到了自己在教會內的位置，找到了天主在祂永恆計劃中為她自己及她的改革所賦予的使命。

這雙重的發現並非來自理智，而是來自充滿她靈魂的愛情，因此她的發現是深刻而鮮活的。愛情之光在她靈魂深處激起了新的動向，自此她內心與外在的一切活動皆朝著這個動向發展。

這新的熱忱，不只是靈魂在自我關心與憂心於自己修成全德之餘，將未經使用的剩餘精力用來關心別人而已；而是靈魂深處的充滿生命力的新動向。它帶動整個靈魂，將其全部精力奉獻給教會及其肢體。這不是一個滿溢的水盆，而是一個打開全部閘門來澆灌教會園地的蓄水池。對這個靈魂來說，全德就是對教會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奉獻出來。

但是，靈魂這樣毫無節制地全部奉獻自己沒有危險嗎？不錯，當聖女在第五住所內肯定自我奉獻的必要性時，曾提出過警告[51]；然而，很快地這種自我犧牲便轉變成心靈上的富足。而且從今以後，它對靈魂修成全德也是絕對必要的。為了獲得靈魂所需要的淨化，靈魂首先應當慷慨大量地為天主服務[52]；不斷實踐救靈的熱忱，通常能對靈魂自身的淨化產生重要作用，這一點且留待以後詳述。

---

[51]〈第五住所〉，第四章，922頁。

[52]《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63頁。

不過，我們現在就得提醒大家，在靈修中實在藏有暗礁。這暗礁就是靈魂只想尋求自己的聖潔與完善，而且只是為了吸收光芒，為了成為神聖太陽的明亮衛星，才去尋找天主。因此人們遁世絕俗，幽然獨處，避免外在和內在的一切接觸，認為那些接觸會妨礙他們達到毫無瑕疵、完全神聖的美善境地。聖女大德蘭認為，靈魂在靈修的第一階段抱持這樣的態度是絕對必須的。況且在有的聖召和情況中，人是沒有權利投身於外在的活動之中的。然而，在這種尋求全德的觀念背後，豈不隱藏著靈修上微妙的自私心理，而讓靈魂永遠不能進入教會的奧蹟之中？這種自私即使不導致靈魂死亡，也會使靈魂停止愛的行動。靈魂與世隔絕的光彩形象，最多只像那留住汩汩流水的湖泊而已；他一心想留住那流水，反而使水流改變方向，結果很快就發現在自己靈魂的虛空裡，只能回想以前所蒙受的恩寵。

當靈魂達到了這些區域，就應當奉獻自己，這是無可置疑的。藉著意志的結合，基督就成為靈魂的居所。「基督愛了教會，並為她捨棄了自己[53]」。因此靈魂只有跟隨基督思想與愛情的帶動，才能更上一層樓。教會對靈魂而言，就像對基督一樣，是活生生的實體，靈魂必須在她內，為她生活，為她工作，為她而死。靈魂與基督的結合，必須朝向更崇高的結合邁進，即基督與祂教會的結合。

我們此處面對的是一條普遍性的規律嗎？經過一段準備接受聖寵的階段後，這種對教會的實際認識，是每個追求聖德者所必須遵循的道路嗎？當然，有很多方法可用來認識並實踐教會的信理。聖

[53] 弗五 25。

女大德蘭向我們介紹的經驗，未必具有普遍性。然而，我們若撇開外在的種種模式，只把握其中心思想，難道不能發現聖女的經驗，正與教會初期幾個世紀的偉大聖人所走的靈修路徑相吻合嗎？他們在聖神的領導下，登上了聖德的高峰。聖神曾掌握了宗徒們，燃起了他們救靈的神火，使他們全心投身教會，在受苦和工作中，成為完善的使徒和聖者。那些堪稱為教父的人們，絕大多數最初都是過著獨處的隱修生活，而聖神把他們從獨居之處催促出來，使他們重新投入世界，成為祂恩寵的見證和工具，並使他們為了天主的光榮而堅忍不拔地工作，一方面完成自己的使命，一方面修成全德。

天主計畫的安排確實是這樣的：天主上智取了人性，又使之自作犧牲並成為靈魂的食糧：這就是降生、救贖、教會！這就是奧蹟的神聖邏輯，這就是神聖計畫的實現步驟，而教會就是一切事物的歸向與終點。我們應當處處發現這神聖的邏輯和安排，也可以從中得知邁向聖德的各個階段。

的確，在聖女大德蘭向我們介紹的靈修中，意志的結合就是接受天主上智的支配；接著便是第六住所中淨化和救贖的工作，最後才是第七住所中靈魂與教會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並把自己徹底地奉獻給教會。

第五部

為教會而成聖

聖女大德蘭在第六住所的入口處寫道：「那已經被天主的愛所傷的靈魂，就居住在這裡[1]」。天主將這個靈魂據為己有，並把祂自己顯現給他。就在這深交密契中，點燃了愛火。這是一個潛力無窮的春天，然而現在僅是初春而已。生意盎然的枝頭含苞待放，只盼望滋潤的雨水與溫暖的陽光，使它們能綻開笑靨。這時靈魂尚未完全晶瑩剔透到足以在他身上反映出天主的面貌；他的目光也尚未完全明淨到足以發現祂的面貌。他豈不應該同時也變為完美無缺的愛情工具嗎？

天主上智便親自開始工作。天主的行動沒有比在這裡更傑出、更仁慈的了。天主上智使靈魂充實，又使靈魂貧乏；祂為了灼熱靈魂的熱情而自我顯露出來，又為了煽動靈魂渴望的熱情而自我隱藏起來；祂打擊靈魂，為了使靈魂柔順；祂刺傷靈魂，為了使靈魂痊癒。祂就這樣使靈魂潔淨、轉化並得到平安。

靈魂因貧困而信賴，因柔順而堅強，達到了心神締結婚約的境地，這是第一步。以後，人靈將被提升到神婚或轉化性結合的地步；那時，他將在自己身上發現，天主在現世對一個只是受造物的人所做的最高超卓絕之奇事。

在這個天主以大能轉化人靈、結合人靈的領域裡，聖女大德蘭感到最得心應手，因此談了許多。她以一百多頁的篇幅，就是《靈心城堡》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來描述第六住所；而描述第七住所的，則只有三十五頁。兩者合在一起超過了全書的一半。對此，我們應該感謝聖女。因為這才是天主上智的真正領域，祂就在這領域內，把祂的王國建立在靈魂內，並完成祂偉大的聖化工程。

---

[1] 〈第六住所〉，第一章，927頁。

有人會說，這是世人足跡罕至的領域！不錯，我們應該承認，聖人、聖女為數不多；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完全交給天主愛的旨意和愛的化工的人也不多。

然而，面對這個課題，我們不要退縮；因為照亮峰頂的光愈是卓越，就愈單純，也愈透明。這光以明確而純正的路線，指出人靈所要達到的目標；也照亮了我們正在攀登的山路。但願這光使我們的願望更宏偉，信心更堅強！

第一章

天主充實人靈

那是天主親自在靈魂內化育運作[1]。

在意志結合的高原上，靈魂「很長時期，甚至好幾年[2]」，舒適地走在平坦的道路上，享用高原牧場上的甘美食物。因此他能和聖詠作者一起歌吟：

上主是我的牧者……
祂使我臥在青綠的草場，
又領我走近幽靜的水旁，
還使我的心靈得到舒暢[3]。

神聖的牧者就這樣為靈魂作好準備，讓他去接受那等待着他的艱苦任務。

的確，就在這平坦的原野盡頭，出現了心靈黑夜的懸崖峭壁。它們嚴峻的陰影，有時帶著聖十字若望所提過的預兆性標記，早已投射在路上[4]。這時靈魂已經起步了，他不得不向上攀登；若拒不前進就會故步自封，甚至前功盡棄。

---

[1]《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23頁。
[2]《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一章，547頁。
[3]詠二十三（22）1-3。
[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一章，548頁。

在一開始攀登第六住所時，聖女大德蘭自然就談論到其中的種種痛苦；而聖十字若望因為看到了靈魂在黑夜中的憂苦而動了心，便更理所當然地直接談論這使人苦惱的黑夜。

由於我們只想講解並闡明加爾默羅大師們的教導，因此認為首先應當談論的，是天主在此時期如何充實人靈。我們之所以把它放在前面，並不是因為害怕靈魂氣餒，而是要闡明事實真相；因為只有這真相才能解釋靈魂在此崇高的攀升階段中所遇到的種種情景，並將之納入正確與真實的觀點之中。

這真相就是「在我們要談的靈修境界中，天主是主導者[5]」。若黑夜裡的陰影把善牧的面容遮蓋，但祂的臨在卻比任何時候都更真切，更活躍；是祂在光照靈魂，淨化靈魂，燃燒靈魂，並與靈魂結合。黑夜之所以如此幽暗，如此痛苦，只因為牧者「為了自己名號的原由，領我踏上了正義的坦途[6]」。

天主的行動處於主導的地位。肯定這項真理，闡明天主行動的特點，並指出其不同形式，是我們目前先要研究的課題。

一、天主上智聖化人靈

在第四住所裡天主的行動是間歇性的，只達到某些官能，其中還摻雜著許多個人因素和本性活動。意志的結合表示一種極其顯著的進步。靈魂被天主掌握以後，便脫離原來的環境；天主將她領向其他領域，並完成其他任務。意志的結合，使靈魂接受天主的支

[5]《愛的活焰》，第三節，995頁。

[6]詠二十三（22）3。

配，這是新的起點，因為靈魂從此將聽任天主的隨意行動。

靈魂所領受的印記，內含天主的計畫，但人靈只有在超越的領域內有了經驗以後，才能知道其中的祕密。目前只有一片漆黑和人靈前所未有的熱情。然而即使在這黑暗之中，仍閃爍著一個堅定的信念，就是靈魂堅信自己的確曾在天主之內。他強烈地思念曾經掌握他的天主，以及被引進的祕密境域。聖女大德蘭說，小蝴蝶心神不定，不知在何處棲息。

「那麼，這可憐的小蝴蝶要到哪裡去呢？回到牠以前的地方嗎？已經不可能了。我再說一遍，靈魂自己是無法獲致這恩惠的，他的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除非天主樂意把它再賜給他[7]。」

這種結合純粹是天主的事工。聖女大德蘭在談到第五住所的神祕結合性恩寵時，所鄭重宣布的這項真理，在其《自傳》中，早已被明確地將其納入靜禱的各種等級之內。聖女把第四住所中官能處在安寧和入睡中的所有高超靜禱形式，都比喻為充沛的雨水，即天主全面的行動。聖女大德蘭寫道：

「最後便下了一場充沛的雨，這便是吾主親自來澆灌，我們自己全然不必費力。這種澆灌方式遠遠勝過上述的一切方法[8]。」

《靈心城堡》中的描寫更明確、更細緻，使我們更能看清人靈在天主完美的占有下所產生的效果及靜禱的等級；我們也應當指出並肯定在各個領域內，處處都隱藏著天主至高無上的行動。由於這

---

[7]〈第五住所〉，第二章，906頁。

[8]《自傳》，第十一章，107頁。

項真理被認為是眾所周知的，所以並沒有再三加以強調。對聖女大德蘭來說，這些領域是神祕神學或天主神祕智慧的領域。這是天主上智聖化人靈的神聖工作場所；換句話說，這住所就是「基督或天主自己，其實是一樣的[9]」。因此聖女唯一關心的事，就是如何識破由疾病、欺詐或魔鬼所造成的假像。

聖十字若望的肯定則更為明確。這位聖師對靈魂向上攀登的每一個等級，都重申天主的行動是其主要及決定性的力量。請看聖師對黑夜所下的定義：

「這黑暗之夜便是天主對靈魂所施加的影響，為的是清除靈魂的無知……天主在黑夜中祕密地教導靈魂，使他明白什麼是完美的愛情；這並不需要人靈的合作，也不需要人明白這種灌注性靜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天主以其充滿愛的智慧的本質，在人靈內產生主要的效果；是天主將人靈淨化，予以光照，使之達成與自己愛情的結合。這同樣充滿愛的智慧，在天上以光照淨化諸神，在地上也以光照淨化靈魂[10]。」

在漫長靜默的神枯期，「天主就在其中，是祂在人靈內工作[11]」。

在《愛的活焰》這本以平靜與安詳的口氣來論述靈修最高境界的著作裡，聖十字若望曾多次重提以前的艱苦攀登，為的就是要強調這同一事實。他寫道：

---

[9]〈第五住所〉，第二章，903頁。

[1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58頁。

[11]同上，第八章，576頁。

「首先必須知道，如果靈魂尋找天主——他心中的至愛；那麼天主必以更大的無限愛情來尋找他[12]。」

天主為了使人靈作好與祂結合的準備，不僅讓人在痛苦中接受淨化工作，而且還為他傅上使他富足的油膏。

「人靈應該明白，天主用這些恩惠、這些香料為他傅油，就是想給他傅上更高級、更精美、更相稱祂自己的油膏；祂要為他作好高度純潔的心靈準備，好使他有資格與祂結合，並使他的一切官能在祂內從本質上加以轉化。

靈魂應該在這件事上看清楚，天主是主要的原動力[13]。」

的確，靈魂必須看清這一點，才能讓

「天主親手領他進入他自己所不能達到的境界，即進入超越他理智、意志和記憶的超性事物之中[14]。」

聖人對於那些採用自己主張與方法的神師，更是有力地強調這個事實。

「那些指導這些靈魂的神師更要知道，在這件事上引導靈魂的主要原動力不是他，而是天主聖神。聖神一直在關注這些靈魂。神師自己不過是工具而已[15]。」

---

[12]《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2頁。

[13]同上，993頁。

[14]同上。

[15]同上，1004頁。

準備工作一旦結束，天主就擴大並加深自己的行動。天主立即進入那已經潔淨了的靈魂，要完全擁有他。

「同樣，只要你打開窗子，太陽一清早就準備進入你的寓所。天主就是以同樣的關愛，守著以色列人；祂不睡覺[16]；但祂進入那放棄一切世物、一無所有的靈魂中，並以祂自己的寶藏充滿他。所以天主準備深入人靈，就像太陽準備射進寓所一樣[17]。」

天主的進入、靈魂被「天主聖神的火焰[18]」所灼傷、心神婚約的締結，這一切「永恒上智的活動[19]」，都是為了把靈魂引向完美的結合。

天主繼續不斷地在人靈的本體內行動，而聖神就在那裡歡慶愛情的節慶[20]，聖言也好像酣睡一樣在那裡憩息，然而有時卻又出人意料地醒過來[21]，給靈魂顯示祂珍貴的寶藏、聖神溫馨的灼傷、聖言輕柔的撫摸，以及聖父溫暖的手[22]。天主在這高超的領域內的行動是直接的；雖然在通常的情況下，祂的行動，像上智所有措施一樣，是分等級的。聖人解釋道：

「這相同的天主上智淨化了天使們的無知，教導他們，使

---

[16] 詠一二一（120）4。
[17] 《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6頁。
[18] 同上，第一詩節，926頁。
[19] 同上，918頁。
[20] 同上，919頁。
[21] 同上，第四詩節。
[22] 同上，第二詩節。

他們看到前所未知的事物；這神聖上智來自天主，其行動的對象從最高等級的天使到最低等級的天使，最後到人類。因此聖經上的話是千真萬確的，天使所有的工作和靈感都是和天主所共有的。事實上，天主慣於藉天使來傳布自己的旨意，然後天使們立刻彼此傳遞祂的訊息；這種情況就如陽光透過放在同一線上的千萬片玻璃一樣。陽光透過所有的玻璃，每塊玻璃再把光線反射到其他玻璃上，由於離太陽的遠近不一，光的亮度也強弱不一……人由於排在最後，當天主願意賜給人愛的靜觀時，人也只能以不完善的方式，十分有限而艱難地達到靜觀的境界[23]。」

許多奇恩異寵，例如神視，或是創立修會者所領受的恩寵，這恩寵確保其創會靈感，並使之流傳於世[24]；這一切都是天使們的工作成果。

然而那些最高超的神恩，如在《愛的活焰》第二詩節中所說的傷口，都是由天主的觸摸所造成的。

「因為唯有天主的神性，才能不經任何媒介或事物，而直接加給靈魂這些傷口[25]。」

超性的交往，無論是透過天主對人靈的直接接觸，或是透過作為工具的天使們的接觸，都是我們所說的愛的智慧的工作；它們排除人為的因果關係，是純粹由天主所主導的，或來自天主對某一靈魂的特殊意願。

---

[2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二章，599頁。

[24]《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0-951頁。

[25]同上，949-950頁。

再說，即使在超性的交往中，有媒介存在，通常靈魂也並不感覺其臨在（是否真有媒介存在，應具有聖十字若望或聖女大德蘭那樣的洞察力才能發現），靈魂所意識到的還是天主特殊的意願和祂的行動。靈魂在覺得自己是天主所擁有的對象之前，要先蒙受天主的召選。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其自傳的第一頁，就以動人的清純口吻提到，她十分明確地意識到天主召選了她，而這召選就足以解釋一切：

「我翻開福音，看到這樣的字句：『隨後，耶穌上了山，把自己所想要的人召來，他們便來到祂面前[26]』。這便是我聖召的奧祕，我一生的奧祕，尤其是耶穌特別垂愛我靈魂的奧祕……祂並不召喚那些配得上召喚的人，祂只召喚祂喜歡的人，或者就像聖保祿所說的：『我要恩待的，就恩待；我要憐憫的，就憐憫[27]。這樣看來，蒙召並不在於人的意願，也不在於人的努力，而是由於天主的仁慈[28]』[29]。」

天主召選的效能，靈魂會在今後所獲得的奇妙連貫性恩寵中發現，甚於在某一特定恩寵中看清。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對天主這樣說：

「從我童年起，祢的愛已進入我的心裡，並與我一起成長，

---

[26] 谷三 13。

[27] 出三十三 19。

[28] 羅九 16。

[29]《自傳手稿》，A，第 2 張，正面。

現在此愛之深已成為我無法測量的深淵[30]。」

小聖女的見證與大宗徒的見證，可謂異曲同工。聖保祿說：「因天主的恩寵，我成為今日的我[31]」。

所有達到極高聖德的聖人、聖女們，無不同聲歡唱感恩之歌，感謝蒙受了天主的恩寵，而這恩寵就是聖德本身。

聖人、聖女們在峰頂的光照中所意識到的，以及由此而得到的信念，為我們而言是天主聖化人靈最有力的見證，證明在成聖的工程中，特別在愛的智慧直接介入的最後階段，天主的行動是至高無上的。

二、天主行動的特徵

在仔細探究天主在這靈修生活最後階段的行動之前，讓我們現在先指出其行動特徵，以便有一個總體性的認識。

天主上智在這些領域內所傾注的愛，其深度就已指明其品質。這愛淨化人靈，與人靈結合，是光明的源泉；這愛循序漸進地使天主臨在人靈內，使靈魂成為天主的工具。

㈠上智傾注愛

意志的結合已是愛情傾注在人靈內的成果，聖女大德蘭指明，第六住所就是那些被愛情所傷的靈魂所居住的地方[32]。聖女此後所

---

[30]《自傳手稿》，C，第35張，正面。

[31]格前十五10。

[32]第六住所，第一章，927頁。

描述的神恩，其主要效果就是靈魂被動地逐漸領受愛情。她首先談到的那些微妙而輕柔的動力，就是「從聖愛之火，即從我的天主那裡迸射出來的火星，降落到靈魂上面，使人靈感受到這愛火的灼熱[33]」。心醉神迷促使這星星之火在靈魂最深處燒旺了起來，以致人靈完全被愛火所燃燒，而人就像鳳凰一樣浴火重生了[34]」。聖女還這樣寫道：「因為靈魂被如此溫柔的愛情所燃燒，只要有一個煽旺愛火的小小機會，也會使他心神飛越。所以他的心醉神迷是很頻繁的[35]」。此後，時而有痛苦，「使他懷有更強烈的要享有天主淨配的渴望[36]」，時而有神視，使他見到淨配的臨在而更增強愛情；兩相交替之下，最終使他的愛情增強到幾乎不可忍受的煎熬狀態[37]，這就是完美結合的前兆。

聖十字若望以前曾強調神光的效果，如今他也跟聖女一樣談愛情。他在《靈歌》之初及《愛的活焰》中，也向我們介紹被愛所傷的靈魂。在心神的黑夜的靜觀中，靈魂被動地領受愛的入侵，這種入侵被他美妙地稱為「愛之火的黑夜[38]」。這同樣的愛火，也就是天主聖神，將來要光榮人靈，但此刻卻透入人靈，好把他煉淨[39]。這進入人靈的愛的襲擊，就像火一般襲擊木材，包圍它，使它乾

[33] 第六住所，，第二章，940頁。
[34] 同上，第四章，957頁。
[35] 同上，第六章，974頁。
[36] 同上，第四章，956頁。
[37] 同上，第十一章，1018頁起。
[38]《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二章，597頁。
[39]《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26頁。

燥，燒透它，使它也變成一團火[40]。

這個比喻恰當地說出了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所經受的愛火，她在把自己奉獻給天主仁慈的聖愛後，曾用下面的話來表達：

「啊！從那天起，愛情似乎從裡面滲透我，從外面包圍我；這仁慈的聖愛，每時每刻使我更新，把我煉得乾乾淨淨，不許留下半點罪惡的痕跡……[41]。」

天主的任何行動都是愛的傾注；征服靈魂的就是愛，靈魂只有被動地被愛的攻擊所征服。

愛這個字，道盡了靈魂在內心深處與至善者接觸的一切經驗；愛本身就是自我給予。還是愛這個字，能在任何時代，總括那些最接近天主者的經驗。他們感受到那位無限存有者以強烈的動力，垂顧人類的苦難，要把自己熊熊燃燒的生命通傳給人，並把人帶入祂愛的行動之中。因此，梅瑟、聖若望、聖保祿都說：「天主是燃燒的火[42]」，「天主是愛[43]」。

㈡以運作之深入程度衡量愛的品質

火燒木材的比喻，已說明了愛之火是逐漸深入靈魂的。但是這樣的說明還不夠完善，仍需加以解釋，因為現在要以深入的程度來

---

[40]《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26頁。另見《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章，588-589頁；此處對此比喻有進一步的說明。

[41]《自傳手稿》，A，第84張，正面。

[42]參閱出三2-6；申四24；希十二29。

[43]若壹四16。

衡量愛的品質。

在第五住所的神祕性結合中，神聖的相會是在「靈魂中央[44]」發生的：

「天主親自居留在這靈魂的深處，因此當這靈魂恢復清醒時，絲毫不會懷疑他曾在天主內，而天主曾在他內[45]。」

這些在第五住所裡所發現的幽深領域，將逐漸一方面對天主上智的行動開放，一方面也讓靈魂得以一窺真相。因此聖女在寫第五住所時這樣描述：

「在下一住所（第六住所）中所發生的事，與這裡的事幾乎是一樣的[46]。」

在描述第六住所時，她又補充說：

「這兩個住所（第六與最後的第七住所），其實是可以合而為一的，因為彼此之間並無關閉之門加以隔離[47]。」

雖然聖女當時的經驗稍嫌不足，但在《自傳》中，她確實已把這最後三個住所內的各種靜禱統稱為結合性靜禱。

的確，由於有極大的相異性，才有必要分隔成不同的住所[48]，

44〈第五住所〉，第一章，900頁。

45同上，898頁。

46同上，第二章，905頁。

47〈第六住所〉，第四章，958頁。

48〈第七住所〉，第一章，1029-1030頁，此處說明了單純的神祕性結合與神婚結合之間的差異。

但是聖女所要指出的，並對我們此刻十分重要的一點，便是：在作為第五住所特徵的諸恩寵中，並且愈來愈常在以後的各住所內，天主行動的運作位置即在這些幽深的領域內，亦即在靈魂的中央，而那裡就是天主的居所[49]。

聖十字若望對這時期愛的運作也是這樣定位的。靈魂此時所接受的靜觀，是「天主對靈魂的語言，或是純神對純潔心神的語言，所有低於心神的官能都察覺不到[50]」。

在《愛的活焰》中，定位就更加精確。聖十字若望指出，在結合之前是愛的創傷，結合之後是聖言的觸摸[51]；不僅如此，他還指出，那淨化人靈既微妙又輕柔的傅油，「一直滲透到靈魂本體的最深處[52]」。

這樣的定位絕不是憑空想像出來的，而是由明確的經驗中體驗

---

[49]〈第七住所〉，第二章，1039頁。

[5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8頁。

[51]《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5-956頁。

[52]同上，第三詩節，1023頁。

在此我們不妨與神學家們一起探討，天主的這種行動，即傾注聖愛到靈魂深處，並直達靈魂的本體，到底是經由聖神七恩，還是不經由聖神七恩？

其實這種探討將偏離我們為了實用目的而提出來的思考路線。我們還是可以提醒讀者，如果我們不但看出七恩之間特有的差異，即看出它們各自指向天主特定的恩寵，而且還看出它們共同的實質，即：愛德的被動性或服從能力，那麼聖神七恩沒有理由不足以接受天主在靈魂本體上的這個愛的行動。因此我們認為，為了解決這樣的問題，神學的首要任務是尋求聖神七恩的內在本質，而不是去研究較為容易解答的題材，就是七恩中每個恩寵的屬性。

到的，所有度神祕生活者對此都十分清楚。聖女大德蘭就曾感到自己被神祕的恩寵從外在的世界中奪走，而進入自己內心深處的幽暗之中；藉心神飛越被帶進天主之內，並在神婚中被引到天主面前，而天主就住在她靈魂的中央。

聖十字若望對自己靈魂的深處有更敏銳的認識。他在明確地區分了感官區域，或稱為喧鬧的郊區，與心神區域以後，更說明了這心神區域就是抵抗仇敵最安全的藏身之處，是「深遠廣大的幽靜……，四方是一望無垠的曠野[53]」；他似乎經常致力於使自己及別人去發現靈魂內尚未達到的深處。其實，他的整套靈修方法，就是不斷超越已達到的靈魂深處，以能進一步找到天主。

聖十字若望之所以如此用心，是因為他洞察到，靈魂的深度就等於愛情的品質與強度。這道理只有他能對我們講清楚。他說：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靈魂就其為精神實體而言，沒有高低、深淺之分，不像肉體那樣受到量的限制；他不是由各部分組成的，也毫無內外之分，他完全是單一的[54]。」

---

[5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9頁。

[54]《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19頁。這種對靈魂的單一性的肯定，似乎使我們所談論的定位問題以及作為此定位依據的神祕經驗，都變成虛幻不實了。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首先我們應注意，靈魂的單一性並不妨礙靈魂各官能彼此之間的差異性，以及各官能與靈魂本質間的區別。聖女大德蘭就從本體上看出，靈魂與心神之間是有所差異的，就如火焰與火爐有所差異一樣。因此，各種官能所感受的天主行動的方式與靈魂本體所感受到的方式，是有所區別的。

然而，

「在一般語言中，我們把靈魂最深的中央，稱為其存有、德能、以及其運作及活動力所能達到的極限。」

有了這個前提，聖人便繼續說：

「靈魂的中央，就是天主；當靈魂以其本身全部的能力，以自己活動和傾向的最大力量到達此處時，就是到達自己最深的中央，也是到達自己在天主內最終能達到之處[55]。」

這滲透力，這往深處下墜的重量，不是別的，正是愛。根據聖思定的話：愛就是鉛錘（*Amor, pondus meum*）。聖十字若望是這樣解釋的：

「我們應該注意，愛是靈魂的一種傾向，是靈魂自身所具

然而更重要的是：經驗所能體驗到的，主要是愛的動力，其次才是其行動的領域。天主把聖愛注入靈魂本體，這聖愛就征服靈魂，漸漸滲透到靈魂內部，就像油膏漸漸滲透和滋潤堅硬的物體一樣。聖愛逐漸地征服靈魂，這是經驗能覺察得到、並可記錄下其動向與進程的。當靈魂按照本身的能力，接受了其所能承受聖愛的最大限度時，或換句話說，當聖愛發揮其全部力量按照天主為人靈所定的完美程度，征服人靈及其所有官能時，此愛就到達人靈最深的中央，並實現了它所能達到的結合。由此可見，靈魂的本體仍是單一的，然而卻有一種具有征服力的聖愛逐漸進展，而這種漸進的聖愛，在靈魂所體驗到的，就是逐漸深入的過程。

以上的解釋與聖十字若望後來所說愛情的滲透力，應該是相同的。

[55]《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19-920頁。

有的邁向天主的力量或官能；只有透過愛，靈魂才能與天主結合。因此，靈魂所擁有的愛之等級愈高，進入天主內也就愈深，也越能全神貫注於天主。因此我們可以說，從靈魂攀登的愛情等級，就可以估算出他已愈來愈親密地進入天主中央多少等級。……這樣我們就能理解天主聖子對我們所說的話：在祂父的家裡有許多住所[56]。因此靈魂要進入自己的中央——天主，只要有一個等級的愛就行了……；若有兩個等級的愛，他將更進入天主之內，進入一個更內在的中央與天主結合；若有三個等級的愛，他與天主的親密關係就更進一級[57]。」

因此，感覺和心神只構成深度的第一階段。心神一旦被愛所帶動，愛在自我完善的進程中，就在靈魂實體內挖掘出層層連續性的深度，這不同的深度就標明了愛情的品質。

聖十字若望的這種說法與聖女大德蘭在《靈心城堡》中的象徵性說法是很接近的，因為在該書中，她以逐漸進入不同的住所，來說明愛情的發展及靈魂與天主的結合，直到最後在第七住所中，實現轉化性的結合。

這內在化和深度化是愛情的品質與強度的指標。因此聖人補充道：

「當人靈告訴我們，愛情之火在他最深的中央灼傷了他，這就表示是聖神傷了他，聖神將祂自己的本體、德能和大能傾

56 若十四 2。

57《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21 頁。

注於他內[58]。」

㈢愛的淨化和結合功能

在這一部分中之所以要提出這一點，目的是要提醒大家勿忘這種愛的功能。這種功能以前也曾談過，可是還應多加闡述，因為淨化與結合是愛情在這些領域內的首要任務，因此第六住所就是深入淨化與邁向完美結合的過程。

㈣愛是光的泉源

聖女大德蘭在指出最後三個住所的恩寵都位於靈魂中央同等的深度以後，便說明第五住所的神祕性結合，與第七住所的轉化性結合兩者之間最顯著的不同，就在於神祕性結合是在完全的黑暗中領受的。

「那時天主使人靈像聖保祿歸化時一樣，又瞎又聾。天主剝奪了靈魂認識的能力，不讓他知道所享受到的恩惠是怎麼回事、怎樣來的，因為那時靈魂所感受到的至大喜樂，就是見到自己就在天主近前。然而，當天主使他與自己結合時，他就什麼都不明白了，因為她的官能都被停止運作了。但是這裡（在轉化性的結合中）卻不一樣。慈善的天主願意靈魂眼睛上的鱗片最終掉了下來，讓他能以異乎尋常的方式看見並明白天主給他的是怎麼樣的恩惠[59]。」

---

[58]《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22頁。

[59]〈第七住所〉，第一章，1029-1030頁。

就是這光照使第六住所的恩惠與以前的恩惠有所不同。聖女在描述第六住所的恩惠時對此加以證實。

「靈魂對有關天主的事物，或對至尊天主本身，從未有過這樣充分的光照與認識[60]。」

這些光照是「某些祕密、某些天上事物，或圖像性神視」，及內在的言語，這是靈魂後來可加以分辨的[61]。

這些光照是心醉神迷的組成部分，聖女大德蘭甚至宣稱：

「對我來說，我確信，一個靈魂若在自己所體驗到的心醉神迷中，沒有了解到某些天主的祕密，那便不是真正的心醉神迷，而只是某些本性的虛弱而已[62]。」

聖女大德蘭所說的這些奇恩異寵，指明並凸顯出靈魂在至高住所中所獲恩寵的特性。因此要確定靈修生活處於哪一個階段，這些奇恩異寵提供了一些寶貴又易於驗證的指示。

在靈修生活的最初階段，愛是藉著明確地認識信仰的真理而得到滋養的，而這信仰是按正常的合理規則所發展成的。當愛直接發自靈魂深處時，不論是伴隨著甜蜜神味，或在平靜的神枯之中，都會使理智失去能力，由此所產生的黑暗，在第六住所的初期已更加濃厚了：這就是淨化心靈的全黑深夜。但是，黑夜有時會被光亮劃破，夜幕會被撕開；此外，靈魂也常會被灌注性靜觀所照亮，而能

60〈第六住所〉，第四章，958頁。

61同上。

62同上，961頁。

認清自己，並瞻仰天主的超越性，以至他

「發現人類在現世為了說明有關天主的事物，所用的言詞與表達方式是多麼不配，多麼殘缺，多麼不恰當[63]。」

就在這第六住所中，發覺有黎明乍現的光芒。聖十字若望這樣寫道：

「早晨的臨近驅逐了夜間的黑暗，白天的光明就要來臨；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靈魂內，在天主內享受安靜與憩息的心靈，已從本性知識的黑暗中醒來，進入天主超性知識的晨曦之中。這新的知識還不能對天主完全明瞭，還只是朦朧不明的；就像破曉還屬於夜間；雖已不是黑夜，但也不是白天，而是乍亮還暗的時分[64]。」

這晨曦的升起，是由那自愛內所湧現的光所產生的。聖十字若望對我們解釋，超性的真理是以兩種方式銘刻在靈魂內的：以信德銘刻在理智上；以愛德銘刻在意志上。他寫道：

「人靈說，他在自己心中或在靈魂內用理智和意志留下了真理的草圖。的確，理智擁有信德所灌輸的真理，由於對真理的認識是不完美的，所以人靈說，這些只是真理的草圖；就像草圖不是完美的圖畫一樣，信德的認識也不是完美的認識……

然而在這信德的草圖之上，有另一個草圖，那就是在懷有愛情的人靈內的愛之草圖；這是由意志勾勒出來的……愛情能

6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9頁。

64《靈歌》，第十三至十四詩節，766頁。

轉化彼此相愛的人，能使他們相似，相似到他們中的這一位就是另一位，使這兩位成為一位。之所以有這種轉化，是因為在愛的結合中，雙方均把自己全部獻出，為對方而活，雙方都活在對方之內，而變成了對方，兩人因愛的轉化而成為一體[65]。」

神學的精確語言可以把聖十字若望的論點講得更清楚。理智在信德的光照下，只能在其能力範圍之內，獲得相當的超性真理，這就是教會信理所表達的類比性或概念性的認識。這雖是草圖，然而還是可以在現世加以改善的。

於是，愛接著發揮其功能：愛能轉化人靈，使人靈藉著與天主的互相滲透及日益相似，而與天主結合。因智慧之恩，從這種互相滲透中所湧現出來的，就是愛的體驗和富有成效的認識。愛德便是分享天主的生命，它使人靈天主化，使人靈像一滴水融入海洋那樣進入天主內。藉著這種接觸，愛德使靈魂感受到天主在他內，並賜給他因屬於共同性體所能獲得的認識[66]。

這種因屬於愛的共同性體而獲得的認識，是由愛在意志上所勾勒出的草圖，這種認識在第六住所中變得相當清楚，因此可以與初升的晨曦相比。隨著愛的不斷湧入，通常這種認識還會更加深入。這種認識有時是在天主突然的光照下，透過「充滿愛之和風的喁喁細語」，即透過一種由本體的接觸而獲得的對天主的高超認識與交

---

[65]《靈歌》，第十一詩節，739-740 頁。

[66] 有關這種因屬於共同性體而獲致的認識，可參閱馬里旦 1938 年 10 月，發表於《加爾默羅會的研究》雜誌的〈本性的神祕經驗與虛空〉，116-123 頁。

往[67]；這認識通常是「既籠統又朦朧[68]」、既微妙又隱密的，靈魂獲得了這樣的認識，就像接受了「未經努力就得到的認識，它不具有任何附屬體，也排除任何圖像[69]」。這樣的認識卻是真實而鮮活的，因為是由真實又鮮活的愛所孕育而成的。這種認識來自深邃地和天主的接觸，它多少表達出所體驗到的最內在祕密，因此可以修正人類因為認識能力有限所造成的信仰認知本質上的不完美。聖十字若望因此下結論說：

「將這種認識與那只能在光榮境界中實現的完美轉化相比，就只能稱為愛的草圖。然而這種在現世所實現的轉化，雖然只是草圖，已是極大的幸福了[70]。」

㈤愛使天主臨在於靈魂內

由這種愛的認識所獲得的最寶貴光照，毫無疑問是與天主臨在於人靈內有關的。

早在第四住所時，被動性收斂心神的安寧，如波濤般湧進意志或所有的官能，就像官能入睡時一樣；那時靈魂就知道在他內有天主的臨在，這臨在有如鮮活而幽深的源泉，然而那時的源泉離他還相當遙遠，就如冰川要成為能解渴的汩汩活泉一樣遙不可及。也許靈魂在這永恆的神味中過於欣喜；沉浸在滿溢的圓滿之中，心滿意足；他是否以為已接觸到神祕經驗的頂峰，因而不願走出甜蜜的波

[67]《靈歌》，第十四詩節，760頁。
[68]《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9頁。
[69]《靈歌》，第十三至十四詩節，760頁。
[70]同上，第十一詩節，740-741頁。

濤，並將目光舉向波濤的活水源頭？由靜觀性神枯所產生的更加微妙與更加樸實的神味，也有同樣的效果，就是將人靈團團圍住，使人目盲，限制人靈有更高的渴望。其實這種神味只是天主的恩賜而已，與人靈在以後更高級住所內和天主本身的接觸相去甚遠。第五住所中的結合性神祕恩寵，就是靈魂與天主的初會，這初會使聖女大德蘭肯定天主確實臨在於靈魂之內[71]。第六住所中的神恩，包括：至愛者的召喚，祂的來訪，祂的隱去，都將擴大初會時所形成的愛情創傷。在雙方愛情的進展中，靈魂朝着彼此訂立婚約的相會逐步前進，在相會中彼此互相許諾，進而趨赴神婚；人靈在理性的神視中擁有至愛者，而神婚使彼此的這相互擁有受到祝聖。

在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一系列奇恩異寵中，這時期的基本恩寵及其循序漸進的發展就顯得非常清楚了。的確，對所有的靈魂來說，不論其情況如何，「整個的心神黑夜，就是追求對天主的體驗性認識的痛苦路程[72]」。

這的確是痛苦的路程，因為天主的臨在對靈魂來說，還一點也不明顯，而且在平時還被重重黑暗所遮住。但這時靈魂一心追求的只是他心頭的至愛：

「從今以後，
別再給我派遣那些，
不知如何答覆我的需求的使者。
靈魂知道什麼也醫治不了他的痛苦，除非見到他心頭的至愛，

[71]〈第五住所〉，第四章，921頁；第一章，898頁。

[72]呂西盎神父發表在1938年10月《加爾默羅會的研究》雜誌上的文章：〈探索結構〉（*A la recherche d'une structure*），269頁。

任何其他藥物都無濟於事[73]。」

人靈渴求天主本身，超過渴求天主的一切恩寵，一切光照，一切影響；這渴求成為靈魂這時期的唯一動力。天主的臨在循序漸進地顯現出來，就是這時期的特徵之一。

靈魂向天主訴求，要求祂讓自己看見祂的親臨：

「晶瑩的水泉啊！
但願在你銀亮的水面上，
突然顯示出來
那雙令我全心渴望的眼睛；
其輪廓一直深藏我心！[74]」

那幅深藏於靈魂內、由信德與愛情所畫的雙重輪廓或草圖，首先顯示給人靈的，是天主本身。愛情的草圖，比較完善些。再說，這草圖是在這時期從人靈與天主直接而鮮活的接觸中湧現的，靈魂也就投向了它，以求實現他所熱切渴求的天主之臨在。

的確，按現代的詞語來說，所謂天主臨在的實現，就是使這臨在因親密而深刻的來往與直接而鮮活的接觸，而充實了人靈[75]。天主是不變的，祂同樣地處處臨在，不會多也不會少。能變的是我們

---

[73]《靈歌》，第六詩節，716頁。

[74]同上，第十一詩節，736頁。

[75]就是信德，尤其是愛德，使天主的臨在得以實現，聖保祿就是在這種意義下祝賀厄弗所人，願天主使他們的心靈成為基督的居所：「使基督因你們的信德，住在你們心中」（*Christum habitare per fidem in cordibus vestris*）（弗三17）。

與天主的交往，即祂所傾注給我們的愛，以及我們還報給祂的愛。藉著這種愛的交換，我們得到轉化，並與祂結合，同時也因屬於共同性體而對天主產生了認識，確立了祂的臨在，並在我們內實現祂的臨在。

天主的臨在是從愛的晦暗中昇起的；愛就在幽深之處彼此交流，並達成彼此的相似性，並為我們顯示出所愛者的儀容。這種臨在與一切神視或奇異的認知無關，它是因彼此屬於共同性體而獲得的認識所結出的最初、最主要的果實；這臨在是朦朧的，但也是鮮活的，猶如由愛的擁抱所產生的一樣；只要愛使靈魂變得晶瑩剔透，並確立結合的關係，這樣的臨在就會持續下去。

實現這樣的臨在，是有階段性的，這一點留待以後詳述。此刻，我們只提出幾個例證，以說明這個被重重晦暗所包圍的臨在是多麼鮮活、多麼深刻。

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聖言「在他靈魂中央的深處，在他靈魂純潔而最內在的本體中」憩息安睡，有時祂也醒來，這時祂是多麼溫柔而多情[76]。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曾對耶穌．依尼斯修女說：

「我很難想像將來我在天上要比現在享有的更多；不錯，我將見到天主；若是要同祂在一起，在這世上我已完全同祂在一起了[77]。」

她為了表明這生動的臨在還是晦暗的，並沒有得到任何奇恩異

[76]《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36頁。

[77]《最後言談錄》黃冊15.5.7。

寵的啟示，便寫信說明她那張《耶穌聖嬰的夢》的圖畫有什麼意義：

「我是按照我心目中的樣子繪製這張聖嬰像的……其實，祂常在睡覺。可憐的德蘭，她的耶穌沒有像祂撫愛聖母那樣撫愛她[78]。」

天主臨在的實現，不只是展現其神性而已，而還會根據各人所獲恩寵，使人對天主聖三的每一位或多或少有所洞悉[79]，尤其是對耶穌基督的認識；因為天主的愛使我們相似天主聖子，將我們納入祂的奧體，成為祂教會的肢體。甚至它還可能為我們顯示聖母瑪利亞的臨在，因為當她履行她身為母親的任務，在精神上生育我們時，必然是有所行動的[80]。

---

[78] 1894 年 4 月 3 日致勒芒（Le Mans）往見會的瑪麗．磊思修女的信。《聖女嬰孩耶穌德蘭書信集》，261 頁。

[79] 聖女大德蘭的某些神視，其象徵性意義通常那麼接近現實，足以充分說明所應實現的愛情臨在。聖女有一天見到天主聖三在她的靈魂內清楚地呈現出三位（《交往集》，九，538 頁），三位的圖像深印在她靈魂上（《交往集》，三十九，562 頁）。終於，有一天，「在我的靈魂中央，我看到了吾主基督。在我靈魂內似乎處處都見到祂，其畫面之清楚如在鏡中。接下來，這面鏡子透過我無法描述的愛情交流，不知怎麼，呈現出來的就是吾主」（《自傳》，第四十章，464 頁）。

[80] 參閱瑪利尤震神父《加爾默羅會士敬愛聖母的生活》（*La Vie Mariale au Carmel*）中的〈聖母的修士們〉（Les Frères de Notre-Dame）一文，28-35 頁。

㈥聖愛陶成完善的使徒

聖愛在光照理智以前，先掌握意志；在開始傾注共同性體的認識以前，先掌握人靈，將之轉化，使之與天主結合。因此，聖愛在使靈魂成為發現天主的靜觀者之前，或在同時，把人靈交付給天主，使之成為實現祂計畫的工具。

靈魂既然已與天主結合，已在祂內轉化了自己，就再也不能脫離天主了。慈悲的力量把他吸引到哪裡，他就伴隨天主到哪裡。他跟基督一起重新降到人間，並在祂的教會內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天主和近人。他那積極進取、全力以赴的愛德，勢必分擔基督為祂的教會所做的工作與犧牲。

因此，在這最高的靈修階段，這同樣愛情的傾注，使靈魂與天主結合，使天主的臨在實現，並造就了完美的使徒，使之成為天主的工具。這種造就可能包含了賜予特殊的神恩，就像革魯賓天使用利劍「刺透完全在愛火中的靈魂」，並且「根據其繼承弟子的多寡，賜予其寶藏和榮譽」[81]。造就完美使徒的先決條件，就是天主掌握了靈魂的最深處，靈魂則從多方面加以配合。靈魂明確認識基督的圓滿奧體，懷著滿腔熱忱侍奉基督奧體，並使之增長壯大；他淨化個人的官能，並全力完成人所受命從事的外在任務。

在造就使徒方面，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在他們的著作中都談得相當少，尤其是聖十字若望，因為他要凸顯的是愛的靜觀潛能。造就使徒是他們在自己的內在經驗中所無法找到的。愛的行動

[81]《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1頁。

能量不是發自心理上的體認，如體認到天主的臨在，而是由外在的需要激發出來的。因此，要明瞭大師們對造就使徒的見解，就要在他們的生活及所完成的使命中去尋找，以補充其著作之空缺。他們會告訴我們，是愛造就完美的使徒，因為唯有愛才能使人成為天主的工具，也唯有愛火的大能才能使其使徒工作結實纍纍。

三、天主的行動方式

天主如何、或以何種外在方式，將這種高品質的聖愛——其深厚潛能表現在充滿光照的靜觀與結實纍纍的使徒工作上，傾注於人靈內呢？這個問題能有答案嗎？答案會有用嗎？

這個問題的確涉及天主上智所主宰的領域，祂根據其自由意志，分施其無窮無盡的寶藏。在這領域內，沒有別人走過的舊路可循，因此也不必去尋找；企圖指出其途徑的想法，會有錯誤的危險。

然而，只要我們不對天主的行動預設立場，也不加以系統化，更不嚴格地強調其概括性，那麼，我們研究天主在聖人、聖女們生活中的行動方式，一定會有所得。天主行動方式的多樣性，向我們透露了天主上智驚人的無限寶藏，同時又讓我們瞥見，在天主的行動中存有奇妙的一致性。我們在探索中發現了天主行動的一些規則，尤其是發現天主對於懷著愛心願意服從祂的人，要求具有什麼樣的柔順度。

加爾默羅會裡有三位聖人，他們都經過了各個靈修階段，並給我們剖析了自己的內心世界，使我們得以深入地探討。三位聖人，三個不同的靈魂，也許還是三條道路；然而同屬一個靈修學派，卻

造就出各人獨特的聖德[82]。

㈠亞味拉的聖女大德蘭

首先是聖女大德蘭。她為我們講述她自己所經驗到的天主行動的方式，並以自身豐富深刻的生活以及她對世人和天主的敏銳洞察力，使第六住所及第七住所的描述成為舉世無雙的佳作，讓人感受到天主聖神的啟迪，以及她對人心入微的洞察力[83]。她寫道：

「我們現在開始談論神聖淨配以何種方式接近他（已受傷的靈魂）；在他尚未完全與祂結合之前，祂如何先使他對自己產生強烈的渴望[84]。」

---

[82] 這種高超境界的經驗並不常見，將其系統化雖方便易行，卻極為不妥。因為無法與個人的經驗相互比對加以檢驗，就不能在聖人們的教導中分辨出哪些是個人性的經驗，哪些是基本性的。很多人通常就不加分辨，把聖人的教導，甚至最小的細節，全部加以普遍化，因此就認為聖女大德蘭所有的靈修階段及特殊恩寵，全部的聖人也同樣應該有。我們現在描述並比較加爾默羅會的三位聖人：聖女大德蘭、聖十字若望及聖女小德蘭時，希望能避免這種公式化的思路，並能幫助我們更看清天主的行動方式。

[83] 聖女在《自傳》（從第十八至三十二章，第三十七至四十章）中，幾乎對〈第六住所〉中所有的恩寵都作了描述，這些描述十分寶貴，因為有些細節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到了寫《靈心城堡》時，她已達到了神婚的境地，便能更完美地掌握此一主題，描述仍是生動，卻更有節制，刪除過於熱烈的感受，靈魂的顫動更為平靜深沉，那些具有特徵性的細節也加以凸顯。總之，這一切都納入聖女從此時起所發現的新觀點之中。

[84] 〈第六住所〉，第二章，938頁。

這就是天主在第六住所中的策略：祂使靈魂對於增強愛情有日益強烈的渴望，並使他更主動、更積極地準備自己，以能達到完美結合的境地。

天主用種種召喚，使靈魂的渴望更加熾熱，在召喚中使人預感到祂，或者突然又快速地造訪人，在人還沒回過神來時祂就已經消失了。靈魂在與天主初會時所造成的既痛苦又甘美的創傷，這時就更擴大了。愛之火也更旺盛、更猛烈，變成想要擁有的渴望：

「天主使用的方法十分奧妙，是靈魂無法理解的。若非親身經歷過這種經驗，我想誰也沒辦法說得清楚。這些發自靈魂最深處的衝動，是那麼輕柔微妙，簡直沒有辦法找到足以言傳其一二的比喻。……很多次，當靈魂分心走意，甚至不在想天主的時候，至尊天主會突然喚醒他；有如一道閃光或一聲霹靂，然而他什麼聲響也沒有聽見，但是他很清楚，是天主在召喚他……

他覺得自己在莫可名言的甜美方式下受了傷，但是他不知是誰傷了他，也不知是如何受傷的。他明白這是很寶貴的恩典，他永遠不想治癒它……如果他十分痛苦，內心卻同時充滿著甜美和甘飴[85]。」

我們有幸有聖女向我們透露，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她身上，而她一再表示自己沒有能力把這情況說清楚。她寫道：

「我確實告訴你們，至愛者明白表示，祂是與那靈魂在一起的；另一方面，祂似乎又用一個使他無可置疑的記號來召喚

[85]〈第六住所〉，第二章，938-939頁。

他。這徵兆就是祂發出的笛聲，這笛聲十分尖銳，他不可能聽不見……

此刻，我自問，這豈不是從聖愛之火，即從我的天主那裡迸射出來的火星，降落到靈魂上面，使人靈感受到這愛火的灼熱嗎？但是星星之火尚不足以把他焚化，所以這火星儘管是十分甘美的，靈魂還是有他的痛苦；這就是星星之火接觸靈魂時所產生的效果。我覺得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比喻了[86]。」

請看另一個與此十分相似的神恩：

「忽然間，靈魂似乎甜美地被焚燒了。他彷彿聞到了沁心的芳香，這芳香傳布到他所有的感官中，我並不是說這就是一種香味，不過是個比喻而已，我只是用它來說明靈魂如何感覺到淨配就在那裡，並在心中激起享有祂臨在的甘美渴望……這神恩與我剛才說過的聖愛之火，都出自同一個泉源[87]。」

這些神恩激勵整個靈魂奔向臨在於他內的天主。還有

「另一種喚醒靈魂的方法。儘管這種神恩要比上述的種種神恩更為高超，但也可能更有危險性……這種神恩就是天主以多種方式對靈魂說話[88]。」

由於這神恩有危險性，所以聖女要「針對這主題多講一些[89]」。

---

[86]〈第六住所〉，第二章，939-940頁。

[87]同上，942-943頁。

[88]同上，第三章，944頁。

[89]同上。

由於這主題以及繼之而來的神恩，以後都會加以詳述，因此目前就很快帶過。

然而，我們還是應該指出，天主在人內心說的話，「迫使理智集中全部注意力來傾聽[90]」，話中伴隨著「權威與大能，在話語本身及後續的行動中發揮出來[91]……給靈魂帶來安寧、力量、勇氣、信心、平安與光明[92]」，使靈魂發現天主既真實又親近的臨在，是統御萬有的天主的臨在。

天主的造訪以及靈魂因而有的焦慮，使愛情更加深入人的內心；並使靈魂準備好奔赴締結婚約的約會，並在這約會中互相交換愛的諾言。

這心靈的婚約是在心醉神迷中締結的，也是與主在光明中的相會，它有時還伴隨著極度的渴望與心神飛越，這些都顯示出肉體的軟弱和「天主這無限巨人」[93]不可抵擋的力量。

理性神視與圖像性神視使得主基督及天朝諸聖出現在靈魂之前，而且也光照靈魂，使整個靈魂全神貫注於這神聖的臨在；這時比以前更深的創傷使靈魂充滿熾熱的愛情與渴望，其熾熱程度之強烈，如果天主不停止自己的行動，就足以使靈魂掙斷肉身的束縛了。

最後是由神婚來確認神聖的結合，並在愛的轉化下，將彼此的諾言變為雙方的交融。天主以這種至高無上的方式擁有靈魂，聖女

---

[90]《自傳》，第二十五章，253頁。
[91]〈第六住所〉，第三章，946頁。
[92]《自傳》，第二十五章，264頁。
[93]〈第六住所〉，第五章，968頁。

大德蘭得到的記號，就是在十分高超的圖像性神視中，接受了一枚釘子，並聽見其淨配基督的話語，告訴她這恩寵的意義。從此以後，在相互的擁有中，天主與靈魂共享彼此已臻於完善的愛。理性的神視，即使神光有強有弱，伴隨的神樂也有大有小，但始終是不斷的。

因此，根據聖女自己的描述來研究她的靈修路程，我們覺得其中設置了不少奇恩異寵的路標，而這些奇恩異寵也成為她強有力的成聖方法。聖女在第五住所中所指出的捷徑，還得在以後的各階段中遵循下去。天主就是要她透過這艱險卻快速的蹊徑去攀登高峰。以上就是研讀聖女的靈修路程後，所得出的總體性論斷。

然而我們應該小心謹慎，避免遽下結論，對那即使看似明顯的光照，在接受時應慎重加以辨別。在此，真相其實很難捉摸。聖女大德蘭這位靈修大師的經驗，遠遠超出了上述的神恩。

她在〈第七住所〉的開端就寫道：

「姊妹們，我為妳們陳述了這條靈修道路上這麼多的特點以後，妳們會覺得再也沒有什麼可以加上去的了。這樣的想法實在愚狂之至。天主的偉大是無限的，祂的工程也是無限的……因此，妳們對我已說過的和將要說的，都不必感到驚奇，其實我所說的一切，與我還要說的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呢[94]。」

聖女深諳天主的超越性，因此絕不可能給天主的大能和上智的行動設限。再說，她也隱約感到，在她靈修的攀升期，從 1560 至 1572 這十二年中，天主賦予她的種種任務——諸如在飽受痛苦中建

[94]〈第七住所〉，第一章，1026 頁。

立亞味拉隱修院；開展改革男性隱修院的工作；在卡斯提亞建立幾所隱修院並於1571年回到降孕隱修院擔任院長，全部都是寶貴的、且可能是有決定性的各種恩寵泉源。對此，她並未提及，就待我們去說明和總結了。

下面是她自己提出來的靈修經驗，可以作為結論，而這經驗並非奇恩異寵。她寫道：

「還有其他的天主與人靈交流的途徑，這些途徑要比我在上面所談到的更為崇高，更少危險，因為，在我看來，魔鬼對這些途徑是無法模仿的；然而，這些途徑是非常隱祕的，很難加以描述，而圖像性的神視則比較容易加以說明[95]。」

聖女如此描述純理智的超性領悟，這樣就把我們引向聖十字若望。

㈡聖十字若望

在這些領域內，很少人會談到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經驗之間有什麼根本上的區別。他們兩人當然都保有自己的恩寵與稟性。聖女傳授自己正面的經驗，以她流利的筆觸，寫出其中生動而寶貴的內容，以此來教導人；聖十字若望，這位指導人靈的慈父，則獨厚於那些身陷困境中的靈魂，他以精確的神學知識，指出隱蔽在神恩中的危險，發現埋藏在令人痛苦的匱乏與貧窮裡的寶藏。因此兩位聖人真可謂相得益彰，兩人的道理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個綜合性的整體，我們若把其中的要素分離開來，將是有害而無益

[95]〈第六住所〉，第十章，1013頁。

的。

然而，我們從聖十字若望的生活與著作的暗示中，知道他也經驗到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奇恩異寵。他對某些奇恩談得很少，在談到心醉神迷時，他提出了之所以談得很少的理由。在詮釋《靈歌》第十二詩節時，他這樣寫道：

「現在應該說一下各種不同的心醉神迷與神魂超拔，以及發生在靈修者身上的心靈提升或心神飛越。然而我的目的，就如序言中所許下的，只是對那些詩節作簡短的介紹，我就把這工作交給比我講得更好的人去完成。另一方面，我們有福的耶穌．德蘭院長，對這些靈修問題已寫下了不少美妙的篇章。我希望慈善的天主讓這些文字早日付梓[96]。」

這位講得更好的人，就是有福的大德蘭，聖人讓她來解釋天主對人靈的造訪，因為造訪在她身上已產生了明顯的效果；聖人自己則負有別的使命，在解釋《靈歌》第十三詩節和第十四詩節時，他向我們透露了他的目標：

「然而我們不應該相信這些造訪總會導致本性的恐懼與體力衰弱。正如有人說過，這種情形會發生在那些開始進入光照及全德境界、以及進入此種交流方式的人靈身上；至於對其他的人，一切都是在極度的甘飴中發生的[97]。」

於是聖十字若望就描述與天主交往的另一種方式，它近似寧靜

[96]《靈歌》，第十二詩節，745頁。

[97]同上，第十三至十四詩節，765頁。

之夜：

「當靈魂在至愛者的懷中享受心靈的入睡時，他擁有並完全嘗到休息的滋味，並享有寧靜之夜的安詳與平靜。同時他也獲得對天主極其深刻、卻依然是朦朧的認識[98]。」

這裡所談的，顯然是灌注性的靜觀，這是他在〈心神的黑夜〉（即《心靈的黑夜》第十二篇）和《愛的活焰》中談論得很多的主題：

「那便是神學家稱之為祕密智慧的「神祕神學」，根據聖道茂的說法[99]，是經由愛之途徑而有的交流與傾注。這種行動是在祕密中完成的，理智與其他官能是一無所知的。的確，任何官能都不可能達成這種效果；只有聖神自己才能傾注給靈魂，把他打扮起來，這就像雅歌中的淨配所說的那樣，靈魂對此既未察覺，也不明瞭是如何發生的[100]。」

根據聖德尼的說法，這種靜觀「對理智來說是黑暗中的一線光明[101]」，我們的聖師說得更好，這是「天主對靈魂的語言，或是純神對純潔心神的語言[102]」。

我們處在與以前由神祕性恩寵向我們透露的同樣幽深的領域。

98《靈歌》第十三至十四詩節，765頁。

99聖道茂，《神學大全》，IIa IIae, qu. 180 a.1。

10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5-626頁。

101《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8頁。

102《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8頁。

這領域對感官來說，完全是「深深的靜默[103]」和幽暗的，因為感官對天主的運作一無所知，而對那希望探討天主如何運作的神師來說，也是一樣無能為力：

「這通往天主的道路……對靈魂的官能來說，是祕密和隱蔽的，就像物體在海面所行經的途徑，是不留踪影和痕跡的[104]。」

靈魂就這樣被帶進了祕密的深淵之中，有時他也清楚地感到：

「這樣的靜觀除了產生一般性的效果外，有時還親密地吸引靈魂，把他隱藏在祕密的深淵裡，在那裡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與一切受造物隔離了，而且離得很遠。靈魂覺得已被置於幽深的清靜之中，不能與任何人接近；那裡好比廣漠無垠的曠野。而且曠野愈幽深，愈廣漠，愈清靜，就愈充滿美景、魅力，和賞心悅目[105]。」

就在這靜默中，聖寵展開了工作，其效能絕不遜於天主其他的造訪：

「經由這靜默的交流與靜觀所深印在靈魂上的，我再說一次，是無價之寶，靈魂當時並沒感覺到，其實那就是聖神極其神奇又輕柔的傅油[106]。

靈魂在這智慧的深淵中暢飲愛情知識的泉源，而得以成長

---

[103]《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8頁。

[10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30頁。

[105]同上，628-629頁。

[106]《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1頁

並自我提昇[107]。」

這樣的靜觀似乎並非剛才所引述的《靈歌》章節所暗示的那樣，是已淨化的靈魂所獨有的特恩[108]，事實上它是「引導靈魂進入與天主完美結合的那條道路[109]」，「當靈魂處在淨化的憂苦與黑暗中時[110]，它發揮着作用。這「極其簡單，極其普通，純屬靈修」[111]的靜觀，是「被隱藏的」靈魂上升到天主那裡去的「祕密梯子」[112]，因為

「正如梯子是用來登上堡壘，並占有堡壘內一切財富和珍寶的，同樣，這祕密的靜觀對人靈來說，儘管人靈並不知道如何發生，也是用來登上高峰，去認識並占有天上的無限寶藏的[113]。」

聖人一再強調，解釋，甚至不斷重覆：這就是他要論述的領域，這就是他的使命，他就是要

「對許多靈魂解釋這靜觀性黑夜，因為他們處在這黑夜中，卻對這黑夜毫無認識[114]。」

10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十七章，629頁。
108《靈歌》，第十三、十四詩節，765頁。
109《心靈的黑夜》，第二篇，十七章，629頁。
110同上，626頁。
111同上。
112同上，625頁。
113同上，第十八章，631頁。
114同上，第二十二章，653頁。

因為靈魂十分需要知道，

「在這靜獨中，如果靈魂不覺得自己在進步或有所作為，其實反而比靠自己去行動進步得更快，因為天主已把他抱在自己懷裡[115]。」

上面的這最後一句話，使我們想到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而整段文字使我們想起聖女大德蘭曾美妙地描述過的類似境況，這境況她不僅在靜禱中，而且在靜禱後的一整天都經驗到。她這樣描述道：

「有時候，我的靈魂處在愚痴的狀況中。我來解釋一下這種情形：我只會盲目地跟著別人做，不問是對或錯；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欣慰；生與死，苦與樂對我都無所謂；有人說我似乎對什麼都沒有感覺。那時我的靈魂，在我看來，好像一匹在吃草的小驢駒，幾乎是下意識地吃著別人給的東西來維生。因為靈魂一旦處於這種境界中，就不得不飽飫天主的奇妙恩寵；他對世上如此悲慘的生活絕不厭惡，完全以平靜心來接受。然而由於他自己對內心的運作與效果毫無感覺，因而對自己所處的境界也渾然不知[116]。」

以上這種情況與習慣於滿溢着神恩的大德蘭不甚調合。然而她用「我似乎覺得」這一詞語繼續寫下去，而這一詞語絲毫無損於她論點的價值。

115《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23頁。

116《自傳》，第三十章，323-324頁。

「現在我似乎覺得，那時靈魂彷彿一艘船，乘著和風，劃破水面，在不知不覺中行駛了許多路[117]。」

聖女大德蘭非常清楚，在平靜的水面下，深藏著具有豐碩成果的天主行動。所以我們切不可把聖女大德蘭的經驗與聖十字若望的經驗截然區分為二。聖十字若望真不愧為一位論述灌注性靜觀的大師，他向人說明天主如何在靜默和幽暗中行動。

㈢聖女耶穌聖嬰德蘭

聖十字若望剛才所作的比喻：天主「把他抱在自己懷裡」，使人想起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兩位聖人的相似之處，並不只限於畫面的應用而已；兩位相似之深，使人絕對可以把耶穌聖嬰德蘭稱作是聖十字若望最優秀的傳人。就目前所論述的主題而言，當我們從神祕大師轉到引導弱小靈魂的女神師時，可以清楚地看出兩位的靜觀氣氛是相同的。

這位里修小聖女所談論的靜禱情況，是大家所熟悉的。她在準備穿會衣的避靜中曾寫道：

「在耶穌身邊我一無所得，只有神枯！……只有沉睡！……[118]。

可憐的小羊兒對耶穌一句話也說不上，尤其是耶穌對她全然一言不發[119]。」

117《自傳》，第三十章，324頁。

118 致耶穌．依尼斯修女書信，1889年正月6日。

119 致聖心瑪利修女書信，1889年正月6或7日。

她還寫道：

「神聖羔羊誤以為祂的玩具並沒有處在黑暗之中，其實這玩具早已沉浸在黑暗之中了。這些黑暗也許是光亮的，這一點小羊兒也承認，然而，無論如何總還是黑暗[120]……」

一年半以後，在準備發願的避靜中，她還是同樣地束手無策，眼前黑暗無邊。她寫道：

「我不明白自己作的是什麼避靜，我什麼也不能想，總之，我處在一片黑暗的地道中！……[121]」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書信集》和《自傳手稿》都提供了同樣的見證[122]；她覺得自己的無能為力更加深了。自 1892 年起，所有的靈修著作都使她感到枯燥乏味[123]。就連在謝聖體時，也沒有感到一點兒神慰[124]。

然而就在這黑暗中湧現出一個信念：是天主在訓練她，祂正在她的靈魂內工作。

「這位至愛者在訓練我的靈魂，祂在靜默中、在黑暗裡對我的靈魂說話[125]……」

---

120 致耶穌．依尼斯修女書信，1889 年正月 8 日。

121 致耶穌．依尼斯修女書信，1890 年 9 月 1 日。

122 參考 1890 年 9 月初書信；《自傳手稿》，A，第 75 張，反面。

123 《自傳手稿》，A，第 83 張，正面和反面。

124 同上，A，第 79 張，反面，

125 致瑟琳書信，1892 年 8 月 15 日。

即使在1895年，當她把自己奉獻給仁慈的聖愛而感到聖寵滿溢以後，天主仍沒有改變祂的行動方式，還是在她的神枯中深深地造就她：

「別以為我沐浴在安慰之中；哦，不對！我的安慰就是在這世上一無安慰。吾主不顯示出來，也不讓我聽到祂的聲音；耶穌是在暗地裡教導我；祂並不用書，因為書上寫的，我一點也不懂[126]。」

下面是1890年聖女所寫信件中的一頁，道出了她靈修道路的特徵：

「在啟程之前，她的神聖淨配似乎問她想到哪裡去，喜歡走哪條路……小小淨配回答祂，她只有一個願望，就是一心想登上聖愛的頂峰……

於是耶穌牽著我的手，領我進入地下道。那裡不冷也不熱，太陽不發光，也沒有風吹雨打；在地下道裡我只看見半掩著的光，那是我淨配聖容低垂的雙目所發出的光……

因為我們在地底下走，我一點也不知道我們是走向山的頂峰。然而我感覺好像離峰頂已不遠了，只是不知道是怎麼上去的[127]。」

在讀下面一段文字時，我們不難看出，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如何沉緬於聖十字若望的著作，從中汲取神糧養育自己。她寫道：

---

126 《自傳手稿》，B，第一張，正面，1.17-21。

127 致耶穌．依尼斯修女書信，1890年8月30-31日，以及詩集，〈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從我們的會父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我獲得了多少啟示啊！……在我十七、八歲時，我需要的靈修食糧盡在其中[128]。」

在這決定性的靈修攀登時期，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聖十字若望的著作中，找到了使她安心的描述；當時她正處於晦暗及安寧的空虛之中，而書中的描述正說明天主就是在晦暗、空虛中安靜又深邃地進行其工作，於是她可以放心地只以自己的貧困，作為她對聖愛無限渴望的基石。

聖十字若望向聖女聖嬰耶穌德蘭解說她自己，也向我們解說小德蘭；以至我們覺得，要參透神嬰小道的深邃與奧妙，非有這位神祕大師的理論指導不可。

而里修的小聖女用我們所能接受的語言和經驗，把聖十字若望介紹給我們，使我們覺得他不是高深莫測的，因為小德蘭所用的語言和所有的經驗，都是屬於我們這一時代的。因此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經驗對我們是適用的，更是寶貴的。她的經驗完美地實踐了聖十字若望的靈修理論，因為這種靈修經驗是在毫無異恩特寵、甚至缺乏神味的情況下得到的。

我們似乎不知不覺地被聖女小德蘭在靜禱時心靈所感受到的極度貧困的境況中，被帶向天主在靜禱時間以外的、其他的行動方式。

由於聖女大德蘭以她自己被天主占有的經驗，向我們作了保證，因此我們「通常」會說，那些埋首於靜禱神味之中的靈魂，自以為那就是全德之路，其實他們「對通往結合的道路，知道的實在

128《自傳手稿》，A，第83張，正面。

太少了」。她補充說：「吾主要我們做的是具體的行動」，同時又明確地指出，應該毫不猶豫地放棄自己的熱心神業，去幫助病人[129]。聖女懷著使徒熱忱建立隱修院，以及她在這方面所遇到的艱難困苦，使她因而得到天主大量聖愛的傾注，而只有愛才能引導她進入神婚的境界。

聖十字若望對此所作的見證是寶貴的，他說：

「在為天主大量服務，顯示出更多的忍耐和恆心以後，最終我們以我們的生活及所完成的工作，成為天主眼中所喜歡的人，蒙天主賞賜特別的恩寵，如同經受內心考驗的痛苦，而使我們蒙受恩典和賞報一樣[130]。」

聖人引約伯和多俾亞為例，因為他們忠心耿耿接受了考驗，藉着受苦，而臻於完美。

因此，工作與痛苦能贏得天主聖愛的傾注。要攀登高超的靈修境界，工作與痛苦也是必不可少的。天主並非只在靜禱的奇恩異寵中，或在靜觀中傾注其淨化及轉化人靈的聖愛。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對其中的道理，講得比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更加明白。

她是在詠經堂裡拜苦路時，領受仁慈聖愛之創傷的[131]。然而她一生中的重要恩寵，大部分都是在靜禱以外得到的。例如1886年聖誕節所獲得的恩寵，在她心理上造成了轉化，從此在修德的道路上她便「如巨人般馳騁」，而這正是她在發奮努力修德後所產生的效

129〈第五住所〉，第三章，917頁。

130《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63-964頁。

131《最後言談錄》，黃冊7.7.2。

果[132]。再如，她在救靈方面「從未有過的、十分強烈的熱忱」，使她走出了自己生活的「狹小圈子」；這熱忱是她在見到吾主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聖像時所燃燒起來的。她寫道：「從祂神聖手上滴下來的血深深打動了我[133]」。她親口說，她往往是在日常忙碌之中得到啟迪的：

「耶穌教導靈魂，根本不需要借助書本或聖師；祂是聖師中的聖師，祂教導時無言無語，無聲無息……我從未聽到過祂講話，但我感覺到祂在我內；祂時刻指引我，啟迪我應說什麼，或做什麼。在我需要光照時，我就正好會發現前所未有的想法，這光照往往不是在我靜禱時，而是在我日常工作時，得到的最多[134]。」

此外，她說自己在靜禱時經常打瞌睡。她因夜間睡眠不足，雖然竭力振作，往往在經堂靜禱和謝聖體時昏昏欲睡，但她並不為此而懊惱：

「我本應當為自己在靜禱和謝聖體時、打瞌睡（已有七年之久）而懊惱，但我卻不然……我想到孩子不論睡時或醒時，父母都一樣喜歡；我又想到醫生要動手術時，就叫病人接受麻醉入睡。總之，我想到『天主知道我們生來軟弱，不忘我們原是塵土』[135]。」

---

[132]《自傳手稿》，A，第44張，反面。

[133]同上，A，第45張，反面。

[134]同上，A，第83張，反面。

[135]同上，A，第75張，反面，至第76張，正面。

小聖女一定想，瞌睡並不妨礙天主的行動，天主甚至可以加以利用，好更深入地傾注祂的恩寵。

然而，引述小德蘭上面的那些話，凸顯那些言論，是否強調過頭了？是否從中所得出的結論是：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根本不是一個靜觀者？其實不然，因為她十分重視靜禱，而且忠於靜禱；而靜禱使她克服一切困難，並使她寫下這端道理：

「一位學者曾說：『給我一個槓桿和一個支點，我就可以舉起地球。』阿基米德沒有做到，因為他只著重於物質方面，而沒有向天主祈求。聖人們卻掌握到其全部威力，因為全能天主把自己作為他們的支點，而槓桿就是他們燃燒著愛火的靜禱，這樣他們就舉起了地球；現代教會的聖人們仍在奮勇努力，世世代代的聖人們將全力舉起地球，直至世界末日[136]。」

再說，她身處加爾默羅會這種以靜觀為主的修會裡，怎麼能不充分利用修會所特有的靜觀和靜禱，使自己成聖呢？

因此，我們絕對可以肯定，聖女小德蘭是位完美的靜觀者，天主也在她靜禱的靜默中，將大量的聖愛傾注在她心裡。她的見證具有更廣泛的意義，從總體來看，這些見證讓我們看到天主對自己所掌握的靈魂所用的那些行動方式，同時也看到此靈魂因愛情在他內所產生的謙遜、信賴和順服的心態，才使天主的行動能發揮最大的效能。

從我們對三位加爾默羅會聖人所作的簡要研究可看出，天主為

136《自傳手稿》，C，第36張，正面和反面。

了要把愛德傾注在他們的靈魂內，使他們攀登高峰，採用了三種方法：奇恩異寵、灌注性靜觀、與表現愛情活力的工作。天主的這三種行動方式都出現在三位聖人身上，只是程度各不相同。對於聖女大德蘭，奇恩異寵和使徒工作十分突出，而灌注性靜觀似乎退居第二位。在聖十字若望身上，在攀登高峰的階段，灌注性靜觀和神恩是主要的，而工作則是次要的。對於聖女耶穌聖嬰德蘭[137]，奇恩異寵較少，但靜觀、謙遜地盡好自己的本分和熱愛眾靈，卻是她吸引天主無限愛情洪流的強有力方法。

如果我們要作更普遍的結論，其範圍擴及所有人靈，那麼就可以這樣講：天主將人靈提昇至靈修高峰的方式是不同的，就如天主上智對每人有其獨特的意願和人靈各有不同的聖召一樣。然而通常都是綜合以上三種方式，天主將完美的愛情傾注於人靈內的。如果只有靜觀的道路，完全沒有特殊恩寵，也沒有愛德活動與工作，雖然仍屬可能，但畢竟少見；如果只憑全心致力於宗徒工作，不經靜觀，就可以被提昇至讓聖愛轉化人靈的境界，雖然也有可能，卻更是少之又少的情況。

以上的心理分析和微妙的區別，再次告訴我們一個既簡單而又深奧的真理，即天主是愛。就是這無邊際、無窮盡的愛，使天主俯就我們，深入我們，使我們在祂內轉化。這聖愛是活力無限的，樂於征服我們，在我們內為主。祂期待我們以愛的心態和行動和祂合作。這一種心態與行動是要靠聖寵內在的光照、外在的環境事件，

---

[137] 在聖女小德蘭身上，奇恩異寵很少，但都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如 1886 年聖誕節的恩寵，使她接受仁慈之愛的創傷，更不用說她兒時病癒的奇蹟。

以及本身應盡的本分來確定。靜觀者在靜默的靜禱中到達天主；從事使徒工作者遇到困難，在憂戚中呼求天主施展大能，以他的工作博取天主的垂允。但願我們能慷慨地獻給天主祂所要的愛的證據，讓天主的愛能降下充滿我們，並將我們作為祂的住所。

「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138]。」

天主的愛在催促我們，祂要把大量的愛灌注在祂認為忠信的靈魂內，祂那深入又令人痛苦的行動，使靈魂得以相稱地接待這位如此尊貴的主，並承擔起自己應當擔任的角色；祂要將人靈作為自己的住所，並要在人靈內完全作主。以上這一切就構成了第六住所和第七住所內痛苦與英勇的悲壯情節。

[138] 若十四 23。

第二章

奇恩異寵：言語和神視

如果吾主沒有賞賜我這麼多恩寵，我
絕對不會有足夠的勇氣去完成那些工作[1]。

天主在這時期用以充實人靈的是愛，天主豐沛地傾注了愈來愈完美的愛，使靈魂得到淨化、光照和轉化，最終使靈魂與祂永遠結合。這本來就是為何靈魂要攀登高峰的基本真理，因此再多加以強調也不為過。

在描述崇高愛德的運作時——這是我們在現世能瞻仰到最美妙的天主化工，一些偉大的靈修作者，尤其是聖女大德蘭，都給予奇恩異寵很高的地位。當然，這些大師們知道要成聖不一定需要奇恩異寵；然而他們指出奇恩異寵對成聖確實有相當重要的功能。這些奇恩異寵就像明燈，標明並光照每一個靈修階段，同時也是聖化人靈的強大力量。

聖女大德蘭在第六住所的開端就說明她之所以要對此長篇詳述的理由：

「天主有另一種喚醒靈魂的方法，儘管這種神恩要比上述的種種神恩更為高超，也可能更有危險性，因此我要多談一點[2]。」

---

1 《交往集》，二十七，551頁。

2 〈第六住所〉，第三章，944頁。

的確，超性的神恩可能有危險性，因為神恩可能是偽造的，而且有時還會滋生驕傲和錯覺；然而，卻沒有危險到讓人因此對神祕生活一概持懷疑的態度，甚至一經提起，就引起別人冷嘲熱諷；若是如此，那就未免失之偏頗了[3]。

為了要消除這種恐懼和疑惑，聖女大德蘭便為我們提供了她常用的良方，即釐清事實真相。那麼，我們就用些時間向聖女和聖十字若望請教奇恩異寵是什麼；有什麼效果；其出現的次數及時間；天主如何施恩；我們如何辨別其確實是來自天主，並應以什麼態度來接受這些恩寵。

一、奇恩異寵之定義及種類

㈠定義

我們這裡所談論的奇恩異寵，都是天主對人靈以特殊方式所作出的直接行動，或藉助感官的感受，或以光照注入理智，使人靈獲得清晰的認識。

現在來解釋一下上面的詞語。所謂天主的直接行動，就像我們

---

[3] 有些人或有些神師為了不助長人們產生錯覺，反對或禁止他們研究聖人們有關奇恩異寵的教導。我們的確應該承認，對想像力過於豐富或性情不夠穩重的人，研究奇恩異寵可能使他們產生或增長對於不尋常顯現的渴望。但是另一方面，神師若對靈修大師們這方面的教理一無所知，面對超自然的事就會猶豫不決並心生恐慌。有些人懷疑奇異恩寵的教理，卻天真地去相信所有不可思議的事，這倒是屢見不鮮的。

以前說過的，並不排除天主利用工具，但靈魂絕不可能以任何方式的干預來促成這種行動，他只有被動地接受。

所謂奇恩異寵，是用來指出天主以特殊方式對官能或感官所施展的直接行動，為光照它們或在它們內產生圖像。

有別於奇恩異寵的，是天主對人靈的普通行動方式，一切愛德的傾注，不論其強度之大小；不論是否為最深的接觸；不論其本體性的接觸有多麼頻繁，因接觸而產生來自天人共同性的朦朧之光，即使這種光的強度與明亮度足以比作晨曦，但仍是愛德與神恩的正常成果。

而奇恩異寵與愛德的正常成果有別，可以歸入奇恩異寵的有一般意義下所有的圖像，以及所有非由普通方式所領受的超性光照。天主遷就人類認知的方法，即必需經由感官和理智，就是按照人的能力所能接受的方式，將神光直接傾注於感官和理智之內。

由此可見，奇異一詞在這裡並不指聖愛的傾注特別豐富或具有獨特的性質，也不表示有奇異的效能，如造成皈依或神魂超拔[4]，甚至也不指那罕見的境況或神祕現象，如意志的結合或轉化性的結合；而是指天主行動的特殊方式與一般情況形成對比。天主行動之所以特殊，是因為天主為了光照我們，竟然俯就我們，以我們的感覺與理智聽得懂的言語來對我們說話。

天主往往是在人的神魂超拔中，用人類的言語與人講話，通常

---

[4] 我們將在本書下一章〈心神的黑夜〉的後面部分，再談天主的行動在身體上的外在效果，如神魂超拔的效果。我們並不認為感覺中止或神魂超拔，必然是天主行動的直接效果，所有的只是本性官能在天主行動的奇異力量下，因軟弱而引起的反應。

也同時把豐富的愛德注入人靈。然而，不論當時伴隨的神恩有多麼高超，只有天主直接對官能的行動，才構成我們所談的奇恩異寵。

聖十字若望根據領受這些奇恩異寵的官能，將奇恩異寵加以分類：首先是經由外在身體上的感官（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傳達到人靈的，如外在的神視、言語、味道、香氣等……[5]；然後是在圖像中以超性的方式所構成的傳達，如圖像性的神視[6]；最後是以超性的途徑，經由理性神視、啟示、內在的語言與心靈的感覺[7]，直接到達理智的明確認識。這樣的分類是完整的，也符合《攀登加爾默羅山》的思考邏輯。

而聖女大德蘭的分類則是完全根據經驗得來的。她只指出言語與神視這兩大類，並在作出必要的區分後，將天主所有的特殊行動方式都歸納於這兩大類神恩之中。因此，在聖女大德蘭的分類與聖十字若望的分類之間有互相交錯的情況，如果只拘泥於字面，而不深入了解其定義，就會造成混亂。所以，聖女大德蘭所說的理性神視，按聖十字若望的說法就是啟示。

我們將採用聖女大德蘭的分類，同時以聖十字若望的教導來加以闡明。這樣，針對奇恩異寵所產生的問題，我們便能找到適合的教導，而避免冗長或重覆的敘述。

---

5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章，137頁起。

6 同上，第十四章，173頁起。

7 同上，第二十一章，247頁起。

㈡聖女大德蘭一生中的奇恩異寵

1. 言語的奇恩

大約在1540年，聖女大德蘭第一次蒙受天主的奇異恩寵。那年她二十五歲。當時她正在會客室裡與人交談，基督要她明白那種交情對她並不合適[8]，便顯現給她，表情嚴肅。這是一次單獨的神恩，與其他的神恩無關。又過了十五年以上，才有重大神恩時期的到來，其中首要的便是內在的言語（1557年）。她寫道：

「天主以多種方法對靈魂說話，祂的話有時彷彿從外面來，有時彷彿來自靈魂深處；有時心靈可以聽到，但有時就在外面，可以用耳朵去聽，跟清晰的聲音一樣[9]。」

聖女所聽到的，通常是內在的言語：

「這些話十分清楚，但是身體的耳朵聽不見；然而卻比用聽覺去聽還要清晰。人縱然想盡辦法不去聽，也是徒然[10]。」

聖十字若望對言語的神恩深有研究，將其分成三種：連續性言語、明確性言語和神威性言語。

⑴連續性言語

---

8 《自傳》，第七章，67頁。

9 〈第六住所〉，第三章，944頁。

10 《自傳》，第二十五章，252頁。

「這是心神在收斂中，常常會領悟並產生的某些言語或推理[11]。」

從以上的定義來看，這些連續性言語不是奇恩異寵，因為不是經由天主，而是由心神所形成的。然而聖十字若望還是用了相當長的時間對之加以研究，因為

「心神就像工具，聖神往往幫助心神產生並形成這些充滿真理的推理和思想。於是此人對自己說這些話，就像對第三者說似的。這時深深收斂的理智就與他所思考的真理結合在一起。聖神也因這真理而與理智結合在一起，因為聖神是與所有的真理合為一體的。因此，理智藉著真理而與聖神交流，不斷在內心形成與他所思考的真理相關的其他真理。然而是聖神，他的導師，為他開了門，給了他光照。這便是聖神教導靈魂的方法之一。理智就是這樣受到這位導師的光照和教導，明白了這些真理，同時由他自己形成這些言語，然而這些真理都來自別處。創世紀[12]說：『這聲音是雅格的聲音，手卻是厄撒烏的手』，應用在這裡相當合適。[13]」

這些言語在聖神的光照影響下能具有很高的價值，尤其是在天主聖神把自己大量地傾注給人靈時。但是也容易產生錯覺，即使

「在對理智所作的光照與訊息傳達中，其本身不可能產生

---

[1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六章，278頁。

[12]創二十七22。

[13]《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七章，279-280頁。

錯覺，……然而理智在作推理和形成明確性言語中，則可能有，而確實也常常有錯覺產生[14]。」

理智在聖神的影響下開始活動，然而繼之而來的卻可能是理智自己的活動：

「有些人的理智十分活躍，也十分精細。他們只要在所思考的某個真理中收心凝神，就很容易將思想化成文字，用言語和充滿感情的推理來加以表達，自以為這一切完全來自天主……這種例子不勝枚舉。對於這一點，許多靈魂都是處在錯覺之中。他們自己寫、或者請別人寫他們之所思。其實那只是虛妄，其中沒有一點實質的德行，只是自我陶醉而已[15]。」

聖人對這種事情經驗豐富，因此不厭其煩地責斥這樣的錯誤。他寫道：

「我們這一代的人真是不可思議，連一個沒有什麼默想經驗的人，只要在收斂心神中覺察有內在的言語，就立刻認定是來自天主；他以為這是理所當然的，就會不斷對人說天主告訴了我這個，或天主回答了我那個。其實這純屬子虛烏有，就像上面所說的那樣，只是他們對自己說話而已[16]。」

再說，魔鬼也可能參與其中，繼聖神之後來出主意。

這種錯誤在任何時代都會發生，我們不得不承認今日有許多非

---

[1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七章，280頁。

[15]同上，283-284頁。

[16]同上，281頁。

常受歡迎的教會啟示都是來自連續性言語。這種言語在開始時或許有天主的默感，然而成份非常有限。聖十字若望對於這一點的教導始終有其實用價值，也是我們應該加以深思的。

⑵明確性言語確實是超性的恩寵

「明確性言語與連續性言語很不相同，不論心神收斂與否，明確性言語都是經由超性途徑，並在不經過任何人類感官的傳達下，在心神中產生的[17]。」

然而明確性言語是有等級區分的：

「這些言語有時是非常明確的，有時卻不盡然；它們通常是透過思想，以回答或是其它方式來和心神溝通，有時只有一句話，有時有兩三句話；或者像上面的連續性言語那樣，因為它們通常會持續一段時間來教導靈魂，或是在人的心神並未參與其中的情況下與靈魂討論，這就像一個人與另一個人交談一樣。達尼爾先知為我們提供一個例子[18]，他告訴我們是天使在他內講話[19]。」

這些話也可能只是明確而已，其目的只在於「教導人，或闡明某一點」[20]。魔鬼也能說出這樣的話來。由於這些話在靈魂內的效果並不顯著，所以不易加以分辨。

---

[17]《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八章，287頁。

[18]達九22。

[19]《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八章，287-288頁。

[20]同上，288頁。

⑶神威性言語

神威性言語是具有獨特性質的明確性言語，其言一出，所表達的意思即刻在靈魂內成為事實：

「比如，吾主明確地對一個靈魂說：『你要成為良善的！』這靈魂立即從本質上變為良善的……或者祂見到靈魂處在極度的驚慌中，便對他說：『別怕』，他立即感到自己充滿活力而處在平安之中。因為就像智者所說[21]，天主的話是充滿神力的，其所表達的意思立刻在靈魂內成為事實……根據福音的記載，吾主的神力就是這樣表現在祂的言語中；祂只說一句話，病人就痊癒，死人就復活。祂對某些靈魂所說的就是這種神威性言語。這種言語的重要性與可貴性是無可比擬的，因為天主經由神威性言語給予靈魂的是生命、聖德與無比的寶藏。有時只要一句話，就能使靈魂獲得無比的寶藏，比人靈以自己一生的功績所能獲得的更多[22]。」

只有天主才能使明確性言語有這樣的效力，因此我們更不能懷疑神威性言語確實來自天主。然而聖十字若望指出，也會有例外的情形，即當靈魂自願與魔鬼訂約出賣自己時，那麼深印在他內的「不是善良的效果，而是充滿邪惡的效果[23]」。

看來聖女大德蘭在她的著作中所明確提出的超性言語，都是屬

---

[21] 訓八 4。

[2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九章，292-293 頁。

[23] 同上，294 頁。

於神威性的：

「吾主對她說，不要怕，我的女兒，是我，我不會捨棄妳……聽到這些話後，我的心就重新找到安寧，力量，勇氣，信心，平安與光明[24]……。」

「吾主對我說：妳怕什麼？妳不知道我是全能的嗎？我所許諾給妳的，都將由我來完成。祂的話句句成真，立刻在我內有了興辦其他事業的力量……。

以前祂時常指責我；現在我犯了任何過失，祂仍指責我，祂的一句話就可以使人靈感到自己的虛無。這些話至少是一個改過遷善的機會，因為至尊天主，誠如我說過的那樣，既勸告人，又治癒人。

有時候，特別在祂要賞賜給我任何重大恩寵時，就使我想起自己過去的罪過。這時人靈就像面對真正的審判者一樣，在如此強烈的神光之下，見到自己的真情實況，實在使人無地自容[25]。」

當這些言語向她預報將來的事時，這些話語

「使人深信……天主一定會找到人所不知道的方法使這些話語實現，祂的話最終是會完成的，而事實上祂的話果然句句成真[26]。」

---

[24]《自傳》，第二十五章，264頁。

[25]同上，第二十六章，269-270頁。

[26]〈第六住所〉，第三章，947-948頁。

聖女大德蘭只陳述那些神威性言語，表示她只承認唯有這種言語才是真正來自天主的言語。

聖十字若望由於有心要指明天主的無所不在，所以把研究的範圍擴大到明確性和連續性言語，以便釐清天主的行動及其影響所占之比重。然而誠如他所說，在這兩種言語中，超性與本性的影響是如此之難以區分，其中的超性影響又如此之不清楚，所以總會令人生疑。因此，我們應該和聖女大德蘭一起，謹慎地只將神威性言語認定為「內在的言語」，因為只有神威性言語才帶有來自天主的明確標記。

2.神視

神視一詞常遭人誤解，我們得先找出其明確的意義。

聖十字若望指出，「對靈魂來說，了解與看見是同一回事[27]。」在這種意義下，可以說一切認識，不論其對象與方式如何，都是針對真相的神視。

然而在日常用語中，神視一詞只限於狹義的意義，通常只用於外在的視覺和內在的想像所能見到的有形體。因此我們說，聖女伯爾納德（Sainte Bernadette）以外在的神視見到了童貞聖母，聖女大德蘭則以內在的神視見到了基督耶穌的人性。

聖女大德蘭在談論她的一切認識時，並不使用廣義的神視一詞，她也不將此詞之所指對象只局限於視覺可見的有形體。在內在的言語以後，她所獲得的最初幾次超性顯示，只是覺察到耶穌的臨在，並沒有任何視覺的圖像，她稱之為理性神視。不久以後，這些

[27]《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一章，247頁。

理性神視又以圖像性神視加以補充。最後出現的則是純理性神視，以天主或其屬性為對象。在給神視下定義之前，我們先來聽聽聖女極其生動的描述：

⑴形體性的理性神視

聖女大德蘭正在難過，因為宗教裁判所發出一項命令，將許多卡斯提亞語的靈修書列為禁書。她聽到吾主對她說：

「『不要難過，我要給妳一本活書！』當時我還不明白祂為什麼要對我說這話，因為我那時還沒有過神視。但不多日子以後，我就完全明白了[28]。」

聖女繼續說：

「在一個聖伯鐸的節慶日，我正在靜禱時，我看見，或應該說我感覺到基督就在我身邊，因為我用肉眼或靈魂的眼什麼也沒看見。我覺得耶穌離我很近，是祂在對我說話。由於那時我完全不知道會有這樣的神視，所以一開始我非常害怕，只一味地哭。但是吾主要我安心，祂的話一出口，我立刻就像往常一樣感到寧靜和幸福，再沒有一點恐懼了。我感到祂一直在我身邊行走，但我見不到祂以何種方式行走……我清楚地感覺到祂總是在我的右邊，見證我所從事的一切工作；只要我稍稍收心，或不太分心，就不可能不知道祂就在我身邊[29]。」

---

[28]《自傳》，第二十六章，272頁。

[29]同上，第二十七章，274頁。

這種神視與她在結合性的靜禱或安寧性的靜禱中所經驗到的天主臨在迥然不同。聖女明確地指出，在結合或安寧性的靜禱中，

「我們是藉由靈魂內所產生的效果而知道天主的臨在，而且至尊天主就是要用這種方式使人感覺到祂。但是在神視中，我清楚地認出童貞聖母的兒子耶穌基督，就在那裡[30]。」

靈魂真實地覺察到耶穌就在近前，言語行動有如常人。雖然感官見不到有形體的臨在，但這不是神視又是什麼呢？尤其是該如何解釋呢？聖女以第三人稱來敘述自己當時在解釋此事時所遇到的困難：

「她於是憂心忡忡地去找神師。神師對她說，既然妳什麼也沒有看見，妳怎麼知道就是吾主呢？請妳告訴我，祂的面容如何？她回答神師說，她不知道，也無法作任何補充說明。她只知道對她說話的就是吾主，這絕不是錯覺[31]。」

聖女這種堅強的信心當然不能說服神師，因為他只用一般的觀念來判斷這類奇事，於是這位神師又提出不少問題：

「神師問我，誰告訴妳那就是耶穌基督？我回答說，是祂自己，祂常常對我這樣說。然而在祂這樣說之前，已銘刻在我的理智上了，即使銘刻於我理智之前，祂已經對我表明了，只是我看不見祂[32]。」

---

[30]《自傳》，第二十八章，276頁。
[31]〈第六住所〉，第八章，995頁。
[32]《自傳》，第二十七章，276頁。

這神視持續了「很多日子，有時甚至超過一年[33]」。神師和靈修專家都無法解決如此棘手的個案。幸虧數年之後，聖伯鐸・雅剛來到了亞味拉，他以權威性的個人經驗及其聖德，安撫了聖女[34]，也消除了聖女以前所請教過的神師和專家們的疑慮，他們的疑慮曾一直折磨著聖女[35]。

⑵圖像性神視

聖女大德蘭在理性神視尚未得到確認時，又蒙恩得到了圖像性神視。她寫道：

「現在我們來思考一下吾主是如何同我們在一起的。我們設想在純金的珠寶匣裡有一顆價值連城、魅力無比的寶石。我們雖然沒有看見這寶石，但知道它一定在那裡。然而若我們戴上了這寶石，就不可能不感覺到它的魅力。雖然目前在我們的視線下這顆寶石是不可見的，但我們還是會非常珍視它……然而我們卻不敢注視它，也不敢打開收藏它的那寶盒……只有它的主人才知道這祕密，並掌握這寶盒的鑰匙。主人為了我們的好處，把寶石借給我們；只有在他樂意給我們看時，他才為我們開啟那寶盒……有時他會突然打開寶盒，給借用寶石的那人一個恩惠……當吾主樂意給人靈祂愛情的特殊標記時，也是這樣。祂以祂願意的方式，把自己至聖的人性顯示給靈魂。祂自

---

[33]〈第六住所〉，第八章，995頁。

[34]《自傳》，第三十章，313頁（約於1554年）。

[35]同上，第二十八章，297頁。

己以在世生活時的姿態出現，或以復活後的狀態出現。雖然這樣的神視像閃電一樣迅速，但這極其光榮的形象即深印在人的腦海裡，永遠不消失，直至靈魂到了永遠享見祂的地方，當面見到祂時才會抹去[36]。」

這圖像之生動美麗是無可比擬的：

「吾主的光輝就像燦爛的神光，又好像太陽光蒙上了透明輕紗，有如待磨光的鑽石一般。祂的衣服就像是以最精細的亞麻布做成的[37]。」

聖女在她的《自傳》中，對吾主的光亮描寫得更為詳細，她說在這光亮面前「太陽失去光輝」；這「燦爛之光，使視覺迷戀，久視也不感疲勞」；這「不夜之光……縱然最有才華的人，以長久之生命，也不可能對這光亮有任何概念[38]」。

因此，靈魂為之震驚：

「靈魂根本沒有期待神視，甚至連想也沒有想過，突然，吾主的圖像完整地顯現了。這圖像使所有的官能和感覺為之震驚，因而充滿恐懼與不安，但立即又得到甜美的平安。就像聖保祿被擊倒在地一樣，空中有風暴和閃電，而我們所說的內心世界起初也有巨大的震動，但像我剛才所說的那樣，頃刻之間一切又都回到平安之中[39]。

---

[36]〈第六住所〉，第九章，1002-1003頁。

[37]同上，1004頁。

[38]《自傳》，第二十八章，290頁。

[39]〈第六住所〉，第九章，1006頁。

幾乎每次祂賞賜給靈魂這樣的恩惠時，靈魂便進入神魂超拔的境界[40]。」

因此，聖女堅信吾主是為了遷就她軟弱的人性，才逐漸把自己的聖手、聖容顯示給她，最後

「在聖保祿慶節的彌撒中，我看見了吾主整個的至聖人性，就像復活畫像那樣[41]。」

聖女大德蘭宣稱，她從未用肉眼瞻仰過這樣的神視，而總是用靈魂的眼睛來瞻視[42]。因此她從未有過外在形體的神視，如面對其人一般，她有的只是圖像性神視。

這些圖像性神視通常與理性神視同時出現：

「這兩種神視幾乎總是連袂而至，對，總是這樣出現的。靈魂的眼睛在圖像性神視中瞻視吾主至聖人性的卓絕、俊美和榮耀，而在我所說的理性神視中使我們明白救主同時就是至尊天主，祂是萬能的，祂統治一切，管理一切，用祂的愛充滿一切[43]。」

圖像性神視覆蓋理性神視，就像給它披上了鮮活光輝的外衣一樣[44]。

---

[40]〈第六住所〉，第九章，，1004頁。

[41]《自傳》，第二十八章，288頁。

[42]同上，289頁；〈第六住所〉，第九章，1003頁。

[43]同上，289頁。

[44]在《自傳》，第三十三章，367頁中，聖女大德蘭描述她在理性和圖像性神視中見到聖母，而只在理性神視中見到聖若瑟。

靈魂所有的內在官能，無論是理性的或是感覺的，都按照其個別性，以不同方式，被同一臨在所震懾。因此我們能明白，聖女大德蘭之所以肯定圖像性神視與理性神視同時出現

「似乎比其他的情況（只有理性神視）更為合理，因為這與我們的本性更為相稱[45]。」

她解釋道：

「在以前的神視（理性神視）中，天主不用圖像顯示給靈魂，確實是更高超的；但是有圖像的神視對我們軟弱的人性則更有利，因為對記憶大有幫助，使人不能忘記這樣崇高的恩惠，並使理智從中取得依據；如此神聖的臨在以圖像顯示出來，一直銘刻在腦海之中，也是很有用的[46]。」

⑶神體性神視

以上所說的神視，無論是圖像性的或是理性的，其對象都是具有形體的實體。神體性神視使靈魂見到的都是沒有形體的對象，如真理、天使或天主自己。這種神體性神視可能是圖像性的，就是感官藉助圖像而感受到的，也可能是理性的，就是理智藉助天主的神光而領悟到的。

這種神視就其性質來看，會產生許多更為微妙的問題。在討論這些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收集一下聖女大德蘭的種種見證，因為

---

[45]〈第六住所〉，第九章，1002頁。

[46]《自傳》，第二十八章，293-294頁。

她對這種神視的經驗最具代表性，我們可以將其歸納為三種類型：對未來或隱密事件的神視、對天主和靈魂屬性方面的神視，最後則是對天主聖三的神視。

a.**對隱密之事的神視**。聖女大德蘭經驗過無數次這種對隱密之事的神視，即對遠處或將來的神視；她蒙受這樣的神恩直至生命末刻。通常這些神視是圖像性與理性兼而有之。理智上的光照說明圖像，而圖像則使光照有形化並明確化。

「有一天，我在聖體前祈禱，突然有一位聖人顯示給我，當時他的修會稍有衰落的情況，他打開手中的一本大書，要我誦讀書上用大而清楚的字所寫的字句；我讀的是：將來這修會是要興旺的，會有許多殉道聖人。

另有一次，我在詠經堂內誦念晨經時，有了神視。我見到在我面前有六、七位手持寶劍的人，他們似是同會會士。我明白他們是要捍衛信德的。又有一天，我在祈禱中神魂超拔了。我彷彿置身在廣闊的平原上，那裡有一羣戰士。該修會的會士們便與他們奮勇作戰。會士們容光煥發，火光滿面。他們戰勝了一大批敵人，也殺死了不少。這似乎是一場反異端的戰爭[47]。」

這純粹是神恩性質的神視，就是為了他人的益處而獲得的，嚴格地說，這些神視與聖女的靈修生活無關，也不能表達她靈修攀登中的逐步進展。

b.**以天主或人靈為對象的神視**。聖女在《自傳》中指出，在她

[47]《自傳》，第四十章，469頁。

所蒙受的眾多恩惠中，某些光照是十分耀眼的，例如她說，透過所蒙受的光照，

「她十分清楚地明白如何只有一個天主，而一個天主包含三位。我為之大為驚奇，而且深深地感到快慰[48]。」

這是單純的光照還是神視，我們無法加以仔細分辨。

這項對於天主本身的真理所獲致的光照，在聖女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視之為「崇高的恩惠」。這次的神視，她在《自傳》和《靈心城堡》[49]中都提到了，聖女寫道：

「我的靈魂好像被我往日所見到的至尊天主所浸透並充滿，我身在至尊天主之內，祂使我明白那包含所有真理的最圓滿真理的極致……我明白什麼是靈魂在真理中前進、在至尊真理天主面前行進……我所說的這真理，惠然顯示給我，祂就是真理本身；這真理是無始無終的……由於我什麼也沒有看見，也無法說明個中情況[50]。」

這次的理性神視伴隨著內在的言語和深印在靈魂上的圖像。

「這神聖真理的圖像十分生動地出現在我面前，深印在我心裡；我無法道出是如何發生的，也不知它有多麼高深[51]。」

---

[48]《自傳》，第三十九章，459-460頁。

[49]同上，第四十章，461-463頁；〈第六住所〉，第十章，1015頁。

[50]同上，第四十章，461-463頁。

[51]同上，462頁。

我們認為可以把這崇高真理的顯示，與聖女在談到理性神視[52]時所描述的「那種神視與言語」互相連接。在這理性神視中，

「天主把祂要讓靈魂認識的事，銘刻在靈魂的最深處。在那深處，祂不用圖像，也不用言語，只用我剛才所說的（理性）神視，使他明白。我們要非常仔細地注意吾主在使靈魂明白祂的意思時所採用的方式，藉此方式祂使人發現偉大的真理或高超的奧祕；因為通常當祂為我解釋那些恩賜給我的神視時，就是這樣使我明白的……這種神視並非總是在靜觀時賜給我們的，其實很少在靜觀中出現。但我必需指出，當它來到時，我們自己並未曾作任何準備工作或任何有意的行為，看來一切都是天主的作為。這好比我們並沒有吃，但食物卻已在我們胃裡，我們不知它是怎麼進入胃裡去的，但我們清楚地知道它在胃裡……因此靈魂什麼也沒有做……他發現一切都備妥，也吃進去了；他完全不動手，只是享用……就在一剎那間，靈魂成了博學之士，在十分清楚的光照下他認識了至尊天主聖三的奧祕，以及其他許多高深的奧祕，以至她敢和任何一位神學家辯論這些真理[53]。」

以上這些明確的描述一方面說明了靈魂的被動性，一方面顯示出靈魂在突然間發現自己內心有無限明亮的豐富寶藏；同時也解說了在理性神視的過程中，是天主將光照直接注入靈魂內的。

---

[52]《自傳》，第四十章，第二十七章，277-280頁。

[53]同上，第三十七章，277-279頁。

聖女大德蘭在敘述了對真理的理性神視後，又談到天主如何居住在靈魂內的神視，這回是圖像性神視：

「我整個的靈魂彷彿是一面明亮的鏡子，沒有背面，也沒有邊緣，沒有上，也沒有下，整體都光亮至極。在靈魂中央我看見耶穌基督以我常見的形象顯示給我。好像在我靈魂的每一部分我都可以清楚地見到祂，就像在鏡子裡一樣；接下來輪到這面鏡子，不知在什麼方式下，以我絕對無法描述的愛情交流，又在吾主內出現……這種神視，我認為對專心收斂心神的人是非常有益的[54]。」

這種神視對收斂心神是很有用的，因為光照藉著圖像使感官有所依恃。這種神視無疑既屬於理智，又屬於圖像；從中我們發現後者是重疊在前者上面的。聖女大德蘭在談到形體方面的圖像性神視時，盛讚兩者重疊在一起的好處。

有時圖像很不清楚，以至聖女不敢確定它是否存在；但理性神視正好相反，它顯得十分清楚。聖女接著說：

「有一天，我在靜禱中獲得很短暫的神視，然而我無法看得很清楚。我在最明亮的光中見到萬物如何在天主內，以及天主如何包容萬物。我的確無法描述這個神視，但它深深印在我心裡……我雖然不能肯定，但是我彷彿見到一些東西。我應該是見到了什麼，既然我要作個比較……也許我不知道如何去理解這些神視，因為沒有什麼形象，儘管其中有些神視似乎應該

[54]《自傳》，第四十章，464-465 頁。

有點形象……我這樣作比較吧，天主本身彷彿是一粒十分明亮的鑽石，這粒鑽石要比整個世界大得多；也可以說，祂像一面鏡子，就像我在前面的神視中把靈魂比作鏡子一樣……這面鏡子包含一切，沒有任何東西能存在於其無限大之外[55]。」

我們應該注意，這些神體性神視與形體性神視都遵循同一漸進程序。靈魂首先獲得的是理性神視，然後加上圖像性神視，使得神視更加完美並增加其效能。在對天主聖三的神視中，至少在神婚以前的神視中，都具有這種漸進的發展程序。

c.天主聖三的神視。聖三的種種神視標示出天主的生命強力地深入靈魂內，給靈魂帶來了新的要素。聖女大德蘭所蒙受的第一次理性神視，曾使她感到有點吃驚。

「耶穌升天慶節後的星期二[56]，我在分心走意的困擾中領了聖體之後，靜心靜禱片刻……我對耶穌抱怨我們無可救藥的人性。突然間，我的靈魂開始燃燒起來。我確實相信在眼前的理性神視中見到天主聖三臨在我內。我的靈魂藉著這真理的某種表現或圖像，可以看見——就我微薄的能力所及——如何在唯一的天主內有三位。聖三彷彿在對我說話，天主三位清楚地重現在我的靈魂內。我於是明白了吾主的話：『天主三位要居住在有聖寵的靈魂內……』，我確實見到聖三按我所敘述的方式來到我內。我覺得在我的靈魂深處深深印上了我所瞻仰的天主聖

[55]《自傳》，第四十章，466-467頁。聖女大德蘭在《靈心城堡》，〈第六住所〉，第十章，1014頁中，以幾句話描述了這同一次神視。

[56]1571年5月29日於亞味拉的聖若瑟隱院。

三圖像，三位卻是唯一的天主，此印記之深，如果這神恩持續下去，我一定不會在這樣的神聖陪伴下分心走意[57]。」

天主聖三的理性臨在確實繼續存留在她內。一個月後，聖女又提到此事：

「當初我所說的天主聖三在我內的臨在，幾乎是以連續不斷的方式，一直持續到今天這紀念聖保祿的日子。通常我習慣單獨在耶穌面前，現在面見聖三，總覺得有點侷促不安，儘管我明知聖三就是唯一天主。今天我正在想這事時，吾主對我說：『妳把靈魂的事想作是有形體的，這是不對的；要知道兩者是很不相同的，靈魂有能力享有更多』。然後我的靈魂就像浸滿水的海綿那樣沉浸在天主之內，而且在某種意義下，真正享受到聖三的臨在，而且在靈魂內擁有聖三。這時我聽到一句話：『不要枉費心機想把我關閉在妳內，而是要把妳關閉在我內』。我覺得天主聖三就好像在我靈魂之內；我見到聖三毫無分別地把自己通傳給每個受造之人，同時又完全居住在我內[58]。」

聖女大德蘭在蒙受這樣的神視後不久，就寫下了這關係，但由於這種神視是前所未有的，下筆時覺得困難重重。七年以後，當她寫《靈心城堡》時，她下筆又如以前那樣輕易流暢了。在被提升到高超的境界以後，她對這種神視的性質就懂得更多，也更能道出其特徵來了。

---

[57]《交往集》，九，538-539頁。

[58]同上，十一，540-541頁。

於是她告訴我們，聖三的理性神視，是靈魂在剛進入第七住所以後、在蒙受神婚恩寵之前，所領受的神恩。

「靈魂一旦進入這住所以後，至聖聖三就藉理性神視，或以某種特殊的表現方式，將三位顯示給靈魂。人的心靈頓時被火焰的光芒所照明，就如無可比擬的發光雲團一樣。他看到天主三位各不相同，接著一種奇妙的知識閃入腦中，他萬般肯定地明白了這三位是屬於同一性體，享有同一權威，同一智慧，是獨一無二的天主。我們藉信德所相信的，靈魂現在可以說親眼目睹；雖然靈魂什麼也看不見，既不用肉眼，也不用靈魂的眼睛，因為這不是圖像性神視。然後聖三與他交融，對他說話，並使他懂得吾主在福音上所說的話，就是祂要親自與聖父和聖神一起住到那些愛祂並遵守祂誡命的靈魂內……雖然他對聖三並不經常有那樣清晰的認識，但是只要他稍加思量，就能與聖三在一起[59]。」

由此可見，聖女大德蘭是在 1571 年耶穌升天慶節後的星期二那天，進入第七住所的；當天她在理性神視中就見到了聖三，此後，這種神視就經常與她相伴。

這種理性神視是具有特殊性質的，由於它來自「火焰的光芒」，所以只有在神婚中才能臻於完美。我們在閱讀聖女大德蘭的《交往集》時，字裡行間讓人感到，在神婚以前，這理性神視是以不同種類的神視來支持並達到其完美境界的。

就在同一年，聖女又這樣記載：

---

[59]〈第七住所〉，第一章，1030-1031 頁。

「有一天我在靜禱中，主耶穌藉一種理性神視讓我看見一個在天主聖寵中靈魂的情況。我看見聖三與他相伴，因此就給了他統御整個世界的能力……另外祂又讓我看到有大罪靈魂的情況。他的一切能力都被剝奪了，就像身體完全被捆住、雙眼被蒙住的人，即使努力掙扎，也看不見，走不動，什麼也聽不見，最終發現自己已處在深深的黑暗之中。我見了深為悸動，心中憐憫至深，下定決心只要能救出其中一個，忍受任何磨難為我都是微不足道的[60]。」

次年，1572 年 9 月 22 日，在神婚前兩個月，聖女蒙受了圖像性神視，她相當詳細地加以陳述，目的是要指出圖像性神視能為理性神視作更明確的說明：

「可欽崇的聖三以某種方式和某些類比性表象呈現給我，使我在圖像性神視中，能十分清楚地瞻仰祂。聖三過去確實是在理性神視中顯示給我的，但是過了幾天，我就不能像現在這樣，使我的心神專注於這真理，也不能從中得到安慰。今天我認識到這種神視與我從神學家那裡聽來的道理是符合的，即使我當時沒有懂得很透徹……

出現在我心靈上的就是彼此有別的聖三，我能親眼目睹，也能分別與聖三中的每一位說話。從那時起，我確認唯有聖子取了人的肉軀，神視使這端真理更為明確。聖三之間彼此相愛，共同行動，互相認識……三位只有一個意志，一個能力，一

[60]《交往集》，十八，543-544 頁。

個權威。因此聖三之間缺一不可，天地萬物只有一個造物主[61]。」

最後，於 1572 年 11 月 18 日，在神婚時，聖女又蒙受兩次神視，她強調這兩次神視具有一種與眾不同的特徵。首先是耶穌至聖人性的圖像性神視：

「吾主第一次給人靈這種恩惠，要人藉圖像性神視見到祂的至聖人性，為了讓人對祂的人性有充分的認識，而且讓人明白他自己所領受的神恩是多麼崇高無比。當祂顯示給別人時，也可能採用其他方式……

妳們會覺得這恩惠並無特別之處，因為吾主曾多次以同樣的方式顯示給這個人。然而這次的神視與以往的神視迥然不同，因為它使這個人惶恐不安，而且充滿恐懼，首先因為這個神視具有驚人的力量，其次因為吾主對這人所說的話，最後因為在上述的神視外，這人尚未見過有其他的神視顯示在自己的靈魂以內[62]。」

就在這時，靈魂與天主結合：

「這種結合發生在靈魂最深處的中央，那裡應該就是天主的住所。我似乎感到祂不必經過任何門戶就能進入其中。我之所以說祂不需經過任何門戶，是因為在我從以前到現在的敘述裡，吾主似乎是藉著感官和其它官能來行動的，而祂顯示自己神聖

61《交往集》，二十六，549-550 頁。

62〈第七住所〉，第二章，1034-1035 頁。

的人性也該是如此的；然而在神婚結合中就完全不一樣了。吾主在靈魂的中央顯示自己，不是藉圖像性神視，而是藉理性神視，然而這一次比任何以前敘述過的都要微妙多了[63]。」

如此崇高的理性神視似乎發現天主已臨在人靈，而這全靠人靈與天主完美的結合，「雖然當我們還活在世上時，這種卓越的恩典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的[64]」，但它已標誌著一個頂峰和永遠的占有。聖女大德蘭肯定，「靈魂從此永遠與天主同住在我們所說的靈魂中央[65]。」

㈢奇恩異寵的性質

我們所列舉的來自天主的神聖訊息，即言語和神視，全部都是奇恩異寵嗎？都是天主對感官或其他官能的直接行動所產生的恩寵嗎？我們將盡量加以說明，而聖十字若望對這些恩寵所作的分類將對我們有所幫助。

1. 言語。——我們根據所下的定義，來檢視聖女大德蘭所敘述的內在言語；既然它們都是神威性言語，那麼毫無疑問就是奇恩異寵。

聖十字若望所描述的連續性言語，既然是在天主的光照下，由靈魂發出來的，就不是奇恩異寵。

至於明確性言語，按照定義是奇恩異寵，因為直接來自天主。然而由於其效果並不明顯，所以在許多情況下，很難與連續性言語

---

[63]〈第七住所〉，第二章，1035頁。

[64]同上，1034頁。

[65]同上，1036頁。

區分開來。所以不對其性質下斷語，是明智的。

2. 神視——要確定聖女大德蘭神視的性質並非易事。聖十字若望在這方面的分類對我們大有助益。

⑴聖十字若望把神視分為三種：狹義的神視、啟示，以及對真理的認識。狹義的神視是在超性的光照下，直接深入天上地下所沒有的事物；它們與天主、精神實體或有形實體有關。

享見天主和精神實體本是來生之事，因為我們不死就不能看見天主。然而聖十字若望認為這種神視在現世就有可能：

「這種神視極其稀少，而且一現即逝。在此情況下，天主還得親自支持人的本性生命，因為此時若天主將精神完全抽離肉軀，靈魂就不再給肉軀生命……而天主賜給聖保祿、梅瑟和厄里亞的這種十分真實的神視……是十分稀少的；幾乎是沒有的，即使有，也只賞給極少數的人[66]。」

對有形實體的神視就是上面所說的形體性的神視。

所有這些神視都是奇恩異寵。

啟示則是將祕密和奧祕顯示出來。啟示的內容就是天主自己，即天主聖三的奧祕及其神聖屬性，也可以是天主在其事工與教會信理中的顯示。由於天主的啟示已經結束，因此這些神恩只是對已知的真理加以說明或彰顯，以使人領悟。這樣的啟示「通常是藉言語、圖像、符號來傳達的[67]」。

至於對真理的認識，則是

---

[6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二章，251-252頁

[67]同上，第二十五章，273頁。

「在超越已有、現有、將有的方式下，明白並用理智領悟天主或萬物的真理[68]」

這些認識以造物主或受造物為對象。

對天主的認識純屬靜觀的內容，是結合性愛情所產生的效果。在完美的形式下，這樣的認識

「只賜給那些已達到與天主結合的靈魂，因為這種認識就是結合本身，這種結合的內涵就是靈魂藉著接觸天主而擁有這些認識[69]。」

這種對天主本體的接觸，不僅豐富了靈魂，而且使這些在神恩中最為寶貴的認識變為事實；因為認識天主就來自與天主結合，而且就是結合本身。

對天主的認識並不是奇恩異寵，因為是來自與天主的共同性，而此共同性乃是愛德所達成的。縱然對天主的認識是最崇高的，最令人渴望的，但都屬於聖寵正常的發展範圍之內，而且也是聖寵所產生的效果。

而對於那些低於天主的人間事物的認識，則是迥然不同的。這些認識是關於事物本身，關於各種事實和人與人之間所發生的各種事件。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這些認識或來自智慧性或先知性的神恩，或來自心靈淨化後的能力，因為這樣的心靈能在最微小的外在跡象下，發現蘊藏在深處的真相。以上兩種情況，若要真實地獲得

[68]《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四章，260頁。

[69]同上，262頁。

那樣的特恩或能力，天主的光照還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這樣的認識，通常還不是我們所稱的奇恩異寵。聖十字若望要人切記，不可對其過於重視，甚至要加以懷疑[70]。

⑵聖十字若望所作的分類，給了我們很寶貴的指示，使我們能確定聖女大德蘭所蒙受神視的性質。現在就對這些神視逐一加以探討：

對於具有形體的理性神視或圖像性神視，根據我們以上的描述，都是狹義的神視，因此毫無疑問，我們應視其為奇恩異寵。

對於神體性神視的各種超性現象，我們則應當加以區分。

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神體性神視，在聖十字若望的定義下，能視其為對天主的神視或對神性實體的神視嗎？我們認為不然[71]。因為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最高超的神視，亦即對聖三的神視，是持久性的，而聖十字若望所說的對天主的神視僅是一瞬間的事。我們所知道的聖女大德蘭的神視，本身就很清楚，不必用神祕大師所描述的稀有而特殊現象的神恩來解釋。若在此神視上尚存疑點有待闡明，那麼要研究的不是對聖三的神視，而是對在聖女靈魂造成深刻印象的天主真理的神視。

這種以圖像銘刻於心並伴隨有內在言語的天主真理神視，或基督居於靈魂內的神視，或靈魂在聖寵內還是在大罪中的神視，以及對天主聖三的圖像性神視，在我們看來，按照聖十字若望的定義，都是啟示。因為聖人說過，通常天主藉助言語、圖象和符號來顯示祂的奧祕，所以這樣的啟示都屬奇恩異寵。

---

[7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四章，265-271頁。

[71]聖女很可能享有過這種神視，但她並未加以描述。

聖女大德蘭對未來的神視，也是奇恩異寵，因為這樣的啟示顯然是來自天主特別灌注的光照[72]。

靈魂蒙恩進入第七住所時，對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並不是啟示，而是來自此階段崇高愛德的心神認識，根據狹義的定義，就不是奇恩異寵。在神婚之前的階段中，根據聖女大德蘭所作的見證，這種理性神視持續一段時間，幾天後就變弱隱去[73]。由於結合還不夠完美，理性神視同樣也不夠完美；但聖女大德蘭的理性神視在當時得到了我們稱作啟示的奇恩異寵的加強。一旦靈魂達到神婚的境界，理性神視也就在真實的完美結合中達到完美，此後奇恩異寵也就可能停止了。這時靈魂所獲得的光照就勝過奇恩異寵，因為這光照來自結合性愛情；這愛情能使靈魂不斷覺察到那住在他內的神聖寶藏，並意識到自己已與祂完美地結合了[74]。

聖女大德蘭的經驗與聖十字若望的教導真可謂相得益彰；聖十字若望把那從完美的結合性愛情中所升起的曙光，置於經由奇恩異寵途徑所獲得的全部光照之上。

二、奇恩異寵的效果

我們可以不鼓勵人過於渴望奇恩異寵，但也許會因此使人低估這些恩寵的效能。即使對有些個案會造成矛盾或不便，我們仍舊認

---

[7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五章，273頁。

[73]《交往集》，二十五，549頁。

[74]在本書第五部的第七章〈心神的婚約和神婚〉中，對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有更詳盡的闡述。

為應該對這方面的真相加以確定。這真相就是這些奇恩異寵對領受者而言，不僅使其靈修生活大有進展，而且對其所負使命的達成也有莫大的影響。聖女大德蘭就是其中的典範。

㈠聖化靈魂

聖女大德蘭聽到的第一句內在言語是這樣的：「今後我再也不願意妳與人交談，只願妳與天使交談[75]」。這就是要求她斷絕會客室內的談話，割斷一切不純屬靈性的友情。她寫道：

「從那以後，除了對那些愛天主和侍奉天主的人以外，我無法對人有任何感情、任何興趣、任何特殊的友愛；……從那天起，我下定決心，要為天主不放過任何一個犧牲，因為天主在一瞬間完全轉化了祂的婢女，因此祂再也不必為此事敦促我了[76]。」

神視和啟示這兩者，與內在言語一樣，也許更勝過內在言語，能使天主的光照和恩寵大量地進入人靈。神視和啟示是「使人靈達成更高、更完美聖德的最大助力[77]」，它們「使靈魂洞悉許多重大真理，而不需要其他導師[78]」，又能使謙德深入靈魂[79]，並使靈魂燃起愛情之火[80]。

---

[75]《自傳》，第二十四章，250頁。
[76]同上。
[77]〈第六住所〉，第九章，1011頁。
[78]同上，1006頁。
[79]《自傳》，第二十九章，301頁。
[80]同上，307頁。

聖女在論述圖像性神視時，這樣寫道：

「靈魂由於這神視而真正地轉化了；他一心只貫注於天主，感覺自己又開始以前所未有的最熱烈的愛，在我看來，也是最高超的愛，來愛天主[81]。」

這些無與倫比的寶貴聖寵，其效能如此顯而易見，因此聖女可以向心存疑惑的人講述，作為天主行動的實證。她寫道：

「這些珍寶我都能向人展示；凡認識我的人都清楚地看到我的靈魂已完全改變了，連我的神師也如此肯定。這種改變在各方面都是非常深刻的，不是藏而不露，而是顯示在眾人眼前的[82]。」

聖女大德蘭的見證如此大量地被聖人傳記作者們所確認，因此不再需要在此贅言。試看加里肋亞的漁夫經吾主召喚，瞻仰了祂的聖容，又奇妙地領受了祂的聖神以後，就成了宗徒；掃祿被擊倒在大馬士革的路上後，成了外邦人的宗徒；還有許多靈魂經神威性言語或神視轉化以後，奔赴天主所啟示給他們的使命，而成效卓著。

然而我們還應該指出，轉化人靈的效果並不直接來自奇恩異寵，而是來自與其效果相伴的聖寵[83]。

---

[81]《自傳》，第二十八章，293頁。

[82]同上，296頁。

[83]儘管明確性言語的聖化效果不大，但仍是奇恩異寵。啟示可能只特別光照某一點，也仍不失為奇恩異寵。

㈡光照

奇恩異寵的獨特效果就是光照，其性能之優越足以給靈修生活帶來異乎尋常的影響。

這光照是既明亮又超然的，既遷就靈魂又豐富滿溢，深深進入人的理性官能及最微小的認識官能之內，以直接而鮮活的方式向官能揭示超性的事實，又把這些超性事實的圖像或意念深深銘刻在其中，同時加強人的渴望，使人的官能因而更易於接觸超性的事理。

聖女大德蘭曾多次特別強調，持續性的理性神視是多麼神奇，可以使吾主的臨在不斷地呈現在面前。

「我們可能知道天主臨在於我們的一切工作之中，但我們天生容易把這端道理忘記。然而靈魂蒙受了這恩寵（理性神視）以後，就不會再分心走意了；因為在他身邊的吾主使他總是聚精會神；再者，由於靈魂對他能看見或感到就在身邊的吾主懷著幾乎不中斷的熾熱愛情，他能得到更多我們所講過的其他恩寵……因此，一旦吾主收回這些恩寵，他就會陷於深深的孤獨之中[84]。」

根據聖女大德蘭的見證[85]，圖像性神視更為有用，因為更符合我們透過感覺認識事物的一貫方式，並且把生動的圖像深刻地銘刻在人的記憶之中，再也不會消失。

在奇恩異寵的光照下，神祕經驗可以獲得寶貴的幫助。即使那

---

[84]〈第六住所〉，第八章，997-998頁。

[85]《自傳》，第二十八章，293頁。

光照之亮度足以稱作曙光，但這神祕經驗還是朦朧不明的。在心神的黑夜時期，神祕經驗就像被埋藏在黑夜之中；然而就在此時，靈魂通常會得到最多的奇恩異寵，也從中獲得最及時的幫助。

神祕經驗總使人堅信擁有天上的珍寶。然而這珍寶是藏在寶盒中的，只能在人閉上眼時偶爾享見一下。不錯，信德以完美的條文說明其中所隱藏的奧祕；然而信理條文本身卻在閃閃發光的鍍銀表面之掩護下，竭力維護其純金的奧祕本質。奇恩異寵打開一下寶盒，讓靈魂得以一窺珍寶[86]。這時奇恩異寵就像撕開了信理條文的明亮表面——雖然明亮，卻只是外層，亮出了條文中所蘊藏並維護的天主生命，並使天主的生命在鮮明生動的闡述下，湧現在人的官能上，這樣官能就在驚訝和喜樂中領受天主的生命。

伯鐸雖有熱烈的信德，但在大博爾山上，當耶穌祈禱時，他卻睡著了。他和若望、雅格一起進入光耀的神視中，在神視中感受到吾主的祈禱所蘊藏的內在珍寶。因此我們不難明白他為什麼要在大博爾山上搭起帳棚了。以後，他將確認信德的條文要比神視更確實，因為他曾寫道：「我們認定先知的話更為確實（*habemus firmiorem propheticum sermonem*）[87]」。然而是他記憶起親眼所目睹的有關基督的光榮的神視，才會給他今日如此鮮活又深刻的個人信念。

奇恩異寵充實靈魂，並在聖人靈修生活的進展中發揮關鍵性的影響力。天主往往在其特寵者所要走的狹窄路口，安排一種奇恩異寵，這好比燈塔一樣，為他們指明應從那裡進入，照亮他們應走的途徑及要攀登的艱苦道路，並在強大的光照下使他們發現路端的頂

---

[86]〈第六住所〉，第九章，1003頁。

[87]伯後一19。

峰。聖女大德蘭蒙恩在神視中見到基督耶穌，使她的一生、她的理論、和她的使命，處處都顯示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特徵，而這正是神視所具有的珍寶之一。我們完全有理由認為基督奧體的奧祕是保祿宗徒講道與靈修的主導思想，而這思想在基督耶穌主動與他見面，把他擊倒在大馬士革的道路上，並說祂自己就是掃祿在追捕基督徒時所迫害的耶穌時，對他來說就已了然於心了[88]。誰能明確說出無原罪童貞聖母和多次的顯現和所說的話語，在伯爾納德心靈中留下了什麼呢？毫無疑問，那是要她成聖，以及要她實現她所發現的美德之召喚。這召喚的強大功效，就施展於純樸神恩覆蓋下的貧困人性上。童貞聖母的美麗和微笑在治癒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時，豈不也把自己的形象深印在聖女征服人心的儀容上？

㈢神恩的效能

靈魂能從神恩獲取巨大的神益，而奇恩異寵本身當然具有神恩利他性的效能。因此我們更應在奇恩異寵帶給近人和教會的神益中，而不是在使人成聖的效果中，來探究其特定的效能和上智所預定的目的。

這些天主恩賜的奇恩異寵，目的在於：使人在達成超性的使命時，能獲得光照、力量，及別人的信任。這目的並不排斥成聖的目的，正如教會的利益（教會乃是一切事物的終向），也不排除教會各肢體的聖化工程；教會藉其肢體才得以建造茁壯，因此不僅不會排除，反而有其必要性，且會加以玉成。在天主的計畫中，教會的

---

[88] 參閱梅爾施神父（P. Mersch）的《基督奧體》（*Le Corps Mystique du Christ*），第一部分，第四章。

利益與靈魂的特殊靈修利益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的。然而我們必須指出，奇恩異寵的最主要特徵，便是神恩性的效能。這在希伯來子民歷史和教會歷史中最為明顯。也唯有如此才可以說明，何以天主的行動頻繁地藉人所能感覺到的記號出現，或何以在成聖的特殊道路上卻不見這些記號。

掃祿被選，是要他作為特選之器和外邦人的宗徒。那使他皈依的神視，確實使他獲得了達成使命的光照和力量。

奇恩異寵強有力地幫助聖女大德蘭達到靈魂轉化性結合的境界，這其實是準備她將來能妥善地達成重整修會和引導人的靈修生活之使命。神視和革魯賓天使的襲擊，顯然都是為了使她領受作為靈修之母的恩寵。她也承認自己就是從這些奇恩異寵中獲得光照和有效的支援的。她於 1572 年寫道：

「如果吾主過去沒有給我那麼多恩寵，我相信自己絕不會有足夠的勇氣去完成那些事業，也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承擔那些工作，並忍受那些反對、批評我的聲浪。從建立隱修院之始，以前那些怕受騙的恐懼就消失了。我堅信是天主親自在我內工作；所以我就不畏艱難，全力以赴……這道理很明顯，天主要我們的修會恢復當初的虔誠，如果天主出於仁慈要我去完成，那麼至尊天主就會加強我的能力……為使祂的計畫得到成功，祂用較不完美的工具，就更能彰顯祂的偉大[89]。」

雖然透露內心世界這件事，給聖女帶來很大痛苦，但一方面這使人認清她的靈修生活，另一方面也使人增加對她建立修院的信

[89]《交往集》，二十七，551 頁。

心。一次有關正直的靈魂的神視，為她提供了其傑作《靈心城堡》的內涵。她以奇恩異寵的光輝去標明書中的每一個重要階段，而每一奇恩異寵都表明一種特恩。

天主藉著奇蹟要人敬禮聖人，同樣當祂在教會內要使某些教理或敬禮普及時，也會毫不猶豫地以施予奇恩異寵作為標記。聖女麗達（Sainte Marguerite-Marie）蒙受了啟示，結果推廣了耶穌聖心的敬禮；聖女伯爾納德（Sainte Bernadette）見到了聖母顯現，結果掀起了露德的朝聖潮。上智的資源是無窮無盡的。天主當然可以用其他方法達到同一目的。天主通常似乎喜歡選擇最合適、最簡單的方法，將外在的恩寵性印記銘刻在特殊的使命之上，以增加其可信度。

三、奇恩異寵的次數和時間

「奇異」幾乎就是「稀少」的同義詞，奇恩異寵的確是稀少的；然而稀少之中也分有等級。

聖十字若望指出，在舊約中，

「由於信德尚未扎根，福音律法尚未建立，所以人們就得直接與天主說話，而天主則透過言語、神視或啟示，或透過形象或圖像以及其他許多能使我們認識真理的方法回應人們……這種做法不僅是被允許的，而且是由天主所命令的；當以色列子民在這一點上不聽從祂時，天主就指責他們……我們在聖經裡見到梅瑟時常請示上主，而達味聖王和以色列的列王們遇到戰爭或其他困難時，也同樣請示上主；這也是舊約律法時代司

祭和先知們慣有的做法……[90]。」

所以在舊約中，奇恩異寵是天主所用的正常管道，來管理選民，並把自己的旨意口述給他們。聖十字若望又說：

「但是今日信德已建立在基督身上，福音的法律已彰顯在這賜給我們恩寵的年代。我們再沒有理由像以前那樣去請示天主；而祂也不像當年那樣對我們說話或回答我們了。因為祂已把祂的子、祂的聖言賜給了我們，就無需其他言語了。祂在這唯一聖言內，把所有的話都對我們說清楚了，因此再也沒有話要對我們說了。聖保祿在書信中，要求希伯來人脫離梅瑟法律中與天主的交往方式，只注視基督，也就是這個意思。「天主在古時，曾多次並以多種方式，藉著先知對我們的祖先說過話；但在這末期內，祂藉著自己的兒子對我們說了話[91]（*Multifariam multisque modis olim Deus loquens patribus in prophetis; novissime diebus istis locutus est nobis in Filio*）」。保祿宗徒在這裡要我們了解，天主彷彿已經封口，不再說話了；因為以前祂藉先知說了一部分話，而在聖子內，祂已全盤托出，把一切給了我們，那就是祂的聖子[92]。」

天主對人類的啟示，在最後一位直接見證耶穌基督的宗徒死亡後，就告結束。天主已對我們說了一切。我們沒有權利等待新的啟示，也不該有此渴望。我們只能渴望並致力於發現交付給教會的奧祕，並

9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30-231頁。

91希一 1-2。

9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32頁。

不斷加以闡明。但天主的自由並未因此而有所減損，祂仍然可以親自與人說話，使人發現特殊的真理。祂還在這樣做，只是祂藉言語或形象所說的話，在新的律法下，狹義地說，就稱為奇恩異寵。

我們有可能確定這種奇異性交往的次數嗎？聖十字若望很小心地克制這方面的渴望，為他而言，奇恩異寵似乎是靈修生活發展中近乎正常的現象。他寫道：

「天主根據人的本性使人達到完善，祂從較低層、較外在的層面開始，把人提升到更高層、更內在的境界。祂最初使人身體的官能趨於完善……在馴服了感官以後，通常還會對之加以修鍊，賜以超性恩寵及天上喜樂，使感官堅定從善，並再賜予特殊恩寵，例如見到聖人顯現，或見到神聖而有形的事物，聞到香味，聽到美妙的言語，或者在接觸中感到極大的滿足……。

當人靈經過本性上的訓練已準備就緒時，天主通常就光照他，以超性神視——我們稱之為圖像性神視，使他在靈修生活中邁進。這些神視對靈魂大有助益，能使其逐漸消除粗俗，趨於完善。這過程當然須循序漸進。

天主就是這樣逐漸提升靈魂，使人一層一層地從外在直到最深的內在[93]。」

聖十字若望認為奇恩異寵除了有使靈魂日益超脫世俗的效果外，尚有其他效果。這是我們從他多種相關論述中得知的。然而值得我們注意的是，他在談到這種超性交往時，覺得這並非靈修者的稀有經驗，而完全是正常現象。

---

[93]《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五章，185-186頁。

聖女大德蘭在最初二十年的修道生活中，僅有一次在神視中見到基督[94]。在1555年她四十歲左右時，才開始蒙受奇恩異寵。這時她已進入第六住所，天主就這樣為她作好準備去完成她改革隱修院的使命。起初她聽到一些言語，有了理性神視，接著又有了圖像性神視。這些神視逐漸在神婚中消失，而由伴隨著轉化性結合而來的更高領悟所取代。天主的言語並未停止，聖女因而就得到了明確的光照，去從事所指定的工作。

若擴大我們的觀察範圍，我們可以看到，那些被天主召叫來燭照和引導教會的列入聖品的聖人聖女們，從未蒙受過一兩樣奇恩異寵的為數極少。那些尋求藉著一般性的日常生活而成聖的人，喜愛以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作為聖德的典範和嚮導；而她也蒙恩見到那位治癒她重病的童貞聖母對她微笑，還在先知性神視中見到她父親日後的遭遇。其實這些奇恩異寵遠遠超越聖人聖女的狹小範圍，它們常會出現在一個人靈修生活的開始階段，因為天主要加深他的靈修生活；或者在以後的階段，因為天主要明確地告訴他將領受的使命，並且也讓人知道這使命是來自天主。

然而，即使要修成最高的聖德，完成最輝煌的使命，也沒有人會說奇恩異寵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有了奇恩異寵，也不足以證明就有聖德。天主按自己的意願分施奇恩異寵，什麼時候願意，就什麼時候賞賜；同樣，造就聖人的方法和途徑也是由祂選定的。這愛的智慧的唯一準則就是她自己的意願。

---

[94]《自傳》，第七章，67-68頁。

四、天主如何賜下奇恩異寵？

這裡要研討的只限於真正的奇恩異寵，即天主在人的官能上直接行動所產生的恩寵。因此不僅排除了神祕經驗，就是連續性言語及對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也都不在研討範圍之內。

我們要探討的，便是天主如何在人的官能上行動，給官能光照和圖像。面對這個難題，聖女大德蘭謙遜地寫道：

「我的計畫並不是要解釋天主如何用這樣強烈的光來光照我們的內在感官，也不想解釋祂如何在我們的理智上產生祂那麼鮮活的祂自己的形像，就如見祂真的臨在一樣。這是學者們的事；再說，天主也沒有要我懂得其中的奧祕[95]。」

然而在這問題上，再沒有比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所作的見證說得更明白的了。因此我們要把他們的見證彙集起來。然而這個問題的困難度極高，我們只能認可某些見證，或把問題從多方面加以探討，不可能將一切有關的問題均予以圓滿解答。

㈠直接的行動

奇恩異寵都是由天主直接的行動所產生的，無需靈魂的協助，靈魂只有被動地領受。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都肯定理性神視與圖像性神視都發生在人的官能上；但無需官能的任何動作，而是經由超性途徑傳達給

[95]《自傳》，第二十八章，290-291 頁。

它們的。我們已搜集了聖女對此所作的肯定。她曾為那「鮮活的形象[96]」驚歎不已，她見到的吾主「栩栩如生，彷彿真的就在眼前一樣[97]」。

為聖十字若望，何謂圖像性神視呢？他寫道：

「就是任何能透過超性的方式，以圖像、形狀，或外觀，呈現給想像力的事物；這比以經由享有共同性的感官所得到的觀念更美好，更鮮活[98]。」

至於理性神視，他說：

「是以超性方式使理智被動地接受既清楚又分明的理性神視，無需內在或外在的身體感官作任何干預，也無需靈魂有所動作，或主動地有任何作為[99]。」

內在的言語也一樣，無論是來自外界或來自靈魂的最深處；無論是使心靈聽到，或完全是外來的，「使人可以用耳朵來聽，如發音清晰的話語一樣」[100]，全都是十分清楚的，尤其是其中有的聽起來比用聽覺來聽更加清晰[101]。因此我們可以明確地斷言：只有天主是主因，人的官能完全是被動的[102]。

那麼天主這主因如何在被動的靈魂上運作呢？這正是有待解決

96《自傳》，第二十八章，292頁。

97同上，290頁。

98《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四章，173頁。

99同上，第二十一章，247頁。

100〈第六住所〉，第三章，944頁。

101《自傳》，第二十五章，252頁。

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把理性的領悟與感性的認知加以區分。

㈡光照注入理智

奇異的光照，即精神實體性的神視和啟示，是由天主直接注入理智內的。

聖女大德蘭談到，她在內心發現蒙受光照，卻不知這光是如何進入內心的，她寫道：

「天主似乎想用任何可能的方法使這個靈魂能認識一些天上的事。我覺得，祂使她明白在天上不用說話，就能彼此了解；我承認，這是我過去一直不知道的事，直到有一天仁慈的天主惠然讓我在神魂超拔中見到，並向我指明後，我才知道的。在世上也是一樣，只要至尊天主要靈魂了解祂，天主與靈魂就能彼此了解[103]。」

這天使般的言語，為我們解開了奇異的理性領悟之謎：天主幾乎就像用列印的方法直接把光照注入理智內。這是精神對精神的言語，表達了精確而清晰的知識，這知識之光就在這明確的方式下由

---

[102] 在對奇恩異寵作了比較研究後，一種概括性的說明原則脫穎而出：聖十字若望著眼於指出自己所發現的一切天主的行動；而聖女大德蘭則將超性一詞局限於未經人為原因介入的現象。
此外，聖十字若望曾指出靜觀一旦開始，其中就有天主的行動；而聖女大德蘭則只把被動性收斂心神，尤其是受天主行動所主導的寧靜性的靜禱，視為是超性的。因此，聖十字若望心目中的超性領域比較寬廣，而聖女大德蘭的，則明確性較高。

[103]《自傳》，第二十七章，280頁。

理智親自來領受。

㈢感覺感官的認知

我們能斷定所有奇異的感官認知，比如神視和神聞，都是天主以同樣的方式在感覺官能上創造圖像或知覺嗎？由於能以超性方式感知的對象，都具有感官能感受到的實體，這就改變了問題的原意。因此有必要作以下的區分。

1.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人在超性神視中，或透過言語所感受到的人物的臨在，都是真實的臨在。當吾主耶穌、童貞聖母、聖人聖女以奇恩異寵的方式顯現時，他們就在那個人的旁邊。既然天主用效果來證實祂就是神視和內在言語的創造者，並確保這臨在是真實的，因此我們就不能設想天主給人的是假相，使人陷於錯覺之中。所以臨在的事實應該就建立在天主本身的真實性上。

2. 然而，不能因為有臨在的事實，就推斷在奇恩異寵中感官必能感到真實臨在者的形體。

聖女大德蘭確定她所有的神視都是內在的，即都是圖像性的。那些用來感知物體的外在感覺感官，在她的神視中毫無作用。若承認能真實地感知物體的臨在，只會造成新的問題，即內在的感覺如何奇蹟似地感知外在的實體。因此，我們有理由做以下結論：聖女大德蘭以形體為對象的神視，就像理性神視一樣，是由直接印在感覺感官上的圖像所產生的。

3. 還有那些外在、能感到的神視，對這些神視我們有能力感到可感實體的外在感官，可能在其中有所作用，對此我們有什麼看法？

如果現身者原本沒有身體，比如天使，或實際上沒有身體，比

如天上諸聖，那麼我們可以按照天主的計畫作以下的解釋：除非天主要一位天使在世上完成一項長期性使命，否則祂不會將身體借給神體用的；祂寧願在蒙受神視者的感覺上創造一個圖像。

如果顯現者真有身體，如吾主耶穌和童貞聖母，那麼在顯現時會讓人看見他們的真實身體嗎？聖女大德蘭認為吾主耶穌自升天後，只顯現給聖保祿一人。如果聖女大德蘭沒有發表過這樣的見解，那麼我們可能會毫不猶豫地對此作肯定的回答。聖十字若望也曾說：「基督幾乎從不親身顯現出來」[104]。這兩位大師既然同樣持否定意見，我們就認為外在的有形顯現，如聖伯爾納德和聖女麗達所蒙受的神恩，是天主深印在感覺感官裡的圖像。真實身體的不可見性，以及神視是由深印在感覺感官上的圖像所產生的，以上這兩點可以很合理地解釋，為何只有少數一兩個人享見那顯現，而在旁邊的人只能見到蒙受超性神恩者面容上的反應而已。

4. 在沒有感受到具體臨在的情況下，對於神聞、內在或外在的言語，應該也能以同樣的方式來解釋。銘印在聽覺上的超性感知，就足以解釋神聞等的種種效果了。

因此我們可以作以下的結論：奇恩異寵的產生，即使不全是、也常是由於超性的光照注入了理智，或由於在感覺感官上印上圖像，或傳達了其他的感知。

㈣天主利用記憶庫

當我們在兩位大師的光照下，繼續在這朦朧的領域裡探索時，我們可以詢問：在形成並銘印光照或圖像在人的理智及感覺感官的

104《心靈的黑夜》，第二卷，第二十三章，659頁。

過程中，天主做了什麼？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採用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中所提出極為寶貴的一般法則。他寫道：

「一般而論，凡人的技能所能做到的，天主就不親自去做[105]。」

天主習慣於利用次要原因來展開祂的行動。祂甘願把自己的創造力和保存萬物的大能，埋藏在世人蓬勃的活動之中。因此天主上智隱藏在可見的標記之下，並在世人分享祂的神力而進行的活動之中，謙遜而又何其卓越地取得勝利。

天主上智的一般行動法則，同樣也適用於天主的奇異行動。天主儘量把自己親手所做的直接行動干預減少到最低點。在這奇異的領域內，尤其勿忘這條法則，並要加以維護，以對抗「奇蹟主義」。所謂奇蹟主義就是處處看到天主的親手干預，處處顯示奇蹟，或超越自然律。天主的一貫作風是要求我們接受實際探究的原則，就是：除非天主的直接行動是有目共睹，或可加以證明的，否則每當經由次要原因為媒介而產生了超性效果時，我們應當相信，是祂利用了次要原因。

神視給我們提供了應用上述原則的良機。天主是神視的製作者，但祂的行動無需創造神視中的一切組成因素。因為人的記憶庫已為祂提供了充足的圖像供祂利用，以建立神視中的圖像。事實上，在舊約中的那些光輝神顯，都是由先知們所熟悉的圖像所構成的。厄則克耳先知所熟悉的巴比倫建築，似乎提供了他在第一次重

10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40頁。

大的神視中所見到的長有翅膀的四活物的圖像。默示錄中的許多圖像幾乎都能在古先知和若望的回憶中找到依據。若要探索聖女大德蘭圖像的根源，這倒不失為一項有趣的研究工作；找到這些神視的組成因素，絕對無損於其來自超性的本質。神視的製作者天主，就如富有創造性的想像力一樣，利用人們所熟知的圖像創造出一幅幅畫作；所不同的是祂在畫作中添加了來自祂光榮的輝煌活力，並給予畫作那彰顯出祂聖手的創造威力的超性效果，這就是天主在奇恩異寵中的直接行動。

㈤天主善於適應人靈

天主的直接行動既然建立在祂所利用的人性上，就完美地適應人靈的心理生活。我們必須強調，這種適應性可視為天主各種干預的重要特徵。

天主願意用人類的語言符號講話。為了給我們光照，祂更屈尊俯就我們，甚至適應我們的性情，在選用符號上遷就我們的特殊需求，以能更可靠地接觸到我們。對於純正堅定的信德，祂要以外在顯著的語言符號，使信德活耀起來；對於受理性主義影響而變得謹慎多疑的信德，祂會用理性的語言。對於十六世紀的西班牙，祂給予更多的神視和啟示；對於現代人傾向懷疑主義的思考模式，祂似乎不用特異的外在語言符號，而把祂的光直接注入人的靈魂之內。奇恩異寵雖然少了，但是卻大量的施予純淨又枯燥的靜觀之恩。仁慈的天主就是這樣俯就適應我們，垂顧我們這時代的貧乏心靈。

天主在不尋常的干預中，以其感人的、對人無微不至的關懷，來顯示祂是如何地適應人靈。神視和神聞中的言語，以其大能與效果，顯示其來源的超越性，然而由於其構成因素都是我們所熟悉

的，所以這些神視與神聞仍是既單純又合乎人情的，絲毫不會造成衝突或引起反感。天主就是這樣下降以俯就靈魂，甚至取得人性，把自己啟示給人。祂以豐富多彩的象徵性標記對希伯來子民講話，使他們牢記祂的教導。童貞聖母回答聖女伯爾納德的問題，用的就是露德的方言，並向她啟示自己是始孕無玷者。在天主特殊的顯現中，神性與人性，卓越與平凡，兩者美妙地相互結合，因而所產生的和諧，就是來自天上的標記。

㈥天主以天使為工具

這種安排圖像，善於適應人性，無疑是天主的作為，但是應該將其歸於天主親自的行動嗎？我們剛才所提到的嚴謹原則，仍可應用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將以種種事實來查證應用這項原則是否正確。

在內在感官上銘刻圖像以造成神視，或賦予清晰的光照，使內在感官聽到言語，這些事對純神體的天使而言，絕對是輕而易舉的；他們的能力本來就在人類之上。因此，天主利用天使的能力產生奇恩異寵也屬正常的事。天使是天主手中的工具，而天主則是主事者。

我們經常在舊約中看到天主利用天使，不僅把天使作為報信者，而且作為祂手中的工具，甚至讓天使以祂的身分出現。亞巴郎所接待的三位天使，讓亞巴郎知道他們領受了毀滅索多瑪城的使命。當聖祖陪同他們走在路上的時候，聖經的作者告訴我們[106]，上主與亞巴郎之間所進行的戲劇性對話，延續了聖祖與天使們的談

[106] 創十八 16-33。

話。由此可見，受默感的聖經作者，突然讓上主來代替天使談話，並認為這是很正常的事，並未破壞敘述內容的統一性，足見天使真正只是天主的工具。

受默感的聖經作者在描述天主彰顯給先知們時，幾乎不區分是上主還是上主的使者，而且在同一神視中，有時把所說的話相繼地歸於上主和天使，因此就很難斷定那些話是否出自作為工具的天使，也很難辨認出顯示者是天使還是天使之主人。

以天使作為工具的典型例子，就是色辣芬天使洞穿心肺的襲擊[107]。在《愛的活焰》中，聖十字若望將這項恩寵——天主所賜予的最高恩寵之一，視為近似觸摸到天主本體的恩寵。但是聖人還是小心地把兩者加以區分，因為觸摸本體與有天使介入的神恩性恩寵（*faveur charismatique*）不同，前者是

「天主自己使靈魂觸摸祂的本體，毫無中間媒介或形象的介入[108]。」

後者則由聖女大德蘭告訴我們天使是如何介入的，而她的描述發人深思：

「於是我看見這位天使手拿金柄長槍，我想那鐵的槍頭上是有些火焰的。我就覺得他有時把長槍深深地刺入我的心胸，一直刺到了肺腑。在他拔出槍尖時，好像把我的內臟都帶走了，結果我就完全被熱愛天主的巨大火焰所燃燒[109]。」

---

[107]《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0-951頁；《自傳》，第二十九章，308-309頁。

[108]同上，第二詩節，949頁。

以上這神視以可以感覺的形式，向我們說明這富有豐厚能力的靈性恩寵是如何賜給人的。只有天主能賜給人這種「心靈初果」的愛，並透過這初果，「把寶藏和榮譽賜給那被祂選為領袖的靈魂，祂賜給多少寶藏和榮譽，全看將服膺其會規和精神的後繼子弟有多少而定[110]」。由於這完全是非常特殊的恩寵，所以是由品位極高的天使[111]來負責把「這點火焰」注入靈魂深處的。看來天使是天主手中自由而靈活的工具，而祂就利用天使的行動來分賜一切神恩性恩寵。

以天使為奇恩異寵的工具性導因，又引發了另一個問題，即如何識別這些奇恩異寵是來自天主。

五、識別來自天主的奇恩異寵

天使因其純神體所具有的能力，魔鬼同樣也具有。魔鬼在墮落後，仍保持著天使的本性。魔鬼善於利用感官和理性的記憶庫，使

109《自傳》，第二十九章，309 頁；聖女大德蘭肯定，即使在第六住所也不是天主自己，而是天使在說話（〈第六住所〉，第三章，947 頁）。

110《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1 頁。

111 聖十字若望說的是色辣芬天使的襲擊；而聖女大德蘭則將自己所見手執長槍的，歸類為革魯賓天使。
此外，巴聶茲神父認為應改正他原在註解中所說的話：「我覺得應屬於人所稱的色辣芬天使」。這個細節並不重要。然而我們有理由可以說，熾熱地燃燒著愛火的革魯賓天使，可能就是天主分賜這富有豐碩成果的愛的恩寵之工具。

人在記憶和想像中出現一連串歪曲的認識和意念，又以有效與確切的手法，將其深印在人的心神和感官上，使靈魂相信出現在面前的都是真實的[112]。牠能產生神視，使人聽到言語，這都是魔鬼所施的高招。魔鬼也能對身體官能施加影響，使人產生高昂的心情[113]；更會利用牠的洞察力，偽造出對未來事件的啟示。聖十字若望斷定有許多神視和言語是來自魔鬼的：

「因為魔鬼通常所採用的方法，是模仿天主與人靈往來的方式和與人靈之間的關係。牠把那種交往假裝得維妙維肖，以便潛入靈魂，牠就像披著羊皮的惡狼進入羊羣，而人們難以辨認牠[114]。」

對魔鬼來說，模仿天主的行動和冒充光明天使，是易如反掌的事：

「因為天主通常允許魔鬼知道有恩寵經善良天使賜給靈魂，好讓牠根據公平原則，竭力地加以對抗，使牠不能再像當初對約伯那樣振振有詞地藉口說，天主不許牠戰勝靈魂[115]。」

聖十字若望談到這裡，就想起了以下的情況：

「梅瑟所施行的真正奇蹟，法郎的巫士也都能偽造成功[116]。」

11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九章，335頁。
113同上，第二卷，第三十章，298頁。
114同上，第十九章，223頁。
115約二4-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8頁。
11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9頁。

接著他又說：

「魔鬼不僅能仿造有形體的神視，還能介入到那從善良天使而來的心靈交流之中，因為如前面所提，魔鬼是洞悉這一切的[117]。」

因此我們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魔鬼偽造的奇恩異寵其數量絕不亞於真實的奇恩異寵。再者，病態心理的不正常表現，又會使這種假相大為增加[118]。

的確，這些亂源似乎剝奪了一些官能的運作能力，破壞了個人的心理平衡與和諧，反而使某些感覺官能的潛力發揮到最高點。這股邪氣將身上的各種動能都加以控制，並將其吸取殆盡。在此人陷入崩潰以前，這股邪氣還會造成許多古怪現象，並可能使人相信這

---

[11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9頁。

對於這一點，聖十字若望提醒人注意，天使的能力其實大於魔鬼的能力。不僅因為好天使的行動是受天主所託，享有超性的效果，同時天使本身因為擁有超性生命，而且是那些對祂順服的靈魂身邊的工具，能給予靈魂那與天主心神交流的神恩。魔鬼則只能偽造神聖交往中可感覺的事物；但是魔鬼還是能在那些已訂約出賣給牠的靈魂內直接行動（《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二十九章，294頁）。

[118]我們可在《加爾默羅會的研究》，第二集（1931-1938）中找到，由布律諾神父（P. Bruno）所指導的對這問題的深入研究和內容豐富的文獻資料。

尤其是1938年10月號，其中有吉貝神父（P. de Guibert）、奧夫加雅神父（P. Olphe-Galliard）、對蘇霖神父的研究；還有萊爾米特教授（Pr. Lhermitte）、達爾比耶（R. Dalbiez）及阿奇德馬醫師（Dr. Achille-Delmas）對諾勃萊（Marie-Thérèse Noblet）的研究。

些都是超自然力量的作用。

現代精神病理專家在此領域內的深湛研究，以及所獲得的某些結論，不但不會使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感到驚訝，反而會為他們的心靈經驗和心理探究的成果提供精確的說明。他們在這方面的診斷，若與現代精神治療所採用的艱深而較精細的術語相比，就顯得過於籠統和簡單了；然而他們要求人不去相信那些古怪現象，以及針對症狀所提出的一些治療方法，可以證明他們是完全熟悉病情的。且聽聖女大德蘭是怎麼說的：

「有些想像力有缺陷的人或陷於憂鬱中的人——我是說真正嚴重的憂鬱，他們有時，甚至常常會有幻覺。依我之見，對上面兩種人所說的情況，即使他們肯定看見了，聽到了，領會了，我們仍不應將之當真。但是我們也不該告訴他們說，說話的是魔鬼，而造成他們心神不安，我們只該把他們當作病人一樣去聽他們傾訴……如果告訴他們這是憂鬱的結果，那麼就得跟他們沒完沒了地糾纏下去，他們會發誓說，他們所說的都是真正看見和聽到的，因為他們自以為那是千真萬確的[119]。」

聖十字若望對此所抱的態度更為嚴厲。他寫道：

「因此人靈應該不加理會就將之推出門外，也不必追究它們來自何方。否則就等於配合魔鬼的伎倆，使魔鬼得逞。這樣不但得不到天主的恩惠，反而受到魔鬼的作弄，以至魔鬼的勾當加劇，而天主的恩惠減退；最後只成全了魔鬼的事工，而沒

---

[119]〈第六住所〉，第三章，944-945頁。

有天主的影響[120]。」

這種堅拒的態度是明智的，可將寶藏安全地置於信德黑夜的寶庫之中。但當靈魂所見的異象，是要他完成某一使命或某些工作時，靈魂仍須認清這些異象來自何處。在此情況下，神師至少要有能力作出必要的辨認。聖女大德蘭曾詳細地談論過這個問題，目的就是要使我們認清天主行動的標記。我們就從她豐富的教導中，摘錄幾個具有鮮明特徵的標記：

1. 第一個標記，雖是消極的，但也是真實而重要的。只要奇恩異寵不相反理性或信德，就是來自天主。即使天主使用奇異行動，祂還是會配合那統治我們的自然規律的。天主所賜的神視和啟示，絲毫不會讓人感到唐突。天主會用我們的言語講話。天主的一切作為都有分寸，充滿真誠與真理，既穩妥又單純。

反之，病態的騷擾和魔鬼的行動就顯得沒有分寸、奇形怪狀、荒唐可笑；出自驕傲地想要炫耀自己或令人驚奇，來自謊言但不久就自陷羅網。天主在顯示自己時，用善良基督徒、正直人的言語說話，而魔鬼和精神病患者則要以超人的姿態出現。

2. 積極的標記，即使不更明確，至少更有說服力。一個單獨的標記只是一種指示，還不足以作為憑證，必須將標記彙集統合，才能建立可靠性。

⑴天主在適應人性時，並不隱藏其超越性。天主在異於尋常的顯示中，以一定的尊嚴、能力與權威，使靈魂產生尊崇與謙遜之情。

在所有說明言語來自天主的標記中，聖女寫道：

12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章，142-143頁。

「第一個，也是最可靠的標記，就在於隨言語而來的權威和能力。言語同時也是行動力[121]。」

聖女在談到神視時則說：

「我的耶穌啊！教我如何讓人明白祢是以多大的尊嚴顯現給靈魂！文字如何能把祢的尊嚴描述一、二！祢是天地宇宙、大千世界獨一無二的主宰！祢能創造無數的天和地！靈魂見到祢崇高無比，就會明白，一切萬有對如此崇高的主來說，不過是虛無而已[122]。」

我們可以猜想，面對這種彰顯出來的巨大威力，靈魂會有什麼感受。聖女寫道：

「這些話聽來充滿無上權威，設若不去思考說話的是誰，這話本身若是指責我們的，我們就會毛骨悚然；如果是愛的話語，那麼我們就會被愛所焚化[123]。」

聖女多次承認，要接受這樣的神恩，應當具有非凡的勇氣[124]，而這些神恩總會使人產生謙遜和羞愧之心：

「靈魂這時會感到惶恐不安，並會真心地悔罪，雖然見到自己是天主愛的對象，還是羞愧到完全無地自容[125]。」

121〈第六住所〉，第三章，946頁。
122《自傳》，第二十八章，292頁。
123同上，第二十五章，256頁。
124〈第六住所〉，第四章，956頁；第五章，967頁。
125《自傳》，第二十八章，293頁

⑵藉這種謙遜就可證明的確是天主在行動。聖女寫道：

「假若這些恩惠和愛撫是來自天主，靈魂就該仔細省察自己是否因而自以為比別人強。然而，如果聽到的話愈來愈甜蜜，她卻沒有更強烈的羞愧之情，靈魂就該相信這些話並非來自天主的神[126]。」

就連與感覺無關的理性神視，

「也能使靈魂產生羞愧和謙遜之情，而由魔鬼所來的則是完全相反的效果[127]。」

魔鬼能仿造天主的行動，但在偽造中無法具有聖女經常指出的，那來自天主、顯示天主「榮耀」的光環。聖女坦言道：

「我覺得有三、四次，魔鬼似乎借虛假的臨在將吾主顯示給我。牠能取血肉的形象，但牠不能偽造榮耀，這種榮耀只有在那來自天主的神視中才有[128]。」

魔鬼的超自然力量足以偽造某種謙遜或畏縮。但是這種謙遜與真正的謙遜是多麼不同啊！偽造的謙遜會產生

「混亂、厭惡、不安；靈魂失去了以前所享有的虔誠和甘飴，而且發現自己已不能靜禱[129]。

126〈第六住所〉，第三章，953頁。

127同上，第八章，997頁。

128《自傳》，第二十八章，294頁。

129同上。

這種假謙遜可從明顯的標記辨認出。它從一開始就造成內心的不安和紛亂，只要這種假謙遜還存在，就使靈魂不安，身處黑暗與愁苦之中，深感枯燥乏味，厭惡靜禱和一切善工。靈魂好像被它窒息，肉身也被它束縛，以致無法取得一點進步[130]。」

來自天主的謙遜，雖然使靈魂感受到天主的超越性而畏縮不已，但同時也使他感受到天主之愛的甘飴：

「靈魂處在快樂、平安、甘飴、光明之中。他所遇到的困難反而激勵他……他哀歎自己曾得罪過天主，卻又因天主的仁慈而歡欣；天主的光湧入他內，不僅使他感到羞愧，而且更使他歌頌至尊天主，因為天主竟然忍耐自己如此之久[131]。」

⑶這謙遜就是真理[132]，因為它來自天主的光。這神光是超性顯示的另一標記。

言語和神視都是在靈魂不自覺的情況下出現的，這些言語，就連其遣辭用句，都特別清晰明白[133]，而其中含義之豐富更令人吃驚：

「天主的一句話就包含許多深意，只憑我們的理智是不會很快就找到這些話的[134]。」

130《自傳》，第三十章，316頁。

131同上，317頁。

132〈第六住所〉，第十章，1016頁。

133同上，第三章，951頁。

134同上，952頁。

聖女還說：

「這些話告訴我們極深的道理，我們得用很長時間才能將其思考清楚[135]。」

至於伴隨心醉神迷同來的神視，

「使靈魂在當下獲得的知識之多，即使想像和理智用許多年，也不能想出其千萬分之一[136]。」

人的官能起初覺得目眩。靈魂也無法凝視這種神視[137]，但是那光深射在靈魂之內，使人再也不能忘卻[138]，這光對靈魂來說，就好比在人面前展開的明亮指示圖，漸漸顯示其中的寶藏；又好比燈塔，不斷發出光來照亮人的道路。

聖女大德蘭對內在言語就是這樣說的：

「內在言語有一種我不能解釋的能量，往往使我們懂得比聲音所表達出來的更多其他的東西[139]。」

聖女憑她的經驗要人注意到：

「梅瑟見到燃燒著的荊棘叢，所發現之諸多真理，其寓意之深奧，足以使他有勇氣來承擔為以色列民族要完成的工作[140]。」

135《自傳》，第二十五章，256頁。

136〈第六住所〉，第五章，971頁。

137同上，第九章，1003-1004頁。

138《自傳》，第二十五章，257頁；〈第六住所〉，第四章，958-959頁。

139〈第六住所〉，第三章，952頁。

140同上，第四章，960頁。

⑷我們已說過，當這些奇恩異寵重覆地進入靈魂之內時，就能格外地充實並轉化靈魂。這種深刻的效果便是天主行動最為明確的標記之一。耶穌在論先知們時曾這樣說：「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A fructibus eorum cognoscetis eos*）[141]。」聖德以及使徒工作的成果，要比一個單一的奇恩異寵，更能證明所領受的使命是來自天主的。

憑藉這種種標記，辨別奇恩異寵的源頭就易如反掌嗎？誰敢這樣肯定呢？

在絲毫沒有減損這些標記之價值的原則下，聖女大德蘭提出一點，她要人注意，對此作出明確辨別並非常是易事。她說，只憑良心尚不足以

「分辨出效果是來自善神還是惡神。因此必需謹慎行事：因為那些在靜禱中尚未被提升到超越我剛才所述恩寵的人，若有神視或啟示，他們可能很容易受騙[142]。」

稍後，她更明確表示，要分辨真偽，非具有一定等級的靜禱經驗不可。她寫道：

「在真神視與假發顯之間有很大的區別，因此在我看來，唯有達到安寧性靜禱的靈魂，才能利用我前述有關超性言語的種種效果，來加以分辨。兩者間的不同之處是顯而易見的[143]。」

---

[141] 瑪七 16。

[142]《自傳》，第二十五章，259 頁。

[143] 同上，第二十八章，294 頁。

因此，我們至少要有超性的安寧性靜禱的經驗，就是要有體驗到天主的經驗，才能辨別出天主行動的性質。謙遜、畏縮、甘飴、和平、光明都是天主經過時所留下的芳香和踪跡，除非經常與天主交往接觸因而習慣於咀嚼其中神味的人，還有誰能確切地辨認出來呢？由於必須具備這種超性經驗，因此有資格利用經驗來認出這些標記價值的人數就受到限制了。

我們還得補充說明，這超性行動在同一人身上，或在其周圍，往往伴有魔鬼的動作或其作假的嘗試；在人的體質衰弱的情況下，或在心靈尚在煉淨過程中，也往往伴有本性的、有時還是病態的反應。所以，這已擺脫了一切有害的或低下因素的超性行動，只出現在某些已淨化的聖人聖女身上。因此，除非天主樂意用奇蹟來證明並予以認可，否則要辨認超性的奇恩異寵絕非易事，反而是困難重重；這除了要審慎以外，尚須有適合當時情況的超見之恩。

六、靈魂面對奇恩異寵時的態度

㈠不可因此自滿

由於在辨別真偽上困難重重，因此聖十字若望一再地、堅決地主張，先把異乎尋常的顯現一概拒絕，沒有必要去求神師加以辨別。聖人寫道：

「這並非天主給他們的份內工作，也不會讓他們帶領純潔樸實的靈魂陷於辨別真偽的危險之中。他們有健全可靠的理論根據：信德。他們應該依靠信德使自己進步。因此，必須閉目

不視一切來自感官的事物，也不去理會那些對於異乎尋常事物的清晰認識。在吾主耶穌基督顯聖容時，聖伯鐸極其肯定地在神視中見到了祂的榮耀，然而，在他於第二封書信中加以敘述以後，並未將此神視作為他堅信無疑的主要證據，而勸人還是要有信德，他說：我們認定先知的話（比大博爾山的神視）更為確實，對這話你們當十分留神，就如留神在暗中發光的燈（*Et habemus firmiorem propheticum sermonem; cui benefacitis.itis attendentes, quasi lucernae lucenti in caliginoso loco*）[144]。」

此外，聖十字若望對於自滿於這些顯現的人舉出六項缺失[145]；其中第一項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就是靈魂看輕信德而看重顯現，因而不再向與天主結合的境界前進。

然而聖人也指出，這種對顯現的排斥不可轉變為輕蔑，因為這些超性的奇恩異寵也是通往天主的方法或途徑。我們應該尊重並善用天主的恩惠：

「超性的交往是一種方法；既然是天主引導靈魂的方法或途徑……就不該對其感到驚訝或產生反感[146]。」

然而聖師仍然強調，除了「在極少數的情況下[147]」可以予以重視外，最好的善加利用的方法，還是將其推開不理：

---

[144] 伯後一19；《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四章，181-182頁。
[145]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章，141-142頁。
[146] 同上，第二十章，245頁。
[147] 同上，第十章，146頁。

「如果它們是壞的，加以排斥就避免上魔鬼的當；如果是好的，就排除了信德上的障礙，而能獲得顯現本應有的效果[148]。」

對好的超性交往緊抓不放，就會發展出占有慾，也可能產生錯覺；會用自己的看法錯誤地詮釋這些交往，就像猶太人詮釋有關默西亞的預言那樣；或是因為天主為了某些理由而改變了做法，就像約納先知曾預言尼尼微將毀滅，但結果卻有所變化一樣[149]。當然這些交往會給靈魂帶來

「一些新的認識，增加幾分愛情和甘飴來侍奉天主。然而為了有這種效果，靈魂不一定需要接受這些超性交往……這效果不僅與這些交往同時發生，而且是其主要的效果；這些交往一旦出現，靈魂就被動地獲得其效果，靈魂就是要加以阻止也不可能……[150]。」

當我們將其拒於門外時，不僅得到了恩寵，同時也躲避了危險；我們就進入了天主的計畫之中，這計畫就是：天主利用這些適應軟弱人性的交往方法，以能引導我們進入與祂結合的境界之中[151]。

148《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章，143頁。

149 同上，第十六章至十八章。聖十字若望在這幾章裡，詳盡地闡明自己所堅持的這端道理。他在發表自己意見時所持的堅決態度和肯定口吻，是因為當時正流行光照主義的思潮，當時的靈修學家受其影響，也使奇恩異寵成為時尚。

150 同上，第十四章，178頁。

151 同上，第十五章，183頁起。

㈡不可渴望奇恩

基於以上的理由，我們不該渴望這種超性交往的奇恩。盲目的渴望會使人太易於接受奇異交往，而陷入魔鬼的陷阱之中。對於這一點，聖十字若望的理論在聖女大德蘭的教導中得到了寶貴的印證；聖女曾提出六點理由，說明這種渴望是有危險性的[152]。

有了這種渴望，除了表示缺乏謙遜外，還表示

「靈魂確實已受騙上當，或正在冒此危險，因為魔鬼只要有隙可乘，就會給我們設下種種陷阱。

……一個人的想像力一旦受到了強烈渴望的影響，就會想像已經看見或聽到所想望的事物[153]。」

聖女還要人切記，即使這些奇恩「應該極有幫助」[154]，但對修成全德來說並非是必要的：

「因此有許多人成為聖人聖女，卻連一次神視經驗也沒有過，甚至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反而有不少人領受了神視奇恩，卻並未成聖[155]。」

---

[152]〈第六住所〉，第九章，1009頁起。

[153]同上，1010頁。

[154]同上，1011頁。

[155]同上。

㈢坦誠告訴神師

兩位靈修大師對於超性交往所提出的最後一點意見，就是要人坦誠告訴神師，而且完全信賴神師。聖十字若望寫道：

「任何超性的交往，不論以何種方式，靈魂都應立即清楚地、明確地、完整地、忠實地告訴神師……絕對有必要對神師講清楚，即使自己覺得沒什麼用處[156]。」

這樣靈魂就可以清心寡慾，保持謙遜，而進入天主的計畫之中，天主也可以因此使靈魂從這些恩寵中獲得該有的神益[157]。

聖女大德蘭也同樣敦促靈魂要樸實而真誠地對神師敞開心靈[158]。她進一步加以說明：

「我建議妳們去找很有學問的人，如有可能，最好是兼有極高靈修造詣的人……只要和他們討論過自己內心的情況後，作為修女的人就應該安心，而不要再多詢問他人了[159]。」

多加詢問是會惹麻煩的：

「尤其是當神師因缺少經驗而顯得膽小，敦促妳去徵詢其他人意見的時候。這樣，本該十分保密的事就變成公開的了；靈魂會因此受到困擾和折磨……所以我們處理這樣的事要謹慎

15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章，243頁。
157同上，244頁。
158〈第六住所〉，第九章，1007頁。
159同上，第八章，1000頁。

小心，我就是這樣懇切地囑咐院長們的[160]。」

靈魂一旦對神師坦誠相告以後，就應當服從自己所選定的神師：

「因為這正是天主的意願。這樣我們就不會違背天主的命令，因為祂曾命令我們要視神師為祂的代表；我們就不能懷疑祂是藉這位中間人跟我們說話……隨從其他指導路線，或根據自己的想法從事，在我看來都是危險的。姊妹們，所以我要因吾主之名，懇求這樣的事永不在妳們當中發生[161]！」

這些中肯的意見是要人盡可能地走普通的道路，而把天主不尋常的干預置於教會的權威之下，這種干預按其性質而言，似乎是在教會的管轄以外。

仁慈的天主表明祂自己有分施神恩的絕對自由後，要求我們服從，並向我們表明祂也服從唯一永恆的上智計畫；上智的計畫就是把一切引歸天主，使人靈都完美地結合在基督奧體之中。

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就是從天主整體的上智計畫來看奇恩異寵，來評定其價值，並確定以何種行為予以回應。奇恩異寵好比天上的流星，在幽暗的天空劃過一道銀光，使我們意識到生活在教會和人靈內的愛之聖神，是一直在行動中的。因為這些輝耀而奇異的表面現象，會引起我們的注意和渴求，甚至從靈修生活的觀點視

160〈第六住所〉，第八章，1001頁；聖女想起了因阿爾華萊茲神父的猶豫不決，與神師們對於她有關《自傳》向他們告白的種種沒有保密，而給她帶來了極大的煩惱。

161同上，第三章，950-951頁。

之為首要的，以致形成占有慾而發生危險。其實它們只是人靈走向與天主結合路途中的工具，雖然很有用，但也是難以掌握的。與天主完美地結合，這才是唯一重要的事；因此在奇恩異寵與結合性靜禱之間，應該毫不猶豫地以奇恩異寵為方法，以結合性靜禱為目標；如有必要，寧可犧牲奇恩異寵，因為與天主結合才是我們全心期盼與懇切祈求的唯一至寶。

「因此度靈修生活的人，應當了悟基督為門和道路的奧祕，應當藉著基督與天主結合。我們應當知道，一個人在感覺和心神兩方面，愈能為愛天主而謙卑自下，便愈能與天主結合，為天主所作的事業也愈偉大。當他達到歸於虛無、進入最高的謙遜時，他的靈魂就完成了與天主之間的結合。這是我們今生所能達到的最光榮、最卓越的境界。因此靈魂與天主結合，並非指心靈上的滿足、安慰與各種美好的感受，而是指個人感官與心神、外在與內在真正地死於自我，與耶穌同釘於十字架上[162]。」

我們可以這樣總結聖十字若望的這段話：除了擁有天主以外，最美好、最崇高的神聖寶藏，應該是那使自己日益貧乏的機會與動機。

在此心靈攀昇的最後階段，我們已來到我們探究工作的關鍵：心神淨化的黑夜。

16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六章，124-125頁。

第三章

心神的黑夜：慘痛的考驗

這時煙霧完全籠罩了西乃山，雅威從火中降下；煙火上沖，就如從火窯噴出來一般，整座山劇烈震動[1]……在迷濛的烏雲與黑暗中，山上火焰沖天[2]。

天主在西乃山上的顯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精確而有力的象徵，幾乎把心神的黑夜描寫得淋漓盡致。天主降到西乃山上，要給祂的子民頒佈律法，以外在的懾人威力來表明其權威。今日天主同樣為了建立其王權，也在心神的黑暗中降臨到人靈之內。天主要建立威權，豈能不顯示祂是誰嗎？聖愛的傾注伴隨著祂的威能，如怒火般爆發。愛的本質不可能取消天主的超越性。當天主與人緊密相擁，人神之間的對立即遭到破壞，而爆發為無比的光和力：愛情燃燒著靈魂，天主的潔白使靈魂黑暗，天主的威力震撼著靈魂，令人目眩的神光將神與人的相遇籠罩在奧祕的烏雲之內。「在迷濛的烏雲與黑暗中，山上火焰沖天……煙火上沖，就如從火窯噴出來一般，整座山劇烈震動」。心神的黑夜正是如此。在黑夜中，靈魂感受到內心的痛苦與外在的震撼，造成了非同小可的慘痛經驗。在描述這黑夜之前，我們先確定其造成的原因；最後再指出其各種隱藏

[1] 出十九 18。
[2] 申四 11。

強烈光芒的外在形式[3]。

一、造成心神黑夜的原因

毫無疑問，就是前面曾探討過的天主的親臨，造成了心神的黑夜。

聖十字若望對心神的黑夜所下的定義，使此問題一清二楚：

「這黑暗之夜便是天主對靈魂所施加的影響，以清除靈魂的無知和習慣性的缺點，無論是本性的，或是心神的。靜觀者就把這黑夜稱作灌注性靜觀或神祕神學[4]。」

天主此時對靈魂的影響是強大又直接的，這種影響就是「天主

---

[3] 心神的黑夜曾是1938年9月21至25日在加爾默羅會的阿文（Avon）會院內，所召開的宗教心理學會的主題。出席該大會的神學家、哲學家、神經科和精神病科醫生所提出的報告，都彙集在《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年10月號之內。這些文獻對心神黑夜作了深入而有啟發性的研究，內容包括心神黑夜的各種形式和假象，及其伴隨的現象與替代的情況。我們將廣泛採用這些報告，並對讀者提供出處。也可參閱《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6年10月號內的〈痛苦與五傷〉，以及向讀者提供前幾次大會報告的1937年10月號內的〈光照與神枯〉。

[4]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58頁。
聖十字若望解釋聖詠第七十六篇十九節：*Illuxerunt corruscationes tuae orbi terrae*時說：「天主的閃電將整個大地照亮，這句話指的是，神聖的靜觀充滿靈魂的全部官能；大地的驚慌與地震，指的是靈魂那時所遭受的使人痛苦的淨化」（《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30頁）。

對靈魂的語言，或是純神對純潔心神的語言[5]」，是天主突然深入靈魂之內的效果。然而，天主對靈魂如此親密的造訪，怎麼會產生黑暗和痛苦呢？天主以前在西乃山上也曾這樣與梅瑟「面對面[6]」說過話，向他頒布令人畏懼的律法，難道舊約時代的天主重新威嚴地顯現在我們面前嗎？絕非如此。聖十字若望說，這是「充滿愛的天主上智前來淨化和光照靈魂，好使他能與天主在愛內結合[7]」。這愛的智慧只為靈魂的幸福著想。聖師解釋說：

「痛苦的原因並非來自靜觀或天主的親臨本身；恰恰相反，靜觀或天主的親臨帶來的是豐富的甘飴和美味，靈魂很快就會嘗到[8]。」

黑暗與痛苦的真正原因還在於靈魂本身：

「天主上智對靈魂而言，不僅是充滿黑暗的夜，還是痛苦和折磨，其原因有二：第一，因為天主上智的崇高遠遠超越了靈魂的承受能力，因而對靈魂來說是充滿了黑暗。第二，因為靈魂的卑下和不潔，因此神光對靈魂就造成艱難和困苦，甚至是一片黑暗[9]。」

黑夜的原因於是就一清二楚了。天主上智在進入靈魂內時，發

5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8頁。
6 出三十三11。
7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58頁。
8 同上，第九章，587頁。
9 同上，第五章，558頁。

現靈魂的不勝任和不潔淨是人靈對祂的行動的雙重阻礙。這雙重障礙就引發起天主上智的鬥志，並使靈魂痛苦萬分。神聖的激流遇上了阻止其前進並使河床變窄的岩石，於是在湧入的激流與作為阻力的岩石之間，產生了碰撞和搏鬥。清澈的激流咆哮著，白沫淹過岩石。這樣岩石就得經受愈來愈強的壓力。這不過是個粗略的比喻而已，但已說明因而所發生的對抗、激戰和痛苦。一旦岩石讓路，亦即靈魂的不勝任和不潔淨已不再成為阻礙時，那湧入的激流又會恢復其迅速而平靜的流程。

黑夜的問題完全出自這種對立和對抗的情況，然而對此還得詳加說明。以上的說明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例如沒有說明為什麼對抗只在此時發生，而且如此激烈。既然天主上智進入靈魂已有多年，且靈魂已跨越了第四住所、第五住所，並從中體會到神聖的寶藏；感性之夜已告結束，留下的是平靜而有益的果實；為什麼這時又發生變化並產生新的鬥爭呢？聖十字若望將為我們提供答案：

靈魂所領受到的超性交往當然是真實的，而且這些超性交往也已完成了其重要任務，就是：使靈魂充分地擺脫感官的作用，而迎接超性的靜觀。平靜下來的感官默默地尊重天主在人的心神內的行動，並以自己的方式體味到那神聖的交往。慾情已被控制，偏情也已禁絕，尤其是聖十字若望在靈修領域裡詳細描述過其危害性的七罪宗，也已受到了克制[10]。

「靈魂自此擺脫並清除了自身的缺點，這些缺點來自不當的慾望和感情，它們只會對靈魂的進步造成阻力，並遮蔽天主

[10]參閱本書第四部分，第三章，〈各種黑夜〉第727頁。

的光照[11]。

從此靈魂的想像力和官能不再如以前般受制於推理和心神上的掛慮。因而能無比輕易地立刻在心神內找到既甘飴又充滿愛情的靜觀，並能絲毫不費心力地就嘗到神味[12]。」

然而感官的淨化僅是前奏而已。神祕大師說，這淨化

「僅是靜觀的門戶與開端而已，為能引向心神的淨化；其目的在於使感官能配合心神，而非使心神與天主結合。但是舊人的污跡仍留在人的心神之內，即使人自己無所覺察，也看不見[13]。」

其實，要讓心神適應天主，還有大量的淨化工作要做，只有在心神淨化以後，才有可能與天主結合。天主將以適當的行動來玉成這項工作。前一階段中的各種神交已影響到了各個官能。天主在靈魂內的臨在是活水的泉源，活水從這泉源中噴湧而出，恩寵之流便灌溉了理智和意志。於是初期的神枯被滿溢的平安和甘飴所取代，並甜美地帶動官能，以利於邁向更高的境界。

在新的階段中，如前所述，天主的行動是直接且格外深入的。自從有了結合性的神祕恩寵，並因而產生意志的結合之後，天主現在的行動就處於靈魂的本體之內。天主用感官所不懂的言語與靈魂交談[14]。天主「深入靈魂純神體的本質之中[15]」；以主人的身分居

---

[11]《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三章，536頁。

[12]同上，第二篇，第一章，547頁。

[13]同上，第二章，550頁。

[14]同上，第十七章，628頁。

住其內，並主導官能的全部活動。從此一切官能都在祂的統領之下。

天主的入侵造成了真正的心理革命。在這之前，理智和意志一直依照人類的自然規律從事活動，即感官或其他官能先把對象呈現在理智和意志面前，由它們根據自己的興趣而有所選擇。但從今以後，理智和意志只能接受來自靈魂深處的天主的推動[16]。於是就發生心理動態的逆轉：理智和意志過去在互相依存下受外界的影響，如今情況改變了，理智與意志現在是受制於居住在靈魂本體內的天主[17]。

這種心理的逆轉當然會產生某種程度的不安，甚至令人痛苦的衝擊。因為天主內在的行動有時是猛烈的，而且總是伴隨著令人目眩的神光和使人癱瘓的力量。

官能習慣於按照心理的正常規律行動，因而無法承受天主的指揮，也無法接受上智的傾注。官能對於來自靈魂深處天主領導行動的抗拒，將是心神的黑夜所致力掃除的第一個障礙，以能使心神適應天主，這也是在這黑夜中造成痛苦的第一個原因。

聖十字若望提醒我們，靈魂的不適應將因其不潔而加倍，因此淨化靈魂就成了心神黑夜的第二個目標，也是造成痛苦的第二個原

---

[15] 1938 年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246 頁，馬熱（Dom Mager）的〈被動性淨化的心理基礎〉（*Fondements psychologiques de la purification passive*）。在這篇深入的研究報告中，這位博學的薩爾茨堡（Salzsbourg）神學院院長，在被動性淨化的各個階段之中將天主的行動加以定位。

[16]「在這種影響下，理智和意志的動向不再受制於外在的對象，而受制於靈魂最內在的本質」，引文出自上述馬熱的論文，246 頁。

[17] 呂西盎神父對這來自心神黑夜的心理逆轉有精闢的說明。見 1938 年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探索結構〉，254-281 頁。

因。

即使感官淨化後，原罪的後果、私慾偏情、眷戀世物、不良習性仍留在人的心神內[18]。淨化感官只砍去樹的枝節，即停止其外在的表現而已，樹幹和深埋在心神中的樹根仍然存留，仍深紮在各種官能之中。這些本性的私慾偏情加重了靈魂的負荷，將其帶向外在世界，使其眷戀自己，以至更加難以奔向天主，順從天主上智。

在這些聖十字若望稱之為習慣性缺點的私慾偏情中，還要加上當下的缺點。當下的缺點因靈魂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這些缺點通常來自靈魂未能善用感官黑夜帶給自己的心神益處。聖人寫道：

「有些人以那麼奇特、那麼迎合感官的方式去理解這些心神的益處，以致陷入比我們起初所談的更大弊病和危險之中。他們領受了大量感官上與心神上的神恩和思想，他們經常享有圖像性與心神上的神視。他們在此情況下也常有甘飴之喜。然而就在這時，魔鬼和想像力給靈魂設下了陷阱，這是十分常見的事[19]。」

虛假的神視、心神的驕傲與自負，便是這些靈魂所遇到的誘惑和過錯。聖人明確地指出，某些靈魂

「因此變得十分心硬，以至他們是否能回到德行和靈修的純正道路上，頗使人懷疑。

那些在進步中的人，無論誰，即使竭盡所能，仍然還是有

[18]《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章，550頁。
[19]同上，551頁。

本性上的愛戀和不當的習性……正因為這些缺點與以前的相比，更是屬於心神方面的，因此就更難醫治……所以要達到結合境地的人，必須進入第二個黑夜，即心神的黑夜[20]。」

有淨化功能又令人痛苦的心神黑夜，是因靈魂在其內心深處與天主那施加於靈魂上的行動相遇，並發現自己的一切缺點而產生的。聖十字若望解釋道：

「這兩者彼此對立，不能在同一主體、即靈魂內並存，靈魂必因此感到艱難困苦，因為靈魂成為這兩者彼此攻擊的戰場[21]。」

天主與人相遇，天主的純潔與靈魂的不潔彼此相遇，這是何其重要的大事，因此魔鬼會竭盡全力進行干擾。此外，不久以後，經由心神的黑夜所淨化的靈魂，將不會再受魔鬼的傷害，並能使牠害怕戰慄。目前靈魂還有缺點，也還依戀感官的滿足，魔鬼因此便有機可乘，能從中作梗。聖十字若望就說過：

「魔鬼施盡奸計，要守住由感官通往心神的通道[22]。」

這些領域的黑暗及靈魂的慌亂不安，是因為難以適應這種新局面，其痛苦之深，正好為黑暗和謊言的主宰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從形之於外的平安與感官的沉靜，魔鬼輕易就能認出，這是靈魂與天主交往的跡象。聖十字若望曾肯定地說：

---

[2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章，552頁。

[21]同上，第五章，560頁。

[22]《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20頁。

「因為天主通常允許魔鬼知道有恩寵經善良天使賜給靈魂，好讓牠根據公平原則，竭力地加以對抗，使牠不能再像當初對約伯那樣振振有詞地藉口說，天主不許牠戰勝靈魂[23]。」

以上就是心神黑夜的面面觀及其成因。這黑夜是一種相遇，更是由愛的智慧所主導的一場戰鬥，因為愛的智慧要消除靈魂對天主的不適應性，並戰勝那牽制靈魂的罪惡勢力，然後才願意在靈魂內建立起完美的王國。

心神的黑夜的確是慘痛經驗。若要表明其驚心動魄，解釋其豐碩成果，就應將其與耶穌革責瑪尼的經驗相提並論，其實心神黑夜就是革責瑪尼的延續。我們在革責瑪尼山園中，見到天主的純潔和世界的罪惡交織在基督那背負起這雙重重擔的人性上。祂的神聖人性在山園中被壓貶、摧毀、滅絕。祂對宗徒們的幾句怨言，黑夜裡的呻吟，血汗的流注，在在都使我們窺見那籠罩在奧祕黑暗中的沉默、深邃的慘痛經驗是何等恐怖。然而，人類的救贖、教會的誕生和成長，也說明了基督在這場戰鬥裡、在堅忍中所贏得的勝利是何等輝煌。心神的黑夜就是分享基督所忍受的痛苦和所獲得的勝利。

但也不可把我們的戰鬥與基督的戰鬥等量齊觀，必需加以區分。身為天主子耶穌被傅以天主性的油膏，背負著全世界的罪惡。靈魂無論與天主有多麼崇高的交往，所領受的恩寵只是受造的、有限的，身負的罪也是自己的。基督的戰鬥以全人類的得救為賭注，而祂贏得了勝利。心神的黑夜則是以靈魂的崇高全德為賭注。然而心神的黑夜不僅僅涉及一個靈魂而已，也不只是個人的戰鬥；從痛苦的考驗中勝出的靈魂，必定會成為使徒和導師。因此，兩者雖相

[23] 約二 4-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8 頁。

隔天地之遙，但可以說基督的勇士們在心神黑夜裡所承受的，就是延續革責瑪尼的考驗。整個教會都在關心他們的得勝。

二、慘痛的考驗

聖十字若望寫道：

「第一個黑夜或淨化對感官而言是苦澀又可怕的……第二個黑夜對心神而言，比第一個黑夜更為可怕和恐怖，其程度豈止千萬倍[24]。」

聖人還說：「第一個黑夜只是為第二個黑夜作準備」，因為

「要忍受如此艱難、如此嚴厲的淨化，靈魂必須武裝起來，如果軟弱的感官未經徹底革新，在與天主甜蜜和甘飴的交往中尚未汲取勇氣，那麼靈魂一定無法忍受這麼大的痛苦，也沒有承受這痛苦的力量[25]。」

聖女大德蘭在第六住所之初也這樣呼喊：

「我的天主啊！要進入第七住所，他（靈魂）還該受多少內外的考驗啊！我有時想，也心懷畏懼地自認，如果預先看到這些痛苦，但由於人性軟弱之故，雖然明白預許給我們的幸福有多麼大，我們也很難冒險去忍受這些痛苦[26]。」

---

[24]《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八章，509頁。

[25]同上，第二篇，第三章，554頁。

[26]〈第六住所〉，第一章，928頁。

聖十字若望總結自己的經驗說：

「靈魂好像活生生地下到地獄裡去一樣[27]。」

兩位大師以他們親身的經歷，讓我們有心理準備。可是這些痛苦就其性質和強烈的程度而言，對我們還是神祕的。因此若要詳加描述，只有大量利用那些親身經歷過的人給我們留下來的資料。

為了能有條不紊地敘述，我們就遵從聖女大德蘭的建議，將其分成內在的痛苦和外在的痛苦。第一類痛苦主要是心神上的，是最為重要的；第二類痛苦是較顯明可見的，通常就是第一類痛苦所造成的後果。

㈠內在的痛苦

聖十字若望描述靈魂處在天主行動下深感焦慮與窮困的篇章，寫得如此悲痛而優美，使他不愧為卓越的黑夜詩人。

他描述黑夜所採用的順序，主要是按其表象，而非按其實情。其實是同樣的痛苦，這痛苦使人感到重壓的負荷，是使人停滯不前的黑暗，是令人窒息的焦慮。聖師以連續性的筆觸，勾勒出其強度與深度。他點出這些痛苦的各個方面，將其置於不同的光照下加以觀察，指出其幾種特徵，並一再加以探討，使之凸顯出來。有時筆下似乎已無能為力，他就求助於聖經中艱苦卓絕的詩歌，求助於來自聖神啟示的力量，並將自己溶入其中，聽任帶領。這樣他就把我們引進了無名的痛苦深淵。當我們感到已跟他陷於失望之中時，他

[2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六章，568頁。

突然以無比平靜的力量挺立起來，將我們帶出困境，與他一同進入光明，並堅信天主和祂恩寵的勝利就在眼前。

請先看總括性的描繪：

「我從貧困、遺棄、思想的絕對貧乏中，亦即從我理智的昏暗、意志的焦慮、記憶的憂傷和悲痛中，走了出來[28]。」

人靈從一開始就作了以上的表白。我們看到全部的官能都受到了波及。在這一般性的痛苦中有一主要的痛苦，也是一切痛苦的根由，即：天主的光在突然進入時所引起的目眩。

「當靜觀的神光進入尚未完全被照明的靈魂時，便在靈魂內造成心神的黑暗。因為天主的光不僅遠遠超越靈魂，而且還剝奪了本性的智慧，並使其行為變得昏庸。所以聖德尼和其他神祕神學家要把這灌注性的靜觀稱作黑暗中的一線光芒……達味也說：「雲彩和黑暗將天主團團包圍（*Nubes et caligo in circuitu ejus*）[29]」。事實上，天主當然沒有被包圍，這只是我們軟弱的理智之見；無限的光使理智看不見了，目眩了，因為理智不可能把自己提升到如此高度。達味又以另一句話解釋說：「由於祂光耀的臨在，雲彩便從中插入（*Prae fulgore in conspectu ejus nubes transierunt*）[30]」，就是說，雲彩介於我們的理智與天主之間[31]。」

---

[28]《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四章，556頁。

[29]詠九十六2。

[30]參閱詠十七13。

[31]《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59頁。

這使人如此暈眩的光，使官能癱瘓不動，且隱藏了其神聖的光源；但它卻驚人地照亮了靈魂的不潔，強有力地指明天主的純潔與靈魂的不潔之間的反差。這兩者絕對是對立的，是不能並存於同一主體內的，因此就產生了鬥爭和痛苦。

「當這純潔的光進入靈魂時，就是為了驅逐靈魂的不潔[32]。」

靈魂就這樣痛苦地發現自己多麼遠離天主，甚至與天主對立。

「這時靈魂認清自己如此之不潔，如此之卑微，似乎感到天主起來反對他，他也起來反對天主。於是他想自己已被天主拋棄了，他的痛苦和憂傷是如此之深，因而經歷了約伯所受過最大的痛苦之一。約伯那時說：『為何使我與祢對立，使我成為自己的重擔？（*Quare posuiti me contrarium tibi et factus sum mihimetipsi gravis*）』[33]。」

這種對立使靈魂感到天主的強大壓力，使他不堪負荷，一敗塗地。這又是他新的痛苦。聖人解釋道：

「由於這神聖的靜觀以些許強力進入靈魂，……這時感官和心神都處在無形巨大力量的重壓之下，兩者都忍受著極大的痛苦，以至視死亡為解脫和幸福。充滿聖德的約伯有過這種經驗，他以過來人的經驗說：『但願天主不要用力反對我，我怕祂的偉大會壓垮我（*Nolo multa fortitudine contendat mecum, ne magni-*

[32]《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60頁。
[33]參閱約七2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60頁。

tudinis suae mole me premat）。』[34]」

神性與人性不僅有外在的衝突，而且互相滲透，為能互相消滅，於是產生了第三種痛苦。

「神性貶損並摧毀靈魂的精神本質，將其吞沒在深深的黑暗之中，以致靈魂見到自己的卑劣，便沮喪又頹廢，心神則忍受著殘酷的死亡之苦，彷彿已被巨獸吞沒在黑暗的腹中，覺得自己正在被消化似的，體驗到了約納先知在大魚腹內時的焦慮……其實這種苦難與折磨遠遠超過人們的想像。達味曾用這樣的言語描述過：『死亡的痛苦包圍我……地獄的痛苦侵襲我……我在苦難中呼求天主，我向我的天主呼號（*Circumdederunt me dolores mortis.....dolores inferni circumdederunt me...in tribulatione mea invocavi Dominum, et ad Deum meum clamavi*）[35]。』但是焦慮的靈魂所感到最深的椎心之痛，還是認定已被天主遺棄，天主厭惡自己，把自己驅逐到黑暗之中……而尤其可怕的是，他覺得這種境況將是永無休止的。此外，他自以為一切受造之人，尤其是他的朋友們，都輕視他、遺棄他。達味為此接著抱怨說：『祢使我的朋友們都遠離了我，把我當作可惡的人（*Longe fecisti notos meos a me, posuerunt me abominationem sibi*）。』[36]」

天主在靈魂內的行動更加深入，靈魂痛苦地遭到掏空。這便是淨化的火焰所造成的第四種痛苦。聖十字若望寫道：

---

[34] 參閱約二十三 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61 頁。

[35] 參閱詠十七 5-7。

[36] 參閱詠八十七 9；《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六章，563-564 頁。

「靈魂感到自身深切的虛空，極端缺乏自己感到興趣的三種好處，即現世的、本性的與心神的福樂，不僅如此，他還發現自己正處在與之相反的三種災禍之中，即自己無數缺點所造成的卑下不堪、官能的神枯或虛空，以及被黑暗侵入的心神所遭到的遺棄[37]。」

就在這遭受遺棄、完全孤立無援的時候，靈魂體驗到因虛空而產生的焦慮感和窒息感。

聖人繼續寫道：

「這時靈魂受著虛空、失去本性的依靠與知識的痛苦，而這痛苦對他來說是充滿焦慮的折磨，就像一個人被懸掛在空中，喘不過氣來一樣；不僅如此，他還遭受到天主煉淨他的苦，就像烈火煉淨金屬的雜質和鏽斑一樣。祂消滅、驅除、燒毀他一生所沾染的污點或慣有的缺失。由於這些缺失已在靈魂的本體內根深蒂固，這種淨化過程通常最為痛苦難忍[38]。」

神祕學大師深明聖經的深刻意義，把厄則克耳先知書上骸骨和銅鍋的比喻，用來表明這淨化的折磨，表明在天主的火焰下接受重新鑄造的靈魂。他寫道：

「這正可以證實厄則克耳先知所說的話：『你再加添骸骨，點上火，把肉煮化，把湯熬乾，把骨頭燒焦……（*Congere ossa, quae igne succendam; consumentur carnes, et coquetur universa com-*

[3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六章，565頁。

[38]同上，566頁。

positio, et ossa tabescent）[39]』這位先知又說：『把空鍋放在炭火上燒熱，使銅燒紅，讓其污垢脫離，鏽跡除淨（*Pone quoque eam super prunas vacuam ut incalescat et liquefiat aes ejus; et confletur in medio ejus inquinamentum ejus et consumatur rubigo ejus*）[40]。』這可以說明靈魂受到靜觀之火的煉淨時，其痛苦實非筆墨所能描繪。先知確實認為，靈魂要清除自身的污垢與私情，就得在某種形式下自我消滅，因為靈魂早已與這些慾情和缺點牢不可分了[41]。」

這個極其生動的比喻，說明此煉淨過程不僅是摧毀缺失這種表面的淨化，而且是內心的震撼與驚慌，是靈魂在火中再造。不僅表面有傷口的痛楚，整個靈魂更是一個巨大傷口，因為他在熊熊烈火中接受重新鑄造，他已達到人類忍受痛苦能力的極限。

「如果天主不親自關注這些痛苦，不將之及時減輕的話，那麼靈魂在幾天內就得與肉身分離了。因此靈魂只有間歇性地深感自己的卑污，而有時受到的折磨之深，彷彿地獄就在面前大開，自己的喪亡已成定局。這樣靈魂就像活生生地下了地獄一樣[42]。」

靈魂回想起過去的美滿幸福，即進入這黑夜之前所蒙受的種種恩寵，因而更加重了目前的痛苦。

---

[39] 參閱則二十四 10。

[40] 參閱則二十四 11。

[41]《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六章，566-567 頁。

[42] 同上，567-568 頁。

「這就是約伯親身經歷過的，他曾作了以下的表白：『我過去是那麼富有，而現在忽然淪為塵土；祂抓住了我的脖子，把我踩在腳下，祂把我當作箭靶。祂的箭四面射來，傷了我的腰；祂毫不留情，又使我的五臟塗地。祂把我剝成肉塊，使我傷口上再加傷口；祂像巨人一樣猛撲在我身上。我縫麻袋包裹我的皮膚，用灰土蓋住我的肉軀。我的臉因哭泣而紅腫，我的眼圈已發黑』[43]。」

約伯和耶肋米亞都是聖經中吟詠痛苦的偉大詩人。聖十字若望大量引用約伯的話以後，又借用耶肋米亞的筆，使我們對這黑夜的痛苦與折磨有進一步的認識。這黑夜的痛苦之眾多，其程度之強烈，聖人表示絕對沒有能力將其妥為描述[44]。聖十字若望曾說過：

「在結束這些詩句的解釋之前，為了使人更能理解靈魂在這黑夜裡所受的磨難，我將引述耶肋米亞當初的心境。他的痛苦之深，使他淚水潸潸，而作了以下的表白：『我在天主盛怒的鞭打下，認識了我的貧困。祂把我引進黑暗裡，而不是到光明之中。祂整天不斷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揮手攻擊我。祂使我的肌膚與肌肉衰老；祂粉碎我的骨頭。祂在我四周築起圍牆，使我在其中吃苦勞動；祂把我置於黑暗的地方，就像永遠死去的人。祂用圍牆困住我，使我不能逃脫；祂加重了我的腳鐐。我呼號祂，向祂祈求，祂拒絕我的祈禱。祂用方石擋住我的去路，阻塞了我的通道。祂對我像窺伺的熊和埋伏的獅。祂驚擾

[43] 參閱約十六 13-1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568-569 頁。
[4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569 頁。

我的路，將我摧殘。祂彎弓射箭，把我當箭靶。祂用箭袋裡的箭射穿我的腰。我成了祂百姓的笑柄，終日受人嘲笑。祂使我飽嘗痛苦，被苦艾酒醉倒；祂把我的牙一一打落，用灰土餵養我。祂把我心中的和平驅走；我已忘記一切幸福。我說，我的災禍不會結束，我對天主的希望已經幻滅。然而請祢記得我的貧乏，我的反抗，我的苦酒和苦膽。至於我，我將記住這一切，而我的靈魂將在我內乾枯。』[45]」

靈魂藉約伯和耶肋米亞的口所訴說的哀怨，都是在抱怨天主，因為天主是這一切苦難的根由。天主的行動是仁慈的，然而為了準備那些與祂完美結合的靈魂，就化為嚴厲的手段了。天主把他傷得如此痛苦，是為了淨化他，美化他。

還有新的折磨：天主幾乎放手讓魔鬼滿懷仇恨地攻擊靈魂。聖十字若望已告誡過我們，魔鬼藉著外在的跡象，或受到天主的特許，可以看出天主和靈魂之間的種種交往。當這些交往以可感覺的方式出現，如感覺、神視、言語等，魔鬼就會玩弄手段，偽造天主的行動，產生相同的現象，或者誘發人起驕傲自滿的心思，引誘靈魂上當[46]。魔鬼由於無法進入純粹神人交往的領域內，便竭力採取間接的行動來加以阻撓。聖十字若望解釋說：

「這種神人交往發生在靈魂深處，魔鬼無法進行反對，但牠還是要在牠能力所及的感覺部分進行騷動和擾亂。牠在人的感覺上製造痛苦和可怖的幻影、恐懼，以能使人的純心神部分

[45]《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569-570頁；參閱哀三1-20。
[46]同上，第二章，551頁。

因此也產生不安和困擾，而靈魂當時正在這部分享受所獲得的神益[47]。」

當神人之間的交往含有可感覺的成份時，魔鬼就很容易進來，利用感性的方法來擾亂心神。

「這時的折磨和痛苦之深有時是筆墨所無法形容的。由於這場戰鬥是公開地在兩種神類之間展開的，所以一旦邪惡的神對靈魂擾亂成功，便給善良的心神，即靈魂，帶來難以忍受的恐怖[48]。」

有時魔鬼能以屬靈的方式對靈魂顯示牠的臨在。

「魔鬼以屬靈的方式攻擊牠所造訪的靈魂，牠把自己可怕的靈體顯現在靈魂面前，以牠的靈體來打擊並摧毀靈魂的心神[49]。」

如果靈魂沒有迅速躲進信德的晦暗之中，魔鬼就會洋洋得意，

「……便會對靈魂造成混亂與恐怖，這樣靈魂所遭受到的痛苦比他一生痛苦的總和尤有過之。於是這恐怖就以明顯又似乎脫離形體的方式，由一個魔鬼的靈體通傳給一個靈魂的靈體，這種恐怖比感覺上的任何痛苦更為劇烈。這種恐怖不能延續很久，要是折磨得久了，心神就會離開肉體，惡神所引起的折磨就可怕到這種程度。一旦這種考驗結束，就是回想起來，其痛

[4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56-657頁。
[48]同上，658頁。
[49]同上，659-660頁。

苦也足以使人感到驚心動魄[50]。」

於是靈魂自己內在的一切都是造成痛苦的原因。天主和魔鬼似乎聯合起來折磨他。靈魂是否至少能期望從外面得到一點安慰呢？聖女大德蘭曾對這方面詳述自己所受的考驗：

「靈魂在此風暴中嘗不到任何安慰。如果他去神師那裡尋找安慰，就會感到所有的魔鬼都聯合起來幫助神師給他更多的折磨。我認識一位神師，就對一位遭受這種痛苦的人說，因為他所受的折磨種類繁多，似乎處於危險境地，下次若再發生，務必向自己報告。然而他的情況只有更糟，最後神師終於明白靈魂對此已完全無能為力[51]。」

---

[5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60頁。
聖女大德蘭在談到這時期魔鬼的行動時，曾寫道：「這時，這些靈魂只聽信自己的想像，他們相信魔鬼暗示給想像的一切妄想。當然，天主是允許魔鬼來試探他們的，甚至允許牠們來說服他們相信自己已被天主棄絕。於是無數焦慮在內心折磨著靈魂，其折磨之劇烈難忍，我無法相比，只有比作地獄之苦了」（〈第六住所〉，第一章，933-934頁）。

[51]〈第六住所〉，第一章，934頁。在這同一章裡，聖女大德蘭談到了「靈魂因遇到一位極其謹慎又缺少經驗的神師所受的折磨，因為那神師對什麼都持懷疑態度。他什麼都怕，什麼都懷疑，因為他發現事情非比尋常，尤其在他發現領受特恩的靈魂還有缺點的時候……於是他馬上加以斥責，把一切歸罪於魔鬼或人的憂鬱……這個可憐的靈魂也跟著神師的懼怕而憂心不已，他向神師訴心，就像面對判官一樣；他若聽到他斥責，便陷入折磨與困苦的深淵之中。只有經驗過的人，才能體會到他的痛苦之深」（〈第六住所〉，第一章，932-933頁）。

聖十字若望堅定地說：

「該十分同情被天主引入這恐怖風暴之夜中的靈魂[52]。」

聖女大德蘭也寫道：

「耶穌呀，見到靈魂如此驚慌失措，多麼令人同情啊！[53]。」

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一致認為，富有同情心的見證和鼓勵，仍無法使靈魂衝破那重重包圍自己的憂苦高牆。聖十字若望寫道：

「別人告訴他種種應該感到安慰的理由，要他想苦難中蘊藏著的寶藏以後就是他的，但毫無用處，他不會因而增加信心。他完全沉溺在災難的感覺之中，並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卑下。他還認為神師們所說的那些話，表示他們根本沒有掌握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而且也不了解他[54]。」

聖女大德蘭則是這樣說的：

「世上的一切安慰對他多麼無用啊！……請看那些受永罰的人：若給他們世上的全部福樂，就能減輕他們的痛苦嗎？當然不能，反而給他們增加了折磨。我覺得目前的情況也是如此。靈魂所受的痛苦來自天上，世上的任何快樂都絲毫無法給他寬慰[55]。」

---

[52]《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571頁。
[53]〈第六住所〉，第一章，935頁。
[5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572頁。

然而這牢獄有時好像也會略微打開似的：

「那時他就覺得海闊天空，自由自在……有時他所感受到的幸福如此之深，似乎所受的考驗已經結束[56]。」

這只是短暫的晴朗：

「當靈魂自信已經平安無事而放鬆警惕時，敵人（自身的罪惡）又使他陷入比以前更糟、更苦、更黑暗、更悲哀的境況之中，而這境況要延長很久，也許比上次更久[57]。」

這一明一暗的交替更增加了靈魂的痛苦，使他懷疑這考驗是否永無盡頭。

因此，這一切都使靈魂的磨難更加尖銳，直至他那熱烈的愛情把他引向天主，並使他清楚地看到，

「自身的種種缺失確實應該遭到他所熱愛、又一心追求的那位天主的摒棄[58]。」

以上這些痛苦就是心神黑夜所具有的特徵。我們所引述的那些心神的回響，足以顯示這些痛苦的深度與強度。痛苦的多樣性僅是表面現象而已；這多樣性是靈魂對一個獨特的原因加在他身上的行動，所作出的複雜性反應。這獨特原因就是神光淨化靈魂的劍，其

55〈第六住所〉，第一章，935頁。

5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七章，572-573頁。

57同上，574頁。

58同上，575頁。

光照深達各個官能的罪惡根源的傷口，以能使其癒合康復。因此心神黑夜的首要本質就是靈魂深處的慘痛考驗，由於考驗既強烈又深入，就會引起身體的反應，這些反應因為是外在易見的，就更震撼人心。

㈡外在的痛苦

罪惡在我們的人性中加強了分裂；然而由於肉身與靈魂緊密結合，就互相承擔起彼此的重擔。因此靈魂在心神黑夜裡的深重痛苦，就很正常地反映到身體上，造成明顯的外在效應。再說，心神的黑夜既然要進一步淨化感官，那麼不僅藉間接的影響，而且直接地要在那些官能上完成其工作。從這淨化過程中出來的靈魂，就擁有不可或缺的純淨本質，得以和天主結合，同時也擁有柔順的心態，成為天主得心應手的工具，去完成天主在教會內留給他的任務。

基於以上的種種理由，心神的痛苦就成為外在的、可感覺到的痛苦。心神的黑夜顯示於外的現象可以區分成以下三組：

・動蕩不安，這通常是由天主內在的行動所引起的；

・考驗，這是由外在的因素所造成的；

・以奇異方式表現出來的現象或混亂情況，這是受到病態心理的影響所致，或是由於超性的或本性以外的因素所形成的。

對於心神黑夜的外在現象的研究，可以擴及許多有趣的題材，也可以對每個單一個案作有益的探索。然而受限於本章的既定計畫，我們只能就以上三組現象加以確認，並對每一組加以評估判斷，以提醒讀者在面對此情況時所應採取的態度。

1. 天主行動下常有的動蕩不安

(1) 心理現象——人的官能通常最能感受到天主在靈魂中央的活動。官能首先感到的是天主的威力，此威力在這時期以格外強烈的方式在靈魂內運作。按聖女大德蘭的描述，靈魂一旦進入第五住所，由於天主對靈魂本體的碰觸是如此豐富，他就喪失意識，官能也暫時停止活動[59]。當靈魂被提昇到出神或心醉神迷之中，官能便再次停止活動，好像已經一無所能了[60]。當官能重新意識到自己，而獲得自由時，便感受到一種充滿痛苦的驚訝[61]，因為自己被這突如其來的神祕力量所操縱，只能任其擺佈，就如巨人手中所捏的稻草一樣，而感到恐懼不已[62]。雖然天主以行動安撫他們，給他們平安，但仍不能消除他們覺得自己已被幻覺或魔鬼的行動所捉弄的恐懼感[63]。另一種常有的反應是，在恢復自我意識之後，隨之而來的卻是煩躁不安，這不安甚至可以達到狂亂的地步。官能好像在受到壓制以後，用這種方式來肯定自身的獨立性，也可以說就像相當長時期被老師管教得小心翼翼、專心用功的孩子一樣，一旦得到了自由，他們那脫離了高壓控制的生命力就會爆發出來，成為混亂與喧鬧的激情。

這些心理現象通常是短暫的，就像發生碰撞後的反應一樣。至

59〈第五住所〉，第一章，894頁。
60〈第六住所〉，第四章，958頁。
61〈第五住所〉，第一章，895頁。
62〈第六住所〉，第五章，968頁。
63〈第五住所〉，第一章，895頁。

於較為穩定長久的現象，那就是心神黑夜所造成的心理逆轉。

天主從人的靈魂內部強加給人祂的光照和行動，祂逐漸成為掌握靈魂的主導力量，這時人的官能的正常活動程序就被打亂了；因為五官原本給官能提供滋養，現在卻癱瘓了。於是人在心理上就產生了極度的慌亂不安，形之於外的就是無能為力和痛苦的感受。

在這種情況下，人不僅不可能作默想或領會信理的真理，也不可能如在第一個感官的黑夜裡那樣，以充滿愛情的專注有利地來取代推理，因為這種無能為力現在已深入到官能的根部，且已經擴展到各處，甚至人靈對現世的事務似乎也無力去處理了。記憶的喪失使人對時間與所做的事也茫然不知了。靈魂向來習慣於在充滿神味的內在光明中，在富有成果的官能平衡中，享受天主在他內的行動，因此現在的無能、空虛和缺陷使他深感——有時還確信，天主已遺棄了他，而他將陷入病態的衰弱之中。聖十字若望寫道：

「靈魂覺得天主在他面前放了一朵烏雲，好讓他的祈禱不能通到天主那裡……[64]。如果靈魂有時全心投入靜禱，結果在祈禱裡也只有極大的神枯和極小的熱忱，只感到彷彿天主毫不在意，根本沒有聽他……他沒有能力祈禱，也不能專心念日課；更沒有能力去管事或處理世務。再說，有時他完全失神，毫無記憶，以至經過一段漫長時間都不知自己做了什麼或想了什麼，也不知現在要做什麼，將來要做什麼。他再努力也無法專心於自己的工作[65]。」

---

[64] 哀三 44。

[65]《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八章，576 頁。

聖女大德蘭在這方面的經驗與聖十字若望的經驗並無差別。聖女談到理智的昏暗，以至「無法分辨真理[66]」，談到主導一切的想像強迫其他官能接受「魔鬼給他們暗示的種種荒唐想法[67]」。從事祈禱已不可能，至少看來已毫無效果。我們還是讓聖女自己來說吧！

「這可憐的靈魂長久處在這種令人痛苦的無能和憂戚的境況之中，該怎麼辦呢？因為他若念經祈禱，就像沒有念一樣；我的意思是說，他找不到一點內心的安慰；他甚至無法了解自己口誦的經文；至於心禱，那就更不可能了，因為他的官能已經無能為力了。這時，獨處對他可能有害。

還有一種折磨，就是他無法忍受與人相處或與人交談。即使他很努力，仍然很容易顯現出自己的厭煩與憂苦。他真能說出自己的感受嗎？不可能，這種心境無法言喻，因為這種精神上的痛苦與苦難，實在是筆墨無法形容的[68]。」

這種全面的消沉，這種使全部官能籠罩在令人痛苦的軟弱無能之中的徹底的黑暗，便是心神黑夜所特有的心理現象。在感官的黑夜裡，靈魂深處還保持著生命力和活動力；以後在出現心理逆轉時，有些官能有時就會產生混亂和騷動，聖女大德蘭在寫《靈心城堡》的〈前言〉時曾有過這種經驗[69]，但那時靈魂仍然以富有成果的方式繼續工作。

---

[66]〈第六住所〉，第一章，933頁。

[67]同上，934頁。

[68]同上，935-936頁。

這種完全的無能，這種官能的混亂，從表面上看來是意志的失職所造成的後果；總之，這種不見原因的痛苦，所有這些尖銳的心理現象，都使人想起病理學上的案例，而精神病理學早就將這些案例加以說明並分類了。然而這些現象都是天主在靈魂內行動的正常結果。根據各人不同的性情，可以有各種不同的表現方式，對心理平衡的人來說，這種心理病態出現的可能性可以說微乎其微。

天主這種有力而深刻的行動，通常會使人產生一種令人心慌的衝擊；其所造成的有益人靈的心理逆轉，在第一階段只能使官能迷失並痛苦地失去功能。我們必需這樣斷定，以能消除岐義，並為以後要談到的奇異現象設定界限。

(2) 身體現象——由天主的內在行動所造成的震撼，如同水面上的波浪般，透過靈魂的官能而擴散出去，一直擴散到最外在的部位。在這些透過心理現象所表現出的靈魂官能受到的巨大影響之上，尚需加上身體現象。這種身體現象使人看到感官和身體在受到震撼後，會造成什麼結果。聖女大德蘭在第六住所一開始，就指出靈魂在這些領域內受到考驗時所出現的種種病痛。他寫道：

69「近三個月來，我的頭腦裡亂鬨鬨的，只感到極為疲乏，即使是非寫不可的東西，我也難以動筆」（《靈心城堡》，〈前言〉，811頁）。後來她解釋說：「在我寫這幾行時，就思索在我頭腦裡所發生的事，即我在開始時所提到的頭腦裡的響聲，這聲音使我幾乎不能從事交代下來的工作，我彷彿聽到萬河奔騰，百鳥齊鳴，還有口哨聲；我並不是在耳中聽到這些響聲，而是在頭腦的上方聽到的，據說那就是靈魂高層次之所在地」（〈第四住所〉，第一章，869-870頁）。五個月以後，她又提到因為頭痛，使她無法重讀已寫好的部分（〈第五住所〉，第四章，920頁）。
這內在的響聲當時並沒有妨礙她完成其傑作《靈心城堡》。

「那時，天主通常也會給靈魂送來十分嚴重的病痛。這是更辛苦的磨難，尤其在痛苦甚為劇烈的時候……

我認識一個人，四十年來天主賞賜她我所提到過的受苦特恩[70]，她可以坦白地向大家保證，她沒有一天不在受苦，不在忍受各種各樣的病痛；我要談的是她虛弱的體質，和她所受到的種種極大考驗[71]。」

聖女大德蘭指出，神祕恩寵與病痛是可以同時存在的，但她並沒有說兩者之間有必然的因果關係。她將兩者相提並論，就暗示了兩者間的確有關係。況且她親自指出天主在第六住所中的行動，就是針對人的感官和身體，提供神視、神魂超拔、提升身體等恩寵。聖女寫道：

「當一個人在完全清醒的狀態下，靈魂突然被人帶走，甚至像有些聖人一樣，連身體也一併帶走，卻不知被帶往何處，也不知是誰來把他帶走的，你們想這不會對這人造成巨大的惶恐嗎？……此人是否有什麼抗拒的方法呢？沒有。他若抗拒，情況會更糟。我從一位對此有親身經歷的人那裡知道，……這人若反抗，他被帶走的方式就會更猛烈，因此這人決定不再抗拒心醉神迷。你們可能注意到，琥珀摩擦生電後會吸引稻草，這種被吸引的情況也一樣……既然說到了稻草，巨人拿起一根稻草是輕而易舉的事，至於我們這位無限又全能的「巨人」要

[70] 這裡說的是聖女在初學和以後數年中所蒙受的結合性的神祕恩寵。參閱《自傳》，第四章，34頁。

[71]〈第六住所〉，第一章，931 頁。關於健康方面的折磨，參閱《自傳》第五章，而在《建院史》中則多處可見。

帶走心神，那當然更是易如反掌了[72]。」

無限的「巨人」舉起一小根稻草的比喻，說明聖女在那些心醉神迷中，深深感受到那來自天主的超越一切的力量。這種超性的力量，使人感到天主的行動已直達身體，身體起初在抗拒這股力量時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盡。身體的力量被擊潰後，就只好被那打破平衡和正常活動的陌生力量所控制。這種情況的確使身體受到了摧殘。

也許有人會反對說，這種因為對身體的直接行動而造成心醉神迷及伴隨而來的身體離地，是奇恩異寵的一部分，因而不能從中得出普遍性的規律。但是聖女大德蘭親自告訴我們，純粹的心神行動是可以危及生命的。這是靈魂在最深最隱密處，被某種火焰所灼出的創傷。聖女寫道：

「我曾見過一個人置身在這種境地中，我真的以為他快要死了。這並不奇怪，因為他死亡的危險顯然很大，這情況雖然很短暫，但足以使身體完全摧毀；這人的脈搏跳得極慢，讓人以為他的靈魂馬上就要回歸天主了。這時身體已失去了體溫，但是燃燒靈魂的內在火焰如此猛烈，若再加強一點，天主就會滿足靈魂的願望，使他回歸天鄉了。那時他一點也感覺不到身體的痛苦，我再說一遍，縱然他仍筋疲力盡，在隨後的兩三天內還是沒有一點力氣，即使要寫字也不可能，只有全身疼痛萬分[73]。」

---

[72]〈第六住所〉，第五章，967-968頁。

[73]同上，第十一章，1020頁。

聖十字若望對於在天主行動下所產生的身體衰竭和無力，曾向我們作過解釋，他在《心靈的黑夜》第二篇〈心神的黑夜〉的開端這樣寫道：

「因為靈魂的感覺部分終究是軟弱的，無法承受心神的強大震撼，因此處在進步中的人，由於心神的起伏必然會波及到身體的感覺，因而感到身體的許多弱點、痛苦、胃部不適等，繼而又影響到心神的不振。因此智者這樣說：「這必腐朽的肉身，重壓着靈魂[74]」。由此可見，我們所說的這種交流不可能太強烈、太激動，也不可能只顧心神，只求一步就能達到與天主的結合，因為身體的軟弱與敗壞也參與在這些交流之中。這就能解釋為什麼在非純心神的交往中，會有心醉神迷、神魂超拔及骨骼移位等現象。因為純心神的交往只有全德之人才能享有，他們在第二個黑夜，即心神的黑夜裡已得到淨化，他們不會再有心醉神迷或身體的激烈反應，他們已享有心神的絕對自由，其感官已不會再受到衝擊或感到痛苦了[75]。」

以上寥寥幾行文字總結出不少極為寶貴的論點。首先，這些論點肯定在心神內所獲得的心神交往可以波及到感官部分[76]；然後，也確定感官的虛弱之發生，是因心神的交往與感官的遲鈍、不潔、不適應，而彼此發生衝突後所產生的；這是因為感官部分阻礙了心

[74] 智九 15。

[75]《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一章，549 頁。

[76] 聖十字若望在別處曾說過，感覺感官和心神「各以其方式取用同一心神食糧，並汲取同一泉源」，《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三章，553 頁。

神交往的擴展，並遏止了心神交往的強度。因此心醉神迷和神魂超拔表示感官的軟弱，是缺少柔順和純淨的正常後果。事實上，如果感官一天比一天得到淨化，就能漸漸把完全的自由交給心神，那些外在的現象也就會隨之消失。

所以我們不難明白，開始時的心神衝擊會引起身體方面較深的紛亂。事實上聖女大德蘭在初期的修道生活中所獲得的結合性恩寵，也伴有身體方面的震撼，而這幾乎把他送進了墳墓[77]。難道我們不能認為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所得的怪病，一方面是出自天主的行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寶琳姊姊進入加爾默羅會而引起的心神震撼所造成的後果嗎[78]？

(3) 受影響的身體部位——神經學研究的是人心智方面的感受對生理所造成的傳導作用，這門學問提醒我們注意到這些心智的感受所產生的反應，是有擴散性和延伸性的。我們應記住這項規律，才能看出全身的不舒服是心神淨化或心神黑夜的正常效果[79]。

然而這種不適，按照個人的性情或身體狀況，在某些情況下可以有不同的表現方式，或是於某特定部位產生其後果。就如一根小鋼樑受到撞擊後，就會把震動傳到整個表面上去，暴露了原本隱藏

---

[77]《自傳》，第五章，49 頁。聖女在《自傳》第十八章 177 頁談到神祕性結合時寫道：「這樣的靜禱無論多久，絕不會有害健康；至少絲毫沒有損害我的健康。當天主賜給我這恩惠時，我即使病重，也不會有所不利，恰恰相反，我清楚地感到身體好多了」。
聖女的話似乎證明，只要感覺感官柔順了，不再抗拒抵制而導致自我摧殘，那麼天主對人的掌控所產生的效果對人絕對是有利的。

[78]《自傳手稿》，A，第 25 張反面，27 張正面等。在這兩種情況中，不排除來自本性以外的干預因素。

著的缺陷，於是就在這有缺陷處折斷了；天主的撞擊也是如此，其輻射力達到全身，而對身體的最薄弱處打擊得最厲害，並暴露出原有的病態傾向。

在這些情況下，要斷定身體上的問題是來自天主的行動，是很困難的；全身的不適絲毫無法顯示出其根由，若專注在某一局部定點上，可能會導致觀察和診斷上的失誤。因此，醫生與神師的合作是必要的。醫生，即使是精神病醫生，通常並不能掌握全部病情，以滿全醫療上的需要。若對疾病的定位診斷有誤，認為純然是生理上的原因，以為只要用適當的治療方法就能控制病情，那麼，這種治療就會造成嚴重的後果[80]。此時醫療的功效只能解除病痛[81]，卻找不出病因；醫生應該想辦法支援並強化人的身體，使之能承受由恩寵所施加的重擔，以及由恩寵對靈魂的經常施壓所造成的不良反應，或在奇恩異寵的衝擊下所造成的震撼。在這段時期內，神師要注意，切勿讓身體上的病痛和必要的醫療措施，使得靈魂只顧自

---

[79] 有關精神方面的痛苦的性質，及其因心智方面的感受而觸動腎上腺皮質的感覺中心而對生理所造成的傳導作用，請參閱勒格朗教授（Pr. Le Grand）和蒂內爾醫生（Dr.Tinel）發表在《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6 年，10 月號，第 95 和 115 頁上的文章。蒂內爾醫生寫道：「隨著人們進到神經系統的更高層次，其反應很自然地就擴散得更廣，也延伸得更長」。上引期刊，95 頁。

[80] 在此提及聖女大德蘭當年在伯塞達接受了無科學根據、只憑個人經驗的治療，因而幾乎喪生的事，對當今更為精明高超的醫學可能有點冒犯。然而即使是很科學的醫療，若沒有考慮到造成健康問題的主要超性原因時，也可能是十分有害的。我們特別想到的是，未經確實診斷和驗證而倉促施行的外科手術。精神分析法的治療方式，也可能對靈修的進步帶來有害的後果。

己，只想到自己的病痛和可能減輕病痛的方法。神師要比以往任何時候更有力地幫助人超越自己，使人一心只想天主，因為天主傷了他，只是為了要醫治他。這時，持久又充滿超性希望的耐心，若不是唯一的良方，至少也是最有效的藥石。的確，這些身體上的震撼，既然是由天主強大的行動與受苦者缺少柔順和不潔所致，那麼靈魂應有的心態就很清楚了：不做任何能減少由天主的行動而來的超性力量及其效果的事，並耐心地等待，聽由天主的行動產生使靈魂潔淨和柔順的效果，這效果同時也能抵消感覺上的痛苦。

2. 外來因素的考驗

對這個階段的靈魂來說，就像基督耶穌在受難的過程中那樣，一切都是痛苦的來源，痛苦從四面八方湧來，把他團團圍住，似乎一切都聯合起來反對他。除了革責瑪尼的內在憂悶痛苦之外，除了那因極強烈、極深邃的痛苦而形於外的血汗之外，還要加上這世上當權者的迫害。聖女寫道：

---

[81] 在以上已引述的研究報告中（《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6 年，10 月號，99 頁）勒格朗教授繼韋斯特弗里德（Westfried）之後，主張疼痛有預防的功能，因為疼痛使人注意到身體功能上的某個弱點。若沒有疼痛，這弱點就無法被人知道。我們應利用這可喜的指示，以發現疾病，而加以治療。所以我們應該對症下藥，在疾病可以消除的情況下，不應以能緩解一時的痛苦為滿足。對於我們所談到的情況，這項主張是至為重要的。使用過量的鎮靜劑，雖能立即緩解疼痛，但是減弱了身體的抵抗力，並可能減弱在忍耐、柔順、潔淨、捨棄自我中所促成的淨化作用。這問題是很微妙的。用藥的劑量要恰當，應支撐身體而不使之衰弱，應使人得到平安而擺脫自我。

「我的天主啊！要達到進入第七住所的日子，還該受多少內外的折磨啊！……

我認為敘述幾個我確切知道遭受這種磨難的人對妳們是有益的……

有一個人，她被那些與她關係密切的人批評，也被那些與她毫無關係的人批評，她萬萬沒有想到這些人也會管她的事。他們說她的種種行徑都是在冒充聖女，裝腔作勢，自欺欺人，顯出別人都不夠完美；其實別人沒有她那些花樣，卻過著更符合基督精神的生活等等。不過，要知道這個人並未標新立異，她只是全心做好自己的本分而已。她視之為朋友的人都遠離了她，而且就是這些人罵她罵得最兇，因此使他特別感到痛苦。人家說她迷失了方向，陷入很深的幻覺之中；說在她身上發生的事是來自魔鬼；說她該像某些人那樣早該喪亡了；說她誘使人敗壞德行；說她欺騙她的神師。他們甚至到她的神師那裡，提醒神師說，走她這條路的人都已喪亡了。總之，他們用盡嘲弄和狠毒的話來傷害她。

我認識一個人，由於別人不斷批評她，以至找不到一個願聽她告解的神父，因而使她極度惶恐不安。這些批評的話，我說也說不完，因為實在太多了[82]。」

聖女大德蘭以上所訴說的，是她自己的經驗和所受的特殊磨難，只因為她蒙受了那些奇恩異寵[83]。為了補充他的描述，我們有必要提起她在創立亞味拉聖若瑟隱修院時所受的騷擾，以及創立其

[82]〈第六住所〉，第一章，928-929頁。

[83]《自傳》，第二十八章，287頁。

他隱修院和初任降孕隱修院院長時所遇到的種種困難。我們還可以想到聖十字若望在多來德獄中所受的痛苦，充滿聖德的亞爾斯本堂神父所受的批評與迫害；歷代聖人聖女的聖德光輝如果顯露在外，無不和她一樣受人排斥。

看來聖德在這跨越最後階段的時期，並肯定其行動已具有非常能力之時，並不能使人免受折磨，尤其是那些來自正派者的批評，聖女大德蘭自己承認，那的確是難以忍受的。

其實要在這些人身上找到可以批評的地方並非難事，因為他們尚未完全得到淨化。天主對其意志的掌控並不全面，在官能上仍留下一些屬於本性的傾向，這些會很自然地流露出來。這些傾向顯露在靈魂與天主的往來之中，也顯露在他與近人的關係之中。在使徒活動中，靈魂會放鬆其對本性傾向的嚴格控制，這些傾向就有自由發揮的機會而顯露無遺。因此一個人的思維方式、行動方式、言詞上的反駁、行為上的粗魯、語言上有時會辭不達意，還有在利用超性恩惠時不夠謹慎，以及沒有控制好自己的自私與驕傲的傾向等等，無不在此時一一暴露出來。淨化顯然尚未結束，恩寵的油膏也尚未完全滲入。當然，靈魂毫無疑問是屬神的，但屬人的部分在對比之下就格外顯眼。靈魂在天主明亮的光照下，謙遜地發現在自己與天主及近人的關係中，仍存有這些本性的不潔與粗魯，這一切也逃不過旁觀者的目光，即使旁觀者並無意挑釁。這樣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天主強大的聖愛力量如何與相當囂張的人性缺點協調起來[84]？

---

[84] 我們還記得當初達撒所作的不利判斷，以及在亞味拉所召開的會議，旨在判斷聖女大德蘭所領受神恩的來源是否是超性的，因為人們認為她的德行與那些神恩不能相配。《自傳》，第二十五章，261-262頁。

我們不可過於強調靈魂在這個階段內的缺點，但也不能加以否認。這些缺點只有在人的行為完全聽由天主的支配時才會消失。但到了那時，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方式，依然可能對周圍充滿善意的人造成痛苦。在愛德遮蓋許多罪過以前[85]，由愛德所啟發和引導的行為，仍有罪根尚未除盡的痕跡可尋。那些確實存在的缺點，似乎玷污了天主的真實行動，這就足以解釋何以信心脆弱者會憤憤不平，而明智者則會產生懷疑。

然而這愛德與缺陷混為一體的事實，不足以提出理由，甚至不足以解釋在這些靈魂——根據聖女大德蘭的話，這些人並未標新立異，他們只是用心善盡本分而已[86]——周圍所引發的不安。從問題的總體來看，我們只能說，這好與壞相混的事實，的確可以給別有用心的人提供中傷與毀謗的機會，以滿足自己的私心。

這些靈魂所遭受的激烈反對和迫害，其真正原因，就是聖愛因其行動和勝利在世上所引起的仇恨。這個世界和其主宰——魔鬼，從中看到自己的權利遭受攻擊而進行反擊。耶穌早就警告過祂的門徒說：

「世界若恨你們，你們該知道，在你們之前，它已恨了我。若是你們屬於這世界，世界必喜愛你們，有如屬於自己的人；

---

[85] 伯前四 8。我們會景仰聖人們在某種情況下突然改邪歸正，但卻難以容忍他們在純潔的愛情以外，靈修尚有進步的空間。為了能按我們的意思稱心地欣賞他們，我們便要他們超脫人性的軟弱和進步的法則。這種狹隘的目光，使我們對聖德及其發展產生了誤解，並在拒絕真實鮮活的案例下，對聖人的境遇有錯誤的判斷；其實聖人特定的境遇，不論是他的缺點或他的堅忍，才是造就他成聖的因素。

[86] 〈第六住所〉，第一章，929 頁。

但因你們不屬於這世界，而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為此，世界才恨你們。你們要記得我對你們所說過的話：沒有僕人大過主人的[87]。」

天主既揀選了這靈魂，就是要他完全屬於自己。身體上的震撼、黑夜裡的昏暗、德行的果實，以及各種奇恩異寵，無不說明這些都是天主的揀選所產生的效果。意志的結合已使這靈魂負起教會內的使命。活在此階段的聖女大德蘭，已領受了創建隱修院、成為會母的恩寵；聖十字若望在達到神婚的境界之前，在杜梵路和巴斯脫拉納以及降孕隱修院中，已是一位隱修院的重整者。光明已在燭臺上，即使尚未光芒四射，也已「照耀屋中所有的人」[88]了。

使徒工作的卓越成效，已顯露出天主對人高品質的掌控，同時也表示靈魂一旦成為完美的工具，天主的行動也就會更加有力。天主這樣的揀選及這種高品質的掌控，在靈修領域內的確是重大的事件；會激起愛，也會激起恨。有的因天主的勝利而高興，有的卻因此而不安、焦躁，並動用一切力量來反對。

在所有惡勢力中，魔鬼的能力出眾，扮演著既霸道又陰險的主導角色。牠充滿恨意的嫉妒，絕不能容忍這人永遠脫離牠的掌握，並可能很快就對牠自己不利。因此，這個人就成了魔鬼個人的眼中釘，牠便動用牠的一切力量來打擊他。除了我們已指出的那些騷擾外，牠還以更外在的行動加以配合。在外在的、感官的領域裡，牠最能施展其魔力，也占了某種優勢。為了阻止靈魂前進，使他的行

[87] 若十五 18-20。

[88] 瑪五 15。

動陷於癱瘓，牠會引發一些人和事；不擇手段地利用人的激情和善心，並採取自然法則來行動，以製造各種不安、對立和迫害。

約伯傳、四福音、聖人聖女傳記、亞味拉聖若瑟隱修院的創立、聖十字若望在多來德的被囚、亞爾斯本堂神父所遭受到的磨難，以及那些創立修會的會祖們所遭受的奇奇怪怪的考驗，都向我們揭示了魔鬼的伎倆和力量。牠以驚人的洞察力，在各種反對牠的勢力中，分辨出其中主要的超性因素，即使這因素的外在角色是次要的；牠就痛擊這因素的敏感點；牠還制訂種種嚴密和巨大的摧毀計畫，總是以令人困惑的高招進行偽裝，在未被超性力量擊退、變得無能為力之前，牠的行為總是乖張殘暴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魔鬼的這些積極的干預，通常只發生在那受次要本性原因所控制的領域內；而人的次要本性原因是很少會浮現出來的。只有在牠要仿冒一項天主的偉大行動，或自己的失敗使牠大怒而失去分寸時，牠才會以異常的外在行動顯示出自己的行踪，否則牠絕不會表明自己的臨在。既然假冒偽造是牠最靈驗的伎倆，牠怎麼會徒費心機地引人注意並公然現身呢？因此如何分辨魔鬼的行動就變得更加困難了[89]。

要解決這個問題，千萬不能忘記，魔鬼的唯一目標和策略就是用誘騙來陷害人靈，牠是在黑暗中以謊言作為統治利器的邪惡勢力。我們很難想像牠的陰謀詭計。天主是真理與光明，祂使我們的理性可以探索研究祂的行動，且以祂神聖的印記使我們相信祂的事功，和祂的使者所要完成的使命。我們既習慣於這種能幫助我們明

[89] 關於如何辨別魔鬼的奇異事蹟，可參閱洛朗．達爾比耶所寫關於德蘭．諾勃萊饒有趣味的文章。《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年，10月號。

白事理的神聖作法，就愈不容易適應撒謊專業者魔鬼的作法。魔鬼常常撒謊，如果有時也說部分真理，那只是為了使人以後更容易上牠的當。通常我們與人相處的關係，是建立在善意與愛好真理的基礎上，因此面對魔鬼及分辨其伎倆時，難免會過於天真。我們曾聽到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說：應對魔鬼的干預進行科學的批判和研究，以識破其真相。這不就是一種天真的想法嗎？我們怎麼可能綑綁比我們強的魔鬼，並以真誠而光明的手法來審查牠那只能在黑暗中稱王、專業撒謊的伎倆呢？最多只有在牠存心要將事實扭曲，並使審查者更加上當的情況下，牠才會接受審查。

魔鬼只降服於驅魔音的神聖威力之下。只有具備超性的辨別神類的神恩，才能發現惡神的陰謀詭計。除非魔鬼採用外在的、奇異的方式，否則唯有以這樣的神恩，在更深邃的神光之協助下，才能識破牠仇恨的奸計和牠在黑夜裡策劃的陰謀，最終才覺察到惡神巧妙的臨在。魔鬼一旦被人發現或受到猜疑，通常就逃逸無踪。這擅長於偽裝的惡神，其最令人氣惱的勝利，便是能在科學批判所嚴格要求的調查研究下脫身，使人相信牠當時並不在場，甚至認為牠是不存在的。其實魔鬼是存在的，牠充滿恨意的嫉妒和害人的行動也是確實無疑的。

這些因惡勢力之神在表面上所得的勝利而產生的外在苦難，對天主的事業也是有用的。天主允許其存在，也只是為了這個目的。這些苦難使人靈與基督及基督自我祭獻的奧祕緊密地相互結合。耶穌基督在革責瑪尼山園中經歷了屬靈的垂死掙扎以後，就被帶到耶路撒冷各不同衙門前，聽到了羣眾的叫喊和謾罵聲。「默西亞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祂的光榮之中[90]」。當人靈在追隨基督那充滿血淚的足跡前進並參與祂的各種痛苦時，便獲得了救贖寶血大能的

淨化效果。人靈藉著與這位神聖典範的認同，便在他自己的官能上顯示出對愛德有了更深的認識。人靈這樣痛苦地體驗到自己的軟弱、自己和別人的深重罪惡，也體驗到這世上的仇恨勢力和眾人盲從的暴力，就能在天主面前面對自己，面對在教會內有待實現的事業，而學到謙德。他逐漸發現，天主在現世所發展的王國是處在神人共有的境況之中，既有天主方面的，又有人方面的；他也發現神聖愛德的強大功效，這愛德對於作為天主工具的人所要求的，就是以沉默又寬容的堅忍，來戰勝罪惡的勢力。

這種外在的痛苦，即使是由魔鬼造成的，也是極為有益的。它能使那些作為工具的人更加完善，也可用來拓展天主的王國。

在以異常方式表現的外在考驗中，我們也能找到同樣的效益嗎？我們現在要談的這個問題是十分複雜的。

3. 奇異的外顯現象

我們現在把一切與天主在人靈內的行動有關，或表面上看來有關的外顯現象，都集中在此標題之下；由於這一切現象都是罕見和奇異的，其中必有本性以外或超性的因果關係。

我們記得聖保祿曾被擊倒在大馬士革的路上，「他雖然睜開眼睛，但什麼也看不見了」，他被人領到大馬士革，一連「三天看不見，不吃也不喝」，直至阿納尼雅給他覆手，「立刻有像鱗甲一樣的東西從他的眼中掉下來，他便看見了，遂起來領了洗；他進食以後，就恢復了力量[91]」。

---

[90] 路二十四 26。

[91] 宗九 8-9，17-19。

有幾次，聖女大德蘭在神魂超拔中，被神聖的力量托起離開地面。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曾患了奇怪的病，因童貞聖母顯現向他微笑而痊愈。聖方濟．亞西西在阿韋納（Alverne）守齋四十天後，手足都印上五傷，使他成為活在人間的受難的耶穌基督。在聖人聖女的傳記中，我們經常看到超性的外在顯示，這些外顯向信眾揭示出他們與天主深切的結合。

有時這些神祕的、或表面看來是神祕的現象，卻伴有令人費解的情境。人的聖德完全不是一目了然的。一個神祕生活者，或自認為是神祕生活者得了病，這病痛可能解釋那些外顯現象。更常見的是，善與惡、屬人與屬神的交織在一起，使人感到困惑。蘇霖神父的一些著作，信友們讀了大有助益，連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讀了都獲益匪淺；但另一方面，他的傳記所提供給我們的大量事件，根據他自己的解釋，是因附魔而發生的，然而幾乎他絕大部分的同會兄弟，都認為這是他心理失常、精神錯亂所造成的結果。

將欺騙和撒謊的行徑加以刪除（因為我們無意在此作歷史性的批判），只保留那些正式驗證過的事實，於是我們就面對一個問題：在整個的事件中，哪些是天主的行動？哪些是魔鬼造成的，或本性造成的？哪些現象應歸於天主、魔鬼或本性？這些不同的現象若出現在同一主體上，問題就顯得更加複雜了。德國孔內斯洛（Konnersreuth）的烙印五傷者德蘭．紐曼（Thérèse Neumann），曾有過神魂超拔、神視、說異語的事，並長期度守齋的生活。醫生們宣布德蘭．諾勃萊患有歇斯底里症，然而根據她的傳記，在她勇敢而成果豐碩的傳教生活中，充滿著魔鬼的折磨、神視和啟示，並伴隨著五傷印記和神魂超拔。

我們應補充說明的是，沒有兩個案例是相似的，每一個案例都

是獨一無二的。我們可以將外在現象加以分類；至於不同的案例，卻是無法分門別類的，最多只能根據某些相似之處，加以區分。德蘭．紐曼有過神視，但她的神視不同於亞味拉聖女大德蘭的神視。蘇霖神父也寫靈修著作，但怎麼能將他與聖十字若望相提並論呢？

問題固然複雜，卻不足以使我們逃避。在一些原則的指引下，我們是可能超越這些引起眾人強烈好奇心的個案，而找到一些闡明。這些位於邊界線上的晦暗難明的個案有很多，它們都具有同樣的各種原因，也都出現屬人與屬神的交錯性。然而，這些問題所帶來的種種困難，不該使我們卻步，而不去尋找解決的辦法和實用的指導原則。

我們首先可以將這些現象分成兩類：1. 身體現象，就是身體上可見的外在現象，例如提升離地、神魂超拔、五傷印記；2. 精神現象，這是由內心顯露在外的現象，說明靈魂的官能受到了異常的影

---

92 我們在談論這些問題時，不能忽略了精神病醫生、神學家，及哲學家們發表在《加爾默羅會的研究》內，有關「賈內教授的德蓮個案」（la Madeleine de Pierre Janet）的深入研究（參閱 1931 年 4 月號與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布律諾神父、勒格朗醫生以及加岱神父的論文）；有關五傷的研究（參閱 1936 年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萊爾米特教授、勒格朗、蒂內爾、范格烏滕（Van Gehuchten）、文德萊（Wunderlé）、萬雄（Vinchon），以及馬熱的論文）；有關感官黑夜和心神黑夜，以及關於蘇霖神父與德蘭．諾勃萊案例的論述（參閱 1937 年 10 月號、1938 年 10 月號及 1939 年 4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格雷夫（de Greeff）教授、萊爾米特，阿奇利．德爾馬斯醫生、吉斯卡（Giscard）、達爾比耶教授、吉貝神父、奧夫加雅神父等人之論文）。我們大量採用了這些論文，以及 1936 至 1938 年間在阿文所召開的心理學會議所發表深具啟發性的談話記錄。

響，例如受到某些心智或感情方面的混亂。第一類比較明顯，比較容易觀察得到，似乎更有力地指向超性的因果關係。第二類比較內在，比較複雜，顯然較為神祕。對於前者，我們比較有信心，對於後者，則疑點較多。這些初步的印象會因更深入的研究而改變嗎？[92]

⑴身體現象——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天主對人靈的靈性交流，通常會影響到人的感官和身體。

「靈魂的感覺部分終究是軟弱的，因而無法承受心神的強大震撼。凡處在進步中的靈魂，由於心神會影響到感覺部分，因此都會在這感覺部分體驗到許多軟弱點、痛苦，並感到胃部不適，繼而造成心神的疲乏[93]。」

波及到感覺上的影響力能有多大？它的極限何在？哪些身體的現象會超出自身的能力範圍，因而需要按前述定義[94]將之歸於天主奇異而直接的行動？這都是有待釐清的問題。

我們無意對此問題作廣泛的研究，不想對各類現象都詳加討論，而要縮小範圍。我們將不深入研究神魂超拔與心醉神迷這些現象；聖十字若望認為這些現象是靈魂在未淨化以前、天主在人靈內行動所造成的最強烈的效果。聖人這樣寫道：

「在天主與人的交往中，之所以會產生心醉神迷、神魂超拔以及骨骼移位等現象，是因為這交往尚未達到純精神境界之故。只有聖德完美之人才能以純精神與天主來往，他們已經在

[9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一章，549頁。

[94]參見本書，第五部分，第二章，〈奇恩異寵〉第1024-1034。

第二個黑夜，就是在心神的黑夜裡，得到了完全的淨化[95]。」

因此對聖德完美的人而言，並沒有所謂天主的奇異行動的問題。然而對於本性軟弱或尚未完全得到淨化的人，發自純精神的行動之光芒[96]，就足以在他們身上產生心醉神迷等現象。

天主奇異的行動可能也與身體被提昇離地有關，但這種現象極為短暫，是很不容易觀察到的。

而五傷印記則正好相反，這種現象即使不是持久的，至少也是頻頻出現的，因此學者、各類專家和靈修生活的導師都可以仔細加以觀察。如果這些具有特徵而本身又神妙奇特的現象，真正是從心神的感應而來，那麼必能使我們掌握到心神力量所能達到的極限。因此我們將以五傷印記作為典型案例，因為它能針對問題提供最重要的線索，來指引我們找到解決之道。

a) 德蘭．紐曼的個案——五傷印記指的是，身體上明顯地有傷口，代表耶穌受難時的一個或幾個傷痕。最早領受五傷而且也是最

---

[95]《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一章，549頁。

[96] 聖女大德蘭在《建院史》第六章和〈第四住所〉第三章中明確指出，在天主行動下出現的不支昏厥，是身體虛弱的結果。她說：「有些靈魂由於不斷作嚴厲的補贖、靜禱或守夜而虛弱，其實若他們不做這些，身體本來就十分虛弱；他們若接受一些神慰，他們的本性就支撐不下去了……我認識一個人，整整八小時處在這種狀態中，沒有失去知覺……」（〈第四住所〉，第三章，889頁）。在此我們可以看到心神的活動如何影響到身體，而由於身體的虛弱又會對心神的活動造成誇張的假象……聖女大德蘭認為有必要重視這些典型的個案，因為在評論靈魂的靈修生活時，這些個案對如何判斷外在跡象的超性價值有重要的指標作用。

著名的，應該是亞西西的聖方濟；他在逝世前兩年，在阿韋納山守齋四十天內蒙受了五傷印記奇恩。聖人下山時，雙手雙足和肋旁都帶有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流血的五傷。

從此以後，這種現象在歷史上時有發生。安貝爾．古貝耶（Imbert-Goubeyre）醫生曾彙集了五傷印記或聲稱有五傷印記的 321 個案例[97]。不錯，其中大多數案例都通不過必須有文件佐證的嚴格要求[98]。然而因此就遽下結論，認為那些五傷印記因缺乏現代考證所需要的證據，就都是虛構或謊言，倒也過於輕率。雖說這是過去的事，但不少五傷印記的案例，是經過現代相當精確的、科學的方法考查過的，因此可以視為確實的歷史事實，例如傑瑪．加爾加妮（Gemma Galgani）和德蘭．紐曼的五傷印記。後者可以作為我們研究和思考的基礎。

德蘭．紐曼是家庭中九個子女中的長女。她生於 1898 年 4 月 8 日或 9 日，出身德國拜恩州的孔內斯洛一個貧農家庭。她虔誠敬主，強壯勤勞，獻身農業，為本村的一位農民耕種。1918 年因用力過猛，接著又受涼，便病倒了。然後是禍不單行：跌倒、肢體麻痺、各種創傷，雙目失明也接踵而至。這些似乎都是病情帶來的後果。為她治病的醫生所作的診斷是：重大意外事故後的嚴重歇斯底里

---

[97] 克萊蒙．費朗（Clermont-Ferrand）的醫學院教授安貝爾．古貝耶醫生（Dr. Antoine Imbert-Goubeyre）著有《五傷印記，神聖的神魂超拔及露德的奇蹟——回答自由主義思想者》（*La stigmatisation, l'extase divine et les miracles de Lourdes, Réponse aux libre-penseurs*），1894 年，克萊蒙出版。

[98] 請參閱德邦尼（Debongnie）神父有關「中古時期五傷史」的評論，發表在《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6 年 10 月號，22-59 頁。

症。聖女耶穌聖嬰德蘭 1923 年 4 月 29 日被立為真福的那天，她的雙目突然復明；1925 年 5 月 17 日小德蘭被封為聖女的那天，他蒙受了光耀的顯現，從中聽到一個奇妙的聲音，告訴他四肢會恢復功能，而疼痛則不減。1926 年四旬期開始時，德蘭．紐曼感到很不舒服，3 月 4 日至 5 日，就是週四至週五的夜裡，她在神視中見到吾主與門徒們在橄欖山上。她在心胸部位感到一陣劇烈的疼痛，肋旁處就開始流血，她的雙手和雙足也出現了傷口。那天夜裡和週五午前，她的雙眼也流血。從此以後，除了聖誕和復活節期，以及教會規定的節日以外，每週從週四的夜裡至週五和週五的上午，她的傷口都流血。1927 年 3 月以後，她又有了荊冠的傷痕[99]。每次她在神視中見到耶穌受難情景的當時，或以後，她身上的五傷就流血。從週四的夜裡直至週五的下午，耶穌受難的景象便一幕一幕在她的神視中重現。每次神視持續 10 至 15 分鐘，並伴隨著神魂超拔；但無法確定神魂超拔是在神視之前，還是由神視所引起的。根據記載，德蘭．紐曼

「當時坐在床上，雙臂張開，雙目向前望，彷彿注視著無限遙遠的地方，並且以極大動作的手勢來作表達[100]。

從她的面部表情看來，她的理智、意志和感覺已全部投入她在神視中所默觀到的景象之中。她的手勢幾乎都在表達她的信德和她與基督的密切關係；當他確認出基督或其他人物的感情時，他的欣喜、歡樂也都明顯地表露出來。接著，她又顯出

[99]《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3 年，4 月號，39-44 頁，馬熱神父的〈孔內斯洛的事實與問題〉（*Konnersreuth comme fait et problème*）。

[100] 同上，43 頁。

憐憫、恐懼、憂急、厭惡或忿怒的感情，這是在神視中見到另一些人物時所引發的情緒。這些感情在強度及表達上都超越了本性的極限，就是說，不同的心態及相反的感情迅速相互交替，毫無間隔可言。剛見他神情愉悅，立刻眼中又流下了淚水。神視中的情景轉換得有多快，他的手勢轉換得也有多快[101]。」

有關耶穌受難的片斷神視接連地發生，「根據其情節，算起來或多或少共有四十多個」，而且都伴隨著強弱不一的五傷印記[102]。

緊隨著這些神視之後，便是心神收斂或專注的狀態。只見德蘭．紐曼

「彷彿被那支撐她的力量所棄，又倒下來了。她閉上雙眼……但她聽得見，也能說話[103]。平常她是平和安靜的，常常靜坐不動。別人對她說話時，若剛才的情景有懾人之處，看得出她內心仍被剛看到的情景所占據、所掌控。在她講述這情景時，

---

[101] 法塞（Fahsel）所著《孔內斯洛》（Konnersreuth），第六章，43-46頁。拉沃神父（P. Lavaud）曾在1933年4月號的《加爾默羅會的研究》67-68頁〈德蘭．紐曼的神魂超拔現象〉（*Les phénomènes extatiques chez Thérèse Neumann*）一文中引用過。法塞在寫到德蘭．紐曼神魂超拔的眼神時說：「她的雙眼以靈敏的目光專注於神視中所展現的情景，唯恐有所遺漏。若有人在她眼前揮手，她那注視著遠處的目光也毫不受到干擾。」同上，67頁。

[102] 拉沃神父所寫文章〈德蘭．紐曼的神魂超拔現象〉；參見上述《加爾默羅會的研究》69頁。我們發現在同一文章的70-75頁，寫到德蘭．紐曼談到自己的神視時，表示神視來得非常突然，其中耶穌本人的容貌也是鮮活而明確的。

[103] 同上，76頁。

她內心的感動就從她說話的方式中流露了出來；她很願意講給別人聽，而且無所保留[104]。」

那時她享有高超的光照，可以辨認出被祝聖的物件和獻身天主的人物，以及人們的內心狀態。德蘭．紐曼還享有另一種神祕經驗，人們稱之為神魂超拔的睡眠。那就是

「在睡眠的休息狀態下，他的靈魂以最崇高的靜觀和神魂超拔與天主結合，並在祂內休息。這睡眠能以神奇的方式增強並恢復德蘭的體力。每當她的身體因週五耶穌的受難，或因她代受神祕傷痛而飽受痛苦，幾乎無法再支撐下去時，就會出現這種睡眠……幾乎每次在她恭領聖體之後也會發生……這種睡眠持續 10 至 20 分鐘，有時長達一個小時……在這休息中，她那已衰竭的體力迅速而奇妙地恢復了……在她身上所發生的快速而深刻的變化是有目共睹的。她說的許多預言都完全應驗了，這證明她的朋友們多年來所堅信的都是事實：就是她至少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在神魂超拔的睡眠中，享有預言及洞察人心的神恩[105]。」

「自 1926 年聖誕節以後，德蘭不再進食，無論是固體或流質的食物[106]」，再加上以上這一項，我們就對發生在孔內斯洛地方的奇異事件作了一個完整的簡述；這事件顯示出德蘭．紐曼的五傷印記

---

[104] 拉沃神父，〈德蘭．紐曼的神魂超拔現象〉；參見上述《加爾默羅會的研究》，65 頁。

[105] 同上，81-83 頁。

[106] 馬熱神父，〈孔內斯洛的事實與問題〉，44 頁。

是多麼豐富的奇異現象，而這也讓人覺察到了問題的複雜性。

b) 五傷印記是如何產生的？

（a）可能的各種答案——如何解釋五傷印記？應將其歸於何種原因？歸於天主的行動或魔鬼的行動？或是自然律的結果？或是這些不同的原因同時存在所引起的嗎？達到什麼程度？這就是我們要解答的問題。

最簡單的解答，便是把產生如此奇妙現象的原因歸於天主的行動，當然把欺騙行為除外。可是我們還得確定天主這種行動的性質。

是否天主親自以祂的全能，在祂創造的自然律以外，造成這種現象[107]，使五傷印記成為名符其實的奇蹟，就像死人的復活、餅的增多、瞬息之間斷骨接好、傷口痊癒一樣嗎？當然不是，因為五傷印記可能是具備某種工具的人所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天使所造成的。

然而，利用天使來印上五傷，天主仍是主導者，天使的行動仍可稱作是天主的直接行動，這一點在前面討論神視時已談到過了[108]。

我們能否接受這種意見，就是：天主利用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以間接的行動造成這奇異的現象？天主可能藉著愛的創傷在靈魂內創造強烈的愛情與同情之心，通常還伴隨著耶穌受難情景的圖像性神視；這些情感強度之大，足以在身體上顯露出被釘耶穌的聖

---

[107] 根據聖道茂對奇蹟所下的定義：「所謂奇蹟，是發生於受造的自然秩序之外的事實，唯有天主才能創造奇蹟。因此天使或其他受造物以自己的能力，在受造的自然秩序之中所做的事，就不是奇蹟」（《神學大全》I, 110, 4）。

[108] 參閱本書第五部分，第二章，〈奇恩異寵〉第 1024-1034 頁。

傷。總之，五傷印記可能是天主對靈魂的行動，其結果強烈地浮現在身體的某個部位上。

魔鬼同樣也有使人得五傷印記的能力，牠可能以直接的行動來進行這事；我們若接受第二種意見（即間接的行動）的話，牠也可能藉著祂所創造出的強烈感情和假神視，使五傷顯露在人身上。

最後，如果五傷印記能藉著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而產生，那麼我們似乎也不難接受那些患有過度敏感症或幻想症的病人，他們自己也會利用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在沒有超性的干預下，得到五傷印記。

因此，針對五傷印記，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問題：第一個問題是一般性的，就是：五傷印記能透過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在天主或魔鬼的間接行動下產生嗎？或者是由精神病理的原因所造成的？或者必須有天主或魔鬼的直接行動不可？

第二個問題是針對每一案例所特有的：使人印有五傷的是什麼神？如果說病態的愛足以促成此事，那麼五傷印記就是病態的愛所造成的結果嗎？

這極具重要性的第二個問題，與前面已研究過的如何辨別神類的問題[109]有關，我們暫且擱下不提。我們將專注於第一個問題。雖然這個問題較為理論性，卻意義深遠，因為這問題已觸及問題最深遠的極限，就是：精神力量如何能反射浮現到感覺層面；而個人性情又如何能將神祕生活表露成為外在現象。

（b）討論

・天主的直接行動　關於這個問題目前最盛行的意見是：印五

[109] 參閱本書第五部分，第二章，〈奇恩異寵〉第1024-1034頁。

傷是天主或魔鬼藉用一種工具來完成的一個直接行動。這意見似乎可以使聖方濟印五傷的事取得可信性。當他在阿韋納山上守齋時，接近光榮十字聖架慶日那天，熾愛天使色辣芬以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形象顯現給他，使他的靈魂充滿喜悅和憐憫的愛情。聖文德（St. Bonaventure）作了以下的敘述：

「經過了天上才有的親切交談後，神視就消失了，留在他心裡的是一股難以言喻的熱情，同時在他身體上印上了被釘耶穌的奇妙傷痕……他的雙手雙足確實出現了釘痕，明顯地出現在他的手心和足背上，手足的反面都有釘孔。他的右肋似被長槍所刺透，從那血紅的傷口經常流出血來，弄濕了他的衣服[110]。」

聖方濟．沙雷說得更為明確，他說印五傷是熾愛天使色辣芬的直接行動。他在《論天主的愛》（*Traité de l'amour de Dieu*）中寫道：

「另一方面，見到被釘在十字架上救主的聖傷活生生地重現，他內心感到耶穌受難日刺透童貞聖母聖心的那把利劍，猛力向自己刺來，內心所感受到的痛苦彷彿與他的救主同釘在十字架上一樣……這個靈魂於是軟化了，感動了，幾乎完全消失在充滿愛情的痛苦裡；於是就作了最完善的準備，來接受他至尊的『愛人』的愛與苦之印記……這時靈魂可能發現自己完全

[110] 聖文德所著《聖方濟傳》（*Vie de saint François*）。聖五傷方濟慶日之日課經中的傳說。塞拉諾（Celano）在《重要事蹟》（*Vita prima*）中，並沒有說色辣芬天使以直接行動給他印上五傷。他寫道：「當他正全神貫注在顯現時，他的手足開始出現了被釘的傷口，就像他剛才所見到在他上方那位被釘者的傷口一樣」。

轉化成第二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者。靈魂既然是身體的掌管者和主人，便對自己的身體行使權力，把所受的五傷痛苦印在和自己的『愛人』遭受到傷害的相同部位上。雖然愛情能神奇地使想像力變得銳利，使之直透到外面……但蘊含在人心內在的愛要造成身體的傷口是難以做到的，所以熾愛天使色辣芬就前來相助，投射如此刺透的閃亮光芒，使得原來因愛情而深印在靈魂內的被釘者的傷口，現在真實地外露在人的身體上[111]。」

以上的敘述似乎已經肯定：心理作用不可能造成外露的五傷，不論人的身體在參與靈魂對被釘耶穌的苦難之憐憫時，其痛苦有多麼強烈，都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聖方濟的五傷印，應該是天主以天使的行動作為工具，所作的直接行動的結果。

這種看法受到一些傑出的神經科醫生的大力支持。醫學學會會士萊爾米特教授寫道：

「五傷印的發生過程，我們認為是不可理解、不可思議的。老實說，不可能有任何生理作用直接或間接地與五傷印有關。在不是欺騙行為之情況下，五傷印純屬專題研究範圍，其形成機制是任何學者都無法掌握的。如果我們採用儒爾內神父（M. l'abbé Journet）的術語，那麼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絕對沒有心理作用下的五傷印，也沒有跨心理作用和超生理作用下的五傷印……[112]。」

---

[111] 聖方濟．沙雷，《論天主的愛》，第六卷，第十五章。

[112] 萊爾米特教授發表在 1936 年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72-73 頁，《五傷印的醫學問題》（*Le problème médical de la stigmatisation*）。

這位萊爾米特大師如此斬釘截鐵的斷言，若無其他富有經驗的神經科醫生和心理學家提出反駁，那麼這個問題就算解決了。然而後二者的判斷推理更為細膩，能使人找到解決問題的另一個更好的答案。

・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　大家都承認，直至今日無論在臨床上或實驗室裡，沒有一項實驗能以科學方法證明五傷印是來自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所以從科學的觀點來看，這只是一種假設，然而卻是合理的假設，也許還是唯一的解釋之途。范格烏滕教授寫道：

「我認為在某些極其敏感的人身上，很可能因長期的誘發性暗示，會出現局部的血管舒縮現象，甚至會引起水泡和出血。當然，解剖學也好，生理學也好，都不能向人說明其形成的過程，然而只要有一個經過深入研究的案例，案例中證實自我暗示可以誘發血汗症和五傷印，那麼就足以使人相信這項假設就是確實的[113]。」

輪到蒂內爾醫生發言時，他說：

「在必要時，我們可以這樣想，就是一個特別使人怵目驚心的十字架上的耶穌之痛苦形象，可使人藉著全神貫注、自我暗示、心理情緒外露，以及精神投射於周邊等現象，而使得那些與五傷相同部位的皮膚產生真實而又強烈的痛楚，即雙手、雙足及肋旁部位……這就是心理因素所造成的[114]。」

---

[113] 列日（Liège）大學神經學教授范格烏滕所著〈路易絲・拉斗的五傷印〉（*Les stigmates de Louise Lateau*），1936年10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90頁。

德國符茲堡（Wurzbourg）大學教授文德萊醫生，則更肯定地寫道：

「長久以來，沒有人敢相信從心理層面也可能造成五傷。我承認自己也是在經年累月的長期深入研究後，才堅信這是可能的。現在我認為，沒有人可以直接否定由本性力量可以造成五傷的這個事實。萊希勒（Lechler）醫生的案例，雖然還不夠周全，仍不失為具有說服力的證據[115]。」

文德萊醫生的主張其實還是有所保留的；雖然他自己認為這主張「對神祕神學和宗教心理學都有重大影響[116]」。他自己承認對五傷印並未提供科學的解釋；然而，根據對一個由心理及病理原因所造成的傷痕的長期研究，他認為自己「可以理解在五傷印形成的過程中，其中有些階段未必有超性力量的介入[117]」。因此他宣布一個可信度甚高的假設，就是經由人本身的力量，可以不用天主的直接行

---

[114] 蒂內爾醫生的〈論生理學的解釋〉（Essai d'interprétation physiologique），1936 年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96 頁。

[115] 喬治．文德萊教授所寫〈五傷印的心理學〉（Psychologie de la stigmatisation），1936 年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57-163 頁。在此文的 158 頁，文德萊寫道：「這幾年來，在德國有許多人談到一個基督教女信徒（在萊希勒教授的療養院）身上印有五傷的案例……。去年在德伊奇（Deutsch）醫生的陪同下，我見到了該婦人。德伊奇醫生對於孔內斯洛事件的研究成果是眾所周知的。我們因見到了該婦人的傷痕而認識了五傷印的事實。我們對自我暗示作用的相信，也經由相關的經驗而得到確認」。

[116] 已引述的文德萊教授的文章，159 頁。

[117] 同上。

動，即能造成真正的五傷印。文德萊醫生對其造成的過程這樣寫道：

「要造成真正的五傷印，靈魂必然處於極其激動的狀態之下，例如目睹耶穌在十字架上苦痛的再現。有關五傷印的一切描述，從聖方濟的五傷印見證開始，都可以無可置疑地證實這種看法。此外，人們都認為心神上的五傷，是身體上五傷的基礎[118]。」

的確，在有關五傷印形成的敘述中，無論是聖方濟，還是德蘭．紐曼的五傷，在「見到被釘耶穌」（的神視）與「出現五傷印」兩者之間，顯然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我們的理性通常稱之為因果關係。按照文德萊醫生的說法，這明明就是神視將內心的同情與震盪推到最高點，而在神視者身上造成真正的內在五傷，其部位就在肉眼所見到的痛苦與創傷的位置。聖方濟．沙雷在談論聖方濟時，這樣寫道：

「見到被釘在十字架上救主的聖傷活生生地重現……靈魂可能發現自己已完全轉化成第二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受苦者。靈魂既然是身體的掌管者和主人，便對自己的身體行使權力，把所受的五傷痛苦印在和自己的『愛人』遭受到傷害的相同部位上。雖然愛情能神奇地使想像力變得銳利，使之直透到外面[119]。」

文德萊醫生所解說的心理形成過程，並不止於這個階段。他引

---

[118] 已引述的文德萊教授的文章，160頁。

[119] 已引述的《論天主的愛》，第六卷，第十五章。然而，聖方濟．沙雷不同意內在的五傷有能力造成外在的五傷。

述作家戈雷斯（Gorrès）的話，採用了「可塑力」這詞語。

「這種可塑的力量按人內心對被釘者的同情，而在自己身體的相同部位塑造創傷……由於靈魂對被釘基督的痛苦產生極大同情，因此靈魂的這種靈性轉化性威能便影響到身體[120]。」

在對德蘭．紐曼的五傷比較精確的描述中，有些重要細節值得我們注意，即：她的神視伴有神魂超拔的現象。正如文德萊醫生所提出的這種神魂超拔不僅不會減低意識，反而使人的各種官能高度集中在所視的對象上，而所視的對象又統御人的官能，致使各官能在神視所發出的威能下處於被動狀態。事實上，人們在談論德蘭．紐曼進入神魂超拔時，這樣說

「從她的面部表情看來，她的理智、意志和感覺已全部投入她在神視中所默觀到的景象之中。她的手勢幾乎都在表達她的信德和她與基督的密切關係[121]。」

當然，這些手勢與印五傷之間並無直接的關係；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外在的效果，說明了神視的威能有多麼強大。

在印五傷的過程中，本性的成因並不排除超性的成因。當然，天主保有完全的自由，可以用直接的行動給人印上五傷。即使在祂利用人的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時，祂的行動仍是必要的，因為是祂親自或藉其他方法來創造神視，使人靈的內在同情與震盪達到必

120 已引述的文德萊教授的文章，161頁。

121 法塞的《孔內斯洛》，第六章，43-46頁。拉沃神父曾把它引用在1933年4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的文章中，67-68頁。

要的最高點，好能將外在的五傷顯露出來。就如在超性言語中，有的是天主親自說出的明確性言語，有的則是靈魂在真正的超性光照下所說出的連續性言語。同樣，五傷印可能由天主直接的行動產生，也可能在天主間接的干預下，經由本性的作用而產生。

這直接的與間接的雙重模式，魔鬼都可以加以利用，而給人印上五傷。我們若接受在本性的過程中可以形成五傷的這個假設，那麼也得承認病態的愛也能創造出足以形之於外的內心強烈撼動。因此，精神病的狂熱就能替代正常人性所需要的超自然行動，而形成五傷。文德萊醫生最終承認

「不是每次在憐憫的情緒推展到最高點時，都會有印五傷的現象[122]，」

即使是來自圖像性的神視，或來自真實情景，像童貞瑪利亞在加爾瓦略山上親眼目睹的一樣。因此，這種可塑力要在人的身體外在產生現象，尚須具備其他條件。

必須具備什麼條件呢？有時是天主的特別旨意，那麼祂的這種干預又成為祂直接的行動。也有時人的本性過程已開始運作了，那時我們知道天主的一般作風，就是讓它繼續在次要原因的推動下運作下去，而不去直接干預。因此我們首先應在人的本性條件中去尋找原因，探究是什麼原因足以發展出這一連串的過程，直至印上外在五傷；又有什麼原因使此過程在某個階段中止。這些有利的條件可能是此人超強的敏感性，或人格的特殊稟性，而使得人對可塑力特別敏感，更易於造成外在五傷的重現。

---

[122] 已引述的文德萊教授的文章，161頁。

・結論　由本性過程造成五傷的這種假設性說法，顯然無法解釋一切，無論在心理方面或生理方面，都留有不少疑點。然而這種說法很吸引人，也得到我們的賞識。文德萊醫生指出，這就是神祕靈修作者的傳統看法，

「從身體上流血的五傷中，他們看到，在那被提升到神祕境界的靈魂內，先前所開始的過程已經有了結果[123]。」

他引證了戈雷斯和呂斯布魯克的話。聖方濟・沙雷認為天使的干預是必要的，然而從他的解釋來看，可能不是直接的干預。他說：

「因為人的愛無法製造傷口，色辣芬熾愛天使就前來相助，用標槍的閃亮光芒深入肉身，形成真正的外在五傷印[124]。」

難道這些發自神視的光芒與文德萊醫生所說的可塑力是完全不同的嗎？

最有分量的證據是聖十字若望十分明確的主張。他在談到五傷印時，這樣寫道：

「我們現在再來談色辣芬熾愛天使如何在人的心神深處造成創傷和傷口。天主有時允許這種特恩從人的內在顯示於外在的同樣部位上，於是創傷和傷口就顯露在外。當色辣芬天使以愛傷了聖方濟的靈魂並造成五傷時，這效果在肉身上出現，肉身也像靈魂一樣受了傷，留下了傷口。因為天主通常不會先給

[123] 已引述的文德萊教授的文章，160頁。

[124] 聖方濟・沙雷，《論天主的愛》，第六卷，第十五章。

身體任何特恩，而主要是先使靈魂蒙受特恩[125]。」

根據聖十字若望的說法，內心的五傷是天主的行動所產生的主要特恩，而身體的五傷印不過是在某種情況下，經天主允許後的外在表象而已。聖人在以後談到在邁向天主的過程中，人的感覺與心神的關係時，對身體上的五傷有進一步的說明：

「然而若只是人內在的心神效果表露在外在的感覺層面時，就不同了；因為這種情況很可能是一種心神的超強狀態，就如我們前面所說對五傷的看法，即內在的效能是可以顯露在外的[126]。」

以上所引的幾段原文明顯地指出，需經由一種心理與生理的交互作用，才能把天主的行動所造成的內在五傷轉成外在五傷。這並不是由一位只看到問題的一部份（即心神部分）的神祕靈修者所作出的一般性論斷。我們可以說，聖十字若望是一位有經驗的心理學家，也是一位優秀的臨床醫生。他對五傷印的看法，既有臨床醫生的觀察，又有神學與靈修的考量，這說明他對這情況即使沒有經驗過，也是深有研究的：

「在此情況下，靈魂內的創傷所帶來的快樂與愛情的力量愈高超，深印在身體上的創傷所引起的痛苦也愈強烈；這兩種效果是同時增長的。由此可見，我們所談的已淨化了的人在獲得特殊的神力後，對軟弱的肉身來說，是痛苦和折磨的原因，

---

[125]《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1-952頁。

[126]同上，953頁。

對已變得強健的心神來說，卻是甘飴與喜悅的源泉……然而當創傷只發生在內心而不顯露在外時，由創傷所帶來的喜樂會更強烈、更高超，因為肉身對心神是一種障礙。肉身若得到了好處，便會把繮繩拉在自己手裡，來抑制心神的快速衝力，並減緩其充沛的活力[127]。」

聖十字若望對身上印五傷要有天主的直接行動，沒有絲毫暗示。他甚至從未想過天主的直接行動對此是否有必要，因為他認為身上印五傷顯然就是心內印五傷的結果，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事。一位善於在錯綜複雜的心理現象中，辨認出天主行動的大師，能有如此堅強不移的信念，就有力地消除了學者們在心理與生理交互作用中所發現的種種疑點。我們認為聖人的這信念是肯定這種假設性說法最堅實的理由；而這種說法至今仍困擾著神經科醫生，但卻使神祕學家、心理學家感到非常滿意。

總之，在經由本性印五傷的過程中，雖然尚有不少昏暗不明的疑點，但是這過程與心神的活動卻是彼此和諧的。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都曾多次指出，這發自靈魂內神聖源泉的心神活動，逐漸會成為可感覺的活動，而傾注到

「所有的感覺實體上，散布到肢體上、骨頭上、骨髓裡……直至手腳的末梢[128]。」

這是由具有無限活力的神奇力量所造成的，對我們來說這仍是

127《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2頁。

128同上，959頁。

一個奧祕。

根據我們這個時代所能仔細觀察到的五傷個案及其周圍的情景，不怕別人說我們故弄玄虛，我們還是認為本性的作用比天主或魔鬼的行動，更能圓滿地解釋五傷現象。

當然，我們無意在此論斷德蘭．紐曼的個案。但是我們可以請大家注意，無論她流血的五傷，還是她的神魂超拔，長期守齋，以及洞察人心的特恩，在在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們不要忘記，她以前曾有過嚴重的歇斯底里現象；而且醫生和神學家們針對她的情況有時進行熱烈的討論，卻不能找出足以解除一切疑惑的論據。

大多數印五傷的案例都有相同的特徵。儘管有時有些人在靈修上光輝彪炳，完全可以排除欺騙行為，似乎可以保證其五傷印是出自天主的行動；但是根據他們過去的病歷，有時是身體的衰弱，有時是他們周圍的混亂及不明情景，似乎道出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教會在宣布傑瑪（Gemma Galgani）為真福時，明確地宣稱無意對她一生中的奇恩異寵表示意見，而五傷印就是他最顯著的奇恩異寵之一。

反觀聖女大德蘭和聖女佳琳，她們的情況則大不相同。她們在世的時候，因領受的奇恩異寵，曾一度引起人們的爭議，但是他們平衡的心理狀態，卓然有成的使徒工作，以及英勇的聖德，立即閃亮在人們眼前，說明了這一切都是在真實的天主恩寵下個人努力的圓滿成果。

在這兩位聖女身上，天主真實又直接的行動進入她們所有的精神官能和感覺官能中，但似乎又立即從那裡撤離；天主在進入的過程中，非但沒有從根本摧毀或分離在過程中所遇到的人性，反而淨

化並充實了人性，並美妙地予以提昇，使她們成為人性的傑出典範。

對於印有五傷者來說，天主的行動——若確實存在——進入其感官，並深入其內，又痛苦地留在其中。為什麼要停下來並存留於感覺之中呢？一定有人會回答說，那是天主特別的旨意和直接的行動。這當然可能，有的受五傷者就是這種情形。然而，既然神魂超拔是身體虛弱的表現，是人靈在不夠柔順、不夠潔淨的情形下阻止了天主的繼續行動；那麼五傷不也是另一種虛弱的表現，由更嚴重的心理缺陷所引起，使屬靈的行動停了下來，並痛苦地存留在感官之內嗎？

無論如何，為聖女大德蘭和聖女佳琳，一切都是清楚又透明的，既有光輝的人性，又有高超的靈性；然而在我們所認識的印有五傷的婦女周圍，則有：晦暗不明、混亂矛盾的標記、不確定、缺少透明、混雜著本性與非本性、混合著神奇與病態。考驗若不能使他們衰弱，她們也不能經此考驗而在人性上更茁壯。其中的超性成份只能從其反應過程中，從其被動性及非常本性化的回響——我們認為太過本性化了——過程中讓人察覺。我們只能從感覺中發現其中所隱藏的超性成份，而這感覺部分也許還摻雜有病態現象[129]。

c 總結。——現在是作幾項實用結論的時候了：

---

[129] 這種判斷，或者這些很清楚的印象，是與我們藉各種精確的報導而知道的個案有關的。聖十字若望在談到由於精神官能已得到徹底淨化，而由內心的德行所流露出來的心靈滿溢時，指出聖方濟．亞西西的五傷印是屬於另一種層次的。經過調查研究，聖方濟．亞西西似乎是在此高超範疇內獨一無二的個案。

（a）既然最奇異的可感覺現象，例如神魂超拔以及五傷印，根據聖十字若望的見證，不過是天主在靈魂內的強烈心神活動表露於外而已；而且根據頗有可信度的假設，這些現象也可能經由心理與病理作用在某些人身上發生。若採取審慎的態度並根據原因的合宜安排法則，我們不能接受是天主的直接行動造成此現象的說法，除非有確實證據，至少也須經過直接的觀察。我們也必須搜集各種科學經驗，即使是合理的假設也不容忽視，只要能幫助我們釐清發生此現象過程中的本性因素，同時也不能排除超性行動在此現象發生之始、或發生過程中有參與其中之可能性。

（b）當這種超性的影響力確實存在時，會經由人內心的活動與純本性的回響和反應，而以奇異可察覺的現象出現在人身上；這帶給我們一種屬神的見證，其中包含有各種因素，而有的是值得懷疑的。

聖十字若望在里斯本參加加爾默羅會大會時，雖經瑪立雅諾神父再三敦促，他還是拒絕去見那位聞名於世並使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蜂湧而來的領受五傷印者十字瑪麗（Marie de la Croix）。十字瑪麗的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弄虛作假的婦人。當時聖人聲稱，沒有必要去看五傷印以鞏固自己的信德並充實自己的靜禱。

聖人的這種態度，應該對我們在面對這些外在現象的態度有所啟發。不論這些現象有多麼奇異，其成因都是很複雜的，除了教會正式證實的個案以外，若對其他的個案細加端詳，想要尋找超性顯現的證據，甚至要確定其性質及其見證之品質，這都是浪費寶貴的時間，只是為了滿足好奇心而已。

作片刻的超性收斂心神靜禱或寧靜性靜禱，抒發信德和愛德，要比一切外在的奇異現象更可靠，也更能使人直接擁有天主。

（2）心理現象和精神錯亂

a)黑夜的心理效果與病態的精神錯亂兩者的相似性

精神科醫生們指出，在黑夜的心理效果與精神病的心理錯亂之間，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格雷夫教授寫道：

「精神科醫生在讀到感性黑夜與心神黑夜的描述時，首先就免不了有以下的假設：自己所面對的是一種與躁鬱症或多或少有關的精神狀態。因為聖十字若望所描述的現象，只從表面來看，會將之低估為心理與病理的現象。精神科醫生特別注意當事人的憂愁和消沉，甚至他們的絕望；他們的言詞裡多少表達出自己的卑微與不配，甚至肯定自己『似乎已被天主拋棄了』……就連當事人在解釋自己的情況時，也流露出憂鬱的情懷[130]。」

我們對以上的看法不會感到意外。一個人不可能在一種衝擊下有兩種外在的反應，外在有感反應的猛烈度也無法表明造成這衝擊的原因其性質如何。因此，由天主的強勢行動在黑夜中所產生的混亂，與其他原因所造成的心理及病理的錯亂相類似，也就不足為奇了。

再說，我們即使不與精神分析家同樣肯定人人都有一些病態傾向，但是也得承認這些傾向已廣泛地散布在我們脆弱的人性之中，而且現在已成為原罪後果的一部分，因而更加強了人性的負擔。這些傾向強弱不一，通常不太嚴重，別人若未察覺，自己更不容易知

[130] 格雷夫教授，《黑夜中心理與病理的交替與並存》（蘇霖神父的個案），《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 年 10 月號，152 頁。

曉，它們隱藏在日常生活的習慣之中，可能是自己壓抑的情緒或強烈自制的對象，也可能是自己尋找、或向別人尋求補償的根由。因此那些心神不安者、執迷不悟者、鬱悶寡歡者，以及躁鬱症患者，根據其特殊傾向的需求，在生活中盡量各取所需，以得到滿足，並在其周圍環境之中或多或少得到別人的默許，因而相安無事。社會生活，尤其是修院生活，就是處在這種相互適應的情況之中。這種適應滿足了彼此的強烈需求，大家已習以為常，不去意識到它，直到天主的光在黑夜裡照射，人才會發現這種虛假的和諧。

心神的淨化使這些深深扎根於人的精神官能中的傾向浮出表面而明朗化，使人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缺失。聖十字若望說：

「真實的火對付木材，首先使其乾燥，驅除其濕氣，使其液汁全部流乾，然後使其漸漸發黑、變暗、變醜，甚至使其發出難聞的氣味；這火就這樣不知不覺地使木材乾燥，把不利於燃燒的成分從木材中抽取出來，顯示出來……

我們對靜觀中天主的愛，也應作同樣的推想；天主在與靈魂結合、在使他在祂內轉化以前，首先要淨化，除去一切相反天主愛火的成分，使他的一切污穢出現；祂使他變黑、變暗、比以前更壞，表面看來比以前更醜惡、可怕。因為天主的淨化工作，驅除了一切根深蒂固的不良性情，這原是靈魂自己習而不見的[131]。」

聖十字若望所說的「性情」，指的是靈魂一切的心理與生理情結，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病理上的傾向。這些傾向就與個人性情和生

[131]《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章，588-589頁。

活習慣交錯混雜，只有在心神黑夜裡才可能分離出來。這些傾向漆黑赤裸地浮在表面，就像烈火從礦石中將金屬渣分離出來，使這些金屬渣浮出表面，並覆蓋住貴重的金屬。聖十字若望在感官的黑夜中已經指出，憂鬱在靜觀者的神枯中所造成的影響[132]；而在邪淫的誘惑中，其作用則更為強烈明顯[133]。在心神的黑夜裡，這些傾向就達到了最劇烈的地步，強烈地影響了靈魂在天主行動下的反應，因而給精神科醫生提供了一些跡象，使他有理由作出不利的病態診斷：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確實是那些執迷不悟者、鬱悶寡歡者以及躁鬱症患者所常見的特徵。

b) 如何區分這些不同現象

雖然這些現象之間有其相似性和互滲性，然而心神黑夜的反應與精神病患的錯亂通常是可以加以區分的。我們曾採用過格雷夫教授的意見，除此之外，他在這方面還說：

132「其間很可能摻雜著憂鬱和其他不良性情；但神枯並不因此而減少其對意志的淨化效果」。《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九章，513頁。

133「因此，受其（邪淫魔鬼）影響的人，什麼也不敢看，什麼也不敢想，因為處處都是誘惑。性情憂鬱的人，更會在其強烈又兇猛的騷擾下，顯得無比可憐；他們的生活是悲慘的，有些憂鬱者所受折磨之甚，連自己也確信已被魔鬼占有，再也無法擺脫」《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四章，496-497頁）。

聖女大德蘭則在《建院史》一書中，用了整整一章（第七章，1123-1130頁）的篇幅來論述憂鬱的人，以及他們所需要的強有力、母愛般的治療。她似乎並不認為這種憂鬱的表現是出自天主的某一行動。然而，我們所談的靈修生活的發展可能與精神錯亂並存的情況，也適用於這些性情憂鬱者，因為聖女說過，「這種性情憂鬱的主要後果，便是使得理智昏暗」（同上，1124頁）。

「即使有人在有些黑夜（即心神黑夜）的所有現象特別類似躁鬱症，然而躁鬱症卻似乎無法解釋所有的現象；而且這種個案的百分比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因此絕不可能將黑夜的精神狀態，與憂鬱症狀態劃上等號[134]。」

聖十字若望所提供的黑夜標記，通常可以用來與憂鬱症作必要的區分，聖人自己曾細心地指出幾項憂鬱症所特有的情況。

然而在兩者兼有的個案中，根據馬熱神父的說法，其主要的有效原因是奧祕的，而其工具性的引發原因，則或多或少是來自病理方面的[135]。這就是說，當事人若受到病態傾向的影響，就更加難以區分了。若不細究便倉猝下斷語，是會造成不幸後果的。

一個人的行為及其進步情況，不能以其精神不穩定的強烈性或週期性來作判斷，而要以長時期內的整體性特徵為準，好能釐清到底是心神黑夜的影響，還是精神疾病的影響占了上風。

對這兩種不同的發展，格雷夫教授提供了極為寶貴的外在辨識徵象：

「對精神病患者而言，即使疾病造成的呆滯和錯亂沒有破壞其精神狀態和人格品性，也一定會有所減弱，如果要他們做一件腦力的工作，他們只會不斷地重覆做同樣的事，毫無創新可言；而聖十字若望所提出的經驗則大不相同，從我們的心理學觀點來看，那是一種穩定的進步，一種不斷的充實，人能在

---

[134] 已引述的格雷夫教授的文章，152頁。

[135] 馬熱神父，〈被動性淨化的心理基礎〉，《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年10月號，253頁。

最困難的境遇中，有規律地每日取得新的勝利[136]。」

傑出的格雷夫教授把聖十字若望所說的情況形容為「超正常」的情況。因為，靈魂通常行進的方向並不十分明確，開始時的勝利也不是決定性的，有時失敗的次數多得使戰鬥的勝負在長期間仍難以論斷。在此情況下，醫生和神師的合作是必要的，醫生設法消除精神病在人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後果，神師則激勵人靈歸向天主。但是在我們看來，只要在當事人身上出現了真正的黑夜標記，我們就不可把他看作是一般的病人，那時神師的功能就應凌駕於醫生之上。因為在正常的情況下，病態的傾向應在黑夜的作用下退讓並消失。聖十字若望指出憂鬱在邪淫的誘惑中所起的作用後，還加上以下的解釋：

「當這些考驗藉著憂鬱而襲擊這些人時，通常他們只有進入黑暗之夜，讓黑夜來逐漸治癒自己的一切毛病，才能從中得到解救[137]。」

這就是聖人提供給我們的令人振奮的信念。病態的傾向浮出表面，就如從正在接受淨化的礦石中分離出來的金屬渣在黑暗之夜裡凸顯出來一樣，因為這些傾向正要爆發出來。黑夜有如在膿腫的表面作了定點，將私慾偏情吸引上來，並加以消滅。黑夜不僅使人在行為上得到淨化，而且使人的病理傾向得到消除。人因而完全恢復自由，並在心理完全平衡的情況下，找到登上聖德之域的常規路線。這種結果一旦達成，就很容易看出病態傾向如何在人的前進過

136 已引述的格雷夫教授的文章，59-60頁。

137《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四章，497頁。

程中增添各種麻煩，並加深痛苦，延長磨難；但是從整體來看，它們倒成了個人進步的機會，使人擺脫出現在眼前的缺陷與污穢不堪的本性，迫使人深入到純超性的事物中去。

靈魂的轉化一旦達成，其過程中的麻煩也就不足掛齒了，人驚訝自己當時怎麼會把它們看得如此重要。神師也覺察到由於自己的遲疑，焦急地想要在病理與靈修上探索原因，結果只會延遲靈魂前進的步伐；這些分析對靈魂毫無用處，只是浪費時間罷了。他發覺聖十字若望的忠告是多麼明智，聖人要我們在天主的行動下對於一切可感覺的現象抱持超越的態度，並以與天主行動相應的行為堅定、不斷地向天主邁進。當我們確知靈魂在邁向天主時，對於可能出現的、即使微不足道的心理上的錯亂，應高度明智地絕不去探究其來源和性質，因為通常這些現象與精神病患者的錯亂極為相似，也常見到這兩種現象以某種程度交互摻雜；也特別因為最有效的治療方法就是歸向天主，因為，唯獨祂是「靈魂的健康之源」。

再說，難道有可能確定每一個騷亂的原因，與這原因在干擾中所占的比重嗎？聖女大德蘭在修道生活的第一年就得到了結合性的神祕恩寵，然後就生病了，在她對病情的描述中，可以診斷出是得了神經性的錯亂。耶穌聖嬰德蘭九歲時所患的怪病，是經童貞聖母的微笑而治癒的。這是出自全能天主的行動？還是由於體質的虛弱或缺陷？甚或是魔鬼的行動？誰能撩開奧祕的帷幔，釐清每一個有決定性作用的原因呢？當我們看到這些人物在心理完美的平衡中所圓滿達成的高超聖德，而使他們成為人類傑出的典範時，以上的問題也就無足輕重了。

c) 神祕黑夜與同時發生的持久性精神病

與以上所說的成功案例相比，許多個案並非總是同樣完美無缺的。在黑夜的作用下，這些病態的傾向並不總是向黑夜讓步的[138]，有時在黑夜的影響下，它們反而會變得更加強烈，更加專橫囂張。蘇霖神父的案例就可證明[139]。恩寵在精神病前所呈現出的表面上的失敗，能得到解釋嗎？這是隨著心神上的失敗而來的嗎？這第一個問題應由神經科醫生和精神科醫生來解答。

第二個問題卻是一個難題。要把它說清楚，就得把它加以發揮，並用以下的文字來表達：真正而深刻的靈修生活如何能與精神錯亂協調共存？這種協調可以到什麼程度？

（a）各種不同的精神上的錯亂——阿奇利—德爾馬斯（Achille-Delmas）醫生根據其形成原因把精神上的錯亂分成兩類：

「精神病有兩類。第一類是由大腦本體器官的毀壞性病變所造成的。其中有可以醫治的，如各種精神上的錯亂；也有不可醫治的，如一般性的痴呆症或週期性的妄想症。這些患者不可能頭腦清醒、具有思辨能力和高尚的道德感。第二類正好相反，中樞神經並無可察覺的損傷，只是由於在情緒或性格上有了變化，或過分亢進或有所阻礙，因而造成行為和情感上的失

138 聖十字若望明確指出，在本性的各種傾向中，有某些傾向是「人那經過理智光照過的意志，無論在這些傾向的行為之前或之後，均無法左右的；這些本性的傾向「很少阻止靈魂與天主結合」。他寫道：「今生要消除本性的傾向，或完全加以克制，是不可能的。」（《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1 頁）。病態的傾向顯然是在本性傾向的範圍之內的。

139 見 1938 年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中，格雷夫教授、奧夫—加雅神父、吉貝神父的論文。

去平衡；這通常可能會演變為暫時性的疾病發作，在輕度或中度發作時，他們至少尚能保持清醒和思辨能力，有的甚至還能擁有極高的道德修養[140]。」

我們還得對這恰當的區分再加以說明。在因器官病變而形成的精神病中，有可醫治的，也有無法醫治的；有些患者已經完全痴呆，而且是持久性的；有些患者則不同，只是某一官能或某一區域有病，或者只是慢性的。因此大部分的第一類的、可治療的精神病，並沒有徹底、永久性地摧毀患者個人的精神生活。

第二類的精神病，使患者在行為和情感上失衡；雖然在病情發作時，會減少或破壞患者的清醒心智和自由意志，但在平時未發作時，似乎尚未更深入地侵犯到患者。人們將這種興奮與消沉的情緒交替，稱為循環性情感症（躁鬱症的一種形式），這些症狀有時出現在那些感情豐富、對事容易激動的人身上[141]，而且有時還伴隨着高才華的人[142]。

這就是說，至少在這些錯亂情緒尚未達到極強烈的程度時，它們不但不妨礙、而且還有助於高人一等的學術及道德發展。

---

[140] 阿奇利—德爾馬斯醫生，〈談蘇霖神父和瑪麗．德蘭．諾勃萊〉，《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 年 10 月號，235 頁。

[141] 同上，237 頁。

[142] 這些人常常會有天才型的閃亮直覺。拿破崙似乎患有循環性情感症。在聖人聖女身上，由於天主的占有確實在靈魂深處建立了一個平安寧靜的地帶，但是官能運作的區域（聖十字若望把它稱作靈魂的郊區），則有高有低，有時在神光照耀下亢奮高興，有時面對個人的苦惱和困難便灰心失望。聖經上記述，厄里亞就跟我們常人一樣。根據保祿書信，從這個觀點來研究這位大宗徒的心理狀態，應該是饒有興味的工作。

在這些情感錯亂的情況中，精神科醫生把歇斯底里症和謊語癖另闢一類病情。阿奇利—德爾馬斯醫生這樣解釋此類病情：

「這是先天性的情感失衡症，有謊語癖的人在意識清楚的情況下，不可抗拒地受這種內心壓力和衝動的驅迫，而使自己的行為扭曲，將其行動導向欺騙與虛偽，並或多或少以生動、怪異、嘩眾取寵或喧囂的方式表現出來。這主要是因虛榮心的惡性發展而形成的一種精神失衡，與真誠互不相容，且正是背道而馳的[143]。」

由此可明白，當嚴重的歇斯底里症出現一系列的複雜情況，並時常伴隨著驚人的表面真誠、極度的機靈與出奇的毅力時[144]，醫生就不得不對患者的品德持明確的保留態度。

（b）在各種錯亂中，靈修生活的可能性——精神科醫生十分重視人的官能在正常和諧的運作下所顯現的心理平衡，因此在他面對無法治療的精神錯亂，尤其是面對因專門撒謊而扭曲了人際關係的歇斯底里傾向時，怎麼能不束手無策呢？我們不難明白，為什麼他不敢肯定真正的道德和靈修生活是可以與這些錯亂情況並存的。然而，精神科醫生，即使是十分精明的，在這種問題上，也不是唯一的仲裁者。

• 必要的區分——哲學家和神學家也有話要說，也許他們的話才是最重要的。因為他們認為[145]，宗教心理學的範圍包括各種重疊

---

143 阿奇利—德爾馬斯，同上引文，238頁。

144 同上。

145 佩尼多（Penido），〈宗教心理學的三個層面〉（*Les trois plans de la psychologie religieuse*），《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7年10月號，1-5頁。

的層面。首先是經驗的層面，或宗教現象的領域，這是學者和心理學家以觀察和歸納的科學方法進行試驗和研究的層面。在這現象層面之外，尚有屬於哲學領域的本體層面，在這層面上，哲學家努力以理性去發現宗教生活基礎的本質。最後，在這兩個層面之上的是超性層面，神學家針對這超性層面，在信德的光照下，研究我們宗教行為的本質，而把宗教行為與其最終目標，即天主和聖寵，相互連接。這三個重疊的領域，代表各有其自身生命的三種事實。經驗領域直接涉及感性生命；本體領域涉及的是心神生命；而超性領域超越一切，關係到我們靈魂內的超性生命。

這三個領域之間有着密切的關係。灌注性聖德的超性行為是深植在人的本性官能行為上的；一切行為應首先合乎人性，然後才可能成為超性的。這兼具人性與超性的行為，先發自已經有過的感性經驗，然後才在感性的現象領域中浮現。正如保祿宗徒所說，信德來自聽覺[146]。所以只有藉理智，信德才能達到天主。因此信友一旦抒發信德，就會在外在生活中顯示出其效果。

領域之間的相依性並不等於互滲性。因此這三個領域依然區別分明，不僅在理論上有區別，而且在實質上也有區別。與這三種領域相對應的，是三種事實和三種各自有其運作模式的生命。因此，無論病態傾向如何扎根在下意識深處，卻依然停留在感覺層面上。精神病症雖然左右理智及意志的活動，使其產生偏差並擾亂其外在表現，卻不會損及理智和意志的健康[147]。理智和意志所需要運用的

---

146 羅十 17。

147 加岱神父，〈修德生活與健全智力間之關係〉（*Quel rapport y a-t-il entre la vie des vertus et la santé de l'intelligence*），《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1 年 10 月號，127 頁。

官能工具雖然病了，不能正常運作，但其自身還是健康的。因此，每當病態的傾向不進行騷擾時，這些官能仍能正常並健康地各司其職。我們甚至覺察到，即使透過病態傾向對於理智與意志行動所造成的扭曲，這些官能仍能保持其行為上某種程度的正確性。精神病患在未發病時，仍可能是才德雙全的人；在病情發作時，只要沒有損及其意識及內心的自由，他仍能自由選擇行善，並按照其心意將其付諸實現。

因此更有理由維護聖寵這超性領域的不可侵犯性。人的器官上或心理上的疾病可能改變那來自超性領域的光照與運作，就如來自感性的一切會上升至更高的領域一樣。因此這些疾病會扭曲或誤導患者對外界真實世界的認知，因而在修德的超性行動中會造成偏差。然而這些疾病絕不會觸及擁有聖寵生命的超性領域，因為這是在天主直接行動下的天主獨有的領域，祂親自將超性生命直接灌注其內。天主的寬宏大量是按照祂的自由心意與靈魂聖德的超性行為的功德來施予仁慈的，至於在何時或到何種地步全靠天主決定。只要患者抒發內在的超性渴望，其超性生命就一定能得到充實。

把這些真相應用到上述的各種案例中，我們應把精神病分為兩類。其中一類，發自情感失衡或器官損傷，其效果是局部性的或間歇性的；我們把歇斯底里症也歸於這一類，即使其傾向撒謊和炫耀的特徵多麼令人反感和困惑。至於另一類精神病，則其精神已經完全錯亂。

・間歇性或局部性錯亂——這一類精神病發作的局部性或間歇性，使患者至少在一定時間內，可以正常運用官能而作出正常的行為。因此他度超性生活的可能性就不容置疑了，儘管以後在患者的生活中，特別在他傾訴心曲時，要辨別其靈修成果是出自超性或出

自精神疾病，有其實際的困難度。其實，在他超性成果的外在表現中，往往也摻雜着病態效果。

然而這種被精神疾病擾亂了的行為及超性生活，可以給患者帶來不小的幫助。患者意識到自己的病情，知道會被引進錯亂之中，會引起別人對他低估、甚至輕視，會使人對他的內心生活產生猜疑。這一切使他在世生活在極其痛苦的屈辱之中，也可能迫使他停止對外活動或限制其自由。他若接受這種考驗及其一切後果，豈非是一個傑出的英勇人物[148]？吉貝神父寫道：

「既然如此，我們相信天主絕不會拒絕把祂最崇高的灌注性靜觀恩寵賜給這樣的靈魂。當然在他傾訴心曲時，自己很難正確分辨哪些是來自天主的灌注性恩寵，哪些是出自精神病症……可是這種不能分辨無關事情的本身，我們絕對相信天主會特別照顧這個靈魂，因為他為了要攀登愛情的高峰，在他殘酷無情的精神病所造成的黑暗和風暴中，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和嚴厲的考驗。[149]。」

---

[148] 請參閱格雷夫教授發表在 1938 年 10 月號，《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56-157 頁的論文，其中談到一個案例：「傳教士羅絲．安娜（Rose-Anne）修女……她行徑怪異。童貞聖母曾對她說過話……其他人都認為她是服從的，她向天主奉獻的犧牲就是自己接受被人視為神經錯亂的人，……從精神病的觀點來看，她的病情是很明顯的，但病人的學識淵博；她用以忍受這些磨難的英雄氣慨和無比尊嚴，給四周的人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149] 吉貝神父，〈蘇霖神父的個案〉，《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 年 10 月號，187-188 頁。

以上這段文字是針對蘇霖神父的情況而寫的，在他身上

「我們確實看到，即使在他很糟糕的稀奇古怪、自相矛盾的生活裡，他對天主仍滿懷強烈的愛情……因此，種種突發狀況以及最嚴重的心理與病理症狀，是可以與卓越的品性和天賦的心智同時並存的[150]。」

・精神完全錯亂——精神完全錯亂導致精神官能的合理活動完全陷於癱瘓，對此我們有什麼想法？再也沒有心智生活、社交生活與靈修生活了！難道一切都歸於死亡了嗎？誰敢這樣肯定？然而那因心智運作的器官遭到癱瘓或破損所造成的表面死亡的底下，還留有什麼？在這粗劣的表層下面，難道不可能有一個擁有聰明才智、高尚美德，和蒙受恩寵的人靈嗎？難道心智和超性的雙重生活真的完全停止活動了嗎？我們切不可遽下結論。有的人會從生理上看似死亡，其實他們只是器官癱瘓而已；有的人保持絕對緘默，拒絕活動，可是其心智仍然清明，仍然擁有崇高的內心生活[151]。即使官能的活力在裹屍布的覆蓋下已經靜止不動，但人靈還能在這以前預先接受自己所想要的、將要來到的考驗，不是為了磨難本身，而是視之為具有淨化和救贖功能的考驗。耶穌聖嬰德蘭修女的父親馬爾定

---

150 吉貝神父，〈蘇霖神父的個案〉，《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年10月號，189頁。

151 這是阿奇利-德爾馬斯醫生對一位女青年的案例，經過觀察後所下的結論。這位女青年多年來一直在大節日念日課、辦告解、領聖體，按時守大小齋，但她一直保持緘默，拒絕行動，態度僵硬。《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年10月號，236頁。

（Martin）先生所作的奉獻就是一例。最後他全身癱瘓，連精神官能也癱瘓了。比亞神父（Piat）寫道：

「他自己長期盡量保持清醒的心智，以聖化對自身漸趨毀滅所感到的悲苦，而他的女兒們將視其為重大苦難，用來促使她們走上莊嚴的十字架道路[152]。」

我們還可以找到其他接受這種考驗的榜樣，這種磨難似乎使不少人深深進入屈辱和毀滅的境地，對這些人來說，那是贖世祭獻的頂峰，其效果唯有天主知道。我們無意在此頌揚這些體力的衰退的狀況，以給它們戴上超性的光圈，以免招人非議。體力的衰退，就其原因和發展而言，並不都沐浴在超性的寵恩之中。我們所引述的幾個案例是異乎尋常的嗎？有誰能夠為我們說清楚呢？不論如何，我們認為不應當草率地對精神缺陷作出悲觀和不公正的判斷[153]，不應當把聖德總是樹立在心理平衡的頂峰上，不應該認為除此之外，

---

[152] 比亞神父，《一個家庭的故事》（*Histoire d'une famille*），第十六章，305頁。

[153]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曾靈巧地寫下應如何實行愛德：「親愛的院長，我自忖，您對我如此關愛，我也應該以同樣的心情來關懷姊妹們在靈修上的疾病。
我已注意到（這原是顯而易見的），最有聖德的修女也是最受人愛戴的修女……那些不完美的靈魂，正好相反，就沒有人理會……大家都避免與她們為伴。我說那些不完美的靈魂，不只是指她們心靈上的缺陷……也指她們缺乏判斷力，學養不夠，或過於敏感的性情；總之，指一切使人不愉快的毛病。我知道這些都是個性的頑症，沒有徹底治癒的希望」《自傳手稿》，C，第27張反面至第28張正面。

別無聖德[154]。天主的判斷與人的判斷之間，豈止天壤之別！吉貝神父又這樣寫道：

「對天主來說，在祂所創造和救贖的眾靈魂之間並無差別；歇斯底里症患者長年在醫院裡如人渣一樣，但在天主的眼裡，這患者的靈魂與那品格出眾、以他為研究對象的博學之士的靈魂一樣寶貴。那麼，為什麼我們不肯相信在這軟弱的人性前，尚有使靈魂在道德上前進的種種辦法呢？天主有時並不需用那些重大的成聖方法，在毫不觸動覆蓋在靈魂上面的厚重粗劣表層的情況下，難道祂不能在我們所觀察不到的深處，使靈魂產生由祂所灌注的真實又偉大的愛情嗎？有些聖德，天主讓我們有幸在今生就能看得見，摸得著；然而也有些聖德，在這世上只有天主能看見，而我們有朝一日會驚覺，不起眼的蝶蛹已變成美麗的蝴蝶了[155]。」

超性的本質內涵是超出我們的觀察範圍的。它最輝煌的勝利卻隱藏在痛苦而神祕、黑暗而厚重的帷幕後面。在這世上，從加爾瓦略山的悲劇起，愛就是這樣獲勝的。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宣稱：「把自己交付給愛，就是交付給一切憂悶痛苦。」他一語道出了心神黑夜的最終道理，也說明了那包圍心神深處悲慘考驗的黑暗，黑暗從這深處逐漸向外展開，一直到達外在領域的精神及感覺官能，並將

---

[154] 我們所謂真正的聖德，當然是以愛德來衡量的，它也可能與病理的缺陷並存，而不是教會所欽定的聖德。欽定聖德旨在供人景仰與效法，因此應該擺脫一切世人眼中的缺陷，以免損及其神聖性。

[155] 吉貝神父，同上引文，《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 年 10 月號，189 頁。

之全部籠罩在痛苦的奧祕之中。

三、黑夜的各種不同狀態

對心神黑夜的悲慘考驗作了如此可怕的描述，難道不會使靈魂萌生一種渴望，甚至一種祈求，就是希望讓自己從那些強制人受痛苦的聖德中被解救出來嗎？至少也會使人思考，要進入聖德的境界，有可能免去如此駭人的折磨嗎？對於這個問題，是不會有明確答覆的。我們談的是愛的智慧的領域，是天主上智在主導行動。這充滿愛情與仁慈的行動，對罪惡是毫不留情的。唯有摧毀罪惡，才能取得勝利。愛的智慧按照自己的計畫自由地進行聖化工作。這行動不遵從理性的思維法則，也無視我們感覺的波動和戰慄。然而其隱祕性也不是完全不能加以探究的，我們還是可以從其不規律的作風和不同的外在方式探知一、二。

其實，將聖十字若望的描述與我們所觀察的案例作總體性的對照後，我們可以說，靈魂實際上所經驗的生活，比他所描述的景象更為痛苦，但並沒有那麼可怕。之所以更為痛苦，因為這位大師沒有把靈魂實際上所遇到的各種痛苦全部描述出來，而且也不可能說出那些使得每一種痛苦更加嚴重的特定情況，而其痛苦的強度與深度，即使是大師的生花妙筆，也是難以言喻的。然而，實際情況並不那麼可怕，因為在所描述的景象中，已把各種不同的情況都彙集、組合到同一畫面上了，然而在靈魂的實際生活中，這些情況只是單一地、以連續性的頻率發生，或在不同的人身上出現，其中還摻雜著不少其他周邊的情況，而這些情況似乎沖淡了痛苦，也可能減輕痛苦。聖十字若望的描述雖然是真確的，卻因集中而顯得更為

黑暗。細節雖然正確，也毫不牽強，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每個人的情況難免有所出入。

㈠間斷性

聖十字若望確實提醒過我們，在淨化期內，痛苦並不一直保持同樣的強度。他寫道：

「靈魂的情況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高有低的。這高低交替的原因是因為全德包括：完美地愛天主和輕視自己。天主必會讓靈魂在這兩方面受到鍛鍊。天主會向他顯示傑出的愛，讓他嘗到愛的甘飴，但也用貶抑來挫損其銳氣[156]。」

聖人在其它地方清楚地解釋，在這個時期中是什麼因素使天主的行動多樣化。當人的內在火焰不那麼熾熱時，也就是淨化作用不大、痛苦也輕時，他就能體驗到愛火。這話雖使我們感到驚奇，但神祕大師所作的見證是格外明確的：

「這愛之烈火並非人靈常常感覺得到的；只有在人靈較少經由靜觀取得豐富的資源時，那時他才能間歇性地感覺得到。那時，他在自己內心看到天主所展開的工作，從中發現了愛火，甚至能享受這愛火。他好像覺得那隻考驗的手已經停止磨難他了，就像從爐中取出鐵來，讓他檢驗一下燃燒後起了什麼轉化似的[157]。」

15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八章，633頁。

157同上，第十章，591頁。

磨難停止了，多麼幸福！可以使靈魂休息而得到緩解。這檢驗，多麼幸福！最能使氣餒者振作起來。

不要認為這時期的規則性循環和間歇性如同自然界中的周期一樣。天主上智有時在短時期內，就迅速完成了祂的工作；有時又恰恰相反，那中斷的時間是非常漫長的。天主會把靈魂的某種傾向先放下，好像讓他休息，暫緩其某特點之精煉及其德行之完全淨化。也許要等待多年以後，愛的智慧才會使靈魂重新感覺到痛苦的愛火。這其中的道理只有天主知道[158]。

㈡個人淨化的不同方式

淨化之火是明智之火，它按照其要產生的效果而調節火的強度。聖十字若望關於感官的黑夜的談話，也適用於心神的黑夜：

「眾人所受的誘惑或考驗是不一樣的。天主根據自己的意願，按照所要拔除的缺點之大小來衡量採用何種考驗。同時，

---

158 這心靈的淨化不僅能持續很多年，甚至會終其一生，直到臨終或臨終前一刻，才圓滿結束，即達到轉化性的結合。我們認為通常對一生皆苦的情況應作以上的解釋。有人太急於將某些痛苦視為「單一救贖性」痛苦，辯稱因為先有顯現於外的恩寵表示早已擁有高等級的結合，以後才有這些痛苦；這種說法未免輕率。不錯，除吾主和聖母所受的痛苦外，在這世上的確存在有單一救贖性的痛苦，但是除非神婚或轉化性的結合已經得到驗證，否則我們不可這樣認定。我們應該說痛苦有淨化性與救贖性的雙重價值，這樣才是正常的情況，也更符合我們人類靈與肉共存的情況。參閱拉岡熱神父的〈聖十字保祿的補贖之夜〉（*Nuit réparatrice de saint Paul de la Croix*），《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 年 10 月號，287-291 頁。

天主也按照自己願意要把靈魂提昇到何種愛情等級，而給他們大小不等的屈辱，與長短不一的折磨。然而，對於那堅強又更能吃苦的人，淨化的過程就更強烈也更迅速[159]。」

此外，由於「過錯就是火的養料[160]」，因此根據火所接觸到的各種罪過，痛苦也就各不相同；其結果是，每個心神的淨化都有其個人的特定方式，所受考驗的性質與痛苦的種類也因人而異。這個提示非常重要，因此我們切不可對心神的黑夜抱持一成不變的觀念。黑夜，永遠是天主上智以愛火來進行的一種干預。神聖的笛聲深入到人心之內，其強度和節奏根據天主對這人的計畫、以及這人所應受淨化的罪惡而有所不同。

㈢貫穿日常生活的淨化

對旁觀者而言，在有關個人心神淨化的論點上，尚應加上另一項更重要的特點以作為補充。

心神的淨化並非診療所中的外科手術，也非實驗室裡的試驗。換句話說，心神淨化並非對一個已經與世隔絕、免除一切有礙手術成功的因素，並匯集一切有利於手術成功的條件於一身的人，進行超性手術。天主上智並沒有把祂所要淨化的靈魂都放在暖和的溫室裡。然而我們在讀聖十字若望的描述時，可能會相信，天主那時的行動是那麼地純淨、崇高、不摻雜人性的雜質，而靈魂也全神貫注於在內心深處與天主的行動相遇，並在所受的光照下，與自身的罪

159《心靈的黑夜》，第一篇，第十四章，543頁。亦見《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31頁。

16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章，590頁。

惡作痛苦的決鬥。這樣的描述易於被當作一幅極其生動又饒富趣味的景象，然而很難融於每天的現實之中。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有各種力量從四處湧起，繼而又消耗於強烈的你爭我奪之中。

然而心神的戰鬥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展開的。聖十字若望憑他的純潔心神和銳利目光，辨認出這悲慘考驗中的要素，並將之理論化，使我們了解其基本的實質[161]。

聖十字若望比任何人都熟悉天主上智的高妙藝術。祂以單純和靈活的作法，善於利用作為次要原因的人和事，使之成為祂手中的工具，以實現祂獨一無二的計畫：即教會和眾人靈的聖化。天主上智的行動通常深入日常生活之中，並隱身在最普通的事情之內。

當然，獨處和僻靜之地是天主上智從事最高超內心工作的最佳場所。祂至少會暫時性地把那些祂選定要進入崇高境界的靈魂，吸引到這恩寵的特殊工作場所來。可是外界的事件以及人們的情感，正好是祂得心應手又迅速生效的工具，這些因素十分容易、也十分馴服地接受祂的推動。祂就廣泛使用這些工具，讓祂的聖人、聖女們得到淨化。聖十字若望與世隔絕，獨居在降孕隱修院旁邊的木房裡。他就是在那裡被非赤足的特派員綁架，而被關入多來德的監獄的，在那裡，他受到反對聖女大德蘭改革的最猛烈攻擊。當他從多來德出獄後，就蒙受了神婚的恩寵。聖女大德蘭的一生也處處充滿著外來的強大攻擊。這些攻擊淨化了她的靈魂，並鞏固了她的改革事業。

---

161 我們已經強調過，聖十字若望擁有在諸事上洞察其超性本質的神恩。正因他不輕信那些超性現象的形態，即那些譁眾的外在表現，因為其中很容易有錯覺在內，結果就更重視真正的超性現象。他把超性現象的本質凸顯出來，不疏忽、也不輕看任何一個細節。

㈣奧祕又隱蔽的行動

天主上智的奧祕行動，隱藏在人類情感的交錯以及更不易透視的日常瑣事之中，這種奧祕的本質，由於外在形式的多樣化而變得更加深奧莫測了。因此上智的行動就不易被人識破，不僅當事人見不到，就連最有經驗的旁觀者也覺察不出來。也許對於習慣於內省的靜觀者，較容易意識到這種天主的行動；而超性現象通常也會在他身上出現得更頻繁、也更有特色。

對那工作忙碌的人，或那在外工作而受外界各種影響的靜觀者而言，通常超性現象較少顯露，意識到天主的行動也更加困難，因為紛紜的世事和各種自由因素的介入，形成厚厚的粗劣外層，而把它蒙蔽住了。然而天主上智將在突然又深入的神光中出現，屆時，他內心的淨化工作會與光一樣強大，也許更強，因為他比別人受到更多的外在困難和迫害，他投身莊嚴的心神工作，而承受更多個人的挫敗與憂急，也因此有更多的機會受到屈辱，有更多機會修練謙德、望德和愛德，這一切都給淨化工作提供強有力的助力。淨化工作在這些條件下甚至會更加神速，只要靈魂能善用這些條件，躲避內心的苦惱，只以信德及全心依靠奔向天主[162]。

---

[162] 這些見解是總體性的，所以顯得刻板，而聖人、聖女們的一生事蹟可以給予這些見解更生動活潑的詮釋。我們會看到天主上智如何奇妙地利用外在的困難（經濟拮据、朋友們的反對等），迫使聖人、聖女們作出純超性的行為，攀登全德的最高等級。天主奇妙地折磨聖人、聖女們，為了要把他們引進預定的超性目標。

㈤蒙受光照與愛的臨在

天主行動的奧祕雖未表露，卻非漆黑一團；明亮的光正在閃耀着。首先是我們在前面談過的奇恩異寵，其中大多數是在這個時期領受的。然後是更普遍、更經常的援助，這是人靈在某種朦朧的光亮中和對天主臨在的感覺中所發現的。聖十字若望寫道：

「這愛之火在心神中燃燒，就在那裡，靈魂被不明來源的焦慮所煎迫，自覺被天主的愛強烈而銳利地灼傷了，與此同時又有某種感覺、某種猜測，覺得天主就在那裡，但並不全然了解，這正是我們所說過的，這時理智是在黑暗之中[163]。」

這種猜測有其真正的確實性，通常卻不能使所有的官能都感到平安，但是在許多情況下，能使靈魂更加堅信不疑，尤其是每次靈魂受到失望的誘惑時，或別人當面懷疑他所接受的行動是出自超性的來源之時。這種感覺是一種安全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經常在靈魂深處的各區域內保持平衡；每當這平衡受到嚴重的威脅，就是在官能受到失望的誘惑時，這種力量就會顯露出來。

為了避免使心神黑夜的景象充滿矛盾，我們來簡短地總結一下。這黑夜不是地獄，而是煉獄[164]；是痛苦的王國，也是平安的王國；在這王國裡，聖愛強烈而痛苦地灼傷靈魂，只是為了淨化靈魂，解放靈魂，治療靈魂，轉化靈魂，使靈魂與天主結合。

16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一章，593頁。

164 同上，第十章，590頁。
「我們順便可以了解一下煉獄靈魂如何受苦……」
亦見《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27-931頁。

第四章

靈魂的行動準則：神貧、望德、神嬰小道

> 由肉生的屬於肉，由神生的屬於神。你不要驚奇，匡我對你說了：你們應該由上而生。風隨意向哪裡吹，你聽到風的響聲，卻不知道風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由聖神而生的就是這樣[1]。

天主在黑夜中的行動，要求靈魂的合作。什麼樣的合作才能使熱烈的愛火產生其最大的效果呢？

這豈不是耶穌初次在耶路撒冷顯示自己以後，尼苛德摩在黑夜悄悄去見祂時所提出的問題嗎？把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作比較，看似矛盾，我們還是應該這樣做；因為我們將從中獲得光照。這位來自納匝肋的年輕行奇蹟者征服了猶太人中的這位首領。他在耶穌身上認出了天主的神。他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天主而來的師傅[2]」。這種開場白表明了他的態度，也道出了一個問題。尼苛德摩想從這位來自天主的師傅那裡獲得教導，好投在祂的門下。耶穌同意他的問題，在他提出要求以前，先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

---

1 若三 6-8；耶穌對尼苛德摩所說的話。

2 若三 2。

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見到天主的國[3]」。這位嚴肅的新皈依者聽了，感到迷惑。這位博學之士素來對禮規的細枝末節、對拉比們繁瑣的講經無不通曉，如今耶穌的話，對他的知識和思維習慣無異晴天霹靂。這正是耶穌要在這個有意求教的靈魂上所產生的效果。因此祂強調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不能進天主的國。由肉生的屬於肉，由神生的屬於神。你不要驚奇，因我對你說了：你們應該由上而生。風隨意向哪裡吹，你聽到風的響聲，卻不知道風從哪裡來，往哪裡去；凡由聖神而生的就是這樣[4]。」

進入新的王國就需要新生，只有聖神的吹拂才能給人新生。說出這樣的教誨和論證是符合這位導師的仁慈心腸的，也足以使聆聽到的這位門徒的心神與善願均能提高。只是他還沒有達到接受教誨的地步。他不能領會，便坦白說：

「這事怎樣能成就呢？」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的經師，連這事你都不知道嗎？[5]」

看來責備得不輕。祂言出必成。尼苛德摩接受了教誨，在這位卓越通天的師傅面前，承認了自己知識的貧乏。這時神光就大量湧入他內。耶穌向他說：

---

[3] 若三 3。
[4] 若三 5-8。
[5] 若三 9-10。

「我們知道的，才講論；我們見過的，才作證[6]。」

這便是降生奧蹟的啟示，同時宣告贖世的奧蹟即將實現。

「沒有人上過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正如梅瑟曾在曠野裡高舉了蛇，人子也應照樣被舉起來，使凡信的人，在祂內得永生[7]。」

這使人再生的神，應來自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尼苛德摩記住了耶穌的奧祕教誨。他在沉默中深思，在望德中期待。

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並被舉起時，宗徒們因師傅的受難而逃竄四散，這時尼苛德摩卻從退隱中挺身而出。他帶來了一百斤用沒藥和沉香調好的香料，勇敢地去埋葬那位被釘者的遺體[8]。在乍暗還明的加爾瓦略山上，在耶穌被刺透的聖心裡，他將獲取在望德中所等待的果實。

福音上這段既明又暗的描述，給我們提供了一項寶貴的訓誨。尼苛德摩的謙抑、驚嘆、沉默，以及平靜的等待，終於使他找到了能夠在聖神的行動下重生所應有的態度。他為所有在愛火中痛苦又奇妙地接受淨化、並渴望再生的靈魂，樹立了榜樣。

我們要牢記尼苛德摩的態度，因為他的態度指示給我們靈魂在心神黑夜中所應有的行動準則。

---

6 若三 11。

7 若三 13-15。

8 若十九 39。

一、望德和神貧

我們屬靈的再生是在心神的黑夜裡、在愛情烈焰的作用下、以最崇高、最完美的形式完成的。這實在是一場戰鬥，其痛苦與奇妙的折磨我們業已描述過。聖十字若望寫道：

「多麼奇妙的情景啊！這時，我看見一方起來，反對敵對的另一方；屬於人靈的起來，反對那業已進入靈魂之內的屬於天主的；就如哲學家們所說，雙方互不相讓；而兩者的戰場就是接受這場戰鬥的人靈。總之，極其完美又神聖的德行和美善，攻打那極不完美的人靈的習慣和特性；於是人靈在自身內忍受敵對雙方的戰鬥[9]。」

發動並指揮這場戰鬥的正是聖神的愛火。靈魂就忍受著戰鬥之苦。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強調這基本事實，正因為它可以指導人靈魂此時期所應有的態度。

這愛火是來自天主的，是全能的、超越一切的起因。靈魂的首要任務便是尊重並順從神聖愛火的行動。這愛火是旺盛的、熾熱的、痛苦的，給靈魂帶來黑暗，並重創靈魂。靈魂應當有耐性地忍受種種打擊。受天主的苦（*Pati Deum*），就是靈魂應抱持的基本態度。

受天主的苦；並不是抱持斯多葛派（stoïque）的外教態度，而是抱持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態度：沉默的、自覺自願的、充滿愛情的

[9] 《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29頁。

態度。忍耐應出自愛情，把自己徹底交付給天主的行動，讓天主轉化自己。

這徹底的交付不僅僅是順天安命，被動地服從天主的行動而已，還包含著積極的合作，就是一種可以稱之為奧祕的克修。所謂奧祕的克修，就是絕對尊重天主的行動，靈魂奮力以赴，對天主完全敞開自己，消除自身成德的障礙，而使天主的行動得以奏全效。這種奧秘的克修是以真正的愛來作完美的回應，是一種微妙的藝術，必須在驕傲自大的行動主義與懶惰自私的寂靜主義之間，保持其全力以赴的配合行動；因為前者阻止天主對靈魂的愛的發展和帶領，後者則把靈魂對天主的愛情凍結在冷淡或死寂之中。這種奧祕的克修只有在望德的實踐中，才能有節制地表達出來。

㈠望德

望德是天主所賦予的超德，藉著望德，我們依恃天主全能的幫助，希望得到天主——我們將來的福樂，和達到此理想的必要方法。信德使我們發現天主，望德使我們渴望天主，並期望與祂親近。望德和信德一樣，都是以天主為對象，以天主為行動的動機：我們寄望於天主，因為祂以祂的全能來幫助我們。

聖十字若望繼聖保祿宗徒之後強調說，

「任何占有都違背望德；望德的要旨就是不占有[10]。」

聖保祿宗徒在致羅馬人書信中解釋得更為明確：

---

[1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六章，328頁；參閱希十一1。

「因為我們得救，還是在於希望。所希望的若已看見，就不是希望了；哪有人還希望所見的事物呢？但我們若希望那未看見的，必須堅忍等待[11]。」

正因為我們尚未擁有所希望的事物，才產生追求該事物的渴望和行動。聖道茂強調，超性的望德接枝在強烈渴求的熱情上，這種熱情是一股

「激烈的動力，全力爭取一個難以得到、卻可能得到的未來美善；亦即一股渴求此對象的張力[12]。由於望德是超德，所以這張力朝向天主，朝向志在必得的至善[13]。」

以上的說明凸顯出望德具有動力的特性。信德發現超性美善；愛德擁抱超性美善；望德則是針對信德所認識的、而愛德尚未完全擁有的目標，全力以赴去爭取。望德是靈修生活中向前邁進的動力；是啟動靈修生活的發動機，是使靈修生活飛騰的羽翼。一個不再渴望的靈魂，因為對自己所擁有的已感到滿足而無所求，或者是不想再擁有更多，就完全失去了動力，而不再進步了[14]。

---

[11] 羅八 24-25。

[12]《神學大全》，I-II, q 40, a 2。

[13] 同上，II-II ae, q 17, a 6 ad 3。

[14] 保祿宗徒以在運動場上賽跑的人作比喻，說明他們為了達到指定的目標而奮力奔跑（格前九 24-27）；而給我們呈現出一幅以望德作為動力的生動畫面，因為望德就在於發揮靈魂的全部動能，以能達到天主。保祿宗徒還指出，「誰要在運動場上搏鬥，就得刻苦鍛鍊」。超性的望德也需要用克修和奮不顧身的努力來加以滋養。

望德的動力能在雙重的情況下施展出來。一種情況是，這種動力可以使靈魂採取有效的行動，奔向天主，張開雙臂擁抱祂；另一種情況就是，靈魂被臨在卻又隱藏的對象所發出的力量所震懾，而陷於癱瘓，此時任何針對此對象的行動不僅無濟於事，也許反而會離目標更遠，於是望德只好默默地長吁短歎。在第一種情況中，望德積極進取；在第二種情況中，望德幾乎是被動的，其動力只集中在仰望及渴望上。在第一種情況裡，望德緊握目標，朝其奔去；但在第二種情況裡，達到目標更為有效的方法，或許還是以嘆息和渴慕來吸引天主。

由此可見，望德愈認清其對象，就愈發現其遙不可及，就會以更大的力量和其渴望的全部能量去全力追求。這正是望德的時刻：是痛苦的掙扎時刻，也是它勝利的時刻。

這超性的望德時刻，正是由心神的黑夜所帶來的。天主就在聖寵的灌注中，就在這標示出這時期的奇恩異寵中，就在這奧秘而不斷活動的智慧中，顯示祂自己。而祂的智慧，使靈魂對祂神聖的超越性產生刻骨銘心的渴望。滿布的黑暗使帷幔更加厚重，相距也更加遙遠，靈魂感傷於自身的貧困，被軟弱所壓倒，親身體會到無法邁向他今後唯一全心期盼的天主。但是他又不能後退，因為他已被愛情拴住了。他要投向天主，又不成功，他也不該妄動，因為天主的愛火已在他的靈魂內，把他團團圍住。這就到了加強望德、平靜等待的時刻了。此時天主等待着他從內心深處發出歎息，並敞開心胸，讓天主在他內行動。天主需要靈魂發出被天主淨化、讓愛火燒盡他一切缺點的歎息聲。這歎息不就是聖保祿筆下聖神的歎息嗎？

「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應如何祈求才

好，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心靈的天主，知道聖神的意願是什麼，因為祂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的[15]。」

聖神這真實的行動，不但不排斥、反而喚起靈魂，必須以實踐望德來積極地與祂合作。靈魂應在天主的安排下，內心寂然不動，聽憑祂引導自己

「舉目向上，不看他處。通常望德在靈魂中的角色，就是把目光舉向天主。這正是達味的體驗。他曾對我們說：我的眼睛常常瞻仰上主[16]（Oculi mei semper ad Dominum）。他絕不寄望於別人，就像他在另一篇聖詠裡所說：婢女的眼睛怎樣注視主婦的手，我們的眼睛也怎樣注視著上主、我們的天主，直到祂憐憫我們為止[17]，因為我們把希望寄託在祂身上[18]。」

天主之所以不斷給靈魂困難和考驗，全是為了要使靈魂向祂舉起這堅定持久和純淨專一的目光，這目光與聖神的推動結合後，便產生完美的望德，與亞巴郎的望德一樣。因為亞巴郎

「在絕望中仍懷着希望而相信了，因此便成為萬民之父，正如向他所預許的：『你的後裔也要這樣多』[19]。」

---

[15] 羅八 26-27。
[16] 詠二十四 15。
[17] 詠一二二 2。
[18]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49 頁。
[19] 羅四 18。

只有完美的望德才能得到所期望的一切。聖十字若望特別強調這一點，並把望德比作靈魂穿在身上的綠色衣服。他寫道：

「靈魂穿上了這綠色衣服後，他的眼睛就一直舉向天主，不再注視任何受造之物，只眷戀天主。他如此中悅了他的至愛者，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他從祂那裡想要什麼，就能得到什麼。所以在雅歌中的新郎說，只要新娘看他一眼，她就傷了他的心[20]。如果沒有這件只寄希望於天主的綠衣服，靈魂就不能擺脫一切，而贏得這樣的愛情；因為只憑自己，是什麼也得不到的，只有堅定的望德才能打動天主的心，而從祂那裡得到一切[21]。」

然而我們在談論望德時，如果只限於以上這一點，就會對聖十字若望的教導斷章取義，曲解他對望德的整個靈修理論。難道我們會認為完美的望德只在於其強力的渴望？望德之所以勝利，只憑用力和堅持嗎？不然，聖十字若望一再強調，望德只有在純淨中才稱得上完美，才能發揮其效能。因此我們追隨聖十字若望，必須對這一點再三說明並加以強調才是。

㈡神貧

只有在神貧中，望德才能達到使其臻於完美的純全境界。在聖十字若望的論述中，這個論點最為突出。他寫道：

「一般人只對尚未占有的東西懷著希望。可是靈魂愈對世

[20] 歌四9。

[21]《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49頁。

物無所占有，就愈有能力去尋求他所渴望的，因而望德就會更強。反之，靈魂占有愈多，也愈沒有能力去尋求他所渴望的，因而望德就會更弱[22]。」

我們只要分析一下望德的定義，就能明白唯有神貧才能確保望德的完美。望德就是寄望於天主，把天主作為首先和主要的寄望對象。望德寄望於天主，只因為祂是天主，就是說因為祂是全能的援助者。望德要臻於完美，唯有寄望於天主，除了天主，什麼也不要。這種使望德臻於完美的純全目標和動機，只有藉著消除對天主以外的一切事物之眷戀，自世慾中完全解脫才能達到，也就是只有在神貧中才能獲得。

的確，天主的國只許給那些只尋求天主的人。「神貧的人是有福的，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這是吾主在「山中聖訓」中所宣布的第一端真福[23]。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和《心靈的黑夜》中的教導，都是這端真福的回響。他只願教導人實行或接受這樣的日益貧窮，好使望德得以不受阻撓，並得到充分發展，最終贏得超性的益處和天主自己。望德是神聖的種子，唯有天主能使它成長；而靈魂的工作，只是消極地準備好土壤，配合種子的成長就可以了。

在這種使自己日益貧窮的過程中，必須從心底鏟除的是一切本性和超性的財富，就是一切在天主以外本性的、知識的、心靈的財富。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的圖表中，聖人曾重覆四次那條通往頂

[2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十四章，351頁。
[23]瑪五3。

峰的、自己一無所有的小路，而靈魂則處處捨棄那些充滿世上和天上財富的康莊大道，只取這條小路直奔頂峰。這條一無所有的小路，就是徹底的匱乏、完全的擺脫、絕對的貧窮[24]；唯有這條小路才能通向萬有的天主並擁有天主。

聖十字若望在談到各種本性或心靈的財富會影響到人類的官能，即理智、記憶和意志時，曾描述過如何使靈魂進入貧窮的過程。我們若要將之詳加講述，並指出這些官能的行為舉止，勢必會重覆這位神祕大師在這方面的全部教導，而這些教導，我們很容易在他的著作中讀到。然而我們有必要使人明瞭聖人如何說明淨化記憶和淨化望德之間的關係。

記憶是檔案庫，存放著智力和心靈的所獲得的一切。這種累積的寄存，就如從事腦力工作者的圖書館一樣；對於那些與世俗隔離的靜觀者和長期專務靜禱的人是十分重要的。在靜禱的寂靜中，特別在神枯時，人的官能通常就會在記憶庫裡避難、忙碌、散心或尋找安慰。因此這檔案庫是十分寶貴的。但是從中翻閱或簡單地瀏覽一下，會浪費多少時間啊！尤其是人的許多眷戀會從中得到滋養而更為增強。

為了使靈魂從這些經年累積的巨大財富中解脫出來，因為這些財富只會栓住人的目光和意志，只會阻礙望德奔向純全、單一、光明的天主，所以聖十字若望要用一把火燒盡這檔案庫。難道靈魂不就是這樣才能獲得難能可貴的神貧，而與神貧終生相伴嗎？

「靈魂應該擺脫一切天主以外的事物，以能與天主結合；

[2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三章，84頁。

為此，記憶也應排除一切知識或圖像，以能以純全而奧祕的望德與天主結合。因為任何占有都是違背望德的；誠如聖保祿所說，望德的對象是「人所未擁有的事物[25]」。由此可見記憶愈掏空，望德就愈能成長。因此，靈魂愈盼望天主，就愈能得到天主。我再說一遍，人放棄的愈多，他的望德也愈大；當他徹底放棄了一切，他就能徹底地擁有天主，而與天主結合。可是有許多人不願放棄那由記憶所提供的認知所帶給他們的種種享受和甘飴，因此他們就不可能完全占有至高的美善而嘗到極樂。因為凡不能捨棄自己一切所有的人[26]，就不能作基督的門徒[27]。」

由於記憶是保存知識和心靈財寶的方舟，靈魂更以擁有這些財寶為樂，時常加以享用，因此記憶是淨化望德的主要障礙。聖人堅決要求我們擺脫所擁有的一切[28]。但是我們做得到嗎？消滅一切記憶，停止一切本性的記憶活動，只以望德全心投向天主，這是超越人力的事。聖十字若望也承認這一點。他寫道：

「也許你要對我說，一個靈魂不可能擺脫他的記憶，也無法把圖像和諸事消除淨盡，使靈魂達到那麼高的空無境界。因為有兩種超過人的力量和能力的困難：第一是去除人的本性及其天賦的能力，這是不可能實現的事；第二種更加艱辛，那就是要達到超性的境界而與天主結合。其實，只依靠本性的力量

[25] 參閱希十一1。
[26] 路十四33。
[27]《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六章，328頁。
[28] 同上，第十章，337頁。

是不可能達成這種結果的。只有天主才能把靈魂提升到這種超性的境界。至於靈魂，只有毫不懈怠地仔細作好準備，這是靈魂憑己力能做到的事，尤其因為有來自天主的日益增強的幫助[29]。」

上文確定了個人在這過程中應做的份內工作。天主向人要求的克修仍是奧祕性的，也就是說，要配合天主的主導性行動；即使人要擺脫本性的認識和活動，天主仍是主導者。

天主在確認了人對祂的忠信後，就絕對會實現祂的計畫。聖十字若望為我們指出了天主行動的幾種模式：

「無形無像的天主是記憶所不能容納的。因此每當靈魂與天主結合時，就像每日經驗所證明的那樣，他似乎也是無形無像的，他的想像力不再活動，他的記憶也因陶醉在至善中而把一切都忘掉，什麼也記不起來了……在此結合中，有時會發生一些奇異的事：當天主要人的記憶留下些許有關結合的印象時，在記憶力中樞的大腦，會突然產生顫抖，其強烈的程度，似乎會使人昏厥過去，人完全失去了判斷力，也失去使用自己感官的能力了。這種效果的大小，全看天主接觸的力量大小而定。但是，我得再說一遍，這時記憶已擺脫並淨化了自己的一切知識，彷彿進入了忘我的境地，有時得非常努力才能想起以前的事[30]。」

聖人認為，天主對那些開始與祂結合的靈魂作出突然而短暫的接觸，所造成的本性官能暫時性的停止活動，會在結合性的靜觀

[29]《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一章，311頁。

[30]同上，307頁。

中，漸漸成為確定性的情況[31]。我們的神祕大師這樣說：

「記憶愈與天主結合，那些清晰的認識就愈衰退，直至完全消失為止[32]。」

心神淨化的種種痛苦之一，就是由這種虛空、匱乏、黑暗所造成的，一切官能就是在以上的情況中失去了自身的活動力[33]。

我們是否可能將靈魂對天主的工作所應有的合作確定下來？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曾對此作了詳盡的解說，並以寥寥數語加以總結與說明：

「若要讓天主作出與靈魂結合的接觸，靈魂就得淨化自己的記憶，消除一切 感覺性的知識，正如從前所敘述的那樣[34]。

……不必拋棄那些純然與天主有關且有助於認識天主的籠統、普遍、單純、切實的知識；該拋棄的是圖像、形式、容貌或受造物的肖像。既然我們目前在談迎接天主恩寵的預備性淨化工作，那麼最好的淨化便是靈魂的純淨。靈魂的純淨就在於擺脫對受造之人、現世事物的眷戀，並且不願意把這一切收留在記憶之中。由於各種官能在活動中本身有其不完美之處，所以眷戀之情勢必污染了靈魂。因此最好的方法，便是盡力使官能停止活動，一言不發，只讓天主說話[35]。」

---

[3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一章，308頁。

[32]同上。

[3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六章，565頁；第三章，555頁。

[3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一章，307頁。

[35]同上，第二章，318頁。

總之，靈魂的克修在於以苦身淨心來迎接天主親自來實現的神貧，並在於能謙遜、平靜地承受並善加保護這天主的恩寵，繼續隨從所領受的恩寵保持神貧，以實踐內心的靜默，來使官能、尤其是記憶的活動深埋其中。望德就是在這樣平安和靜默的獨處中，才能得到淨化和發展。這不就是聖保祿所說的克修嗎？他在書信中曾說明其發展的階段和效果：

「我們即使在磨難中也歡躍，因為我們知道：磨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望德。望德不使人失望，因為天主的愛，藉著所賜予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36]。」

聖十字若望以不同的話，說出了同樣的道理：

「靈魂如此淨化了其官能，擺脫了低層次的騷擾及高層次的眷戀以後，才能使官能處於絕緣的虛空之中，那時天主會立即以天上不可見的事物將這些官能充滿。在人靈的獨處中，天主就作他的嚮導[37]。

這種獨處，靈魂以前也曾生活其中，但那時因自己不夠完美，要努力奮戰於考驗與焦慮中；但今後這獨處卻成為他安身立命、寧靜清心之處，因為他已以此獨處完全贏得了天主[38]。」

因為就像我們

---

[36] 羅五 3-5。

[37] 《靈歌》，第三十四詩節，870 頁。

[38] 同上，869 頁。

「見到窮人無衣蔽身，就給他衣服穿，天主見到靈魂已去除一切意願，不再有所欲，也無所惡，就給他穿上祂那純潔、歡樂、聖愛的衣服[39]。」

這些就是神貧在現世能使望德獲得的財富。要等到見到永生的大門時，那時神貧與望德就要在凱旋中謙遜、默默地埋沒而消失了。

二、神嬰小道

我們本可以對聖十字若望的教導作進一步的說明，並對他給這時期的靈魂所提的建議，作更詳盡的解說，可是我們認為最好還是停在大原則的範圍內。聖十字若望所提出的一些原則，總是像明亮的燈塔那樣，發出耀眼的光芒，照射在沒有既成道路的區域裡，這區域擴至永恒。望德與神貧對於深陷心神黑夜中的靈魂，是深具意義的兩個詞語。在黑暗而充滿熱情的獨處中，長篇大論是毫無用處的；唯有具有聖言光輝又富有靈修經驗的幾個詞語才能穿透而入。這些詞語在黑暗中劃下了一道明亮的光跡，開出了一條路徑，並且在其中締造了寧靜的平安，提前報導黎明即將來臨。出自聖十字若望口中的望德與神貧，肯定就是這類的詞語。

聖十字若望指出的大原則如一片廣大的光，但尚需有人透過實踐來加以說明，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就是最好的典範。

里修的這位聖女，真不愧是聖十字若望的真正傳人。她的神嬰

[39]《建言與格言》（*Avis et Max.*），360，1233 頁。

小道是以神祕大師的理論為基礎的；我們只有藉著聖十字若望關於望德和神貧的教導，才能闡明神嬰小道的深意。神嬰小道只是神祕克修嗎？只是靈魂對天主全能性行動的合作嗎？我們認為不然，以下加以說明。

無可諱言的是，兩位固然具有共同的靈修基礎，但其論述的風格卻是迥然不同的。聖十字若望是十六世紀的西班牙人，是一位言語嚴謹的神學家；他提出原則，並在其原則下將自己的經驗分門別類，是一位盡量作客觀陳述、無個人因素介入的聖師。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則更接近我們，我們對她似乎熟悉到我們所作的反應和所說的話都跟她一樣；她是一位年輕的女導師，坐在我們身邊跟我們談她的經驗；她只是一位小聖師，沒有什麼複雜的概念，似乎顯得貧乏；然而她征服了我們，因為她的字裡行間充滿了何其高超又純樸的光，滿溢著她的生命與愛情，她的教導不僅打動了一些和她一樣的靜觀者，也感動了無數弱小的靈魂。她娓娓道來，用字生動活潑，直入人心；最後她也是以微笑征服了我們；她以微笑迎接我們，甚至在我們接近她以前，她已以微笑告訴我們，她對我們滿懷無微不至的超性愛情。聖十字若望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教導如此相似，又如此相異，兩者匯聚成一道強光，用來照亮黑夜中的幽暗區域，是我們應善加利用的資產和恩寵。

㈠神嬰小道的基礎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使命主要是向人靈揭示天主是愛，這是最中心、最基本的一點。她是以一生中最重要、最深奧的恩寵，即親身體會到天主是愛，作為她教誨的基礎。她寫道：

「祂把無限的慈愛賜給了我，我就是透過祂的慈愛，來瞻仰和朝拜祂其他的美善！……於是在我眼裡，一切都閃耀著愛的光輝，就連祂的公義（也許比其他美善更甚），也一樣充滿著愛……想到好天主是公義的，這多麼令人歡樂愉快啊，這就說明，祂體諒我們的軟弱，祂徹底了解我們的本性是脆弱的。這樣我還怕什麼呢？啊！無限公義的天主曾那麼仁慈地寬恕了那浪子的敗行，難道祂不應同樣公道地對待「與祂常在一起」的我嗎[40]？……」

在她的自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她確實在自己的一生中只見到天主對她的慈愛行動和自兒時起即開始的天主慈愛史。她是如何、又在何時領受到如此高超又純樸的光照？我們很難說，因為這光照與她的靈修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並一起發展。這光照每進一步地深入，就表示她攀登靈修高峰又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她渴望與耶穌親密接觸，多年來全心渴望初領聖體；在事前她作了極其虔誠的準備，而領了聖體後她更體驗到了天主以滿溢的愛情與她結合。

「那一天，已不只是瞻仰耶穌，而是融化在耶穌內，我與祂已不是兩個了，德蘭已經消失，就像一滴水消失在海洋之中。只剩下耶穌，祂是我的主，我的君王[41]。」

那崇高的至善通傳祂自己，祂就是聖愛。這聖愛流露自己，是為了使被愛者與祂結合，使被愛者包融在祂內，因為祂是無限者，

[40]《自傳手稿》，A，第83張反面至第84張正面。
[41]同上，A，第35張正面。

而人靈只是有限的受造物。祂把人靈包融在祂內，並不摧毀人的位格，而在於轉化人靈。里修的德蘭在1886年聖誕節的恩寵中所感受到的，就是這全能的、轉化人靈的愛。

「在短短一瞬間，我十年來未能做到的事，耶穌做到了，因為祂對我堅忍不移的向善意志非常滿意……總之，我覺得愛德進到我的心裡，我要忘卻自己以中悅別人。自那以後，我是幸福的！……[42]」

聖愛不只對受到特寵的靈魂有所行動，更渴望把愛德傳播到各處，並征服整個世界。然而體會並回應祂心願的靈魂卻很少。不多久以後，天主又賜給小聖女另一種恩寵，使她體驗到祂的渴望和祂的失望：

「有一個主日，我凝視著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聖像。被祂一隻神聖手上所滴下來的血感動了。我想到這寶血滴到地上，竟沒有人急於前來盛接，實在感到難過萬分。我便決心以我的心神站立在十字架下，來盛接這神聖的甘露，深知我必須把這甘露轉用來滋潤眾靈……[43]。」

這連續不斷的神聖接觸使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真切的感受中，認清了「天主是愛」的特性，也認清了祂的意願，甚至祂的痛心失望；同時也使她突破了自己所處的狹小生活圈子，超越了自我，而成為使徒。她進入加爾默羅會原本就是「為了拯救靈魂，尤其要為

42《自傳手稿》，A，第45張反面。

43同上。

司鐸們祈禱[44]」。

她的認識和願望將在加爾默羅會的獨處生活中，在靜觀者的神枯中，得到淨化、肯定、加強及加深，因為在那靜觀的神枯中隱藏並凝聚著轉化人靈的熱烈聖愛。為了能堅忍地承受聖愛的作為，聖十字若望給了她有效的幫助。她在聖十字若望的著作裡看到了他對愛情的描寫，其中透露出某種強大而熱烈的、微妙而神聖的東西，當然是言詞所無法表達的，然而其象徵寫法的詩意與字裡行間所爆發出來的力量，都使人怦然心動；同時神祕大師以嚴謹的邏輯詳述愛情的需求，這一切都使小聖女的直覺成為更清楚的認識，也使她自己的信念愉快地得到了肯定。天主的愛確實是無限的、這愛要擴展出去，事實上已經擴展到那些心懷堅定信德和純全望德，並把自己交付給祂的人身上，因為他們除了天主以外，已一無所有……她把聖十字若望的理論作為自己的座右銘，就是：以一無所有去換得一切；也可以說，這理論已經成為她自己的了。此後，她有了堅實的靠山，可作為自己靈修生活與思想理論的基礎[45]。

其實，我們已提過，他們兩人各有不同的表達方式；即使兩人在靈修方面的傳承上關係是如此密切，如此深厚，但是天主並不要陶成兩個相同的聖人，尤其這兩位靈修導師應光照的是兩個不同的時代。

---

[44]《自傳手稿》，A，第 69 張反面。發願前按規定接受聖召考查時的回答。

[45] 關於這些思想的發展，可參閱瑪利尤震神父的〈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神祕生活大師〉（Saint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 docteur de vie mystique）一文，《加爾默羅會雜誌》（*Revue du Carmel*），1947 年 9 月號，1948 年 3 月號和 9 月號。

聖愛的光在她靈魂內進步極為神速，就在1895年，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即要求允許她把自己奉獻給天主仁慈的聖愛，讓祂把她作為全燔之祭，因為祂熱情洋溢的愛不被那些不忠貞的世人所接受。她願意作愛的犧牲，以安慰仁慈的天主。她的奉獻詞是在1895年6月9日聖三節那天宣讀的。

「我的天主啊！祢那被人輕視的愛，仍將積存在祢的心中嗎？我似乎覺得，祢只要找到那些給祢的聖愛作全燔之祭的靈魂，祢就會立即去燃燒他們；我認為祢會因無需再抑制祢心中那無限的深情激流而欣喜無比……

我的耶穌啊！請讓我來做這幸福的祭品，求祢以祢的聖愛之火焚燒祢的全燔祭品吧！[46]。」

天主的聖愛回報了她的奉獻，當她在詠經堂裡拜苦路時，天主使她感覺到祂前來占有了她，愛火也灼傷了她：

「親愛的院長，您允許我對好天主作了那樣的奉獻，您知道，恩寵的河流，不，恩寵的海洋便來淹沒我的靈魂……啊！從那幸福的日子起，我覺得聖愛已完全滲透了我，包圍了我[47]。」

這就是完美的轉化，靈魂已被天主的愛完全同化了。這也是靈修的頂峰。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今後的使命和理論，將藉著連續不斷的解說，相當快速地從這深深的愛裡湧現出來。

這使命就是要將聖愛顯示給世人，就是要去找尋願意為愛而作

---

[46]《自傳手稿》A，第84張正面。

[47]同上。

犧牲的人，好去傳播聖愛以滿足聖愛廣愛世人的需求。那麼如何作好準備以迎接聖愛呢？如何吸引聖愛呢？靈魂若要成為幸福的犧牲品，該有什麼準備工作與合作條件呢？雖然這裡的用詞稍有不同，但這問題不是與我們在第六住所中，面對聖愛的痛苦時所提出的問題是一樣的嗎？現在需要找到的是一種能配合天主的行動，同時也能使靈魂得到發展的神祕克修。

聖女小德蘭的回答和聖十字若望的回答，雖然語調不同，所受的光照各異，但是回答的內容卻是一致的。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通常是在福音中得到靈感，使其內在光照及渴求得以形諸文字。在福音中，耶穌要求那些向祂求恩的人要有信德；當這種信德夠強烈時，能使耶穌感動[48]，進而施行奇蹟[49]。這種信德堅信基督，期待祂以其全能施恩；這種信德在望德中成長，足以使聖愛的閘門開放。這種信德將成為小德蘭靈修的基礎，並成為其神嬰小道之特徵。

有人問她：「妳願意給眾靈指點什麼道路？」她於 1897 年 7 月 17 日那天毫不猶豫地回答：

「神嬰小道，就是信賴和徹底交付的道路[50]。」

信賴，就是充滿愛情的超性望德；而徹底交付不僅用明確的行為表示出來，而且還為靈魂確立了一種態度。

「從來不會有人對如此全能、如此慈愛的好天主過於信賴

---

[48] 客納罕婦人的信德（瑪十五 21-28）；百夫長的信德（瑪八 10）。
[49] 葛法翁患血漏婦人的信德（谷五 25-34）。
[50] 宗座列品程序第 169 頁。

的。我們對祂期望多少，就能得到多少[51]。」

從以上這位里修聖女的心聲裡，我們可以看到聖十字若望的主張；但事實上兩者的相似處要比以上引文深邃得多了。還是讓我們繼續談下去吧！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指出，天主聖愛給得愈多就愈高興。比喻中浪子的父親高興地為兒子的歸來舉行盛筵[52]；耶穌又說，在天上對一個悔改的罪人，要比對九十九個無需悔改的義人更高興[53]；最後祂聲稱，就是因為聖女德蓮得到的赦免多，所以她愛得也多[54]。

人類的卑微罪污實在使人無權享用聖愛的恩惠，然而這卻使聖愛展現更大的度量。因此，聖愛對罪人既顯示其白白的恩賜，又表現其強大的灌注能量。天主對此是滿意的，因為祂能更完美地顯示聖愛的本質及其內涵。然而天主這樣的喜樂，使我們有點像浪子的哥哥那樣感到迷惑不解；因為我們像這位哥哥一樣，要以公平正義之名，限制天主隨心分施其無限的愛情。讓我們跟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一起，提昇我們的胸襟到聖愛的境界，拋棄己見，遵從聖愛的作為與律法。祂的律法就是：我們應該自覺貧窮悲慘，將自己的貧窮置於聖愛無限擴張的大能之下，這樣才能吸引聖愛，滿足聖愛。聖女寫信給瑪利姊姊說：

「親愛的姊姊啊，請妳理解我。請妳懂得，為了愛耶穌，並成為祂愛的祭品，我們愈是軟弱，愈沒有願望也沒有德行，

[51] 宗座列品程序第 271 頁。
[52] 路十五 20-32。
[53] 路十五 7。
[54] 路七 47。

就愈配接受天主聖愛的行動，使自己融入天主而得到轉化。我們只要有願成為祭品的心意就足夠了，但仍需永遠保持貧窮、軟弱。難就難在這裡。因為『真正神貧的人到哪裡去找呢？』[55]」

這種強烈的語氣強調了這則聲明的重要性。我們現在看到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靈修理論的基礎了。她把自己的祕密這樣透露給我們：

「唉！我知道，絕不是這些熱烈的願望使我小小靈魂中的天主喜悅。使祂喜悅的，是見到我喜愛自己的微小和貧窮，是我對祂慈愛的盲目仰望……我親愛的代母，這就是我唯一的珍寶；為什麼這珍寶不也是妳的呢？[56]。」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祕密與聖十字若望所告訴我們的祕密，並無差異。聖女愛自己弱小貧窮的愛與盲目依賴天主仁慈的望德相結合，不就是聖十字若望的棄絕一切而天主即來填滿的望德？對這兩位聖人來說，這兩種互相補充的自我潔淨和自我完善的心態，不僅是聖德的基礎，而且能創造聖德，因為這種心態的確能激發聖愛的灌注，使人轉化，使人融入聖愛之中。聖十字若望在建立並說明這些原則時，無與倫比地顯示出他享有成為神祕大師的恩寵；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特恩，則在於她能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上，應用並實踐這些原則。

對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來說，信賴和神貧不僅像其他德行一樣，

---

[55] 致聖心瑪利修女書信，1896 年 9 月 17 日。

[56] 同上。

是我們在某些情況下該修鍊的，而更應當成為諸德的基礎，成為規範靈魂一切動與靜的基本心態。只憑信賴和神貧這兩項，就可以建構並成就一套完整的靈修理念，誠如聖女所說，信賴和神貧構築了通往好天主的道路[57]。

由於這條道路具體又生活化地指示給我們實踐望德的特殊典範，所以神嬰小道對於我們正在探討的這個時期，是非常寶貴的教導。神嬰小道確實是第六住所最恰當的神祕克修。

㈡神嬰小道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內心的這些領悟，究竟如何具體化而形成神嬰小道呢？由於發現這條道路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且大部分目前還是無意識的，所以很難作出精確的解答[58]。聖女自己曾說明這條小道是如何在心裡逐漸明朗化的。

「……我要尋找一條又直又近、一條全新的小路，作為通往天上的捷徑。我們正處在許多新發明的時代，現在有錢人家不需要一級一級地登上樓梯，可以很方便地搭乘電梯上去……

於是我在聖經中尋找有關電梯的指示，以圖我的夢想。我

[57] 我們在這之前已指出，望德是三超德中最有動力、最能使人邁向天主的德行。因此當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宣稱她邁向天主的道路是信賴和徹底交付時，就道出了望德深奧的神學意義。

[58] 參見孔布神父（Abbé Combes）的《簡介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靈修》（Introduction à la spiritualité de Saint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第八章，〈神嬰小道〉。特別是 292-301 頁的分析，這分析有助於我們發現神嬰小道形成的若干要素；此外 297 頁的附註，則提供時間方面的指示。

讀到了出自永恒上智的話：「誰是幼小的，請到我這裡來[59]」：我就來了，心想我已找到我想要的了，我的天主啊，我也想知道祢對那些應召前來的幼小者將做些什麼；我就繼續找，居然找到了以下的話：「就如慈母如何愛撫孩兒，同樣我也要撫慰你；把你抱在懷裡，放在膝上搖擺[60]！」啊！再也沒有比這更溫柔、更感人的話能使我的靈魂喜悅無比了；耶穌啊，原來祢的雙臂就是我的電梯，要把我抱到天上去！因此，我不必長大了，反而應該永遠幼小，而且要愈小愈好[61]。」

小德蘭肯定也默想過福音中的那一場景，耶穌舉起一個小孩給宗徒們看，告訴他們說，誰要進天國，必須像這小孩一樣：

「誰若自謙自卑如同這個小孩，他將是天國中最大的[62]。」

聖經上的這些話，在聖女的眼中特別閃亮。經文中的光照把分散在她靈魂裡的要素：獨到的見解、信念和渴慕，都凝聚在一起，並以生動、明白、簡樸的具體形式表現出來。這就是神嬰小道，因為孩童是我們應效法和身體力行的典範。

---

[59] 箴九 4。

[60] 依六十六 12-13。

[61]《自傳手稿》C，第 2 張反面至第 3 張正面。這段文字是聖女在 1897 年，即逝世前數月寫的。她在寫給耶穌，依尼斯院長的手稿中，尚未談到這個發現，由於該手稿是在 1896 年 1 月寫成的，所以我們可以相信，這段解釋應該是她在 1896 年初寫的。

[62] 瑪十八 4。

1. 基本特性

在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許多原本分散而如今在天主的光照下凝聚調合的人格要素中，肯定有小孩、且繼續作為小孩的本性心態。她一直是幼小的；在家中她是九個孩子中最小的一位，一直生活在姊姊們的愛護之下；繼兩個姊姊之後，她於十五歲就進加爾默羅會，並於二十四歲時逝世。只有在當初學導師時她才顯得比別人大；去世時她尚未達到可以發終身願的教會法定年齡。所以她始終是小德蘭，即使到了天上還是一樣[63]。因為她蒙受了特恩，所以能夠以嚴謹的推理與徹底的實踐，成為耶穌向自己最親密的門徒們所指出的孩童典範。

小德蘭可以輕易地模仿小孩的外表，作些撒嬌、逗人喜愛的舉動，或說些稚氣未脫的話，但是這些並非神嬰小道的基本要素，反而會給人造成誤解。聖女小德蘭為自己立為典範的孩子，並不是嬌氣十足、任性蠻橫的小孩。她曾經給自己心目中的孩童作了這樣的描述：

「作為孩童，就是承認自己虛空無能，好從天主那裡期待一切，就像小孩從他父親那裡期待一切一樣，什麼也不擔心，什麼財富也不想掙得……

作為孩童，就是不把所修的德行歸功於自己，以為自己能有所作為，而要承認是好天主把德行之寶藏放在祂孩子的手裡，

[63] 有人問她，升天後將怎麼呼求她時，她回答說：「就叫我小德蘭。」《勸言和回憶》，1954 年版，47 頁。

並讓孩子在需要時加以利用；但這終究還是好天主的寶藏[64]。」

這就是聖女所說的小孩：貧窮和信賴天主是他的基本心態，深信貧窮就是自己的至寶。這是多麼珍貴的寶貝啊！小德蘭根據聖經和她的讀經心得，不厭其煩地對貧窮這財寶作了詳細的闡述。而且正是她的軟弱，使她大膽地把自己奉獻為祭品[65]。她以孩子的心，贏得了好天主的心。她堅定地說：「因此孩子將得到好天主親切的接待[66]」，「小孩子們將受到極輕微的判決[67]」，「小孩子們不會受地獄的永罰[68]」。「就是在窮人家裡，當孩子還小時，仍會得到所需要的一切，但是一旦他長大了，他的父親就不再撫養他了[69]」。

因此這種貧窮的精神應當善加保護，以免受到尋求財富之心的玷污，也不要讓它受到一切外在仇敵、尤其是內在仇敵的威脅。財富本身並不是仇敵，而是對財富的占有慾，以及擁有之後的自滿和驕傲，才是貧窮的仇敵。因此應該把自己掙來的或接受的，施捨給人，以保持自己的貧窮，甚至也不要為德行作儲備。只要保持貧窮，好天主自會逐步賞賜修德所需要的恩寵[70]。貧窮必須對那能將它引向天主的信賴之心，小心加以保護看管，在達到天庭以前使其保持純正無瑕，毫無牽掛。

---

[64]《最後言談錄》，黃冊 6.8.8。

[65]《自傳手稿》，B，第 3 張反面。

[66]宗座列品程序第 169 頁。

[67]《最後言談錄》，黃冊 25.9.1；參閱智六.7。

[68]同上 10.7.1。

[69]同上 6.8.8。

[70]《勸言和回憶》，63 頁。

是天主親自來擴大並深化聖女的神貧，並以其超性的光照使她更認清自己，這是何等的恩寵！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寫道：

「全能的天主在聖母的孩子之靈魂內做了大事，其中最偉大的就是使她看清自己的微小和無能[71]。」

這些照亮自己卑微的光，要比信德的光給她帶來更多的益處[72]，因為這光照使甘飴的經驗與她堅定的信念相結合，使她更愛卑微與貧窮。因此聖女能這樣說：

「我有許多弱點，但這從來不使我感到驚訝……感到自己又軟弱又微小是極為甘飴的[73]。

我真高興感到自己如此之不完美，直到臨終時還那麼需要好天主的慈愛[74]。

耶穌啊！祢的小鳥多麼喜歡自己是軟弱而幼小的，如果她長大了，會怎麼樣呢？……[75]」

她堅稱自己不要長大[76]，並在逝世前幾天還作了這樣的保證：

「即使擔任最艱巨的任務，即使活得壽命很長，要保持自己的幼小還是可能的。

---

[71]《自傳手稿》，C，第4張正面。

[72]《最後言談錄》，黃冊CJ13.8。

[73]同上，5.7.1。

[74]同上，29.7.3。

[75]《自傳手稿》，B，第5張正面。

[76]《最後言談錄》，黃冊6.8.8。

我若活到八十歲，且在許多隱修院擔任過不少重要職務，我覺得我還能跟今天一樣幼小[77]。」

以這樣用心的神貧所形成的神嬰小道，是尼苛德摩這位猶太重要人物的能力所能及的，他可以奉行此道，而不必放棄他的地位和行使職務方面的種種要求，也不必故作兒態，說孩子話……諒必他曾奉行此道，因為要在聖神的氣息下再生，就該有神貧、信賴、完全依靠天主的精神。也可以說，再生就是逐漸使自己成為嬰孩。的確，自然界中的生育，子女先在母親懷中成長，以後逐漸長大了，也就逐漸脫離母懷，直至能完全獨立生活為止；而屬靈嬰孩的生育正好相反，是逐漸將他吸納於天主懷中，與天主合而為一。我們因罪惡與天主分離，如今受到了祂的光照，與祂愛的關係愈來愈親密，直至成為祂真正的子女；消失在祂的懷中，從此只活在祂的生命與聖神之中。「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78]」。這就是說，有神貧精神和死於自我的人，就放棄了自己本性的作為，投入天主懷中，他們的生命和活動全部依靠聖神的孕育。這就是神嬰小道的意義和價值。完美地活出神嬰小道，就是成聖。聖保祿曾說出靈魂在天主懷中的效果，而現在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話，正好與他遙相呼應。她一再告訴我們，要將其話語付諸實行，人靈所應有的心態：

「哦！聖德不是做了這個或那個，而是以卑微弱小的心態，將自己交託在天主手中；知道自身的軟弱，大膽地信賴天父的

---

[77]《最後言談錄》，黃冊 25. 9. 1。

[78]羅八 14。

慈善[79]。」

2. 如何實踐神嬰小道

如此重要的教導不僅值得我們肯定，而且還該細細探索、領會，好使它發出實踐性的光芒，使人可以將之落實在生活中。讓我們至少匯集幾項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靈修要點，一方面認識她那與天主結合的生活，一方面了解她的克修觀念及實踐方法，因為是克修伴隨著她並滋養她與天主的結合。

（1）與天主結合——之所以要如此仔細保存和培養神貧，其目的就是要完全釋放出那具有聖化功效的恩寵，即對天主的孺慕之情。我們因聖寵而成為耶穌基督——天主親生的聖子——的兄弟姊妹，因此我們也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所領受的

「並非使人作奴隸的聖神，而是使人作義子的聖神，藉著祂我們能向天主呼叫：「阿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證明我們是天主的子女[80]。」

那麼，什麼時候在我們內的孺慕之情會覺醒，朝向天父呼叫呢？不就是在強烈地意識到自己的軟弱、需要天父大力幫助的時候嗎？就如孩子處在危險中，本能地會向母親呼救一樣。

當院長把初學修女託付給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時，她感到自己的無能，便立即到好天主那裡求庇護：

---

[79]《最後言談錄》，註第582頁。

[80]羅八15-16。

「當長上把深入到靈魂聖所的工作交給我時，我立即覺得這工作遠超過我的能力；於是我就像小孩一樣，投入好天主的懷裡，把我的臉藏在祂的頭髮裡，對祂說：「主啊，要去餵養祢的孩子，我還太小；祢若願意透過我去給每個靈魂所需要的恩寵，就請讓我的小手裝滿東西，別讓我離開祢的懷抱，也別轉頭不顧，這樣我就把祢的寶物分送給那些前來向我求食的靈魂……」。的確，我的希望從未落空過，只要姊妹們的靈魂需要滋養，天主就不吝把寶物裝滿我的小手[81]。」

從這件事上所表現出來的對天主如此完美的信賴、如此細膩的感情，足見聖女以孺慕之情求助於天主不是偶爾為之，而是常態，是長期努力所養成的心態。自感貧窮無能，雖然在特殊的需要下這種感覺更為強烈，但這絕不是特殊情況所能激發出來的；這是心靈的常態，是出自靈魂最深的信念，並經過長期的實踐才能培養出來的。從此靈魂一直感到需要天主，不斷地向天主呼叫。這個孩子就這樣一直緊挨著天父，她內心對天父的孝愛之情，又不斷地被神貧強化，使她一直保持與天父的親密關係。因此，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能這樣說：

「我不知道在我死後，除了我現在所擁有的之外，還能再有什麼。不錯，我將看見天主！但是要說在天上可以同祂在一起，我在世上就已經完全同祂在一起了[82]。」

81《自傳手稿》，C，第22張正面和反面。

82《最後言談錄》，黃冊15.5.7。

這位加爾默羅會的會士，以如此靈敏的孺慕之情，出色地實踐會規的規定：日夜默想上主的律法；除此之外，她還是有專務靜禱的時間。在靜禱時，她當然還是發揮她作為兒女的愛心。她藉助福音，從經文中獲得「新的光照，領悟到其中隱藏的、奧祕的意義[83]」。她努力地「深入了解好天主的性情[84]」。

這種與天主的交往，常常是在令人羞愧的神枯與痛苦的困頓、無能中進行的[85]，尤其是在信德受到考驗的時候，然而她仍繼續以愛情的目光注視著神聖的太陽。在致聖心瑪利修女的信中，她這樣描寫她的靜觀態度：

「我把自己看作一隻毛茸茸的弱小雛鳥，我不是老鷹，我只有老鷹的眼睛和心，雖然極其弱小，但我膽敢注視神聖的太陽，即聖愛的太陽，於是我的心就懷有老鷹的雄心壯志……小鳥會怎樣呢？看到自己如此軟弱，會憂急而死嗎？……哦，不！小鳥甚至還不會苦惱呢！牠以大膽的徹底交付之心，定睛注視著神聖的太陽，牠什麼也不怕，不怕風也不怕雨。如果烏雲把聖愛的太陽遮住，小鳥也不挪動一下，因為牠知道在烏雲後面，太陽依然光耀，其光輝是永遠不會稍減的[86]。」

這種瞻仰的目光實現了靜觀的定義：在愛情的推動下單純地注視著真理（*simplex intuitus veritatis sub influxu amoris*）。這目光勇

---

[83]《自傳手稿》，A，第 83 張反面。

[84]《勸言和回憶》，第 80 頁。

[85]《自傳手稿》，A，第 73 張正面至反面；C，第 5 張反面及以後。

[86]同上，B，第 4 張反面至第 5 張正面。

敢地穿過雲霧，達到聖愛的太陽，並從那裡得到超性的財富以充實自己，這是千真萬確的。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自己注意到：

「耶穌根本不需要借助於書本或聖師，來教導啟迪靈魂；祂是聖師中的聖師，祂在教導時無言無語，也無聲無息……我從未聽過祂講話，但我感到祂在我內，時刻指引、啟迪我應說什麼、或做什麼。就在我需要光照時，我就發現了前所未有的想法，這光照往往不是在我靜禱時，而是在我日常工作時出現得最多……[87]。」

天主的回應有時是可以感覺得到的，例如她曾得到過心神飛越之恩[88]；在1895年曾沉浸在一片光明之中[89]；而在自我奉獻給天主仁慈的聖愛之後又享有愛情的創傷。她說：

「……這火焰如此強烈，當時我想我快死了。我不知如何才能說得清楚，就好像一隻無形的手把我完全投入烈火之中，這是多麼強烈同時又多麼溫柔的火啊！我被愛火燃燒著，只感到再多一分鐘、一秒鐘，就會受不了而死去[90]。」

這些天主的干預給我們機會有幸看到她的捨棄已達到何種神貧的境界。若換作別人，至少在自傳裡，一定會把這些特恩異寵大加描述一番。然而她只一筆帶過。還得在耶穌．依尼斯院長的仔細追

87《自傳手稿》，A，第83張反面。
88《最後言談錄》，黃冊11.7.2。
89《自傳手稿》，A，第32張正面。
90《最後言談錄》，黃冊7.7.2。

問下，她才把感受到的愛情的創傷說出來[91]。同樣，在她生命末期的談話中，偶然談到她數度有過心神飛馳，也談到在1889年在聖女德蓮的岩洞中所蒙受的恩寵[92]。由此可見，她記憶方面的克修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這正是聖十字若望對淨化望德，使望德完美，所提出的先決條件。

她並不渴望超自然的顯現，甚至也不尋求看見好天主或童貞聖母：

「我不想在世上看見好天主，嗯，一點也不想。然而，我愛天主。我也很愛童貞聖母和聖人、聖女們，但我也不想現在看見他們。我情願活在信德之中[93]。」

她知道各種事物的價值，而且恰如其分地對之加以定位：

「請相信我，寫熱心的聖書，作美妙的詩歌，遠不及一個最小的割捨行為[94]。

聖德並不在於說高超的話，甚至也不在於想高超的事，或對其有所感覺……[95]」

在談到發願前的避靜時，她說：

「避靜絲毫沒有給我帶來神慰，我只感到全然的枯燥乏味，

---

[91]《最後言談錄》，黃冊7.7.2。

[92]同上，11.7.2。

[93]同上，11.9.7。

[94]《勸言和回憶》，第63頁。

[95]致瑟琳的書信，1889年4月26日。

甚至還有被拋棄之感。耶穌仍在我的小船上熟睡；唉，我發現能讓祂在自己內心安安靜靜睡覺的靈魂實在太少了。祂一直在為人費心盡力，實在太困乏了。我請祂休息，祂就迫不及待地享用起來，諒必在我抵達天鄉、開始永遠的大避靜之前，祂是不會醒來的，這不但不使我不快，反而使我極為歡喜……[96]」

有誰能將最崇高的精神財富擺脫得比她更乾淨、對聖十字若望的教導實行得比她更徹底呢？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神貧不僅讓她感到平安，她認為也給她帶來幸福，她珍惜這份一無所有的幸福，不僅在冰冷的赤貧中，也在忍受磨難與考驗時：

「的確，有時小鳥的心處在狂風暴雨的襲擊中，牠似乎覺得只有烏雲籠罩著牠的心，其他一無所有；此時對這隻可憐柔弱的小鳥來說，正是快樂滿全的時候；牠仍不挪一步，只定睛注視著那不可見的光，那避開牠信德的光，這是多大的幸福啊！[97]」

以上的這些話一定會使聖十字若望這位神祕大師大為讚賞，因為這些話為他的教導作了最好的註解[98]。

---

[96]《自傳手稿》A，第75張反面。

[97]同上，B，第5張正面。

[98]1897年8月31日，在逝世前數週，聖女對幾位常在她身邊的知心修女說：「啊，真是難以相信！我的一切願望都成真了。當初在我讀聖十字若望的著作時，我曾求好天主，把他所描述的都在我身上實現，就是說，讓我在很短的年歲裡，就達到年邁時的聖德，也就是使我很快地在愛火中被焚化……祂答應我了！……」《最後言談錄》，黃冊31.8.9。

神貧之所以能在謙卑中如此平安，在純樸中如此喜樂，只因為神貧能使信德的目光超然物外，使望德的活動無所牽絆；這樣信德和望德在黑夜深處已接觸到了神聖的對象，已獲得了滿足。毋庸置疑，神嬰小道是通往聖十字若望所描述的靜觀和轉化性結合之最高峰的途徑。神嬰小道使信德和望德在平安和喜樂中攀登高峰。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教導是純樸的，這正是她靈修之道的卓越性；而她面對一切事物的微笑也正是愛的極致。

（2）神嬰小道的克修

a) 原則——其實在黑夜裡一直注視著天主，已是嚴厲的克修，因此本段的標題似乎有所不妥。然而一般而論，克修一詞指的是靜禱以外的修德行動。這行動是必要的。

愛由行動來證實。靜觀者也必須服從這條規律。嬰孩怎麼修德呢？嬰孩的貧窮和軟弱豈不成為修德的阻礙？要嬰孩修德豈非不可能的事嗎？事實上，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醫生稱讚她的忍耐功夫時曾說：

「他怎麼能說我有忍耐功夫呢？這是謊言！我不停地呻吟、唏噓，一直在叫喊：『我的天主啊！我受不住了，可憐我吧！……可憐可憐我吧！[99]』」

在這事的一個月以前，她曾明確地說過：

「我連一分鐘的忍耐也不曾有過！這不是我的忍耐！你們總是弄錯[100]。」

[99]《最後言談錄》，黃冊 20. 9. 1。

[100]同上，18. 8. 4。

聖女的姊姊珍尼微修女在聖女的列真福品案中，曾指出聖女的主要德行就是剛毅。有些人在她身上看到倔強、固執、驕傲、過於緊張，並強調神嬰小道只是她努力走向全德所下的功夫[101]。

我們對於這些不同的意見該有什麼想法？我們還是去請教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自己吧！她曾用那由她的獨特巧思所營造出的比喻，對一位初學修女道出了她對克修的想法：

「妳使我想到剛會站立還不會走路的小孩。他一心想登上樓梯去找他媽媽，便舉起小腳想跨上第一級樓梯，但他白費力氣，一再跌倒，總是跨不上去。嗯，妳就作這樣的小孩吧！為修各種德行就不停地舉起妳的小腳，去攀登聖德的梯子。別想妳自己能跨上第一級，根本不可能，但好天主要的只是妳的一片赤誠，祂在梯子高處懷著愛憐的心看妳攀登，總會有一天，祂被妳的努力所感動，就會親自下來把妳抱在懷裡，把妳帶到祂的天國裡去，從此妳與祂永不分離[102]。」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似乎從未如此既清楚又完整地陳述過她心目中的克修功夫。

我們首先注意到，她所講的小孩，是「剛會站立還不會走路」的。這就是我們所認識的一般小孩，他是軟弱無能的，但他已覺得自己有潛在的力量可用，因此便有了信心。

這個小孩肯定不能登上那象徵全德的樓梯，因為這事唯有天主

---

[101] 范德梅爾斯（Van der Meersch），《聖女小德蘭》（*La Petite Sainte Thérèse*）。

[102] 宗座列品程序第 488 頁。

才能辦到。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明認這項真理，因為她親身驗證過。她英勇的態度可能被人誤解，所以她一定要解釋清楚。我們不妨再提一下剛才引述過的話。

「我連一分鐘的忍耐也不曾有過！這不是我的忍耐！你們總是弄錯[103]。」

或引述下面這話，

「妳對我說妳想效法我，但是妳還不知道我十分貧乏，是好天主根據我修德的需要而逐步賜給我恩寵的[104]。」

她喜歡重覆地說：

「一切都是耶穌做的，我什麼也沒有做[105]。」

在談到她所一直抱持的徹底交付的心態時，她說：

「『即使天主要殺我，我仍寄望於祂[106]』，這句話從小就使我神往！但是我要經歷很長時間才能達到這種程度的交付。現在我達到了！好天主把我抱起，親手把我放在那裡！[107]。」

無論是從事修德或靜觀，其必須堅守的基本真理就是：是天主

---

[103]《最後言談錄》，黃冊 18. 8. 4。
[104]《勸言和回憶》，第 63 頁。
[105]致瑟琳的信，1893 年 7 月 6 日。
[106]約十三 15。
[107]《最後言談錄》，黃冊 7. 7. 3。

在成就一切。面對天主，要向祂走去，我們都是無能的小孩，連第一級都登不上去，只有好天主來抱起我們，把我們放在樓梯頂上。

要達到這一步，我們該做什麼呢？這與靜觀方面的問題和答案是一樣的：首先要在那能淨化望德的謙卑中等待；接受自己是軟弱的小孩，並能一直保持這種心態不變。

神貧的意識和軟弱小孩的經驗，是我們應當保持與發展的靈修之寶；因為正是孩子的弱小能吸引好天主，使祂走到樓梯底下，把孩子抱在懷裡，使聖言取得罪惡人性的過程在我們每個人身上重現，好將我們帶入並藏身於聖三的懷抱中。天主一直無怨無悔地重覆這個行動，賞賜這種恩寵，因為祂的慈愛不是暫時的，而是永遠的。為了讓慈愛的天主重覆祂的行動，並把我們帶入祂的行動之中，我們必須甘願永遠作清貧幼小的孩子，即使我們曾做過不少大事。聖女這樣說：

「即使我完成了聖保祿宗徒的全部事業，我還認為自己是個無用的僕人[108]，我覺得我的雙手還是空空的，但是我正為此而高興，因為我一無所有，才能從天主那裡領受一切[109]。」

天主在修德中扮演如此至高無上的角色，這表示靈魂的徹底交付是完全被動的嗎？當然不是！我們必須注意到，靜觀的一般規律是靜默和平安，因此靈魂必須保持平靜，並淨化四周的氣氛，使神聖的太陽能充分發揮作用。在修德中，靈魂會有大量的工作要作，也可能有大量的痛苦要承擔。

---

[108] 路十七 10。

[109]《最後言談錄》，黃冊 23.6。

我們再來看看那個畫面：要修德，小孩應當不停地舉起他的小腳登上樓梯。天主會被他的弱小所吸引，被他的徒勞無功所感動。所以聖女日後就說出了這樣的話：

「不，我不是聖女，我從來沒有過聖人、聖女們的作為。我是一個弱小的靈魂，是好天主把恩寵充滿了我的靈魂[110]。」

然而就在同一天，她還承認自己是一名戰士：

「我不是一個手握世上武器的戰士，而是手握天主的言語，就是手握聖神之劍的戰士[111]。就在昨夜，病痛不能戰勝我，我與一位初學修女用了這把劍……我曾說：「我至死要武器在握」[112]。」

她在初學期間一定作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她確實毫不退縮，奮力向前：

「……我十分膽小，因此要向長上請求做我們隱修院常做的某些苦行，真是難上加難，但我還是一絲不苟地做了[113]。

在不為自己辯護上，我也作了很大努力，這對我的確是難事……下面就是我的第一次勝利，勝利雖小，但代價卻很大。——放在窗後的一個小瓶不知被誰打破了，初學導師就認為是我打碎又棄置不管的，她指給我看，囑咐我下次要小心。我一言

110《最後言談錄》，黃冊 9.8.4。

111 弗六 17。

112《最後言談錄》，黃冊 9.8.1。

113 同上，2.9.3。

不發，只以口親地面，答應將來一定格外留神[114]。」

聖女強調「最好的思想若不付諸行動，就等於沒有」[115]，她對初學修女的行為要求很嚴格，以至有人想，她待她們有時過於嚴厲。

「有不少靈魂說：我沒有力量完成這樣的犧牲。他們得發奮努力啊！好天主從來不會拒絕給人開始發奮的恩寵；一旦踏出第一步，心靈就堅強起來，此後就只有不斷地走向勝利[116]。」

面對那要獲得的至寶，一方面堅信自己是微小和軟弱的，同時又發奮努力爭取天主的垂顧，這就是聖女小德蘭一體兩面的靈修精神。一位初學修女問她如何將這兩種德行加以整合，她這樣回答：

「自己應當全力以赴，不惜付出任何代價，要不斷地棄絕自己，總之，以竭盡全力所完成的事工來證明自己的愛情。但是說真的，這些都微不足道，重要的是全心信賴天主，因為唯有祂能聖化我們的事工；同時還得承認自己是無用的僕人[117]。」

以上就是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克修的一般性原則。由這麼一位孩童般的小聖女來宣告這些原則是再適合不過的了。在她樸實無華的言詞中，蘊藏著人們需要費些心思才能發現的寶藏。然而小德蘭在生活中，以無與倫比的毅力去實行她的克修。她的生活為她的教導

114《自傳手稿》，A，第74張反面。
115同上，C，第19張反面。
116《最後言談錄》，黃冊8.8.3。
117《勸言和回憶》，第58頁。

作了最光輝的詮釋。要領會神嬰小道就該審視她行動中的每一個細節，細察她發自內心的自然反應，聆聽她對所提問題的回答。這樣我們就會發現她的舉止與態度，精確又嚴格地體現了她所宣示的原則。她的生活是她的教導的最佳寫照，也是她神祕克修的最佳說明，這種功夫被人非常恰當地稱之為神嬰克修。

b) 神嬰小道克修的實踐

（a）摒除非凡

孩子的慷慨與戰士的勇氣在行動中會採取什麼形式呢？由於慷慨是出自深信自己是軟弱的小孩，所以一開始就排除不平凡的事。這話是什麼意思？對小德蘭來說，一切有光彩或要出大力的事都是非凡的，因為超乎日常本份之外。一般而論，聖人、聖女們的英勇常會使他們選擇超凡的事工，用以表達其心中的熱烈愛情。聖人傳記為了使人驚嘆，以達到教化的目的，往往刻意搜集這些不凡的事蹟，並加以凸顯強調，其結果是造成人們普遍認為，聖德就一定包括不凡事蹟。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似乎也不免受到這種想法的影響，她在致貝里頁神父（L'abbé Bellière）的信中她說：

「當我開始讀法國歷史時，聖女貞德建立戰功的故事使我着迷，我覺得心中燃起願望與勇氣要效法她；好像吾主也要我去做大事似的[118]。」

對這位小女孩來說，要做大事這發自內心深處的超性願望，能

[118] 致貝里頁神父書信，1897年4月25日。

不轉向奇功異蹟嗎？因為這些功蹟一直都被寫得那麼魅力無窮。然而，她的神聖導師耶穌，一直在監護著她，到時候便糾正她的追求，並明確地告訴她該有什麼追求：

「好天主很快便使我感覺到，真正的光榮是永遠不朽的光榮，要得到這種光榮並不需要做轟轟烈烈的大事，而是要自我隱藏，要去修鍊那種使左手也不知右手所做的德行[119]。」

聖女聲稱這是她一生所蒙受的最大光照之一。這光照引導她去擔任靈修導師（的確，若作了聖女貞德的門徒，就不可能創立靈修學派），這種光照影響她的整個靈修，並成為其靈修的特色。小德蘭將不去做聖人們的大事，只做日常小事，做每個弱小靈魂都做得到的小事。

她在身上佩戴一個帶尖的鐵製小十字架，由於戴得過久，這些尖端深深扎在她的肉裡，以致病倒了。

「後來因病不得不休養時，好天主使她明白，既然這十字架在不長的時間內扎得太深以致得病，那麼就是一個徵兆，表示那不是她該走的路，也不是「弱小靈魂」所走的路，他們應追隨她走她那不超越平凡的神嬰小道[120]。」

這光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自此她步入神嬰的克修之途。我們要注意，拒絕非常的苦行絕不是退縮，與慷慨的精神無關。事實上，小德蘭將來要在肉體上忍受的痛苦，如寒冷的痛苦，要比特別

---

[119]《自傳手稿》，A，第31張反面至第32張正面。

[120]宗座列品程序第168頁，630號。

的苦行更嚴酷。她之所以沒有去做那些特別的苦行，因為天主沒有要她去做。這孩子的身體一向虛弱，她認為只為痛苦而尋求痛苦，是犯驕傲自大的罪，是在天主計畫以外的，那麼這種痛苦就只有自己一人承擔，沒有天主為伴。聖女解釋道：

「如果所有蒙召修全德的靈魂，為了升天都得做這些苦行，那麼吾主一定會告訴我們的，而我們也會全心全力地去做[121]。」

她熱烈渴望為主殉道，這就可以證明她是慷慨的：

「殉道，這是我從年少時就懷抱的夢想，在加爾默羅會的隱修院中，這夢想與我一起成長……可是現在我仍覺得這夢想不免狂妄，因為我要的不只是某一種殉道方式而已……要有各種各樣的全部殉道方式，才能滿足我的心願……[122]」

小德蘭的勇敢就是弱小孩子的勇敢，她的弱小正是她不惜任何代價防止驕傲自大的法寶。她認為只有在天主的支援下，才有權利迎戰英雄主義，因為那是天主的恩寵在她內所表現出的英雄氣概。這種弱小者的克修確實是神祕性克修，也就是說，這種克修一心只想與天主至高無上的行動合作。

（b）忠於本分、篤行愛德

那麼小德蘭何時才能確認有天主至高無上的行動，以實現她那只作合作者的願望呢？答案非常簡單：就是每當天主以明確的方式顯示祂的旨意時。天主全能的恩寵總是伴隨著天主要人盡的本份。

121《勸言和回憶》，第42頁。

122《自傳手稿》，B，第3張正面。

從此，盡好修會生活中的本職，遵守會規，服從修會長上的命令，實行友愛，做好自己的工作，忍受上智所安排的諸事中之所有考驗或由天主直接的行動所產生的痛苦，這些都是天主的旨意。這樣，就給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慷慨和對天主恩寵的信賴，開拓了無限廣闊的天地。

聖女於是就進入這天地，渴望把握各種最不起眼的機會，來證明自己對耶穌的愛：

「我完全不像那些自小就修鍊各種苦行的英勇靈魂，我對這些一點也不感興趣……我的苦行在於貶抑自己不馴的意志，我一直克制自己，不說反駁的話，做點小服務而不讓人知道，坐椅子時不靠在椅背上等等……[123]

我沒有其他方法來表明我的愛，我只會拋撒花朵，即不放過任何一個小犧牲，一個眼神，一句話，利用一切微不足道的小事，用真誠的愛來做這一切……我就這樣把花撒在祢的寶座前，只要有花可摘，我都會摘下來向祢拋撒……[124]」

因此她一絲不苟地遵守所有的會規，最微小的公認慣例，以及院長或有權管理她的修女所訂下最細小的臨時規定。這些細微的、痛苦的約束，都是她迫不及待要利用的寶貴機會。她是隱修院中最服從、最樸實的苦修會士。

她在跟自己的姊姊們談話時，向她們透露她所做的和所忍受的事：

---

[123]《自傳手稿》，A，第68張反面。

[124]同上，B，第4張正面和反面。

「注意遵守好會規。出了會客室後，不許停下來交換意見，不然就會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隨便[125]。

哦！在世上為了愛而穿如此厚重的會衣，好天主在天上一定會回報我們的[126]。」

她強烈地感到天主要求她做些特殊的心靈上的刻苦：

「記得我還在保守期間，有時受到那麼強烈的誘惑，很想去您那裡滿足一下，得到些許快樂，但我強迫自己快快經過您的辦公室，我抓住樓梯欄杆，強迫自己不許回頭。親愛的院長，那時我可以想出許多事來請求您允許，可以找到千條理由來滿足我的本性。現在我感到多麼慶幸，能在修道之初就割捨了姊妹親情！……[127]」

聖女特別喜歡以實踐愛德來承行主旨，在逝世前，她寫下了有關愛德的美麗篇章，獻給瑪利．龔撒格院長（Mère Marie de Gonzague），作為她留給修女們的靈性遺囑，這些篇章透露出她自己如何細心溫婉地實踐愛德。她自願去扶助得麻痺症的聖伯鐸修女（Soeur Saint-Pierre）進入飯廳，完全聽命於這位難侍候的修女；她每晚在自己房門口向瑪麗．斐洛美修女（Soeur Marie-Philomène）送上一個微笑，因為只有這樣才可以使這位修女放心；她用極其溫柔的微笑拒絕要求，這種拒絕和給予一樣令人愉快；有時她也給人一樣自

125《最後言談錄》，黃冊 3. 8. 6。

126 同上，5. 8. 1。

127《自傳手稿》，C，第 21 張反面至第 22 張正面。

己心愛的東西，卻顯出十分高興把它清除了的模樣。聖女回應好天主的意願，在修女們的靈魂內侍奉天主，始終是這樣純真，這樣細膩。

接受生活上的苦行要比自己挑選苦行困難多了。生活上的痛苦不更是天主上智的安排，是直接來自好天主的嗎？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對這一點非常清楚，因此，她以多大的愛情，多驚人的被動心態，來接受天主的考驗！我們在《靈心小史》第十二章中讀到：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拿定主意，非至氣窮力盡，絕不吭一聲。有多少次她在頭昏或劇烈頭痛的情況下去誦念晨經！她這樣想：「嗯，我還走得動，就該盡我的職責」……

她的胃一向不好，很難適應加爾默羅會的淡泊飲食，有幾種食物甚至可以使她生病，但是她從來隻字不提，欣然接受，以至從未有人覺察到……管廚房的修女見她如此容易對付，總是把剩飯給她吃。

冬天房間裡不設火爐，是她在加爾默羅會肉體上所受的最大痛苦……有時整夜凍得發抖，無法入眠。在初學時，她若稟明神師，本可得到寬待的，但她甘願接受這嚴酷的苦行，毫無怨言。直到在病床上臨終時才吐露出這樣的話：「在我的修道生活中，肉體上所受最大的苦就是寒冷，幾乎把我凍死！[128]」

聖女的確死於以上這一切苦，在弱小者的克修之道下作了犧牲。這神嬰克修不尋求非凡的苦行，只慷慨地接受好天主分派給她的一切苦行。

---

[128]《靈心小史》（1940），第十二章，230-232 頁。參考《勸言和回憶》第 116 頁以及《最後言談錄》黃冊 18.5.4, 24.7.2, 23.8.4 及註 537。

（c）英勇而喜樂的克修

在上述的苦行中，還該加上她所忍受的被動性淨化，尤其是相反信德的誘惑，這信德還帶着愛情的創傷；而這創傷是她把自己奉獻給仁慈的聖愛後，天主對她的回應。在這種考驗的折磨中，「一堵高達天上的牆豎立了起來」；對此她唯恐褻瀆了天主，不敢加以描述，但她在寫自傳時，作了這樣的反應：

「主啊！祢的神聖的光照，祢的孩子完全了解，她替自己的弟兄們求祢寬恕，她甘願以痛苦為食，祢要她吃多久她就吃多久，她不願起身離開可憐罪人們的那充滿苦味的餐桌，直至祢指定她離開的那天……但她能以自己的名義，以及兄弟們的名義向祢祈求。『主啊，可憐我們吧！因為我們都是可憐的罪人！……求祢使我們成為義人，把我們遣送回去吧……使那些從未得到信德火炬光照的人，最終得見信德的光芒……』耶穌啊！被那些人弄髒的餐桌，如需要一個愛祢的靈魂來擦淨它，那麼我願獨自一人承受磨難，直至祢願意領我到祢光輝的王國為止。我只向祢求一個恩寵，就是永遠不讓我得罪祢！……

……雖然這考驗奪走我享用聖寵的一切快樂，然而我還能大聲說：『上主，祢所行的一切使我充滿喜樂』（詠九十二）。因為難道還有比為了祢的愛而受苦更大的喜樂嗎？……這痛苦愈深切，愈不為世人所見，就愈能使祢喜悅。我的天主啊！若連祢也不知道我的痛苦，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仍會高興地去接受痛苦，只要我能因此而阻止或賠補一個相反信德的罪過[129]。」

---

[129]《自傳手稿》，C，第6張正面至第7張正面。

上面的話使我們看到了神嬰克修的另一特點，這點是我們該加以強調的。小孩能力有限，不會走得很遠，也不會做出重要和艱難的行動，他只是由母親抱在懷裡，依靠母親的扶持。小德蘭若沒有好天主的愛，她便什麼也做不成，連愛也不能[130]。但是小孩有一種特恩，一種出自他軟弱本性的天賦，就是他的嬌柔和微笑。花莖愈嬌嫩，愈柔軟；花朵就愈嬌小，愈逗人喜愛。小孩燦然一笑，使他容光煥發，令人喜愛。有位詩人說：「小孩溫柔明亮的目光，使眾人的眼睛都明亮了起來」。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所具有的孩子般的嬌柔和微笑，是天主的愛在她的靈魂內不斷成長，經由超性的培養，並精細地加以洗煉而成就的。她的溫柔和微笑在她那表達愛情的臉龐上，不僅出色地抵消了她的無能，同時也明確地證明圓滿的愛在她身上已實現了。

聖女忍受痛苦並自作犧牲，如果可能，她還不願讓天主有所覺察，因為怕祂知道了會感到難過：

「她若在大熱天出汗，或在嚴冬時受凍，她便有這種可愛的想法，就是偷偷地快速擦掉臉上的汗或搓搓自己的手，好像要讓那位好天主沒有時間看得見[131]。」

當她作苦行的時候，就盡量在臉上堆滿微笑，使好天主被她的表情所矇騙，而「不知道我正在受苦[132]」。

難能可貴的是，她反而能歡樂地歌唱：

---

[130]《自傳手稿》，C，第12張反面。

[131]《勸言和回憶》，第58頁。

[132]同上。

「我就一邊撒花，一邊歌唱（怎麼能在歡樂地撒花時流淚呢？），即使我要到荊棘叢中採花，我還是要歌唱；而且那刺愈長愈尖，我的歌聲也愈悅耳動聽[133]。」

聖女只要好天主高興，別無他求，即使在天上也一樣：

「只要見到好天主高興，我就完全滿足了……一切都是為了讓耶穌高興，我不願為了要領受才去施予。

如果連好天主也沒有看見我的苦行——這當然是不可能的，我也不會難過；我愛祂極深，只想以我的愛和小犧牲使祂高興，最好不讓祂知道是我做的。讓祂知道，讓祂看見，就像要強迫祂來酬報我一樣。我可不願意讓祂這樣為難[134]。」

聽聖女以上的這些話，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們已離開應該探討的主題了。她這些話與那在心神黑夜中受苦的靈魂之呻吟多麼不同！我們能把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奉為處在心神黑夜中的靈魂應效法的榜樣嗎？小德蘭的柔美和微笑豈不是那在頂峰上、或只在高山上才綻放的雪地之花嗎？在翻閱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所寫的書信集時，我們證實了她在每個靈修階段都實踐了神嬰克修所包含的要點和特徵。她在進入加爾默羅會數星期後，寫信給聖心瑪利修女說：

「請妳祈求，使妳的小女兒始終是一粒小沙子，暗淡無光，人人都看不見，只有耶穌能看見。但願小沙子愈來愈小，小到不存在[135]。」

133《自傳手稿》，B，第4張反面。

134《最後言談錄》，黃冊 15. 5. 2; 11. 6. 1, 9. 5. 3。

1889 年 2 月，當聖女的父親病情加重時，她寫信給姊姊瑟琳說：

「親愛的小姊姊，我絕不抱怨耶穌給我們送來的十字架，我只是無法了解祂那無限的愛情為什麼這樣恩待我們。一定是我們親愛的父親深蒙耶穌所愛，才這樣受苦！……關於耶穌的愛，我還想了許多其他的事情，可能比這個還要強烈……受屈辱是多麼幸福啊！那是造就聖人的唯一途徑！……千萬不要放過耶穌給我們的考驗，這是一個有待開採的金礦，難道我們要錯失這良機嗎？……小沙子要在沒有快樂、沒有勇氣、沒有力量的情況下工作；雖然快樂、勇氣、力量有利於工作，但她只要用愛來工作[136]。」

不，神嬰小道不是為聖德完美的人所設想的道路，而是一條日日攀登的漸進道路。小德蘭的全德之完美實現，便在於：絕對的忠信、英勇地修德、感情的細膩，與動人的笑容，這些都是神嬰小道的傑出成果，而不是進入神嬰小道的條件。神嬰小道為所有的人靈敞開，尤其為那些被天主所擁有的人靈而敞開，他們在祂耀眼的光芒下，被祂攬在痛苦的擁抱之中。

聖女小德蘭知道如何為以上這些靈魂，就像為我們每個人一樣，認出並凸顯這項真理：在我們靈修生活中所顯示出來的一切，其中包括各種官能的活動、各種痛苦、感受，即使是超性的感受，

---

[135] 致聖心．瑪利修女書信，1888 年 5 月，12-20。

[136] 致瑟琳書信，1889 年 2 月 28 日。

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天主所給予的愛和祂崇高而有效的行動。不錯，這正是福音的基本真理。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功德就在於她能以天才般小孩的純真，把這真理從其他聖訓中抽離出來，並以小孩英勇的信賴心，把這真理活了出來。純真和英勇是天主的仁慈賜予她的兩種恩寵，也是她的克修和她以神祕大師聖十字若望的教導為堅實依據的靈修方法所結出的果實。

這是處在心神黑夜中的人，為獲得天主在此時為他所準備的全部恩寵，所應活出來的真理。願他懷著謙遜、平靜的望德，全心將自己交託給聖神向他吹拂的熱情氣息；願他懷著慷慨自謙的神嬰克修精神，全心全力配合那扶持他與折磨、淨化他的聖寵。這就是聖神期待於人靈的合作，為了使祂那正在人心中進行的再生工作得以進展。

第五章

黑夜中的援助與典範

> 耶穌是我們再好不過的伴侶，我們絕不能離開祂，而且我認為與祂的至聖母親為伴，也同樣重要[1]。

人在黑夜中前進，並努力在死亡的焦慮中堅持望德，他有權利在天主折磨他、淨化他的行動以外，尋找別的援助嗎？別的援助是否只會消除這對他有益的黑暗之夜？是否會中止望德的淨化？因為唯有靠天主，淨化才臻於完美。這正是我們問題之所在。我們將藉闡述以下的論點來解決這個問題：

天主在祂與人類之間安排了中保，中保的行動對人類心靈生活的任何時段都永遠具有普世性及恆定性。我們有兩位中保，就是至尊大司祭耶穌與聖寵之母瑪利亞。他們的行動對那處在心靈黑夜中的人尤為重要，他們的介入在此時期也更為積極；在這黑夜的幽暗中所要進行的行動則需要採取特殊的方式。

一、耶穌基督：司祭和祭品

㈠在第六住所必須向基督求援

[1] 〈第六住所〉，第七章，992頁。

聖女大德蘭的靈修全然以基督為中心。如果除去這一特點，不僅歪曲她的靈修學說，甚至將之徹底摧毀。聖女在她的著作裡，無時不強調尋找耶穌並與祂結合的必要性[2]。她不知人們祈禱時怎麼能不跟基督在一起。收心的靜禱是聖女最有代表性的靜禱方式，其特性就是把官能收斂在靈魂內，以能在靈魂深處尋找耶穌基督，並陪伴在祂身邊[3]。

聖女大德蘭宣稱，尋找基督不僅在靈修初期是必要的，而且在靈修生活的每個階段都是不可少的：

「這種與救主耶穌為伴的靜禱方法，對處於任何情況中的人都是受益無窮的。要在第一級靜禱中求進步，要想很快地進入第二級靜禱，這是非常可靠的方法。對最後幾級的人，為了防止魔鬼的誘惑，這個方法也是無往不利的[4]。

大家都應以這種靜禱方法開始，繼續進行，直至結束。在吾主高抬我們至其他超性事物之前，這是一條絕佳、又絕對可靠的道路[5]。」

如果聖女自己沒有針對此問題，把先前爭論過的論點[6]，在第六住所內又熱烈地重提，我們本可以滿足於以前的闡述而免去贅

---

[2] 參閱本書，第一部〈緒論〉；第五章，〈好耶穌〉，第125頁。

[3] 參閱本書，第二部〈入門階段〉；第四章，第286頁。

[4] 《自傳》，第十二章，117 頁。若要知道聖女大德蘭對這端道理的各種論述，可見《自傳》，第十二章，第二十二章；《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靈心城堡》，〈第六住所〉，第七章。

[5] 《自傳》，第十三章，130頁。

[6] 同上，第十二章，第二十二章；《全德之路》，第二十八章。

言。然而，正是因為在心神的黑夜中，所以這個問題的尖銳性就完全顯露出來了。此外，雖然思想上的爭論在今天早已停息，而且聖女大德蘭的理論已為眾人所接受，但是這個問題在應用上的重要性仍不容忽視，因此我們要跟隨聖女大德蘭之後，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以便更為明確地陳述她的論點，並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

1. 基督中保之普世性

在我們被救贖和回歸天主的工程中，耶穌基督是普世性的唯一中保，這是基督教義的基本信理。這項真理早就是宗徒宣講要理中的主要信條，我們在宗徒大事錄所記載的宗徒們的講詞中就可以找到證據。

聖神降臨後幾天，聖伯鐸在人民首領的議會中，勇敢地起來慷慨陳辭：

「你們各位和全以色列的百姓！你們要知道，全憑你們所釘死，而天主從死者中所復活的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字，這個站在你們面前的人被治好了。祂就是被你們這些匠人所棄而不用的石頭，現在成了屋角的基石。除祂以外，無論憑誰，絕無救援，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字，使我們賴以得救的[7]。」

聖保祿把這項真理作為他所宣講道理的關鍵點：

「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的天主和父受讚美！祂在天上，在

[7] 參閱宗四 10-12；二 12-36；三 12-16 等。

基督內，以各種屬神的祝福，祝福了我們，因為祂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為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的；又由於愛，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8]。」

萬物遭人類犯罪破壞後，天主就是在基督身上，藉著基督，使萬物恢復了元氣，建造了新的建築物，這是仁慈天主的工程。這個新建築物不是別的，就是基督的生命與恩寵在人靈內擴展到圓滿的境界。

「富於慈悲的天主，因著祂愛我們的大愛，竟在我們因過犯死了的時候，使我們同基督一起生活……

所以，你們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而是聖徒的同胞，是天主的家人……而基督耶穌自己卻是這建築物的角石，靠著祂，整個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在主內成為一座聖殿；並且藉著祂，你們也一同被建築，因著聖神，成為天主的住所[9]。」

天主在基督內的這個永恆計畫，因耶穌的祭獻與傾注寶血而得以實現。這是與上面第一項真理密切相關、不可分開的：

「天主要藉著祂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著祂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10]。

我們就是全憑天主豐厚的恩寵，在祂的愛子內，藉祂愛子

---

[8] 弗一 3-5。

[9] 弗二 4-5, 19-22。

[10] 哥一 20。

的血，獲得了救贖和罪過的赦免[11]。

……我們靠著耶穌的寶血得以進入聖殿，即進入由祂給我們開創的一條又新又活，通過帳幔，即祂肉身的道路[12]。」

不必再加上別的引文了，其實聖保祿宗徒的教誨中處處都有這端道理：基督以祂那淨化我們的寶血實現了祂普世性、必要性的中保使命，使我們得以進入祂心靈的聖殿，並使我們與天父結合。因此心靈的更新全靠基督寶血的有效作為。

「連你們也一樣，從前與天主隔絕……可是現今天主卻以祂聖子血肉的身體，藉著死亡使你們與自己和好了，把你們呈獻在祂跟前，成為聖潔、無瑕和無可指摘的[13]。」

宗徒的教誨是教會信理的基礎，用以說明延伸自加爾瓦略山祭獻的彌撒聖祭的價值，以及以領聖體參與聖祭的功效。基督在祭壇上是以不流血的方式重獻祂的祭獻。基督徒就應當參與彌撒，並表明其意願，即藉領受被祭殺而又復活的耶穌基督，來分享聖祭的果實。否則，他就不是具有基督生命的基督徒。

我們若想得救，就必須堅信基督和祂聖祭的價值。我們唯有靠這信德，才可能獲得生命更新的效果。聖保祿寫信給哥羅森人說：

「你們既因聖洗與祂一同埋葬了，也就因聖洗，藉著信德，即相信使祂由死者中復活的天主的能力，與祂一起復活了[14]。」

---

[11] 弗一 7。

[12] 希十 19-20。

[13] 哥一 21-22。

[14] 哥二 12。

這端真理，在保祿宗徒的其他書信中，尤其是在致羅馬人的書信和致希伯來人的書信中，他以更有力的口吻加以肯定[15]。他在致羅馬人的書信中這樣寫道：

「但是如今，天主的正義在法律之外已顯示出來；法律和先知也為此作證：就是天主的正義，因對耶穌基督的信德，毫無區別地賜給了所有信仰祂的人……

……因為我們認為，人的成義是藉著信德，而不在於遵行法律[16]。

我們既因信德成義，便是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與天主和好了[17]。」

保祿宗徒在致希伯來人的書信中，告訴我們舊約中那些偉大的先祖和先知如何因信德成義後，便作結論說：

「所以，我們既有如此眾多如雲的證人圍繞著我們，就該卸下各種累贅和糾纏人的罪過，以堅忍的心，跑那擺在我們面前的賽程，雙目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18]。」

2. 基督中保在第六住所更為重要

基督是中保的道理既然如此明確，是否還容許人認為在靈修生活的特定階段，那最嚴厲的階段，亦即心神淨化的階段，為了更快

[15] 羅三至四章；希十至十二章。

[16] 羅三 21-22, 28。

[17] 羅五 1。

[18] 希十二 1-2。

地奔赴與天主結合的境界，靈魂有權利，甚至有義務，不再明確地求助於基督耶穌嗎？這正是聖女大德蘭與當時反對她的人所爭論的問題。

反對者所依據的事實是，與天主結合純屬靈性的事，這時靈魂早已越過了利用可感覺的事物上升到天主那裡去的階段，他們堅決認為，在這靈修生活的崇高領域裡，再依恃基督的人性將是浪費時間的，而且會不進則退。要與天主結合，唯一有效的方法就是擺脫一切，超越一切，只把自己交由天主來親自掌控。

這些靈修家為了證實他們的話，便引述耶穌在受難前親口對宗徒們所說的話：「我去為你們有益，因為我若不去，護慰者就不會到你們這裡來；我若去了，就要派遣祂到你們這裡來[19]。」按照基督自己的話來說，基督人性的臨在，將阻礙天主完全圓滿地降來。

我們知道聖女大德蘭對這些論斷的反應。她在這些看似頗有學問的靈修學家面前，始終保持著自己的謙虛和對他們的尊敬。那麼，她在這些權威面前是否有時也讓過步？她對此還感到萬分懊悔呢[20]！如今，當她在寫《靈心城堡》時，她的見解已經成熟了。她極其有力地肯定自己的想法，並逐漸形成了眾人都能接受的理論。她寫道：

「我在其他地方已詳細談論過這個問題；不錯，有人批評過我的看法，說我對這問題並不了解。他們說，這是吾主親自引導人靈要走的道路，對那些已超越靈修初級階段的人來說，

[19] 若十六 7。

[20]《自傳》，第二十二章，221-222 頁。

最好是專心於靈性的事物，而躲避形體的事物。但是，我絕不能同意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我可能犯錯，也有可能我們說的其實是同一件事。然而我知道，魔鬼要藉此把我引入歧途。經過這樣一段經歷以後，我現在要再次提醒你們我以前就此問題對你們曾多次說過的話，好叫你們小心提防。我甚至敢對你們說，要是有人和我意見不同，千萬別相信他的話[21]。」

聖女明確地指出，求助於基督的人性是什麼意義。當然，在這些靈修生活的領域裡，靈魂並不常能享有基督的臨在。

「當天主要中止靈魂的官能之一切活動時——就如我們談到各種靜禱方式時所提到的情況，即使我們想留住耶穌人性的臨在，也是不可能的。雖然這對我們來說，是剝奪了對祂臨在的享受，但是這樣也很好。蒙受這損失是有福的，因為我們因此能更珍惜失落的對象；靈魂那時就全心去愛理智所尋求的天主；愛他所不能理解的天主，享受那位他只有拋棄自我才能全部享有的天主。然而，我再說一遍，正因為他失去了自我，就能在重新獲得自我中更豐富。若說我們自己刻意運用精力和技巧，全力去避免耶穌至聖人性的臨在，我再說一遍，我認為這是不對的。當然，但願天主樂意使我們常能享有耶穌人性的臨在[22]。」

聖女大德蘭所譴責的就是這種遠離耶穌至聖人性的態度，甚至

[21]〈第六住所〉，第七章，985-986頁。

[22]《自傳》，第二十二章，225頁。

這種努力，因為這樣在靈修生活中會產生最不幸的後果：

「依我看，許多靈魂之所以在達到結合性的靜禱以後，就不能再進步，而且得不到心神上更大的自由，其原因就在於這個錯誤的觀念[23]。」

她在《靈心城堡》中，把這些後果說得更加嚴重：

「我不相信這些人能按他們所說的去做；我似乎覺得他們連自己也不明白；因此他們害己又害人。至少我可以保證，他們進不了最後兩個住所（第六和第七住所），因為他們失去了好耶穌這位嚮導，就找不到進入這些住所的路；如果他們能安穩地住在以前的住所內，便已經算很不錯了[24]。」

放棄基督耶穌，就是關閉登上靈修生活高峰的通道；這樣很難讓人享受到剛出現在第四住所和第五住所內所特有的神祕生活，而沒有危險。這實在是靈修生活中的一大敗筆。

聖女用缺乏謙德來解釋這一敗筆：

「靈魂在天主尚未提拔他之前，自己就想高升……這種謙德方面的小缺點，看來算不了什麼，然而會給那要在靜觀中求進步的靈魂，造成莫大的傷害……

天主十分樂意見到一個靈魂謙遜地以祂的聖子為中保，而且熱愛這位中保之深，即使天主要把他提拔到十分崇高的靜觀

---

[23]《自傳》，第二十二章，222頁。
[24]〈第六住所〉，第七章，987頁。

境界，他也會認為自己是不配的……[25]」

靈魂缺乏謙德，也就失去了必要的依靠：

「走這條路的人，就像腳下踩空一樣。因為，即使自以為充滿了天主，但已失去了依靠[26]。」

然而造成這種錯誤和悲慘結果的原因，也許來自心靈的貪求，這種貪求往往伴隨著最初的神祕生活經驗而來。我們還是來聆聽聖女大德蘭對我們所說的知心話：

「從我剛開始有一點超性的靜禱——即寧靜性靜禱——的經驗，我就全神貫注於在思想上遠離一切有形的事物；但我並不敢期盼更高的境界，因為我知道那過於狂妄，因為我的生活還是那麼不完美。然而，我似乎感覺到天主的親臨，而祂的臨在是那麼真實。於是我屏息凝神地陪伴著祂。這是充滿甘飴的靜禱……靈魂在其中享受著無比的神樂。我既然感到這樣的神益和神樂，那時誰也休想使我再回去默想耶穌的至聖人性，因為我當時確實認為那是一種障礙[27]。」

聖女在《靈心城堡》中承認：

「當時我曾不再喜歡用那麼長時間來想吾主耶穌基督了；我全心使自己仍處在沉醉之中，期待重新享受那無比的神樂。

---

[25]《自傳》，第二十二章，226-227頁。

[26]同上，225頁。

[27]同上，221頁。

但是我清楚地看出，這條路是不對的。既然我不能常常享有這樣的神樂，我的思想就東飄西蕩，靈魂也如小鳥一樣飛來飛去，不知在何處棲息，只浪費了許多時間[28]。」

在靈修上有聖女那樣細膩感覺和謙遜心態的人確實不多。因此，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少靈魂錯誤地沉醉於寧靜性的神樂中，或用較現代的話來說，他們會被黑夜中充滿神味的昏暗所矇蔽。他們以為已見到了頂峰，其實那只是途中的補養，為了能走更遠的路。他們對那種寧靜的重視和渴望，阻礙她們將之捨棄，好能重新虛心地尋求基督耶穌。誠如聖女大德蘭所指出，這種錯誤已使他們很難留在寧靜領域內，更何況因而封閉了進入更高境界的道路。因為若要更上層樓，就必須更徹底地捨棄，同時也要明確地尋求基督耶穌的援助。

至於那些被提出來證明應該放棄基督耶穌的論證，聖女大德蘭明白表示是不能容忍的：

「不錯，有人引證吾主對宗徒們說過的話：『我去為你們是有益的』。而我，我絕不接受這種異議。當然吾主沒有對祂的至聖母親說過這樣的話，因為聖母在信德上是堅定的，她知道耶穌是天主又是人。儘管聖母比宗徒們更熱烈地愛耶穌，然而她要愛得如此完美，以至耶穌在世的人性對她仍是一種幫助與激勵。宗徒們當時的信德當然不及以後堅強，而現在我們的信德也應該是堅強的[29]。」

---

[28]〈第六住所〉，第七章，993頁。

[29]同上，992-993頁。

基督的離去消除了祂那可感覺到的臨在，這應該會打開宗徒們的心目，使他們看到祂過去一直隱藏著的天主性。耶穌的離去，使他們的信德更完美、更明晰，因為他們發現了祂內在的一切，即祂的天主性和人性，以及祂中保的地位。基督耶穌之所以從他們的視覺上消失，就是要使自己完整的位格彰顯出來。

再說，基督的離去，是出於祂自己使命上的需要，也是聖神有待完成的使命之需要。聖神要來支援宗徒們，並成立教會。然而我們不能把耶穌的離去和聖神的降臨看作是互相排斥、互相替代的兩件事。聖神是聖子的神，也是聖父的神。耶穌藉著聖神對我們說，祂要同我們在一起，直至世界末日[30]。聖神降臨不是為了代替耶穌，而是為了建立基督的奧體，以祂寶血的功勳，把祂的生命分賜給祂所有的肢體。等到基督奧體增長到成人完美的身材，而祂的光榮擴大到天主自永恆就預定了的要求時，聖神的大功才告完成。

聖神在人的靈性的成長中降臨，就像在教會的發展中降臨一樣。聖神的明亮而熾熱的庇蔭之火遮隱了基督耶穌那使人可感覺到的臨在。心神的黑夜就是耶穌隱而不見，是最痛苦、最黑暗的時候。聖神的熾熱之火使黑夜產生，這無非是為了使人的信德更純全，使人更深入基督的奧祕，而與祂完美地結合。人們藉口耶穌消失不見，就遠離耶穌，把聖神的行動與基督的行動互相對立起來，擺脫其一，好使另一個更有效率，這是曲解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是採取全然反基督信仰的態度；他們離開了基督，聖神的行動因而徒勞無功，因為基督是聖神行動的起始和終結。

我們最多只能承認，只有那些不知道基督的存在或其必要性的

[30] 瑪二十八 20。

教外人士，才需要這位中保的隱性援助。但靜觀的基督徒若不知道需要基督中保的援助，那是不可原諒的。基督徒在靈修生活中的每個階段，都該明確地走向基督耶穌。在這心神的黑夜裡，他更應努力求得中保的援助，以能克服種種特殊的困難，因為沒有比這時候更需要求助於基督的行動了。這正是實現淨化和結合的最佳時機，而淨化和結合就是基督的中保和救贖這兩種特有功效。基督的寶血是我們贖罪的代價；唯有依靠祂的聖血，因罪惡而分離的天上和地下，才得以重新合一[31]。這些更強有力的效果，只有以更深的信德、更持久地求助於基督和祂聖血的功勳，才能獲得。要切實奉行保祿宗徒致希伯來人書信中的勸告，這正是時候：

「我們既然有一位偉大的，進入了諸天的司祭，天主子耶穌，我們就應該堅持所信奉的真道，因為我們所有的，不是一位不能同情我們弱點的大司祭，而是一位在各方面與我們相似，受過試探的，只是沒有罪過。所以我們要懷著依恃之心，走近恩寵的寶座，以獲得仁慈，尋到恩寵，作及時的扶助[32]。

假如公山羊和牛犢的血，以及母牛的灰燼，灑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可淨化他們得到肉身的潔淨，何況基督的血呢？祂藉著永生的神，已把自己毫無瑕疵地奉獻於天主，祂的血豈不更能潔淨我們的良心，除去死亡的行為，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33]」

---

[31] 弗一 10。

[32] 希四 14-16。

[33] 希九 13-14。

聖女大德蘭補充聖保祿的思想，作結論說：

「至於我們這些生活在能壞死的肉體中的人……我們需要與那些和我們一樣有肉體，且為侍奉天主已完成了豐功偉業的聖人們為伴；我們當然更不該主動地離開吾主耶穌的至聖人性，因為祂的至聖人性是萬善萬美的，也是一切罪惡的良藥……人生是漫長的，一生中的考驗也不少，我們需要瞻仰我們的典範基督，看祂是如何接受考驗的，也可以觀察祂的宗徒和聖人、聖女們，以便效法他們而完善地接受種種考驗。耶穌是我們再好不過的伴侶，我們絕不能離開祂，而且我認為與祂的至聖母親為伴，也同樣重要[34]。」

3. 耶穌，黑夜裡的完美典範

尤其是在心神的黑夜裡，我們只能在基督耶穌身上，才能找到自己需要效法的完美典範，以能在淨化的考驗中獲益。基督受難時內心的痛苦與心神黑夜的痛苦極其相似，因此聖十字若望就大量選用教會引用在基督受難上的舊約先知預言，來描述心神黑夜的痛苦。

基督是承擔世罪的羔羊，祂的苦難是由罪惡的破壞性暴力攻擊祂那受天主性祝聖的人性所造成的；在祂的人性方面，凡能受傷和死亡的，無不被這罪惡的暴力所壓倒。心神的黑夜也是這敵對雙方的決鬥所造成的，因為天主進入人靈的愛與深深扎根在人靈中的罪惡也是互相對立的。當然在人靈所領受的愛與耶穌基督的天主性傳

---

[34]〈第六住所〉，第七章，986-992頁。

油祝聖之間，在人靈所犯的罪與天主羔羊所承擔的罪之間，都是不可等量齊觀的。但出現的是同樣的暴力，其所造成的痛苦，即使不是同樣強烈，至少也是相似的。

耶穌在這鬥爭中，顯示出我們應抱持的態度。天主的羔羊在革責瑪尼山園中呻吟，但是祂的呻吟和哀求免除苦難的祈禱，在把自己徹底交付給天父的旨意時，就停息了。祂沉默不語。祂的堅忍在祂對天父和眾靈的熱愛及必勝的信心下，得到了加強。在苦難重重、默默無言的堅強者耶穌身邊，黑夜裡的人靈也要在堅忍與望德中保持沉默與堅定。「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祂的光榮嗎？[35]」。「沒有徒弟勝過師傅的[36]」。「跟隨我的，絕不在黑暗中行走[37]」。「當我從地上被舉起來時，便要吸引眾人來歸向我[38]」。這些聖訓在黑暗裡散發著光芒，而使人靈感到踏實、篤定。

「雙目常注視我們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39]」，靈魂就被祂吸引，進入祂苦難的過程中，並參與祂的奧蹟。的確，基督耶穌降生的奧蹟，是在救贖的奧蹟之前，唯獨祂的痛苦才具有救贖的價值。對我們罪人來說，有淨化效果的痛苦，是為將來與天主完美地結合作準備。天主的羔羊是純潔的，祂是除免世罪的祭品；而人靈處在黑夜裡，所背負的是自己的罪惡，並為此而受苦。那麼，這時人靈所受的苦不也有贖罪價值嗎？這一點，誰會否認呢？不論如

[35] 路二十四 26。
[36] 瑪十 24。
[37] 若八 12。
[38] 若十二 32。
[39] 希十二 2。

何，在此領域裡，靈魂在罪惡的重擔下，只有與神聖的祭品親密地契合，得到祂的支援，才能堅持下來。

靈魂需具有這種與主的親密契合，才能保有深入且持久的目光，才能從基督耶穌痛苦的聖容汲取天主的愛，因而明白所受折磨的意義和價值，促使自己的靈魂與祂相似並彼此相契。保祿宗徒說：「你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40]」。基督徒的成全就在於與基督相似並彼此相契。我們的主基督被釘在粗糙的苦架上，牢牢地固定在我們罪惡的土地上。在這淨化和轉化的決定性時期，我們若遠離這位神聖的典範，便會在靈修途中迷失方向，捨棄了使我們的官能自然昇華的機會，更捨棄了以耶穌為典範的基督徒全德。

4. 諸聖的榜樣

我們在聖人、聖女身上讚嘆他們所獲致的深邃靈修革新成果；然而聖人、聖女們所尋求的，無非就是在基督的痛苦奧蹟中與祂深深相契。

尼苛德摩當時可曾明白耶穌與他談到的人的再生、人子的降生、和光榮十字架這三種奧蹟之間的密切關係？不論如何，當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時，尼苛德摩因所受的光照和恩寵的激勵，挺身而出，並勇敢地從耶穌的苦難聖死在他心中所開啟的生命源泉中，汲取了光照和行動的力量。

我們在聖保祿宗徒身上，也看到了聖寵同樣的行動，他又何等

[40] 斐二 5。

豐富地闡明了這行動。受苦又光榮的基督把他擊倒在前往大馬士革途中。他把自己與基督初次相遇時所領受的充滿光照和熱情的傷口，保存了下來，並逐漸使之擴大，這使他愈來愈明白基督的奧蹟與被釘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奧蹟，原來這位基督是「天主賜給我們的智慧、正義、聖化者和救贖者[41]」。

就是這位保祿，他

「……原是一切聖徒中最小的，竟蒙受了這恩寵，得向外邦宣佈基督那不可測量的寶藏，並光照一切人，使他們明白，從創世以來，即隱藏在創造萬有的天主內的奧祕……[42]」

因此，保祿宗徒就陳述出這上智的多種面向和對立面，凸顯出這智慧所給我們帶來的無限豐厚希望，並揭示出這永恆上智與基督是密不可分的，同時顯示出從十字架上的基督汲取智慧源泉的必要性。至於他自己，他不要

「……知道別的，只要知道耶穌基督，而且是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這為猶太人是絆腳石，為外邦人是愚妄，但為那些蒙召的，不拘是猶太人或希臘人，基督卻是天主的德能和天主的智慧[43]。」

這種與基督及天主上智的結合，曾是聖十字若望——這位宣講捨棄一切的大師——的親身體驗。當他談到「門和路的奧祕，亦即

[41] 格前一 30。
[42] 弗三 8-9。
[43] 格前二 2；一 23-24。

基督的奧秘，因為要和天主結合非經過祂不可[44]」，談到以基督為榜樣時，他為此作證的話就充滿了智慧的恩澤。他指出，與主結合的道路，就是徹底的貧乏；在這道路上，基督就是「我們的光明和典範[45]」。

聖人在《靈歌》中，讚揚人們在基督的奧祕中找到並認識了天主的智慧。

「這深邃的岩洞便是天主智慧的種種卓越又高深的奧祕，這奧祕在基督內彰顯出來……那存在於基督內的寶藏是無窮無盡的！這就好比蘊含著無數資源與無限富饒的礦藏；人們盡力掘取，總是掘不完：不僅如此，在每一礦層裡，到處都蘊含著新的寶藏；因此聖保祿談到基督時說：『因為在基督內蘊藏著天主的智慧和知識的全部寶藏[46]（*In quo sunt omnes thesauri sapientiae et scientiae Dei absconditi*）』。」

這位神祕學大師接著說：

「然而，誠如我們以前所說過的，靈魂若不先有深刻的內在和外在痛苦的歷練，就不能進入、更不能獲取那蘊藏在基督內的寶藏[47]。」

對這種種奧祕的認知，既是真實的愛情所結出的果實，也是經

---

[44]《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六章，124頁。

[45]同上，123頁。

[46]哥二3。

[47]《靈歌》，第三十六詩節，880-881頁。

歷痛苦的經驗所得到的賞報。心神的黑夜既增長愛情又承受痛苦，不僅不使人遠離基督，反而奇妙地把人引進那蘊藏著奧祕的深邃岩洞之中。這便是聖十字若望所教導內容的結論。

我們可以援引許多聖人、聖女的見證來說明這端道理，然而我們還是再來看看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因為她活生生的教導始終是那麼切合實際又吸引人心。

凡談到神嬰小道的人，諒必不會忘記這條小道是以基督耶穌為軸心的。為了要「登上全德的艱難梯子」，她便尋找那能替補自己弱小的電梯；而終於有了可喜的發現：「耶穌啊，把我提升到天上的電梯，就是祢的雙臂！[48]」。

只有耶穌才能把小孩帶進至聖聖三的奧祕之中，聖女在給聖心瑪利修女的書信中說：

「天主聖言啊！祢就是我深愛的崇高山鷹，祢不斷吸引著我！……可欽可敬的山鷹啊，希望有一天，祢來尋找祢的小鳥，帶着牠一起上升到聖愛的暖窩，並把牠永遠投入那燃燒着聖愛之火的深淵，因為牠已將自己奉獻為聖愛的祭品了[49]。」

小德蘭剛進加爾默羅會，取名耶穌聖嬰德蘭時，就把吾主的童年作為自己的「王國」。吾主童年的奧蹟對年幼的她和她所蒙受的恩寵是再貼切不過的了！然而，這對她還不夠。耶穌已使她看清祂從十字架聖傷中流出來的寶血所具有的價值，於是她決定「以心神站立在十字架下，來盛接這滴下來的神聖甘露……將之灑向眾靈

[48]《自傳手稿》，C，第3張正面。
[49]同上，B，第5張反面。

[50]」。

聖女在加爾默羅會裡，還要更深地進到耶穌苦難奧蹟的寶藏之中。在她修道生活剛開始時，除了內心神枯的痛苦和嚴厲的培育之苦外，在穿會衣（1889 年 1 月 10 日）後，又遭遇到那打擊她全家人的嚴重考驗：父親因腦中風於 1889 年 2 月住進療養院。

「我受苦的願望已完全得到滿足，然而我對痛苦的渴望始終不減。我的靈魂就很快也分享到我心裡的痛苦。神枯已成為我的每日食糧，毫無神慰；然而我是受造之人中最幸福的，因為我的一切心願都已成真！[51]。」

在這之前數個月，她似乎已開始發現耶穌聖容的奧祕：

「在那以前，我還不知道蘊藏在聖容內的珍寶有多深；親愛的院長，是您使我學會認識聖容的寶藏的[52]。」

這是天主上智給她的啟示，為了使她準備好接受新的考驗，以便更深入地進入聖容的奧祕中。1889 年 1 月 10 日，穿會衣的那天，小德蘭在給她的初學同伴耶穌．曼德修女（Soeur Marthe de Jésus）寫信時，首次署名「耶穌聖嬰聖容．德蘭修女」（Soeur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 de la Sainte Face）[53]；三個月以後，4 月 14 日寫信給瑟琳，與她談到她們的考驗時，於信末寫道：

---

[50]《自傳手稿》，A，第 45 張反面。

[51] 同上，A，第 73 張正面和反面。

[52] 同上，A，第 71 張正面。

[53] 致瑪爾大修女書信，1889 年 1 月 10 日。

「耶穌熱愛我們……請看祂可敬的聖容吧！請看祂暗然低垂的雙目！請看祂的傷痕！……請看祂的聖容……妳處處可以看到祂多麼愛我們[54]。」

1890 年 7 月 18 日，她又寫信給她的小姊姊：

「瑟琳，很久很久以前……先知依撒意亞的心靈就已經和我們的心靈一樣，沉浸在耶穌那隱藏的俊美之中[55]……」

她在信中附上了抄寫自依撒意亞先知書五十三章 1 至 5 節的經文，在這段經文中，先知所描述的，是上主僕人的痛苦容貌[56]。

從這時期起，耶穌聖容就呈現在她的眼前，直至她生命終了。她在詩歌中詠唱聖容道：

---

[54] 致瑟琳的書信，1889 年 4 月 4 日。

[55] 同上，1890 年 7 月 18 日。

[56]「有誰相信我們的報導呢？上主的手臂又向誰顯示了呢？祂在上主前生長如嫩芽，又像出自乾地中的根苗；祂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可使我們瞻仰；祂沒有儀容，可使我們戀慕。祂受盡了侮辱，被人遺棄；祂真是個苦人，熟悉病苦；祂的面容隱藏不露，好似遭人蔑視，因而我們都以祂不算什麼。然而祂所背負的，是我們的疾苦；擔負的，是我們的疼痛；我們還以為祂受了懲罰，為天主所擊傷，和受貶抑的人。可是祂被刺透，是因了我們的悖逆；祂被打傷，是因了我們的罪惡；因祂受了懲罰，我們便得了安全；因祂受了創傷，我們便得了痊愈。」（依五十三 1-5）。
與依五十三 1-5 連結在一起的，還有依六十三 1-5、默七 14-15、雅歌中的幾節詩句，以及聖十字若望《靈歌》第八詩節（見《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書信集》159-160 頁）。這些文字都與耶穌的苦難有關，也明示靈魂在受苦的基督前所應有的態度。

耶穌，祢那無可名言的肖像
是明星，指引我前進的方向；
祢完全知道，祢那溫柔的面容
就是我世上的天堂。
……
祢那刻意隱藏下的俊美，
向我揭示其全部奧祕。
……
祢的聖容是我唯一的故鄉，
是我愛情的王國，
我每日溫暖的太陽，

是我的安息，我的溫馨，
是我悅耳的豎琴弦音……
……
祢的聖容是我的唯一珍寶[57]。

聖女也曾親撰自獻給聖容的禱文[58]，在敕封她為真福的證詞中，我們讀到：

「耶穌聖容是小德蘭的明鏡，祂在鏡中瞻仰她至愛者之心靈和聖心。耶穌聖容就是她的默想書，她從中汲取愛的學問……

她總是把聖容像放在面前，不論是在默想書內還是祈禱的

[57]《詩集》，〈我在地上的天堂〉，第20首。
[58]禱文〈自獻於聖容〉，第12禱文。

座位上。她患病時，就把聖容像掛在床帳上；看著耶穌聖容，就能幫助她忍受長期的致命之苦[59]。」

聖女在逝世前數週，親口說：

「我對耶穌聖容的虔敬，也可以說，我對祂的全部孝愛，是建立在依撒意亞的這幾句話上：『祂沒有俊美，也沒有華麗，可使我們瞻仰，祂沒有儀容，可使我們戀慕。祂受盡了侮辱，被人遺棄；祂真是個苦人，熟悉病苦；祂的面容隱藏不露，好似遭人蔑視，因而我們都以祂不算什麼[60]』。我也甘願沒有俊美，沒有華麗，獨自一人踏著酒醡[61]，被一切受造之人所輕視[62]。」

由此可見，在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靈修生活中，瞻仰耶穌聖容占著多麼重要的地位，在她邁向轉化性結合時，她所作的痛苦、關鍵性的攀登，步步都唯耶穌聖容是瞻。

在這時期，內在的黑暗並未遮掩耶穌的聖容，恰恰相反，在這受考驗的黑夜裡，有一天耶穌的聖容會出現：聖容就是神聖的太陽，祂將驅散黑夜裡那令人痛苦的黑暗。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以她忠貞的細心，保存並培養著神貧，並視之為只寄望於天主的至寶，她認為戀慕至愛者的聖容，不僅不會使神貧失色，還有助於她在地下道裡前進：

---

[59]《真福品案摘要》，第 280 頁。

[60] 依五十三 2-3。

[61] 依六十三 3。

[62]《最後言談錄》，黃冊 5. 8. 9。

「那裡不冷也不熱，沒有日曬，也沒有風吹雨打。在那裡，我只見到半遮著的光，那是由我淨配聖容上低垂的雙目四周所發出的光[63]。」

在這半隱半現的光亮中，她不斷找到忍耐、安慰、謙遜和日益熱烈拯救人靈的熱忱。她寫道：

「我們怎麼可以抱怨呢？既然耶穌自己也被人視為一個被天主擊傷和羞辱的人！

祂那『神聖的魅力』使我的靈魂為之傾倒，我每天時時刻刻從中得到安慰！耶穌聖容上的淚珠，是安慰我的微笑！[64]。」

小德蘭的心靈確實是在耶穌聖容的光照下長大，而且擴大到整個宇宙。

「這移植到加爾默羅山上的小花，理當在十字架的蔭庇下綻放；耶穌的淚水和寶血成為小花的甘露，而她的太陽就是那以淚水遮面、可欽崇的聖容……[65]」

耶穌的聖容是生命的源泉，是該效法的典範，是小德蘭的至寶，是她在與耶穌締結婚約時，耶穌給她作為嫁妝的王國，使她在自己靈魂內實現全部的神聖美儀聖德。因此她這樣吟詠：

---

[63] 致耶穌．依尼斯修女書信，寫於發願前避靜時，1890年8月30-31日。

[64] 致瑟琳的書信，1890年7月18日。

[65]《自傳手稿》A，第71張正面。

「祢的聖容是我的唯一珍寶，
此外我什麼也不想要。
我不斷把自己隱藏其內，
耶穌，我要像祢一樣，
請把祢那充滿溫柔的
神聖美儀銘刻在我身上，
我就即將成為聖人，
吸引人心向祢皈依[66]。」

聖女動人地、明智地證實了這端道理：受難的基督是靈魂在黑夜幽暗中痛苦地行走時的最佳伴侶。因此靈魂應當依附於祂，並從祂聖傷的泉源中汲取所湧現出來的光照和生命。

仍有一個問題有待解決，這問題對於反對大德蘭的人來說，可能是最重要的。

㈡如何向耶穌求援？

1. 疑難

那些反對聖女大德蘭的人辯駁說，人靈不可能依戀基督的人性；他們以這理由來使他們那故意遠離耶穌人性的主張合理化。聖女這樣說明他們的意見：

「按照這些作者的意見，靜觀是純屬心神方面的事，一切

[66]《詩集》，〈我在地上的天堂〉，第20首。

有形體的圖像都能對之加以干擾或阻礙。因此我們應當設想自己完全被天主包圍，深深地處在祂之內。根據他們的主張，這就是要達到的目標[67]。」

的確，人靈被提昇到了靜觀的境界以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以默想和推理來作靜禱了。聖十字若望就以此作為感官黑夜開始的標記：

「第三種標記……就是無論如何努力，都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只憑感官和想像來進行默想和推理。因為天主這時開始親自與靈魂交往，不再如以前一樣以感官為管道，或用推理的方法來組合或編排內容，而是藉著純心神的方法，其中毫無連續性的推理作用。祂只以單純的靜觀與靈魂交往；在這靜觀中，屬於低層次的內、外感官已無作用，就連想像和幻想也不能有所助益，自此它們在此靜觀中都無立足之地[68]。」

聖女大德蘭也完全承認，靜禱或默想是

「……由我們的理智經過許多推理所組成的……然而那些被天主提昇到超性事物和完美靜觀中的靈魂，他們有充分理由可以說，他們不能再作那種默想了；這是我以前所說過的，我不知道為了什麼理由我這樣說；但是他們幾乎不能再作那樣的靜禱或默想了……[69]」

---

[67]《自傳》，第二十二章，220頁。

[68]《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九章，516頁。

[69]〈第六住所〉，第七章，989-990頁。

聖女也承認，只要靜觀是完美的，她的意思是說，所有的官能都沉浸在某種陶醉之中，這些官能就不再能思考，而只能愛了。

然而這只是短暫的情況，聖女認為「一個靈魂自稱經常處在神樂中，這種情況是可疑的」[70]。另一方面，讓官能停滯不動，只靜待這情況再度回來，那簡直是浪費時間[71]。

經常無法使用想像和推理，這倒是值得討論的問題。既然不能使用想像和推理，還能去求助於基督的人性嗎？對這問題，聖女發表自己的看法：

「然而他們（這些靈魂）說自己無法默想這些奧蹟，也不能將奧蹟常存於心，這是不對的，尤其因為聖教會經常紀念這些奧蹟。靈魂領受了天主這麼多恩惠，卻完全忘記如此寶貴的愛情明證，實在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些愛情明證就像那些能引發靈魂愛火的閃亮火星，能使人更熱愛吾主[72]。」

我們也許會認為，聖女因想起她所蒙受的理性和圖像性神視，在神視中見到了基督耶穌，這印象之深刻，使她感到求助於吾主是特別容易的。當然，這樣的奇恩異寵對她的靜禱是有巨大影響的。然而，她所說的求助於基督耶穌的人性，與這些恩寵顯然是不相干的。聖女接著說：

「其實這些人大概不了解自己。事實上，他們是以更完美

---

[70]〈第六住所〉，第七章，992頁。

[71]同上，993頁。

[72]同上，990頁。

的方式在細想這些奧蹟。他們的腦海裡無時沒有這些奧蹟，並將其銘刻在記憶裡，以至一見到山園中的耶穌俯伏在地，流著駭人血汗的景象，不但可以讓他們默想一個小時，而且可以長達幾天。他們認清吾主是誰，並感到在祂受了這一切苦難以後，我們竟然如此忘恩負義。這時，在他們的意志內雖然不包含感性方面的憐愛，但也會立即下定決心頌揚祂無比的仁慈，為如此受苦的祂吃些苦，而他們的理智及記憶也可以推想或記起祂的其他苦難。依我看，這就是他們不能對耶穌的苦難多加推理的原因，而這使得他們以為自己不可能再多想了。如果他們真的沒有去想那些奧蹟，那麼還是應該勉力去想，因為我知道，最高超的靜禱，也不會妨礙他們去想，而且心思中常有這些奧蹟，絕對是必要的[73]。」

聖女大德蘭在這段重要的文字中指出，對靜觀的靈魂來說，在官能停止運作的情況以外，用聖十字若望的話來說，尚可能有超出推理、想像和幻想的智力活動。這種活動無疑就是靜觀的活動。

這種靜觀活動可能就是神學性靜觀，也就是說，理性在信德的光照下，有時還在聖神所賜神恩的支援下，集中精神在基督耶穌身上，以便深入到祂的心靈和痛苦之中。聖女大德蘭認為，在此階段中這種形式的靜觀是可能的。她建議人們積極地去作這樣的靜觀，總比故意停止官能的活動、只沉浸在神樂的回憶中要好。

然而，我們並不認為這樣的神學性靜觀，就是心神淨化期中常使靈魂面對基督耶穌的那種靜觀。在心神的黑夜裡，官能的無力感

---

[73]〈第六住所〉，第七章，990-991頁。

更甚於在感官的黑夜裡。聖十字若望對此所作的描述，即可證實此點。如果說，那時靈魂還能注視或思考，也只是瞬間的事，要作長時間的注視和思考，是不太可能的，因為他很快就又受制於這時的無力感和黑暗了。再說，我們剛才所看到聖女大德蘭的描述，與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持久而深切地虔敬耶穌聖容，兩者都是由其他因素培養出來的，而不是神學性靜觀。

這裡所說的其他因素，就是真正的神祕性光照，這是來自內在的經驗的；它神奇地光照理智所思考的基督的圖像或奧蹟。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應加以說明。

2. 內在經驗和注視基督

在這時期，儘管黑夜是痛苦的，愛情還是繼續以其豐富的經驗來充實活潑的信德。信德和經驗這兩者在基本上還是昏暗的，但在注視基督奧蹟的目光中，會欣然發現一切更為清楚。

首先，內在的經驗使我們發現，我們所領受的愛是子女的愛；正如保祿宗徒所肯定的，這聖神「並非使你們作奴隸……而是使你們作子女，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啊！』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74]」。

聖神和我們所領受的愛德，即成為天主子女的聖寵，這兩者在我們內所作的見證，再加上那存在於我們與基督間的共同性體的經驗，才是完整的見證。基督生來就是天主的聖子，而我們是藉著聖寵過繼的子女；我們是「承繼者，基督的共同承繼者[75]」。在轉化

[74] 羅八 15-16。

[75] 羅八 17。

人靈、使人與基督結合的愛德之成長過程中[76]，這些使靈魂與基督結合的一切因素，都在靈魂內在目光的注視中，逐漸變得更為明朗清楚。

在心神的黑夜裡，這種經驗是痛苦的，並與內在的無力感和屈辱相連結，就明顯地與被釘在十字架上耶穌的經驗相似。靈魂在注視耶穌的苦難時，就體驗到自己的痛苦，自己的內心因而得以舒展；耶穌的苦難就是自己痛苦的最佳寫照。人內在的痛苦經驗和對耶穌的注視，是互相充實、互相補足的。這種經驗使靈魂更深入基督的苦難；注視受苦的基督，就是為自己的經驗找到價值，也成就了自己與基督之間的結合。靈魂在發現了這層關係、意識到這種深度後，會給自己多麼大的激勵；發現基督耶穌就如此近在自己心中，會與祂有多麼深的進一步共融！

凝視受苦的耶穌，或只回憶耶穌的苦難，就能使靈魂與耶穌之間有了深切的交流。那時基督苦難的外在圖像與思想上的概念全都消失了，人靈晦暗的幽深之處就憩息在受苦基督奧蹟的幽深之處，人靈痛苦地向基督傾注其全部的愛，並在與祂的相遇中找到力量與光照。靈魂在上智愛情的行動下受苦，與那位因愛世人直至世界終結而受苦垂死的基督相結合。

就是這樣的相遇及其效果，才能說明聖女大德蘭論靜觀性靜禱的意義：

「……以更完美的方式來細想這些奧蹟……以至一見到山

[76] 我們將在談論「轉化性的結合」中，重提這與基督合一及伴隨而來的完美發現。

園中耶穌俯伏在地……的景象，不但可以讓他們默想一個小時，而且可以長達幾天。他們認清吾主是誰，並感到……我們竟然如此忘恩負義。這時，在他們的意志內雖然不包含感性方面的憐愛，但也會立即下定決心頌揚祂無比的仁慈[77]。」

由此可見，官能之所以無力，是因為被更深刻、更有結合功能的活動所淹沒了。對基督的注視，不再滋養默想或神學性靜觀；其實這注視已成為更豐富的泉源，它使力量和光明從內在經驗中迸發出來，使經驗的意義更為清晰，使靈修生活有新的進展。注視基督不僅為心神的黑夜有益，而且也能使人意識到痛楚的愛所放置在人靈內的財寶，以便能真正占有這些財寶。

3.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對耶穌聖容的虔敬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對耶穌聖容的虔敬，為我們提供了最佳例證，說明內在的經驗能因注視基督耶穌而獲得無限的充實。的確，聖女因慈父患病的考驗，而對耶穌聖容有更深的體驗，同時這對聖容的敬禮也光照了她內心的經驗，引領她將自己奉獻給那遭世人漠視的仁慈聖愛，並引導她登上她靈修生活的崇高頂峰。

聖女對耶穌聖容的敬禮源自杜爾（Tours）的加爾默羅會。聖伯鐸．瑪麗修女（Soeur Marie de Saint-Pierre）曾在那裡生活過；她就是在杜爾熱心推廣聖容敬禮的杜邦先生（M. Dupont）的神修指導。耶穌．依尼斯院長把聖容的祕密告訴了小德蘭[78]。那時聖女正處在

---

[77]〈第六住所〉，第七章，990-991 頁。

[78]《自傳手稿》，A，第 71 張正面。

黑暗和無力感之中，自己內心的經驗首次因此獲得了清楚的闡明。帶她決定性地進入聖容王國的，則是她父親的腦中風。

這位依撒意亞先知筆下被人輕視的基督，成了世上最低賤的人，面容隱藏不露，沒有光彩，也沒有俊美，眼睛低垂，暗然無光；這豈不是她父親在自獻為祭品後，被病魔擊倒時的容貌嗎？這項考驗把慈父、這溫順祭品的痛苦容貌，深深銘刻在她心中；在她那充滿無力感的靜禱中，在基督臨在的心神黑夜裡，她能不將沉默並隱藏的基督與慈父的容貌相互比照嗎？在此比照下，這兩個痛苦面容的意義就更加明朗了。基督的面容以祂神聖而奇妙的尊嚴，使她心愛父親的面容更為高貴；而她父親的面容則使耶穌的聖容更為鮮活。這兩個面容互相重疊，互相結合；在小德蘭的心靈和目光中只是一個面容。

聖女就這樣不可抗拒地接受了羅馬總督在石臺上，莊嚴地向世人所展現的「看，這個人！」（*Ecce homo*）的容貌。這聖容就是使她著迷的明星，是她「每日的太陽」。這聖容不是我們在某些場合下所敬禮的外在畫像，而是由神祕經驗和痛苦考驗所深深銘刻在內心深處、永遠在眼前的內心事實。這位容貌隱藏、雙目低垂、外形模糊的人，在黑夜裡，在愛情的眼裡，顯得比在日光下更為鮮活。耶穌聖容已是她靈修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實。她行走「在地下道裡，那裡不冷也不熱，……也沒有風吹雨打」，一路上被耶穌聖容低垂的雙目所發出的半明半暗的光所照亮[79]。

在這地下道裡的一切，無論是沉默無言、半明半暗，或顯示出

[79] 致耶穌．依尼斯修女的書信寫於發願前避靜時，1890年8月30-31日。

來的生命奧祕，無不激勵小德蘭向前邁進，努力超越，使她深入她堅定的信德所發現的事實之中，使她進到那隱藏不彰、被人誤解，卻要廣施仁慈的愛情之中，使她奉獻自我以能使愛情滿溢心靈。小德蘭就這樣不停地在黑夜裡走向頂峰，那裡有耶穌聖容在黑暗中默默地、耐心地、充滿愛情地發出那半明半暗的光。既然她已把自己奉獻給仁慈的聖愛了，在登上頂峰的那一天，她必將在浩蕩愛情激流的湧入下受傷，而與神聖的祭品——基督，合而為一。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黑夜裡，在被遮掩的基督聖容之光亮下前進，她卓越的成就給聖女大德蘭的理論作了美好的見證和傑出的示範，讓我們看到在黑夜裡耶穌的臨在仍然是鮮活的，這臨在對感官隱藏不現，卻在心靈深處清晰可見，靈魂只有在祂神聖的陪伴下，在祂的苦難奧蹟若明又暗的光照下，才能穩步前進，才能達到頂峰。

沒有任何地方比在這受折磨和黑暗的領域裡，更需要身為道路和光明的那位的臨在和行動。唯有耶穌能為人指出要遵循的道路，並給人必要的光照。

這就是心神的黑夜。這黑夜是由天主在人靈內的行動所造成的，因此就必須藉著注視基督耶穌來得到滋養。在黑夜裡，天主「使光照耀在我們心中，為使我們認識那煥發在基督面容上的天主的光榮[80]」。靈魂應當瞻仰這光榮，使這光榮成為自己的光榮，因為天主聖父所擁抱的子女，只能是那些真實地反映出那發自基督聖容上的光輝的人，正因為基督是祂唯一的真正聖子。

---

[80] 格後四 6。

二、童貞瑪利亞，十足的母親

在加爾瓦略山的黑暗中，尼苛德摩前來領取耶穌的遺體，要為祂抹香膏，埋葬祂；他發現耶穌的母親瑪利亞勇敢地站立在被釘者的身邊。在心神的黑夜裡行走的人，同樣也會在黑暗中，在受難耶穌的身旁，發現童貞聖母瑪利亞這位十足的母親。這種認識對人人都是必要的，因此我們不能不加以闡述。

㈠天主計畫中的耶穌和瑪利亞

天主把耶穌和瑪利亞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實現祂仁慈的計畫。為了這共同的使命，除了基督所特有的神人位格的結合以外，天主盡量使母子相似，因此我們不可把他們母子分離開來。

事實上，我們只有在基督耶穌的光輝下，才能建立堅實的聖母神學並說明其真理。歷史也證明有關聖子與聖母的信理，都是經歷了許多世紀，才逐漸得到明確的闡釋。因此，要研究瑪利亞所蒙受的特恩和所扮演的角色，必須將天主賦予基督的三項首位，即：尊威、功效和目的導向，也歸於她，因為祂一定曾使祂的母親分享這三項首位[81]。

1. 尊威上的首位

天主選擇基督耶穌作為整個神聖救贖工程的基礎。天主藉著祂

[81] 我們無意在此作完整的聖母學論述；只簡短地陳述幾端道理，以說明處於心神黑夜中的靈魂與童貞聖母之間的關係。

的聖言，創造了一切；在世界犯罪以後，也要藉著成為血肉之身的聖言，重新建立一切。保祿宗徒在致哥羅森人的書信中，便以宏偉的言詞發揮了這思想：

「祂是不可見的天主的肖像，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因為在天上和在地上的一切……都是在祂內受造的：一切都是藉著祂，並且是為了祂而受造的。祂在萬有之先就有，萬有都賴祂而存在。祂又是教會奧體的頭，祂是元始，是死者中的首生者，為使祂在萬有之上獨占首位，因為天主樂意使整個圓滿居住在祂內，並藉著祂使萬有，無論是地上的，是天上的，都與自己重歸於好，因著祂十字架的血立定了和平[82]。」

基督，這被棄的石頭，現在反而成為新建築物的屋角基石。

「我們在祂內蒙受揀選……

靠著祂，整個建築物結構緊湊，逐漸擴大，在主內成為一座聖殿；

本著祂，全身都結構緊湊，藉著各關節的互相補助……使身體不斷增長，在愛德中將它建立起來[83]。」

因此天主把祂置於一切受造物、天使和世人之上，誠如保祿宗徒在致希伯來人書信中所說的[84]：

「天主可曾向哪一位天使說過：『祢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

---

[82] 哥一 15-20。

[83] 弗一 4, 11；二 21；四 16。

[84] 希一 5-6。

了祢[85]？』或說過：『我要作祂的父親，祂要作我的兒子[86]？』再者，當天主引領首生子進入世界的時候，又說，『天主的眾天使都要崇拜祂[87]。』」

這尊威上的首位，不僅建立在天主揀選基督為永生的司祭上，也建立在基督神人位格的結合上；這神人位格的結合，使天主性和人性結合在聖言的位格內，這種特質已使基督成為天與地之間的中保。

在這作為中保的事業上，天主給了基督一位合作者。聖勞朗（Richard de Saint-Laurent）把天主對亞當所說的話，用在基督身上：

「人單獨不好，我要給他造一個與他相稱的助手[88]。」

在新亞當身邊，將會有一位新厄娃，她就是童貞瑪利亞，眾生之母。天主聖子要藉著她進到這世界上來，從她身上取得人性，這人性受到天主性的祝聖，而成為基督耶穌。加耶當（Cajétan）鄭重地說：「天主之母瑪利亞……在懷有天主、孕育天主、生下天主，並用奶餵養天主時，這一切都使她達到天主性的邊緣。」

瑪利亞就這樣被提昇到神人位格結合的計畫之中，她所領受的美善和聖寵都是與她的尊位相稱的。聖道茂說：

---

[85] 詠二 7。
[86] 撒下七 14。
[87] 詠九十六 7。
[88] 創二 18。

「童貞瑪利亞只憑她是天主之母這一事實，就無限地領受了無限美善，這無限美善就是天主，從這觀點來看，由於除了天主以外沒有更完善的，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比她更完善的了[89]。」

聖納定的說法雖不相同，卻道出了同一真理：

「一個女人有資格懷孕並生下天主，我們可以說，天主一定會使她全美全善，滿被聖寵，且將她提昇至某種與天主相等的地位。」

這種「某種與天主相等的地位」，就是天主之母的地位，這地位為她博得始胎無玷及恩寵圓滿這些自原始即有的殊恩。從此以後，這圓滿的恩寵不斷地、奇妙地擴展，直到超越人所能估量的程度。她達到了天主性的邊緣，世人的目光對此是無法判斷和衡量的。

的確，誠如聖艾弗倫（saint Ephrem）所說，「除了天主以外，她的地位在萬有之上，超越一切」。然而，只以天主之母為理由，會局限童貞瑪利亞的尊位。她是神人位格結合計畫中不折不扣的母親。今後她在天主永遠的計畫中，就成為天主無限效能的合作者。天主的父性無論在哪裡運作，童貞瑪利亞的母性也將在那裡運作。因此瑪利亞在贖世工程中緊隨耶穌，在建立基督奧體的工程中也緊隨聖神。凡耶穌是救主的地方，她就是那裡的母親；同樣，凡聖神在人靈和教會內施予恩寵的地方，她也是那裡的母親。

「天主一旦要童貞聖母的意志有效地與祂合作，把耶穌基

[89]《神學大全》，I, q 25, a 6, ad 4。

督賜給世人，那麼這個最初的計畫從此就不再改變。我們將永遠透過她的愛德作為中保，來領受耶穌基督[90]。」

波蘇哀（Bossuet）用以上的話表達了整個基督信仰的傳統。於是我們就已經進入她和耶穌在功效上居於首位的論題了。

2. 功效上的首位

天主使基督耶穌接受嚴苛的苦難。祂所要完成的司祭性中保使命，使祂成為生活在痛苦和貧窮中的人，承擔起我們的罪過。祂將在納匝肋生活、傳教，深夜在曠野裡沉浸在祈禱之中，並將遭受世人的冷漠，為世罪所憎恨。

祂是司祭，更是救主；因此祂受難、被釘在十字架上，成為祭品。祂所建立的聖事，尤其是聖體聖事，確保我們獲得祂受難的救贖之恩，領受祂所傾注的天主性生命，並得到祂的各種特恩。祂是司祭又是祭品，是光明又是生命，是救主又是神糧；藉著自己的苦難功勳和司祭行動，祂為我們贏得了一切。我們不僅在祂內，而且藉著祂，藉著祂親自的行動，得到了淨化，得到了拯救，得到了聖化，並得以進入天主聖三之內。

就是在這實現天主計畫的領域內，最能顯示出耶穌與瑪利亞之間的合作。瑪利亞在天使報喜時藉著一聲：「我願意」，表達出對降孕奧蹟的同意，參與了聖子所要完成的全部工程。她把救主給了我們，以她天主之母的身分，為我們掙得了救恩。

---

[90] 波蘇哀，四，〈聖母領報節日講道詞〉（*Sermon sur l'Annonciation*），第一點。

她身為母親，其效果就是永久性地在她與聖子之間建立起密不可分的關係。聖母將自己交出來，讓天主性的傅油占有她，而形成基督的人性；有些人說，在這接觸中，就好像天主也給聖母傅油，因為聖油回流在她身上。

隨著耶穌的長大，隨著祂救世使命的日益堅定與逐步實現，耶穌和母親之間的關係，在彼此堅強信德的靜觀目光下，在彼此深厚的親情下，變得更加密切，更有活力。保祿宗徒勸勉我們：該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hoc sentite in vobis quod in Christo Jesu*）[91]，然而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達到聖母內心的程度。無論在奉獻和使命上，在感情和思想上，一切都是母子同心。瑪利亞以和耶穌相同的意向，奉獻她自己，並從事祈禱和工作。母子朝著同一目標邁進，彼此結合於同一聖神的計畫之中，為救人類而努力。當耶穌開始公開生活時，瑪利亞甘願隱身不為人知，只用自己的奉獻伴隨著祂。耶穌的事業就是她的事業；聖子的宗徒和門徒也就是她的宗徒和門徒。而耶穌受難時，也正是顯示出她對聖子耶穌使命的參與是多麼慷慨，多麼深切，多麼徹底之時，她親自來到加爾瓦略山上；她的態度充分說明她的心靈已擴大到整個基督奧體的幅度。她偕同天主聖父，以愛心把她的唯一聖子賜給人類。她聽見耶穌以權威性的有效言語，承認母親藉著與祂的同心同意而在她內所完成的大業，同時也正式給予此大業其全部的意義。「看，你的母親；看，你的兒子」。耶穌用這兩句話把瑪利亞給了若望，又把若望給了瑪利亞；瑪利亞就是母親，若望就是兒子，也就是跟隨耶穌直到加爾瓦略山上並獲得新生的人類之代表。瑪利亞確實是一切信仰基督者

---

[91] 斐二 5。

的母親。

天主的計畫就是這樣被揭示出來，並公諸於世。聖伯鐸．達勉（Saint Pierre Damien）這樣述說：

「上主立即從至尊寶座上提出瑪利亞的名字，宣布說：一切將藉著她，在她內，偕同她，從她那裡產生；因此沒有她，一切就不能重造，就像當初沒有聖言就不可能創造一切一樣。」

瑪利亞成為諸寵中保，她是聖寵的必經管道。在以耶穌為首的基督奧體內，她是把生命通傳到肢體的頸部。

然而波蘇哀似乎並不滿足於這種把聖母視為聖寵管道的象徵性說法。他寫道：

「天主既然從永恆即決定藉着瑪利亞賜給我們耶穌，祂絕不會只用她作為工具來完成這崇高的任務；祂不會只要她作這無量聖寵的管道而已，而是要她以意志主動地配合，成為完成此光榮任務的人物。這就表示天主不僅要她只藉卓越的順從來配合，而更要她以強烈的意願來完成祂的旨意[92]。」

在波蘇哀的心目中，「管道」一詞，未免太被動了，因為在這救世工程中，有瑪利亞意志方面的積極作為。同時這名詞也不能表達出瑪利亞在作為諸寵中保的有效行動。

瑪利亞的諸寵中保行動，是普世性的，就是說，無論在哪裡，耶穌是首要原因，瑪利亞就是次要原因；耶穌是救主和奧體的頭，她就是救主和奧體的母親。

---

[92] 波蘇哀，四，〈聖母領報節日講道詞〉，第三點。

這母親的身分能對聖寵本身發生影響嗎？當然，這並不是一個從內部來改變聖寵的行動，然而這是一個停留在聖寵以外的真實行動嗎？瑪利亞在道成人身的奧蹟中所扮演的母親角色，使我們想到這個問題。瑪利亞接受了聖言，使聖言表面上看來似乎化為烏有，其實祂絲毫沒有改變，也沒有貶低。瑪利亞只是以人性遮蓋了祂的天主性，而使聖言成為耶穌——厄瑪努爾，就是天主與我們同在。難道瑪利亞不是在同樣的意義下是聖寵之母嗎？因為她把唯有天主才能產生的聖寵傳給了我們，以她母親的角色，將聖寵以一種較人性化的表相加以遮蓋，使之更適應我們的需要，使我們更易於察覺。這是神學該研究的一端道理，神學所依據的基礎是：天主從不後悔賜下恩寵，而在耶穌取得人身的過程中，瑪利亞的母性扮演那麼重要、那麼積極的角色，即使她有意，也不可能在建立她聖子奧體的過程中，只淪為管道的被動性角色而已[93]。因此承認瑪利亞對聖寵有影響是順理成章的事；我們承認聖寵完全來自天主，也承認聖寵來自瑪利亞。藉著這天主和瑪利亞的聖寵，我們成為耶穌的兄弟姊妹，因此我們也和耶穌一樣，真實地成為聖父的子女，瑪利亞的子女。

---

[93] 有些神學家曾對聖母轉賜聖寵的行動作過研究。于貢神父（Le P. Hugon）在《聖寵之母》（*la Mère de la Grâce*）中說，她行使身體工具性的因果職權；默克爾巴赫神父（Le P. Merkelbach）認為，是在意向範圍內有效而忠信的因果關係（見《列日的教會雜誌》（*Revue ecclésiastique de Liège*），〈瑪利亞聖寵之母〉（Maria Mater gratiae），卷十，23-35頁）。班韋爾神父（Le P. Bainvel）則承認是行為上有效的因果關係。

3. 目的導向上的首位

基督的這一項崇高的行動使我們進入祂內，並成為祂的子民。我們就是祂的王國，是祂用寶血贏得的戰利品，為了使我們宣揚祂的完善無缺，因為祂已召叫我們進入祂輝煌的光明之中[94]。祂的贖世大業完成以後，天主

「……使祂在天上坐在自己右邊，超乎一切率領者、掌權者、異能者、宰制者，以及一切現世及來世可稱呼的名號以上；又將萬有置於祂的腳下，使祂在教會內作至上的元首，這教會就是基督的身體，就是在一切內充滿一切者的圓滿[95]。」

在最後審判時，祂將手握十字權杖，來到聚集在一起的全球世人面前，掌管那由屬於祂的人所建立的王國。就在這最後的勝利中，祂至高無上的王權將彰顯出來。在天上有福的諸聖，將興高采烈地為祂的王權歡唱。

「願光榮與權能歸於那愛我們，並以自己的血解救我們脫離我們的罪過，使我們成為國度，成為侍奉祂的天主和父的司祭的那位，直到萬世萬代。阿們[96]。」

到那時，在榮光中面對面地享見，將見到一切都是我們的，我們是基督的，而基督是天主的[97]。

---

[94] 參閱伯前二 9。

[95] 弗一 20-22。

[96] 默一 5-6。

[97] 格前三 23。

在同樣的榮光中，我們將見到瑪利亞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應有的地位。耶穌蒙受天主性的傅油而成為中保，獲得唯有天主才能享有的欽崇敬禮，並以祂贖世的行動贏得了統治萬有的王權；同樣，天主之母的尊位以及隨同這尊位而來的相稱的聖寵，確保瑪利亞享有特別的敬禮，即聖母敬禮（*le culte d'hyperdulie*）。聖母在實現天主計畫中的普世性行動，建立了她對萬有的王權；這正是基督子民所宣揚的。在天上，基督因傾流聖血而成為君王，童貞瑪利亞則因身為聖寵之母而成為王后。

這些就是聖母神學的基本真理，雖然只作了概括論述，但已使我們要探討的問題更為清楚。既然瑪利亞聖寵之母的任務是普世性的，那些處在心神黑夜裡的靈魂就不應自外於她的護佑。由於這時期的需要特別迫切，困難也特別大，因此，靈魂更應該求助於這位聖寵和聖愛之母。她能十分有效和十分慈愛地前來援助靈魂，這是一定的。為了更凸顯童貞聖母在這段比以前更為焦慮不安的時期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我們就不再在這一般性的論證上多加闡述了。

㈡在黑夜中，天主給童貞瑪利亞的任務

1. 瑪利亞是黑暗時刻的仁慈母親

在黑夜裡，天主給童貞瑪利亞的任務，不是神學上的一項結論，而是從經驗所得到的事實。

世界宗教史確實告訴我們，在黑暗和困難的時刻，天主上智以特殊的方式，利用並彰顯童貞聖母作為母親的大能，因為那時天主似乎已經消失，向祂求助好像已完全不可能了。有的時候天主遭人

冒犯，就如普通父親會捍衛自己的權威和權利一樣，天主也只對世人表示出公義的嚴峻或沉默。於是天主讓瑪利亞進行干預，將人從祂公義的旨意中解救出來，或者至少給人一些安慰，以減輕人的壓力。天主就利用瑪利亞身為母親的功能，將祂自己的仁慈延伸到最大限度。

中世紀有一位作者曾提醒人注意此點，他認為天主自己行使公義，而把行使仁慈的角色託付給瑪利亞。在醫治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怪病的所有方法都歸於失敗後，童貞聖母的微笑在一小時之內治癒了她。聖女在這經驗的啟示下，吟詠道：

「聖母，妳曾向我微笑，在我生命的早晨，
請再來向我微笑，在我生命的黃昏[98]。」

就在這半明半暗的夜晚，或在幽暗的黑夜裡，童貞聖母的母性格外光耀照人。我們只要翻閱創世以來的歷史，就會明白。

難道還有比我們的原祖父母犯罪後的境況更憂苦的嗎？當時他們發覺自己赤身露體，發覺失去了一切超性及本性之外的恩寵，而只有這些恩寵才能給自己的生活及靈魂帶來幸福、平安及和諧。他們警覺到這種失落已成為將傳給後代子孫的沉重負擔。一人的墮落於是成為全人類的墮落。天主對這既成的事實作了宣判，並指出這事實對元祖父母及其子孫所帶來的後果：鬥爭、勞作、痛苦、衰老、死亡。在回憶這失去的幸福時，他們只有陷於更深的憂苦之中。但是天主在宣布他們將受到的懲罰之前，先以威嚴的話語詛咒了蛇。原祖父母聽到了這些話，並將之牢記在心：

---

[98]《詩集》、〈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第54首。

「因你做了這事，你……是可詛咒的。你要……畢生日日吃土。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後裔和她的後裔之間，她要踏碎你的頭顱，你要傷害她的腳跟[99]。」

因此，這失敗並不是永久性的。鬥爭才剛剛開始，勝利將屬於這位女人和她的後裔。這位女人就是童貞聖母，她將在魔鬼身上復仇，這是天主所宣告的。這恩許就像從遠處升起的曙光，出現在當前的災禍之前，照亮了原祖父母一生的道路。他們的信德和望德就寄託在這恩許之上。

這恩許將在那位不恭敬天主的阿哈次為王的時代，由先知依撒意亞予以闡明。當時各種災難正威脅著以色列和猶太王國，然而阿哈次對天主連一個希望的徵兆也不願意要求。就在天主的選民處在這悲慘狀況的歷史性時刻，依撒意亞這樣宣告：

「吾主要親自給你們一個徵兆：看，有位貞女要懷孕生子，給祂起名叫厄瑪努爾[100]。」

如此就宣告了這位貞女是始胎無玷的，同樣也宣告了她將為世界生下的那兒子非比尋常，名叫厄瑪努爾：天主與我們同在。童貞聖母最聖潔的光輝就閃耀在最黑暗的時刻，這是為了鞏固世人的望德，並說明天主的仁慈一直忠信地關懷著祂那迷失了的子民。

我們在閱讀福音時，不難注意到，當耶穌處在黑暗中時，瑪利亞就在祂的身邊；而當耶穌在以色列人前享受榮耀時，瑪利亞卻消

---

[99] 創三 14-15。在通俗拉丁譯本中，指明踏破蛇頭的是那位婦人，而不是她的後裔。

[100] 依七 14。

失了。當仇恨得逞的時刻，童貞聖母就挺身而出。在加爾瓦略山上，當仇恨囂張至極，似乎把耶穌本人、把祂的事業和聲譽完全摧毀殆盡時，瑪利亞就佇立在十字架下，以她的在場，以她的姿態，肯定自己的力量和使命，同時也肯定她作為母親的勝利。既然母親的豐富的生產力絲毫無損，那麼什麼也沒有失落，反而更顯出她真是天主所宣告、受人頌揚的那位女人。透過她，仁慈得以廣施，生命得以遠播。

這實在是一幅富有啟發性的畫面。這絕非僅僅為了喚起人的情感並引起人的孝愛而已，而是肯定了在天主上智的安排下，瑪利亞的母性像是在黑夜中閃耀的一顆明星。

教會的歷史告訴我們，心細、良善的信友們都能洞察天主的這種作法。當信友處在艱難困苦的境況中時，他們就會投奔到瑪利亞那裡，就像投奔到仁慈的全能者和從不令人失望的救星那裡一樣。在攻斥異端時，信德得以大獲全勝，或在教會受到侵略的威脅時，終能化險為夷，這一切極大部分都應歸功於瑪利亞，這位眾信友之佑。

如果我們進入人靈之內，也會見到人們在最悲慘的時刻，滿懷信心地懇求瑪利亞代為轉求，因而得到有效的幫助。佩戴加爾默羅會聖衣，並信賴其恩許，已使這端屢試不爽的真理廣為人知，即：真誠地依靠聖母，透過行動或祈禱表現出來，保證罪人能得到善終的恩寵。理性可能會起來對此加以質疑，然而不少人靈的真實經驗都提出了感人的證據。

這種經驗以及這方面所收集到的大量事例可以證明，即使一個人已不領任何聖事，信望愛三超德所構築的大廈也幾乎蕩然無存，但是他對瑪利亞的信賴之心可以繼續存在，在某種情況下會明確地表現出來；這種有感情基礎的信賴之心，使人有希望恢復他與天主

之間的超性關係。

怎麼解釋這種事實呢？也許因為瑪利亞純然是受造者，我們在人性的層面上易於與她往來；瑪利亞是完美的受造者，以她的美儀吸引我們，以她母性的溫良征服我們；她回應我們的一切祈禱，因而她母性的光輝和影響，會延伸到那些以超性的愛德與她連結的基督徒之外的人身上。

然而在這一切理由之外，在應用童貞聖母的潛能以外，尚有天主在瑪利亞身上的計畫：天主使瑪利亞成為十足的母親，委託她行使祂的仁慈。

2. 瑪利亞在心神黑夜中的干預

（1）干預的方式——以上簡要的陳述足以使我們明白瑪利亞如何在她慈母之心和她所負使命的推動下，急切地關懷那些在心神黑夜中接受淨化的人。這些人處在我們無法想像的最大痛苦之中，她慈母之心是萬不會無動於衷的；何況這些人對天主都懷有極大的愛情。她想起自己當年從耶路撒冷回家途中，如何憂急地尋找耶穌，一定會對這些在自己全部官能都已無能為力的情況下，還擔憂地忍受愛情之嚴重考驗的人，給予無限的關懷。

這些人正處在黑夜的幽暗之中，瑪利亞溫柔的光輝沒有比在這幽暗中更閃耀的了。天主賦予她的使命使她成為心神黑夜裡的明亮之星。瑪利亞便在此靈修期內善盡她的責任，有效地進行干預。瑪利亞在她升天節日前夕，曾去多來德監獄裡探望了聖十字若望，許諾他即將得到釋放[101]。

---

[101] 布律諾神父，《聖十字若望傳》（*Saint Jean de la Croix*），183 頁。

這些外在的、看得見的干預雖然肯定了干預的事實，但是並未說明在這時期中，瑪利亞所慣用的干預方式。我們要說明的，就是這些慣用方式，以對人有所助益。

黑夜裡的幽暗對處在其中的人是有益的，這些人為了得到淨化並增長愛情，忍受痛苦和煎熬是難免的，也是必要的。因此瑪利亞不會驅散黑暗，也不會取消這作為這時期標記的痛苦。

再說，這些人似乎經常與超性世界隔絕，目前超性世界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片空無，他們的心裡有的是對過去的痛苦回憶，有時也為將來擔憂。他們就像與天主分離的罪人般，飽嘗感覺不到天主的痛苦。然而他們與罪人之間存有巨大的差異，即使從心理層面來看亦然。罪人念念不忘的是自己的事和尋歡作樂，很少憂慮受懲罰之苦；而黑夜裡的靈魂常以受懲罰為憂，因為他熱愛天主，而他的愛情所獲得的只是黑暗和空無。罪人生活在罪惡之中，很少感到痛苦；而黑夜中的靈魂在光的對照下看到自己的罪惡，感到痛苦難忍。當然，這種對照下的淨化功能、其中的黑暗，以及從中所產生的各種有益效果，是絕對不能加以刪除的。心靈的平安不應以減弱光照所達致的「減少對立」來獲得，而要更增強光照，以能在尊重這些對立下取得和諧。

瑪利亞最善於在不妨礙天主計畫的實行、不減弱使靈魂獲益的光照的威力、也不削弱天主行動的效力的情況下進行干預。她的干預表現得多麼輕巧細膩！例如：表面上看來是偶然的巧合、心靈突然感到緩和、或得到一個光照、或遇到一個人、或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是靈魂確實從中認出了自己母親的行動，她的微笑，她的來到。瑪利亞散播溫柔，但不去除痛苦；製造柔和的微光，但並不驅走黑暗；人靈確知這溫柔與微光是來自她的關懷，而在幽暗中感到

她的臨在。他知道母親就在身邊，就在黑暗中守護著自己，使自己滿心歡喜，重新獲得了力量，加強了希望，給自己帶來了光明和平安，然而內心的劇烈痛苦並未減少。

於是在瑪利亞人與靈之間，就這樣建立了真實的親密關係。聖人、聖女們為了使我們也能像他們一樣信賴聖母瑪利亞，便把他們自己在靈修生活中與聖母的親密關係公開出來。例如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最後言談錄》中，說出在她一生最後的數月裡，如何親密地與童貞聖母生活在一起，那時她肉體和心靈上的痛苦都十分劇烈。聖女向聖母祈求的都是些小事：

「我求聖母別再讓我像這幾天一樣昏睡、茫然，我很清楚，我曾使妳十分難過[102]。

昨夜我求聖母，別讓我再咳嗽，好讓珍尼微修女安睡[103]。」

她的心思多麼細膩：

「我還是希望有一個美好的死亡，好使妳們都高興。我曾就這事求過童貞聖母。向童貞聖母祈求與向好天主祈求，是不一樣的。聖母很清楚知道該如何對待我的小小心願，她知道是該向天主說，還是不該向天主說……總之，讓她來決定，不要強迫好天主一定要應允我的要求，讓一切全憑祂的聖意[104]。」

聖女在描述聖母的一生時，說起聖母所蒙受的特恩和她平凡的

---

[102]《最後言談錄》，黃冊 21. 8. 3。

[103]同上，15. 8. 4。

[104]同上，4. 6. 1。

一生，語氣純樸，見解深入，處處顯示出她與聖母的親密關係是持久不變的[105]。

此外，她還向人這樣表白：

「不，童貞聖母絕不會對我隱藏不露的，因為我實在太愛她了[106]。」

（2）靈魂在黑夜裡如何求助於瑪利亞——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發表以上的談話時，正處在最黑暗的時候，因此她要求人們為垂死者祈禱。怎麼解釋如此鮮明的對照呢[107]？說得更清楚些，就是靈魂在這樣的黑夜裡，怎麼能察覺並發現童貞瑪利亞的干預呢？

這種親密關係可以用人類的感覺來解釋，我們與童貞聖母之間就有這種「同為人類」的感覺，即使在信望愛三超德消失時，這種感覺依然存在。瑪利亞是完美的受造者，對她的回憶可活生生地留在我們的腦海裡，即使我們在內心遭受最悲慘的苦難而深感悲痛時，仍能繼續愛她。

然而在這些滿懷愛情的靈魂內，另有其他更大、更深的力量參與其中。在這黑夜裡，由於愛情猛增光照了信德，因此信德愈來愈堅強了。這是作為子女的愛情，內含無限孺慕之情的潛能。這種愛

105《最後言談錄》，黃冊 21. 8. 3。

106 同上，8. 7. 11。

107 我們作出這樣的解釋，並不強調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當時確實處在心神的黑夜裡。對她來說，她那時所受考驗的意義，應該是賠補性和救贖性的，而非淨化性的。不論她處在什麼性質的黑夜裡，還是同樣的問題：如何解釋聖母在不驅散黑夜下所進行的干預？

情使子女不僅呼叫父親，還呼叫母親。在黑夜和考驗中，孩子本能地首先呼叫的也許就是母親。是黑夜使孩子發出呼喊並加強其願望，而這黑夜並不妨礙孩子去發現他願望的對象。這種愛情藉其共同性體的光，照亮了信德，並堅定地引導信德在黑夜中尋找，直到把信德領到可憩息的親密關係之中；這親密關係來自於把握住與接觸到所願望的對象，而黑暗與憂苦的深淵使這種接觸更為熱烈，更為深摯。孩子這時就依靠強烈的孝愛之心找到了至聖的母親，在半明半暗的神祕經驗中，不再離開她，而安憩在她的懷抱之中。

美妙難言的恩寵，強大有力的援助，這些雖然不是形諸於外的顯現，然而要比任何外在的奇異感覺更實在，更持久，也可能更有效。這並不表示不會有外在的奇異感覺，因為聖母瑪利亞也會顯現，聖人、聖女們的傳記就可以證明。當聖母瑪利亞認為處在考驗中的靈魂需要以顯現來援助時，就會給予他所需要的援助。

因此聖蒙福（saint Grignion de Montfort）在他的虔敬聖母瑪利亞的《孝愛真諦》（*Traité de la Vraie Dévotion*）一書中這樣說：

「不錯，我們可以透過其他道路到達與天主結合的境地，不過這得經過許多十字架的苦難和非常可怕的痛苦，還要克服許多難以克服的困難。我們必須經歷幽暗的黑夜、各種戰鬥、各種難以忍受的煎熬，必須翻越險峻的高山，穿越刺人的荊棘和恐怖的曠野。可是經由瑪利亞的道路，我們就能輕快、平安地向前邁進。在這條路上當然也得投身艱苦的戰鬥，克服很大的困難，可是我們的好母親離她的忠僕們那麼近，在幽暗和疑惑中光照他們，在恐懼和困難中堅定他們。其實要找到耶穌，這條童貞聖母的道路，與其他道路相比，真是一條鋪滿玫瑰和

充滿花蜜的道路[108]。」

上文美妙地說明了在心神的黑夜裡求助於聖母瑪利亞的重要性，以及這種援助有安撫和光照人靈的功效。聖蒙福在他另一本鮮為人知、卻更完整的靈修著作《永生上智的聖愛》（*L 'Amour de la Sagesse éternelle*）中，毫不猶豫地強調：

「我們只有經由瑪利亞，才能獲得天主上智[109]。」

以上的種種主張需要以其時代的背景來解釋。我們若把這些主張看作是絕對的，就可能將一些聖人、聖女排除在外，其中有人不乏有登峰造極的靈修生活。例如保祿宗徒，我們從未發現他曾呼求過聖母瑪利亞，他也沒有提過聖母在救贖計畫和分賜聖寵中所擔負的使命。我們要理解聖蒙福的想法，就該知道中保作用在意義上有明示與暗示兩種。在聖母神學尚未發達的時代，暗示的中保作用已經足夠了；但是時至今日，聖人、聖女以及神學家們的著作已使我們看清了瑪利亞的母親之職；縱然他們所作的論斷，尚不能完全滿足我們想知道孝愛聖母的更多理由，但是明確地求助於聖母瑪利亞以獲得天主上智，想必是不二途徑；因此聖蒙福的主張理由充足，令人信服。

（3）親近瑪利亞的各種方式——關於「人靈求助於瑪利亞」和「瑪利亞對人靈的影響」，我們還得承認這兩者是有等級之別和不同方式的。

的確，聖德是同一的聖德，使人成聖的也是同一聖神，祂使眾

---

[108] 聖蒙福，《孝愛真諦》，第五章，五，1。

[109] 聖蒙福，《永生上智的聖愛》，第十六章，209號。

人分享的也是同一生命與光明的寶藏，可是每位聖人領受了不同的恩寵，因而出現了不同的聖人，各自閃耀著其特有的聖德光輝。每位聖人都以其特有的聖德彰顯那位使我們與祂一起成為司祭和君王的耶穌。因此在人靈中，就有像宗徒中的聖若望一樣的，將聖母接回家中；他們像耶穌的這位愛徒一樣特別感受到聖母的親臨，並享有她的助佑。他們就以偕同瑪利亞、藉著瑪利亞、在瑪利亞內的生活，作為自己甘飴的來源和應盡的職務。這種恩寵起初往往以感性和活躍的虔敬方式，占據了他們全部的靈修生活。通常當靈魂在全德之路上前進時，這樣的虔誠方式就會隱退。以往在虔誠中所感到的熱情、清楚又明確的信念，似乎都在黑夜的幽暗中消失了，整個靈魂只被包圍在死寂的冷漠之中。其實瑪利亞並沒有消失，她的母愛依然存在。這只是官能在靈修的進步中、在進入黑夜之後所感受到的效果。

瑪利亞以後會在那發自黑夜中的內在的、微妙的、甜美的光明中重新出現。對靈魂來說，這是靜觀的珍貴發現，只有那在黑暗中經過淨化與磨練過的敏銳目光，現在才能在黑暗中發現那些無法藉由感覺與本性官能所發現的超性事實。於是靈魂開始了一種新生活；一種以聖母瑪利亞朦朧的臨在和以對她的微妙感覺為基礎的親密關係就此展開。從此偕同瑪利亞、在瑪利亞內生活的深厚基礎，就建立在心神淨化後的靈性愛情之上；這種與聖母的親密生活就會不斷地、動人地形諸於外。

鮑斯底烏斯（Bostius）[110] 和米歇．聖思定（Michel de Saint-Augustin）[111] 這兩位加爾默羅會士，後者在談到他的靈修傳人瑪

[110] 鮑斯底烏斯：《在加爾默羅會的聖母神父達尼埃裡（P. Danielis

麗・聖德蘭（Marie de Sainte-Thérèse）時，與前者一樣，都談論在靜觀中發現聖母，並詳述此發現之豐富內涵和後續發展，以及以愛情和靜觀的眼光與瑪利亞契合。至於聖蒙福的出自經驗之著述[112]，由於對象是一般信友，因此雖然所使用的語言不同，但仍具有同樣的深度。

除了這些專注於虔敬聖母的人以外，還有許多、也許數目更多的人，其靈修生活的重心不是以同樣的深度來敬禮童貞聖母，那是因為天主賜給他們別的恩寵，把他們安置在別的道路上，然而他們也熱愛聖母並向她求助。在第一階段裡，他們對聖母也是熱心虔誠的，在第二階段裡，他們在黑夜的半明半暗中也發現聖母瑪利亞，在愛情的光照下，瑪利亞的臨在也更加明顯，於是建立起與聖母之間的深交密契。他們對外的闡明可能不太明確，也不多見，只有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才會見到，然而他們內心與聖母的親密關係卻是持久不變的。

---

a Virgine）旨在對加爾默羅會會士談榮福童貞聖母瑪利亞主保及其庇佑》。

鮑斯底烏斯神父 1499 年逝世於佛蘭德省（La province de Flandres）的岡城（Gand），他概述十五世紀時人們所過的「偕同瑪利亞、在瑪利亞內」的靜觀生活。

參閱佳播・德・聖女瑪麗德蓮神父發表在 1931 年加爾默羅會《學報》（*Analecta*）中的文章，241-243 頁。

111 米歇・聖思定神父的《瑪利亞式的生活》（*Vie Marie-forme*），參見《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1 年。這篇論文發表於 1671 年，聖蒙福誕生前兩年。

112《永生上智的聖愛》，第十七章。大概寫於 1703 或 1704 年。《孝愛真諦》寫在此書之後，遲至 1842 年才被發現。

我們在上面已談到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臨終前數月所說過的話[113]，這些話透露出她與聖母之間深厚的親密關係，也顯示出她對聖母及其生活敏銳的洞察力。馬爾定・聖母升天修士（le frère Martin de l'Assomption）是聖十字若望的同會會士，他曾報導說：

「十字若望神父在生前最後幾年，談到自己被聖母從水池裡救出的奇蹟時，曾告訴過他，聖母給他的恩惠之多，只要見到聖母的畫像，就能使他感到振奮，並在心靈中充滿愛情和光明[114]。」

聖十字若望曾以多大的愛情談論聖母！當他在旅途中感到困乏或憂悶時，一想起聖母瑪利亞就讓他感到精神振作，甚至會對聖母歌唱讚頌[115]。

然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卻很少談論聖母[116]。他

---

[113] 關於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敬禮聖母的生活，可參閱路易・聖德蘭神父（P. Louis de sainte Thérèse）《加爾默羅會敬禮聖母的生活》（*Vie Mariale au Carmel*）一書中的深入研究。其中還有瑪利尤震神父的《聖母的會士們》（*Les Frères de Notre-Dame*），書中扼要地提出了這些思想的發展情況。

[114] 布律諾神父所著《聖十字若望傳》，第十三章，183-184頁。

[115] 同上。

[116] 其實一些間接提到的片斷，已明示與聖母的契合早已完成。聖十字若望在其論述中只三或四次提到聖母，然而在《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一章310頁及《愛的活焰》的第一詩節中，我們看到聖人在談論那些已達到與天主完美結合的靈魂時，總有聖母在眼前，因為只有在她內，靈魂轉化性聖寵的一切功能才能發揮到最大極限。

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天主的奧祕上。

童貞聖母的愛情與行動，對第一類還是第二類的靈魂更為有力、更為有效？我們應如何判斷呢？事實上，愛情的完美在於愛情的品質。要評判愛情的價值，只憑形諸於外的那些頻繁和強烈表現，或只看人所領受的有滋養功能的光照或其所產生的效果，都是極不明智的。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愈純的光，就愈看不見。我們知道最深的靈修，常常不是表露在外的。

我們在這方面不能作出明確的判斷，這並不重要。讓我們尊重天主對人靈的奧秘計畫以及祂在人靈上所進行的奧秘工程。重要的是，每個人應該確信為了獲得天主上智，就該求助於聖母瑪利亞，並以她所給予的聖寵和恩惠的最大極限，在她內汲取所需。

第六章

心神黑夜的效果

> 按照在祂（基督）內的真理，在祂內受過教，就該脫去你們照從前生活的舊人，就是因順從享樂的慾念而敗壞的舊人，應在心思念慮上改換一新，穿上新人，就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具有真實的正義和聖善的新人[1]。

保祿宗徒在以上這段文字裡，要求信友徹底改過自新；就是要捨棄自我，除舊更新，直至心神深處，以能穿上按基督的榜樣所創造的新人。這就是心神黑夜所成就的大事。

我們已經多次談過，這心神的黑夜，就是在同一主體內，當無法並存的敵對雙方相遇後，在靈魂的戰場上所展開的鬥爭[2]。聖愛逐漸進入靈魂之內，帶領這場戰鬥，只要靈魂肯合作，就能在戰鬥中取得勝利。聖十字若望說，這時聖愛所作的工作就像烈火攻擊木材一樣。

「我們所談論的具有淨化功能和充滿愛情的認識，或神聖的光照，旨在淨化靈魂，使之與自己達到完美的結合，就像烈火燃燒木材，使木材轉化成火一樣。真實的火對付木材，首先

---

[1] 弗四 21-24。

[2]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60 頁。

使它乾燥，驅除它的濕氣，使它的汁液全部流乾，然後使它漸漸發黑、變暗、變醜，甚至使它發出難聞的氣味；這火就這樣不知不覺地使木材乾燥，把不利於燃燒的粗劣及隱匿的成分，從木材中抽取出來，顯示出來。最後，當火把木材從外面燒起來，把它燒熱了，就把它變成火，使它像火一樣發光。此時，木材就沒有木材的作用和木材的性質了；只保存了比火還重的份量與比重量，因為那時它已具有火的性質和活力了。它本身乾燥又能乾燥他物，本身熱又能散發熱量，本身是光又能散發光芒；它比燃燒前輕多了，因為火把自己的性質和效力傳給了它[3]。」

這些效果，說明了「這種像燃燒木材的真正烈火般的愛情之火[4]」對變化人靈具有多大的威能。聖人寫道：

「根據以上的陳述，我們可以約略領會到，人的心神中的愛之火燃燒起來，是多麼熾熱，多麼強烈，因為天主在心神內匯集了人靈的一切力量、一切官能，和一切傾向，不論是精神上的、還是感覺上的[5]。

這愛情是灌注性的，是被動甚於主動的；因此在靈魂內引發出如此強烈的愛情[6]。」

---

[3]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章，588-589頁。也請參閱《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6頁。《愛的活焰》，〈序言〉，908頁，在此，他繼續用這個比喻說明天主在已臻完善的靈魂內所有的愛的行動。第一詩節，926-928頁。

[4]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一章，593頁。

[5] 同上，594-595頁。

[6] 同上，593頁。

由天主所燃起的「愛火」，在靈魂內所引發的「愛的熱情」，我們都知道這些是由黑夜裡的什麼原因造成的。這些原因我們就是再三加以強調，也不足以解釋在心神黑夜這巨大事件中所能包含的一切。我們要認識的，就是心神的黑暗所產生的效果。從木材先被烘乾，然後被焚燒的比喻中，我們就不難看出產生了什麼效果；然而我們還需要更明確的說明。潮濕的木材變化成燃燒的火炭，究竟符合靈修領域內的什麼情況呢？聖十字若望透過這個比喻要對我們說些什麼呢？

確實不錯，用火燒木材的比喻來說明情況，可能是最好的方式，可是多少仍使我們感到困惑。在別處，這位嚴謹的理論學家，這位精明的心理學家，向來在陳述中條理分明，說理時明確流暢；在這裡，為何只用比喻來標示出過程的終點，用比喻來指出轉化的某些特質，確定轉化的某些觀點或時刻。他放棄了原來條理分明的講解，似乎是為了避免破壞愛情成果活生生的總括性。

此時愛情行動的總括性非常強，如果將其中的各種要素分開，就可能使人對其總體性看法產生歪曲的認識。這時天主的行動不再如以前般只針對某個特定的官能，或按照不同時間產生不同效果[7]。現在愛之火在心神內燃燒，「匯集了人靈的一切力量、一切官能，和一切傾向[8]」。那熊熊燃燒的愛情火爐，就在靈魂深處，愛火的幅射不再有固定的位置。所有木柴已全部進入火爐裡，火焰就從那靈魂深處噴射出來。因此整個靈魂都被火燃燒了，就在這唯一、獨

[7]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一章，593頁。

[8] 同上，594頁。

特的行動中，靈魂得到了轉化[9]。

聖十字若望曾給黑夜下了幾個定義，在其中的一個定義中，他說出了黑夜的不同效果。他說，這黑夜是

「天主在靈魂內所施加的影響，旨在除淨靈魂的愚昧無知和習慣性缺點，包括本性及心神兩方面[10]。」

這些是黑夜的各個不同層面，而不是黑夜所特有的不同效果；這些不同層面彼此之間有互相依存的密切關係。我們將盡量不將這些關係割裂，反而要凸顯出這些由熱烈的愛火所產生的各種不同層面間的關係，並逐一進行以下各項研究：

- 首先是心神的淨化，這是人們最熟悉的黑夜效果。
- 其次是心理的逆轉，這逆轉強制各官能去適應聖愛的主導性。
- 最後是聖愛在結合中的積極效果。

一、心神的淨化

㈠淨化的必要性

誰若熟讀聖十字若望的著作，必定知道他對靈魂的純淨提出了嚴厲的要求，其實這些都是來自天主的要求。在《攀登加爾默羅

[9] 關於心神的黑夜的結構問題，請參閱呂西盎神父傑出的研究論文：〈結構的探索〉（A la recherche d'une structure）（《加爾默羅會的研究》，1938 年 10 月號，254-281 頁）；此文為 1938 年 9 月在阿文地方以心神的黑夜為主題所召開的宗教心理學大會提供了結論。

[1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58 頁。

山》一書中，他很嚴厲地將這些要求提出，使開始靈修的人為之心生恐懼。他寫道：

「靈魂若認為不先摒棄對一切可能擁有的本性和超性財富的眷戀，就能達到與天主結合的崇高境界，實在是愚昧之至。其實這些財富與在天主內完美轉化的神恩之間，存在著無限大的距離。因此吾主基督在路加福音中說：『你們中不論是誰，如不捨棄他的一切所有，就不能作我的門徒[11]』。」

聖經上有許多事例，證實並加強了以上的論斷。天主只在希伯來人把從埃及帶出來的麵粉用完時，才賜給他們天上的食糧——瑪納[12]。而當他們不要這十分簡單而高貴的食物，反而要求吃其他食物時，天主就停止給他們瑪納吃，並懲罰了他們[13]。天主隨後要梅瑟單獨上山，以能對他說話[14]。聖十字若望指明說：

「天主對人的唯一要求，就是隨時隨地完美地遵守祂的誡命，並背負基督的十字架。聖經上沒有說天主命令人在裝有瑪納的約櫃裡可以放別的東西，只能放法律書和亞郎的手杖，就是十字架的預像。因此全心遵守上主的誡命並背負耶穌基督十字架的靈魂，就是真正的約櫃，他內心藏有真正的瑪納，即天主自己[15]。」

---

11 路十四 33；《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五章，43-44 頁。

12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五章，44 頁；參閱出十六 3 節起。

13 同上，45 頁；參閱戶十一 4，33。

14 同上，46 頁；出三十四 3。

15 同上，48 頁。

㈡唯有心神的黑夜才能達成淨化

重提這項基本教理，對於那些處在第六住所中，業已凱旋地完成了感官淨化的靈魂，豈不是多餘的？聖師回答我們說：

「感覺感官的淨化僅是引向心神靜觀的門戶與開端而已……感官淨化的目的在於使感官適應心神，而非使心神與天主結合。因為舊人的污跡仍留在心神上，即使自己看不出來，也看不見。因此若不用肥皂清洗，不用黑夜這強烈的除污劑去淨化，心神就不能達到與主結合所需要的純全度[16]。」

唯一有效的真正淨化，便是心神的淨化：

「這兩種淨化的差異，就像把樹連根拔起與修剪樹枝之間的差異，又如除去當時新的污漬與除去時日已久的污漬之間的差別[17]。

……因此我們所說的感覺感官黑夜，可以說，並更應說，是對情慾的革新或加以控制，還算不上是真正的淨化[18]。」

甚至那些出現在感覺感官上的亂象，也只有在心神的淨化中才能徹底加以消除。聖師這樣解釋說：

「其理由是：感官部分的一切缺點和亂象，其根源就在心神深處，並從心神獲得力量；好習慣和壞習慣也都在那裡養成。

16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章，550頁。

17 同上。

18 同上，第三章，553頁。

因此，只要習慣尚未得到淨化，感官上的反抗和毛病就不會完全除盡。在（心神的）黑夜裡，感官部分和心神部分都同時得到淨化[19]。」

由此可見，淨化工作才剛開始。感官黑夜提供給人忍受心神黑夜所必備的平靜和力量。因此感官黑夜只是心神黑夜的前奏；唯有心神黑夜才能達成真正的淨化。

㈢淨化的對象

要淨化什麼？首先應把它與和好聖事所實現的淨化區分開來。和好聖事是藉著聖寵的注入，除去罪過的污點，這是這件聖事的主要效果，也就是說，罪過的赦免使靈魂恢復了已失去的天主情誼。而心神淨化的對象只能是已得到罪赦的靈魂。因為這種淨化的對象是罪的根源，是一切犯罪的傾向，不論是原罪遺留下來的或是本罪所造成的後果。

聖十字若望這樣確定心神淨化的對象。

「在靈修上處於進步中的人，有兩類缺失。一類是習以為常的缺失，另一類是當下突發性的缺失。習以為常的缺失便是人的一些眷戀和不好的習慣，其根源仍留在人的心神內，是感覺感官的淨化所無法達到的……

處在進步中的人還有另一些習以為常的缺失，就是心神的遲鈍和本性的粗魯，這是因為人人都受到了罪的污染……

並不是人人都以同樣的方式陷於當下突發性的缺失之中。

---

19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三章，553-554頁。

然而有些人卻以那麼奇怪的方式，那麼遷就感官的方式，去理解這靈修上的事，以至他們陷於比我們起初所談到的更大的缺失和危險之中……

對於這些缺失，我本來有許多話要說，但是由於人們認為它們比第一類的缺失更屬於心神方面的事，以至變得無藥可救了，我也就不想多說什麼了[20]。」

在以上的描述中，聖十字若望指出，處在進步中的人，剛進入心神的黑夜時，有兩類習以為常的缺失：第一類是在感覺感官的淨化中修剪過的私慾偏情，但是其樹幹和根部仍留在心神裡，沒有除淨；第二類是固有的，或與生俱來的缺失（心神的遲鈍和本性的粗魯），它們並不會使人犯下一般所謂的過錯。這兩類缺失，都是心神淨化所要打擊的對象；但是第二類缺失，只有以心理的逆轉才能直接加以改正。

至於當下突發性的缺失，似乎只是習以為常的缺失的一時顯現，雖然已被感覺感官的黑夜暫時加以抑制，但仍在心神的區域內活躍。

總之，靈魂在心神黑夜之始，仍帶有心神上的缺失，雖然這些缺失從外在的表現看來已有所壓抑，但它們卻轉向心神方面發展，在心神深處仍然充滿活力。聖十字若望在感性黑夜的開始，就生動地描繪過這些缺失，其實它們就是七罪宗的另一種名稱。心神的淨化要觸及且連根拔除的，就是這些表面上看來已經收斂了的罪惡之源。

---

[2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章，550-552頁。

我們再進一步說明這淨化的對象。

聖十字若望把這些犯罪的傾向或缺失分為兩類，即自然的傾向和故意順從的私慾偏情。他寫道：

「我所說的自然的傾向和本能的初步反應，無論在行動之前或之後，都不是明知故犯的。這些傾向今生是不會消失和完全禁絕的。所以即使沒有徹底地將之加以剷除，也不會阻礙人靈與天主之間的結合[21]。」

談到在本能動向的影響下且不完全有意志介入的過錯時，聖人還補充說：「義人每天七次跌倒，跌倒後再站起來[22]」。若故意順從私慾偏情，其危害就更大了：

「不論是極嚴重地犯下大罪，或不太嚴重地犯下小罪，或是更輕微地犯錯，至少都是缺失；故意順從偏情，不論多麼微小，也應徹底消除，否則靈魂就無法達到與天主完美結合的境地[23]。」

聖人不厭其煩地一再重覆說：

「我再說，我們故意順從私慾偏情，即使貪求的是極其微小的東西，也足以阻止我們與天主結合。我說的是不加克制的習慣，而不是涉及不同對象的行為，因為這些不同對象並非出自固定習慣，因而較少產生弊病[24]。」

---

[2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1-72頁。

[22]同上，第一卷，第十一章，73頁；箴二十四16。

[23]同上，72頁。

[24]同上，73頁。

他又詳加說明：

「這些習以為常的缺失，例如，喜歡多言多語，從不肯割捨一個小小的喜好，無論是對人或對物：一件衣服、一本書、一個住處、某種食物、無聊的談話、貪求某些享受、想知道、想打聽，以及諸如此類的事[25]。」

只要故意有一個小小的貪求，就會妨礙天主的工作，就會引發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中一開始就指出的那些損害：

「我們的私慾偏情給靈魂造成兩種主要的損害。第一是失去天主聖神，第二種損害是使靈魂困乏、受折磨、難辨是非、受玷污、變得軟弱無能……這兩種害處都是從順從私慾偏情的行為而來的[26]。

只要靈魂順從私慾偏情，即使那缺失十分微小，也能阻止靈魂進步……天主要靈魂為愛祂而克服一些小小私情，可是他們卻不願割捨一根線、一根羽毛這樣的小東西，因而不再進步，不再能獲得無與倫比的幸福，即與天主結合[27]。」

當天主看到靈魂眷戀如此微小的事物時，竟然就停止祂轉化人靈的行動，我們如何解釋天主的這種嚴厲作風呢？聖十字若望回答說：

---

[2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3頁。

[26]同上，第六章，49頁。

[27]同上，第十一章，73-74頁。

「理由很簡單。這與天主結合的境界，就在於靈魂把自己的意志完全改變成天主的意志，絲毫不反抗天主的旨意。在一切事上，靈魂自己絕不妄動，以求一切都符合天主的旨意。因此，我要說，在此情況下，靈魂的意志和天主的意志已成為一個意志了，天主的意志，就是靈魂的意志。如果靈魂不肯放棄天主所不要的眷戀，他就沒有達到與天主共有一個意志的境界，因為天主所不要的缺點，他卻要。因此事情很明顯：靈魂若要以愛情和意志與天主結合，就應該完全控制自己，絕不順從私慾偏情，即使是微小的私慾偏情也要嚴格把關[28]。」

聖十字若望用一個生動優美的形象，有力地闡明了這個事實，讓我們在心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一隻鳥被粗繩或細線縛住有什麼區別？線再細，還是照樣縛住小鳥。鳥兒若不把線掙斷，細線還是和粗繩一樣縛住小鳥，使鳥不能高飛[29]。」

立刻又產生了另一個問題：一個已經慷慨地歷經戰鬥的靈魂，怎麼會在這小小的障礙，即「這根線，這根羽毛」前，猶豫不決而裹足不前呢？這是天主上智的安排嗎？可能是的。聖十字若望指出：「天主曾幫助他們粉碎了那些強烈得多、且會引他們犯罪和陷於虛榮的私愛[30]」，現在讓他們自己去克服這個小小障礙，而他們卻變得軟弱無能。這是聖寵的奧祕，唯有天主才能掌握其分寸和時

[28]《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2頁。
[29]同上，74頁。
[30]同上。

機。

對於這樣的軟弱無能，我們可以從心理方面得到解釋。以上所說的障礙，雖然表面上看來微不足道，但是在下層結構內卻是強大有力的，那最危險的豈不是隱藏在海底下的暗礁嗎？那用來對抗罪惡的堅強有力的意志，通常就會在此處出現一個幾乎看不見的裂縫，這縫深深地延伸到根基處。這就好比容器上的一道小縫，液體會從那裡全部流光一樣[31]。這條如此細小、卻又如此頑強的細線，豈不就是內心眷戀的外在表現？雖然其枝葉在感覺感官的黑夜裡得到修剪，可是其富有生命力的根部卻仍埋藏在靈魂深處。意志上的軟弱無能，因此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釋。所以此人的意志，就需要在這特定的點上加以修正並加強。這是必須要做的根本工作。聖十字若望說：

「靈魂只有一個意志。靈魂若把意志放在或用在某受造物上面，就失去自由，失去力量，不再超脫，不再純全了；便失去了在天主內轉化所必須具備的一切條件[32]。」

我們已經發現了需要心神淨化的區域。顯然，這區域就在意志的深處；那傷害意志並使意志軟弱的禍根就在那裡。不錯，這意志在第五住所內已被意志的結合性恩寵所軟化並征服，也曾完成了相當重要的工作。靈魂在領受了這恩寵以後，意志就深切地感到需要遵守天主所有的旨意。然而我們看到，這種遵守並不徹底，仍留下了不太明顯、卻很深的裂縫，在其根基上仍有抗拒或不夠柔順的地

31《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5頁。

32同上，76頁。

方，還須繼續進行對症下藥的淨化功夫。

㈣心神淨化如何進行？

心神的淨化是與心理的逆轉同時進行的；只有偕同並藉由心理的逆轉，心神的淨化才能達到完美的地步。然而其中有些要素與心理逆轉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因此需要另外加以陳述，才能顯出心神黑夜所能完成的全部工作。聖十字若望對我們說：

「這黑夜是天主在靈魂內所施加的影響，旨在除淨靈魂的愚昧無知和習慣性缺點……靜觀者把這黑夜稱作灌注性的靜觀或神祕神學……因為這靜觀就是充滿愛情的天主上智，祂在人靈內產生重要效果；祂以淨化及光照來準備人，使他能與天主作愛情的結合[33]。」

以上引文對心神黑夜的工作提供了許多主要的指示。讓我們牢記這些指示。

由天主所施加的影響促成了心神的黑夜，這黑夜在人靈內產生灌注性的靜觀。這靜觀就是發自愛情的隱祕的天主上智所發出的光和愛。聖十字若望強調，這靜觀藉著光照靈魂來淨化靈魂。

1. 光的淨化作用

這由灌注性的靜觀所賜予的光，是由愛情所造成的共同性體所發出的。這光雖然朦朧不明，但是對認識天主與靈魂都有所啟發。這光使人既體會到那從天主而來的聖寵的豐富性，就是：純全、威

[3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五章，558頁。

能、甘飴，同時也體會到領受這些恩寵的器皿是多麼卑微不配。

「我們是在瓦器中存有這珍寶，為彰顯那卓著的力量是屬於天主，並非出於我們[34]。」

聖女大德蘭以另一種方式說出了相似的道理：

「白的東西若放在黑的旁邊，就愈顯得潔白；黑的東西在白的旁邊，就愈顯得黝黑；同樣，以天主的完善同我們的卑陋相比，這完善的光輝自然更加耀眼[35]。」

在這種鮮明的對比下，靈魂的弊病就顯露無遺。因為這光是發自第六住所內那體驗愛德的心靈深處；這光所經之處就照出了各種私慾偏情及其根部，人靈的下層結構通常都深藏在幽暗的布幔下面，連最仔細的省察也發現不到，就是用精神分析的預見性歸納法，也只能從布幔間發現幾點，而且相當緩慢。這神祕的光無論是來自突發而耀眼的奇恩異寵，還是來自灌注性靜觀的隱祕體驗，都照明了我們內心根深柢固的罪惡力量。聖女大德蘭寫道：

「就像在一間佈滿陽光的屋裡，任何蜘蛛網都不能藏匿一樣；靈魂也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卑劣可恥。他發現自己的貧困有多深，任何自以為不錯的念頭都是不可能的了。他親眼看見自己能力有限，也可以說絕對無能……他明白依靠自己只配下地獄，而別人卻以光榮來懲罰他[36]。

---

[34] 格後四 7。

[35]〈第一住所〉，第二章，827 頁。

[36]《自傳》，第十九章，182 頁。

靈魂不僅看見那些蜘蛛網或重大的過錯，並且連那幾粒灰塵，即使是最小的，也看得清清楚楚，因為神聖太陽的光非常強烈。因此無論他修全德多麼努力，如果神聖的太陽照透了他，他仍看到自己混濁不堪。就像瓶內的水，在陰暗裡顯得十分清澈，但是放在太陽底下，便可看出水中充滿塵粒[37]。」

就像開墾土地用的犁刀，把土中的惡草連根翻起，擊得粉碎，鋪在地面上讓太陽曬乾；同樣，這光現在也把埋在靈魂深處的私慾偏情赤裸裸地暴露出來，好能將其消滅殆盡。精神分析法不是聲稱能把病態的傾向，從保護它們的那幽暗潛意識中挖掘出來，而將它們加以消除嗎？這天主之光，照向靈魂深處的惡根，照向惡根在日常行為中所造成的灰塵，就已經產生了淨化作用。

這天主之光在靈魂內激起了由衷的謙遜，謙遜又使靈魂產生堅定的認知，而建立起回應的態度。這光發自經驗和愛情，不僅影響人的理智，而且深入整個人靈，使人變得溫順，且根據光的要求將人靈軟化並加以改造。這光是溫和、強烈，又有效的，能劍及屨及，立竿見影，使靈魂以其真實的自我面對天主，因而得以擺脫驕傲自大的傾向[38]。這神祕之光之所以有淨化的威力，其部分理由是由於有愛情的滋潤，這一點使我們窺見愛情本身具有更大的效能。

2. 愛情的淨化作用

聖十字若望獨具卓見，把淨化作用歸於愛情。

---

[37]《自傳》，第二十章，209頁。

[38]參閱本書第三部，第四章，〈謙遜〉中所談到的由衷的謙遜。

「當靈魂受到充滿愛情的天主上智之火的光照後，就得到潔淨，這就說明天主若給人神祕的智慧，就一定同時給人愛情，因為灌注到靈魂裡的就是愛情本身[39]。」

聖經寫道，愛「遮蓋許多罪過[40]」。在法利塞人西滿家裡，耶穌對那位用香液抹祂腳的罪婦說：「妳的罪得到了赦免」。聽了這話有人憤憤不平，耶穌向他們解釋道：「她的許多罪都得到赦免，因為她愛得多[41]」。愛情的深入力和結合力是什麼也無法抵擋的。愛情在靈魂內的和平統御，是以敵人的臣服為基礎的。愛不僅除去罪過，而且還打擊並制服一切阻止愛情傳播的罪惡力量，其中包括七罪宗和私慾偏情。

愛情只有在特殊的情況下，並在天主所選定的時候，才發揮其淨化的功能，強有力地徹底摧毀私慾偏情。通常其行動只局限於對人類意志的完全控制，以及對私慾偏情勢力的削弱。

本性的傾向就如身體的缺陷，並不阻礙與天主的結合。唯有故意順從私慾偏情，也就是意志屈從偏情的妄動，才妨礙完美的結合。我們在上面講解到妨礙小鳥高飛的那條細線時，已看到這樣的屈從，實歸因於意志在特定的一點上，已被偏情所損傷。心神的黑夜就把意志上這細小而深入的傷口暴露出來，並注入豐富的愛，加以治療。意志就在這愛中獲得新的力量與正確的觀念，因而能堅強地起來反抗偏情，避免意志再受損害。

的確，聖十字若望認為：

---

[39]《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二章，598頁。

[40]伯前四 8。

[41]參閱路七 47-50。

「……這黑暗、焦慮、陰鬱的烏雲所帶給靈魂的力量，雖然陰暗，畢竟是使靈魂清醒又堅強的天上之水，能給他最需要的幫助……靈魂立即在內心下定真實而有效的決心，從此不做任何得罪天主的事，同樣也不再忽視任何能光榮天主的事。在這朦朧幽暗的愛的行動下，他熱忱地急於要知道，該做什麼或不該做什麼，才能中悅天主[42]。」

這歸順天主的堅定決心和處處中悅天主的熱烈渴望，就是愛的主要效果，足以斬斷那使意志成為俘虜的細線與束縛。

雖然意志獲得了自由，但罪惡的傾向並不一定消失無踪；從保祿宗徒的那些動人肺腑的知心話就可證明。他在歸化當天所經歷的奇妙轉化，以及隨後所蒙受的奇妙恩寵，都沒有徹底消滅他身上罪惡的根源。他在致羅馬人的書信中寫道：

「我所願意的善，我不去行；而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卻去做。但我所不願意的，我若去做，那麼已不是我做那事，而是在我內的罪惡做的[43]。」

他在致格林多人的書信中，便把這知心話說完：

「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啟示而過於高舉自己，故此在身體上給了我一根刺，就是撒殫的使者來拳擊我，免得我過於高舉自己。關於此事，我曾三次求主使它脫離我；但主對我說：『有我的恩寵為你夠了，因為我的德能在軟弱中才完全顯示出來。』

---

[42]《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六章，623頁。

[43]羅七 19-20。

……因此，我為基督的緣故，喜歡在軟弱中、在凌辱中、在艱難中、在迫害中、在困苦中；因為我幾時軟弱，正是我有能力的時候[44]。」

這段明晰的文字使我們看見心神的淨化能到什麼程度，其最佳的效果又是什麼。天主轉化、摧毀某些私慾偏情，不斷強化並支援人靈，但是仍保留我們人的本性，和我們罪人的本質。此後，在天主光照的主導下，罪惡根源仍留在靈魂內的經驗使人更加痛苦，然而這對保持謙遜卻是必要的，並能使天主的仁慈在人的內心不斷湧現。

所以，我們切勿夢想，人到達了高峰就能獲得自由如天使一般；也勿夢想會變成像剛出自造物主手中的人一般，獲得本性外的恩寵，而能帶來完美的心理平衡[45]。不錯，這樣的靈魂晶瑩剔透，

---

[44] 格後十二 7-10。

[45] 聖十字若望針對這問題曾這樣寫道：「靈魂的心神部分和感覺部分，這兩部分要達到與天主愛的結合，必須先被改造、整頓、安定，才能像亞當初期那樣純潔無瑕」（《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四章，664 頁）。

聖人說要整頓、安定那些私慾偏情，並沒有說要消除它們。我們還該明白，這裡所說的安定是相對的，因為人只要還活在這世上，仍能痛苦地見到自己的偏情以及偏情的逆流回潮，甚至不斷地受到折磨，因而產生贖罪的效果。聖人親自對我們說，義人每日犯罪七次，這是由於無知及仍有偏情存留在內心所致（《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十一章，73 頁）。

因此安定作用主要還是在於糾正並強化意志，使意志在面對來自感覺和心神的妄動時，會變得更為堅強。

具有心靈的特能，足以領受那種比有些天使更高超的愛德，足以維持對天主的絕對忠貞，連本能的動向也不會背離天主；然而直到死亡把靈魂與肉身分開之前，靈魂只能和這個帶罪之軀連結在一起，並感受到它沉重的負擔。然而聖保祿宗徒能誇耀自己的軟弱，那麼我們為什麼要為自己的軟弱而感到憂傷呢？在復活的基督身上所留下的聖傷現今光耀無比，因為從中湧流出生命之波濤；同樣，罪惡的創傷也能吸引天主仁慈的泉源，而變得榮耀光彩。

二、心理的逆轉

㈠何謂心理逆轉

心理的逆轉能使意志以完全的自由去面對私慾偏情，不受其牽制。這種逆轉在靈魂的心理生活中不僅令人驚奇，而且妙不可言，其效果也不局限於心靈的淨化，因此值得我們仔細探討。

人的官能通常是藉著感覺感官來接受外在的事物以為滋養。按照聖十字若望的說法，感覺感官就是人靈面向外在世界的「窗口」。人的理智藉抽象作用，從感官的認識中形成概念，隨後理智在概念上運作，以成為己身之滋養成份，並光照意志。我們在研究信德行為如何產生時，已經知道信德是靠信理來滋養的，而信理的條文都是經聽覺而聞知的；因此保祿宗徒說「信仰來自聽聞」（*fides ex auditu*）；他又說：「從未聽到祂，又怎能信祂呢？」[46]。

[46] 羅十 17，14；也請參閱本書第三部，第十章，〈信德和靜觀〉，第 652 頁。

因此人的吸收動向，是由外向內的。

然而當天主在人的靈修生活中，以光照和推動直接進行干預時，便產生了逆向的活動，其方向就變成從內向外。這時泉源就在靈魂的中央；泉水就從水池深處湧現出來，這泉水的「源頭本身就是天主[47]」，而這水一直流向外面。這一現象使人的官能感到意外，會使它們平靜，同時又使它們激動。感覺感官的黑夜使一切官能習慣於在安靜中接受來自內在的滋養，而形成了新的調適。這種調適是臨時性的。當恩寵深深注入心靈、造成心神的黑夜時，這臨時性的調適就顯得不足夠了。這時投入靈魂內的隱祕而熾熱的天主上智，就杜絕精神官能去接受所有經感覺感官而由外進入的一切。

「投入靈魂內的神聖之光愈單純、愈純淨、就愈陷靈魂於黑暗之中，愈除去他的私情，也愈剝奪他本性和超性的知識[48]。」

另一方面，官能在天主上智給它們帶來的養份中，再也找不到支援自己活動的食糧了。

「由於這內在的天主上智是如此單純，如此全面，如此屬靈的，因此在進入理智時沒有披上任何感覺能夠掌握的形態或圖像；感覺感官與想像既沒有成為上智進入理智的媒介……就不可能對上智有所知悉與想像，或稍作論斷[49]。」

於是就產生了心神黑夜的痛苦，尤其感到一種虛空的焦慮，同

---

[47]〈第四住所〉，第二章，874頁。

[48]《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八章，577頁。

[49]同上，第十七章，626頁。

時明顯地感到有如「一個被懸在空中，停在空中，不能呼吸的人[50]」。懸掛和壓迫靈魂的繩索，就是那隱匿起來不為官能所知的天主上智；而虛空即由於這些官能無法有所作為，它們已沒有能力把握對象，或在任何領域內有所行動。

對於這痛苦的情景，前面已描述過，因此不再贅言；在此只著重談論與心理逆轉有關的種種，聖十字若望對此作了以下的概述：

「靈魂此時所談到的黑暗，是關於……貪慾和一切的內外感官；這一切一旦進入黑夜，就都失去了它們本性的光和知識；因為它們應該被丟棄，以能獲得超性的光和知識。那時感官和心神的貪慾已進入睡眠狀態，其能力也大為減弱，因此無論是天上的還是人間的任何滋味都不能品嘗了。靈魂的感情被壓抑，被窒息，而不能起身去尋找光源，或找到任何支撐；想像被束縛了，不能以圖像或創意作合理的推理；記憶已關閉了；理智在黑暗中什麼也不明白；意志也處在乾枯和壓抑之中；一切官能都失去動能而毫無用處；尤其又厚又重的雲霧籠罩著靈魂，使他處在焦慮之中，似乎已遠離了天主。靈魂說，他就這樣在隱匿中行走，才能安全地前進[51]。」

靈魂在黑暗中摸索前進，究竟要往哪裡去呢[52]？

「這新的情況使他不知所措，感到驚恐，一時不知如何作

---

[5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六章，566頁。

[51]同上，第十六章，615頁。

[52]同上，619頁。

出初步反應……他以為自己已經迷失……其實，就他的知識和興趣來說，他的確是迷失了……[53]

靈魂被安置在這種境況中，可以說如同接受治療，以求康復，而那健康就是天主自己……

這靜觀的黑夜侵入靈魂，將他內外充滿，使他離天主近到只有天主才是他的依靠，同時也擺脫了一切非天主的事物[54]。」

以上這些言論說明天主的行動消除了來自感覺感官的一切，而在靈魂內大獲全勝。聖人在談到記憶時，對處在這高超境界中靈魂的情況，作了以下的解釋：

「靈魂一旦養成與主結合的習慣，就已進入超性的境界了，這時記憶和其他官能都完全失去了其本性的作用；它們已從本性的境界被提昇到天主的超性境界了。記憶既然在天主內得到轉化，就不再能接受本性的知識。在此境界內，記憶和其他官能的運作都已聖化了。天主先使它們在祂內轉化，然後掌握它們，並成為它們至高無上的主宰；此後天主自己按照聖神及其旨意，以祂的方式推動它們，指揮它們。這樣一來，天主的運作與靈魂官能的運作已無區別，靈魂與天主的運作已是一體化的了。在『與主結合的，便是與祂成為一神[55]』的原則下，與天主結合的靈魂所做的一切都來自聖神，因而也都是神聖的[56]。」

---

[5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六章，，619頁。

[54]同上，620頁。

[55]格前六17。

[5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一章，309頁。

由於靈魂這時只領受來自天主的光照和推動，因此在神祕生活之初所存在的兩股分別來自外在世界與內在世界的相反的激流，如今只剩下內在的那股激流了。

這種新的情況，若與人正常的心理生活相比，的確使人靈出現了重大逆轉。靈魂不再從感官、從外在世界的窗口去尋找養份。他只專注於天主，而天主就是那自然而然從靈魂深處湧出的泉源，似乎是來自超越他自身的泉源。

從此靈魂不再依附在感覺感官上，他擺脫了因感官而使心神活動敗壞的一切因素，得到了自由。私慾偏情和精神病態從此不會再直接危害到靈魂本身和心神官能，它們只能在感覺感官上製造生理上的混亂，因為那裡才是它們的陣地。只要靈魂仍以感覺感官作為接納的器官和行動的工具，人的心神活動就得承受感覺感官的沉重負擔。心理逆轉所帶來的解放，就是將靈魂自所有影響感官的困擾中解放出來，同時免除了所有因這些困擾而產生的心神活動上的功能性紊亂。這時靈魂成功地完成了心神的淨化，使自己只服從天主，因而獲得「完美的健康，這健康就是天主自己[57]。」

這種逆轉還為靈魂的心神活動帶來另一個更重要的好處，即：使官能擺脫一切本性的運作。

聖十字若望說，本性官能只能以低劣、粗俗的作法，為信望愛三超德提供不完善的行動模式[58]。他補充說，這些官能

「……就像家裡那些不斷騷擾他的人，他們阻止他尋求自

[5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六章，620頁。

[58]同上，第三章，554頁。

己的好處，並反對他，不讓他有擺脫他們的自由。他們就是我們的救主在福音中所說的家中的敵人：人的仇敵就是自己的家人（*Et inimici hominis domestici ejus*）[59]。」

心理逆轉的目的在於把靈魂完全引到天主身邊，使心神的活動脫離仇敵的影響，而這仇敵就是本性的官能。信望愛三超德不再求助於本性的官能，而只從天主那裡領受自己活動所需要的一切。天主為三超德帶來的光照和推動，使三超德找到完善的行動方式：一切只為天主。從此靈魂在天主唯一的行動下，實現了心神完美的重生。

「他們不是由血氣，也不是由肉慾，也不是由男慾，而是由天主生的」（*qui non ex sanguinibus, neque ex voluntate carnis, neque ex voluntate viri, sed ex Deo nati sunt*）[60]聖十字若望這樣詮釋以上聖若望的這段經文。

「……這段經文（由男慾生），表示人只憑理性去判斷和了解一切；天主沒有使這樣的人成為完善的天主子女，而只使那些生於天主的人，成為完美的天主子女。生於天主就是死於舊我，又在聖寵中取得新生，然後超越自我，將自己提昇至超性境界，並從天主手中領受我們難以想像的福份，就是得到新生與天主子女的身分。若望在別處也說：人除非由水和聖神而生，不能進天主的國（*Nisi quis renatus fuerit ex aqua et Spiritu Sancto,*

[59] 瑪十 3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四章，611 頁。

[60] 若一 13。

non potest introire in regnum Dei）[61]。這就是說，誰若不從聖神那裡接受新生，就不能見到天主的國，因為天主的國就是全德的境界[62]。」

心理逆轉的好處：心靈的完全淨化、擺脫一切仇敵、心靈的新生、全心只為天主而活，這一切無不在靈魂與天主新的關係中，亦即在三超德新的行動方式下，展現出其成果。讓我們與聖十字若望一起，更進一步來讚賞這些成果。

㈡在三超德行動中的成效

聖十字若望以象徵性的說法，把三超德比作一套三件不同顏色的衣服，靈魂穿上它們，以博取淨配基督的恩寵：

「靈魂一旦被淨配基督的愛情所感動，就一心要取悅於祂，並博取祂的寵愛。因此他就穿上這套衣服出門，衣服生動地表達他心中的愛情，並可靠地保護他免受三仇的傷害，這三仇就是：魔鬼、世俗和肉身。他穿的衣服主要有白、綠、紅三種顏色，這三種顏色就代表信、望、愛三超德[63]。」

聖人後來又加強了這總體性的看法，寫道：

「當靈魂利用信德的黑夜，登上祕密的梯子時，他就是這樣打扮自己的。他衣服的三種顏色也代表靈魂以準備妥當了的

---

[61] 若三 5。

[6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四章，110-111 頁。

[6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46 頁。

三種官能，即理智、記憶與意志，來和天主結合[64]。」

聖十字若望就以這三種顏色的象徵性意義，向我們展示了靈修的全部面貌。他以發人深思的對比，向我們指出三超德與靈魂官能之間的關係，以及要戰勝的仇敵。他扼要地將三超德要求於神祕克修的進展步驟加以確定，使人能攀登結合的高峰。他簡單明瞭地把自己靈修理論的要點概括如下：

信德與理智相連接，可免受魔鬼的侵襲。

望德與記憶相連接，可免受世俗的侵襲。

愛德與意志相連接，可免受肉身的侵襲。

我們還可以將其中的關係列表如下：

信德	理智	服從	魔鬼的陰謀詭計
望德	記憶	貧窮	世上的財富
愛德	意志	貞潔	心靈與血肉的衝動

以圖表把這些內心不同事實之間的關係顯示出來，旨在從理性的基礎上建立有效的邏輯推論，這對靈修生活中的戰鬥是十分有益的。

聖人在此只是要人回憶一下他在其他地方曾詳述過的理論。這些話意義深遠，使我們看到象徵性的語言，即那表面看來並不明確的形象和文字，其中含有多少智慧，多麼值得我們仔細品味。聖人寫道：

6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51頁。

「信德是一件潔白光亮的內在衣服，使理智見到頓感目眩；當靈魂穿上信德的白衣前進時，魔鬼就不能見到他，也不能傷害他……因此聖伯鐸認為抵禦魔鬼最好的盾牌，莫過於信德。他對我們說：應以堅固的信德抵抗魔鬼（*cui resistite fortes in fide*）[65]……聖保祿宗徒也說，沒有信德就不能中悅天主[66]；有了信德，只要信德活潑堅定，就一定能使祂喜悅。天主曾親自藉先知對我們說：『我將在信德中迎娶妳（*sponsabo te mihi in fide*）』[67]。」

靈魂就是穿著這件白衣穿越了黑夜中淨化人靈的幽暗。黑夜不許任何來自天上或是地下的，弄髒白衣；靈魂就這樣達到了目前的全德境界，從今以後他只依靠天主親口所說的話。此刻他才能真切地說出達味聖王的話：「因祢口中的話，我才走這艱辛的路（*Propter verba labiorum tuorum ego custodivi vias tuas*）[68]。」

聖人對望德的陳述，也是樸實有力的，將這超德的全部理論呈現出來：

「靈魂穿的第二件衣服是綠色的，象徵望德……這種信靠天主的堅定望德，賦予靈魂巨大的力量和勇氣，並使靈魂奮發向上，一心追求永生的事物；以至於整個世界在他看來，確確實實是虛空的、荒涼的、滅寂的，若與他所希望的天上事物相

---

[65] 伯前五 9。

[66] 希十一 6。

[67] 參閱歐二 21-22；《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47 頁。

[68] 詠十六 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48 頁。

比，是毫無價值的……所以靈魂穿上這件綠衣，就可以萬無一失地抵抗第二個仇敵：世俗。因此，聖保祿稱望德為『得救的頭盔』[69]。頭盔是保護整個頭部的武器，把頭部遮蓋得嚴嚴實實，只留下供雙眼觀看的孔洞[70]。」

這種靈修戰士的圖像是生動又有啟發性的……儼然是一位中世紀的騎士，全身披上聖保祿的防禦性戎裝，手執信德的盾，頭戴望德的盔，蓋住了頭上的全部五官。

「只給靈魂留下了一個觀察孔，從孔中只能看天，不能看其他地方。這便是望德在靈魂內的一般作用，使靈魂只能向天主注視；這也是達味聖王對我們說：『我常舉目仰望上主（*Oculi mei semper ad Dominum*）』時的心情[71]。」

我們切不可忘記，如果

「……信德使理智昏暗，剝奪了一切本性的智力……那麼望德就使記憶空無所有，不再被任何受造之物所占有[72]。」

但是最貴重的，無疑還是第三件衣服：

「……一件極其華麗的紅外衣，象徵第三個超德：愛德。紅色不僅比其他兩種顏色更鮮豔突出，而且還如此提昇靈魂，

---

[69] 得前五 8。

[7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48-649 頁。

[71] 詠二十四 15；《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49 頁。

[72]《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51 頁。

竟將他置於天主身邊[73]。」

聖人大聲頌揚愛德，因為愛德給所有其他的德行帶來力量、美麗和生命：

「如果沒有愛德，便沒有任何德行在天主面前是美的。愛德就是雅歌中所說的紫紅袍，靈魂穿上它才能來到天主休息的金床前[74]。靈魂就是穿著這紫紅袍，乘著夜間的黑暗，從自己和一切受造物中走了出來，滿懷不安的愛火……只求完美地與天主有完美的愛的結合……[75]。」

愛德淨化人的意志，保護人靈免受第三個仇敵，即肉身的侵害。

「因為只要有對天主的真實愛情，就不會有私愛，也不會為個人私利著想[76]。」

這樣，信、望、愛三超德便從一切仇敵中得到了解放，擺脫那損害超性活動的罪惡根源，也超脫了那能使超德受制於不完善、低劣的行動模式的本性官能運作。既然擺脫了一切羈絆，三超德就只接受天主的影響，找到完善的行動方式，找到在天主內行動的最大效能；起心動念只以天主為唯一的對象與動機，而獲得了圓滿的成效。就是心神淨化和心理逆轉這兩種心神黑夜的佳果，把超德引到

---

[7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50頁。

[74]歌三10。

[75]《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50-651頁。

[76]同上，650頁。

了這圓滿完善的境地。既然使用的工具是完美的，活動也完美無瑕，其目標也必然可以達到。因此聖十字若望可以這樣下結論說：

「靈魂成功地穿上了這衣服，而且堅持穿下去，直至達到他所企盼的目標：愛情的結合，這實在是靈魂極大的幸福，難怪他迫不及待地要詠唱這詩句：

啊！萬幸的機緣！[77]。」

黑夜為靈魂所作的立即奏效的準備，就是要與天主有完美的愛的結合。

三、愛的智慧的勝利

愛的智慧從各種阻止其前進與妨礙其行動的障礙中解脫出來以後，便在靈魂內獲勝，而實現其願望。今後我們要研究的只是這種勝利所表現出來的各個階段，直至面見天主。從現在開始，我們將追隨聖十字若望，指出天主的智慧所統治領域的幾種特質。我們在談論中勢必有所重覆。然而，要使那堅忍不拔的目光得以不斷瞻仰天主聖愛之豐富深遠，不也正需要重覆敘述嗎？

㈠光與愛

愛的智慧的勝利是由光與愛在連續不斷的各種表現中展現出來的。因為：

---

[7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一章，652頁。

「這種靜觀的黑夜，是由光與愛所組成的，就像火焰既照明又發熱一樣[78]。」

在本書第四部中，我們對於在感覺感官黑夜裡，光與愛的各種特有表現以及個人性情在各種表現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所作的省思，現在在這更為崇高的領域裡，仍然有其價值[79]。不過應該縮小其範圍，現在天主的行動已變得更為深刻，更為清楚，各種官能自由發揮其能力的機會也大為減少了。它們不能再像過去那樣擁有神恩並享受神恩了，因為它們已在靈魂深處被天主擁抱的效果所掌控並陶醉了。

聖十字若望認為這些表現之所以不同，是因為靈魂被動地接受它們。他寫道：

「如此說來，意志既然被動地從天主那裡領受神恩，就可以在不經理智領會的情況下熱愛天主，同樣，在理智能領會的情況下，意志卻不愛[80]。」

這就是說，這些不同的表現，首先是來自天主的支配：

「這就像火焰一樣，可以發熱，卻不發光；同樣也可以發光，卻不發熱；這就是吾主的工作，祂隨自己的意願傾注恩寵[81]。」

當靈魂完全經愛的智慧調教、淨化並軟化後，以上這項原則就

---

[78]《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二章，601頁。

[79]參閱本書，第四部，第二章，〈天主是光，天主是愛〉，第711頁。

[8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二章，601頁。

[81]同上。

可以嚴謹地加以運用。聖十字若望在《靈歌》和《愛的活焰》的詮釋中，就一再提到這原則並加以證明[82]。

然而在靈魂的淨化尚未結束以前，要解釋這些表現的多樣性，其中至少一部分原因是因為淨化所達到的等級不同。這時靈魂

「以十分有限且艱辛的方式，不完善地接受那充滿愛情的靜觀……[83]

在心神淨化之始，天主的火焰似乎更專注於準備並烘乾靈魂的材質，而不是焚燒靈魂[84]。」

靈魂並未感覺到愛的火焰，然而他所領受的禮物卻是價值匪淺的崇高愛情。

「在心神黑夜之初，靈魂並不感到愛的燃燒，因為愛的火焰尚未行動，然而天主用以取代的，是使靈魂立刻對祂的愛產

---

[82] 參閱《靈歌》，第十七詩節，788頁；《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9頁。

在這些領域裡，愛的智慧統管一切，一切權利都歸屬於祂。然而我們知道，這位上智是極為體貼的統治者，祂在尊重祂自己所賜予人靈及為人靈所準備的本性和性情的原則下，治理眾生靈，以便實現祂自己的計畫。祂自始至終剛柔並濟地安排一切。祂堅忍不拔地根據其始終如一的計畫建造一切。所以，由祂所發出的行動與祂親自所預備的個人性情，無不協調一致，以達到祂預定的目標。一旦靈魂得到轉化，並全心投入工作以實現天主的計畫時，以上這些論點就可以充分地得到證實。

[8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二章，599頁。

[84] 同上，600頁。

生崇高的觀感，其崇高之甚，以至於靈魂在這黑夜考驗中遭受最大的痛苦，我再說一遍，那最大的痛苦就是他極其焦慮地認為自己已失去天主，已被天主拋棄了[85]。」

這種對天主之愛的崇高觀感，本是來自聰敏和明達的神恩之光；也就在此時，愛之火開始出現了。

「……然而經過一些時候，火終於漸漸給靈魂帶來熱量；靈魂就時常感到愛的火力和熱力……有時這愛及奧秘的神學，不僅燃燒意志，也以其光照衝擊理性官能，使理智獲得對天主的充滿天上神味的認識與光照，此恩典之大，致使理智幫助意志，使意志也熱烈地燃起愛主之情。這時意志不必有所行動，聖愛之火就噴射出熊熊火焰，靈魂獲得那從敏銳的理智所傳給他的聖愛之火，也就滿懷熱火[86]。

在這兩種官能——理智和意志的結合中，所發出的熊熊愛火……對靈魂來說，便是寶藏和甘美的泉源[87]。」

這來自「天主某種擁抱」的熊熊愛火，是天主上智將要在人的官能內高奏凱歌的前奏，因為祂將熱烈慶祝自己在靈魂實體內徹底的大獲全勝。

聖女大德蘭在這靈修生活階段中，也有過同樣的經驗。她曾體驗過自己的各種官能幾乎完全癱瘓無力，那時有一種自己感覺不到的崇敬之愛卻奏了奇效。她寫道：

---

[85]《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三章，604頁。
[86]同上，第十二章，600頁。
[87]同上，601頁。

「有時我的靈魂處在一種昏愚的狀態之中。讓我來解釋一下：那時我不知做對還是做錯，只會像別人說的那樣跟從他人，既不感到難過，也不感到安慰；生與死，苦與樂，對我都無所謂，好像都沒有感覺。那時我的靈魂，在我看來，好像一匹要吃草的小驢駒，別人給牠什麼牠就吃什麼，不知不覺地在吃……由於靈魂對內在的效果和內在的動向都毫無感覺，所以完全不了解自己的情況。現在我覺得，那時靈魂彷彿一艘船，乘著和風，劃破水面，在不知不覺中行駛了許多路[88]。」

聖女大德蘭的確與眾不同，善於作深刻入微的分析，能將所觀察到的，以美妙精準的圖像表達出來。下面就是聖愛注入她靈魂以後，她在自己內心所發現到的熾熱的灌注性聖愛：

「靈魂就像那些我見過的活水小泉源，不停地流動翻滾，把細沙往上沖拋。我認為這個比喻很自然地描繪了靈魂當時的境況。那焚燒他的愛不停地在活動，時刻要他有新的作為。愛再也不能蘊藏在他內，就像泉源不能再留在地下，而要湧流出來一樣。這就是靈魂的經常狀態。他既不能留在休息的狀態，也不能克制自己內心的激動，愛的衝力實在太大了……啊！多少次我想起了吾主對撒瑪黎雅婦人所談到的活水！我多麼喜愛這段福音啊！……

我認為還可以把聖愛比作熊熊烈火，這火若要繼續燃燒，就不斷需要有新的燃料[89]。」

---

[88]《自傳》，第三十章，323-324頁。

[89]同上，324-325頁。

那吃草的小驢駒，那翻起沙子的汩汩泉源，那熊熊燃燒的烈火，都使我們看到，愛的智慧在尚未取得徹底的勝利以前的一些外在效果。在天主最終占有並統御整個靈魂以後，除了以上這些顯露在感覺上的表現以外，還有更深刻、更持久、更特殊的表現。我們將一一詳加研究，現在就先略加說明。

㈡聖愛的勝利

獲勝的上智就是愛的智慧，其基本工作就是恩賜聖愛。這就是聖保祿宗徒所說：「愛藉著所賜予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了[90]」。愛德是極大的超性財富，唯有愛德，我們可以永久擁有，因為一切都將消逝，連信德和望德也一樣；唯獨愛德永存不朽[91]。聖保祿宗徒曾極力頌揚愛德及其優越性。聖十字若望寫道：

「一個靈魂愈純潔，愈努力於完善地度信德生活，則他領受天主所傾注的愛德也愈多；而他愈擁有愛德，天主聖神就愈光照他，並把神恩通傳給他；因此愛德就是人獲得神恩的原由和神恩通傳給他的途徑[92]。」

愛德是現世唯一的完美神恩。其他的一切神恩都是由愛德所衍生出來的，並且只能由愛德取得其價值。這種情況將在我們談到登上頂峰時，完全彰顯出來。到了那種境界，統御一切和成就一切的，就是愛德。其餘的神恩都是愛德的果實，至少也位居愛德之

---

[90] 羅五 5。

[91] 格前十三 8。

[92]《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七章，282 頁。

下，就連光也來自愛德。然而現世由愛德所發出來的光明，絕不可能像愛德一樣純全。這就是說，在現世，上智只有在愛情中才能獲得徹底的勝利。以下是愛德獲勝的幾點特質。

1.上智的勝利之所以完美徹底，是因為祂把優質的愛情傾注在靈魂之內了。我們已經再三地提過大師們的定論，他們說，愛情的純全並不在於其強度或外在的表現，而在於其品質。這品質是象徵性地以愛情所處的深度表現出來的，就是在於愛情存在於靈魂內的深度，所謂深度包括：靈魂摒棄本性的程度；靈魂只全心依靠天主的行動，以及靈魂以其最大的心神能量來領受天主最高超的神恩。

在我們目前所達到的領域裡，靈魂已完全淨化，也摒棄了世俗。他已找到了內在的曠野，可以幽然獨處，只屬於天主。

「有時靈魂不知怎麼地，會發現自己的心神高層次部分與感覺低層次部分相距甚遙，他意識到自身的這兩部分是截然不同的，彼此似乎毫無關係，因為兩者是遠離和分開的。其實，從某種情況來說，似乎確實如此，因為這時所完成的工作，完全是心神方面的，與感覺部分毫無關係[93]。」

心神與感覺如此清楚地分離，就表示靈魂的淨化已多麼完美，只有這樣靈魂才能接受天主的行動。對於這種由心理逆轉所促成的分離，靈魂能清楚地體驗到。

「靈魂似乎覺得已被置於幽深孤獨的清靜之中，沒有任何人能進入其內；那裡好似廣漠無垠的曠野，而且曠野愈幽深、

[9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三章，663頁。

遼闊、清靜，也愈充滿吸引人的魅力、甘飴和快樂；靈魂處在這種境地，隱隱地知道自己已遠遠地超越世上的一切受造物[94]。」

這廣闊的靜獨，就是心靈的深處。靈魂就在那裡，超越一切官能，被動地接受天主所傾注的愛。聖十字若望又這樣寫道：

「這被動的愛並不直接傷及意志，因為意志是自由的；這愛之火應該是一種愛的激情，而不是意志的自由行為；它傷及靈魂本體，然後被動地激發其熱情；因此應該稱此愛為被動的愛，而不是意志的自由行為；只要意志是自由的，其行為就不能稱為被動的[95]。」

愛的智慧灌注其愛。這上智聖愛「源自天主」，通常，先「經過最高等級的天使，再到最低等級的天使，最後來到人類[96]」；這愛的灌注愈來愈熱烈，直到天主親自以擁抱來灌注。這種擁抱

「是靈魂與天主的熱情相擁，這已是靈魂所嚮往的完美結合的開始……這種接觸在理智和意志兩個官能的結合中，燃起愛的熊熊烈火[97]。」

愛情的轉化既已完成，我們將會發現聖言的微妙接觸；這接觸「以微妙的方式深入到靈魂的實體之中，而觸及整個靈魂[98]」。

---

[9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9頁。
[95]同上，第十三章，603頁。
[96]同上，第十二章，599頁。
[97]同上，601頁。
[98]《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5頁。

我們目前只要把遮住這些神祕領域和天主在這些領域所完成的工作之帷幔揭開，就能明白灌注性聖愛的超高品質，以及領受聖愛的靈魂所具有的高度純潔性。

2. 愛德所特有的主要效果，就是結合和轉化。愛德不僅是一種聯繫而已，而且更能使其所結合的兩個實體互相滲入對方，並帶領雙方進入相互近似、彼此相同的境界。超性的愛德是由天主傾注在我們靈魂內的，使我們分享天主的生命而成為天主的子女。愛德是天主的恩賜，藉此恩賜，天主領養我們為其子女。

愛德在淨化、分離、征服了靈魂以後，便在靈魂內通行無阻。這時愛德的結合性和轉化性能力，就能按天主的意願充分發揮其功效。於是愛德就把「兩個意志，即靈魂的意志和天主的意志」結合在一起，使兩個意志融洽一致，彼此絕不排斥[99]。

既然愛德的行動定位在靈魂的實體內，便在那裡實現了聖十字若望所說的「實體性的結合[100]」。這種結合是愛德為靈魂所玉成的轉化，使靈魂「與天主結合，因而分享天主的性體，儘管這種結合並非本質性的結合[101]」。這是愛情所玉成的相似性結合，因此稱為愛的相似性結合。

以上的用語告訴我們，愛德在這些領域裡，能使我們完美地實現我們的超性聖召。愛德所具有的結合性和轉化性能力，使我們得以完美地重生，而成為完全的天主子女，並使我們的轉化愈來愈明顯，最後竟與聖言相似，在祂內投入聖三的懷抱，而分享天主的一

99《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四章，109頁。

100 同上。

101 同上。

切作為。愛德就因這轉化人靈的功能，而在諸德中占有首位，成為我們全心企盼的德行。天主所賜的其他神恩，若與愛德及其轉化人靈的功能相比，只不過是些方法或效果而已。這些方法再有效，這些效果再美好，即使像結合的效果那樣光耀，在愛德面前，仍應保持其附屬的地位。保祿宗徒曾說：

「你們應該熱切追求那更高的恩賜。我現在把一條最高超的道路指給你們……要追求愛德[102]。」

聖十字若望強調，實踐愛德為靈魂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只有愛德才能使靈魂在天主內得到轉化[103]」。

3. 這種轉化一經實現，也就是說，所有的官能都已淨化，並完全服從愛德的支配，自此愛德的活力就享有全面的自由。因為愛德基本上就是動力，是有擴散性的至善（*Bonum diffusivum sui*）。愛德本身就是利他的擴散力，不斷地自我奉獻。愛德就是分享天主的生命。愛德一旦停止活動，就是自我毀滅，自趨滅亡。愛的生命就在於其動力，在動力中不斷行善助人。

那麼，這動力是什麼？就是天主聖子的動力，基督耶穌的動力。這動力與聖三內的聖子一起投向聖父，為能在父性的行動下，不斷地自我更新，然後從那裡再下降到已被其征服和受其支配的靈魂實體和官能及感官內，把從天主內新獲得的珍寶傾注給它們。靈魂及其官能從此只擁有愛的洪流所帶給它們的寶藏，因為愛滿載著天主完美的恩賜，重新自天而降。

---

102 格前十二 31；十四 1。

103《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一卷，第二章，32 頁。

子女的孝愛隨同耶穌的孝愛，一起再降到世上和人靈內。天主聖言的愛就是愛的聖神，祂建造教會，即基督的奧體。這時愛的轉化作用使人順從聖神的推動，全心全力去實現祂所從事的事業。愛的聖神確實把自己所征服的人作為自己的合作者。

那麼人應該做什麼呢？愛的聖神要求於他的，就是祈禱、犧牲和行動。三樣都做，或只做其中一樣，全憑已成為他的主宰的耶穌的旨意，和聖神給予他的行動指導而定。他一無所愛，一無所要，只求全心服從自己的至愛者，並完成愛的聖神要藉著他去完成的工作。

這項工作無論是精神方面的還是物質方面的，是行動性的還是靜觀性的，是否都會把靈魂引入內心深處去品味天主，或把靈魂帶到天涯海角去奉獻自己的一切？這些不同的活動，對自己來說不過是外在的形式而已，完全無關緊要，因為他一心只要愛。愛不是休息，而是對那位至愛者的自我奉獻，將祂的感情，祂的思想，祂的意願都做為自己的，並效法祂的態度，祂的動作，任憑祂把自己帶進祂一切的行動和一切的意願之中。除了在祂要他在的地方，在祂把他帶去的地方以外，還能在哪裡找得到祂呢？他若只想期待品嘗愛情的滋味，只想安逸地靠近祂身邊看著祂，勢必會錯過與祂接觸的機會；而且就在他取回自己的獨立自主權時，就會失去祂。為了要滿足常與祂緊密結合的願望，他的愛就該跟隨他的那位至愛者，祂引導他到哪裡，他就到那裡。唯有這樣才能稱作愛，才能算是愛德的徹底勝利。

4. 愛德徹底勝利的標記就是平安和甘飴。當初愛的動力在頑固的阻礙前變得猛烈，又用激烈的手段消除了障礙；如今那些阻礙已完全從內部崩潰了。外在的阻礙也全被那出自愛的沉默和無言的忍耐所擊退了。於是愛就像陳酒一樣，那些使其發酵、發泡的酒渣已

沉澱在底，剩下的只有它實體內的力量、甜美與熱情[104]。

以上就是心神黑夜給愛帶來的勝利所具有的幾種特質。現在要做的，就是在以後的各階段中將其逐一詳加敘述。

㈢光的擴展

光，是愛的轉化最寶貴的果實之一。聖十字若望寫道：

「這種轉化不是別的，是超性的光照亮了理智，使理智與天主結合，而成為神聖的。在意志方面，由於理智開了悟而成為神聖的，意志被帶動而燃起愛火，因此意志只以神聖的方式去愛[105]。」

其實轉化理智的光和燃燒意志的愛，兩者同時發自更深的根源，就是發自那在靈魂的實體內所完成的愛的轉化。在這些領域內，光來自那由愛所創造的共同性體。因此光就是愛的果實。光唯有在面見天主時，才會優先於愛情，因為到了那時，榮耀之光（*lumen gloriae*）會讓我們看見天主，看見祂的真面目，因而可以參與天主內在生命的運作，這些運作是按一定的邏輯方式進行的。

這來自愛的光是卓越的；它具有其神聖來源的特徵和特恩。

1. 光的第一特徵是隱祕的，是發自幽暗，並被幽暗所包圍的。

信德把我們領向天主，只有在幽暗中才把天主啟示給我們。這是信德的主要特徵之一，在現世是不會消失的。之所以會有這幽

104《靈歌》，第十六詩節，781-784頁。

105《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三章，609頁。

暗，是因為我們的認知工具是不完美的，我們可以將此歸因於天主自己，同聖詠作者一起詠歎：

「在祂的腳下是黑暗；祂乘風飛揚於革魯賓之上，藉著風的羽翼翱翔，祂四周以幽暗作帷帳，以含雨的濃雲為屏障[106]。」

聖十字若望解釋這段聖詠說：

「祂置於腳下的黑暗，祂選為帷帳的幽暗，如屏障般將祂圍住的烏雲，這一切都說明信德的黑暗，而祂就隱藏在這幽暗之內[107]。」

即使是天主最高的顯現，也不會使祂走出這幽暗，聖十字若望寫道：

「當撒羅滿把聖殿建造完畢，天主便在大片烏雲裡降來，使聖殿完全處在極深的幽暗之中，以至以色列子民什麼也看不見。那時撒羅滿說：『上主曾決定要住在烏雲之中[108]』。

天主在山上顯示給梅瑟，同樣是在烏雲之中。每當天主莊嚴地顯現，都是在烏雲裡出現的；就像我們在約伯傳裡所看到的，天主是在烏雲密佈中對他說話的[109]。這些烏雲就表示信德的幽暗，天主就隱藏在這幽暗之中，把自己通傳給靈魂[110]。」

---

106 詠十七 10-12。

107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八章，133 頁。

108 列上八 12。

109 約三十八 1；四十 6。

110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八章，133 頁。

在靈魂尚未淨化之前，那由堅定的信德從黑暗中所激發出來的光，仍是朦朧的。現在這光正在漸漸變成黎明的曙光，但曙光尚沉浸在幽暗之中，無法把黑暗驅散。

靈魂所能蒙受的最崇高的光，也是這樣的，例如：

「這徹悟的實體，擺脫了一切依附體及一切深入到理智內的圖像；以哲學家們所說的被動的或可能的方式深入理智，因為理智在領受時是被動的，其本身並無任何作為。這種認識雖然已擺脫一切依附體，但並不因此而更加明亮，仍是幽暗的，因為這就是靜觀，聖德尼說，現世的靜觀只是幽暗中的一線亮光[111]。」

奇異的神視本身，就如黑夜裡劃過的一道光，或如「無限」所穿的幽暗衣服突然出現的光紋，這些都只不過亮出了一點隱藏著的奧祕而已，但已揭示出這隱藏的奧祕是多麼深邃。因此在以上的情況中，黑暗還是多於光明。如果不是這樣，那就不是天主的情況了，因為聖十字若望還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知道，只要理智還留在肉體的牢籠裡，就沒有能力領受對天主清楚的認識；因為這種認識不是在現世的條件下所能有的，只有先死去，否則就不會有這種認識。因此，當梅瑟向天主要求對祂有清楚的認識時，天主回答他說不可能：『沒有人能看見我，還能活著[112]』。所以，聖若望說：『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113]』。」

111《靈歌》，第十三詩節，760-762頁。

112出三十三20。

113若一18；《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七章，128頁。

靈魂就像基德紅的士兵，手執火炬，卻把它藏在瓦罐中，只有打破瓦罐，光才會照出來[114]。

2. 這黑暗中的一線光，或以否定的方式對天主所獲得的認識，不是來自理智思考的果實，而是「由愛的道路藉通傳和灌注[115]」得來的。就像天主上智不是透過感覺由外在而來，而是從愛的內在經驗中湧現出來的，這天主上智就是新的認識模式。

「靈魂好像一位第一次看見一件從未見過的東西的人一般；他去了解它，把玩它，但無法給它命名[116]。」

靈魂的確又驚又喜，因為他在自己內獲得了這純樸的、全面的、屬靈的、充滿愛的、寧靜的、隱遁的、和平的、美妙的，及令人陶醉的認知[117]。這認知是從靈魂深處、從被愛所轉化和滲透的全部官能中所發出來的。

因為這認知是從愛情在靈魂的實體內所完成的神聖共同性體所產生的，這種認知其實就是「天主對靈魂所說的語言，或純神對純全心神的語言[118]」，它擁有經由接觸天主而得到的一切豐富認知。

天主的巨大財富就隱藏在其幽暗之中，這幽暗中一線亮光的特質和優點，就在於能使靈魂在對天主的奧祕的美妙經驗中，去發現那位深深被幽暗所包圍的、超越一切的存有。因此，靈魂只求能更

---

114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八章，134頁。

115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5頁。

116 同上，627頁。

117 同上，626頁；《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03頁。

118 《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8頁。

深入這美妙的幽暗之中，

「……深入這團團圍住天主的烏雲之中。因為既然烏雲是天主的帳幕和住所，同樣也應該是靈魂的帳幕和住所；是靈魂的堡壘，是他最安全的地方[119]。」

靈魂渴望更深地隱藏在天主聖容的奧祕之中，並進入祂的帳幕之內[120]。

由於此認知如此單純，靈魂除了體會到它所帶來的平安和快樂以外，什麼也說不出來。只有等到靈魂因蒙受奇恩異寵和享受神味，因而獲得各種具體形式，當然至少是象徵性的形式時，才會把自己所認知的細細道來[121]。

3. 聖十字若望指出，靈魂在心神的黑夜裡，發現內心有親密友情的臨在。他寫道：

「然而，處在這來自幽暗和愛情的艱難困苦中，靈魂在內心感到有親密友情和某種力量的臨在，到處陪伴著他並支持著他[122]。」

這親密友情的相伴也是這時期的特徵和前所未有的事。在這之前，靈魂曾經驗到有活水湧入他的官能之中，尤其湧入他的意志之

119《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六章，622頁。

120「祢將他們掩護在祢儀容的影下，免遭世人的迫害；又將他們隱藏在祢帳幕的裡面，免遭口舌的中傷」（詠三十21）。

121《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七章，628頁。

122同上，第十一章，597頁。

內。那時活水之源既深且遠。在自己更為深入以後，如今感到天主的行動就在自己心神之內，與靈魂的實體互相接觸，有了純神對純全心神、天主對靈魂的語言。

這些接觸使靈魂體驗到「存有」的源頭，而他自己就是從此源頭噴湧而出。這不是圖像性也不是理性神視，而是心神淨化後的感悟。在教會信理教義的幫助下才容易表達的這種感悟，隨著每個高升的階段，愈來愈清楚，愈來愈觸及實體，直到變成幾乎是經常性的，成為靈魂徹底轉化的標記。

有了對天主臨在的感悟，似乎也連帶有對魔鬼臨在的感悟，這是聖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的結尾中所提到的[123]。這並非說魔鬼能觸及靈魂的實體；因為能直達靈魂實體的只有天主，而且「連好天使和魔鬼都不能理解其中所發生的事[124]」。魔鬼連模仿心神交流也無能為力，因為心神交流就其性質而言是無形無像的。然而，

「……魔鬼為了打擊靈魂，就按照好天使所使用的方式來造訪靈魂，讓靈魂見到十分可怕的惡神；牠要這樣以一個神體來摧毀另一個神體[125]。」

因此魔鬼便利用靈魂在心神方面的敏感度及經驗，使他見到牠的臨在，這樣就足以在他身上造成「心靈上的恐怖和慌亂，有時這是十分痛苦的[126]」。

4. 我們還該指出，心神黑夜所產生的效果，還包括靈魂有能力

---

[123]《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二章，660-662頁。

[124]同上，661頁。

[125]同上，659-660頁。

在不受感覺感官的干擾和歪曲下，領受最純全的屬神的崇高認知；這些是靈魂在被動的情況下，由天主灌注在他靈魂內的獨特真理。這些都是對天主自身的認知[127]。

這淨化也使靈魂經常能奇妙地深入天主的奧祕，甚至能洞悉人類心中的隱祕。聖十字若望寫道：

「我們應該知道，那些心神已徹底淨化的人，都能或多或少認識別人的心事、思想、喜好或秉性，這種認識輕而易舉，似乎來自天生秉賦。他們憑外在的跡象，即使是十分微小的，比如言語和動作，以及其他標記，就可以知道。魔鬼也有這種能力，因為牠是精神體，根據保祿宗徒的話，屬神的人同樣也有此能力，他說：屬神的人能審斷一切（*Spiritualis autem judicat omnia*）[128]。他又說：聖神洞察一切，連深奧的天主事理也能洞悉（*Spiritus omnia scrutatur, etiam profunda Dei*）[129]」。屬神的人按其本性來說，可能無法認識人們心中的思想和內心，但在超性之光的協助下，就能憑外在的跡象洞察人心[130]。」

由此可見，心神黑夜使心靈的全部潛能擺脫了束縛，獲得了自由，不僅能接受天主的光，而且還能在祂的光照下洞悉人內心的一切。靈魂還是人的靈魂，但是已高度靈性化了。

126《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二十二章，660頁。

127參閱本書，第五部，第二章，〈奇恩異寵〉，有關神體的認識；990頁起。

128格前二15。

129格前二10。

13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四章，268頁。

㈣聖愛勝利的各個階段

要評估心神黑夜所帶來的聖愛的勝利，不可忘記我們在談論靈修成長時，所曾詮釋過的聖女大德蘭的話[131]。聖女寫道：

「我曾經說過，並且希望大家千萬不要忘記，我們肯定，靈魂在成長，這是真的，但是不像肉軀那樣成長。小孩子發育成長，到了成人的身材，就不會再縮小，回到童年的身軀。至於靈魂，卻迥然不同。我所觀察到的是根據我自己的經驗，因為我無法由別處得知[132]。

在靈修的道路上，任何一個人，即使他是靈修巨人，也得經常回到嬰孩的境界，如幼兒一樣吸奶。希望大家總不要忘記這一點，也許以後我還要多次提起，因為這一點太重要了[133]。」

靈修成長並不像肉軀成長那麼固定。肉軀成長使人看到一種不變的物質實體。靈修成長由於是精神方面的，所以難以覺察，即使我們發現靈修成長了，但似乎又在變動。靈修的成長似乎沒有什麼明確不變的標記，只是具有一種充滿活力的節奏，而這些節奏倒是有一些相當明確的特徵。

這正是聖十字若望在《心靈的黑夜》的最後幾章中所表達的；在那幾章中他把愛的智慧比作祕密梯子：

「這時，我藉那祕密梯子悄悄地走了出來[134]。」

---

131 參閱本書，第一部，〈序言〉，第九章，〈靈修的成長〉，第210頁。
132 《自傳》，第十五章，153-154頁。
133 同上，第十三章，131頁。

這象徵性的說法表明靈魂的雙重活動，即在心境上的上升與下降的活動，以及不斷向結合頂峰攀登的活動。第一個活動看來發自愛德的當下心境，而第二個活動則更為深刻，是與愛德同步增長的。

1.「我們把這神祕性靜觀稱作梯子，因為就像梯子有可供上下的踏階，同樣，這神祕性靜觀可以利用交流或光照，使靈魂朝天主上升，同時使靈魂謙卑自下[135]。」

這上與下不僅道出靈魂內在的感受，而且還說明了某些表現在外的實情。暴風雨會繼風和日麗而來；賜予平靜似乎只為了迎接艱難困苦的到來；但艱難困苦之後又是極大的平安。

聖女大德蘭對此情況說得很具體：

「有時有些人的意志已完全結合於天主的聖意，他們可以忍受各種痛苦，寧願萬死，也不願犯一過失；然而竟遇到了誘惑和迫害的攻擊，使他們為了避免冒犯天主或失足犯罪，而必須求助於靜禱這首要武器。他們必須重溫：現世的一切要結束，有天堂也有地獄，也要利用諸如此類的道理來作默想[136]。」

聖十字若望表示，靈魂在現世不可能有永遠的休息。因為靈魂

「……不斷地上上下下。這上下交替的原因，出於全德的要求；因為全德在於完美地熱愛天主和輕視自己，兩者都是必

---

[134]《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八章，631頁起。

[135]同上，第十八章，632頁。

[136]《自傳》，第十五章，154頁。

要的條件，缺一不可。天主必須讓靈魂在這兩方面受到鍛鍊[137]。」

這上與下的活動在心神的黑夜裡尤為明顯，其所造成的痛苦較輕，但並未消除，要一直達到神祕梯子的頂端，進入完美的結合之後，才能獲得完美的休息。神祕梯子的頂端在哪裡，聖十字若望在後面自會告訴我們。

2. 事實上，這梯子也表示靈魂向結合的目標攀升。這種動向當然是最重要的。第一種活動指的只是愛情的表現，第二種活動直達靈魂的實體。聖十字若望寫道：

「現在讓我們更具體、更明確地談一談這祕密性靜觀的神祕梯子。之所以把這靜觀稱作神祕梯子，主要是因為它就是愛的學問，也是天主所灌注的對天主充滿愛情的認知；就在照亮靈魂的同時，它也以愛情燃燒靈魂，使靈魂一級一級地上升到自己的造物主天主那裡；因為唯有愛情才能使靈魂與天主結合，並使靈魂依戀天主而不再離開[138]。」

既然實現結合的是愛，因此愛就是評估結合的標準，那升到結合境界的梯子也就是愛的梯子。這愛的梯子共有十級。聖十字若望說：「我們是按聖納德和聖道茂的觀點，根據其效果而作了這樣的區分[139]。」在下一章中，他就說明每一級的效果：

「愛的第一級，給靈魂帶來一種有益的失落感……到了第

137《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八章，633頁。

138 同上，634頁。

139 同上。

二級，靈魂就不停地尋找天主……第三級，使靈魂行動起來，並將他充滿愛火以防止跌倒……第四級，靈魂感到對至愛者尋而不得的苦，且永不感疲勞……第五級，愛使靈魂以神聖的急躁渴慕並尋求天主……第六級，使靈魂輕步奔向天主，多次觸摸到天主……第七級，使靈魂鼓起神聖的勇氣……第八級，使靈魂依戀至愛者並與祂結合永不分離……第九級，使靈魂對天主燃燒著甘飴的愛火……最後一級，即第十級，由於能立刻又清楚地享見天主，靈魂便完全融入天主之內[140]。」

這神祕梯子或愛的梯子指明了愛的各個等級，或愛在品質上的逐步提升；靈魂就靠攀登各等級直到獲得圓滿的恩寵為止。因此，愛在靈魂攀升中的重要角色也就一目了然了。這梯子從最初的灌注被動性愛情開始，直到在天上面見天主為止。在達到頂端以前，愛就不停地攀登，絕不休息。愛一直在活動中，不斷攻克、擴展和攀升。聖十字若望說，「只憑我們本性的能力，是無法認識這些愛的等級的[141]」，因此，愛的進程或等級，只有從其各種效果來判定。

不錯，這些效果是按照其優越性來劃分等級的。聖十字若望目光銳利，掌握住顯示在外的效果與內在的實況——即由這些外在效果所表現出來的愛情——之間的關連。因此聖人所介紹給我們的，確實是一種合乎邏輯順序的真實進步情況。

然而我們無意用這愛的梯子所指明的十個等級，來作為我們研究這靈修生活最後階段的基礎。其理由也許是因為我們對聖十字若

140《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十九和二十章，635-643頁。

141同上，第十八章，634頁。

望所熟悉的領域還了解得很不夠。但我們總覺得他把愛情的步步上升描寫得過於詳盡，過於細緻了，不太適合作講解之用，因為在講解中應以清楚明確為重，因此我們只好捨棄這些難以掌握的神祕細節了。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理由，就是這種邏輯順序在靈魂攀向頂峰的過程中，通常並不明顯，有其他特徵更為顯著，這些特徵似乎是天主的仁慈刻意要加以凸顯的，因為它們符合祂對每一靈魂所特有的旨意以及祂所賦予的使命。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來到加爾默羅會院，目的是為罪人和司鐸們祈禱；對她來說，在到天上面見天主以前的那轉化性愛情的最後階段，必然是燃燒著的愛火，而聖十字若望所指出的甘飴，就隱藏在聖女所背負的贖罪痛苦中，使她如願地分享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聖死。因此，天主的仁慈為了實現某項特殊使命所建立的相對性順序，就取代了由效果等級來分類的邏輯性順序。

因此我們放棄了探究愛的梯子之每一級的打算，因為在我們看來，這還不如重新採用先前已指出的，在這最後階段有關聖愛勝利的各個層面：即靜觀性光照的開展、聖愛所實現的轉化功能，以及聖愛在教會內的外在效能。我們將從這些方面，也可以說，從聖愛的每種主要豐富內涵，來確定其進展過程，直到最終的全德境界。

第七章

心神的婚約與神婚

> 誰愛我，我父也必愛他，我也要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1]。

聖女大德蘭在登上靈修生活的頂峰時，不斷呼求天主的援助。在進入第六住所之前，她曾寫道：

「願天主助我能成功地為妳們說明其中幾個十分困難的問題。如果至尊天主不偕同聖神來引導我的筆，我很清楚，這工作是超越我能力範圍的[2]。」

面對第七住所時，她的祈禱更為懇切：

「願至尊天主屈尊引導我的筆，使我明白應如何對妳們說明那些我要告訴妳們的神奇之事；這是祂要在第七住所內啟示給人靈的。為此，我已懇切祈求過了[3]。」

聖女大德蘭身處靈修的頂峰，自認很難表達自己的經驗，而我

---

1 若十四 21，23。

2 〈第五住所〉，第四章，926 頁。

3 〈第七住所〉，第一章，1027 頁。

們卻要評論她個人的經驗，豈不冒失？

然而，加爾默羅會的大師們照耀在靈修高峰上的光是那麼單純，那麼晶亮，即使沒有這種經驗——因為唯有透過自身的經驗才能使人理解他們所描述的細節，然而只要我們跟隨大師細讀深思他們的描述，仍可獲益匪淺。因為這種攀登所能提供給我們的，是純淨的空氣與瑩潔之光，足以增強我們的靈修。我們將在他們出自親身經歷的教導中，驚喜地發現福音中有關天國的最高超、最單純的聖訓，已完美地實現了。

我們要探索的就是這最後的里程。正是為了渴求這種助益，所以我們才大膽地追隨這幾位聖德的高超大師，直至靈修的頂峰。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在著作中，所凸顯的福音首要真理，就是吾主在最後晚餐後對宗徒們所作的雙重許諾。因此我們就把這段經文置於本章標題的下方：

「誰愛我，我父必愛他，我也要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4]。」

對於那些具有完美愛情的靈魂，耶穌許諾要把自己顯示給他。我們發現，這寶貴的許諾在心神的婚約中將初步實現。

「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5]。」

對於那些完全忠於愛情的靈魂，天主便以完美的愛來回應他，

---

[4] 若十四21。

[5] 若十四23。

並將永遠完全占有靈魂，靈魂也成為祂真正的住所。這個許諾將在心神的結婚（神婚）中完美實現。

所謂心神的婚約和神婚，是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所採用的象徵性說法，用以標明並描述達到靈修頂峰的兩個階段。聖女寫道：

「你們曾多次聽說過，天主以屬神的方式與靈魂結婚。仁慈的天主竟如此屈尊就卑，祂應受讚美！當然，這種比喻還是粗淺的，但是除了婚姻聖事外，我找不到其他可使妳們更了解的比喻了。我要說的結合，其實與婚姻差異很大，相距甚遠。這種結合所表現的，只是心神方面的，吾主在此結合中所給的神樂和神味要勝過現世結合的千萬倍。這完全是相互的愛情，這愛情的來往是極其聖潔、極其委婉、極其溫馨的，是言語所無法表達的，但是吾主知道如何使我們感覺得到[6]。」

這象徵性的說法可能有些大膽，可是完全可以獲得聖保祿的認可，因為他認為男女在婚姻中的結合，就是基督與祂教會結合的標記，而且還從基督與祂的教會的結合中，得到人間婚姻的恩寵和價值[7]。

心神的婚約與神婚這兩個階段，將使我們看到，在轉化性的結合中天主的顯現如何進展，還有靜觀性的光照又如何發揮其最大的功效。

---

6 〈第五住所〉，第四章，921頁。

7 「為此，人應離開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為一體。這奧祕真是偉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會說的」（弗五31-32）。

一、心神的婚約

關於心神的婚約，聖女大德蘭在她的《自傳》和《靈心城堡》的〈第六住所〉中[8]，還有聖十字若望尤其在他的《靈歌》的第十二至二十六詩節的詮釋中[9]，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教導。他們的教導，不僅方向是一致的，而且十分相似，甚至在描述中的表達方式也是相同的。聖十字若望在詮釋靈魂應允心神婚約的第十二詩節時，這樣寫道：

「現在應該說一說各種不同的心醉神迷和神魂超拔，以及通常發生在靈修者身上的心靈提升或心神飛越。然而我的本意，就如<前言>中所述，只是對那些詩節作簡短的陳述，因此就把這事交給比我講得更好的人去做。其實我們的德蘭院長修女，對這些靈修問題已寫了不少美妙的篇章。我希望慈善的天主讓這些篇章早日付梓[10]。」

上面的話顯然是指聖女大德蘭在《自傳》中所作的描述，可能也包括《靈心城堡》中的描述，因為聖人對此一定有所知悉。同時也憶及 1571 至 1574 年在降孕隱修院會客室裡兩位聖人的交談，以及中止他們談話的心醉神迷。那時聖女大德蘭是隱修院的院長，而

---

[8]《自傳》，第二十至二十一章，193-218 頁；〈第六住所〉，第四至六章，956-982 頁。

[9]《靈歌》，第十二到二十六詩節，742-835 頁。

[10]同上，第十二詩節，745 頁。

聖十字若望則是聽告解神師。當時聖女大德蘭已由時常心醉神迷的階段，提升到了神婚的境界。聖十字若望大概還處在心神婚約的階段，但對奇恩異寵已有所體驗；因此聖女大德蘭當時的經驗要比他更加完整。這位神祕大師當時在某些方面得到聖女大德蘭的開導，也是很正常的；後來在他的著作中，他是以身為徒弟的口吻加以敘述的。然而在《靈歌》和《愛的活焰》的詩節的詮釋中，聖十字若望對聖女大德蘭的描述，作了極為恰當的補充，使得這個時期的重要特徵得以顯現出來。

㈠心神婚約的內涵是什麼？

聖女大德蘭回答說：

「妳們來看看天主如何達成心神的婚約。在我看來，當祂使靈魂心醉神迷，擺脫一切感官時，婚約就訂立了。因為靈魂若沒有擺脫他的感官，而見到自己離至尊天主那麼近，他也許就會與肉身脫離了[11]。」

聖女在《自傳》中說得更為明確：

「……我們現在來說一說這件事吧，天主攫取了靈魂，把他完全從地上舉起，誠如我所聽說的，這情況就像雲霧或太陽吸收水蒸氣一樣。神聖的雲霧帶著靈魂上升到天上，開始讓他看到那為他所準備的天國是何等輝煌。我不知道這個比喻是否恰當。不管怎樣，事情的經過的確就是這樣。在心醉神迷中，

[11]〈第六住所〉，第四章，956-957頁。

靈魂似乎已經離開了肉身。人清楚地感覺到，他身體的熱度降低，漸漸冷了下來，但卻感到極端的溫馨和快樂。人絕對無法抗拒心醉神迷。至於結合，由於我們還腳踏土地，即使困難重重，我們總是有辦法抗拒的。但是在心醉神迷中，至少在通常的情況下，人是不可能抗拒的……我說過，當事人了解也知道自己被帶走，但不知被帶到哪裡去[12]。

那時靈魂與肉身是否仍結合，我說不上來，至少我不敢發誓說，靈魂還在肉身內或者已離開了肉身[13]。」

聖十字若望幾乎用同樣的用語來描述天主的這種行動；為了和人訂立神聖的婚約，天主將靈魂提昇至更高處，聖人在《靈歌》第十二詩節的詮解中這樣寫道：

「就像在上一詩節中，靈魂十分焦急地想看祂的眼睛，靈魂的至愛者就滿足他的願望，讓他看到祂至尊性及天主性的幾許光芒。在如此高超、如此懾人的交往中，靈魂因心醉神迷及神魂超拔而脫離自己……靈魂感到自己在擺脫肉身，與肉身分離。因為這種恩寵是我們的肉身所無法承受的；這時人靈被高高地舉揚，以能與前來的天主的神結合在一起，因此靈魂便以某種方式努力使自己脫離肉身……為了更了解這飛越的性質，還該指出，誠如我們已說過的，在天主的神的來訪中，人靈就

12《自傳》，第二十章，194頁。

13〈第六住所〉，第五章，971頁。
聖女大德蘭乘此機會提出了區分靈魂與心神的問題。參閱本書第一部，第三章，第87頁，〈認識自己〉。

會被強大的力量帶走，這時人靈就捨棄肉身，停止了感覺，不再在肉身內活動，因為人靈從此只在天主內活動。因此，聖保祿提起自己的神魂超拔時，就說他不知道那時靈魂是否在他的肉身以內[14]。」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為了防止假冒的心醉神迷，便指出這時的心醉神迷與「本性的昏迷衰弱毫無相同之處，因為身體一旦感到痛苦，這些昏迷衰弱就會消失[15]」。這種本性的衰弱是會在體質不強的人身上發生的，而「確實是真正的心醉神迷時，天主會把整個的靈魂引向祂自己[16]」。

聖女大德蘭認為，更重要的，就是要指出在心神婚約中的心醉神迷與第五住所中的結合性神祕恩寵，兩者之間的不同點。她在每一階段都仔細指出此階段與前一階段的不同之處，以及所取得的進步。

當然，神祕性的結合已使靈魂接觸到了天主，就是雙方的相見。聖女談到這種結合時這樣說：

「我認為這種結合尚未達到心神婚約的境界。通常兩人若要結婚，得先考量彼此是否合適，是否喜歡；他倆就彼此相見，增加彼此的認識，看看彼此是否更為滿意，我們的情況也是如此。假設婚約已經明訂，靈魂清楚自己將獲得多大的尊榮；便決定用盡一切辦法，在一切事上都遵行淨配的旨意；好使至尊

[14]《靈歌》，第十二詩節，742-745頁。
[15]同上，745頁。
[16]〈第六住所〉，第四章，961-962頁。

淨配滿意。在神聖淨配這方面，祂見到他的心意如此堅決，便非常滿意；又出於其仁慈之心，祂讓他能進一步地認識祂，而正如我們所說的，最終和他相見，並結合為一。我們可以說，事實的確是如此，而相見的時間是極其短暫的[17]。」

這是渴望結合的雙方之首次見面，這會面使雙方互相認識，然而雙方並無任何承諾。婚約將在另一次會面時完成，這次會面有另一特質，聖女將加以說明。

在神祕性的結合中，會有以下情況發生：失去意識、內外感官完全停止活動、靈魂因感官停止活動而陷於黑暗之中、因深入自己的中央而失去知覺。等到清醒過來，靈魂才確定自己曾在自己的中央，住在天主之內。他發現了與天主接觸時所得到的財富，可是對於這接觸他什麼也說不出來。聖女說，在婚約的彼此會面或心醉神迷中，靈魂

「並沒有失去內在官能的功能，因為這不同於昏迷或暈倒，若是昏迷或暈倒，那時靈魂就會完全失去內在或外在的認知[18]。」

聖女告訴我們，靈魂被一種無法抗拒的力量舉了起來，帶走了，那時他並沒有在黑暗中失去知覺，聖女還明確指出：

「就我對這種特恩的了解來說，那時靈魂對天主的種種最為清楚，他對至尊天主從來沒有過那麼多的光照與認識。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我們的官能和感覺都停止活動，可以

[17]〈第五住所〉，第四章，921頁。
[18]〈第六住所〉，第四章，，958頁。

說就像死了一樣，那麼靈魂如何能知道自己了解那種奧祕呢？我承認我不知道，恐怕任何人都不會知道[19]。」

聖女還說：

「心醉神迷比結合更占上風，產生更大的效果以及其他不少特殊的作用。結合似乎很可能同時是心醉神迷的起點、中間階段和終點，在靈魂內部，事實確實是如此。然而心醉神迷的其他效果則屬於更高層次，並且從內在或外在都顯示出來[20]。」

在婚約的心醉神迷中，靈魂不僅有成果豐碩的接觸，而且真正地進入天主之內。更重要的是，神祕性結合的黑暗已被眩目的光所取代。靈魂神智清楚地進入天主之內。他完全意識到自己與天主結合，並發現深不可測的天主奧祕。對此，聖女找到了一個比喻，可以更生動、更明確地闡明她所要教導的一切：

「我設想你們進入君王或貴人宮中，進到一個被稱作客廳的地方，那裡擺設著晶瑩的器皿和稀世的珍寶，你們一進門就能一覽無遺。有一天我被人帶進阿爾伯(Albe)公爵宮中這樣的一間客廳中……我一進那客廳就驚呆了，我自問這一大堆陳設有什麼用呢？我當時想到這些琳瑯滿目的受造物，可以助我讚美天主。此刻我驚覺這些東西對我所要談論的問題倒是很有用的。當時我在那裡只呆了一會兒，由於裡面的東西實在太多，我一出來就全部忘掉了，其中的任何一件東西現在都記不起來了……

[19]〈第六住所〉，第四章，958頁。
[20]《自傳》，第二十章，193頁。

我所說的心醉神迷也一樣。靈魂已與天主緊密結合，而且與天主成為一體了；靈魂被天主安置在穹蒼的天宮裡，而天宮就在我們的內心最深處。顯然，天主若在靈魂內，祂就應當占據其中的幾個住所……人靈因擁有天主而得到喜樂，這喜樂在靈魂內產生了這麼大的心醉神迷，以至於如此大的幸福，為他已足夠了。然而，有時天主會將他從陶醉中拉回，立刻讓他參觀住所內的一切。當他回過神來，還能記得所見過的珍寶，卻無法加以描述，而且除了天主以超性方式要他見到的神奇外，靠他自己的本性，不可能見到其他的東西[21]。」

那把靈魂向這樣崇高領域提昇的力量以及靈魂在崇高領域內蒙受的滿溢神恩，與第四住所裡的細細水流所產生的寧靜或神聖火星相比，是迥然不同的：

「我以前所說過的那個水池，我已記不清是否在第四住所內，那水池充滿了溫馨和甘飴，我的意思是說沒有任何動蕩不安；然而這位管制水泉並且不許海洋越出界限的偉大天主，現在卻讓泉水任意流向水池；一股巨浪隨後掀起，猛衝進去，把靈魂的小舟沖到高處[22]。」

那伴隨著這股高舉的力量而來的光，同樣帶有神聖的超越性。聖女又寫道：

「（在心醉神迷中的靈魂）好像感到他整個的人已處在一

[21]〈第六住所〉，第四章，960-961頁。

[22]同上，第五章，968頁。

個與我們的生活完全不同的地方；在那裡，就算不提別的事，至少他見到一種光，這種光遠遠超越世上的光，就是終其一生的努力，他也想像不出來這樣的光[23]。」

文中所謂「別的事」，就是圖像性的神視，在這神視中，

「我們用心靈的眼睛比在世上用肉眼看得更清楚。有時甚至沒有聽見任何言語，就會有神視，例如可以看到幾位聖人、聖女，感覺上好像是相知甚深的老朋友。

有時，我們除了用心靈的眼睛所看見的事物外，尚可以藉理性神視見到別的，尤其會看到一羣天使簇擁著他們的主人[24]。」

這「如此高超的光」是靈魂所達到的高超境界裡所特有的，這光往往還伴隨著奇恩異寵。聖女大德蘭首次被提升到心醉神迷的境界中，就是為了聆聽吾主對她說：「今後，我不願妳與世人交談，只願妳與天使交談[25]。」這句神威性言語使她頓時放下了一切人情世事，不再牽掛。在其他場合，當她處在心醉神迷的狀態時，就蒙受了理性或圖像性神視的恩寵。這些恩寵是超越感官的天主顯示給人的，帶著發光的邊緣，使人易於看到，同時深深銘刻於感官之中。

的確，聖女大德蘭是在談到心神婚約之後，才立刻陳述奇恩異

---

[23]〈第六住所〉，第五章，970-971頁。

[24]同上，971頁。

[25]《自傳》，第二十四章，250頁。

[26]參閱《自傳》，第二十五至二十九章，252-310頁；〈第六住所〉，第八到十章，994-1017頁。

寵的[26]。因為通常在這個時期，奇恩異寵特別豐富，而且產生的效果也更大。然而這些奇恩異寵似乎還不是心神婚約的基本要素，因為靈魂有時在其他場合，也有時在深深的結合——即這會面的特徵——之外，也會領受到這些奇恩異寵。

心神婚約的基本特徵主要是高超的結合與神光。因為婚約就在這高超的結合和神光中訂立的。既然此結合和神光如此卓越，因此在聖女大德蘭的心目中，進入心醉神迷的住所和締結神婚並實現美滿結合的住所，兩者之間就沒有根本上的差別。

「只有造物主知道這種情況，我所說的這兩個住所中所發生的許多事情也只有祂知道。這第六住所與最後一個住所，可以是緊緊相連的，兩者間並無關閉之門加以阻隔；但是最後一個住所中的許多事情尚未顯示給那些尚未到達那裡的靈魂；我想，我還是把這兩個住所分開來才好[27]。」

以上這說明值得重視：心神婚約雖與第五住所的神祕性結合相似，但與神婚更為相似。心神婚約使靈魂進入更高超的境界，配戴上極其寶貴的首飾，準備他立刻進入美滿的結合之中。

㈡心神婚約的珠寶首飾

聖十字若望在《靈歌》中，用十五個詩節來描述靈魂從「心神婚約那充滿愛情的結合中」所獲得的「無與倫比的財富和首飾[28]」。聖女大德蘭在《自傳》和《靈心城堡》中，也用了不少章節來描述

[27]〈第六住所〉，第四章，958頁。

[28]《靈歌》，第二十七詩節，837頁。

這些「神聖淨配開始賜給祂淨配的珠寶首飾[29]」。讓我們來欣賞一下這些無價之寶吧！

1. 在結合中發現天主

心神婚約中最寶貴的首飾，當然是淨配聖言親自來把自己授與對方，而且在愈來愈頻繁的來訪中顯示祂自己。聖十字若望寫道：

「我們剛才所說的心神飛越，點出了一種崇高的境界，就是愛的結合。天主通常把那些長期專心於心神操練的靈魂安置在這種境界之中；我們稱之為與天主子、即聖言訂立心神婚約的境界。當祂第一次給他這種恩寵時，就使他蒙受不凡的光照，認識到祂的本體。祂又以華麗和尊威打扮他，以恩寵和德行增添他的嫵媚，使他穿上認識天主和其尊榮的華貴衣服；總之，在訂立婚約的日子，祂把他打扮成未婚妻一樣[30]。」

對神聖淨配的這種深切認識，確實是靈魂最美麗的飾物，最貴重的珍寶。對他來說，這是一切寶藏之源，除此以外，他別無所求。

「在此境地，這位準新娘宣稱，他神聖的至愛者是他內心的珍寶，是他所渴望的一切。天主通常在這種熱情中，會使靈魂體會到聖方濟所說『我的天主，我的萬有！』的真諦。天主就是靈魂的萬有和一切美善[31]。」

---

[29]〈第六住所〉，第五章，973頁。
[30]《靈歌》，第十三詩節，750頁。
[31]同上，753頁。

靈魂因與他神聖的至愛者結合，而擁有了一切，聖十字若望對這一點強調之甚，讓我們幾乎以為靈魂已進入神婚之中。準新娘在第十五詩節中就唱道：「我們的床已鋪滿鮮花。」聖十字若望這樣解釋：

「這鋪滿鮮花的床就是神聖淨配的愛情與心懷。靈魂成為祂的新娘後，就在那裡與祂結合了。由於雙方訂立了婚約而結合，床上就為她鋪滿鮮花，並將神聖淨配的德能、恩寵，及恩澤通傳給她[32]。」

不對，這還不是神婚。然而我們早已知道心神婚約與神婚之間的關係非常密切，因為在這兩個住所內「並無關閉之門加以阻隔[33]」。在世間的訂立婚約中，兩人只有外在的會面，而心神的訂立婚約之不同，是在造訪中顯現與結合同時進行的。心神的訂立婚約就是在神光中的結合。

「靈魂與天主如此緊密連心，他與祂已合而為一了[34]。」

結合的效果便顯現於外了。聖十字若望將以他慣有的銳利目光為我們解釋，這些造訪在靈魂深處是什麼情況，以及天主對人靈的接觸，如何在靈魂深處散發神光。

靈魂在此境界中所獲得的種種高貴恩惠，有的多些，有的少些；有的以這種方式，有的則以其他方式來領受[35]。聖十字若望在

---

[32]《靈歌》，第十五詩節，771頁。

[33]〈第六住所〉，第四章，958頁。

[34]同上，961頁。

[35]《靈歌》，第十三詩節，751頁。

《靈歌》的第十三和十四詩節的詮釋中，指出了：

「充滿了愛的和風之喁喁細語。」

聖人如此解釋這詩節：

「充滿了愛的和風，就是神聖至愛者的德能和恩寵；靈魂有幸與神聖淨配結合後，便穿上了德能與恩寵的華服；祂把最深的愛通傳給他，並深入他的實體。和風之喁喁細語，表示對天主和其德能極崇高又極甘飴的認識；由於天主的德能接觸了靈魂的實體，這種認識就湧現在人的理智上[36]。」

聖人為了使我們更清楚地明白他的教導，便繼續解釋道：

「我們從和風中可感覺到兩件事，即風的撫摸和聲響。我們在與神聖淨配的交往中，同樣也可感到兩件事，即歡愉的感受與對歡樂的理解……去觸摸並品嘗至愛者的德能，是藉著靈魂，即藉靈魂的實體去接觸的。至於認識天主的這些德能，是藉著靈魂的聽覺，亦即經由理智知道的[37]。」

以上就是聖十字若望提供給我們，讓我們解開心神的訂立婚約問題的寶鑰。他告訴我們心神婚約，就是天主對靈魂實體的接觸。這種接觸與神婚一樣是結合性的，然而在訂婚中還只是接觸而已。這種接觸充實靈魂實體，給予各種神益，尤其使他充滿愛情，並使靈魂得到深深的滿足，因而充滿歡樂[38]。由接觸而在靈魂實體內所

---

[36]《靈歌》，第十三詩節，758-759頁。

[37]同上，759頁。

[38]同上，750頁。

產生的福樂或和風，發出喁喁細語。這喁喁細語就是「流入理智中」的極其崇高的認知。

「這種極其微妙又細膩的認知，深入靈魂的實體之內，使靈魂嘗到奇妙的神味，並使他充滿比所有其他一切滿足更深的歡樂[39]。」

這來自認知的喜悅比來自觸摸的喜悅更崇高，因為聖人這樣解釋：

「聽覺是比較屬靈的，也可以說是與心神更接近的感官[40]。」

因此，聖十字若望刻意要對這屬於認知方面的喁喁細語多加分析。

「這喁喁細語是未經努力就獲得的認知，擺脫了一切依附體及一切深入到理智內的圖像；以哲學家們所說的被動或可能的方式深入理智，因為理智在接受時是被動的，其本身並無任何作為。

……這喁喁細語使靈魂對天主有新的認識，使他獲得對天主的最深奧祕之啟示。通常而論，聖經每次講述天主藉聽覺和人靈交流時，就是說天主把這些純然屬神的認識傳達給理智，也可以說是天主將其奧祕啟示給人[41]。」

---

[39]《靈歌》，第十三詩節，760頁。

[40]同上，759頁。

[41]同上，760-761頁。

我們的神祕學大師仔細地把屬於靈魂實體的認識，與天上完美而清楚的認識區分開來。因為由喁喁細語所帶來的認識

「……雖然已擺脫一切依附體，但不因此而更加明亮，仍是幽暗的，因為這就是靜觀，聖德尼說，現世的靜觀只是『幽暗中的一線亮光』[42]。」

經由接觸實體而湧現出的卓越認知，再加上這階段的奇恩異寵所帶來的各種認知，就構成了靈魂從神聖淨配手中所接受的、屬於光的耀眼而華麗的訂婚首飾；人靈以此來打扮自己，準備美滿結合的神婚。

聖十字若望似乎捨不得放下這個對他那靜觀的靈魂如此寶貴的主題。這喁喁細語不是在他靜觀的黑夜中，給他帶來了最大的喜悅和最寶貴的財富嗎？因此，他在總結他的全部教導時，一定要對約伯傳中的經文作一番詮解。他說：

「……這經文可以證實我們所談到的心醉神迷和心神的訂立婚約的絕大部分，即使得多耽擱一些時間，我還是要引述這段經文……[43]。」

雖然我們也怕耽擱時間，然而我們還是跟聖人一起在這段經文上停留片刻吧！這實在是聖十字若望在其教導中引用得最精彩的經文之一。

「這是特曼人厄裡法次（Eliphaz de Théman）對約伯所說的

[42]《靈歌》，第十三詩節，762頁。
[43]同上。

話：『我竊聽到一句話，我耳聽見細語聲。當人沉睡時，夜夢多幻象；我恐怖戰慄，全身骨頭發抖。寒風掠過我面，使我毛髮悚然。他停立不動，但我不能辨其形狀；我面前出現形影，我聽見細微的聲音[44]』。

這段經文幾乎包含了第十二詩節『我的至愛者，請移開祢的雙眼』所論及的心醉神迷的全部意義。厄里法次說，當有人對他說隱語時，又引來另一句隱語；這句隱語威力之強大，靈魂無法承受，不得不呼喊：『我的至愛者，請移開祢的雙眼。』後來他又竊聽到喁喁細語的礦脈，這指的是我們所說的理智所接受到的純正與實體性的認知。各種礦脈指的是內在的實體，而喁喁細語指的則是天主德能的通傳和接觸；理智就是從中獲得認知的。喁喁細語指的是獲得這認知時所感到的極大溫馨……

他又說，『恐怖戰慄，全身骨頭發抖』，可見那時所受的骨節震動與拆散之苦，就像我們在前面說過的那種骨骼錯位一樣……

他還說：『他停立不動，但我不能辨其形狀；我面前出現形影。』那出現在面前的就是天主自己，祂用我們以前所說過的方式進行交流。他說他不認識其容貌，這話使我們了解，在此交流或神視中，即使這神視十分崇高，我們還是不能認識祂，看不到天主的面容，也無法認識天主的本質[45]。」

---

[44] 約四 12-16。

[45]《靈歌》，第十三詩節，762-765 頁。請參閱羅馬赤足加爾默羅會神學院出版的《加爾默羅會記事》（*Ephemerides Carmeliticae*）（1947 年 5 月號，5-53 頁）。其中有嘉播．德．聖女瑪麗．德蓮神父對於那因接觸實體而產生的結合性靜觀，所作的既廣泛又精闢的研究。

這段經文的詮釋將訂立婚約的喜悅，以當地的色彩描繪出來，有內心與外在的感知，有驚恐痛苦，也有無以言喻的屬靈甜蜜，這都是尚未準備完善的靈魂在發現天主時的感受。

這次會面不僅是人靈與天主的幸福會晤，使靈魂帶回神光的首飾作為禮物；訂婚還把靈魂引入已屬於結合的新境界。他已接受了圓滿結合的許諾。這許諾本身也是訂婚的珠寶首飾，在某些苦與樂的時刻，是最為珍貴的禮物。

2. 交換諾言與互表忠貞

訂婚主要就是互相交換結婚的諾言。

在心神婚約中，並沒有什麼契約，甚至雙方的諾言也可以不用語言來加以確定。然而雙方的諾言卻是真實又堅定的，因為有可靠的現實作基礎，即靈魂與天主確實已有愛的某種結合，可以確保彼此忠貞不貳。

天主就以這次訂婚會面表示祂已選中了這靈魂，使他成為祂的淨配。祂的選擇是永久性的。天主為了表示自己的選擇是永久性的，就賜下能保證靈魂永遠忠貞的神恩。雙方交換了結合的諾言以後，天主就將愛賜予他，以實現此結合，並從現在就開始作準備。訂婚時天主所賜予的珠寶首飾，就是祂傾注在特選者心內的愛。

從此天主以祂不斷的來訪和日益強大的影響力，來肯定祂永久性的選擇，祂已使這靈魂完全歸屬於祂了。聖女大德蘭說，天主「已視這靈魂是祂自己的了，今後就是祂的淨配」。

當祂來看他時

「……祂不准他受任何人的干擾，也不准他受官能和感覺

的干擾；祂便立即叫人把住所內的門全部關閉，只把祂住所的門開著，好讓我們可以進去[46]。」

即使美滿的結合是短暫的，但是天主對人靈的所有權從今以後已成定局。如此選定的靈魂，天主再也不會拋棄他了。聖女大德蘭為我們如此肯定：

「我覺得，吾主願意眾人了解，今後這靈魂是屬於祂的了，沒有人能碰觸他。如果有人侵犯他的身體、名譽、財產，祂會允許，因為祂會從這一切中獲得光榮；至於這靈魂，祂就不能容忍任何人碰觸了；只要靈魂自己不犯重大的過錯，與他的淨配分離，祂將保護他，為他抗拒世界的一切攻擊，甚至地獄的一切攻擊[47]。」

事實上，當聖女大德蘭在第五住所中得到了結合性的神秘恩寵以後，曾諄諄勸誡靈魂必須保持謹慎，遠離一切犯罪的機會；她還告訴人靈說，將來訂立了心神婚約以後，人靈幾乎是不可能再受傷害的了。

「那些已被吾主提昇到這境界（第五住所）的眾靈魂，我以對祂的愛懇求你們，千萬不可疏忽大意；務必遠離一切犯罪的機會，因為你們即使已到了這境界，但是還不夠堅強，不能去冒險；到了我們即將講到的第六住所，在完成心神婚約以後，就不怕冒險了。目前靈魂只不過與神聖淨配初次相會而已，為

[46]〈第六住所〉，第四章，962頁。

[47]同上，965頁。

此魔鬼將不遺餘力地前來攻打他，使他無法完成心神婚約。當魔鬼見他已完全順服於他的神聖淨配以後，牠就沒有膽量再面對他了；因為牠一見他就害怕；而且經驗告訴牠，如果牠有時膽敢去攻擊他，結果只有更丟臉地敗退，反而使靈魂獲益更多[48]。」

這時靈魂十分堅強，今後幾乎不可能受到傷害，而且魔鬼見到他會害怕。這份堅強也是在與天主訂立婚約時所獲得的特殊恩寵之一。

「……首先是認識天主的偉大，祂的偉大愈顯現給我們，我們也就愈深入地認識祂；其次是認識自己，我們看見受造之人與如此美善偉大的造物主相比，是如此地低下，受造之人竟敢犯罪得罪祂，而且還膽敢注視祂，於是我們就滿懷謙遜之心；第三，達到了這種境界後，除了那些對如此偉大的天主的光榮有利的事物外，我們會輕視世上其他一切的事物[49]。」

靈魂在心醉神迷中體驗到天主的至高威能，不免心懷畏懼，然而這畏懼卻被內心最熱烈的愛情所包圍[50]，同時也體驗到一種奇妙的解脫[51]。

「他體驗到一種控制萬物的能力，以及一種連他自己都認不出來的自由；他知道這奇能不可能來自他自己，他也不知道

[48]〈第五住所〉，第四章，922頁。
[49]〈第六住所〉，第五章，973頁。
[50]《自傳》，第二十章，196頁。
[51]同上，197頁。

怎麼會有這樣的恩寵……只有經歷過的人才能相信[52]。

被天主提昇到如此崇高境界的靈魂，有多麼大的能力！他細察整個世界，卻不為世界所牽制！[53]……

另一方面，靈魂不僅看見蜘蛛網或重大的過錯，也看見極微小的灰塵，因為神聖的陽光十分強烈[54]。」

天主所賜下的恩寵不僅是光照和心態的改變，而且還是行動的有效力量：

「靈魂一旦達到了這種境界，不僅產生服侍天主的渴望，而且還從至尊天主那裡得到實現願望的力量；他只要有機會光榮至尊天主，就立刻全力以赴；還認為自己什麼也沒有做，因為他清楚看見，除了服侍天主外，其他一切都是虛無[55]。」

天主就這樣贏得了靈魂對祂的忠貞；而他的自我奉獻也是完美的。

「他不願再有自己的意志了，甚至也不願有自己的自由。這就是他向天主求的恩寵，他把支配自己意志的鑰匙交給了天主。

於是園丁就成了主人。靈魂除了滿全天主的旨意外，別無其他願望[56]。」

---

[52]《自傳》，第二十章，207頁。

[53]同上，208頁。

[54]同上，209頁。

[55]同上，第二十一章，213頁。

[56]同上，第二十章，206頁。

關於天主對靈魂施加恩寵，而靈魂也以愛情和忠貞來回應，聖十字若望用了幾個詩節來加以描述，字裡行間洋溢著天主的生命和充滿人性的詩情：

「至愛者的酒窖幽深
我在裡面開懷暢飲
……
在那裡，祂把祂的心給了我
……
我就把我的一切，真真實實
毫無保留地，全給了祂[57]。」

聖人詮釋道：

「靈魂憑著這美妙的天上佳釀，自願陶醉在天主內，他極其快樂地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他一直希望自己完全屬於祂，絕不容忍在他內有任何使祂不悅的事……現在祂已將他化入自己之內，使他完全屬於自己，並將他身上所有令祂不悅的一切過錯加以淨化。所以靈魂不僅憑意願，而且還要靠事工，才能毫無保留地把自己完全奉獻給天主，正如天主甘願把自己完全給他一樣。於是，這兩個意志——天主的意志和靈魂的意志，便互相交付，彼此還報……；兩個意志彼此互相滿意，也不會違背彼此的忠貞與神聖訂婚時的誓言[58]。」

---

[57]《靈歌》，第十七至十八詩節，785-795頁。

[58]同上，第十八詩節，796頁

因此，訂立婚約包括了誓言，也包括愛的結合。訂婚後，靈魂就把自己完全地奉獻給祂，心心念念的只有這包圍他並使他獻身的愛情。

因此，在下一詩節中，靈魂唱道：

「我用我的全部精力
和我的一切所有為祂服務；
……
我唯一要做的便是去愛[59]。」

靈魂堅決地反覆吟唱以上的歌詞，他不再守護那些他以前曾追隨過的羊羣[60]。這裡所說的羊羣，指的是以前在某些情況下曾讓他屈從的渴望和傾向。如今由於愛的湧進，以及他的忠貞，使他擺脫了這些障礙。

於是愛就把他引領到那除了愛什麼也沒有的靜獨之地。所以從這一天起，在那熱情洋溢、且不斷增長的廣場上，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跡了。聖人說：

「這個廣場指的是百姓聚會與娛樂休息的地方，也指牧人

這裡和其他一些地方一樣，引用的是國瑞神父的法譯本，我們把其中的「結婚」一詞以「婚約」來代替；我們這樣做是按西普連神父的譯文，也是因為直至第二十七詩節所談論的，顯然都是訂立婚約時的結合。

[59]《靈歌》，第十九詩節，798頁。

[60]同上，第十七詩節，790頁；第十九詩節，798頁。

們放羊的地方[61]。」

這個廣場不一定指世上的犯罪場所，而是指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即他以前的生活環境，也可能是熱忱的宗教環境，那裡充滿著被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熱情。

靈魂在世人眼裡已經迷失，他只屬於天主了。

「你們會說我已經迷了路，
其實我充滿愛情向前行走，
我讓自己迷失世路，因為我已被贏得[62]。」

靈魂既死於世俗，也死於以前的生活環境，此後唯一的心念就是去愛；那麼在這一切之中，也包括遁入曠野嗎？那是當然的，他渴望完全幽然獨處，在這靜獨中他發覺愛情的憩息與痛苦是強烈的，但卻能滋養人靈。這種憩息至少應分階段來享有。為了跟隨這聖愛的動向，讓我們緊隨聖十字若望的思路。從《靈歌》的幾個詩節中看來，憩息和痛苦是緊密結合的。這些詩節寫得十分流利、清徹、和諧，而且在充滿甘美的圓滿中，顯得多麼有力。

「在清新的早晨，
採得鮮花和碧草；
用我的一根髮絲來編結，
我們作成各種花環，
在祢的愛裡欣欣向榮[63]。」

---

[61]《靈歌》，第二十詩節，804頁。

[62]同上，803頁。

[63]同上，第二十一詩節，807頁。

聖人解釋道，「鮮花是靈魂所修的德行，而碧草就是他從天主那裡所領受的恩寵[64]」。天主和靈魂一起用天主的恩寵和靈魂的德行，來編結成各種花環。這些花環將是天主和靈魂共同行動的成品，也是共同愛情的結果，因為愛是不會靜止的。這些花環是「基督要在教會內所孕育的所有聖潔靈魂」的善功……「基督和祂的教會所陶成的頭戴光環的諸聖」，無論是童貞聖人、聖師或殉道聖人[65]。這些花環更是基督和祂的教會、愛的聖神，和祂所征服的那些靈魂，在世間所做的內在的和外在的一切事工。

訂立婚約的愛已經是富有成果的，因為內含天主的占有和結合。聖女大德蘭正是在這段時期對加爾默羅會進行改革，並建立了不少隱修院。

我們以後還會再談靈魂如何在天主的占有下，藉著聖神的恩寵成就大事。此刻，我們之所以提到這一點，只是要說明天主在他所做的事工裡，只看重他藉此所表達出的忠貞和孝愛。

「祢所看見的這一根髮絲，
飄揚在我的頸項上[66]。」

這一根細長而柔軟的髮絲，在聖神的吹拂下顯得堅韌有力。這髮絲就是「全德的聯繫：愛德[67]」，也是那用來纏住鮮花、編結花環的愛情[68]。神聖的淨配見到它飄揚在那象徵力量的頸項上，祂便

64《靈歌》，第二十一詩節，807-808頁。

65同上，811頁。

66同上，第二十二詩節，813頁。

67哥三14。

68《靈歌》，第二十一詩節，812頁。

成了髮絲的俘擄。

「髮絲把祢留住，成為俘擄。」

聖十字若望這樣解釋這詩節：

「多麼令人讚嘆和喜樂的奇事！天主竟成為一根髮絲的俘擄！[69]」

一根髮絲之所以有此效能，完全是因為神聖淨配，這翱翔於高天的皇家神鷹，降尊低飛，來俯就那不能高飛的小鳥，使自己被擒[70]。

他不僅要用事工來證明對祂愛情的忠貞，而且也要以目光來證明：

「我只要看上一眼，祂就受傷[71]。」

這目光就是信德的注視；這已淨化且單純的信德目光，從此就一直盯住他的至愛。

「神聖的淨配見到新娘對自己忠貞不貳，便對他動了強烈的愛情；祂見到那一根象徵他愛情的髮絲，就熱烈地迷戀上他；但祂之所以成為他的俘擄，只因為他那信德的目光……因此，祂便帶領他進到祂的愛德深淵之中[72]。」

---

[69]《靈歌》，第二十二詩節，815頁。

[70]同上。

[71]同上。

[72]同上，816頁。

天主被那從新娘的事工中所發出的愛的芬芳所吸引，又被他那默默無言又充滿熱情的目光所征服。藉著事工和目光所表現出的愛情的雙重忠貞，靈魂贏得了天主，因而使天主完全實現自己所許下的諾言：降臨到人靈內，並顯示祂自己。

「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誰愛我，我父也必愛他，我也要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73]。」

然而，要成為天主完美的住所，靈魂在接受了淨化和打扮以後，還該配合將要領受的恩寵，使自己心胸更為開擴廣大。這時內心的焦慮和強烈的渴望，將為這結合作最後準備，這也是訂婚的最後一件珍寶首飾。

3. 強烈的渴望和焦慮

在第五住所獲得了神祕性結合的恩寵之後，靈魂由於被引到新的領域內，一時便迷失了方向。聖女大德蘭曾詳細談論過那可憐的小蝴蝶是如何地焦慮不安：

「看看這個神祕小蝴蝶有多麼不安——雖然他還從未享受過這樣的平安與寧靜！——……這小蝴蝶當然要重新尋找他能憩息的地方，因為他已與那世事紛紜的環境格格不入，可是這可憐的小蝴蝶將到哪裡去呢？回到他離開的地方嗎？這是不可能的，我再說一遍，靈魂不可能只靠自己就能得到這樣的

[73] 若十四 23，21。

恩寵……[74]。

那麼這可憐的小蝴蝶在我們曾講到過、還有其他的困難之中，將如何才能得到憩息呢？[75]。」

在神祕性恩寵中的結合，是在完全的黑暗中實現的，這黑暗也使得人焦慮和不安。而當靈魂在心神訂婚的光明中發現了神聖的淨配後，黑暗便被驅散了，而一種有益於人靈的平安也來到他內。

靈魂怎麼會平靜下來的，聖十字若望解釋道：

「靈魂如小鴿子般在愛的天空中飛翔，底下是他一直揮之不去的疲勞和為愛而焦慮的汪洋洪水，他找不到立足棲息之處，飛到最後，即到了我們所說的訂婚的心醉神迷之時，富有同情心的諾厄便伸出仁慈的手把他接過來，安置在他愛德和愛情的方舟內[76]。」

在這受祝福的方舟內，小鴿子終於得到了安息：

「在這幸福的日子裡，他的重重焦慮和愛情的哀怨聲終於都停止了，他得到了我剛才所說的種種珍寶，開始進入平安、快樂和充滿甜蜜愛情的境界……；一旦被提昇至這境界，她的一切困苦就都結束了[77]。」

---

[74]〈第五住所〉，第二章，905-906頁。

[75]〈第六住所〉，第四章，956頁。

[76]《靈歌》，第十三詩節，751-752頁。

[77]同上，751頁。靈魂達到心神的新境界後所得到的這些絕對性的肯定，與他恩寵滿溢的圓滿經驗是相符的，這種經驗超過他以前所膽敢想望的。然而，只要靈魂尚未達到以後的願望並獲得恩寵的最高峰，這些肯定只有相對性的價值。

小鴿子由天主仁慈的手引進了方舟，這方舟指的是什麼？就是「天主自己的懷抱」，那裡有許多住處，裡面的食物也豐富多樣[78]。

「靈魂在與天主的結合中，見到並嘗到了豐富而不可言喻的福樂；他在那裡得到了他所渴望的憩息和安樂；了解天主的奧秘，接受有關天主的奇異光照，而這正是他最愛品嘗的一道佳餚……他在那裡得到真正的憩息和神聖的光照，他深邃地領略到天主的智慧……他尤其體會並享受到妙不可言的愛情美味，因而在愛情中更為堅定[79]。」

然而這如此深沉的平安只是暫時性的。其實，幸好是暫時性的，因為若滿足於這平安，就可能使他的願望熄滅，追求停止，而攀登的動力也將消失。此刻靈魂還沒有登上頂峰。天主便讓他重新燃起強烈的渴望，並再次產生焦慮，這正是天主一再造訪靈魂的效果之一。

「靈魂蒙受了如此崇高的恩寵，在心中產生一種強烈的渴望，想完全享有那賜給他恩寵的天主；他處在一種說不出的折磨之中，同時又感到充滿神味。他全心全意要求死去……這世上所見到的一切，都使他感到厭倦。等到獨處時，才得到些許寬慰，誰知流徙之苦又來侵襲他。然而就算沒有這種困苦，他也沒有安息可言，總之，這可憐的小蝴蝶找不到一個安定的住所[80]。」

78《靈歌》，第十三詩節，752頁。

79同上。

80〈第六住所〉，第六章，974頁。

這真是意想不到的困苦，然而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都作了見證，這困苦表明訂婚的恩寵已獲得了可喜的進展，同時宣告圓滿的結合已為期不遠了。

因為愛情增長了，所以靈魂想要看見天主和擁有天主的渴望也加強了。他竭盡全力熱烈地奔向天主。除了天主，他什麼也不要，任何阻止他完美地得到神聖至愛者的障礙，他再也不能容忍了。

然而不管靈魂如何純潔，

「那些小狐狸，即種種困擾、誘惑、不安、可能還存在的犯罪傾向、種種想像的或其他本性和心靈的活動[81]，

有時就像迷霧般擋在中間，製造內在的不安，

使正在至愛的神聖伴侶身旁盡情享受諸德芳香的靈魂，無法擁有平安、寧靜，和溫馨的花朵[82]。」

靈魂的污點雖小，但天主純潔的光把它們一一照了出來，使靈魂痛苦地看到自己有多麼污穢。

此外，天主的來訪即使頻繁，但仍是間歇性的，當祂離去後，靈魂還是感到時間很長，且十分痛苦；這時靈魂覺得「寒風凜冽……又冷又乾，把花朵都摧殘了」。這寒風吹在他身上，「把心裡的溫馨和滿足都吹走了[83]。」

於是靈魂用兩個詩節來祈求天使驅走那些小狐狸，因為牠們正

---

[81]《靈歌》，第二十五詩節，824頁。

[82]同上。

[83]同上，第二十六詩節，829頁。

在危害那盛開著花的葡萄樹[84]，並祈求神聖的至愛者親自把喚醒愛情的南風吹遍花園[85]。

暗淡的迷霧與暫時的乾枯加劇了靈魂的饑餓，使他感到內心深處的虛空。靈魂受折磨也就成了習以為常的事了。

聖十字若望解釋這折磨的性質與原因。由於靈魂的官能已擺脫了一切，並得到了淨化，今後自然就感到虛空了。這時天主上智就以淨化及造訪，奇妙地在這些官能內深深地挖掘像山洞一樣深邃的空洞，這時這些空洞便因虛空和饑餓而號叫不已，因為它們生來就是為得到滿足的。

「的確，當官能完全擺脫一切，並得到淨化以後，人的心神官能的饑餓、乾渴和願望就難以忍受了；由於人的胃虛空如山洞一樣，因此痛苦非凡，感到缺乏一種像天主那樣深邃的食糧。這種強烈的痛苦通常出現在靈魂已走到被光照和淨化的末期，就快達到與天主結合之時，那時人的心神的胃口也只有在這神聖的結合中才能得到完全的滿足。人心神的胃口已經得到了淨化，已擺脫了一切對世人或對世物的眷戀；既然已失去了本性的喜好，就只能追求天主的一切……由於天主的一切，尚未透過與天主的結合而通傳給靈魂，於是心神的虛空與對天主的渴望便造成比死亡還強烈的痛苦；尤其在他已窺見了天主神聖的光輝、天主卻尚未把自己通傳給他的時候[86]。」

---

[84]《靈歌》，第二十五詩節，824頁。

[85]同上，第二十六詩節，829頁。

[86]《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87頁。

奇妙的天主上智先把器皿掏空、洗淨、準備好，使它產生強烈的渴望，然後才將它渴望已久的珍寶賜給它，使它滿溢。

這時，天主來造訪靈魂，似乎只是為了加劇他一直忍受著的折磨，好使他能更上一層樓。聖女大德蘭寫道：

「靈魂通常會發現自己突然被一種強烈的渴望所侵入；他不知道這是怎麼發生的，但在一剎那間，他就被完全滲透了。於是他受苦至極，以至於超越了自己，也凌駕於一切受造物之上[87]。

然而這致命之苦極其甘美，靈魂給它很高的評價，遠遠超過他以前所領受過的一切快樂[88]。」

聖女大德蘭指出，這些恩惠是她在《自傳》中所陳述的恩惠之後才獲得的[89]，這些恩寵旨在標示心神訂婚的時期業已結束。

事實上，聖女在〈第六住所〉的最後一章中，就滿紙談論這些使痛苦達到極點的恩惠[90]。她寫道：

「靈魂雖然多年來蒙受這些恩惠，但他還是一直在哀歎哭泣，因為每增加一份恩惠，就給他增加一份痛苦……隨著他漸漸發現這位至尊天主如何值得他愛，他的愛情也就變得愈來愈強烈了。因此在愛主的願望提高了好多年之後，現在變成了極大的痛苦，這正是我所要談的[91]。」

---

[87]《自傳》，第二十章，198頁。

[88]同上，202頁。

[89]同上，197-202頁。

[90]〈第六住所〉，第十一章，1018-1025頁。

[91]同上，1018頁。

然而「這些焦慮、眼淚、哀歎、極度的激動」，若與「愛之火箭的射擊……」相比，就算不了什麼[92]，因為有時靈魂被愛之火箭射中了，其痛苦之甚，

「即使我所說的那個人是堅忍的，受慣了劇烈的痛苦，他還是忍不住要喊苦[93]。」

聖女於是談到1571年復活節的週二那天，她在薩拉曼卡與修女們一起散心時，突然神魂超拔了；當時初學修女耶穌．麗莎正在唱聖歌：〈但願我的眼睛見到祢〉。

「然而這種極度的痛苦為時不久，我看最多三、四個小時；如果再延長，若無奇蹟，軟弱的人性是無法承受的。我說的那個人，她感受到這樣的痛苦不過一刻鐘之久，就完全不行了。這一次，她完全失去了知覺，可見她受的這一擊有多重。另一次是當她聽到『永生』兩字時，忽然又有了神魂超拔，當時她正在與人交談，那是復活節期的最後一天；其實在整個復活節期她都處在可怕的神枯之中，以至於對隆重的慶典毫無感覺。因此別以為神魂超拔是可以抗拒的，其實完全不可能；就像將一個人投入火中，要使火焰失去熱能不燒傷他一樣是不可能的。這種痛苦也無法加以隱藏，他周圍的人也知道他處在生命危險之中，即使他們無法洞悉他內心的痛苦[94]。」

---

[92]〈第六住所〉，第十一章，1019頁。

[93]同上，1020頁。

[94]同上，1023頁。亦見《交往集》四，500頁。

就在這次神魂超拔的第二天，聖女唱道：

「我活，但並非活在我內，
我的願望竟然是：
我要死於無法死亡。
……
我願在死時把祢征服，
天主既為我唯一至愛，
我要死於無法死亡[95]。」

第二年，在聖馬爾定八日慶期的最後一天，聖女大德蘭獲得了神婚的恩寵[96]。

在探討神婚的恩寵之前，且讓我們來確定一下訂立心神婚約之時刻和期間。

㈢心神婚約之時刻和期間

1. **時刻**——心神婚約是第六住所的首要事件，是由第六住所邁向圓滿結合的標記和特徵。在〈第六住所〉中，聖女大德蘭先談到淨化中靈魂的痛苦，和天主如何喚醒靈魂，並如何在靈魂內與人談話，然後在第四、第五和第六章內描述心神婚約。在以後的數章中，除了在第七章內強調應求助於基督的人性以外，在第八、第九、第十章內，都描述奇恩異寵、神視和啟示；最後，在第十一章內，她使我們看到在神婚前，愛情如何急迫而焦慮萬分。

---

[95]《詩集》，一，1551-1553頁。

[96]《交往集》，第二十八章，552頁。

以上的編排順序，對於什麼時候訂立心神的婚約，有寶貴的指示，這些指示有助於我們了解聖十字若望對此問題的各種論點。

神祕大師雖然為我們提供了一些標示性的論點，然而若深入去探究，仍存有了不少詮釋上的困難。

《靈歌》第二十七詩節所描述的，就是進入神婚境界的開始。聖人在對這詩節進行詮釋時，先回顧一下過去，以指出並闡明在這之前所經歷的各個階段。他寫道：

「為了把這些詩節的連貫性解釋得更清楚，並使人領會靈魂通常如何循序漸進地到達神婚的境界……靈魂首先需要經過無數磨煉，歷經考驗與苦身克己等修鍊，同時也要專心於默想，從第一詩節一直到『一路上傾下千般恩寵』[97]這一詩節的內容為止。以後，靈魂就得經受其他愛情的考驗與焦慮，這情況就是在以後數詩節至『我的至愛者，請移開祢的雙眼』[98]中，所漸漸陳述出來的。接著人靈又陳述神聖的至愛者如何把深奧的真理啟示給他，並時常來探望他。藉著祂的啟示和惠顧，他就日益完善起來，並且一天比一天更熱愛祂。於是他就被高舉在一切受造物之上，也超越了他自己。這時，在心神婚約中，他藉充滿愛情的結合，把自己完全交付給祂，又以未婚妻的身分，從神聖的淨配那裡得到了寶藏，並領受了無價的珍寶首飾，於是他就唱出慶祝心神訂婚的歌詞，歌詞是這樣開始的：『我的至愛者，請移開祢的雙眼』[99]。」

---

[97]《靈歌》，第五詩節，713頁。

[98]同上，第十二詩節，742頁。

[99]同上，第二十七詩節，837頁。

我們就採納上一段所給的指示：在神婚之前要經過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為了作準備工作，實行最初的刻苦功夫；第二個時期，我們看到靈魂得到了被動性的淨化。前兩個時期是通往第三個時期的準備，在這第三個時期中，天主前來惠顧靈魂，充實並淨化靈魂，而在與靈魂的會面中達成心神婚約。

在《愛的活焰》中，聖人又給了我們別的說明，他寫道：

「這便是靈魂與天主聖言心神訂婚的崇高境界。未婚夫給她寶貴的恩惠，懷著最大的愛時常前來惠顧她，使她充滿恩寵和甜蜜；但這一切遠比不上神婚給她帶來的福祉。因為現在的一切只是為給神婚的神祕性結合作準備。當靈魂已經除盡了對世物的眷戀之情後，一切奇妙的事都可能在靈魂內發生。我再說一遍，如果靈魂還沒有那麼潔淨，也就無法訂婚。然而靈魂還該有其他積極的準備。天主前來惠顧她，使她滿渥恩寵，以能愈來愈潔淨，使她更美麗、更靈性化，使她能相稱地接受這樣崇高的結合。這個準備的時期長短不一，全看靈魂的進度而定[100]。」

以上幾段文字告訴我們，聖十字若望分兩個階段來籌備神婚：一個是消極的準備階段，以被動的淨化為主軸；另一個是積極的準備階段，以天主的惠顧為主軸。心神婚約便是兩個階段之間的分界點，它開啟了第二個階段，而這第二個階段是淨化行動最激烈的時段。

然而把這兩個階段截然分開是錯誤的，因為我們知道這裡所說

---

[100]《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0-991頁。

的心神淨化，是由天主的愛火所煉淨的，就是由天主在靈魂深處以大量又激烈的行動所促成的。因此天主的造訪不只限於第二階段。此外，還有一點是必須強調的，就是訂婚的造訪，至少在開始時，會產生驚恐、身體的虛脫，以及心醉神迷。聖十字若望把這些天主行動下的有感反應，視為靈魂軟弱及尚未完全淨化的標記。

「尚未達到全德境界或是還在前進中的人，在天主的造訪中會感到體力不支。而那些已達到全德境界的人，則是在平安和甜美的愛情中接受天主的來訪；他們不再有心醉神迷，因為心醉神迷的目的就是準備靈魂與天主有圓滿的結合[101]。」

聖人在〈心神的黑夜〉（即《心靈的黑夜》，第二篇）中還十分明確地說：

「……我們所說的這種交往並不是很有力、很強烈的，也不全然是屬神的，因為其中參有感官的軟弱和敗壞，所以不是準備與天主結合的那種交往。這樣我們就不難明白為什麼心醉神迷、神魂超拔，以及骨骼移位，常發生在人與天主的交往不純粹是屬神的時候，就是不只以心神為對象之時，而以心神為對象就是全德之人的境界。全德之人在第二黑夜，即心神的黑夜裡已得到淨化，他們不會再有心醉神迷、身體的不安等現象，他們享受心神的自由；感官也不再蒙上陰影或遭受折磨了[102]。」

因此訂婚期的心醉神迷是屬於心神黑夜中的事，是淨化尚未結

101《靈歌》，第十二詩節，745頁。

102《心靈的黑夜》，第二篇，第一章，549頁。

束的標記。

令人高興的是，聖十字若望在別處提示我們，訂婚期的心醉神迷標示出淨化工作已經結束。他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是這樣寫的：

「天主確實在靈魂的實體內造成某種認知、某種超性的觸動。這些認知與觸動使靈魂富足至極，其實只要有其中的一個就足以解除她一生中無法自己根除的種種缺點；而且還可以使她充滿天上的財富和德行[103]。」

毫無疑問，這些實體性的觸動還不屬於心神訂婚的觸動。

所以天主在訂立婚約期的造訪，就是以充實靈魂來完成其淨化工作，並積極地為她準備神婚。天主造訪時在靈魂深處傾注其卓越的愛情，將人靈尚存的私慾偏情加以摧毀，或使其不能再起作用；天主的造訪也促成靈魂與天主在神光中相見，使靈魂的心理逆轉更為完善，今後只全心奔向神聖的至愛者[104]。

因此心神訂婚的時刻，就處在為圓滿的結合作消極和積極準備的兩個階段之間。

在聖十字若望以上的文字中，其中有的提供給我們明確的指示，也有的是故意造成的模糊地帶，在在都提醒我們，若要不偏離真相，就要避免從中尋求如數學一樣的精確性。

心神婚約並不如一個山脊般，使人一躍而到另一個山坡；也不是一個關卡，一旦通過就可到另一國家。天主的造訪既有消極的效

103《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四章，263頁。

104參閱本書第五部第六章，〈心神黑夜的效果〉，第1235頁起。

果，又有積極的效果，從中可以看出黑夜尚未結束的種種跡象；這些效果帶給靈魂種種恩惠，以準備人靈進入美滿的結合中。天主的造訪就是來完成那只有在這種結合中才能完全實現的淨化。這些造訪使祂的積極行動具有強烈的優勢，而且這種主導地位愈來愈顯著，直至締結神婚。

我們還是再來聽聽聖十字若望用美妙絕倫的說法，對天主在訂立婚約期的積極行動所作的描述吧！

「我們可以用薛西斯王(Assuérus)選少女入宮的事[105]，來比擬天主為靈魂所作的準備工作。這些少女離開了本國和父母的家，就得在深閉的宮中度過一年，然後才能獻給皇上作為配偶。這一年的前六個月，她們用沒藥和其他香料敷身來作準備，後六個月，就能用更高貴的香料敷身，然後才能被帶到皇上身邊。

因此就是在訂婚期內，必須為神婚作好準備。當聖神來為靈魂敷抹高貴的香料，為她作好與天主結合的準備工作時，通常這時在靈魂深處就會有極強烈又極微妙的焦慮。這些香料愈是為結合作後期的準備，就愈能使靈魂接近天主。靈魂因此就更進一步地品嘗到天主，嘗到了更精美的神味；她渴慕天主的渴望也因而更高貴，更刻骨銘心，這種渴望才是與天主結合所必備的真正心態[106]。」

2. **心神婚約的期間**——這積極的準備要持續多長時間呢？聖十字若望在我們剛讀到的那段文字中，說薛西斯王宮內的少女們要準

---

[105] 艾二 12-14。

[106]《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1 頁。

備一年的時間。這種指示與我們的象徵性訂婚期非常接近。訂婚是雙方為了在結婚前相互交換諾言；通常也表示婚期已近。我們若受這種想法的影響——由於這些領域尚屬陌生，這種影響不但容易、而且幾乎是在不自覺中就受其左右，就會想這段訂婚的時間會持續幾個月，最多一、兩年。然而我們還該作進一步的探索。

聖女大德蘭在〈第六住所〉的第十一章之初，描述神婚前的強烈渴望時，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指示。她寫道：

「隨著她（這靈魂）發現這位至高的天主如何值得她愛，她的愛就愈來愈強烈了，因此，這種渴望在加強好多年之後，就變成極大的痛苦，這正是我所要談的。

我說好多年，這符合我在書中所說的那個人身上所發生的情況。然而我很清楚，我們不該給天主限定時間。天主可以在頃刻之間，把靈魂提昇到我們現在所談恩惠中的最高境界[107]。」

聖女大德蘭一方面尊重天主的仁慈，尤其在這心神婚約和神婚的領域裡，天主絕對是獨立自主的；另一方面也要我們分享她在這方面的經驗所得。在好幾年的時間裡，她的渴望在天主的造訪下不斷加強，最後才感到愛情的焦慮，這就是神婚前的最後準備階段。我們只要閱讀她的《自傳》，就能知道個中細節。

聖女在《自傳》的第二十四章中，敘述她第一次的心醉神迷是在作「聖神降臨」（*Veni Creator*）九日敬禮時發生的。這次九日敬禮是由一位耶穌會神父為她安排的，旨在求得擺脫友誼、私情之恩。在心醉神迷中她聽到了這句話：「我不要妳跟世人交談，只要

---

[107]〈第六住所〉，第十一章，1018-1019頁。

妳跟天使交談」，因而獲得了有效的恩寵，從此，她便與友誼、私情一刀兩斷[108]。

聖女大德蘭蒙受這恩寵時，居住在降孕隱修院，她當時正在女友姚瑪・鄔洛亞夫人家裡小住。那時她似乎尚未考慮在亞味拉建立改革後的聖若瑟隱修院。所以我們可以認定，聖女蒙受這恩寵應在1558至1560年之間。聖女就是在這期間訂立心神的婚約的，這訂婚時期一直持續到1572年十一月她蒙受神婚之恩為止。屈指算來，這時期至少長達十二年之久。我們不能說，由於聖女尚有不忠信之處，所以時期就延長了；因為就在這段時期，她建立了亞味拉的聖若瑟隱修院，並在該院度過最初幾年特別虔誠的生活，最後她在卡斯提亞建立了幾座加爾默羅會隱修院，並在男修會中推行改革。熟悉聖女一生的人，只要回顧一下她所做的工作，就可以知道心神婚約給她帶來了多少奇恩異寵，也使她做了不少事；這些豐富的成績無不顯示她與天主的結合已經實現了。

聖女大德蘭的一生為我們所提供的這些指示，只是一個案例而已；這個案例由於聖女所擔任的靈修大師之職，而特別有價值，並且與訂婚後、到神婚前所作的積極準備是符合的。因此，我們不可忽視這個案例，而且應當將其視為具有普遍性意義的案例。

因此心神婚約並非雙方見面，為即將來到的永久性結合談條件，而是開啟一個積極準備的時期。在神婚的嚴格要求下，這個時期可能很長。而且，在此時期中靈魂不僅僅是等待，她已經蒙受了無數神恩與超性的無窮潛力，而使這時期在頂峰的神光的照耀下顯得燦爛奪目。

---

[108]《自傳》，第二十四章，249-250頁。

二、神婚

聖十字若望寫道：

「首先應該知道，靈魂若尋求天主，她的至愛者，天主必以無限更大的愛來尋求她[109]。」

雙方以如此純潔又如此熱切的愛互相尋求，最後達到了在神婚中彼此奉獻的境界；若與以往的境界相比，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這是一個全新的境界：

「這兩種境界就像訂婚與結婚一樣彼此不同。訂婚只是男女雙方的互相同意，兩個意志的同心一致；那時未婚夫就多情地把珠寶首飾饋贈給未婚妻；在結婚中，則另有男女雙方的交融和結合；在訂婚期間，未婚夫可能會像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多次去看望未婚妻，並給她送上禮物；只不過那時雙方還沒有達成結婚的實質，就是彼此的結合。天主與靈魂之間的情況也完全一樣[110]。」

靈魂終於達到了目的地，進入了自己的中央，也就是第七住所，亦即天主自己居住的地方。從今以後她就要在這深處與天主美滿地結合。這深處同時也是聖十字若望為我們所描述的神祕聖山的頂峰。靈魂在此可以無休止地享受天主上智的盛宴，一切聖寵神恩

---

[109]《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2頁。

[110]同上，990頁。

的奧祕都從過去隱藏的潛力中發展出來。完美的靜觀也在此與聖德相互結合。

我們現在進入了奇妙的新境界，對此聖女大德蘭及聖十字若望都對我們描述過。他們曾親歷其境，所以完全可以把他們所見的一切信筆寫出。聖十字若望在十五天內就寫完了他的《愛的活焰》。他筆下的光輝不僅使我們讚歎，更使我們感到驚奇……我們的目光不怎麼習慣於這種炫目的光輝。然而在他的著作中，正寓有天主的上智，而這上智以光明、力量，和豐富的生命力顯示出其本來面目。我們不能因為自己缺乏這種甜蜜的經驗，比較不易於進入其教導之中，就對這些著作敬而遠之。

為了幫助那些還不習慣於閱讀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著作的人，我們想在兩位聖人繁茂如林的描述中，安放一些里程碑，或作出一些指示，使人不但對他們的描述能夠讚賞，而且能從中發現作為其描述基礎的深奧且實用的信理真義；而且我們也該將之牢記在心，以能光照我們邁向基督徒的成全的路程。

我們仍按照原定的計畫，目前只探討天主在神婚中如何顯示自己。下面兩章將研究一個基本問題，就是神婚境界有什麼內涵，及天主將靈魂結合於其愛情內有什麼實用目的。

㈠神婚的恩寵

1. **開啟性的圖像性神視**——聖女大德蘭是在談論與天主的心靈交往時，對這種恩惠作了最完整的陳述：

「當我在降孕隱修院任院長的第二年，在聖馬爾定八日慶期的第八天，我正要領聖體時，十字若望神父把聖體一分為二，

一半給了我，另一半給了另一位修女。想他之所以這樣做，並非因為祝聖的祭餅不夠，而是有意要我刻苦修行，因為我曾對他說過，我很喜歡領到大塊的祭餅。我知道領到一半並沒有什麼差別，因為無論多麼小塊，吾主仍完整地在其內。至尊的主為了使我明白這的確沒有什麼關係，便對我說：「我的女兒，別害怕，沒有人能使妳離開我。」於是吾主就像以前一樣，在我靈魂深處，以圖像性的神視顯現給我，並向我伸出祂的右手，對我說：「請看這釘子，這是妳今後將成為我淨配的標記；到目前為止，妳還不能得到這種賞報，將來妳不僅要在我身上看到妳的造物主、妳的君王、妳的天主，而且要成為我真正的淨配，關心我的榮譽；我的榮譽就是妳的榮譽，妳的榮譽就是我的榮譽。」這恩寵的力量之大，似乎已使我出了神，我在激動中，對吾主說：「請改變卑賤的我，否則就別賜給我這麼大的恩惠。」說真的，這樣大的恩惠是我軟弱的本性所不能承受的。這一整天，我就深深地處在出神之中，從那以後，我便感受到這恩寵的奇妙效果；另一方面，當我見到我對祂的恩寵所作的回應實在太微小時，我就比任何時候都深感羞愧和痛苦[111]。」

聖女領受了這恩惠五年後，在寫《靈心城堡》時，才發現這恩惠的重要性，並明確指出這恩惠原來是她締結神婚的保證。她寫道：

「吾主首次給靈魂這種恩惠時，祂要她藉圖像性神視見到祂的至聖人性，讓她對自己的人性有足夠的認識，而且不讓她

[111]《交往集》，二十八，1572年11月18日，亞味拉，551-552頁。

領受到如此崇高的神恩還不自知。祂顯示給別人時，也可能採用其他的方式[112]。」

她一再強調，這種恩惠完全是非比尋常的。

「妳們會覺得這恩惠並無特別之處，因為吾主曾多次以同樣的方式顯示給這個人。然而，這個神視與以往的各種神視迥然不同，因為它使這個人完全出神了，而且充滿恐懼，首先因為這個神視具有特別的力量，其次因為吾主使她聽到祂的話，最後因為除了這一個神視以外，她還沒見過有別的神視在她靈魂之內出現[113]。」

聖女還急於提醒我們，不僅這開啟性的神視有別於以前的神視，而且神婚中特有的種種顯示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她又說：

「妳們將會知道，以前的一切恩惠與這第七住所的恩惠相比是迥然不同的。因此心神婚約與神婚之間的差異，就像訂婚與永結同心的結婚一般，兩者是截然不同的[114]。」

當然，吾主所給圖像性神視中之象徵性釘子與說明其意義的言語，並非神婚的主要與必要因素。在聖女大德蘭所描述的修德攀登過程中，在每一住所，我們都發現有一種特殊的恩惠，這恩惠就像入口處的光輝標記，以其特殊的光亮標示出其進程。這位負有普世性使命的女神師，需要知道如何明確分辨靈修中每個時期的開端及

112〈第七住所〉，第二章，1034頁。

113同上，1035頁。

114同上。

其特徵，才能描述每個時期的情況，並指導人靈。事實上她指出，她蒙受這樣的神視，就是要她充分了解自己已達到了什麼境界。天主上智也可能在別的靈魂內有別的動作，使別的靈魂不知道自己在修德上已達到什麼等級。在有的靈魂內是一片黑暗，有的靈魂內則明亮清晰；只要達成天主對每個靈魂特有的計畫，黑暗和明亮都是恩寵。因此，要求每個靈魂都有圖像性的神視，以作為進入第七住所的標記，這是危險和幼稚的。在聖人、聖女身上尋找這樣的標記，尋找天主的言語或顯示，並將其視為已實現美滿結合的證據，這就可能是令人遺憾的謬誤之源。神婚的真正標記並不是這些。成就神婚的結合，並不在於這些特徵，也可以說，這些特徵的價值只局限於以外在的標記來喚起或表明其真實的內容而已。

2. **訂婚的結合與神婚的結合**——聖女大德蘭以連續性的筆法，對結合作了精確的說明。且聽她道來：

「總之，吾主見到自己選中的新娘，由於渴望與祂結合而受了許多苦，現在仍在痛苦之中，便動了憐憫之心，在與她締結神婚之前，就帶她進入自己的住所，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第七住所。既然在天堂有祂自己的住所，那麼在靈魂內，祂也要有祂獨自居住的另一住所；也可以說，就是另一個天堂[115]。」

在聖女大德蘭的心目中，進入天主的住所就表示與天主結合。其實各個不同住所就象徵結合的不同等級。

在心神婚約時，人靈已與天主有完美的結合。聖女大德蘭將為我們解釋，以訂婚的方式或神婚進入天主的住所，兩者有何不同：

---

[115]〈第七住所〉，第一章，1027-1028 頁。

「當至尊天主要賜給她（靈魂）締結神婚的恩惠時，祂就先帶她到祂的住所中去。這時，至尊天主要賜給她的恩惠已不是心醉神迷，雖然我們認為當時祂就是透過心醉神迷的恩惠與她結合的；也不是我們所說過的結合性靜禱之恩，因為在結合性靜禱中，靈魂並沒有如此強烈地被天主召進她的中央，如她現在被召進第七住所一樣，因為那時只有靈魂的高層次部分受到天主的吸引[116]。」

的確如此，我們記得在訂立婚約的心醉神迷中，靈魂與心神之間存有某種分離的情況，那時心神超越於靈魂之上，就像火焰從火炭上升起來，被帶到天主之內一樣。

在神婚中，這種結合是圓滿完整的，這時不僅是心神，而是整個靈魂進到天主所在的中央。因此在這神婚的結合中，不會感到被超拔，也不會感到靈魂各部分之間的分離。一切都在平安和內在的合一中完成。

「根據這情況，你們會覺得她（靈魂）已完全出神，全心貫注於神婚之中，什麼事也做不成了。其實不然，她比以前任何時候更有能力侍奉天主[117]。」

另一項更為重要的區別，就是這神婚的結合不僅是完整的，而且是永久性的。

「心神訂婚的情況就迥然不同，因為訂婚以後，兩人仍時

116〈第七住所〉，第一章，1029頁。

117同上，1031頁。

常分開，而且訂婚的結合也不一樣，雖說結合是兩人合而為一，然而訂婚中的兩人還能分離且各自獨立。我們常見到吾主那時所賜的結合之恩很快就過去了，靈魂於是失去了伴侶；我是說，她至少不感到有伴侶在身邊。但是在這另一種恩惠中，也就是在神婚的恩惠中，情況就不一樣，因為靈魂一旦結了神婚，她就永遠與天主一起住在我們所說的那個中央[118]。」

完整而永久性的結合，就是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所強調的神婚之特徵，而且也是他們透過訂婚與結婚的象徵性說法所要闡明的。聖十字若望寫道：

「這兩種境界就像訂婚與結婚一樣彼此不同，訂婚只是男女雙方的互相同意，兩個意志的同心一致……；在結婚中，還另有男女雙方的交融和結合；在訂婚期間，未婚夫可能會像我們剛才所說的那樣，多次去看望未婚妻，並給她送上禮物，只不過那時雙方還沒有達成結婚的實質，就是彼此的結合[119]。」

神婚的結合，就像把男女雙方扣牢在一起似的，因為這是使靈魂轉化的結合，在這結合中

「……雙方以此生最完美的愛情將自己完全交付給對方……正如聖經告訴我們說，在世上的婚姻中男女雙方合為一體，同樣，當天主與人靈締結神婚時，也是兩個性體結合於天主的同

118〈第七住所〉，第二章，1036頁。
119《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0頁。

一精神和愛情之中[120]。」

聖十字若望如此強有力的斷言，使我們置身於一些我們應當深入探究的真相之前，以便闡明其中所蘊藏的豐富內涵。其實我們現在就該注意到這些內涵了，因為我們要說明那與神婚緊隨不離的神光和平安。

3. **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耶穌至聖人性的圖像性神視雖然是短暫的，然而，對聖女大德蘭來說，那是一座燈塔，指引她乘著天主的和風，進入憩息地的入口處。神婚保證了天主的顯示更加深刻，更加穩定，這是與天主結合後的神婚效果。

我們還是來聽聽聖女的知心話，她將以明確的語言教導我們。她繼續把神婚的恩寵與以前所蒙受的結合性恩寵互作比較，聖女說：

「……以前，當天主使靈魂與祂自己結合時，人靈就什麼也不明白了，因為，自己的官能都停止了……天主使她像聖保祿歸化時一樣，又瞎又啞。天主剝奪了靈魂認知的能力，讓她無法知道自己所享受的恩惠是什麼，是如何得到的，因為那時靈魂所享受到的至樂，就是見到自己在天主跟前……但現在不一樣了。慈善的天主要讓靈魂之眼上的鱗片掉下來，讓她以異乎尋常的方式看見，並明白天主給她的恩惠是什麼。一旦她進入了這天主的住所以後，至聖聖三就以理性神視，或以其他方式，把自己顯示出來。有火光首先照亮了她的心神，就像無可

120《靈歌》，第二十七詩節，838頁。

比擬的發光雲團一樣。她看到三位是各自不同的；接著她領受了奇妙的認識，毫無疑問地明白聖三是一體，是一個能力，一個智慧，是獨一無二的天主。我們可以說，以前靈魂由信德所認識的，現在可以由眼見而明白；但是她無論用肉眼還是用靈性之眼，什麼也看不見，因為這不是圖像性神視。那時三位將自己通傳給她，對她說話，並使她明白吾主在福音上所說的這句話：祂要與父和聖神一起住到那愛祂並遵守祂誡命的靈魂內[121]。」

聖女大德蘭努力用難以表達實情的人類文字，來描述見到天主住所的神視和照亮住所的神光。若要發現其全部豐富的內涵和明確的意義，我們只有求助於神祕神學了。

我們已經知道，神視一詞為聖女大德蘭而言，不一定是指由感覺感官而得知的。

我們應注意到，這理性神視與作為進入神婚標記的基督人性的圖像性神視，不是屬於同一範疇的。圖像性神視是一種奇恩異寵，它的意義我們已在前面論述過了[122]。它是由天主直接在人的官能上造成的，並給予明晰的光照。至於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或認識，則屬於另一種範疇，它來自美滿的結合，是由天主與人靈結合後所確立的共同性體所產生的果實。

在第五住所內有神祕性結合的恩寵，那時的結合是在最完全的黑暗中完成的，是短暫性的，並且也不深入，只讓靈魂肯定與天主曾有過接觸。在心神訂婚的心醉神迷中，靈魂與天主在簡單的相見

121〈第七住所〉，第一章，1029-1030頁。

122參閱本書第五部，第二章，〈奇恩異寵〉，第987頁起。

中結合，使靈魂陶醉而暈眩。靈魂體驗到結合，並在接觸中發現了天主的種種偉大奧祕。然而她已像往大馬士革途中的聖保祿一般，又瞎又啞，說不清這是怎麼回事，也無法細述她所發現的事。訂婚的心醉神迷把她一時提昇到日常生活的境界之上。這種與天主的相見，將她突然又短暫地投入完滿結合的深處，因此是強烈又甜蜜的，明亮得使人目眩。

在神婚中，美滿的結合並不再是途中偶發的喜事，而是既定的事實，並有其不容忽視的重大效果。這時短暫的實體性接觸，已被深入實體的慣性結合所取代。靈魂沉浸在天主之內，就像海綿在海水裡一樣，她停留在那緊握她、使她轉化的愛情之中，這愛情仍繼續聖化她。

在神婚中，結合的完美性與穩定性使其特有的、來自共同性體的認識，不斷地趨於完美。從中所散發出的經驗之光，雖然以其形式來看是完美的，卻只能視之為晨曦之光。然而這晨曦之光不再隱沒，只有在與天主面對面相見的那如日正當中的強光中，才會黯然失色。

靈魂早已認識這光。她是在和風之喁喁細語中[123]，或是在蒙恩見到聖三的神視中所認識的[124]。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中還混合著奇恩異寵，以補充其不足，這也說明這光尚未達到完美的程度。尤其這光還是暫時的，將隨實體性的接觸而熄滅，因為它本來就來自實體性的接觸。

靈魂與天主結合後便互相滲透相融，於是產生了更純淨、更高

[123] 參閱本章中論述〈心神的婚約〉的部分，第1290頁起。

[124] 參閱第五部第二章，〈奇恩異寵〉中有關享見聖三的神視部分。

超的光，這光再也不會完全熄滅了。所以我們會明白聖女大德蘭為何宣稱，由於目前這種認識的完美性，因此它是一種嶄新的認識方式。

這晨曦之光足以照亮天主在靈魂內的住所。她下面寫的就是這照亮第七住所的光：

「我的姊妹們，要明白靈魂不是昏暗的東西，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看不見靈魂，通常就不會認為自己的眼見之光以外，還有與之不同的內在之光，於是就以為靈魂之內總是昏暗不明的[125]。」

這種光雖然也是來自天主的光，但不是神聖羔羊之光，因為羔羊之光是天庭的全部光芒[126]——。這種光是從靈魂與天主的完美共同性體所發出的，足以使靈魂發現她所置身的住所，也發現那些讓她接觸到愛的超性事實，以及天主聖三以共同的行動在聖化她。聖女大德蘭寫道，靈魂是在火光下發現天主聖三的，「那火光首先照亮她的心神，就像無可比擬的發光雲團一樣[127]」。人靈就是在這火

125〈第七住所〉，第一章，1028頁。

126「那城（天堂）也不需要太陽和月亮光照，因為有天主的光榮照耀她；羔羊就是她的明燈」（默二十一23）。

127〈第七住所〉，第一章，1030頁。
聖女還在她的《對天主聖愛之我思》（*Pensées sur l'Amour de Dieu*）這本書中，十分恰當地說：「……至於天主性的朦朧不明，確實是名符其實的朦朧不明，因為我們在現世是無法看清天主性的，只能隔著烏雲觀看；那光耀的太陽就在這烏雲之中。祂藉助愛情，使我們認識至尊天主性是如此深刻地結合無間，是我們用文字所無法表達的」（第五章，1436頁）。

光中，獲享天主聖三的神視的，有誰能夠把這發自愛的火光之超越性、光耀性及奧祕說得更為明確？

這神視的光耀度是有變化的，事實的確如此。然而靈魂不會忘記天主聖三臨在的經驗，她只要向自己內心注視一下，就能再見到聖三鮮活而光耀的臨在。聖女大德蘭寫道：

「天主聖三經常性的親臨，並不一定都是完美的，坦白說，也不如第一次那麼清楚，而與其他時候天主惠賜給靈魂這種恩寵時也不一樣……雖然人靈對聖三並不經常有那樣清晰的畫面，但是她只要稍一回顧，就能與聖三同在。我覺得這情形就如一個人與其他人同在一間明亮的屋子裡一樣，如果有人把門窗都關閉了，這人就處在黑暗中，看不見其他人了[128]。」

這光亮有時強，有時弱。聖女大德蘭肯定地說，光何時強何時弱，不是靈魂的意志所能左右的[129]。儘管光的強弱不同，但靈魂對這光的基本經驗是不變的，這經驗告訴她自己已到達了天主的住所，也可以說，天主聖三臨在於她的中央，已把她占有了，以她作為祂們的住所了。大德蘭說，從愛之光所帶來的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可以證明耶穌在福音中的許諾已然實現：

「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我父也必愛他，我們要到他那裡去，並要在他那裡作我們的住所[130]。」

128〈第七住所〉，第一章，1031頁。

129同上，1031-1032頁。

130若十四23。

從以上的認識或神視中，可以看出天主三位的分明與一體，也看出三位的共同運作以及其中每一位的特有領域，這一切都告訴我們由轉化性的結合所發出的光有多麼高超。

然而，我們還有一個問題是無法迴避的，這問題可以這樣解釋：由愛所得到的認識，無論來自什麼樣的結合，也無論從中獲得什麼樣的洞察力可以確實無誤地洞察靈魂最深處的本質與祕密，然而還有一種由接觸及同情而有的本能上的認識，這種認識是深刻的，然而卻無法以文字來表達。「愛」以行動和心態表明其內涵，其最佳的表達方式就是沉默，若不得不打破沉默時，其用語是簡單而有力的。那麼聖女大德蘭在描述理性神視時，她那些精確的文字是從哪裡來的呢？

為了說清楚聖女如何有如此深刻的認識，如此精確的用語，以及因而產生如此清晰的神視，我們就得重溫一下信德是什麼。

信德是以教會的信理將天主的真理呈現給我們；是在鍍銀概念的外表下，把天主實體的真金給我們。靈魂首先從信理中吸取養分，這些信理都是以類比性文字來表達真理。一旦活潑的信德將靈魂引進實體的真金之中，他的第一個反應是感到目眩，尤其是在第五住所內的既幽暗又深入的接觸之中。他所堅信的信理的明確說法與目前來自實體的認識似乎相互矛盾，這也是心神黑夜痛苦的一部分。第六住所為人靈帶來了幾許光亮，能將此矛盾稍加協調：在訂婚的相會中所見到的天主之祕密，雖然超越了信理條文，但仍能顯示出真相。只有從神婚中所發出來的愛情的經驗之光，才能彰顯出兩者之間是和諧一致的。這時表面的對立消失了，彼此不再格格不入，也不再有從實體經驗所得到的認識與鍍銀表面的認識兩者間的黑暗鴻溝。信理的說法不再是一種阻力，而是一種助力。這初步的

勝利是如此深刻、明亮、完美，因而確認了信理說法的精確性。進一步說，從愛情的共同性體所得到的認識，也需要借重信理的說法，才能清楚地表達其內涵，而且這是唯一的表達方式，因為沒有其他說法能更明確地表達出靈魂在愛情的結合中所不斷體驗到的這種由實體性接觸所得到的認識。於是靈魂會放心地說，天主和祂的教會早已說明白了。她能這樣說，就表明她的愛情經驗是真實的，因為這愛情的經驗與教會以其不可錯誤的權威所明確宣布的信理說法所表達的真理相吻合，並把這真理化為現實了[131]。

在理性神視中對天主聖三認識的清晰度，是來自信理之光與經驗之光的和諧相融；這兩者成功地相互結合，而且相得益彰。因而我們之前讀到過的聖女的主張，就更富有意義，幾乎令人耳目一新：

「靈魂看到三位是各自不同的；接著她領受了奇妙的認識，毫無疑問地明白聖三是一體，是一個能力，一個智慧，是獨一無二的天主。我們可以說，以前靈魂由信德所認識的，現在可以由眼見而明白。但是她無論用肉眼還是用靈性之眼，什麼也看不見，因為這不是圖像性神視[132]。」

靈魂似乎明白，最偉大的奧祕其實仍保留其朦朧性。堅定的信德所取得的勝利是結合所造成的成果。這晨曦之光是何其有力又純全啊！因為它使那在靈魂深處發自天主聖言的清澈源泉閃亮發光。

---

[131] 因此，我們認為可以這樣想：對於一個不認識聖三奧祕的人來說，真正的神祕美滿結合經驗可以使他真實地經驗到天主三位之間的合一又不同，但他不知如何把它說出來，或只能不完美地表達出來。

[132]〈第七住所〉，第一章，1030頁。

根據聖女大德蘭向我們所陳述的情況來看，她似乎把享見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作為神婚的特有標記。我們應該按字面去理解她的說法嗎？事實上，聖十字若望則有不同的看法。至於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則並未明確地加以論述。

我們似乎可以為上一段所說的這些表面上的分歧找到解釋，而使問題更加清楚。

在神婚中的基本認識，就是由轉化性的結合中所得到的共同性體的認識。聖女大德蘭親自告訴我們，這種光亮時強時弱，但始終存在於靈魂深處。這種親身經驗到至聖聖三是一體、也是三位分明的深刻認識，是真正的黎明晨曦，我們應該在所有達到這種修德境界的聖人經驗中都尋找得到。

嚴格地說，闡述不屬於認識本身，而是屬於信理用語，因此，我們可以想像，闡述因不同地域或不同人靈而有所不同，各種說法雖然都符合真理，但其外在的形式可能略有不同。因此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聖愛的創傷提昇她進入轉化性的結合後，以流暢的文字傳達她內心的經驗；她對三位一體及聖三中每一位與自己靈魂的關係所作的明確隱喻，足以證明她對天主三位之間的分明與一體有所領悟。然而她並非以對聖三的理性神視，而是以坦承自己內心的感受，來表達她轉化性結合的持久經驗：

「自從那幸福的日子（1895 年 6 月 9 日）以來，我覺得聖愛已滲透了我，把我團團圍住。我覺得這仁慈的聖愛時刻使我革新，淨化我的靈魂，不讓靈魂留下任何罪污[133]。」

---

[133]《自傳手稿》，A，第 84 張，正面。

我們從聖女坦率的陳述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由於所領受的特殊使命，她對仁慈聖愛的感受是最深的，因此也易於對此作清楚的表達，然而這多少也遮掩了她對天主聖三的經驗，而這經驗的確是真實的。從她〈致聖心瑪利修女書信〉中的表白，即可證明這一點。

我們在聖十字若望談論登上靈修頂峰的經驗中，以及對此經驗的說明中，都會有相似的發現。

總之，我們肯定神婚可以帶給靈魂對天主、對聖三、對聖三的個別性體及三位分明的寶貴經驗；而如此高超又清晰的認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出來，聖女大德蘭筆下對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並非唯一的表達方式。

4. **神婚的平安**——平安也是神婚的基本標記性效果之一。聖女大德蘭寫道：

「靈魂不會離開她所在的中心，也不會失去平安，因為當初把平安賜給聚在一起的宗徒的那一位[134]，同樣也能給她平安。

我心裡想，吾主對宗徒們的問候能產生比字面更大的效力，而祂對德蓮說：「平安去吧！」這句話也是一樣[135]。因為對救主來說，說話就是在我們內行動。祂的話在已經準備妥善的靈魂內一定有最大的效能，能掃除一切物慾，只留下純全的心神，以能使這純全心神藉著我們所說的神婚，依附於非受造的聖神之下[136]。」

---

[134] 若二十 19。

[135] 路七 50。

[136]〈第七住所〉，第二章，1038-1039 頁。

聖十字若望也說：

「靈魂在這境界中的崇高偉大與平安穩定是美妙無比的[137]。」

這平安是因靈魂擁有天主而得到的，在擁有天主時，人的官能就因晨曦的光照而得到滿足。我們都是為天主而受造的，天主就是我們的終向，因此靈魂如果到達了天主那裡，就找到這種平安，這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事。這平安就是回歸真源的寧靜。

「小蝴蝶終於找到了休息，基督就在她內生活……自從這些靈魂在自己內擁有吾主以後，就不再像以前那樣貪求快樂和神味了，因為現在至尊天主已生活在她們內了[138]。」

擁有天主是平安的，因為人靈感到安全，以前一直擾亂靈魂的襲擊和危險都沒有了，因為她受到了保護：

「……她被平安、德行、全德的堡壘所保護；這靈魂的領地是她的避難所……有她至愛者的花園的防禦性圍牆保護著她……[139]。」

聖十字若望在《靈歌》的最後一詩節中，詠唱那由安全感而來的平安與平安所造成的內心和諧。

「沒有人觀看，
亞米納達(Aminadab)也沒有出現。

[137]《靈歌》，第二十九詩節，851頁。
[138]〈第七住所〉，第三章，1042-1044頁。
[139]《靈歌》，第三十詩節，854頁。

圍困已經解除，
於是那騎兵隊
一見水就下去飲用[140]。」

因此，靈魂讓人知道，受造之人再也無法進入她與天主同在的那深邃中央，魔鬼亞米納達也不能進到那裡，過去圍攻她的慾情也不能再騷擾她內心的平安，此刻，已經淨化和適應良好的感官，便下去奔向神聖的活水，好能開懷暢飲。

聖女大德蘭在描寫靈魂得到解脫、享受靜獨及內心和諧的平安時，也明確指出這平安擴展到什麼境界，從此她再也沒有神枯、困擾，自己在天主的行動下也不再軟弱無力了。

「這個住所與其他住所之間的區別，我再說一遍，就是靈魂在這裡似乎永遠不會感到神枯，也不會遭遇其他住所內往往會有的內在干擾了。可以說她一直處在安寧平靜之中，她絲毫不怕魔鬼還能偽造出一個如此崇高的恩惠……

對我而言，使我感到驚奇的是，靈魂一旦到達這種境界就不再有心醉神迷了。即使偶爾發生，也不會伴有神魂超拔或心神飛越的情況了[141]。」

這就是說，心醉神迷不再伴有衰弱和身體痛苦的情況，在這境界裡的靈魂已經完全解脫，滿足於她所享有的愛情結合了。那麼，這就是毫無陰影的真福，毫無聲響、毫無騷亂的清靜和平安嗎？

140《靈歌》，第三十九詩節，899頁。

141〈第七住所〉，第三章，1046-1047頁。

聖十字若望在《靈歌》第二十九詩節中和許多對象說話，其中有「輕快的飛鳥」，指的是紛至沓來的想像；有「獅子和蹦跳的鹿」，代表熱情或貪慾的弱點；有「山嶺、谷底、海岸」，指的是靈魂三種官能逾矩與邪惡的行為；有「水、風、炎熱、看守黑夜的各種恐懼」，指的是靈魂的四種慾情[142]。他向他們要求，也向代表感覺感官活動的「猶太的仙女們」要求，求她們安靜下來，別再活動，別再騷動，別再干擾靈魂的內心收斂，別再妨礙靈魂去享受所擁有的極大福樂[143]。

由此可見，那些官能並沒有被摧毀，其活動力還存在，也並未完全馴服。這是不能否認的。聖十字若望這樣肯定地說：

「低層次部分或感覺部分還可能妨礙靈魂享受這神恩，而且確實也妨礙了；它干擾靈魂擁有這麼大的福樂[144]。」

然而，這些官能通常還不會造成干擾，它們的騷動只停留在靈魂所居住的深邃結合之外。仇敵不能深入靈魂的住所，也不能騷擾結合，最多只能妨礙靈魂安享這結合的福樂。

這些心理上的說明對我們是有益的。在詮釋聖十字若望對神婚的象徵性說法時，是否有些人有時會把神婚說成是持久不變、完美無缺的平安庇護所，其範圍從內心的最深處，一直擴展到最外在的邊界，簡直就將之說成是沒有人情和塵世干擾的天堂。然而真實情況並非如此，因此必須說出真相，好能拋棄幻想，並承認聖寵並不

142《靈歌》，第二十九至三十一詩節，845-859頁。

143同上，第三十一詩節，856頁。

144同上。

毀棄人的本性。

對於聖人，天主會強加給他工作和痛苦，甚至允許他有內心的騷動[145]。至少在一段時間內，聖人還可能需要承受這一切的後果。

對於神婚的平安問題，還是請聖女再給我們明確的指點，好使我們有較清楚的認識：

「天主把靈魂安置在屬於祂自己的住所內，這住所就是靈魂的中央。那裡就像祂在天上所居住的天堂一樣是安定的，這靈魂跟別的靈魂一樣，一旦進到這中央，似乎再也感受不到那些過去常來自官能和想像的騷擾；至少她在這裡不再受到任何傷害了，而她所獲得的平安也不會再改變[146]。」

當聖女寫《靈心城堡》的第四住所，在描述自己的情況時，她對以上所引述的話作出了具體的說明。那時她獲享神婚之恩已有數年之久，她說：

「在我寫這幾行時，就思索在我頭腦裡所發生的事，即我在開始時所提到的頭腦裡的大響聲，這聲音使我幾乎不能從事交代下來的工作，我彷彿聽到萬河奔騰，百鳥齊鳴，還有口哨聲；我並不是在耳中聽到這些響聲，而是在頭腦的上方聽到的，據說那就是靈魂高層次之所在地[147]。」

聖女雖然遇到這樣的情況，但仍保持與天主的結合，也能繼續

145《靈歌》，第二十九詩節，851頁。

146〈第七住所〉，第二章，1039-1040頁。

147〈第四住所〉，第一章，869-870頁。

寫她的書。現在讓我們聽聽她用精確又形象化的語言，告訴我們這個平安的內涵及範圍，以作為結論：

「至於人靈的中央或心神，的確很難加以形容，甚至難以讓人相信。我的姊妹們，我怕因為我講不好，妳們可能不會相信我的話。其實事情本身就很難懂，靈魂怎能處在十字架和憂苦之中，卻仍保有平安的心境。我就用一個或兩個比喻來說明吧，願天主祐我能因此而稍加說明！即使我還說不清楚，至少我知道，我說的都是實情。

想像有一位國王在他的王宮之中，雖然王國內有無數戰爭和各種紛擾，但他穩坐在宮中。靈魂也是一樣；即使在其他住所內紛擾不斷，有惡毒的猛獸，有吵鬧的噪音，但沒有人敢進入第七住所把靈魂帶走。如果噪音使她難受，也不至於給她造成不便，或奪走她的平安；因為情慾已被克服，情慾不敢進入第七住所，因為那只能給它們自己增加困擾。你們也可以想像一個全身有病痛的軀體，但頭腦仍清楚健康；所以不是因為身體受苦，頭腦就跟著不清楚。我覺得我所用的這些比喻都不行，都不合適，怎麼辦呢？我也找不出別的比喻。隨便妳們怎麼想吧，總之，我說的都是實情真相[148]。」

㈡神婚恩寵的發展

聖十字若望告訴我們，神婚是「靈魂在現世所能達到的最崇高境界[149]。」當靈魂達到這種境界時，「她理應憩息，享受自己工作

[148]〈第七住所〉，第二章，1041頁。

[149]《靈歌》，第二十七詩節，838頁。

的成果[150]」。然而，神婚難道就是盡頭，是不可再超越的高峰嗎？靈魂從此就不動，只停留在神婚的光亮中，享受平安的憩息嗎？

聖女大德蘭在開始時就對我們說：

「只要我們還活在世上，這奇異的神恩（神婚），就不會是完美無缺的[151]。」

聖十字若望在描述他靈魂內那滿溢又不可言喻的寶藏時，有時也會停下筆來告訴我們，這一切還不是永生，若與我們所追求的目標，即面對面享見天主相比，這只是不完美的朦朧影子而已。

因此靈魂在神婚中還得繼續邁向天主。她的「愛」只能是在昏暗的情況中擁有天主；而在愛情光照下的「信德」就一天比一天更渴慕神光了；經愛情淨化了的「望德」雖不失安靜，卻更加迫切了。愛情本身就是動態的擴展，今後再也不能遏止其衝力了，而且比任何時候都更充滿活力。事實上，堅定的信德為愛情提供信心，使愛情在昏暗中得到光照；望德則借給愛情他有力的雙翼，使愛情能穩健而快速地飛越重重阻隔，飛向所追求的永恒對象。於是愛情光芒四射，實現其日益徹底的自我奉獻。

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的〈序言〉中，描述這愛情境界的安定性，然而這轉化人靈的愛情卻在不停地前進。

「不錯，我在以前所講解的《靈歌》的幾個詩節中，曾談到過，人在此生所能達到的全德最高等級，就是靈魂在天主內

150《靈歌》，第二十七詩節，841頁。

151〈第七住所〉，第二章，1034頁。

的轉化。而現在這幾個詩節所要談論的是，在這同一轉化境界中最崇高、最完美的愛情。那幾個詩節和這幾個詩節所談論的，確實是同一個轉化的境界，就這境界本身而言，沒有比它更高的了。然而誠如我以前所說過的，這種境界可以隨著時間和德行的修鍊，而變得更加完美，並在愛情中扎根更深。就看火滲入木材後的情況吧：火能使木材變成火，並與火結合在一起；如果這火燒得更猛，而且一直燒下去，就使木材燒得更旺，趨於白熱化，最後連木材也變成火，迸射出火星和火焰。在轉化性結合中所發生的情況就是這樣[152]。」

聖人從第一詩節的詮釋開始，就如此繼續講解他的思想：

「靈魂達到了與天主結合的境界以後，就覺得自己完全被愛情之火所燃燒了；她的宮殿完全沐浴在光榮和愛情之中。從她實體的最深處湧出光榮的河流；她快樂滿溢，從胸中湧出活水的江河；這活水就是天主聖子所說專為這樣的靈魂所保留的[153]。」

愛情的火焰絕不是不看場合而隨意迸射的；這活水的江河也絕不是任意流淌在地的。聖愛的力量絕不是盲目的，而是為天主上智服務的，是遵從天主上智的法則並直接受祂領導的。這種愛就是天主上智。它歸向天主，並使天主在世的計畫得以實現。

這些真理，我們在下面還會再次論述，這裡只是提一下而已。此刻我們所要探討的，是神婚的恩寵在發現天主及超性事物中如何

---

[152]《愛的活焰》，〈序言〉，908-909頁。

[153]同上，第一詩節，913頁。

發展。

在晨曦的光照之下，靈魂成為大膽深入天主生命的探索者。聖十字若望在《靈歌》中已經指出愛情所具有的這種深入鑽研的好奇心及其所產生的效果。

「讓我們相偕
在祢的俊美中觀看我和祢，
上高山，下丘陵，
行到清泉湧流處，
深深探入叢林[154]。」

以上就是新娘向心愛的新郎所提出的要求。然而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中，讓內心的寶藏從充滿愛火的靈魂深處湧出，恰似火山爆發時熔岩熱烈又平靜地從山腰流下一樣。儘管聖人不想講解他的詩歌，而且認為「要將有關心神實體的事說出來[155]」是有困難的，然而他還是在別人再三的請求下，答應將四個詩節加以詮釋，用以說明在神聖奧祕的幽暗中，由愛情的烈焰所產生的幾許光芒的效果。

這幾個詩節不怎麼描述靈魂在這高超的境界中如何前進，而是說明靈修頂峰上的各種不同面貌，其中有天主生活在我們內的信理，同時也有靈修生活中切實有用的真理。兩者都在轉化性結合所燃燒的火光的照耀下相互輝映。因此《愛的活焰》是聖十字若望最高超的論著，卻也是最單純、最實用的。在這部著作裡，他的學說

154《靈歌》，第三十五詩節，873頁。
155《愛的活焰》，〈序言〉，907頁。

和他的靈魂離我們最近。

愛之光找到了自己的源頭，就是熱烈而溫馨的火焰，也是活潑而溫婉的火焰，這火焰就是聖神。祂不斷地在靈魂的實體內歡唱愛情的凱歌。愛之光照徹了天主與靈魂一起居住的住所；天主與靈魂就是在這烈焰中相互結合的。這結合發生在靈魂深處，在靈魂的中央，愛火就在這中央不斷地擴張並加深；因為愛火愈深，就表示愛的品質愈高。以前愛火需要克服許多障礙，只有在經歷過許多戰鬥以後，現在它才能甜美地燃燒著。它摧毀並聖化了一切不讓它獲得徹底勝利的事物，一切妨礙它在光亮中完全掌握神聖目標的障礙或布幔。至於撕裂那最後的布幔，使靈魂與肉身分離，則不是它的事。並非愛火沒有這種力量，而是它必須等待天主的時刻和命令。天主的信號和愛的全部力量很快地就會把靈魂帶進天主的懷中，使她在面面相見中與天主「甜蜜地相會」。這便是聖人對第一詩節所作的講解。

在第二詩節中，靈魂注視天主聖三。三位一體的天主就在靈魂之內。燃起這愛情烈焰的就是天主聖三，但三位是分明的，各有各的工作。那烈焰就是天主聖神燃燒的結果；而那燃燒則是由天主聖言靈敏的撫摸所造成的。聖人不禁高呼：

「聖言，天主聖子！藉著祢神性存有的靈敏，祢微妙地滲入我靈魂的實體，請輕柔地遍觸她，因為祢已經將她完全納入祢之內了……[156]。」

至於那隻遍觸靈魂實體的手，便是「充滿仁慈及全能的永生天

[156]《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5頁。

主聖父」的象徵[157]。

靈魂就是燃燒的火盆，在這盆中還可能出現有時來自天主的灼熱而甜美的創傷，這些創傷不經任何中間媒介直達靈魂實體，就是這些創傷以其高品質的超強愛火造成了現在的火盆。此外，尚有其他卓越的創傷，聖人之所以將它們指出，是因為它們具有特殊的神恩效果。在這些創傷中，有色辣芬熾愛天使的長槍所造成的潛力無窮的創傷，凡領受這種創傷的人，都該將其特定精神和德行傳給繼承衣缽的下一代。有身體上所印的五傷，這是內在創傷形之於外在的感覺，這也是色辣芬熾愛天使所造成的，使靈魂與基督的苦難緊密地相結合。這些創傷都因其所賜予的喜樂及所引起的痛苦，使人在世上就能嘗到永生的滋味。

天主聖三雖有區別，但是聖三的聖化工作卻是一致的。聖十字若望在第三節詩節的講解中所要深入探索的，就是這一致性的聖化工作。聖寵就是分享天主的生命。聖寵所展現的神聖財富之豐富多彩，是與天主之多樣屬性相類似的，因為神聖的財富都來自天主的各種神聖屬性。在唯一天主性中的各種不同屬性，就像由愛火所點燃的明燈一樣，在靈魂內照亮或造成幽暗。這些明燈就是聖寵在靈魂內所反射的光芒，所散發的神味，所具備的特性；每一盞明燈都帶來了屬於聖寵本身的一切財富。這些明燈來自天主的各種屬性，而天主的各種屬性無不出自天主的本質。換句話說，天主在靈魂內的行動，從實體上來看是唯一的，但其色調及效果則是不同的，就像在天主獨一無二的本質內有着各種屬性一樣。

聖人在談論天主轉化人靈的行動時，順便將那給靈魂設置陷阱

157《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4頁。

或障礙的敵人指出來。誰會相信，那首要的敵人，竟然是神師！其次才是魔鬼和靈魂自己。

在這一切神妙現象的中心，有一種經驗是既崇高又親切、既穩定又很接近我們的認知的，那就是淨配聖言的彰顯與經驗。且看耶穌所許下的諾言在人靈的中央是如何深邃且卓越地實現了：

「誰愛我，我父也必愛他，我也要愛他，並將我自己顯示給他[158]。」

這淨配聖言的彰顯充滿了整個第四詩節。

淨配聖言悄悄地、默默地居住在靈魂深處的中央，居住在她那既純潔又親密的實體內；祂在那裡，就像在祂自己的住所內、在祂自己的睡床上一樣[159]。祂在那裡當家作主，緊密地擁抱靈魂，與她結合；從此祂使靈魂屬於祂，而靈魂也能稱聖言為她的淨配。如此看來，直接使靈魂與天主子，即聖言融為一體的，不就是在聖三獨特的行動下所恩賜給靈魂的愛嗎？正如聖言生為天主的兒子，同樣靈魂因聖寵而成為天主的女兒。靈魂因與聖言結合，而進入了聖三的生命圈，參與聖三的活動。靈魂藉聖寵渴慕聖神，就像聖言藉其本性渴慕聖神一樣[160]。

靈魂在自己內體驗到這位淨配聖言，這萬善萬美的根源。祂似乎在這幽暗中睡眠休息，但祂的呼吸卻說明祂的臨在和祂的動作。靈魂多麼渴望認清祂啊！靈魂要求進入更深之處[161]，正表示她切願

---

158 若十四 21。

159《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36 頁。

160《靈歌》，第三十八詩節，891-892 頁。

對基督及其奧祕有更深入、更親密的認識。

現在淨配聖言是屬於她的，而她也屬於祂。這相互的擁有和彼此的滲透共融，使她有效地進入基督奧祕那高深莫測的深洞之內，進到具有無數礦層、挖掘不盡的礦藏之內，其中的富源是永不枯竭的[162]。對於這種種奧祕，她因信德而有所知悉，也在神學中探究過，並在靜禱中以純淨的目光深入瞻仰過，如今因進到其深處，才發現它們光耀奪目。從此照亮這些奧祕的，不再是靈魂之外的光亮；看清這些奧祕的，也不再是靈魂之外的目光。愛的經驗已滲透到這些奧祕的深處，這些奧祕也被燃燒著的內在愛火照得通明。

通常靈魂以微妙的感覺發現聖言在幽暗中的臨在。神聖的淨配似乎安睡在靈魂的懷中[163]。但是此刻淨配已經醒了，祂好像在睡床上挪動。

「聖言在靈魂實體內覺醒的動作極其偉大，極其莊嚴，極其榮耀，極其溫馨；使靈魂覺得好似一切芳香，一切香料，一切世上的香花都集中在一起，共同散發著陣陣香氣……以至世上所有的王國和帝國、天上的諸能和諸德都震動起來[164]。」

聖言，靈魂的淨配，就以這簡單的動作揭示了祂的祕密，顯露了祂光耀的寶藏，分施了祂的富裕。祂顯露了自己的威能，萬物都因祂而生活、存在和行動。這位偉大的主就是受造萬物的中心，祂

161《靈歌》，第三十五詩節，876頁起。

162同上，第三十六詩節，879頁起。

163《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45頁。

164同上，第四詩節，1037頁。

在行動時，天地萬物似乎都被帶動起來了。這就是深藏在靈魂內在的淨配，而祂則把靈魂永遠攬在祂溫馨的愛裡。

神祕大師聖十字若望明確指出，在這覺醒中，是靈魂突然對她所察覺到的事實有所領悟；那時發生變動的是靈魂，並不是聖言，因為聖言是不變的。然而此時靈魂也多少分享到一點天主的不變性，因為「她在如此強烈、如此光耀的覺醒中，沒有昏厥，也沒有恐懼[165]。」

聖人接著想對那與覺醒同時發生的噓氣加以說明，就是靈魂在天主內對聖神所發出的噓氣，以及聖神對靈魂的噓氣：

「這噓氣是一種極其微妙的接觸，是聖神在靈魂內所引發的一種愛的感受。聖神就用祂的噓氣，把靈魂提升到極其崇高的境地；祂教導她，使她也能在天主內發出如同聖父在聖子內、聖子在聖父內所引發的同樣的愛之噓氣[166]。」

聖人在《靈歌》中，尚能作出以上的解釋，但在《愛的活焰》中，覺醒變得如此強烈，而同時發生的噓氣是如此微妙，如此崇高，因此他只有放下筆來，沉浸在沉默的讚嘆之中：

「……在天主無限的深邃內，只有把尊敬和光榮永永遠遠歸於祂！阿們！[167]」

聖十字若望宣稱：天主的聖容尚未完全顯露，只是帷幔已變成

165《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42頁。
166《靈歌》，第三十八詩節，891頁。
167《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47頁。

透明的了[168]。

我們正處在永遠享見天主的邊緣。我們必須走這麼遠，才能發現神婚的種種光耀。

[168]《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40頁。

第八章

轉化性結合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1]。
兩支蠟燭結合得如此緊密，
以致只是一道燭光[2]。

放下神婚的崇高經驗，來談轉化性結合，豈不是走回頭路？在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的描述中，似乎已把轉化性結合納入神婚之內，現在要對它進行特別的探討，有此必要嗎？我們在確定何謂轉化性結合及其特質之前，先來回答這些一開始就遇到的問題。

一、神婚和轉化性結合

神婚和轉化性結合並非指靈修的兩個不同境界，而是指同一內在實質的兩個不同面，這內在實質就是靈修生活的頂峰。

提到神婚，大家會想到的是：一連串的外在表現、奇恩異寵，和靜觀性光照；這一切都表明靈魂已達到了頂峰境界。轉化性結合則指構成這靈修境界的實質，亦即愛德，藉愛的轉化性與相似性所完成人靈與天主之間完美結合的程度。神婚所凸顯的是所謂結合的

[1] 若十五 5。
[2] 〈第七住所〉，第二章，1036 頁。

現象面，但不應將其看作只是表面的現象，而應將其理解為內在實質的最深刻、最真切的表現。轉化性結合則是構成此靈修境界的本體實質，即有轉化與結合功能的圓滿性愛德。

我們只要閱讀一下靈修著作，特別是聖人傳記，就會看出有必要將神婚與轉化性結合區分開來，也就是將外在表現與內在實質清楚地加以區分。這些著作經常將外在的神祕現象與內在的實質混為一談，而且更尋求並強調這些外在的神祕現象，將之視為主要的內容。對於貪戀奇蹟異事的一般信友而言，這些標示出已達靈修頂峰的神祕現象，的確有其強大的吸引力。

即使在專務靈修的人當中，也不乏熱衷於神祕經驗者，這些人忽視了神秘經驗的根源，即超性的愛德。這種渴望神祕經驗的心情雖未明言，且常是下意識的，卻顯示出一般人的靈修價值觀；而正是憑藉此種價值觀他們作判斷，並建立他們自己的靈修生活。

也有人甚至認為，神婚境界比轉化性結合更為優越，或至少把神婚置於轉化性結合之內。

對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及其靈修所作的評判，足以說明以上這些觀念是不夠明確的，也使人不免擔憂這些觀念會給一些人的靈修生活帶來有害的影響。的確，有人不願承認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已達到了最高的靈修境界，因為其中沒有經證實的神祕現象相伴隨；他們認為高超的靈修境界與神祕現象是牢不可分的。然而里修的小聖女超脫而純潔，以她所修成的耀眼純樸之德告誡我們：全德在於內在的實質，而不在於外在的表現。她在 1897 年 7 月 10 日去世前的幾個星期，談到為愛情而死時，確實是這樣說的：

「為愛而死不需要表現，只要做到便好。耶穌在十字架上

因愛而死，且看祂臨終時是何等景象[3]。」

實質與表現兩者間的混淆不分，只看重光鮮的外在表現，而忽視了隱藏不露的實質；這兩者都使人對全德的本質和所要達成的目標，在實行上會產生錯誤觀念，也可能使人在靈修生活之初就誤入歧途。因此，有些人在全德之路上便遲遲不能前進，甚至完全停頓了下來。聖十字若望在其圖表中指出，「認識不健全與觀念有偏差的靈修道路」是走不通的，因為那時靈魂所追求的是那些伴隨著結合而來的榮耀、喜樂、慰藉、安全，並把這一切視作天上的幸福；總之，就是追求那些伴隨著結合而來的一切好處；然而那不是結合的本質，若人只追求這些好處本身，就永遠達不到結合這最終目的。

我們試著把轉化性結合置於隨這結合而來的各種神婚的外在表現之中，並確定其間之密切關係以及其各自的價值。

㈠愛情果實的各種表現

這種種表現都是轉化性結合所得到的果實，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

在這種種表現中，我們首先要把奇恩異寵與狹義的靜觀性光照區分開來。奇恩異寵是為了讓人獲得進步，然而顯然通常具有神恩的性質，也就是說，都是為了教會的益處[4]；就是為了讓人作好準

---

[3] 《最後言談錄》黃冊，14. 7. 4及4. 6. 1；也參考CJ 4. 7. 2。

[4] 聖女大德蘭所領受的奇恩異寵具有神恩的性質，因而就一目了然了。她重整隱修院的事業需要天主特殊的護祐；這位靈修生活導師也需要有能力確定靈修生活中的各個階段，以及每個階段的性質。她所蒙受的奇恩異寵就給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光輝路標。

備去完成一項特殊的任務，並賜給人執行這任務的能力。這些奇恩異寵是天主按照其意願，並適時以直接行動賜給人的。因此，奇恩異寵絕不是靈魂與天主結合所獲得的特有果實。所以當奇恩異寵來臨時，無論伴隨著多麼強烈的威能與光明，只憑其本身，尚不足以認定靈魂已具有聖德[5]。當然，在聖德已有可靠的證明時，奇恩異寵可以讓聖德更得到確認，並給予聖德一個有利的表明[6]。

在討論轉化性結合與神婚的關係時，我們不談論那些不屬於轉化性結合之特有外在表現的各種恩寵，而只針對那來自愛情之共同性體的靜觀性光照來作探討。聖十字若望在詮釋《靈歌》、《愛的活焰》時，展現了這些光照的豐富內涵；聖女大德蘭在描述面見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時，也說明了這些光照的性質。兩位大師都告訴我們，這些光照的確是結合的果實。

我們來回想一下那和風之喁喁細語，那極其崇高的認識，那賜給靈魂能「洞悉一切的實體」，那「看見全新真理的眼光」，這些都是來自天主與人靈之間的實體性接觸。當然，這種接觸所產生的喜樂，再大也比不上理性認識所產生的喜樂；因為聽覺比觸覺更靈敏，但是毫無疑問，這一切都來自天主對人靈實體的結合性接觸[7]。聖人寫道：

---

5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十七章，198 頁起。

6 為此，若因吾主曾稱呼過某一靈魂為淨配，就認定這靈魂已達到轉化性結合的境界，這是過於輕率的。即使這種內在言語是真實的，也可能有不同的解釋。然而，當這靈魂有了轉化性結合的客觀標記時，那時就可以加以證實了。

7 《靈歌》，第十三及十四詩節，758-762 頁。

「這種對天主的本體性認識，是由靈魂接觸到天主而獲得的，是超越一切感覺和偶然性的。因此，這裡所說的是純實體與另一純實體的接觸，也就是靈魂與天主性的接觸[8]。」

由於先有結合，才能產生這些認識，因此聖十字若望將之歸納於結合之內。

「這些充滿愛情的崇高認識，只能賜給那已達到與天主結合的靈魂，因為認識天主就是這結合本身；因此，這結合之內容就包含了因靈魂對天主性的某種接觸而擁有這些認識[9]。」

聖人在《愛的活焰》中，為我們說明了蒙恩的靈魂對天主所擁有的崇高經驗；在天主不斷增長的愛情的行動下，靈魂變得如愛火般地閃爍，如火星般地迸射，如白熱化火窯中火光般地照耀。這些描述正是對愛情烈焰的一首頌歌。因此：

「……靈魂頌揚她的淨配，並感謝祂，因為從與祂的結合中她蒙受了崇高的恩寵。因此，誠如她所承認的，因為有了結合，她才能對祂的存有獲得許多充滿愛情的認識[10]。」

這些伴隨神婚而來的充滿愛的認識，確實是由共同性體的經驗所獲得的。然而，也只有在由愛所完成的結合與轉化中，才能有這屬於共同性體的經驗。因為只有在結合與轉化臻於圓滿之時，這些認識才能如此崇高。聖十字若望所強調的種種論點，都是以此真理

8 《靈歌》，第三十二詩節，862頁。
9 《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四章，262頁。
10 《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73頁。

為基礎的。這真理也使我們確信，那無限豐富的光照，的確是從轉化性結合中所湧現出來的。

這些認識雖然都出自同一的愛的經驗，然而其表現的方式與說法卻因聖人的不同而各異。聖十字若望是在描述訂立婚約中因與天主的實體性接觸所產生的效果時，作了這種說明。他寫道：

「我們不要認為所有被提升到這種境界的靈魂，都以同樣的方式享受到這些詩節所表達的一切恩惠，或都以同樣的程度分享了傳達到這境界中的光和愛的感受。有的靈魂領受得多些，有的則少些；有些靈魂以這種方式領受，有些靈魂則以另一種方式領受；但是大家都能發現自己已進入訂立婚約的境界之中[11]。」

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聖人、聖女們在神婚中所經驗到的天主和天主聖三，雖然在本質上是相同的，但卻有其不同的形式和表現的方式與說法；即使在靈修的頂峰，天主的恩賜依然是多樣的。人靈藉著她和天主在完美結合中的接觸，從天主的無窮寶藏中汲取恩寵，而天主則按照各人的性情和所領受的恩寵，不斷賜予新的恩寵。同時個人的性情和所領受的恩惠，也影響到處於完美結合中的靈魂，如何表達自己從這經驗中所得到的一切。

聖十字若望以其超強的智慧和細膩的靈修觸覺，也以其藝術天份和神學家的筆觸，將他在自己靈魂內所發現的豐沛光照，以精確又亮麗的象徵性語言表達出來，以造福所有聖神託付給他——這位靈修之父的世世代代靈魂。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似乎與他相反，她無意於靜觀的財寶，寧可把它們給遺忘了。只有在她生命末刻偶然

[11]《靈歌》，第十三詩節，751頁。

的一次談話中，我們才知道她曾有過心神飛越的奇恩[12]。這還是由於聖心瑪利修女的再三懇求，我們才得以了解她深刻的靈修經驗。但是她提到這一切時卻只淡淡地說：

「……這一切心靈上的財富，如果一個人在這上面志得意滿，並把自己的渴望視為什麼大事，那麼它們就成為不義之財了[13]。」

在我們這個驕傲自大、貪求財物，包括精神財富在內的世代，這位小聖女所宣揚的就是謙遜和神貧。

亞爾斯本堂神父聖衛雅把他的神祕經驗埋藏在昏暗的告解亭內。只有在告解亭內，在他面對罪惡的眼淚中，在他對罪人充滿愛情的仁慈心懷裡，並且在他光耀的目光以及充滿聖神、發人深思的語言中，他的神秘經驗才流露出來。人們因而就不難想見，在他的靈魂深處燃燒著多麼熱烈的愛情。

以上所舉的種種例子充分地說明，從轉化性結合的火焰中，以勝利而歡樂的姿態所升起的愛火之光，是多麼的豐富多樣。愛火之光如此變幻，豈不會使人眼花撩亂，難以選擇嗎？然而，唯有產生這些奇光的愛火，才是我們所渴望得到的。一旦愛火燃燒了我們的靈魂，天主就會按照祂對此靈魂的特定計畫，使火焰更加旺盛。

---

[12]《最後言談錄》，黃冊 11.7.2。

[13]致姊姊聖心瑪利修女書信，1896 年，9 月 17 日。聖女小德蘭在這些話裡指的是甘願為主殉道的渴望，也是她姊姊所特別強調的，然而這位姊姊所指的則是她在《自傳手稿》第二部分的書信中所敘述的，有關自己經驗到的一切靈修寶藏。

㈡靜觀性光照

靜觀性光照是極其可貴的，它們專為增長靈魂的愛情。

我們絕不可忽視從轉化性結合的愛火內所發出的光照所具有的富裕性。這富裕是天上的富裕，是天主所賜予的最純淨、最有益的富裕。這使我們以我們在此世所能了解的程度，見到天主本體的各種祕密；它之所以卓越，是因為它來自與超性事物的接觸。這富裕並不是人的心神一時運作之成果或理性頓悟的結果，而是由愛情所產生的；這產生它的愛情，持續不斷地擁抱它所光照的對象。愛情在天主與靈魂這兩個精神實體之間，建立起結合性的交往接觸；於是光明與生命，思想與存有，都在這交往接觸中相互契合。

在這世上還能有比這種藉接觸與結合所獲得的對「存有」的整體領悟、更客觀且更直接的「實在論」嗎？因此我們不難明白為什麼現代形上學放棄了理性的積極辯證法，而尋求對事實的直覺看法及對價值的直接領悟；現代形上學聲稱這種來自結合的神祕性認識是值得重視的，並想從中為自己尋找支援，因為這種神秘性認識為它提供了一種有關全部心神生活的深厚「實在論」[14]。

這個被現代哲學重視的支援，只是這愛情的崇高認識的許多好處之一。聖十字若望之所以高度重視這些愛情的崇高認識，就是因為靈魂能從中獲益匪淺：

---

[14] 參閱蒙伯利埃（Montpellier）大學教授福雷（Forest）所著《聖十字若望與當代思想》（*Saint Jean de la Croix et la pensée contemporaine*）（加爾默羅會版），書中的〈聖十字若望的訓道與當代思想〉（*La doctrine de saint Jean de la Croix et la pensée contemporaine*），此文對這些思想有精闢的發揮。

「不論靈魂在一生中的勞苦有多少，只要能換得其中的一種認識，也就值得了[15]。」

這些認識帶給人對天主的光照及對世界的認知，能提昇靈魂，使之超越紛紜多變的世事及本性的認識模式。

「這清晨的學問，或在天主聖言中對天主的認識……這黃昏的學問，或在天主的受造物、天主的工程，以及天主對世事的奇妙安排中的天主智慧[16]……」

使得靈魂更能高瞻遠矚，明察秋毫，以銳利的目光，洞悉天主和世人。

這些光照是教會的至寶之一，也是福傳和教誨的最有效方法之一。在這些光照下寫成的著作，就滿溢著圓滿愛情的神味與光輝，能啟迪世人，吸引人靈。這些光照就是活水的波濤，它們按照耶穌的許諾，自信徒的心中湧出[17]。這些光照彰顯生活的天主和祂在世的大能，同時也使教會裡天主的家人得到啟迪和鼓舞。我們只要閱讀亞味拉的聖女大德蘭、聖十字若望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著作，就能體會到從他們的字裡行間所散發出的超性威力、豐富的光照，和收斂心神的寶藏，因為他們的著作都是「在愛情和豐富的神祕光照下所寫成的[18]。」

凡從愛所發出的光照，都是愛的知識，仍應轉向愛。

1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二十四章，263頁。

16《靈歌》，第三十五詩節，875頁。

17若七38。

18《靈歌》，〈序言〉，674頁。

「靈魂所接受的轉化，使她好像燃燒了起來，而變成了愛；這轉化摧毀了不屬於愛的一切，只給她留下愛的知識[19]。」

這便是訂立婚約恩寵的效果。從接觸而來的光照，彰顯出淨配的面目，使靈魂得到了滿足，但卻又造成了新的渴望，致使靈魂焦急萬分。這一點，我們已經說過了。藉由締結神婚，人靈與天主相互擁有對方，人靈對淨配的認識就更清楚了，因此更渴望以新的痛苦為代價，進入天主上智的深奧之處。聖十字若望為我們說出了其中的理由：

「靈魂想要進入這些洞穴的目的，就是要達到，至少以她在此世所能及的程度達到她一直渴望的心願：即在這至為崇高的恩賜下，與至高至美的愛相結合（因為一切的終向就是愛）[20]。」

我們要和聖十字若望一起再三強調：世上的一切都以愛為終向。唯有享見天主才是更值得渴望的，然而這不是現世所能達到的心願。現世的一切光照都應轉向愛的行動，並燃起愛的熱火。

因此，若只眷戀這些崇高的認識，只想利用其本身的價值，將是徒勞無益的。這就好比試圖用手去抓火窯中的火和所發出的光，要將之帶走並據為己有一樣。聖人、聖女們感受到發自愛情的光照所帶給他們的震撼和清新意境，也感受到光照所維持的舊渴望與所激起的新渴望；然而他們從未想過除了將之用於愛得更多以外，還可以用於其他的目的。若離開其愛火的根源，離開其本身所追求的

[19]《靈歌》，第十七詩節，792頁。

[20]同上，第三十七詩節，885頁。

目的，那麼這種純理性的愛的價值也就脫離了正軌。這樣，這光照就受到了糟蹋，而失去了自身的活力。

「我都說過了……一切都完成了！……只有愛最重要[21]。」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臨終前夕，應她姊姊珍尼微修女的要求說一句永別的話，她就說了以上的話。在這世上唯有愛才有絕對的價值。我們在下文中還會談到這一點。

㈢面見天主

面見天主的神視，來自轉化性的愛，並根據其愛的程度來決定面見天主的品質。

靜觀的光射向天主，直達那遮隱至尊者輝煌光源的透明薄幔。我們可能會想像，當死亡——更好說是愛的力量——衝破薄幔時，那來自結合的光輝經驗就從破口處直達神聖對象，而得以在完美的亮光下認識天主。其實不然，這發自世間已臻完美結合的共同性體之光，不可能接受自上天的擁抱而得來的另一種新的完美，而將光從根本上加以改變。因為這經驗之光來自與天主的接觸，在死後也不會改變。這光在愛的滋養下更有活力，因為愛把永生的酵母放進了世上的一切。這光到了天上也不會消失，到那時只是居於次要的地位而已。

直接面見天主使靈魂獲得了新的意義，那就是從愛中所湧現的「榮耀之光」（*Lumen gloriae*），其能量的大小與作為其源頭的愛情等級成正比。

---

[21]《勸言和回憶》171頁；〈宗座列品程序〉315頁；註482頁。

靜觀性光照如此成功地成全並維持了人靈在此世的超性生命——永生的開端，卻不能使此生命在天上達到完美的境界。靜觀性光照在世上使信德臻於完美，使之能在黑暗中發揮效能，並使靈魂得以進步，然而在天上則明顯低於面見天主之恩，因為這樣的光照對面見天主來說，只具有偶發性的補充功能而已。

因此，愛情以及天主與人靈之間藉愛所實現的結合，超越今世一切靈性富裕之上，無論這些富裕是多麼崇高。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逝世前不久，在忍受臨終的痛苦時說：

「我絕不後悔把自己交給了聖愛[22]。」

她說得對，因為

「在生命之黃昏，要接受審判的就是我們的愛[23]。」

而且唯有愛才能得到享見並擁有天主的賞報。聖保祿宗徒寫信給格林多人說：

「……我若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奧祕和各種知識；我若有全備的信心，甚至能移山；但我若沒有愛，我什麼也不算[24]。」

在靈修頂峰上的這些令人目眩的奧妙之中，我們必須記得這位大宗徒所肯定的真理，好使萬事萬物按其價值各就其位，同時也確定什麼是唯一值得我們渴望的目標。

---

[22]《最後言談錄》，黃冊 30.9。

[23]聖十字若望，《建議和格言》（*Avis et Max.*）56，1186 頁。

[24]格前十三 2。

二、轉化性結合

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一書中鄭重指出，了解轉化性結合之內涵對我們是何等重要。他寫道：

「為了要更明確地論述此事，有必要在下一章裡解釋我們所說的靈魂與天主的結合是什麼。因為一旦明白了這一點，就更容易了解我們今後要談論的種種問題了[25]。」

一旦明確知道了與天主結合的真義，也就能了解何謂真正的聖德。

聖人對人靈與天主的結合，作了精闢的說明。他寫道：

「要明白我們所談的結合是什麼，首先應該知道天主居留在每一個靈魂內，即使是世上最大的罪人，祂也一樣居留，而且在實體上護祐着他。天主與一切受造物之間的這種結合是一直不變的，因為是天主使一切受造物存在，如果天主不以這種方式在受造物內臨在，受造物便歸於虛無，而不復存在[26]。」

以上是純屬本性的結合。天主強大無比的無處不在性，就是這樣實現的。我們所談論的轉化性結合，則是屬於超性的結合，是藉聖寵分享了天主的生命而實現的。因此，唯有處在聖寵中的靈魂才能享有這超性的結合。這種結合的本質就是雙方意志的完美結合，

---

[2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三章，107頁。

[26]同上，第四章，108-109頁。

使得

「……兩個意志：人靈的意志與天主的意志符合一致，毫無抵觸之處。因此當一個靈魂完全拋棄了違背或不符合天主意志的一切，便因愛而在天主內轉化……一個靈魂在愛情內被提升得愈高，或與天主的意志符合得愈好，就與天主結合得愈密切。她的意志與天主的意志完全符合或相同，她也就完全與天主結合，並超性地在天主內轉化[27]。」

人的意志與天主的意志完全符合一致，便是美滿結合的主要效果和實用的檢驗標準。這種美滿的結合絕對少不了完美的純全。聖十字若望在他論述神祕克修的著作《攀登加爾默羅山》中，這樣強調說：

「若沒有完美的純全，就沒有完美的轉化；同樣，光照的大小，靈魂與天主結合的深淺，全憑人靈純全程度之高下而定。我再說一遍，這種結合只有在靈魂完全晶瑩純潔的情況下，才能達到完美的境界[28]。」

靈魂的純全度就是靈魂接納天主及與天主結合的能力。純全度之於與天主結合，就如鑑賞力之於一幅畫一樣；鑑賞力特別敏銳的人能見到畫中精細美妙之處，同樣靈魂能深入天主多少，接受天主多少，全憑其純全的程度[29]。

---

[27]《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四章，109-110頁。

[28]同上，112頁。

[29]同上，112-113頁。

然而聖人又補充說，與天主結合的能力雖因人而異，但同時似乎也是由天主的計畫來決定的：

「……一個靈魂與天主結合得深或淺，是根據她能力的大小而定的，而每個靈魂能力的大小是不同的，全由天主賜給每個靈魂的聖寵而定，就如聖人、聖女在天上享見天主的程度不同一樣，有的比別人看得更完美些，但是他們都能看見天主；他們都感到滿足和幸福，因為他們的享見能力是由現世生活中功勞之大小來決定的。因此，我們在此世見到一些靈魂享受到與她們完美程度相當的平安和寧靜，她們都感到滿足，然而其中有的靈魂可能與天主結合的程度比別人高出很多；可是滿足的程度大家都是一樣的，因為每個人的接受量都得到了飽足[30]。」

因此對每個人靈來說，重要的是以足夠的純全度，來配合天主給她的接受量：

「至於那沒有達到所要求的純全度以配合天主所賜給她的接受量的靈魂，就不會有真正的滿足，因為她尚未使其官能完全放下世緣，虛空自己，以能與天主有純全的結合[31]。」

由此可見，每個人都蒙召享有一定等級的結合。靈魂一旦享有了這種等級的結合，就能將其納入轉化性結合之內嗎？根據這種推斷，一個領洗後死去的嬰孩，就能達到轉化性結合嗎？這是難以回答的問題。

---

[30]《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四章，113頁。

[31]同上，112-113頁。

內心的平安是已達成天主所給予的接受量的標記，但這平安的標準實在難以掌握，即使加以驗證，也難免會有錯誤。其實，若每度過一個階段，靈魂都能獲得某種平安，這就表示她已勝利過關。每次當人靈欣然地向天主光照下的新要求讓步時，各種平安就這樣接踵而至。在平安、寧靜中擁有心神的富裕——甚至所擁有的是極高超的神祕經驗，可以從兩種忠信而來。一種是靈魂始終忠信地善用所領受到的全部能力因而得到；也可以從另一種忠信而來，就是：靈魂對天主的忠信雖未喪失，卻失去了一部分熱心與活力，因而不再吸引天主的光明前來光照她，使她無法再發現新的要求，在攀登聖德的路途上也無法更有進步。靈魂的奧祕比天主的奧祕更令人困惑，想在這世上徹底弄明白，可能是徒勞無益的事。

不論如何，我們似乎不能把這種相對性的結合——這種結合平息了不少靈魂的渴望，或許也正符合天主對這些靈魂的期待——納入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所描述的轉化性的結合之中。他們兩人所說的轉化性結合，有其明確的標準，有別於大多數靈修者所實現的結合；這種結合位於靈修的頂峰，有如提供給人的一個超性希望。

這些明確的標準，雖然本身不失其奧祕性，卻也是明確而可靠的。我們將其歸納為以下三點：聖寵的圓滿轉化作用；聖神統御性的臨在；與基督耶穌合一。

㈠聖寵的圓滿轉化作用

顧名思義，轉化性結合首先使人想到心神的再生，以及靈魂因愛而徹底轉化。靈魂「因分享（天主的生命）而變成神聖的，而變成天主[32]」。靈魂與天主結合之密切，以至「兩個性體在天主同一

的神與愛之中[33]」。以上這些說法的實質內涵，人只有在明白了聖化性聖寵及其特性以後，才能洞悉其堂奧。

聖洗所賜予的聖化性恩寵，就是對天主生命的真實分享。這恩寵進入我們的靈魂內，在靈魂的實體建立起實質性的住處，並以灌注性的諸德，占有靈魂的官能。因此這恩寵並不是停留在表面，像塗上去的油漆般，也不是停留在外面，像植物的接枝一樣。這恩寵真實地由天主所灌注；滲入人的幽深之處，與人形成一體，就像油膏一樣滲透到各處，或像酵母一樣無法遏止其作用。因此，人的靈魂及其官能都被天主的生命所包圍和滲透。其實靈修生活正是天主的生命不斷地湧入、伸展，不斷地征服、占有靈魂。聖寵也正是婦女放進三斗麵粉中的那酵母。

聖十字若望強調這聖化的力量是向深處推展的。他寫道；

「靈魂天生就具有愛，這愛是靈魂自身所具有的趨向天主的力量或官能，因為靈魂是藉由愛與天主結合的。因此愛的等級愈高，人靈進入天主之內也就愈深，也愈能全神貫注於天主……靈魂的中央就是天主，因此靈魂要進入自己的中央，才能得到天主；因為按我們所說的，只要有一個等級的愛就行，因為有了一個等級的愛，就足以因愛而與祂結合；人若有兩個等級的愛，她與天主結合時，就更深入天主之內，而進入更內在的另一個中央……當她達到最高等級的愛時，她將被天主的愛所傷，一直傷到她的最深邃處。那時，她將徹底得到轉化，並以

[32]《靈歌》，第二十七詩節，838頁。

[33]同上。

她最大的接受量在其存有、官能及德能上得到光照，以至竟能與天主相似。就如純潔無瑕的水晶，在受到光照時，就會產生這樣的效果：水晶愈吸收光，愈把光集中到自己內；便愈會吸收到大量的光，以至自己彷彿也完全轉化成了光；人們分辨不清它是水晶還是光；它能吸收的都是閃亮的光，它也就變成和光一樣的了[34]。」

聖人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用了同樣的比喻，並作了補充性的描述：

「不錯，玻璃在相似光線時，仍保存著與光線完全不同的本質；然而我們可以說，玻璃因分享了光線或光，而成為光線或光[35]。」

以上的比喻，顯示聖寵如何使靈魂在分享天主生命的情況下，進到靈魂深處，並在不摧毀本性官能的原則下，將自己的特質給予這些官能，如此逐漸地實現其征服並轉化靈魂的工作。最後靈魂就因分享天主的生命而成為天主。

聖寵轉化靈魂的目的，是為了使人靈與天主有更進一步的結合。結合與轉化是一體的兩面，這就是愛的基本性質；而聖寵就是愛德，因為天主是愛。

愛情在兩個相愛者之間建立起密切的交流。愛情使他們互相交付，實現了彼此的滲透交融。兩個相愛者因愛情而相互生活在對方

34《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21-922頁。

35《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四章，111頁。

之內；可是物質與軀體使兩者的互相交流和彼此滲透有所限制與保留。然而超性的愛情在純樸和高度靈性的存有——正如天主及完全純淨的靈魂——之內，是不會有限制和保留的。她在天主內，而天主在她內。

聖十字若望最愛用火燒木材的比喻：木材投入火中，在燃燒中木材也變成火；從這比喻中我們可以看到轉化性結合的情況：

「且看火滲入木材後的情況吧：火能使木材變成火，並與火結合在一起……[36]」

那進入人靈並轉化靈魂的聖寵或愛情，其功能只不過是使人以受造的方式分享天主的性體。這聖寵是屬於靈魂的，是得自天主的賜予，因此與天主本身有很大的區分。然而，賜下這聖寵的目的就是為了使人與其源頭相結合。它把靈魂投入天主、這無限的愛火之中，並使她藉著持久性的結合得到生命的活力。聖人又說：

「在這密切的結合（即轉化性結合）中，天主傾注給靈魂的是完全不可言喻的恩寵；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就像評論天主永遠不得要領一樣。只有天主能在奇妙的光榮中把自己通傳給靈魂，並使她在祂內轉化。天主和靈魂就成為一體，正如水晶和照入其內的陽光一樣，又如火炭之於火，星光之於陽光一樣[37]。」

轉化性結合是徹底的互相滲透，是由完美的愛所促成的。聖女大德蘭說，在訂立心靈婚約時，「只有靈魂的高層次部分受到吸

---

[36]《愛的活焰》，〈序言〉，908頁。

[37]《靈歌》，第十七詩節，786頁。

引」，如今靈魂已經完全進入了自己的中央、即天主的住所之內了[38]。

天主的住所於是成為靈魂的住所。從此以後，她就在那裡常居不離。其實轉化性結合是穩固又永久的，這結合的穩固性不僅由聖寵——這聖寵即轉化性結合的一部分[39]——所確認，同時也以天主與靈魂的互相自我交付為保證。

這種結合的穩固性特別適合以婚姻來作象徵性的說明，因為男女雙方在互相奉獻中的結合是不可解除的。

「在訂婚中只有男女雙方的互相同意，以及兩個意願的符合一致……在結婚中，則另有男女雙方的交融和結合[40]。」

聖女大德蘭則寫道：

「訂立心靈的婚約就迥然不同。因為訂婚以後，兩人還可以時常分開。訂婚的結合也不一樣。雖說結合是兩者合而為一，然而在訂婚中兩人還能分離，且各自獨立；事實上我們常見到吾主這時所賜的結合之恩，很快就過去了……但是另一種恩惠，就是在神婚的恩惠中，情況就不一樣了。那時靈魂就常與天主住在我們所說的中央了[41]。」

神婚的結合建立在轉化性結合的基礎上，因此與後者一樣穩

---

[38]〈第七住所〉，第一章，1029頁。
[39]《靈歌》，第二十七詩節，838頁。
[40]《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90頁。
[41]〈第七住所〉，第二章，1036頁。

固。這種結合不再憑暫時的接觸而存在，而是建立在恆久的彼此擁有之上。聖十字若望寫道：

「這是靈魂在神聖的至愛者內所有的全面性轉化。在這轉化中，雙方把自己完全交付給對方，靈魂以此生最完美的愛與天主永結同心[42]。」

聖人繼續說明，這種轉化是天主將靈魂納入自身之內，卻保持兩者之性體各自分明。

「天主與人靈完成神婚後，在天主的同一個靈和愛中，存有兩個性體。這就好比當星光和燈光合在一起，繼而與陽光混合在一起時，星光和燈光就相繼消失，兩者都被陽光包含了。這就是神聖新郎在此詩節中所說的情況：新娘已進來了[43]。」

聖女大德蘭為了使人明白轉化性結合究竟是什麼，在解釋我們剛才所分析過的各種特徵：如人靈的轉化、藉兩個性體的交融而結合、被納入天主內的穩固性時，運用了許多比喻和象徵：

「我要說的這種結合，好比兩枝蠟燭結合得如此緊密，以至只是一道燭光。也好比燭芯、燭光和蠟，只合成一枝蠟燭。我們可以把這枝蠟燭與另一枝蠟燭分開，而看出有兩枝蠟燭。同樣我們也能把燭芯與蠟分開。神婚又好比自天降下的水，與河流或泉水相混合後，我們就再也不能把它們分開了，我們無

42《靈歌》，第二十七詩節，838頁。

43同上。

法分清哪些是河水，哪些是天上降下來的水。神婚還好比細小的溪水，消失在大海之中，再也無法與海水分開了；或者好比一道強光透過兩扇窗戶照進屋內，雖然照進來時是分開的，但進入屋內後就合成一片光芒了。當聖保祿說：「那與主結合的，便是與祂成為一神」[44]時，他似乎有意暗指這無可比擬的神婚，就是至尊天主以結合之實與靈魂不再分離[45]。」

以上每個比喻都從一種角度來說明轉化性結合，我們應把它們匯集起來形成一個光束，好能以足夠的光照來看清這深奧的靈修事實。

因為這的確是事實，而不只是一種象徵性的神視或神祕經驗。為了從中得到一個堅定的信念，必須擺脫一種混沌不清的觀念，就是把任何一般基督徒無法掌握的事，一律恭而敬之地視為奧祕，而剝奪了其具體又真實的存在事實。轉化性結合是一個事實，我們可以在聖人、聖女們身上，看到天主生命的潛能如何生動鮮活地在人靈內實現。轉化性結合說來簡單，事實卻非同小可。

轉化性結合雖是穩固又恆久的，但有其不同的階段，因此尚有進步的空間。

聖十字若望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曾提到過他的計畫：

「此刻我只想就靈魂的實體及其官能來談論這全面又恆久的結合，這就是結合慣有的黑暗面；至於結合的行動面，尚須在天主的助祐下以後再談[46]。」

---

[44] 格前六 17。

[45]〈第七住所〉，第二章，1036-1037 頁。

[4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二卷，第四章，108 頁。

以後，他就明確指出這恆久又經常性的結合，正是轉化性結合，或神婚的結合：

「靈魂一直存留在這崇高的神婚境界之中。存留在其中的是靈魂的實體，靈魂的官能不一定總是在人靈與天主的這結合之中；然而這些官能卻常在這實體性的結合中與靈魂聯合在一起，因而也有機會在這神聖的酒窖中暢飲[47]。」

經常性的結合在靈魂的實體上及官能的根源上，造成轉化。這結合落實為一種當下的影響力——這種結合的影響力及天主自己對官能施加行動上的影響力，這影響力通常使靈魂對此結合的事實及其效能，有進一步的領悟。

聖女大德蘭在談到對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時，曾對我們說明這種神視如何在朦朧中保持其穩定不變性，就像鮮活而深刻的事實一樣；又說這神視有時如何在光亮和喜悅中成為現實[48]。聖十字若望在詮釋《愛的活焰》第四詩節時，美妙地描述聖言經常性的臨在就像安睡在靈魂的懷抱中一樣，但祂有時也會奇妙地醒來活動[49]。這些描述告訴我們，什麼是經常性的轉化性結合，以及它如何在官能中成為現實，使官能受益。

因此穩定的愛絕不是千篇一律的，也非靜止不動的。聖神是氣息，「啟動祂愛火的光榮律動[50]」，也使焚化靈魂的火窯增加熱

---

[47]《靈歌》，第十七詩節，789頁。

[48]〈第七住所〉，第一章，1031頁。

[49]《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37-1045頁

[50]同上，第一詩節，925頁。

能。聖十字若望說，靈魂達到了轉化性結合時，就好比木材，任由愛火把她燒透，

「如果這火燒得更猛，而且一直燒下去，就使木材燒得更旺，趨於白熱化，最後連木材也變成火，迸射出火星和火焰。在轉化性結合中所發生的情況就是這樣[51]。」

達到了轉化性結合以後，靈魂並不因此就停滯不前，因為愛之火還要燒得更猛烈。隨後聖人對這種進展作了進一步的解釋，他寫道：

「天主聖神在靈魂內所做的工作，遠遠勝過我們所說的愛的交流及轉化（神婚）；這種愛就如燒紅的火炭，而另一種愛就如我們以前所說的，不僅完全燃燒，而且還會噴發出烈焰來。這兩種結合，一種是單純的結合，另一種是通體燃燒著愛情的結合。在某種意義下，這兩種結合的神聖愛火，就如先知依撒意亞所說，就是在熙雍燃燒的神聖之火以及在耶路撒冷燃燒的神聖火窯[52]。前者指戰鬥的教會，其愛德之火尚未達到最高的等級；後者則指享見和平的勝利教會，燃燒著完美愛火的熊熊火窯。

不錯，現在靈魂尚未達到只有天上才有的美滿境界，但相對而言，已達到了一般性的結合；這種結合好比燃燒著的火炭，與燃燒著的火窯是相似的[53]。」

---

[51]《愛的活焰》，〈序言〉，908-909頁。

[52]依三十一9。

[53]《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24頁。

因此，轉化性結合若與這些宣告永生的轉化性的愛的新效果相比，就成為一般性的結合了。

這些新效果並不改變結合的性質。轉化性結合是不會改變的，只是實現這種結合的愛會變得更加完美，並燃燒得更加旺盛了。靈魂一旦達到了轉化性結合，她的一切偏情和本性的特質都消失在愛內了。這時靈魂已按其所能，達到了充滿愛情的極限，但是靈魂的容量或接受量會不斷地擴張；愛情在質與量上也能不斷地增進。在這已淨化與轉化了的靈魂之烈焰中，愛情繼續發揮其愈來愈微妙的神聖作用，一直燃燒到可以把靈魂，這位被愛情所征服的新娘，帶到永生中為止。

㈡聖神統御性的臨在

在天使報喜那天，總領天使佳播祝賀童貞瑪利亞滿被聖寵，吾主臨在她內：「萬福，滿被聖寵者，主與妳同在[54]」。分享天主的生命以及天主的臨在，是兩個構成靈魂在聖洗中所領受到的聖化恩寵的要素。這兩個要素在轉化性結合中發展到最圓滿的地步。

那使人靈轉化並聖化的愛，也促成人靈與天主的結合，因為天主就是愛的根源。木材着火後，便在火盆中燃燒。因此已轉化的靈魂就擁有天主的臨在，這種臨在有別於領洗後所分享的天主生命，因為天主的生命現在已成為她自己的生命。

聖保祿宗徒說：

「天主的愛，藉著所賜予我們的聖神，已傾注在我們心中

[54] 路一 28。

了[55]。」

這一切我們都已經談過了。然而，由於在轉化性結合中，天主的這種臨在藉其對靈魂的行動和統治，已成為靈魂全部的生活重心，因此我們應該對這種臨在另外加以探討。

1. 聖神積極性的臨在

在此有必要重提天主的臨在是建立在天主與其受造物的關係之上的。天主是無限的，是無處不在的，毫無地域與程度上的限制；祂臨在的無限性是無處不及，無多或寡、無此處或彼處之分的。然而從人的角度來看，我們還是會說天主在這裡或那裡，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臨在，這是因為祂在世的行動的方式有所不同。這種天主的臨在或行動，是專對受造物而言的，絲毫無損於天主的永恆不變性。因此，天主的臨在或行動就是天主與其受造物之間的關係。

天主的一切行動都出於天主的本性，因此也是天主聖三所共有的。然而在聖經與神學語言中，由於某種行動與已位格化的主導此行動者之間的關係，而應將此行動歸屬於聖三中的一位。因此，教會和靈魂的聖化工作就歸屬於聖神，因為聖化正是愛的份內工作，而聖神就是聖父與聖子之間愛的噓氣。

因此吾主向宗徒們預許，要為他們遣發聖神，以建立祂的王國。五旬節那天，聖神真的降臨了，祂以明顯的方式占有了宗徒們，並藉著他們開始在世人中工作，以建立教會。在初期教會內，聖神的顯現是頻繁而明顯的。聖神在屬於祂自己的人中間，是充滿

[55] 羅五 5。

活力的一位：宗徒以覆手禮將聖神賦予他人，而術士西滿想用金錢來收買這種行奇事的能力[56]；執事們都充滿聖神，斐理執事把與他同行的甘達刻女王的太監歸化後，聖神就把斐理帶走了[57]；聖伯鐸譴責阿納尼雅和撒斐辣夫婦欺騙聖神以後，他們就當場死去[58]；為了加強耶路撒冷大公會議的決定，宗徒們便宣布說：「是聖神和我們所作的決定……[59]」

在聖保祿的教導中，對於聖神如此活躍的臨在，充滿了暗示和見證。有關聖神恩賜愛德及聖神與我們同在，是他宣講的中心題材，也是他的神學與倫理教育的基礎。當他給生活在異教敗壞環境中的格林多人寫信時，喜歡提醒他們該如何尊重自己和自己的身體：

「你們不知道，你們是天主的宮殿，天主聖神住在你們內嗎？[60]」

「難道你們不知道，你們的身體是聖神的宮殿，這聖神是你們由天主而得的，祂住在你們內，而你們已不屬於自己的了嗎？[61]。」

「你們不要與不信的人共負一軛……天主的殿與偶像哪能有什麼關係？因為我們就是生活的天主的殿……[62]。」

---

[56] 宗八 19。
[57] 宗八 39。
[58] 宗五 3 及後續章節。
[59] 宗十五 28。
[60] 格前三 16。
[61] 格前六 19。
[62] 格後六 14, 16。

這些教導可以用來做為一般倫理道德的論據和基礎，因此對初期教會的信徒是十分熟悉又融入生活之中的。在保祿宗徒和初期皈依的信徒之心目中，聖神在靈魂內的臨在和動作是識別基督徒的特徵，是區隔基督宗教與異教的真實欄杆。

今日我們的信德冷淡了，不能跟初期基督徒一樣明顯地發現這神聖的臨在，然而聖神的臨在與行動依然積極而活躍，繼續在人靈內恩賜愛德，並在聖洗中把自己賜給所有的基督徒。

聖十字若望在轉化性結合所經驗到的晨曦之光中，發現了超性生活中的這些深奧事實，尤其是天主聖神活躍的臨在。聖十字若望和聖女大德蘭都曾深入這源頭，就是那不斷湧出教理和基督徒生命的源頭，並為我們作了使人回味無窮的描述。在《愛的活焰》一書的開始部分，對這一點講得尤為精彩，給我們提供了寶貴的幫助，來認清這神聖的臨在。

2. 聖神的客觀性臨在與愛的生活

聖神在我們內的臨在不僅是積極活躍的，而且誠如我們所說過的[63]，也是客觀的；就是說，祂的臨在是我們所能領會到的客觀事實，因為聖寵給了我們這種能力。聖寵不但使我們分享天主的生命，而且使我們有能力參與天主有關認知和聖愛的活動。天主把自己給了我們，使我們認識祂、愛祂，就像祂認識自己、愛自己一樣。

這藉著愛的進展而逐步發現天主所經過的各個階段，我們都清楚知道。在最初的三個住所內，靈魂只享有一般性的恩寵，需要官

[63] 參閱本書第一部，第二章，第 73 頁起。

能作出努力。到了第四住所，天主在靈魂深處的臨在藉由神味的湧現而顯示出來，這些神味帶動各官能接近天主，尤其是意志。第五住所內的真實接觸，雖然是晦暗又是暫時性的，卻決定性地帶動了意志，然而卻使靈魂在熱烈的愛情中深感不安。在第六住所內，靈魂在令人神魂超拔又極其耀眼的神光中，頃刻之間見到了天主的臨在。這時彼此便為永久性的結合而交換諾言。靈魂為了要萬無一失地征服自己的神聖淨配，便下定決心在祂所給她的愛情的影響力下，放棄一切，忘掉一切，只全心全意地愛祂。這樣天主便成為靈魂的一切；這時追求天主的臨在是她唯一的渴望和生活的目標。天主每一次來訪，靈魂都有新的發現，因而增加了她的渴望，同時她內心的熱情變得幾乎是致命的，因為實在太熱烈了。

這一切心靈上的工程，一切的發現，以及渴望的增長，都是聖神的作為。為了迎接神聖淨配的來臨，聖神便施展祂足智多謀的愛，把這住所用以上這些德行和渴望裝飾得美輪美奐。

聖神就是由這位神聖淨配在自己來臨之前，親自先派遣來的。這不就是福音教理嗎？且聽聖十字若望是怎麼說的：

「神聖淨配就為了這目的，先給她派遣了祂的聖神，就像當初給宗徒們派遣聖神一樣。聖神作為祂的總管，為祂在祂的新娘——靈魂——內準備洞房，使這洞房內充滿溫馨，並按照祂的意願布置花園，使鮮花盛開，使各種神恩大放光彩。祂用恩寵的首飾打扮她，使她滿身佩戴著祂的珍寶[64]。」

聖神是神聖淨配的總管，說得真好！由於祂細密周到的處置，

[64]《靈歌》，第二十六詩節，832頁。

以及靈魂對她淨配所表達的「未婚夫妻間常有的忠貞愛情[65]」，神聖淨配就把她引進美滿結合的洞房。

這位神聖的總管也和靈魂一起在那裡。祂周到的服務尚未停止。在這轉化性結合中，現在祂比任何時候都更勤快。

這崇高的結合不就是因聖神而實現的嗎？祂不就是那毫無痛苦地焚燒一切的火焰嗎？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中描述愛之火的作用與勝利，這愛之火就是聖神。他寫道：

「這愛情的火焰就是人靈的淨配的神，也就是天主聖神。靈魂在自己內感到祂像火一樣，不僅焚燒她，而且使她化為甜蜜的愛情。這愛火不僅在她內焚燒，而且還噴射火焰；火焰每噴射一次，便使靈魂本身沐浴在光榮之中，並賜給她永生的清涼。這便是聖神在已化為愛情的靈魂內的行動[66]。」

把自己的愛火投入靈魂內的就是聖神，這聖神還使靈魂受到這愛火的灼傷。是祂使天主的活動在她內完美地實現，靈魂因而有能力充分發揮恩寵的作用。

「聖神動用祂的神聖噓氣，把靈魂提升到極其崇高的境地；祂教導她，使她也能在天主內發出如同聖父在聖子內、聖子在聖父內所引發的同樣的愛之噓氣；而在這轉化性結合中，聖父及聖子向靈魂所噓的氣也就是這同一位聖神[67]。」

---

[65]《靈歌》，第二十七詩節，839頁。

[66]《愛的活焰》，第一詩節，914頁。

[67]《靈歌》，第三十八詩節，891頁。

這位愛的聖神，也就是天主的愛火，將撕裂最後的帷幕，讓靈魂面對面享見天主。在死於愛情之前，祂支援她度完美的愛情生活。

且看聖十字若望如何用空氣和火焰的比喻，精彩地描述了聖神和靈魂共有的愛情生活：

「靈魂已轉化為光輝；靈魂已成了光輝。她就像火焰中的空氣在燃燒中化為火一樣。火焰其實就是燃燒的空氣。火焰的跳動和發光，並非單獨來自空氣，也非單獨來自火，而是同時來自空氣和火；火使空氣點燃，並使其繼續燃燒。這個比喻說明靈魂與她的官能一起在天主的光輝內閃耀。這神聖火焰的跳動，就是我們在上面所說的火焰的顫動和噴射；不僅出於已被聖神愛火所改變的靈魂，也不單是聖神獨自所引起的，而是靈魂和聖神所共同發出的。因此聖神對靈魂的行動就像火之於已燃燒的空氣一樣……火焰的跳動和噴射，就是聖神在靈魂內歡躍慶祝的表現[68]。」

當這由聖神與靈魂所共同發出的火焰，在喜樂和光明中歡慶時，靈魂怎能不歌頌這位掌管這一切財寶的神聖總管呢？祂住在她內，是她賴以生活的怡客；祂也是貧窮者之父；是殷勤而祥和的賦予者；這位神聖的朋友與靈魂合作，祂如此溫馨地吸引著她為使她臣服於祂；祂是她心中的光明，整個靈魂的清涼劑；祂在黑暗中光照她，在愛情的傅油中教導她；祂在燃燒中灼傷她又治癒她，且減輕她的傷痛；祂是微妙又強烈的火焰，包圍著她，滲透了她；祂是

---

[68]《愛的活焰》，第三詩節，981-982頁。

燒盡一切的烈火，無處不在，卻難以被人掌握；因為，祂若是愛，也必定是神。祂是把自己完全奉獻出來的愛之神；祂是焚燒一切的愛火，祂多麼喜愛人靈啊！今後人靈的喜樂就是在內心感覺到祂，感覺到自己那麼深、那麼親密地在祂內，今後再也沒有什麼能使他們彼此分離了。聖保祿因此吶喊道：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然而靠着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勝，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是掌權者，是現存的或將來的事物，是有權能者；是崇高或深遠的勢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們與天主的愛，即與我們的主基督耶穌之內的愛相隔絕[69]。」

在這樣的結合中，聖愛之神已把一切給了靈魂，把祂自己連同祂的一切珍寶都奉獻出來了。祂屬於靈魂，就像靈魂屬於祂一樣。聖十字若望保證說：「靈魂在聖神內的結合和轉化是千真萬確的」[70]，此後，彼此在不斷地交融下相愛；不僅如此，還把從對方所領受到的一切，不斷再交給對方。聖十字若望對這一點這樣寫道：

「就像天主完全自由地、全心全意地把自己賜給靈魂；靈魂與天主結合得愈親密，就變得愈自由、愈慷慨，就藉著天主，將天主獻給天主自己。

---

[69] 羅八 35-39。

[70]《靈歌》，第三十八詩節，891 頁。

靈魂對天主所作的奉獻，是真實又徹底的。於是她見到天主真正地屬於她了，她憑藉繼承權擁有了祂，由於天主所賜的聖寵，祂把自己給了她，使她作為天主的子女，就成為有權擁有祂的人。她對天主有了所有權，所以就能按自己的意願將天主給予、通傳給任何人。因此，她就把天主給了她神聖的至愛，給了這位把自己給了她的天主。這樣她就全心全意地把該屬於天主的交付給天主，並把從天主那裡得到的一切也全心全意地還給天主[71]。」

因此，靈魂就在天主與她之間實現了平等的愛情，這是聖十字若望在《靈歌》內曾經談到過的。他寫道：

「我不是說，靈魂愛天主能像天主愛祂自己那樣深，那是不可能的，而是她被天主愛多少，就也能愛天主多少[72]。」

靈魂必須像天主愛她那樣去愛天主；然而只要她能像天主那樣完美地、慷慨地去愛也就夠了。事實上，靈魂現在是以聖神給她的愛來愛天主，她把所領受到的一切完全奉獻給天主，其中也包括所賜下的天主自己。人靈因愛情而有的轉化，以及與聖神完美的結合，這兩者使人靈能在愛情上與天主以平等的地位相互交流。

3. 聖神統御性的臨在與完美地君臨人靈

在轉化性的結合中，人靈因與天主之間的彼此互相奉獻而產生

---

[71]《愛的活焰》，第三詩節，1031頁。

[72]《靈歌》，第三十七詩節，887-888頁。

了愛情上的平等，然而這平等卻要讓步於天主那超越一切的主導性。靈魂所懷的愛若缺少了子女的敬畏之情，就不能是完美的愛情[73]。

在這轉化性結合中，靈魂就是流入海洋的一股細流，一滴水。一滴水溶入海水而成為海洋，其本身還是一滴水。然而這滴水卻獲得了海洋的特質，它藏身於波濤之中，從此隨著洶湧的波濤起伏。靈魂的情況正是如此。

轉化性結合，是天主的勝利；這勝利是祂愛情長期戰鬥的成果。今後天主就在祂所建立的和平秩序中進行統治。這業經轉化的人靈和祂永久性的占有，是祂勝利成果之穩定性的保證。

在天主所居住的靈魂中央有完美的平安。以前時常性的結合，現在已成為永久性的了，人靈也感覺到結合的種種效果。由於人的官能之觸角範圍很廣，一直達到外在嘈雜紛亂的領域；那麼天主以愛所執行的最崇高統治，能在靈魂的官能上達到什麼程度呢？

聖十字若望這樣回答我們：

「以前源自本性生命的一切行動，一切工作，一切傾向，現在由於與天主的結合，這一切都變成神聖的了；靈魂死於本性的一切以後，她的一切便都活於天主之內了。靈魂現在因身為天主的子女，便受聖神的引導，誠如聖保祿所說：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74]。」

聖人在《攀登加爾默羅山》中，給了我們同樣的教導：

---

[73]《靈歌》，第十七詩節，786頁。

[74]《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69頁；羅八14。

「在此情況（轉化性結合）中，記憶和其他官能的一切行動都聖化了，由於靈魂已經在祂內得到了轉化，天主就以至高無上主宰的地位擁有其記憶和官能，今後只有天主能按照自己的意願與意志來推動並指揮它們。這樣一來，天主的行動與靈魂官能的行動已無差別，靈魂的行動也就是天主的行動了。因此這一切行動無不是天主的行動，因為『與主結合的，便是與祂成為一神[75]』。由此可見，與天主結合的靈魂所做的一切都來自聖神，當然也都是神聖的[76]。」

因此，聖十字若望使我們看到，轉化後的靈魂，不僅在她的實體上因聖寵有了轉化，而且也因天主所灌注的德行，在她的官能上有了轉化。這些德行本身在聖神不斷的光照和帶動下也達到了完美的境地。

一次，在談論有關催眠術的問題後，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表達其看法說，這並不是一個不可能實現的願望。第二天她這樣說：

「你昨天的談話使我獲益匪淺，我多麼想接受我們主耶穌的催眠術啊！我今天一醒來便想到了這件事。能聽任祂擺佈有多麼好啊！的確，我甘願祂來統治我的一切官能，使我的一切舉動不再是出於人的本性和自己的好惡，而是在愛的聖神所授意與引導下的神聖行為[77]。」

聖神藉著對官能的掌握，以及對其行動的引導，將在服務他人

---

[75] 格前六 17。

[76]《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一章，309 頁。

[77]〈宗座列品程序〉474 頁。

及傳教救靈方面產生極可觀的效果，這一點我們會在下一章裡詳述。聖神就這樣在人間拓展其王國。

然而，在不違背聖十字若望所表明的原則及基本真理的定論的情況下，我們不也應該對具體實踐方面的事加以說明嗎？聖女大德蘭在比喻中所說的那位居住在宮中的君王，他不再受內憂外患的影響，也不再離開他的住所，讓我們覺得有說明的必要[78]。我們沒有忘記，聖女在寫《靈心城堡》時，承認自己聽到頭腦上方嗡嗡作響；還有她在神婚後所經歷的考驗，有時使她痛苦不堪。

當然，基督耶穌身上神人位格的結合，確保祂能善於掌握及控制自己官能的一切行動。天主之母的滿被聖寵，也確保童貞瑪利亞蒙受同樣的特恩。但在一個被救贖的靈魂身上，即使這靈魂已達到轉化性結合的境界，是否愛的聖神也一樣能控制住她官能的一切舉止和行動？這樣完美的控制豈不是只有在光榮的境界才能出現？到那時靈魂與其官能將會被面享天主所吸引，並永遠藏身於天主之內。

然而，切勿忘記「永久性的慣性結合」有別於「實現了的結合」。官能就像固定在樹幹上的樹枝，以其根莖不斷參與「永久性的慣性結合」，因此也處在聖神真實又深入的掌控之下。然而當這種結合沒有實現時，靈魂的官能就隨本性動盪飛揚，順應外在的各種影響。樹幹固然牢繫於天主之內，然而樹梢及葉片仍然受外界風吹而搖動生響。聖神是靈魂的無上主宰，一切有意的、甚至是最本能的心靈活動，都逃不過聖神的掌控及統治；但是有一些反射作用仍然存在，有些外界的影響仍然奏效，只是不至於擾亂到深處，也

78〈第七住所〉，第二章，1041頁。

不能傷害到靈魂與天主的結合；其影響就如在平靜的水面上吹起一片漣漪。

在人靈內愛情的勝利與聖神的統治，不一定表現在外在的舉止與態度上，而是表現在心靈深處的合一上，表現在完成天主所要求的工作上，表現在平安中全心渴望聖神以及日益強烈的愛情上，這愛情足以抗拒有礙與天主結合的一切，並取得外在更完全的勝利。

還有最後一個特徵，那就是在聖神的支配下，靈魂享有最高的自由。聖女大德蘭以她自己深切的經驗，談到在這結合中，天主和靈魂是輪流發號施令的。她這樣對我們說：

「天主開始對靈魂顯示極深的愛，不但把靈魂已捨棄了的意志歸還給她，同時還把自己的意志也交給了她。從此，天主恩待她為知己，喜歡讓她與自己共同治理，可以說雙方輪流發號施令[79]。」

當然，聖神是靈魂的主人，而靈魂所懷的愛也一直包含有子女的敬畏之情。然而這是由聖神和靈魂所共同實現的愛情結合，聖神的統治是建立在愛情上的。愛有其權利和要求。愛的聖神也得受制於祂自己的規則：祂既使人成為天主的子女，祂就得承認作為子女所有的權利。「凡受天主聖神引導的，都是天主的子女[80]」。這是最崇高的事業，是我們現在應該加以思考的。

---

[79]《全德之路》，第三十四章，752頁。

[80]羅八 14。

㈢與基督耶穌合一

轉化性結合的最終目的是與基督耶穌合一，這是結合最完美的表現和成就。「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81]」。說來簡單，卻是圓滿和完美的極致。

我們當然會感到奇怪，我們已把基督耶穌留在第一階段的各住所裡了，祂儀容的光彩與魅力在上智的強光裡消失無踪，祂的人性也在與天主本體性接觸的光芒中隱而不顯。那時唯有奇恩異寵、神視或內在的言語能使靈魂記起祂的臨在。靈魂要尋找祂，卻感到萬般無力；幸好有聖女大德蘭的嚴肅警告，人才不至於拋棄祂。在那黑夜裡，靈魂只想得到淨化和聖化，只渴望那在黑暗中燃燒着的愛火。那時似乎一切都在阻礙她覺察到祂熱情的臨在與顯現。如今這愛的火焰將基督耶穌啟示給她，並使她活出基督耶穌。靈魂以前只想到自己的聖化，以前所要追求的目標是將天主的生命體現在自己身上。她以前忘記了，或沒有深信，基督耶穌不僅是光明和途徑，而且真正是全德的終極，是天主在世的傑作；我們不應該僅是利用這傑作的光照，而且必須將自己改變為這傑作。

這位基督耶穌，這天主的傑作，是聖神的化工。當童貞瑪利亞提出如何完成總領天使向她報告的奧祕時，總領天使佳播回答她說：「聖神要降臨於妳，至高者的能力要庇蔭妳[82]」。於是在聖父那給予生命的庇蔭下，在聖神的運作下，聖言就降孕在瑪利亞胎中。天主的生命無論以何種方式體現在人間，都將在同樣的條件、

---

[81] 若十五 5。

[82] 路一 35。

同樣的規律下完成，「一切完善的恩賜，都是從上，從光明之父降下來的[83]」，而受託在世上把這些恩賜分施給人的，就是天主聖神。

五旬節那天，聖神降臨到宗徒們身上；而今日，在信友受洗時，聖神將這人據為己有，作為自己的宮殿，以實現天主的生命降生於人靈內的工程。我們都知道聖神所被賦予的計畫，就是天主永遠的計畫，這計畫使聖神在教會和人靈內有一致性的行動。

「因為天主於創世以前，在基督內已揀選了我們……按照自己旨意的決定，預定了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獲得義子的名分，而歸於祂，為頌揚祂恩寵的光榮，這恩寵是祂在自己的愛子內賜予我們的[84]。」

聖神的行動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有效地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子女，並藉廣施恩寵拓展基督在靈魂內的王國。聖神在每個靈魂和教會內建構圓滿的基督，建構基督的奧體，即聖教會。

事實上，聖神在人靈內所賜下的聖寵，就是抬舉人靈作天主子女的恩寵。這恩寵使我們成為天主的義子，因而與生為聖子的聖言建立起緊密的親屬關係。聖保祿宗徒說：

「你們所領受的聖神，使你們作義子。因此，我們呼號：『阿爸，父呀！』聖神親自和我們的心神一同作證：我們是天主的子女。我們既是子女，便是承繼者，是天主的承繼者，是基督的同承繼者[85]。」

---

[83] 雅一 17。

[84] 弗一 4-6。

[85] 羅八 15-17。

這恩寵使我們呼天主為父，也使我們相似聖言；只要我們在聖神的引導下，就能在靜觀中將此恩寵據為己有。聖保祿還說：

「我們眾人以揭開的臉面反映主的光榮的，漸漸地光榮上加光榮，都變成了與主同樣的肖像，正如由主，即神在我們內所完成的[86]。」

然而，此世最卓絕的天主生命之源，就是聖體聖事。這是恩寵的主要渠道，其他一切恩寵都由此衍生而來。聖神尤其藉聖體來聖化人靈，建立教會。聖體聖事是維持超性生命的必要條件，這聖事把基督和祂的生命給予我們；其中不僅有聖言的恩寵，同時還有祂人性的體和血。

耶穌曾再三強調說：「我就是生命之糧」。祂明確地說：

「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祂的血，在你們內，便沒有生命。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必得永生……誰吃我的肉，並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87]。」

聖體聖事在把基督恩賜給人時，同時也把天主的生命恩賜給人。聖體在把人靈與基督耶穌結合時，同時也把生命賜給人。這是使人成聖的最卓絕聖事，因為這是靈魂與基督結合的聖事。這聖事把祂的生命傳輸到教會的每一個肢體內，而使教會成為一體。

耶穌在祂的大司祭祈禱中，以簡短的言語總結了人靈的成聖和

---

86 格後三 18。

87 若六 48, 54-57。

天主的計畫：

「為叫他們合而為一，就如我們原為一體一樣。我在他們內，祢在我內，使他們完全合而為一[88]。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誰若不住在我內，便彷彿枝條丟在外面枯乾了，人們便把它拾起來，投入火中焚燒[89]。」

這些話是堅定而明確的。在我們內的天主性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這生命來自基督，使我們與基督結合，以能與祂一起建立新的實體，即完整的葡萄樹，就是由基督及其肢體所構成的基督奧體。在轉化性結合中，這基本真理便付諸實現並顯示了出來。

當然，在靈修的成長期內，我們不能要求天主的聖寵把其潛在的德能全部顯示出來。種子的腐爛轉化，嫩莖的長大茁壯，這些都不足以說明其中所隱藏的全部能量。發芽生長是在混沌中，至少也是在奇妙中完成的。唯有在經過充分的發展之後，才能展示生命的特性及果實的品質。經過了那些掩藏其某些特性的黑暗時期之後，聖寵理應在轉化性結合中，揭露其中的基本寶藏，並使我們見到聖寵藉著靈魂與基督在愛情上的相似性所促成的轉化。

基督耶穌在人靈上所造成的有形可見的成長是多樣性的，因為基督的恩寵是千姿百態、豐富多彩的，以各種不同的光澤反射出來；而人靈在基督內的轉化是真實又深刻的，這種轉化應以愛在意

[88] 若十七 22-23。

[89] 若十五 5-6。

志、思想、感情和外在行動上所創造的相似性上表現出來。

在我們所探討的這些靜觀者的靈魂與生活中，這種在愛情上與基督的相似性已經實現了，此刻我們無需對這相似性加以說明。可是我們應該注意到，靜觀者是在這轉化性結合的光照下，才領會到他們的恩寵已經實現。

在聖保祿宗徒的書信中，充滿了許多這種發現恩寵已經實現、且領會到基督確實在他內的見證：

「按照我所熱切期待希望的，我在任何事上必不會蒙羞，所以現在和從前一樣，我反而放心大膽，我或生或死，總要使基督在我身上受頌揚。因為在我看來，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90]。」

除了基督，他不想知道其他的：

「因為我曾決定，在你們中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這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91]。」

這裡所談的不是思辨的知識，而是實用的知識，是有關生命和實踐的知識。因此，他寧可放棄一切，只要這種認識：

「凡以前對我有利益的事，我如今為了基督，都看作是損失。不但如此，而且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為了祂，我自願損失一切，拿一切當廢物，

[90] 斐一 20-21。

[91] 格前二 2。

為賺得基督，為結合於祂[92]。」

因此，除了希望信友們領會基督在他們心內，希望他們藉行愛德認識基督以外，他對信友們別無他求，尤其是對他所愛的厄弗所信友。

「……並使基督因著你們的信德，住在你們心中，叫你們在愛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礎，為使你們能夠同眾聖徒領悟基督的愛是怎樣的廣、寬、高、深，並知道基督的愛是遠超人所能知的，為使你們充滿天主的一切富裕[93]。」

如此深邃地進入基督的愛之中，同時使自己藉著充滿活力的信德之光在祂內轉化，這是給轉化性結合，即天主圓滿地活在人靈內，下了多麼恰當的定義啊！

這正與聖女大德蘭的言論不謀而合。聖女在描述了神婚所實現的與天主奇妙的結合後，便回憶起聖保祿的話，直截了當地說：

「基督是我的生命，死亡對我大為有利。依我看來，這正是靈魂在神婚中的心聲，因為在此境界中，我們所說的小蝴蝶，滿懷無可名言的喜樂死去，因為從今以後，基督已成為牠的生命[94]。」

因此，聖女大德蘭很多次並不根據邏輯思維，而是根據她對事情的領悟而中斷了思索。稍後，她便興奮地強調她剛才的發現：

---

[92] 斐三 7-9。

[93] 弗三 17-19。

[94]〈第七住所〉，第二章，1037 頁。

「至尊天主又說：我在他們內。偉大的主啊！這些話多麼真實啊！靈魂被提升到我們所說的靜禱境界後，就能對這些話心領神會，就會看見這些話已在自己內心實現了！[95]。」

此外，神婚的確是與基督耶穌締結的。一種奇恩異寵，即見到祂至聖人性的圖像性神視便降臨到靈魂上，通常在聖女大德蘭不同的靈修階段內都會有奇恩異寵，以說明靈魂所蒙受的內在恩寵之意義[96]。因此，轉化性結合，就是人與基督耶穌一起實現的位際性結合和交流。

聖十字若望，這位天主奧祕的探索者，絕對會在自己聖寵的寶藏中發現基督。他多次指出，我們是因天主聖神而在聖寵內成為天主的子女。尤其在轉化性結合達到頂峰時，他特別強調對基督耶穌及其奧祕的發現。這裡有必要重溫他對《靈歌》第三十六詩節的詮釋。

「然後我們更向前行
直到磐石上的高峻洞穴。

那使靈魂渴望進入天主上智的深處，並認識為何在祂高深莫測的判斷中允許有痛苦，其主要理由之一，誠如我們已說過的，便是靈魂藉此可以使自己的理智與天主的理智結合在一起，並能深刻領會聖言降生為人的奧蹟；對她而言，這是最高、最甘飴的智慧[97]。」

95〈第七住所〉，第二章，1039頁。

96同上，1034-1035頁。

97《靈歌》，第三十六詩節，879頁。

這種認識是經驗性的認識，是由靈魂與基督在恩寵與痛苦上的共同性而來的。在這由已實現了的最甜蜜的轉化性結合所產生的認識內，靈魂沉浸於其中，

「……人靈將隨同她的神聖淨配來認識這位「人而天主」的種種崇高奧祕，這些奧祕是最充滿智慧並隱藏在天主內的；人靈將與淨配一起深入其內，並將沉浸、淹沒在其中……[98]。」

這些奧祕是取之不盡的寶藏：

「……雖然聖師們已發現了不少神妙的奧秘，而聖人、聖女們在現世也瞻仰了不少奧蹟，但是絕大部分的奧秘還有待探索，甚至是遠超出我們所能想像的[99]。」

「認識基督是我們在世所能追求的最高智慧」，祂有如「豐富的礦藏，其中資源無限[100]。」

靈魂在基督所惠賜的恩寵財富中所獲得的對奧祕的認識，還因領悟到聖言就在靈魂中央而更加充實。靈魂對淨配聖言的領悟，以及祂在聖愛之神嘘氣下的美妙覺醒，這些都是我們收集到的聖十字若望最終的心裡話，這些心裡話由於無法表達，便在靜默中沉寂了。

我們確實已處在靈修的頂峰了。我們已採摘到轉化性結合所結出的崇高果實了，這是最佳、也是最單純的果實：即因愛情與基督

---

[98]《靈歌》，第三十六詩節，879頁。

[99]同上，880頁。

[100]同上，880-881頁。

相似，並與祂結合，以實現基督奧體。基督徒的成全與靜觀者的成全，均有賴於此結合及我們的主基督奧體的實現。

我們的結論是：轉化性結合就是人靈因愛情與「人而天主」的基督耶穌相似而有的轉化。基督是葡萄樹，聖人、聖女就是充分得到葡萄樹的活力而生活的枝條。

我們反對所有崇尚自然傾向的靈修觀，這種靈修觀為了要擁抱耶穌如兄弟，為了要使耶穌成為勞苦者的同伴，就以他們自己的尺度來塑造耶穌，將祂塑造成人類中的完人，面帶天上光芒的超人。然而在祂內的天主性不僅隱藏不顯，甚至已消失不見。我們堅信耶穌是天主，靈魂若要在祂內轉化而聖化，必需按照聖十字若望的嚴格要求，放下一切繫戀，徹底虛空自己。

我們反對天使論者，這種論調主張要在純精神體的純潔中尋求全德。我們也不贊同新柏拉圖主義，這種主義認為全德在於以高超的智力領悟天主的奧祕。我們還反對所有將聖化看作是人性的超越及智力的昇華的論調。我們要強調的是：全德就是因愛而與「人而天主」的耶穌相似。這種相似性之所以能在我們內實現，端賴天主性的生命降生在我們身上，這生命在不摧毀人的本性的前提下，將我們加以轉化。

人的本性的聖化，以能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子女；天主性的生命降生在我們身上，使我們成為基督徒，這就是我們對轉化性結合的雙重唯實精神所應要求的，用以確認這樣的結合才是真正的、正統的基督徒的結合。

第九章

在基督奧體內成聖

是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
去結常存的果實[1]。

以上聲明是耶穌在最後晚餐後的訓誨中所發表的。在這之前，祂再三強調今後宗徒們與祂緊密結合的關係：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條；那住在我內，我也住在他內的，他就結許多的果實，因為離了我，你們什麼也不能做[2]。」

葡萄樹的枝條依靠從葡萄樹而來的樹液，得到活力；枝條的功能則在於把樹液轉化成果實。這是枝條存在的理由。因此，如果枝條不結果實，當然便把它砍掉，扔在火裡，這是大家都會做的事。

耶穌之所以強調這一點，是要表明祂揀選了宗徒們，並在他們內行動，就是要他們走遍天下，結實纍纍，以光榮天主。祂派他們前去的世界是邪惡的、兇險的，是想要迫害他們的。因此，祂為他們祈禱；祂祈禱不是為了

「將他們從世界上撤去，而是為使他們在世時，能脫免那統治世界的邪惡[3]。」

---

1 若十五 16。
2 若十五 5。
3 參閱若十七 15。

耶穌復活後又宣布說：

「就如父派遣了我，我也同樣派遣你們[4]。」

因此，毫無疑問，我們可以下結論說：耶穌在宗徒們內心所實現的聖化工程，祂在自己與他們之間所建立起的聖寵的奇妙聯繫，以及祂用同樣的名義所賜給他們的異能，這一切都是為了幫助他們能在世上完成所負的使命。祂所賜下的豐滿恩寵及大量異能，無不為了確保宗徒們能繼續完成祂的使命。他們都是耶穌所揀選的，祂的聖神將轉化他們，使他們成為在世的另一個基督，並在世上結實纍纍。

聖女大德蘭對此真理體會很深，她寫道：

「姊妹們，現在正是告訴妳們吾主為何要在這世上賞賜這麼多恩寵的時候了。只要妳們反省一下這些恩寵所產生的效果，妳們便會明瞭；雖然如此，我還是要在此特別告訴妳們這事。妳們中任何人都不該以為祂只是要讓靈魂充滿歡樂而已，這是極大的錯誤。至尊天主賜給我們崇高的恩寵，是要我們能在世度像祂至愛聖子那樣的生活。因此我堅信，這些恩寵的目的，誠如我在本書中多次提到的，都是為了強化我們軟弱的本性，以能追隨祂的榜樣，忍受許多痛苦[5]。」

聖女又詳細說明她的想法：

---

4 若二十21。

5 〈第七住所〉，第四章，1051-1052頁。

「她（已達到轉化性結合的靈魂）的全部心思，只在於尋求如何能愈來愈取悅於祂（天主），以及在什麼事上、用什麼方法才能向祂證明自己的愛情。我的女兒們，這就是靜禱的目的；神婚的效用就是經常不斷地結出好果實，除了工作，還是工作[6]。」

她要人明白這端道理。她說話的對象不是剛開始修德的人，而是已達到轉化性結合的人：

「妳們可能會覺得我的話是針對剛開始修德的人，因而認為那些已度過靈修生活開始階段的靈魂，就可以休息了。其實不然，我曾對妳們說過，這些進入高超境界的靈魂所享受的休息完全是內心的，就是說外在的休息愈來愈少，她們甚至不想休息……再說，她們所在的修道團體給了她比任何時候更大的力量。達味說過，人在這世上與聖人們相處，就能成為聖人。因此，與強有力的天主合而為一的靈魂，一定能經由如此崇高的心靈相互結合，而分享到祂的力量[7]。」

以上這幾段話總結了聖女大德蘭在〈第七住所〉最後一章中的教導；也是對本章一開始所引述吾主的話：「……且派你們去結果實」所作的詮釋。由天主所實現的聖化工作，當然也包括了靜觀和轉化性的結合，其目的顯然就在於此，我想這是簡單明瞭、理所當然的。對此，我們就不必再多說了！

然而當我們把聖女大德蘭以上所說的話，與聖十字若望在《靈

6 〈第七住所〉，第四章，1053頁。

7 同上，1055頁。

歌》和《愛的活焰》最後幾頁中所寫的相比較，就會驚奇地發現，在聖十字若望的心靈中，另有其他的追求和渴望。兩位聖人同樣身處靈修的頂峰，然而內心的氣氛卻各異。聖女大德蘭只想在這世上活出基督的生活，如祂一樣獻身於光榮天主聖父和拯救人靈的事業；而聖十字若望則尋求天主那深不可測的奧祕，追求在這奧祕中所給人帶來的平安與光照，渴望那只有在永生中才有的面對面享見天主。我們不必引用許多原文片段，就可以找到聖十字若望當時的心靈動向，並以此動向中平靜和充滿熱情的力量，來提升我們的心神：

「心愛的，我們來欣享歡愉，
在祢的俊美中，觀看我和祢，
上高山，下丘陵，
行到清泉湧流處，
深深探入叢林[8]。」

最終，《靈歌》在找到平安後的喜樂中結束：

「……一切官能全部退下，離開它們本性的運作，而進入內在的凝神之中。

願吾主耶穌，我們親愛的淨配，樂意使一切呼求祂聖名的人都進入那種境界！願尊敬與光榮歸於祂及聖父、聖神，至無窮世。阿們！[9]。」

---

[8] 《靈歌》，第三十五詩節，873頁。

[9] 同上，第三十九詩節，902頁。

這首用來結束《靈歌》的讚歌，主要是讚頌人靈與天主結合後所享有的平安；在《愛的活焰》中，聖人又重用這首歌，歌聲更卓絕，直至因無法表達而消失在靜默之中。聖人在該書的最後一頁寫道：

「哦！那時時感到天主靠在她懷裡休息的靈魂，是多麼幸福啊！哦！她棄絕了一切，這為她是多麼值得；她避開了一切世事，生活在無限的寧靜之中，唯恐最微小的粒子，或最輕微的動作前來驚動或干擾她至愛者的心懷[10]。」

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這兩位靜觀者以同樣的途徑到達了轉化性結合的境界。在前進的道路上，尤其在第六住所這使人困擾的領域內，他倆曾多次比較各自的經驗，並肯定彼此在思想認知上是一致的。然而登上了頂峰後，他倆所追求的又似乎各不相同。

此外，他倆都自成學派。在向他倆學習的門生中，有的認為轉化性結合是享受平安的港口，靈魂最終在那裡找到了天主，這時她覺得最好就是去愛天主，在清靜的獨處中享受與天主的親密關係；她覺得向天主奉獻自己的愛情勝過其他一切，尤其勝過一切事工。然而有的則認為，在轉化性結合中平靜地擁有天主，能使人靈更自由、更有效地為天主服務。後者所採用的是聖女大德蘭對真正的靈修者所下的定義：

「妳們可知道，一個人什麼時候才算有真正的靈修？就是讓自己作天主的奴隸的時候。在這種身分下，不但配戴著祂十

[10]《愛的活焰》，第四詩節，1046頁。

字架的印記，而且把自己的自由交給祂，使祂能把我們當作全宇宙的奴隸去賣掉，就像祂以前親自作了奴隸一樣[11]。」

在轉化性結合的靈修頂峰上，有着這兩種不同的傾向，這問題如何解決呢？若肯定那些深入到天主奧祕內的人是內斂靜觀者，而第二種只想為教會工作的人是外向行動者，那麼就侮辱了聖女大德蘭，而且這種分類只是字面上的簡單說法而已。其實這問題更深刻、複雜；那是有關世上的轉化性結合的目標是什麼，以及促成這結合的愛之目標又是什麼的問題。讓我們現在來探討一下這問題的內涵，並試圖解決這個問題。

一、愛的雙重動向

㈠對天主父的孝愛動向

聖神在我們內所傾注的愛，使我們成為天主的子女，並使我們在聖三的懷抱中與聖言結為親屬。這種愛的特性，是子女的孝愛，於是這孝愛就找到了其基本動向。我們所領受的聖神，使我們呼喊：「阿爸，父呀！」祂使我們成為基督的同繼承者，而祂為人靈所追求的那分產業，就是天主自己。我們來自天主，也將回歸天主。這是一切受造物都應遵從的規律，這種規律在作為受造物之首的人類身上，尤其需要加以彰顯。

宣揚偉大奧祕的聖保祿宗徒領會到萬物的這種深切渴望。這種

[11]〈第七住所〉，第四章，1054頁。

渴望在基督徒成為天主子女的這事實上，找到了最崇高的形式和最完美的表達。聖保祿宗徒向我們說明其中所包含的令人痛苦的力量及宇宙性的廣度：

「凡受造之物都熱切地等待天主子女的顯揚……因為我們知道，直到如今，一切受造之物都一同歎息，同受產痛；不但是萬物，就是連我們這已蒙受聖神初果的，也在自己心中歎息，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即我們肉身的救贖。因為我們得救，還是在於希望……[12]。」

當人靈於聖父懷中等待其一切渴望實現之前，聖神在現世的黑夜裡引導並強化人的這種渴望。

「同時，聖神也扶助我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不知道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親自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那洞悉心靈的天主知道聖神的意願是什麼，因為祂是按照天主的旨意代聖徒轉求[13]。」

我們的超性愛德和與這愛德同時賜給我們的聖神，互相結合在一起，將我們提昇，使我們懷著渴望奔向天主聖父。

耶穌在祂的大司祭禱詞中首先提到的，就是這首要的子女孝愛之情：

「父啊！時辰來到了，求祢光榮祢的子，好叫子也光榮祢

[12] 羅八 19-24。

[13] 羅八 26-27。

……我在地上，已光榮了祢，完成了祢委託我所做的工作。父啊！現在，在祢面前光榮我吧！賜給我在世界未有以前，我在祢前所有的光榮吧[14]！」

子女的孝愛之情所追求的，便是回歸其根源，由此所獲得的酬勞便是對此根源領會得更深切，自我消失在其中；而所得到的賞報，則是愛得更深刻，結合得更緊密。聖十字若望寫道：

「這酬勞和賞報，就是愛情本身……愛天主的靈魂所等待的，不是自己勞苦工作的完成，而是事工的完成，因為她的事工就是去愛；她所等待的就是愛情的完成，以及那用對天主完美、滿全的愛所編成的勝利之冠[15]。」

天主的子女在此世信德的昏暗中所擁有的愛情，並非圓滿的，唯有在面對面享見天主時，這愛才能臻於圓滿，因為「永生就是：認識祢，唯一的真天主，和祢所派遣來的耶穌基督[16]」。

㈡對近人的友愛動向

靈魂最基本的渴望是：在與天主面對面相見的這完美認識中，擁有天主；這雖是人靈超性之愛的基本渴求，然而從這愛中還湧現出其他願望。

柏羅丁（Plotinus）及柏拉圖這兩種哲學派系（les philosophies plotiniennes et platoniciennes），主張的是超越，他們聲稱：當他們

---

[14] 若十七 1-5。

[15]《靈歌》，第九詩節，731-732 頁。

[16] 若十七 3。

以某種方式領悟到那被他們的愛所聖化了的觀念或精神時，就感到非常滿足。崇尚自然的神祕學者，認為能縱身於大宇宙的泛神懷抱，並沉醉於其中，就已達到了理想的目標。然而天主教徒的愛，除了擁有天主以外，對天主尚有其他的渴求。我們的超性之愛在完成了與天主的完美結合之後，在天主內發現有三位，並自覺已與其中的每一位相結合。只尋求與存有相結合的愛，現在可以因擁有存有而安歇了，愛因為與充滿活力的三位合而為一，因此也就被祂們的思想、生命及動向所帶動。愛與聖三緊密結合後，再也不能離開，聖三的一切，都成為愛的一切。愛甘願跟隨祂們，分擔其願望、關懷，並與祂們並肩工作。愛只有在與祂們的動向及行動合而為一時，才會安心。這就是我們超性之愛的幸福命運，這命運領我們進入聖三的生命節奏之中，並與其中的每一位緊密結合。

這聖愛是由聖神傾注於我們內的，而聖神偕同並藉著這聖愛來擁有我們的靈魂。藉著愛的轉化，這聖愛征服我們，並把我們交付給愛的聖神。當我們完全被轉化以後，我們的一切活動、一切追求，都會跟隨聖神的腳步。聖神進駐靈魂深處，成為靈魂的最高主宰，其影響力直至人靈最外在的官能，使官能作出神聖的行動。聖神將我們與實體的愛——即天主懷中的祂自己——的一切動向與渴求相連，並使我們參與其工作，完成這些動向，滿足這些渴求。

我們知道，這位聖愛之神就是執行天主永久計畫的總管。祂在瑪利亞胎中完成降孕的奧祕，建立了天主計畫的基礎。此後，祂就繼續祂的事業，把天主子女的孝愛之情傾注在我們心內，並使我們與降生成人的聖言基督耶穌合而為一。這種聖寵把我們置於基督之內，使我們與基督共同成就基督的奧體。

這些就是我們的聖寵的終極目標：這聖寵使我們成為基督，並

使我們完全服從這聖愛之神的光照與推動；當初引導基督的也正是祂。於是我們與基督緊密地結合，在祂之內並在祂的奧體即教會內，隨從聖愛之神的一切行動。

我們都知道聖神之愛在降生為人的聖言身上的行動。

「天主竟這樣愛了世界，甚至賜下了自己的獨生子[17]。」

聖言確實降生在我們中間，成為血肉之軀。祂在罪惡人性的深處如此虛空了自己，竟然取了奴僕的形體[18]，而且「替我們成了罪[19]」，所以基督耶穌來到這世上，不是為了審判，而是為了拯救，為把祂聖愛的光與火帶給我們。祂曾在我們中間生活。聖史若望說：「祂既然愛了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20]。」這「愛到底」就是受難，上加爾瓦略山，以及建立聖體聖事。這些奧祕無不指向同一目標：建立教會，建立祂的基督奧體。道成肉身的聖言要在這奧體內把我們帶入聖三的合一之中，使我們參與聖三的行動。

以上就是聖言在聖愛帶動下的舉止與行動，也就是比喻裡天上的老鷹飛向地上那些飛不動的的雛鷹。

「老鷹怎樣守候自己的窩巢，
飛翔在幼雛之上；
上主也怎樣伸展雙翅，
把他背在自己的翼上[21]。」

---

[17] 若三 16。
[18] 參閱斐二 7。
[19] 格後五 21。
[20] 若十三 1。
[21] 申三十二 11。

聖十字若望將梅瑟這優雅又有力的畫面加以發揮，寫成了感恩歌。

「這神聖的山鷹在高空遨遊，祂飛下來俯視我們，激勵我們高飛，又加強我們的愛，使我們能飛得更高；祂自己被我們在飛翔時所懷的愛情所吸引……而成了俘虜……

因此，我們可以相信，飛得低的小鳥可以使飛得高的皇家山鷹成為俘虜，因為祂飛下來俯就小鳥，就是為了讓小鳥得以抓住祂[22]。」

這就是說，神聖的皇家山鷹不斷地向下飛，祂的愛一直在俯就我們，好讓我們抓住祂，而我們也被祂的愛抱住，成了祂的俘虜，這樣，祂就輕而易舉地把我們一直帶進高空[23]。因此，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請求祂，為她再作這同樣的動作，她的全部希望都寄託在聖言降生成人的這個慣常性的動作上。

「我的狂妄就在於祈求我的山鷹兄弟們，為我求得恩寵，使我能用神聖山鷹自己的翅膀，飛向聖愛的太陽……

……可欽可敬的山鷹啊，希望有一天，祢來尋找祢的小鳥，帶著牠一起上升到聖愛的暖窩，並把牠永遠投入那燃燒著聖愛之火的深淵，因為牠已將自己奉獻為聖愛的祭品了[24]。」

神聖的山鷹降下來抓住自己的俘虜，把牠帶到天上，這個比喻

22《靈歌》，第二十二節，815頁。

23參閱弗四8-10。

24《自傳手稿》，B，第5張，反面。

指的就是聖愛藉著那些已被征服並且已與基督耶穌結合的人，所不斷在重覆進行的動作。聖愛一方面使他們深入天主內那深邃的生命，同時也使他們深入現世人性的罪惡深淵。聖愛偕同他們、藉著他們，不斷使天主性的生命降生在人靈內，而且不斷地歎息，不停地戰鬥，直至贏得天父所要的全面性勝利為止。

當轉化性結合把人靈引進天主內時，並不會使人靈與世隔離，而是使人與現世教會的強勁生命力結合在一起。聖人、聖女們愈充滿聖愛，就愈與我們接近，原來愛德在聖化他們時，也曾使他們深入罪惡之深淵，即人類的極大痛苦之中。若非如此，他們也就沒有真實地與基督合一，他們的愛也不是基督徒的愛，因為耶穌曾嚴正地說：

「如果你們之間彼此相親相愛，世人因此就可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25]。」

這種愛近人的尺度，就是基督愛人的尺度；也是祂親自給我們的訓示：

「這是我的命令：你們該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了你們一樣[26]。」

我們知道這種尺度，只要一句簡單的話即可加以說明：

「人若為自己的朋友捨掉性命，再沒有比這更大的愛情了[27]。」

---

[25] 若十三 35。
[26] 若十五 12。
[27] 若十五 13。

在此生結束時，我們的愛情將是受審的對象，因為我們愛了多少，就能在天主前享有多少光榮與權能。耶穌在描述審判的情景時，明確地指出什麼是愛情的真憑實據：

「我父所祝福的，你們來吧！承受自創世以來，給你們預備了的國度吧！因為我餓了，你們給了我吃的；我渴了，你們給了我喝的[28]。」

選用這樣的標準來審判，實在令我們吃驚，同樣也使那些當事人吃驚：

「義人回答祂說：主啊！我們什麼時候見了祢饑餓而供養了祢……君王便回答他們說：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對我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就是對我做的[29]。」

義人所提出的異議，使我們得到了更明確的說明，不再有任何疑惑了。我們將受到審判的愛情，就是我們在兄弟姊妹們身上獻給天主的愛情。

我們內心的愛德有兩種動向：第一種動向是出於愛德本身的；第二種動向是外加的，是由聖愛之神和與靈魂結合的基督所強加的；這兩種動向都來自同一條誡命的規定：

「耶穌回答說：『你應全心、全靈、全意、愛上主你的天主。這是最大也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與此相似：你應當愛近

[28] 瑪二十五 34-35。
[29] 瑪二十五 37, 40。

人，如你自己。全部法律和先知都包含在這兩條誡命之內[30]。』」

這兩條相似的誡命總結了全部的法律，其中第一條是最重要的；然而要遵守好第二條，才能藉著彰顯其功效，而保證愛德的價值和品質。

㈢兩種動向在基督之愛中結合

這雙重誡命是與聖愛的雙重動向相呼應的。聖愛的雙重動向是互相衝突的嗎？我們的思考方式易於將事物互相對立，以釐清其不同點，尤其當表達事實的說法本身的確有彼此對立的情形時。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天主子女的孝愛，似乎是向上的，並能提昇我們；而對近人的愛，似乎是向下的，因而會拉我們下去。前者使人天主化，後者使人凡人化。然而我們絕不能有這種想法，讓我們來探討愛情具體而鮮活的事實及其行動。

聖人一旦登上了轉化性結合的頂峰，便不再處於思考與討論的陡坡上了。他沉浸在愛情的事工中，並從自己的經驗內得到了光照，這光照使理智失明，但卻能化解一切矛盾。

這表面的矛盾或衝突，其實是聖愛的法則之一，這法則把這些矛盾或衝突作為自己所蘊藏的財富之一，並藉此標明這就是聖愛的作為，如同蓋上個人的印記一樣。聖愛既結合於人性之內，又使人天主化；既散播喜樂，又散播苦難；聖愛產生光明，但這光明卻是幽暗的。那位確保自己在世有其統治權的基督耶穌，就是降生成人的聖言；這位不斷享有榮福神視的聖言，卻遭受到前無古人後無來

[30] 瑪二十二 37-40。

者的最劇烈痛苦；然而最後，當祂死在十字架上時，卻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一位被愛所轉化並與基督耶穌合一的聖人，內心怎能不懷有聖愛在這世上所具有的這些豐富特質呢？事實上，聖愛雖使聖人天主化，但仍讓他如同我們凡人一樣；在他身上既有屬於大博爾山的一面，又有屬於革責瑪尼山園的一面；他是最幸福的人，因為在他內心享有聖言；但他也是最不幸的人，因為他擔負了世人的罪惡。他雖因轉化性結合藏身在天主內，然而他仍是屬於某個時代、某個民族的人或聖人，屬於基督奧體圓滿成長過程中的某個確切年代。在他內心的神聖性和永恆性不但不阻止他，反而迫使他在他所處的時代裡，與最人性的社會打成一片。

那些伴隨並解釋賜給聖女大德蘭的神婚之恩的標記和話語，可以凸顯並闡明這些不可思議的矛盾。聖女寫道：

「於是吾主就像以前一樣，在我靈魂深處，以圖像性的神視顯現給我，並向我伸出祂的右手，對我說：『請看這釘子，這是妳今後將成為我淨配的標記；到目前為止，妳還不能得到這種賞報，將來妳不僅要在我身上看到妳的造物主、妳的君王，妳的天主，而且要成為我真正的淨配，關心我的榮譽；我的榮譽就是妳的榮譽，妳的榮譽就是我的榮譽。』[31]」

自此，雙方的結合是美滿、永久性的：德蘭屬於基督，基督屬於德蘭。耶穌顯現給她，為了使她安心。讓我們來看清這事實，並思考一下那些話語的意思。當聖言帶她一起進入天主的懷中時，降

[31]《交往集》，二十八，552頁。

生的聖言卻要她完全為祂現世的榮譽服務，如同真正的妻子一樣。結婚戒指換成了釘在十字架上的鐵釘。這矛盾嗎？誰敢這樣肯定？聖女大德蘭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她明白聖愛在現世所有的特恩和義務。與她美滿結合的基督耶穌，就是在天上奏凱歌、在地上戰鬥和受苦的基督耶穌。這戰鬥和痛苦，正是她活在世上應當承擔並延續的。世上的神婚，實現了她與成長中的基督奧體全面性的美滿結合。

前面所提到的有關聖十字若望與聖女大德蘭之間的分歧，就在這光照中得到了化解。兩位都達到了轉化性結合的境界，兩位內心都擁有基督的圓滿和其中所包含的矛盾性寶藏，以及愛天主、愛人的雙重動向。要解釋為什麼某種富藏或某個愛的動向在這人或另一人身上顯現得更為清楚，只須記得聖人們所得到的不同恩寵，是按照個人所需的特殊聖寵、所負使命，及個人的不同稟性而施予的。

聖十字若望身為修會的重整者、聽告解神師、靈修作者、隱修院院長，日日投入使徒工作中，為他所負責的工作操心，也為治理隱修院及其所着手改革的事業之未來而憂慮。這位具有銳利目光及細膩感情的靜觀者，做這麼多工作，操那麼多心，甚至有時不堪負荷，怎麼能不懷著熱烈的願望，想深入神聖至愛的朦朧之光中，並在其內休息呢？因為這位似乎睡在他懷中的至愛者，曾向他透露了那麼多美妙的祕密。

此外，他所領受的個人使命，就是要他將愛之聖神在那些把自我交付給祂，並任祂在黑夜的寂靜中加以聖化的靈魂身上運作的秘密披露出來。他應喚醒那些在沉睡中的人，應幫助那些因無知而停步不前的人，他應強烈抨擊當代那些躁動狂熱的人，應督促各時代的行動主義者，只生活在自己靈魂邊緣的靈修膚淺者，那些只充滿

幻想、追求奇恩異寵者，以及那些沉醉在神味中的寧靜主義者。他必須讓他們聽到天主上智對他們的呼聲，這呼聲發自祂那分施珍寶的幽幽深處：

「為了享有如此榮耀而被創造的靈魂啊！妳們蒙受召喚就是為了擁有這些榮耀；妳們在幹什麼呢？妳們在忙什麼呢？妳們所謂的抱負只是卑劣的勾當，妳們的財寶只是苦難。可悲的盲目！妳們靈魂的眼睛再也看不見了！在如此明亮的光照前，妳們還是瞎子！當巨大的聲音響起時，妳們還是聾子！妳們怎麼看不出：假如妳們只尋求這世上的榮譽和光榮，你們就只能停留在卑劣與悲慘之中，妳們對天上的財寶一無所知，怎麼配擁有它們？[32]」

聖十字若望之所以始終不懈地頌揚天主上智的這些神聖珍寶，因為他所領受的使命，就是要使世人發現這些珍寶，並引發他們渴望獲得這些珍寶。他宣稱認識這珍寶的人很少，而在路上停滯不前的人卻很多；他有責任引導人靈經過黑夜的痛苦小徑，走向珍寶之源。他自己也在這珍寶前歎息，因為要與世上的罪惡相抗衡，讓他無法按自己無限的願望去占有這些珍寶。

亞爾斯的本堂神父聖衛雅，不也渴望特拉普（Trappe）隱修院的靜獨，而兩次逃往那裡嗎？我們明白這位聖人的憂苦，也知道他逃走的原因：他因愛而被困在他那充滿罪惡、但也充滿天主仁慈的告解亭內。在對天主與人靈之愛的雙重動向中，愛天主之情因得不到滿足而悲苦呻吟。

---

[32]《靈歌》，第三十八詩節，893-894頁。

這也說明聖女大德蘭在聽到法國因宗教戰爭而災難重重時，在修院內哀歎自己的無能為力，以及身為弱女子無法前去救援的焦慮。

「當時我萬般憂苦，便跪在吾主腳前痛哭，哀求祂能解救這個苦難。我甘願犧牲自己千條性命，來拯救這些喪亡靈魂中的一個。然而由於我是一名弱女子，又缺才寡德，實在無法實現我光榮天主的願望……

我的救主，目擊這樣的慘狀，怎能不令我心碎呢！[33]。」

聖女大德蘭在自己親手所創建的改革若瑟隱修院內，只度過了數年之久，便在對天主的愛上獲得了驚人的增長，且發現愛情的珍寶及其要求。

「隨著時光的流逝，在我內心燃起極其熱烈的願望，一心想為救靈事業有所貢獻。我時常覺得自己好像一個擁有豐富財寶的人，願意與世人分享，但是我的雙手似乎被捆住了，無法把財產分施給人。我的靈魂似乎也這樣被束縛住了。吾主當時賜給這靈魂的恩寵是十分崇高的，但是恩寵只保留在我內，我好像未能善加利用[34]。」

聖女大德蘭對此比我們更感到意外。原來這愛情需要將自己傳播出去，它負有征服人靈的使命。這愛情所親自建起的禁院，原是為了能確保並發展它自己與天主的親密關係，然而現在卻更加強了這愛情將自己傳播出去的願望。

---

[33]《全德之路》，第一章，583-584 頁。

[34]《建院史》，第一章，1074 頁。

毫無疑問，這愛情需要將自己傳播出去的願望並非一時興起，也並非出於本性想要改變而已，而是天賦神聖使命的真實見證。聖女大德蘭所創辦的種種事業，以及她內心的種種反應，都可以充分證明這一點。

而方濟會神父馬爾多納多（Maldonado）的講述，無異在她熱烈的願望上火上加油：

「這位神父不久前才從新大陸回來。他對我說有千百萬靈魂由於缺少宗教教育而喪亡。隨後他向我們全體講道，勸我們多做補贖。然後，他離開了我們。我因這麼多靈魂喪亡而憂傷萬分，在悲痛難忍之下，我便退到僻靜處大哭一場，我大聲哀求吾主，教我該如何工作，可以為祂多少拯救幾個靈魂，既然魔鬼已從祂那裡奪去了那麼多的靈魂……於是我開始十分羨慕那些因愛祂、可以自由獻身於救靈事業並甘願付出萬死作為代價的人。聖人傳記中讀到的那些歸化人靈的敘述，也大大地激發了我的熱忱，催我淚下，並增強了我的願望，要比他們的致命之苦更感動我。這就是吾主在我內安放的心態。我覺得祂似乎更重視我們的心意，而不是我們的事工，我們的靜禱和小犧牲在祂仁慈的幫助下，比我們的任何大事業，都能更有效地為祂贏得更多的靈魂[35]。」

聖女大德蘭這位以前只夢想在僻靜處單獨與天主親密往來的靜觀者，順從了她愛情的強烈推動後，全力去創建多座隱修院。她把自己不斷發現的靈修心得告訴她的修女們，作為她們聖召的具體方

[35]《建院史》，第一章，1075頁。

向。她為她們提供了靜獨的環境，使她們在與天主的深交密契中燃起愛火，並着手為教會工作。這位才情橫溢的女子雖然不能親自從事外界的工作，但她有自己完成願望的方法，那就是推廣她的改革，讓會士們也充滿她的精神與願望。她原本要追求的是靜觀境界，現在卻投身於繁忙的工作中，犧牲了自己的寧靜與生活，只想為教會做事。在她準備犧牲一切，甚至放棄她多年的改革事業，而接受回到降孕隱修院出任院長一職時，耶穌便前來與她締結美滿結合的神婚。這時，她便看清了愛情雙重動向的分歧只是表面的，且只限於外在的表現；事實上兩者是相輔相成的，而且這多樣性正是深邃的和諧及富裕的表現。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為我們立下深具啟發性的芳表，將愛天主及愛人這兩種動向完美和諧地加以整合。天主以其連續性的、極其細緻又深邃的筆觸，完成了其傑作，將她造就成當代偉大的使徒。

她於 1886 年聖誕節得到了徹底改變的恩寵後，就滿懷拯救人靈的熱火[36]。在死刑犯普藍濟尼（Pranzini）回頭後，她拯救人靈的渴

[36] 耶穌……請使我作捕捉人靈的漁夫；我強烈地感到要努力使罪人回頭，這種願望我以前從未如此強烈地感受到過……有一個主日，我凝視著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聖像；被祂一隻神聖的手上所滴下來的血感動了。我想到這寶血滴到地上，竟沒有人急於前來盛接，實在感到難過萬分。我便決心以我的心神站立在十字架下，以盛接這滴下來的神聖甘露，並深知該將這甘露分施給眾靈……耶穌在十字架上叫喊的：「我渴！」時刻在我心中回響。祂的話在我心內燃起了前所未有的強烈熱情……我想取水來解我至愛的渴，我自己也被救靈之渴所吞噬……當時吸引我的，還不是司鐸們的靈魂，而是重大罪人的靈魂，我願付出一切代價，從地獄永火裡將他們拯救出來（《自傳手稿》，A，第 45 張反面）。

望不斷增強[37]。然而在赴羅馬途中，她故意不看女性傳教士的《年鑒》（*Annales*），因為她那時要犧牲一切，以增長愛情。她進入加爾默羅會，就是「為了拯救人靈，並特別為司鐸們祈禱[38]」。為基督和人靈受苦的宏偉願望隨著愛情的增長而增長；她傳教救靈的願望之強，使她成為真正的殉道者[39]。只有愛才能實現她的一切願望，愛把她放在教會的中心，好比心臟位於全身的中心，向各處傳播生命。她對教會所作的自我奉獻，仍不斷尋求以一切形式和一切方法，使此奉獻更有成效且更加徹底。逝世前數週，在細看聖女貞德在獄中的圖像時，她說：

「聖人、聖女們鼓勵我這同樣關在牢房中的人，他們對我說：只要妳身處囹圄，就無法完成妳的使命；但以後，在妳逝世以後，就是征服人靈的時候了[40]。」

愛情將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關進加爾默羅的牢房，並給她打造了鐵欄杆；她不諱言這對她是一種約束。等到活在天上時，她就能得到充分的自由，來發揮她的潛能，並施展她的大能了。那時小德蘭

---

[37] 自從獲得這殊恩後，我救靈的願望就與日俱增，我彷彿聽到耶穌像當年對撒瑪黎雅婦人那樣對我說：「請給我點水喝！」這是真實愛情的交換：我把耶穌的寶血給人靈，又把這些得到祂神聖甘露滋潤的靈魂奉獻給耶穌，我似乎就這樣解了祂的渴。我愈給祂飲，我自己可憐的靈魂也愈渴；祂給我的這如焚的乾渴，就是祂愛情最甜美的甘露……（《自傳手稿》，A，第46張，反面）。

[38]《自傳手稿》，A，第69張，反面。

[39] 同上，B，第3張，正面，第37行。

[40]《最後言談錄》，黃冊10.8.4。

要回來幫助所有的使徒，尤其是那些拯救人靈的傳教士。她將一直不斷地給人聖愛，並使人去愛聖愛。

「愛，被愛，並回到世上使人去愛聖愛[41]。」

她之所以嚮往天鄉，就是因為她堅信到了天上以後，一定能實現她傳教救靈的使命，直至世界終了。

聖愛從天降下，以愛來征服人，並將滿懷熱情的戰利品再帶回天上，這種作為就是聖愛雙重動向的綜合，也是完美的使徒作為，因為已與耶穌的作為融為一體了。

然而必須等到靈魂登上靈修頂峰時，愛情的這兩種願望或動向才能在靈修生活中融合一致嗎？必須等到靈魂與基督耶穌完全合一後，才能有效地建設基督的奧體嗎？換句話說，傳教救靈是愛情所獨有的特恩嗎？這特恩只有等到愛情滿溢時才能獲得嗎？的確，這些都是問題，由於這些問題具有巨大的實用性，所以我們必需在那由轉化性結合的頂峰所發出之光的光照下，加以深入探討。

二、愛情傳教和傳教使命

面對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我們只能分段來加以探討。這是在我們能力範圍內的唯一辦法，好能在有關此問題的眾多思想學理中，理出一點頭緒。

---

[41] 宗座列品程序，316 頁；參考《勸言和回憶》，184 頁；《最後言談錄》，7. 4. 第 596 頁及 721 頁（註 148）。

㈠傳教的神聖使命有別於愛情傳教

轉化性結合使聖人完全順從於聖神，並與基督耶穌合一，因而成為完美的使徒；這固然是無可置疑的事，然而救靈的豐碩成果並非達到此高峰的愛情所獨有的專利，同時教會內行動的有效性也不會只保留給超性的愛德。傳教救靈不僅是聖人的責任，也是全體基督徒的責任，不論其愛德達到什麼程度。事實上，聖神利用達到不同靈修程度的眾多靈魂，在教會內推行祂的工作，在授給他們使命時，也不考慮他們的愛情達到什麼等級。

從天主子民有傳教責任的大原則來看，傳教工作應該有兩種形式：一種直接來自超性的愛德；另一種是去執行天主所託付的任務。

我們從基督耶穌所行使的大司祭中保的功能中，就可以找到這兩種傳教方式的基礎。耶穌由於祂聖言的位格，把天人兩界，即天主性與人性相互結合，所以確實是天人之間的中保。這在基督內屬於人性的中保作用，在天主選定祂或託付祂使命時已實現了。保祿宗徒說：

「誰也不得自己擅取這尊位，而應蒙天主召選，有如亞郎一樣。

照樣，基督也沒有自取作大司祭的光榮，而是向祂說過：『祢是我的兒子，我今日生了祢』的那位光榮了祂；祂又如在另一處說：『祢照默基瑟德的品位，永作司祭。』當祂還在血肉之身時……獻上了無數祈禱和懇求……且現在完成使命之後，為一切服從祂的人，成了永遠救恩的根源，遂蒙天主宣稱為按

照默基瑟德品位的大司祭[42]。」

在基督耶穌內，中保的使命與藉由神人位格的結合及充沛的聖寵來完成這項使命，這兩者是相輔相成，並融為一體的。基督耶穌內的這種完美結合，正為基督徒提供了一個理想典範；然而為基督徒而言，傳教使命與藉以完美達成這使命的圓滿愛德，是不同的兩件事[43]。

聖神，這位負責執行天主計畫的總管，為了實現祂神聖的計畫，為了整體的利益，把重要的使命委託給一些人；這些人以前的作為未必配受這樣的選拔；現在的生活也未必因膺此重任就有所改變。受託的使命及執行者的愛德這兩者之間的差距，旁觀者一目了然。我們只要重溫一下舊約上的記載，就會對此深信不疑。基督的祖先，那些民長、君王、甚至先知，並非都是有資格領受崇高使命的人。然而他們所負使命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絕不會因其過錯，甚至因其崇拜偶像，而遭人質疑。

聖保祿宗徒喜歡強調聖神如何在教會裡，為了整體的利益，而分賜各種恩寵或神恩。他寫道：

「功效雖有區別，都是同一的天主，在一切人身上行一切事。聖神顯示在每人身上雖不同，但全是為人的好處。這人從

---

[42] 希五 4-10。

[43] 在司祭職的特性中，這種使命與恩寵之間的區別仍然存在。聖道茂說：這特性就是基督的一個特性；這特性使人相似基督，使人分享基督以其本性所充分擁有的司祭職，並給予已領受聖秩的司鐸在主持各種聖事及神聖崇拜時所必備的某種超性能力（《神學大全》，th, 3, q. 63, a. 3-5）。

聖神蒙受了智慧的言語，另一人卻由同一聖神蒙受了知識的言語；有人在同一聖神內蒙受了信心，另有人在同一聖神內卻蒙受了治病的奇恩；有的能行奇蹟，有的能說先知話，有的能辨別神恩，有的能說各種語言，有的能解釋語言[44]。」

聖保祿宗徒按某些牧靈的職能，將聖神為建造教會所賜下的神恩排列了一下：

「天主在教會內所設立的：第一是宗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有治病奇恩的、救助人的、治理人的、說各種語言的[45]。」

教會聖統所領受的權能，崇高的司祭職權，以及各種神恩，均有別於愛德。保祿宗徒在隨後的發揮中，可以證明這一點；因為接下來在談論使徒工作的神恩時，他是這樣說的：

「你們該熱切追求那更大的恩賜。我現在把一條更高超的道路指給你們[46]。」

這條比一切更高超的道路便是愛德，所以下一章便充滿了對愛德的歌頌。

雖然這種種職權和神恩，在賦予和執行的外在形式上，不再像以前那樣驚天動地，然而它們在教會內依然存在，這絕對是事實。教會親自選擇其聖職人員；也有各種不同的修會收納各種特殊傳教

[44] 格前十二 6-10。
[45] 同上 28。
[46] 同上 31。

方式的聖召。聖神的直接行動已很少在特異的神恩中顯示出來；雖然其行動不再那麼明顯，不再有耀眼的標記，但是在聖召的選拔與權能的授予上，卻更深入也更可靠。此後，教會組織由於受人性謹慎的影響，就在職權與愛德之間有了區別，而事實上還真有了差距，這是很可惜的，但事實的確是如此。

可以把職權和愛德加以區分，卻切不可把兩者分離。我們可以把傳教上的種種職權統稱為神恩，這些神恩都伴隨有一定的恩寵，通常應有助於聖化那領受這種神恩的人。因此就有了第二個信念。

㈡隨傳教使命而來的恩寵

這種恩寵能直接把靈魂提升到其所負使命的高度，就是說，能在靈魂的愛德與所領受的使命之間劃上等號，靈魂因而立即成為完善的工具。這時愛德和職權就像在基督耶穌內那樣完美地互相對應；在基督耶穌身上，中保的職權得以深植在祂神人位格的結合之中，這種結合本身就已經具有以人性為中保的特性。在童貞瑪利亞身上的情況也是如此。在天使報喜那天，她所充滿的圓滿聖寵因聖神的作用，而更加擴大，大到足以配合她天主之母的任務和尊榮。

天主之母童貞瑪利亞的確蒙受特恩，這是我們堅信不疑的。即使某位聖人，蒙受特恩，這也是特例。通常恩寵和職權不僅有所區別，而且在給予之初，即有程度上的差異。

然而恩寵畢竟是存在的，我們試著分析如下：

1. **預備性恩寵**——聖神從來不會輕舉妄動。祂會先準備好自己的工具。亞巴郎在天主的安排下，逐步離開故鄉，去占領後來屬於他無數子孫的土地，而成為聖祖。梅瑟被人從水中救起，在法郎王

的宮中長大，接受了當時最好的教育；他被帶到曠野裡，在那裡度過了四十年孤獨的牧羊人生活，直至天主在燃燒的荊棘叢中發顯給他，交給他解救及領導希伯來人民的使命為止。聖神引導聖若翰和聖保祿的道路又是何等奇妙，祂使他們預備好自己以承擔那異乎尋常的重任！

教會在聖神的領導下，要求聖職人員在領受司鐸職責以前，必須經過一個預備期。他必須先有聖召，然後進入這預備期，讓外在的預備工作在天主所安排的種種事件下展開；同時聖神也在其內心引領他，使外在的準備工作有助於使聖神內在的行動發揮其最大效能。

2. **天主賦予各種能力**——天主在賦予傳教的神恩或使命時，也同時賜下各種絕對有效的能力。在舊約中，天主所選的民長們，每一次都能從敵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民；按照天主的命令所祝聖的君王，也獲得了統治天主子民的權力和戰勝敵人的能力。天主要祂所派遣的使者深信他們所領受的使命一定能有效地達成。基德紅要求天主顯示兩個完全相反的標記[47]，天主不厭其煩地都給了他。天主為了回應梅瑟向祂所提出的難題，便給予他行奇蹟的能力[48]。基德紅和幾個沒有武器的士兵所取得的勝利，和〈出谷記〉中那些奇妙的事蹟，證明天主所給的標記，都使人確認使命是來自天主，並同時賦予人完成使命的超性能力。

聖神為了整體利益所賜的神恩，主要寓於這種使命和能力之中，因此我們不能否認神恩本身所特有的功效和產生豐富成果的潛

[47] 民六。

[48] 出三及四。

能。舊約中的民長基德紅或依弗大（Jephté）以天主的名義行事，並拯救人民，這與他們內心的傾向無關。

在新約的律法下，當司鐸領受聖職聖事時，就領受了舉行聖體聖事的權能，把基督的生命賜給世人。他祝聖祭品，有效地赦罪，確確實實地把聖寵賜給人靈，即使他自己已失落了聖寵。從事教誨工作的修會會士藉著他的聖召所蒙受的神恩，能有效地使神光進入人們的理智內，這也與他個人的靈修生活沒有直接的關係。傳教活動，不論主持者愛德的大小，一定能有其成果。

因此，工作成果與作為天主工具的人的超性愛德，這兩者之間並無必然的因果關係，因為使之結果的是天主[49]。天主能以一種永久性的神恩加以配合以獲得成果，就如使命必有其神恩相隨一樣，天主也可以利用祂選定的人類活動以達成其目的。

3. **完成使命的恩寵**——天主對那作為祂工具的人，理應扶助他的軟弱，幫助他相稱地完成祂所授予的使命或職責。因此，天主在授予職權或使命時，常給人相應的恩寵，使人能按天主的聖意恰當地去行使職權或執行任務。

在聖經中看到天主如何滿懷愛心地關懷自己所選定的工具，實在令人感動。當梅瑟憂心於如何達成任務時，天主便對他說：「我必與你同在[50]」。天主也與亞巴郎、雅格、若瑟、民長撒慕爾同在。撒烏耳一被傅油，天主便占有了他[51]。當撒慕爾為達味傅油後，「從那天起，上主的神便降臨於達味[52]」。天主的助祐顯示於外在的事

49「使之生長的，卻是天主」（格前三6）。

50 出三12。

51 撒上十9。

52 同上十六13。

蹟上，使人人都能看到，聖經作者也屢次加以強調。

天主藉著祂對其忠僕所賜下的滿溢的降福、忠信的恩寵，以及確切的護祐，來顯示祂的臨在及對其忠僕的助祐。祂的臨在與助祐似乎有別於祂所賦予的職權。聖經上並沒有說天主常與祂所有的被派遣者同在。當撒烏耳對天主不忠時，天主就不再與他同在，祂的神就停留在達味身上；而那時撒烏耳仍繼續在統治王國[53]。

天主在舊約古聖祖、君王、先知身上所施加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使人聯想到在神品聖事中所銘刻在司鐸靈魂內的特質。這特質的首要效果便是授與神權，也包括能相稱地行使神權的恩寵。神品聖事的傅油祝聖，使司鐸為天主及其子民服務；這傅油祝聖深入司鐸之內，以明亮的光圈環繞他，使他閃耀在眾人眼前，並確保他能獲得一切有效的方法，成為另一個活基督。

當新祝聖的司鐸知道神聖的油膏已滲入他整個人時，可能會相信自己所熱烈期盼與基督合一的願望終於達成了。他很容易有這種錯覺，修會會士在發願的熱忱中也一樣，以為將自己完全奉獻的夢想已然成真。其實不論這恩寵有多麼強烈，多麼清楚地被感覺到，通常只能算是一朵花的花蕾，或一種初期的聖寵，用來確保執行任務時的忠貞，以及自我奉獻的落實。要等到以後，也許是多年的堅定不移之後，這位神父才有可能將超性的愛德融入其司鐸的職責之內，才能圓滿地完成結實豐碩的基督大司祭職責。

㈢使命的完成和愛德的成全

如果我們一直強調使命與愛德之間的區別，最終可能造成兩者

[53] 撒上十八 12。

的對立。因而，傳教使命與超性愛德很可能變成敵對的兩種力量，必須彼此保持距離，以免互相傷害。其實不然。事實上，兩者必須相互結合，使命與愛德才能各自臻於完美，這才是成聖的祕訣。現在來探討兩者之間的密切關係。

天主對那些作為祂工具的人，那麼細心地安排前置性的準備工作，這說明天主對人類的合作有多麼重視。天主的工具的行動，是屬於天主計畫中的一部分，是實現天主計畫不可缺少的一環。因此，聖神對那作為祂工具的人，要求他以對所賦予使命的忠貞，來作為獲得祂聖愛的條件。忠貞是天主所要求的重要愛情證據。吾主說：「如果你們愛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54]。」難道還有比那來自天主的揀選而為我們指定的在世工作與使命更重大的命令嗎？愛情的證據如誡命一樣，並非只局限在某一特定點上，而是延伸到整個生命之中，關係到天主計畫的成敗。

天主的揀選包含着豐碩的恩寵和所委派的使命。因此，天主所特選的對象如撒烏耳，由於違命放過了阿瑪肋克王（roi d'Amalec）阿加格（Agag），沒有把他與他的人一起殲滅，便遭天主棄絕[55]；後來天主還嚴厲地指責撒慕爾，因為他為了他親自以上主之名傅油祝聖的第一位君王之被棄，而哀哭耽誤時間[56]。達味王因犯了姦淫，「輕視了上主[57]」，便和他的人民一起受到嚴厲的懲罰；而梅瑟和亞郎也都沒能進入天主所預許的福地，

[54] 若十四 15。
[55] 撒上十五 20-30。
[56] 撒上十六 1。
[57] 撒下十二 14。

「上主對梅瑟說：因為在親（Sin）曠野裡，當會眾反叛時，我命你們在他們眼前以取水顯我為聖時，你們違背了我的命令[58]。」

天主的懲罰何以如此嚴厲？這得從天主的恩賜、使命的重大，以及與此相隨的要求，這三者來作考量，才能明白究竟。

在初期教會裡，聖神作為教會真正的締造者，把祂的行動表露在眾人面前。阿納尼雅和他的妻子撒斐辣，變賣了他們的財產後，私下扣留了一部分價款，卻在宗徒面前，說他們全部交出來了：

「伯鐸說道：『你不是欺騙人，而是欺騙天主！』阿納尼雅一聽這話，就跌倒斷了氣。凡聽見的人，都十分害怕[59]。」

不一會兒，撒斐辣也來了，她撒謊後也斷了氣。天主聖神的行動是有威力的，懲罰是根據聖神受到冒犯的程度而定的，以確保錯誤得以適當地被糾正。

聖女大德蘭曾在神視中見過地獄。她說：「這是吾主給我最大的恩寵之一[60]。」她見到了自己若不忠於天主的恩寵，會下到地獄裡的什麼位置。

以上這些可怕的事例，使我們看到天主對祂所委派的任務有多麼重視，還有祂對那些明白祂恩寵威力的人所要求的，是絕對的慷慨忠貞和誠實正直。

然而天主也會把極大的降福和欣然綻放的神聖愛德，賜給那對祂忠貞如祂所願的靈魂。忠貞的愛情，不僅使天主所賦予的任務成

---

[58] 戶二十七 14。

[59] 宗五 4-5。

[60]《自傳》，第三十二章，347 頁。

功達成，並且還擴展其成效，成就靈魂的聖德。

天主不斷賞報那完成任務的忠僕。領了元寶又把元寶埋在地裡的僕人就會受地獄之苦；那為主人又賺到幾個元寶的僕人就可以管理王國[61]。

亞巴郎以無比英勇的信德相信了天主的話。聖保祿宗徒說：

「亞巴郎相信了天主，天主就以此算為他的正義……他在絕望中仍懷著希望而相信了，因此便成了萬民之父[62]。」

聖保祿宗徒還極力強調，這萬民之父不僅是針對全體希伯來人民，也包括一切信者，因而使他成為全體基督徒之父[63]。亞巴郎因信而成為天主的朋友，他為他血統及信德子孫轉禱的能力，將是無比強大的。

梅瑟雖然埋沒在曠野途中，但是他忠貞地完成了天主的使命，而成為無與倫比的人民領袖，以色列的立法者，了不起的先知，以至於

「以後在以色列中，再沒有興起一位像梅瑟一樣的先知，與上主面對面地來往[64]。」

梅瑟成為上主的親信和自己人，能大膽地要求面見天主。聖神的確為他作證說：

---

[61] 瑪二十五 14-30。

[62] 羅四 22, 18。

[63] 迦四 22-31；羅四 16。

[64] 申三十四 10。

「他在我全家中是最忠信可靠的。我面對面與他明明說話，不藉謎語，並讓他望見上主的形像[65]。」

達味的王位在後代子孫身上得以鞏固，其理由也是他對上主的忠貞；而他所寫的聖詠也告訴我們，他與天主的關係是多麼深刻又親密。聖保祿，天主的特選之器，以他的不辭勞苦，成為真正外邦人的宗徒。他在被囚時所寫的靜觀性的書信，使我們看到他如何忠於他的使命，因而目光變得銳利萬分，深入他所宣講的奧祕之中；同時他的愛德在與基督耶穌完美的結合中，又變得多麼熱烈。我們也曾經說過，聖女大德蘭獻身於創建隱修院的志業，為教會犧牲達十年之久，然後才被提升到神婚的境界。

神聖的傳教使命是聖寵，然而卻帶有痛苦的重負，這重負可能會使靈魂急速下沉到喪亡的深淵；然而靈魂若懷著充滿愛情與謙遜的忠信，這重負就能使靈魂投向她與天主深不可測的親密關係之中，與天主不分彼此。藉著這樣的忠信而來的神恩，就把人導向轉化性的結合中。

因此，完善地完成使命，就是重要的愛情證據，也是天主對領受祂使命的人所要求的。耶穌在復活後最後幾次的顯現中，曾問伯鐸說：

「『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比他們更愛我嗎？』伯鐸回答說：『主，是的，祢知道我愛祢。』耶穌就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羔羊。』耶穌第二次又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伯鐸回答說：『主，是的，祢知道我愛祢。』耶穌就對他說：

[65] 戶十二 7-8。

『你牧放我的羊羣。』耶穌第三次問他說：『若望的兒子西滿，你愛我嗎？』伯鐸因耶穌第三次問他說：『你愛我嗎？』便憂愁起來，遂向祂說：『主啊！一切祢都知道，祢曉得我愛祢。』耶穌對他說：『你餵養我的羊羣。』[66]」

這可能是對伯鐸三次背棄耶穌的補贖；然而更重要的是耶穌要明確地指出，祂向伯鐸所要求的最大愛情證明，就是善盡他牧育眾靈的使命。

以上的話語和重要事例所凸顯的真理，遠遠超過奇異使命所有的特殊情況。這項真理適用於所有的人。每一個經聖洗聖事進入基督奧體的基督徒，都有他在教會內的使命和聖召。這個社會性角色就是他存在的目的，因為在天主的計畫中，教會是一切的終極。基督徒實現他的聖召，盡好自己份內的責任，接受上智分派的任務，忠於他身為教會一份子所應盡的本分，這一切都是天主向每個基督徒所要求的愛情證據。

別人得到兩個或五個元寶，而自己只得到一個元寶的人，很容易會有把那一個元寶埋起來的誘惑，這似乎是福音裡元寶的比喻所要暗示的。然而不論得到多少元寶，盡本分的義務都是一樣的。那得到少的，若不善加利用，也是要受到嚴懲的。所以只得到一個元寶的人，也該忠心為主人工作，只有忠貞不貳才能消滅自私，增長愛情。聖十字若望說，只有這樣忠心為天主服務，才能獲得光明與考驗，才能使信德的純樸目光得到淨化，而唯有這種目光才能吸引天主，使天主再也無法抗拒。就是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這些忠誠，

[66] 若二十一 15-17。

點點滴滴地編織成愛情的細絲，將天主決定性地繫在這美滿的結合之中。

當一個人在人生的道路上，有幸遇到天主上智的平凡僕人中的一個，以上的真理就顯而易見了。這些人窮畢生之力來完成會士或司鐸的日常職責，或是將自己奉獻給更為複雜的家庭生活，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將懾人的超性魅力傳達給人，並在信德目光的純樸晶瑩中，在平安滿溢的愛德中，展現他們充滿愛情的忠誠所結出的果實與完成結合後所獲得的黎明曙光。他們以個人的方式見證了愛就是服務，而唯有在服務的熱忱中，才能達到愛的成全。

在這一方面仍有不少頗為流傳的錯誤觀念。很多人相信要服務天主就得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或者得犧牲原有的一切去從事特定的事業——當然也是有益的事業，卻把自己的本份放在一邊，事實上，個人的本份卻是我們對天主和教會應盡的義務中最重要和不能推卸的一環。也有人在自己偏情的支配下，或在聖女大德蘭所害怕的、那些一知半解者之似是而非的有害指引下，以為那些偏離正道的作法，都是英勇慷慨的行為。

因此，我們要為以上的信念加上幾點實用的結論，以使其中的幾種觀點更為明確。

㈣結論

1. 天主要求忠誠的愛

天主要求我們以充滿愛情的忠誠，來完成祂所交付的使命。

這種忠誠就是與建設教會的聖神在行動上的合作。聖神是聖愛之神，祂以愛來建設教會。合作就是以同樣的愛來配合聖神的主要行動，就如工具順從工人的使用方式一樣。因此，只有自己完全在

愛的推動與支持下行動，才能成為天主完善的工具。

天主能使人的任何行動富有成果，並加以利用，來完成自己的旨意。祂把世間的一切行動，甚至魔鬼的作為，都引來作為完成祂計畫的力量。然而，在一種沒有愛情的合作中，作為工具的人就不能從中得到任何好處，也許只能給自己帶來懲罰，因為他拒絕給天主祂所期待於他的愛。吾主所描述的最後審判的一幕，使我們在這個問題上得到直截了當的光照：

「到那一天，有許多人要向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因祢的名字說過預言，因祢的名字驅過魔鬼，因祢的名字行過許多奇蹟嗎？那時我必要向他們聲明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吧！[67]。」

因此，以天主之名行奇事，並不保證能得到天主的聖愛和永遠的賞報。這永遠的賞報只能給那些滿懷愛情奉行天主旨意的人。耶穌在說出以上的指責前，曾明確指出；

「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天國[68]。」

聖保祿宗徒著名的〈愛德頌〉，就安排在格林多人前書內，緊接著神恩之後；他有意將神恩與愛德作一比較，用來補充說明神恩的教理：

「我若能說人間的語言，和能說天使的語言；但我若沒有

[67] 瑪七 22-23。

[68] 瑪七 21。

愛，我就成了個發聲的鑼，或發響的鈸。我若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奧祕和各種知識；我若有全備的信心，甚至能移山；但我若沒有愛，我什麼也不算。我若把我所有的財產全施捨了，我若捨身投火被焚；但我若沒有愛，為我毫無益處[69]。」

這端教理非常清楚：最耀眼的神恩，不管對近人有多大益處，對建設教會有多大貢獻，若擁有這些神恩的人只有神恩卻無愛德，那麼神恩對他就毫無價值。唯有愛德才有永恆的價值，因為愛德分享天主的生命。

聖女大德蘭就用以下這兩句話來說明以上的教誨：

「天主不怎麼看重我們事工的大小，只看重我們從事工作時的愛情[70]。」

至於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當她談到這個主題時，就會滔滔不絕，因為這是她神嬰小道的基礎之一：

「唉！如果世上那些軟弱又不完美的靈魂，都能像最卑微的靈魂，就像妳的小德蘭所感覺到的那樣，那麼沒有一個靈魂會沒有希望登上愛的頂峰；因為耶穌並不要人做轟轟烈烈的大事，只要人一意委順、全心感激罷了，祂在聖詠中這樣說：『我不需要你們羊羣中的山羊，因為森林裡的一切野獸全屬於我……因此，你該向天主奉獻的是讚頌和感恩之祭[71]。』

---

[69] 格前十三 1-3。

[70]〈第七住所〉，第四章，1059 頁。

[71] 詠四十九 9, 14。

這就是耶穌所要求於我們的一切；祂不需要我們的事工，只需要我們的愛情[72]。」

行動主義者，把傳教工作置於與天主的結合之上，豈不知結合才是愛德的泉源，他們為了工作，犧牲了結合。聖女小德蘭的話顯然在譴責這種作風。沒有愛的事工，或妨礙人靈從神聖生命之源吸取養分的事工，對於作為天主工具的人來說，只能是喪亡的原因，即使他曾蒙受過最大的神恩。

2. 事工有其價值及必要性

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這些事工還是有其價值，也是必要的。不斷攻擊行動主義，可能造成危機。只頌揚愛情而唾棄工作，可能會導致貶低行動而扭曲其價值的後果。這樣的危險是存在的，因為其中難免有理想主義的傾向。

對理想主義來說，愛是芳香，是柔絲，是光澤，是崇高而純潔的感情，須擺脫所有使它失去光澤或受到扭曲的一切。只有在停止活動的靜止狀態下，愛情才能豔麗無比，光芒四射，充分發揮作用而廣結果實。愛情的生活應避免一切會玷汙它的接觸，以及一切能使它分心的活動。愛情的死亡難以捕捉，是一縷脫離身軀、從蒼白臉龐所發出的氣息，也是熱情耗盡後所投下的最後一瞥。

我們絕對無意貶抑這種使人的表現更為細膩、且顯示出其各種光輝的愛。然而，若認為要愛情高超完美，就得脫離現實，那就完全錯估了超性事實的形式與表現，尤其扭曲了超性愛德的真正意義和要求。

---

[72]《自傳手稿》，B，第一張，反面。

愛曾使聖言降生成人，居住在我們中間。耶穌以己身所散發出的力量和生命，所展現出的人性稟賦和神聖光芒，將自己呈現給世人，也征服了世人。在納匝肋的會堂裡，祂以誦讀依撒意亞先知書中有關祂的話，來向同鄉介紹自己：

「上主的神臨於我身上，因為祂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窮人傳報喜訊，向俘虜宣告釋放，向盲者宣告復明，使受壓迫者獲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73]。」

以上的話清楚地說明了祂所領受的天主性傅油，就是要祂走向子民，走向窮困可憐的罪人。耶穌也真正做到了。祂與罪人同食，這就是祂的愛情生活。祂因愛情而死在十字架上，這種種情況，都使我們塵世的理想與人間的觀念為之錯愕。祂以血肉之軀暴露在刑架上，只有傷口與鮮血遮掩祂赤裸的身體。祂把罪惡的污泥加在自己身上，直到臨終所面對的窒息前，祂血肉之軀中的愛情毫不因痛苦而被擊潰或湮沒。臨死前，祂低吟著先知為祂此刻所寫的詩句：「我的天主，我的天主，祢為什麼捨棄了我？[74]」多麼悲壯的掙扎！聖愛竟然在我們可憐有罪的人性內取得身軀！聖愛在一聲呼喊中，終於得到了解脫，同時也喊出了勝利與降生成人的事實與深意。

面對耶穌發自愛情的生活和死亡，相對之下，那些虛無縹渺的理想化愛情與真正愛情之間，相去何止天壤之遙！這些人為了度美滿的愛情生活，為了完全為愛情消磨一生，拒絕投身在我們的有罪之地，同時也拒絕了由罪而來的工作和痛苦。這種貧乏的愛情是出

[73] 路四 18-19；依六十一 1-2。

[74] 詠二十一。

自對懶惰或對慷慨的錯覺，是心理不健康的徵兆嗎？誰能說得清呢？

我們要反對這些偏向，要肯定愛情是降入世間各種痛苦中的傅油，其中也包括罪，並將其治癒；愛情是柔絲，其強度足以把善行聯繫在一起；愛情是芳香，但這種芳香是從那以工作和痛苦來耕耘的豐收田地中所散發出來的。各種工作及最大的神恩，若沒有這傅油，沒有這柔絲，沒有這芳香，亦即沒有愛情，就都是虛無。工作或大或小，關係不大，唯有工作中的愛情品質才有價值。然而愛情若要在這世上成長、發展，臻於圓滿，人必須完善地完成天主所交付給他的屬於祂永遠計畫中的一切工作。

三、傳教工作與愛的發展

傳教工作和愛只有在轉化性結合的頂峰上，才會完全融洽一致。聖女大德蘭為了要見天主而出走，但只有在她發現了教會並把自己徹底奉獻給這項在教會中該完成的使命時，才能完全找到天主。另一方面，她只有在達到了轉化性結合的境界時，才能完善地完成自己的使命。當人尚在半山腰上時，兩者之間的矛盾還是存在的。我們在確定傳教工作和愛情之權利和價值這方面所作的探討，若只停留在理論的層面上，就不能對每個階段作出實際又必要的指示。

因此，仍有一個問題有待解決，是有關隨著愛情的成長而有的傳教工作的問題。傳教工作固然是不可少的，但唯有愛情才有永恆的價值。那麼如何在愛情的成長中完成傳教的任務呢？

這問題有許多解答。每個靈修學派根據自己的特點和恩寵都有各自的意見。說真的，聖女大德蘭並不向我們提出她個人的解答。

這位靜觀者為自己和女兒們建立隱修院，她的謙德阻止她推出任何傳教理論。然而她又十分熱愛人靈，對於那些與她接觸的靈魂的聖德十分關心，於是她就在她的著作中，乘機向他們提出一些適合向外傳教的意見。這些意見在她的靜觀攀登進程中一一可見。她在每個靈修階段所提出的意見是那麼明確，所劃定的路線是那麼清楚明亮，因此若將之彙集整理，就可以編纂成一套上好的資料用來培育傳教使徒。這些使徒在聖神的行動下，仍然是十足的靜觀者，就憑這一點，他們必然是最為優秀的傳教使徒。

因此，我們認為以下數節在闡明聖女大德蘭的思想方面，仍有極大的重要性。

㈠前三個住所內的傳教工作

在最初的三個住所，或靈修的初級階段，天主的幫助只是一般性的，其行動也停留在次要的層面；天主將靈修生活的主導權及發動方向留給靈魂自己。要知道，天主之所以有所保留，不是出自祂自己的特殊旨意，而是由於靈魂內愛德的不足。

在這個階段靈魂的愛德還是軟弱無力的，她為增強愛德所作的種種努力，都會遭遇到許多障礙。那時人的私慾偏情還沒有得到控制；因此魔鬼很容易在她的官能與感覺上興風作浪。通常靈魂只有依靠靈修上強有力的安排，確保她克制肉情，時常與天主結合，才能預防犯罪，並從聖寵之源的各種聖事和靜禱中汲取恩寵。這時的靈修安排，要求靈魂發奮努力，堅持不懈。聖女大德蘭認為，靈魂即使在第三住所內完成了所安排的計畫，戰勝了內外仇敵，然而她的愛德還是十分薄弱的，尚不足以把她個人的靈修生活分施給別人。依聖女的意見，這階段的靈魂應盡心竭力地尋求天主，度個人

的靈修生活，並以此為自己唯一關心的大事。聖女甚至還不想在這時提傳教工作；在她看來，這不但對這階段的靈魂有害，而且對別人也不會有多少效果。

要知道聖女並不是給一般教友制訂規矩，而是在對她的修女們講話，而她們都是靜觀者。靜觀特別要求靜默和獨處。世俗的喧鬧，事務的紛紜，都會造成干擾，甚至會使靜觀在萌芽狀態即窒息而終。再說，這些靜觀者並無外在的傳教使命。她們的傳教工作，只能、而且也只應來自她們的超性愛德及內心光芒。何況她們的愛才剛開始，還像呀呀學語的小孩一樣。愛，須有理性的支持才能前進，就如小孩只有依靠媽媽的扶持，才能開始走路一樣。要想得到天主子女的完美與自由，那是以後的事。就像任何剛開始的生命一樣，首要任務是為它提供適當的生長環境，待達到一定的成熟程度，才能開花結果。

每個人根據自己的聖召所從事的傳教工作顯然是不同的。一個人領受了司鐸聖品或其聖召所特有的神恩，就該為教會的利益而善加利用。司鐸應當施行聖事，並準備教友領受聖事；男女會士應當獻身於修會所從事的事業；教友應當在家庭和社會環境中執行傳教任務。這些傳教任務與執行任務者的愛德等級無關。更好的是，這些任務必然會給人一個愛近人的機會，因此也能使愛情增長。傳教使徒要在為兄弟姊妹們服務時愛他們，如果沒有愛他們，他就沒有盡到自己聖召的基本責任。

然而，傳教使徒可以忽視聖女所提出的注意事項，以及她為靜觀者所提出的實用結論嗎？當然不可以，因為那些注意事項所針對的靈修層級，對傳教使徒和靜觀者都是一樣的。對於這兩種人來說，肉身都是軟弱的，慾情也還沒有得到控制，超性的愛德要藉由

這些不完美的管道付諸行動，必然會受到外界的影響。

傳教的神恩和司鐸的聖職有其本身的有效性，並享有忠於職守的恩寵，但並不確保可以脫免世俗的危險。肉身與心靈之間的衝突，在傳教使徒身上，有時要比在靜觀者身上激烈得多。傳教使徒必然會接觸到世上的罪惡，並要無數次戰勝罪惡；這些罪惡的醜態和誘惑力同時呈現在他面前，能燃起他救靈的熱情，但也能激起他的私慾偏情。由於私慾偏情尚未淨化，所以就不能徹底加以拒絕，反而會滋長自己的私慾偏情。從這一點來看，世間的誘惑對傳教使徒，要比對那些在隱修獨處保護下的靜觀者更加危險。

傳教使徒的愛德在初期還是薄弱的。他不應該因為自己感到有滿腔熱情就產生幻想。這時在他所領受的使命與供給他使用的愛德之間，一定是有差距的。這種差距必須拉平。神恩要求人與基督結合，以獲得與神恩相稱的能力：司鐸要完善地執行聖職，必須與身為司祭和祭品的基督合一。不錯，神恩在執行使命的過程中，能給愛德帶來不可忽視的寶貴養料。然而，這養料肯定還是不夠的。愛德發自天主的聖懷，傳教使徒應該到神聖生命的源頭，即聖事中去汲取養料，即使是這樣，也還不夠。作為天主的好友，就該時常守在那居於自己內心的貴賓身邊，因為把愛德注入我們靈魂內的就是祂。聖神是教會的締造者，是神聖工作的總管，聖神所揀選的工具，若要相稱地完成自己的任務，就要與祂保持親密的關係，使自己能不斷地接受祂的光照和帶動。尤為重要的是，傳教使徒需要經常在靜禱中與天主交往，並完全守好靜禱所要求的基本條件。

傳教的使徒若太過依靠蓬勃熱情的恩典與征服人心的熱忱，只憑自己對天主與對人靈的愛，就投身於戰鬥，想要戰勝自己所發現的罪惡，其結果是什麼呢？這樣自大又魯莽地加入戰鬥，結果只會

逐漸消耗自己的精力。本性成份過高的熱情通常不會持久，私慾偏情卻會增強，而超性的愛德因沒有經常仔細加以培養就會積弱不振。但願這樣的使徒不會失足跌倒，他想要攻打罪惡卻反而成為罪惡的犧牲品，表面光輝完美的外在勝利，卻成為他的葬身之地。

為避免這些危險並確保自己超性的愛德得以成長，這個階段的傳教使徒必須全力防止自己的靈魂染上所接觸到的罪惡，並要特別加強自己的靈修。為了謹慎起見，他必須把保護靜觀者的靜獨，更換成強有力的團體生活。他愈軟弱，遇到的危險愈大，就愈要加強防範措施。就如在敵境內，一支戰鬥軍隊比被保護在堡壘裡的部隊應更小心戒備一樣。他必須提高警覺，加強克修，看守好靈魂的窗戶，即種種感官，並不准其官能輕舉妄動。若不謹守規誡，他就不可能使靈魂經常回歸聖寵之源，並停留於其中。

小心謹慎，守好規誡就夠了嗎？只有那些負責派遣工人到傳教園地、並洞悉他們內心鬥爭的人，才能回答這個問題。然而耶穌這位負責培育宗徒者，親自給了我們重要的教訓，其價值與影響都是無與倫比的。

三年來，耶穌把那些祂選為宗徒的人留在自己身邊，使他們親聆祂的教誨，目睹祂的作為；而且祂往往單獨教導他們。有時祂好像小心翼翼地派他們出去執行傳教的使命，並要他們按時回來。受難前，祂將自己的司鐸職授給他們，立定他們為祂的接班人。然而豐滿的聖寵，最後時刻語重心長的話，伯鐸的慷慨激昂，這一切都阻擋不了他們在面對十字架的奧蹟時所暴露出來的軟弱本性。這樣的經驗似乎表示一切都結束了。耶穌曾預言並宣告自己將遭到他們的遺棄；然而在復活後，祂幾乎不提此事，這使他們因被寬恕而感

到平安。祂對他們所領受的使命加以確認；但祂要宗徒們在執行使命之前，先到耶路撒冷去，在祈禱中等候聖神降臨。就在五旬節那天，聖神降臨到他們身上，將他們徹底改變，那時他們才成為真正的宗徒，才能執行他們所領受的傳教使命。聖保祿宗徒在歸化後三年，才正式領受在外邦人中傳教宣道的使命，在這三年內，他曾居住在阿拉伯半島上。而在西方各大國奠定基督教文明的偉大主教們，多半也出自隱修靜獨的環境。

以上的法則是來自耶穌自己實際的教導以及宗徒時期的傳統。要成為一名完善的傳教使徒，必須被聖神所占有並接受其引導。聖神的引導有別於授予使命，甚至也有別於授予鐸職。聖神只降臨在那些已妥善準備好迎接祂的人身上。這些法則是任何時代培育傳教使徒都當遵循的。由於我們這個時代的需求是具有迫切性和廣泛性的，再加上那威脅我們的仇恨勢力不但組織嚴密且富有機智，這一切都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培育傳教使徒的法則，並要常在心中加以深思。這些威脅也正好引我們去探索傳教工作的新方法。然而，這些新方法若使我們遺忘或忽視基督耶穌所開創的靈修培育方法，那麼它們就像伯鐸的劍般，只是驕傲自滿、喋喋不休之人的依靠而已。

聖女大德蘭對於傳教工作的想法和指示，正符合基督耶穌培育宗徒們的靈修方法，同時也說明了靈修生活每個階段中的實際效果。她的教導確實有無可比擬的價值；我們將簡要地陳述其基本價值和實用價值，陳述雖力求簡要，但精義卻不容稍加刪減。

㈡在天主初期占有下的傳教工作

在第四住所內，愛的智慧以其特殊性的援助直接介入人的靈修生活。聖女大德蘭和聖十字若望都指出，天主干預的效果特別表現

在靜禱中，使靜禱轉化成靜觀。然而毫無疑問地，這些藉聖神之恩而來的干預，不論在認知或行動上，都是同時平衡發展的，既造就了靜觀者，又造就了傳教使徒。

聖女大德蘭也強調，在安寧之中——安寧就是這個時期靜觀的特徵——唯有意志被聖愛的洪流所帶動。這時意志嚐到一種神味，就是由內心升起的一股活水，在內心深處燃燒着的一團火焰，它給意志帶來了大量的光明和力量，完全掌控了意志。聖神的占有雖然只出現在靜禱時，但光明和力量這些財富卻保留在靈魂內。那麼，靈魂這時是否已經可以分施那些財富了？她真正處在天主的行動之下嗎？她真的已能從事傳教工作嗎？

靈魂以為自己可以給予以上各問題肯定的答覆，因為神味與超性神光有時在她的官能裡是如此地滿溢，甚至已進入行動之中。她有明亮而深邃的思想，也有饒富意義且啟人深思的言語，其敏銳見解確實勝過一般常人。聽她講話，無異是一種享受；接受她的建議，無不成功。天主的神就在她身上，祂的影響往往是顯而易見的。因此這靈魂的傳教工作必然是富有成果的。既然天主在引導她，怎能不鼓勵她懷著滿腔熱忱投身傳教工作呢？我們且來聽聽聖女大德蘭的意見，她這樣寫道：

「我想給那些達到這種境界的靈魂，提供一個十分重要的建議。她應高度警惕，絕不可置身於可能得罪天主的情況中，因為她的培育尚未完成；她就像一個開始吃奶的小孩一般，一旦離開母懷，除了死亡一途，還能怎樣？我十分害怕一個蒙受天主這樣恩惠的靈魂，沒有緊要的理由就遠離靜禱，她必然會陷於悲慘的境遇之中……所以我強調，切勿置身於危險之中，

因為魔鬼會更努力地誘惑一個這樣的靈魂，而不去管一大批沒有蒙受天主如此恩惠的靈魂[75]。」

聖女在《自傳》中指出，魔鬼為了要陷害這些靈魂而給她們設下了陷阱：

「有一個自以為很接近天主的靈魂……她彷彿已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賞報了；她認為自己今生今世不可能為世上如此卑賤低下的利益和福樂，而放棄如此美妙溫馨的幸福了。魔鬼就利用靈魂這樣的信心，使她喪失自知之明，過於大意。因此，我再說一遍，她就去冒險了。她受著熱情的驅使，便開始大肆分發園中的果實；她自以為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了。倒不是驕傲在唆使她，因為她明白靠自己一無所能；然而她對天主的信心有餘，謹慎含蓄卻不足。這個靈魂不考慮自己羽毛離豐滿尚遠。她能從巢裡出來，有時天主也引她出來；但她還不能高飛。她還沒有堅強的德行，也沒有足夠的經驗可以認清危險；她還不知道只依靠自己會帶來多少危害[76]。」

以上的告誡是清楚又合理的。這靈魂雖然有時處在天主的占有之下，而且充滿真正的超性財富，因而她的行動富有成果，然而她也只能謹慎並有限度地投入傳教工作，因為天主的介入只是間歇性的；靈魂處在犯罪的環境中，尚無足夠的抵抗能力。當她為人分施財寶時，連自己的財富也耗盡了。這樣，她就會順從那微妙的驕傲

[75]〈第四住所〉，第三章，887-888頁。

[76]《自傳》，第十九章，191-192頁。

自滿的誘惑；她施捨無度，連自己必不可少的財寶也用掉了；但財源並不是滾滾而來，由她隨意取用的。

聖女大德蘭的這些重要告誡，對傳教使徒來說是絕對有益的。她所提出的那些危險，對靜觀者來說只是偶爾發生的，而對那些投身於傳教工作的人來說，則是經常又急切需要面對的。把心靈的財寶分施給他人，對從事傳教工作的人來說，正是他應盡的本分；然而他該怎樣調整自己的奉獻呢？能找到一個尺度嗎？他有勇氣拒絕那些前來求助於他的人嗎？他本有滋養他們的責任，而他們人數也愈來愈多，因為他們從他所給的財寶中享受到了神味。天主上智在這時會給他力量、光照和建議的。祂將藉由聖女大德蘭一再對這樣的人強調說：

「他們的培育還不完備，還該長期用我開始時所提到的奶水強身。他們該置身於天主懷中，吾主自會在他們強壯後，將他們提昇到更高境界。若不這樣，他們就不能如自己所願地為人造福，反而會害了自己[77]。」

沒有分寸的施予，會使自己提早枯竭；犯了驕傲自滿的罪，可能會使自己失去向上進步的聖寵和力量。這好比不知麥子成熟的季節，而過早收割，結果一無收穫。

㈢意志結合中的傳教工作

在第五住所內所實現的意志結合，是否能確定已達到完美成熟

[77]《沉思天主的聖愛》，第七章，1453頁；亦見《自傳》，第十三章，126-127頁。

的程度，可以採集全部果實了？至少它已向我們預告為期不遠了。

意志的結合即使只限於意志，還不是全面的，但人靈已「經常性」地處在天主的占有之下了。意志因與天主深深地相契，使得大量的愛湧現出來，愛情又把意志交付在天主手中。雖然這時天主所掌握的僅是意志，但是意志主宰着整個靈魂。天主透過意志，也對其他尚未完全淨化和順服的官能施加影響。

天主這種經常性的影響，必然會有豐富的效果，聖女大德蘭這樣指出：

「我確信天主不會把結合這樣崇高的特恩，徒勞無益地賜給人。如果受惠的靈魂不能善加利用，至少其他靈魂可以從中獲益。在這靈魂努力保持我在前面所提到過的意願和德行時，她對其他靈魂總是有益的，且能把焚燒自己的神火通傳給這些靈魂。即使她失去了這些財寶，她仍會保留幫助近人的意願[78]。」

這些靈魂都被征服了。她們為天主工作；即使到了聖女所說的比較不熱心的境地，她們仍為天主工作。聖女就這樣說她自己：

「這個人（她自己）十分樂意助人，願意使人們從她所蒙受的恩寵中受益；如果這些人還不知道靜禱的路，她便向他們指出這條道路。這樣她就做了很多好事，的確很多[79]。」

天主就是這樣利用祂對這個靈魂的影響力，來作傳教工作。首先，聖女大德蘭用影射說法肯定了這一點：

---

[78]〈第五住所〉，第三章，911-912頁。

[79]同上，912頁。

「有多少人被吾主召叫與祂共融，像猶達斯被召為宗徒，又如撒烏耳被召為王；然而以後卻是由於他們自己的過錯而遭到喪亡[80]。」

以這種方式來肯定，這在聖女大德蘭的著作中是相當常見的；藉著一個影射、一個比較、勾勒一筆，或描述一下，就使蘊藏在內的主要思想浮現出來了。聖女用猶達斯和撒烏耳來影射意志的結合，就是天主的占有，所傅的油就是所蓋的印記[81]，表明這靈魂領受了一項使命。在這影射說法裡，也顯示出聖女為了人對天主可能有的不忠，這不忠甚至導致其永遠的喪亡，而憂心痛苦不已。聖女還會在其他地方闡明她的這種思想和憂慮。

天主對靈魂的占有，就是一種揀選的聖寵，這聖寵使得靈魂成就大事。這時靈魂已經強壯有力了，仇恨嫉妒的魔鬼便為之不安。如果靈魂脫離魔鬼的掌握，對牠是多大的失敗；如果魔鬼能使這靈魂喪亡，至少使她停止前進，對牠又是多大的勝利！

「魔鬼從經驗中知道，只要失去這些靈魂中的一個，就會失去一大羣靈魂。妳們仔細想想，天主只用一個靈魂，就吸引眾多靈魂來為祂服務，妳們應該對天主感激不盡。妳們看，千千萬萬的靈魂由於那些殉道者，或一位像烏蘇拉（Ursule）那樣的童貞聖女，而皈依了天主！誰能數得清有多少靈魂因聖道明、聖方濟等會祖，脫離了魔鬼的魔掌！現在又有多少靈魂，因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神父而擺脫了魔鬼的王國？[82]」

---

[80]〈第五住所〉，第三章，912頁。

[81]同上，第二章，908頁。

[82]同上，第四章，922-923頁。

因此，魔鬼害怕這樣的靈魂將來可能永遠脫離牠的掌握，就全力以赴，發動牠的僕儷，施展牠的奸計，對她發動可能是最後一次的攻擊。牠還是能傷害她的，牠如何能做到呢？

聖女大德蘭認為這是個難以解決的問題，也是一個值得討論的重要問題[83]。

在意志的結合中，天主對靈魂的占有只是初步的，要成就大事須待以後才行。靈魂由於對天主的占有尚不熟悉，而且除了意志以外，別的官能很少有天主的臨在，最後也因為這一切都是在黑暗中進行，因而令靈魂更加激動與不安，而非平靜和滿足；靈魂感覺到脫離了一切，而不是愉快地感受到實現了結合。聖女寫道：

「雖然我對這一住所談了不少，但我認為那裡還是有點昏暗不明的[84]。」

這第五住所的昏暗與以後住所的曙光，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魔鬼就利用那裡的昏暗，布置牠隱蔽的陷阱。聖女寫道：

「魔鬼利用一切陰謀詭計，藉口行善，使人靈在小事上背離天主的聖意，引她去做看來並不壞的事；漸漸使她的理智昏暗，意志冷卻，使私愛在她內心滋長，一次又一次地不隨從天主的聖意，最後只隨從自己的私意……[85]

女兒們，我向妳們保證，我認識很多十分高超的靈魂，結果卻陷入這種境地。魔鬼利用詭計和陷阱使她們跌倒了；因為

[83]〈第五住所〉，第二章，923-926頁。
[84]同上，第三章，912頁。
[85]同上，第四章，924頁。

整個地獄勢力聯合起來誘惑她們[86]。」

因此謹慎小心還是必要的。這個靜觀者或傳教使徒的靈魂，也可能是集靜觀與使徒於一身的靈魂，都不可在虛假的平安中高枕無憂。這靈魂應當時刻提防，切不可像撒烏耳或猶達斯那樣徹底喪亡。聖女大德蘭的嚴重警告，此刻比任何時候更為迫切。這是靈魂所下的最重要的賭注，是她最後的戰鬥，若不能戰勝就會全盤盡輸。

「信仰基督的靈魂啊！吾主已提拔妳們到了這種境界，我懇求妳們，看在祂的份上，千萬不可大意，務必要遠離一切危險，因為即使處在這種境界，靈魂還是不夠堅強，還不可以去冒險，要等到訂過神婚後才可以，那便是下一住所內所要討論的主題了[87]。」

㈣第六、第七住所中的完善傳教工作

這些領域內的高超靈修境界我們已詳加描述過了，現在只討論與傳教工作有關的部分。

首先不要忘記，根據聖女大德蘭的說法，第六住所與第七住所之間並無分隔的門。愛情只能在這最後的兩個住所內才臻於完美，才能徹底轉化人靈，並確保人與天主結合的穩定性。自從在第六住所內訂立婚約以後，天主就擁抱人靈的幽深之處，並居住其內，實現了經常性的結合。愛情的表現和效果雖然在神婚中會有更高的品

[86]〈第五住所〉，第四章，922頁。

[87]同上。

質，但在第六及第七住所內並無實質上的差異。靜觀的完美和傳教工作的完善，雖有等級之別，然而都是在這兩個住所內實現的。因此，完全有理由把這兩個住所合併討論，以能找出只有處在靈修頂峰才有的理想使徒特質。

1. **完善的傳教工作是完美愛情的果實**——因為愛情在這兩個領域內已臻於完美，所以具有轉化人靈及使靈魂與天主結合的功能。因此靈魂已成為充滿活力的葡萄樹枝，又如投入火中而且已如火一般完全燃燒的木材。這種結合就位在靈魂深處，也就是靈魂的實體之內。這種結合在天主與人靈之間形成了某種平等性；然而是天主同化了靈魂，是天主的超越性以其無比的威力所造成的結果。就如一滴水投入海洋中；水雖然有別於海洋，但海洋在容納它時，同時把海洋本身的屬性與特質都通傳給它了。靈魂因分享天主而成為天主。

這種轉化直達靈魂實體。士林哲學說：「動作隨從實體」。靈魂實體的轉化當然影響其所有的官能。天主透過愛情對靈魂的占有，一直達到她官能的運作上。聖十字若望寫道：

「『那與主結合的，便是與祂成為一神[88]』。因此，與主結合的靈魂所有的一切行為，都來自聖神，因而也都是神聖的[89]。」

天主占有了整個靈魂，表示這靈魂已經完全順服。轉化性的愛情一方面使天主深情地占有靈魂，另一方面也使靈魂深情地順服天

---

[88] 格前六 17。

[89]《攀登加爾默羅山》，第三卷，第一章，309 頁。

主。

聖女大德蘭強調，完全的順服就是在靈修高峰所達成的全德的特質之一。她寫道：

「崇高的全德顯然不在於內在的喜樂，不在於神魂超拔，不在於神視，也不在於有先知的異能，而只在於使我們的意志如此完全地符合天主的聖意，並全心接受所有我們認為是祂旨意的一切，無論是苦的、甜的，只要知道是至尊天主所要的，我們都一樣愉快地接受[90]。」

這種順服不只是服從天主的旨意而已，且是一種對天主的旨意完全隨時待命的心態。聖女大德蘭寫道：

「你們可知道一個人什麼時候才真正是屬神的？就是在他成為天主奴隸的時候。以奴隸的身分，不但身帶十字架的印記，而且把自由交給天主，讓祂能把我們當作奴隸賣到全世界去，就像當年祂自己被出賣一樣[91]。」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發現在催眠術中，被催眠的人可以被另一個人任意支配，她便以此作比喻，說明自己如何樂意順從天主的行動。的確，在轉化性結合中，愛情已充滿了整個靈魂，人的官能內也注入了愛的潤滑油膏，使這些官能開懷迎接天主的光，並溫順地接受天主微妙的推動。

在天主的計畫中，男女兩人所實現的愛情結合，旨在結出愛情

[90]《建院史》，第四章，1103頁。

[91]〈第七住所〉，第四章，1054頁。

的結晶。在天主與人靈的轉化性結合中，也有同樣的目的。聖神的帶動和靈魂的順從形成合作的力量，以實現偉大的計畫——聖教會。聖神的占有和童貞聖母的允諾所結出的果實，就是基督耶穌以及每日在建設中的基督奧體。

由於轉化性結合，聖神得以完全擁有靈魂，並把靈魂引入屬於自己及童貞聖母的結果豐碩的工程之中。那些將自己完全交付給天主聖愛的靈魂，便與這兩位大能者結合，共同建設我們的教會。

聖女大德蘭完全了解這美滿結合的目的，就是：擺脫私情，把自己交給天主，以實現祂的計畫。

「我的姊妹們，若吾主以那麼特殊的方式居住於一個人的靈魂內，那麼這靈魂會完全忽略自己的休憩，也完全不計個人的榮譽，更不會尋求別人的重視。從此，她總是與祂相伴，她當然就很少想到自己了。她滿心想的就是如何愈來愈使祂高興；如何以特殊的方式或事實來證明對祂的愛情。我的女兒們，這就是靜禱的目的。神婚的功能就是不斷行善功，行善功[92]。」

聖神以祂的占有和祂所傾注的愛，使靈魂與基督耶穌合一。因此靈魂必須追隨降生成人的基督所走過的足跡，從救贖奧蹟走向實現教會的奧蹟；這三種奧蹟——降生、救贖、教會——是牢不可分的。這由天主所決定又由耶穌所實現的計畫，人怎麼能加以改變呢！一切恩寵的分施，都以此為目的。聖女大德蘭對於這一點很清楚：

[92]〈第七住所〉，第四章，1053頁。

「姊妹們，現在是時候該告訴妳們吾主為何要在這世上賞賜這麼多恩寵……妳們中不該有人以為祂只是要使靈魂充滿神樂，這種想法是極大的錯誤。至尊天主能給我們的最大恩寵，便是使我們度與祂至愛聖子在世時相似的生活。而且我確信，這些恩寵的目的，就是扶助我們的軟弱……以能效法祂的榜樣，承擔很多的痛苦[93]。」

聖神不斷在建設教會；那些完全順從聖神領導的靈魂所進行的一切活動，就是靈修頂峰的宗徒工作，也就是由轉化性結合所結出的豐碩果實。而完美的愛就是其動力的來源，也是決定果實的品質並賦予其特色的主要因素。

2. **完美的傳教工作在於完成特定的使命**——在建設教會時，唯有基督耶穌和聖母才致力於普世性的救世工程。至於其他分享聖神的圓滿恩寵和基督的大司祭職的不同肢體，應採用的則是聖保祿宗徒所說的分工不同、恩寵各異的法則。這法則在轉化性結合的頂峰上清楚地凸顯出來。在與基督的合一中，每位聖人身上的完美愛情，使得基督奧體的深邃合一性發出光輝；同時在賦予各人的特定聖寵和使命中，每位聖人的完美愛情也顯示出每個肢體分別各司其職，各自分享基督無限豐富的寶藏。

基督在進入這世界時，第一眼就直觀到天主性的傅油已滲入祂內，而救世贖人的使命也已託付給祂，這也就是祂降生成人的目的[94]。同樣，靈魂在第六住所的心醉神迷中發現了天主的奧祕，也可

---

[93]〈第七住所〉，第四章，1051-1052頁。

[94]希十 5-9。

以說在第六住所特有的晨曦乍現的亮光中，靈魂發現了自己聖寵的富裕以及這聖寵在基督奧體內為她確認的位置。這是寶貴的發現，是靈魂以不同方式在多少有些明亮的光照下所發現的。

對於這一點，聖女大德蘭提出聖保祿宗徒在大馬士革途中曾蒙受了令他目眩的神視作為例證。當時的神視使他跌倒在地，使他歸化，並使他知道了自己的使命。聖女肯定地說，這便是第六住所中的一種恩寵。她寫道：

「吾主有時召喚一個人去從事特殊的任務，就像對聖保祿那樣，在瞬間就把他置於靜觀的頂峰；祂顯現給他，對他說話，把他提拔到卓越的聖德境界[95]。」

然而，聖女大德蘭認為這是一個破例的恩寵。聖保祿立刻領受了愛德，這愛德使他直接進入靈修生活的崇高境界。此後他便是天主的特選之器，被恩寵提升至所負使命的高度。然而通常的情況並不是這樣的：

「通常天主把如此崇高的恩惠和聖寵，賜給那些為祂服務而受過很多苦的人，他們全心渴慕祂的愛情，且竭盡全力在任何事上都討這位至尊天主的歡心。他們就是那些多年來苦苦地默想祈禱，一心只尋求這位神聖淨配的人[96]。」

這些前置作業能為靈魂作好準備，但不一定因而能獲得這種特殊的恩寵，這種恩寵內含灌注性的明亮愛德，以能達成一項使命，

---

[95]《沉思天主的聖愛》，第五章，1435頁。

[96]同上，第五章，1435頁。

而這使命現在已被揭示出了。五旬節那天，聖神降臨在宗徒們身上，我們應該相信那就是這種恩寵嗎？或者說，那已經是一種轉化性結合的恩寵？這是難以斷定的。不過第一種假設還是比較可信，因為按這種假設在從事傳教工作之初，保祿和全體宗徒們都處在同一個起步階段[97]。

不論如何，聖女大德蘭是在第六住所內發現她創建隱修院的使命的。在訂立心神婚約時的心醉神迷，雖然給了她力量，使她能與一切斷絕[98]，卻在她的內心提出了新的要求。為了使她成為靈修之母，革魯賓天使向她投射神槍，給了她穿心之痛，至少這第一次，也是在第六住所時發生的[99]。

聖十字若望在《愛的活焰》中，對這樣的恩寵曾作過描述，我們從中可以得到有關其性質的一些寶貴指示；原來這是為了揀選某特定靈魂，以完成某特定使命時所賦予的恩寵。他寫道：

「當靈魂被天主的愛火燃燒時……她會感覺到自己的內心受到色辣芬天使的襲擊。這位天使手拿點燃著愛火的箭或標槍，穿透靈魂，而靈魂當時已完全燃燒，如火紅的炭，也可以說靈

[97] 針對這一點我們必須注意到，那些恩寵可以是屬於同一類的，因此可以歸入同一範疇之中，然而其中所包含的灌注性愛德則有品質與強度的不同。因此把發現使命的心醉神迷等同於大馬士革途中的神視，是過於天真的想法。

[98]《自傳》，第二十四章，250頁。參閱本書第五部第七章，〈心神的婚約〉，第1320-1321頁。我們認為這恩寵發生在1558至1560年間。

[99] 在《自傳》（第二十九章，308-309頁）中，聖女大德蘭談到其多次心醉神迷，描述了這穿心之痛，此書大約成於1565年，於達到神婚境界之前。

魂已不是靈魂，而是火焰；她被天使卓越壯麗地燃燒了起來……靈魂覺得點燃的火，像一粒種子那麼小，小得好比芥菜子，但是燒起來卻猛烈旺盛，向四周迸射出最鮮活的愛情烈焰。這火來自靈魂實體和德行的燃燒點，其中正隱藏著我們所謂實體與德行的火苗。靈魂感到它微妙地按照其潛能和精力，傳達到自己全部心神和實體的脈動之內……

在這情況中，靈魂滿溢的喜樂是無法形容的。只能說福音把天國比作芥菜子是多麼有道理，因為這麼小的種子，卻包含著這麼大的潛能，可以長成一棵大樹。

沒有多少人能達到這麼崇高的境界，但是有些人確實做到了，尤其是那些把他們的德行和精神傳給繼承弟子的人物。天主在授予這些家庭的家長們祂精神的初果時，同時也根據繼承其會規和精神的人數的多寡，賜給他們相應的寶藏和榮譽[100]。」

聖十字若望以上所描述的顯然是一種奇恩異寵。我們曾多次強調說，這些奇恩異寵的象徵意義以及伴隨這些奇恩異寵的經驗形式，通常都彰顯出並清楚說明這些奇恩異寵所帶來的超性聖寵，同時這聖寵也構成了此時期的特色。因此在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合理地尋找富有豐碩成果的聖寵所具有的各種特性，而這富有豐碩成果的聖寵使這靈魂在這時期專門從事某項特定的使命；同時我們也可以做這樣的結論：以天使為工具將這聖寵給予已被愛火燃燒的靈魂，是一種特別的愛情灌注，其中包含超性的財富，以及將這些財富通傳給別人的能力。

---

[100]《愛的活焰》，第二詩節，950-951頁。

這富有豐碩成果的特殊聖寵的賦予，與聖十字若望所描述的特殊方式或其他方式並沒有連帶關係。靈魂不一定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擁有特殊恩寵，所以在研讀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靈修攀登過程時，我們會發現聖女是漸漸發現這特殊恩寵的；在把自己奉獻給仁慈的聖愛之前，她還難以確定神嬰小道以及把神嬰小道傳授給眾靈的使命。

我們認為在這些領域內，這些富有豐碩成果的聖寵和傳教工作，應該有別於以前所領受的神恩性使命。以前所領受的是各種權能和忠貞的恩寵，在這種情形下，天主對靈魂的占有是在聖化恩寵之外的，因此靈魂即使沒有聖化的恩寵，也能有效地行使其權能。

第六住所內所賦予的使命則來自聖化恩寵本身。靈魂既然領受了愛德，就在愛德的特殊潛能中發現了自己的使命。透過第六住所的光照，靈魂在自己恩寵的寶藏及高品質中，看到了自己在天主計畫中的位置，以及聖神所期待於她的特定合作方式。

靈魂並不是在第六住所才領受這使命的，在這之前可能已有跡象了，就像聖十字若望早就知道要改革自己的修會；甚至也可能已以特殊的神恩或傳教工作的特殊聖召，真正地賦予人使命了。然而只有在第六住所內，靈魂才領受到與完善地完成自己使命相應的恩寵，同時也在這恩寵中得到光照，使自己的使命得到確認並明朗化。

我們已在基督耶穌內區分出兩種中保功能，一種是基於祂神人位格的結合所實現的人性中保功能，一種是祂受命於天父的大司祭使命所實現的心神中保功能，後者的效能來自前者。而在人靈上的順序正好相反，靈魂先領受使命及其權能，只有當人登上靈修生活的頂峰時，才能得到完善執行使命的充分恩寵。

因此，傳教工作者要具備有效的權能以及和這些權能相應的愛德之特殊神恩，才能成為完善的使徒。司鐸不僅以聖秩聖事中所領受的司鐸特權和特有的恩寵，來執行其司鐸任務，而且必須與基督合一，以能在天主和眾人眼前真正活出基督來。

隨著愛情更深入地轉化人靈，所發現的使命會愈來愈清楚，而傳教恩寵的財寶也愈來愈豐富。聖保祿宗徒在往大馬士革途中所發現的使命，就是他在教導中加以闡明且不斷將之付諸實現的。聖女大德蘭在建立了第一座重整隱修院後，進一步發現了教會；於是便擴大了其改革範圍，以合乎自己使命的要求，也回應了教會的需要。

對使命的這種深入與理解，來自恩寵與事件在內心所造成的衝擊，這些事件令使命更加明確，同時也證實自己的直覺是對的。靈魂在聖寵、事件及直覺的匯合點上發現了天主上智給自己的安排是何等奇妙。這三方在已出現的種種事件上的巧遇，正說明了天主計畫的一致性。愛的智慧確實把一切或近或遠的事物，經由充滿威力和甘美的途徑，都引向預定的目標。

內心的經驗經由天主安排下的外在事件加以確認，從經驗所發出的光照是多麼清純又深入。要評估這經驗之光，我們只須重溫一下聖保祿宗徒的書信就能明瞭。他在寫給羅馬人的書信中說：「天主使一切協助那些愛祂的人[101]。」在致迦拉達人、厄弗所人、哥羅森人的書信中，他不厭其煩地一再提到仁慈的天主為了使他成為傳報天主奧祕的使者，便經由體驗啟示給他的有關天主的偉大奧祕。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自傳之所以充滿超性的魅力，就是因為她

[101] 羅八 28。

詳細地敘述了她對天主聖愛的認識。天主的愛早在她童年時就垂顧了她。她說：「天主的愛與我一起成長，如今已成為我無法探測的愛之深淵[102]。」

她在自傳中寫道：「我終於找到了我的聖召，我的聖召就是愛[103]。」這個發現是喜樂的泉源，是平靜而不會乾涸的熱情泉源，因為是源自天主計畫的真理深處。她丟下一切謙遜的含蓄，大膽地宣揚天主的計畫。聖女耶穌聖嬰德蘭在臨終時，明確而堅定地肯定了自己的使命，使我們難以相信這種口氣竟然出自這樣一個弱小又謙虛的靈魂。在聖女之前，聖保祿宗徒也曾堅決地肯定他使徒的地位，以及他特殊使命所及的廣大範圍。

這樣有力的肯定來自內心堅定的信念，而這正是靈魂所依靠的。他們一方面對使命懷有堅定的信念，另一方面對聖愛滿溢自己心中也有堅定的信念，這兩者是並存而且互為因果的。聖保祿宗徒曾吶喊道：

「誰能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是困苦嗎？是窘迫嗎？是迫害嗎？是饑餓嗎？是赤貧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正如經上所載：『為了祢，我們整日被置於死地，人將我們視作待宰的羣羊[104]。』然而，靠著那愛我們的主，我們在這一切事上，大獲全勝[105]。」

---

[102]《自傳手稿》，C，第35張，正面。

[103]同上，B，第3張，反面。

[104]詠四十三22。

[105]羅八35-37。

聖女大德蘭在天主聖三的理性神視中，也發現了同樣的庇護和救援：

「靈魂覺得自己被天主雲團似的陰影所包圍和保護……祂從雲團裡照顧她，給她降下如此美妙的甘露，完全消除了她因世事所產生的疲勞[106]。」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也不斷地感到自己被天主的仁慈所充滿和淨化，因此當她陷於那誘惑她相反信德的黑洞中時，仍能完好地保持她的平安和對自己使命的堅定信心。

3. **在傳教工作中，行動與靜觀相互結合**——聖神賦予人靈的特殊使命，就像基督的司祭職和教會的需要一樣，是各式各樣的。有靜默祈禱、隱晦犧牲祭獻的使命；也有從事教誨或各種心靈事業或慈善活動的使命等；聖神就是透過這一切神聖的使命，在各個時代中使教會成長。

隨時待命的靈魂就聽憑聖神旨意的引導，即使她要表達自己的意願，聖女大德蘭強調，也應該是：為天國而從事工作並堅持戰鬥：

「靈魂被十字架、工作和迫害所包圍，就不至於一直沉浸在靜觀的喜樂中，這對她是一種深切的寬慰……對我來說，這就是我在某些人身上所看到的，可惜由於我們的罪，這樣的人並不多。對這些靈魂來說，她們愈在靜觀中精進，愈獲享吾主的神樂，就愈為近人的需要，尤其為人靈的需要而熱心奉獻自

106《沉思天主的聖愛》，第五章，1435-1436頁。

己。因此，就像我在開始時所說的，只要能從大罪裡救出一個人，她們可以寧願自己捨命千萬次[107]。」

而且，在靈修生活的頂峰，工作的曼德與靜觀的瑪麗兩姊妹會彼此相似，相互結合，共同完成同一任務。聖女大德蘭寫道：

「請相信我的話：曼德和瑪麗一定會一起去招待吾主，她倆會一直陪伴祂，不會怠慢祂而讓祂挨餓……祂要的食物就是要我們想盡辦法把人靈帶給祂，使人靈得救，永遠歌唱讚美祂[108]。」

這時行動與靜觀就互相結合、交融在一起了。靈魂若要與天主同在，就該服從聖神的推動，隨祂帶領，去完成祂神聖的事業。人靈無論被帶到哪裡，都會找到自己心裡已擁有的天主，並在內心所親密體驗到的溫馨光照中享受天主。靈魂只有在天主把她留在靜獨處與靜觀中時，才更爲活躍有力；只有在聖神的推動下承行主旨時，才有最好的靜觀品質，才會與天主更緊密地結合。

「女兒們，妳們應該在行動中向天主表示妳們對祂的愛情，妳們身處各種事務中，會比獨處一隅更能證明妳們的愛。請相信我的話，也許妳們會犯更多的過錯，甚至有些小小的失足，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妳們贏得的好處會無比地多。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始終這樣想：我們投身於外界的工作，是由於

107《沉思天主的聖愛》，第七章，1452頁。

108〈第七住所〉，第四章，1056-1057頁。

聽命或為了愛德之故；若非如此，我認為還是獨處更好[109]。」

聖女大德蘭說了以上的話，接著又說：

「如果我們只能在獨處一隅時才作靜禱，那就未免太可憐了[110]。」

然而聖女擔心以上這些話，會與她對靜觀者所說的有關獨處和收心的話有所矛盾；也可能會引起某些靈魂的反感：

「誰能使這些開始蒙受這樣恩寵的人相信這項真理呢？開始蒙恩的人也許會認為那些處於世事中的人不會善用此生，還認為獨處一隅享受如此高超恩寵是比較有益的。我相信是天主的仁慈不讓開始蒙恩者知道那些處於世事中的人已達到何等完美的等級；因為如果他們知道了，就會憑開始時引領他們的那股熱情，想一步登天達到同樣的高度，然而這對他們是不合適的。因為他們的培育還不完備，還該長期用我開始時所提到的奶水強身。他們該置身於天主懷中，吾主自會在他們強壯後，將他們提昇到更高境界，若不這樣，他們就不能如自己所願地為人造福，反而會害了自己。[111]」

從以上的這些意見，足見這位充滿聖德的院長是謹慎的，同時她的教導也是靈活的。靈修中的各個階段，各有其恩寵和要求。愛情既已在轉化性結合中獲得了自由，就該利用這自由，來接受聖愛

109《建院史》，第五章，1106頁。

110同上，1107頁。

111《沉思天主的聖愛》，第七章，1452-1453頁。

之神的推動。聖思定說：「……只要愛，隨你做什麼都行。」在靈修頂峰上的愛情就有這種自由，因為愛情的意願就是天主的意願，沒有任何事能再傷害愛情，因為今後一切都在愛情的掌控之中了。

4. **富有成果的傳教與細心周到的合作**——這種傳教工作是富有成果的，這是有目共睹且不容否認的。由於靈魂願意接受支配，因此聖神可以隨意引導靈魂到祂所願意的地方去。這靈魂無論祈禱還是工作，都是在聖神的光照與推動下進行的。聖十字若望作證說，這時靈魂的一切行動都是來自天主的，因此其行動本身帶有天主的威能所確保的成效。況且，天主之所以占有這靈魂，其目的就是用她來實現祂偉大的事業，即聖教會。靈魂在聖神推動下所從事的活動，是天主計畫的一部分，因此具備天主實現祂永恆旨意的至高威能。

天主藉轉化性結合擁有人靈，聖神以特殊方式占有靈魂以實現其特定使命，這兩者使這已經轉化並成為使徒的靈魂圓滿地擁有天主，而這圓滿藉該靈魂的行為和言語自然地顯露出來，並透過各種成效而得到肯定。聖女耶穌聖嬰德蘭的大姊聖心瑪利修女在讀了聖女訴說自己心中願望的信後，就十分真誠地回答聖女：

「妳要我說幾句話嗎？那好，妳已被好天主占有了，不折不扣地全被占有了，就像……壞人被魔鬼占有一樣[112]。」

聖人、聖女們的確是被天主所占有的人。吾主曾保證說：「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113]。」事工的豐碩果實顯示出

[112] 致聖心瑪利修女的書信，1896年9月17日（書信集，II第893頁）。
[113] 瑪二十八20。

祂神祕的臨在。「你們可憑他們的果實辨別他們[114]」，這是祂給的標記，以確認誰是祂真正派遣來的人；而這果實的品質可以由其持久性來加以保證。吾主耶穌說：「我揀選了你們，並派你們去結果實，去結常存的果實[115]。」

常存的果實，就是有聖德的人在其時代的挑戰下，所實現的偉大事業，所成立的修會及強大的組織；就是聖神藉聖人們的行動不斷建設的教會。聖人們都被祂的滿溢愛情轉化了，征服了。我們必須注意到，行奇事的異能，若與這豐厚的結果實的能力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因為這種結果實的能力發自聖人們的日常活動；聖神就是透過這些活動奧祕又確實地證明祂的威能，實現祂的計畫。

天主的威能與天主的臨在，並不會壓垮祂所使用的使徒。祂的使徒不是普通的工具，更不是奴隸，甚至也不是簡單的工人。耶穌在最後晚餐後對宗徒們說：

「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為僕人不知道他主人所做的事。我稱你們為朋友，因為凡由我父聽來的一切，我都顯示給你們了[116]。」

使徒就是吾主的朋友。祂對宗徒充滿愛的信任，不只向他們透露天主的計畫；更進一步，祂把他們當作朋友，彼此建立起充滿愛情與尊重的真正友情。這時，靈魂完全順從地將自己交付在天主手中，而天主也使自己順從靈魂的意願。且聽聖女大德蘭對這一點的

---

[114] 瑪七 16。
[115] 若十五 16。
[116] 若十五 15。

肺腑之言：

「天主開始對靈魂顯示極深的愛，不但把靈魂已捨棄了的意志歸還給她，同時還把自己的意志也交給了她。從此，天主恩待她如知己，喜歡讓她與自己共同治理，可以說雙方輪流發號施令[117]。」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深切地感到自己能左右天主的意志，她委婉周到地為了不難為祂，便避免直接把自己的要求告訴祂，而由童貞聖母轉呈，好讓聖母先看看她的要求是否符合天主的旨意。

多麼委婉細膩的愛情，多麼美妙的愛情交往；愛情最熱切的意願就是將自己的意志與所愛對象的意志合為一體。天主對我們的愛也不例外，我們也應以這種愛來還愛。

耶穌的神來到世上，不是來受人服侍，而是服侍人的[118]；在以愛征服了使徒後，祂就甘願在他們這些人和其行動後面消失。神聖的愛是全能的，卻是謙遜的，把功勞讓給祂所愛的人。

與基督耶穌一樣，傳教使徒也受到那占有他的聖愛之神的顯揚。他的聰明才智，因這位聖愛之神的臨在和占有而更能發揚光大。他的感覺淨化了，他的理智敏銳了，他的意志堅強了，成為一個在人性各方面都平衡的人。這人在天主臨在的奇妙影響下，展現出正直廉潔的稟賦。加里肋亞的漁夫因而成為走遍世界與改變羅馬帝國的使徒。優秀的法利塞青年掃祿的聰明才智，也被提升為具有高超才能與舉世景仰的宗徒保祿。有人可能會懷疑人單憑自己的力

117《全德之路》，第三十四章，752頁。

118參閱瑪二十28。

量是否能成為超人——成為超人是人的驕傲所揮之不去的追求，然而千真萬確的是，在聖神的占有下，每個時代接受祂潛移默化的人，無不成為該時代的超人。我們只要看聖人們就可以一目了然，如聖本篤、亞西西的聖方濟、聖道明、聖女大德蘭、聖十字若望、聖文生，以及其他眾多的時代完人，他們都活出了當代最高的文化素養和最完美的人生理想。

聖神尤其以祂與使徒所共同從事的事業，來顯揚祂所占有的人。聖神以貶抑自己來顯揚聖人。祂以其神光給人創業的靈感，又以其大能有效地促成這事業，而自己卻隱藏在使徒人性的面貌之後。其實若有人要分析這項事業的各種特徵，就能在聖人的個性上找到每一樣特徵之何以存在。聖神在各種不同的事業和機構中，投放了祂不朽的酵母，教會就因而獲得光榮；而創業者的各種天賦、傾向、才幹也在其中顯露出來。聖神在這世界上以人的千萬種面貌彰顯祂自己，而這千萬種面貌反映出祂隱藏性臨在的威能和恩寵。聖神從來不重覆選擇同一種外在形式，因此聖十字若望要人切勿固定不變地效法一位聖人或聖女，那樣做就會缺乏靈活性，也會造成對聖神推動的不忠。因為聖神確實在各種不同的事業中，在祂完美地降臨於各個工具中，顯示出祂的威能和神性特質。

天主和人靈之間那充滿愛情的合作所發出的美妙魅力、那使天主與人靈結合之愛的時明時暗的奇特作用、謙德和威能所發出的各種光彩，這一切都只是今世之美，是聖神的作為反映到我們身上之美。聖神的作為之成果就是那從曠野裡上來，依偎著自己的愛人的

---

[119] 歌八 5。

新娘[119]；就是天主仁慈的傑作，就是將一切歸向祂、在祂內合一的基督奧體。為了天主的這個教會之美，耶穌奉獻了自己的寶血；而聖神在把祂的恩寵賜給人靈後，繼續將他們奉獻給天主作為祭品[120]。為了完成這項神聖的偉大事業，我們應全力以赴，徹底奉獻自己，並深情地、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這事業。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是因為他已透過轉化性結合，進入了基督的奧體。他在與基督耶穌合一以後，繼續祂為團結合一所作的大司祭祈禱；他與聖愛之神一起，在「等待著義子期望的實現[121]」中歎息，並在祂的主導下工作，與所有「被預定與聖子的肖像相同的人」[122]團結合一。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這聖愛之神的祭品，那麼柔順地隨從了祂的推動，那麼靈敏地表達了祂的渴望，在逝世前數週，她說：

「不，直到世界窮盡，只要有靈魂需要拯救，我就不能休息。要等到天使報告：時間已告終！那時，我才休息，我才能享樂，因為選民的數目已滿，大家都將進入歡樂的休息之中。我的心一想到這事就歡欣鼓舞[123]。」

的確，與耶穌一樣，聖人、聖女只有等到基督的奧體圓滿成長到成人的身材時，才能享受聖寵美滿的財富，才能得到完美的光榮。聖人、聖女只有在基督的奧體、即教會內，才能找到人生的目

120「智慧建造了房舍，雕琢了七根石柱，宰殺了牲畜」（箴九 1-2）。

121 羅八 23。

122 羅八 29。

123《最後言談錄》，黃冊 17.7。

標、全德和光榮。

在等待耶穌充滿光榮地出現在雲彩中時，聖人、聖女就在世上的晨曦之光中成長，在光中發現自己屬於教會，也從光中獲得勝利的保證。

聖女大德蘭臨終時躺在床上，在喜樂滿溢的神魂超拔中，不停地呼喊：

「我是教會的女兒。」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補充這位重整加爾默羅會會祖的思想，寫道：

「我是教會的孩子……」

她不求別的光榮，只要

「慈母教會額頭上所發出的光輝榮耀[124]。」

[124]《自傳手稿》，B，第四張，正面。

本書所用各書之版本

聖經

聖經內容及縮詞均根據思高聖經

聖女大德蘭之著作

除非另有說明，聖女大德蘭的全部引文均出自由聖若瑟．國瑞（P. Grégoire de Saint-Joseph）神父所譯之《著作全集》（Oeuvres Complètes），色以（Seuil）出版社，1949 年。

聖女之書信則採用相同譯者所以出版之四冊《書信集》（Lettres），雄鹿（Cerf）出版社，無出版日期。

聖十字若望之著作

聖十字若望著作之引文通常也採自聖若瑟．國瑞神父所譯之《聖十字若望之靈修文集》（Oeuvres spirituelles de Saint Jean de la Croix），色以出版社，1947 年。

然而書中之引文多次也採自其他譯本（均在註解中加以說

明）：

——《著作全集》（Oeuvres Complètes），西普連神父（Cyprien de la Nativité de la Vierge）譯，呂西盎神父（Lucien-Marie de Saint Joseph）編訂，代克雷（Desclée de Brouwer）出版社，1949 年。

——《聖十字若望靈修文集》（Oeuvres spirituelles de Saint Jean de la Croix），一部四冊，由賀爾耐（H. Hoornaert）蒙席重新翻譯，代克雷出版社，1922～1923 年。

——《聖十字若望文集》（Oeuvres spirituelles de Saint Jean de la Croix），由加爾默羅會聖體瑪利修女（Marie du Saint Sacrament）（修女）重新翻譯，法國聖保祿印刷公司承印，1934 年。

聖女耶穌聖嬰德蘭之著作

全部聖女小德蘭著作（及話語）之引文均出自其百年誕辰之紀念版本：

里修的小德蘭——《著作全集》（Oeuvres Complètes），一整本裝，雄鹿／代克雷出版社，1992 年。

在《我要見天主》之法文第八版內，取自《最後言談錄》（Derniers Entretiens）（包含取自 Novissima Verba 初版之引文，均更正為百年紀念版之引文體系，註解也在內）。取自聖女小德蘭著作以前版本之引文，在其原稿陸續出版（自 1957 年出版《自傳手稿》（Manuscrits Autobiographiques）起）後，更正作業已經完成。另有

《最後言談錄》中的幾個註解，則取自 1971 年代克雷／雄鹿所出版之版本。

對聖女小德蘭所作見證之引文均取自至今尚存之資料：

——《建言與回憶》（Conseils et Souvenirs），雄鹿／代克雷出版社，〈信德叢書〉，1973 年。

——兩本由羅馬加爾默羅神學院會士於 1973 及 1976 年所出版之《聖女耶穌聖嬰及聖容德蘭之列真福品及聖品之程序與內容》（Procès de béatification et Canonisation de Sainte Thérèse de l'Enfant-Jésus et de la Sainte-Face）

一、一般性列品程序及內容

二、宗座列品程序及內容

聖經章節索引

創世紀

二 18 347, 1214
三 1 181
三 1～7 175
三 14?～15 1223
十八 16～33 1022
二十七 22 979

出谷紀

三～四- 1431
三 2～6 937
三 6 771
三 12 1432
三 14 511
四 1431
十四 20 668
十六 3 及後續章節 733, 1239
十九 18 1041
三十三 5 770
三十三 11 1043
三十三 19 934
三十三 20 715, 1277
三十四 3 1239

戶籍紀

十一 4 734, 1239
十一 4～5 765
十一 33 1239
十二 7～8 1437
二十七 14 1435

申命紀

四 11 1041
四 24 937
三十二 11 1414
三十四 10 1436

民長紀

六 1431
十六 21 737

撒慕爾紀上

八 7～9 571
十 9 1432
十五 22 481, 864
十五 20～30 1434
十六 1 1434
十六 13 1432

十八 12 1433

撒慕爾紀下

七 14 1214
十二 14 1434

列王紀上

八 12 1275
十一 4 738
十七 572
十七 1 108, 195
十九 4 634
十九 10 195, 197
十九 11～13 536
十九 14 206, 573

厄斯德爾傳

二 12～14 1326

約伯傳

二 4～6 170, 1025, 1049
四 12～16 1304
七 20 1053
十三 15 1164
十六 13～17 1057
二十三 6 1054
三十八 1 1276
四十 6 1269

聖詠

二 7 1214
十六 4 1261
十七 5～7 1054
十七 10～12 1276
十七 13 665, 1052
二十一 1443
二十二 1～3 927
二十二 3 928
二十四 15 1133, 1262
三十 21 1279
三十九 13 737
四十二 3 774
四十三 22 1465
四十九 9, 14 1441
五十七 9 738
六十二 3 771
七十三 21～22 773
七十七 31 734
八十七 9 1054
九十六 2 665, 1052
九十六 7 1214
一百零一 28 532
一百零二 14 831
一百零九 4 138
一百一十一 1 412
一百一十七 12 736
一百一十八 86 867

一百一十八 105 867
一百一十八 130 867
一百二十 4 819, 932
一百二十二 2 1133
一百三十八 11 668

箴言

八 2～4 606
八 22～26 440
八 27～31 440
八 31 846
九 1～2 1474
九 1～5 450
九 4 1151
二十一 28 868
二十四 16 741, 1243
三十一 30 732

訓道篇

八 4 982

雅歌

三 10 1263
四 9 1134
八 5 1473

智慧篇

六 7 1153
六 13～15 442
七 21 440, 546
七 22 及後續章節 441
七 24 458
七 25 870
七 25 及 27 568
七 27 439, 440, 445, 459
八 1 440, 546, 868
八 2 442
九 15 1070
九 10 及 17～19 442
十 17 443
十～十九 442

德訓篇

一 5 865
十三 1 739
四十八 1 572, 573
八 4 982

依撒意亞

七 14 1223
十一 2～3 453, 459
二十八 19 及 9 770
二十九 13 278
三十 15 542
三十一 9 1382
五十三 2～3 1201
五十三 1～5 1199
五十五 8 778

五十五 11 868
五十七 20 736
五十八 3 863
五十八 10 770
五十九 19 430
六十一 1～2 1443
六十三 3 1201
六十三 1-3 1199
六十六 12～13 1151

耶肋米亞

一 5～10 571

哀歌

三 1～20 1058
三 44 1065

巴路克

三 9.及 12～14 443
三 23 及 26 443
三 33 443
四 1 444
四 2～4 444

厄則克耳

二十四 10 1056
二十四 11 1056

達尼爾

九 22 981

歐瑟亞

二 14 564
二 20 663, 1260
二 21-22 1261

哈

二 1 783, 818

瑪拉基亞

一 10～11 481

瑪竇福音

五 3 1135
五 15 1077
五 17 427
五 48 546
六 6 531
六 9～14 268
六 33 552
七 6 735
七 16 182, 1033, 1471
七 21 1440
七 22～23 522, 1440
八 10 1147
十 151

十 24 1193
十 36 1258
十一 12 150
十一 28 737
十一 29 183
十二 43～45 171
十三 24～30 168
十三 31～32 79
十三 33 79, 210
十五 21～28 1147
十五 26 735
十六 13～20 497
十六 24 150
十七 16 551
十八 4 645, 1151
十八 18 873
十九 21 487
十九 16～22 418
二十 28 1472
二十二 37～40 1418
二十三 13 及 27～28 503
二十五 14～30 1436
二十五 34～35 1417
二十五 37, 40 1417
二十六及後續 241
二十八 19 548
二十八 20 1190, 1470

瑪谷福音

三 13 934
四 31～32 210
五 25～34 119, 1147
八 27～30 497
九 28 186

路加福音

一 28 1383
一 31～33 493
一 34～35 493
一 34～38 879
一 35 1396
一 51～52 789
二 12 507
四 1- 430
四 18～19 1443
五 8 649
七 47～50 1250
七 47 1148
七 50 1344
十 17 及 21 502
十一 1～4- 268
十一 24 569
十二 50 153
十三 3 150
十四 8～11 679, 789
十四 15 及後續章節 606

十四 33 733, 1137, 1239
十五 7 85, 1148
十五 20～32 1148
十七 10 1165
十八 10?～14 520
二十一 17～18 844
二十二 35 848
二十四 26 151, 448, 1080,1193, 1515

若望福音

一 9 138
一 13 1258
一 16 138
一 18 118, 715, 1277
一 29 240
三 1～21 498
三 2 1126
三 3 1127
三 5 1259
三 5～8 499, 1127
三 6～8 1126
三 8 471, 695
三 9～10 1127
三 11 1128
三 13～15 1128
三 13～16 499
三 16 1414
四 1～30 498
四 1～39 500
四 32～34 483
六 48～55- 139
六 48 911, 1398
六 54～57 911, 1398
六 54～58 911
七 38 1367
七 40～43 497
八 12 130, 1193
八 44 179
十 7～13 138
十 9 315
十二 32 1193
十三 1 1414
十三 35 1416
十四 2 942
十四 6 130, 138
十四 9 130
十四 15 1434
十四 20～21 912
十四 21 864, 879, 1288, 1355
十四 21 及 23 1287, 1314
十四 23 75, 292, 973, 1288, 1340
十五 1 79
十五 1, 4, 5 139
十五 4～5 及 8 911
十五 5 517, 1359, 1396, 1405
十五 5～6 139, 1399
十五 12 1416
十五 13 1416

十五 15 1471
十五 16 1405, 1471
十五 18～19 433
十五 18～20 448, 1077
十六 7 129, 131, 1185
十六 29～30 498
十七 1～5 1412
十七 3 315, 1412
十七 5 141
十七 9 433
十七 15 1405
十七 21 139, 648
十七 21～23 912
十七 22 903
十七 22～23 1399
十七 24 139
十九 30 484
十九 39 1128
二十 19 1344
二十 21 1406
二十一 15～17 1438

宗徒大事錄

二 12～36 1181
三 12～16 1181
四 10～12 1181
五 3 及後續章節 1385
五 4～5 1435
八 19 1385
八 31 321
八 39 1385
九 1～19- 501
九 5～6 610
九 6 380
九 8～9 1080
九 17～19- 1080
十五 28 472, 1385
十七 28 73
十七 32～34 423

羅馬人書

三 21～22, 28 1184
三-四 1184
四 16 1436
四 18 1133
四 22, 18 1436
五 1 1184
五 3～5 1140
五 5 75, 79, 720, 1269, 1384
六 23 241, 336
七 19～20 1251
七 24 414
八 14 80, 431, 451, 457, 873, 1155, 1392, 1395
八 15 140
八 15～16 1156, 1207
八 15～16 及 23 79
八 15～17 1397

八 17 1207
八 19～24 1411
八 23 1474
八 24～25 1131
八 26～27 1133, 1410
八 28 844, 1465
八 29 1474
八 35～39 1390
八 35～37 1459
九 16 454, 695, 934
十 14 308, 548
十 17 357, 1113
十 17 及 14 653, 1253
十二 3 603
十三 1～2 862

格林多人前書

一 17～二 5 424
一 21 432
一 23～24 1195
一 27 469, 869
一 27～28 193
一 30 1195
一 30～31 432
二 2 315, 1195, 1400
二 4 631
二 5 462
二 10 1281
二 15 1281
三 6 1432
三 9 79
三 16 75, 1385
三 23 1220
六 17 1256, 1380, 1393, 1457
六 19 1385
九 24～27- 1131
十二 4～11 601
十二 6～10 1429
十二 8～11 914
十二 11 695
十二 28 1429
十二 31 1273, 1429
十三 1～3 1441
十三 2 1370
十三 8 1269
十四 1 1273
十五 10 935

格林多人後書

三 18 112, 1398
四 6 1211
四 7 1248
五 21 1414
六 14 731
六 14 及 16 1385
十二 4 537
十二 7～10 1252

加拉達人書

一 17 565
四 22～31 1436

厄弗所人書

一 3 910
一 3～5 1182
一 4 1213
一 4～6 910, 1397
一 5- 914
一 7 1183
一 9～10 446, 910
一 10 1191
一 11- 1213
一 11～12 910
一 20～23 916
一 20～22 1220
二 4～5 1182
二 4～6 913
二 15～18 913
二 19～22 913, 1182
二 21 1213
三 5～9 908
三 8-9 1195
三 17 949
三 17～19 1401
三 19 315
四 4～6 913
四 7 914
四 8～10 1415
四 11 914
四 13 915
四 16 915, 1213
四 21～24- 1235
五 25 920
五 31～32 1289
六 11～16 189
六 17 1166

斐理伯人書

一 20～21 1400
二 5 326, 1194, 1217
二 7 1414
二 7～11 869
二 8～10 484
二 13 517
三 7～9 1401
三 8 315

哥羅森人書

一 15～17 909
一 15～20 1213
一 17 72
一 18～20 909
一 20 1182
一 21～22 1183
二 3 314, 317, 1196

二 12 1183
三 3～4 907
三 14 1312

得撒洛尼前書

五 8 1262

弟茂德前書

二 5 315

希伯來人書

一 1～2 314, 1012
一 2～3 868
一 5～6 1213
四 14～16 1191
五 4～10 1428
五 9 870
七 17 138
九 13～14 1191
十 5～7 449, 483, 910
十 5～9 1460
十 19-20 1183
十～十二 1184
十一 1 653, 658, 665, 1130, 1137
十一 6 397, 648, 1261
十二 1～2 1184
十二 2 1193
十二 29 937

雅各伯書

一 17 1397
二 14～17 547
三 2～9 539
五 17 154

伯多祿前書

二 9 915, 1220
四 8 1076, 1250
五 8 169
五 9 189, 1260

伯多祿後書

一 19 1008, 1035

若望一書

二 4～5 864
三 2 82
四 16 937

若望默示錄

一 5～6 1220
七 14～15 1199
二十一 23 1339

聖女大德蘭引文索引

《全德之路》

一 110, 197, 199, 200, 201, 203, 918, 1422
二 146
三 145, 198
四 144
五 361, 364, 366, 367, 398
六 365
七 367, 368, 369, 372
八 150, 361, 368, 369, 370, 371
九 150
十二 146
十三 144, 495, 516, 526
十七 253, 835
十八 147, 477, 695, 834
十九 271, 280, 604, 607
二十 145, 836
二十一 282, 283, 285, 600, 604, 606,
二十二 605, 608
二十三 146, 178, 260, 269
二十五 185, 852
二十六 111, 267, 271, 295, 303, 337, 342
二十七 272
二十八 124, 125, 126, 128, 291, 295, 297, 298, 299, 303, 557, 697, 699, 1180
二十九 291, 292
三十 69, 148, 251, 286, 288, 290, 293, 294, 297, 298, 303, 304, 305, 335, 407, 408, 478, 480, 557, 699, 839
三十一 286, 288, 289, 293, 292, 294, 299, 303, 407, 699
三十二 272,
三十三 99, 147, 559, 561, 701, 702, 705, 776, 721, 803, 805, 806, 808, 887
三十四 147, 148, 476, 486, 494, 1395, 1472
三十八 125
四十 527
四十一 89, 105, 176

《自傳》

一 68, 69
二 306, 349, 350
三 306, 351
四 279, 281, 306, 352, 917, 1068
五 306, 352, 393, 1068, 1071
六 277
七 343, 347, 353, 359, 721, 978, 1014
八 107, 112, 113, 333, 343, 344, 721, 852
九 127, 327, 328
十一 115, 121, 145, 147, 148, 176, 257, 259, 260, 333, 337, 340, 342, 345, 477, 486, 613, 615, 839, 929
十二 125, 126, 229, 254, 787, 788, 790, 1180
十三 87, 88, 90, 104, 124, 220, 262, 264, 266, 282, 283, 284, 290, 296, 376, 377, 384, 389,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542, 852, 1180, 1452
十四 121, 331, 375, 378, 396, 581, 694, 697, 702, 704, 803, 804, 830
十五 99, 103, 210, 220, 223, 495, 508, 510, 614, 693, 697, 703, 704, 705, 707, 775, 795, 799, 802, 804, 806, 807, 1282, 1283
十六 121, 705
十七 706, 853, 906
十八 71, 94, 393, 581, 1071
十九 511, 527, 543, 853, 895, 906, 1248, 1451
二十 122, 515, 854, 1249, 1290, 1292, 1295, 1307, 1308, 1319
二十一 516, 520, 1290, 1308
二十二 125, 128, 130, 132, 133, 134, 503, 1180, 1185, 1186, 1187, 1188, 1204
二十三 161, 353, 389, 390
二十四 354, 1005, 1297, 1328, 1462
二十五 179, 183, 192, 193, 339, 957, 978, 983, 1016, 1029, 1032, 1033, 1075, 1297
二十五～二十九 1297
二十六 178, 306, 312, 400, 402,

983, 985
二十七 313, 458, 985, 986, 993, 1017
二十八 313, 390, 986, 987, 988, 989, 990, 1006, 1007, 1015, 1029, 1030, 1033, 1074
二十九 65, 917, 1005, 1023, 1024, 1462
三十 177, 336, 339, 549, 559, 561, 964, 965, 987, 1031, 1268
三十一 173, 178, 184, 187, 188, 515
三十二 243, 245, 246, 918, 1435
三十三 276, 599, 989
三十四 221, 223, 355, 678
三十六 178
三十七 314, 560, 993
三十九 222, 992
四十 236, 238, 951, 991, 992, 993, 994, 995

《交往集》

四 1320
七 694, 697, 706
九 951, 996
十一 82, 996
十八 236, 238, 998
二十五 198
二十六 999, 1004
二十七 974, 1010
二十八 450, 1321, 1331, 1419
三十九 951

《靈心城堡》

〈前言〉 57, 1067
〈第一住所〉
一 59, 60, 70, 87, 98, 107, 111, 195, 231, 232, 233, 248, 249, 250, 613
二 70, 76, 89, 98, 103, 104, 164, 169, 174,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2, 243, 246, 248, 250, 251, 1248
〈第二住所〉 176
一 99, 147, 172, 247, 249, 250,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94, 295, 343, 377
〈第三住所〉
一 404, 405, 411, 414, 416, 417, 419
二 412, 413, 415, 419, 421, 422, 496

〈第四住所〉
一 60, 88, 91, 92, 93, 229, 284, 328, 330, 331, 346, 556, 560, 693, 1067, 1348
二 60, 76, 229, 496, 596, 704, 706, 713, 787, 788, 803, 1254
三 136, 410, 677, 678, 697, 698, 699, 701, 787, 790, 800, 801, 805, 806, 808, 850, 851, 855, 859, 1084, 1451
五 580, 581

〈第五住所〉
一 60, 70, 77, 99, 109, 393, 394, 457, 574, 887, 889, 890, 897, 904, 938, 948, 1064
二 216, 457, 881, 882,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7, 901, 903, 904, 905, 907, 908, 929, 930, 938, 1315, 1454, 1455
三 61, 880, 884, 885, 886, 892, 895, 896, 899, 900, 901, 902, 906, 969, 1453, 1454, 1455
四 59, 170, 890, 891, 893, 905, 919, 948, 1067, 1287, 1294, 1307, 1454, 1455, 1456

〈第六住所〉
一 457, 822, 925, 1050, 1060, 1061, 1066, 1068, 1076, 1074,
二 936, 954, 955, 956
三 174, 181, 182, 183, 192, 403, 873, 874, 956, 957, 974, 978, 983, 1016, 1024, 1027, 1029, 1030, 1031, 1032, 1039,
四 212, 845, 891, 936, 938, 944, 1029, 1032, 1064, 1291, 1293, 1294, 1295, 1296, 1298, 1300, 1306, 1315,
四～六 1290
五 94, 957, 1029, 1032, 1064, 1069, 1292, 1296, 1297, 1299, 1307
六 69, 936, 1290, 1316
七 125, 127,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340, 721, 1179, 1180, 1186, 1187, 1189, 1192, 1204, 1205, 1206, 1209
八 130, 313, 390, 986, 987, 1007, 1030, 1038, 1039
九 182, 399, 988, 989, 990, 1005, 1008, 1032, 1037, 1038
十 89, 509, 959, 992, 995, 1031, 1038
十一 936, 1069, 1319, 1320, 1327
〈第七住所〉
一 60, 65, 83, 91, 237, 238, 246, 938, 943, 958, 997, 1287, 1333, 1337, 1339, 1340, 1342, 1378, 1381
二 81, 83, 84, 939, 999, 1000, 1332, 1335, 1344, 1348, 1349, 1350, 1359, 1378, 1380, 1394, 1401, 1402,
三 82, 83, 547, 1345, 1346
四 59, 60, 83, 148, 211, 1406, 1407, 1410, 1441, 1458, 1459, 1460, 1468, 1441
〈結語〉 59, 63

《建院史》

一 202, 206, 918, 1422, 1423
四 1458
五 111, 284, 545, 546, 555, 567, 860, 867, 1469
六 549, 854, 856, 857, 858, 867, 1084
七 1106
第十四章 157
詩集 1321

《沉思天主的聖愛》

〈序言〉 276
五 1461, 1467
七 1452, 1468, 1469

《書信集》

致耶穌・亞納 371, 634
致加斯巴爾 神父 63
致谷嵐清 神父 53, 123, 370
致耶穌・依搦斯 姆姆 54
致瑪利雅諾 神父 370
致魯伯奧神父 55
致聖若瑟・瑪利亞修女
《詩集》 1321

聖十字若望著作索引

《攀登加爾默羅山》

〈序言〉 378, 617, 731, 753, 777

第一卷

〈夜歌〉

第一詩節 754
第三、四詩節 782
第五詩節 727
一 728, 750, 754
二 727, 730, 1273
三 729
四 731, 732
四～十二 731
五 733, 734, 1239
六 101, 735, 736, 838, 1244
七 737
八 738
九 739
十 740
十一 101, 741, 742, 842, 1110, 1236, 1243, 1244, 1245, 1246, 1252
十二 740, 741,
十三 149, 752, 837, 1136

第二卷

二 663, 664, 669
三 1371
四 1259, 1272, 1371, 1372, 1373, 1376, 1380
六 1040, 1196
七 616, 715, 1277
八 646, 647, 813, 1276, 1278
九 660
十 977, 1028, 1035, 1036
十一 593, 716, 721, 785, 786, 794
十二 717, 718, 722, 785, 796, 797,
十三 593, 594, 595, 597, 707, 758, 795
十四 598, 707, 708, 709, 712, 758, 977, 1016, 1035, 1036
十五 1013, 1036
十六 383
十六～十八 1036
十七 1362
十九 633, 1025

二十 136, 314, 381, 400, 401, 1012, 1020, 1035, 1038
二十一 977, 984, 1016
二十二 1001
二十四 1002, 1003, 1281, 1325, 1363, 1367
二十五 1001, 1004
二十六 589, 979
二十七 979, 980, 1269
二十八 980, 981
二十九 982, 1026
三十 1025

第三卷

一 431, 1138, 1139, 1256, 1393, 1457, 1234
二 1139
六 1130, 1137
九 1025
十 1137
十四 1135
四十五 631

《心靈的黑夜》

第一篇

感觀黑夜

一 743, 761
二 744
二～七 731
三 745, 752
四 746, 747, 767, 1106, 1108
五 366, 747, 748
六 749
七 749, 752
八 707, 750, 755, 757, 762, 764, 775, 1050
九 593, 594, 614, 707, 757, 758, 759, 765, 766, 767, 1106
十 766, 769, 786
十一 764, 769, 774
十二 770, 771, 772
十三 772, 773, 1045
十四 615, 762, 763, 764, 768, 769, 1122

第二篇

心靈的黑夜

一 882, 901, 927, 1045, 1070, 1083, 1084, 1324
二 663, 1045, 1047, 1048, 1240, 1242
三 1050, 1070, 1139, 1240, 1241, 1257
四 1052
五 665, 716, 930, 1042, 1043, 1048, 1052, 1053, 1054, 1235,

1238, 1247
六 1051, 1054, 1055, 1056, 1139, 1255
七 1057, 1058, 1061, 1062
八 666, 930, 1065, 1254
九 1043, 1204
十 937, 1105, 1120, 1122, 1125, 1236
十一 1125, 1236, 1237, 1279
十二 308, 933, 936, 1250, 1265, 1266, 1267, 1271
十三 1267, 1271, 1275
十四 363, 1258
十六 1251, 1255, 1256, 1257, 1279
十七 589, 626, 627, 939, 945, 961, 962, 963, 1042, 1043, 1045, 1254, 1271, 1278, 1279
十八 591, 963, 1120, 1283, 1284, 1285
十九 1285
二十 1285
二十一 189, 1133, 1134, 1259, 1260, 1261, 1262, 1263, 1264
二十二 963, 1280, 1281
二十三 167, 170, 171, 177, 179, 191, 194, 1019, 1025, 1026, 1049, 1059, 1060, 1270
二十四 92, 1252

《靈歌》

〈序言〉 628, 1367
五 72, 566, 650, 1322
六 949
九 1412
十一 622, 623, 659, 663, 667, 668, 875, 946, 947, 949
十二 960, 1290, 1293, 1322, 1324
十二～廿六 1290
十三 1277, 1299,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15, 1316, 1364
十三～十四 945, 947, 960, 961, 963, 1362
十四 534, 537, 947
十五 1300
十六 1275
十七 1266, 1310, 1368, 1377, 1381, 1392
十七～十八 1309
十八 1309
十九 1310
二十 1311

二十一 1311, 1312,
二十二 1312, 1313, 1415
二十五 1317, 1318
二十六 1317, 1318, 1387
二十七 1298, 1322, 1336, 1349,
1350, 1375, 1378,
1379, 1388
二十九 1345, 1348
二十九～三十一 1347
三十 1345
三十一 534, 1347
三十一～三十二 680, 680
三十二 535, 680, 1363
三十四 1140
三十五 627, 1352, 1356, 1367,
1408
三十六 627, 1146, 1356, 1402,
1403
三十七 1368, 1391
三十八 1357, 1388, 1390, 1427,
1355
三十九 1346, 1408

《愛的活焰》

〈序言〉 1236, 1351, 1382, 1352,
1377
一 535, 898, 932, 936, 937,
940, 941, 942, 943,
1122, 1125, 1129,
1351, 1376, 1381,
1382, 1388
二 66, 605, 616, 840, 919,
932, 933, 939, 952,
969, 1023, 1024,
1099, 1100, 1271,
1353, 1354, 1392,
1463
三 85, 462, 566, 638, 1363,
1389, 1391
三・一 467, 1318
三・三 1323, 1326, 1329, 1335,
1378
三・四 931, 1329
三・五 928
三・六 817, 818
三・七 783, 818, 962, 1278
三・八 85, 589, 638, 784, 820,
962, 1278
三・九 809, 819, 932, 931
三・十 947, 961, 1266
三・十一 792
三・十二 385, 387
三・十三 387
三・十四 178, 180, 680, 1048
三・十六 385, 785, 964
三・十七 927, 936
四 83, 932, 950, 1355,
1356, 1357, 1358,

1381, 1409

《格言》

格言 261

五十六 547
一二四 153
二八六 864
三零七 530, 532
三六零 1141

耶穌聖嬰德蘭著作索引

《自傳手稿》

手稿 A

張數 (folios)

2 正面 934
2 反面 221
10 正面 155
25 反面及 27 正面 1071
27 正面 167
30 反面 389
31 反面至 32 正面 1169
32 正面 265, 513, 1159
35 正面 1143
38 反面 373
44 反面 970
45 反面 970, 1144, 1198, 1424
46 反面 1425
68 反面 1171
69 反面 199, 1145, 1425
71 正面 1198, 1202, 1209
73 正面及反面 1158, 1198
74 正面 512
74 反面 1167
75 反面 831, 966, 1161
75 反面至 76 正面 831, 970
76 正面及反面 193
78 正面 458
79 反面 966
79 反面至 80 正面 832
83 正面 810, 968
83 正面及反面 966
83 反面 970, 1158, 1159
83 反面至 84 正 1143
84 正面 84, 937, 1146, 1343

手稿 B

1 正面 967
1 反面 1442
2 正面及反面 847
3 正面 1170, 1425
3 反面 1153, 1466
4 正面 1475
4 正面及反面 1171
4 反面 1176
4 反面及 5 正面 265, 832, 1158
5 正面 512, 1161, 1164
5 反面 1154, 1197, 1415

手稿 C

2 反面至 3 正面 1151
3 正面 137, 1197
4 正面 513, 1154
5 反面 673
5 反面及以後 1158
6 正面至 7 正面 1174
6 反面至 7 張正面 674
12 反面 1175
14 正反面 191
19 張反面 1167
21 反面至 22 正 1172
22 正反面 1157
25 張反面 273, 826
25 正反面 119
27 反面至 28 正 1117
30 正反面 830
35 正面 935, 1466
36 正面及反面 971

《書信集》

致 耶穌・依尼斯修女

1889 年 1 月 6 日 965
1889 年 1 月 8 日 966
1890 年 8 月 30-31 日 817, 967, 1202, 1210
1890 年 9 月 1 日 966
1897 年 5 月 28 日 506

致 聖心瑪利修女

1888 年 5 月 12-20 日 1177
1889 年 1 月 6 或 7 日 965
1896 年 9 月 17 日 505, 513, 1149, 1365, 1470

致 瑟琳修女

1889 年 2 月 28 日 1177
1889 年 4 月 4 日 1199
1889 年 4 月 26 日 1160
1890 年 7 月 18 日 1199, 1202
1892 年 8 月 15 日 966
1893 年 7 月 6 日 82, 1164
1894 年 4 月 26 日 505
1896 年 12 月 24 日 505
1897 年 6 月 7 日 528

致 瑪爾大 修女

1889 年 1 月 10 日 1198

致 瑪麗・磊思 修女

1894 年 4 月 3 日 951

致 貝里頁 神父

1897 年 4 月 25 日 1168

《詩集》

〈我在地上的天堂〉第 20 首 1200, 1203
〈啊！瑪利亞，我為什麼愛妳？〉 817, 967, 1222

《禱文》

〈自獻於聖容誦〉(第 12) 1200
〈求謙遜誦〉(第 20) 527

《最後言談錄》

<黃冊(CJ) 順序：日、月、句次>
CJ 9.5.3 1176
CJ 15.5.2 1176
CJ 15.5.7 950, 1157
CJ 18.5.4 1173
CJ 27.5.4 82
CJ 4.6.1 1227, 1361
CJ 11.6.1 1176
CJ 23.6 1165
CJ 4.7.2 1361
CJ 5.7.1 512, 1154
CJ 7.7.2 969, 1159, 1160
CJ 7.7.3 1164
CJ 8.7.11 1228
CJ 10.7.1 1153
CJ 11.7.2 1159, 1160, 1365
CJ 14.7.4 1361
CJ 17.7 1474
CJ 24.7.2 1173
CJ 29.7.3 1154
CJ 3.8.6 1172
CJ 5.8.1 1172
CJ 5.8.9 1201
CJ 6.8.8 1153, 1154
CJ 7.8.4 523, 524
CJ 8.8.3 1167
CJ 9.8.1 1166
CJ 9.8.4 1166
CJ 10.8.4 1425
CJ 13.8 1154
CJ 15.8.4 1227
CJ 18.8.4 457, 1162, 1164
CJ 21.8.3 1228
CJ 23.8.4 1173
CJ 28.8.3 152
CJ 31.8.9 1161
CJ 2.9.3 1166
CJ 11.9.7 1160
CJ 20.9.1 1162
CJ 25.9.1 1153, 1155
CJ 30.9 152, 468, 1369, 1370
《最後言談錄》註第 537 頁 1173
《最後言談錄》註第 582 頁 1156
《最後言談錄》/G 7.4 第 596 頁 1426
《最後言談錄》/G 註第 721 頁 1426
《最後言談錄》ll 註第 482 頁 1369

〈真福列品案摘要〉

第 280 頁 1201

〈宗座列品程序〉

第 168 頁 1169

第 169 頁 1147

第 271 頁 1148

第 315 頁 1369

第 316 頁 1426

第 474 頁 1393

第 488 頁 1163

《勸言和回憶》

第 42 頁 1170

第 47 頁 1152

第 58 頁 1167, 1175

第 63 頁 1153, 1160, 1164

第 80 頁 1158

第 81 頁 269

第 116 頁起 1173

第 171 頁 1369

第 184 頁 1426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我要見天主 / 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父著；逄麈瑩譯 . --
二版 . 臺北市 : 生命之母會 , 2014.04
面；　公分
譯自 : Je veux voir Dieu
ISBN 978-986-89465-1-4（精裝）

1. 天主教 2. 靈修

244.93　　103005642

我要見天主

ISBN 978-986-89465-1-4

原　著：耶穌聖嬰瑪利尤震神父
Père Marie-Eugène de l'Enfant-Jésus, o.c.d.
譯　者：逄麈瑩
准印者：台北總教區總主教　洪山川
出版者：生命之母會
地址：台北市青田街 5 巷 21 號四樓
電話：（02）2391 4904
傳真：（02）2395 1866
發行者：生命之母會
E-mail：ndvietpe@gmail.com
網　址：http://www.ndvTaiwan.com
出版日：初版一刷 2013 年 7 月（精裝）
二版一刷 2014 年 6 月（精裝）
承印者：優點印刷設計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電腦排版

定　價：900 元（台幣）

◎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

ISBN 978-986-89465-1-4